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八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八一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

（二）

〔清〕戴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年懷新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提要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五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章

總旨 纂註此章以齊王由反手也斷上是斥伯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說叢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二平看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詞以問也、

本義 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使今日得當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許乎、

附解 西山眞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蒙引 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本義 孟子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今子亦以管晏爲言、子眞齊人也、但知有管仲晏子而已、豈知聖賢之學術事功、有高出於管晏之上者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
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
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
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
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
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
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

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
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本義】汝但知齊有管晏不知管仲事功固仲尼之徒所羞稱
也昔者或問乎曾西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子路孰
賢曾西蹵然不安曰子路之才之學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
也豈予之所敢比者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
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乃比予於管仲且
以管仲之事言之凡人功烈不至於大就者或以得君不專
或以行政不久耳夫管仲相桓公之君桓公委心信任其得
君如彼之專也獨操國柄四十餘年其行政如彼之久也宜
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今考其功業不過假仁義以成霸功而
已其功烈則如彼卑陋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爲人如此爾何
乃比我
於是乎

【附解】說統兩孰賢都論人品不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
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烈之卑耳重功烈卑句專指

新業說○翼註畏只是不敢
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本義】孟子曰以曾西此言觀之則管仲之功烈曾西之所不
屑爲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不爲而子何乃爲我願望之乎

【附解】翼註不可說曾西不爲況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
曾西同一淵源意○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
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
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顯顯名也

【本義】丑猶未之達也曰管仲相桓九合一匡以其君霸
晏子相景布德緩刑以其君顯功亦盛矣猶不足爲與

【附解】【蒙引】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
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敢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
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其屨賤踊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
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爲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
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
其視他諸侯爲獨顯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本義】孟子曰若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輔佐齊
君以成王業其易猶反手也豈特霸顯之功而已哉

【附解】【蒙引】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以字正承上
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存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
之不足
爲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敎化大行

【本義】公孫丑曰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乃復謂王猶反手之易則弟子之惑益甚管晏姑無論且以文王之德可謂極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則其德之施亦不爲不久然三分有二其德猶未徧洽於天下直待武王伐暴救民周公制禮作樂然後敎化大行則王業成就固若此之難矣今乃言齊王如反手之易則雖聖如文王猶不足法與

【附解】說統德兼政敎說○蒙引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

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百年而後崩不可謂在位百年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四書脈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周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本義】孟子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但其所以不及致王者非其德有不足所値之時勢然也商自成湯開創以至武丁中興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聖賢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洽於民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以處變故當武丁之時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相去七世尙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之故家與舊民之遺俗其在上則前哲之流風與保民之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膠鬲皆賢人也相與同心戮力以輔相之故紂雖無道猶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見當紂之際天下尙然一統尺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然而文王僅守侯邦由方百里之地而起是以致王亦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

【附解】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敎化之陶習民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常之日天下歸殷云云○說統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治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敎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蒙引是以難也此句只

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了○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因勉錄時勢二字雖在下節然此節點出亦不妨○史氏曰下皆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本義】如文王所以難則如今日所以易矣子齊人也抑聞齊人有言曰作事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不如乘事勢之便乃可以有爲而建功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基不如待天時之至乃可以力作而有獲不則鎡基無所用觀齊人之言可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若今日之時勢眞有至易而無難者吾故曰猶反手也

[附解]蒙引雖有智慧二句以作事言雖有鎡基二句以種田言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說統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鎡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爲有智慧有鎡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鎡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本義]何以見其勢之易昔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之地未有過於千里者也今齊地亦方千里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自國都而達乎四境處處相聞則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辟而不待再辟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視尺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不侔矣由是行仁政而王天下莫能禦止之也

[附解]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强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與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本義]不但此也且周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聖君撫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闊於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不比商之賢聖繼作善政猶有存者於此仁政一行不待深恩厚澤而民仰感德歸心譬如饑者易爲之食渴者易爲之飲致王又何難哉蓋時之易也又如此

[附解]說統且字緊連上節來蓋有這般勢又遇着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卽可以致王饑者二句正形容憔悴底光景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本義]時勢固易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昔孔子又有言曰人君之德出身加民其流行之機更速於置郵而傳命

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德行之本速如此況又有時勢之可乘乎

[附解]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卽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東陽許氏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倒懸喩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本義]是以當今之時亂極思治時則易矣齊國萬乘地廣民稠勢又易矣於此而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民心懽悅如解倒懸一般又不但如饑食渴飲而已故所行之事只半於古人而長駕遠馭其成功必較古人而加倍之惟此日之時勢易

而德行速爲然也吾謂以齊王猶反手名
以其而子乃只管晏之功爲我願之乎
附解 存疑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
指夏后殷周之盛條說易王之勢也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
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爲然此時包時
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之時字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總旨 說統通章只不動心爲主知言養氣爲用願學孔子爲
宗○蒙註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已不動心之學異於告子
者在知言養氣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
之所自來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便埋願學根脚後
段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蒙引孟子一生受
用只是精義集義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
乎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
心之謂

本義 公孫丑問曰夫子設若加齊之卿相得行其道焉則雖
由此位而建功立業小則霸大則王皆所優爲而無足怪矣
然任大責重如此亦因此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年至
四十時此心已無疑懼而不動矣今日若加我以大任處之
當無異乎
平時也

附解 朱子曰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
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惑而動其心耳○存疑註恐
懼疑惑就是動心處○雙峯饒氏曰恐懼字是爲下文養氣
張本疑惑字是爲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
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
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
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
亦未足爲難也

本義 丑曰夫子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孟賁
遠矣蓋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
世之重也孟子曰人若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
即如告子之爲人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豈足爲難哉

附解 蒙引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
動心爲孟賁類也故註曰借○四書脈是不曉謂不明其所
以不動心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即告子亦先
我不動心○存疑不動心甚難孟子曰不難者姑借此以抑

告子耳抑告子者欲見得己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處○翼註
先我是不待四十○新安陳氏曰告子强制其心而能不動
孟子有定見有定
力而自然心不動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本義 丑又問曰敢問不動心固有道乎孟子曰人以一心
而應天下之事惟其有主乃能不動是不動心固有道也

附解 新安陳氏曰註有主二字包得謂下文黝舍曾孟皆是
有主但有精粗之分○存疑北宮黝之養勇是北宮黝之不
動心有道也孟施舍之養勇是孟施舍之不動心有道也曾
子之大勇曾子之不動心有道也北宮黝之道以必勝爲主
孟施舍之道以無懼爲主曾子之道以理直爲主即北宮黝
孟施舍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大略可見矣即曾子之不
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大略可
見矣此孟子答問之意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本義 嘗聞北宮黝之養勇也其膚不至被刺而撓屈其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不但不爲人所刺挫其心雖一毫小挫辱於人即若撻之於市朝之大辱而在所必報即其不肯受辱之心非惟不受挫於褐寬博之賤必欲有以報之亦不受挫於萬乘之君之貴必欲有以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貴一若刺褐夫之賤視天下又安有可嚴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之也雖人以惡聲加己己必以惡聲報之況挫辱之不止於惡聲者乎此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附解 說約不膚撓目逃便見必勝意不當如存疑謂自思以一毫下方皆見其必勝且存疑又云不膚撓目逃是不怕痛不怕死之意則依舊是無懼非必勝矣俱不可從○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雙峯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専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講意視刺萬乘若刺褐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聯視諸侯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翼註此節一步進一步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本義 又聞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人皆敢戰我之於敵莫說既勝纔能不懼就使戰不能勝而以我敢戰之心視之亦如勝一般必勇往直前也若量敵之少而後進兵慮己之能勝而後合戰則設有三軍之多彼必不敢進與會矣是畏三軍之衆者也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保其必勝哉但能無懼而已矣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附解 朱子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識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說統量敵慮勝正與視不勝猶勝相反末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黝務敵人舍専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本義 自二子之氣象而擬之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二子之所以爲勇者有不同如此夫二子之勇均出於血氣未知其孰賢然北宮黝之所守在於必勝不知孟施舍之所守在能無懼之爲得其要也蓋力可得而制心不可得而奪在人者有時而難必在己者無往而不自由也

【附解】翼註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相似非真可同日語也○雙峯饒氏曰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本義】夫孟施舍之所上固傚於北宮黝然要而言之二子之勇皆非勇之大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夫子有言曰天下之物皆無足畏惟理最可畏天下之物皆無足恃惟理最可恃苟自反而理不直則所敵

者雖褐寬博之賤吾豈得不惴之乎蓋理曲而氣不伸也自反而理不直則所敵者雖千萬人之衆吾亦往而敵之矣蓋理直而氣自壯也理直氣壯正所謂大勇也乃吾子之所當好者也

【附解】困勉錄自反只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爲耳○雙峯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翼註自反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理直氣壯一邊○蒙引吾不惴焉猶云吾得不怕他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本義】今以曾子之所謂大勇者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雖似曾子其所守比於北宮黝固爲得其要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所守尤爲得其要也此以理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附解】朱子曰守約只是所守之約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蒙引不是以氣字對約字言舍所守雖約猶是氣耳其守約又不如曾子也○雙峯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爲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

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本文〕公孫丑又問曰黝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以見不動心之各有其道矣然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答之謂夫告子之言有曰已有所言而理不達若反求其理於心則必用心爲之揆度而不安矣故不得於言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於心物有所感而心不安若更求其助於氣則必用心爲之檢制而心愈不安矣故不得於心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於氣此告子之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今以其言而斷之心爲本而氣爲末既有本末之分則差有緩急之序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是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夫言發乎外而爲心之聲心存乎內而爲言之本言之病皆心之失不得於言正當反求於心而乃勿求於心則是旣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不可者固不可其所謂可者亦歸於不可何則志統乎氣而爲氣之帥志有可否氣皆隨之而轉移也氣充於身而爲志之輔氣有盛衰志亦因之而進退也夫志爲氣帥則志固爲至極氣爲志輔則氣亦卽次之所以固當敬持其志使之卓然淸明而不至於放逸又當無暴其氣使之充然完好而不至於衰頹內外相資本末交養然後爲盡也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乎哉

〔附解〕雲峯胡氏曰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皆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存疑不得於言者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事之理是也不得於言由心中義理不明也正宜反求其理於心審思明辨使義理精明而達之於言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寧舍置其言不必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如應一事差失於心有所不安或接一人差失於心有所不安也不得於心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正當更求其助於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力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事也隨他差失人也隨他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其差失也○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心是本氣是末所以爲急本而緩末猶之可也言尚爲可也○朱子曰言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甚矣故斷然以爲不可○慶源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爲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爲本氣爲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爲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猶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蒙引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等皆氣之爲也一惟心所運非志爲氣帥乎目之視人但知爲目之視而不知其所以視者心實使之也耳之聽人但知爲耳之聽而不知其所以聽者心實使之也○氣體之充也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朱子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固是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翼註持其志靜存動察工夫暴字貼與善養字反看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蒙引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今是破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故不復論○朱子曰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爲外故就告子所言只辨其是非○蒙引丑問是兩乎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而不求其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而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今不同者在此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旣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本義 丑猶未達志至氣次之說又問曰夫子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而兼以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曰志與氣本是相關的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夫氣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志此可見志至而氣次也今夫人之步履至於蹶仆奔走至於急遽此蹶者趨者是氣失其平所致也而反能震動其心豈非氣壹動志之一驗乎此所以旣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

附解 朱子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蒙引氣壹動志人多主不好者言蓋以蹶者趨者之反動其心爲證是未然也氣之所在不善則心爲之不寧此固見氣之不可暴氣之所在者善則心便爲之寧靜此亦可見氣之不可暴也志壹動氣亦然○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志者○朱子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蒙引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持其志爲重論孟子上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爲重蓋丑問告子勿求於氣之說也此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亦重在氣一邊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本義 公孫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則見夫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果何所長而能然乎孟子曰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也我能窮究天下之言而於是非得失之指歸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能善養我身之氣而於盛大之體流行之用能復全其本然之初知言則遇事有其見而心無所疑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心無所懼吾所以異於告子而能不動心者如此

附解 說約兩我字緊與告子對針○蒙引註是非以義理言得失以利害言○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歉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窒塞則便非氣之本體○集註疑懼二字連第一節註文疑惑恐懼四字○雙峯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卻是說養氣做工夫處○說約此節以不動心爲綱以知言養氣爲目若頓子而失助卽非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雖

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

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本義 丑以故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孟子曰此固難以言語形容也

附解 達說此節問答俱就孟子身上說丑不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之體段先提〔淺說〕欲微言其妙則恐其人於渺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涉於粗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

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

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

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

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

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本義 聊試言之其爲浩然之氣也是極盛大底初無限量又是極剛勁的不可屈撓此乃人有生之初所得於天地之正其體段本如此人但自反常縮順其自然以直養之而無一毫作爲之害則其剛大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掉所及而充塞乎天地之間矣夫豈尋常可擬者哉

附解 雙峯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其應事都做得雖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蒙引〕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矣○〔貫註〕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存疑既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又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明必得所養然後復其浩然也雖曰必得所養然此處方欲明其爲浩然處仍未重在所養故至下文是集義所生二條方言所養之事○蒙引此處不可說效下文配義與道方是說效則塞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道理○〔蒙引〕其體段本如是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

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

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

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

不足以有爲矣

本義 人能養成此氣則其爲氣也足以配義與道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有此氣則見道義所當爲者便奮然爲之無所疑憚氣因道義而發憤道義得氣而贊成實兩相配矣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索然自餒將道義無所配而不免於疑懼何足以有爲哉

附解 朱子曰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道氣可將如此用○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卽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傾放處○新安陳氏曰無是餒也是字指浩然之氣言○〔說約〕上言塞天地只說得箇懸空境界至配道義方見剛大塞天地實落處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本義】蓋氣之養成也理固資氣以行而氣之始養也氣實資義以生故所爲浩然之氣必由一事之合義積而至於事事之合義則自反常直心無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蓋所行只一事合義則其不合於義者固多反之於心豈能快足心旣不慊則氣不充體而索然餒矣如何可掩襲而取之哉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可見義本吾心所固有之理而不在外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謂義爲在外也外義則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是集義所生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朱子曰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存疑】集義者積累以至於無一不然非理順心安浩然剛大從此發出如培其根以達其枝一般○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讀書錄凡事少有處置不得其宜此心卽不快必皆得宜此心乃快然自足也○【蒙引】餒字與上餒字皆謂體不充○【存疑】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是發明非義襲而取意義襲而取是行尙有不慊於心也故餒○行有不慊於心句承上兩句而發其意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何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故氣必集義而後生非義襲而可取也○困勉錄按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於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旣不知義則自不能養氣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

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强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本義 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事事求慊於心時時自反其縮而勿預期其氣之效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事只管一心集義而不可作爲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夫有事勿忘皆集義也所謂直養者此也勿正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然人多知忘之爲害而不知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爲尤甚也養氣者愼勿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使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苗之不長予助之使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已槁矣由宋人之事觀之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集義爲無益於氣而舍之不事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氣之不充而妄有作爲以助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反害於氣矣知助長之害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事矣以集義爲事而勿忘勿助我所爲善養浩然之氣者以此彼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何足以語此哉

附解 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養氣之火法○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爲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更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雙峯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爲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揠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南軒張氏曰學者多知忘之爲害不知助之爲害尤甚故引揠苗爲喻○困勉錄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何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著力也時說重拈心字者非○雙峯謂忘便是不能持其志者亦非○說約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其或未充四字可見大段四下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爲一頭而正忘助相因也○蒙引人但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著工夫不要於氣上著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著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著工夫到底○翼註天下不助苗以下俱就養氣言○蒙引重在助長之害不可以無從而舍之者對看○達說至大至剛四節或言浩然之體段或言養成之功用或詳善養之工夫只完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

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亦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本義】丑又問曰夫子養氣之說旣聞命矣如何謂之知言孟子曰人之言語皆本於心心明乎理然後其言無病若任其偏曲之見說著一邊遺那一邊是謂詖辭吾知其心中見理不透爲私欲之所障蔽故也詖之不已至於高談濶論放蕩而無所歸宿是謂淫辭吾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爲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淫之不已必好爲異說與正論相背是謂邪辭吾知其心之陷全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邪之不已因而支吾遷就屢易其辭以求勝是謂遁辭吾知其心既離正理自覺其困窮而難通故也夫此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其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詖遁邪淫之病而已必且害於其政而所設施之間大綱從此俱壞旣發於其政大綱不整則根本壞而枝葉隨於是衆目俱差而害於其事此機決然相因而至雖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事之說而不易矣我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亦冥然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

【附解】朱子曰蔽謂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是偏詖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陷故其辭放蕩而邊說得遐遠浩瀚淫辭是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遠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了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至窮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雙峰饒氏曰詖尚有一邊是道理

邪則并遁一邊亦離了○淫是詖之深遁是邪之極○朱子曰說知言又只說是詖淫邪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雲峰胡氏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詖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蒙引此政字不是有位者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大綱政之與事猶有于言小事大事一般○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說大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說約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處方見本領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旣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旣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本義】丑聞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據理立言善爲說辭若冉牛閔子顏淵身有德行而言之親切而有味數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如此孔子兼此二者而猶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是有德行矣然則夫子豈不旣聖矣乎

【附解】蒙引善爲說辭大槩只是善於辭命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困勉錄夫子旣聖之言非如子貢之真見只因孟

子自任而因以推尊之耳○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徳行乎○雲峯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本義 孟子不敢以聖自居乃驚歎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道德高厚其殆聖人矣乎孔子

曰聖豈易到得此非吾所能也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已汲汲敏求而不敢有厭斁之意以聖人之道教諸人循循善誘而不敢有倦怠之心此則我之所能而已然孔子雖不自任而實有難掩者子貢乃贊美之曰學不厭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乃夫子之智也教不倦正是一體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乃夫子之仁也仁者聖人之體智者聖人之用仁且智則是體用兼備既已優入聖人之域矣子貢之言如此可見聖人之名雖實有聖德如孔子者尚不敢居而子乃輕擬我為聖是何言也

附解 雙峯饒氏曰不厭不倦須指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折衷註日自明日及物乃就辭仁智見學不厭教不倦所以為仁智意○蒙註即學不厭見聖心之明通即教不倦見聖心之公溥不是由不厭不倦而造於仁智亦不是由仁智而後不厭不倦○說約通節專注夫聖孔子不居何以明已之不敢當意○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本義 丑曰夫子既不敢以聖自居昔者丑嘗竊有所聞矣孔門弟子皆學聖人但其學力不同所得亦異如子夏子游得聖人之文學子張得聖人之威儀皆有聖人之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理義完具已得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而微焉耳夫子既不敢比孔子不知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乎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本義 孟子曰立志貴高取法貴上數子雖賢且姑置之吾未肯以之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本義】丑又問曰夫子既不只數子自處則若伯夷伊尹二子夫子其肯處之否乎曰二子所行之事與我不同道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如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擇民而使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超然獨立以淸爲道者伯夷也得君則仕何所事而非吾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吾民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慨然救世以任爲道者伊尹也若夫出處不係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留則久而不以爲淹遲時可以速則速而不以爲悻悻渾然無迹得時中之道者孔子也此三人之所造皆不思不勉造乎其極爲古之聖人也我豈能全體而遂行之哉但我之心只願學孔子之進退咸宜變化無方也伯夷伊尹道既不同豈吾之所願學哉

【附解】蒙引不同道言與己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伯夷無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件說蓋論亂則退則治而進必然矣○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蒙合註乃所願則學孔子何要渾融不要說三子不及孔子將下班字只說孔子之道乃吾之道所願學者在此若夷尹則與我不同道矣是亦在所不處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本義】丑又問曰伯夷伊尹二人於孔子若是並班乎曰否不可得而班不但伯夷伊尹蓋自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盛未有如我孔子也

【附解】困勉錄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願學孔子來○說統未有孔子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蒙合註未有孔子含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入講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本義】丑又問曰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豈無一二之同與孟子曰也有同處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臨之此三聖人都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略皆能朝服諸侯而一統天下蓋其德既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其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其失甚小而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人皆不肯爲蓋其心既正必不苟取而貪得也此其根本節目之大三聖人無有不同者於此不同烏在其爲聖哉

【附解】達說得百里二段是形容德之盛心之正非正指其德與心也○說統上二句論力量下二句論心術相承說是一事然行不義殺不辜却是推原其心如此○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困勉錄註德之盛德字即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爲事業之本故曰根本心之正心字即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爲明德之一節故曰節目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本義】丑又問曰夷尹之與孔子其根本節目之同則既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孟子曰孔子異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也即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可見矣蓋此三子者識見高明其智足以深知聖人凡所稱揚一一都有

實撰縱使智識汙下而不高明亦必不至阿私所好而容勢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附解】（異註）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句反言意輕○（朱子曰）汙是汙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此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本義】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皆稱堯舜以予觀於夫子賢過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其功業在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則其功業在萬世以一時之功較諸萬世之功夫子豈不賢於堯舜遠乎宰我之知孔子之異如此

【附解】（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爲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逃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本義】子貢有言曰自古聖王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其所存之德固莫得而知之矣然而禮所以飾政見其所制之禮

則其所行之政可知如禮之尚質者其政簡禮之尚文者其政詳是也樂所以象德聞其所作之樂則其所存之德可知如樂之盡善者必性之之德樂之未盡善者必反之之德是也我持此法以論前代由今百世之後差等以前百世之王其德皆莫有能逃我之見者但見自生民以來作者雖多未有如夫子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一心而兼聖神之德者也子貢之知孔子之異又如此

【附解】存疑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爲治者禮是文爲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馭臣馭民皆帝王之設施以爲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色之辨賓祭婚喪之儀皆帝王之制作以飾治者也其飾治者如此則其爲治者可知故觀汙樽抔飲之習上古朴略之政可知矣觀籩豆簠簋之美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聞樂知德德須兼功說蓋樂以崇德象功也以韶武來看最明○蒙引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說話子○（紹聞編）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況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政哉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本義】有若有言曰天地間豈惟民哉即物類如麒麟之於走獸之常鳳凰之於飛鳥之衆高如泰山之於丘垤之卑大

如河海之於行潦之小雖有不同然麒麟也是
飛泰山也是山河海也是水皆類也聖人之於民雖有不同是
然聖人也是人亦類也但同是類而聖人能踐形盡性質高
出於人類之上既出於其類則與衆殊處自超拔乎羣萃之
表此聖人所以異於凡民耳然聖人固異於凡民而孔子尤
異於羣聖自生民以來非無出類拔萃之聖人而孔子道冠
百王德超千古從未有如其盛者豈非出類拔萃之尤者哉
有若之知孔子之異又如此由三子之言觀之則生民未有
非我之私言也此吾所以願學也
予可以明我不動心之有自矣

【附解】存疑嘆惟民哉一句喚起下文道裏合箇類字○四書
脉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
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理以爲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爲
形而獨能踐形也拔萃云者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
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也○蒙引出於其類拔乎其
萃二句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也○存疑出於其類是
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是从出類處說既出於其倫類就拔
出許多人矣○達說謂未有盛於孔子者蓋其立言垂訓爲

後來準則使萬世而下得所依據以各踐其形各盡其性凡
後之踐形盡性以擬聖於天下者皆夫子之功之所貽非特
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以爲獨
盛子貢德政盛於百王意亦如此○纂疏三子所論皆是以
事功言○敖龍峰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備引之無非
見其異於夷尹而表已願學意○東陽許氏曰伯夷伊尹於
孔子至章終
爲第五節

以力假仁者霸章

【總旨】翼註舊說上節言王霸感人有誠僞下節言人之應之
亦有誠僞也近見一說云下節即足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待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云云又何待大哉此見甚高○黃氏洵饒曰此章重在力德
二字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
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
無適而非仁也

【新義】孟子曰王霸之稱其來久矣然其實不可不辨以土地
甲兵之力假托於救世安民之仁者是謂之霸霸者必有大
國然後威勢足以制人名號足以鼓衆苟非大國則力小不
足以假仁矣若以躬行心得之德行其救世安民之仁者此
謂之王王者則至誠自足以感動善政又足以招徠不待土
地之廣甲兵之强亦足以有爲如成湯之興不過七十里文
王之興不過百里而已
此可見其不待大也

【附解】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如水火之誠心這
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

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
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
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
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存疑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
亦是仁○翼註仁字主事功說德字在心以德行仁即是以
天德行
王道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
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

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
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本義 以力假仁以德行仁王霸固皆有以服人矣然以力而得人之服者人非眞心愛戴而服之也迫於強大力不足以與之敵不得已而然也以德而得人之服者其服不徒在外乃由中心愛悅而至誠以相服也孰如孔子一布衣耳初無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皆心服之毫無所強者然也誠服如此詩有云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夫無思不服心服也此即以德服人之謂也王不待大不可見耶

附解 存疑王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下突說出箇以力服人以德服人蓋以力假仁中已含箇以力服人意以德行仁之中已含箇以德服人意○蒙引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存疑以德服人是以德得人之服不是愜簡心要去服人以善服人是愜簡心要去服人此其不同也○劉上王曰四自字就鎬京言言自鎬京而東而西云○蒙引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說叢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

讀書錄 孟子深辨其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仁則榮章

總目 說統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機自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自閒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處全在及是時三字上兩路分形指出自求二字無非勉世主及時行仁意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
也

本義 孟子曰人情孰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無常惟人所召在仁與不仁而已使人君脩德行善事事皆出於仁則身尊名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驕奢淫佚事事皆出於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今之人君皆有惡辱之心而所為却是不仁之事雖欲去辱勢必不能是猶惡濕而仍居卑下必不能免於濕也

附解 說統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即人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
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

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
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本義 夫人君誠知惡辱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於是貴德而尊顯有德之士士之賢者德成於內者也則使之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德運於才者也則使之在百司之職斯則治人得而治道可圖矣如幸而外患少息國家閒暇此正可以有為之時也及是時而與賢能之臣脩明其政事使綱紀秩然不亂脩明其刑法使刑罰咸得其平如此用人行政務以自強可謂仁矣由是邦本以固國勢以張雖強大之國亦必畏之而聽命不暇矣何榮如之所謂仁則榮如此

附解 說統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竦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翼註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註正君善俗脩政立事且勿露出蓋此即下明政刑事也○存疑德是人之所具士則指其人德字兼下文賢能頂收賢能正為脩政明刑用也○賽合註位輔弼之位職庶司之職○說統國家之事一

日二日萬幾至庶。如何得閑暇。謂之明政刑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新安倪氏曰貴德以下皆爲仁之事日○新安陳氏曰此一節應仁則榮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本義 及時閒治詩言之矣昔周公託爲鳥言曰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之皮以補葺巢之戶牖使之堅固以避不測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寧或有侮我而擊射之乎詩人託爲鳥言如此孔子讀而讚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亦如鳥之及時而爲巢則根本牢固無隙可乘誰有肆其侵侮者乎由詩及孔子之言觀之吾所謂仁則榮者益可信矣

附解 說統迨字正與及字應○蒙引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畏之○翼註知道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在下二句且慢說○說約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者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存疑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證上節之意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本義 當今之爲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定其刑俟國家閒暇便謂可以久安長治乃及是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刑虐而不之恤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國勢日蹙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吾所謂不仁則辱如此

附解 蒙引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敖所謂偷安也般樂怠敖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姦諛是崇是用矣自與上文相反對○新安陳氏曰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本義 夫榮即福也以己之及時閒治者致之辱即禍也以己之及時般樂怠敖致之可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附解 達說講自己求須切未雨閒暇意乃是者泛泛說箇自己求便非旨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本義 詩云人能長念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己無罪而天降之災猶可修救以挽回自爲不善而貽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福自己求之謂也書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人君可不省哉

附解 蒙引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

尊賢使能章

總旨 說約此章是深望時君行王政意上五節望其行王政之是以得人心末節言力行之效重信能行一句欲其以實

心行實事也○說統五悅字與類字相照願生於此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本義】孟子曰王政在得人心如賢能之士乃國所以輔治也必於賢而有德者隆禮以尊敬之能而有才者分任而器使之使此才德出衆之俊傑皆濟濟在位則野無遺賢朝無倖位不但吾國之士悅之也天下之士皆悅吾用人之政而願立於其朝矣

【附解】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存疑尊賢是隆之以禮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非無禮貌但比賢有間爾○四書脈悅與願皆以心言未便立其朝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本義】由士而下通用皆商也於市則有待商之政或逐末者多則賦其市地之廛使以抑之爲其厚於利也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商幷不稅其廛則上不奪法下不病商不但吾國之商悅之也天下之商皆悅吾厚商之政而願藏於其市矣

【附解】問市廛氏市廛在何處朱子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中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上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存疑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本義】往來者旅也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姦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不但吾國之旅悅之也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政而願出於其路矣

【附解】雙峯饒氏曰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腳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本義】以耕爲業者農也其於耕者但使通力合作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橫稅其私田不但吾國之農悅之也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政而願耕於其野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氓民也

本義 以廛爲居者言也。市宅之民各有常業而游
手游食者也。則無令出一夫百畝之稅以其不在無常業者
之例也。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種桑麻者也則無令
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其不在不種桑麻之例也則天下
之民皆悅吾厚民之
政而願爲之氓矣
附錄 蒙引 此章二廛字皆同均爲在市之宅。○雙峯饒氏曰
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
如今稔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翼註
無夫無里之布只照大文作二項不依諸家補一家力役之
征爲簡捷。○摘訓 就市中交易言
故曰商就市中居處言故曰民
附考 周禮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凡宅不毛者有里
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
其賦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
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
則赤子爲仇讎

本義 五者之政能使天下無不歸心如此今之人君信能以
實心行實政于此五者一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若士農
若商旅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夫旣仰之若父母則鄰國
之民即是我之子弟使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事者也如此則
天下誰能敵之無敵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吏也則凡逆
天害民之國皆得奉天命而誅伐
之然而不王天下豈有是理哉

附錄 說統 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徒虛文粉飾
惟信可以動人民字包士農商旅而之若父母從上五條字
生來天吏專以征伐言○張資王曰對民而言則
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總旨 蒙引 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二章皆爲當時諸侯發○存疑此章首兩節當做一章大旨
看重在擴充上看程子總註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
充之句可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下是申說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是申說人當如
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節是結上文起下
文之
意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

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本義 孟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又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
故不忍害人之心人人皆具而有之無聖凡之殊也

附錄 說統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
非本無加益○蒙引不忍人不忍害人也○翼註不徒曰不
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朱子曰無天地
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
矣○或問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
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

無非不忍人之心也

本義 人有是心而私欲閼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先王全體周流隨感而應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待充廣更無遏抑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天下雖大運以此心治之而有餘豈不如運之掌上而無難哉

附解 蒙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隔著先王一段了〇雙峯饒氏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〇李表一曰以不忍人之心二句只蒙上文說下〇困勉錄運掌句乃是言此皆有之心即所以運天下於掌上而天下運掌之治不過滿吾皆有之心非徒鋪張先王之效也此節總不重在先王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本義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試觀今之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賢愚皆必爲之怵惕而驚動不寧惻隱而痛傷甚切蓋觸於目發於其眞心有不容已者此非欲交結孺子之父母使之感激而爲之也非欲鄉黨朋友之稱譽而爲之也非惡此不仁之名而爲之也夫不忍人之心其發也一無所爲如此然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斷斷乎其然矣

附解 說統 今人正與先王對看〇雲峯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稍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〇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本義 由此乍見一事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而所謂羞惡辭讓是非者皆待是心之動而始有也故既有惻隱之心則自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

附解 莆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〇朱子曰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〇翼註非人也不是說名雖爲人而實無異禽獸意只是決言

其必有與可離
非道也一例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
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

本義 然四者之心為人所必有者以惻隱四者皆情也而情
實本之於性蓋性蘊於中而情發於外即其發之已然而其
中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故性中有仁却是藹然慈愛之理
發出來方有惻隱故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
義却是截然不易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故羞惡之心是義
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禮却是秩然不亂之理發出來方有
辭讓故辭讓之心是禮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智却是昭然
不爽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故是非之心是智之端緒外見
也使非有此仁義禮智之性又安
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哉

附解 朱子曰仁義禮智是未發的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是已發的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仁
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
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
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
仁○仁字是箇生的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
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潛
室陳氏曰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
儱侗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
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蹵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
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
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
之心形益由其中間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
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

此則性之
善可見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本義 然此四端非本無而將有者也人之心必有是四端也
猶人之身必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是豈其
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是不引其君於
不善之地而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
其肯甘心於自賊乎不甘
自賊則當擴而充之矣

附解 翼註四體不但喻其必有正見不容缺一若缺一便不
成人故緊承人不當諉於不能意○蒙引謂其君不能者不
勉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說約自謂不能亦
指君而言蓋此亦為當時諸侯發也○劉上玉曰不能即下
能充不能充意但且渾○蔡合註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
起下文自賊賊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兩語意重在
自賊邊謂其
君二句帶看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
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
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
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
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

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本義 但人為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於我者不甘自賊知惻隱是仁之端羞惡辭讓是非是義禮智之端從此推廣務要充滿其本然之量則本體昭融其機活潑其日新月盛之機若火之方燃而不可撲滅泉之方出而不可遏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苟能即此不已之機而遂充滿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舉四海之大自足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雖至親父母且不足以事之況四海乎皆有是心者其以先王自勉焉可也

詳解 說約凡有四端於我者者字連說作凡有四端於我之人極是○朱子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勢不斷○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存疑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上是方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而知擴說來蓋既知去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若火始然若泉始達言善端之發勃勃充長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也彷彿生則惡可已意○充之與致中和一般禮樂刑政皆在所充之內○蒙案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二字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日新又新新字是發明二始字之意○蒙引大註知皆即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言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知皆即此推廣而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言二此字所指不同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欲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為不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蒙合註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皆由己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本義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矢人之心其初豈不仁於函人哉乃即其為矢為函之心而言之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甲之不堅而至於傷人是矢人果不仁於函人矣然不特矢人函人然也即彼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有然是匠者果不仁於巫者矣此非其初本心之異也其所為之術有以使之而異其心也故凡人之術業不可不慎而審之也

附解 翼註術字承矢函巫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者皆術也不止曲藝○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吾仁者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本義】術何以愼正以愼所擇耳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尙以爲美若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則本心之明已

矣安得爲智乎孔子此言何謂也謂夫仁也者自其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爲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爲良貴之首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爲日用常處而不可離者人之安宅也仁之關切於人者大矣莫爲之禦而自不處仁棄其所至尊舍其所至安是是非之心不明而不智也孔子之意蓋如此

【闡解】存疑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証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翼註云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先字猶云第一件也非先後之先○蒙引註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爵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達說此節只言仁道之大而不可不爲至下節方論到榮辱然總之爲莫如爲仁張本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本義】夫不智而昧於擇術固所由以不仁而不仁則物欲日蔽本心日昏而益以不智夫既不智則不復知禮義而動必越禮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四者俱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而天下之有德有力者皆得而役使之豈不爲人役乎既爲人役則雖有愧恥之心終不可免就如業弓之人而恥爲弓業矢之人而恥爲矢雖欲不爲不可得也

【闡解】存疑上是不仁由於不智此是不智由於不仁○蒙引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惛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說統仁義禮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倪伯昭曰由弓人而恥爲弓二句只甚言恥必無益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本義】如知人役爲可恥而必求所以免之則莫如反其不仁而爲仁所尊者天爵始可去卑而爲尊所居者安宅始可易危而爲安自強之計無出於此

【闡解】達說莫如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爲仁正孟子爲人擇術處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本義】夫仁者之於仁有如射然射者之於射不遽發矢也必內正已之志外正已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苟發而不能

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以爲吾志容有
未正吾體容有未正而求所以正之正之而已矣爲仁由己而
不由人何以異此
人可不自勉哉
【附解】存疑旣曰如恥之莫如爲仁又曰仁者如射云云是示
以爲仁由己之意使自勉也○蒙引仁者如射一句之下皆
就射上說而爲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困勉錄註
引由己不由人之言乃是釋所以正己反己之故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總論】蓬說聖賢樂善無有窮盡只管高向上去此處雖不可
太分別大小然由由而進之禹禹而進之舜語意自是如此
若只平看便不見
得愈進愈無窮意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

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
師矣
【本義】孟子曰聖賢樂善之誠皆同而分量則異昔子路勇於
自修其心惟恐己之不善失於不知而不能改故人告之以
過則欣然喜其
得聞而改之
【附解】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
以爲善而惡人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
於克己其
功深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本義】夏王大禹則聖人也其心惟恐人之善言蔽於不聞而不
能行故一聞人之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一喜一拜其
樂善之心皆
出於誠如此
【附解】顯註遞至大舜有大焉須先貶非禹樂善
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大焉不可先貶由禹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
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
待勉强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本義】由禹樂善已不可及矣至於大舜則胸襟度量又有大
焉者善本公理舜則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人同
焉如見己之未善便舍己而翻然從人一毫無所繫吝見人
之善便樂取於人而爲之於己一毫無所勉强所謂人己兩

忘而善與
人同如此
【附解】蒙引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
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舍己從人舍己字重從人節
是樂取諸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
以爲善也○朱子曰舍己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
以爲善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姚承
菴曰舍己樂取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
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
忘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本義】然舜之取於人不但一時爲然也側陋之日耕于歷山
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以至登庸爲天子一生所行無非取諸
人以爲善蓋有窮達
不移始終無間者

附解［存疑］曰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是說他平生爲人都是如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本義 夫取人之善而爲之於已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然天下善者以見取爲榮自然益勵於善未善者以不見取爲恥亦皆勉而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夫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已成物之事矣君子之善孰大於是人可不知所進而自勉哉

附解［蒙引］取諸人以爲善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耶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賢註君子作聖人看○［達說］莫大雖與大舜有大焉相應然一是說取人之大一是說與人之大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總旨［蒙合註］此章見君子不爲一偏之學○［陳伯玉曰］此章大旨非論夷惠所以發願學之意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本義 孟子曰昔伯夷者擇君而事非其可仕之君則不事擇友而交非其可交之友則不友然不但不事其朝亦不立也不但不友亦不與言也若使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有不能一息安者其惡惡之心如此試由其惡惡之心推之又不但惡人他的心即思與鄉人並立其冠不正雖少失禮耳非有甚可絕之行也亦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汙累及已而遠之惟恐不速也惟是恐浼之故又不但鄉人彼天下諸侯雖有善其詞命而來聘者初無少失禮矣亦必不受其聘所以不受也者蓋其視今之諸侯皆非其君也皆惡人之朝也是亦不以就諸侯之爲潔而切切然必於就已

附解［蒙引］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推惡惡之心云云至浼焉此無實事而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耳○是故諸侯云云此却是實事只就諸侯說衆人亦可知○解其不受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困勉錄］接不受也者二句只結得末段但不屑二字意則上三段內俱有也○［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交也○［存疑］此一節深一節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

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本義]又有柳下惠者不以汙君爲羞而亦事之不以小官爲卑而亦爲之其進而事汙君爲小官也不肯隱在己之賢而必以直道惟必以直道則必至於道遂阨窮矣然雖爲人所放棄而不怨乎人卽至身處困窮而不憂諸己其超然於榮辱之外者如此故其平日常自言曰天下之人爾自爲爾我自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自無禮耳焉能浼我哉惟其視人皆不能浼己故不擇交游常由由然與衆人同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其欲去之際或有欲援而止之者惠卽止焉其援而止之而止者盖以吾身自正而不能浼不自失者自在焉是亦不以去爲潔而切切然必於去已

[附解]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發出尙有所藏便是枉道○不隱賢謂不隱蔽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汙己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蒙引遺佚是去位也阨窮是困也阨窮是遺佚後事○蒙引

由由然惠由由然也與之偕之字指爾爲爾者言不必拘袒裼裸裎○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寛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絶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本義]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曰伯夷之行雖高潔然視天下之人無一可與處者未免孤介絶物而失之狹隘柳下惠之行雖寛和然視天下之人無一足與較者未免玩物輕世而失之不恭聖人之道不取於此君子不由之也盖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中庸之道豈君子所願學者哉

[附解]朱子曰不恭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弊矣○存疑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淸和蒙引謂可由其淸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恭恐未是盖伯夷之淸便有隘之弊柳下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淸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天時不如地利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爲之守天時之善人爲之衆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如此同以得道得人心爲本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爲本故發此論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本義]孟子曰守國用兵之要有三天時地利人和是也而當時用兵者則惟以天時地利爲務自我觀之天時殆不如地利而地利又不如人和

[附解]蒙註兩不如俱在用兵時較量天時以攻者驗之地利以守者驗之亦備舉一邊而言○蒙合註不如要含着講若說得實則不消下二段說話○蒙註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是下重人和上○朱子曰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時日○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干十二枝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空亡也坐守吉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放此○趙氏惡曰戰陣之法皆孤擊虛則吉○蒙引甲子旬中遁

壬酉而十干足只無戌亥爲空亡甲戌旬中遇至未而十干
足以無申酉爲空亡係故此虛者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
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王相者春木王木生火則火相夏
火王火生土則土相○火乎王者爲相得其助也敵乎王者
爲孤以相克也生乎王
者爲虛乎實則爲虛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本義】何以見天時之不如地利彼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
小矣或者以兵環向而攻之而不能得勝夫環而攻之之久
其間必有値干支王相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勝者
以城郭之據險阻而且堅固也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附解】衆引此係申天時
不如地利就攻上說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本義】何以見地利之不如人和彼其城非不高而難犯也池
非不深而難越也兵革非不堅利而可以敵人也米粟非不
多而可以久持也然不得民心相與委而
去之而不爲之守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附解】衆引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此係申地利不如人和
就守上說○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
人和爾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本義】以此觀之惟人和獨重矣故曰域限其民不以封疆之
界固守其國不以山谿之險威服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惟在
存心以仁制事以義而得乎道者則得人心而多助矣若彼
忍心逆理而失乎道者則失人心而寡助矣寡助之至豈特
國人叛之而親戚亦叛之多助之至豈特國人
順之而天下亦順之此可見人和之當得也

【附解】衆引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是利革何以亦謂之
利曰革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專訓爲銳叅切利之利也
○翼註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易得耳
多助之至不過就其多助而極言之耳非又出多助外也○○
淺說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多助正是
人和○衆引此段極言有國者當務得於人和也或說是謂

得人和之本在於得道此說於理亦無害但未必其本意也
叅孟子但謂要得人和內便含有得道意不必再推一層再
序一段也看故曰二字可知而其旨
意又歸在下文以終所言之意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本義】夫以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畔之國故君子不戰則
已戰未有不勝者蓋由我得人和而彼失之也然則地利尚
不足言況
天時乎

【附解】淺說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自我之攻彼而言
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爲衆也自彼之敵我而
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衆引故君子
有不戰戰必勝矣此以人和言之言其無恃於地利更無拘

於天時也

孟子將朝王章

[說目]說統此章大旨欲以道德格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警齊王召已之非通章重在不可召上○達說通章是託疾以辭而又欲自表其辭召之意其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自處上來朱註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數句要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集註]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一日本將朝王王不知而使人來曰寡人當往而就見者也以有寒疾不可以風故不得就

見今朝將視朝不識夫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是託疾以召孟子也故孟子亦託疾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附解]說約寡人如就見者也如字通解作往○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召爲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集註]孟子又恐王以已爲眞有疾故明日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使知其非疾以警悟之公孫丑疑而問曰昔者夫子方辭以疾今日卽出弔或者不可乎丑蓋不知孟子者也故孟子亦不以本意告之而但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小註]王果不知而使人問疾且使醫來治之孟仲子亦不知出弔之意而權詞以對曰昔者有王命適吾夫子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又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欲以實已言也

[附解]達說孟仲子之對孟子所極惡他的在昔者有王命二句若趨造於朝及請必無歸等語孟子只是不理他便了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本旨】夫孟子出弔其意本欲齊王之知其非疾今仲子權辭以對則孟子此意不明而無以警悟齊王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以景丑氏乃王之臣可因之以達其意也景子曰凡人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人之大倫也父慈子孝而相愛以恩君禮臣恭而相與以敬今丑見王之致敬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其如君臣之大倫何孟子曰惡予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予未知我之敬王也彼齊人無以仁義告王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固曰王但知有功利不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是以凡庸待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若我則以堯舜望王若非堯舜仁義之道卽悚惕於心而不敢陳於王前是蓋以古聖望王故齊人莫有如我之敬王者奈何子以不敬加我也

【附解】說統內則二句須重君臣邊方是景子本意○四書脈景丑原指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邊○達說未見所以敬王景丑原指不應召孟子亦曉得他之所指但彼尙未明露出故佯爲不知也者而姑以非堯舜之道不陳應之此猶非通章要緊處○存疑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本旨】景子曰否我所謂不敬王者非不以仁義與王言之謂也禮有云子承父召則唯而無諾臣承君召則不俟駕車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禮之當然也今子本將朝王也及聞王命而遂稱疾不往此與不俟駕之禮若有不相似然以是爲不敬王也

【附解】說統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本旨】孟子曰以我不赴召爲不敬子言似是也而我不應召之故別有在豈如子與禮不相似之謂與亦以我不可召王不當召我爾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誠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以吾至足之仁仁統萬善不啻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至貴之義義超萬物不啻貴也吾何不足而慊然於彼乎哉曾子之言如此世人但知富與爵耳曾子獨伸仁義於其上夫豈不合於義而肯言之乎是別有一種道理超乎勢分之外者在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敬者有三樣人有爵位者一年齒高者二道德全者三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名分不可或踰所尙莫如爵爵所以爲達尊也在鄉黨之中以少事長先後不容或紊所尙莫如齒齒所以爲達尊也若夫輔佐一世而致治安長育萬民而成教化惟有德者能之所尙莫如德德所以爲達尊也德便是曾子所言之仁義此所以不慊於彼之富爵也然則在朝廷者其爵雖尊不過達尊之一耳惡得有其爵之一遂以之而慢夫齒與德達尊之二哉我之意謂此耳

【附解】存疑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四書脈晉楚之富富字該爵在內○翼註仁義富爵還主仁不啻富義不啻爵

說不但僅僅相當而已○[說統]就是或一道不是疑詞實作自
重之道看○[達說]天下有達尊三一段雖是推曾子之意却
就是說自家了不消更端起話故下就接以惡得云云○[困
勉錄]朝廷三句只推明各成其尊無隨在致隆之意若曰各
不相侔始成其尊則非達尊矣○輔世長民
在事功說輔世輔翼世道長民長育生民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本義]惟有一不得慢二故從來將大有所作爲之君必有所
尊禮而不可召之臣如於民社之事欲有謀焉則就見而諮
之此不可召之禮也夫爲臣者必欲君致禮如此豈故自尊
大哉蓋有謀則就正所謂尊德樂道也君必如是其尊德樂

道乃可與有爲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任賢之心怠望治
之志荒不足與有爲也此大有爲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
[附錄]劉上玉曰大有爲之君正起湯桓下節遂以故字承之
○[存疑]必有所不召之臣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不可說不
召臣不召之意在言外○[蒙引]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不召
也帶上文看○[說統]尊則崇奉欽承事事遵依不敢搀以己
見也樂則欣慕愛樂念念殷勤不厭切不容離也○[存疑]德
以人之所得言道卽其所得者也德如心道如性○[雙峰饒
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達說]其尊德樂道二句雖是
說賢士自重語意仍歸重在賢君身上言尊德樂道不如此
賢士猶以君爲不足有爲而不肯來輔了爲
君者豈得少自驕慢焉得有謀而不就乎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本義]故古來大有爲之君如湯之於伊尹知其志在覺民卽
從而受學焉而後任之爲相故七十里爲政於天下湯遂不
勞而王矣桓公之於管仲知其才可託國先從而受學焉而
後任之爲相故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公遂不勞而霸矣王
霸之功雖不同要之尊德
樂道可與大有爲一也
[附錄]淺說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
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以之爲師了然後以之爲臣也臣字
不是卑之之詞○存疑學焉而後臣之尊
德樂道也不勞而王霸者足與大有爲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尙過也所敎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敎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本義]今天下諸侯以地則相類以德則相等莫有能建伯王
之業而超越當時之君者此無他只爲君好臣彼趨走承順
爲己所敎之人而不好臣彼抱道懷德爲己所受敎之人也
夫旣不好臣其所受敎是無不可召之臣此所以地醜德齊
而不能大
有爲也

[附錄]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
有爲故曰莫能相尙好臣其所敎二句正與學焉而後臣者
相異此所以不足與有爲而莫能相尙
也○蒙引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

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本義】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而後臣未嘗敢召之求見也夫伊尹爲王者佐其不召固宜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乎桓公猶且不可召而況不屑爲管仲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予奈何以人臣應召之禮律我也

【附解】纂註管仲且猶不可召上和公不召管仲上○此章重君不可召臣故不召伊管但重在言此是正脈

陳臻問曰章

【總旨】說統此章全爲齊發而借宋薛形之只在有處無處上見出皆是意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本義】陳臻問曰辭受者君子之大節也夫子前日於齊王餽以兼金一百鎰而夫子不受今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又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齊者是則今日之受宋與薛非也若今日之受宋與受薛者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非也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

【附解】纂引重在非字上○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本義】孟子曰辭受何常惟義之歸耳吾之不受與受均適於義皆是而無非也固未可泥辭受之迹以議我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

【本義】我言辭受皆是何以明之我當在宋時將去之他國有遠行禮遠行者必有贐以資途費故宋君致詞曰餽贐則餽爲有名矣何爲却之而不受是受於宋者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本義】我當在薛時偶遇軍旅之事方有戒備之心薛君因致詞曰聞戒故爲備兵之資而餽則餽亦有名矣我又何爲却之而不受此受於薛者是也

【附解】說統故爲兵餽非薛君語是孟子叙事之詞○纂引兩箇辭曰字重看正與未有處相應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illegible]】若前日於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可以餽贐爲辭又無不虞之警可以聞戒爲辭是我於交際之禮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之是貨之也夫庸人見利而動或可以貨致者有之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貨結其心而致之者乎是齊之餽乃義不當受者亦未爲不是也臻何疑焉

【附解】纂引處字一說是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予將有遠行予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

也。○【朱子】曰。取是難致之意。掉受之。便是被他以貨所籠絡了。

孟子之平陸章

【備旨】【說統】此章前三節。諷距心也。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後一節諷齊王處。直欲其行興發之大政。以救溝壑流離之民。非徒悔罪已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改悔之實。孟子望齊之意孤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本義】孟子在齊。一日之平陸。見其民不聊生。乃謂其大夫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設子之持戟之士。於行師之時。一日而三次離失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距心曰。失伍雖次。法所必誅。是奚待於三失乎。

【附解】【蒙引】失伍。是不在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本義】孟子因詰之曰。士之行列。士之伍也。臣之職守。臣之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何也。子之職在養民者也。今凶年饑歲。子之民。年老羸病者。轉於溝壑而死。壯者散於四方以求食。幾千人矣。子爲民上。而失職若此。其如國法何。距心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知憫也。但倉廩非奉命不敢發。賦稅非奉命不敢緩。此非距心所得而專之也。

【附考】【存疑】子之失伍。是借其失伍之言。而責其失職也。○【雙峯饒氏】曰。凶年。說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本義】孟子責之曰。子勿以不得爲諉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地與芻草。以養之矣。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則以牛羊反諸其人而去乎。抑亦立視其牛羊之死。而不顧乎。吾知必當反其人。而不當立視其死也。明矣。子爲王牧民。既不能請於君以賑之。又不去。而坐視民之死。此其罪將安歸哉。距心乃悟曰。我以牧民爲職。不得其職而不去。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容辭者也。

【附解】【說約】兩爲之一樣。猶常言替他也。求牧。令就地食草。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本義 孟子因欲警悟王他日又自平陸之齊見於王曰王之大夫爲都者臣所知有五人焉而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以己之所以責距心距心之所以自責者一一爲王誦之王乃自任曰不能發政施仁而使民不得聊生臣不得盡職此則寡人失政之罪也敢不承夫子之教乎

附解 蒙引爲王誦之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爲王誦之也

孟子謂蚳鼃曰章

總旨 資合註此章上二節蚳鼃感孟子之諷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本義 孟子謂蚳鼃曰人臣之義惟君所使乃子之辭靈邱之邑宰而請爲士師其所爲似亦有理也蓋爲士師司刑而又在王左右凡刑罰有失中者可以隨時救正因事納忠爲其可以言也今在位已數月矣王之用刑豈能事事皆當子尚未可以進言與居得言之地有當言之事而猶默默無所建明此我所未曉也

附解 說統似也畧其迹而諒其心也且虛說意在下句上未可以言從數月中說來正使激之使言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本義 蚳鼃因此感動乃進諫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矣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本義 然蚳鼃之去實孟子激之也齊人遂譏孟子曰蚳鼃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而使之必去孟子所以爲蚳鼃而成其去就之義則誠善矣然在齊而道旣不行去又不果其所以自爲者則吾不知也何明於爲人而暗於爲己乎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本義 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子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本義 孟子曰君子出處進退各有一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之也人臣有官守者則修其職若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有言責者則盡其言若不得盡其言則去蚳鼃爲士師正是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旣不以官爲守又非以言爲責人固不得以臣下之職事責望於我我亦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於人則我或進或退都由自己主張豈不綽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蚳鼃之去譏我也

附解 蒙引進退即去就也○蒙註進退二字活看不退便進也○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怎地逼廹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

休○著

孟子爲卿於齊章

[illegible]（翼註）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與之言嚴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本義 孟子爲卿於齊爲王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進見由往而返乎齊滕之路孟子竟未嘗少假詞色與之言出弔所行之事也其待之之嚴如此

[illegible]（說統）反字中兼往字意○（慶源輔氏曰）行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

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本義 公孫丑不知而問曰人之相與若勢分懸絕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王驩大夫今攝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又非倉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有難於顯言者乃託詞曰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使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彼有司既或已治辦而儀文器數皆得其宜矣予又何言之有哉

附解 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言行事一句

孟子自齊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句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本義 孟子自齊歸葬其母於魯及葬事畢復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夫子前日不知虞無治事之才使虞督理匠事當日事正嚴急夫子方在哀痛廹切之中虞故有疑而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以釋其疑也向者所用之棺木若似乎太美然治喪恐不必如是其過厚也

附解 翼註止於嬴是勿作觀望說只是回顧邱墓餘哀未忘不能遽前意○說約嚴言喪事匆匆也觸孟子教治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本義 孟子曰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夏商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槨尺寸無一定之式至中古定爲喪葬之禮棺木計厚七寸槨亦與之相稱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尊卑爲厚薄此非但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也蓋必如是然後堅厚久遠而人子

之心。稱此
少盡耶

附解 慶源輔氏曰古者棺椁無度。愚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
之大過可見椁稱之亦七寸也○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如
今七寸許○(異註)人心是
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
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
或曰爲當作而

本義 於此而有不得自盡者。除是限於法制分有所不得爲
只得安於我分不敢過厚此不可以爲悅也或是缺於財用
力有所不能爲只得稱家有無不能從厚亦不可以爲悅也
若使法制既在得爲財力又足有爲此正人子盡心之時古

之人皆用其厚者吾何爲獨不然
哉棺椁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附解 蒙引不得無財二句輕。不過設言以起得之爲有財
句○四書脈何爲爲字要分曉言爲無財耶抑爲不得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
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本義 吾謂送終之禮不可不盡者爲何蓋人子於父母要使
附於身者堅厚久遠不使地下土壤得親近其肌膚則人子
之心獨不快然自
足而無所悔恨乎

附解 說統對人而言之
曰獨與吾何不然相應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
吾親也

本義 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惜此棺椁之費而
薄於其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財物而儉其親蓋慎
終之禮必當盡心也則吾向用木之美者正
盡人子之心而不敢以薄爲道耳子何疑焉

附解 蒙引以猶爲也天下猶云世上
註此物二字泛說葬禮不專言棺椁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

總旨 說統此章當以天字爲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
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擅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
而征誅故致燕之畔孟子說燕罪可伐又說齊非伐燕之人
未嘗輕許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正解 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
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可伐燕之人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
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
是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
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本義 燕王子噲惑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沈同
以其私意來問於孟子曰燕可伐與孟子據理答之曰可伐
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噲之爲君也未
請命於天子不得私與人燕在子之之爲相也未奉命於天

子不得私受燕於子噲如有來仕者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彼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於理可乎今燕國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是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附解】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耶固不問以齊伐燕爲何如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蓮說不得與燕不得受燕全重王命觀下文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可見注把天子先公並言亦大概論理之辭耳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

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本義】齊人借孟子之言而伐燕或疑其計出孟子乃問曰夫子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我未嘗勸齊伐燕也但謂我勸者亦自有由前者沈同問燕之無道可伐與當時我應之曰可伐彼遂以吾言爲然而伐之也彼如再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吾必將應之曰惟奉天討罪之天吏方可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再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曰惟奉君執法之士師方可殺之苟非士師是以下專殺亦不可也今燕悖亂之罪誠爲可伐然齊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是卽以燕伐燕也吾何爲而勸之哉

【附解】雙峯饒氏曰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存疑〕朱也只作未嘗說○蒙引今有殺人者與人可殺與兩人字不同下一人字是殺人之人也

燕人畔章

【總旨】析要上二節是陳賈因齊王有慚而誤以釋之下二節是孟子因陳賈釋慚而深以責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本義】齊取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乃畔於齊齊王曰吾初欲取燕孟子嘗勸我順民心及諸侯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用其言今其言皆驗吾甚慙愧焉而無以見之也此亦其悔悟良心可以爲善之機也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本義】陳賈乃逢迎曰王無以無可解慚爲患焉試問王自以爲與古之周公孰仁且智齊王驚歎曰惡是何言也我豈敢

望周公哉陳賈曰昔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以嗣商後周公使其兄管叔監守殷國及成王初立管叔遂與武庚同謀而以殷畔周是畔周者管叔而使管叔者則周公也假使周公預知其欲畔而故使之是陷管叔於死不仁之甚也假使不知而誤使之是無先見之明不智之甚也非不仁卽不智仁智卽周公未之能兼盡也何況於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爲王解之又何慚焉

附解 達說說仁且智且字與養氣章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且字不同既聖處且字是仁智並說此處仁且智則倒重智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句陳賈主意全認定不知一邊蓋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釋齊王不知而取燕耳○仁智周公未之盡句要以不智爲主說況於王乎句亦須重不智一邊乃是論齊事本旨見而解之言請見孟子而以周公事爲王解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本義 賈因往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孟子曰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賈曰聞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反以殷畔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曰有之賈乃故問曰周公用管叔之時亦預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孟子曰周公不知也賈遂問曰然則公聖人也且有不知而誤使之過與孟子曰凡待他人可以逆料其惡而棄之今周公於管叔爲弟也管叔於周公爲兄也公以愛兄之心誠信而任之實不忍料其中變如此然則周公之過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宜有者乎非後世所可以之藉口也

附解 存疑 周公果是不知其將畔而使之蓋愛兄之心蔽之也若謂本知其將畔但不忍以不仁待兄而姑使之是以惡蔑天倫若莊公之於叔段其不仁甚矣○四書脉有過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蒙合註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便有他人之過則不宜意○困勉錄蒙引謂不智是過若不仁則不止於過也此說亦甚晰○此章論周公事專以使管叔說不必牽詠管叔說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

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本義】且人之處過亦有古今之不同焉古之君子有過則就自家改了知之未嘗復行今之君子有過就自家順從了只依他做去古之君子其過也無所掩覆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而及其改之也復於無過如日月復明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但順之而已又從而爲之飾說以文其過郎一過也而古今不相及如此可不省哉

【附解】翼註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末段民皆見之固不肯爲之辭更也民皆仰之又不必爲之辭如此云方與下面有情

孟子致爲臣章

【附解】翼註首二節婉答齊王見行道之心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本義】孟子爲卿於齊見道不得行故致還卿位而歸齊

【附解】存疑孟子於齊先處賓師之位後亦嘗爲卿雖不受祿畢竟是臣位故曰爲臣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本義】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到吾國之時寡人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使寡人得侍賢者之側不但寡人喜悅凡吾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有爲棄之而歸雖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不識此別之後尚可復來使寡人得再見否乎孟子對曰繼見之期但不敢請以爲請耳然此心固所願也此可見行道爲君子本心而枉道爲君子之大戒也

【附解】曰不敢請者恐有士進之嫌且無任道之意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兩句俱承繼見言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本義】孟子雖欲去而猶不忍即去至他日猶在齊也王因謂時子曰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猶不肯留我今欲當國之中而授孟子居室養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使上而諸大夫下而國人皆有所尊之爲師有所尊敬而取法焉子何不爲我言之而使勿去也

【附解】困勉錄前此不留他日留之安知其非自悔自艾乎但觀其詞絕無悔過不安之意則可知其不誠耳不必在他日字上穿鑿也○室與祿不平重祿上故下只以萬鍾言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本義】時子難以徑達因託陳子以轉告孟子陳子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即述時子之言以告之

【附解】蒙引因猶託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

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本義】孟子以道不行義在必去知又難以顯言乃婉言以拒之曰子所謂時子之言是知此時彼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也夫王以萬鍾留我不過以富誘之而已如使我欲富則前日爲卿常祿十萬尚辭之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養是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是乎況我本非欲富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

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本義】且我既辭卿位復以萬鍾留齊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與子叔疑無異矣昔季孫嘗譏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爲人也使己得位爲政至不見用則亦已焉矣又必百計使其子弟爲卿以代己專政此其志不過爲富貴耳夫人情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展轉營謀有私龍斷焉不亦異乎季孫之言如此

【徵疑】困勉錄蒙引謂兩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己指子叔疑此條非也蓋叔疑事乃實事豈可用如使口氣愚意上使字乃國君使也不然則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此句乃是泛論叔疑事當補在言外則又不得謂己指叔疑也○陵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餽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本義】夫所謂龍斷者何也蓋古之爲市者集民間貨物彼此更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彼有司不過平物價理爭訟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稅也有一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最高處而登之以左顧右盼而網取一市之利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爲賤故從而征之以示戒抑後世因此遂有商稅是征商實自此賤丈夫始矣季孫所謂龍斷如此今我既辭十萬之祿復受萬鍾之養是亦龍斷矣如之何其可哉

【附解】翼註以其所有二句見古無專利之心有司者治之見古無征商之法○雙峯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

孟子去齊章

【總旨】說統通章重在無王命上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本注】孟子已去齊而仍宿於晝蓋遲遲吾行未忍遽去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本義】乃有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欲爲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所留之意是不知留賢之道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隱几而臥若置之罔聞焉

【附解】翼註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今徒以己之私意爲王留行如何留得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本義】客不悅曰弟子以夫子之行不敢輕率而留齊戒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乃臥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不敢復見矣孟子曰坐予明告子大凡賢者之去就非苟焉已也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於子思之側以通其敬賢之忱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無人在子思之側道達其誠意則子思必不能一日安於其國矣泄柳申詳在魯義不苟容時有爲賢者常在繆公之側稱道其賢而啓君以重道之意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無人在繆公之側以維持調護之則二子亦必不能一日安其與矣可見賢者居人國其上必有好賢之君其中必有爲賢之臣而後可留也

【附解】摘訓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爲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說統看泄柳申詳三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亦只見尊君信用他故樂爲之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覩用之故則以有人耳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本義】今子未嘗出於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決賢者之去留是子爲長者謀盡視繆公之待子思不及遠矣子試思之留我而實輕我豈非子先絕長者乎而顧可謂長者先絕子乎此可知我隱几不應之故矣

【附解】蒙引子絕長者乎要下一先字臥而不應不可謂不是絕○困勉錄繆公自能尊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行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爲各計者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爲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邊耳

尹士語人曰章

【總旨】翼註尹士譏孟子與孟子自明俱重在濡滯一邊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

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本義】孟子去齊而遲遲其行尹士私語人曰去就乃士人之大節甚不可苟王之不可爲湯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來見則智不足以擇君是不明也若既知其不可然且至齊則是志在利祿而干澤也且千里而見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便當潔身却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是何依違進退若是其濡滯也士則因此鄙陋有所不悅於心也

【附解】蔡合註尹士之譏爲其三宿而識雖或言不明或言干澤不過卽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本義】高子以尹士相譏之言告孟子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本義】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之心哉昔者千里而見王誠不敢料王之不可爲湯武而因之以行道濟時是予之本心所欲也至於不遇故去豈予本心所欲哉展轉思維實迫於義不得已而後去也

【附解】蒙引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如此說便見不敢逆以爲不足爲湯武且非干澤之意尤明矣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本義】惟不得已而去故三宿出晝在尹士以爲濡滯於予心猶以爲速蓋以王之所以使我去因王之過然人孰無過而過無不可改王庶幾改之予王如改諸則以下道爲必可行以吾言爲必可信必將反予而吾道之遇未可知矣此三宿出晝之心卽千里至齊之心也而安容遽出境也

【附解】徐巖泉曰此節正明其非濡滯也此是未出晝時心事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本義】夫至於出晝之日已越齊境而王不見追也則王心終於不悟予到此時然後浩然有歸志而長往以決也雖然我雖決去亦豈忍終舍王哉蓋王之天資朴實推其不忍庶其所好猶足引用之以爲善也使王果有志於爲善而用予以輔之則保民而王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來安湯武之功未嘗不可致也王庶幾改其過予者方日切望其反予而能終舍之耶

【附解】說統孟子主意在安天下上王由足用爲善實是所以用齊王耳故三宿出晝尹士謂其濡滯孟子則謂猶以爲速尹士謂濡滯在三宿而後出晝孟子則謂旣出晝之後此心猶不舍王如改諸句是速予心猶以爲速之意王由足用爲善是不舍王豈舍王哉之意○翼註王如用予予來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爲善也○說叢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

攻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大學
處而欲其改此便有得小了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本義】夫子之民生在念而故主情深實若是規模促狹之小丈夫然哉有所諫於其君而君或不受則心懷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見於其面去則盡一日之力而後宿惟恐其行之不速哉我寧受濡滯之名而不忍爲此也

【附解】李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的但主意只爲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爲天下遑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以此對看所以爲小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本義】尹士聞之乃自悟其失曰我之所言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耳豈知行道濟時愛君澤民之念固惓惓不舍如此哉士誠小人也

【附解】翼註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略異○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

充虞路問曰章

【總旨】翼註通章重發世邊樂天意不重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本義】孟子不遇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出晝以來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窮通得喪天也君子不得於天而不怨天用舍予奪人也君子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以此言觀之則當無時而不豫也而今不有豫則與前日之言戾矣

【附解】芑山張氏曰充虞誤認不豫爲怨尤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本義】孟子曰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有不可以一律論者

【附解】說統時分彼此只以充虞聞見時言○蒙合註天固不可怨而天命實足悲矣人固不可尤而人窮實足憫矣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本義】此時何時乎自古明良相遇必有一定之期大約五百年貞元會合必有王者受命而興然王者不能獨治其間必有德業聞望可名一世者出而輔之是氣數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

【附解】說統五百年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者惜無王者與以爲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方見○存疑五百年二句是爲下節數與時張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
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本義】乃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之數計之則已過其曆矣以當今之時考之則亂極思治王者當興而名世可以有爲之日矣於此時而不得有爲以立名世之業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illegible]】附勉錄按時數只平說自妙不必串○註云亂極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絀征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著想方合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吾何爲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
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
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
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本義】夫世之治亂皆天爲之當此時而我猶不遇是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有如天心厭亂而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使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也天意未可知則平治固有日而其具又在我則大行猶有時隨吾所遇安意以待之耳又何爲不豫哉
【附解】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人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上節觀之則孟子不能不豫然也自此節觀之則孟子未嘗不豫也

居休章
【[illegible]】案合註據總註云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章俱只重不受祿看爲是不可以末節爲不去之由與不受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而久於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本義】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今夫子既仕於齊而又不受祿豈古之道有然乎
【[illegible]】實註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

去志
【本義】孟子曰非古道也吾之所以不受者以吾始來齊於崇邑得見齊王談論之間即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此志不欲變改故不受其祿也
【說統】說統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是苟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爲他羈縻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
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
端裁之不亦誤乎
【本義】但因見王之後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不可以請勢有所阻不得不久留於齊實非我志也此所以不受其祿

也

【附錄】論約退而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也兩志字相照應。○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而以爲速此章云云何也。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能用者則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豈徒爲苟留而已哉。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五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六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章

【總旨】翼註通章以性善爲主前二節啓世子以性善而實其人後三節詳明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本義】滕文公爲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國脩交鄰之禮時孟子在宋文公慕其賢乃過宋而見孟子

【附解】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爲太子諸侯之子爲世子非也周公立敎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困勉錄】褒合註四書脉俱謂楚宋不同路乃是迂道以見孟子鱗士則謂不必如常解作迂道求見鱗士爲長但鱗士欲以過宋二字連上讀而見孟子四字另讀則亦不必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毎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本義】孟子見滕世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故所與言者大約人有此生卽有此性性未有善而無惡於言性善之時又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性之本善益見矣

【附解】朱子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吳氏程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本然之理而言○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說箇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言道性先得去時便是堯舜蓋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卽做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卽人

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本義】世子聞性善之說未能了然且望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反復見孟子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曰世子得非疑吾言乎吾言固無可疑也夫道之在人同出於天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道旣無二吾安得有二說哉

【附解】蒙引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德行性命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本義 道一之說非我之私言也不觀古人之言乎昔成覸謂齊景公曰今人見說聖賢便歉然畏之不知彼固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其性本一吾何畏彼而不敢擔當哉顏淵曰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舜何等人也予何等人也性非有二人能立志有爲亦若舜矣公明儀曰周公謂文王我之師法可學而至也自我言之我性中自有文王信乎文王可學而至周公之言豈欺我哉夫此三人之言所以如此者正以古今聖愚本無二道也然則世子復何疑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矣

附節 四書脉覸之言爲景公發勿認我吾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翼註畏字是不敢擔當意○蒙合註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爲我之師也○翼註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存疑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予何人等處都要以性入說○蒙引吾何畏彼哉者以其道之一也有爲者亦若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爲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此集註所謂旣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意也○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

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本義 然欲師聖人惟患無奮發之志不患無努力之資今滕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也國雖云小矣苟本之於身而達之於政以其所以治已者而治夫人則雖小國猶可以爲善國但恐立志不高自治不勇見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身之汙濁固不足以爲善人而紀綱廢墜亦不足以爲善國故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有志於復其性而爲聖賢者當知所以自勵云

附節 翼註猶可以爲善國且據理開說而勉世子奮發有爲之意却寓引書內○朱子曰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勉齋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厲其志

滕定公薨章

總旨 說統通章大旨重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何何相應○世子志行喪禮根原全在於心終不忘處得來此正眞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悲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悲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心可見人性之無不善而堯舜眞可爲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
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本義 滕世子見孟子之後其父定公薨世子謂其傅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其性善堯舜之說猶在於心而終不能忘今也不幸至於當先人之大故不如喪葬之禮如何方合於聖人之道吾欲使子往問孟子然後舉行喪事庶免於悖禮之失也
附解 達說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志故欲問孟子而行事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

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
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
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
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
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
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
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
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
之禮也
本義 於是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爲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之情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而無待於勉强者宜乎世子於此有所不能自已而必欲問焉以盡其心也然盡其心者在盡其禮曾子有言曰父母生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沒後衣衾棺槨當葬之以禮祭時禴祀蒸嘗當祭之以禮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可謂孝矣此曾子泛論人子之禮我嘗學之若夫諸侯之喪禮典章殘缺其詳悉吾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大經一定不可易者吾嘗聞之矣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爲定三年之內所服者必齊衰之服所食者必飦粥之食上自天子達之庶人貴賤通行而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我所聞大略如此世子欲盡其心亦惟遵行此禮而已
附解 翼註固所自盡泛就人子自然之心說不可加一當字玩註宜乎可見○論語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已觀註非自外至可見而自然盡心乃在固字上○蓬說講吾嘗聞之句要本通行意發之○翼註三年之喪句是主齊疏飦

粥皆在三年內○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無古今之異○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
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
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
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

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本義】然友反命於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爲必可行遂定爲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曰如今稍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滕之先君亦莫之行至於子之身而悉反之是違魯先君與吾先君也斷然不可且志書有曰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志之意蓋曰上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不可改也今子違自改之欲行古禮而先悖古訓加之何其可哉

【附解】蒙引定爲三年之喪則所謂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在其中矣○存疑定爲三年之喪只是世子行未有予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所重却在君上觀視喪闔所自盡一句可見○困勉錄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即體先祖的口氣謂先祖教人從其禮者其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爲立法之祖耳○翼註吾字指先祖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註上世即先祖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本義】世子見羣臣不從乃反躬自責謂然友曰凡人平日爲人敬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吾他日未嘗勤學好問只好馳馬試劒素行不足取信於人故今日欲行大禮父兄百官皆不滿足我也衆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爲我再問孟子如何可以服人而成禮也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喪禮久廢一旦驟行誠難免於衆議也然爲世子計者但當求之於己而斷然行之不可以他求於人也孔子有言曰君薨之日嗣子以百官政事聽之於冢宰自已居次守喪歠飲粥湯面色深黑即喪次之位朝夕哭臨惟自盡其哀而已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上有所好則在下之觀感必有甚於上者矣在上之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風也在下之

小人其德惟應乎上譬如草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能自盡其哀則莫敢不哀矣是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附解】賽合註恐是世子自恐其格於衆議而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子爲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已得盡心行禮意或說云欲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欲行則又沮於衆人之議如此則是不欲行矣此語未妥○雙峯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蒙引即位而哭位喪位也○達說孔子曰君薨半節要即親喪自盡意而闡發之前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重一禮字君薨聽於冢宰云云重一哀字故然友反命而定爲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也顏色之戚云云旣葬而致其哀也○蒙引孔子曰君薨直至草尚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惟是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敎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旣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

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本義】然友復命於世子世子悟曰孟子之言極是是誠在我之自盡而不可以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月居廬守喪未有命令告戒而父兄百官皆已感悟皆稱曰知禮及至葬期四方咸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痛凡諸侯賓客來弔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悅服焉蓋能自盡而人應之與所謂上有好下必甚而人性皆善於此可見矣

【附解】(說統)五月以下一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一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董思白曰)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與前皆不欲相關○(四書勝觀)是四方來觀禮者弔是鄰國來弔者勿混看

【附考】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塊非喪事不言

滕文公問爲國章

【總論】(存疑)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章大旨引詩是證民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爲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恆心無恆心由於無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恆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爲庠序一節又是說旣富而敎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具然後爲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徐儆弦曰通章大義只重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前段論制產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皆以養與敎對說則失本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又失立言輕重之辨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本義】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因問爲國之道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本義】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事乃有國者所當亟圖而不可少緩者也豳風之詩述農家相勸之言曰當此

農隙之時皆往取茅宵則綯索亟升屋而治之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可見民自以農事爲急如此然則爲君者可不以此爲急乎

附解 四書脉民事所指制產行助說講內全要合經問題處以應下面等意勿泛講○蒙引書爾于茅宵爾索綯乃冬月事也故云來春將復始播百穀○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自以農事爲亟也惟民所急在此故君當以爲急也○蘊紫溪曰七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玩之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咨嗟而告戒者惟此民事君所咏歎而圖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全是要文公以此爲法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本義 且民事之不可緩者何也蓋以民之爲道也有此衣食之常產者則有所藉以爲善而固有之恆心以存若無恆產即無恆心此理之必然也苟無恆心則凡放蕩淫辟邪妄侈肆之惡將無所不爲及陷於罪然從而刑之是平時不能制恆產以養民使民迫於饑寒而犯法無異張羅網而驅之使入其中也焉有仁人在上位而爲此罔民之事也

附解 蒙引放始逮於道僻則淺淫矣邪則成其惡矣侈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本義 惟民不可罔是故古之賢君其恭以持己不敢以貴而驕儉以自奉不敢以富而侈惟其恭也故能以禮接下惟恐侮慢以失臣下之心惟其儉也故取民有節惟恐誅求以傷小民之生不如是則罔民而不得爲仁人矣

附解 說統是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說來○蒙引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爲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產只是儉德下復兼恭儉言者蓋分田制祿二者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本義 陽虎未必知仁然其言亦可鑒焉曰爲富則必多取病民即行不得仁矣爲仁則必損上益下即致不得富矣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爲國者可不禮下與取民有制而甘於罔民致同於爲富不仁者哉

附解 說統按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在爲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

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

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本義】今以制民恆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每夫受田五十畝而其取之則行貢法殷人每夫受田七十畝而其取之則行助法周人每夫受田百畝而其取之則行徹法貢助徹名雖不同而究其取民之實則皆什分中而取其一分以供上皆中正之制也夫以下貢上貢義易曉而所謂徹者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取義於徹也所謂助者何不稅其私田但借民之力以耕其公田取義於藉也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

【附解】或問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朱子〕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寖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制隨時而加焉○〔存疑〕貢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三句是渾淪說言夏后氏受田每夫五十畝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徹法註是細解不可用他說本文觀孟子自解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可見○貢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出五畝之入以爲貢是十分中取一分也助法每夫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是七十畝以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也〔目〕其實皆什一亦約言之爾○〔說約〕此節必重其實皆什一句存疑云貢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名者實之賓也貢徹助是一一有徵不必逢兼貢助以徵與貢助三者一一類並列亦不重能兼耳○達說什一也分上是敍三代之跡其實同下是探其義也則蹈以達力合作計畝均分看徹字亦當在徹者徹也內說皆須有分寸步驟如此○逢之制民恆產就落在取民有制之內言取民

有制而制民恆產在其中矣故此節只重取之之制註把制民恆產與取之之制兩項並言者特兼承民之爲道節及賢君恭儉節兩邊說來故判其如此耳切不可以五十七十百畝爲制產以貢助徹爲賦法如此是上文制民恆產與取之之制分作兩開看矣要辨

【附考】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本義】然貢與助雖皆什一取民而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曰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之助莫不善於夏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也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貢則計數歲中豐歉之所獲就中定一取民之規則其流弊遂有不可言者如遇豐年粒米狼藉百姓充然有餘便多取亦不爲虐乃拘其數而寡取之遇荒年收穫不多以此供糞田之費尚且不足乃拘其數而必取盈焉人君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恨視將終歲勤動之所獲盡以輸之於官而不得以恭養其父母又稱貸以足取盈之數致使公私交迫仰事俯育一無所資而老者稚者皆轉死於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貢

法之不善至此若助法則通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哉卽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矣

【附解】蒙引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內自有凶歲之不同此亦近於十莫之說中矣○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壅田之費尚不能給也○說統樂歲非寡取也抑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必欲滿其常數也○翼註爲民父母至節末俱跟取盈來○養合註爲民父母以下單就凶年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來轉乎溝壑承稱貸來盻盻然連著不得養父母說非日終歲勤動而盻盻也○雙峯饒氏曰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因年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說統自古隨時立法無非變通以宜民未有不善者而後世泥其制以定賦則貢不若助之善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要知貢法不善乃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禹貢之失如夏賦之錯出者不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翼註龍子曰三節總見得助法當行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本義】夫助法必有公田而世祿者正取之公田與助法相爲表裏者也今世祿之制滕固已行之矣

【附解】蒙引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此不必是公田所需者蓋當時助法不行那有公田只是於貢法隨俗加賦而取之正是取民無制者也○貢法無公田而集註乃曰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云云此蓋正言之○說統此不重世祿上只襯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本義】惟是助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助法正不獨殷行之也嘗稽小雅大田之詩云願天有雨漑我公田遂及我私田夫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內有公田由此詩觀之可見助法不特行之於商雖周家盛時亦行助法也益以見助法之善爲當代之所宜行滕國當舉其廢而復行也

【附解】翼統所謂周用助者當時助法之廢已久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想像出來講中須得此意雖字亦字要味貢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自殷至周時亦久矣而助法尚未之變則法之善可知且以文武君而周公相豈不能創制立法而助郤仍殷之舊則法之善又可知總明助法之善所當行意○說約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而不及徹者承上文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而言也且惟貢是取之於民無公田助與徹皆有公田則行助亦卽是行徹故下曰請野九一而助而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固未嘗判定七十畝者方謂之助時至戰國蓋又不同春秋時亦不必拘曰盍徹乃從周制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敎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

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本義】誠能舉行助法則民得其養矣、既有以養之則民不失其恒心。而教化可興矣、必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夫所以名之爲庠者、取養老之義使民知尙齒尊年也所以名之爲校者、取敎民之義使民知三物六行也所以名之爲序者取習射之義、使民知序賢觀德也、三者皆鄕學也、其實本非有二。但三代相襲、各舉一事爲名所以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至於天子諸侯之國學則三代共之而無異名也夫庠序學校之設名義雖殊而原其立敎之意皆所以講明人倫也蓋人之所以爲人者正以其有倫耳誠使建學立敎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莫不率由於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親睦之俗成於下矣、此敎民之法也養以遂民生敎以復民性爲國之道盡於此矣

【附解】蒙引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以設爲二字提端。而夏商周字在下。還當作使文公設學敎民云、兼舉庠序學校文公若行時、聽其自擇一名也。○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鄕學則隨所在而酌立之。鄕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而待用其不能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問鄕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敎之。曰鄕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敎之。○說統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夏當禪受天下禮讓成風、首是敎人六德六行。興仁興讓而已。校字有倫次等第。激發造就意殷當革命後、欲消天下干戈之習故借習射觀德、陶之禮讓中也。周道尊尊而親親又當播棄黎老之後則養老爲先。○【眞註】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敎人非主躬行言也。○【雙峯饒氏】曰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敎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說約設爲句總說庠者至其之中序學校四字皆所以句中敎之二字人倫明二句推其當明也。○說統此節見行助之後便可設學校以敎民總見功之當行意敎養不可乎

【附錄】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鄕簡不帥敎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鄕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鄕簡不帥敎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鄕簡不帥敎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鄕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鄕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敎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學記】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註】術當爲州。○【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鄕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鄕大夫各掌其鄕之政敎禁令正月之吉受敎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鄕吏使各以敎其所治○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鄕老及鄕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鄕老及鄕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師氏以三德敎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敎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學國中失之事以敎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禮書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東膠即東序瞽宗即右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本義】以滕國之褊小果行此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一有王者受命而起欲養民歟必來取法吾君之養民者以養其民欲教民歟必來取法吾君之教民者以教其民是爲王者之師也

【附解】說約此節言勢下節言理亦有漸致不可知者蓋多方勉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本義】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苟行仁政豈特爲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受天命則維新詩所言乃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乎王政亦足以受天命興王業而新子之國矣

【附解】遠說此新國字與爲國字正相應○〔東陽許氏〕曰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至此下答畢戰問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幷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本義】滕文公因孟子之言遂使其臣畢戰主井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曰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井地仁政選擇羣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界限行仁政必自經畫其界限始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立疆塍則有封的土堠植的樹木劃然不可紊亂也若經界不正

則公私之田無一定之分豪强者得以兼幷於下而井地遂不均矣賦出於田田無定分則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於上而穀祿亦不平矣是故暴虐之君貪汙之吏惡其不便於多取必欲慢而廢之以快己之私也誠經界既正則豪强貪暴弊無所容分民田治國祿可坐而定而不勞餘力矣此仁政必自經界始也

【附解】蒙引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雙峯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堠植種木爲界○說統經界不正四語舊解以不正句爲主而以不均不平分貼分田制祿兩項○〔說約〕集註貪暴多取自指在上者而豪强兼幷井地不均必謂在下者汙吏謂貪官汙吏之吏○四書脈一反一正總則必自經界始意○〔賀註〕下平段以經界二字爲重如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之類非有經界如何分疏須逐段點入經界字妙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本義 夫滕壤地雖云褊小若必有爲君子而仕者爲治必有爲野人而耕者爲使無君子則莫施政令以治野人使無野人則莫供賦稅以養君子君子野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附解 蒙引將始也非將然之辭○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據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家謂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

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本義 然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宜彼郊野之外土地廣濶可爲井田請行九一之法以一井之地畫爲九區中一區爲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即殷之助法也郊關之內比閭相偪難行井田則請行什一之法以百畝之田爲一夫之業使輸其十畝之人於公家此即夏之貢法也如此則君子有祿而野人賴以治矣野人有田而君子賴以養矣

附解 蒙引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外之門鄉遂之地也包山林陵麓在內雖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家謂九一以田之

區數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此處都有經界在正就在這裏正○四書脉九與什是分田一是制祿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本義 夫君子世祿各有定分此常制也而世祿常制之外自卿以下必有奉祭祀之圭田而圭田則五十畝所以厚君子也

附解 蒙引圭田五十畝是卿以下皆同也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惟圭田乃是分外加厚之田則一槪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因勉錄直解謂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祀不備此謬也圭田所以發其孝思非爲其祿薄也蓋卿亦在內豈是祿薄者○濱合註圭田餘夫之田皆有經

界所當正之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本義 一夫受田各有百畝此常制也而百畝常制之外若有弟而年十六者則爲餘夫餘夫則受田二十五畝所以厚野人也此雖在田祿常制之外然分田即有此田制祿但有此祿蓋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

附解 雙峯饒氏曰一夫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

無子則百畝納之官矣○說統圭田在公田中中分得之餘夫田在私田中四分得之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本義 夫分田制祿固當兼行乎貢助然貢法終不如助法之善以助法言之民有世業一鄉之民凡死而葬者徙而易居者皆不出此鄉之內蓋以此鄉之田八家同井故也惟其同井所以一出一入相友讓也近守遠望彼此相助防患密也遇有疾病相與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也如此則鄉井之民苦樂患難無往不同而親睦之風成矣井田之有以善民俗如此即此一端亦可見助法之善矣

附解 困勉錄 此鄉字不可作鄉遂之鄉看猶言一方耳○禮書以鄉田同井句證鄉遂之亦爲井非也○說統 鄉田同井句是一節之樞紐○困勉錄 則百姓句未嘗不是效但其效不止此耳且其所以說此效者亦不重在效其意歸於言井田之有以善民俗耳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本義 今欲行之則當詳言其形體之制每地方正一里者爲九區形如井字一井之田共九百畝其中百畝爲公田以爲君子之祿外八家皆各私百畝以自贍而此八家之民則同出力以養公田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先治公田公事已畢方去治私田之事夫先公後私若是其有序而不紊者何哉所以分別野人使不得上擬君子無勞力以治人者其分宜爾也

附解 困勉錄 方里而井二句以里計之則一里以畝計之則九百畝總是一意○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爲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也○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侵官故亦屬在井田形體之內○說統 此正是經界處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是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

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本義】然井田之法久廢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區辨公私之等別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也顧時勢之變遷不同地方之肥磽不一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大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則在滕君主持於上吾子協贊於下同心共濟各盡其職而已豈吾言所能悉哉

【附解】家訓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困勉錄大略依註對詳細說不對潤澤說講潤澤何當云蓋使古制詳明亦不可不潤澤也况其大略尤不可不潤澤也淺說以大略對潤澤說不是○或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蒙合註前七段皆是說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總旨】說約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直至亦不用於耕耶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爲不善變矣是責陳相之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爲許行辨故又併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中復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耕已折倒並耕之說次段至而暇耕乎截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於耕乎截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師亦從並耕生來而末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得不耳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本義】昔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法時有托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門而告曰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心竊慕之故特來歸附願受一廛之居以爲君之氓於是文公以其慕化而來遂與之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皆以褐爲衣且捆屨織席以供食蓋以人必自食其力而後可也此亦可以微見其意之所在矣

【附解】蘇紫溪曰許行是箇大言欺世之徒彼見儒者言三代之說故自倡一說不甘[illegible]三代[illegible]而直曰神農之道在[illegible]三千之上而已之所學在儒者之上欲以是而[illegible]動人[illegible]聳動天下耳目夫猶使見不用耕貴質服意曰捆織爲食使見自食其力[illegible]其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illegible]是神農所言但其所言者乃神農之道耳[illegible]民所居也民野人之稱則此居間井中宅矣受廛爲民則有田可知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來說】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辛躬負耒耜而自宋至滕告文公曰聞君行三代聖人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爲聖人氓以沾仁政之澤焉

【附錄】說發哉陳相與其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段公案此亦春秋書法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本義】夫何邪說易以惑人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學之焉陳相旣學其道乃見孟子稱述許行之言曰滕君有志復古以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古聖人治天下之食道也彼賢君平時必與民並耕而自其食且朝饔夕飧而兼理治民之事不自逸而爲天下任勞此賢君之道也今滕有倉廩府庫皆是取之於民者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爲賢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附錄】困勉錄並耕一何串在以並耕作主食字從饔飧作過後而又兼治民事作尼○蒙引陳相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以刺則在孟子也○四書脉並耕與民各自耕非偶耕之說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本義】孟子將折其非先就其身之所不能兼爲者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相對曰然許子農家固必自耕而後食也又問曰有食必有衣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對曰否許子衣褐不必織而衣也又問曰有衣必有冠許子冠乎對曰冠又問曰冠各有異制許子所戴何冠對曰是素冠孟子因詰之曰褐與冠皆許子自織之與陳相對曰否以所種之粟易之迺又問曰褐與冠許子何故不自織相對曰許子所務者農若自織則不免害於耕是耕已難兼乎織矣孟子尤欲多

其說以辯之也又問曰熟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鐵器許子之爨也亦以釜甑其耕也亦以鐵耕乎相對曰然以器利用猶夫人也又問曰釜甑與鐵亦許子自爲之與對曰否以所種之粟易之此可見許子一身皆必出於易如此

【附解】翼註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以此開辯問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自織之與總承衣褐冠素來○存疑許子衣褐陳相本以逃孟子之駁也要亦逃不得何也雖褐必須人織也但孟子姑置之○翼註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
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訓作陶冶之處也
【蒙引】孟子遂承其說而仍詰之曰農有粟陶冶有械器各爲
一事而各適於用者也是則農夫以已之粟易陶冶之械器
者固所以濟陶冶之所無不爲厲陶冶彼陶冶亦以其所爲
之械器易農夫之粟者亦所以濟農夫之所無豈爲厲農夫
哉蓋有無相濟固不相厲有如此矣我且問子許子何不自
爲陶冶則凡百器械止皆取諸家中而用之豈不省便何爲
紛紛然日與百工交易是何許子之不憚煩如此陳相對曰
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而兼爲之也此其言耆
不覺自屎其
並耕之說矣
【附解】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
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闢之○【集註】不可耕且爲非言工
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末資相濟且
許子五句見農末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

兼故曰或勞心至義
也見君民資相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
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
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
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
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

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蒙引】孟子即從而折之曰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耕且爲之
然則人君自天子以下其治天下之事日有萬幾亂百工之
事何如反獨可耕且爲之與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也耕者
小人之事也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大小
自不得而相兼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無不具備
如皆出於自爲而後用之則彼勞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
之人奔走道途無時休息勞亦有所不能矣況治天下而可
兼爲乎故古語曰均是人也或有爲君子而勞心者或有爲
小人而勞力者勞心者立綱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過奉
令守法見治於人而已治於人者輸貢供賦而食人彼治人
者不過坐享玉食食於人而已即此觀之可見食人者不爲
屬佮食於人者不爲厲民此天下古今通行之義而不能易
也安有所謂
並耕之說乎
【附解】家訓有大人之事至路也言勞不得兼故曰以下言理
不必兼或勞心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就在其中○

【翼註】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況大人能兼
小人乎百工之所爲備是件件不可缺意○勞心應大人之
事勞力應小人之事○【困勉錄】義者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
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曰義古今凡爲大人小人者皆然故
曰通義○四書脈或勞心六句只作四句讀或勞心二句見
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上一句重在君子
治小人上下一句重在小
人養君子上末句是斷語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
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
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
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本義使治天下而可耕且為則古聖人當先為之矣乃自古聖人未有與民並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堯之世言之當堯之時去洪荒未遠天下猶未平也蓋以其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而日見長盛禽獸得草木而日見繁衍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稀而禽獸偪人北獸蹄鳥跡之道交偏於中國天下未平如此堯為天子而獨憂之然不能獨為治也乃舉舜為相而使之命官分治焉舜以欲治洪水而草木障蔽禽獸縱橫雖欲治水而無所施其力也乃先使伯益掌火益烈山林藪澤所生之草木而焚之使禽獸失所依皆奔走逃竄而匿於他所禹於是得以施功於水土如黃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於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並九河皆注諸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矣又南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以去其壅塞而悉注之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矣水有

所歸而地皆可耕然後中國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受治水之責勤事於外凡八年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尚不入雖欲並耕而食豈可得乎

附餘說道許行是把神農做並耕的佐證孟子是把堯舜做箇不並耕的佐證堯獨憂之二句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官有司○存疑上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則下文曰禹疏九河稷教稼穡皆舜使也○困勉錄九河濟漯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蒙引註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註此八年於外二句不重盡忠爲國只要見不暇意○蒙引雖欲耕得乎只承禹八年於外說下文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句亦只承勞來匡直輔翼四句說○新安陳氏曰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

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本義】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又命棄爲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習耕耘收穫之事以種植五穀由是五穀成熟而民皆相生相養無復阻飢之患矣然人之爲秉彝之道也固其自有但飽食煖衣居處安逸而無以教之則不知由其道而滅性亂倫近於禽獸故堯舜聖人有憂之舜使契爲司徒之官教民以人倫父慈子孝而有親君令臣共而有義夫外婦內而有別長先幼後而有序朋友之交而有信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以教之而後民性可復也然其教之之方則何如哉放勳命契之詞曰民之用力於人倫而爲勞者則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爲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背乎人倫而爲邪者則約之使歸於正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爲枉者則矯之使歸於直凡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優游浸漬以自得其固有之性也既自得其性矣猶慮其勤始怠終又必時時提撕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即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堯舜聖人之勞心以憂民如此其勤且亟也

而暇爲耕之事乎

【附解】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說文種曰稼斂曰穡○翼註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彝之性也下父子有親等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利導之○存疑聖人有憂之聖人兼指堯舜○蒙合註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即人字親義序別信即道○父子五句正教以人倫之實放勳所命乃施教之方○淺說當時舜攝政而堯爲天子故舜使契爲司徒而命契之辭則出自堯也○說約勞來匡直俱貼人倫說○說統勞來以勸其善匡直以懲其惡○問振德是施惠否朱子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說統振德字據註加惠二字局在上者說即教民之德意也非謂民性之德振之云者只是無倦意思○存疑聖人之憂民如

此此聖人指堯與舜○新安陳氏曰而暇耕乎心亦是援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爲與一句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本義】堯舜憂民之急急於使益使禹使稷契如此是堯當日非事事而憂之也而惟以不得舜爲已憂舜當日亦非事事而憂之也而惟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則夫得舜得禹皋其先務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治爲已憂者農夫之事也豈堯舜之所憂哉

【附解】說約上兩節無皋陶而此舜之憂無益稷獨禹皋並列者亦大槩之言不屑分配耳○存疑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此句總歸在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二句內故註不解明是斥許行自爲並耕之說○劉上玉曰此節乃承上起下也曰舜曰禹皋陶是承上節來曰不得則照下得人是起下去只宜平平說註非事事而憂之急先務二句本節正解止此至下節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方首得人所係之大爲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方是解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二句註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因百畝何相形而預透此意於前耳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本義是何也誠以得人之所係爲甚大也彼分人以財物止可謂之惠教人以善道止可謂之忠然未仁也誰爲天下得人則恩惠及於廣大教化推於無窮始謂之仁若得人所係之大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以天下與人者若至難者然自今觀之猶只爲易惟爲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以托天下乃爲難耳此堯舜所以切切然待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也

附解存合註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亦是治天下者之要但要得小故止於惠止於忠○因勉錄爲天下得人者句虛說不專指堯舜註特舉堯舜以見例耳玩一若字可見○以天下與人只作禪讓說爲是蓋此處是要舉一件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尤難耳○爲天下得人難亦是虛說但此句下須緻到堯舜○存疑何用耕意直至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方緻完此節何得緻上節註不惟不暇耕亦不必耕又是預透下意而言之於前耳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本義欲知堯舜用心之大觀孔子之所稱可見矣孔子嘗曰大哉堯之爲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準則其德蕩蕩乎廣遠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以匹夫有天下乃不以位爲樂而若不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蕩蕩巍巍功業之大如許豈無所用其心而致此哉蓋以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任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特其心不用之於耕耳夫道莫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爲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

附解蒙引則法也法字與詩諸解并準意亦同蓋法天則亦與天同其大矣○因勉錄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二句意見得堯舜之蕩蕩巍巍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爲君者渦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內並無用心意○家訓用心就指上堯以不得舜爲己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憂字意發揮○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撥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爲與一句以上已辯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本義許行之說誕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亦異乎吾所聞矣吾聞有用中夏之教以變乎夷狄之俗者未聞以中夏之學而反受變於夷狄之人者也子之師陳良楚所生產也本南夷之人悅周公仲尼之道北遊而學於中國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其造詣亦未能或過之也彼能用夏變夷而自拔於流俗正所謂豪傑之士也師終身師之可矣子之兄弟乃事之已數十年師死而一旦遂倍之盡棄其學是何心哉

附解存合註夏以禮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蒙引可變之夷還未變化他說○未能或先只是齊等非反不及其也○

進說陳良楚産六句不重論揚陳良之爲人只見陳良在所倍意○變夷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用素學於陳良乃爲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說孰而于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並拼之說之不可從也前後只一意○劉上玉曰吾聞用夏變夷二句起直至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方是煞落照應處此處只宜責相倍師由孔子沒至南蠻鴃舌方說到學許行因又引周頌以責他變於夷而結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

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本義】子之忍於倍師亦如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既沒門人在魯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擔皆將散而歸時以子貢主喪事入揖辭之彼此相向而哭皆至失聲然後歸去門人之追慕其師如此子貢尚未忍遽去又反歸墓旁築室於墳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去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至他日子夏子游子張思慕孔子音容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聖人欲以平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寄其思慕之意强曾子亦同事之曾子曰不可師當論其道德不當求其形似我夫子之道德明著之極而無一點之濁污如江漢以濯之光輝之極而無一毫之障蔽如秋陽以暴之潔淨純粹皜皜乎不可得而加已是豈有若所能彷彿而欲以夫子事之如之何其可乎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倍更有如此

【聯解】存疑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之污也秋陽燥烈而暴之乾無一些之溼氣也在聖人則一私不存萬理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皜皜潔白也都是承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上說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註明著光輝潔白道是就道德上說○【默記】江漢二句畢竟是喻皜皜二字則是假借形容○【蒙引】此條作三段看一言衆人不倍師一言子貢不倍師一言曾子不倍師尤重在曾子一段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本義】夫有若雖非聖人猶與聖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其師者輕事之今許行乃南蠻鴃舌之人本非先王所傳之道與子師陳良正大相反也子乃倍師而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尊其師者矣

【聯解】【蒙引】非字不訓詆毀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本義】夫人之擇術猶鳥之擇巢吾聞有出於幽谷之卑遷于喬木之高者未聞反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也今陳良中國之學猶喬木也許行南蠻之教猶幽谷也子乃倍陳良而學許行是下喬木而入於幽谷去高明而就卑暗吾所未聞而聞之子矣

【聯解】因勉齋白文專就鳥說正意補在言外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本義 況夷又周公所必膺乎魯頌曰於戎狄則膺而逐之於荆舒則伐而懲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本戎狄之人畔於正道使周公若在方且膺之今子以是爲學所謂變於夷者也亦不善變矣

附解 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說約大抵此五節只是說他變得不好一句括盡大意故末以亦爲不善變一句結局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本義 陳相乃又爲之說曰並耕之說固不可從矣然許子亦有可從者如市價一節從許子之道可使市中貨物皆有一定之價國中無所用其詐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貿易亦無有增減價值以欺之者蓋天下之物惟是價值相懸而爭端易起今皆一槩定價無有貴賤只以長短同而價即相若麻與縷絲與絮但論輕重同則價即相若五穀斗斛多寡同則價即相若屨只以大小同則價即相若一定而爭端盡息可以還淳返朴而復上古之治矣許子之道如此何爲而不可從耶

附解 說約曰大抵謂麻已經條析爲縷絲已繅所吐也細絲爲綿絮敝綿也○說約註皆不論精粗美惡句又是遂下意而預逆其弊端於此宜渾之○說統曰中爲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借齊價之說正欲衆世只爲其粗不爲其精相安太樸巧僞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無非欲混君子野人於無別耳○通節以市價不貳爲主無僞不欺俱根不貳來此不獨爲許行置辯且見已所以從學之故俱有可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本義 孟子闢之曰夫物有精粗美惡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之參差人力之工拙自然而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伯甚之或相去千萬不可得而強同也子乃欲盡合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是亂天下之道也何則物有精粗猶之有大小也巨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然則粗者與精者同價人又豈肯爲其精者哉今從許子之道不論精粗而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本欲無詐而適以多

事安能治其國家哉
許子固無一可者也
【訓】說造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詳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雙峯〕亂
摘調倍蓰什伯千萬正是不齊處下指物價說
非齊價即下指字爲僞是也○說綾大小同則價相若是
許子但知有大小也巨屨與小屨同價則假借言之以明精
粗之難混耳獨言屨者綠許行是箇捆屨的人故就其明者
通之○相率爲僞正反國中無僞之說
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爲僞上見得

墨者夷之章

【總論】說統一本二字通章骨力仁孝二字通章關鍵○〔沈無回曰〕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禮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訓】有爲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乃托詞曰夷子之來吾固願見但今吾尚病未可以見也子爲我辭夷子俟吾病愈我且往見之夷子不必再來蓋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爲施敎之地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吾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敎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本旨】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因其求見之誠乃謂徐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夷子來意爲吾道也若不盡言相正則吾儒之道不明我且未見而先直之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氏者墨氏之治親喪也凡棺椁之類槩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欲以是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是道爲非是而不貴哉既以薄爲貴則必以厚爲賤矣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者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其敎是何故與毋乃薄道本非貴而厚道本非賤與

【附辨】說統不直二句乃一正一反之詞盡言以相正固是闢異端之言然且莫切儒墨上說下文方云夷子墨者○〔翼註〕我且直之且字對未遽見說○〔象山陸氏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道爲是則學於墨者爲何若以薄道爲是則厚葬又爲何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葬的念頭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

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
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
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
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
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
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
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
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本說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曰。夫子以吾兼愛爲非
是也。然儒者之道。亦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爲愛本無厚薄之差
等矣。但其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
也。豈以所賤事親哉。夷子倪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
推墨附儒。以釋已厚葬之意。其詞亦遁矣。徐子以其言告孟
子。孟子解書意以闢之曰。夫夷子看康誥之語。眞以謂人之
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言蓋自有
取爾也。書言以爲小民無知而犯法。非小民之罪。猶赤子無
知而入井。非赤子之罪。欲保民者當如保赤子耳。非謂愛其
兄之子。與若愛其鄰之赤子。而一無差等也。謂儒者之道亦
兼愛。不亦謬乎。且天之生物也。各本於父母。原使之從一本
上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根於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
之言。則是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視其親一本。待路
人如其親又一本。是其愛無
差等也。二本故也。豈人理哉。

附錄 達說若保赤子。何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
在施由親始句。朱子曰。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
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何已日不是了他所爲施
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
親。是甚道理。○蓋言夷之自相矛盾處。常引謂其施由親始。
則又略有親疏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存疑謂其施由
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厚葬者矛盾也。○說宜稍用。○
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
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
教中去。○新安陳氏曰。施由親始一句。爲援儒家立愛
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雙峯饒氏曰。彼
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邦解周書本意。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
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推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
蓋一體而分。眷戀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
疏遠近。而愛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愛物。
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
出。而視其父母無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
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且
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雲峯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

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爲。今曰天
使之。則莫之爲而爲矣。○說約夫夷子信以爲至非赤子之
罪也。先辯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
無差等之誤。既辯儒無差等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
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

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本義 夫夷子固二本矣而其厚葬之心爲何心亦自知之耶蓋上古之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子即舉而委之於壑他日經過其處但見大而狐狸食親之肉微而蠅蚋嘬親之膚於是頭顙之間泚然汗出但邪視而不忍正視有不能爲情之甚者是泚也非謂他人見之而然乃其哀痛迫切之情本諸中心而發於面目初不自禁也當此之時既悔其前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爲後日保全之計蓋歸取虆梩覆土而掩之使不至爲物所殘此後世埋葬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掩其親者若在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所以掩覆其親者必有從厚之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夫葬禮之所自起皆由不忍其親之念發之非以其一本而然乎今夷子之厚葬其親原是一本之真情所自見而乃執愛無差等之說以自掩護耶

講解 李九我曰上世事大都是渺茫臆度兩蓋字俱想當如此之詞○四書脉上世之委親於壑非忍棄之也禮制未起不曉如何殯殮後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過供何仰此使見天性之切○襄合詮非爲人泚此一一本之情誠發於中不能掩之者一本之事迷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爲有是泚既見之後胡爲有是掩耶○四書脉蓋歸字有急急之義掩之誠是句是下語○家訓掩之誠是也是字謂當然也就上面看則孝子仁人每推開就後世言○達說深明一本只到反虆梩而掩之誠是三句開又開一丈而推廣之然亦須根一本意來見上古掩親者情動於一本之中則仁人孝子獨切一本之愛必以厚爲道矣既明一本之道又說仁孝云云者正欲見厚葬乃仁孝之所爲而以此通夷子耳○沈無回曰上世之掩與夷子之厚葬其親皆是發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知厚葬之爲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本義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聞之遂茫然自失少間曰之雖未親見孟子而仁孝一本之論孟子已教我矣蓋其本心復萌而感悟其非以反而歸正如此

例解 沈無回曰憮然爲間四字有昏昏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達說命之矣須要模寫恍然悔悟而深以孟子之言爲然意但直說教我云云便不得憮然茫然象○朱子曰之字夷子名○峯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字猶是夷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章

講義 存疑 此章各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夫枉尺直尋以下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

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二節言但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爲也者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爲以下是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蒙引天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義理者也陳代之言主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得利害專主利害者不免乖於義理而終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完此章自齊景公田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者於利害亦盡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本旨】戰國時惟孟子抱道自重不肯往見諸侯陳代疑而問曰君子不枉見諸侯此固守身之常法然以代觀之宜若小節然使今日但一往見之得行其道大則爲伊爲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爲管爲晏而以其君霸得志建功將在於此且志曰枉僅尺而直則尋是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也即志之言觀之以往見之小屈成伯王之大伸宜若可爲而不必過執也

【附解】四書脉宜若可爲是陳代解志意○蒙引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云云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話而諷其爲之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平日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爲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椁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本旨】孟子曰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觀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虞人見以旌名非其官守不肯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欲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志士能固守貧窮常念在溝壑而不恨勇士相驅殉國常念喪其首而不顧正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如此哉取夫虞人以非其所招之皮冠而仰守死不往也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尚且不往況并不待其招而先自往見如何其可哉亦出虞人下矣

【附解】蒙引不忘二字是活句是惟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

【附考】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存疑】且夫所謂枉尺而直尋者爲所失少而所得多此以因利而言也如以利言而有心計之則惟利是徇豈但枉尺直

尋甘心爲之所使枉尋直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
亦將不顧理義而爲之與吾知其必有所不可矣
【附解】說約以利言也是就其言而解之如以利以下是反其
言而詰之亦可爲與與前宜若可爲句系相對照○【翼註】亦
可爲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爲非不利而不可爲也以徘不徵
失言者非○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
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
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栥無知】曰
此節提出
一利字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
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
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
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
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
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
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
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本義】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爲卽一技之士亦有不
肯爲者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其嬖臣名奚者御車以田獵
乃終日之久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於簡子曰此天下不善
御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爲乘彊奚而後可乃一
朝之間而獲十禽奚又反命曰此天下善御之良工也簡子
曰王良既是良工我使專與掌汝乘遂以此命王良良不可
對曰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始吾爲之範我
法度以馳驅彼不能左右迎射乃終日不獲一禽吾廢法而
爲之詭道與禽相遇彼纔舍迎者則去一朝而獲十是嬖奚
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若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言御車之人不失馳驅之常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有如
破物之能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爲之詭遇而後獲禽
乃小人之所爲耳我不慣
與小人乘請辭掌乘之命
【附解】存疑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逆而射之馳車者
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順聆左右
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
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
舍馳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蒙引】
謂王良簡子請之也○不失其馳兩句要相連說重在下句
看大註而字可見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說】
統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彊可權論

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翼註】
小人二字只在不善射上見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
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
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
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
而死也使不屈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
豈不欲道之行哉

【本義】由王良觀之不過一御者耳且羞與射者比若爲比推
其心若以比而得禽獸毋論一朝獲十雖積如邱陵之多亦
弗爲之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況君子以道自守乃欲
計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爲
其然哉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
必自處以正方能正人若枉己從人則本原先不正而欲行
道濟時以成王伯之功無是理也夫使枉尺可以直尋君子
猶且不爲況枉己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則不見諸侯正不可
以小節
視之也

【附解】【四書脉】比而得二句是推其羞與爲比之心若邱陵喩獲
指枉尺直尋○【翼註】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
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人字兼得君民然渾說爲得○
【徐儆弦曰】枉己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
直尺其勢必至徙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
己卽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況枉己必不能直人其不當
言益
明矣

景春曰章

【總旨】【家訓】此章見儀衍所恃在權勢俯
仰從人孟子所恃在道德主持自我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
諸侯懼也

【本義】景春曰我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張儀者豈不誠大丈
夫哉何以見之蓋方今諸侯力爭天下多事彼若一怒卽能
動大國之兵使弱小諸侯恐懼若安居無事卽能解列國之
難以一人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是何等氣燄非大丈夫而
何

【附錄】【困勉錄】新安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只爲衡者然按史
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
○【說統】一怒二句正是景
春以二子爲大丈夫處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
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
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
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本義】孟子曰是一怒安居之爲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
乎禮云丈夫之冠也其父醮而訓之女子之嫁也其母亦臨

而訓之嫁時母必往而送之於門戒之曰此去往之汝家必
敬愼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爲正
者乃是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二子雖假權力炫耀一時其
實皆揣摩諸侯之好惡而順從其意乃妾婦之流耳丈夫且
不可爲況
大丈夫乎

【附錄】【困勉錄】蒙引謂引禮重在女子之嫁云云丈夫之冠句
帶言之按此說固似是然孟子說丈夫一段正見丈夫且不
爲何論大丈夫也非全不重也○【四書脉】戒之又在命之外
○【彙合註】禮在無違夫子止二句還是孟子之言○【翼註】
以順爲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蒙引】不是阿諛苟
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是他國諸侯懼也在本
國却阿諛
苟容始得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本義 吾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兼容并包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彼則持身以禮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偏倚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則制事以義明白洞達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

如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守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已是故富貴不能蕩其心貧賤不能變其節威武不能挫其志此等人論道術則精粹純美而無權謀功利之私論設施則正大光明而無阿順依違之態此之謂大丈夫也若二子者何可以此稱之哉

附解 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爲上說○廣居是不狹隘正位是不偏曲○四書脉此性萬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體彼八荒何廣也○困勉錄玩大全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上然中氣只是一平朱子是論道理如此○雲峯胡氏曰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道即仁禮義之道○四書脉與民由之難說是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翼註大道道字是路字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家訓得志一句見他受用此三者處富貴三句見他受用此三者之雄壯不可窮誠處○折衷末句此字總承一節言此以着三可爲上是盡性之事所性既全則無往而不善○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

周霄問曰章

幹旨 此章總見君子不枉道而仕前五節詳言君子急仕之情末節推明君子難仕之故蓋急仕者行道之心難仕者守道之節實並行不悖也重在末節以道字爲主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本義 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周霄諷之曰古之君子亦欲得位而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得不仕傳有曰孔子當日若三月失位無君即皇皇不寧及其出疆而之他國則必載質以往以爲見君之禮又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即此以觀而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附解 家訓古之君子仕乎霄豈不知蓋將欲以難仕諷孟子故先以仕詰之耳○徐儆弦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賽合註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者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者豈不尤弔閔也○存疑弔是他人弔之

附考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役章放此、

【本義】霄曰三月無仕其時未久遽至於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

曰仕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

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大全】孟子曰三月無君則弔非是急於功名只爲仕之所係有甚重者在也夫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家也何也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由於有田祿禮曰諸侯躬耕藉田率庶人終畝以供祭祀之粢盛諸侯之夫人命蠶繅絲以爲祭祀之衣服禮之言如此假若諸侯失國則不能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能肥腯假若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舉祭祀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知諸侯則知士矣禮又曰惟士無田祿則亦不祭禮之言又如此假若士失其位則無祭田無田則牲殺之具器皿之資祭祀之服皆不能備則不敢以祭旣不敢祭則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悚懼而不能一息自安者夫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而有歉於奉先之孝矣不得於君不足弔豈不得以祭亦不足弔乎

此古之人所以不得不急也

【附註】說統 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語○蒙引 士無田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是爲無田也○繅洋繭爲絲也亦作繅三盆手者禮記註曰置繭於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曰夫人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說約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似王制亦因有位失位言之註曰祭有常日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隆殺不同如此亦宜人子之不敢以宴而至於弔也○蒙引 牲殺牲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故曰牲殺○輔氏解不敢以宴謂神不敢以自安者非也上何不敢以祭是人下句承言亦不敢以宴乃可謂神乎當就人言不敢自安愈見其可弔○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湯子方曰通節重士之失位上諸侯陪說

【附考】禮記祭義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齍盛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藉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耔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之○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王制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無人有鳥非夏爲冬六爲春冬爲衍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本義】霄又問曰三月無君而不得祭固可弔矣若出疆初失位即便必載質何也又未免於急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本義】孟子曰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猶農夫之耕本以謀食也農夫必耕耕必耒耜豈爲出疆遂舍其耒耜而不用哉然則士必欲仕仕必以質仕之出疆豈得不載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

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本義】霄得願仕之說遂疑之曰據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謂急矣然晉國亦君子游仕之國未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質求仕如此其急也則君子亦當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曰夫仕固有仕之道也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故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此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方可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踰牆以相從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皆賤惡之爲其苟合也是以古之君子如君臣之義不可廢未嘗不欲仕也但必議去就之義則尤惡之甚又只不由其道爲惡若不由其道而枉己徇人以往見諸侯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能免於人之賤哉此君子所以難仕也

【附解】賽合註未聞仕如此其急如此二字兼則弔載質言君子嘻指孟子難仕嘻指不見諸侯○存疑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本意○〔四書脈〕古之人孟子自寓

彭更問曰章

【總旨】遂說彭更以爲泰嘻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爲非泰嘻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

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爲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爲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即申士無事兩節意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本義】彭更問於孟子曰以一介之士而隨行役車有數十乘、隨行從者有數百人傳遞而食於眾諸侯之國不以踰分而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子於世辭受取予只視道何如耳非其道之所可得則雖一簞食之微亦不可安受於人如其道

之所可得即舜受堯之天下亦不以為泰據
予泰傳食之心將以舜受天下之大為泰乎
【附錄】蔡合註後車三句雖泛言之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道四
句當抑揚看重舜一邊○少墟馮氏曰從者是弟子後車即
是弟子之車○困勉錄傳食
如舜傳之傳泰字猶云過分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本義】彭更曰否吾不以舜為泰也吾但以士於人國無所事
事而宴然食人之食恐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為不可
耳

【附解】說約事字註難解功字然亦
有辨且功字在下方見勿徑作講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
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為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羡餘也有餘言無所貿
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本義】孟子曰子以士為無事而不可食乎不知士之功固大
也蓋人各有所為之功與所司之事若使子不通人之功而
交易其事以其羡者補其不足則農之耕者只自有餘粟女
之織者只自有餘布皆積於無用而勢所不可子如通之則
寧獨男得食女得衣已哉凡梓人匠人輪人輿人有功於
器用者皆得以其事而食於子矣今於此邪說橫議之時有
擔當世教之人焉入則盡孝出則盡悌固守先王所傳仁義
之道使不至壅塞於邪說於以待後來之學者使有所師法

凡入於道此其繼往開來有功於吾道者甚矣乃反以為無
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小者而輕為仁義之
大者
哉

【附解】說蒙於此有人焉一句應重若吾道值大明之時即繩
趨尺步不見所繫之重今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何等時節
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守如固守之守
有防閑之意○蒙引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
又須說得寬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
之法皆是○困勉錄守正所以為待無兩意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
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本義】更曰吾非敢尊梓匠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
輪輿原其志固將以其事求食耳故食之可也若君子為仁
義之道豈其志亦將以此求食歟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子
何必以君子之志為哉但有仁義之功於子理可以食即當
稱其功以食之已矣且子平日之食人也以其志在於食而
食之乎抑因其有功於子而食之乎更曰食志當因乎其人
之所
求也

【附解】翼註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
泛○四書脈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
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
士為無事而食者其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本義】孟子又詰之曰子固食志矣設有人於此毀子之瓦畫
子之墁無功而有害如此但原其志亦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更曰否否不食之孟子遂折之曰然則子之食人原非
爲志也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是食功則有功於斯
道者亦在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
豈非舍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附解】蒙引墁○牆壁之飾也如以白灰蓋之便是飾之於外○畫
如以木石甓成縱橫之文於上○述說且子食志乎至曰否
上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志食功二句
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爲哉二句意見乎目本是論功不
論志安得待士乃
論志不論功耶

宋小國也章

【點睛】趙註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
云爾一句勿以宋爲望宋行仁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
下疑即此時也

【衍義】當是宋王偃欲霸天下諸侯忌而伐之萬章問曰宋小
國也今欲伐暴安民以行王政奈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
不知如何始可行王
政而不受制於人也
【睛解】翼註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爲欲剸平
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趙注如之何問宋
當如齊楚何也
【附考】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
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
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
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
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
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
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
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
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
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
言與餉者爲仇也

【本義】孟子曰子以宋小而王政難行乎試以湯觀之昔湯居
亳邑與葛國爲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

國之大事在祀爾何爲不祀葛伯曰祀必備物吾無以供犧
牲也湯乃使人遺之牛羊以供犧牲之用葛伯自食之又不
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葛伯曰祀宜黍稷吾無以
供粢盛也湯乃使亳邑之民往爲之耕以供其粢盛其老弱
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食葛伯反率其民見有饋送酒食黍
稻者要而奪之其不肯與者從而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
葛伯殺而奪之書曰葛伯與餉者爲
仇正此殺童子而奪其黍肉之謂也
【附解】四書脈問其不祀先祖而遺牛羊往耕○非重湯之事葛
也所以正葛之罪而見湯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
半節今要發童子無罪○而葛伯故行暴虐以殺之之意方見
湯師爲伐暴救民之師有童子以黍肉餉重在體君之心說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
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本義 夫暴虐至殺童子極矣湯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信之曰湯之心非有利於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其無罪被殺之讎也

附解 翼註 爲匹夫匹婦復讎正是爲小民報怨耳不指定童子之父母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本義 然湯不止一葛然也書曰湯始征無道之國特自葛始耳從此討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則

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曰我等同困於虐政何爲其征獨後我國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惟恐其不速至也及其既至歸市者不止而商安於市芸者弗變而農安於野只是誅其有罪之君撫其無罪之民所以王師一來就如時雨之降民皆幸其復蘇欣然大悅書曰我民待我君來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虐政之罰乎湯之行仁政而無敵於天下如此

附解 彙合註 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折衷 湯始征至後我是書詞民望二句是節書詞而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者如此歸市以下又因及湯師已至而民悅之深者又如此末引書語所以証上望之切而悅之深意只証民大悅不必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本義 湯之後有武王再以武觀之書云有所助紂爲虐不爲周臣者武王以其爲士女之害而東征以安之但見士女皆用篚篚盛玄黃幣帛而來迎曰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維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惟心悅誠服而歸於大邑周也觀書所言是武王東征一舉而民心愛戴商之在位君子則以玄黃之幣實於篚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之小人則盛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夫民之悅武王如此果何爲哉蓋以商紂暴虐民皆陷於水火武王東征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誅戮而已矣

附解 蒙引 大註紹繼也猶言事也紹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說統 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觀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翼註 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正解 有攸二句適東征之由匪厥二句狀民情之悅有攸至大邑周皆書詞其君子以下是倒釋書詞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
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
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小註】然所以取殘者果何以見之書太誓有曰我武王威武奮揚侵于紂之疆界則將罪致討取其殘民者誅之而殺伐之功用以張大比于湯之放桀以安天下又有光焉武王之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又如此

【附解】說統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証取其殘之說也○襄合註于湯有光蔡傳所謂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舊說謂與湯同有休光亦說得不妙○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擧首而望之欲以爲君
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
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
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
畏而已矣

【大全】觀於湯武而知今宋所行惟不是王政故見惡於大國云爾苟如湯之爲匹夫匹婦復仇如武之救民水火以取殘以行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皆擧首而望之欲以爲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彼齊楚雖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哉

【附解】說統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宋○襄合註此節正是嘆其不得爲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爲君對上伐字看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總旨】雲峰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
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
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敎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
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大全】孟子謂戴不勝曰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於當道然薰陶非一日之功匡救非一人之力也吾觀子之事王豈不欲使王之爲善歟我明告子以善君之道譬如有楚大夫於此欲使其子舍侏儒而學齊人之語也則將使齊人敎之乎抑使楚人敎之乎戴不勝曰欲學齊語必使齊人傅之曰使齊人敎之誠是矣然使居荆楚之地傅之者止一齊人而讙譁雜遝咻之者有衆楚人則所聞不專雖日撻而求其齊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莊嶽之閒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雖日撻而求其子之楚語亦不可得矣學語如此而況欲善君乎

【附解】說統設喩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並重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本義】子謂薛居州立心制行誠善士也是必能以善引其君者也多方引進使之居於王所可謂得以人事君之義矣但王所非一人也誠使在王所者卑臣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之善也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爲不善其誰與之如使在王所者卑臣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也則善言不入於耳善行不接於目王雖欲爲善又誰與之然則今日子所使者居州雖善將一薛居州耳就如一齊人傅而衆楚人咻也即欲引君於善獨如宋王何哉子其廣善類以成正君之道焉可矣

【附解】蒙引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賢不勝所引拔也○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招羣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無益也

不見諸侯何義章

【總旨】襍合註通章是箇不見諸侯之義段干木節言過陽貨節言中孟子節言不及當依註三平看○蒙引古者不爲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爲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於汙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本義】公孫丑問曰君子以行道爲心必欲得君而仕今夫子不肯往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曰古之爲士者不曾爲諸侯之臣則不往見諸侯此自重之道也

【附解】襍合註丑之問暗指孟子見者乃往見之○說統緣古以爲例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本義】古魏文侯時有段干木是未爲臣者文侯來求見乃踰垣而避之魯繆公時又有泄柳亦是未爲臣者繆公來求見乃閉門而不納二子之自處如此是皆守不見之義而未免已甚蓋不見者只是我不往見耳如君往求見誠意迫切斯亦可以出而見之矣可以見而猶不見二子之高亦二子之過也

【附解】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本義】若夫得禮義之中正者惟孔子昔嘗陽貨欲孔子來見而又惡人以已爲無禮因禮有云大夫有所賜於士士若出外不得拜受於其家則往拜謝於大夫之門時陽貨以大夫自處者也於是使人矙孔子之出而以蒸豚饋之正要使孔

子往答可乘此以相見也孔子心不欲見陽貨亦瞯陽貨之
出而往拜之夫貨雖瞯亡而餽然其餽也亦禮之先加者也
孔子雖瞯亡而拜然其拜也亦禮宜往見者也當是時貨先
來加禮孔子豈得不往見之若不先則不見也此孔子所爲
得其
宜也
附解 蒙合註大夫有賜於士三句是陽貨見得禮之所言如
此○當是時三句是孟子斷其可見○存疑孔子瞯亡往拜
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
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瞯亡意只重在往見上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
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
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
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
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
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
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
而可恥
本義 若不當見而輕見之不幾爲聖門所譏乎曾子嘗曰今
有人脅肩諂笑以求媚悅其勞苦比夏月治畦之人更有甚
焉子路嘗曰與人未嘗深交而強與之言以邀其寵澤言則
言矣觀其色則心愧而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之人非由
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則其平日之所涵養者必光明
正大直道不阿可知矣如此而欲二子强顏求合往見諸侯
豈肯爲者哉此不
見諸侯之義也

附解 翼註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
權勢者○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仰此明知可恥而明自蹈
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四書脉所養就持身正
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涵在後○蒙合註由是觀之二
句只從註說二子說爲當○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
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慶源
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於夏畦之
人而深鄙之子路剛果勇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爲
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
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
戴盈之曰章
附解 說統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如
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
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
已止也
本義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決乃問孟子曰什一而賦關
市譏而不征古仁政也我今欲於農行什一之法於商去關
市之征但積習已久今茲時勢尚有未能驟更者請先
從輕減待至來年然後盡罷今之弊政夫子以爲何如
附解 翼註何如二字
自謂更張有漸意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
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本義 孟子曰子有志於革弊而曰姑待來年此是飾辭之說
矣今有人每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取非其有非君子

所爲之道攘雞者日損從此損之改日攘爲
月攘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何以異於是

附解 沈無回曰竊取非道攘
征非義道義二字相關照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本義 子之欲去重賦與厲征者亦以其非義也使不知其非
義猶無足怪如已知其非義在所必已斯速已之矣何待來
年夫非義尚能安之於心而待時
乎願子大夫勿以攘雞時請可也

附解 劉上臣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征成等語即來年果
已其如眼前非義何○存疑此節只就正意說不必帶攘雞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
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飢渴之於
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
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猶

終身汩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
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知仁
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
仁以守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總旨 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
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
麼樣大力量恰是天地有缺罅處得聖賢出來補救則全這
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
直有闔闢乾坤之功○說統君父二字是通章大綱領
仁義二字是通章大關鍵不得已三字是通章大樞紐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

常也

本義 公都子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爲如此孟子
曰予豈好爲辯說與人爭論哉蓋不得已而然也夫天下自
生民以來非一日矣其間氣化人事相爲循環當其氣化盛
人事得則天下爲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爲之
一亂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夫由治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
然撥亂反治在聖賢豈能辭其責故雖至艱至大之事亦有
不得已而爲者
而況於言乎

附解 蔡合誌何也之問爲何故好辯也○說統天下之生二
句是不得已之故○翼註兩一字見循環意○撮庵程氏曰
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
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
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
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
亂而歸於
治焉耳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

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

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

此一亂也

本義 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徵之當堯之時洪水爲患其水
壅塞而逆行以至橫流氾濫於中國雖平陸之地皆爲蛇龍
所居民無有定所其地之卑下者則架木爲巢以居其在高
原之上者則掘地爲窟而處書舜有言曰洚水警余彼舜所
云洚水者正指堯此時之洪水
也此氣化衰而天下一亂也

附解 說統爲巢爲窟正是民無所定○困勉錄警余二字雖
不可謂不重然只要見洪水之爲害大不重聖人之懼災上

大抵因當時人只知洪水而不知洚水之名故又著洚水者洪水也一句不然則只引洚水警余一句足矣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本義 於是帝堯憂之而舉舜舜使禹治之禹思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將此氾濫之水而注之海驅逐蛇龍而放之菹水乃由地中行不復氾濫地上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遠而蛇龍因以遠遁凡鳥獸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後中國之人皆得平土而居之不至上巢下窟而稼穡明倫遂其樂生之願矣此以人事挽

回氣化而天下一治也

附錄 困勉錄掘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地句來險阻二句本驅蛇龍句來險阻句只是過接語不重然後句總承上兩段但當以治水爲主而蛇龍帶言勿平看耳○家訓惟掘地而注水於海蛇龍自放之菹若驅之然非眞驅之也○翼註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賽合註鳥獸即蛇龍之類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本義 夫堯舜之時天下固已治矣然又不能常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道衰歷夏及商暴虐之君代作壞民之宮室以爲池沼使之無所安息棄民之田以爲園囿使之不得衣食至於後害民之邪說害民之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愈多而禽獸且得其所依而交至爲害及紂之身毒痡四海而天下又大亂此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又一亂也

附錄 四書脉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衰是不明不行宮室即民居暴君至又作是人害禽獸是物害○賽合註壞宮室棄田即暴君害民之事○雙峰饒氏曰必有邪說糊塗了道理義然後暴行如作○蒙引邪說暴行又作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云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著○翼註沛即園囿澤即汙池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本義 當紂時天下大亂故周公相武王以伐暴救民乃誅獨夫之紂奄在東方助紂爲虐則興師伐之三年乃得其君而討之飛廉乃紂諛臣則驅之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惡黨五十餘國而後人害乃息且驅紂園囿之中所畜虎豹犀象皆使之遠去而物害以消天下亂極思治之心於是得遂而皆大悅故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大定之烈

所以前助開迪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而無一毫之缺畧也凡此文武貽謀謨烈周公輔相而撥亂爲治只成之者乎此一治也

附解 蒙引 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說統 驅虎豹一句以紂一奏養言○翼註 誅紂伐五十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 紂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年者○襲合註 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存疑 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慶源輔氏曰 正可爲也無缺爲難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墜夫然後可以爲無缺○新達孔氏曰 引書重武王之烈上而孟子意專重周公說美武王有繼承文謨之心而周公相武王以成其業即所以終文王之謨也

附考 孫疏 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史記云飛廉顓頊之苗裔也善走其子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紂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本義 周世既衰而不振文武之道微而不明於是反常逆理之邪說與夫悖理亂倫之暴行又乘之而作以臣而弑其君者有之以子而弑其父者有之天理滅絕彝倫攸斁如此是又一大亂也

附解 襲合註 世衰道微不平道微世便衰矣○說統 邪說暴行有作即是道微邪正不兩立也有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同弑父弑君正是暴行然必造出一種行權通變的說話此便是邪說○慶源輔氏曰 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害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本義 孔子爲世道人心憂懼乃假魯史舊文而作春秋是春秋也假魯史以寓王法敘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其大要皆奉行天子之事也惟春秋爲天子之事所以孔子曰春秋之作予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其惟是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其亦惟是春秋乎蓋使君子有所勸而爲善則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懼而不爲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夫春秋作而可以警人心垂萬世此一治也

附解 家訓 孔子懼懼上篡弑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存疑 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臣名君則書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以惇典也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所以定衆妾之分謹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名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序三師以美其善可見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貶皆是○是故二字要有着落惟春秋爲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襲合註 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爲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之辭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問孔子作春秋特託之空言亂賊何緣使懼恐未足以爲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善惡懸然在

旨觀者知所懼故亂臣賊子有所禮而不敢犯耳○雲峰胡氏曰集註前一節言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作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講】孔子既沒聖王久已不作既無以齊紀綱而兼世教列國諸侯力爭相爭放恣於法紀之外於是異端之處士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於下如楊朱墨翟乃橫議之尤者也其言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者不歸於楊則歸於墨楊墨之盛如此楊氏止於爲我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止於兼愛視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楊墨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其害當何如耶昔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以致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是率獸而食人者今楊墨之害則又有甚於此者蓋以仁事親以義事君自來所以承傳之孔子具世不易之道也今楊墨爲我兼愛之異端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民人心而仁義遂爲充塞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自陷於禽獸是楊墨率獸食人而人又將相食亂臣賊子無遏其天下矣其爲生民之害又豈特如春秋之亂而已哉

【附解】說統聖王不作一句相連說下原橫議之由以上持道統者無其人耳○塞合註橫議與盈天下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也○說統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仰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困勉錄楊墨之道不息四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下食人○說約率獸獸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困勉錄節末兩食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看在實事上說與上文誣民不同此是由誣民而推其害也○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朱子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淸談此便是楊氏之學仰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邱墟亦一驗也○說統是禽獸也係上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爲害之大道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綱以爲我兼愛四字爲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爲斷以禽獸二句爲結局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衞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

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本義】楊墨之流禍以至於此吾以此深爲天下懼思欲防衛先聖孔子仁義之道使之著明於世不爲異端所塞故於楊墨之學則深距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無歸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爲非而彼之爲邪說者不得起以誣民此予衛道之心也蓋邪說之作雖發於言論實本於心術旣作於其心則凡擧動應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於事矣旣害於其事則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於政矣端甚微而害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吾作心害事作

事害政之言矣

【附解】【賽合註】先聖。指孔子。道。即君臣父子之道。○【翼註】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事者。無父無君之一端也。害政。政者。無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害。不分先後。○闢距放三字相聯。譬如賊自外使須防守家當此是闢。因拒敵驅逐此賊此是距放。距放正所以闢也。欲闢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存疑】距楊墨放淫辭歸於使邪說者不得作。蓋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賽合註】作心字爲主。害事害政皆本於心來。○三篇作字不同。一指天下言。一是心溺於爲我兼愛之說。一是事偏於爲我兼愛之行。○【四書脉】味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語意。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爲無益之辯。不指生心四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幷之也總結上文也

【本義】合而觀之昔者禹抑洪水則人得平土而居而天下平治天下微禹不能平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則人物之害除而百姓安寧百姓微周公不能寧也孔子成春秋以垂法戒而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爲悖亂賊微孔子不能正也三聖之功如此。

【附解】存疑周公兼夷狄滅五十國。獨曰夷狄者。五十國之中必有夷狄。擧重以見輕也。○前後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昔者禹抑洪水兩條。又是總擧上文之意。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本義】況今楊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獸之災。有慘於夷狄亂賊之禍者哉。詩有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詩言周公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無父無君。與夷狄無異。正是周公之所必膺者也。

【附解】【蒙引】此段直是總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膺者也。不過上意。○【說統】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當膺意。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

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

故哉

【本義】故我在今日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於是息楊墨之邪說距絕其偏詖之行放斥其淫蕩之詞以承三聖撥亂反正之功者然則予之反覆與楊墨辯者豈好爲之哉誠憂之深言之切有所不得已而然也

【附解】困勉錄亦欲二字從三聖來○雙峰饒氏曰說既邪辭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詖行淫辭自邪說上來○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論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予曰邪說旣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知邪說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蓬說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

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撇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爲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詖行距之於淫辭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詖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詖放淫爲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己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先如予私淑諸人語意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旣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本義】此豈獨予一人之責所當與之辯哉使天下有能立爲言論以距楊墨者則其趨向之正是亦禹周孔子諸聖人之徒也此可見異端之攻人人得而闢之豈得以好辯自嫌而遂已於言耶外人之論可謂不知予者矣

【附解】存疑能言距楊墨謂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

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力孟旋曰孟子非懼已之力孤又望人之口舌以闢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爲聖人之徒見三聖之道人人可承無非正人心意也

匡章曰章

【總旨】說統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貴他廢母兄之倫也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爲耳○困勉錄圈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責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

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本義 匡章曰廉美節也若陳仲子者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夫人之切於身者莫如居食仲子則居於陵之地嘗三日不食耳亦無所聞目亦無所見其貧困如此亦不求食於人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已過半矣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以全餘生非至廉其孰能之

附解 四書脉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說統螬食何不惟與世無競亦且與物無爭

附考 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夫妻爲人灌園楚王遣使以金百鎰聘爲相不往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本義 孟子曰當今齊國之士溺富貴而貪功利者甚多仲子獨以窮約自守而不溺於流俗吾必以仲子爲齊士之巨擘矣雖然據仲子而論亦惡能自遂其廉哉若就仲子如此之操行充之以至於盡則必如蚓而後可成其所爲也

附解 [illegible]光錄首二句欲抑先揚○存疑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也如仲子之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能亦不得爲廉矣○說約而後可亦只言而後可成其操不是言而後可爲廉也蚓無求意全不宜露若此一句下節自緊接明之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本義 吾謂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者爲何蓋蚓之爲物上而食也惟槁壤耳下而飲也惟黃泉耳纔能一無所求於世若仲子則居必以室食必以粟不能無資於人世矣既不免於居食則其所從來豈能逆料其義與非義乎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築與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築與所食

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樹與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樹與是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又不能必皆出於伯夷然則仲子亦惡能自成其爲廉者哉

附解 說統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蒙引註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文上食槁壤二句內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績也纑練麻也

本義 匡章曰仲子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出於伯夷是亦何傷其廉哉蓋人只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此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說身織屨妻子績纑以易之此皆自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則雖不必定出自伯夷然非出於盜跖亦甚明矣

附解 說統何傷句正章代仲子解脫後升纖餼二句言自食己力正見其無傷處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本義 孟子曰仲子以自食其力遂爲廉乎不知處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蓋仲子固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采於蓋有萬鍾之祿此王朝常典非得之不義者也仲子顧以兄所食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所居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乃辟其兄因離其母挈妻子而處於於陵之地其於天性之親亦既薄矣及他日歸家偶有饋其兄生鵝者是亦交際之常禮已乃頻顣而言曰焉用是鶃鶃者爲哉至他日其母殺是鵝與之食而仲子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見而譏之曰爾所食者乃是向者所饋鶃鶃之肉也仲子於是出而哇之

附解 蒙引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此數語非爲仲子敘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爲可食兄之室爲可居也○是鶃鶃之肉也是其兄譏之之言○

翼註 此節只敘事勿斷制下節方斷之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本義 仲子以母之食爲不義而不食即無有可食者矣乃以妻之所易者則又食之以兄之室爲不義而弗居即無有可居者矣乃以於陵則又居之舍此取彼是尚爲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仲子者必併其居食而盡屏之如蚓之無求自足而後能充其操者也人安能爲蚓則亦何至如仲子之廉哉

附解 說約按不能充其類言未能由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然則欲充其操亦惟并不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已斷斷不能矣○蒙引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之意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六終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之明章

[總旨]說約按述詮全章皆乎分上論為治之道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分作四段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舍法無以成治自詩云不愆不忘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惟仁者宜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詩云天之方蹶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其君以行仁政大文明有四箇故曰字皆收繳意也○[說統]別處論政修重心此章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茂視井田學校等法故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衍義]孟子曰天下事皆不可無法以制器言之離婁至明公輸子至巧使不以規為員以矩為方則明巧亦無所據而方員不能成矣以作樂言之師曠至聰使不以六律之短長定五音之高下清濁亦無所據而五音不能正矣曲藝且然

而況治天下乎堯舜有愛天下之至道使不以仁政則雖有教養斯民之心而綱紀未備法度未詳欲天下歸於平治亦不能矣況不及堯舜者乎

[附解]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程氏復心曰人聲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徵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清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毫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蒙引六律六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

不能正夫音之徵是宮也徵也必以黃鍾林鍾之律而後正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以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是商也羽也角也必以太簇南呂姑洗之律而後正焉由一鈞以往旋相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始可得而正焉○三分損益者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鍾之數八十一為宮三分其數得二十七者凡三損去一分二十七數得五十四合為下生林鍾為徵三分林鍾五十四數得一十有八者凡三又益一分一十八數得七十二數合為上生太簇為商三分太簇七十二數得二十四者凡三損去一分二十四數得四十八數合為下生南呂為羽三分南呂四十八數得十六者凡三而益一分十六數得六十四數合為上生姑洗為角姑洗六十四數三分之得二十一者凡三而零一數其一數每三分之竟零一數而分不盡數不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者○隔八相生如子為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為林鍾之徵也旋相為宮謂每律皆可以起宮也○此道字指仁心○說統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

即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
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
【附考】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呂統氣
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
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
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
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
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
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
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

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
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
治梁武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
之道故也

【本義】堯舜惟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垂於後世今之為
君者亦有愛民之念發於中愛民之名聞於外似亦可以致
治矣然而當時之民不沾其實惠傳之後世亦不可以為
法者豈其心不若堯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故也
【附解】存疑法於後世者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
垂訓於來世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如此○少墟馮氏
曰孟子所謂先王非專指古之先王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
王但求其可法者而已即文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
○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
本也今日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
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以
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
制民之產六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
○存疑此節是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証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
天下之意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
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
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正謂此也

【本義】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可見心為出
治之本政為致治之法故曰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

慈祥愷悌之蘊何從運用不足以為政也猶之徒有仁政而
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祇為文具不能以自行也
故治天下者有仁心以為治本尤有仁
政以為治法而後堯舜之治可庶幾矣
【附解】存疑此承上文而結其意兩
句或是古諺引之重在上一句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
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本義】徒善既不足以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假樂
之詩有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言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
能無錯悞疏失皆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
中正不偏纖悉具備若能以先王之法為準自然有所持循
而不至於錯悞有所考據而不致於疏失矣乃猶愆過遺
忘而不能平治天下者決無是理也人亦何為而不遵哉

附解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〇存疑遵先王之法而過此過字與上過字不同不能平治天下乃過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旣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本義吾謂先王之法後世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嘗竭其目力以辨方

員平直之則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有時而窮故制之規矩以爲方員制之準繩以爲平直使天下後世凡有造作者皆據之以爲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賴之是聖人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既嘗竭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理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耳力有時而窮故制之爲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後世欲審音者皆據之以考驗而辨音節奏世世傳之是聖人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欲爲民生造命凡遂生復性固已竭盡心思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仁亦有時而窮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繼之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設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寄而不匱而天下後世無有不被其仁者矣

附解慶源輔氏曰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〇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〇蒙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〇存疑蒙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讀截以爲方員平直偏下文讀依思見準繩下用句以字文勢未斷況上曰既竭目力下只曰繼之以規矩準繩上曰既竭耳力下只曰繼之以六律任意亦未完以爲方員平直正五音只當連上文讀爲是〇蒙引大言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本義聖人法度之盡善無弊如此此正爲治者所當因也故曰爲高者必因邱陵以邱陵之勢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

也爲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爲之則簡而有功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效今先王之道就如邱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是舍邱陵以爲高舍川澤以爲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豈可謂之智乎

附解困勉錄不因先王之道須兼過不及兩邊說〇異註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智焉得爲智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本義爲政必因先王是以天下人君惟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而爲仁者則澤及生民法垂後世而無慚於元后父母

之責其在高位宜也若不仁而在高位必且縱情肆欲破壞先王之法而無所顧忌是播其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

[附錄]說統是以二字領上遵先王來說宜在高位有臣民胥被其化意惡對善言卽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爲不仁卽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大全]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蓋人君者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人君不以道理揆度事物則下面爲臣者亦法度紊亂無所遵守也凡物必用之而後信若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有然不用自玩視而朝不信道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不守自玩視而工不信度夫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爲泛常肆意妄行而干犯名義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爲泛常作奸作慝而下犯刑憲是皆相因之勢而其本則在於上之不仁以播於衆如此此其國必亡而不亡者亦幸僥倖苟免而已

[翼解]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蒙引]上無道揆以法制而言下無法守以守法而言○下無法守非果無法也只是法爲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也○上無道揆

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衆朝綱皆不正矣变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俱無定準矣漸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說統]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敎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蒙引]不仁之禍如此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競却於根本無傷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却於元氣不損非國之害也惟是道揆不立於上而不知有禮則敎化不行於下而不知有學由是無良之賊民起於其閒肆爲邪說暴行敗紀亂常而國之喪亡無日矣其爲災害顧不大哉然則爲君者當鑒不仁之禍而取法先王之仁政矣

[翼解][蒙引]賊民猶云奸民不必說賊民者興正是陳涉吳廣黃巢朱温楊么李全之徒○[說統]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國富強故言此以破之上無禮應上無道揆句下無學應下無法守工不信度句賊民興應上犯刑句喪無日矣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大全]然不特爲君者當以此自責卽臣亦當以此自任而輔其君也大雅板之詩有曰上天方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

泄然怠緩悅從而無所救正也詩戒同列如此

〔附錄〕異註泄泄註云怠緩悅從又云不急收止之急字反怠緩故正反悅從然直至事君無義方可發透○張侗初曰怠緩而不與切悅從而不敢直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大全〕夫詩所謂泄泄者卽俗語所謂沓沓也詞異旨同古今所共譏也

〔附解〕異註泄泄猶沓沓也不徙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悅事之罪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存疑〕猶沓沓之實何如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今以逢迎爲悅不以匡弼爲忠是無義矣進退有當循之禮今進不能陳力就列而又不能止是無禮矣至其所謀畫皆出於世俗功利之私而於先王之道則詆毀以爲不可行全是因循容悅無體國盡忠之誠此詩所謂泄泄而吾所謂猶沓沓也

〔附解〕蒙引進退無禮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爲重雖不當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退卽進以禮退以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望其能正君哉○〔困勉錄〕上泄泄猶沓沓只因俗語以互證其義下猶沓沓也乃指此等人所爲之實如此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衍義〕泄泄沓沓如此君何用是臣爲乎故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爲堯舜之君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也謂之恭開陳善道言如何而爲仁心如何而爲仁政使其君曉然知善道之所在而有以閉其邪心唯恐其所行不仁而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是以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容悅事其君也謂之敬若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是害其君之甚矣非賊而何然則爲臣者其可不以正君爲己責乎臣能正其君君能信其臣尚何患先王之政有不行而天下有不被其澤者哉

〔[illegible]〕說統先王之道原非難事此曰難者對世主言之○〔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潤大敬意思較細客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卽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扞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得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總旨〕困勉錄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蒙註〕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人君當鑒幽厲而人臣可知○〔達說〕通章雖遞說下總只歸到法堯舜上或以爲堯舜不可不法幽厲不可不鑒則

平昏而非吉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本義 孟子曰天下事物皆有中正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欲爲員必用規欲爲方必用矩是規矩乃方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人皆有之但衆人有之而不能由賢人由之而不能盡惟聖人生知安行察之極精行之極當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

附解 翼註至字勿作高遠意看只是的確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賊民如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言外便見人當法聖意○存疑聖人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爲君盡君道意。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本義 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如欲爲君而盡乎君之道欲爲臣而盡乎臣之道二者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堯舜之爲君爲臣者道之至也若爲臣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以庸主待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不盡也爲君而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以殘忍害其民賊害其民者也君之道不盡也此爲君臣者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

附解 蒙引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爲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爲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爲君者須盡君道爲臣者須盡臣道爲君爲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進著盡字說方是○雙峯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朱子曰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困勉錄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由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證之此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仁之禍則以禍福成敗之機警人而益見當法堯舜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本義 孔子嘗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由此言觀之堯舜之外別無君臣之道不法堯舜便入於不仁矣豈容中立者哉。

附解 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從之有○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蒙引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云云此是孟子意不是孔子意孔子是泛說今宜依本文先從孔子泛說然後及孟子之意綴之。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厲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

之甚也

本義 為君者至不法堯舜而不仁其禍何可言耶不仁而甚其民甚則身弑而國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亦身危而國削且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定其謚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雖孝子慈孫欲為祖考掩蓋前愆亦有不能更改者矣不仁之禍如此

附解 存疑上仁不仁並言暴其民甚以下又專就不仁者言上是巢理欲之防以曉人下是著從欲之戒以警人○名之曰幽厲通管身弑國亡身危國削○困勉錄名之曰幽厲還是泛說○雙峯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本義 然則生其後者可不知所鑒耶詩云殷之鑒戒不遠即在夏后之世此正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夫鑒幽厲之不仁以法堯舜之仁乃克盡君道也哉

附解 困勉錄本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說約按詩朱註湯為厲王作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則云殷鑒實謂周鑒也正欲厲王鑒紂耳不然況引一詩而云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便無謂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本義 孟子曰吾嘗歷觀三代其始之得天下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後之失天下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蓋得失之關於仁不仁如此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不但天下也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其以仁以不仁亦然

附解 蒙引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未至於亡○存疑國之所以廢興存亡亦然雖止言國大夫士庶人都該了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本義 是則不仁亦何在而可也如天子有四海者也不仁則億兆離心四海不能保矣諸侯有社稷者也不仁則身危國削社稷不能保矣卿大夫有宗廟者也不仁則覆宗滅祀宗廟不能保矣士庶人有四體者也不仁則身罹刑憲四體不能保矣不仁之禍如此

附解 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本義 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甚可惡而所以死亡則由於不仁今惡死亡而乃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雖欲免於死亡豈可得哉如惡之莫若為仁矣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總旨 迸說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爲治效未臻徒責望
於人者發○因勉錄上章專爲不仁者發此章則爲略能爲
仁者發所謂
相亦者如此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
此

發揮 孟子曰御人之道在於盡己如仁者切於愛人人之被
其恩澤者宜親而附之也其或人不我親必我仁有未至耳
則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焉智者明於治人
人之受其約束者宜順其治也其或人不我治必吾智有未
及耳則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不明處無不當焉有禮者敬
人人之被其交接者宜報而答之也其或人不我答必吾敬

有未盡耳則當自反其敬
務外致其恭內積其誠焉

附解 存疑立紀綱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人就吾條理治人
也若夫治人而人不治必是智識未到凡紀綱政事所以治
人者猶有未合天理當
人心處也故必反其智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
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
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本義 不特此也凡處事應物之間所行之事或有不能盡得
所欲者皆反求諸己必有事盡善而後已則一身之中視聽
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天下
皆敬信而歸服之矣豈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

附解 雙峯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
反諸己添個皆字○蒙引天下字說得廣○說統此亦不重
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
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本義 大雅之詩有云人能常常思念合乎天理則天心佑助
多福自臻此福是自己求之非倖致者其仰身正而天下歸
之之謂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
責人欲天下歸心其可得哉

附解 雙峯饒氏曰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求是無間
斷之意○蒙引此命字以理言輔氏曰爲治本乎自反多福
本乎自求亦太拙捏蓋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
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詠贊之耳○說叢此重永言不重
自求蓋反求之心
無期效之心故也

人有恒言章

總旨 翼註通章總是迭推其本不重序意本一而已矣大學
所謂脩身爲本是也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
一本
字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
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

發揮 孟子曰天下之理常寓於恒言不可不察也人有恒言
皆曰天下國家然人雖常言之未必知其有序也吾嘗因其

言而推之其言天下而即繼以國者蓋遠由於近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即繼以家者蓋外由於內國之本在家也至於家之本又在於身蓋一身之衆動又遠近內外之所觀型也能脩其身則家國天下可次第舉矣

【附解】到上玉曰恆言是常言不是恆人之言○雙峯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家引家之本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末句○謂兩箇推言之不同前一箇推言只謂天下之本在國二句後一箇推言則通指此章連家之本在身也

為政不難章

【總旨】淺說全章在為政不難一句截下面不得罪於巨室直到溢乎四海正言其所以不難處或要於不得罪於巨室處一截則所以不難處已說盡了到章末便無收繳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

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旣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旣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旣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本義】孟子曰人君欲為政於天下此固事之至大者然以我觀之自不難也何則為政固不假於勢力唯在於反已正身而不得罪於巨室耳旣不得罪於巨室則巨室皆心悅誠服而慕之矣巨室者人情之所瞻嚮也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皆心悅誠服而慕之一國之所慕則天下之人皆心悅誠服而慕之由是德教之所施沛然洋溢乎四海而無遠弗屆矣孰有阻之者哉為政又何難也人君反躬以求之可矣

【附解】雙峯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新安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陳伯玉曰德教便是政沛然正是不難處

天下有道章

【總旨】淺說此章勉當時諸侯脩德以自強意○說統通章重同天不重順天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本義】孟子曰嘗觀天下有道人皆脩德而位與德稱諸侯德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賢役人者不恃勢而自尊役於人者不畏勢而自服此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脩德但以力相尚諸侯罔之

小者見役於諸侯國之大者諸侯力之弱者見役於諸侯力之强者小不敢以敵大弱不敢以敵强此尚力之時然也夫天下有道德不及人而爲人所役天下無道力不及人而爲人所役斯二者皆理勢之當然天之所在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乃爲順天順天者必能長存矣否則逆天逆天者豈有不亡乎

【備解】翼註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以土地言强弱以甲兵言○役如朝會征伐聽其政令是也○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强弱通指諸侯說○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翼註順天逆天重在小德小賢與小者弱者一邊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纂義】昔齊景公有言曰凡人旣不能昌大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人睽絶而失其和好也於是涕出而以其女出嫁於吳此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

【附解】困勉錄出令受命絶物俱切邦交上說○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卽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爲是與言徒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强之事其萎靡自棄之罪未暇議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大全】今也小國不自脩德皆若師大國般樂怠敖之爲而獨恥受大國之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欲不爲之役其可得乎

【纂義】蒙引先師不是已亡之稱卽先生先輩之先○說統此不是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無益耳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衆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大全】誠如恥之則莫若反其師大國者而師文王以脩其德師文王以脩其德則德至可以回天將見國大者所乘之勢稍易大約不過五年國小者所乘之勢稍難亦大約不過七年必然人心奮國勢振而小可大弱可强大國反爲吾役以爲政於天下矣何有受命之恥哉

【附解】說統潑發世主處只在如恥之三字○翼註拘文王且處仁字在下節○備旨師是小國師大國乃含下五年七年適是言其速也○存疑引齊景公順天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逆天事也如恥之節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必當有以回天耳○慶源輔氏曰註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旣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

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本義】吾謂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者。豈無據而言之。大雅文王之詩有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上帝旣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雖於我周臣服矣所以然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也天命旣已歸周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焉孔子讀此詩而歎之曰商之孫子何其衆也文王能行仁政雖有衆不能當之蓋歸于其爲衆矣夫使爲國君者有能以懷保惠鮮之心行其慕救民之事念念都在於仁則惠澤旁敷風聲遠播天下之民皆視之如父母戴之爲元后豈有强大之國豈能抗之爲敵哉

【講解】存是仁不可爲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言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放開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通作孔子之言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本義】觀文王之事孔子之言則知國君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諸侯恥爲大國所役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桑柔之詩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盡人以俟天勉爲賢德而可矣

【講解】觀過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且略虛引詩乃見不能無敵○說統引詩只重誰能二字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說統】說統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他受言聽諫意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本義】孟子曰有國家者莫貴於聽言若不仁之人私欲蔽障喪失本心而可與之言哉但見其顛倒迷亂不知危險之可

長而反排之以爲妖不知當苦之可戚而反悲之以爲仇不
知滅亡之可憂而反樂然處之以爲樂雖告以忠言必不見
信有卒至敗亡已耳其不可與言者如此使不仁而可
與言則畝惜有機危亡尚可挽回又何亡國敗家之有
附解 存甚猶深於危亡深於猶危險道也將近猶也猶患告
也猶未亡也○蒙引此是三件饒氏曰要看樂其所以亡一
句大段未是朱子
未嘗特解此句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承接 夫不仁之人其致敗亡非諉命於天即歸罪於人而不
知皆由於自致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昔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之足孺子無心而寄誄如此

附解 翼註 孺子之歌全是無心不可一涉有心語○翼
中江曰玩可以二字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淸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
可見

本義 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小子聽之此孺子之歌有至
理也均此水耳均此濯耳惟其淸斯以之濯纓惟其濁斯以
之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爲皆水
之淸濁自取之也小子可不知乎

附解 徐徽弦曰孺子只言淸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
我足兩箇斯字便生許多見解這斯字從上可以字生來自
取字又從斯字生來○翼註
自取之也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

所謂自取之者

本義 由孔子之言觀之天下之事孰不由於自取乎如人之
一身乎日不能脩身而自侮焉然後人從而侮之是侮雖在
人而實我自取其侮也一家之中乎日不能齊家而自毀焉
然後人從而毀之是毀雖在人而實我自取其毀也一國之
中乎日人行政者失其道而自可伐焉然後人從而伐之是伐
雖在人而實我自取其伐也可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孔子
所謂自取
者蓋如此

附解 雙峯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翼註
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蒙
引此以下孟
子之言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辨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
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承接 商書太甲之篇有曰天降之孽雖似難逃然人能修德
回天猶有可避者若孽是自作災殃立至豈有存活之理乎
此即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思自取之義而
戒自作之孽則必能堪語忠告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講說 統說此兩節總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
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日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見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附論 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毆民
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之建武此章先以敵動之辭感發
當時諸侯之爲仁故首章全在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五句
上前三節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
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本義 孟子曰天下之得失多故當審其致之之本彼桀紂之有天下而失之也由於百姓離散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由於人情怨怒失其心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得其民斯有人有土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斯近悅遠

來得其民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道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民心有所惡皆勿以施之我有愛民之實心實政則民得遂其生而樂歸於我矣得心之道不過如是爾也而得民得天下不外是矣

附解 翼註失天下邊輕引起得天下○南軒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凡含從遂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爲得也○困勉錄聚欲勿施惡即仁也王道也須說得醇細勿似專爲得民心而設同於伯主固結民心之術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本義 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謂仁也由是民之求遂所欲求免所惡者皆[illegible]歸向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一般蓋水性本自趨下獸性本自放逸莫之能遏其勢然也

附解 說統此下三節相連存住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敺而況又有不仁爲之敺者其歸豈不益速耶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本義 夫民歸仁之切如此而况有不仁者之迫其後乎故魚本欲淵以畏獺之故益避而趨於淵是爲淵敺魚者獺也爵本欲叢以畏鸇之故益避而趨於叢是爲叢敺爵者鸇也民本欲湯武以畏桀紂之故益避而趨於湯武是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甚矣仁之勝不仁也

附解 蒙引此以上皆泛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本義 今天下特無好仁之君耳設使諸侯之中有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好仁者則諸侯之不仁皆爲之敺民而歸之矣民歸則得天下而王矣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附解 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爲已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

迫而又終不可得矣

【本義】好仁固能致王但今之欲王者平日當爲虐政積患已深須是及早悔悟汲汲舉行仁政以愛養生民然後人心可收王業可致猶七年之病其病根深矣在乎急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三年之艾既不畜之於平日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苟不及時畜之則終身不得而不免於死亡矣然則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苟今日不志於仁則民心日離國勢日促終身惟有憂辱相尋以陷於死亡而已豈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

【通解】說統此言病日已深當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若當急於求仁下四句只反言以見畜之不可不早耳○參九我曰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專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民有欲惡決然處置停妥匹夫匹婦一或失所不肯放手即此便有致王之理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本義】桑柔之詩有云其何能以自善乎惟相與及於陷溺而已此即不志仁而陷於死亡之謂也有國家者誠能蚤往日之患圖將來之善則可以得民而得天下矣豈特免於憂辱已哉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總旨】因饒錄此章重二自字總言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是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

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本義】孟子曰人性本善皆當自勉以求盡其道焉乃世有一等自家暴害自家者不可與有言以相爲棐示也有一等自家棄絕自家者不可與有爲以相爲磨勵也如禮義至美乃不知其爲美而言則非毀之則雖與之言彼必乖戾而拒之以不信所謂自暴如此也仁義在身乃謂吾身不能居之由之則雖與之爲彼必因循而絕之以不行所謂自棄如此也此其所以不可與有言有爲也

【附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蒙引】自暴自棄兼氣習言○【達說】不可與有言有爲此二句是絕之之詞非斷之之詞○【翼註】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二字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本義】彼自暴自棄之絕於仁義者豈知仁與義固甚切於人者乎仁爲天理之公處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傾危是人生至安穩之宅也義爲天理之宜履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邪曲是人生至正之路也

【附解】達說仁人之安宅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上孟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安宅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瞻之合之皆所以爲可哀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本義】夫安宅正路本吾所固有人當終身居之由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雖有安宅曠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弗由顚倒錯亂至此豈不可哀之甚哉

【删補】或問曠其安宅則必放辟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蒙引曠安宅而弗居云云兼自暴自棄說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總旨】說統此爲人之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即體道之工夫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本義】孟子曰今夫道之謂道道爲吾之所固有本在爾也乃以爾者爲不足求而求諸遠行道之謂事事爲吾之所能行本在易也乃以易者爲不足求而求諸難則人之過也不知道不外乎親長之間而親之長之即其事也但人人有親人人親其親人人有長人人長其長則家皆孝弟俗皆仁義而天下治平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

【附錄】蒙引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存疑本文道在爾而求諸遠兩句是虛說註親長在人爲甚爾至反失之數句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事○說統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總旨】說統此章以誠身爲主明善是誠身內事首節見動物必本於身之能誠下二節是原其身之當誠而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講義】孟子曰君子以一人之身事上使下交友事親皆當於根本切要處求之且如居下位而欲治其民其道在於獲上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須信友信服方可受知於君上若不信於友則名聲不顯上何由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必須大節無虧方可取信於友若事親弗悅則素行不予人何由信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必出於誠身乃可若反身未能眞實無妄則雖勞養備至不悅於親矣夫由獲上信友悅親推之而推在誠身則誠身要矣然誠身有道又在於明善必眞知善之可爲然後念念無一毫自欺之意若察識之功未至

則爲善之心不實身便不誠矣推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爲實孝交友爲實信事君爲實忠治民爲實政一誠立而萬善從之矣

備解 或問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諂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眞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親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都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說統誠身局在悅親是步步遞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本義 夫身之所以當誠何也以此理之在我者本無不實乃天命之初所賦於我天道之本然也但在天固無不誠之理而在人容有不誠之心則用擇執工夫以復其誠者乃人道之當然也此誠身之功不可不勉也

備解 存疑誠者天之道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之爲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雲峯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卽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爲先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爲先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本義 果能自思誠之功以至於念念皆誠是謂至誠誠到至處自能動物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而猶有不動者決未之有也若不誠則未有能動物者也人可不思誠哉

備解 蒙引此至誠是由思誠而至於誠者也誠能動物卽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一理也所動卽親友君民也○存疑此條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困勉錄末節回是說驗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責成於人之意是其不容自已也

伯夷辟紂章

備旨 說統此章不爲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節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本義 孟子曰今天下莫能定於一者只所行不得其政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痡四海播棄老成伯夷辟紂之亂隱居北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於是奮然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太公辟紂之亂隱居東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於是奮然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

[illegible]號其[illegible]矣

[典] [illegible]呂尚[illegible]翁[illegible]爲伯夷

[釋]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旣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本義] 夫伯夷太公皆非如常人年老而已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有以係天下之望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慕政來歸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已歸爲其子者焉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故二老歸而天下無不歸心矣

[附錄] 雙峯饒氏曰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與注齒德不卑說齒者凡老之所同德者二老之所獨○既曰天下之大老又曰天下之父以父字代大老字爲下係人望張本也○其子焉往是以二老有以係天下之望而爲天下向背之所係也○天下之大老一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爲政於天下處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本義] 文王能行王政而得天下之歸如此當今諸侯有能以文王之所以治岐者治國凡田里樹畜之教庠序孝弟之養悉舉而行之則人心所歸天命自歸不論國之強弱大約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而爲政於天下矣有同王之志者何憚而不師文王耶

[附錄] 與註行文王之政泛說包養老在內

求也爲季氏宰章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節旨] 與此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二節節節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下節節節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其戰之刑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爲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本義] 孟子曰昔冉求爲季氏宰無能匡正其惡德反爲之設法催科而所賦之粟倍於他日孔子曰求之黨惡害民如此非我徒也爾小子鳴鼓以聲其罪而責之可也

[辨解] 說約 孔子之言不重只引起下節耳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

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由孔子責求之言觀之、可見君不行仁政、而爲臣者又爲之聚斂以富之、皆名教之罪人、而見絕於孔子者也。夫富國者奪民之財、未至傷民之命、孔子猶惡之、見於爲君強戰者乎。欲強戰者、爭地以戰、則必求得其地、而殺人之多、至於盈野、爭城以戰、則必求得其城、而殺人之多、至於盈城、夫爲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蒙引】率土地、率字。與率獸之率同、小註術由之說、非也。○慶源輔氏曰、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

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強戰之罪如此、固罪定刑、可知所不赦矣、故善戰者當服最上極刑、以正其賊君殘民之罪、至於縱橫游說、連結諸侯、使天下兵連禍結者、即次之、闢草萊、竭盡地力、使天下民窮財盡者、又即次之、有王者起、按法以誅、所必然者、乃今之諸侯、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又何怪禍亂相尋而不已也

【】蒙引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問如[illegible]力不過亦殺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illegible]子曰、只爲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爲己物耳、皆爲君聚斂之徒也、所謂闢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illegible]此章重在土地而食人肉上、故以善戰爲上刑、連結諸侯只說諸侯使相結約、如蘇秦說六國合從以擯秦之類是也、連結諸侯亦同歸於戰、但不身親戰伐之事、故較之善戰爲次、辟草萊任土地、是專主於富國、上則壞先王之良法美意、下則斂民之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大、然其之目下使人肝腦塗地者未免有間、故亦次於上刑

存乎人者章

【】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蒙引此章重在眸子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

而昏。

【】孟子曰、存乎人之一身者、五官百體皆具矣、而其最良者莫如眸子、蓋人之善惡生於心、心之精神見於目、意念一起、即形於瞻視、故眸子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胸中所存者正、則安裕完固、其神之見於眸子者、必精聚而明白焉、若是胸中所存者不正、則驚惕掩覆、其神之見於眸子者、必渙散而昏暗焉、不能掩其惡如此、此其所以良也

【】蒙引存乎人、何只就人之一身言、蓋耳目最好、觀人說未免得下地步、【註】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尤應上不能掩其惡。○存疑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良處、胸中正一句、正不能掩其惡也、下遂承言眸子不能掩其惡。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蒙引]然則觀人者豈可徒信其言而已乎必並其言以審其
言之邪正又必觀其眸子以驗其目之明昧則不出乎容貌
辭氣之間而君子小人已可得其槩矣人即欲陸匿其
情恐能掩於言而不能掩於眸子亦安得而終匿哉
[附解][說統]玩本文也字曰叙則聽言只帶說如云以言
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廋哉非說人不能掩
飾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飾了○翼註人
焉廋哉廋字重不著一飾世無自匿其善之理

恭者不侮人章

[說約]說統此是孟子因世上
浮慕恭儉故借其名以誚之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
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大全]孟子曰人君美德莫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僞爲蓋實
是恭者心存敬謙必不慢視臣下而有所玩侮實是儉者志
在節約必不濫用民財而有所侵奪是不侮不奪乃恭儉之
實也今之人君皆知恭儉之爲美但其平日所行皆侮人奪
人之事夫侮人之君自恃尊貴其心必驕只要人非禮奉承
順着他侮做奪人之君惟務貪得其心必侈只要人曲意逢
迎順着他兼幷惟恐人不順已不能快其侮奪之心焉惡有
侮人奪人而得謂之恭儉者乎是可見實心謙讓然後謂之
恭實心撙節然後謂之儉若只在聲音笑貌之間則不
過粉飾僞爲而已恭儉美德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精解]翼註不侮人如禮賢下士及匹夫勝予之類不奪人在
貢賦上若多或慨取民亦得○惟恐不順只是侮奪之甚
不是欲掩侮奪之迹○聲音是僞爲恭儉之音笑貌是僞爲
恭儉之態○蒙引胡氏曰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不侮不
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爲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
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徒爲僞耳天理
人欲之分誠實虛僞之判也
其亦循天理而遏人欲與

淳于髡曰章

[總旨]翼註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
重道字○困勉錄此章權字只下一經字存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
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
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本義]淳于髡因孟子不見諸侯故設辭以諷曰吾聞男與女
授受不親乎者果古之禮歟孟子曰此遠嫌別微之禮也髡

曰設使嫂或溺水生死之際事在倉卒爲之叔者則親援之
以手乎抑拘授受之禮而不援也孟子曰嫂叔至親溺水大
變於此不救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之類也夫天下事有常變
君子處事有經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所以守其常也嫂溺
援之以手權也所以濟其變也若但知
有禮而不知有權豈識時通變者哉
[附解]說統髡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爲下諷言張本
○蒙引禮是常行之道權是通變時所當行之道○朱子曰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
等處皆須以權稱之
[補考]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
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
正道也

[本義]覺問行權之論因問曰今夫子之言援溺則當從權
以救之今天下生民憔悴如溺於水矣夫子乃不從權以援
之何也毋亦守
常而不達變乎
[翼註]夫子之不援乃若多云溺其不迫時援
看註枉道求合四字最開活不專是徒見溺援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
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
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
徒爲失已

[本義]孟子曰援嫂之溺與援天下之溺其其不同孟古人所
以救世以有道也非如救嫂徒以手也道必自重然後可以

濟人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求合則已先失其援之之
具矣天下非一手可援子乃欲我徒手以援天下乎子不知
守道又何可
言行權也

[翼註]天下溺二句重上句猶道字不外仁義○[困勉錄]
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道只須
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已爲道援嫂者以手援爲道
如是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
下乎○[說統]手援是影語非實語○[存疑]孟子所謂權在道
之內是所謂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於是因而
通之而初不少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事處其
常道不可行遂廢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

君子之不教子章

[?]說引此章爲常人之父子言若父子俱賢則不須易而
光不易者其經而易者其權也據王氏註及尚氏陳氏之
說則子不肖雖不可責善亦須教之是不責善而易子
教者亦謹而戒之者又權也是皆補孟子言外意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本義]公孫丑問曰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
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
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
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本義]孟子曰父之於子非不當親教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
行故也蓋父欲親教則必於立身行已之間皆教以正道若
教之以正而子或不率從則有以拂其教之之意而父必繼
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子
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
之身未必盡出於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後言則是子又傷其
父也父子相傷則害天性之恩
而陷於惡矣如之何其可行耶

[翼註]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
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本義]夫親教則勢有所不行不教則情有所不忍古人有見
於此故已有子也必易他人而教之是以教行而恩全也

[翼註]易子而教只重以已
子而教之於人不必泥相易意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大全】所以然者謂何蓋責善乃朋友之道父子之間責以恩相浹不相責善責善則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家庭之內以和順爲祥乖離則不祥莫大焉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敎也

【翼註】責善即敎以正也離即相夷也不祥即惡也然上節純反說此節重首句正論其理上下二句帶看○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

事孰爲大章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爲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爲養親之大○【存疑】有來此章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爲事親之本爾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爲事親之則是皆爲事親而發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大全】孟子曰凡人有所敬承而不敢違謂之事事孰爲大事親爲大蓋聚百順以奉一人非細故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謂之守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蓋合萬善以歸一己此宏綱也夫親者身之自出身者親之所生則事親尤資於守身也誠能只道自守不失其身則全受全歸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若失其身不守則虧體辱親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者可不自守身始乎

【附考】翼註事守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不失其身先足爲親之榮而親心悅矣又加奉養子道斯盡一失其身則先足以爲親之辱而親心不慊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以親心立說與下養志相關○新安陳氏曰初言事親爲大守身爲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爲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蒙引註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大全】事親何以爲大也事君事長何者不謂之事然非事之本也惟能事其親則移以事君可以作忠移以事長可以昭順皆事親爲之端也非事之本而何守身何以爲大也守國守官何者不謂之守然非守之本也惟能守其身則以守家國而齊治之效成以守天下而均平之化應皆守身爲之始也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也

【附錄】翼註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

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親身爲事守之大如此則守身以事親之道當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曾子養其親曾晳每食必有酒肉及將徹必請命於父以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有餘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晳死曾元養曾子每食亦必有酒肉及將徹則不請父所與設親問有餘則曰亡矣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以與人也此所謂甘旨爲供將以養親之口體者也若曾子必請所與以迎親志於未形之先又必應曰有以承親志於已形之後此可謂能養其志而不忍傷者也

蓋引曾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體以形養志既會元意不悖○作養志要不專在於飲食凡體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耳○試謂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體之親志既形而曲以體之○饒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恩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也當其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體於無聲觀於無形然後爲之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則已不可先於其志以拂其意之欲雖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所樂乎○蒙引曾子養曾晳一條其言特作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不可若守身說蓋事親之本其能守身此義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復贅矣於下言事親孝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夫養志則其精神意念常與親志流通其至微也而惟曾子爲能之然則凡事親者必如曾子之養志方可稱孝也人可不知所法乎

程子說可也許之辭

淺說可也意在言外

人不足與適也章

蓋統此章論相臣當從第一義做起人道政閒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要看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觀下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承說】孟子曰今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爲急忠智之上見人君於此二者一有過失即從而適之間之亦是也而抑知人不足與適也間之亦是也抑知政不足間也蓋人君用人行政之非其原皆由於其心之非也惟盛德大人己無不正其事君也至誠以感乎之納牖以開導之使君之非心潛消默沮而不自知以歸於仁義之正君心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用人行政皆得宜而莫不義君心仁義而正則用人行政皆莫不盡仁盡義而歸於正大人一以仁義正其君則人得而天下治政修而天下和而國自無不定矣何勞屑屑然事事而更之人人而去之哉

【附解】存疑人所以不足與適政所以不足與間以本原都在心上本原不正末流能正得幾多故不若姑置末流只就本原上理會格君心之非正在本原上理會而非有大人之德亦莫之能也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者也莫不仁莫不義指用人行政說正只是仁義○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的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於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禮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困勉錄一正君專承上君正說而國定矣則承上莫不正而推開說

有不虞之譽章

【總旨】存疑孟子說此兩句是欲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槩信之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承說】孟子曰人之是非固出於衆論然毀譽之言亦有不可憑者如有善於己人從而譽之此其常也乃有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是爲不虞之譽有不善於己人從而毀之此其常也乃有期爲完人而不免試毀是爲求全之毀然則脩己者但當自盡而觀人者不可不務責實也

【附解】說叢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翼註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

人之易其言也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爲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何必待責而始悔耶一說謂爲喜其無責者發蓋彼方以無責爲得計而洮知其大不幸也一說謂爲惡人之責者發後二說只可作餘意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本義】孟子曰人之言論乃一身之樞機最所當慎者也然有出言輕易失口於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爲論斷遂至僨事失人與戎召辱者此是爲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如以失言之故見責於人則必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至易言若此哉

附解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總論說統此不是論人爲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本義孟子曰人之爲學莫貴於自脩莫病於自足人而爲人師此以其有餘而及人也若少有所得便侈然好爲人師則自足之念勝必不能虛以受益而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

附解雲峯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爲泛然之衆人而言也○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爲人師而人

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爲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尤西川曰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總論蒙引此章孟子之意只是責其見遲而實則非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特未發耳故曰姑以此責之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本義孟子弟子樂正子偶從齊之嬖臣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本義時孟子在齊樂正子來見孟子因責之曰吾以子來齊不我見也今亦來見我乎正子不知而驚問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詰之曰子來齊幾日矣對曰昔者蓋明其未久也孟子姑責之曰既是昔者其來已久矣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自解曰舍館未定故也又姑責之曰子曾聞爲弟子者來自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來見長者乎是何於舍館急而於長者緩乎

附解說統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爲而來意○子聞之也至長者乎作一句讀言急於求安緩於求道○翼

註失身之罪最大註乃云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何也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早見之罪更大於失身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本義樂正子爽然自失曰克來見之遲誠有罪矣其勇於受責如此

附解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總論南軒張氏曰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己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本義 孟子因正子猶未悟從子敖之非乃明責之曰君子貴乎守身重道子之從於子敖來何所資益蓋徒以餔啜計也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而以餔啜之故妄從人也豈非所見者小而所失者大乎子滋罪矣

備解 翼註餔啜指道路所需言○趙氏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也

不孝有三章

總旨 翼註此章專爲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爲証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本義 孟子曰於禮凡人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是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一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然就三者較之不義其親者止於不能成親不爲祿仕者止於不能養親若無後則父母之宗祀無主矣其爲不孝孰大於是

備解 蒙引不孝有三皆是正路上差了腳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從陷親不義則不孝矣自重難進敬身爲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不急於娶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本義 知無後爲不孝之大則可以觀舜孝矣舜當日不告於父母而娶堯之二女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爲無後也蓋告而後娶禮之經也不告而娶禮之權也君子以爲舜之不告猶夫告也同歸於孝而已

備解 蒙引君子以爲猶告也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爲猶告故曰權不離正

仁之實章

總旨 朱氏公遷曰此章言仁義之實爲道之根本而智禮樂皆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朱子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雲峯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雙峯饒氏曰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閒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其意亦

猶此也

【本義】孟子曰天下之道惟仁與義而已故仁之為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是愛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事親能事親則仁民愛物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事親為仁之實也義之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然是敬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從兄能從兄則敬長尊賢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從兄為義之實也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矣

【附錄】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今道實字正是名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蒙引往常但以用字對實字看不知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用中之實者則在事親從兄○困勉錄論語孝弟為仁之本仁字與此章仁字俱是偏言之仁然論語總以孝弟屬仁而此則以事親屬仁以從兄屬義者蓋合言之則二者皆是仁分言之則一屬仁一屬義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本義】然無智禮樂又何以全是孝弟哉故智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守之固而不失其初心是也禮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節其過而歸之大中文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樂之實則從容乎孝弟之天無事乎勉強之力而至於樂也樂則生意油然不待擴之而自充矣生則日新月盛雖欲遏之有不能也由是熟而愈熟盛而又盛心與道而相忘身與道而俱化足之蹈之一孝弟之動盪有不知其誰之所為也手之舞之一孝弟之形見有不知其誰之使也其樂之之深也又何如哉盡孝弟而至是固道之大本以立而其用寧有窮乎

【附錄】慶源輔氏曰知保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所蔽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凊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動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蒙引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俗云恰好處○摘訓樂之實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他事與孝弟論實原不曾比到音樂上言樂之別樣事為樂之華樂斯二者為樂之實○李衷一曰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孝弟行來無勉強有自然樂地耳○蒙引惡可已即生生不已也○存疑手舞足蹈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蹈只寫暢快便是○說統生是萌動之意惡可已是充長之意舞蹈不知是形神俱化之意○困勉錄樂則生矣以下數句俱有節次故每句須頂下截玩註自見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

【總旨】翼註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

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本義】孟子曰世人每以勢分而役情聖人恆從性分以立極如天下之大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此以爲君此富貴之極人亦孰不欲之也而乃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之輕而毫不動心也惟舜爲然蓋舜之心但知有親也其心以爲人生而不能曲意承順得親歡心則人道有虧便不可以爲人人子而不能先意承志順親於道則子道有歉便不可以爲子此則兢兢負罪引慝之不暇又何他爲

【附解】困勉錄天下悅而歸本文亦只就勢遇之際說○【說統】有三何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雙峯饒氏曰】順親者子

所爲合乎道父母所爲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此所以爲尤難也○說約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云云○蒙註註曲爲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本義】夫舜之心如此是以孜孜汲汲只要盡事親之道凡所以曲爲承順與所以諭之於道者無毫髮之不盡焉而瞽瞍

至是亦感其誠意而至於喜悅則是有以順乎親矣夫以瞽瞍之頑而底豫於是天下之爲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爲孝天下之爲父者因其子之孝亦皆興於慈而舉天下皆化矣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爲子者定父化爲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爲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爲孝而直合天下後世以爲孝此之謂大孝非舜其孰能之

【附解】蒙註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杜蓋得親之事淺未可以言盡道與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存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上是子孝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裏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舜生於諸馮章

【綱目】朱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敘其相傳之

諸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集義】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嘗考古帝舜其始生於諸馮既而遷於負夏其後卒於鳴條是乃東夷之人也

【附解】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說統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說約通義金氏曰東夷西夷俗言東邊西邊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集義】又嘗考文王其始生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郢是乃西夷之人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本義】大舜與文王由東至西其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自虞至周其世代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可謂久矣宜其所行之道有不同也然舜得志爲天子文得志爲西伯其所以行乎中國者此心此理若合符節何其同也。

【附解】說統後字即去字之意不必泥。○蒙引中國二字集註只訓作天下或謂對東夷西夷說非也。○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蒙引謂符節一物乎分爲二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證曰註曰符節以玉爲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旌節周禮掌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爲之。○存疑不是得志行乎中國同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道便是同也

【附錄】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英飾也蕩竹也以竹爲函加以畫飾而盛其節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本義】由此以推可見前乎千百世之聖人後乎千百世之聖人雖其迹不盡同然其聖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者一也孰有不如舜文之合符節者哉

【附解】說統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人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猶云其軌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若聖人心極協於人之揆度者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存疑得志行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槩說古今聖人或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總旨】此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道理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葢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爾然恭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本義】言子產聽鄭國之政則可以無不爲也顧乃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附解】存疑推事直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本義】孟子即以其一事而譏之曰治貴識體乘輿濟人是行小惠而不知有爲政之道也

【附解】雙峯饒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蒙引惠字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爲政處方是譏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存疑此句是一章大旨下皆明此意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本義】試以王政言之每歲十一月農功甫畢民力可用也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此時已成焉十二月農功俱畢民力可盡用也則輿梁可通車行者又已成焉先事豫圖及時爲備民未有病於徒涉者也

【附解】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困勉錄註云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朱子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憾如此○存疑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及每人而悅之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

【附考】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本義】即不病涉一事推之可見爲政之君子能爲國家體行先王之政正紀綱明法度使細大之務無不平治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出入之際雖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宜然可爲也焉得曲意行私而以所乘之輿人人而濟之乎

【附解】蒙引平字是極其平安之意凡當行當止當中當輕斷停妥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存疑上條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蒙引行辟人可也只出行言是不于國內出行而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

【附考】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閽人主晨昏啓閉闢闢開左右行者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本義 惟不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但當擇其要務其大以盡爲政之道若必欲每人而求其悅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無巳之求其勢亦必於不足矣豈爲政之道哉
附解 蒙引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說統日亦不足即日日悅之亦難周徧之意不是說一日之內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章
總旨 觀此通章重在君之施一邊只是儆人君使厚待其臣若忠臣之自處又當別論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

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
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
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
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
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本義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臣各有當盡道理然下之報上亦視上之所以待何如君之視臣如手足尙之爲用愛之恐傷則臣視君如腹心亦相依爲命而同其休戚矣明良相遇之盛如此不然者君之視臣如犬馬而奔走之豢養之則臣視君如路人而甞日疏矣尙可望其腹心之報乎至若君之臣如土芥踐踏之斬艾之則臣視君如寇讎而避之恐不速矣豈但如國人而巳乎報施之相稱如此王可惕然省矣
附解 蒙註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哭而樂其禍○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爲宣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
甚故以此禮爲問
本義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援禮問曰夫臣於見在之君待之如此若舊君則其恩巳絶而禮尙爲其君有服不知舊君何如視之而其臣斯爲之服矣

附解 困勉錄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指巳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詳頗未合集註葢引以爲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爲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
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
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本義 孟子曰所謂舊君有服者非無謂也臣當在國時有過則諫君必行之有善則言君必聽之由是弊革利興膏澤得下於民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引導之出疆以盡防衛之道又先於所往之國稱道其賢以爲其祿仕之地至去三

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其不復望之意夫既導其出又稱其賢又望其歸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手足之說更而臣亦不忘腹心之報而必爲之服矣

附解 雙峯饒氏曰諫是開其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翼註 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纂 引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此之謂三有禮爲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追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然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本義 今也爲臣者待之則不然其在國也諫則君不行言則君不聽上下不交而經綸莫展膏澤不下於民至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出疆又窮極之於其所往絕其仕進之路方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不復望其歸如此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臣故爲臣者亦以寇讎視之既爲寇讎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

附解 徐儆弦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

無罪而殺士章

總旨 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意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怵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本義 孟子曰君子去就當見幾也如士本無罪而爲君者乘一時之怒而殺之則殺士卽殺大夫之漸也大夫此時宜奉身而去民本無罪而爲君者用一時之法而輕戮之則戮民卽戮士之漸也士此時宜遠徙以避蓋一失此幾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附解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爲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君仁莫不仁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爲先亦大學其幾如此之說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本義 孟子曰君身爲萬化之原如人君處事一出於慈祥而無刻薄是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奉行德意莫敢不興於仁矣人君處事皆歸於正大而無偏陂是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遵守成式莫敢不興於義矣夫一國化爲仁義而其端始於君身爲人上者可不以正身爲本哉

【附解】困勉錄按上章莫不仁義就君心說此章則君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義上民感化說

非禮之禮章

【總旨】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爲上大人對小人言○說統正是可與權處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本義】孟子曰道以至是爲歸學以析非爲要如禮未合於中正即非禮也然其名又喚做禮是爲非禮之禮義未得於變化即非義也然其名又喚做義是爲非義之義徇名執迹人皆爲之惟盛德之大人平日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極純熟則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歷萬變而不膠於其迹豈爲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所以立古今禮義之則也

【講解】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湖南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箇非禮非義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爲者大人却弗爲○翼註時事不分貼禮義所重在察理精上

中也養不中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本爲父兄知敎而子弟不賢因而棄之者說若未嘗知敎與夫敎以難堪反激成其過者此又是一種非此章所指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敎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本義】孟子曰人之氣質不齊中才者少不中才者多如以我之中也而養子弟之不中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涵養使之自至於中而後已以我之才也而養子弟之不才開其昏儆其惰優游漸漬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故人樂有賢父兄之終能成我也若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則嚴加督責以求其速成及見其難成遂舍之而不敎是棄之而已則敎之無方養之無術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相去幾何哉爲父兄者愼不可輕棄其子弟矣

【附錄】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南軒張氏曰養之云者如天地涵育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

薰陶寧有閒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喩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育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徐儆弦曰樂字正從養字來○蒙引註俟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爲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始得

人有不爲也章

【總旨】李厚庵曰此節正意大要是擇之明則守之固守之固則發之果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本義】孟子曰天下之事有當爲者有不當爲者人必能審擇
爲於不當爲者斷然有所不爲也然後於當爲者可以毅然
有爲而遂所生而皆歸
於正矣豈苟爲者哉
【備解】朱子曰横渠先生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
則可以爲義○雙峯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爲惡則必可於爲
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爲先有守而後有爲○達說程註
智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爲意蓋有不爲操守定也是他智
中決擇明乃能
如此故云然

言人之不善章

【蒙引】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也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
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
見矣君子當官而行有奸惡當
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備義】孟子曰人有過失當隱而不宜若聞人不善喜談樂道
攻發陰私不惟非忠厚之道亦取禍之道也其如後患何哉
【備解】程氏復心曰如字訓奈○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
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已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

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蒙引】說就此舉至聖以
示聞尊爲過高者發藥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
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本義】孟子曰聖莫過於仲尼宜其有高世絕俗之行矣然其
生平所爲皆事理之至當本分之當爲者初不求奇取異驚
世駭俗而爲已甚之事也爲已甚則是不知本
分之外而不合乎義理之中矣豈足爲聖人哉
【附解】或問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且
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
曰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能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
而不過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聖人固大則之
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
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爲魯司寇
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弒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
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謂之近似以文其奸此賊仁
義之甚
者也

大人者章

【蒙引】徐儆弦曰此
是大人精義之學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
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
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
人爾

【本義】孟子曰凡人言行但當隨事順應不可先有成心且如
言貴於信使不擇是非而必期於信則拘泥而不通矣行貴
於果使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則固執而不化矣惟大人理
極其精而心無偏主其言也不先期必於信其行也不先期
必於果但惟義之所在耳義所當言則從而言之而自無不
信之言也義所當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與道
爲一不著安排此大人之
言行所以爲天下法也
【附解】說統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
萌將意○蒙引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

於信果孟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總旨 說約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本義 孟子曰大人者盛德大業非人之所能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正以其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赤子之心純是天理自物感之後而純一之心失矣大人內不蔽於私欲外不奪於物誘時時刻刻保此純一無僞之心而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欲爲大人者可勿保全此赤子之心哉

附解 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拗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僞○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爲尤重大耳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本義 孟子曰人子於親生事死葬固無不當自盡然養生子道之常今日不及明日可補尚不足以當大事惟至送死乃事親盡頭處設使一有未至悔將何及此其可以當大事而不可苟者也爲人子者其加必誠必信之道哉

附解 蒙引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暇豫而有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

附考 禮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總旨 蒙引此章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本義 孟子曰義理有無窮之趣爲學有一定之方君子之於學也格物致知必有事焉而不急其功進取力行必循序焉而不躐其等深造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逐眞積力久之餘一旦豁然而貫通向見其萬者今則會而爲一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超然而領悟向見其異者今則合而爲同自然而得之矣已也夫理以强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然而得之則心與理熟爲變不可得而搖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自極其安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惟其居之安則心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竭理本牢固足以取之而不竭資之也自極其深資之不深者則中有不足隨所在未必皆有所值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見事故於外理應於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於自得則其妙有如此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之也

附解 朱子曰道是進爲之方此是道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意言以造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蒙引深造是勿忘以道則有勿助在矣○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也○居安資深逢原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資之深是未務物之故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存疑資之深言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所藉爲倚備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是以備吾應物之用也○只爲吾資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是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illegible]不外乎所資道理在胸中是爲吾資藉應用道便是原及我要應用這道理便在這裏便是逢其原若原是那本來底物逢其原是植者那本來底物○困勉錄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之原未是萬物統體一原之原其所以能左右逢原者則由於統體一原也陳伯玉謂逢原二字不必偏重敬是

博學而詳說之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蒙引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本義 孟子曰天下之理不求之於博則識見不能旁通不反之於約則工夫無所歸宿善爲學者凡天地民物之賾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又於所學之理逐一講究辨晰詳明以說之此豈徒誇多而鬪靡哉蓋正欲融會貫通由支派而窮其本源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而說到吾心至約之地耳使不博則約無所施則博學而詳說之其容已哉

附解 蒙引學兼誦習言說就講明言○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朱子曰博學是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程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摘訓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新安陳氏曰此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

以善服人章

〔總旨〕常引此章蓋爲當時辯論者[illegible]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 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本義〕孟子曰有國者皆當爲善然其善有不同如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者此不是誠心爲善未有能使人心服者也惟是以其所自盡之善養人使人同歸於善此則以曲成爲物爲心以兼善天下爲度然後不必有意服人而自誠服乎天下若天下有不中心誠服而能成王業者未之有也

〔附解〕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說統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也

〔總旨〕說統此章亦有因而發之意

言無實不祥章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本義〕孟子曰人之言無有實不祥者不祥之實惟蔽賢忠良而蔽賢者之言足以當之甚矣蔽賢之爲禍大而罪重也嗚呼言者可不知所遠哉

〔附解〕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娼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爲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徐子曰章

〔總旨〕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爲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覬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共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翼註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爾之下補出人有實行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本義〕徐子問孟子曰嘗聞仲尼每觀於水而數稱之曰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而不覺其屢形於贊歎者不知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本義〕孟子曰子欲知水之可取盍觀所謂原泉乎原泉之勢混混然湧出晝如是夜亦如是無止息也及其遇坎而止則

盈滿於此而後漸進於彼無壅滯也由是進而不已則沛然莫禦必至於四海而歸宿焉此何以能如是也蓋有原之水其蓄聚者深故能常出而不竭其發生者遠故能漸進而不窮有本者固如是也仲尼取之不以是乎

【附解】蒙引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洩露出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好可學者實說至下文苟爲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出○困勉錄不舍晝夜三句以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之有歸分看○新安陳氏曰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本文只是說水註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發規徐子之意而與下節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聲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困勉錄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涸可立待與放乎四海相反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本義】苟爲無本之水而非原泉也當七八月之閒驟然雨集溝澮皆盈旣與不舍漸進者異矣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涸可立而待也又與放乎四海者異矣水之無本者固如此觀於水而君子之爲學可類推矣故人能反身脩德使蓄深而蓄厚然後實大聲宏而名與隨之如道德未無足稱而聲譽反過其實則一時雖能掩飾日久必然敗露君子所以深恥之而必務本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暴得虛聲而不能長久之譬也○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閒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爲學而勉强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總旨】說統歷叙古今道統而先以幾希開端此章語意全要人下存幾希底工夫把舜來做箇存底樣子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

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本義】孟子曰人與禽獸其類固異矣然究其所以異者豈甚遠哉不過於均稟同賦之中惟人得形氣之正此心虛靈而能全其性禽獸得形氣之偏此心蔽塞而不能全其性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在此幾希耳即此幾希所在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庶民惟不知所以異在於幾希也而怠惰放逸以失其所性之全是去其異於禽獸者也則實無以異於禽獸矣君子惟知所以異在於幾希也而戰兢惕厲以全其所受之正是存其異於禽獸者也故不惟異於禽獸而且卓越乎庶民矣

【附解】朱子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

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
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
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
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
不同○蒙引說註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
幾希者其責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存是存其所以異
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飢食
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
字示人以存之之關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蒙
引註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云云正是存之之功
不是存之了
方戰兢惕厲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
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

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
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
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

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本義 指之上言其自然存心而開啓子之統者其舜乎幾希
之理散之為庶物秩之為人倫而貫徹於倫物中者為仁義
舜則生而知之有明於庶物之理而處置極精自察於人倫
之道而經綸各當安而行之其慈祥惻怛從心上發出來隨
所行而無非仁其裁制區畫從心上運出來隨所行而無非
義非以仁義為美而有心以行仁義也此舜所以開萬世心
學之
傳乎

[illegible] 翼註庶物是事物非禽獸草木仁義即貫徹倫物者○
達說倫物者幾希之散見也仁義者幾希之統體也○南軒
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
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蒙引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
言由此而行出來也○宋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
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
則生知安行不
可以先後言也

禹惡旨酒章

[illegible] 說統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通章歷敘群聖事特各舉
其切要者以見其心耳非謂其事盡於此也其中發出憂勤
惕厲存存不已之心來
方見得保全幾希之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illegible] 孟子承上章而言曰繼舜之後者禹也以禹一二事言
之於旨酒則惡焉惟恐欲之或熾也於善言則好焉惟恐理
之或遺也禹之
憂勤惕厲如此

[illegible] 說統虞廷儆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語惡旨酒
遏絕之嚴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延訪之勤是開道心之
[illegible]○蒙引此條
二事所該甚廣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
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illegible] 繼禹之後者湯也以湯一二事言之其行政也惟執其
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不敢不及蓋不欲萬幾之或差

也其用人也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焉蓋念天位艱難
與賢共理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湯之憂勤惕厲如此
附解 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
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若
先執定箇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蒙
引執中以處事言立賢以用人言二句關涉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
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本義 繼禹湯之後者文武也以文王一二事言之其治人也
惠鮮懷保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必欲一民無不得所
而始慰也其脩己也緝熙敬止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而始愜也文王之憂勤惕厲如此

附解 李衷一曰如傷或做如已傷之說看來還是常若有傷
更形容得視民意出○蒙引耕者九一至必先四者是文王

視民如傷處○朱子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
未見之事○望道而未之見與上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
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
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
盛仁之至也

本義 以武王一二事言之邇者易於泄也武王則心思無斁
而不泄如侍御必擇正士戶牖皆有箴銘謹之至也遠者易
於忘也武王則思慮周詳而不忘如建侯樹屏所必飭
燕翼貽謀而亦不忘之類也武王之憂勤惕厲如此

附解 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邇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
略之意○雙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
○存疑以人言者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
陋及親賢之落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
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
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
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
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
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
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
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
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

亦無不盛

本義 承文武者周公也周公之事何如周公則監夏監殷觀
揚文武思兼三代之王以施其四朝所行之事其事或有時
勢殊隔而不合者則仰而思之每至夜以繼日以求必得至
於思極而通幸而得其理之合矣則又即欲見之行事而坐
以待旦焉周公之憂勤惕厲如此夫由三王以至周公事不
一而心則一此幾希之理所以克存而道統所以不墜與

附解 說統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乃一串意○本文四事只指
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蒙引其有不合者正指四事
如禹惡旨酒是時去上古朴略之風猶近而絕之至周公時
人文已盛祭祀賓客安得絕酒是惡旨酒有不合者矣在禹
時所謂善言在周公有行不得者矣在湯時所謂中在周公
時又不爲中矣湯之立賢無方周人大抵親賢並用亦其時
勢有不得不然者時乎當勢也如佚道使民時乎當威也以
生道殺民亦不得拘於文王之視民如傷其[illegible]矣自信
而不疑理果當也決行而無[illegible]亦不必拘於[illegible]而未之見
耳邇者固不宜泄亦有可親者遠者固不宜忘亦有可略者

○陸實甫曰思不是空空懸想便有斟酌變通在內○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未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肇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綸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說統】此章敘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示兒】孟子曰羣聖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事莫著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蓋成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詩作於上及乎王東遷政令不及於諸侯王者之迹熄而雅詩亡矣詩亡則上下陵夷名分倒置而世道之亂人心之變有不可言者孔子憂之然後春秋一書因而作焉於以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

【附辭】翼註迹字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實迹已熄○【四書脉】詩亡乃謂雅詩不復作非前之雅詩亡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王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音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說統】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舊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春秋也蓋是篇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意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說統】然是春秋之作非孔子創之也當時列國皆有史書記事如晉國之乘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名各不同而其爲史一也是春秋原魯史也

【附辭】蒙引本文正義是以檮杌爲凶人非以爲惡獸○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爲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爲王者經世之典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事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示兒】惟春秋同爲列國之史故其所載之事多是齊桓晉文征伐會盟之事其文皆是史官編年紀月之詞其中功罪賞

罰不容假借之大義則未之明言不足以爲勸戒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而裁定之矣蓋當天下之功罪定一王之賞罰收旣喪之權還之天子使王迹雖熄而不熄詩雖亡而不亡其所係豈不大哉孔子之憂勤惕厲如此

【辨解】存疑春秋始終之事皆五霸迭興主之此獨稱桓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淺說其文則史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蒙引竊取者謙詞也不必依蔡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爲竊取○鄒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爲王者之迹而槪爲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寄於伯圖而聖人因定爲筆削

君子之澤章

【總旨】說統此孟子自任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

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本義】孟子曰人之德業在當時而其遺於後世者謂之澤故有位之君子其澤之所遺大約相傳至五世而後絕無位之小人其澤之所遺亦大約相傳至五世而後絕此理勢之必然也若在五世之內則其澤固未亡也

【附解】四書脈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蒙引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斬以証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爲輕以五世曰孟子此語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緊以五世而斬之義見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本義】孟子去孔子之時猶在五世之內雖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爲之徒也然遺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予得私

聞孔子之道於人以善其身也敢不願學以求進於君子之林哉此孟子之憂勤惕厲以繼孔子而存之者如此

【附解】雙峯饒氏曰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徐儆弦曰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

可以取章

【總旨】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俟幾於審處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

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
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
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本義】子曰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失之不及固有害也失之太
過獨無害乎夫不苟取之謂廉彼其微物之饋初見若可取
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取焉既不當取則執而勿
取可也乃不能自斷而竟取之是謂苟取而有害於廉矣以
物與人之謂惠彼其將有所與初見若可與矣猶未審也及
再思之其實不當與焉既不當與則執而勿與可也乃不能
自決而竟與之雖曰惠而非惠之正也則亦反害其惠矣不
愛其死之謂勇彼其變故之來初見若可死矣猶未審也及
再思之其實不當死焉既不當死則執而勿死可也乃不勝
其忿而竟死之雖曰勇而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害其勇矣夫
過取固傷廉也至於過與反傷惠過死反傷勇可見天下之
事惟中爲貴而失之過者猶失之不及也人可不擇其中而

守之哉

【附解】或問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
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
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
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

逢蒙學射於羿章

【總旨】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爲交友發羿
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
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
罪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
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本義】昔逢蒙學射於羿而盡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下惟羿
爲愈己於是殺羿以專其名孟子因論此事曰逢蒙以弟子
而害師罪固不容誅矣乃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
有罪焉昔公明儀曰羿爲逢蒙所殺罪在逢蒙羿宜若無罪
焉夫公明儀所謂宜若者正謂羿罪
特差薄於逢蒙耳羿惡得爲無罪乎

【附解】四書脉逢羿之道以射道言○逢說是亦羿有罪可包
有自取意但未可用太下引公明儀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
辯他說有罪宜若二字極斟酌薄乎二句皆是發
明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

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
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
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

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羿簒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存疑】何以見羿之有罪也試以子濯孺子之事觀之昔鄭人使其將子濯孺子潛師侵衛見勢不利而逆逃衛使其將庾公之斯追之孺子曰今日不幸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何以禦追兵吾死矣夫因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人也其僕曰是庾公之斯也孺子喜曰若是此人吾得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反曰吾生何謂也孺子曰我非爲彼不能射只以情度之可保其不傷我耳蓋庾公之斯原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原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其平日立心制行乃端正之人也既爲端人則以類相從其所取之友亦必端正可知矣安有端人而肯背本邀功者哉此所以自謂吾生也及庾公之斯至果然問曰夫子何爲不執弓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以實告也庾公因自敘曰向者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是小人之善射皆夫子授受之道也我不忍即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來追之事乃君所命之事也我不敢以私恩廢公義於是抽矢扣於車輪去其金鏃使不傷人虛發四矢而後反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則所交無非正人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

【附解】蒙引謂之使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不利而逆遁故衛追之或謂邀擊者非也○四書脉令日我疾作二句是以已而料其死問其僕至吾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庾公之斯至必端矣是因友以觀友孺子料人之明也夫子何爲至末是因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學也端人必就立心制行之正言道即吾射之道○蒙引乘矢古人一乘則四馬故謂四矢爲乘○說統此是罪羿斷案重在孺子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背師耳未可謂合於義

西子蒙不潔章

【總旨】慶源輔氏曰上節戒人喪其本有之善下節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儆聳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總講】孟子曰善惡雖有一定之質然其變化之機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如西子本美人也若使被以汚穢之物則人皆掩鼻而過之不見其爲美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本義】雖有醜惡之人苟齊戒沐浴而致其潔則可以祀上帝貌雖惡何嫌哉可見人之德行本善者當自保而勿喪其善有惡者宜自新而勿安於惡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

【總旨】存疑通章大意是說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爲智而發首節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末節言順自然之不難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

形而雖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
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
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
故矣

[illegible]孟子曰学莫大於明性性自是箇難言的物事以其無
形也然從無形而岐發形見爲已然之迹乃可得而言是謂
之故天下之言性也只就故言之而已矣然同是故而有害
逆而爲已然之迹有順利而爲已然之迹害逆其變也順利
其初也故所謂故者又以自然順利爲本本之順利以言故
乃爲性之故因其故以驗性乃可見其性此天下之言性必
以此若其故之逆
亦不足以言性矣

【附解】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卻是
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卽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
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
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卽故之不利者也○【存疑】
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卻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蒙
引】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爲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
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爲智也若言謂性
以故利爲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之智
分言行矣
俱是牽捏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
矣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
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
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本義】惟以利爲本所以吾性中有智之德本出於自然者也
而所惡於智者爲其務穿鑿而不順利也如智者之處事若
大禹之行水也則智適還其自然無所惡於智矣蓋禹之行
水也雖有疏瀹決排之勞要皆因地勢而通之順水勢而導
之初不築隄設障以私意造作於其閒行其所無事也此禹
之智所以爲大也如智者於日用事物之閒亦循理之自然
而行其所無事則智之大亦將
與禹並稱矣尚何惡於智哉

【附解】雲峯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
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
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
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者也○【蒙引】
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
畢竟是小智也○【存疑】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

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
故舉以爲行智者則例○【翼註】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泥就
應事接物言○【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卽故之利也下節似
言故然故卽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强分故與利○
【達說】此節言可順而不可鑿最重下文不
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
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
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
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
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者

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本義】智以無事爲大可見智不當鑿矣况又不必鑿者乎即以治曆言之試觀天之在上至高也星辰之麗於天其去下至遠也若至難窺測矣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所謂故之自然者也治曆者苟求其天與星辰之故雖由今而上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而爲造曆之元者可坐而致而不苦於步算之難矣况事物之近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哉不鑿之智斯爲順性之智矣

【附解】存疑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易也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也○朱子曰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蒙引千歲之日至是既往者○新安淺說千歲亦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新安陳氏曰夜半仰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爲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翼註】朱子曰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本義】齊大夫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右師王驩往弔方其入門之時有進右師案就已位而與右師言者有往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附解】喪子凡曰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有子職之喪耳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蒙引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己進也進右師也○翼註上句是右師未就位時下句是右師已就位時

【附解】存疑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本義】孟子由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有意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本義】孟子聞之曰禮凡人臣在朝廷之上有各人站立之位次不得更歷而相與言有衆人排列之班行不得踰越而相揖也今之來弔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也我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而子敖乃以我爲簡不亦可怪之甚乎

【附解】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各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序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己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蒙引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皆與言者之互見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illegible]說統存心二字是一篇骨子存心不可見尤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愛之一字正是發明君子愛的念頭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此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本義】孟子曰均是人也而君子獨異夫君子庸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不同也何以存心君子則以惻隱之仁存心以辭讓之禮存心而無頃刻或離此皆非他人所能而君子能之是其所以異也

【附解】朱子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違說仁禮在用上看非以此爲存於心下方施於用○說約禮字即應照敬人意說○存疑以仁存心二句是總攝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本義】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凡仁者必能愛人有禮者必能敬人蓋因心以爲施固如此

【附解】淺說註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對存字說○存疑仁者愛人至敬人者人恆敬之愚意四句一氣緊緊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本義】且愛人者則人亦恆愛之敬人者則人亦恆敬之又蓋物以爲驗者如此

【附解】新安陳氏曰我愛敬人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達說註仁禮之驗因人省己故謂之驗非效驗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本義】然報施固有其常而事變容出意外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悖逆之事君子必自反曰天下未有無因而至前者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物何爲至我前哉

【附解】雙峯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本義】君子於橫逆之來因其不親而益致其愛已自反而仁矣因其不答而益致其敬已自反而有禮矣宜足以感化乎人矣乃其橫逆由是而不改於前也君子必自反也以爲我之愛敬者必有所不盡其心而不忠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四書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存不懈也

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本義 其自反而忠矣其人之横逆亦由是也君子且曰此人仁不能感禮不能動是亦一妄誕之人已矣人既妄誕則名雖爲人而實與禽獸何別哉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爲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横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吾惟求盡吾之仁禮而已

[illegible] 四書脈仁禮人之真心不可以仁禮感故曰妄人○説統妄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慚之意原不作手○蒙引又何難焉言不爲之横於胸中也○達說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爲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爲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本義 由是觀之是故君子有終身不解之憂而無一朝驟至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所以用其憂者在焉以爲立人之極者無過於舜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盡仁禮而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免爲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亦惟反己自脩求其如舜而已矣一日不如舜一日之憂未已也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矣何也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爲也以禮存心而非禮無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横逆卒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妄人而已處之泰然略不少動其心而爲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朝之患也

翼註 是故二字從上文看出之詞○蒙引終身二字要得分明以仁禮存當心渾無一息之或忘矣或傳後以横逆既自反其仁禮矣猶未也又自反而忠可見此心常存念念不忘時時惕惕常惟恐一念之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而何○無一朝之患也一朝卒然之意言其近小也○忠由內出患自外至○存疑註君子存心不苟是解齊了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憂是解無一朝之患○說統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指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蓬說有終身之憂極重無一朝之患特帶言之耳○或問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見焉故特舉舜爲言耳

禹稷當平世章

[illegible] 困勉錄此章只是以時中言卒與皆意亦不重○存疑此章同道本說事上說集註變提心來解者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寓而盡其道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本義 昔禹稷當堯舜有道之平世治水教稼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爲其勞於民事也

[illegible] 四書脈平世以君明臣良言不重氣化言○困勉錄雙峯謂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此太稱焉知稷當年無此事○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illegible]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本義]顏子當春秋無道之亂世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獨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爲其篤於修已也

[附解]四書脉此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存疑二孔子賢之是記事皆因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言先置此亦猶惠而不知爲政先置子產聽鄭國二句一般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本義]孟子從而斷之曰禹稷顏回其出處不同矣而孔子皆賢之者豈無謂哉蓋以其道無不同也

[附解]存疑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禹稷之救民是其道當救民顏子之脩已是其道當脩已所以爲同道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本義]何以見禹稷顏回同道以禹稷之所處言之禹任司空之職以治水爲己責思天下有溺於水者由已溺之也稷任農官之職以教稼爲己責思天下有阻於飢者由已飢之也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心殷救民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亦何不自樂於簞瓢陋巷乎

[附解]翼註兩箇思字須跟身爲司空身爲農官來○四書脉由已二字全在責任上說○蒙引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如是其急也要說得是以二字分明莫把下文就說出急於救民之意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

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本義]是則禹稷顏子之不同者所爲之也使禹稷處顏子之地固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當禹稷之地亦必能憂禹稷之憂惟其易地皆然此所以謂之同道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袁了凡曰易地皆然語意不重禹稷能爲顏子只重顏子能爲禹稷○蒙引意亦盡於此下文只是借喻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本義]試取而譬之今有同室之人鬭者自當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何也蓋其地甚近則其情甚急也禹稷之救民何以異於是

[附解]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本義]至於鄉鄰之人有鬭者亦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不達於理矣雖閉戶不出可也何也蓋其地少疎則其情少緩也顏子之脩已何以異於是此禹稷顏回之道無不同而孔子所以皆賢之也

[附解]摘訓被髮纓冠及閉戶皆其之之辭故各下一雖字可字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總旨 存疑此章分段首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二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而能自責罰此皆未見其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爲過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本義 公都子曰匡章之爲人也通齊國皆稱其不孝焉通國論之公者不孝罪之大者若在所當絕矣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以敬之敢問何也

附解 蒙引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匡是姓章是字章子猶仲子之類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本義 孟子曰子何以通國之言而遂謂章子爲不孝哉夫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其四支怠棄了職不能顧父母之養此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一不孝也爲博爲弈又好飲酒以自流蕩不暇顧父母之養此知有逸而不知有親二不孝也貪好貨財私暱妻子不肯顧父母之養此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三不孝也縱肆其耳目聲色之欲身居下流以貽父母羞此虧體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四不孝也逞血氣之私好勇鬭很以危父母此忘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五不孝也今即章子素行觀之果有一於是乎

附解 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本義 夫章子無不孝之事而被不孝之名亦非無因而致然也蓋章子嘗以善道責望於父其所以見忤於父而被逐者惟其責善而不相合耳

附解 雙峯饒氏曰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本義 責善原朋友之道也若父子以責善之道行之必至相夷而傷天性是爲賊恩之大者章子徒知責善而不顧賊恩此其罪之不容辭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〇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

志而不與之絕耳。

本義 然責善不相遇之後，章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彼身有夫妻之配，其子有子母之屬，章子豈不欲有此，只因得罪爲父所逐，而不得近父以奉養之，故逐出其妻，屛斥其子，終身不受妻子之養焉。原其設心，以爲不能幾諫回親，旣有罪矣，乃又不若是出妻屛子，而安受妻子之養，豈非罪之愈大乎。夫其設心如此，是始焉責善於親，旣非有世俗不孝之實，繼焉引咎於己，則又有人子怨慕之誠，是則章子之所爲而已矣。我所以與之遊而禮貌之者，亦何過哉。

附解 蒙引 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云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自責則如此，而他人則猶當矜其志而略其罪也。○存疑 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爲也已矣，無他之辭。○雙峯饒氏曰 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 不徇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

曾子居武城章

總旨 淺說 此章當與禹稷顏回章並看。○說統 上兩節只敘事，末一節斷案。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本義 昔曾子居武城，以設教適有越人入寇，或告曾子曰，寇且至，何不去而避之。曾子從其言，但語守舍者曰，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及聞寇退，又先語守舍者曰，脩葺我之牆屋，我將反而居之。寇退，曾子遂還武城。當時門人私議曰，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如此其忠且敬也。乃寇至則先去以爲民之觀望，寇退則反，患難之際，漠不相關，厚施薄報，或者不可乎。弟子有沈猶行獨喻其意，乃解之曰，先生之去反，良有深義，非汝等所知也。昔先生曾舍於沈猶氏，與今日居武城相同，時有負芻者作亂，與今日越寇相同，當時從者七十人，夫子皆引而去，未有與其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知今日之處武城矣。是曾子之去難如此。

附解 蒙引 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脩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云，此門人私議之辭，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不必說沈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翼註 忠在心，敬在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本義 昔子思仕於衛國，適有齊人入寇，或告子思曰，寇且至，何不去而避之。子思曰，食人之食，皆當憂人之憂，今國方有難，與君共守者伋也，如伋舍而去之，保身之計得矣，君誰與共守此人民社稷也。是子思之守難如此。

附解 說統 居武城，是居鄕，居於衛，是居官，兩句便不同，與當平世、當亂世一樣，當重人因地殊之意。○此二節只敘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君字上。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本義】孟子從而斷之曰曾子子思其事若不同矣然揆之於道則無不同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則賓師之位也師道之尊等於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耳豈有父兄而輕徇子弟之難者乎若子思之於衛則已委贄為臣矣以臣事君其分甚微豈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是各有所處之地也使曾子處子思之地則必不避患以自全使子思處曾子之地則必不捐軀以赴難易地皆然此所以為同道也

【從解】說敘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看○【翼註】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慶源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章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總旨】【翼註】此全是觀吾道過高非覈其真偽意

儲子齊人也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本義】孟子初至齊國王使人窺看孟子齊人有儲子者因問曰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私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我何以異於人哉豈但於我卽堯舜之聖亦與人同此形同此性耳夫堯舜且與人同況我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瞷矣

【闡講】【翼註】所瞷在日用動靜上果有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瞷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摘訓未何止見我何以異於人處○【新安陳氏】曰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總旨】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發窮蹙志氣萎然自視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視戚傲閭里侈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南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識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

驕其妻妾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本義】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人每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人也其妻疑之而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及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夫富貴皆顯者也既飲食之則相交際宜其有往必有來矣乃但見良人往也而未嘗見顯者來其迹可疑吾將私瞯其所之也於是蚤起乘其夫出之時從旁隨行窺其所往但見徧國中無有與之並立而交談者寂無人則富貴之與其無可知然猶未悉其飲食所從來也及其卒也乃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祭餘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顧而之他所此其所以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我等所仰望以終身者也今其所爲若此我與若將何望乎因與其妾訕詈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尚未知也乃施施然自得從外歸來而矜驕其妻妾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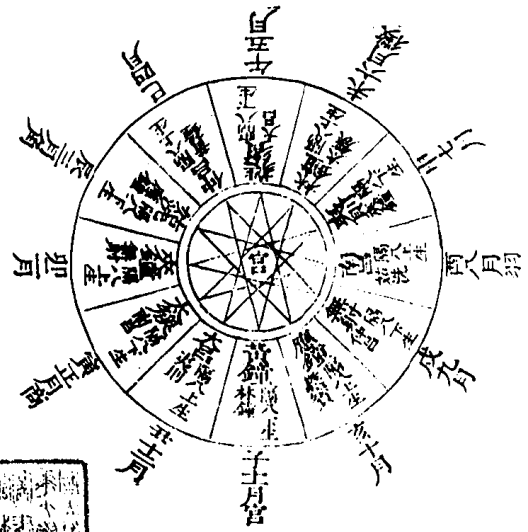
【附解】遂說前之告其妾者疑夫之所爲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爲也○翼註驕字意輕○上節引起下節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本義】當今之世富貴利達之人意得志滿誇耀於時此人自視固不知辱即常人視之亦惟見其榮也然由有道之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其情其態大有不堪言者特其妻妾未之見耳使其妻妾見之有不以爲可羞而不至於相泣者幾希矣豈不可恥之甚哉此人之立身當以齊人爲鑒也

【附解】翼註君子觀之之字指富貴利達之人須先將此一流埋伏在前然後說到君子方順○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重在一求字見其可羞趙註云昏夜乞哀驕人白日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圈外

午五月
巳四月
辰三月
卯二月
寅正月
丑十二月
子十一月
亥十月
戌九月
酉八月
申七月
未六月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八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總旨 翼註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爲大孝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本義 萬章問曰嘗聞舜耕歷山時以事親也每往于田便號泣而呼旻天不識舜於父母之閒有何故而號泣也孟子曰人情有所抑鬱未遂則怨有所懷念不舍則慕舜當日不得乎親怨慕之切是以呼天號泣以明其不得已之心也

附辨 說統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爲怨親○困勉錄慕而不得則怨怨而求得則仍慕二意當兼用○存疑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皆辯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本義】萬章不悟怨慕之旨又問曰吾聞人子事親見父母愛之則喜得親心而不忘父母惡之雖至於勞而不怨然則舜之號泣猶不免怨其親乎曰非也昔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於夫子矣若號泣而呼旻天又呼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聖人至孝之心非爾所能知也吾推公明高之意以孝子之心每欲得乎親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恝然而無愁其心以為我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之常而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令父母之不我愛必我

於子職猶未盡而有罪以致之也但不知我罪何在耳求其故而不得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公明高之意蓋如此然則我所謂怨慕者蓋怨己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

【附解】【四書脈】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句○【翼註】然則舜怨乎疑其怨親長息則吾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親○孝子賁指舜說○我竭力耕田二句言子職無窮竭力耕田只其一端但可塞責未足慰心須說得淺方見孝子之心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

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本義】舜之怨慕非但躬耕歷山之時為然也當四岳咸薦之初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於外二女妻之於內凡百官有司之使令牛羊倉廩之供奉莫不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其際遇之非常如此且天下之士翕然向慕多歸附而就之者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知其德之可以嗣帝位也將欲與之相視天下而遂遷以與之焉其帝心之簡在又如此常情於此宜何如其樂者而舜只為不得順於父母之故戚戚皇皇如窮人之無所依歸而不勝怨慕迫切之甚也已

【附解】【說約】九男二女語意亦重事之蓋張其說以起如窮人無歸耳若日觀之便無氣力○【雙峯饒氏】曰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謁人之類○【劉上玉】曰事舜畎畝之中非事於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微庸已在位為其自畎畝來故云如舜發於畎畝之中意○【蒙引】胥相視也謂與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雲峯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故形容

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知○【蒙引】帝使其子至事舜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二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本義】如窮人無歸舜心之憂甚矣其如何以解之哉夫天下之士悅之人情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人情之

所欲也帝妻以二女而不足以解舜之憂富人情之所欲舜之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情之所欲舜之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衆無足以解憂者舜之憂原不爲是而爲不順於父母也則亦推順於父母諭親於道而得其權心然後可以解其窮人之憂耳舜之怨慕之專何如矣

附解 王麟州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諉故括憂以替怨字○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翼註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得舜終身慕父母了未節不過因此發其爲大孝耳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本義 舜之怨慕如此其孝豈常人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時嗜好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思慕父母此純一無僞之心不爲他念所奪乃天性之本然也及稍長而知好色則移其慕父母之心於少艾而此心爲情欲所誘矣既壯而有妻子即移其慕父母之心於妻子而此心爲室家所累矣出而求仕即移其慕父母之心而慕君倘不得於君則躁急熱中不能自抑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矣夫人情因物有遷如此惟大孝之人自少至老終身只慕父母其孩提愛親之本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爲之牽窮達不能爲之變也若此者其誰乎彼年至五十而猶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徵庸之後年已五十而愛慕其親猶如一日然則舜其大孝也與

附解 翼註人孝則慕父母此是良心五十而慕即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書脈大孝終身慕父母何丑泛言勿指舜○說約按集註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蓋言此後已無可移之者○達說此節特其異於衆人如此而其好之非怨親益明矣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各怨慕二字之意○慶源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總旨 與註通章總是遺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意前二節以父母爲主後二節以象爲主前兩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而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聖人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本義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告父母而後敢娶信如此詩之言也則盡人子之禮者宜莫如舜矣舜乃不告父母而娶帝之二女與詩言相背此何說也孟子曰告而後娶婚禮之常而舜之所遭人倫之變也告則爲父母所阻而不得娶矣夫男女居室上以承祖考之統下以衍嗣續之傳乃人之大倫也如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惟徒取怨於父

母耶是以寧不告也不告則得娶而不至廢天倫矣此聖人行權達變之道不可以常理拘者也

[附解]業告以娶父母固不聽然於父母也東陽以爲既廢人倫則舜子未免有懟怨父母之心滋矣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本義]章又問曰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以女妻舜而亦不令舜告其父母是何意也孟子曰欲妻其子宜通言於其父帝堯豈不知此但舜之親既有害舜之心則妻以二女必其心所不欲也使帝告而後妻舜瞽瞍雖不敢以臣而抗君將必以父而制子此時舜既不敢逆親之命堯亦不能強舜之從也故但以君治之不必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

以不告而妻也亦豈可以常禮臬律之哉

[附解]說統瞍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悲瞍之逆已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底道理委曲以爲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有如此○程竹山曰瞍之命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發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妻在舜不在瞽瞍也○翼註舜不告是主堯不告是賓勿平說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

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耳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本義]章又問曰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所難乃其處兄弟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舜之父母聽象之言每設計害舜一日使舜完治倉廩待其上屋瞽瞍徹去階梯縱火焚之時舜已先下幸得不死又使舜浚穿其井舜已別出瞍未之知乃從而下土以揜之象以爲舜已斃井中乃自誇於父母曰設此謀以揜蓋都君者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父母當與我共

之如牛羊則歸父母倉廩則歸父母如干戈則歸於琴與弤則歸於二嫂使治於棲象於是往入舜宮以分取之不意舜先在宮在牀鼓琴象既見舜無詞可解乃飾詞曰我因思君之甚氣結而不得伸故來見耳然眞情發見不覺有忸怩之色焉舜乃喜而謂之曰惟茲臣庶我一人不能獨理汝其代予治之舜之言如此當是時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舜豈有不知者哉蓋聖人愛弟之情根於天性見象之憂則已亦惻然而憂見象之喜則已亦欣然而喜休戚相通有非形迹之所能隔者是以象喜爲思君之言而舜亦喜爲臣庶予治之語也又奚計其他哉

【附解】仁山金氏曰完廩已下而叟焚之浚井已出而叟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翼註】舜在牀琴重象見舜尙生說予治只是照管意淺淺看○【四書脈】鬱陶思君是臨時撰出愛兄之言以掩入宮之罪而色自忸怩終不容僞也○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爲之喜也○【翼註】象憂二句寬說泛說不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讒蓋爲憂鬱陶

爲喜講完二句方找出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臣庶之治是舜之喜象歸重喜邊與下文僞喜相應○【西山眞氏】曰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眞有是哉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衍義】章又問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乃見其來而喜之或者僞喜而非出於誠心者歟孟子曰謂喜爲僞者否也觀子產處校人之事可知矣昔者有人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於池校人私烹之乃飾詞反命曰方魚始舍於池中圉圉焉困頓而未舒少頃則洋洋焉放縱遂悠然入水而逝子產信其言而歎之曰魚得其所哉魚得其所哉校人出乃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魚而食之矣尙信予言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明於料事者當不如是矣由此觀之非校人智而子產愚也校人所飾者常有之情而子產所據者可信之理故君子雖明無不察而或誑於理之所有則亦罔爲所欺雖未嘗逆詐而或昧於理之所無則必不爲所罔象執鬱陶思君之言而以愛兄之道來此正理之所有舜實心信而喜之

此正可欺以其方也夫何僞之有故

【附解】陳伯玉曰悠然而逝非魚水相忘乃急避綱釣之狀雖恐復失所也若果魚水相忘何不緩游而速逝耶○【蒙引】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泛說而子產事在其中○【達說】君子二句重可欺以其方上難罔句是帶說○【馮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天下無眞情而有眞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眞切念頭有觸感而應之妙○【蒙引】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眞實信之喜之也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只照朱註爲是但欲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錯綜說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逬也逬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本義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此法所不容舜旣立爲天子卽明正其罪亦不爲過乃僅止於放逐何其輕也孟子曰舜當日實封之也或者不知乃因其迹而以爲放焉耳夫放之且不忍爲况有重於放者乎

附解 析衷萬章方疑其放爲罪之輕而不知其并放亦傳之誤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本義 萬章又問曰聖人不以私情害公法當舜之時若共工驩兜三苗伯鯀天下所謂四凶也舜於共工則流之於幽州於驩兜則放之於崇山於三苗則殺之於三危於伯鯀則誅之於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莫不悅服蓋以其所誅者皆不仁也今象至不仁矣乃封於有庳使之治民有庳之民何罪而受此荼毒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以除其害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以貽其害乎孟子曰弟與他人原不同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怒而不怒無怒之可藏於心焉雖可怨而不怨無怨之可宿於心焉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則必欲其貴使勢分不隔有以遂其親之之心也愛之則必欲其富使實惠流通有以遂其愛之之心也今舜封象於有庳富有一國貴爲諸侯正所以致親愛之意也若使身爲天子而弟爲匹夫則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勢分遼而情義疎是豈親愛其弟者乎舜之封象正仁人之用心也

附解 蒙引殺三苗當依書作竄三苗蓋三苗卒死於此故孟子曰殺也鯀之殛初亦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曰殛誅也其致一也程子遺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四罪而天下咸服罪是活字猶云四誅也○翼註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庳之民奚罪焉相對○○蒙引仁人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

不藏怒焉二句直是無怨無怒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其怒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也○四書脉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以下方明言舜處弟之厚○翼註貴則勢位不隔見親近意富則所享不薄見愛厚意故親之欲其貴二句分屬如此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旣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

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本義 章又問曰如夫子之言則舜之封象則矣乃或人不謂之封只謂之放何謂也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固所以富之貴之然未嘗任以政事而不得有爲於其國惟使吏代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於象自其實言之固封也自其不得有爲言之則有似於放故或者誤謂之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旣不失吾親愛之心而象亦豈得暴虐彼有庳之民哉汝謂有庳之民奚罪焉其疑可釋矣雖然舜之使吏治其國固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尤有在也蓋舜念弟之切欲常常而見之故不煩以民事不限於常期使得源源而來可以不時相接耳古書有云舜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

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何其親愛之無已耶此可見聖人仁之至義之盡矣

附解 存疑 雖然又是一轉語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衡許多事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言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常得無事類見也○蓬說故謂之放此正答或曰放者之問豈得暴彼民哉又足其意以釋有庳之人奚罪之疑重處在雖然一轉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朱子曰封之有庳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間納貢職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爲義之盡

咸丘蒙問曰章

總旨 說統此章首節下半段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舜攝一句下三節辨無臣父之理重只天下養四句上是拔事而斷其評下是原心而斷其安蓋曰攝則堯還爲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借瞽瞍之養之則尊親之分尤隆於舜安得謂之臣父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

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本義 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亦當尊其君不得以君而爲臣德雖過於父亦當尊其父不得以父而爲子夫何舜即天子位南面而立堯本君也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是臣其君矣瞽瞍本父也亦北面而朝之是臣

其父矣此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父望見瞽瞍朝己其容有蹙然不自安者孔子有感而歎曰於斯時也君失其爲君父失其爲父天下岌岌乎其危哉蒙所聞如此不識此語果有其事否也孟子曰否無是理也此非君子明理之言乃齊東野人曰不根義理不閑訓典者之語也蓋當時堯老倦勤舜只代攝天子之事耳堯典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畿內百姓哀慕迫切如喪考妣三年至於四海之民雖無服亦皆斷絕八音不作樂焉是以孔子嘗云天無二日並照之理民無二王並治之事據孔子之言而斷堯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位也若舜既爲天子矣乃堯終之後而舜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服三年喪則堯一天子舜又一天子是一時而二天子矣於民無二王之義何在乎

附錄 四書脈 有盛德之士至岌岌乎哉說是古語但只是據其所聞如此非真古語也。○與註 堯老舜攝如代之主祭代之主事之類。○說統 堯老句已斷盡非臣其君了。○困勉錄 堯典以下只是證上句。○雙峯饒氏曰 百姓是畿內百姓。

淺說 三年連上讀。○蒙引 此都就無臣堯說惟此事有證佐在而其無臣父之理亦可并見矣咸丘蒙猶未喻故又有下文之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本義 丘蒙猶未喻故又問曰舜無臣堯之事吾既得聞命矣若不臣瞽瞍則尚有可疑者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而居者莫非王之臣舜既爲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曰是詩也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行役大夫爲王事所迫不得歸養其父母而作也詩之意若曰今此莫非王之事凡居王土而爲王臣當均任之何獨以我爲賢而勞之也是莫非王臣乃詩人之辭而行役失養則詩人之志詞所以宣志而志爲要矣故凡解說詩者不可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詞又不可以一句之詞而害作詩之志惟是虛心平氣以我之意迎取作者之志或於言之中探討或於言之外推求乃可得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矣若但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則如雲漢之詩曰周家所餘之黎民至此無復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民真無遺類也惟以意逆之則知雲漢爲憂旱之故而甚其詞也奈何泥莫非王臣之詞。而疑天子可臣其父乎。

附解 翼註 文是一字辭是一句。○重在不可害志上。○蒙引 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意者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

合者也○[朱子曰]逆是前去追逆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都是硬捉他來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徐渭川曰]以意逆志謂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說統]勞於王事三句是原作詩之志說詩者四句是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五句是又示以泥詩之病○[折衷]此節只是解詩舜不臣父意尙在下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

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本義]且子謂舜之臣父者以舜爲天子也豈知舜爲天子正所以成其至孝者乎夫孝子之於親也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竭力以事其親者亦可言孝然未可謂之至也孝子之至則莫大乎尊崇其親焉有邦家以顯其親者亦可爲尊然未可謂之至也尊親之至則莫大乎以天下養焉今舜既爲天子而尊瞽瞍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富有四海而養瞽瞍以天下之養養之至也尊養並至此舜之孝所以爲至而可爲天下後世人子所取法者也詩曰人能永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之法則此正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豈有臣父之理哉

[闡解][說統]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是通節之綱尊養二字是目○[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翼註]孝子之至四句泛說爲天子父四句就瞽瞍說○[陳伯玉曰]引下武以明舜非臣父耳不必贅永言話頭亦不必靠著武王○[達說]後面孝思句正與首句相應○此之謂也言下武之詩即舜爲天子以成其尊養之孝之謂也○[慶源輔氏曰]上節言說詩之法以破咸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本義]夫舜固無臣父之事矣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曰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夔夔然齊莊戰栗而敬謹之至由是積誠所感瞽瞍亦信而順也即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

豈如子所說之意哉

[闡解]四書脈祗載以常時言見瞽瞍夔夔齊栗以見時言○[翼註]此發古語本意以見臣父之謬

堯以天下與舜章

[總旨]翼註通章以天字爲主而究言天之所以爲天者則民心而已故末二節歸到民上○[朱氏公遷曰]此章天字以主宰言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本義]萬章問曰人相傳堯嘗以天下與舜果有此事否乎孟子曰否無此理也蓋天下雖統於天子而實天下人之天下凡爲天子者不能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與人豈堯獨能與舜哉

附解 蒙引此所答非所問意也萬章所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告以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本義 萬章曰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然則舜之有天下也、果孰與之乎孟子曰天與之也蓋天者至大而無外至公而無己也故能以天下與舜而竟得獻乎天耳

附解 語約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于噲子之之事所由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窺竊之心堅仁賢策勵之志皆關于古不但評論往事為有判決矣。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本義 萬章曰、帝王傳位。必有叮嚀誥誡之言。乃見其為與。今舜有天下為天所與則天亦諄諄然命之乎

附解 翼註天非諄諄之命章豈不知此乃究天與為何據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本義 孟子曰否天豈有言以命人哉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之措諸天下者示以與之之意於不言之表耳

附解 蒙引體之於身謂之行措之彌行謂之事若以下文觀之主祭治事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也○說統示字正對命字有以言授為命以意授為示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本義 萬章曰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可見之迹矣不知如之何其示之也孟子曰欲知天之命舜但觀舜之得天可知矣蓋天子能薦人於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猶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家固且然況天位之重乎昔者堯以舜之德可居天位使之攝行大事以致薦舉之意然不能必天之受也乃其行事合於天而天即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夫民使之歷試諸艱以示其暴

揚之意然亦不能必民之受也乃其行事合於民而民即受之夫薦舜於天暴舜於民此行與事所在也至於天受之民受之則天之所以示舜而非堯所能使矣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附解 說統以諸侯大夫薦人為言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處耳天也天受固天民受亦是天○蒙引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有行有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属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謀猷籌畫之類則屬事也○慶源輔氏曰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本義萬章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孟子曰堯使舜主祭是薦之於天也誠無不格而百神皆歆其祀而享之非天受之乎堯使舜主事是暴之於民也事無不治而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非民受之乎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人與之也天人交與皆天意所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附解朱子曰問百神享之如何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之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或統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

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本義然不但百神享其祭百姓安其治爲足以見天之所與也觀舜之相堯至二十有八載其歷年之多而施澤於民者最久此非人力所能爲天實爲之也是天與之意見於爲相之時如此至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以爲有堯子丹朱在避居於南河之南若不敢當堯之禪而退居以聽天下或天下思堯德而歸其子也乃天下之諸侯朝覲者不朝見堯之子而皆來朝見於舜訟獄者不赴愬堯之子而皆來赴愬於舜謳歌功德者不謳歌堯之子而皆謳歌於舜人心僉然來歸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故曰天與之也舜見天意如此夫然後自南河之中國而踐天子位焉向使乘堯之崩而竟居堯之宮逼迫堯之子則是簒位也豈得爲天與乎是天與之意決於爲帝之日又如此

附解翼註二十有八載重在施澤久上下文朝覲訟獄謳歌之咸歸正根於此○蒙引謳歌舜非至舜面前謳歌也只是朝野間詠歌舜之德耳○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乃是應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存疑使之主祭一節是言舜之得天也故堯二十有八載三句又是言其所以得天處堯崩以下又即舜爲人心所歸以見其得天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本義何以見人心之歸舜而爲天與耶泰誓曰天無視也其視皆從民之視天無聽也其聽皆從民之聽民心之所在即天意之所在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歸也斯言也即吾所謂舜爲人所歸即爲天所與之謂也知舜之天下出於天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

附解達說以民歸爲天與其說似渺茫而難信故引證泰誓而申決之全要見得民歸爲天與乃鑿鑿可據之理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總旨翼註此章以禹益爲主而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各也天與賢四句乃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君之子也只敍事而未斷制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爲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

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本義 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故能公天下以傳賢至於禹而其德稍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禹之德果衰乎孟子曰否決無是事此言大不然也與賢與子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天意欲屬之賢則從而與賢不能違天而與子也若使

天意欲屬之子則從而與子不能違天而與賢也何以見與賢與子之皆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之爲相十有七年舜之心固欲與賢也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乃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心之歸禹如此若禹薦益之時則不同矣禹亦薦益於天任之爲相七年禹之心亦欲與賢也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但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此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此吾君之子也民心之歸啓如此

附解 四書脈天與賢二句重與子一邊○翼註二則字主堅只承天說然亦不著力觀下文啓之定位乃在禹既崩之後可見○吾君之子主克肖意說○存疑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見在前爾○蒙引天與賢二句與上章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皆是探與之極致言之一章之大旨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言與子之事其下係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久是言天所以與賢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於民未久是言天所以與子者也○困勉錄自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露天字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

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本義 夫民之從舜禹而不從益者其故何哉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克肖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克肖舜已不足繫民心矣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以相之賢而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若啓之賢能以敬德承繼禹之道已足繫民心矣而況益之相禹不過七年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夫均之爲相而益之相不久異於舜禹之相久均之爲子而禹之子賢異於堯舜之子不肖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凡事在人莫之作爲而乎焉就有自然之理而不可測者天也在人莫之名致而窮通得喪有一定之數而不可移者命也可見從賢從子皆由於天命此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非禹之有意於傳子也

附解 翼註兩不肯只不如堯舜便是勿太說堯啓賢少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上相傳心法只是尚數○四書脈舜禹益二句總括上來作過文○翼註莫之爲二句又推開泛說爲是作爲致是指致○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說統通節當重在子之賢不肖邊爲相帶說子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皆無得天下之理故下四節專以繼世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本義 益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非獨一益爲然也凡起匹夫之微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如堯如舜以薦之者故大聖如仲尼其德雖無愧於舜禹然而上無堯舜之薦則終不有天下

附解 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但是舜禹爲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達說昔者舜薦禹於天兩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由於天匹夫四節則言自古傳子不傳賢者非獨一禹以推明之然曰推明只是旁意其正答萬章問專在首二節此節畧輕只引起下節意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本義 若夫有德有薦而亦不有天下者何也蓋天欲與一匹夫則必奪一繼世故凡繼世以有天下其祖宗之功德未泯則天心之眷顧未衰若天之所廢必大惡如桀紂者也苟不至如桀紂則天亦不輕廢之○況其賢者乎故益與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之薦而遇嗣君賢亦終不有天下

附解 翼註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重在苟能嗣業仰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故報之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

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湯所都也

本義 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言之伊尹相湯伐桀以王天下其功業盛矣宜其有天下也及湯崩之後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早歿不久於其位於是立大丁之子太甲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於是因諒陰之制而放之於桐宮三年欲其頓乃祖之墓而興思也太甲乃翻然悔悟自怨以懲其既往自艾以治其將來居桐之日遂能去不仁而處於仁去不義而遷於義三年之間惟聽伊尹之訓已也伊尹乃復自桐宮而迎歸於亳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

下亦由太甲能嗣先業也知伊尹則知益矣

附解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天下說尹有舜禹之德也○案引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自怨自艾何絕於桐連下讀○翼註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脩治方來○說叢處仁以存心言遷義以處事言○說敘此及下一節不過申明繼世以有天下一節意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本義周公之不有天下者蓋其値成王之賢猶益之於夏有啓伊尹之於殷有太甲故也知周公則愈知益矣以此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

附解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可見文之變幻處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本義孔子有言曰唐虞禪以天下傳賢夏后殷周繼以天下傳子迹雖不同其爲無私之義則一也皆以本天命而已矣觀乎此言則知禹之繼無異堯舜之禪也又何疑於傳子而謂之德衰哉

附解吳省庵曰其義一也義字本天來蓋天命與賢是義所當禪也堯舜非私於賢也天命與子是義所當繼也夏后殷周非私於子也一字引証皆天命也加一本字爲長下句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本天命矣○連說此引孔子之言以明禪繼之義與上與賢與子句相應禪繼須抑揚重繼邊繼合於禪可見繼之心不外於禪之心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總旨翼註通章樂堯舜之道一句是頭腦況辱己以正天下一句是歸結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而末節復遂伐夏救民之事可見重在正天下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本義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未遇欲見湯而無由因爲湯妃有莘氏之媵臣執割烹之役以要湯果有此事乎

附解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理義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富貴利達推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爲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欣然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本義孟子曰否決無是事也言大不然也伊尹未仕之先躬
耕於有莘之野其心所欣慕而愛樂者則在堯舜之道焉所
樂既在堯舜則凡辭受取與必揆之堯舜之道義設使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不但不為小利所動即祿以天下之富弗顧
也繫馬千駟之多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大者不
肯苟且即一介不以與人而傷惠一介不以取諸人而傷廉
其律己之嚴自耕
莘時而已然矣

附解說統樂不是空空想慕直恁洗滌腸胃意思不肯一息
放手若非真樂便有願若之意豈肯以此上致君下澤民徹
始徹終都是這箇物事○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皋
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存疑道即理也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道是體義是用○蒙引天下弗顧千駟弗視舉其
至大者言一介不取與舉其至小者言○存疑此條即其窮
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制富之事也緣之
以天下四句要其是樂堯舜之道內事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

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本義伊尹窮居一無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當時湯
聞其賢使人執幣帛以將之乃抱道自高囂囂然曰我人出
處審乎己何用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獨處於畎畝之中誦
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自得哉此非欲終於畎畝也
不敢輕出以褻
堯舜之道也

附解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當無欲而自得
○蒙引囂囂然曰云云者以觀湯意之虔否也若論伊尹堯
舜君民之心則自畎畝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
惻然於懷矣○因勉齋觀湯誠否正所以重始進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
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本義湯三使往聘之尹見道之可行也既而幡然改其前言
曰往人出處又圖於世與我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
之道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
其道澤民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致君澤民使堯舜
之道於吾身親見之於今日也
哉湯之聘有不可終辭者矣

附解四書脈幡然亦不是感湯聘之殷蓋度湯之必可為堯
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說約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
別後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存疑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
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使是吾身親
見其道
之行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
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
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
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
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
之而已

本義伊尹又欲應聘者度之君度之民而實度之天也天之
生此民也知覺固其而先後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啓迪

夫後知之人先覺此理者啓迪夫後覺之人使之同歸於知
覺也天所學於先知先覺如此予於天所生民之中幸而爲
先覺者也豈容負天之意而不以覺民之責承乎天哉予將
以斯堯舜之道由而覺斯民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益深
而悟者亦何賴誰爲予受其責
哉我今日有不得不出者以此

附解 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
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中央兩箇覺
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淺說性者雖無不同而知覺則
有先後○說統斯道仰堯舜之道也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
覺民者蓋爲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爲堯舜之民處而使君爲
堯舜之意仰在此覺民事裏中○達說予將以斯道覺斯民
全不敢負上天負託之意一節但重天意發揮
乃是本旨○翼註此與上節俱是一時之言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
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
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
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
同義則一也

本説 即尹之言以推其心尹思天下之民皆吾一體必皆遂
生復性各得其所而後已之分盡使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由己不能以道濟之即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一般其
情不能安義不容諉以一身而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惟其重
於自任是以急於救民時見夏桀無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
多矣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爲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
之澤而在己無
負先覺之任也

附解 說統就天下中衆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吟論直是
萬物一體之心眞切篤志如此○達說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言其身任世道眞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大○天下五句
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一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爲
下辱己以正天
下一句張本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
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
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
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
湯哉

本説 伐夏救民伊之所以正天下也割烹要湯辱己甚矣吾
未聞枉其在己而能正人者也況辱己則不止於枉己而正
天下又不止於正人乎即尹之能正天下而其不辱己可信
矣大凡古來聖人之行固不同也或遠而遁於山林或近而
居於君側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不去迹雖各異要其
歸則遠而去者固不肯苟同於流俗即近而不去者亦不肯
輕變其生平總歸於潔其身而已
矣尹固聖人也豈有辱身之行哉

附解 達說吾豈若兩節是伊尹欲正天下之言思天下之民
五句是推伊尹欲正天下之心而伐夏救民則其正天下之
事也故緊承正天下斷之況辱己以正天下謂辱己必不能
正天下也意實言正天下必不辱己也蓋因伊尹能正天下
而推其決無辱己耳○存疑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
去只就既仕而去就者言○說統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
無有不潔身者何獨於尹而疑之○存疑
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況辱己以正天下是衆伊尹從湯之
始末以闢其無割
烹要湯之事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本義 卽如人言所謂要湯者吾聞其耕莘時惟樂堯舜之道在尹而湯不得不求之是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附解 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脈相似故集註引以爲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本義 使尹有割烹要湯之事則必不能成伐夏救民之功矣然伐夏救民之事固非無徵也伊訓載伊尹自言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由我相湯始其事於亳都也觀書所言理明義正自任之重如此辱己要君者而能爲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於誣聖人也

附解 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總旨 蒙引此一章孟子亦析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卽孔子之不主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卽孔子之當阨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旣是孔子必

四書尊聞錄 孟子萬章 懷新堂

不主癰疽旣主癰疽便不足爲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本義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至衛主於衛君近狎之人爲癰疽者至齊則主於齊君近狎之人爲侍人瘠環者果有此事乎孟子曰否無是事此言大不然也乃好事之人欲誣聖人以便己私故爲此說也

附解 說統孔子主癰疽侍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本義 吾聞孔子於衛主於賢大夫顏讎由之家彼時衛幸臣彌子瑕者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若舍讎由而主我則我爲先容於衛君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述其言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之得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爲也吾何必主於是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順而以禮不易於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決而以義不難於退

也禮義在我者也吾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孔子之爲孔子蓋如此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是義之當退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而謂孔子爲之乎

【附解】翼註子路以告者子路亦非欲附勢只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朱子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取言之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之所在因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摘訓進以禮三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與命當各開說不專指衛卿言了蓋進退因決之於已而得失則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取必於天也蒙引存疑把下三句作推原說未是○翼註前有命專主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蒙引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蓋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本義】且孔子不特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又觀孔子不悅居於魯衛去而適宋遭宋司馬桓魋將要而殺之孔子遂微服而過宋以至陳國是時孔子正當阨難之際宜不暇擇人而主矣而猶且主於宋司城貞子時爲陳侯周之臣者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瘠環之事乎

【附解】翼註不悅於魯衛指女樂驂乘二事去魯適衛去衛因適宋○說統微服正是聖人達權處亦正聖人安命處若悻悻自逞便非順受○孔子當阨何故重○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爲司城○部二泉曰司城宋大夫註却云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貞子時爲陳侯周臣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本義】夫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於陳主司城貞子由此觀之可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吾聞之觀近臣之爲何如人必觀其爲遠人之主或君子與或小人與而近臣可知矣欲觀遠臣之爲何如人必觀其所主之人或君子與或小人與而遠臣可知矣夫孔子何如人也所主必其類也若主於癰疽瘠環何足爲孔子若是孔子必不主於癰疽瘠環矣又何疑哉

【附解】翼註所爲主卽遠臣所主卽近臣也○陸貫甫曰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爲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總旨】說統此章議論都是無中生有彼甚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從不諫上看出智來又從智上推出賢來層層翻駁總以明其無食牛干主之事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

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本義萬章問曰人有言百里奚欲致君而無由乃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因以干穆公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信有諸乎孟子曰否並無是事此言大不然也乃好事之人欲借古人以自掩其汙辱之行故爲此說也

附解蒙引以要秦穆公謂以五羊之皮去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

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本義欲知奚食牛干主之誣易即其出處之大致觀之乎嘗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之人也當其在虞何嘗知有秦只因晉人聽荀息之計伐虢恐道經於虞爲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賂虞假道以伐虢實欲先取虢而併取虞也是時虞臣宮之奇以道不可假進諫虞公虞公不聽百里奚因而不諫

附解說統宮之奇諫句亦是爲百里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敘列假道一段總見虞人黷貨愎諫以見奚之不諫爲智○存疑此條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說約註云奚知其不可諫及去之秦是透下文語此處勿露

附考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

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本旨 夫奚之不諫。非不能諫也。虞公不可諫也。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因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非少年不更事者比乃肯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倘可謂之智乎不智則必不能知語默之宜奚知虞公之不可諫遂止而不諫當默而默非有見幾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不智乎不智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奚知虞公之將亡非惟不諫而又先去之可行則行非有保身之哲者不能不可謂不智也不智則必不能知歷與之機當其去虞而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也遂委質以相從可仕則仕非有擇主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之不智矣乎其智如此必知食牛干主之爲汙矣且奚非獨智而已其相秦也取威定伯顯其君於天下而餘休遺烈且可傳諸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則其爲賢也決矣既是賢者必能自重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其君之業即鄉黨間稍稍自愛者亦不肯爲而謂賢如奚者而肯爲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知矣

附解 翼註知虞公之不可諫。知字不重。○困勉錄不可諫而不諫三段平看○淺說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爲言○四書脉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并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康景悼孝皆懸稽先世之威是傳後之賢于是求用於始進之初成是成就於既用之後○說統此節前四段以首段爲主下三段反覆以明其意相秦二段以下段爲主上一段串起以存其案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總旨 雲峯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說統通章以孔子爲主前歷敘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本義 孟子曰聖人之德本無不盛而其制行則各不同古有伯夷者其持己也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其處世也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不事擇民而使非其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效用於世世亂則退而獨善其身其於橫政所出之朝橫民所止之地不忍一朝居也不特橫政橫民所在不忍居其心即思與鄉人同立亦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將浼己也當紂之時正汚濁之世也於是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而後出此其志操蓋廉而立志人也故後世之人聞伯夷之遺風者雖頑鈍無知之夫皆化而有廉辨懦弱無守之夫皆化而有特立之志而莫不興起焉矣其孤介既足守已而流風又足感人伯夷之行蓋如此

附解 蒙引聲色說得廣自其已身動爲處言也○非其君不事二句以己對人言治則進二句以處時言下句橫政之所出三句以所在言○翼註橫政三句是居常與鄉人處三句是處暫有別○蒙引當紂之時三句總證上文之意曰所

接者。大抵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君非其君民
非其民。有亂而無治。觀於其朝。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
其野。皆橫民之所止也。○說統 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懦者
委靡不振以守言。○蒙引 此節自目不視惡色以下一節密
一節。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本義 古有伊尹者。嘗曰。苟可事即是吾君。何所事而非君乎。苟可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乎。其言如此。故遇治世固進而仕。遇亂世亦進而仕。其一於進而不退者爲何。其意若曰。天之生斯民也。將使先知者啓迪後知。先覺者啓發後覺。予今幸而爲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舉此道以覺當世之民。而不容諉其責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就如已推而納之溝中。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是其舉宇宙之大。兆庶之衆。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伊尹之行也。

附解 達說 何事非君。猶云那處君不可事。見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爲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即是使民爲堯舜之民意。總是見他自任。○蒙引 何事非君二句。述其言也。治亦進。亂亦進。承其言而狀其行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以治亦進。亂亦進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本義 古有柳下惠者。雖遇汙君。亦事之。而不以爲羞。雖與小官亦爲之。而不以爲卑。其進而事汙君爲小官也。不肯韜晦以蔽己之賢。必期直道以行己之志。雖人遺佚之。而不以爲怨。雖身處阨窮。而略無所憫。其事上者然也。至於與鄉人處。和光同俗。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忍去也。其平日常自言曰。爾自爲爾。我自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亦爾之無禮耳。安能浼於我哉。此所以不忍去也。其處衆者然也。柳下惠之與物無忤如此。蓋寬大敦厚人也。故後世之人。聞柳下惠之遺風者。雖鄙狹之夫。亦化而有寬大之量。雖刻薄之夫。亦化而有敦厚之情。而莫不興起者矣。無所異於己。而有所化於人。柳下惠之行蓋如此。

附解 翼註 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處衆之和。鄙寬以量言。薄敦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折衷 爾爲爾四句。述其言。正見其所以不忍去之意。○說統 此由立朝說到居鄉。上總之是不分爾我。不憫世浼之意。此正惠之寬處。敦處。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

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本義 若孔子則又不同當景公不能用而去齊也則炊淅未熟遂承水取米而行至定公受女樂不朝而去魯也則曰遲遲吾行也夫孔子遲遲者爲夫父母國之道情義不容恝然與他國不同也即此觀之可見孔子之生平凡其去而或速也非失之急迫可以速而速留而或久也非久之濡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爲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爲榮可以仕而仕

此孔子之行也

附解 蒙引遲遲吾行也若因子路遲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夫父母國之道也孟子所謂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爲類註衆此一端乃去齊去魯或泥註專指去齊大謬○存疑處仕是一串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徐岩泉曰四可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合看方見聖心神化莫測處然此處且未可露時字○蒙引凡曰叙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孔子處未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本義 孟子因斷之曰夫夷尹下惠與孔子其行事自然造極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聖亦不同伯夷節高天下無一些點污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伊尹身荷天下無一些退諉是聖人中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無一些岸異是聖人中之和者也若孔子推移變化措之咸宜如元氣自然之運此聖人中之時者也

附解 翼註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此聖字兼知行言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時字根聖人心裏說此心全體太極而時出不窮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遇言觀上文清任和三字皆是聖人之德可見○四書脈註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處且勿用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說統上文只是敍事至此方斷其聖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

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旣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本義 夫淸任和爲聖之偏而時則聖之全全者盛德渾備合萃聖於一身孔子之謂集大成而非小成此蓋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起落是爲小成集大成也者當衆音未起之時則擊鎛鐘以宣其聲俟衆音旣闋之時則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而玉振之也金石二音何以能集衆音之大成蓋金不鳴則衆音無由而始自鎛鐘一擊然後衆音翕然而作是金聲也者所以開衆樂之端而爲之始條理者也玉不振則衆音無由而終惟特磬一擊於是衆音詘然而止是

玉振之也者所以收衆音之節而爲之終條理者也始終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爲集大成也因是而知始條理者卽孔子之知無不盡智之事也蓋孔子智由天縱凡淸任和之理條分縷析無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啓聖之始與金以開樂之先者一也終條理者卽孔子之德無不全聖之事也蓋孔子德本性成凡淸任和之事經緯錯綜無一事之不當是聖以要智之終與玉以收樂之止者一也智聖兼全此孔子所以爲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過衆音之小成耳豈能比德於

孔子哉

附解 盧未人曰孔子集大成只就時上見之蓋變易適用隨時迭出則萬善衆理統會全備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謂之集○困勉錄依註則孔子集大成句卽就樂上說非影借事也○朱子曰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詘然而止○問始終條理曰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淸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蒙引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存疑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鎛鐘引起他然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起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旣作臨了擊一聲特磬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收煞衆音故曰終條理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爲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臨了擊磬以收煞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爲聖之事○翼註智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蒙引註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張侗初曰集大成也者六句是說樂之集大成始條理者四句是說孔子之集大成○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卽八音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本義】孔子之聖智。吾得其全而又得其所以全矣。試取而譬之。孔子之智。神明內蘊。與機巧中藏者相似。譬則巧也。孔子之聖。造詣純至。與強力遠到者相似。譬則力也。聖人之道。必知之真。然後行之至。必有定見。然後有定力。猶夫射於百步之外。其發矢而至乎的者。乃爾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中乎的者。非爾射者之力也。是得心應手之巧也。夫射之能中者不專在於力而在於巧。則孔子所以為聖之全。不專於聖而實由於智矣。彼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此所以倚於一偏而難以語時中之聖也。

【附解】說約。由射之由。與猶通。已說譬而又云由者。上文射字未出也。○【四書鏡】由射何當先講。聖由於智。方得。○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蒙引】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理智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於言外。○【存疑】上節是說孔子

之兼全眾理。此節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眾理處。○【劉上玉】曰上節聖智平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聖出於智耳。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總旨】艾千子曰。此章論班爵祿之制。天子權輕。自是周之末世事。與周初定制意不甚相涉。○【困勉錄】錫爵詔祿。皆自天子出。天子二字固重。然亦不必專主尊天子說。通章惟重公天下之利。嚴天下之防。二意。○【翼註】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耳。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本注】北宮錡問曰爵祿之制莫備於成周周室之班爵祿敢問其制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本義】孟子曰。周初之制。其詳今已不可得而聞也。蓋制度之詳。載在典籍。自諸侯放恣。僭竊名號者。以卑而擬尊。兼并土地者。以大而吞小。反厭惡先王之制。以為不便於己之所為。遂滅去其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雖然文獻之遺猶有存者。軻也亦嘗於殘籍故老之傳而得聞其大略也。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附解】蒙引。兼并則於班祿之制有妨。僭竊則於班爵之制有妨。然兼并必僭竊。二者勢實相因。○【說統】然而軻也二句要看得關係。蓋諸侯之敢於去籍也。其意不惟無王而已。并欲滅其迹以私天下之目也。然而學古之儒傳聞之下。猶能得

其大槩。典籍雖滅。清議猶存。正可以維持一綫於不墜矣。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本義】試以班爵之略言之。爵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貴。自為一位。尊無二上矣。然非天子一人所能獨理也。自天子而下有公一位。公之下有侯一位。侯之下有伯一位。伯之下有子與男同一位。凡五等也。爵之施於國中者。天子君於王畿。諸侯君於列國。各自為一位矣。然亦非君一身所能獨理也。自君而下有卿一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大略也。

【附解】趙氏德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

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說統天子一位君一位供提起○蒙引位猶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卿中貟外皆五品但有正從○存疑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爲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爲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上中士下士也○蒙引註云六等施於國中兼王朝與侯國言觀下天子之卿一段可見不必以無公爲泥盖公在五等之列矣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本義 以班祿之略言之祿之施於天下者天子食賦於畿內其制地方廣千里蓋天子爵爲至尊故其地至廣也公侯以下則皆食賦於列國故公侯之地方廣百里其田賦之入視天子而殺矣伯之地方廣七十里其田賦之入又視諸侯而殺矣子男之地方廣五十里其田賦之入視伯而又殺矣凡有此四等此外又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數者凡遇朝覲聘問不能自達於天子但附於大國之諸侯以治民之功通於天子者曰附庸則其爵愈卑而其祿愈薄矣

附解 說統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亦是尊無二上之義○蒙引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非謂地方也觀下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南軒張氏曰所謂方千里者先儒以謂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是也蓋方千里則爲方百里者百爲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諸侯之國夫如是而後可以爲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澤之相間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質訂周禮民功日庸附庸者蓋以治民之功附達於天子如諸侯之述職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本義 祿之班於王國者王畿之內天子以一人宰治於上而有卿大夫士分治於下其效忠宣力本與外臣均勞而地近職親比之外臣尤重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於大國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於次國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比於小國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蓋諸侯入則爲王朝之卿士卿士出則爲列國之諸侯其分本相等故其受祿不得不同耳

附解 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存疑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者○說統此節大抵是尊天子而重王畿意

附考 孫疏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上士卽元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
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
而已
本義祿之班於列國者公侯之國爲大國其地方百里提封
十萬凡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其祿皆取諸此焉君享
一國之奉爲田三萬二千畝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多卿田
三千二百畝較之於君才是十分之一而實四倍於大夫大
夫之田八百畝較之於卿才是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上士
上士之田四百畝其祿則倍於中士中士之田二百畝其祿
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相等皆得食百畝之
入焉蓋下士庶人身不能自耕因給之以祿使足以代其耕
而已

附解蔡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爲方十里者百
爲田當九百萬畝所謂提封萬井也○朱子曰君十卿祿者
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
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說統身不能自耕而準
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
意○淺說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末一節只
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
上農夫耳○蒙引注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云云
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加上去○此
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
附考孫疏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皆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
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
藏史掌書胥徒
民服徭役者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
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本義伯爲次國其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矣而國中
之有卿大夫及在官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
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二萬四千畝卿之祿則止三倍於
大夫大夫得田二千四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田八
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田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
士而得田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
使足以代其耕則與大國之制無
不同矣次國班祿之制蓋如此
附解蔡氏道傳曰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爲方十
里者四十有九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
畝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
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本義子男爲小國其地方五十里較之七十里之地又狹矣
而國中之有卿大夫士與庶人之在官者亦與次國一也故
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一萬六千畝卿之祿
則止二倍於大夫大夫得田一千六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
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
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
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則亦與次國之
制無不同矣小國班祿之制又如此
附解蔡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以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二
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蔡氏

曰由卿而上三等之闕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闕同者蓋卿
而上其祿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
下其祿寖薄苟爲之殺則
臣之所食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
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
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
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
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

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
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本義 然庶人在官之祿亦豈盡同於下士而無所差等哉祿
足代耕吾以耕者之所獲言之每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必
加以糞糞多而力勤者是爲上農夫計其所獲可以食九人
稍次於上農者其所獲可食八人中等農夫其所獲僅可食
七人中次農夫其所獲僅可食六人若下等農夫其所獲不
過能食五人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隨異大
約有此五等若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力有勞逸其受祿之
數即照農夫以爲差等事之煩者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食以
次遞減事最減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所謂祿足代耕者
又知古之列爵有尊卑而中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
異其規此古所
聞之大略也

指解 存疑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
簡而分○四書脈本節發明祿足代耕之義只因上說同祿
而未明說同祿之中有不同祿處故又說此一節○困勉錄
按所謂同祿之中有不同者蓋庶人在官雖云與下士同祿
然下士之祿無差而庶人在官之祿有差此其不同也非指
九人至五人之不同也○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爲
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
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爲正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
武城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
使博士諸生剿六經中而作將以興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
之手宜其有與他說不合者又按朱子謂答疑周禮一書方
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峯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
書也竊意此說爲是然則冬
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

附考 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
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何氏曰天下之
地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等皆焚其骨爲灰以清種蕡
則燒麻爲灰
以清種也

敢問友章

總旨 說統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一箇友德而不可挾本文
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而末節把尊賢貴貴並言正見
得尊賢之義同於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裴惠晉平
帝堯正以古之不挾貴者立個尊賢的樣子不必分優劣○
翼註 賢
即德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
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本義 萬章問曰敢問交朋友之道孟子曰交友之道無他只
在去其自恃之念而已如己雖長也不可挾其年齒而與人
友己雖貴也不可挾其貴介而與人友己之兄弟雖盛也不
可挾其兄弟之勢而與人友蓋以友也者特因其人之德而

友之以爲吾進德之資也若一有挾之心則取友之意
不誠而有德者亦不肯與之友矣故不可以有挾也

【附解】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四書脈】長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說統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是挾○【新安陳氏】曰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

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本義】然能無所挾固難能不挾貴尤難試歷言古之不挾貴而能盡友道者魯有世卿孟獻子者百乘之家也可謂貴矣當其時有友五人焉曰樂正裘曰牧仲其餘三人則予偶忘其姓名矣獻子與此五人友也豈漫然與之友哉正以此五人者能以德自重不動心於勢利其心中全無獻子之家者也此獻子所以友之也假使此五人者其心亦有獻子之家則獻子方且鄙之豈肯與之爲友乎不挾貴而友役於百乘之家者有如此

【附解】存疑無獻子之家視獻子之家如無有也猶云目中無人意有獻子之家者把獻子之家來當事而慕羨之也○稱訓忘我之貴則與之友不忘我之貴則不與之友道正見獻子不挾貴處○【蒙引】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本義】然不但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不挾貴者焉費惠公嘗曰尊賢之禮不可一槩而施吾於子思則師事之以其德足以型我也吾於顏般則友資之以其德足以切磋我也至於王順長息其才僅可供我之使令則事我者也豈敢混於師友之列乎觀惠公之言其不挾貴而友微之小國之君者又如此

【附解】存疑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耳○【說統】惠公不敢躋王順長息於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班處此句不重郤要與他斡旋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本義】然又不但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不挾貴者焉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賢而造其廬執禮甚恭受命惟謹當其至門唐命之入則入及其既入唐命之坐則坐方其進食也唐命之食則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之至薄未嘗不飽蓋敬唐之命不敢不飽也夫以起居飲食一惟賢者之命是從可謂曲盡尊賢之禮矣然此特儀文之末耳惜

乎其終於此而已矣天位以官有德而公不與之共爲天職以任有德而公不與之治爲天祿以養有德而公不與之食爲其所以尊之者不過造詣承順之間此乃士人無爵土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用人之權者之尊賢也然平公雖未盡尊賢之道而已曲盡尊賢之禮其視世之負其位不肯下交者固有間矣不挾貴而友微之大國之君者又如此

附解 翼註然終於此而已以下亦不甚重引平公還是取其不挾意但微致不滿意耳

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尙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

本義 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者昔舜自歷山上而見帝帝妻之二女以舜爲甥館於貳室亦嘗就其館而饗舜之食其館舜也是舜固爲賓而堯爲主其饗舜也是堯若爲賓而舜爲主夫更迭爲賓主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舜匹夫之德也此眞不挾之至也

附解 蒙引此節不可以爲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上文所以著個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爲倦矣又況知其爲有所未至者耶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本義 歷觀古人之不挾貴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爲之哉大抵天下有分位所以崇微有道德所以輔仁以下而敬上位之所在也謂之貴貴以上而敬下德之所在也謂之尊賢其事若有不同然貴當貴而貴之固爲事之宜賢當尊而尊之亦爲事之宜其義一也世之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亦昧於義之所在矣

附解 蒙引用上敬下不必謂用上之祿以敬下只謂以上敬下也○通章是用上敬下此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總註罪衆以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總旨 蒙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爲當卻孟子始終以爲可受蓋仲尼不爲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於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精也一條○翼註前五節詳言交際不必卻而以孔子爲準下因孔子仕魯而詳言其委曲以行道之意亦以見餽可受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本義 萬章見孟子不仕人國而猶受其交際故問曰敢問人之以禮儀幣帛相交際者果何心也孟子曰人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假幣帛之儀將於外交際之禮其心主於恭而已

附解 達說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詞便已各露大意○說統交際即牆指諸侯說恭以致餽者言下不恭以卻餽者言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本義 萬章曰交際固所以將敬而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卻之卻之而不受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凡人之處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而我心私自忖度曰此所賜之物必是取於人者不知其果合於義乎抑不合於義乎必所取合義而後可受如其非義則卻之矣夫尊者以恭而賜我我乃逆計其非義而卻之是乃鄙其物而輕其人做慢莫大焉此卻之爲不恭也惟以此爲不恭故寧受之而不敢卻以卑承尊之禮宜然也

附解 劉上玉曰卻之卻之卻之堅也○說統何哉語氣承恭字來此是疑其當卻意○摘訓曰其所取之者曰字乃心竊計之之意與下節以心卻之曰日字一樣以是爲不恭乃君子當尊者有賜之時自家見得這卻爲不恭也○存疑而後受之下含箇卻意故曰以是爲不恭註不然則卻之正補其意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本義 萬章又曰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苟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術惟無以言辭顯然卻之以心隱然卻之心中竊計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而外姑托他詞以無受則在我既無不義之汙在彼亦無不恭之罪不亦可乎孟子曰交際之禮亦何必已甚但觀今日其交也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傲簡斯孔子亦受之矣何以卻爲哉

存疑 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文道如義以爲質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說統引孔子作證只是申明上節不須卻之意不必以不當卻不必卻分疏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本義萬章又問曰若不問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今有人於國門之外殺人而殺之且奪其貨者乃其交我亦以道餽我亦以禮斯可不問其所從來而受其禦人所得之物歟孟子曰禦人之貨固不可受康誥有曰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所有之貨閔然不知畏死此等人凡民無不憝怨由書言觀之可見禦人之盜乃王法之所不容是不待教戒而即當誅之者也夫此誅禦之法殷以受夏周以受殷三代相承不待辭說翻鞫至今其法猶斷然明烈如之其可受乎

附解說統引禦以爲例只爲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何是倒跌語不是疑詞○翼註衍文十四字趙氏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亦細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本義萬章又問曰禦固不可受矣今之諸侯其取之於民也橫暴不義亦猶夫禦也苟善其禮以相交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取民固多不義比之於盜則亦太甚矣試以王者之法論之子以爲有王者起而脩明法度將連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先施教令不改而後誅之乎若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固有間矣且以理論之義固一毫不可苟者也今以取非其有而謂之盜者是充不義之類至於義之極精極微之盡頭處而極言之所以稍涉不義而即加以盜名也豈可遽同於禦人之盜哉夫諸侯異於禦人之盜則諸侯之餽亦異於禦得之貨矣尚何疑於君子之受賜乎昔者孔子之仕於魯國也魯人之俗每當祭祀時必相與田獵較奪禽獸以供祭品孔

子亦從其俗而聽其獵較焉夫獵較乃取物之不以禮者尙猶可從而況諸侯之賜交以道接以禮何不可受之有乎

附解說統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存疑子以爲有王者作三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眞盜夫謂非其有二句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眞盜○說統法與義雖是二項都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非其有而取之者二句指定諸侯言○講梁生曰孔子亦獵較非孔子身在田獵而遂中謂孔子爲乘田時職其事而不禁革其俗○四書脈講獵較須見是取物不以禮者方與受賜有關若但云同俗覺不切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旣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本義】章又曰君子之仕將以行道爲事也今孔子之仕如此毋乃不以行道爲事歟孟子曰孔子身任斯道之責其仕固以行道爲事也章曰旣以行道爲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宜在所革者也奈何反從俗而爲之乎孟子曰孔子於從俗之中自有變俗之用蓋魯人之獵較以祭者因祭無定器實無常品也孔子先立簿書以正其祭器使器中所實之物只是常品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其簿之所正者則獵較者知異物無用其俗將不禁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暫同於俗而不遽去可謂非事道乎章曰孔子欲變俗而爲是委曲之圖則行道之志不遂矣何爲不去乎孟子曰聖人非難於去也但欲行道於天下而慨來其小者更張之是使人疑異而道終難行矣孔子所以不去者蓋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人知聖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旣可行矣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其去留不苟如此何莫非事道之心歟

【附解】說統非事道與句根上文獵較生來且渾渾說○【類註】先簿正祭器如太廟籩豆各十二泉廟籩豆各八之類是使器有常數也不以四方供簿正是使實有常品也實字卽籩實豆實之實○【摘訓】四方之食卽獵較之物供簿正指器言

謂簿書所正之祭器也○【存疑】爲之兆在先簿正祭器外蓋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於獵較一事且姑泄之而陰爲之圖先簿正祭器正是陰爲之圖更有試行道之端在若前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四書脈】兆足以行而不行非是不能行其兆蓋兆旣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能大行其道則是知而不能行而人終不足以有爲故不得已而去之速也未嘗終三年淹是又因魯事而槩其所仕之國不輕留也○【說統】先簿正以下但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爲之兆也五句只重不可行而不爲悻悻意不重決去意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衞靈公衞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衞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本義】且孔子事道之心不特於仕魯見之也吾嘗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槩有三有見其道之可行而委身以仕者次之有因其君能接遇以禮而仕者次之有因其君能脩養賢之典而仕者於何考之其仕於魯也於季桓子執國政之時而孔子爲司寇攝相於魯者乃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衞靈公者乃際可之仕也其仕於衞孝公者乃公養之仕也夫孔子在當時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君子於交際之間何必爲已甚哉

【附解】達說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路有可行即便仕了不必求全責備○農註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困勉錄按行可際可公養不可說得太好若說得太好便與下衞靈公孝公不對鍼須說得有分寸○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困勉錄此節是歷舉孔子生平仕進之跡以結上文之意見行可應上仕魯際可公養應上交際見行可是實際可公養是主三句合看又有一層委曲一層之意

仕非爲貧也章

【總旨】蒙引此章蓋爲當時有爲貧而苟祿者發○存疑首節言爲貧而仕中三節言其所宜居末節則明其意也抱關擊柝只是上辭尊居卑意說孔子是舉其人以實之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本義】孟子曰君子之仕也係於君民國家之大非徒爲貧之故欲借升斗之祿也而有時乎志違遇否不得已而爲貧亦猶人之娶妻非徒爲養之故也而有時乎不得已而爲養

【附解】存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見爲貧非其常也○劉上玉曰註仕本爲行道二字宜虛含以在末節故也○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本義】夫爲貧而仕既非得已之情則擇官而處宜安退讓之分奚可昧於所居哉要當辭爵之尊而居於卑辭祿之厚而居於薄官卑則職事易稱祿薄則分願稍安爲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也

【附解】翼註辭富居貧此貧字與上貧字異上是家貧此是祿薄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本義】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果以何者爲分之所宜居乎惟守關之吏以擊柝爲職者其位既卑而事不難於理其祿甚薄而食不浮於人此爲貧而仕者所宜居也

【附解】翼註惡乎宜乎何是卑貧中又要擇所宜居抱關擊柝亦不限定爲此官只是舉例之辭○蒙引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爲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

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本義】不觀之孔子乎昔孔子當爲貧而仕將亦嘗爲主委積倉廩之吏矣意蓋曰委吏所司者錢穀之事耳吾惟於出納之間料量惟平而會計當焉吾職盡矣又嘗爲苑囿之吏主畜之芻牧矣意蓋曰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耳吾惟於牛羊之畜孳息蕃盛而茁壯長焉吾職盡矣此孔子爲貧而仕惟取其職之易稱如此然則抱關擊柝豈非辭尊富而居卑貧者之所宜也哉

【附解】說統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四書脈會是總計計是分計○蒙引長謂生息滋蕃言肥壯而且長益也○達說要看稱職與行道所以異處蓋我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康濟乃謂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本義】爲貧而仕所以必辭尊富而居卑貧者非無故也小臣之與大臣其責任固自不同耳蓋職卑者分亦微使身在卑位本無行道之責而乃高談濶論上與人主爭是非下與國家謀理亂則位之所在不可言而妄言難免越職之罪也若夫爵尊者任自重使身立乎人之本朝既非竊祿之官而乃曠職怠事上無以輔弼君德下無以康濟民生則道之所在可行而不能行亦有素餐之恥也夫出位爲可罪則卑貧固易稱之官道不行爲可恥則尊富非苟祿之地此爲貧而仕者所以當辭尊富居卑貧而以孔子爲法也

【附解】莊忠甫曰位卑而言高者心雖自信無他而不能解於僭越之議故無隱愧而有明罪立本朝而不行道者術雖可以保位而不能逃乎食影之慚故無人誅而有私恥○蒙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爲爲貧而仕者發或者不終見其言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仗者非也○困勉錄蒙引言不當與上文作對仗者謂不當與上文數節作對仗也若對位卑而言高罪也看則仍當作對仗矣○說約有節云仕非爲貧則是爲道矣故以不行爲恥又云有時爲貧則是不爲道矣故以居卑爲宜到底只是明此意○蒙引註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所以二字重

士之不託諸侯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總是言士之所以自待與君之所以待士不必分某節爲士之自待某節爲君之待士或就士之自待言而君之待士者在其中或就君之待士言而士之所以自待者亦在其中矣○問末節似不見得士自待之意曰士之自待正當以舜爲極若區區餽送有道固非士之所志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本義】萬章問於孟子曰賢非后不食士當未仕時雖寄身於諸侯而食其祿似不爲過乃不肯寄食於諸侯者果何謂也孟子答曰士之不託諸侯非其心之不欲乃分之所不敢也蓋諸侯本有爵土之封不幸失國出奔託身他國他國之君待之以寄公之祿成有常廩此乃諸侯之禮也若士本無爵土乃寄寓於諸侯不仕而食其祿是以匹夫而擬邦君之尊犯分而非禮矣此所以不敢也

【附考】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䘏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本義 章又問曰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國君餽之以粟則受之否乎孟子曰君餽粟於士士固當受之也章又問曰士於諸侯既不敢以寄食而餽粟則又可受敢問何義也孟子曰君之於民也分若相懸情關一體固有賑恤之義焉士而未仕無異於編氓則君之餽士是亦周之之意也如之何不受乎

附解 蒙引此節言可受餽以餽無常數故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本義 章又問曰周與賜皆出於君乃士於所周之粟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也孟子曰亦分有所不敢也章曰敢問其不敢受賜何謂也孟子曰人臣受職任事雖抱關擊柝皆有所守之常職自當有所賜之常祿以食於上此人臣之分也若士無常職而受所賜之常祿是以庶人而上同於在位之臣不恭孰甚焉士之以禮自處當如此

附解 摘訓抱關擊柝卑以該尊也○上不敢是不敢當君賜有士無上之分也此不敢是不敢當臣禮有職無職之分也雖只一事而所指各不同然無常職而賜於上即所謂士之託於諸侯以爲不恭即所謂非禮前後合看此則明言不敢之所以然矣○蒙引此節言不可受祿以祿則有常數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本義 萬章又問曰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然不識所餽者可常常繼續乎孟子曰君之餽士固不可不繼亦顧其所以繼之者何如耳昔魯繆公之於子思也數使人問候以通其意且數餽鼎肉以致其養子思有所不悅於心因於其末後來餽之時麾使者出於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乃言曰始吾以君致餽於伋待伋甚厚也今而後知君之於伋食之而弗愛但以畜犬馬者畜之而已繆公聞言悔悟從此不敢復遣臺官而致餽也夫人君悅賢之道固貴於能養尤貴於能舉今繆公悅子思之賢既不能舉而用之始則亟問亟餽終遂絕而不餽又不能曲盡誠意以養之也可謂悅賢乎此可見餽可常繼而繼必以禮也

附解 劉上玉曰子思不悅自是爲使己拜受之勞然此處且含糊說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句地○四書脉摽使只是不納於內非逐去之謂○說統問子思摽使不受何以必於卒也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終是何等氣象○翼註臺無餽雖是悔悟却又并廢其禮○困勉錄又不能養也內兼亟餽無餽兩意○顧伯玉曰悅賢不能舉數句意且虛說下二節發說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本義】章又問曰不餽既不可而常餽又不可敢問君若欲養君子必如何斯可謂之養乎孟子曰國君養賢始而不將之以君命則爲簡褻故當始餽之時於凡粟肉之賜必遣人以君命將之使道其禮意之誠而賢者敬君之命再拜稽首而受此始餽之禮宜然也自後則但命有司供其買之使廩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使免拜賜之勞此繼餽之禮宜然也繆公昧於此禮數以君命致餽子思意以爲鼎肉之微而使己僕僕然拜賜之不服非養君子之道

也此所以摽使者於門外而不肯受其餽也知子思所以不受繆公之餽則知國君養賢之道矣

【附錄】〔說統〕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思三句是推當時繆餽之意以見所以爲養賢之道○〔蒙引〕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或問如此則有常數矣曰非也雖云繼肉終喚作餽不喚作常祿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本義】然所貴乎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必若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且二女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無一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乃舉而加諸高位此能養能舉所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豈但繼粟繼肉徒飾問餽之文而已哉

【附錄】〔蒙引〕加上位謂上相之位非天子之位○〔達說〕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末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

敢問不見諸侯章

【[illegible]】徐儆弦曰此章以禮義二字作骨首節指出禮字大節指出義字後義路禮門正與正面相應通章皆言不可往名而結尾以孔子往名之事提出官職二字正發明士不可名之意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

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本義】萬章問曰敢問士亦諸侯之臣而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士生諸侯之國其在國都者曰市井之臣其在田野者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夫庶人亦君之臣也但未通贄爲臣與已仕而在位者不同故不敢見於諸侯蓋以德自重而其志不可屈以道自居而其身不可辱此禮之所在也

【附錄】〔四書脉〕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爲臣乃已仕之臣也○〔蒙引〕皆謂庶人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此士字與下文士以旂以士之招招庶人士字不同蓋此士字是未仕者彼二士字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故朱註云士謂已仕者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本義 章又問承上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乃國君召庶人而役之庶人則往役君欲見士而召之士則不肯往見何也孟子曰凡此皆準之義庶人以賤承貴法當給役故往役則得其分之宜而為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則失其分之宜而為不義也所以不往見也

存疑 上曰庶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已之禮下當曰往見非禮為是乃曰往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失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

賢而召之也

本義 吾且問子君之欲見士也何為也哉章曰為其多聞而能知道也為其賢而能體道也君以是欲見之也孟子曰如為其多聞也則將資之以考道問業是可師矣雖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如為其賢也則將資之以與道致治當就見矣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附解 蒙引為其多聞也以所知言為其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與賢言○說統多聞與賢共在一人身上說○蒙引此節所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又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本義 昔者魯繆公亟見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因問子思曰古有千乘之國乃下友於士何如繆公此言分明有自矜之意於是子思艴然不悅曰吾聞古之人有言曰國君之於賢者當尊之以師道事之云乎豈但如君所言平等相交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不悅之意豈不以為以爵位言則子尊而為君我卑而為臣勢分懸絕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則我乃師表之望子當以師道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平交而為友乎由子思之言推之可見千乘之君求與為士者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之使往見歟

附解 說統事之云乎二句不可通作古人之言蓋謂古人只說箇事之豈曾說箇友之所以斷一友字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意重在以德上千乘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放開說曰況可召與則是回顧召之則不往見之處勿粘子思繆公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本義 又將觀昔者齊景公田使人以旌招虞人虞人不至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贊美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夫孔子奚取於虞人而美之如是耶蓋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雖死不往孔子所以取之也

附解 存疑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之事言賢者不可赴召皆以明往見不義之意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本義】章又問曰敢問招虞人當用何物孟子曰虞人以田獵爲職則招虞人者當以皮冠從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則招之以通帛之旃蓋有取於朴素之質士已仕在位者則招之以交龍之旂蓋有取於變化之象然皆不敢用旌惟大夫方用旌招之蓋以大夫羽儀朝寧有文明之德故招之以旌以明其不同於士庶也景公乃以招虞人此虞人所以寧死而不敢應其招耳

【附解】【蒙引】依左傳則所謂招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者皆是田獵時招但傳云弓以招士此云士以旂不同耳○【說統】通節以虞人爲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本義】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招大夫者招虞人也而虞人守死不敢往只此推之若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又豈敢不安其分而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貴者之招也以貴者之招招賤者在賤者猶以爲招非其物而不敢往況夫欲見賢而召之是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也賢人其可往乎

【附解】【蒙引】自繆公亟見於子思至而况可召與是即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田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翼註】兩段引証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句俱醒看○【困勉錄】註以不敢往不可往爲就此亦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不可往即不敢往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明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本義】故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必以其道也君不以其道而欲召見之彼豈肯往見哉猶欲其人入而閉之門也彼惡得而入哉何則義以制事坦然爲蕩平之道是人所共由之路也禮以治躬秩然爲中正之閑是人所共由之門也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能由是路以往而出入是門之中也大東之詩有云周道之平如砥其直又如矢在上之君子所爲率履在下之小人所爲視傚正君子能由是路之証也而出入是門因可知矣夫君子動必以禮義如此豈肯往見諸侯哉此欲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

【附解】【說統】所謂道即禮義是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唯君子三字○【蒙引】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存疑】義與禮何分別此理爲人所宜行是義行之而有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參看頗覺明白○【翼註】義禮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尤其大者○【困勉錄】引詩註以爲專証能由是路之意不及禮者蓋舉此以見彼也與畏天之威一例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
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本義】萬章曰賢者既不可召之使往見奈何孔子聞君命召
則不俟駕車而行然則孔子非與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
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而君以其官召之安得不
趨應也士則不傳贄爲臣而無官職之寄也惡可召歟
【附解】摘訓當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非若草莽之臣矣
以其官召之則非以其多聞而召之非以其賢而召之矣○
僬澼閹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爲士時則以
不赴召爲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爲禮義也
孟子謂萬章曰章
【總旨】牛春宇曰此章言友善之量宜廣由鄉國而及天下由
今而進於古總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內未足二

字是關鍵○【蒙引】此章
之言槩似主成德者言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
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本義】孟子謂萬章曰有進善之資方能好人之善有容善之
地方能取人之善故善蓋於一鄉而爲一鄉之善士斯能盡
友一鄉中之善士善蓋於一國而爲一國之善士斯能盡友
一國中之善士善蓋於天下而爲天下之善士斯能盡友天
下之善士隨其所處之高
下而爲所友之廣狹也
【附解】紹聞編上善士以本身言下善士以同類言要看得活
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
量則無以盡友其人耳○【說統】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
可作彼自來友我蓋友字還是我去友彼○新安陳氏曰廣
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
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吾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
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
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
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
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
言旣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

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本義】夫友天下之善士所友亦云廣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
尚論古之人焉尚論古之人如何古之人言見於詩者則誦
而詠之古之人言載於書者則讀而求之然徒觀其言而不
知其爲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庶知
其爲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如此是能進其尚友之道
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蓋其取善無窮而進善亦無窮也
【附解】【蒙引】又尚論古之人乘下文誦其詩讀其書誦其詩讀
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考其行也○詩指賦詠而言書指文
辭而言如禹謨伊訓之類是書皆以爲言也○【說統】論世亦
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
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翼註】觀言考行不平觀本文不知
其人可乎一句側重考行爲是○【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
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進而愈
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
齊宣王問卿章

說旨 說統此問是論爲卿之道。然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寒驕主之膽。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本義 齊宣王問爲卿之道。孟子曰。王之所問者果何等卿也。王曰。卿有不同乎。孟子曰。卿之列尚雖同。而其分則異。有同姓而爲貴戚之卿。有疏遠而爲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何如。孟子曰。所謂貴戚之卿者。與君有親親之恩。幸而君

無大過。與國同休。同其願也。設或君德不脩。有大過彰聞於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然不以一諫塞責也。必至再至三。反覆匡救。務期悔悟而後已。使或執迷而不肯聽。忠言既無可入之機。此身又無可去之義。安忍坐視其亂而不爲之處。則當易置君位。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庶以扶社稷於將危。全宗祀於未墜。此親臣義同休戚。達權救變之道。當然也。所謂貴戚之卿。蓋如此。

附解 說統 反覆所以明忠。易位所以存祀。總爲宗社之計。○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本義 王聞易位之說。疑其言之太過。不覺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本義 孟子乃正言以安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既問臣。臣不敢有所避諱。而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然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

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本義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何如。孟子曰。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稍異。其引君於道。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君有過而少違於道。則必諫。然不以一諫塞責也。必再三開導。以庶幾其一改。如或執迷不聽。上無受諫之誠。斯下無可留之義。安能戀戀爵位。而久居其國乎。則有見幾而作。浩然長往而已。所謂異姓之卿。蓋如此。夫卿雖有不同。然一以宗社爲重。一以正君爲急。其忠愛之心。固無二也。人君誠能體親賢之意。以思自立於無過。則可以貽宗社永固之休。成君臣始終之美矣。

附解 西山眞氏曰。反覆二字。最宜深體。而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且爵位。又欲壓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

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存疑曰易位曰去都是就遭變上說蓋就義理之所極言也○翼註貴戚之卿以宗社爲重君爲輕故行權異姓之卿以道爲重位爲輕故守經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八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九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章

翼註告子論性病在爲字故孟子緊從爲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而告子之說窮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本義 告子有疑於孟子性善之說因辯之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矣自我觀之人之生而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混然一物猶杞柳之質也人之行事而有仁義也其牽動措施皆非出於自然猶桮棬之器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而強以之爲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而強以之爲桮棬也皆人力使然一而已矣

附解 說經性猶杞柳二句虛至下二句方可見人性本無仁義意且其言性亦即後章生之謂性是也不可用降衷秉彝等語○存疑義猶桮棬只是一義字該了仁字不是脫漏○○

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

會齋王氏曰註稟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蒙引註矯揉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荀子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本義】孟子辯之曰杞柳桮棬何可以比人性昔且問子子能順杞柳之性而自然以爲桮棬乎必將斬伐之矯揉之戕賊杞柳之本然而後可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之性而後可以爲仁義與戕賊可施於杞柳而不可施於人性則失子乃謂仁義由於人爲此言一出人皆謂性中本無仁義殆將棄仁義而不肯爲是率天下之人而爲仁義之禍者必自子之言始也其害可勝言哉。

【附解】翼註子能二句非兩問之辭乃是言子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是決詞○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雙峯饒氏曰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達說此段雖未言性善然謂之不可戕賊則性善亦隱然在言外矣。

性猶湍水章

【總旨】蒙引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本義】告子以性爲惡因有杞柳之喻聞孟子之言乃小變其說曰人性謂之爲惡固不可謂之純然爲善亦不可看來性無定體猶之湍瀠之水瀠洄旋轉本無定向決而引之於東則流於東決而引之於西則流於西人性無分於善不善顧人所習何如猶湍水之無分於東西顧人所決何如耳告子之言如此是以性爲無善無不善也

【附解】蒙引註波流瀠洄謂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故曰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楊【附考】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本義】孟子曰水之流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蓋泉流之所歸皆地勢之最下所以決諸東方則東流者必東方之地勢爲最下也所以決諸西方則西流者必西方之地勢爲最下也彼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性之本然就下也蓋人性必善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非人之性矣水流必下初無有不下者有不下則非水之性矣

【附解】說統孟子以上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明○蒙引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總註所謂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句且莫用順字○翼註無有不三字是決詞不重同意○達說人性之善四句口氣相連語意却歸重人無有不善二句上二句只渾淪說箇性善下二句則決斷其詞而信其爲必善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

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本義 然水無有不下而亦有不下者何哉今夫水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上過乎顙激而行之可使上至乎山過顙在山則不就下矣是豈水之本性哉其迫於搏激之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激所使也豈可因人之爲不善而遂謂人性無定體乎

附錄 蒙引 說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云云者以天下自有惡者一脉須著如此解破○說統 水之過顙在山出於搏激來則水之無有不下也明矣爲不善而出於使可見天下即有爲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

生之謂性章

集註 朱子曰此章乃告子迷謬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本義 告子前以杞柳湍水喻性而其說皆窮於是自述其本意曰凡吾所謂性者不求之於外而求之於人之身其有生之初爲知覺運動這便是性生外豈別有所謂性哉

附錄 雙峯饒氏曰生活也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蒙引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存疑 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性之爲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喻己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本義 孟子因詰之曰汝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曰然孟子猶恐其意未明而說未定故復申之曰白之謂白者如白羽之白即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即猶白玉之白與告子曰然告子之言如此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則亦甚矣

附錄 翼註 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恐告子遊詞故再問以實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達說 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二字連珠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大全】孟子因而折之曰若果如此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犬有知覺運動牛亦有知覺運動犬之性何異於牛之性牛有知覺運動人亦有知覺運動牛之性何異於人之性與人為萬物之靈而貴於萬物者汝為犬牛與人之性同乎不同乎同人類於犬牛可乎不可乎告子於此若以為不同則生之謂性人與物實無不同也若以為同則人物不分貴賤無別於言若有不順焉故理屈詞窮之不能對也

【附錄】達說然則二字緊接上文來○蒙引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帶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犬牛與人不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雲峯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稍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蓋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食色性也章

【附錄】困勉錄吳因之云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愚謂論仁義正所以論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

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大全】告子以知覺運動者為性故於此又曰性非有他也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也夫既以食色為性則愛食色之心生於內而食色可愛之宜由乎外以此推之凡心之愛皆曰仁而仁皆在內也非在外也仁既在內則但當力於仁矣凡物之宜皆曰義而義皆在外也非在內也義既在外則不必求合於義也

【附錄】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雲峯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蒙引語類亦以食色人仁義說看人註一般字但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雲峯之說亦是但欠活食色特知覺運動之兩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

正是以生爲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爲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不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本義 夫告子以食色爲性即前以生之謂性之意也孟子既辯之矣故此不復詰其言仁雖非而言在內則是矣故亦在所略特義外之說不得不辯故反詰之曰子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而不在內乎告子曰彼有人焉其年長也我乃從而長之曰彼誠爲長也因其長在彼而不在我也譬猶彼有人焉其色白也我乃從而白之曰彼誠爲白也蓋從其白於外而不在我也故謂義在外也

附錄 四書脈 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重闢義外邊○翼註 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爲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故謂之外也指義言遙承上長長非近接白白也○存疑 告子只是就長上認義卻不就長之上認故以爲在外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蒙引 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豈眞如彼白而我白之乎今試言之人有白者馬亦有白者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皆不過以彼爲白耳固無異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吾之長馬之長特以彼爲長耳至於長人之長必有恭敬之心而與長馬不同也卽此長人不同長馬而有恭敬之心是乃所謂義也且汝所謂義者果安在乎人在於彼而年長於我是謂長者因人之長而有恭敬之心是謂長之者不知汝以長者爲義乎抑以長之者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誠在外矣如以長之者爲義則義之非外也明矣

[illegible] 朱子曰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遠說白馬二句甚輕只起下○困勉錄白馬四句是闢其以白喩長之非以白喩長所以爲非者蓋白馬白人無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與馬之際其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以白喩長之爲非也須發得此意透蓋闢其以白喩長之非卽是闢其意外之非也○四書鏡且謂二句兩乎字須實斷義之非外○遠說通節口氣順遞說下而存疑諸書作兩段意可怪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本義 告子又變其說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愛主於我之心也我心所愛者則自然愛之我心所不愛者安能強我使愛之乎故謂仁在內也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敬主於人之長也凡遇長者皆在所敬豈未必盡出吾之本心也故謂義在外也

附解 存疑此條是再伸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因以闢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本義 孟子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耆秦人之炙亦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炙固在外然則耆炙亦在外歟炙在外而耆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義既非外則仁益非外仁義非外則性固善而食色不可為性矣

附解 翼註物字指炙然字指嗜之同○饕引就長楚人之長與長我之長亦自有差等此可見義之在內處但孟子姑卽其所明者而通之且不及此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總註 這說此章行吾敬。吾字。極重。孟季子兩執已見。只是要曉吾字。孟子公都子各伸其說。只是要闡明吾字。蓋說箇在吾則義內。說箇在人則義外。論義大關鍵正在此。○困勉錄 下文因時制宜之義雖重。然亦歸到吾字上。蓋謂因時制宜亦是吾也所謂皆由中出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本義 孟季子聞孟子義內之說而未達故問公都子曰人皆曰義外而不知夫子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本義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生故謂之內也

附解 蒙引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

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本義 孟季子又問設若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公都子曰敬兄蓋敬以親疏為厚薄兄鄉人之長於吾兄者不多也季子又問曰酌則誰先公都子曰先酌鄉人蓋酌以年齒為先後兄鄉人又為外賓也季子曰所敬既在伯兄當酌之時所長又在鄉人如此則敬長之心皆不得以自主惟因在人之長而為之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附解 蒙引所敬在此所庸敬也所長在彼亦斯須之敬也○不明太泥敬與長之別故註總曰敬長之心○達說此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並言然辯難激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則敬二句俱要相連貫下看不可平○困勉錄 告子之意是謂敬因人觸發而非吾得主張季子之意則謂敬因人轉移而非吾得主張略不同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

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本義 公都子屈於其辭而不能答乃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教之曰敬長之心不在於內而季子以爲在外卽如所言亦何難詰之有子試問彼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吾知彼將答曰敬叔父子又問之曰弟爲尸以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吾知叔父雖尊必不可加於尸彼將答曰敬弟子又問之曰旣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爲敬叔父也彼將答曰我所謂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子便可曰前所謂先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兄在家庭之間無時而不敬是庸敬在兄也就如叔父有常尊一般鄉人在酌酒之時有時而當敬是斯

須之敬在鄉人也旣如弟在尸位暫時崇奉一般因時制宜通變之權皆由中出義之在內明矣

[illegible] 達說 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意然至於不能答畢竟是認吾字不透○存疑 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言所敬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暫時之敬在鄉人也○困勉錄 此處所謂因時制宜者只是制其當敬不當敬之宜不是制其敬之輕重之宜○時當庸敬而庸敬時當暫敬而暫敬皆憑心上裁制故由中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本義 季子聞孟子之言心猶未服又向公都子辯曰敬之所施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在叔父則敬心由叔父而生而因致敬於叔父及弟在尸位則敬心由尸而生而因致敬於弟以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非由內出也季子之言如此此卽執上文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說也公都子乃以易見者曉之曰子以敬爲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可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可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宜因時而變易正如當敬叔父則敬當敬弟則敬致敬之節因人而化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於物而不由於我也不知湯與水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冬夏之宜而可飲則飲者皆由心而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常暫之宜可敬則敬者亦皆由心而生也義可謂在外哉於是季子理屈詞窮不能復有所辯矣

附解 徐玄扈曰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嗜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存疑 要知季子總是就長上認而遺長之一節耳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總旨 李衷一曰通章只情性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求是才詩之則字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懿德是才孔穎達曰性情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也分而言之則有三名○翼註 此章重在因情以驗性上才字對情字不過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本義 公都子問孟子曰吾觀天下之言性者不一矣告子則曰人性渾然中藏止能知覺運動而已本無所謂善而不可以善名亦無所謂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名此一說也

附解 翼註此言性之渾淪○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可食欲色者卽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謂善惡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卽湍水之說也

【本義】或又曰人性本無定體可以使爲善可以使爲不善是故文武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翕然而從於善非其性之本善習俗使然也幽厲在上率民以暴則民皆翕然而從於暴非其性之本惡亦習俗使然也此又一說也

【附解】翼註此言性之無定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本義】或又曰性有一等生來是善有一等生來是不善是故以堯之聖爲君而有象之凶傲是象之性本惡而堯不能改也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與王子比干之賢是舜與微子比干之稟本善而瞍與紂不能累也此又一說也

【附解】翼註此言性之有定○蒙引三說俱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破孟子之說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本義】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所無或言善惡皆性所有未有以性爲善者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諸家之說皆無一言之當與

【附解】家訓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衆論故卽意三說之非而[illegible]必其非卽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是雖無辯乎非故舉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講此二句全要斟酌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本義】孟子曰吾謂性善夫豈無所驗哉蓋性蘊於中無形而難知情發於外有迹而易見乃若人之情感物而動自然發見者則皆可以爲善矣情既善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吾所以謂性爲至善也

【附解】困勉錄乃若二字要見孟子一段確有證據光景不是勉強尋一證○蒙引其字指人言○則可以爲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此以爲字只如謂之相似與中庸不可以爲道之以爲字同○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爲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情方可見耳因其情之善而知其性之本善蓋溯流而知其源也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本義】夫無不善之性宜無爲不善之人矣而亦有爲不善者何哉或皆歸罪於才殊不知才本無不善若夫爲不善者乃物欲之累有以陷溺而然非才之罪也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知情之善則知性之善而三說者乃致疑於善惡之間其說不亦謬乎

【附錄】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定形不可言只其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程子合才與材之別大全朱子說不甚分明大抵謂以義理而兼形體說者是才其專就形體說者是材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本義】吾謂仰情之善可以驗性之善者蓋以人有此性則有此情同此情則同此善故遇可傷可痛之事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可憎之事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之交際往來則恭敬之心人皆有之以之辨別可否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情之可以為善也而實根之於性惻隱之心可驗吾性之有仁也羞惡之心可驗吾性之有義也恭敬之心可驗吾性之有禮也是非之心可驗吾性之有智也然此仁義禮智非從外面鑠入乃吾固有之天性也惟其為固有之理

所以發而為才無有不可以為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於已耳故曰思而求之便得此仁義禮智之善弗思而舍之便失此仁義禮智之善惟舍之而失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至倍蓰而無算者由人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發而擴充之以盡其才也豈才之罪也哉

【附錄】朱子曰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翼註鑠字要體自外至內意言四者雖因情始見非緣情後見非如火之鑠金自外而入也二句一反一正○存疑弗思耳矣思字帶箇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箇思字此云然者省文也集註得此意故曰人自不思而求之上文非才之罪○解物欲陷溺弗思弗求爽何處見得物欲陷溺但曰弗思弗求便是陷溺於物欲而失之者若未失不消言思求來說弗思上當補陷溺於物欲意○蒙引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翼註或相倍蓰句主舍則失之去求則得之之遠言○下句方接得○問不能盡其才朱子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予辭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存疑不能盡其才者不思不求而擴充其善端也但不可謂不能盡其思求之才當改云思求便是用其才處○蒙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四句是解乃所謂善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以下是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詩作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彝詩作彝
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
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
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
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
而知之則氣無淸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
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
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
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
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
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示義】即情善以驗性善非我之私言也蓋嘗徵諸詩與孔
子之言矣大雅烝民之詩有曰天生衆民有物有則此乃民

所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夫物之要則我已判於精
粗秉彝好德心已分於我感而詩顛合言之者必有深美於
其間矣孔子讀其詩而因釋其言也乃贊之曰性情之道未
易知也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故天之生人與之氣以
成形而有物焉則必與之理以成性而有則爲未有物具而
則不具者矣惟其民之秉彝也受中於天地分之所以一定
而不移命之所以常存而不息故理義之悅自由中以達於
外蓋達諸天下而同有則亦達諸天下而同好也通乎古今
而皆其則亦通乎古今而皆悅也寧復有不好是懿德者乎
爲此詩者信乎其知道也以此觀之則情之可爲善而人性
之善可見其爲不善
者果非才之罪矣
【附錄】說統引詩處提出一天字仰天命之謂性之說併性善
源頭指出○蒸民詩○蒸民便是理凡無兩樣○【蒙註】物以形言則以
形中之理言○蔡氏曰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
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生之所
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蒙引】
引詩四句故好是懿德一句最重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爲

善處○緣此就見得人心之善也即上文之意○【困勉錄】此處
集註所謂聰明之德慈孝之心似俱當於性上說也○【新安】
【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
相應○【蒙引】程子曰性即理也○指心中之理也○【讀書錄】註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然不論氣
則不知有淸濁昏明之異故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言告子
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善故不明○【宋子曰】論
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
之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非別有一性也○【雙】
峯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
做性便落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
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
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
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
【蒙引】註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謂性安頓在氣質隨氣質之
淸濁而爲等級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謂始初天地
之性雖爲氣質所濁但能克治則初性復還也弗性謂弗謂
之性○存疑才之善本於理才之善不善由於氣理雖善不

能不害於氣氣雖有不善理之善者未嘗亡孟子言才自理
言也程子言才自氣言也自理言之才固本善特害於物欲
然人固有生來便不善者孟子未之及也自氣言之人之才
辭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然其理之本善者未嘗不在於孟子
之言固未發也此程子所以爲密而孟子爲疎也與○蒙引
註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昏明以知言强弱以行言

富歲子弟多賴章

總旨 蒙引此章正爲性善而發蓋孟子言性善雖公都子之
徒不能無疑則後世之信其說者寡矣故孟子於此反覆譬
喻而極言之以曉當世之人也○翼註首節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一句是主下而同類同嗜同聽同美同然皆自非殊字
生出首節是綱次二節卽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後
五節卽小體之同以見大體之同通章以心字作主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本義 孟子又明性善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常情每因物而
易遷試觀豐稔之歲人家子弟雖未必盡爲善然多所賴藉
而爲善凶荒之歲人家子弟雖未必盡爲惡然多至暴棄而
爲不善夫子弟一也而凶歲多暴獨異於富歲之多賴者非
天之降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良
由凶年衣食不足有以陷溺其本心故如是也

附解 翼註多暴處容說止衣食不足則在陷溺其心內看來
多賴亦不可說明只以賴字當善字說如人暴橫者謂之無
賴或云無藉卽此賴字意○困勉錄多暴卽是非辟之心生
不必說到事爲而後爲暴也○蒙引多賴多暴多字有斟酌
此兩句重在下一句故下文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云云○
存疑才與心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才是心之能心盛貯這性
才心溺則性失不能發之才矣是心溺則才喪而爲暴非天
降才之殊而爲暴也○然字指爲暴陷溺其心之心卽下文
同然乎理義之心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本義 吾謂人性之同觀諸物理而自見今夫麰麥之爲物播
種而又覆蓋之其地同也乘時而樹藝之其時同也其浡
然而生由苗而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不先不後而成熟之
期又同矣蓋同一麰麥則同一發生同一發生則同一成熟
固物性之自然者也雖其間收穫多寡小有不同亦不過土
壤有肥瘠雨露有厚薄人事有勤惰之不齊耳而麰麥之性
則何嘗有
不同者哉

附解 顧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
種○翼註其地同只言均是種麥之地若說地利同便礙下
肥磽○存疑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熟之時猶言時日到齊
○摘訓麰麥六句只重皆熟句不可作三同平看○存疑雖
有不同指所獲多寡言○困勉錄地有肥磽三句三平看每
句內皆有不齊意然不必以末句不齊二字總承也○說統
究竟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新安陳氏曰
此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本義 卽麰麥觀之可見凡天下物之同類者其性未有不相
似者也何獨至於人而乃疑其不相似乎雖聖人爲人之至
亦不過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
與我同類者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附解 存疑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麰麥聖人與我同類這
裏就含其才相似意○翼註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

與我同類就形說而含性意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
足同也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
足形不至成蕢也

【演義】惟其人類之同故龍子嘗有言曰織屨者不知人足之
大小任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我知決不至失其形而
爲蕢也龍子所云不爲蕢者正以
屨之相似由天下之足同故也

【附解】賀註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存疑龍子之言只是
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總結只云口耳目可見○蒙引屨之
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此二句孟子承龍子之言
而釋之者而自此以下三條皆孟子之言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
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本義】豈惟足爲然哉口之於味亦有同嗜也雖易牙最爲知
味亦不過於衆口之中先得我之所嗜也如使易牙口之於
味也其嗜好之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易牙
所調之味宜易牙嗜之未必人人嗜之矣何天下所嗜皆從
易牙所調之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必於易
牙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相似也

【精講】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
我口之所嗜已爲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賀
註如使口之於味也四句是
反言以見其同宜一氣讀下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本義】不但口相似也惟耳亦然今觀耳之於聲衆天下無有
不期於師曠者至於聲天下皆期必於師曠是聽德之聰不
殊而天下之
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本義】不但耳相似也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於子都
天下無不知其容色之姣好者若於子都而不知其姣好則必
瞽目之人耳是天下
之有目者舉相似也

【附解】四書脈子都
鄭大夫公孫閼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
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
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

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本義 惟其理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於味也人有同嗜焉凡耳之於聲也人有同聽焉凡目之於色也人有同美焉夫口耳目乃形氣之粗者尚皆有同然之性如此而於心爲衆體之宰得無以一人之心合衆人之心所同以爲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吾心所固有而即物而存之理也謂吾心所固有而處物咸宜之義也理即心之體義即心之用未有人心而無此理義則未有不以理義爲然者矣彼聖人不過先覺乎理義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何嘗加於我哉之外哉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而必好好之而必樂猶芻豢之悅我口味之而必嗜嗜之而必飽也天下無不悅芻豢之口則天下豈有不悅理義之心此聖人所以與我同類

彼爲暴者亦自喪其同然之美耳豈才之罪也哉

附解 翼註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文語點醒同字以起心之同然意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先得此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原無先後也故理義字緊頂上來非重悅之深只重悅之同上此二句皆要見得自有而自悅之非在外者○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困勉錄故理義之悅我心二句當重兩我字蓋理義悅心在聖人固如此也而在我心亦如此是即所謂同然也不必在言外見同然意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總旨 翼註通章即山木以著人心失養之害而申言其係於養末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節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敎人用力以存此心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本義 孟子曰人心本自有天理之良而善端每戕於物欲之害觀之山木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林木茂盛昔嘗見其美矣但以其隣於大國之郊斧斤之斬伐者衆而山木之盛者遂失其常尙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其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所浸潤潛滋暗長豈無萌蘖之發焉使此萌蘖無害則林木或可復生而牛羊又從而踐踏之於是併此萌蘖之生亦不得遂爲長養之性而牛山之上遂濯濯然光潔更無材木之可觀矣人止見今日之牛山濯濯也以爲昔日之牛山原未嘗有材木之生此豈山之本性哉

附解 梁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句最宜着眼○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翼註日夜所息以氣化言○淺說雨露所潤潤即潤其所息也○以山木例人心各有兩層意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是也○新安陳氏曰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
物接之時淸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
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
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淸明
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
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
也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
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

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淸而所好惡遂與
人遠矣
本義不特山木嘗有是美也雖存乎人者其初豈無仁義之
良心哉但爲外物所誘情欲所牽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
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木也今日伐之明日又伐之尙得保
全其美乎然物欲能爲人心之害而不能使善端之終泯也
故其日間紛擾到得夜間寧靜其良心亦必有所生息當平
旦一物未接其氣淸明之際此時善念萌生其好惡與人心
之公好公惡相去不遠但放失旣久發見甚微所存者僅幾
希而已使於此培養而擴充之則良心猶可望其復全也夫
何夜氣之淸明無幾而旦晝所爲復將幾希之善端隨卽梏
梏而亡失之亦如萌蘖之牧於牛羊者矣由是昨夜之所息
而今日梏之今夜之所息而明日又梏之日復一日反覆相
尋則夜氣寖薄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夜氣旣不足以存則
必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始焉與人相近者今去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無異於禽獸也以爲天質之不美本未嘗有才

不知人情之常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其[illegible]而至於去
禽獸不遠者乃由於旦晝之梏亡以至此耳豈自爲未嘗有
才是豈人
之情也哉
附解蒙引雖存乎人者雖字承上山木來○趙氏曰仁義性
也而孟子以心言者心統乎性也良心卽仁義之心卽所謂
性也○蒙引旦旦晝指日間言與旦晝旦字同與日氣旦字異
○存疑良心定於賦予之初如何生得物欲外攻而心爲之
喪物欲旣退此心寧靜而義理復明便似復生也○困勉錄
其日夜之所息日夜二字只平說此句內不必遽重在夜也
○朱子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
纔醒來便有得這些淸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
物接依舊又汩沒了○蒙註好惡與人相近好在仁義惡在
不仁不義也○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蒙引旦
晝有別旦晝間事通日言然此旦又在平旦之後○存疑耳
目口鼻之欲皆所以放其良心也只晝所爲之不善亦只是
這箇○朱子曰梏如被禁械在那裏不容走作自如將自家
物失去了○梏亡之謂梏亡其良心也○反覆非顚倒之謂

蓋有互換更迭之意○蒙引梏之反覆事指旦晝言其梏
而又梏日復日也○存疑日間心擾於物氣爲之昏到夜來
心靜而氣復淸因其復淸故謂之夜氣夜來氣淸到得平旦
未與物接這一段淸氣猶在故稱日旦氣非有二也○朱子
曰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正是
說那本然底良心○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
是日間生底爲物欲梏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
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
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
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閘得許多水住在這裏
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小若從平
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
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
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船閣在乾
燥處轉動不得了心如箇寶珠氣如水若水淸則寶珠在那
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夜氣不足
以存皆是日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
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

体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其害理會這裏節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爲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其旨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本注　由此觀之山木伐而猶有萌蘖之生良心放而猶有幾希之善可見人心之與物理其生息之機皆未嘗亡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苟其生息之機得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萌蘖得雨露之浸潤而益滋也即存心幾希之理亦將與夜氣而常存而可漸復其仁義之良矣其何物之不長乎苟其生息之機失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既伐加以牛羊之牧而遂濯濯也即吾心清明之氣亦將隨旦晝而梏亡而去禽獸也不遠矣果何物之不消乎

翼註　養守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四書脉長不在維持之久消不待漸磨之久只一念自爲轉移耳○蒙引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辭俱平說意則重在人心本文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必兼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新安陳氏曰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只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本義　養有得失而心之消長因之然則心可頃刻失養乎孔子嘗曰天下之物容有操之未必存舍之未必亡者今纔一操持隨即收斂而存纔一舍置隨即放失而亡亡即出也存即入也或出或入都無一定之時亦莫知其去向若此者果何物哉亦惟心如此而已蓋究念此心罔念亦此心是以或存而或亡也一息此心千里亦此心是以無時而無鄕也非心之謂而何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心之在人得失甚易而保守甚難所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矣

翼註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存疑出入無時莫知其鄕只就操則存舍則亡上見得存入也亡出也只緊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緊於操舍無有定處故曰莫知其鄕○朱子曰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翼註曰四句懸空說未何方可露心字○四書蒙此節重在欲人存養意○蒙引註神明不測兼得失言○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非謂上二句專謂得失易下二句專謂保守難○新安陳氏曰註

不可頃刻失其養六句是推廣孟子言外意繳足上文收結
一章之意○程註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得要義
以補之也○潛室陳氏曰註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只下一段
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機投從此養去也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總旨 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存疑二條雖前就生物上譬後就教奕上譬然只是一意不可依新安謂前是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是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達說此章承上文心字來大都亦是論心見專一之心不可無而鴻鵠之心不可有意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本義 孟子曰人君之德莫貴於智今齊王之不智亦無怪其然也

附解 蒙引無惑乎王之不智也據見在言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非其本然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櫱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本義 何則蓋君心惟在所養何如耳譬有物於此雖極天下之易生也若使一日暴之才得陽氣之溫和却乃十日寒之不勝其陰氣之肅殺必然枯槁零落未有能生者也今吾見王之時少矣雖有忠言讜論從容獻納就如一日暴之一般及吾既退而讒諂面諛之人左右雜進却能蠱惑君心敗壞吾德就如十日寒之一般故王雖善端發動非無萌櫱之生然一時之開悟不勝衆欲之交攻我將如之何哉王之不智有由然矣

附解 蒙引暴之陽氣之發舒也故生寒之陰氣之閉固也故不生○翼註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曰一暴十寒○四書脈吾見亦罕矣全重歸咎王疎君子而親小人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

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本義 夫忠言啓迪固在於賢者而專心聽信則係於人君今我之進見日少亦由王聽信不專故也今夫弈之爲數乃數之至小者也然學弈者不專其心之所主致其志之所向則不得其數之精也如弈秋通國中所稱善弈者也設使他教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言是聽其一人雖在旁同聽乃一心外馳想着鴻鵠將至欲彎弓繫箭射而取之是學在弈秋而心又在鴻鵠也雖與他同學不及多矣是豈其生來之智弗若彼一人歟我以爲非然也蓋以心不若彼之專志不若彼之致也今王雖有爲善之資而無必爲之志與學弈而分志於鴻鵠者等矣安望其親君子遠小人以成明

哲之德哉故無惑
乎王之不智也
【附解】雙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條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雲引使弈秋使字是設使之使非實事也○本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承上文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者說來上段不智直就王說此段語末乃見王之所以不智處○四書脈此節重學弈不重誨弈上

魚我所欲也章

【總論】四書脈此章以本心二字爲主上六節言人有本心末二節傷人失本心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身且非我有何況身外物乎斷得生死富貴關破便爲勿喪之資○翼註通章以義字作主末句本心謂羞惡之心即是義之端也○梁引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釋義】孟子見世人徇利忘義往往失其羞惡之心乃就生死之際指其良心不昧者以開導之曰今夫魚之味美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尤美亦我所欲也使勢有所限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兩者不可得兼則寧舍魚而取熊掌也就如人有此生乃軀命所關固我所欲也而義尤爲守身之大閑亦我所欲也使勢迫其窮全生則害義全義則害生二者亦不可得兼則寧舍生而取義也

【附解】四書鏡此四箇所欲且勿露熊掌尤美義尤重意此意還在下文○說義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翼註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之難上說觀一節節可見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本義】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蓋生本我之所欲而本然之良心覺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不肯苟且以得生也死本我之所惡而本然之良心覺不義之可惡尤有甚於死者故當患難而有所不肯避也

【附解】困勉錄此統謂兩其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道破按即明點義字亦何妨○翼註首二節重一義字註云秉彝之良心是也良心即末節本心也○湯雙梧曰此條蒙上文來點出兩其字以見決擇取舍意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偸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本義】如使人無好義之良心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將何不用也又豈肯爲義而舍生哉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將何不爲也又豈肯爲義而就死哉

【附解】困勉錄此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無○翼註此及下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大全 由其有是好義之心故寧舍生取義雖可以[illegible]生而有不用也不然豈樂於輕生者耶由其有是惡不義之心故寧捐生赴難雖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不然豈樂於就死者耶

附錄 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蒙引 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而今由秉彝之良心觀之。義之可欲尤甚於生不義之可惡尤甚於死即此欲義惡不義之心非獨賢者有此心也秉彝之良。原無豐嗇。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之私多有喪失其良心者惟賢者獨能操存而勿喪之耳

刪補 説統是故二字緒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説約賢者能勿喪耳與前章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語意一般俱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慶源輔氏曰。註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存疑上章有四節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説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蒙引 欲義惡不義之心。人人皆有。何以驗之。今夫一簞之食一豆之羹其爲物至微然自俄頃之人觀之得此則生不得則死其爲繫命所關則甚重也宜乎以得食爲急不暇計義之何如矣設使置豆羹於旁大聲格呼而與之便是行道之凡人也不肯受以其嘑爾之可羞也甚至乘簞豆於地用足蹴踏而後與之便是乞丐之人也不屑受以其蹴爾之可羞也夫路人乞丐至微賤者猶不肯以生死之故而泯其羞惡之心此可以驗良心爲人之所必有也

附錄 翼註不受不屑之心不可指定行人乞人説只是雖行乞且激於義而不苟受況非行乞者乎。蒙引蹴爾尤重於嘑爾故乞人亦不受。存疑此條又是仰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之心則以孺子入井之事一般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蒙引 夫簞食豆羹生死所係。尚知以嘑蹴爲可恥而不受至於萬鍾之祿豈特簞豆之微辭受之間其當辨宜何如者乃不辨禮義之當得與否而甘焉受之夫萬鍾之得失非如簞食豆羹有關於生死者也於我身又何所加益焉而顧甘焉受之者獨是爲何將爲宮室計而欲極其華美爲妻妾計而欲極其奉承爲所識窮乏者計而欲其感我之賙濟所以不

辨禮義而受之與

附解 存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照行道乞人弗屑說。於我何加焉。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爲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既日於我何加郤乃爲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乎之論。○說統生死於決斷故畢言義。辭受上於遜讓故兼言禮。○闡上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看。○四勉錄末句與字作斷詞。不必作疑詞。

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鄕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本義 夫同此人也同此心也。鄕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郤爲宮室之美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鄕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郤爲妻妾之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鄕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郤爲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夫萬鍾豈有係於生死是不可已者旣已之而不受矣。而三者不過身外之物儘可已者獨不可以已而不受乎。不可已而已此之謂私欲錮蔽向時不受嘑蹴之本心喪失而無存矣豈不可哀哉

附解 四書脈鄕爲今爲只就一人看。○朱子曰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計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四書脈失其本心。言非無欲惡之本心乃是失其本心也。○蒙引總註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是釋前五節之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則釋後三節意也。

仁人心也章

總說 四書脈此章專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箇心。○新安陳氏曰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illegible] 孟子曰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殆未知其切於人耳。蓋心爲一身之主宰人皆知其至切也。至於仁則視以爲外物若與心不相干的一般。不知人心方寸之中由其有這仁之生理在內。方能兼總四端包括萬善而廓然有大公順應之體。仁即人之心也。路爲日用之率由人皆知其至切也。至於義則視以爲難行若與路不相似一般。不知出入往來之際必以道義之裁制爲準。方能處常知經。遠變知權而坦然有平正通達之途。義即人之路也。

附解 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難理會。便就道只人心便是。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新安陳氏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

然道若大路。則取其則自易知。義爲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蒙註而人字最見仁義切於人身意。○存疑註仁者心之德。則仁是心所具之理。比心又出一步。不是心也。曰人心者反而名之也。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自其所具者歸於具之者。故曰反。所以反而名之人心者。欲人知其切於己也。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爲心也。以心所具之理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矣。以心之所以爲心而言則心卽仁。仁卽心。而實未嘗有所分也。故謂仁爲心之理可。謂仁爲人心亦可。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本義 夫仁爲人心。則人當操存而不放。義爲人路。則人當率由而不舍矣。乃舍之。實行徑趨者。將義之正路舍置而不由邪乃由於邪曲之途。徇欲忘理者。將仁之良心放失而不知求。邪乃求夫身外之物。則是自暴自棄。名雖爲人。而實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去禽獸不遠矣。不亦可哀之甚哉。

附解 雲峯胡氏曰兩其字。卽是上文兩人字。○困勉錄二句只平說爲是。與首節一例。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illegible] 仁義甚切於人。而人自失之。總之只是放心於外。不知照管而已。如雞犬爲物甚輕。放失於外。人尚知求之。至於心乃任其放忽而不知檢點以求之。愛其所輕而忘其至重。其亦弗思之甚矣。

附解 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

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本義 彼學問之道。非止一端。然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凡以求吾所失之仁而已矣。外此則何者爲學問之道哉。

附解 朱子曰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翼註求放心。兼靜存動察言。

今有無名之指章

總旨 蒙引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三章只是此一意重出。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本義 孟子曰、吾人立身所貴於不屈者。在志意。不在一指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爲舉動之害似不必於求伸也如有人能伸之者就是秦楚之路亦將不憚遠赴之勞以求之矣何也、蓋以衆人之指皆伸而我之一指獨屈以指不若人爲恥也、

附解 蒙引指有五。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將指者左傳闔廬傷將指。言其將領諸指也。○翼註不遠秦楚之路。不以秦楚爲遠也。不是自秦之楚。自楚之秦。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承義 夫一指之屈伸、無所關係、倘以不若人爲恥、至於心爲一身之主。少有邪曲、則有愧於人心同然之良矣、其可惡當何如也。却乃屈於物欲、甘居人下、而不求所以伸之、此之謂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之甚矣、人可不反而求之哉

附解 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

拱把之桐梓章

總旨 說統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箇。愛字、蓋凡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爲愛者。然往往置身於物欲攻取之場、雖日愛之、其實。害之矣。孟子從。愛。字。剔。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出。所以字。正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旣昧其所以養。是又何以成其爲愛也哉。人若思量到此、決不肯甘置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本義 孟子曰、吾身之與外物。其輕重本是有辨、乃人之昧焉而弗覺者多矣。今有桐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微細也、人苟愛其美林、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皆知所以養之矣、至於吾身爲綱常倫理所繫屬。天下國家所倚賴。其當養爲何如者。却乃內不知以理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心萌蘖。伐於物欲之斧斤。夜氣發希。梏於且晝之攻取。是豈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切哉、良由本心之明。蔽於物欲。而輕重之辨。昧於反觀。其亦不思之甚也、誠一思之。舉凡天下可愛可重之物。無足以當吾身者。而何有於拱把之桐梓哉、

附解 新安陳氏曰。此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家訓弗思甚句。與不知類句同意。俱是提醒人意。非徒輕之也。

人之於身也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爲重。養口體爲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一章之意。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耳。大人小人。且對正見所養之善否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邊。以痛鑿發。蓋中說養小之爲小人。而

益見當審輕重於己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講義】孟子曰人固以養身爲貴尤以善養爲難且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皆吾所愛惜也既兼所愛則必調護培息皆當兼養而不忍有所戕賊矣極而言之無尺寸之膚不在所愛之中則無尺寸之膚不在所養之內也然同一養也有養得其道而爲善者又有養失其道而爲不善者所以考其養之善與不善豈有他術哉只於自己身上反而求之審其何者爲

重何者爲輕而在所當緩養其所當重則善養其所當輕則不善善與不善特近取於吾身而自得之而已矣使非反之於己而審其輕重之倫有不失其善之宜者哉

【附錄】翼註身字渾融說勿露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事言○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中兼愛兼養意○說統人之於身也五句槩論人情○新安陳氏曰註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講義】何以見人當取之於己以考其善不善耶蓋所養有得失而人品亦因之以判也彼衆體雖同具於一身然有貴賤之分大小之別焉既有大小則大者在所當重不可以小而害大矣既有貴賤則貴者在所當重不可以賤而害貴矣小大貴賤之間養之善與不善正在於此若使養其小體則所養者既小所就亦小豈不爲小人乎若能養其大體則所養者大所就亦大豈不爲大人乎此兼養者不可不知自考矣

【附錄】達說體有貴賤二句見體原有不同不是可與養的○說統貴賤大小註雖只口腹心志言看來還是虛虛說分稱猶等爲貴賤其役使爲賤從無不統爲大各分一官爲小無以小害大二句見當審其輕重養其小者爲小人二句正見其養之善不善處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本義】乃今之養體者我惑焉試以材木言之今有場師於此舍其梧檟有用之材而養其樲棘無用之木則是美惡不分

以無用害有用也非賤場師而何

【附解】蒙引今有場師二條正是養其小者爲小人意但未可說出且譬以起之至下文飲食之人云云方說出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本義】又自一身言之養其一指之細而自失其肩背之大而不知也則是輕重反常如狼之疾走但顧前而不顧後也非狼疾之人而何

【附解】說統一指肩背乃就小體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實語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本義】觀養本與養指之辨。可見人當養其大者矣。乃若飲食之人。爲飢渴所困。止圖饜足。不顧廉恥。則人莫不鄙賤之矣。爲其專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故從而賤之也。

【辨解】翼註養小以失大。謂心爲嗜欲所汩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參考】若使飲食之人。而能於大者無所失也。則口腹乃軀命所關。豈適爲尺寸之膚而已。人又何可賤之有哉。但養小之人。無有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可賤也。養身者。亦審其善養之道而已矣。

【翼註】此節是設言。不但爲尺寸之膚。只是言所係亦重。只況養小者之必失大耳。○說約前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不養。況口腹不但尺寸乎。照應理如此也。

鈞是人也章

【總旨】說就此章綱領。在從其大體爲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關機竅。正要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來。則能參能贊的人。卽此能視能聽的人。莫大品格。其主張端的在自己心上。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本義】公都子問孟子曰。鈞是人也。其品宜無不同矣。乃或稱爲大人。或稱爲小人。其故何也。孟子曰。人之一身。有大體焉。有小體焉。使以大體爲主。而從其主張。便進於高明而爲大人。若使以小體爲主。而從其馳逐。便流於卑下而爲小人。蓋大人小人之分。惟係於所從如此。

【附解】翼註爲大人。爲小人。爲字作謂字。有不著力。○四書鏡大體小體且空講。慢露出心與耳目爲是。○家訓從與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打養來。以成功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本義 公都子又問曰鈞是人也其趨向宜無不同矣乃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又何故也孟子曰大體小體之分惟在能思與不思之間而已且如耳目之官各有所司耳司聽目司視然能思其視聽之理是以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則耳目亦一物而已以聲色之外物交於耳目之物爲所引誘而去不難矣此耳目之所以爲小體也若心則至虛至靈其官以思爲職能盡其職而思則得其應接之理失其職而不思則不得其應接之理思不思關於得失之重如此此心之所以爲大體也此耳目與心稟受於有生之初無一不切於身但就中較量則惟心爲大耳誠能於物感未交之時先立其大使虛靈之本體足以爲衆動之綱維則事無不思而心得其職耳雖未有所聽而聽之本已立非禮之聲不能奪吾聰

矣目雖未有所視而視之本已立非禮之色不能奪吾明矣視聽一宰於心而聽明不蔽於物若此者乃所謂出羣衆之中伸萬物之上而稱之爲大人大人者以此而已矣苟心失其職而求造於大人之域豈可得哉

附解 摘訓 蔽是遮蔽本文蔽於物是耳目見蔽於物○註物不能蔽物來蔽之就蔽心說非蔽耳目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說統引之而去是引耳使聽引目使視不是引心○淺說思則得之說得廣註中凡事物之來不專指聲色言○蒙引註自耳目之官至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與心上開說不着人言不思不是人不肯思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本體原是如此○說統此天之所與我者總承上說○朱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卓然竪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存疑先立乎其大一句正是答或從其大體意孔子之所謂操存孟子之所謂求放心乃立之之道也

有天爵者章

總旨 說統 此章論爵分別天人正欲轉人爵之慕而爲天爵之脩也曰惑之甚曰終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本義 孟子曰人情莫不重爵矣然有性分之尊爲天所與而予奪不係於人謂之天爵者有勢位之尊爲人所與而得失難必於己謂之人爵者何謂天爵心之慈愛爲仁裁制爲義不欺爲忠无妄爲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自始至終而不倦此降衷之懿不假於勢而自尊所謂天爵也何謂人爵九命而爲公六命而爲卿三命而爲大夫列此爵命於朝而得之者貴失之者賤必假乎勢而後尊所謂人爵也

附解 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蒙

註樂善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工夫○蒙引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貴賤者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本義 夫爵位雖有天人之分而得失則有相因之理古昔盛時人心淳厚學惟爲己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於樂善不倦之地以脩其天爵者初未嘗有意於人爵也然道德既崇名譽自著公卿大夫之爵有不求而自至者此人爵從天爵而兩得者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本義】今之人不然其始知人爵之由天爵而致也於是脩其天爵以爲得人爵之地及人爵既得志意已滿遂以爲天爵無用而棄之夫假天爵以要人爵是不知天爵之爲尊其心固已惑矣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又不知天爵之當保則惑之甚者也夫人爵之可要徒以有此天爵耳天爵既棄名實俱虧終必併其所得之人爵亦亡之而已矣

【說統】逆說則惑之甚句重終亦必亡句帶言○新安陳氏曰無所爲而爲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爲而爲善者僞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土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欲貴者章

【存疑】就此章是因時人多求在人之貴而不知有在己之貴故特喚醒之下兩條又是說人所欲之貴不足貴在己之貴有可貴乃示人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說約】孟子曰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人爵之榮羨慕而欲得之者此人心所同然也乃天下有至貴之理人人各足於己而無待於外者此其可欲爲何如但人多蔽於物欲未嘗反已而思是以惟見在人之貴爲可欲耳

【翼註】困勉錄欲貴之貴主爵位言○湖南講欲貴即欲人爵的貴○翼註貴於已就是良貴弗思耳非概人不思正喚人去思耳要得做醒人意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說約】豈知貴之在已者乃本然之貴所謂良貴也人之所貴者乃外至之貴非良貴也如趙孟爲晉國執政之卿能操爵以貴人者然能以爵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之而使之賤人貴之不足恃如此若吾身之良貴人安得而賤之哉

【說統】翼註人之所貴與下人之膏粱人之文繡二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說約按通義金仁山曰晉六卿趙氏爲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本義】良貴之可貴於何見之大雅既醉之詩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夫飽不曰味而曰德者何哉蓋言德莫美於仁義君子敦仁而行抱義而處則理義悅心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若他人之膏粱人自食之於我何有焉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仁義既積於躬由是令聞昭宣廣譽四達則實大聲宏而天下之至文在我矣若他人之文繡人自衣之於我何加焉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良貴之可貴如此世之欲貴者其思之

【附辨】存疑詩既飽以德主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說統仁義本德說來聞譽又本仁義說來○翼註聞譽仁義中所自有不指聲譽說仰遡世不知亦不害其爲聞譽○蒙引不願謂無所羨於彼也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

方文伯曰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的己字看○蓋此節正見其爲良貴非在我重而外物自輕之意故尹註在外

仁之勝不仁也章

[纂註]南軒張氏曰此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蒙引]孟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以常理而言則理可以制欲公可以滅私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能滅火乃一定之理也然仁之可以勝不仁者謂其以常存之天理而退方萌之人欲耳乃今之爲仁者天理之存無幾而人欲之熾方張是猶持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火必不可得而熄矣及見火之不熄遂諉之曰水不能勝火此言一出而不仁之人皆借以爲仁之難成是我爲仁不力之故反助於彼不仁之甚者也

[困勉錄]仁不仁當兼兩人一人說○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諉之辭自諉意當作亦終必亡內玩註自見○說統與於不仁何要說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歸到他名下無非深罪之也○存疑助不仁之甚者言人皆謂仁不能勝不仁却去爲不仁也不是有助於彼○困勉錄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言其無益不熄以下是言其反有害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幷與其所爲而亡之○

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大全]然非但有害於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專爲之不力將幷其幾希之仁亦喪消泯微而終至於亡矣

[存疑]說統亦終必亡即指今之爲仁者說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翼註]說統此章只重熟仁非是取荑稗爲仁不熟乃至不如荑稗蓋甚言仁之當熟以成其爲美也○翼註通章歸重末句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蒙引]孟子勉人爲仁曰學莫先於爲仁爲仁必期於有得不觀之五穀乎夫五穀者天所生以養人人所資以爲食固種之美者也然所以謂之美者以其由種而苗[illegible]可以爲粒食之資耳使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則反[illegible]荑稗之[illegible]而有用矣夫五穀不可不熟如此況仁爲吾心之生理兼四端包萬善是何如美德豈可不加培養之功耶[illegible]乎省察於念慮體驗於躬行由期月之能守[illegible]終日之不違必使天理渾[illegible]德性常用亦[illegible]五穀之熟[illegible]而後可已矣不然是自棄其[illegible]之美而[illegible]之不熟者等耳豈不有[illegible]他道之有成哉

附錄翼註美種就養人工見○徐自溟曰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責在人之用工求熟非是畢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美惡也但熟之之工夫又全在心體涵濡勿矯强襲取○翼註心如穀種必以存養爲栽培以克復爲耘耨至天德純茂稊性堅凝方是熟處○鄒定宇曰仁到熟處動與仁游靜與仁俱時時皆仁處處皆仁不待安排方始是熟○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爲仁之功外此無他也○困勉錄註又不可以仁之難熟二句是餘意○許寔陳氏曰註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

羿之敎人射章

總旨鄭屿山曰此章師與其以見道見必不能廢成法敎學進但卽○言熟通章要看兩箇必字

孟子曰、羿之敎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本義孟子曰天下之事未有無法而可底於成者故善敎者必有所據善學者必有所循不觀之曲藝乎善射莫過於羿羿之敎人射宜若有心得之巧乃其敎之之法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彀率學射者亦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彀率彀率之外羿不能有異敎弟子不能有異聞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敎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總說良工莫過於大匠大匠敎人制器宜亦有獨運之智矣乃其敎之之法只是引規執矩使之爲方爲圓學匠者亦只是引規執矩學之爲方爲圓規矩之外大匠不能別有所傳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曲藝且然則聖人之道可知矣

附錄說統引弓滿彀凝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規矩無一定之則大小方圓惟所用之故曰以○說大抵知行並進道之法也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大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爲敎與學乎○蔣畹膠曰正意不曾說破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總旨翼註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校其一偏拔偏則常屈於變而禮之重者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敵卽變之中而常自在食色縱一時非輕而終不重於禮禮誠萬世爲重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

豈徒以闢任人不經之談而直欲以嚴理欲之大防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本義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甘食者人之性而食之中有禮在焉不知禮與食果孰重乎屋廬子答曰食雖切於養生而又賴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必失之縱是禮重於食也

附解翼註此禮重見禮所以品節乎食而使不至於食饕下禮重見禮所以品節乎色而使不至於淫佚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本義任人復問曰悅色者亦人之性而色之中有禮在焉不知色與禮又孰爲重乎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本義 屋廬子答曰色雖人之所欲又賴禮以別其嫌無禮則必至於淫是禮重於色也任人遂設難以問曰子謂禮重於食固也設使身當飢餓之際此時若拘於禮則必不得食而死不拘禮則可得食而生當此軀命所關之時尚必以禮食乎子謂禮重於色固也設使身處窮乏之中此時若拘親迎之禮則必不可以得妻不拘親迎之禮則可以得妻當此怨曠無聊之日尚必以親迎乎子謂禮重於食色殆不然也

附解 說約不以禮食如嗟來之類○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不難也

本義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乃往鄒以告孟子孟子曰禮之重於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詰問者事之變於答此問何難之有

附解 說約於答何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泛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illegible] 吾謂任人之問不難於答者何以言之蓋理欲輕重本有一定之分彼則不重而食色輕者乃概其大分而言也如任人之論則執其偏勝之說以較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輕重將失其平矣且如岑樓至高寸木至卑爲從其根底而比較之也如不從下面揣摩其根本惟就梢末比並其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附解 因勉錄不揣二節當平看不可作相承說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本義 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爲其分劑適均而稱量之也豈謂一鉤至少之金與一輿至多之羽而較輕重之謂哉

附解 蒙引此金字五金之總名○說約此兩節亦以與下節正意不可預出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本義 若任人之論則偏甚矣飢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乃軀命所關其重於禮甚矣豈但如所云食重而已哉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乃大倫所係其重於禮甚矣豈但如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鉤金反輕於輿羽也豈可爲定論乎

附解 蒙引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此本不是輕但以對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則爲輕耳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

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本義　惟就兩重者相較則禮爲尤重矣汝何不往應之曰子以飢死爲滅性食固重矣然敬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飢餓之際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干犯禮義忍於紾兄而奪之乎子以不娶爲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尤禮之重也設使當鰥曠之時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蔑棄禮法敢於踰牆而摟之乎吾知寧可無食必不可紾兄之臂也寧可不得妻必不可摟人處子也禮之重於食色也明矣又何難於答任人哉

附解　困勉錄總註雖似抑揚重用權邊其實正意是要明禮之重於食色勿誤認

曹交問曰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爲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必眞能爲之安有不假脩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言其疑矣有於是一條說爲堯舜在乎作爲徐行後長一條亦以堯舜之道不難爲子服堯之服一條則教以爲之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

所嘗言也

本義　曹交問孟子曰聖人莫過於堯舜堯舜之爲聖超若古今絕德非人之所能爲乃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不識果有此理乎孟子曰堯舜雖聖與人同類何不可爲之有信有此理也

附解　四書脈有謂不是問有此言否還是問堯舜可爲否也○實註然不從然其有是言直是決可以爲意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本義　曹交不喻爲字之意乃以形體自負曰交聞自古能爲堯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湯文王長十尺湯長九尺是有此非常之軀幹方有此非常之事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比文不足比湯有餘似其聖人之體貌矣及揣己力量但知食粟焉耳更無他長可以表見於世有其形而無其實交之有愧於湯文遠矣敢問如之何乃可以爲堯舜乎

附解　四書脈如何則可不是問爲之法只是愁不勝意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本義　孟子曰欲爲堯舜奚有於是形體哉亦惟勵作聖之志以已自脩去其不如湯文者就其如湯文者而造之而已矣譬如有人於此向也不用力而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也肯用力而自任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有力

無力在舉與不舉之間然則有能舉烏獲之任者不必其形體之相似是亦今之烏獲而已矣若使能爲堯舜之所爲豈不即今之堯舜乎人於堯舜之道往往以不勝任爲患豈知力之不勝不足爲患患在甘於暴棄畏其難而弗之爲耳何不勝之足患哉

附註 新安陳氏曰爲之一字爲此章之要所謂弗爲耳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而已一句相應○蒙合註不勝匹雛舉百鈞舉烏獲之任總在一人身上言○存疑無力有力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之爲字不同○翼註力不同科如何人人能烏獲此意只要使其形體之拘言只論其人能舉烏獲之任便是烏獲不必形體似烏獲也○弗爲耳泛說聖道說是自暴自棄而不爲下節所不爲也專說敬長是驕盈躁率而不爲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本義 且堯舜亦不難爲也今夫長者在前我徐行而讓步於後這便是知敬長之禮謂之弟使長者在後我疾走而突出其前這便是有敬長之心謂之不弟夫徐行者不過於步趨之閒遵先後之序豈有甚高遠難行之事爲人所不能者哉惟其忽長幼之節是以廢事長之禮道自不肯爲耳豈知此孝弟之道近之則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實聖人盡性之事堯惟親睦九族而後有平章之化舜惟慎徽五典而後有風動之休是堯舜之道亦只孝弟而已豈得加毫末於其間哉

附解 翼註堯舜之道道字不易講下孝弟即是道也觀而已矣字可見○存疑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瞽瞍底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本義 堯舜不難爲而爲之機則在君子也子若被服堯之所服誦述堯之所言體行堯之所行衣冠言動一循乎孝弟則雖不必容貌如堯是亦一堯而已矣子若被服桀之所服誦述桀之所言體行桀之所行衣冠言動不循乎孝弟則雖不必容貌如桀是亦一桀而已矣夫能爲堯則必能爲舜而出於堯則必入於桀子可不慎擇所從哉

附解 蒙合註說堯該得舜○蒙引子服堯之服三句都須就孝弟說○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就其病之切處箴砭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本義 曹交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曰交初疑聖道難爲幸而得聞夫子之敎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一念求敎之誠有不容自已者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借旅館以爲駐居之所願暫留於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庶幾得盡聞聖道之傳終成學聖之志矣

附解 翼註得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又有求安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敎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敎誨也

【本義】夫假館而後受業則其求道之不篤可知孟子乃從而拒之曰子欲假館受業者意以道之難知而求師於我也不知這箇道理具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譬如大路爲衆人之所最明者豈有難知之理而待人指示哉但人自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於家庭之間而求此道於事親敬長之際則行止疾徐隨所寓而皆道一言一動隨所遇而皆師不必身親教受而師者有餘矣何必留此受業而後可求道也

【附解】蒙引大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可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或言本文道字恐難專指孝弟曰孟子已說在前了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然朱子何以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翼註大路明白見前故下何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可說大路喩共由○蒙引人病不求者或蔽於私或役於氣自暴也自棄也○子歸而求之或以爲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也○註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都是道也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章

【總旨】說統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說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本義】公孫丑問孟子曰吾聞高子之說詩也以爲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問曰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其說云何公孫丑曰高子謂詩之爲敎溫柔敦厚今小弁處父子之間而爲發怨之辭此所以爲小人之詩也

【附解】賽合註小人對仁人孝子看○蒙引怨只是哀怨不必直謂怨親也○翼註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後凱風何以不怨方是公孫丑自出己意言之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本義】孟子曰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哉高叟之說詩也夫謂小弁爲怨則可謂怨爲小人則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所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不可然不過從旁談笑而開導之初無急迫之意此無他以越人與我情分之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疏之也如使其兄關弓而射此人則恐陷其兄於殺人之罪當必向前垂涕泣而勸止之不勝其迫遽之情矣此無他以兄與我手足至親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親之也今小弁處父子之間正與其兄關弓一般故其爲詩哀痛迫切庶幾動親心之感悟正是垂涕泣而道之意蓋親親也夫親親之心乃至誠惻怛之念仁之發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謂小弁爲小人之詩乎高叟之說詩所以爲固也

【附解】翼註詩雖主於溫厚然亦有當怨者必執彼以例此是執一不通故曰固。翼註爲詩猶云說詩也。說統越人與其兄所射總射有人於此之人。翼註越人兩段作四箇人看兩已字作旁觀者說重其兄一邊。親親仁也乃一事之仁非全體之仁。蒙引集註云親親之心仁之發也依此當以仁爲親親之根源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本義】丑又問曰小弁之怨固是親親至於凱風之詩七子不得於其母猶小弁不得於其父也何爲痛自刻責不怨其親乎

【附解】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其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

也。翼註丑非疑凱風只是舉以例小弁意不當怨耳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本義】孟子曰人子之情本無親疏而父母之過則有大小凱風雖有過然祇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是過之小者也若小弁信讒廢嫡則傷天地之大經戾父子之至性是過之大者也親之過大而漠然無所動其念則親既絕我我又自絕於親已疏而益疏其薄於親甚矣親之過小而我遂憤然激之以怒則是以石激水水不能容乎石微激而遽怒其不可磯甚矣以此觀之愈疏是有忘親之心忘親不可謂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磯是無通親之心不能順親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惡可比而同之乎

【附解】蒙引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臼之父過係宗社七子之母所失者不自制其一已情慾之私而宜臼之父所失者三綱淪九法斁而四海覆矣此其過之小大可見。翼註磯是借字不可犯之不容也。存疑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水之行處有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叫號矣。說約石喻母水喻子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本義】昔者孔子嘗曰舜其爲至孝矣年至五十猶怨慕其親而不忘夫舜以怨慕而稱至孝則小弁之怨未可謂之不孝也何可以小人目之哉

【附解】淺說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怨親也實未免有不同者孟子亦姑引以爲證而取詩意之近厚耳

宋牼將之楚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復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忌壞人心孟子此章於遏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本義】昔宋牼將往楚孟子偶遇於石邱之地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本義 孟子因問之曰先生此行意欲何往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銒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本義 宋牼曰今有秦楚之君莫甚於戰爭而列國相爭莫強於秦楚我聞秦楚二國興兵構怨意將南向而見楚王說以罷

兵息民之說使無攻秦設或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向而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攻楚不遇於楚必遇於秦或者二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焉

附解 四書脈 構兵處且浸說兵連禍結恐使下不利意○遇合也以言聽計從說○翼註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倒說不遇於秦必遇於楚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本義 孟子曰先生往說秦楚輕也程趣之際尚無問其詳只願聞其大指說之以何爲詞乎宋牼曰兩國構兵由其見利

而不見害也我將說以兵連禍結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寢耳孟子因問之曰當今策士皆以戰力爲尚先生獨於兵戈擾攘之時而以罷兵息民爲說意在措天下於安寧志誠大矣但其人國家之事宜論道理不宜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構兵爲不利則是以利爲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從名號實有所不可也

附解 折衷說箇不利便伏箇利字在故以爲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本義 何以見以利爲名者之不可哉蓋有利則必有害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而謂罷兵息民乃國之利由是秦楚之

王欣然說於利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得免於鋒鏑死亡之憂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之名一倡舉國之人皆熙熙然爭騖於利爲人臣者懷圖利之念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圖利之念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圖利之念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終去仁義只懷利以相交接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親愛之心既亡篡弒之禍將起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利之爲禍如此

附解 翼註師即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懷字根說字來最重○家訓臣子弟不必拘定三軍中人意○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依利利字說是點私心有爲而爲之意○翼註上只言下之事上而下乃兼言相接者總言之也○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蓋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或之以利使其誰從幸利心可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開利實傷萬世之弊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本義】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生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言殃民非仁過制非義由是秦楚之王欣然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得蒙休息生養之澤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之道也仁義之名一倡舉國之人皆將熙熙然爭趨於仁義為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父為

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皆去利心只懷仁義以相交接也吾見彝倫式敘上下交歡有尊君親上之風無悖逆凌犯之俗其不能興王業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仁義之造福如此先生亦持此以往可矣何必以利為言哉

【附錄】存疑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別說他去做仁義也○蒙引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皆懷仁義仁義字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箇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叅合註何必曰利此句結上王與亡兩條

孟子居鄒章

【總旨】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說約首節為相處守四字及居鄒平陸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平陸是結案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本義】昔孟子居鄒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因其兄有朝會之事為之居守其國使人自任至鄒挽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齊平陸之時儲子為齊相使人自齊至平陸挽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亦不往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

【附錄】蒙引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說統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為相此是敘事中書法都未道破○蒙引不報者不往答拜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本義】及至他日孟子由鄒之任乃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一日由平陸之齊却不見儲子以報前日之禮其報禮之異如此屋廬子喜曰連也仰慕夫子之道每欲請問但無間隙之可乘今觀處季任儲子之事一見一不見是必有義理存乎其間我得其間隙而可請問矣

【附錄】蒙引連得間矣謂已得間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處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本義】屋廬子因問曰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宜同一往見也今夫子至任就往見季子及至齊却不肯見儲子夫子之意豈是爲儲子爲齊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與

【附解】折衷爲其爲相與乃故設此問以探其義理所在非真以此疑孟子也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本義】孟子曰君子交際之義其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爲相之故也獨不觀之書乎書曰凡人獻享於上貴在禮意有餘若物有餘而禮不足是儀不及物即謂之曰不享惟其未嘗用志于享故耳書之言如此

【附解】蒙引儀禮意也對物言集註只云禮者蓋禮有本有末此禮字指本言故下文便云禮意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存疑合註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謂我不享之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本義】夫以物享人書乃謂之不享者何蓋人必有恭敬之心將幣帛之物方可以成享禮若不用志於享而徒致備於幣帛之陳則有文無實不成享禮矣書所謂不享者蓋爲此也予亦可如我不見儲子之故矣

【附解】蒙引此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存疑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其不享之意爲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本義】屋廬子得孟子所以不見儲子之故遂欣然有悅於心或人不知其意以爲同一幣交何有成享不成享之辨乃疑而問屋廬子曉之曰但觀二子之所處可知矣季子爲君居守若自任至鄒必由境而遠涉越國見賢國誰與守其不得之鄒者乃勢之所不能非心之所不欲也若儲子則異乎是其官則齊相也既無居守之責平陸乃齊邑也又無越國之勞可來而不來是其不之平陸者乃心之所不欲非勢之所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鄒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所以謂之成享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一至則雖以幣交而儀不及物此所以謂之不成享也又何疑哉

【附解】翼註季子不得之鄒有居守及他國二意儲子得之平陸有爲相及境內二意○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禮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爲而不欲君子之所爲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

淳于髡曰章

【總旨】說統通章用仁字爲骨子以心理迹三字爲[illegible]以用不用三字爲關鍵○說約此章三問三答皆疑孟子之[illegible]爲不仁答言不論去就但無私心合天理而[illegible]亦未必有名實答言賢者於人國必有益[illegible]名實不可謂賢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illegible]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直俟孟子[illegible]明之[illegible]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髡固未知宜其曉曉耶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本義】淳于髡因孟子仕齊無功而去乃譏之曰君子處世只有出處兩端若以功名爲急務而先之是心存於救民而爲人也若以功名爲緩圖而後之是志在於守己而自爲也自爲爲人總求此心之安仁者之事也今夫子當路於齊位居三卿之中則非自爲之時矣乃上無以致君下無以澤民名實未加於上下忽然致仕而去又不能終其爲人之志人己兩無所成進退兩無所據仁者固如此乎

【附說】統名實仰功名二字名生於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爲人自爲兩說雖並言其實致議重爲人邊○【蒙引】爲人似可

兼正君救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救民大抵必正君而能救民也○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卿猶仍舊○【困勉錄】仁者固如此乎作既不成處又不成出看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何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本義】孟子因淳于髡譏孟子未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能深諒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古有迹近於爲己寔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事君之不肖者伯夷也亦有迹近於爲人感幣聘而五就湯因湯進於桀而五就桀者伊尹也有迹近於爲己爲人不羞汙君而必事之不辭小官而必居之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去或就或就而且就其道不同而其志趨之所趨向則一也所謂一者何也乃仁之所在也蓋去者非絕俗就者非徇世有去有就者非無定向總歸於心之無私理之當然耳然則君子處世可就則就亦非有意於爲人而以名實爲先可去則去亦非有意於自爲而以名實爲後要求合乎此心之仁而已矣何必行之盡同乎

【附說】【蒙引】下位不指有官者謂士庶也○【存疑】合上道字說迹字看○【存疑】註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伯夷之去

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其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其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爲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蒙引】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蒙訓】仁字同字俱根人已先後意講○【困勉錄】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與古人不必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本義淳于髡又譏孟子曰賢者處世之迹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實難取必昔者魯繆公之時以公儀休爲相而衆國之政以子柳子思爲臣而分理庶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繆公用之宜乎魯之日強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滋甚以此觀之賢者原無益於人國其去就未足爲重輕也

附解蒙引爲政者相國之任爲臣則凡有列庶位者皆是○四書脈若是乎賢者二句不專指公儀子等言正暗寓譏孟子意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本義孟子曰賢人去留國之存亡攸繫何可謂其無益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受晉賂不聽其言遂見執於晉與虢俱亡及其在秦穆公加之相位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卽至於滅亡而不救雖欲求如魯之削地不可得矣然則魯之僅至於削而不亡者猶賴羣賢維持之力也豈可謂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附解說統節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本義髡又譏孟子曰賢者之抱負難知而事功易見使其果有益於人國髡豈不知者乎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西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緜駒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因夫死於戰鬬哭之而哀至於城爲之崩由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卽此三事推之可見名實相須有才猷蘊蓄於內者必有功業昭著於外如有才以爲其事而無功效之可指者髡未嘗覩之也若當今之世實是無賢者耳若果有賢者則其才猷自足以經世功業自足以及民髡必知其人矣今旣未見其人安望其有益於國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謳齊有曲折也歌長言也○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蒙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爲其事卽頂有諸內無其功卽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彙合註是故句暗指今日齊國言

附考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王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本義孟子曰賢者固未易識也孟即孔子之事觀之昔者孔子爲魯司寇魯之君相惑於女樂而不之用孔子之心已決於去而猶未去也時方有祭祀之舉而膰肉不頒於孔子於是孔子不脫冕而行當是時人之不知者以爲爲肉而去固

不知也即知者以爲爲無禮而去亦未爲深知也乃孔子則欲在己以輕去之微罪行而不斷其君相之失且去以膰肉亦爲有辭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也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如此然則君子之所爲信有由於常情擬議之外者衆人淺陋之見固莫得而識其心也又何輕量賢者哉

附解賽合註不用下要輔孔子心已去而不即去意○家訓從而祭當受女樂時隨後即有郊祭之事非孔子往從祭也冕非行旅之服不脫冕而行言去之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也○蒙引孔子以膰肉不至而行其用意欲人各其以細故去國在孔子有微罪也非謂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也此所以爲不顯君相之失以爲明意忠厚也然雖細故亦其說也故又曰不欲爲無故而苟去言在己亦有辭於去非今與可去之故也○汪氏曰以微罪行仁也不爲苟去義也○了之所爲仁義而已○黃註君子之所爲信心不苟去故衆人不識亦謂由其上說　四書脈此節亦重爲魯不用上不重以微罪行此二句特明孟子之意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總旨夾合註此孟子傷王道之不行也要見世變愈趨愈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本義孟子曰自古治世安民德莫有過於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興雖不無扶衰撥亂之功然在當時之天下不可謂無功而在三王之世不得謂無罪是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之諸侯不惟不容於三王之世亦且不容於五霸之國殆又爲五霸之罪人也至於今之大夫雖若有功於諸侯而實得罪於諸侯殆又爲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附解家訓三王提起下將五霸諸侯遞言其罪○說統罪在無王處見之此處且未露○新安陳氏曰五霸宜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

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本義】何以見五霸爲三王之罪人蓋三王之時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名曰巡狩巡狩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也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廷名曰述職述職者述其所從之職事也時乎春也正當耕種之時天子省於畿內諸侯省於國中見有播種不足者必豐貸以補益之使其不妨於耕時乎秋也正當收穫之時天子省於畿內諸侯省於國中見有因食不給者必賑貸以周助之使其不妨於斂穫閭閻之疾苦有周恤之恩患故其時之民皆家給人足而無匱乏之患也試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入諸侯之疆內見其未墾之土地能開闢已熟之田野能修治老者養之而不至凍餒賢者尊之而因或遺逸日用俊傑有材之士使之布列庶位分猷而宣力是能克謹侯度有功於王室者

也能無慶乎慶以土地而諸侯莫不勸矣若入其疆而土地荒蕪不闢亦不治也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遺不及權用諂克聚斂之臣使之損下往上蓄政而殃民如此是怠棄封守違背乎王章者也能無讓乎讓其怠尤而諸侯其不懲矣以述職之事言之諸侯朝於天子以其常期也設或一次不朝是殷上之漸也則貶其爵位以大而降其官再次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則削其土地以大而降其祿如三次不朝則悖亂已極不但當削其地而已逆命六軍之衆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以守其國焉三王之制如此由此觀之可見禮樂征伐之權皆由自天子臣下無敢自專者故天子但出命以討罪而不必親與伐國之師諸侯但承命以伐人而不敢擅興討罪之旅此綱紀名分所在三王且秉未之改也今五霸不用天子之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叛己者名雖爲代實同於討豈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犯上得罪於王法者乎我故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附考】案引土地辟謂開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承田野不治在其中○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者取用人才而不取諂克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修有職者不與尊賢相混○戈于子曰入其疆七句當提出王者方見當時諸侯皆爲天子舉其職方見慶討之權操自天子不然霸者五命未嘗無尊賢育才敬老慈幼也○四書脈此段開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夷猶有俟其改過之心○蒙引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僭諸侯之力而以爲由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師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逆其法而又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實壞其法也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是一節省斂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有讓是一節言天子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諸侯述職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自天子出固無有摟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繼之曰是故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而繼云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是故二字分明承上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

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本義】何以見今之諸侯爲五霸之罪人蓋五霸之中惟齊桓公最爲强盛觀其葵邱之會諸侯也威信服人但於盟會之上束縛牲體盛載盟書而無事乎殺牲歃血其書命之詞有五初命曰罪莫大於不孝有則必誅無赦以正綱常世子已告於天子而立不得擅易以搖國本妻乃己之敵體不得以妾爲之以亂嫡庶此齊家之事也再命曰賢才皆有德者也賢者尊之而除以高位才者育之而授以庶職於以彰顯有德此貴德之事也三命曰本國之老者不可慢必恭敬之以尊高年幼者不可棄必慈愛之以恤孤弱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必善待之以柔遠人此施惠之事也四命曰有功之

士但當世其祿而不可世其官使名器至於冒濫百官之事但當有分職而不可有兼職使庶務至於廢弛欲舉用有德之士必選於衆而務在得人欲誅殺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可擅殺此敬臣之事也五命曰鄰國有水旱之災無得曲防水利使專於己而病於人鄰國遇凶荒之歲無得閉遏糴販使我有餘而彼不足至於國邑之土地人民皆當聽命王朝無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此又脩鄰尊王之事也戒命既畢又復丁寧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當同歸於和好既講信脩睦以篤鄰國之交尤協力一心以尊天子之命五霸之禁嚴切如此宜乎諸侯世守勿失者乃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恬然不知有葵邱之會矣其得罪於五霸不亦多乎我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附錄】葵邱之會諸侯爲一句非諸侯來牲載書而不歃血也謂桓公也○摘謂血乃盟會之物塗血於口以讀盟書將以質諸鬼神也桓公威信服人無事於歃血故但來牲而不殺之只取其血歃血所以讀書也既不歃血故但載書而已下文五命即載書之詞○蒙引賢才皆有德者也俊傑在位便是育亦不必說如今學校育才○翼註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爲旅○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有不拘於世類不限於品格二意○說統曲防註以壅泉激水爲解然水旱俱有之旱則利在有水則壅之使不出激之使來而不惜鄰國之旱○水則利在無水則壅之使不入激之使去而不恤鄰國之害○蒙引葵邱五命非桓公所自爲一明天子之禁也○言歸於好言蓋語詞如詩經言旋言之類○言歸於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新安解作無構怨也恐不切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

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本義】何以見今之大夫爲今諸侯之罪人蓋諸侯之設立大夫謂其能輔之以正也若君之過既已彰著不能犯顏敢諫却乃面意順從以助其失謂之長君之惡此則過不在君而彼爲之資助乃柔媚之小人其罪猶小若君之過尚未萌動不能引咳先意迎合以導其非謂之逢君之惡此則君本無過而彼爲之引誘乃邪佞之奸人其罪甚大今之大

夫昔逢君之惡而陷之於危亡之地者我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附錄】南軒張氏曰君有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遂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蒙引長君之惡者未必皆逢君之惡逢君之惡者未有不長君之惡○逢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爲諸侯之罪人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總論】翼註通章前八節是論將事末一節是戒慎子○徐儆菴曰章內有殃民踰制二意不平大旨是勸令勿殃民而推本王制只此其實親之心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本義】昔魯君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以取南陽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本義】孟子此之旨兵凶器戰危原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素乃可以即戎若平時不教民以禮義一旦用之是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謂之殃民而何殃民之人乃聖王之所必誅而無赦者吾知決不容於堯舜之世矣

【附錄】翼註教民註只重禮義者蓋因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蒙引殃民者害字分明作人說○焦漪園曰此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本義】此以理論之縱使子有克敵制勝之才但一戰而遂有南陽之地於理且有不可而況於未必勝乎

【附錄】焦漪園曰曰一戰曰遂有此是假設之詞其不可之故下文始發明之○此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本義】慎子聞孟子之言遂勃然不悅曰戰勝攻取乃爲將之奇功今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夫子猶以爲不可則必如何而後可乎此其故則滑釐之所不識也

【附錄】翼註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本義】孟子曉之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建邦設都各有定制天子之都邑地方千里則賦稅所入可以供朝覲聘問之需是天子所以禮待諸侯者以足於此耳苟不足於千里則經費有虧諸侯之燕享賜賚皆無所出而王朝之禮廢矣天子且有定制況諸侯乎諸侯之邦域地方百里則賦稅所輸可以供祭祀會同之用是諸侯所以守宗廟之典

四書尊聞錄　孟子告子　全　懷新堂

籍者取足於此耳苟不足於百里則財用不繼闕失之憾雖
幣帛皆不能辦而宗廟之典籍不可守矣先王之制如此
[附識]典籍合註宗廟典籍典常法也籍簿籍也諸侯祭祀會同
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策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
廟爲祭祀而帶言會同也○說統此節舉先
王建國之初制雖倂天子說重在諸侯上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
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
意也

[本義]諸侯百里之制即以齊魯二國徵之昔周公以王室懿
親者篤棐之績報功之典宜加厚也乃其由封於魯地方不
過百里當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若有所限制而不得踰
越者取其能守魯之典籍而已太公以師尚父奮鷹揚之烈

報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齊地方不過百里當時
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亦若有所限制而不得踰越者取其
能守齊之典籍而已在天子固不得以優厚之恩加於常制
之外在二公亦不得以親賢之重超於藩封之等此二國之
故典
也

[附解]摘訓因魯及齊故
本二國始封之制言之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大意]夫首人以百里之天子則後人當以百里爲其先君
無所容其損益者今魯即周公之魯而地之方百里者五已
且倍於始封之舊其侵犯王制已甚矣子以爲有王者作欲
簡明法度以整齊帝邦則魯之地將在所損乎抑在所益乎
吾恐以百里之制準
之其當損也必矣

[附解]焦漪園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
亦非復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本義]由此觀之就使不興一兵不戮一民徒手而取彼地以
與魯在仁者猶以爲貪利苟得不肯妄爲何況驅民於鋒鏑
殺人於原野
以求之乎

[附解]翼註仁者循天理故不爲苟取俱在違制上論○存疑
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爲俱然且不可意方盡○蒙引謂
吾明告子以下三節指然且不可
說徒取諸彼節指殃民說不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本義]夫慎子殃民豈皆魯君之過哉子亦與有責矣大凡君
子之事君也務在委曲引導其君使之事事合理而非理者
不可見諸行且念念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萌諸心彼其驅不
教之民以圖分外之地其心可謂不仁而事亦可謂過當矣
豈君子之所
以引其君乎

[附解]說統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引字有多方誘
掖意而已字正與務字相應○翼註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
不可平說乃是淺深文法必志仁始爲當道○困勉錄仁與
道分言之則爲二合言之則爲一故此章集註分心與事兩
項而下章朱子小註謂鄉道志仁
非二事此乃互相發而不相背也

今之事君者曰章
[總旨]說統前章責臣之
逢君此獨責君之用人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本義】孟子曰人臣事君推當以向道志仁爲先不當以富國强兵爲事乃今之事君者見其君樂於聚財則以興利之說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開辟土地以盡地利充實府庫以聚財貨在今日必以爲良臣矣然非暴征橫斂窮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拂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黷貨爲務是一桀而已乃又爲之剋削搏奪以富之以貪濟暴是富桀也

【附錄】存疑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悝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爲富桀不是擴境土若開擴境土當屬戰必克矣充府庫聚斂也○蒙引鄉道即當道也○四書脉君不向道以下正見其爲民賊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本義】見其君喜於用兵則以戰勝之說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連合與國以壯聲勢每戰必勝以樹功名在今日亦必以爲良臣矣然非興師動衆糜爛其民何由得之是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黷武爲事是一桀而已乃又爲之倚勇爭鬭以輔之以威助虐是輔桀也

【附錄】說統盡地力則有財故闢與充是一串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串事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本義】今之人君皆以民賊爲良臣者豈不以因富兵强遂可以取天下乎然剝民之財以爲富殘民之命以爲强其道則

權謀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則兼并攻奪非先王之善俗也若幸由今日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歸國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不能一朝居也夫富强之臣其無益於人國也如此而世主顧偏信之貪近利而忘遠圖亦獨何哉

【附錄】翼註道以所行言俗以所尚言俱指富强○蒙引由字變字主君言○說統雖與之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余在民賊上見其必亡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總旨】四書脉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廢什一乃中正賦法白圭憤當時之暴斂欲二十而取一意亦美矣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貉道闢之見其不可行於中國○蒙引首節白圭欲輕稅中五節孟子言輕稅之不可行末節言常法之不可易○存疑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本義】白圭曰國家因地制賦固不能不取諸民然如今之稅法則甚重矣吾欲於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於經費下不病於誅求不識夫子以爲何如

【翼註】因觀時變人棄我取之意只是從儉以足用註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數語只帶說不重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illegible]】孟子曰爲國者當有公平正大之體立法者當爲經常久遠之規故什一而稅乃先王治中國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則是貉之道而已安可行於中國哉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illegible]】夫治國之必資於賦如用器之必資於陶也且如萬室之國生齒甚煩而但使一人燒造瓦器以供其用則可足用乎白圭曰不可所陶之器不足以給萬室之用也

【[illegible]】四書脉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喻二十取一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

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illegible]】孟子曰子亦知此則知貉道不可行於中國矣夫貉之地寒五穀不能生長惟黍耐寒而生物産甚薄本無可以多取矣且其俗無城郭宮室之營造無宗廟祭祀犧牲粢盛之費并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饔飧之饋并無百官有司之廩祿習俗如此朴陋用度如此省約故雖二十取一亦可以充足而有餘也

【[illegible]】說統五穀二句是貉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蒙引惟黍生之意在無城郭至有司重看故二十句頂貴在此○蒙引幣帛大段凡殺羅綺絹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幣蓋通名帛只是一端○蒙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饔飧既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饔飧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illegible]】今居中國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綱紀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若二十取一則交接之禮儀盡廢是去人倫矣建設之官局盡皆是併無君子矣如此則何以立國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哉

【[illegible]】困勉錄居中國二節只言其必不可省之費而輕稅之不可自見於言外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illegible]】彼陶以寡且不足於器用耳且不可以爲國況中國之大而可無百職之君子以敘人倫乎君子既不可無則二十取一自不足於用矣

【[illegible]】四書脉前陶以寡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子言○存疑上曰城郭宮室等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況無君子乎蓋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illegible]】且什一而稅上足以足國而下不至於病民此堯舜之道萬世無弊人不得以私意而輕重之者也自古至今其取諸民者惟貉爲最輕惟夏桀爲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堯舜之道爲可損而欲輕之則因陋就簡而與貉同道彼爲大貉而我亦小貉也以堯舜之道爲可加而欲重之則橫征暴斂而與桀同事彼爲大桀而我亦小桀也桀不可爲貉亦豈

可爲甞惟法堯舜之道可矣

【備旨】翼註朱子兼逆件說。不重大小只是一樣意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

【[illegible]】逐說通章只是兩截意。前一截重順逆字。後一截重利害字。篇中把禹與圭對較其得失利病。此孟子最着精神處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本義】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曾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因白誇其功於孟子曰古今稱治水者必歸大禹然其用力甚勞歷時最久今丹之治水隄防一築汎濫卽除不必再載之勤八年之久也殆有愈於禹焉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本義】孟子斥之曰子之言過矣蓋禹之治水順水之道而行其所無事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本義】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海。乃衆水之所歸也禹乃隨山刊木疏河決川而導之於海是以四海爲壑也故凡九州攸同萬世永賴而功之及於人者弘矣若吾子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注之於鄰國是以鄰國爲壑也是逆水之性矣其視禹之治水何如哉

【[illegible]】蒙引是故禹以四海爲壑正是水之道處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本義】夫水性可順而不可逆逆之則汎濫無涯謂之洚水洚水者即堯時之所謂洪水也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乃仁人之所惡而欲除其害者也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則水勢逆行而鄰國受害與洪水之災無異是仁人之所惡者而乃自以爲愈於禹吾子之言過矣

【備旨】逐說仁人所惡不重仁人用意只重洪水害人。○而勉綜水逆行至所惡也俱泛說自圭壅水害人與洪水無異補在仁人之所惡也下

君子不亮章

【翼註】家訓君子之亮是能亮就不亮惡乎執者是反言以決其能亮也此示人不可不亮之意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本義】孟子曰有是實心斯有是實事若主於心者不忠信則凡事苟且無所執持而事不可立矣是故君子貴乎亮也

【備旨】翼註亮以心言執以事言○俛今性日註云亮與諒同然論語中亮字單就小信言此處緣有貞字意知明守固所以亮卽能執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illegible]】說就此章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德○翼註前六節只重其爲人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爲政只此其許正子優於天下亦只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重前得下乃反言以決之辭者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本義 魯君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樂正子見用於魯。是吾道可行之會。吾聞之喜甚而不能寐焉

附解 四書脈爲政是衆國所聽。故孟子喜其道之得行。須知此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本義 公孫丑問曰。人必有用世之全才。然後可以當大任。夫子喜樂正子之爲政。必爲其才有足取矣。不知樂正子之爲人。果强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曰否。强固非其所長也。丑又曰。果其智慮有餘。可以裁決大議者乎。孟子曰否。智慮固非其所長也。丑又曰。果其多聞博識。可以理煩治劇者乎。孟子曰否。多聞識固非其所長也。

附解 徵引强如今言有力量也。○務合註。强者於政能擔當。有智慮者於政能圖謀。多聞識者於政能通達。皆以才言。

吾者言非其所長也。丑之問明知樂正子所短在此。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本義 丑又問曰。今之爲政者。皆以强力知慮多聞爲尚。而樂正子皆無之。然則夫子何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本義 孟子曰。樂正子雖無可見之才。而其爲人則善人也。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汲汲然惟恐求而弗得者。

此詞正子之所長也。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本義 丑又問曰。魯大國也。好善一端。遂足以治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本義 孟子曰。子無以好善爲未足也。善之量甚大。而好善之用無窮。由是以理天下。且綽綽然有餘裕矣。况區區一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附解 四書脈好善就翕受之量說。要切相度上看。優與足不同。泡滿爲足。優則溢於外矣。○說裴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俱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本義 何則。善之出諸己者有限。善之取諸人者無窮。夫苟見人之善而有以好之。則其意氣所孚。風聲所感。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附解 家訓夫苟好善者。不可忽看。好善之心。極其眞懇。而毫無滿假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本義 夫苟不好善則人之善者皆將曰彼之爲人沾沾自詡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但見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無有肯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善士既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善政矣因欲治可得乎此爲政者之所以貴於好善也此吾之所以嘉樂正子之得爲政也

附解 家訓人將曰人字指善人○訑訑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困勉錄予既已知之矣有見於聲音者有見於顏色者訑訑總形容予既已知之之貌勿分貼爲是○蒙合註距不是我去距人見其狀貌自遠去而不就也亦是開賢意諂是媚上意面諛是順旨意○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爲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爲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爲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善焉

陳子曰章

總旨 家訓此章見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惟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輕去惟欲重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爲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本義 陳子問孟子曰仕以行義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不如何如而後仕乎孟子曰君子之處世不必於仕亦不必於不仕只有遭際何如如其可就則就之固未嘗絕人而逃世其所就而仕者有三如其可去則去之亦不肯枉己以徇人其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

附解 說統三就三去一是說他委曲一是說他毫無遷就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本義 何以見其就之有三也如君子至其國其君接遇之既致其敬又盡其禮而且虛懷以聽謂將採納其言見諸行事此正吾道大行之機也君子則委身以就之既就之後或禮貌雖若未衰而言論終不見用則大違行道之初心惟有潔身而去之耳

附解 蒙引迎接也非出迎也○存疑迎之致敬以有禮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故兼言之○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爲行其言之地耳○實引言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本義 其次雖未必能行其言也然接遇之間既致其敬又盡其禮此猶是用爲善之機也君子亦欣然而就之如或始勤終怠并此禮貌而簡褻焉是亦不可與有爲矣君子能不毅然而去之乎

附解 摘訓其次其下乃因所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一條非以此別人品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

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

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本義】其下則窮於人困而言之不行道之無時使賢者朝不
得食夕不得食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人
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次又不能從其因事而諫之言使
飢餓於我土地欲大而不得人是吾之恥也於是有以周之
夫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而君窮困
亦已甚矣故亦可受也夫受其所周是亦就也然其所受又
當有節不過免死而已
矣此三就三去之道也

【附解】蒙引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也
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之道新民也吾行其新民之道彼以
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舜之道彼以湯武之事望我我行湯
武之事也從其言只是爲他因事納誨如有所諫諍之類與
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此末一
段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其中矣然亦只是暫時
之就終
須去耳

舜發於畎畝章

【總旨】遂說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令重困之乃所
以成之以見困窮非不幸令上智下愚皆有所警省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
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
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
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本義】孟子曰歷觀往昔聖賢大抵由困而亨者多也如舜爲
天子實發跡於畎畝之中降而王佐若傅說爲商良弼實舉
於版築之間殷高宗舉之爲相膠鬲實舉於魚鹽之中至於作佐如
管夷吾囚於士官之間孫叔敖則舉於海濱之際百里奚
則舉於市井之地之數人者或君相或異位王
伯異等要皆始於貧賤而終於顯榮者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舜聖人自君也故其
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
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
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
須從這裏過

【本義】夫舜說諸人皆天之所篤生以濟世安民者然皆起於
困窮拂鬱之中者何故蓋君相是極大之任必才全德備之
人纔足以當之而非備嘗艱難更歷變故則無以成其德而
達其才也故天將以君相之任付託於斯人也則必先苦其
心志使內不得舒勞其筋骨使外不得息餓其體膚使飲食
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凡有行事則逆拂誖亂其所爲
使不得稱意如此者正欲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竦動
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而德於是乎益純
矣閱歷世故備嘗世味有以知其所未能知爲其所未
能爲而才於是乎益周矣大任之能勝夫豈無所自乎

【附解】困勉錄家謂謂是人瞻指舜說等人看來不泥爲是○
家謂必先所以字俱根天說大任來看相○達說空乏之其身○
財用空乏也蒙引謂苦心志三句未安○存疑爲是作爲
有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底行去以所爲者見之行也看
來只是一串事○蒙引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
成其才也或謂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才一
末邊也○不必如陳新安以苦心志爲所以動心勞餓空乏
爲所以忍性勞餓空乏之獨不能生善念乎苦心志獨不能忍

皆欲蒲滋味乎○衍說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俱本窮拂來○困勉錄上節已有天字意在內不必至此節然後推本於天○家訓謂此節原聖賢之成就由於困窮之故得之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本義 抑不特上智之人爲然而中人之性亦必有過然後能改而遷於善焉何則蓋其不能謹於平日以免過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心困而不舒慮衡而不順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以克過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阻折不堪然後能儆悟而通曉感慨發於懲創之餘悔悟生於蹶跌之後中人之性大抵然也

附解 家訓曰非常常有過言人緣過後改者恆多也○翼註困於心是憂鬱不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通○朱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蒙引合註作屬行喻屬知困心衡慮徵色發聲是過處作與喻正是改處○翼註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匯參由困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徵色發聲是既困後轉步○蔡合註此節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實也全要在中人上形容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本義 抑不特於人爲然而國亦有然者蓋爲人君者有世大臣謹守其法度有忠臣賢士匡救其闕失則內有所嚴憚而不敢縱肆有強大之敵國常畏其凌逼有羈旅之外患常恐其疏虞則外有所儆懼而不敢怠荒此國之所由興也若使入而在內無法家拂士則必親決佞而廢箴規出而在外無敵國外患則必恃宴安而忘儆惕將見心志日荒政事日壞而禍亂隨之矣國豈有不亡者乎

附解 說統出入只作內外字看○蒙引法家之法與法語之言法字同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由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字略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疏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晉有武仲之拒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本義 由此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多由於憂患而其死亡多由於安樂也人能於安樂之中不忘憂患則有生全之福無死亡之禍矣

附解 說統此節雖是結上文咏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別立言耳非收拾上文也全要得警悟人意○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蒙引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逐節都有不可如新安陳氏分貼

教亦多術矣章

說統此節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晰悟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本義 孟子曰學者之受教不同君子之教人亦異其教亦多術矣何以見教之多術蓋人皆知教之爲教而未知不教之爲教如不以其人爲潔而教誨之也者雖日拒而不納然其心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豈非多術中之一術乎

附解 叅合註術字從心來有個經畫區處在內首句虛下正見其多術○四書脈予字不必作孟子○困勉錄不屑之教誨只是謂不屑教之也以不屑爲教意在末句○註其人若能感此二句正就教之心言不可泥看盡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爲教誨也○新安陳氏曰不屑教如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九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二十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盡其心者章

總旨 統此章全是以人合天之學○析表首節是造其理之智次節是履其事之仁末節是智仁各造其極總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本義 孟子曰心體之所以爲大者正以其具有是性而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性有未知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其本然之量矣苟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也而吾所以有是性者又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爲仁禮天有利貞吾得之以爲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已既知性則知天矣

附解 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三處互相發云○朱子曰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

雖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若字不可不仔細看○蒙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工處謂積累用工之言作猶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樂成功者說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知性之外再無知天工夫○或以性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以然者殆未察也此處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而遺天者纔說著理便究到所以然處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本義 然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為一身之主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勿失其本然之具夫心也性也皆天之所與我者存而放之害之則違天矣故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附解 朱子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存疑 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存心就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朱子曰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存疑 事天與知天稍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本義 然生死壽殀最人心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未易保全者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壽或殀略不足以介諸懷心無一息之不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脩身為已任直至死而後已焉如此則天賦於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矣非所以立命而何知天者智也事天者仁也立命者智仁各造其極而人之能事畢矣

附解 朱子曰殀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殀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蒙引 脩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殀壽字言○此命字以理言與註中即心性命即天也

莫非命也章

總旨 浚說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然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乃所以立命也故因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本義孟子曰凡人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莫非天之所命但要順受其正而盡其在我之當修以聽其在天之自至耳

附解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蒙引小則爲吉凶大則爲禍福○莫非順受其正不重順受乃重正字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分焉君子雖當順受其正○雲峰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本義惟當順受其正是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立於巖牆之下凡可以致禍者皆不爲也此所謂順受其正者也

附解雲峰胡氏曰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爲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蒙引曉得正命者必不肯行險以巖牆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須會其意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乎巖牆之下者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本義然果何如而爲正命蓋人能存心養性盡其自脩之道而不免於死者乃莫之致而至則其死爲正命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卽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本義又何如而爲非正命蓋爲惡犯刑以致桎梏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是則盡道而死者不立巖牆之下者也乃順受其正者也桎梏死者立巖牆之下者也乃不順受其正者也知乎此而立命之說盡矣

附解新安陳氏曰順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求則得之章

總旨存疑此見人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本義孟子曰甚矣人不可不審所求也有物於此不求則已求則得之不舍則已舍則失之得失係於求不求如此是求有益於得也以其所求者在我所固有之物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

附解蒙引上三句虛說下方指出言○又合註求則得二句意相連求便得舍方失可見唯不求求斯益矣二句須有斟酌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本義 若求之有節制之道而不可妄求縱或求之亦不可必得而得之有命得失不關於求不求如此是求無益於得也以其所求者身外之物也惟在身外故求而不可必得也而人乃切切然以求之何哉

附解 新安陳氏曰命字以氣言○養合註求有道言有箇義理在不可妄求非言求之有法也得有命緊連上句言縱求得之亦有命在不可必得是求之與得不相管也○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總旨 析義此章總是勉人以盡性之學首節言理之具於人下節言得之之妙與其求之之方總是言性之所以盡不重在第其安勉之等上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本義 孟子曰天下之物萬有不齊莫不有當然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一不具我性分之內蓋自降衷以來而此理已渾然各足矣

附解 養合註萬物指理言我指人身人有此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一無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理皆在物物莫非理○蒙引此本然對當然說此節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

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本義 夫理備於我本無不實也苟或反之於身私意不萌物欲無累而所備之理皆實有諸己無少虧欠則仰不愧俯不怍泰然順適樂莫有大於此者焉

附解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養合註反身身字即上句我字○翼註誠是實理自然盡去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聖人之誠也特以爲例耳○朱子曰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養合註次節是舉已成者言三節方是用工夫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本義 反身而誠者自然循理仁者之域也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以責人者而責之於己以己之所欲者而施之於人是雖未能廓然大公也然私由是而可克矣是雖未能與理爲一也然理由是而可復矣求仁莫近於此焉

附解 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索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

行之而不著焉章

總旨 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知道而為衆歎之辭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本義 孟子曰日用之間有是事則有是理人皆行是事而不能明其理之所當然焉有理之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皆習其事矣而猶不識其理之所以然焉以此言之則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

也知道之學君子可不務哉

附解 蒙引 行者據成迹而行耳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坐而子當立彼見父亦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立而父之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元首臣固當拜而君固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也如是而行之不已則習也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不能識其所以然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一出於天命之性自然而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其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僞也一出於天性之眞自然而然而有莫覺其然者也○存合註 行習總是由著察總是知

人不可以無恥章

總旨 折衷 此孟子欲人不失其羞惡之心也○蒙引 四恥字皆同惟下一恥字作恥辱說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一也皆以心言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本義 孟子曰恥者羞惡之良心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免於過則過可改故人不可以無恥也人若能以無恥之行為恥而惕然悔悟翕然自新則終身無恥辱之累矣人可自失其恥心哉

附解 家訓 人原有恥心此云不可無者要人常提醒此心之意

恥之於人大矣章

總旨 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表裏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本義 孟子曰凡人恥心之存亡即分人品之邪正其關於人大矣哉

附解 達說 人字要重看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本義 彼陷溺其心者奸險叵測於機械變詐之巧無所不為此正有良心者所深恥而不為者也而彼方自以為得計蓋

恬然無所用其
愧恥之心焉
附解 所求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詭誘人意。機變便是
巧大病在爲字上。○蒙引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者蓋
恥者人所固有獨
彼自不用其恥耳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
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
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本義 人而至於無所用恥則無恥一事已不能如人將不顧
禮義而無所不爲矣更何事可若人乎其失恥之所繫大也
附解 說統人之異於禽獸者只是恥若無恥則
與禽獸何異。不得復列於人。故曰何若人有

古之賢王章

總旨 說約古之賢王至忘勢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
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
見於其中則
其立言之妙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
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
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
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本義 孟子曰人之取重於人者必當有以自重古之賢王惟
知有道德之可好不知有勢分之足恃也其尊士如此若古之
賢士何獨無所好無所忘哉樂己之道而怡然以自高忘人
之勢而淡然如無有惟其樂道忘勢故王公內不致敬外不
盡禮則雖欲數見之而不可得夫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以
爵祿奔走而臣之乎唯賢王能遂賢士之高亦惟賢士方能
成賢王之大此隆古
之盛所以不可及也
附解 蒙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云
也○好善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樂己
之道也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何獨不然喚下文言亦
有所好有所忘也○致敬以心言盡禮以禮貌儀物言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

總旨 翼註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
說○蔡合註總註內重而外輕句爲可以囂囂矣上無往而
不善句爲故士
窮不失義三節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本義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
說諸侯乎吾語子以遊之道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本義 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汝之遊而諫行
言聽人知之也亦囂囂然而無以爲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
知也亦囂囂然而無
以爲戚此遊之道也
附解 說統囂囂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於知不知時
方始有也○蒙引此兩句源頭便自尊德樂義來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

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本義 句踐曰囂囂若不易能也最問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孟
子曰囂囂非可以矯情為之也所得之善知孝弟忠信根於
所性者謂德其理有當尊也吾則恭敬奉持而不敢忽所守
之正如進退出處各有所宜者謂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懽
欣愛慕而不敢忘夫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榮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可以囂囂矣

附解 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
蒙引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慕乎人爵
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
卽內重無欲卽外輕此所謂囂囂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
實也

本義 夫誠尊德樂義亦何往而不宜哉故士之當其窮也能
尊德樂義而有可貴之守必不以貧賤而移豈至於失義乎
及其達也能尊德樂義而有可行之
道必不以富貴而淫豈至於離道乎

附解 蒙引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尊德
樂義也窮不失義義字兼德達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
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
存疑士而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此則推出一步就
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
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意可見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
如所望也

本義 夫砥行飭躬士之所以自愛其身也今能窮不失義不
降志不辱身而生平砥礪之節已完士於是乎不失己焉與
道致治民之厚望於上也今能達不離道上不負君下不負
民而若生仰望之心已慰民於是乎不失望焉士之窮達皆
善如
此

附解 新安陳氏曰不
失己如云不失其身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
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本義 不觀諸古人乎古之人得行其志則推此德義於人而
功澤加於民不得行其志則脩此德義於身而名實著見於
世不得志窮也而脩身見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德義之在
我者我自尊之樂之何己之不得焉得志達也而澤加於民

是達則兼善天下也德義之在我者與天下共尊之樂之何
民之失望焉卽古人之事而可以見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也此士之所以窮
窮而盡達之道哉

附解 家訓古之人卽尊德樂義士也○蔡合註語卽德義○
存疑下二句卽上二句意○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
失望之實不得志獨
善此士得己之實也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
豪傑自期也○徐自溟曰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
之品非以凡民豪
傑分興不興之地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知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敎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本義 孟子曰古來作人風化莫盛於文王而人之親炙文王者固無不感發以爲善矣然必待文王之敎化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於善者此氣拘物蔽之凡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才智過人雖無文王在上固自能興起於善也人可不以豪傑自期哉

附解 困勉錄獨言文王者舉此以見例耳存疑謂文王化行江漢此自古聖人獨感深矣○翼註興者興起爲善有物然而發奮然而往意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總旨 說統此爲世之溺情於富貴者發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本義 孟子曰凡人識不足者每以外物爲重輕有人於此一旦附益之以韓魏之大家自人視之其快意宜何如者如其自視欿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知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動之其過人也遠矣

附解 蒙引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益之也正是言以此加之也○存疑自視欿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自簡身心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富不滿其願○翼註此富貴亦是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欿然矣○蒙引過人處在內在前不是就此處爲過人故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以佚道使民章

總旨 說統本文二道字最重天下惟道足以服人何怨之有不是令其無怨此心自無可怨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本義 孟子曰人情莫不好佚而惡勞宜其勞之而怨也如上之於民心本欲佚之乃不得已而使其所當使是謂以佚道使民非厲民也民亦諒其心而雖勞不之怨矣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宜其殺之而怨也如上之於民心本欲生之乃不得已而殺其所當殺是謂以生道殺民雖死者亦諒其心不怨其殺之矣夫勞與殺之所及且無怨而勞與殺之所不及又可知矣

附解 存疑註播穀乘屋之類其曰之類則固有以該浚池築城等事矣○翼註二怨字即指被勞所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也

霸者之民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達說王霸之辨只在心與無心之間孟子論王霸全在此處分別○困勉錄此章自王者之民至不如爲之者只是言王者之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然須知其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在至誠無心上至誠無心意在言外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

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
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
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本義 孟子曰欲知王霸之道當觀王霸之民霸者之民感上之恩其氣象殆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其氣象殆皡皡如也

附解 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踧踖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恩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皡皡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蒙引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霸者之氣象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
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
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
誰之所爲也

本義 何以見其皡皡如也如刑以懲民惡王者不能不殺民也然爲民除殘爲民去暴因民之所惡而去之而民且忘其爲殺矣自不以爲怨利以厚民生王者非無所利民也然分之田里教之樹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民且忘其爲利矣自不以爲功教以正民德王者非不導民以善也然天生蒸民厥有恒性順其性之自然而導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爲之者此所謂皡皡如也

附解 存[illegible]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如爲之皡皡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處註最明白○蒙引爲之謂教由[illegible]善來仰教之意○此節正皡皡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
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
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
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
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
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本義 即此觀之可見君子凡爲殺爲利爲教所經過者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也凡欲殺欲利欲教所存主者

有是心便有是政其感應至神而不可測也夫天地以化神
而成覆載之功王者以化神而布甄陶之澤德業之盛直與
之同運並行豈但如霸者之功小補其罅漏而已哉

附解 朱子曰經歷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存疑過化存神是一套德是就其平日所存言○朱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鋪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說統流字重要貼註同運並行意見得天地之神化流至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正與下小補相反○蒙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庸者替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朱子曰自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而下來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總旨 家訓此章仁善字原從泉開說不得捨此爲撥單釋政教而不釋言聲者以言聲不得釋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本義 孟子曰爲治之道固欲其兼全尤當知所尤重如人君有不忍人之心所謂仁也仁之發於語言號令者謂之仁言仁之彼於民而歌頌謳興者謂之仁聲二者皆有以入人也然仁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且但出於一時仁聲得於人而已有所試且又著於平素仁言之入人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附解 蒙引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得效之小大言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本義 然所以爲仁言仁聲者不外政教兩端而政教之效又有異者政之善教之善皆有以得民也然善政以紀綱法令整飭民於事迹善教以仁義禮樂道化民於性分善政得民之效小不如善教得民之效大也

附解 翼註政雖是法制禁令[illegible]之善政則與惡政不同矣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教[illegible]之立也禁令政之行也善教註以道德齊禮[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教矣道德教之本也齊禮教之具[illegible]字且慮註制外格心即下節畏愛勿用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本義 試以其得民者言之善政所設民皆遵守約束畏之而不敢玩善教所感民皆歡欣鼓舞愛之而不忍忘善政不止民畏已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有以得民之財善教不止民愛已也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有以得民之心夫畏惕於法也愛生於心也苟在於愛而畏不足言矣民心本也民財末也苟得其心而財在其中矣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而仁言仁聲之入人者從可知矣

附解 家訓愛之是感於其教而愛戴不忘得心是化於其教而悃心向道○陸聚岡曰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總旨 存疑此章大意是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本義 孟子曰人之生也學而後能有不待學習而即能者其本然之良能也慮而後知有不待思慮而即知者其本然之良知也

附解 翼註[illegible]者人用工學慮自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若人用工則當學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說及此耳將[illegible]說壞學慮大非○困勉錄良知良能俱在用上說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本義】何以見之彼孩提之童未有知識孰敎以孝而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稍長也未有思慮孰敎以悌而無不知敬其兄也所謂良知良能也

【附解】蒙引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上謂良知良能二者此知愛知敬只有知字何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本義】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也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孩提之愛即是仁也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從兄稍長之敬即是義也大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者無他正以愛敬之心達之天下無不同故也天下同此孩提其無不知愛之心同也天下同此稍長其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此其所以為仁義也若有不同則不得謂之仁義矣

【附解】達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親親敬長字面略說得泛便不是須緊根孩提稍長說○【貫註】親親即仁敬長即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淸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說約達之天下無不同只就孩提稍長說○既由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也○困勉錄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兩意也淺說以上二節為言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殊誤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總旨】說叢此章語氣與首與句言終日章絕相類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本義】孟子曰觀聖人者不以其迹而以其心舜當側陋未揚而居深山之中也與木石為居與鹿豕為遊深山之野人如此舜亦如此無甚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此第就其一無所接寂然不動者言之耳及其偶聞一善言偶見一善行有以感觸其心之善則心與之契意與之合其從之也畧無毫髮之勉强其行之也不容有斯須之凝滯譬如長江大河之決沛

然而逝人孰得而阻之哉此舜之所以大異於人也

【附解】達說與木石居相忘於木石直與之同居也鹿豕遊亦然不重所居之陋意○說約及其一轉其提蓋始終皆指歷山時也○【蒙引】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蒙引】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惟至明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無為其所不為章

【總旨】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羞惡之心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

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本義 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財不義之事皆人所不爲不欲者也但爲私意所蔽不能以禮義制之於是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苟於應事之際心有所不爲者便斷然其無爲有所不欲者便謹守其無欲則所爲者皆所當爲而事事無欲於心所欲者皆所當欲而念念無惡於志如此以擴充羞惡之心而已矣

附解 雲峯胡氏曰有所不爲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爲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能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就約上兩句即擴充矣非又因此而擴充之○蒙引集註所謂義不可勝用者不可以對仁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無爲無欲字內四德俱有大註義不可勝用入在如此而已矣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本義 孟子曰人心莫不有德見之敏而能燭事幾於未然德之慧也處事莫不有術見之明而能審事理之當然術之智也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在疢疾中來也

附解 蒙引孔在心之[illegible]謂之德在事之方謂之術此下專論臣孽子以證其實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本義 何以驗其然也皆親之同是臣獨彼爲孤臣同是子獨彼爲孽子者所謂情義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嫡而常有疢疾者也其操心也危常若禍患之至專一而不敢妨其慮患也深預防禍患之來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能周知人情備嘗世故達於事理而德慧術知全焉故曰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也然則當憂患者可不思進德而自勉勵乎

附解 存疑操心危者戰兢恐懼常恐其身之陷於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修省意

有事君人者章

總旨 蒙引此章論人品通指爲人臣者言○說統此要人取法乎上之意○翼註各節上句且虛講下正見之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本義 孟子曰臣品不同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不務責難陳善但阿徇逢迎以取君之容悅也此諂諛之臣品之最下者也

附解 慶源輔氏曰阿徇爲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爲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存疑要看箇爲字是事務之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本義】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有安社稷臣者其納君保民計安社稷無所不用其至而精神志念以此為悅者也此以功名為志而富貴不足累其心人臣之忠者也

【附解】說統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容忠臣徇國之念見得以安社稷為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有所不顧也意在言外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本義】然猶一國之士也有天民者以道自重而不敢褻天當其未行之先必親達為可行其道於天下而後行之不肯徇

人以小用者也此志於道德而功名不足累其心其品又在社稷臣上矣

【附解】說統達可行只主道不主時要見他不大行不肯輕試意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本義】然猶有意也有大人者其德既盛其化自神但正其在己而上下化之物無不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之勞道濟天下而無必行之迹所謂大而化之者也洵為臣道之極歟

【附解】存疑正己無工夫是只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四書脈物正是世道自我主張氣化自我挽回○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的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

君子有三樂章

【總旨】說統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相形見得吾性中自有真樂原與勢分毫無干涉在人認取如何耳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本義】孟子曰人皆知王天下之可樂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猶不得在其數焉

【附解】淺說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說到道行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為君子

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況親見其道之大行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乎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本義】何謂三樂父母兄弟人之至親而俱存無故亦人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我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吾之孝友得以自盡而無遺恨焉不亦樂乎此一樂也

【附解】蒙引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淺說兄弟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者亦是有故此亦是係於天者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本義】克己最難盡性非易俯仰之間鮮有無愧怍者今焉己私既克天理已復完其命於天者而仰焉不愧於天盡其所於人者俯焉不怍於人心廣體胖浩然自適又豈不樂乎此二樂也

【附解】存疑今人心中纔有一事不慊便覺不樂俯仰無愧其樂可知然欲俯仰無愧亦不容易故註以克己解之此當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

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本義】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君子成物濟世之心多有鬱鬱然不得以自遂者今焉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所以樂乎己者教導而育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固將無不被其澤矣其樂爲何如哉

【附解】翼註天下二字要看見非一鄉一國之善士也○蒙引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英才謂才之英者○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本義】一樂爲親二樂爲己三樂爲人此皆天性道義之眞趣而極人間之至難者王天下特勢分之樂而已烏足以擬此

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附解】四書脈此節中上三節要兩意相形與首節虛含不同

廣土衆民章

【總旨】蒙引君子所性章亦爲不得大行而發上章亦如此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本義】孟子曰人惟內有不足斯不能不遂於外耳君子則不然如使得一國而君之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存於是焉

【附解】翼註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本義】如使土不但廣也而立國中於天下民不但衆也而安民盡乎四海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吾道無乎不及君子樂之矣然此特樂之自外來者耳所性不存於是焉

【附解】蒙引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圖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邦居其中央○中天下而立對廣土言定四海之民對衆民言○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本義君子所性不存何加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亦不為之少加焉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亦不為之少損焉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分數已定故也此所以可窮可達而吾性不加損也

附解朱子曰此說生來所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一個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見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見減少些子蓋這一個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說約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下乃正言所性又不加不損之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

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居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本義以君子所性之蘊言之仁義禮智人所同具之性也但眾人為氣拘物蔽而失之耳君子氣稟清明物欲無累四德皆根於心植立堅固不可搖奪根既內深則英華外發其生色也睟然四德之呈露於面而清和潤澤盎然四德之充暢於背而豐厚盈溢以至四德之施於四體手容不待言而自恭足容不待言而自重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君子所性之蘊如此豈窮達所得而加損哉

附解蒙引蘊猶實也○翼註根心須照分定說唯合下便分得來故仁義禮智種種含在這裏觸之而生意自滋滋欲流故曰生色生字從根字來根深則自有生意○蒙引生色二字通貫下三句○四書脈睟字盎字俱當著在仁義禮智上論不當著在面字背字上論也○存疑註豐厚寬大而厚重也盈溢從容而有餘裕也○不言而喻總是自然不待勉強意

伯夷辟紂章

總旨徐巖泉曰述文王之善養老而仁人歸有欲勸時君行養老之政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本義孟子曰人君為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來歸者不觀諸文王乎昔伯夷辟紂隱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為西伯乃奮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其歸焉以就其養可也太公辟紂隱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為西伯乃奮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其歸焉以就其養可也以此觀之天下有善養老如文王者則天下仁人皆翕然以為已歸矣

附解存疑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是承文王事而泛論箇道理如此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問當時之君亦非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

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本義 然養老當何如惟觀文王之所以治其國者則知文王之所以養其老者矣每夫授以五畝之宅於牆下隙地皆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則帛有所出而老者之衣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授以井田百畝匹夫耕之則穀有所出而八口之家皆可以無飢矣

附解 達說 樹牆下以桑專重文王講言文王因牆下可桑而令民樹之桑以備婦蠶之用耳五母雞二母彘亦重文王○蒙引 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少者不與也無飢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飢寒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存疑 此條且舉文王治岐之政且莫說到養老上至下條方就上文發出養老意○達說 此節似與養老無與必先著此一節者正為制其田里三句根本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本義 文王治岐之政如此則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家賜而人益之哉亦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如制田百畝里五畝文王為民區畫之樹桑畜彘文王養民學恤之由是導引其妻子使仰其田里樹畜之所得者為衣帛食肉之具以養其老者如是焉止矣凡人年五十衣非帛不煖年七十食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皆得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老者此正伯夷太公所謂養老之謂也今之君可不以為法乎

附解 存疑 導其妻子使養老就在匹婦蠶之雞豚無失其時內○翼註 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無失所極輕○達說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不然文王之恩亦有所遺安能使無凍餒哉大抵此節全重非家賜而人益意田里樹畜妻子民之所有也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而人益正在此處見得○翼註 此之謂也謂字打轉首句此字指制其田里四句

易其田疇章

總旨 翼註 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也足民即所以仁民耳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本義 孟子曰治天下者莫重於養民如田疇乃民之常產必使各盡力於南畝而無妨耕耨之時焉稅斂雖國之常賦必輕減其征輸而務存寬恤之意焉夫田疇易則地利之所從甚豐稅斂薄則租稅之所供有限民可使富也所謂開財之源如此

附解 蒙引 易田疇與薄稅斂俱主在上人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本義 然又不可無以節之也食必以時而非時者有禁用必以禮而非禮者有禁夫食以時則生殖滋蕃用以禮則經費有制凡易薄所餘之財自不可勝用也所謂節財之流又如此

附解 達說 食以時朝饔夕飧之類用以禮冠婚喪祭之類然亦上之教之也○蒙引 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罟

不入洿池以至果實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時如
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妄烹宰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本義 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宜其甚愛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又若非人之所甚惜何哉以其至足故也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菽粟者以菽粟不足耳聖人治天下開其源又節其流能使菽粟如水火之至足焉夫禮義生於富足既菽粟如水火則有恒產者自有恒心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夫一足民而民無不仁如此則治天下者何可不以養民爲先務也

附解 蒙引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主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說約 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說統 民焉有不仁何是反跌語意不重在仁民上耳見得民足自無不仁世主欲民之仁不可使之不足耳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總旨 此章示學者以希聖之方首節形容聖道之大次節形容聖道之有本末節言學聖道者必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本義 孟子曰人至於聖而止道至聖人而極大哉孔子乎在一國則高一國其諸登東山之高而小夫魯焉一國皆在指顧之內而魯失其爲大也在天下則高天下其諸登太山之高而小天下焉六合皆在俯仰之中而天下失其爲大也蓋所處高而視下小如此是故凡水皆水也而從觀於海者目擊乎汪洋浩瀚之勢則衆水皆難乎其爲水凡言皆言也而從遊乎聖人之門者耳聆乎仁義道德之宗則衆言皆難乎其爲言蓋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亦明矣聖道之大如此

附解 說約 孔子二字一頓○存疑 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爲水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爲水是起下句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句○摘訓 故字承上非兩平意惟其視下益小則人皆見其

大而小者不足觀矣○說約 集註所處屬聖人所見屬學者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本義 然人徒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蓋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譬之水惟有源也故急流不息焉則觀水之源有術必於湍急之處觀之而其本可見矣譬之日月惟有明也故容光必照焉則觀日月之明有術必於容光之隙無不照觀之而其本可見矣

附解 淺說 觀水有術術字不可與明字對○翼註 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

照○蒙引淵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必照處正是大其明即是本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本義] 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學之者豈能一蹴而至乎彼流水之爲物也必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有不行矣水之進必以漸如此況君子之志於聖人之道也而可無漸乎故必日積月累學問成就有文章之美然後可以從容上達以詣其極苟未至於成章則是下學之功猶有未盡於此而遽望聖域特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罔得也安能以自達哉志聖道者信不可無循序漸進之功矣

[附解] 存疑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是起下君子之志於道何盈科後進是滿一坎而後進一坎其坎亦不一以前章放乎四海參看可見成章後達亦當依此例看○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己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蒙引朱子下箇所積者厚又是推原成章所以處蓋成章不是工夫字

雞鳴而起章

[總旨] 蒙引此章欲人擇術舉舜蹠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以見其所爭之不遠孟子示人取舍之機如此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本義] 孟子曰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便起而孳孳爲善者是雖未必遽至於舜而充此向善之心便是舜之徒也

[附解] 翼註雞鳴固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雞鳴而起便去爲善爲利便含得日夕不已意二爲字有主念言者有主事言者亦兼得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本義] 有人於此當雞鳴時便起而孳孳爲利者是雖未必遽至於蹠而充此向利之心便是蹠之徒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本義] 由是觀之則欲知舜與蹠之分其初豈有他哉惟在利與善之閒而已學者於取舍之際一昧其幾則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矣可不慎哉

[附解] 翼註欲知舜與蹠之分亦承上舜蹠之徒來非正較舜蹠也○朱子曰閒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閒○蒙引凡無所爲而爲只見理之當爲便爲者善也若有所爲而爲則雖其所當爲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淺說此節是申上二節意不是推其所以之說又一說上二節言舜蹠之相去遠末一節言其分之不遠者亦非

楊子取爲我章

總旨 蒙引此章之旨蓋只楊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甚惑人故孟子槩以爲賊執一而深闢之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本義 孟子時今異端之學紛紛矣楊子專主爲我充其爲我之心雖拔一毛而利天下彼亦不肯爲也

附解 翼註爲我與爲己不同爲己是脩己爲我只是自私○蒙引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翼註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斷論子莫者一般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本義 墨子主於兼愛充其兼愛之心摩其頂以至踵可以利天下彼亦將爲之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本義 又有子莫者矯楊墨之失而執中於二者之間非不爲我也而不至如楊子之絕物非不兼愛也而不至如墨子之徇人執中如此似乎近於道矣然中無定在當爲我而爲我當兼愛而兼愛隨時進退因地變通此之謂能權今子莫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而不知變亦猶楊墨之各執其一也均之爲失中也

附解 翼註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俗賢於楊墨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困勉錄今語權字對經字說此權字對衡字說雖皆是隨事任理之心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看對衡字說則通常變在內矣○蒙引執中而無權由前而無致中工夫耳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本義 所以惡夫楊墨子莫之執一者爲其有害於道也蓋天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彼只執其一偏則其餘百端皆廢也賊道如此此執一者之所以可惡也

附解 蒙引爲其賊道也此道字即中而合宜者也○翼註賊道且虛勿如註中說透躱一廢百正是賊道處○雲峯胡氏曰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

飢者甘食章

總旨 正解此章上節即飢渴以起貧賤而言欲之累心末節言不累於欲者之過人總是欲人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本義 孟子曰飲食本有正味也惟是飢者得食則甘之渴者得飲則甘之是皆未得飲食之正味也由飢渴害之也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而不知正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之有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搖亂其心見富貴即不暇決擇而失其正理亦猶飢渴之甘於飲食不復知有正味也

附解 朱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雖所爲不可亦以爲可○蒙引飲食正味此只淺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魏莊渠曰心之受害只在急不暇擇中失脚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本義 貧賤之害心無異於飢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有人於此能以理節欲以道御情而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識見高明持守堅定其過人遠矣又何憂其不及人哉

附解 淺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此飢渴就當貧賤字看○翼註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憂不及人不必推闊

到將來德業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總旨 翼註人但知惠之和而不知其介孟子特表而出之故曰闡幽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本義 孟子曰柳下惠之爲人也人皆知其爲和矣自我觀之其直道自守確乎不易雖與之三公之位以易其所守之介亦不可得也其和而不流如此豈人所可及者哉

附解 說約三公設言亦倒句耳正言之則如云不貶其介以換那三公也○翼註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言蓋雖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

有爲者辟若掘井章

總旨 存疑此章當與論語爲山章參看言有爲要成功也兼德學事功說○淺說此孟子警人之辭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八尺曰軔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本義孟子曰凡人之有爲譬若掘井何則掘井必欲得泉有爲必要成功也若掘井雖九軔矣尙未及泉而止猶是自棄其井也有爲者若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則是自棄前功與棄井者何異哉故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也

附解翼註辟若掘井句且虛正意在棄井後大發○猶字宜玩見得況未至九軔者乎

堯舜性之也章

總旨四書脈此章不重辨帝王之安勉只是聚帝王之誠以別霸者之僞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本義孟子曰堯舜性乎此道得之於天然也湯武身乎此道心體而力行之也皆實有此道者也若五霸旣不幸乎性又

不能體於身但假借以文之而已

附解存疑三之字指道性是渾成底物身便能作爲故取以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却做活字用○蒙引原五霸性分元自有其仁義乃攝負者不用而外爲箇假者以自文可歎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本義夫五伯之習於假也日復一日久而不歸如此狗詐以欺人終焉執迷以自欺在彼亦不自知其非眞有也惡可以入堯舜湯武之道哉

附解蒙引久假便是不歸不必說不歸於眞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末兩句是孟子歎辭承上言五伯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爲假所以可歎也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

總旨說統此章借尹立論所以立人臣不軌之防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本義公孫丑問曰嘗聞伊尹曰予不忍習見嗣君之不順義理也因放置太甲於桐當其時民大悅及太甲悔過自新而賢矣又反之而迎歸於亳當其時民又大悅

附解達說始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德○翼註伊尹言至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本義由此觀之凡賢者之爲人臣也設遇其君不賢則固可放置之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本義孟子曰君豈易言放哉當日伊尹之志至公無私爲祖宗社稷計不得已而出此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則行權濟變猶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謀廢置則是簒也君可易言放哉

附解 說統志字重在御所謂無利天下心是也○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言不惟見伊尹之志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權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詩曰不素餐兮章

總旨 鄱陽朱氏曰傳食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食人者而言也此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說統此章以功字爲主在師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

陳相彭更之意同

本義 公孫丑問曰詩有曰不素餐兮蓋言守志之士不肯無事而空食也以此觀之可見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食也今乃享國君之養不耕而食何也得毋蹈素餐之譏乎孟子曰子亦未知君子之有功於人國甚大也君子居是國也雖不委質爲臣然言皆至道動皆至教若其君用之而其言得行於上也則治效畢臻而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而其教得行於下也則風俗攸除而孝弟忠信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詩所稱不素餐兮孰有大於君子哉

附解 家訓用之用其言也從之從其教俱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擬度也○存疑安者安其位無禍亂也尊者高居九五爲人所崇仰無敢侵也若周王下堂見諸侯下勞晉侯於踐土失其尊矣榮與辱對以仁則榮不仁則辱來溫者雖大國必畏之是榮也○家訓富字不專是府庫充實人君藏富於民

王子墊問曰章

總旨 淺說此章之意只在言士雖未得爲大人之事其志則欲爲大人之事耳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本義 王子墊問曰天下之人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皆有所事士於其間不知果何所事乎

附解 存疑合註王子只何事爲問亦不耕而食之意也末句大人之事與士何事事字相應否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

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蒙引 孟子曰士固未嘗有事惟在高尚其志而已尚志便是士之事也

附解 朱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四書脈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汙齷齪也此已包得下節意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

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本義】王子墊曰何謂尚志孟子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致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一非其有也心之所居何在仁是也鰥寡孤獨吾必欲親之爲一體也路之所由何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吾必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大居仁者大人之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士既志於居仁由義則雖未得爲大人而大人之事已全備矣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士豈肯爲之哉

【附解】翼註講仁義要見得仁冒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尚志○存疑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皆據後日言其所志則如是也所以謂尚志○居以心之所存言路以身之所行言○蒙本人曰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總旨】折衷仲子一生矯廉至於廢大倫而不顧前只辨其操不能充未暇罪其廢倫故此又以廢倫斥之在人皆信之哉總是律之以大倫而小廉不足取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蒙引】孟子曰仲子之爲人也就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之設若非義而與之以齊國彼必不肯受人皆以此爲大節而信其賢不知此不受之義亦舍簞食豆羹之小廉而已蓋人道大倫惟內而親戚外而君臣上下則人之罪抑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今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是負莫大之罪也若以其小廉而遂信爲大節夫豈可哉

【附解】翼註仲子器讀作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九字連讀○存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仰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視亦非小事乃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者蓋對親戚君臣上下言則徒爲小節也○淺說信字當許字看此大者虛說不指大倫○四書脈考可長只以亡倫意發

桃應問曰章

【總旨】朱子曰此章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存疑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着人講上○翼註首節是綱中二節是言皋陶之執法末節言舜之全親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本義】桃應問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設若舜爲天子皋陶爲士而遇瞽瞍殺人夫殺人者罪當死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爲舜者將如何以處之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爲皋陶者將如何以處之

【附解】翼註如之何兼舜與皋陶註可據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本義 孟子曰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皆謂設人法所當罪必執之而已矣

附解 附勉錄執之即作執瞍何妨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本義 桃應曰然則舜爲天子獨不禁皋陶之執其父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本義 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蓋皋陶之法受之於天天討其罪皋陶奉天以從事耳非所敢私也雖天子之命豈得廢之哉

附解 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極拙謂總是國法便有所受亦鶻突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本義 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禁皋陶之執固不可聽皋陶之執亦豈可乎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本義 孟子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其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之無難也必且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既脫其父於刑則終身訢然快樂而忘其有天下舜之所處如此則既不撓皋陶之法而亦得以全父子之恩矣

附解 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己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爲瞽瞍殺人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

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蹝也是故在皋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爲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章

總旨 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仁之辭○與士尚志章並看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總綱下是旁喻旨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

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本義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中有所感而喟然歎曰居能移人之氣養能移人之體大矣哉其居之所係乎夫王子者本其有生之初非都是人之子也歟

附解 蒙引其發歎之意全在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欲汲其勢位之器字異於凡人而已也。翼註居處位養奉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說得精。淺說夫非盡人之子連帶下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呢在其居使之然內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本義 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雖華美異於人然亦不過是宮室車馬衣服耳其所資用者亦大率與人同乃其氣體若彼之異者特以其所居之位與人不同而有以使之然也夫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而與人異如此況居天下之廣居其氣象不尤異乎吾知中心無愧正氣以充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

附解 四書脈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本義 居能移氣觀於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魯君之宋傳呼於宋垤澤之門其守門者曰此呼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呵護之聲之似我君也以守門之言觀之二君之聲之相似者無他以其所居之位原相似也此王子之所以異也然則君子之居廣居不益可信哉

附解 蒙引引魯君事爲證證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食而弗愛章

總旨 說約此章明人君待賢之禮。○翼註首節言待君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件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本義 孟子曰凡人君之待賢者貴於能愛且敬非徒祿養以食之已也若第食之而已而無有愛慕之意是以豕交之也即或愛之矣而無有尊敬之誠是以獸畜之也是豈待賢之道乎

附解 翼註此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本義 待賢之道恭敬其所不容已也然所謂恭敬又非幣帛之謂也恭敬有情有文情先於文而文以將情恭敬者乃幣之未將而先存諸中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本義 夫恭敬在幣之未將是乃恭敬之實也若徒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實是亦豕交獸畜之類耳君子而可以虛文拘留之乎待賢者愼無使儀不及物可也

附解 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只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翼註虛拘猶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鶻突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眞

形色天性也章

總旨 說統此章示人以誠身之學把聖人立箇樣子玩惟字然後字都是勉人希聖意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旣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本義 孟子曰人生天地間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是形色也則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是皆天性所在也然衆人牿於氣稟汨於習俗不能有以踐之唯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貌言視聽各協其則而於形色本然之理無不踐也人可不以聖人爲法乎

附解 蒙引此形色乎說故註云有形有色○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朱子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蒙引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形色天性本都到十分地位人必究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

齊宣王欲短喪章

總旨 說統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爲主吃緊在亦敎之以孝弟而已矣一句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本義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久欲減而短之其忍心廢禮甚矣公孫丑乃附會其說曰三年之喪不行已久今若短而爲朞豈不猶愈於止而不行喪乎

附解 翼註欲短喪尙未定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敎之孝弟而已矣

紾戾也敎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敎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

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本義 孟子責之曰王欲短喪而子曰爲非猶愈於已是猶或有人紾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姑徐徐紾之云爾以我觀之亦惟敎之以孝弟而示之以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者則彼當自知兄臂之不可紾矣徐徐云爾非所以敎人也然則王欲短喪子何不以孝弟敎之哉

附解 存疑敎之孝弟只承上紾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集註喪之不可短乃附說孔子曰子生三年以下是說正意解○蒙引自紾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必弟弟者必孝故孟子並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戾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本義 當其時適有齊之王子有其生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舉而問曰期喪既曰不可然則爲請數月者尚不及期則是非又當何如耶

附解 翼註王子二句記者之言○達說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是非何如乃是問傅之請數月者何如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本義 孟子曰是王子者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也推王子報親之心雖加一日之喪亦得伸人子之情猶愈於止况數月之久乎我前謂子不敎王終喪者謂夫齊王無所禁止自欲短之而弗爲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並論哉

附解 困勉錄是欲終之是終三年之喪不是終既葬而除之喪○達說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句斷敎短喪者之非

君子之所以敎者五章

總旨 翼註五段平看只而○君子敎人不重人能受敎上○五者字皆指敎言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敎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之不同

本義 孟子曰君子之敎或因人品不同而異其施或因時地相去而殊其澤其所以敎者大約有五也

附解 翼註所以敎謂敎之術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敎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

本義 五者何有天資既高學力又到於道將有所得君子因而發之不先不後適當其可如時雨之化養草木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敎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本義】有天資純粹德有可成君子爲之涵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竅窒而一於純粹只成就其德者有天資明敏材有可通君子爲之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未致其極者使至於極以通達其材者

【附解】存疑德是心術近正底人材是有技能底人○有德未必無材有材亦未必無德分言之者自其所優言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本義】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强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而就所問而答者

【附解】困勉錄小註謂答問未及師承而存疑謂答問亦是門人當兼用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敎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本義】更有或同時而相去者遠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爲敎誨之所及者

【附解】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翼註註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善其身治其身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

聖賢施敎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本義】此五者其所敎不同而其爲敎則一此君子之所以爲敎也

【附解】趙氏曰君子之敎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道則高矣美矣章

【總旨】翼註此章以敎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唯道有定體故敎有成法正欲孟子貶敎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彀率爲喻總是發明敎不可貶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

【本義】公孫丑曰君子之道誠高矣美矣宜乎學者之入道若登天之難而不能企及也何不予以卑近易行之法使學者日孶孶焉以求至乎

【附解】蒙引道爲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翼註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敎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本義】孟子曰敎不可貶也不觀之曲藝乎大匠誨人必以繩墨初不爲拙工無能而遂改廢繩墨以徇之蓋舍繩墨卽無以敎工也羿敎人射必以彀率初不爲拙射無能而遂變其彀率以徇之蓋舍彀率卽無以敎射也敎有一定之法如此

附解家訓兩箇拙字與後能字相反○蒙引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却在下文此是比況下是正言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本義惟其有一定之法是以君子立教但示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教人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為之發矢也然得之之妙即在於學之之法之中而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也君子立教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與當然不易之理固非極於高遠而難求亦非流於卑近而易求乃無過不及中乎道而立者也惟能者由其所引之端以求其不發之妙則力到功深而躍如者可從矣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之何哉亦不容自貶以徇其不能也然則學者亦自勉而已矣

附解說統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蒙引躍如只是說道理當時可得衆以踊躍而出一般○說約兩節總是破丑登天一問不要把不發躍如說得太玄妙了○家訓中道即繩墨彀率即不改不變也○說約中道而立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體○蒙引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會

天下有道章

總旨存疑未聞以道殉人主意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本義孟子曰君子之身與道為體者也天下有道正吾身可出之時也則以道從身而顯致君澤民施功實也天下無道正吾道有屈之日也則以身從道而隱卷懷獨善自守嚴也進退惟道與俱此吾之所聞也

附解翼註殉字即不離意○註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本義未聞枉已之道以殉乎人者也彼一意于進而行藏無與于道者可以愧矣

附解翼註以道殉人道字輕看既曰殉人則必枉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滕更之在門也章

總旨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本義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而知來學其在夫子之門也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何也

附解翼註禮字至答問言不答其問即是不在所禮了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本義孟子曰學問之心能虛則專不可以有挾也若挾己爵位之貴而問挾己才能之賢而問挾己之年長而問挾己有勳勞於師而問挾己有傳好於師而問則求道之心不專皆所不答也今更來學而所挾已有其二焉此吾所以不答也

附解翼註五問字俱是問道○賢字淺看○四書脉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存疑平日雖有勳勞於我然當其有問是其所無欲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為重從而答之非但已失其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為意彼

此皆失其正矣此所以不答也○蒙引趙氏曰挾二謂挾貴挾賢也以國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可見有賢可挾處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總旨雲峯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句是過用其心之弊○蒙引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其進銳者以修爲言○蒙訓三項各重上句下句意就在上句內見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本義孟子曰君子立身行己固不可不用其心而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有關於綱常倫理之當爲者此不可已者也若於不可已者頓止而不爲則必至於遂絕畏縮天下之事無一不可已矣以待人言之凡有關於親愛情誼之相屬者此所當厚者也若於所當厚者頓薄之而固愉則必至於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無所不可薄矣此二者不用其心固宜廢弛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於廢弛

本義以修爲言之凡功必以漸進若志意太高工夫無序其進銳者則其氣易衰而其退必速矣此則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也可見天下事惟適可而已不及太過各有弊也

附解覺軒蔡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存疑進銳不

但進修爲治亦然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斷者亦是

君子之於物也章

總旨翼註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總是君子用恩不混其等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半節中上半節註中序字即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

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
也無僞也

本義 孟子曰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各殊君子之於物也取
之有時用之有節其愛之也至矣然品節雖嚴而取用不廢
愛之而弗仁也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仁之也至矣
然好惡雖同而恩義未篤仁之而弗親也然則於誰而親之
乎君子隆一本之恩以親其親而因推親親之念以仁民自
不得以待親者槩施之民也擴同胞之度以仁其民而因推
仁民之仁以愛物自不得以待民者槩施之物也於無所不
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
而無弊也

附解 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己及人
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翼註弗
仁弗親俱要見理勢不可意前兩而字作然
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

知者無不知也章

總旨 翼註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新
安陳氏曰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
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
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
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
爲仁也博矣

本義 孟子曰道莫大於仁智然有要焉知者固無所不知也
然欲事事而知之則智不能徧天下之事廢弛者必多故惟
當務之爲急急於當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
事無不治其爲智也大矣仁者固無所不愛也然欲人人而
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有道者正多故急親賢之爲務
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
不洽其爲仁也博矣古來稱仁智者莫過於堯舜堯舜之知
非物物而徧知之也其所急者惟先務視智不如堯舜者乎
堯舜之仁非人人而徧愛之也其所
急者惟親賢視仁不如堯舜者乎

附解 翼註智發但屬處事仁發但屬待人○當務虛說不指
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字
下以親賢之爲務五字對上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字○新
安陳氏曰上四句言智仁之理下六句就堯舜之智仁以實
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
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
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
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
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
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
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
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本義 夫智急於先務仁急於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
輕如於三年之喪不能自盡却於緦麻小功之服討論之必
詳舍大務小如於放飯流歠之大過不知自檢却於乾肉無
齒決之理講求而不置是之謂不知務爲治者可不審乎

【補註】新安陳氏曰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務字○遂說此之謂不知務句就仁知說○與司此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附考】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歠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註濡濕也宜齒斷之乾肉堅宜用手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總旨】責合論此梁惠王之不仁以爲戰爭者戒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本義】孟子曰君德莫貴於仁乃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主於愛人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并不愛者亦愛之蓋無往而不用其恩也不仁者偏於慘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并所愛者亦不愛之蓋無往而不受其害也今惠王政以所不愛而及所愛非不仁而何

【附錄】蒙引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爲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民亦吾所愛也親親則爲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親民則又在所不愛矣○【翼】註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未補惠王出來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鬭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本義】公孫丑問曰何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仁者用心由親而民由民而物梁惠王以貪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以爭之至於大敗將復戰之又恐民莫用命不能必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夫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視夫仁者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何如耶吾故曰不仁也

【附解】存疑惠王本意不是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兵敗被殺則似驅之也

春秋無義戰章

【總旨】此章說統章意在尊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本義】孟子曰嘗觀春秋一書其中紀戰者多矣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以其戰爲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有假尊王之事以行之借無王之罪以擊之而春秋謂彼之戰差善於此之戰者則有之矣然總之無義戰也

【附錄】蒙引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云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句要見得總

是無義戰意。○說約無義戰言無義其戰者。指孔子書法說。○四書脉証撫與字勿用恐犯末節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本義】夫春秋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諸侯奉而伐之此大義也若彼此相敵之國無自相征伐之理敵國相征則無王矣今春秋皆敵國相征也安得有義戰乎

【附解】翼註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皆是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蒙引此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

盡信書章

【總旨】家訓此章舊訓概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城非是本旨孟子全為當時好戰嗜殺往往以武城血流漂杵一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白。且以滋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本義】孟子曰凡載事之書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已不可執其辭而一一盡信之也盡信書則時或有害於義既無以明古人之心而反以滋後世之口實。不如無書之為愈也

【附解】蒙引此書字不必指書經凡載事之辭皆書也。

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城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本義】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城一書其簡編固甚多吾於其間僅取其奉天伐暴發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其餘安可盡信也

【附解】翼註全重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

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本義】如武成有云血流漂杵夫仁人之師應天順人無敵于天下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宜兵不血刃而士民歸之矣而何其與商人敵至殺傷之多而血流漂杵也書不可盡信有如此

【附解】四書脉仁人句泛論其理至仁不仁方屬武王與紂說。○問血流漂杵乃紂前徒倒戈之所為何孟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

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總旨】存疑此章首言善陳善戰為人罪下引湯武之事以見其不用戰末節為用戰是直說出本意。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本義 孟子曰今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罪之人也

附解 翼註有人曰者當時人臣自負之詞善陳是整而不亂善戰是勝而不敗意○折爽大罪重殃民上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本義 夫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苟平日好仁而有以感動乎民心一旦與爭伐之師則天下自無有與之爲敵者矣又安用彼善爲陳善爲戰者哉

附解 翼註好仁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爭伐言但不可平耳○天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本義 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好仁之君也其十一征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孰有敵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本義 又如武王亦好仁之君也其伐殷也革車只用三百兩虎賁只有三千人其不尚兵威如此

附解 翼註湯武平倶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挽則[illegible]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有到若崩句[illegible]見無敵也○蒙引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車[illegible]固亦如之蓋亦如今之親軍禁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本義 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謂商人曰爾無畏我來除暴以安寧爾也非與爾百姓爲敵也於是民皆稽首若崩厥角矣夫誰與王敵

附解 說約王曰至百姓也止若崩句叙辭○蒙引崩不是崩隊只是垂向下之意此條重在若崩厥角稽首一句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本義 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爲言正也謂其以仁義之師而正彼虐民之罪也則民爲暴君所

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既不用戰則焉用彼善戰之人哉

附解 翼註正己二字暴國之民自指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此節不重釋征字之義只由湯武之事看來以決其無敵耳

梓匠輪輿章

總旨 蒙合註此見學貴自悟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本義】孟子曰教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彼木工有
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人也但能與人以規矩使人有所持
循依據而已至於由規矩而精熟之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
是巧也則存乎其人也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是則下學
猶規矩也可以言傳上達猶巧也必由心悟若徒守
成法而不能黙契其妙於法度之中非善學者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巧即所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
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是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
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
力耳未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總旨】饒註此章全
是形容聖人之心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
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
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
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本義】孟子曰常人之情未有不隨遇爲欣戚者也昔帝舜
其始之飯糗茹草也貧賤極矣而舜不自知爲貧賤也吾觀
其心殆若將終身焉未嘗因窮困而有慕於外也及其後爲
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侍富貴極矣而舜不自知爲富
貴也吾觀其心若固有之未嘗因勢分而有動於中
也遇雖懸而心則一非大聖人所性分定其孰能之
【附解】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
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歉遂而在上
則無一毫之加故
無適而不得也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總旨】蒙引此章教
人慎其所施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
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
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
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本義】孟子有所爲而感發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取禍至
重也何則天道好還無施不報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
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特間一人
耳其實出爾反爾皆自殺之也殺人之親不亦重乎
【附解】蒙引親謂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閒耳此章之言只重在此一句

古之爲關也章

【總旨】蔡合註此章大意還重今一邊
蓋卽古以歎今非以古今平較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本義】孟子曰事有在古爲良法在今爲弊政者卽爲關有可
見矣蓋古之爲關也將欲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以之禦止
暴客此設關
之本意也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税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税此
以賦歛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

此以圂圄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
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本義 乃今之爲關也將欲征商賈之出入而以之爲暴殊失爲關之本意矣夫即一關而古今之仁暴相遠如此不重可慨哉
身不行道章
總旨 翼註 此以化人使人兩關平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本義 孟子曰道者理之當然君子所以行之身而可法令之人而可從者此也身不行道則觀法無自化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則處置失宜令不行於妻子夫妻子至近仰吾以爲天者尚不可化不可行況他人乎
附解 翼註 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如父母使舜完廩浚井若子非大舜必不肯從是令不行也○使人不以道道字屬我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如投以不堪施以不恕之意
周於利者章
總旨 說統 此章勉畜德意○次引上句起下句正與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同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本義 孟子曰人貴蓄積然後有餘用如周於利者有以自給雖遇凶年不能殺之故良農不患乎年之凶而惟患乎畜之不厚周於德者有以自立雖處邪世不能亂之故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充此君子所以不以一長自足而必周其德也
附解 蒙引 周於德謂識到守到氣又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到則亂矣
好名之人章
總旨 蒙引 此章是觀人之法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本義 孟子曰輕視富貴惟有德者能之而好名之人亦能讓千乘之國然苟非真能讓國之人則雖能讓千乘之國而於簞食豆羹得失之小者或不覺喜怒之見於色是豈能舍其大而不能舍其小哉蓋前日之讓國出於一時之勉強而今日之計較乃其真情之發見也故觀人者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附解 朱子曰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四書脈 見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
不信仁賢章
總旨 翼註 三節平看仁賢略重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本義 孟子曰爲國之道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國恃仁賢爲輔也苟信任弗專而存一猜疑之心則賢者皆褒志辭徵而

朝廷無復有所倚賴
矣國有不空虛者乎
附解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名賢者德言其有德可以(四書
脈)不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肯倚之乎
無耳故云空虛不
必說到賢者去國

無禮義則上下亂

本義國恃禮義爲防也苟縱肆弗檢而自壞中正之制
將上僭下偕且入於悖亂而莫之救矣國有不亂者乎
附解說統義節禮中裁物之宜照
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

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本義國恃政事爲具也苟廢墜不修而全無經理之方將民
貧國耗日受匱乏而莫之贍矣財用有能足者乎三者爲國
之要
也
附解(蒙引)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目也○(說統)政事
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
有道也九賦斂財斯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
用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是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而得國者章

總旨(說統)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
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
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
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本義孟子曰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如不
仁本不可得國也然或遘昏亂之會逞私智之巧或以一夫
而盜千乘之國者有之矣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
之廣兆民之衆欲以力制之而不可以威屈欲以術愚之而
不可以計欺求其成混一之舉
而遂僥倖之圖者未之有也
附解(因勉錄)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言○(翼註)騁其私智衆
愚弄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弄人者如三
卿滅智范中行而
分晉是制服人者

民爲貴章

總旨(說統)通章專爲輕社稷其民者發全重民爲貴一句社稷
與君都是借他來形民爲貴也下三節總是發明爲貴之意

若將君與社稷
平較便無味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
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本義孟子曰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然就
三者較之民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其至貴者也社稷
者報祀爲民生而報祈穀爲民命而祈不可與民並論矣社
稷次之至於君雖爲神人之共主實由民心之愛戴社稷之
安寧又不可與二者
並論矣君爲輕焉
附解新安陳氏曰此
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本義】惟民爲貴是故得乎丘民之心皆爲我歸即可以得乎天下而爲天子若得天子之心不過命爲諸侯得乎諸侯之心不過命爲大夫大夫以得尊貴者之心反不如得丘民之心此所以民不可輕也

【附解】說統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丘民之樣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本義】諸侯之立所以保民而主社稷也苟淫佚無道不能保民而危及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不能有常尊矣夫君位之存亡係於社稷之安危是君輕於社稷也而其輕於民可知矣

【附解】翼註危社稷要跟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本義】社稷之立所以依民生也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克備其獻享之禮春焉而祈秋焉而報不失其祭祀之時乃不能爲民禦災捍患或旱乾或水溢則當毀其壇壝徙置他所以示更新之意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夫社稷之更置係於生民之利害此所謂社稷輕於民也而君之輕於民益可知矣

【附解】說統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腯之意○雲峯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附考】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總旨】千春字曰通章就夷惠流風之遠而明其爲聖人也○說約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宜一頓故開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由於聖人也況於親炙句大段無此一層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反未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甚重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前篇

【本義】孟子曰行造其極之謂聖聖人百世之師也蓋其盛德至善既有以淑人心於既往而流風餘韻自有以表師極於將來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人也故伯夷往矣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爲廉懦夫化而有立志雖柔必強也柳下惠往矣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爲敦皆不偷之民也鄙夫化而爲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振奮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若是其神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雜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

所乘則人仁而清和亦與之俱仁矣安能感化之若是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況與聖人生同其時親近而薰炙之者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信乎其爲百世之師而非人之所可及矣

【附解】翼註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夫惠一偏之聖○奮字勿作奮發有爲只與聞文王作之作字相似○說統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不是證其爲聖人處

仁也者人也章

【附解】蒙引大意孟子是開釋仁道二字以示人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本義】孟子曰人皆知有仁與道之名而不知皆吾所固有也仁也者非他也卽是人所以爲人之理也有是人之身卽有是仁之理本無岐出者故合仁於人而言之性以率形以率性便爲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行而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卽此而在矣非所謂道而何世之外人以求仁與道者豈不惑哉

【附解】蒙引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而吾在其中○仁字最說得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皆是以至視思明聽思聰等之類皆是○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朱子曰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卽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達說孙仁者人也則求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適人者不可以爲道矣

孔子之去魯章

【總旨】說約齊魯較前篇一例又多去他國句不可爲重出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本義】孟子曰昔孔子爲受女樂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豈濡滯哉去父母之國恩重於義道當如是也又因晏嬰之阻而去齊則接淅而行豈遲遲哉去他國恩不掩義道當如是也蓋可久可速聖人之時也

【附解】蒙引去父母國之道也去他國之道也二句孟子釋之之辭

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章

【總旨】說約下句釋上句言外見戹非道之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本義】孟子曰昔君子絕粮於陳蔡二國之閒而受戹也則以上無禮賢下士之君下無推賢讓能之臣以爲之交也是以不免於戹也此固上下之責也於孔子何尤哉

【附解】翼註戹陳蔡卽絕粮時勿依史記發兵圍之說上下指陳蔡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不爲賢並際可公養之禮全然不曉意

貉稽曰章

【總旨】徐儆弦曰孟子告貉稽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免遭謗況學者乎一則欲其反觀內省悳如文孔何見損無害如己德未至則當自反自脩而不可尋咎之他人耳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本義】貉稽下人得衆口之譽則有所賴藉今爲人所訕大無賴於衆口將如之何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益傳寫之誤

【本義】孟子曰衆口所訕無害也汝之被訕猶未多也若爲士者則益多爲衆口所訕矣

【附解】【遂說】無傷就貉稽言士憎多口以下則泛就爲士者以明無傷之意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本義】試以古之憎茲多口者言之詩云憂心悄悄然其甚而猶曰見怒於羣小此非爲孔子言也而孔子之事足以當之又有云故今不殄絕人之慍怒而亦不隕墜已之聲聞此非爲文王言也而文王之事足以當之士見憎如此此可見人患不爲孔子文王耳羣小之慍與嫉慍之不殄固無傷也子誠盡其爲士之道何必以不理於口爲病哉

【附解】【翼註】上引詩重慍於羣小句下引詩重不殄厥慍句二慍字俱是人慍我即訕意也憂心悄悄亦可貼孔子憂道不行意不隕厥問亦可貼文王柔順文明之德無所損意但不重耳

賢者以其昭昭章

【總旨】存疑此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翼註】二段抑揚不平看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本義】孟子曰人己同明斯爲德化之盛然貴以身先之如古之賢者必先自明其德然後推之以新民是以其昭昭使人皆昭昭今之爲治者已德不明而徒欲人之明其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有治人之責可不先自治乎

【附解】【翼註】則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用吾役其性因率天下各役其性○【四書脈】言昭昭者明而又極其明也○【說約】兩使字與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也○【蒙引】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

山徑之蹊閒章

【總旨】說統提醒高子在介然爲閒四字見心學不可少有閒斷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本義 孟子謂高子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有如山中小徑僅容人之蹊步閒未見爲大路也若倏然之頃人皆用之遂成大路雖成路矣及爲閒不用以行則依舊茅草塞之矣是路之通塞一視乎人之用不用如此然則人心善端發處一蹊閒也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一大路也否則內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一茅塞也今子之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若工夫閒斷而氣習物欲之爲茅者塞子之心矣可不思所以自用之哉

附解 說統 爲閒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 蒙引 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是承上句意說

禹之聲章

總旨 季彭山曰作樂者皆有本原高子只舉一鐘以驗又只就追蠡以見樂之優其論亦妄甚矣故孟子亦不與深言而但就轍迹之易曉者示之以明一器之不足以論樂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本義 高子曰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俱是治世之聲然自今日觀之禹之聲殆尚於文王之聲乎

附解 翼註 只重禹樂不以文王平看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本義 孟子曰子以禹樂爲過於文王者果何所據以言之哉高子曰樂之優劣觀人用之多寡吾觀禹之鐘紐如蟲齧而欲絕此必聲美而用之者多故其器乃敝也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吾以是知禹之尚於文王

附解 翼註 鐘乃樂之一器意舉鐘則凡樂可知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本義 孟子曰是一追蠡者奚足以知樂之優劣哉試以車轍言之彼城門車轍之迹獨深於城中者子之所明也然城門之軌豈一車兩馬之力使然與蓋歲月既久往來者衆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敝文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蓋時之先後不同耳豈有所優劣於其間哉

附解 翼註 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喩鐘之蠹也兩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喩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平日久故車多也

齊饑章

總旨 蒙引此章見孟子可止則止之義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

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本義 初孟子居齊時值饑歲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至此又饑陳臻曰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棠賑恤今茲復饑民皆以夫子將復有勸王發棠之舉以臻觀之殆不可復爲請也

附解 翼註齊饑要見是再饑○困勉錄臻之所爲不可復猶非孟子之所爲不可復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

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本義 孟子曰以吾今日之遜而復請發棠是爲馮婦也昔晉人有馮婦者善徒手搏虎卒之改其前行而爲善士是足見重於士林矣則一日之野適有衆逐虎虎方負嵎據險之威莫敢攖觸望見馮婦衆人趨而迎之馮婦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以徇其請斯時也衆逐虎者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笑其爲善之不終而不知止也使我今日復請發棠安知爲士者不以我爲馮婦乎誠如子言有所不可也

附解 翼註馮姓婦名也○翼註善士淺看只是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習意其爲士者笑之不重取笑只見得義不可

耳○南軒張氏曰世間有勇於爲善者不察夫理義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致於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己而已矣

口之於味也章

總旨 翼註性命本是合一的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只用此重字作一章骨子○

蒙引 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是伸性而抑命○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

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本義 孟子曰學莫大於性命惟君子能審所重焉如口之於滋味也目之於采色也耳之於聲音也鼻之於香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此皆吾人有生之初自然稟受豈不謂之性乎然其間有得有不得皆是造物爲主性也而有命存焉使任性以自恣則將無所不至矣

君子不謂此性而徇之也

附解 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制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合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本義】君子雖不言性然又有當以性為重不可自諉者且如仁至於愛而屬於父子也義至於敬而屬於君臣也禮以恭為主而屬於賓主也智以別為主而屬於賢者也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於聖人也此五者有全有不全有盡有不盡清濁厚薄視其所稟順逆常變視其所遇豈不謂之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命也而有性存焉使聽命以自諉則皆御而安之矣君子不謂此為命而諉之也此君子遏人欲存天理而得性命之正也

【附解】【翼註】賢者二字不必作否字只云知賢者之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翼註】聖人之於天道兼察之由之二意○【蒙引】說統此聖人兼性之反之者說勿誤入生安等語○【翼註】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辭雖兼至與不至其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朱子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

浩生不害問章

【總旨】【達說】通章只是斷樂正子為人總見其止於善信而未及美聖神也首節說箇善人信人就有二之中四之下的意後面說箇二之中四之下只完得首節善人信人二句意○【翼註】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條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本義】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之所造果何等人也孟子曰樂正子為人據其今日之資稟學力言之始善人也亦信人也

【附解】【翼註】善人信人勿講明明則不害不必問了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本義】不害又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

【附解】【翼註】此是問善信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本義】孟子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善者人情之所欲也若其人立身行己但見可欲而不見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附解】【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可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實

藥材然後修製以爲丸爲散若是藥材不真雖有般羅煉畢竟不是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本義】然善固無惡矣或若存若亡未必能不失也必也躬行實踐真能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也

【附解】蒙引可欲之謂善視其所以而已有諸己之謂信則所由所安皆善矣到此地位大段高了○翼註註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則礙下充實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本義】夫善信固有可稱然聖賢之學問尚不止此也蓋善雖實有而蓄積未充未足爲美也惟是真積日久而悉有衆善充滿快足而無少間雜則章美內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是謂之美

【附解】蒙引充實二字平說非充之而至於實也充滿而積實猶言廣博而深厚○存疑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事不實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實易之有孚盈缶是也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謂和順積中○說統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無虧欠意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

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本義】然內雖充積而外無可觀未足爲大也惟是積久而著蓄極而通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誠中形外已至廣大高明之域矣是謂之大

【附解】蒙引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徐儆弦曰德以發於身者言業以見於事者言但在光輝上見其至盛○存疑此是功夫到後自然之符驗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本義】然大而未化猶有迹也惟由大而化之至德而無矜持之勞大業而無作爲之迹則是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矣是謂之聖

【附解】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存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大而未化是暢於四支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箇形迹可見到功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也○翼註聖字不限定生知安行爲有漸造者在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

有一等神人也

【本義】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既至於聖則至德純於不顯而意象之俱忘大業溥於無外而聲色之盡泯是乃無方無體而變化莫測矣是謂之神

【附解】蒙引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翼註不可知兼體用以體言則虛融而莫窺其朕如孔子毋意必固我是也以用言則變化而莫執其機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神字只是妙意○存疑聖神蒙引欲作兩人說看來只作一人說爲是○朱子曰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但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本義】人之所造其地位不同如此正子則善有餘信不足蓋介在善信二者之中而學力未充尚若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使不以二者自足而以四者自勉則所造未可量矣此吾之厚望哉

【附解】翼註二之中是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介在其中言外亦有勉正子意○翼錄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打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

逃墨必歸於楊章

【總旨】蒙引此章之言爲當時儒者待異端而不得其術而發也○翼註首節重受字次節重辯字受便不追其既往辯則追其既往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本義】孟子曰吾儒之於異端距之不嚴則無以盡閑邪之義待之不恕則無以開反正之途方今楊墨之徒固難望其以吾道爲歸矣如使爲墨氏之學者或厭其務外欲逃而去之則必慕近實而歸於楊者其勢然也爲楊氏之學者或厭其太簡而欲逃而去之則必求中正之歸而歸於儒者亦其勢然也夫學楊墨者既歸於儒則與楊墨之害吾道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爲吾儒者當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受而教之以同歸於道而已矣豈可復與之辨哉

【附解】說統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翼註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只作儒受楊墨不以楊與墨平○受之不是徒受了有借之大道意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

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本義】乃今之與楊墨辯者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而不之受如追放豚既入其苙使不得逸矣又從而招之以羈其足斯不亦已甚乎如此則彼不得其所歸而吾亦不免於過當是豈盡至公之心而得爲聖賢之道哉

【附解】存疑今之與楊墨辯正與歸斯受之相反○說統如追放豚追字只是追趕之追與註追咎追字不同○四書脈招是咎其前之弊非戒將來也

有布縷之征章

【總旨】說統此爲當時取民無制者發今章重用一緩二上下二段指出兼併之弊正見二之不可緩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本義】孟子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然而君子征之又各以其時而不併取於一時爲如布縷用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用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用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如此則上無誅求督責之擾下無饑饉流亡之患也若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而有殍一時而竝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而父子離矣夫國無民何以爲國爲上者可不念哉

【附解】翼註宋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

【附考】諸翱疑圖識麻曰布析絲曰縷

諸侯之寶三章

【總旨】正解此見人君當知所寶意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本義】孟子曰諸侯之所當寶者有三土地所以立國而爲基業所由繫人民所因守土而爲根本所由固政事所以治民而爲紀綱所由檢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若寶珠玉者內以啓欲喪志外以徵求斂民擾奪將與危亡並至殃必及身矣可不愼哉

【附解】摘訓上寶字以所繫之重言下寶字活乃我其寶之也

盆成括仕於齊章

【總旨】說統此章戒天下之恃才者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本義】盆成括仕於齊孟子預度之曰死矣其盆成括乎既而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預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曰夫人不貴有才而貴聞道今括之爲人小有才能而於君子之大道茫然其無聞也則必妄作致禍是其才祇足以

自殺其軀而已矣此我
所以預知其敗者也
附解 存疑小有才言略有才也○翼註小有
才是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

孟子之滕章

總旨 翼註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
學而已或人雖不能釋竊屨之疑而其心亦終見諒則大道
爲公之心何如若只
歎所遇之窮便非旨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
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本義 昔孟子之滕滕君館之於上宮當時偶有織
屨將成置於牖上既而失之館人求之而不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
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
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
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
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
指故記之

本義 或人因而問曰若是乎從夫子來者之廋匿人物也孟
子曰子以是從者爲是竊屨之故而來滕與或人曰殆非爲
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其有既往之失必
不追咎以塞其自新之路其有潔已而來者必不拒絕以阻
其向化之機苟以是向道之心至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
然則從者固非爲竊屨而來在夫子亦何能保其往哉噫孟
子大道爲公之心其
亦見諒於或人如此

附解 翼註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淺說不曰設教而曰科
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往者是向日之不善
也來者是至者不拒即下受字

人皆有所不忍章

總旨 達說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爲便都說盡了
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云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
三四節云云總
不出首條之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

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
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
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本義 孟子曰仁義人所固有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今夫人
見可哀可憐之事便惻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爲氣拘
物蔽有不忍於此而或忍於彼者必自其所不忍達之於其
所忍是即吾心全體之仁也見可愧可恥之事便毅然有所
不爲此義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爲於此而或爲於彼
者必自其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是即吾心全體之義也

附解 李衷一曰不忍雖在心不爲雖在事然而事本於心○
說統吃緊在兩達字其提醒人處在人皆有三字○補訓所
不忍不爲是一端之仁義達之於所忍
所爲則曲能有誠爲全體之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本義】達之如何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滿無欲害人之心量凡有漸於害人者皆所不忍是謂能達之於所忍而仁民愛物仁不可勝用也穿窬者人所不爲也人能充滿無穿窬之心量凡有類於穿窬者皆所不爲是謂能達之於所爲而砥行立節義不可勝用也

【附解】蒙引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知所達耳○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推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說約不可勝用與仁也義也不同上以體言此以用言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本義】然義之爲端甚多而穿窬之類非一必如何而後爲能充無穿窬之心盡如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也人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心受之然其中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是卽爲無穿窬之心也人能充此不肯受之之實而凡內愧之事一一盡去絕無可羞愧者隱匿於胸中則所爲者必光明正大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附解】翼註無受爾汝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屈節於他便是○無所往而不爲義仰不可勝用意○蒙引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非是又說一節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受爾汝之稱以言不言餂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爲者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本義】不特此也爲士者於應接之間未可以言而强爲之言要去動人是以言鉤致其情也可以言而竟不爲之言故爲隱默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鉤致其情也此雖細微之事然不直心而私意如此是穿窬之類也充至此而後眞由所不爲達之所爲而義得矣

【存疑】語默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爲穿窬之類○翼註此節只舉穿窬之類充字尚在言外找明

言近而指遠者章

【總旨】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之言行○翼註此章言與道平看末備倒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

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本義 孟子曰垂訓立教必資於言而言有其至善者在蓋有言必有指而近遠殊致如言極切近而其中所含之指却深遠者則既非過高而不合於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於至理此善言也經世宰物必資於道而道有其至善者在蓋有守必有施而約博殊功如守極簡約而其中所發之施極廣博者則得其至要而道爲有本善其所推而道爲有用此善道也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是故君子之言也止就目前之近事乎平立論若不在衣帶之下可謂近矣而天命人心之至理無存於其中焉何其指之遠也信乎其爲善言矣

附解 朱子曰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

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翼註近遠博約四字只切字義虛虛講若實則犯下文矣○說約指是言中含蓄底旨趣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兩點君子只是申明上文以起下意不重君子上○存疑不下帶而道存焉謂只即目前近事論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爲所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本義 君子之所守只是脩一已之身可謂約矣而舉而措之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而天下自平焉何其施之博也信乎其爲善道矣

附解 翼註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本義 由是觀之可見人必先治己身而後可以治人猶夫必先治其田而後可以治人之田也乃今人通病在舍其自己之田不治而欲芸人之田是徒欲人之各脩其身所求於人者甚重而不務自脩其身所以自任者甚輕顛倒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此善道所以必歸之君子而善言可知矣

附解 蒙引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引譬起下○說約此節與體相似下二句是正說

堯舜性者也章

總旨 說約此章以性字爲主把堯舜湯武做箇樣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

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本義 孟子曰聖人之德終同無殊而始則有異若堯舜者乃天性渾全不假脩爲之聖人也若湯武者脩爲以反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附解 鄒陽朱氏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翼註性者與性之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

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

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本義]性者之事何如如一動容而顏而之間一周旋而動履之際無不中於禮節者乃盛德之至也聖人一身渾全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禮乃自然曲中而非有意於中也一見死者哭之盡哀蓋聖人誠心激發自然傷切不期哀而自哀非欲生者感我故哀也日用彝倫經常之德皆盡其道而無邪曲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稟性自然不回不是欲干祿故不回也一言一語必然信實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有德之言自然必信不是有意於正行而爲此也此性之之德也

[附解]蒙引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盛德之至言無所勉强也○非爲生者也非以干祿也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爲而爲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數節要說出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爲之之意須與下節意稍異○存疑經德猶曰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能盡其道便是不回○蒙引正行者言顧行也○翼註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意○說統要知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蒙引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君子行法俟命亦然○翼註此節四平看爲是各段俱重自然意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

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本義]反之之事如何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有法君子行之盡其在我由此而獲吉與福固俟之而無所徼求由此而罹凶與禍亦俟之而無所規避是雖未至於無心而亦不出於有爲也此反之之事也

[附解]蒙引如動容周旋自當中禮哭死自當哀經德自當不回言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錢肇陽曰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

說大人則藐之章

[總旨]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爲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本義]孟子曰今遊談之士欲進說於大人之前往往爲勢屈而言不盡意也自我言之說大人者則當藐之若不介意勿視其巍巍然則志意展舒而言語得盡矣

[附解]朱子曰勿視其巍巍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

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本義】所以能勿視其巍巍然者何也蓋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是宮室之美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宮室之美也食前方丈之廣侍妾數百人之衆是食色之盛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食色之盛也般旋佚樂以飲酒驅騁車馬以田獵後車之隨千乘是宴遊之侈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宴遊之侈也夫在彼者皆我所不屑爲

而在我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又皆古聖賢之法制也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哉此吾所以當藐視之也

【附解】說統三不爲是鄙之之辭○四書脉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可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四書鏡吾何畏彼非傲睨王侯但此心快然無拘無迫得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與藐之勿視句相應○摘訓此節是推原意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總旨】蒙引此章當以心對欲看心者天理之府而爲之主把天理逐出外者欲也○說統首句提起下四句存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爲養心之要處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本義】孟子曰人之有心乃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以不養也而養心之法莫善於寡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蓋天理人欲迭爲消長其爲人也寡欲則外感不雜內境常清心未有不存者也其爲人也多欲則物感旣搖中心無主心未有能存者也信乎養心莫善於寡欲矣

【附解】李衷一曰存一養字縱固不是養枯槁寂滅亦豈是養○眞註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字對戕害字看存字對馳騖字看○朱子曰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的欲不當言寡○四書脉只重能存與不存意勿泥寡矣字面

曾晳嗜羊棗章

【總旨】鄱陽朱氏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晳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家訓此章首二句只重不忍二字下羊棗所獨獨字正看正是曾子不忍之故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本義】昔曾晳生時嗜食羊棗而曾子於父旣沒之後遂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本義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尤美哉公孫丑曰膾炙旣美於羊棗在曾晳亦必嗜膾炙矣然則曾子何爲忍於食膾炙而不忍於食羊棗也孟子曰膾炙衆人所同嗜也羊棗曾晳所獨嗜也爲衆人之所同嗜則不忍之心無所激爲父所獨嗜則思親之念不容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此猶諱親之名不諱親之姓以姓者人所同也名者親所獨也知諱親之名不可槩同於姓則羊棗之思豈得並及於膾炙哉

附解 說約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

孔子在陳曰章

總旨 眞註此章以中道作主中道卽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鄕愿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絶之欲絶鄕愿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得經常之道於不忒耳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本義 萬章問曰昔聞孔子在陳曰盍歸來於魯乎吾黨之士狂簡求望高遠知進取矣但猶不忘其初其舊習未能改也此吾所以思歸也夫旣曰狂士則亦非其上者矣而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附錄 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略於事謂簡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卽是志大不忘其初卽是略於事也○眞註註云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卽下文嘐嘐慕古行不掩言意此處且勿講明盍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響說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本義 孟子曰孔子之思狂士殆有所不得已也孔子嘗曰道以中爲貴今不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者志不卑而進取狷者毅然有守而有所不爲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孔子豈不欲士之中道者哉不可必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於中道之狂士也

附錄 蒙引其次專指狂者孔子之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眞註孔子不得四句是引孔子之言下是推其意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本義 萬章又問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如何人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本義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之三子者其孔子之所謂狂士矣

附解說約此亦只衆其人不重徵其事恐妨下問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本義萬章又問曰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本義孟子曰欲知狂之爲狂惟於其志觀之可見矣其志常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慕古也及乎考其行則又不能覆其言也狂之爲狂蓋如此此孔子思進於中而與之傳道也

附解翼註其志嘐嘐然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不是兩平話觀自文從其志二字於嘐嘐上可見○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乎平不貴以過高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蒙引孟子此言總不出孔子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只仍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本義謂狂者又不可多得於是欲得不屑爲不潔之士以驚其不及而與之只道是獧也是孔子之謂有所不爲而其之狂者又其次也

附解說約并文狷者守也狂狷言也以上思狂狷以下惡鄉愿此處分截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本義萬章又衆孔子之所惡者問曰孔子嘗曰有人於此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全不之憾焉者其惟彼鄉原之人乎蓋鄉原實害乎德者也孔子深惡鄉原若此敢問何如便稱爲鄉原之人乎

附解蒙引鄉原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講鄉原德之賊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不憾之意註中似德非德是預透下文解○翼註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爲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毎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本義 孟子言欲知鄉原之為人觀其譏狂狷之言可見矣其譏狂者曰何用是嘐嘐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潤畧而不顧其言則動輒曰古之人古之人耶其譏狷者曰行又何為是踽踽然獨行涼涼然寡薄於人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斯世也即當為斯世之人使人皆以我為善為斯可矣夫鄉原志意如此既不為狂者之絕俗亦不為狷者之潔已惟閹然深自閉藏與時俯仰以求親媚於世者鄉原之行也

附解 翼註踽踽是立己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據註不見親厚不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諧俗○善亦是稱其長厚許其圓通之意○蒙引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歛不敢放出一句件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戾俗之事惟專媚世以取容故曰云云○四書脈何以是嘐嘐五句譏狂行何為句譏狷生斯世三句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言其志不可單說狷一邊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為相呼應閹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本義 萬章曰一鄉有公論矣今皆稱之為原人焉必其言行已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矣謹厚似亦無害於德也而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附解 蒙註此節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處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本義 孟子曰予亦知鄉原之情狀乎其善自矯飾將欲概舉其失而非議之令人無可舉也將欲細指其失而刺責之令人無可刺也一惟與時浮沉同乎下流之俗隨衆委靡合乎汙濁之世心之所居非真忠信也而情深厚貌似乎忠信身之所行非真廉潔也而好名矯譏似乎廉潔此正其閹然媚於世者衆人不知皆悅而稱之彼亦遂自以為是居之不疑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鄉原竊其似而溷其真在己既不覺其非在人又惑其僞故曰德之賊也此孔子所以深惡之也

附解 蒙引非輕刺重流俗狀汙世處忠信以心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翼註無舉無刺言其善為彌縫以處已言同流合汙言其巧為迎合以待人言此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方實落○獨言堯舜以中道而得道之祖也○此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與下文似是而非意來皆悅之自以為是總不過極言其[illegible]是其非又深一步意也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以[illegible]道者[illegible]根亦[illegible]字上蓋假不可以為真自然之[illegible]承自以為是一句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本義 孔子嘗有言曰天下惟似是而非者最爲可惡試舉其類言之如莠似苗而非苗惡莠恐其亂苗也佞口似義而非義惡佞恐其亂義也利口之言似信而非信惡利口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而非雅樂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

朱而非朱惡紫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似中道而非中道惡鄉原恐其亂德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以爲德之賊者非以其亂德之故哉

附解 存疑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略本是不義的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蒯通之說韓信其言鑿鑿可聽此其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其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管鮑雷陳不過人皆以爲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蒙註恐字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眩惑莫辨之意○德字據註即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語不應入孔子口中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本義 然鄉原之亂德皆由大經之不正而人心之真是未明耳君子有世道之責者惟在反經而已矣蓋經者大中至正乃萬世不易之常道君子躬行以率之於上而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於下使大經昭如日星而復歸於正大經既正

其他節目皆可舉則風化之本以端而庶民皆有所觀感莫不興起於善而惟常道之是遵矣庶民既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則邪慝不能爲之惑而異端之邪自銷鑠而至於無矣

附解 蒙註君子字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爲堯舜窮而在下則爲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存疑經是常道五倫其大者故曰天下大經忠信廉潔要不外乎常道○說統經原無不正只反之便是經正○蒙註邪慝泛說不止鄉原

由堯舜至於湯章

總旨 雲峯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後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本義 孟子曰聖聖相傳大道不息常稽之古精一執中之傳自堯舜始由堯舜至於湯計其時五百有餘歲若禹與皐陶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若湯則聞其道而知之而堯舜之道湯傳之矣

附解 家訓五百餘歲大聚以常數言知不專在此只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不無待於人耳○蒙引知謂知其道其道云何即精一執中而已矣（一無註二知字宜深看道統之傳乃心契神授之妙知字即契字意）○雲峯胡氏曰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

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皐陶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衆皐陶或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皐陶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皐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本義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其道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而湯之道文王傳之矣

附解 雲峯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知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先見於仲虺誥中矣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本義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其道若孔子則聞而知其道而文王之道孔子傳之矣

附解 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廸茲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

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敘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

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本義 以此觀之道在聖人必同時之見知者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傳之緒也乃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歷其時不過百有餘歲去聖人之時若此其未遠也論其居自鄒至魯壤地相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宜其有得於見知之眞者矣然今於孔子之道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餘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哉斯道之傳蓋深有可憂而有斯道之責者無容自諉矣

補解 朱子曰禹皐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固當以君爲主以興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蒙引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而自擬其見知也曰不然孟子固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隆矣故曰輒書著孔子之道尊此孟子所以欲自比於見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二十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戴鋐撰鋐字景亭長洲人以四書大全諸說紛錯無所適從因以己意點次之每章列總旨於前每節列本義及附解於下總旨附解皆本大全所錄諸儒之語附益以元明以來諸說本義則順文詮釋畧如直講之體葢亦科舉之學也

四書窮鈔六補定本十六卷

〔清〕王國瑚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窮鈔十六卷》提要

四書窮抄初刻序

昝先儒解經要於闡繹道真是以言必中綮無漫衍之辭自科舉之學與談經者始用以譁衆取寵於是乎離經日甚今天下解書之父奚啻數千百家不過衍説八股分之截之合之偶之有臆説有敷藻而書意之失者十五矣穿之鑿

之道之億之斷章以命意因事以逢時而書意之失者十八九矣又有淑詭之士出不勦成說獨出觭見直欲滌程蕩朱上接不傳

之秘寧不亦環瑋其辭以新耳目無乃非聖賢之旨獘將使學者詭寔而不得返其眞是皆制舉之過也然則制舉不足以明道乎

吾以求道之心修制舉業卽舉業亦可以見聖賢之心珍吾先生所爲四書主意初成余受而卒業典邃醇博無奇也而無不奇也

抉諸肯綮發前人所未發以探聖賢之奧卽刻於傳註之後亦足補其未脩乖敎來茲是奚舉業之病道哉諸士以秕文誦此書乎

固可以登文苑之壇執牛耳而命之倘以道術誦之也詎不足窺尼山之蘊而洞識宗傳哉不揣固陋僭述簡端聊以識景行之意云

關中晚學郭九有頓首識

四書竊抄三補序

予讀史至河汾世家六世篤於斯文而未嘗得宣其用迨門人房杜王魏洵用矣而文中子弟若子顧落落亦休亦隱六籍掌故家藏筆受亦總總而卒不得比跡形庭大行其說則為嘅其遇之窮適河汾之學竟爾並派洙泗譽開濂洛

則遇之窮固所爲道之通也越千秊來吾爰珍吾先生歿世眞學著述之富詠淑之多昇河汾埒而躬奉廷對受知明王既昇嘗忝十二策殊遇諸髙弟騤騤彙征爲時良臣長公親受過庭趨家稷武世稱理學儒宗忠孝大節史氏且彙筆其後視文中子々發經

仲父門人若弟求附世家於史編而中沮不就不旣宏侈哉長公暨諸髙弟既奉所爲授受微言效之庭又欲挈而公之人々問先生當何名此書先生顧與稱曰刪補窮抄問序於余余惟先生遇非窮也窮理則有之夫六經肇起如日中天無須刋木胡刪無須

鍊石胡補易大傳春秌三
傳已屬註脚弟經以翅傳
傳以明經變枝駢也傳足
明經〻不異傳無掛漏也
不枝則不删而神全矣不

漏則不補而理備矣坠漢
踪出而豹窺宋義行而虵
足或稅或漏删補詎庸已
乎然删補必窮經抄始可
定窮經必窮理義始可明

窮理者盡性者也先生魁
岸之才磊落之槩憂時度
務犁然中窾綮乃意不屑
屑也守其剛方寧蹶不回
其言曰吾不以三公易一

日養且夫絕學者無憂而
教思者無窮先生既以是
恬愉於忠孝而濩落於功
名又曰以訟定厥孚揚厲
顧門濟〻師〻爲

入子使以究其奥竆之用其所養性者傳已性適而閱莊皆理窟也理迸而探窔皆經笥也如是六經亦註脚矣四子删補云乎哉予

翁序六

嘗謂珍吾先生講道似河汾孝叉似太保濟美似監田始興乃今窮抄一書稿凡三易而不厭真存六經中說其傳不朽要之經無

竆時河汾當開皇大業日聖學蓁蕪故須先迸後合先生丁茲盛際文教翔洽故一試而致身彤庭再試屢試而子弟若門弟子師

翁序七

師濟濟踵接于胥雲則其遇不直不竆已也且先生竟不以道易遇亦隱不仕廻翔二十季連蹇偃蹇而就此書雖謂之竆也亦宜

窮乃所爲萬世之通也已

余故慨擎河汾傳絕學于

先生而更快其遭也故樂

爲引其端

年弟翁正春書于南

宮之景芳亭

四書窮抄四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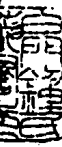
夫適千里者莽若九野左右盼而踟躕授以司南焉而前可以臨岐而不惑噫吾學胡可無司南也粤稽道脉續自仲尼厥有薪傳繼以私淑惜世遠言湮駁于漢棄于唐至宋始大明焉學者猥守師說牽陳意而不化於是敏慧者心疑大拘爭出其意其說以求勝人靈蛇家拱璧破碎決裂於新詭之談甚

者借竺乾二氏之唾餘以解聖賢而學之不明逾甚先生有憂之其言曰聖賢往矣吾不逮目炙而耳聆受也然衷于理者千古不能易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吾可以意質也其不盡然者不獨弁髦漢詁即宋名儒之言吾猶將商略之葢能爲程朱益友者能爲孔孟忠臣者也故其發明傳註者十之七間以巳意求合乎聖賢不牽傳註

亦不悖傳註者十之三而于世破碎決裂者不與焉意謚神摩窮年浹歲迄今凡四易而叅訂成廼成而授之長嗣鶴朋君余得以年家子卒業焉作而嘆曰先生之於學苦矣深矣于往聖非耀日之宿而于後學非指南之軌耶先生胸羅百家戸抉二酉而一稟之于道身負大經綸稍試輙卷而懷之楊雄耽寂虞卿發憤先生非然也葢將

杜扉裹足益寘心妙契性命之學與濂洛關閩下上千秋是則其雅志云耳玆之窮抄猶其博采精擇之一班余姑論次先生之一班而世之學道者不至踟蹰臨岐則先生之司南後學功偉矣夫

年家子施鳳來頓首拜叙

王氏世家四書定本序

泥沌之氣凝於天地者易闢隨運於人心者難闢故鴻濛初竅數聖人起而擘畫之宇宙遂轉文明而格致誠正之學日從事於窮理盡性千聖不能卒其業此智足知聖者亦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正謂堯舜開闢在天地仲尼開闢在人心也自有孔孟而終古不長夜矣嗣其傳者濂洛關閩諸公各極精心洗發聖賢生面著述立言守先待後竟作素王功臣第智愚

稟殊頓漸攸分經書義意學人未必一一超悟或撮領總旨而精微難窺或詳逐條析而要歸未挈或邊見而暗於大全或隱索而失其三昧智者自悟愚者仍迷此人心開而不盡開之處亦聖道之憂也我師珍吾王夫子諱國翊者少穎異書一過不再讀一切質疑辨難務敲骨拔髓不屑拾前人唾餘識者目為人中龍云及援壬辰巍科曾不色喜雅甘恬退晝粥啖菜晏如也或有勸駕者曰吾斯之未能信敢言仕

乎爲戸肄業日取經書極力探討闡於聖賢宗旨微不相肖危坐沉思至忘寢食務期了然積數年攻苦而四書易經至意成五補不已繼以六補題曰窮抄取此義耳斯稿一出北方學者確有依歸負笈從遊不遠千里咸號夫子天下想望山斗者幾三十年後以名累薦守延安夫子淵識遠慮鑿井鮮圖功擢光祿卿而窮抄一書無刻置念即易簀之際猶諄諄言之蓋不欲家藏直公諸萬世也其關人心有功聖

荆序二

道者豈淺鮮哉夫子秉性清執古貌古心其於庭訓尤加嚴焉不弟講解奧義循循善誘即言笑舉止咸規以正所以芝蘭玉樹輝庭階耳長公鶴朋君諱春禎丁未會魁幾登大物次公歷陽君諱爀禎庚午亦登賢書孫似鶴君諱含光以辛未聯捷秉銓部素持家風雖居要職厥政肅清至含弘含萬含美含舉含真若寧與儉諸曾孫輩內潤外朗彬彬皆儁才書香可卜世其學務徵代有文有子難兄難弟德星聚一門

者千古艷稱王氏有焉所更佩者夫子中道失偶義不續絃歷陽君孝友天至依依膝下朝夕周旋寧惟溫凊是修凡言動一稟家規毫不敢忘以拂親心真可謂養志矣繼述之大者尤在出處一節自膺鄉薦即薄仕進時値北計勿爲邯步惟是督農課子猶謂窮抄精義奧渺不便童習從中裁約參以心得庶令發蒙啓覆小子有造帙成名日便蒙抄纂蓋以不忍忘親之心弘敷其錫類之仁耳據君胸羅二酉沉酣

荆序三

理窟生平以斯道斯民爲已任其先覺覺後此特文豹一斑又烏足以盡君也予生也晚未及遊夫子門牆其理學汪洋浩無有窺其素不能文敢文夫子乎哉然桑梓私淑竊有爽見蹶敬具實錄聊述其概云

旹

順治八年歲在重光單閼或則上澣眷晚生迂叟荆

可棟齋沐書於懶雲深處

窮抄定本凡例

一談經之業期以翼經傳注固不可廢亦非所泥若堅守成說明經而經絕此尊古之過也乃或借徑標新欲翻程朱之案適滕聃竺之波此又徇俗之失也吾師靜悟自舒不傍蹊徑日從四子正文朗誦默參生平畢志于此若廼杳壇而師授之斯抄具在先後聖之揆

一南北海之理同用質同人知非阿好

一覺世與好名姝旨其真僞殊也學究膚說襍陳以爲蒙求津梁竟使墮落坑塹良可憫惜若一家自命者或畧而弗詳或博而寡要于後學均無當焉斯抄昉自庭訓廣示及門詳畧適于中道使上士知理道之原中材亦會摘詞之旨遠編蒙引近講湖南庶可與斯方

篤嘉惠𡨥茲溥且長矣

一立辭所以達志其知之所弗至者弗能言也其知之所至者弗能弗言也吾師生有夙慧七齡讀紫陽綱目即自解章句弱冠鄉薦之後寢食濂洛遂有此抄比強仕通籍二十年中稿已三易不樂膴仕歸養承歡又十餘載娛娛斑舞之季政孳孳𣝣編之日讀書養氣積厚流光孝友備躬則神明生焉知其所行言其所知蔚爲藹如之言能無觀止之歎

一古之作者迭迭命世之才弗竟所志退而著書以自表見於時吾師生際休明癸酉薦鄉壬辰對策柏鄉之棠勿翦勿拜廷評之理以允以明司農御國用之通延州比范老之守出憲酒泉入高卿月鴻猷駿烈旣已煒煒當

世而性命之學不自滿假則其見於用者惟是編其弗竟于用者亦惟是編爾

一文章得人之盛歷策事詩賦以及八股之業然詩賦近靡制策襍術惟經義一途矜若摛詞漸遡原道數百禩卒不可易者以其研幾聖賢之蘊軌模馳騖之才斯云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吾師情叶陶杜而不以詩見議高

蹇賈而不以文見歎殫心此道與多士脩明絕學以惠來玆經正民興豈尋常立言者所可企也

一吾道薪傳匪哲胡作匪賢胡述師門家學源淵崔朋歷陽斯士由與四公塤箎翕山似崔思文諸子振振繩武皆授受過庭者也惜哉斯士由與蚤賦玉樓弗竟厥緒崔朋似崔世

纘皇華王事靡盬雖窮抄之業互有脩明而刪述之勞歷陽尤身其任焉計自庚辰以來歷陽長謝公卑沉酣庭訓惟窮抄爲兢兢念玆在玆而今遲少釋其明發也又出其繹思于書易皆有抄翼嗣即行世

一此集矜刻于郇城再刻三刻皆于沃邑四刻五刻皆于絳郡原以塞世名篇師逐謝之自

額曰窮抄云徐筆洞槩古今道脈所載王珍吾云者即先生別號也先是坊刻火齊主意亦多襲三刻而僞增頭面者也玆則五補之後又數易稿迨吾師季齊尚父曾手定學庸本命歷陽定論語本光亦竊從其後定孟子本吾師旣沒海宇日多事稿秘筍中兵燹之一變歷陽獨苦雖歷泰火之炎㳂係象麟之舊

豈非天之未喪斯文也

一往哲作述藏之名山自高其藩守既示知希
衆詫其幽奇亦駭遠聽至於斯抄以文章世
運之深思寓布帛菽粟之雅味操觚家一息
弗可廢者所以事久愈新理全彌永別兹載
道之器顯晦有時光載犧渡江奇籙雲合匪
我從脩首嘉其事元亮正之太初交贊其成
念昔及門之言多終日趨庭之鯉無異聞原
出渡世婆心兹刻行則遠近私淑百世見聞
猶夫子諄諄耳提之也是用亟縣國門以篤
求友

順治辛卯花朝較書于金陵之雨花臺畔門
人荆光國拜手謹識

刻窮抄六補定本紀事

窮抄一書四書計一十六卷易經計七卷皆先
君自譜所遇之窮爲是抄也念先君賦性古樸
疾利若仇性固窮也弱冠鄉薦壬辰戍進士歷
歷中外三紀有逾或以人窮或以地窮所如數
窮而夜思晨書是抄孜孜有如一日易簀前夕
尚爲不孝輩講貫行遠章大言隱啓其學而不
厭者與毎恨孤生也晩自先君終養王父詔起
出山之月始徵識晰記猶憶壬討北曹晰督明
智一場而五場咸式督中南一倉而八倉吏畏
雖簿書塡委未嘗輟是抄也迨出守延州或謂
邊地奇窮揹置維艱先君慨然曰我廿窮窮亦
與我習矣最奇者延古無井城飲河汲先君初
蒞郎甒甒是虞召父老而咼之應者半阻者半
不得已倡甃城隈而清泉迸溢名厥泉曰惠民
無何北韃吉能控弦十萬圍攻七月原計絕水

致困後知有備投欸而去嘗於籌帷之中是抄與劍佩錯列司馬褒勳帝無西顧壽臂內召出窮荒登清按似不窮已忽魏瑞執攻拏小又窮之忤時歸來唯手斯編先君嘗自謂生平做人做事都從兩部窮抄得力意嘻其讀書有用者與是抄也稿凡十脫木已五鐫于今乘箕廿載都人士尊聞受益者經久彌篤孤自庚辰長謝公車課兒卒歲敬求刪次三閱寒暑厥業始竣孤不敏不能讀父書願與天下見之載稿而南付剞劂氏名仍窮抄存先志也倂增定本敢言定哉永言訓思以引無替嗟予敢忘過庭時也

次男巖楨收淚謹識

校閱姓氏

門人荆光國
衛紹芳
荆世爵
男恭楨
巖楨
濟楨
周楨仝訂正
孫含光
含弘
含萬
含美
含華
含眞
曾孫鎔
儉仝錄

大學之道章

古郁王國瑚夏器甫著

此章總論大學之道前二節論大學之極致必須知止於至善後五節論大學之本原惟在自明其明德蓋明德之外別無至善譬之泉爲井體即此是本原處亦即此是極致處彼推之而新民特如泉之時出焉耳若乃逐逐紛紛求知止於新民之際是何啻濬塗中而覓洞泉絕不知至善之爲何物矣烏足與論大學之道哉看來此章前二節意在引起後五節而着落只在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一句所謂古之學者爲已是也大意云學做大人其道在明明德以要大必須明也又在新民

以要明必須新也乃其究尤在止於至善誠以知止於至善纔能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一真什如當機精研而明德真有得焉不然纖毫未淨一塵飛而蔽天矣夫是以在止於至善也第止之在物有本與末則止之在事有終有始始其當先之所終其當後之所乎纔能知此便可近道若此乎本之爲要也而物孰爲本乎試觀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何者非明德中物格致誠正齊治均平何者非明明德中事乃古人平先治治先齊齊必先格致誠正以脩其身則以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然後脩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明德新民無不各止於至善爾以此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吾所云物有本末者即此是也不然其本云云然則大學之道其惟在脩身哉　細玩大註似有一二可疑處

按註知止節重知物有節重序自天子節又從古之二節中提出脩身爲本頭緒較多似無歸着且知止既重知字矣下又說格物致知物有本之本既明解明德爲本矣下又以脩身爲本不似重沓難說乎

大學節　大大人也人之本來最大直通天地古今爲一身大人者如其人之本來而已大學者學而求爲大人也道則其求爲大人之路頭也　若以形骸論人亦似渺乎小耳乃就裡一掬靈明直是潛天潛地亘古亘今無所不通大孰加焉故學做大人在明明德　既曰在明明德矣這箇靈通物事豈有一膜自非守術之間同生之類悉耀於光明可謂明明德乎故在新民　鏡有纖毫障蔽止掩纖毫光明乃明德神妙物也纔有纖毫障蔽便令全體不靈所謂一塵飛而蔽天是也故要

明明德必須由已及物表裏瑩徹絕無纖毫障蔽而止至善不止至善不可謂明明德也學到止至善處則一掬靈明依舊潛天潛地亘古亘今無所不通而吾之所以爲大人者始完此爲大人而已矣無欲即善也無纖欲即至善也明德之本體也　三綱不是判然三件乃因相而有歸重在止至善上

知止節　上節論大學之道歸着在止至善然欲止於至善果何以得之所止在至善至善即止也止者明德之本德如鏡之明吾心之靈機也知則明德中能照還本體處如鏡之明而能照人心之覺機也學者必須以此覺機還而自照其靈機灼然知至善之所在矣然後知在此志亦在此祈嚮惟此一塗更無岐徑之惑而有定矣志分則心如搖有

定然後寧謐而靜矣心搖則神若驚能靜然後間適而安矣神驚則思
不審能安然後精審而慮矣知止是平日明將慮則臨事之時再在獨
覺處細認本體務求至善而止之必知此然後發皆中節與明德之本
體相符合而得止於至善矣向非先之以知止且無所謂定靜安慮也
而胡以得焉　連用五箇而後極言止之不可不知也夫定非他即止
之專一處耳靜非他即止之寧謐處耳安非他即止之間適處耳慮非
他即止之精審處耳乃得則得此明德即止之歸宿處也　定靜安而
慮此乃寂中起照虛中生白狀得明字細而透總是描寫知止時心境
無二時

物有節　上文言明及新自分兩端夫子恐人因此分用其心必且內

外貞勝終無以止於至善矣故特出此節而下發明之極論脩身爲本
使人專心自明以收知止之實而爲大人焉　物以本體言事以工夫
言事因物生物既有本末事自有終始事既有終始則當先之所在始
當後之所在終如使不知先後之所方將以始爲終必且逐末忘本其
違道不日遠哉才知便近不待深造之後專力於本故也細玩文勢此
節且虛虛說以見喫緊在本原未明指何者爲本其下反覆古人之學
然後明指之曰脩身爲本耳若於本節內明說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
止爲始能得爲終下面重疊說不去矣終始是死字先後是活字則字
應知字

古之二節　此承上知所先後論之言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何者非明
德中物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何者非明明德中事一以貫之詎非古人
之所欲哉乃其學却有許多等級許多節次如欲合普天而範圍之則
必畫封域而經理之而以治先乎欲合封域而經理之則必守閨壼而
畫一之而以齊先治欲合閨壼而畫一之則必即當體而整飭之而以
脩先齊其欲脩也則以正先而致慮於方寸之間其欲正也則以誠先
而致慎於動念之頃其欲誠也則以致先而求明於獨照之地其欲致
也則惟格在而求通於物則之願一何其徐徐循循之若是也豈古人
迂濶舒緩不欲蚤見其成哉良以物到格處纔能勾知至知到至處纔
能勾意誠云云義理之則原有許多等級進脩之程原有許多節次雖
欲一蹴其等一凌其節而不可得譬之層臺九級若非層層挨次尋向

上去必無凌虛飛度之理孟子所謂深造以道欲其自得是也看此二
節先用六先字一在字次用七後字上聲下應辭煩不殺所以極論先
後之當知以絕萬世喜頓惡漸者之路

古之節　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也既曰明德自是靈妙無方六通四
闢的物事直須與天地流通無間方是故古人明己之明德必欲明之
於天下其下治國齊家脩身承此說去俱是以己之明德通之　脩身
若只說檢來其耳目口體節制其喜怒哀樂却與明明德何干須說賅
存之官骸全具惺存之脈神發之體質渾合狀發之光其檢束處皆其
宣朗處其節制處皆其昭融處其餘齊即此明之整頓治即此明之經
理平即此明之普遍步步不離明字方是　脩身非他明其明德而已

明明德無他復其靈機而已乃此身塊然形質安能復其靈機哉吾想身之靈機心爲之主心之靈機虛爲之舍人心正立中央無少欹側其中虛無物之象乎古人欲復其身之靈機必先求端於心欲復其心之靈機必且勿納於邪虛能涵靈故也　自不容已曰誠意念發時必有獨覺其節度者所發如其所覺正要心神安妥自不容已此除意中障蔽以正其心者也　知即明德之有覺處致者欲其毫無障蔽也　聖經揭一在字務求實際與六先字不同蓋爲喜頓之學而設如禪家云不起一點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其說主於坐照多少徑省將謂欲致其知反在先誠其意先正其心矣却不知物理之在性中至精至密自非生而知之誰能不思而得必須一一研窮時時省驗與萬物之理

融通契合無少扞格然後獨覺不昧而誠正有門如彼坐照之說第可用以澄心定慮爲博文擇善之要如所謂溫故之溫游藝之游明令爲徧物之泛濫玩物之沉溺可也　格如格於皇天之格乃浹通無間之意

物格節　八目凡言如此而後如彼俱如火傳薪薪雖不一畢竟止是此火傳去斷不在八處做工夫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看他便字只字何等直截易簡真得經之論哉　能照才是火格通也何以通之以性靈通之也物格者求與物通也物格者已與物通也性靈烱烱便可知至何待物格日日力有明容光必照容光不照可謂日月有明乎　物格知所通也便是知至　問天下之物在外而心靈通之何也曰萬物與我獨其形骸似隔耳乃若靈機惺惺妙合無兩即鳥獸草木共此靈明中之法象耳以故物之格處便是知之至處非若知至而下誠正修齊治平之微分先後矣　意誠者意之所發慊於獨知而誠也若獨知處先不分曉却慊箇什麽故至而後誠知者意之帥　心分本虛立於中央自已發而有私意纔倚着在一邊矣意誠者發如其獨知而我無私意故自不容已而誠也如是則有意仍如無意依然太虛同體之初矣何不止之有故誠而後止　心虛則靈者體神明心何以不正中有物也有物則神外馳而一身皆須其不靈之物矣何以明明德於其身乎故正而後修　家之不齊都因從偏生蔽不能明明德於其身其偏而生蔽必矣故修而後齊　家齊以下總是

靈機貫去家如何是齊家人靈而能覺皆就我之靈覺而齊也然非我身靈而能覺能使家人靈而能覺乎夫我之身且不能使家人靈而能覺況能使國人靈而能覺乎我之身且不能使國人靈而能覺況能使天下靈而能覺乎須知家齊句非藉家人去化國人國治句非藉國人去化天下只一个自明己德通於家因通於國因通於天下也故齊治章只藏一恕治平章只絜一矩以上俱合傳意解之

自天子節　此節說得極狠言舉一世之人盡以修身爲本也此非創說全從上文看出上文天下歸天子國歸諸侯家歸大夫士庶人及皆須格致誠正以修其身然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然則舉一世之人皆有一人不以修身爲本者乎必如此說者以大人通天下爲一身必其

本與天下人共之乃爲大人之道　問壹字語脉從何而來曰上文作八件遞遞說下此則總收在脩身上故曰壹

其本亂節　此節極言本之當務以足上節　大學之道以明德爲宗必須光明四達所在而治本亂則虚明之地先自紛然不理欲家國天下悉耀於光明豈根抵外别有枝葉耶蓋本外無末而謂其一亂一治無是理也凡就末而論家非其所厚國與天下非其所薄耶夫身脩而後家齊本亂必先薄其所厚寧復有厚其所薄者吾未見不愛其親而愛路人者也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以下發明其本亂二句　問本不亂明耳何以能厚曰此明非虚見也乃生機中之覺機也生機中有覺機則脉脉與家國天下痛癢相關如身發心必覺心覺

乎必拯伊尹先覺而伐夏救民是也故曰成物知也

克明德章

此章釋大學之道所以在明明德也夫大之爲言言乎窮天際地亘古通今共人無之而不明也乃明德之明直一自明而已經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者何益嘗遡稽往代歷選前言由堯以至于湯由湯以至於文王五百歲而一出千萬世而長有詎非窮天際地亘古通今之大人也者乃如康誥之頌文王第曰克明德太甲之述成湯第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之贊堯第曰克明峻德一言以蔽之皆只是自明而已孰謂大學之道不在明明德哉

康誥節　德性原自靈明文王能如其靈明而已後章緝熙是也

太甲節　明命即明德以其自天與之而曰明命明命上不可加一物若慮想把持以此顧彼便不是只是日新又新靈明惺然自露若以靈明還照靈明而念念不忘者所謂内觀返照是也其實常明便是常目在之明與顧無兩物

帝典節　克明峻德言堯於峻大之德能使之明也使之明正所以完其峻靈則無方故也　不是明德之外又有峻德既曰明德便與太虚同體自是靈通神妙周徹八極的物事即峻德也帝堯之心極其靈明即極其廣大而要無加於明德之外本體峻極於明聖人明成其峻一也

皆自明節　夫德在自者也克明明其在自者也即明命特遡其自之

原峻德特極其自之量要皆明其在自者也然後知堯焉無機者自而一捫惺存則浩乎其無涯際于焉無徙者自而寸靈周徹則皆乎其無涯藏大哉自乎又奚疑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哉

湯之盤銘章

夫新民爲本宜若小然而曰大學之道在新民者何蓋新民必先自新而自新非半上落下的勾當如湯之盤銘曰云云矣自新則當新民而新民亦非半上落下的勾當如康誥於已新之民又從而作之矣且所新不獨自與民也如詩曰云云直併天命而新之矣若是乎新民之有極哉是故新民之君子無問自新新民新命無非用極之所也此極之大無物堪比故曰大學之道在新民

盤銘節　所謂日新者非必一日之間常滌垢而刮磨之求積習而滌
雪之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非必日日又日之間常滌垢而刮磨之求
積習而滌雪之唯是一日之間性靈自露其中洪然灑然瑩徹瑩淨宿
垢若不能滌積習若不能洗恍在出浴之初而已由是而日日自露日
日的性靈其徑澈瑩淨猶一日也由是而又日自露又日的性靈其徑
徹瑩淨猶日日也譬如花蕚爭妍紅紫旖旎今日明日後日另是一番
景色如必取一日之新加多而為日日之新取日日之新重積而為又
日之新是沿舊也是因陳也其又何新之與有　成湯精銘自警其意
云何須看到實際處方好夫人心在補過修慝之日其中清爽澄澈別
是一天境界與出浴之初意思相似故曰新湯若曰使我心常如出浴

之初則善矣
康誥節　民已新而又作之亦欲其日新者日日新又日新也
詩曰節　周邦自后稷啓土由邠而豳而岐邦雖舊矣而文王始受天
命邦維舊而命非舊也　重命字
是故節　是故二字直頂上三節說下　極只是至善只是至靈
靈到至處而已也民也天也一以貫之矣不必分而用之而要祇不用
之所也如千溪萬川盡是皓月寄照處皓乎豈有許多乎　須知此章
歸著在極字上正是大處故曰易有太極極故大
邦畿章
全要發至善之大以明經文在字之意與上二章同　經文言止而曰
止於至善言止之有所也大矣哉止之所乎其如邦畿之無一民不止
乎是止之所如丘隅立黃鳥之命不可不知也而孰為止之所乎惟文
王緝熙之敬能令為人者各得其止斯其止之所哉君子學如切磋脩
如琢磨乃能以瑟僩之恂慄微赫喧之威儀同符緝熙之敬而盛德之
善為至止之所得矣民不能忘矣盛德至善能使天下萬世無一人
不得其所故不能忘也夫使天下萬世無一人不得其所其與千里邦
畿無一民不止者何異尚不可以為人乎故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止至善而極矣所以他傳雖亦引詩中多傳語獨此傳
只有五節而五引詩讚嘆不用言故一唱三嘆而長言之
邦畿節　開口便言邦畿千里已見大學之道在止至善矣曰千里大

也若曰至善非小物也普天下人都在此命脈正如千里邦畿爲國朝
宗乃天下當止之所大矣哉　所字與千里字相應王畿廣大故能長
育群生帡幪六合而為止之所如末節不了二句是也
緡蠻節　上節重所字以其包舉寰區而曰所此節重知字以其關切
性命而當知故上以邦畿譬此以丘隅譬各有攸當　試思未有人先
身命從何處來既有人後身命從何處寄人心邦畿便是人心丘隅一
息不止於此即無安身立命處矣曾是莫知黃鳥其靈於人乎何大憒
憒也
文王節　聖心空洞與於穆同體豈不穆穆深遠極深遠處就是極清
明處極清明處就是極收攝處收攝乃人心至善的光景止也不言緝

熈不見本體不言敬又無可想像故言緝熈而以敬繼之　至精至粹乃德之極致處止也敬如何便是止蓋文心之敬直從緝熈中來則此之爲敬乃清明之極而收攝之極處豈非至精至粹而爲德之極致處乎非謂一念惕勵便可爲止　敬德之聚也　人心懼則惰　熈即明德也可見聖人至善只在明德上新民自在其中無二止也　爲人君十句須合說緣見一箇緝熈而敬之止六通四闢一以貫之與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一般眞止之所也蓋文王之心常清而掃妄機淨盡生機自然周流故耳　國人之人與上四人字相照夫人曰國人其情較疎豈若君之人臣之人又豈若子之人父之人乃文王緝熈之敬有等惠心猶然以止信之心交之其與仁敬孝慈之止一也

瞻彼節　承上節此止之所詎可易而臻哉君聞詩以猗猗之菉作興有斐之君子其曰如切如磋則精之極矣其曰如琢如磨則密之極矣因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則嚴密武毅宣著盛大之極矣此有斐之君子所以終不可諠兮也是詩也果安所道哉所謂如切如磋者其道君子之學乎蓋君子之學直欲識明德之至善而至善詎可易識非精如切磋不可矣所謂如琢如磨者其道君子之自修乎蓋君子之自修直欲復明德之至善而至善詎可易復非密如琢磨不可矣自是而瑟兮僩兮其道君子之恂慄乎蓋君子之學所如彼其切磋琢磨故君子之恂慄如彼其嚴密武毅也自是而赫兮喧兮其道君子之威儀乎蓋君子之恂慄如彼其嚴密武毅故君子之威儀如彼其宣著盛大也自是而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則道君子以如切磋之學如琢磨之脩爲瑟僩赫喧之恂慄威儀斯其德已盛則善已至民欲忘之不能矣而何莫不從切磋琢磨之學脩中來哉要知此節以工夫爲主通要歸着在如切如磋之學如琢如磨之自脩上方得極口咏歎總說所止非可易到　詩只說如切如磋未指出何事如之傳乃明指之曰言君子之學如之也其餘自脩恂慄威儀併同學脩等只是个名目非謂學便如切磋脩便如琢磨恂慄便是瑟僩威儀便是赫喧　道學自脩歸重在求止上便自有着落　其嚴密無一閒隙之地其力堅強無一倭弱之時總因收攝之極不受物累　瑟僩之恂慄何以爲赫喧之威儀曰收攝愈固則煥發愈光只是斂專動直冬閉春發之理　有斐緊頂赫喧赫

喧便是有斐夫君子之容貌而矜莊端律身度赫然宣著盛大令人可畏可象而人宜倚之此其光華何等炳燿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故曰有斐　赫兮喧兮言乎容之盛也容之盛處便是德盛之處德之盛處便是善之至處善之至處便是於斯民交相流貫無少間隔處雖欲忘之其將能乎　至善正應完上節止字民字應首節民字正見止如邦畿言明德既止至善新民在其中矣　不能忘不屬情識乃眞性潛相凝結處

於戲節　此節申明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以完止所邦畿之說見止至善之爲大也如云夫盛德至善何以民不能忘哉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蓋前王德到盛處自然善到至處由是大道宏恩餘愛深澤盡從靈机

中出而靈機何處何時不然雖在沒世之後能令開大道濡宏恩頼餘慶彼深澤廣大悠久終古無極而前王之德之善無一日不在人心矣雖欲忘之其可得乎故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要重四箇其正是一唱三歎處至於今識大識小何者非賢宜君宜王何者非親以恬以熙何者非樂相生相養何者非利乃賢誰之賢親誰之親樂誰之樂利誰之利乎其賢其親其樂其利也種種色色都如先王在時矣愚按傳首章二章三章明經文三箇在字意也明德則自文而湯而堯皆不能外新民則自己而民而天命皆不可遺止至善用自天下以及後世皆不能忘豈不大哉故大學之道在此三者

聽訟章

此章若如註說如何是釋本末因大畏民志以明德大畏之也而此謂知本則明德之為本可知而新民為末不待言矣故曰物有本末　無情何解無訟大畏何解使字　無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二字變文用無情者起下畏字也明廷之上公行對問其辭然無畏可知大畏則無情化為有情訟何自起　明德能使民畏此理最妙卽緝熙而敬之者問敬觸己畏觸民如何曰心神無兩一攝皆攝　此字指聽訟二句言此語灼見治本與求治於聽斷之末者不同而物有本末之旨當自得於言外矣　瑚意傳者似不應单什物有本末一句且古之三傳本末之義盡明何用再什觀此謂知本下有此謂知至一句其為致格傳無疑今具說於左作文自如註想自聖經有致知在格物之說世必有疑之者曰格物之云得無徧物窮究求知乎物之理耶夫知在内本也物在外末也求知乎物卽有知亦知末耳知末雖多終非全知何以能知至也曾不知格物之知非知末之知也試卽予所謂聽訟不啻使無訟者釋之夫物之至難格者宜莫如無情之人茲曰無訟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可謂格物矣而自己德之明大畏民志者使之乃知此物格之知豈謂知末實謂知本知本則從本該末何所不知譬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直可謂天下之全知矣此不謂知之至哉經所云致知在格物者以此

此謂知本二句

此言靈源一悟自當一以貫之叫做知本也得叫做知至也得此所謂

舉其本該其末也若乃逐末以求本將必牽制大義沉溺探討終無大悟之期矣惡得謂知之至乎味曾子語意正為徧物求知者發藴與經文互相發

傳五章

格就研究時說知就覺悟時說格物致知以用功言物格知至以成功言格物言把物理要究到極致而一貫處也及其究到極致而一貫處則物格矣致知言要吾心覺悟到極致處也及其覺悟到極致處則知至矣　大抵文公此傳只要說到極處窮字與致字相應言欲把吾人覺悟到極處在把物理研究到極處也此一句如破題下文乃細詳之

人心四句且淺淺說人都有知物都有理下方說物雖莫不有理而

人不能盡究故心雖莫不有知而人不能推極纔有一毫疎漏即爲未
窮纔有一毫障蔽即爲未盡格致尚在愼獨前一步乃學者初下手處
故大學教人必自此始　即凡以下語意言不但使學者泛涉物理
自即凡至其極以用力言自至於用力至貫通以成功言　益窮以物
言物理雖有已知者未窮也至此更加窮極工夫窮字說到盡頭不可
說已窮益窮其極以知言與上已知相應言不安於所已知又要以此
益窮之功求到知之盡頭處　則衆物二句只是描寫豁然貫通的光
景起下此謂二句又非添一層話　表裏精粗合說言或形諸外或藏
諸中或形而上或形而下無處不到心靈中具理備也具衆理全體也
應事用也應萬事大用也無不字自全字大字來舉心靈中所森羅者
遺而畢照之也　二此謂要說得很指上二無不言若一毫不到不可
謂格一毫不明不可謂至　認理精密如切如磋自是好事但全靠他
求知至不得朱子解格物益專以聞見考究言之愚亦謂後學稍稍有
見無不自讀書察理入者聖門教先博文良有以矣第所云博文亦曰
多聞多見云耳如必即凡天下之物無不求至乎其極竊恐天地之大
古今之遠其間所有之物汗牛充棟不能紀也就令明哲如朱子精密
如朱子殫生平之全力爲之恐亦不能了格物一件就令能格其所謂
知祗是意識悟入亦爲虛明自照可謂知之至乎王文成欲紬朱子遂
謂力行亦在博文中夫易傳先言學聚問辨次及寬居仁行條理井然
何可混也是又矯之太過矣然則格致之功孰爲是當以曾子之言爲
是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夫知本即爲知之至則知至不在偏物
明矣何謂知本大畏民志乃靈明在我自與天下之物通也此物格也
即此是知本即此是知之至也此物格之定說也

誠意章

誠意先致知正心先誠意不各立傳何也曰誠意必愼獨獨即知也心
廣自誠意廣即正也然則誠意一章可當兩傳何必另立傳乎　章内
本意不在形外即形外而驗其中之誠也首節且只說誠意全在愼獨
中二節說獨原是誠的故欲誠其意必愼其獨末節又說德原是誠的
故欲明其德必誠其意也問獨如何是誠的德如何是誠的曰夫獨直
揭肺肝人皆見之毫不能小人有諸中必形諸外何誠如之夫德從廣

生胖人皆見之毫不枉君子有諸中必形諸外何誠如之獨者誠之發
露德者誠之本原其實獨之誠便是德之誠非果有一獨又有一德也
誠意節　此節自慊截上且說誠意的道理全係於自下方說君子誠
意工夫專用於獨也　所謂誠其意者非謂毋欺乎人求慊乎人也意
念發處自之神明了然發而不符其神明恰似獨發而不令自知是自
欺而不自慊其意非中心之願矣意何自而誠也必也其毋自欺乎自
之神明如是自之意念亦如是或惡或好一根於中心之願而不能自
已直與惡惡臭好好色相如這等好惡纔叫做自家快足眞能誠意者
也大誠意在毋欺而慊毋欺而慊在自自不與人爲偶有獨而已故君
子欲誠其意必於獨知獨覺處愼之耆其四顧而紛爲營旁馳而迹爲

佈哉　慊與廣如何分慊者動念如其本心恔足無遺憾也如是則中
無踽踽坦蕩蕩矣不亦廣乎
閒居節　夫君子必愼其獨其故云何吾姑無論君子也亦無論君子
之獨也彼習僞孰如小人寧如君子之率眞謂宜小人之獨亦與之而
俱僞矣匿非孰如小人寧如君子之易知謂宜小人之獨亦與之而俱
匿矣試觀小人閒居云云則何益矣此謂小人雖則習僞而獨覺之眞
念毫不自昧是小人自僞獨自誠也小人雖則匿非而獨覺之靈機毫
不自掩是小人自匿獨自形也　閒居二字不可忽肆惡只管肆惡何
必閒居明知故爲自欺而已小人豈無獨知耶　而後避之之詞言素
不實做善事臨見君子却纔襲取各其爲計之不早也　要知肺肝之

見不因人視自以厭然者揭之也夫稔惡有素而一旦蓋藏露手脚處
便是露肺肝處此乃體之不胖由於心之不廣末節正應此　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正是厭然處如見肺肝言君子見此厭然之態便知他閒
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時說以實有是惡爲誠安有惡而可謂之誠者
人心之念莫眞於獨誠也乃天下之眞實者莫如獨而光明者亦莫如
獨故雖腰脉如小人畢力矯飾而此獨直揭其肺肝外與中合曾不少
爲之揜其惡信哉存乎人者莫良於獨矣則惟獨之誠焉故也看來此
誠字與首章末章二誠字同　此節小人二字極有意思蓋極言獨爲
光明之物也但若言君子之獨還未見獨之光明乃腰脉莫若小人而
小人之獨顯揭肺肝曾不爲小人一揜其惡則世間光明之物更安有
光明於獨者乎光明者德也所以末節拈出德字而本首句露無餘矣
曾子節　卽上誠中形外之說所以獨言言幽獨爲衆指衆視之所獨
知者我之神明也我與天下無兩神明安有我知而天下不知者雖謂
萬衆指視可也　我的獨饒不得我何眞知之嚴處便是誠處　蒙引
謂卽上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意極是今人却另轉一意重己知不知
己與人心靈妙合己知處卽與人人共矣
富潤節　承上言君子必愼其獨則性靈不昧其有明德可知而誠中
形外將潤身如富之潤屋蓋其心既廣其體自胖無不可與人知矣此
無他明德之本體原如是也君子欲明其明德安得不愼獨以誠其意
乎　此節喫緊在出一德字全章說話方纔都有歸着其要則欲人知

獨覺便是德體故也　富潤二句要體貼中外字多職在中而外必潤
屋厚積在中而外必潤身一也　誠意全在愼獨故結局直曰必誠其
意不復出愼獨矣
正脩章
本意要說明身之所以不脩在心之不正却先詳心之所以不正在情
之有所何也此正傳者立言醒人處也夫心之不正既因有所安有有
所而心在者安有心不在而視聽飲食猶自靈者安有視聽飲食塊然
不靈猶可爲明明德於身而稱脩者而要自心之不正來此謂修身在
正其心
首節　首句要分曉經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是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者謂脩在正的去處也者的也所之實際也自身有所至其味正是
一箇者字以後倣此　連用四箇則字正是書言忿懥好樂恐懼憂
患不問那件但令一有其所此心便偏在所有之所不復立乎中央四
項一連滚下分析不得　有所不有所辟不辟已不獨知之乎官街上
差路只可責愼獨不到豈別有正脩齊工夫
次節　上只說不正此直以不在接之何也不正自有所來則不正必
不在矣　人心如燈懸之中央八面俱照以其光無在故也若移向一
邊則其光只在一邊別處都不復在不在處皆不能照矣湛甘泉云心
也者神明其百體者也　本以有身之故有所而移不正於心因以不
正之心不在而移不修於身蓋隨激出有身起之故須實還自身受之

此說儘自有理
三節　心之不正卽爲心之不在心之不在遂令視不見聽不聞食不
知味矣吾乃知幾微烱烱爲能澄澈乎五官方寸惺惺爲能神明乎百
體經謂脩身在正其心蓋以此矣
脩齊章
上章只說箇心不正的來頭便知不能修身此章只說箇身不修的樣
子便知不能齊家多少直截痛快此傳者說理之妙　此傳妙處絕無
一語說身說家說修說齊只說箇人情在在從辟莫知而齊家在修身
之意一齊了然　親者其情密切有相依相戀之意愛者其意欣悅有
若慕若嗜之意賤卑下之也惡憎嫉之也畏嚴憚之也敬尊禮之也哀
傷痛之也矜憐憫之也敖者氣盛而凌乎物惰者意懈而疎於禮何謂
辟已之所親愛與人之可親愛分數不相符合而過乎中是偏向一邊
也故曰辟　之往也其本人也其所親愛則本人親愛之人是他親愛
的去處也言人情親愛之偏大抵往他那親愛的去處偏去蓋世人誰
能無我而世情溺於所向業已親愛之矣將必比昵之阿私之不自還
而失之偏是其辟從其所親愛生也　人只知重五辟字都不知五其
字生五之字五之字生五辟字與水尋故道相似　自故好至鮮矣正
是人之其所五句的實際蓋之其之其指彼身言與諺云他字一般而
好彼身之好也卽其所親愛畏敬哀矜者也由是雖有當惡之惡亦不
復知一味有好而已豈非向他那所親愛畏敬哀矜處偏將去乎惡彼

身之惡也卽其所賤惡傲惰者也由是雖有當好之美亦不復知一味
有惡而已豈非向他那所賤惡傲惰處偏將去乎看來人之其五句至
好鮮知惡惡鮮知美方見實際正如好鮮知惡惡鮮知美至故諺節方
見實際只是愈說愈明白耳非謂先辟後不知因偏生蔽判然作二層
也天下鮮語脉自上連用五辟字來惟世情種種皆偏故世人在在皆
蔽只說五辟似足却必落脚在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及莫知子惡苗碩
上為末節身不修而設也不知德不明也夫修身者明明德於身而已
末節只証故好二句不分身家二層舊說此章病痛在誠意正心後
非也安有誠正君子而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溺愛不明貪得無厭者工
夫雖有八處只一愼獨照管內境常惺八面無不玲瓏矣

齊治章

問此章許多說話許多節次而齊治無兩處似難得其要領請明言之

曰章內開口自其家不可教至成教於國且只淺淺引起其要領全在孝者三句意若曰家人與國人的心盡在我一人肚裏我心無兩齊治何兩之有其下康誥節出一誠字解此三句只是講明此意一家節只從此意中看出堯舜節只是引爲此意之證所引三詩只是咏歎此意而已夫我與家人國人分形與氣而謂他的心在我的肚裏豈不詫異駭人然而語若虛幻理極眞實嗚呼此我心之所以爲妙而齊治之所以無兩者與章內一人字便是堯舜節兩字已　看此章有一提法只認定我之心便是家國人之心自然處處靈奇頭頭明了

所謂治國節　自其家至無之若只說家不齊國決不治還是籠統說須以我心爲主纔得親切　其家其字與教人人字相呼應其家我家也人他人也喘息呼吸吾一氣也屬毛離裏吾一脈也猶然不能感動況別生分類逖若遐處者乎　其家不可教身不修而不能感動其家也教人者無之併外人亦不能感動矣此其成教之機有若必待於家而莫之能易者故君子之教國也豈必坐堂皇而色授之履郊圻而戶說之中庭起化下國風行蓋身不出家而已通觀厥成矣　今之疑治國不在齊家蓋曰在家爲人子在國爲人臣在家爲人弟在國爲人少在家爲人父在國爲人君各自爲人如何治却在齊此言人雖各自爲人心非各自爲心人子人弟人父的心便是人臣人少人君的心與說張三的心曲却在李四的肚裏一般此所以不出家即成教於國也豈謂治國不先齊其家哉　何謂長鄉曲之間或以齒長如鄉人長於伯兄之長寮釆之間或以位長如出事長上之長皆國人之也

康誥節　康誥曰如保赤子即慈所以使衆之說也夫保民何以如保赤子哉蓋保赤子者其求之之心必誠求何以誠自眞性中出也出自眞性母子便自妙合安有求之不中者即不中亦不遠矣試觀世上不學養子而嫁之女能中赤子之心則中出於誠可知誠則安所不通哉可以中赤子之心亦可以中萬民之心故曰如保赤子也而慈者所以使衆明矣孝弟不可類推乎　不論子而論赤子是何等提醒人處言眞慈之心且可通不能自言之赤子況有性乎說得慈者所以使衆多

少痛快　此節中字不是帶出字而正起下節興字夫人各有心未有不中其心而能強之使興者孝弟慈而一家仁讓誠有以中家人之心也能中家人之心而不能中國人之心乎能中國人之心而不能興國人之心乎　誠則明矣故無言而中中牆合也

一家節　仁讓仍是孝弟慈孝弟慈之藹藹不忍處曰仁孝弟慈之雍雍不爭處曰讓　一家仁一家讓承上心誠求之來乃君子以我心誠求乎家人之心而感動其仁讓之心也可見一家裏面暗藏一人在矣所以下面直用一人貪戾接去一國作亂言只此一人之貪戾直令一國之衆貪戾成風相與衡行而撕亂不但一家之仁讓而已然則一國之興仁讓與作亂其機盡在一人耳舊說一家一人平對者未妥　[illegible]

者徇私自便戾者任性乖方都無藹然雍然的意思不必分屬仁讓貪黷暴戾一廣自封略無與下民融液的眞意民安得不與之隔絕而讓成凶殘悖逆之風乎　此謂之此緊接如此之此此字最重通節命脉全在此卽一家一人一字也　此節應不出家句已明下節又引古証一家節因言君子喻民只在自已收拾上文之辭

堯舜節　上節言治機在已此節堯舜二句証在已也是故以下則承已字說去　二帥字極重言自古人君未有令天下而不以仁者然天下之民所從全不在此只看所帥何如堯舜以仁帥則民亦仁桀紂以暴帥則民亦暴此明效大驗彰彰可據者一人定國豈虛語哉　帥是爲領頭的人民共爲瞻者也領頭的好誰不群然而趨之　帥取諸已

令求諸人堯舜二句說得治機在已了然無疑　堯舜豈無九歌之勸五教之敷却如火藥筒子借他傳導非所以也　假使已好暴而令民仁必不從矣甚哉已之爲要也所以君子不先令民而先正已已若不恕未有能喻人者所令反其所好民不從之故也　如心之謂恕已心未有而求諸人已心未無而非諸人則其求諸人非諸人者不如已之心矣可謂恕乎　藏字不可放過問不恕藏之乎身豈其顯示於人而人竟不喻何也好藏諸身令顯諸民民不從令而從好是民不從顯而從藏也藏身不恕民又何喻之與有　喻曉也我欲民善而民從之是曉吾意也故四體從心謂之不言而喻

故治節　家國有兩已心無兩舉一已孝弟慈之心誠求乎家者加諸國人無不興無不喻矣毋庸在國言國在治言治也

桃之夭三節　桃夭三詩咨嗟咏歎總爲心無兩箇　桃夭本咏文王化行於國却言之子宜家誠以宜其云云而非獨桃夭云爾也蓼蕭本言有國之賢侯却言宜兄宜弟誠以宜兄云云而非獨蓼蕭云爾也鳲鳩將言正國却以其儀不忒先之誠以其爲父子云云風旣吟哦雅亦揚厲周南旣引其端曹風又發其變無非乖情於內則加意於壼範一何洋洋乎渢渢乎其若意不可盡而其辭若不自休也毋乃觀化之原如風之自作者先我同然從哲曠代同調耶　宜家人宜兄弟其儀不忒仍屬已　夭夭故蓁蓁當桃之少好時其葉發榮爲秀若英華之灼相輝映實之蕡其芳妍與之子也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

姻以時詩人於此女子初歸之日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被化故也妙在之子二字於時未有家預卜其宜　宜者與其家人相恬以適相安以和相得相好如土木之相宜　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其爲父子句章旨當重父子兄弟字面以本章釋治國必先齊家故也　四國之政將必其民取法而斯民之法將必其儀足法乃足法之儀誰在區區動容周旋聲音笑貌間哉夫唯爲人父爲人子爲人兄若弟中有一本眞情同胞深愛最易感化人心風動下國君子之爲律爲度可象可則莫切於此故足法而民法必於此先之　二教國人言冊國人亦宜如家人

兄弟之宜非謂令國人皆宜其家人兄弟也教感動之也法則象之也
感動自則象矣宜也
此謂治國節　此指三詩而言曰治國似宜言其教國者何如法民者
何如而經謂在齊其家亦有見於家人兄弟能宜而後可以教國父子
兄弟足法而後可為民法即此詩人之意也
治平章
全意首節言平天下只在絜矩次節狀絜矩之簡要也樂只三節總見
矩之當絜然心無寸歸乃能絜矩是絜矩自明德中出也矩既當絜則
德當先慎矣而心無寸歸之德豈不純粹安有德而不善者善人即善
也則善當寶矣寶善者能仁親則仁親當寶矣其尤要在休休大臣能

容賢人用能仁親且仁民耳彼媢嫉之人妨賢病國其能然乎此其可
好可惡甚明然非仁人有忠信之心孰能好惡而得大道哉試觀生財
之大道惟仁者能以此發身而有府庫之財則可見矣然則有國者胡
不以寶休休之臣為利而乃利於畜聚斂之臣以招菑害為耶大抵文
勢步步相生遞遞說下理財就是好惡中道理用人就是理財中道理
併不分條另說　傳釋平天下都不言綱紀文章何如而但言絜心之
矩其推本絜矩也但言慎心之德其指實慎德也但言存心之仁而以
義為利總是原原本本的說話則以心法便是治法盡之乎自明而已
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首節　經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必有倚其處而其處的安在大平天下

者使天下之民盡如其心而已第上自上民自民上自為上之心民自
為民之心乃上方老老長長恤孤以孝弟慈之心先民宜與民不相關
者而民興孝興弟不倍有如上章與仁與讓者然則民的心盡在上人
肚裏可知大哉己心真可為天下之矩矣是以君子之平天下絕不求
之天下第取己心之矩絜天下之心使能使天下之民盡如其心如大
匠執矩以絜能使上下四旁無不如一者然而天下平矣夫治國在齊
家只為己心能令民興乃茲絜矩平天下之道亦以己心能令民興有
之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　上老老四句只是說明首句者字是以字
不可忽乃治與平通的關鍵　匠人曲尺曰矩以矩量物取方曰絜心
是以方天下矩也以心度天下絜矩也

所惡節　然必何如乃為絜矩之道哉夫大匠之以矩絜合上下前後
左右而絜之者也乃吾人中處於斯詎無在上在下在前在後在左在
右者乎此其人自為心殊為不一而己心之所惡則未始不一也自是
而使下勿問下之心何如第無以所惡於上者使之自是而事上勿問
上之心何如第無以所惡於下者事之自是而從前先後交左交右勿
問前後左右之心何如第無以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左右者從
之先之交之環繞無所不應而不離一腔旋轉靡所不到而不越徑寸
其與大匠止執一矩而上下前後左右靡不以此絜之者何異這箇總
叫做絜矩之道了向使上下前後左右之施一或取之所惡之外安所
稱絜矩之道乎　玩此之謂三字乃鄭重之辭

樂只節　引樂只即美絜矩君子也下節則反言以惕不如君子絜矩者　父母字正應樂字至慈莫如父母今君子之愛民至可爲民父母洵可嘉樂試思子見父母樂乎　詩辭民之父母語意注向民字世間只有子的父母那裡有民的父母其下連用三个民字㥋之書旨喫緊在此愼勿順口頌過夫從來世謂父母皆謂子之父母今玆詩謂父母獨謂民之父母以至尊爲至親以至賤爲至戚羨慕贊揚若言不盡意者誠以子之父母纔能以子之心爲己之心子之所好好之子之所惡惡之不圖樂只君子亦能以民之心爲己之心民之所好好之即如子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即如子之所惡惡之以故世謂父母皆謂子之父母詩謂父母獨謂民之父母美哉絜矩之君子一何至誠仁

愛至於此極也看下節民具爾瞻再出民字殷之節又出二衆字解明諄諄說民之意都爲喫緊在此　此之謂自與上節此之謂句節奏相應既叫做絜矩之道便叫做民之父母

節彼節　節彼與巖巖巖巖與赫赫須細辨到分晣處截如刀斬斧截壁立萬仞之象由是彼山之勢尊嚴巖巖如也乃太師尹氏冠絕百僚與節彼南山何異由是其勢尊嚴赫赫如也亦如南山之巖巖耳巖巖與赫赫具字自赫赫字生此乃高出人頭地的人故其下萬衆無不屬目此無他爲有國相故也況有國者不更爲赫赫而民具爾瞻乎以此知有國者不可以不愼　全重有國二字辟則句正是不可不愼處曰天下僇若是其甚與有國故也民所具瞻也匹夫非人指數雖辟而

得禍猶輕具瞻而辟天下之所不容有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僇孰大焉故曰位高益危捉大遺艱於朕身　全要拈起民字重看

殷之節　詩追當初正欲今日詔意則歸著在峻命不易上以危辭惕後王也言世主藐見曆數在躬將謂我生有命在天保之易耳試觀今日殷家顚覆天命皆因失大衆心憶昔未失大衆時亦曾受天明命赫然爲上帝作配豈料有今日耶後王其宜鑒於殷哉峻命固不易保也　監如即鏡照形視往古以自惕也　峻命句詩人自解儀監句也

上二節言民此忽作衆字極有意明上二節也夫至微至賤者民也乃其同好惡即爲父母一或辟而失其瞻即即爲大僇何也衆故也衆人而衛一人與困一人易衆人而傾一人亦何難益得國恆於斯失國恆

於斯矣彼同其情即爲父母失其瞻即爲大僇者以此　積羽沉舟重輕折軸

君子節　問樂只三節無非稟稟得失以明不可不絜矩耳此後卻說不可不愼德矣乃用是故字接下何也曰絜矩必須無我自非淸攝無欲之人能絜矩乎既不可不絜矩自不可不愼德　先何也絜矩居得衆得國之先德又居絜矩之先本先故先之也愼何也德乃淸明之物淸明必收攝如緝熙而敬是矣本愼故愼之也　即德是愼即愼是德初無二物本體便是工夫故修德須用愼非德外又添一愼　有德則以其絜矩者得衆而有人矣有人則以其得衆者得國而有土矣有土則亶得國之利而有財因有用矣豈必以財用爲先哉　有財用即

得國處驚如有土而不得食焉可謂有土乎　此字下的極痛切言道
裡說有那個絕不得分之爲而
德者節　傳曰德者本也其意何居以見德之爲物得全全昌既處高
滋又享富厚不可不慎不可不先也若但如陽虎爲仁不富之說令人
迂視德而倦於先矣　下本末二字見德宜內財宜外起下節也
外本節　外本內末無二件合其本而末是競也夫既合其本而末是
競求之機矣末於何生此無他民之好利誰不如我自上倡之未有不
交征者　在心裏爲內不在心裏爲外爭民句只味本末字自見此句
不止說民爭奪乃在上之辭猶曰自弃自　爭奪界限要明心不讓而
競欲取之爭也如此將必椎骨而強取之奪也爭且心鬬奪乃下手

我與民爭財因致民與我爭財是爭鬬其民也爭民則我之施於民者
不以德讓之教而以刼奪之教矣異哉刼奪乃可施諸民耶
外本三節　步步與先慎節相反外本句不慎德也爭民句總說財聚
節與有人相反土不待言矣悖出句與有財相反用不待言矣爭出於
民故曰民散民行其爭故曰悖出反覆言之見其一無所有正與慎德
無所不有相反
是故財聚節　此節全要在民財互爲聚散不容並立上着精神若實
講自有上節何須贅說　財聚何自外本節有出財散何自財聚句照
出盔民散以財聚耳財既易聚而爲散民安得不易散而爲聚乎　離
心便是民散非必尨解歸心便是民聚不待襁負

言悖節　惡聲相加民所曹惡而財賄自潤民所曹好貨之不欲其悖
入猶言之不欲其悖出也故出悖來違多藏厚亾未有不反中其身者
康誥節　此節說命無常意不在命總見君德要緊以結上先慎五節
之意　然則得失之機豈但如文王之詩之所云哉康誥云　上文
曰有人曰爭民曰民散悖出俱就民說康誥節忽然說到命上其說云
何曰此與殷之未喪節峻命不易相應也夫詩歎峻命之不易只於殷
之喪師央之分明說民心之外別無天命而曰有人得民心也便是得
天命了曰爭民民散悖出失民心也便是失天命了乃究其所以得失
第從慎德與外本來誼非善則得不善則失也者命之不于常若此峻
命良不易哉　于向也如龍向游虎向山爵向叢魚向淵都向常向處

去其不向常向處去者惟有命耳假令命果于常是如何曰若命操于
天天或有所特眷則于常矣今也纔作善即得纔作不善即失全在君
心上轉移夫且于常乎哉緣天命君德妙合無兩惠迪即爲和氣從逆
即爲戾氣故也　繼之者善天之命也所以善則得不善則失　吾人
只一箇本心以其得諸天而曰德以其所得美好純無妄機而曰善而
所得美好的是何物則藹藹之生機是也仁也此仁根乎中心天下孰
如其真懇故曰忠且曰信其實只一個本心而已此五字易得眩惑子
故剖而引之
楚書二節　善爲寶以論寶於楚國也仁親爲寶以論寶於亾人也既
曰楚國則必其足爲楚國之重者乃足寶焉非善人其孰能當之　珍

玩曾足爲楚國重乎。既曰亾人自當痛念生不能養死不能斂何忍又
因以爲利。此即一點仁親之心。 二寶字語脉自上論財貨來世主外
本內末所寶惟財耳。 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
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
寶楚之寶曰觀射父能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
左使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
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此楚
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
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亾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
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

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
其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亾臣重身喪父子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秦誓節 此節極言大臣之貴有容也一箇有容而子孫黎民無疆惟
休一箇不能容而子孫黎民無疆惟恤大臣豈不貴有容哉 下半反
言以足上段非兩平話 一箇起下子孫黎民也言臣之利國者不在
多若得一个能容賢才後來繩繩繼繼林林總總并受其福皆此一个
造之 斷斷何以無他技無他技何以休休休休何以如有容其理精
微未易領畧蓋他技乃智巧才能之屬人之有此從心計生以彼其貌
全是率性而行天者用事絕無猜防顧慮的意思烏有所爲心計也哉

智巧才能又安從出夫既無心計其中何以不漉落既以漉落其心何
以不廣大雖則冲虛之地一物不容而恢恢如也蕩蕩如也宛如能有
容者細玩秦誓蓋有感於禍心之相禍人國家如後半節所云而企慕
休容之大臣若此 大臣不比群臣群臣任事能一官占一善皆可用
也大臣任人要在兼收并蓄能用可用之人 斷斷者一意直行無許
多猜疑筭計也真人只一箇面目 凡人有他技爲他技所使將必氣
驕神浮容止不能自定如有所猜疑不決者然今也凝一鎮定有斷然
直前之意一似別無伎倆而見爲一無所有者矣乃其心云云却能兼
天下之有無他技正起下能容 休休也心閒而念息也再曰休甚言
其心之閒本言一个臣之量大却乃言其心閒此秦誓善模寫處大凡

忌刻不能容人的猜疑最多其心安有閒時 曰若已有曰不啻口出
極言之也寔字正從此生若使人之有僅以已汝心之好能以口譽未
可曰寔 技人所有也而視若已有忘形骸渾物我矣其愛斯一至於
此已字與人字應二有字相應 心之德性出自太虛太虛中分甚麽
人已人之有技是德性緒餘何莫非已有者見有已乃見有人見有人
遂謂人技非已有耳休休者無以有已則人之技依然德性中緒餘自
然視如已有 彥聖粹美靈明全是德性用事尤與休休之心相爲乎
契二人同心融液交暢之情實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彼其口之所出
曾足以發其心之所好乎其心其口二其字俱指一个臣 其心句不
啻重不啻句言其心之好之也直至於不啻云云如此其深也 說于

句妬不如說一句不啻口出好到極處口裏如何盡得故曰思公子兮
未敢言　寔字與如字相緊應言其不但如有容而已此立言者之步
驟也　以能以此而能也寔　得好人便幹得是好事社稷生靈終必賴
之二能字相應即以其能容者能保也能容則多士戮力動符人心根
本固慶澤長矣　保而曰子孫黎民世世永賴人人咸休利孰大焉尚
期望之辭亦者甚言而故緩其辭　有我之人自有其技見人有技必
忌其軋已之長形已之短　娟嫉心忌而視之如疾也惡之亦以深矣
此人純任私意彥聖者却純任德性其不容並立如水火然苟不塞其
登庸之塗不已矣不但心忌之而已　後半步步要與前相形在彼則
若已有之在此則惟恐形已在彼則好之不啻口出甚於若已有之在

此則惡之必不使通甚於娟嫉惡之蓋柄臣之胸懷大遠乎休容之度
故本節之禍機迥異乎榮懷之休也明效之相越豈不遠哉
唯仁人節　仁即上文德字以秦誓休休者能通天下生機娟嫉者能
塞天下生機言仁尤切故至此方明出之　全重惟仁人三字其人絕
無已私生理無處不流而娟嫉隔絕其間此如服有疔肌有刺必亟拔
之而後快有雖欲不放流不迸四夷而不能者此等處勉強不得全從
一念真懇誠惻中流出下節忽出忠信二字可謂撥着發處　人品如
金我心如秤各如其人之品而愛惡之耳娟嫉可惡至極故必惡到極
處如放流迸夷然後恰當而謂之能不然不將為已甚之疾乎　言惡
則愛可知不必說惡以成愛　下見賢二節是除了仁人論其餘的好

惡
見賢節　四不能正與上節二能字應言自仁人而下豈無見賢見不
善者但亦可與愛惡之能然却不能舉不能先不能退不能遠此乃命
也過也即不謂之能愛能惡矣下節拂人之性其不能自不待言故不
復出能字　見字各管二不能串下仍重不先不遠不可以見不舉舉
不先兩平說不舉不使陟台衡登要樞也即舉却又遲迴猶豫仍是那
不能舉的意思總是虛負所見退放流也遠迸四夷也此節要在二見
字着精神夫有情生於有覺所曰見之其愛之惡之必矣然而不舉不
先不退不遠則亦謂之命謂之過不以其能見而即謂之能愛惡也況
不能見者乎　以低回猶豫之意加於簡在之上士可謂非怠緩乎以

愛惜保全之情施乎投畀之大憝可謂非謬誤乎
好人節　好人二句要得極言意命者過者但好惡未盡其道耳然猶
人好亦好人惡亦惡也又有人所惡而已顧好人所好而已顧惡者蓋
不仁之人私意充塞娟嫉深當其私意休容重拂其私意故顛倒至於
此極既無生機便絕無機覺矣　是謂何要得極言意命者過者即未
與人性相和順亦未與人性有拂戾也此則云云　好善惡惡乃人心生
機故曰性　上論愛惡情也此忽出一性字極有深意情自性出合於
性乃可曰情不然不可謂情矣情之難以此　曰身言其為切近近災
也正與拂字應好惡而至與人性相拂人怒極矣其有災固不待言然
攻身後徐發誰能忍此須臾即令身外旁及未足洩其怨毒將必親於

其身中之而後甘心爲緣不仁頑寔不投遠禍故以身後惕之
大道節　此節自上唯仁人三節看出能愛能惡絜矩之道也乃唯仁
人能之是故道極大而機極微　此節先說如何是大道便知必以忠
信得驕泰失矣夫大道云者非但掙民之好去民之惡而直以己心之
好惡絜民心之好惡所謂排心置人之腹中者也此必仁人在位至誠
惻怛其慈和出乎衷曲而非勝浮之貌其恩愛入乎篤摯而非偶觸之
情視民之好爲己之好故能以己之好絜民之好視民之惡爲己之惡
故能以己之惡絜民之惡大道以此得之耳若夫不仁之人不知有人
但知有己亢然自高絕不俯念民瘼侈然自恣曾莫敬循天理詎能以
己心之好惡絜民心之好惡而得此大道也其道溯之四方其機決之
一念鑑此如周詩康誥之道得失而已哉
生財節　生財二節語脈緊跟上節上節說君子大道得以忠信失以
驕泰且如生財亦有大道然惟仁者心存忠信故能得此大道不務聚
歛而以財發身不仁者心存驕泰則必失此大道專務聚歛而以身發
財矣則信乎君子大道得以忠信失以驕泰也　生財有大道言君子
之於財自有天下爲公的道理令財自然而生毋庸剝民以聚如季世
自私自利之爲也　自生之者衆至恆足矣五句語意云何若曰只須
務本節用守此本等生涯令財自生其財便用之不窮下何必外本內
末聚之歛之與吾民爭哉問此何以爲大道曰務本節用挽了外本內
末正是度己心體民心天下爲公處非絜矩之大道而何書味在則字

矣字則便也矣了也讀者慎毋忽略　生衆爲疾因利於民而不與民
爭也食寡用舒節用於己而不朘乎民也理財將以食之用之耳衆生
而不衆食則食常不盡其生疾爲而不疾用則用常不竭其爲入者廣
出者細此必足之數可坐而策也　衆寡疾徐皆此廣彼細與城高則
池深相似各連說不另說
仁者以財節　一箇如將錢買命一箇如割身藏珠　以財發身本意
謂仁者不貨財貨言將此財貨散之以發其身不肯封爲私藏作守錢
虜也不重能榮其身不仁句則言捐命貨財惟知有財不重保逮其身
未有三節方漸說向禍福上去　財散則民聚民聚則身發是一套事
發身謂俾其身爲下民愛戴之身上帝寵綏之身有若發榮之發育
之者若曰仁者把財用在道裏不以之充帑藏積朽蠹也
未有節　仁者以財發身言不以財私其身也大不以財私其身宜若
不獲有其財者然而上好仁下必好義得其心矣得其心必得其財故
事必有終而長享府庫之有仁者雖不以財私其身而亦何嘗不有其
財哉　三未有不是空空說理皆據從來已事言之如云幾見上人好
仁下人不好義者幾見裏而好義外而不終事者幾見府庫之財不爲
好仁之君有者未有府庫句便是其事有終處故不用蒙上文字函以
其無二解也　惠心謂而欲流故曰仁忠心激而自奮故曰義此皆其
中不自能已如有所嗜之者然故曰好　急上之事義所當然而或有
初鮮終必其襲義而非好義耳好義則表裏如一自然始終如一　未

[illegible]君之事於始而不底君之事於終義乎不義乎抑以正供之[illegible]
出之終耶不終耶既好義必終事既曰終事必無府庫財非其財者何
非仁者以財發身何以得此　或問曰此以財發身之效也味效字以
財發身只重散財此節乃言散財而未嘗無財故曰效其說甚好時說
却把此節直作發身說得發身小了
孟獻子節　夫惟仁者終有財如此　則國之所爲利者果以利乎抑
以義乎孟獻子云　其家愈大則胸懷眼界亦當愈大不當與民爭尺
寸之利　何以不察雞豚也以其畜馬乘也下倣此　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此然[illegible]言之若有位之人則不可層累而上所處愈高所
棄愈大古人拔葵去織婦　雞豚牛羊引起聚斂之臣一何不二乎

此一段析及秋毫與百姓爭利與畜雞豚牛羊意思一般而其害民則
什百千萬矣故例舉之而獨甚其辭曰寧有盜臣　雞豚曰察尤其細
也　大夫之富數馬以對　聚斂之臣與上休休之臣遙應　盜臣使
君失財聚斂之臣使君失民民與財孰重擇害莫若輕　畜馬乘等三
項中俱埋民字　須知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字字自上文看出夫
聚斂之臣乃興利之臣而兹曰不畜即此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了
則惟其爲百乘之家故也況萬乘之國乎乃今之皇皇求利惟恐不足
者庶人之利也國之以爲利者不在焉皇皇求義惟恐不足者非庶人
之利也國之以爲利者必在焉不然馬乘伐氷之家猶不察雞豚畜牛
羊豈以堂堂國君方且崇搭克厚封殖何可令衆庶見也獨不思百乘

不畜之謂何耶　此節全重一國字曰國則四海九州莫非吾有又孰
百乘之家比矣不利其利便是義言利不在利在義是相足話無二件
長國家節　上節至此方見分曉非另轉一意夫謂國不以利爲利以
義爲利者何也大凡長國家者自不宜財用是務而或有務財用者必
自聚斂之小人矣彼長國家者方且謂小人爲良臣而善之却不思小
人何人彼所謂析秋毫盡錙銖之人也第使之持籌里巷握算市廛或
亦無大害耳奈何哉使之爲國家乎彼且握萬衆之利權主林總之生
計而以其析秋毫盡錙銖之術行之有不傷萬衆之生剝林總之命者
乎以故菑害並至云云　夫菑害並至而善者不能救是何務財用之害
至於此極哉此無他長國家故也此謂國云云如此說方知此節全重

箇國字與上節國字相應不然齊萊儕亦可責其務財用耶　小人即
上聚斂之臣彼爲句明上起下也二善字相應善者無如之何其與善
相反極矣曾是以爲善乎菑害二句要得極言意若曰不利莫大焉
民以財爲命天以財爲心務財用則拂民之心因以干天之和天人共
憤菑害叢於厥躬矣　善者無如之何正以菑害並至也天怒人怨之
極生理絶大命訖矣斷者固不復續傾者固不復栽也即有絜矩慎德
者且奈何　二此謂每難分曉只如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之例
便明白矣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蓋成語也前此指獻子之言而言
後此字指長國家至如之何矣而言前此謂句言語稱國不以利爲利
以義爲利以既已有國自不當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與此獻子所稱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同意後此謂句言語。稱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正以此長國家而務財用之禍若是烈耳。　問末有三節大意云何。曰未有節便是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說孟獻子節則謂獻子之說亦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如未有節之說而已。然未明言其故。至末節極言以利爲利之害。纔說到菑害處。而國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決矣。舊謂孟獻子節且以道理論長國家節纔以利害論者非也。

四書六補窮抄定本卷之二終

吉郡王國瑚夏聲甫著

中庸總說

曰中。狀道之真體也。然恐入於玄虛。故又曰庸。二字分析不破。

按中庸一書。本出於孔子。而子思發之。亦猶大學本出於孔子。而曾子傳之。篇內若仲尼曰及子曰諸章。皆孔子特地立言。其餘則子思子。或擬其要領於前。若天命費隱二章是也。或發其精蘊於後。若自誠明諸章是也。或總其歸趣於篇末。若尚絅章是也。如謂中庸出自子思。而株集孔子之言以明之。豈應仲尼諸章。條理井然。如結構而成者耶。又豈應諸章。無一雜見論語者。獨有中庸其至一章。又脫一能字耶。又豈應單出道其不行一句耶。或曰諸言其界。如仲尼十章。只是反覆箇中庸難能。都未明言本意。自子思首章。出率性二字。始知其要。明道體與天命之性。爲一。人力無所用之耳。若非子思說破。將無謂孔子言難阻人之進耶。又如道不遠人八章。大意謂極道之量。雖能位天地。育萬物。而實近在人倫日用間。不須遠求。則以道原於天命之性。無形聲。即無僞妄。無僞妄。即有靈明。靈明何方何所。寧待遠求而後位且育哉。如鬼神之德。其一微也。不然。孝庸行耳。舜以此勝格皇穹。武以此奄有萬方。周公以此興禮樂。致太平。至孔子論治天下國家。惟在人道。正與大舜文武周公之道同。子思從此八章。看出造端夫婦。而察天地之義。因一言以括之曰費而隱。是費隱章。只是提掇道不遠人諸章主意耳。若自誠

別話又承哀公章天道人道說去末章乃總結其意自與首章天字相應吾故謂中庸由自孔子而子思發之也　首章天命末章天載俱以真宰言不論法象誠字是天字真面目所以鬼神章如山誠字哀公章末以後言誠特詳

天命章

此章本意要人求天於性與孟子盡心章同意大意云人而與天為一至矣而不必遠求之天也我生有性天寔命之人生但當率此性耳中間戒懼而慎獨正是君子率性之寔際末二節言即此所率之性便可上與天通蓋性即天命故天以性合也世豈有人外之天哉　本是天做了性以故性做了天　夫道安從出哉由太虛有天之名而宇內生

機毫無造作源一太虛而已即此太虛中之生機凝之而為人心與水凝為冰相似性非天命之謂耶人生世上更不須毫有造作第率此太虛中之生機如鳶自飛如魚自躍即此便是吾人合該的去處如大路然道也彼聖人之敎秖因道有時而廢墜不得已一整飭之與屋壞而修相似其要令天下萬世之人共率此性依然渾是太虛便了詎令人毫有造作耶夫使道如珍味美衣自外添入用而時合之可不用而時離之亦可乃玆率性為道道即性也性人之所以生也人不可須臾無生乃可須臾離道哉夫世人視道如珍味美衣自外添入故必形聲外交有所睹聞然後在外面戒慎恐懼兢兢做些好事而自附於道君子知道之為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其視不睹不聞之所莫非道不可須臾離之所而戒慎恐懼何不至矣夫此不睹不聞之所伏在裏曲豈曰不隱介在幾希豈曰不微然而有獨覺焉獨靈機也彼可睹可聞之所其見顯皆有形際皆有限量只此不睹不聞之所一點靈機無方無體無之非是直可彌綸兩儀光照萬象更莫有如其見顯者此非生機出自太虛何以神妙至此真性之所在也君子欲率其性安得不慎其獨乎夫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當此未發時空空洞洞何從偏倚到一邊斯謂之中其未免偏倚到一邊者凡以方發之際私意萌生乎其間無復未發時氣象故耳君子戒懼慎獨則能率性而情之發皆中乎性之節仍自空空洞洞不偏不倚一如未發氣象而已不謂之和於中乎是中也豈君子一人之本而是和也豈君子一人之道哉普天之下莫非

生機而生機蓋在太虛中中固天下之大本也能和於中則普天下生機莫不由此中而出如萬里周行人人共由和非天下之達道乎以故中和在心若見為君子自立其本自行其道而極此中和之分量則天地位於斯矣萬物育於斯矣蓋天也地也萬物也總在普天之下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育乎中總一普天之下之生機耳生機盡在太虛之中而位育安得出中和之外則信乎中為天下之大本而和為天下之達道矣夫天包乎地以育萬物其實莫非天耳乃位育屬之君子君子不居然一天哉

首節　首句何意明人性之大也末節天地位萬物育也夫性即心也以其渾是生機而名曰性是性也果安從來哉巍巍乎惟天為大何所

不有宇內無限生機盡於天體太虛中涵之而此心之生機即太虛中
生機之所凝成者耳性非自天命之者乎然則玄穹不爲大方寸不爲
小幾微宥密之地全具發育峻極之精天人性命曷可二視之也蓋世
間一切分給之數愈分愈減只此維天之命分給萬類無一不全而畀
之皆無纖毫減少則以虛靈之機分而無分故耳　性只是天命參以
人便非生機矣人只率其生機是合該處彼襲成迹者僞任胸臆者鑿
俱爲蹊徑坑塹非合該處矣　尋常看得道字未明恰似有個物件與
性敎並立卻不知道只是箇當字率性謂道言性當率也　修是修其
壞也人不率性把道壞了聖人仍示人率性是修其壞也即此便是敎
修道句只是帶及本只論道而道由敎入故併論之爲君子入道張

本夫道自性來性自天來乃聖人之敎上參乎天亦惟修此率天命之
性之道而已豈有他哉
道也者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緊頂首節即從首節看出不用註解
　須把戒愼二句說到君子須臾不離道上方得本旨蓋凡睹聞之所
世境也惟不睹不聞之所心境也世境有時離我如世境中萬形萬色
未交我之耳目則離我矣乃心境與生俱生安有須臾之離我者君子
戒愼於不睹之所是無須臾而不戒愼恐懼於不聞之所是無須臾而
不恐懼也又安有須臾之離哉要知君子之戒愼恐懼全用之不睹不
聞之所若分用於睹聞之所便是馳心以外爲小人之所然了是戒愼
恐懼之時便是離道之時矣二乎字喚起二所字與所貴乎道之乎字

同言君子之戒愼恐懼不槩用也獨用於不睹不聞之所耳以不睹不
聞之所正道之所故也　性體發處極大而聚處極微所之云者就性
體之聚處論也正與日月之光普照天下而聚明只在如盂處相似由
此推之天之聚處亦必至微如人性矣
莫見節　要知莫見二句何意中明不睹不聞之所爲性之所也　呈
於外曰見藏於中曰隱光之大曰顯幾之細曰微
喜怒節　喜怒節言相反爲類哀樂條舒相反爲類喜者心有所悅樂
則悅而暢也　喜怒句本要言性無可憑據而喜怒哀樂情也情出乎
性如苗藏於種中則未發非性而何千古言性無如此一語令人要說
不是性不得要說不是中不得　小兒出胎即能哭笑則生來中原有

原有喜怒哀樂之根可知未發云者非無喜怒哀樂也乃不睹不聞之
際無所感而未動也如草木之在隆冬然　中只是狀未發時沖虛之
象起下天下之大本也　靜爲動根而未發爲中未發即發之根矣人
誰不知其爲本道猶路也人所行也和爲已發行乎外矣人誰不知其
爲道卻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達道　中也者四句要知從首節天字
看出試思普天之下有一物不向天藏者乎是天原爲天下之大本矣
又思普天之下有一物不從天出者乎是天原爲天下之達道矣乃中
也者非他即此天命之性而已和也者非他即此率天命之性而已夫
中爲天命之性而普天之下有一物不向中藏者乎夫和爲率天命之
性而普天之下有一物不從和出者乎則信乎其爲天下之大本天下

之達道也此無他中即天命之性和即率天命之性故也　既是未發便該是中既是發皆中節便該是和既是中便該是天下大本既是和便該是天下達道既是天下大本達道便該致之而天地位萬物育看子思此等處說得君子通極天命何等直截分曉

末節　致字註謂自戒懼慎獨外更加工夫愚謂戒懼慎獨論工夫也喜怒一節則就道理論之若此節又論工夫文勢似不順有來只是言道中和道理甚大究其極即位育亦不能外與充類至義之盡諸意一般論道理非論工夫也　致字作工夫如何講言君子之戒懼慎獨直至於無一時非未發之氣象無一念非已發之中節其實只一箇率性心下空空洞洞致虛而已叫做致中也得叫做致和也得　致中和之

時便是天地位萬物育之日不待得位行道孔子與堯舜一也夫世界元氣所成而培養元氣在冥冥中耳如一念節孝元氣賴之而存況盡性之君子乎

君子中庸章

當日定中庸名曰極有深意要人即此二字認取道體分明益道原於天至沖虛也而沖虛無可摹擬姑就心境無着端居中央象之而名之曰中然而人事之外別無天理如務沖虛而摒滅人事則怪矣故又名之曰庸想自堯舜咨命中字相傳已久其後異端亦曰守中而遺人言天依加庸字以救之中上達也庸者下學而上達也　此章本意非論君子小人乃仲尼教人認眞中庸也　自大道不明而君子小人並立

中庸之中矣然而惟君子方是眞中庸彼小人與中庸相近似處正與中庸大背馳處不止凡民之鮮能而已惡得爲中庸哉反甚遠也言其與中庸水火然不但稍間隔而已　反正爲似彌近則大亂　君子之中庸也非直頂君子中庸彼說就裏此說外面與小人混迹中庸處言之故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當重君子小人字面　時中即指君子之中庸的中庸言之無忌憚即指小人之中庸的中庸言之言君子的中庸正是他時中處故曰君子中庸耳若夫小人的中庸正是他無忌憚處此其於中庸若水火之相反豈但稍有間隔而已哉　兩而字喫緊而却也　人性活潑與世逐物情妙合無間如草本春榮秋謝原是一體故隨時之宜便是率性率性中也　小人的中庸正是他無所

忌憚處彼其悖德傷敎蕩閑踰檢全憑他那中庸爲之皮毛爲之窟穴若非中庸當不至於此極如曹莽之篡弑口寔於湯武之征誅與中庸相近似處正與中庸相背馳處夫君子雖無意必固我而要自戒慎恐懼安有無所忌憚而顧可爲中庸者乎

中庸其至章

此章正意在民鮮久矣首句起此句耳　至自宜能何以宜能而久鮮能乎意在令人認取中庸不是責人　中庸其至不懸空說以民之所宜能者論也蓋世之持道術者亦多矣有主於無妄機者將併其生機而滅之此道便覺太多非至也有主於有生機者將併其妄機而有之此道便覺太少亦非至[illegible]夫中而曰庸無妄[illegible]有生機庸而曰中

有生機却無妄機非有非無非多非少加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斯民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譬如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眞古今與能之準哉第此之爲道渾是天者用事彼民非天也纔欲無妄機亦併其生機而滅之纔欲有生機亦併其妄機而有之故能者之鮮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意者天能爲能不可以民之能耶　能字不是小可如孟子說乍見乎旦時亦似率性而眞源未淨理境未融方來而忽去候通而旋塞便失了未發氣象未爲能也必須心體渾如美玉精金無復纖毫寸瑕伏藏其間方是　世間生民何事不可與能從古迄今世代曠遠其間意識之能揣摩才力之能擔荷者蓋可勝數至於中庸則意識才力無所用之而民之能始窮　鮮能久不作二層歸重久字甚

言民之鮮能也

道之不行章

須思自此以後五章夫子言知必扯行言行必扯知步步不相離翻來覆去不曾數四是何緣故參得透便是道機　此章細論上章民鮮能句　首節怕人落有次節怕人落無　細玩本旨只是說中庸二字便是妙道　次節知字正與首節我知之知相應　此章口語淺淺淡淡只是說道之不行却在不明道之不明却在不行而道之不明不行非因難明難行即人即道何人不在道中而習矣不察舉世罔覺正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壽耳看他說來說去都是引而不發的說話要人伏而思曰道之不行如何却在不明道之不明如何却在不行道之在

人如何與人莫不飲食相似自參自悟自識道爲何物矣或曰某也愚請明言夫子本意何如曰夫子本意要人知率性爲道也道率乎性性命於天天一太虛而已人心與太虛同體則毫無壅塞豈不沛然而行毫無障蔽豈不燦然而明率性之中明行一以貫之不行豈非不明不明豈非不行乃性者人之所以生如人生皆待飲食豈不與人莫不飲食相似乎

首節　特出兩箇我知若謂人皆不知而我獨知之者蓋欲與醒人心使知道之明行妙合正不嫌於自見也　夫道以中庸爲至而民鮮能之凡以今此之民非過則不及耳此非我知之人亦知之者哉唯是人見行而過行而不及則以爲道之不行非眞知道之不行者也人見明

而過明而不及則以爲道之不明非眞知道之不明者也道之不行惟我知之其以智者過愚者不及之故乎夫知者之過過於明也愚者之不及不及於明也人知其爲道之不明而我知其爲道之不行矣道之不明惟我知之其以賢者過不肖者不及之故乎夫賢者之過過於行也不肖者之不及不及於行也人知其爲道之不行而我知其爲道之不明矣蓋人之所謂行者皆以淬勵之行爲行我之所謂行者獨以不淬勵之行爲行夫惟以不淬勵之行爲行則明之無過不及處其卽行之無過不及處何必賢者過不肖者不及而後謂道之不行乎蓋人之所謂明者皆以推測之明爲明我之所謂明者獨以不推測之明爲明夫惟以不推測之明爲明則其行之無過不及處卽其明之無過不及

過何必知者過愚者不及而後謂道之不明乎　何謂過出乎道之上而不肯俯就也何謂不及限於道之下而不能仰企也問二者實際何如曰大道清虛空洞而不滅生機知者墮體黜聰賢者灰心槁形併生機而欲滅之其清虛空洞似更在大道之上過也其下愚者爽茂不肖者陋劣尚能上達於清虛空洞之地乎不及之矣其實強滅生機反成私意豈真清虛空洞者哉故曰過猶不及

次節　道之真機近在日用何人不厭飫其中而賢智者視真機若不及故鶩而出乎其上愚不肖者視真機若太過故退而淪乎其下正如世人誰不飲食飲食豈無本味乃飽者口之只覺未甘饑者口之又覺甚甘夫未甘甚甘皆非飲食之本味也然則賢智之過其以中庸爲未

甘乎愚不肖之不及其以中庸爲甚甘乎凡此不知本味之人便是莫不厭飫之人詎可以道不明不行而謂道遠人哉　雖能與鮮能久相照

道其不行章

緊頂鮮能知味來　其斟度之辭未見其不行而預言之言其能行者無有不與明合今也鮮能知味是靈瑩先塞若此則活潑必滯可知道其不行矣夫豈必覩於不行之後哉　只思不知味源頭便知能使道不行矣

舜其大知章

舜其大智句若只說贊舜便是不識語脈此緊頂道其不行句來也蓋道行必自智始而竟不之行豈眞天下無智人哉有智而小猶之乎不智則猶之乎不行耳若稽古舜其誠大智也與夫智而曰大詎可槩言將必舜之所以爲舜者稱焉夫舜云云全是舍己從人絕無自用的意斯其舜之所以爲舜乎夫舜之爲舜以斯其爲大智可知有此大智道豈有不行者哉若在智者必且斷絕應緣詎取人爲未虛其在愚者又自其眛不靈不能如此虛受矣　要緊在大字大全在不自智上　須知舜非取諸彼益諸此借資天下以成其大也緣心虛極大天下善皆其故物聖心至虛而靈自然盡天下善無所不茹納焉本體然也如吾輩推測意見之知一膜自封動與天下相扞格大舜是空洞靈明自有周徹八極洞照千古氣象　問察就求時說隱揚就受時說執用就行

時說　好問何余要想聖人心境何如何以好也夫人一有予智之意其於人言非遜爲不足問則距而不能入即淬精延訪終屬勉意神情自不相洽也乃舜玄德也無以有己也與天下交相融液惡知其孰爲人孰爲我孰爲遠孰爲邇而下問邇察有不中心好之者乎盖惟舍己故樂取於人也邇言不必專指好問所得如孔子聽孺子歌亦是　問隱揚似於中虛不切曰惡屬陰主閉善屬陽主開自是人之本性第一有自智之意遇惡如逢七殺烏能隱遇善如見比肩烏能揚夫惟聖不自智則遇陰而閉遇陽而開率其本性而已非中虛而能若是乎執其二句串下其俱指他人言用於民施於民也　問執兩端擇也擇則權度自舜出矣安見中虛曰若非中虛則有一自己之一意足矣何暇擇

人之兩端乎故雖不廢權度而亦不礙沖虛　兩段若專屬善是執
其二句前已先揀擇一番矣恐非惡意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只是極狀
他心不自有執其二句乃言聲言淆亂中自有中道莠拿將起來揀擇
用之已爾乃一氣相足之辭　言舜以斯爲何也正見知以斯大也孟
子曰大舜有大焉若非知以斯大而何稱以斯爲乎

人皆曰予章

此章承上言舜以能明者能行惟其無予知之心也乃若皆曰予知之
人雖亦擇乎中庸要非眞能明者以故期月不守卽非眞能行者亦皆
曰予知而竟歷危穽之類耳若如回之能擇而又能守是眞能行者也
道豈有不明者哉　利與害若循環然明見其利每隱伏其禍人皆曰

予知自謂能辨此矣乃竟爲所驅納之陷阱而不自知曾是以爲智
乎蓋智而自謂予智乃矇而偶窺之小智非虛而自靈之眞智故利能
昏之也使爲虛而自靈之知其心沖然泊然未嘗有利之心孰能驅之
而孰能納之乃今之號爲知道者似之人皆曰予智豈不人人以爲見
維天之命藏未發之眞幾已者擇夫中庸矣何乃能擇而期月曾不能
守也大擇與守非二事也中庸乎性還之太虛虛而自靈則靈便是虛
卽擇卽守也擇而弗守則其所謂智者或意見之偶而合或思索之强
而通或自謂予智焉耳眞智固不自智也不然至道難聞知味實鮮皆
曰予智是何知道者之衆也　不辟不守不是各其自誤正明其不得
爲智耶揄他兩予智也　莫知辟利以害之也不能守以意俗之也旣

之私意不虛卽不靈矣其所謂予智者特揣摩之小智耳　予智
卽蹈危之根亦卽失中之路其理一也　從罟擭陷阱說起其意云何
要與中庸相照也夫中庸如底如矢無過無不及斯固平平乎生人之坦
途蕩蕩乎終古之周行矣　擇中庸擇箇什麼蓋於意念萌動之際察
識我虛明中之脈絡也此之爲擇豈非將以守之耶第擇以臆測非以
察照則當其擇時先自與虛明隔矣妄根不淨乘間輒發卽期月之間
其能幾何未能守此虛明中之脈絡耶　期月只是匝三十日言日子
少

回之爲人章

與上章不同正在擇時　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予智者之爲人然

耳若夫回之爲人也蓋亦擇乎中庸矣彼擇不能守雖得亦失乃回擇
而纔得一善便拳拳擇之際卽爲守之時有若合符而來不得分之
爲兩者意者回之擇異乎予智者之所謂擇耶此乃卽行卽明又何不
明之有　回之擇乎中庸非以臆測以心齋中之虛明照之也照出於
心齋中之虛明則雖洞見性靈而心齋固自若也何物能爲心累而使
之失其所擇乎總爲擇守同根　若說得爲善得衆善中間或有幾番
逗漏纖微間歇向可埋藏今而計其所得僅爲善衆善中之一耳而皆
服膺勿失豈復有幾希之逗漏纖微之間歇哉期月不守者知免矣
中庸安可着予其曰拳拳服膺者只是狀箇常常操存的模樣耳　矢
字與得字相照一得則不復失也

天下國家章

此下二章。比前四章更說得入細。前四章。言人生之後。推測揣摩。作中庸都無用處。此下。則作人生之初。氣稟力量。亦無用處也。　氣稟則敘中之力。並能均。氣稟耿介。中之力量能辭能蹈。而此能均能辭能蹈之人。却不可與於中庸之能。以氣稟之力量至中庸而無所用之也。必也合太極之真。徹超形氣而獨有。自有無力量之力量。如下章君子節方是。　曰天下國家何。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盡一世之人矣。至難均也。人情所最欲者。莫如爵祿。所最畏者。莫如白刃。至難辭至難蹈也。正與庸字相照。　生稟近智仁勇的。其中各有力量。　中庸不可能。不是劃說。只要就上數章內討出。夫知如舜。仁如回。而後能行能明。乃舜之擇中用中。其玄德匪意識思議之常。回之能擇能守。其將才在仰鑽瞻忽之外。皆天者機。人力無所用之。自非時中君子。皆所謂久矣鮮能。如飲食鮮能知味者也。詎如三者之可能哉。

子路問强章

此章余以而字作主。所謂自強是也。　將而去下。說者南方北方去了。真我。不能作主。矯矯之力安在。非真強也。惟君子真我為主。更不跟人流去。倚去變去。方可為而強矣。　海水乘風。巨浪如山。湧若遂謂其力莫大。却不知水之力不能勝風之力。為其所鼓揚震蕩以至於此。而反自謂是水之力。子路及南北方之強似之。

首節　上章。均者辭者蹈者。力非不強。而中庸竟不可能。豈中庸之無所事強哉。亦願其強之謂何耳。昔子路嘗問強矣。　子路問強。當重子路字。子路本是強者。而却問強。蓋以血氣之強。認為自性之強。不惟不識強。抑亦不識自矣。故夫子未荅其強。而先以三強詰之。若曰而所自負自是從北方帶來之強。安得認為而之強乎。

南方節　南方北方。正與而字相反。儱侗南方北方。南自南。北自北。於而乎何與。仰非而之強矣。夫人為方域所局。如身在舟中。東西南北不能自主。乃地氣之偏。自外而薰蒸。非天性之正。從中而主宰。雖亦當身所禀。安得以為而之強乎。世間只有太虛真體。生身立命。乃而之所以為而。而之強也。

寬柔二節　數教在寬與柔。而亦必以嚴與剛濟之。有客坐言歷几而

臥。則無道亦有當報時。　人但知剛有力。而不知柔亦有力。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陰鷙者有此力量否。　南方之強。雖非而強。而沖襟雅度。亦惟豈弟君子居之。豈強者之所能居哉。　死而不厭。正是衽金革處。而字語脉。自上節來。言彼乃君子居之。此却是強者居之。非君子之所居矣。而却也。　南曰君子。言此還是好人。北曰強者。言此乃負剛使氣者之所為耳。此即稍示矯偏之意。若曰。如子之強。且出南方下。況君子乎。此正拜舉三強之旨。

故君子和節　強之高下。即在南北方與而字辨之。夫強之云者。言乎我有力耳。彼南北方之強。雖有含忍之力。果敢之力。特因賦存之質。生乎方內。遂受方內風氣之轉。惡在其真我之有力者。故夫自強不息之

君子或合同於風氣之中而我不逐乎彼靡或挺持於風氣之表而我不搖其砥柱或風氣恬熈而我之堅凝若塞或風氣凜烈而我之坦蕩若適此皆而性而命自主自持未成受風氣之轉真可謂有力之我矣其强不亦矯矯也哉須知和中立有道無道遍就風氣上論之方切章旨　君子之和也以並生並育原無可忤之類率性而和非有和之意也何流之有君子之中立也乃獨往獨來原無可偶之神明率性而中非有中立之意也何倚之有　倚字還照舊作欹側說中立不定也葢不流不倚不變皆堅貞不可動搖之意是一類話如此說乃於强字爲切　幽人處寒素亦能堅凝如秋似得真性中之寧謐一朝伏覩清明上恬下熈而堅凝之意散矣變也達士履清爽亦能坦蕩如春似得真

性中之活潑一朝遭逢厄運內震外撼而坦蕩之意沮矣變也此皆以境寂以境適未能與性合真故也若與性合真則心同太虛世間誰復能令我散且沮者非天下之真力量其孰能與於此真强也故曰而强

因强哉矯不必別求即從上四不字討出夫南北方皆有强而以居方之故隨之流而倚而變不强者存矣即此是能矯南北處亦即此是强處通贊四句深明而强非南北之强比也而宜自居之矣　若以矯字直解作强字將云强哉强耶　問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而强何以爲中曰三者皆未發氣象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未達曰知不自用則其知乃虛中之靈未發之氣象也即擇即守則擇非推測亦是虛中之靈未發之氣象也强而曰而則强自性出通乎太虛未發之氣象也故曰中也

素隱行怪章

此章妙處何在曰有之中庸終無盡頭也夫民鮮能久矣以其太過乎中庸不及乎中庸也有如無過不及遂可謂之能乎曰未也試觀隱而怪者乎弗之爲既非太過乎中庸矣遵而廢者乎弗能已又非不及乎中庸矣然且曰君子之中庸惟聖者能之蓋中庸之道終古只一未能之心中庸而自以爲能即不能中庸矣中庸寧有盡頭哉孔子何有於我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都是這箇意思

素隱節　素隱行怪言不庸也不庸即不中也其無以與中庸之能必矣　或謂隱怪即無忌憚小人恐非彼本意在肆欲而借中自文若鄉

愿胡廣柳宗元是也此本意在任道但任非所任耳殆莊列之流乎下節遵道君子亦任道者大抵皆除却小人凡民論之　孔子之時異端尚未有述後世乃豫料之辭此等人自開異徑駭人耳目當世未必即有同調而寥寥千秋之下或有高明之徒彼方厭苦世網而縣開清虛曠達之論將必詫爲神奇以爲曠古知己相與稱述之矣此其抱獨往之契結千秋之知似乎絕倫離類盡掩前修然道以中庸爲至此實妄意穿鑿道所不載故不爲也　吾字與後世字相應後世有述後世必有爲之者矣吾方樹標端軌以約後世之趨崇正黜邪以開後世之統而又躬自爲之乎

君子遵道節　上節不是君子將上人甚此節出君子字隱怪墮落坑

道不在道上行矣遯道者即人事以措之入理循循在日用惆非若隱怪者流也詎不亦庶幾乎中庸哉第謂之曰遵如以我行路原自爲二其行也夫亦想像窺測稍識其槩循畔岸而步趨之傍途轍而模擬之云耳而實際未臻真趣未洽形神相持安能久而不倦半塗而廢所從來矣　病根只爲毋自欺工夫未透養得真工力量未完　弗爲弗已皆自性來一則投之不欲受一則息之不欲休何者其性則然也聖人無心也

君子依乎節　乃君子不惟非索隱而行怪也亦且非遵道而中廢也蓋即我即性即性即道忘乎其爲遵併忘乎其爲行其於中庸實渾然爲一而依之矣　遯世句語脉自半塗而廢來半塗而廢何也力不能勝私欲故爲其所累而廢也乃君子依乎中庸之後塵情俗慮纖微不入其心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更復有何私欲能令成半塗之廢乎須知此句是極言之若曰必不半塗而廢　遯世句與後世有述相照中庸平平無奇知我者希就令知希之極至於出人世之外而絕無見知者乎亦不悔其以平易取泯沒矣　唯聖者能不是兩層聖者渾是天性用事者也即此渾是天性用事處便是與中庸爲一處全章歸着在此句上宜重講

君子之道費章

第一支若曰道者中而已矣第二支若曰中者庸而已矣　曰費則近不遠於夫婦矣曰費而隱則夫婦可察乎天地矣語脉自上生下非以下明上也其後七章俱從費而隱處看破　君子之道彌天漫地何其斯也既曰費疑其涉於有矣乃其體卻自爲窈爲冥率乎天命之性與維玄維默者同費而隱者也是以言道而至於聖人天地不能盡豈不費哉乃第從愚不肖夫婦之知能要其至焉以斯知君子之道如神龍然說他大時實比乾坤更大說他小卻比毫髮更小無內之小即涵無外之大大非大小非小靈妙無方有莫測其所以然者矣彼詩不徒云鳶魚飛躍而必曰戾天于淵者蓋言鳶魚雖至輕渺鳶魚之飛躍雖至微細而其精神性情動盪充溢高出蒼天深徹黃泉活活潑潑而莫知其鄉淵淵浩浩而莫盡其藏焉綠飛躍處便是率性真機故天地爲昭如此即吾所謂夫婦知能而聖人天地不能盡者則信乎君子之道昭察

於上天下地之間者不過自造端夫婦者要其至耳道之靈妙至於此非至隱而能若是乎此章始終重夫婦上三箇及其字是子思得趣處與今夫天節同

首節　若說至可見處卻有至不可見處便把費隱分作兩半此言至可見處便是至不可見處試思世宙中色色形形紛紛藉藉厥初何處肇造究竟何處歸宿見在何處棲泊方知幽深玄遠之天盡在彰明較著之地而何形非神何道非器無復支離分別之見矣

次節　看夫婦節大無外小無內無之非道費可知也乃至小卻能至大疑鬼疑神靈妙莫測非至隱而能若是乎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費之所以然也　夫婦即指夫婦居室言不可止當箇人字　夫婦

之愚何以與道費則無之不在即愚者之知可謂非道中之一二乎聖
人何以有所不知道費而隱則莫知之出於隱者其所包涵固無窮也
聖人亦安能盡之下比同　及其至即以夫婦之所知所能推及之也
聖人知能以曾經聖人心究之身體之者言故有限　天地之大亦
以知能言其易知簡能比聖人更大然人猶憾其有所不知不能猶
字語脉仍從夫婦來蓋夫婦之知能亦一真之流露究一真之極誰能
盡之雖謂高天厚地不如匹夫匹婦亦可獨聖人哉　君子即首節君
子之道語大語小乃旁人說君子之道非君子自語也大小莫載莫破
字面俱難分曉道無大小寂言之則見其大析言之則見其小天下有
盡道之物是能載也乃天地聖人且不能盡道天下豈復有能盡道之

物乎誰能出其外而載之天下有無道之物是能破也乃愚不肖之知
能且莫不有道天下豈復有無道之物乎誰能入其中而破之莫載狀
其宏濶無涯際莫破狀其詳密無間隙　語大二句不是兩項乃合大
小以狀其妙也　莫破句若只說微細處道亦占其分數何足為妙蓋
謂天下莫能載之道盡載於至微至細之中然後謂之莫破也　自夫
婦之愚至有所憾毋乃天地聖人小於愚不肖之夫婦乎曰天地聖人
乃作用之見在處作用終有限量故天地聖人若小愚不肖之夫婦乃
本體之究極處本體安有底止故愚不肖之夫婦若大論天地聖人皆
從隱出之本體則不知其孰大孰小矣　問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
之實際何如請明言之曰善覺莫如人方其寐時則亦不之覺矣[illegible]

莫如龍方其蟄時則亦不之知矣夫知覺於寐通於感耳日未及而[illegible]
禮問官此亦知之方寂而隱待感而通時也其聖人之寐乎夫能藉乎
時乘乎勢時勢難逢而病博施濟此亦能之背時不立遊勢不彰時也
其聖人之蟄乎要不足以病聖人也然曰禮曰官曰博曰濟可以為非
道乎故謂聖人有不足處不可謂聖人有不足處亦可而聖人果不足
以盡道矣至如天地善不祥惡不殃則人曰老天何知旱不雨潦不暘
則人曰老天何為是天地亦若有不足處令人有遺憾也然皆神理變
化氣數推遷方在否塞之時使然其亦天地之寐之蟄乎不足以病天
地也乃善而祥惡而殃旱而雨潦而暘可以為非道乎是天地亦未能
盡道也大抵一屬知能便有限量就是孔子不問禮官堯舜不病博濟

天地善必祥惡必殃旱必雨潦必暘而道中所藏之知能無窮無極愈
出愈有亦豈聖人天地所能盡耶
鳶飛節　其字直指鳶魚一入有道目中孰為物孰為道更不分別說
鳶魚便是說道矣一鳶一魚便是匹夫匹婦的影子
造端節　此節全要從詩云節看出方妙夫夫婦居室之知能宜若小
然何以知君子之道從此造端乎曰鳶魚小矣猶然各率其性知飛知
躍能飛能躍雖謂君子之道造端乎鳶魚可也而謂其不造端乎夫婦
哉鳶魚戾天躍淵可察上下而謂夫婦所造之端乃不可察乎天地即
二察字正與隱字相照所謂莫見乎隱費處即是察處
道不遠人章

此章專論治人而治人與自治不同自治務恕治人則多責矣故猶
論不可遠人而以己心爲主　大意云道原不遠人遠人便不是道矣
故君子治人只以人治之不遠人焉顧以人治人非可襲取必須有忠
恕之心乃能以人治人而違道不遠焉蓋世人治人只就别人心上算
計易得求之大背忠恕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以己心比度
人心故能以人治人而違道不遠耳乃己之心何如在嘗反求諸己一
切求之人以內者猶然仵仵未能若得於此人以內之庸德庸言警惕
矯輕要於必能即爲篤實君子儘有足矣此己之心也以此心度人心
尙能求多於人之外而遠人以治之耶可見有忠恕之心者必能以人
治人矣彼遠人以治人者惡知道哉　此章當場話只要以人治人首

節就道上引起忠恕二節則論所以能以人治人處
道不遠節　何謂道生人當由處是也何謂當由處當日從何而來今
日復還來處所謂歸根復命是也由太虛有天之名此是生人來處天
人懸絶道亦似遠人矣不知人之一身渾是太虛中生機之所凝成與
水凝爲冰相似則人身之生機即太虛之生機如下文子臣弟友之類
孰非人身之生機乎但於子臣弟友間率人身之生機便可復還來處
而爲生人當由處矣道何遠人之有弟人之爲道者但知生人來自大
虛而謂子臣弟友之類皆有生後所添入也遂欲一切厭而離之如此
其遠人焉卻不知厭離子臣弟友便是厭離人身中生機厭離人身中
生機便是厭離太虛中生機將何以歸根復命而復還來處乎吾所謂

[illegible]尙可以爲道哉　遠人如咽李剝骨之類視人心而過之是直
人之外而與人相遠也遠則難矣難還在遠之下一層未可訓遠爲難
不可以爲道言非人所當行
伐柯節　詩云至猶以爲遠因上言道不遠人而咏治人之則不遠也
夫人猶柯也治人猶伐何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柯伐柯即
所執而則在焉詩云不遠似乎與不遠矣然既有彼此即有睨視既待
睨視猶爲遠也詎若道不遠人治人之則即人而已在乎故君子治人
但以人治人其人能改即止耳蓋不遠人以爲道也　發言伐柯乃詩
人咏柯之辭其則不遠在柯字上言所伐即如所執矩矱在握不遠宜
莫是過矣　睨而二句乃以伐者之心與詩人之辭相較而言之言在

詩人即物而咏之固以爲不遠乃在伐者旁睨而視之猶以爲遠也旁
視曰睨以人治人不與以我治人相反與治人以人性之所本無者相
反言君子治人不以甚高難行人性所本無者治之第以人性所自有
者治之而已鄉也不能復其性之所有今也始能復其性之所有是能
改矣止之云者不更於人性之外治以甚高遠難行人性所本無也
或問故君子以上方論伐柯忽然接到治人上文勢恰似隔礙其說云
何曰自詩云至猶以爲遠雖論伐柯而玩一猶字語脈亘自道不遠人
來蓋言伐柯之不遠猶未若道之不遠人也
忠恕節　此節不遠二字自道不遠人來言道不遠人必存心忠恕然
後人不遠道耳　忠恕不分以己度人心恕也非有由衷之眞心能

故曰無忠做恕不出　若要以人治人必須將心比心
君子之道四節　此節第一君子字若只照尋常口頭忽略念過即失本旨乃緊頂以人治人忠恕之君子言之以彼其人豈其遠人以為道者而子自謂四未能一然則天下之絕德豈必窮高極遠如索隱行怪者之為哉　四字起一字　數未能只是明中庸不可能起庸德數句
庸德四句語意言若能如此不着夫子身上　子人子臣人臣也弟人弟也友人友也以此求人豈遠人者宜若無難能矣乃丘且件件未能
先施者以我所求朋友者我先施之於朋友也　自庸德至末細玩夫子當日的口語緊接四未能說去夫子臣弟友道匪遠人乃所求乎人一一未能之已何浮誕也然則中庸果不可能矣有如即此不遠人之庸言庸德能之於己者較言不敢加少求之於人者較行不敢加多言行兩相照顧君子胡不眞實詎令君子之道四無能一若斯耶凡此皆丘之心也即所為己之心也推己之心以施於人其以人治人改而止必矣尚復有遠人以為道者哉看此際辭意懸空期望弟求能所未能而止總是鄭重兩個庸字不願遠人為道之意　庸德四句上虛下實不是兩層說話不敢忽為庸德而不加勉何等皇皇邁往正是庸德之行處不敢忽為庸言而輒輕盡何等凜凜退藏正是庸言之謹處二不敢自四未能生何以敢也蓋曰是平平者易能耳　聞自君子之道至四未能子以為正說己心與施諸己之己字相應是矣自庸德之行至慥慥爾作何歸着而庸德至不敢盡何如曰言即求人之言謹而不敢盡正是求人不苛不以己之不願者施於人眞能以人治人者也曰然則庸德之行不足不敢不勉要他何用曰兩件如掘地築城之為低昂世未有修己之行重以周而求人之言不輕以約者故不敢盡之言必自不敢不勉之行出耳言行如此其主忠行恕而為慥慥之君子必矣彼治人而遠人者詎非虛憍不情者哉

君子素其位章

通章歸着只在反求諸身一句如崑崙河源是獨重處不可籠統說過想夫子當日本文只有末節而子思子添前四節以暢其說也夫人涉世風濤何限只一箇反求諸身一了萬了多少簡切居要蓋亦道不遠人之意　素位而行如何便不願外以行素則無入不自得也故君子居易節只是贊嘆君子素行不願外之安與小人異耳末節反求諸身則素位而行之源頭也　玩末節出一失字此章當重失一邊所以只一富貴是得貧賤夷狄患難皆失也慶援恐失也怨尤既失而怨尤也　末節失字與自得得字相應失於外而能反求於身則能素位而行得在我矣

君子素節　固有曰素舉人世之位無一為吾之固有者而何以曰素然而有此成位即有此生機性與位恆相妙合可謂性非固有乎又可謂位非固有乎無位非性則無位非素君子者以性視位者也　世人營營逐逐日夜向外面願望彼蓋謂世事不如意十常八九見在所素之位往往弗克如願故耳却不知我性融融動與位俱率而行之何位

不是善地所以君子處世只就見在所素之位行所當行則即此所素之位自有足乎已無待乎外者而人世營營逐逐向外面的願望如薄霧春冰劃然消釋毋庸力制之強閉之矣又何願外之有此所謂不求外來求見在眞涉世之良方也　須知素位而行正與願外相反在內之位纔可實行在外之位秖有虛願

素富貴節　須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不但填實素位的件數蓋生人見在之位猶富貴爲得意處然亦難盈其願貧賤則失意矣夷狄患難則失意而過以甚矣此皆應外之心所由生也故一一指而數之　位之所素性與之俱君子各素其位則各率其性性無虧缺中心豈不快足何入而不自得豈若求得於所入者時喜時悲有得有不得患得患

失雖得亦不得哉

在上位節　今人直以下上天人解外字陵下援上怨天尤人解願外者非蓋人情之願乎其外凡以身所見在之位未爲如意而望如意於身所見在之位之外如在貧賤思富貴在夷狄思中國在患難思安樂是也乃富貴中國安樂之權操於下上天人之手故陵下援上以求之求之不得而怨天尤人生焉是陵下援上怨天尤人只是願外之驗而已　外願方殷時爲陵爲援外願不遂時爲怨爲尤　不陵不援就外面說即此而想之則其心但知正已而無希求於人之意可知　空想只是願有爲方是求此求與願之分也如在上位而願下之我奉則以陵之道求之在下位而願上之我顧則以援之道求之求有索而致之

意陵援乃求於人的路徑不陵不援便是不求　正已只爲認得定盤星眞知已外無人也　正已無他素位而行是也上不二句承上無怨而推闡言之一無所求故也　言上言下言天言人何不一而足也極言其不願外也蓋人世之內攻取全消何事可以縈懷宇宙之間糾纏盡解何處可以繫念想君子胸中何等脫灑眞是振衣千仞濯足萬里流雖住人間世超超物外遊者　君子素位不願外與一時非先素位次自得次不願外也　問不願外郤位何在曰在自得之下在上位節之上

故君子節　提醒人心全在易險二字　素位者逸故曰居出位者勞故曰行　以字要看得分曉位外失得皆有定命君子不願乎外是能

俟命之自至也此因君子素位中常自得自家已坐在坦平受用處矣又何願慕乎外而與氣數爭衡乎是以其居易者俟命也　世路茫茫得何可必即得亦偶値之倖耳小人出位妄爲憂勞萬狀受了多少橙杌歷了多少風波其心猶曰倘可以此萬一有獲乎是以其行險者徼倖也豈不可測之危求不必然之利何其愚也

射有似節　此素位不願外之根也射者以反求諸身之心似君子則君子反求諸身可知矣彼其上下天人行有不得方自責自脩之不暇而暇庸心於位外哉自然素位自然不願外矣非徒委之乎適然之數付之乎偶至之遭而已　上文正已正自道反已而生　人世顯設乎外與正鵠之懸何殊其爲此身正已之符一也射即未必君子而失諸

正鵠無不自然自尤未有怨尤正鵠者今人處人世不如意時輙怨
天尤人不亦異乎若知人世只與正鵠一般則有不得反求諸己只是
本等的勾當夫子此喻真是醒人　射似君子其心似君子也凡射者
皆然二諸字相應諸於也在也言失在正鵠反求却在身不在正鵠

辟如行遠章

君子之道遠諸天前章曰道不遠人又曰反求諸其身要之皆人事耳
遠邇高卑天人懸隔而夫子以爲道即在此將無姑引開劣者之進而
高明或不必爾非然也夫世間他事或可一二凌躐而循序漸進必不
可易莫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乃通極天命自人事始亦自必不可易
萬萬無可凌躐之理其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正相如焉何以明其然

也夫一家之中父母猶之天然妻子兄弟猶天所生之人然試觀詩云
妻子云云何曾一言及於父母而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無他妻子兄弟
厥初皆自父母而來故也彼一切人事如前章所謂不遠人者反求諸
其身者其中生機脉脉流溢融液有一不自天命來者乎故通極天命
自人事始斷斷乎必不可易闇劣者如斯高明者亦如斯矣豈不辟如
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哉諺云子朶桃花一樹生可惜此章之旨
首節、此節方言之意妙處全在連設行遠登高二譬盡行遠豈能縮
地未有不自邇者登高孰能飛度未有不自卑者世上不可易的無如
此二事必如此設譬詩復曉解方見通極天命決須從不遠人求諸身
處做起

詩云二節　詩以好合妻子可矣又曰如鼓瑟琴以既翕言兄弟可
矣又曰和樂且耽且又從而申之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一言之再言
之三言之其意津津甘韻娟娟若謂滿門之內和氣沖融薰之蒸之有
不自兒弟妻子而遂尸者夫子誦其辭識其旨不覺作而嘆曰父母其
順矣乎要知夫子之言即從詩人言表討出此亦遠自邇行高自卑登
之成象者矣譬之大造之中百昌皆遂萬彙昭穌則其爲太和之大造
豈待言哉　好合既翕與如鼓和樂二句界限要明好合情相愛而相
洽也翕亦合也但就妻子兄弟之情言如鼓和樂二句則極狀心之歡
暢也蓋一家骨肉不比他人今皆好合既翕歡暢何如融融洩洩宜其
至此極矣如此則宜爾室家矣言爾之室家相安如宜水土然如此則

樂爾妻孥矣言爾妻孥好合豈不歡暢

鬼神章

此章部位如何安頓曰道不遠人三章總言道在人心不必遠求舜其
大孝四章則言即此道在人心者究到極處可以天可以華命可以錫
類可以治天下國家無之而不可通所以然者蓋以人心出自太虛絕
無僞妄故其靈機無所不通如此也而人心靈機人或未信乃鬼神之
靈機人皆信之故此章特謂鬼神以明人心　若說此章始終是論鬼
神却與中庸何干乃明費隱說費本於隱之意也章內不見不聞微也
即上章所爲隱也而體物不遺之盛德洋洋於承祭之頃顯而不可掩
也即上章所爲費也乃隱之所以能費仍未說破直至末節指出一誠

[illegible]字然後兩章書意盡情了了始知隱之果能費矣蓋世間有形有聲之物往往以心知生諸妄有妄便不靈不靈便凝滯而不能通何以體費鬼神既無形聲有何僞妄既無僞妄自然靈通以故活活潑潑無之非是用能體物不遺顯而不可揜也然則費之本於隱也豈不信哉

鬼神節　道機只是心機心機便是神機三名而實一物　天地間一氣耳分之則爲陰陽陰陽[illegible]焉則曰鬼神　二氣歸之太虛未有虛而不靈者靈則[illegible]期盛而盛矣　彼其德在而非著空而非窈靈通神妙[illegible]洋洋發見昭著不可以方所求涯際測焉雖甚盛德茂以[illegible]

視之節　不見不聞若只說無形無聲尚少意味須知正是鬼神出自

太虛處　鬼神無他一陰陽中之靈機耳既靈矣夫寧有不虛者乎既靈矣夫寧有可聞且見者乎以故窈兮冥兮之中儼若有象而實未嘗有象也即明目而視之誰有視於無象者惚兮恍兮之中儼若有聲而實未嘗有聲也即傾耳而聽之誰有聽於無聲者如其可見可聞則亦物焉而不靈矣何以謂之鬼神　無形無聲若希若夷烏有所謂物者却乃與物爲體莫可遺焉　蓋惟無物故能物物窈冥[illegible]其中有精恍惚而其中有象虛者無不通故也　異哉鬼神之[illegible]人身爲死體矣

體物何要說親切試思物外有陰陽乎陰陽外有靈機乎是物無體鬼神即其體也又思天下有一物無陰陽乎有一物無靈機乎雖欲遺之惡得而遺之此何見鬼神旁皇周浹無之非是正是上節盛字下二節則言鬼神之盛而顯處驗其誠也此等界限要明若直以體物不遺爲顯則非矣

使天下節　敬承與洋洋不是兩項乃一氣相足之辭歸着在洋洋上正是末節顯字下文詩辭亦然言惟其體物不遺故能使普天之下無不敬承其祭祀當此敬承時但覺洋洋靈妙活潑乎於此驗其能體物不遺明矣雖欲不敬承能乎　祭祀祭鬼神也此正鬼神之靈機與人心相會合時人所易曉故於此驗體物之妙　人之心鮮不紛雜而獨承祭則否誠以人之心乃鬼神所體之心故齋明若或使之也人之身鮮不燕媟而獨承祭則否誠以人之身乃鬼神所體之身故盛服若或使之也人之齋明盛服鮮能達之天下而獨承祭則否誠以天下之

身心乃鬼神體而不遺之身心故天下之齋明盛服若或使之也　問此洋洋者宇宙之靈機乎廟中之靈機乎抑人心之靈機乎曰天地間只有一個靈機安可分而爲三乎若可分而爲三則亦不謂之靈機矣其爲物流走幻化莫可端倪如電光閃爍一般惡知其在宇宙耶在廟中耶在上耶在左右耶　兩個如在若只說處處有鬼神此還不是洋洋此乃活潑流走莫知其鄉的意思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相似　此節如何驗其體物不遺曰凡凝滯之物有在有不在有不在即可遺矣鬼神之無在無不在若此又就能遺之　使天下節驗體物句也詩曰節證使天下節也此因鬼神窈冥人或不信故驗之又證之也

曰神之格節　格通也來享則靈機與人相通故曰格　度度所在也

物凝於一處乃可度其所在既曰神矣便是個無方無所無在無不在的物事而安可度其所在乎鬼神靈爽一至于此則雖齋潔敬承猶自不寧矧可射耶此節若曰惟洋洋如在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也　射之云者疑其未必在耳不可度則無定在無定在則無不在何可射也

夫微節　世間只有顯者顯耳微則不能顯矣乃鬼神莫可見聞而體物不遺之德彰彰於祭祀之際有如詩之所咏微的却顯如此此何以故也蓋以鬼神之根出乎太虛之真故靈機呈露莫可蓋藏一至於此知鬼神之所以盛者其知誠之所爲乎　如此之此指上夫微之顯而言微也却顯如此乎不可揜矣就主張是而令其不可揜如此哉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舜其大孝章

此章若只說福由德致便欠分曉乃說福之大必如其德之大用成其孝之大也步步認個大字方得明隱之費故也章內天子四海次節四其字及末節受命字皆如此說　大孝進孝意在論孝非論舜與武王同公也　大孝者充滿孝之分量無少虧欠也首節且只說舜之大孝在德爲五句尚未明言如何是大孝其下從德爲五句上推出大德必受全福又從大德必受全福上推出大德必受天命受天命則與天命通矣夫父母生我原自天命而來今復與天命適然則孝之分量豈不充滿無少虧欠哉故曰舜其大孝也與

舜其大孝節　舜其大孝至末節受命方明首節却如何說爲妥曰只想個大字便了夫父母之生子也豈渺小哉其通極也遠其體備也宏大因然天地橫四海合天下以成其爲人而天下無如其大者舜之德德爲聖人原爲天下莫大之德而是天下莫大之尊天下莫大之富天下莫大之享之保統於天下莫大之德之中依然塞天地橫四海以天下莫如之大還而致之父母此爲大孝而已矣　德爲句勿泛講言父母生我原自鋶以一神鑄以兩化乃舜神明默成化境優入完備爲生之理　德福不平言德是第一等的德因而福是等一等的福　尊爲二句尚就舜之本身言之宗廟句則併親所自出發其爲天子有四海之祭矣子孫句則併親所垂裕保於爲天子有四海之中矣　玩宗廟二句用二之字語脈承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來言　禘黃帝而郊嚳

祖顓頊而宗堯虞思衍商均之封胡公開田齊之傳

故大德節　此節且只說聖德必獲全福下方說何以必之以天道必之也下文必字正與此節四必字相應　舜惟德是聖人之德而其福亦是聖人之福以此知其德大者其所得之祿位名壽亦必是大位大祿大名大壽遊如其德之大如印板印紙毫髮不爽　祿位名壽俱就天子說即上尊富享保之類名人明明我后勉勉我王壽久有道之長無疆之休等語　四其字指大德

故天之節　因因材見篤之機在物不在天也栽者自有生理既有生理自然日日滋長若天培之者然其實只是當身的生理天何故焉

詩曰節　此自上節生來此人滿腔渾是和氣生理居然栽者天道因

材安得不以保佑申重之命培之其實君子之福亦君子自有而已既
已福之而且保之佑之申之斯其培之獨厚者矣然惟令德君子而憲
憲宜人民者受之非獨天之福因乎人之德抑且福之大因乎人之大
也可不謂因其材而篤者哉　故天二節不作二項平看言天之眷德
正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
故大德節　此節若只說故大德者必受福便不是受命乃受天子之
命即武王末受命之受命正與大字相應　故字頂故天二節來德而
曰大尚不足以當嘉樂君民人乎其受福祿保佑之命必矣祿位名壽
何不必得之有　說到受命處始知德爲聖人五句於孝爲大矣父
母生我原以天命之性全而受之受命則通極於命子之所受於父母

分量始滿而毫無虧欠吾何以知舜孝之大哉以此　問如顏夭跖壽
德者不必壽壽者不必德何以解之曰祿位名壽皆和氣也貧賤夭札
皆乖氣也但兩者各有發舒時亦各有斂藏時至人全其天性天地和
氣盡在我矣或如顏夭乃和氣適值斂藏時耳然和氣在我其必得祿
位名壽之理自在也惡人賊其天性天地間乖氣盡在我矣或如跖壽
乃乖氣適值斂藏時耳然乖氣在我其必得貧賤夭札之理自在也章
內六個必字正說此理自然不爽不可以微應不齊之故疑之

無憂章

此章非論文王乃言武周能使文王無憂也　總從有天下上說去方
得本旨　武周二節內俱有太王王季正是文王係心處周之王迹起
於太王王季將必集大統典禮制而其事如完假令至武王時竟弗克
完止者如文王能無憂乎武之纘緒厥後克昌周之成德孝思不匱皆
所以完太王王季之事而釋文王之憂
首節　憂字泛說不得乃一腔孝思鬱而未伸者也如云萬情有涯孝
思不匱而世德濟美從古爲難故莫爲之作雖自可憂即有作而莫爲
之述亦未有能釋然者也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此句與父母其順矣乎
一般　古來如堯舜禹湯都無聖人爲子只有文王兩子聖人故曰其
惟　其勤之積明類長君者已先爲之光大先德佑啓後人復有聰明
之實敬義之勝者爲之丕承宜串下語勢注向後二節故也　王季所
作文王當述文王時未可述而得武王以述之則王季之事有終而文

王之心亦慰矣夫何憂之有看來武王之述正是成文王之孝思述者
述其所作也　子述之述不第一纘服一踐迹之爲兢兢蓋有事不相
沿而開成丕承之烈理不相襲而益增至德之光不述之述乃其深於
述者
纘緒節　只言三后有天下自三后始也　緒者業欲就而未竟之辭
武王纘三后之緒將有天下矣而一著戎衣成之此句不重有天下
重戎衣字而起下不失顯名也若重有天下却涉尊爲四句矣曰壹者
向來只是服事乎殷而今始一著之言王業之成得之武功雖兵不屢
試師不再興而要非一服事殷之舊矣宜其貽厥問矣然而身不失
看來壹戎句全爲起身不失句至尊爲四句方重有天下上見能成三

后之緒以釋文王之愛武王之孝也 文王有道駿之聲維清之頌乃
我武維揚猶自於今爲烈 特出身字起下尊爲四句也蓋不失顯名
只是武王當身的事尊爲四句却是太王王季文王的事至尊爲四句
方正與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相應言不惟完當身之令名抑且集王
后之大統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於是乎始成不止爲武王一身之事矣
所以特用身字倘之通節語意歸着在尊爲四句上 尊爲四句要發
得積緒有味人見皇王維辟四方攸同南北東西無思不服假哉皇考
綏予孝子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則謂武王始集大統如此不知從舉恭
其勤以至於維新業已浸淫乎有易侯爲王化家爲國新廟貌而綿世
澤之氣象武王固曰我將光紹前緒丕承祖烈已耳此與上章皆論孝

思故皆言宗廟子孫 武王所克集者業故曰緒周公所而体者心故
曰德

周公節 須知此節不是周公自廣孝思只是完武王子述之事語脉
總從上節武王有天下來 文王不制禮未受命也乃武王則受命矣
可以制禮矣然而未受命未有制禮之暇也曰未受命者見周公制禮
只是完武王未的事人臣無成有終故也故首節但曰以武王爲子
周公制禮未必全在武王身後未受命而倦勤周公必行代爲之者不
然周公相武王豈應都無一事耶 德不泛說孝思也文武亦不作兩
項其究只是替武王解文王之憂語脉仍自無憂句來 追王至末要
見公之孝思無遠無近無上無下六通四闢無所不達之意是以下章
用達孝接去 追王上祀成文武孝享祖考之德以下成文武孝治天
下之德所謂親其親以及人之親俱是代文武爲之非周公自得之也
二后追王而先公仍侯祀太王王季所不安也如是文武之心亦不
安矣上祀之禮代文武而體太王王季之心也斯禮二字緊頂上祀之
禮而言追王之禮蓋惟天子行之不達於天下後世子爲大夫得以子
之官封其父蓋特恩也 及字亦有意言士庶雖賤亦必并及之也
葬尚是送死者之終祭則盡人子之情所以不同 父爲大夫二比重
子不重父重祭不重葬歸着在祭以士祭以大夫上言上祀之禮達乎
士達乎大夫也 葬以大夫言不以士葬也葬以士言不以大夫葬也
達乎大夫言不達乎天子也皆只是引起下文之辭 古者諸侯君子

國內則諸父昆弟皆臣也君爲臣服非所以肅貴賤之防矣天子又可
知也 天子諸侯雖貴豈得加諸其親乎蓋君臣父子與天地并不得
抑此伸彼使天下有君臣無父子也 都是體心勿當只管相因推去
因文武已王生出追王因追王生出上祀因上祀而達上祀又因達上
祀并達三年之喪總是代武王以成文王無窮之孝思周公之孝也
若不盡體天下孝思還是不孝祖考祖考視天下猶一家故也 同一
達也前一達字自上達下後二達字自下達上其說云何曰前達字語
脉自上祀來故自上向下說若夫喪禮在下者自當道行祇因在上者
有達有不達故自下向上說
達孝章

此章全在善如何是達處要看得分曉夫善之云者不徒規規師心斤斤踐迹而武周之性靈自達於先王之性靈故善也性靈妙合千載如新死與生達亡與存達下與上達明與幽達近與遠達其究清四海致太平無之而不達矣　世人率乃攸行亦皆以孝自命而局之乎一身限之乎一家未達也若我武王纘緒周公成德之孝其諸眞精流貫神人不隔神理合同幽明間洞可以塞天地可以横四海而為達天下之孝矣乎蓋以世人率乃攸行規規焉繼人之志斤斤焉述人之事成跡似合與性未通斯亦安足為孝者夫孝者不繼之繼其繼乃與不述之述其述更深通方合錄得前人之神而忘其跡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乃武周之繼之述何如者哉夫先王當服事之日曷嘗有制禮

之志之事至武周所制上祀之禮則春秋之時無物不備宗廟之中無人不序似非先王之志之事矣却不知他踐其位云云通方合變妙契性靈與先王生存一般是繼述之善即孝之至處也孝到至處則性靈脉脉無之不通更無上下幽明之間以郊社之禮事上帝達上帝矣以宗廟之禮祀其先達祖考矣况於治國其又何難而有不達之天下者乎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首節　今之孝者是謂能親其親乃武王周公親其親以及人之親自上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自下而達乎天子蓋罔極之愛教所由生不匱之思類所由錫者此之為孝其諸孝而達焉者乎　達孝之達即頂上章三達字來

夫孝者節　人有性靈千載如新先人雖往自有至今存者在也彼當年之志之事與化俱徂如芻狗之不可復陳矣如不繼述其至今存之志與事而屑屑焉想像其遺意步武其成跡繼述乎如芻狗之志事何為者也可謂善乎不可謂善而可謂孝乎夫孝云云請問生人與影象孰重性靈即生人也　此節且據理論之春秋以下方著武周身上

春秋節　此節要就盡物上發得孝思有情　春秋沾雨露履霜雪有怵惕悽愴之感於是思其居處思其玩好思其服御思其飲食　脩者將迓祖考之靈先整飭其居處為來格地也陳者如祖考將臨而出其平生所珍玩以待之也設者如祖考之臨垂衣裳於斯矣薦者既臨而致孝享少展一日之養也祖廟修之若曰今茲有事庶其歆我而一臨

乎宗器陳之若曰惟茲國鎮庶其歆我而一御乎衣裳設而洋洋陟降矣時食之薦則儼然先公在上而吾一視膳一致樂焉所為脩之陳之設之與伸孝思之萬一者獨此際耳

宗廟節　宗廟字緊頂上節時祭説上是時祭此是祫祭判然分屬非也　此與上節不平因上節而推及之也春秋備物致孝享也而凡茲祼將之衆誰非先人之遺體其遺之也何以為孝思不匱永錫爾類乎

舊説禮是位次昭穆是世次愚意禮是能統字而如何專屬位次看來有序處便是禮而禮從親親故首及昭穆其下所序因序昭穆而推及之總是宗廟之禮夫禮者序而已矣凡宗廟中秩秩有序處莫非禮也而斷禮也夫且惡乎序哉于姓文昭武穆原自有序茲以世次定其

位次因其序而序之焉蓋太祖東向以下祖考昭穆做分雜茲振振詵
詵之倫自祖考出詎可以陰禮教敬而不以陽禮教親乎宗廟之禮之
序此爲第一義矣　推昭穆之序爲爵之序而或崇或卑班行之辨秩
如即主爵者差次賽采不嚴於此以昭穆之序爲事之序而或小或大
宗祝之辨犇如即主事者甄敘才品不精於此　清廟般薦先公款而
享之矣有如祼將之衆不沾宴樂之餘先公之情得無有所未暢乎於
是神降之福旅相與酬俾人與神交諸賓與主合歡甚盛典也　何不
曰逮幼而曰逮賤乎蓋序事之列惟有位者得與而幼者多未服官
賤可知也安得在序事之列乎故以下爲上之禮逮之俾亦被覲光之
末光襄明禋之盛典　燕於殺如家人父子　旅酬之後賓則出矣如

令子姓與之偕出何以篤宗盟明親親乎先公且以爲寡恩矣故以燕
終之　宗廟之禮昭穆雖序而齒之少長容有以序爵之故而未之盡
序者故特以燕毛之禮序之至是而序昭穆之意益加詳矣
踐其位節　五其字自二善字來　兩節變作五句五句變作二句二
句變作一句　此節全要與夫孝節關應明白春秋宗廟二節皆皇家
規爲創自武周則其踐者行者奏者敬而愛者曷嘗繼述先人之志事
乃不繼之繼斯爲善繼不述之述斯爲善述正是踐其位行其禮奏其
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處如此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爲孝之
至矣孝豈不在善繼善述哉　踐其位非謂武周踐先王之位即如先
王自踐其位下同若位禮樂仍如先王之所踐所行所奏即非先王之

自踐自行自奏矣此無他先王之性靈臨時變通故也　先王死矣且
亡矣假令斤斤焉取當年之志事而繼之而述之是以死亦死以亡事
亡耳乃武周之心則曰我先王之性靈百代長若生存其在今日嘗必
如此而踐而行而奏而敬且愛不復泥當年之志事矣豈非事死亡如
生存乎　孝之至在事死二句前一步言此乃孝思肫切負恐無以復
加故音容若覩陟降若親與活見的一般耳
郊社節　緊接孝之至說言孝之至處便是孝之達處　要把事帝祀
先說得驚天動地赫赫乎上帝臨女而對越乎其下下而達乎上矣洋
洋乎先靈格思而駿奔乎其旁明而達乎幽矣此無他郊社宗廟之禮
皆自其至孝之心出之誠無不通故也若不看破此意則郊社四句却

似天壇裡行禮是祭天家廟裡行禮是祭祖之語豈不大可笑也　治
國如示諸掌即從上帝與其先字討出夫治國者御浩浩之人寰致民
阜之上理所謂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者也可謂非天下之至
難者哉顧治國加諸下民其視上帝之靈爽何如治國取諸今日其視
祖先之曠邈何如茲惟郊社事乎上帝則至孝且達乎上帝矣安有達
乎上帝而不能達之下民也者宗廟祀乎其先則至孝且達乎其先矣
安有達乎其先而不能達之今日也者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哀公章
此章劈頭出一人字歸著在誠身上方明誠者天之道以下四節則言
求誠之工夫也　大意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然文武之政無他存文

武之人而已存文武之人無他得一爲所以行而已一無他明善以誠
其身而已顧誠身之道有二誠者絶不用人力其道屬天若誠之者須
用人力擇善而固執之其道則屬人焉然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可易
言哉其必博學之云云乎其必弗能弗措人一而已百人十而已千乎此
皆狠用人力雖不用極依然仍用誠字人之道也果能此道則愚必明
柔必強人道亦大道矣斯眞能明善誠身得其一而人存者也政安有
不舉者乎　他人論政只是論政之道而止此章專論道所從出看他
才說脩身以道便說修道以仁其下曰天曰一曰誠皆是物也故曰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文武節　公之問政蓋不知經綸之迹何如子謂祖宗成憲具在一按

籍可知也何患無政獨治人之難耳公是以政爲政夫子直把人爲政
也四其字俱專指文武之君説不兼臣作義宜云一有文武之君自有
文武之臣輔相之而文武之政條已振起於朝端政觀於宇内矣舉非
治功成也行即舉不行即爲息總才人存便政舉如影隨形非謂人存
只是箇質幹自人存而外尚別有層疊之力在也看夫子後而論人存
在行之者一政舉亦在行之者一全是發一則字
人道敏政節　細玩其人存二句雖有兩個則字却且只説此政人存
便舉人亡便息以見政令在人之意至人道節方就他道能敏政上發
明其人存則其政舉　地道敏樹人皆知之人道敏政人未必知所以
兩兩對舉借彼形此若曰德機之淵涵無觸不應與土膏之苞孕有種

即生其不能停待無少遲留一也試思齊宣王牛過堂下便要舍之及
聞觳觫之難便以羊易之眞情勃發其動也直則政之敏如蒲盧可想
此意直至仁者人也一句方見分曉舊説以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振振
解人道未是然則亦將曰地盡地道乎　蒲盧句須發得親切形狀稍
含糊仍與地道敏樹句無異矣夫地道誠爲敏樹然樹之物性與地之
土宜微有扞格將必畧有停待殆若未爲甚敏者至於蒲盧則樹之物
性與地之土宜兩相得兩相合本體絲少扞格幾微無少停待斯爲敏
之敏焉茲惟文武之政原出於文武之人文武之人自具乎文武之政
正所謂兩相得兩相合本體無少扞格機緘無少停待者也此其當體
而是應念而來纔有其人便有其政又奚異乎蒲盧之敏哉臣故曰其

人存則其政舉
故爲政在人節　故爲政二句重身字修身二句又重仁字言政以人
爲而人以身取則爲政全在身矣乃身以道修而道以仁脩則修身尤
全在仁焉仁也者所以修道而修取人之身者也其一言而盡爲政之
道焉者乎此節如插樹尋根把個爲政道理遡邈歸着在仁上　所以
下節只發仁字而三言仁中之要　作文歸重末句方是若逐句講去
有何意味　爲政者一日二日萬幾人主安能一一自爲全在得賢人
而代之爲此若逸臣勞斗杓不化爲列星之理　取人以身此理最妙
自古未有有君無臣者聲相應氣相求雲龍風虎精神感召有莫知其
所以然者　若要整修此身無令汚壞只須順天常敍人紀行所當行

便了而此修身之道非可自外襲而取之若要整修此道勿令外錯只
須一心之中渾是生機率而出之無非當行之路矣　身道仁并無三
件人心渾是生意仁也從生意中流出都是天理即道也如此而眞我
無汚壞矣身之修也道以外所行言仁以中所存言
仁者節　要知義禮皆在仁中義乃生機之截然有制處禮乃生機之
秩然有節處一物而三名　仁生機也人之一身渾是生機仁非人孰
之人而何　親親爲大即從仁者人也討出以人所最切無如吾親也
尊賢爲大即從義者宜也討出以人所宜尊莫如吾賢也蓋仁無不愛
將必盡天下之人而親之然天下之人特與吾人之人同其類耳而吾
親之人則與吾人之人同其體矣安有不親吾人同體之人而能親吾

人同類之人者然則能親其親然後可仁覆天下也親親不爲大乎顧
必以賢輔仁然後以仁親親是宜尊莫如賢也尊賢不與親親并大乎
宜是義字正解當緊接人字說人身渾是生意從生意中行出而應
事接物得其宜矣此所謂義也則凡行而宜之者孰不爲義然一事之
宜止於一事一物之宜止於一物未爲義之大也至尊賢雖亦宜中之
一然能薫陶我能啓沃我令我親親以及人之親而夾輔以廣吾仁焉
是一事宜而事事宜一物宜而物物宜者也義孰大於此　尊賢爲大
語意自親親爲大來蓋親親爲大而親親必須尊賢則尊賢與親親并
大矣所以下文結之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曰之殺曰之等皆見
成之辭勿說要有等殺必言等殺者見親親尊賢全從仁出細微曲折

處皆然也此禮乃無文之禮緣親加於親尊加於賢恰似自親賢而生
者如此則親尊皆由外鑠而非人之所固有矣仁者人也要他何用故
復原原本本歸其生於仁中之禮　凡自生者與天有爲者與人此處
特出生字正見禮即是天　下文曰一曰誠曰誠者天之道俱須知天
之天說去與地理結脉處相似其爲語意所歸重明矣　親父母如親
昆弟尊子思如尊嚴般於心安乎可見等殺皆吾心之禮所生天敘天
秩非人所爲
故君子不可以節　再用四不可字收拾一番所以深明其喫緊俱自
上二節看出不必別求　故君子句喫緊在君子二字君子以位言乃
綱紀四方甄收萬品之人不可以不取人不可以不爲政者也茲惟爲

政在人而取人以身如謂君子可以不修身也亦將謂君子可以不取
人可以不爲政耶　修身完吾身之生理而已與愛薄於天親則生理
之根本戕矣　性相近習相遠與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矣試思孟子
一齊衆楚一暴十寒之說人主如欲篤孝思隆一本其必自隆師親友
始矣　思知人句其意何在言思知人不須求之於人也夫天非蒼蒼
之謂吾心天然之節與太虛同體者是也知天者虛中極靈即天即知
也以此甄叙群材但見多士自然洞其中藏譬旭日當空萬象畢照豈
有心索之者皆無心照之者明毋庸九觀八徵一一焉求之於人爲矣
親親而變文爲事親事親尤親親之所重也尊賢而變文爲知人不
知人則不知孰爲賢之當尊也禮而變文爲天以禮即吾心天然之節

也

天下之達道八節　此八節言天下之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一為天下國家之九經所以行之者亦一也問其意何在曰正明其人存則其政舉也夫五道行而人存矣乃其行之者一九經行而政舉矣乃其所以行之者亦一然則得一而五道九經無不貫矣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天下節　自脩身至知天脩身中曲折頭緒較多夫子恐公不知歸着要說與行之惟一故此節先把修身條件細數一番而一言以蔽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見一之無不貫也公自是專心一路矣　此節本意只在末句前面都是引語達道有五言不一也所以行之者三則亦不止於一也其究三外無五一外無三行之惟一而已　嘗卽修身之條

目而細數之夫修身以道道非天下之達道耶乃天下之達道非一也

前言修道以仁言道之所以行也然行之始必有所以啓其端行之終必有所以要其成卽仁而細分之盖有三焉三者缺其一卽不成其三而五達道皆無從出矣如無源則無流其何以行之哉　行字要分曉行不是推行乃從中流出之謂如根生枝葉非如人走道路　君臣五句上文已有此又㮣括細數以起一字卽細數九經之意如云取人以身君有君之道矣為政在人臣有臣之道矣仁以親親為大則父子有父子之道夫婦有夫婦之道昆弟有昆弟之道矣義以尊賢為大則朋友有朋友之交之道矣　修道以仁盡矣顧仁非冥焉不靈之物也又非餒焉不振之物也我想人性之中有烱烱靈機可知此道知也有譪譪生意可體此道仁也有浩浩正氣可尙此道勇也此乃人所得於天可不謂德而何人無生意何人生意中無靈機浩氣是人人之得於天也可不謂天下之達德哉有天下之達德而天下之達道從中流出矣所以行之者三者此也其實所以行之者果且有三乎哉夫德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藏於無極源於太始渾渾淪淪雖曰有三實無所謂三也我想天地不貳故心體惟一一之中自有烱烱靈機譪譪生意浩浩正氣以此做君自生仁心以此做臣自生敬心以此做父子自生慈孝心云云一函三三行五一以貫之而已向使人性中有一知又有一仁又有一勇則此三者先自角立牴牾為凝滯不化之物又烏能活活潑潑使達道從中而流哉　上文不曾說天下之達德而忽出此句語脉

自天下之達道來夫率性之謂道性卽德也既曰道矣則所以行之有不以德者乎既曰天下之達道矣則所以行之者有不以天下之達德者乎　兩行之者一且空空還他個一字　二達字為下節二一也張本

或生節　夫以一行道豈曰分數各隨其氣質而不能盡要其成耶凡行道者知開其始行成其功纔曉得幾分皆曰知之纔做得幾分皆曰行之乃其所入之門則甚不一矣盖有得氣極清合於太虛無少障其靈機自有生之初知此達道者賦質極粹合於太虛無少塞其生機率其本心之安行此達道者其次氣稍濁質稍駁有知得之研窮行得之欣慕者其下則氣甚濁質甚駁不但研窮直須困苦而後知不知欣羨

直須勉勵而後行者此其相越豈不遠哉謂宜知之之中自分淺深行之之中自分高下乃投到知之處成功處都結果到十分上一也蓋智爲達德故人人可與知仁爲達德故人人可與行勇爲達德故人人知之一成功一也　人世之知每每内衡思慮外藉學問而思慮學問皆在生後謂爲生後之知可也若乃不倚思慮而覺機自呈不藉學問而悟境自妙此其知雖發於生後而想其有生之初素具此覺機夙成此悟境矣故曰生而知之也此何等靈異何等奇特非天下之至神不足與於此矣誰與之爲一哉　上者滿腔生意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交相融液此道乃心所恬愉順適處自不容已於行安而行之也其次質不甚粹未能安行心慕其爲吾心恬愉順適處而孳孳行之如四

方行貲有所利之者然其下不惟無安之樂亦且無利之好而刻意奮氣力修倫紀　二二也宜歸重困勉一邊言不惟學知與生知一即困知亦與生知一不惟利行與安行一即勉行亦與安行一蓋顓蒙之品能證默成之神明凡下之流竟躋從心之上聖人人可以與知人人可以能行矣人可以自菲薄哉

子曰好學節　上節三知之以達德之知知乎達道也三行之以達德之仁行乎達道也至於知之一成功一以達德之勇知行達道到底也乃若學利困勉者流厥初知仁勇之未能將何由而入此德哉其好學力行與知恥乎蓋學非他求知乎達道而已學而切切在念猶之若飾將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性靈日啓不患乎達道之不知矣其去知能幾何哉行非他躬行乎達道而已第萬欲奮章以攻一心而吾以且蔚且却之心行之欲日近仁日遠矣必也勃然疾起奮然邁往銳意殫精不辭勤瘁將見神氣慷擻萬欲退伏已漸克禮漸復不患乎達道之不行矣其去仁能幾何哉恥非他恥其知仁之不若人弗克知之一成功一而已此非頑寡不靈之人所能惺惺乃能赧赧與今所云識羞一般故曰知恥夫人情偷安每委靡不能自振一旦激之以恥疾赴邁往以好學爲力行奮迅激昂不自能已不患乎知之不一成功不一矣其去勇能幾何哉

知斯三者節　此一節承上八節起下四節乃人存政舉提綱挈領處
此節本意要說三者可以修身亦可以治人極之可以治天下國家

是一了百當的勾當蓋三者功夫總是惟一而所以行之者一一行無所不行故也今人頭上安頭却又重个知字不知知字只如俗語曉的曉的這个便曉的那个不必他求之意耳　修身以道行道以德斯三者近乎知仁勇之德道以之行矣其可以修身固也乃三者所以不窮惟是即推而治人以之極而治天下國家亦以之矣看來三者可以修身只是收拾上文自不待言本意重可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上　治人中已涵天下國家與論語安人安百姓同例非先說近後說遠也必如此作三層說者只要見三者無所不包耳

凡爲天下節　治天下國家既以三者如何又以九經曰三者即三達德以所存言九者如五達道以所發言九從三出者也蓋人如火三知

火之性熱九如熱之有燄以此治天下國家如燄之能發 首句重九
字言從三者出而為萬世不易之經者扶其而有法槩計之凡有九焉
蓋天下國家大矣如欲挈而為之其本源欲清其法曆欲當其規模欲
大其條理欲詳一有瑕疵滲漏何以提衡宇內綱紀人群乎 九件細
講自有齊明一節此處且只發其當修當尊之意何句與為天下國家
相關方是如云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故第一件便要脩
身第一件既要修身故第二件便要尊賢以身非尊賢不修也第一件
既要修身故第三等便要親親以修身之道施由親始也大臣為我總
理天下國家豈可待之如群臣故當敬群臣為我分理天下國家豈可
視之如國人故當體庶民憑我以生我父母也故當子自古無不通工

之國可燕為末作而置之乎故當來念其遠故當柔諸侯越在下國忘
之易矣為我所斡休戚與同故當懷 脩身在九經中非如四時五行
只占一件乃籠統都了的句當看上文知所以脩身即知所以治人治
天下國家可見 上文先親後賢此卻先賢後親者以修身之須於賢
者急也 須知尊賢親親是舉上文所有如云吾所稱尊賢為大親親
為大是也 修身以道而有道如賢最能陶鎔我訓誨我以進此道即
奉之為師保隆之為賓友豈細節哉 一體而分同氣而息原自親也
則當遂以親之道親之情有所獨深愛有所獨至有非臣庶所得同者
敬與尊不同尊嚴事之也敬則優以禮貌隆以體統蓋一二元老德
望端揆望重台衡自不得與百司庶府等 群臣掌[illegible]底絕其情易疏

術念多士夙夜在公畢力劬勤以襄天下國家之理此誰非吾之股肱
其遺之也毋亦推心置腹一如精神血脈之相通可乎 生機脈脈原
與為生之衆不隔況天生民而作之君尤為生民所寄命乎其必體悉
其情欲軫念其疾苦心誠求之有如保赤子者然 國有四民工居其
一蓋所以通工易事備物致用自古有國者未或以末作廢之所當甄
別徵勵多方招徠俾執藝而獻居肆而成者輻輳走集而樂售其技
間關跋涉至為勞苦逆旅寡親最可矜憐故王道剛克柔克用不可偏
而此獨當以柔勝 六服群辟逖處遐方非若親賢之倫小大之臣日
望清光時被晝接忘之易矣而王仁無外遐邇一體此誰非天子之乂
兄甥舅與神明之胄功德之裔而以遠故忘之王者忍乎哉

修身則道節 不是空空說箇效驗明上節也上節說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此節就效上明九經可以為天下國家也上節既明所以下節方
言其事非先效而後事也 此節要把效驗說得津津可艷慕方是言
能行九經則皇極建矣帝範端矣且可啓我心和我親彰我英斷勵我
臣工萬黎於焉騰歡府藏於焉充牣極而風聲動乎多方威靈震乎百
辟此其明效大驗可一二計豈易條縷陳哉 言道立何也明其可以
為天下國家也夫為天下國家無他為之以道而已修身以道道先自
我立矣易曰大觀在上有孚顒若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九經之
所以首修身哉 亶聰明作元后未有若心惑而可以為天下國家者
尊賢則稟承其模範而心氣清明嘉納其謨猷而神智開發天下國家

之埋可坐而照矣　特出諸父昆弟字面見其人非父之同氣則我之同體屬毛離裏於情最親情親則所望乎我者厚不有特恩異數鮮不缺望矣

人主日有萬幾詎能一一獨斷所與主持國是者獨二三大臣在焉若使體統與群臣無異矜言盈庭人主何所適從如臨岐而不知所往矣夫惟隆其體貌俾之冠絶乎百僚則大臣澄思慮專精神爲我主持乎國是群臣有總已以聽分職以趨陪末議而左右之奉成誌而承宣之耳誰復心心逞臆喙喙爭鳴以淆亂我搖奪我也

報禮重不可泛説酬荅君恩須説效忠宣力共襄天下國家之理方合本旨大抵此節皆然

若但以名位文貌待士士有異功令修職業已耳曰體則推心置腹真有一脉相通的意思上之禮士以心不以迹矣士子感

激圖報宜何如者

虜使其民者無論即或有事拊循或淨慕擊實或偶觸惻隱耳若果真心軫念視民如子安有不懽忻踴躍樂於終事者不惟得其力得其財且得其心矣

財源欲如流水流通不如積者朽蠧出者殫竭立盡之術也通工易事農末各得其所乃爲阜財之道

以彼出疆而來也山川跋涉道路驅馳方廪廪無歸是慮以彼越境而至也左右莫援先容無自方皇皇失所是虞

於是有間關重譯委贄而觀禮樂光者此機會相投身固遊於輦下於是有帆山憑海彈冠而慶聖人出者即與渫未起心已獻於王廷

主之令人畏非必勢迫之刑劫之蓋莫如德威焉懷即德也懷而普及諸侯則德廣而畏亦與之俱廣矣

懷畏相照暢春和煦得稟烈焉

邑衆趨赴亦可曰歸此則四方歸之屬近稟仰亦可曰畏此則天下畏之萬國朝宗普天欽若寧復有一人之不治者效何大也

齋明節

君身自太虛來毫無汚染修身非有所增益祗能治而去之令依然毫無汚染而已而孰是汚染其身者非私欲耶第萬欲章章以攻一身而欲之中人乘其昏惰非可逆閉之強遏之者夫惟念無紛雜爲身之主服無褻嫚爲身之章動無戲豫爲身之度內外動大無非主敬以作其所焉將見其氣清其神攝妄機退聽陰濁潛消譬之人擊魔侵人醒魔退萬欲自無所容此身始毫無汚染矣以之修身詎非此爲之所耶

齊明二句宜以齊明爲主串下勿對

心無紛雜曰齊心無昏惰曰明以此齊明之心見之服御則爲端冕垂裳而黼黻文章之可

象以此齊明之心施於舉動則爲正容謹節而周折經曲之同德要於無不敬而已

將勸賢之心先清己之心何也賢未有不願忠者第君心不清無納誨之地耳而能使君心不清孰如三者一切屏之則心清而賢者樂告以善道矣勸賢合此何以信讒則娼嫉者酬而賢不見容矣篤色則蠱惑者深而賢不相入矣黷貨則掊克者進而賢不並立矣

尊其位三句皆特恩也他人所不敢望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不得以馭貴馭富之常限之矣同好惡與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同此乃家人父子形骸不隔服食將之與通疾痛疴戚之與共

宗族親我亦是親親而以我之親親者勸之

大臣任大責重爲我總理天下國家而令其僕遬猥瑣役役焉與小臣共趨走而復望其秉鈞持軸坐

而論道能乎 爲之陳殷置輔弼設官設吏第令提綱挈領不以細務煩
之此正養尊處優隆其體貌使之冠絕百寮處康大臣心無所分形無
所役將專精調燮一意寅亮坐衣以道事君之功矣 君之於士而使
欲其效用宜力則惟臨之以分責之以事足矣今曰勸士固令其傾心
致身樂於效用宜力者也自非眞懇之懷潛通其肺腑優渥之惠體悉
其意願誰能強之使勸哉是故勸士非忠信重祿莫以也講勸者俱如
此例 人情當其所愛則勸心生焉百姓熈熈攘攘其情非親賢小大
之臣若也獨愛其力若財耳吾而公旬之用不奪三時中邦之賦不過
什一不盡其力不盡其財亦旣愛彼之所愛矣吾愛彼之所愛法當使
彼競勸而不愛其所愛吾何以得百姓之勸哉以此 廩人掌九穀之

斂以待稍食 屢省乃成明試以功 事核於省試而餼廩稱之串下
勸百姓在宽以恤之勸百工在嚴以嚴之蓋百姓出所有以奉上者
也不宽則所有易於殫竭而不勸百工執所長以事上者也不嚴則所
長難於表見而不勸 送往懷方掌之環人逹之 遺人掌郊里之委
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 何獨若是柔也以其遠也其情
甚苦皆非土箸之人所有也逆旅親寡異國跡危行役苦於問關勞頓
倍於負擔往有出疆之虞來有懷資之費懷奇者先容無地見短者淪
落何歸 凡茲建國非天子之父兄甥舅則其有大勲庸功德者也刻
嗣緒雖微而土宇猶存廟社雖墟而雲仍如故獨何心視其陵夷傾圮
莫爲念也 紀綱已紊彌縫其失而整頓之假亡將至匡救其灾而安

全之 凝絕三句繼其衰也朝聘二句恤其匱也朝聘所以講瑞述職
以尊朝廷取侯度至鉅典也不欲太疏亦不太數疏則隔絕而不親數
則煩舌而難繼於是定爲常期不令妨廢其職業殫竭其財力也
凡爲節 再出凡爲句可見前三節只此一句此乃拈起再說以九字
振下一字 此一也與前一也是前擧後應若止說九經行之惟一便
失當元語意如云九經之行所以行之者一亦猶五達道之行所以行
之者一此一體用一原外內無間故也詎可謂人存之外更復有致擧
哉齋明一節都從無妄中出無妄者一也
凡事節 凡事二句全要發个凡字明上三行之者一 若一事出其
範圍則亦不足爲一矣 逹道九經事也乃行之所以惟一則事之非

豫不立明矣而非獨逹道九經然也蓋嘗執一貫自如之常究萬事無
窮之變豫則立不豫則廢其途殊其歸同其派分其源合未有一事之
不然者試觀言前定云云 言前定四句須一連滾說纔與凡事之凡字
應前定者言事行道之前有所以行之之在所爲豫也豫則在言固得
於言在事又利於事在行固理順而心慊在道尤資深而逢源萬擧萬
當一以貫之豫之時義大矣哉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也何獨至
於逹道九經而疑之 跲之云者不得於言也何以不得於言不得於
心也如使未言之前此一已定則中心無妄虛而靈矣得於心而得於
言矣何跲之有 事消乎世故曰不困推必準動必化其事如意也行
出乎身故曰不疚合天理當人心其行寡悔也 事之前此一已定是

無事之心也以無事之心應事事事合乎人心安往而不如吾意乎何
因之有　行出乎身一不當理如抱病然疚也一在行前無妄念自無
妄行何疚之有　道前定句只想至誠如何無息自然分曉窮盡也與
水之涸竭不繼相似凡事之當然處如正路然道也未行乎道先存乎
一一定於道之前矣此其真意根心油然自生生則惡可已也愈出愈
有隨取隨足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又何涸竭之有
在下位節　此節本意原是證明凡事豫節因而明露誠字指出一之
實際如績麻紡花不見添入痕迹下節誠者即接此誠字說去　前面
皆論君道故此節借在下位者明之若曰臣道且然況君道哉　治作
去聲讀帖然就理也亦獲信悅之類位雖在下亦當治民然豈待臨民

之日而後求其治哉將必獲上於臨民之前然後位安志行民可得而
治耳不然未有能治者也　有道言其前有道非可襲取於委質之日
立辨於盍簪之頃矯飾於承顏之際　至誠身方是歸着處纔求之人
即僞矣如單出獲上信友等句宜用精白夙格於宸極悃款素孚於同
儕隱隱涵誠字爲是不然則容悅而媚之亦可爲獲善柔而諂之亦可
爲信耶　不信乎朋友言事上之前不信也不信二句正說獲乎上有
道　誠不曰心而曰身對親友君民言也誠則事親之道皆自真心中
流出一真無間乃能感動其親而友而君而民一由此而通之耳　身
何以誠也人性本善而意念之發如之故慊於心而誠也不明乎善且
不知人性之善爲何物矣却着亦意念之善亦个什麼身何自而誠哉

一看夫子費多少周折始露誠字不肯輕易[illegible]出今人在二行之末
處明指出誠字誤矣　自反諸身不誠至已上之歸着全在有弗學節
看他勇猛堅決不遺餘力分明畫出個誠字所謂以誠求誠也蓋所求
在誠而非心誠求之虛費前工終成何事故曰誠者曰誠之者都不離
個誠字有生熟無彼此也正如倦家還元仍須以元還之九年面壁意
正如此決無借九成十之理
誠者節　上節明善誠身是見成的此言求誠者必須很用人力擇善
固執與誠者不假思勉與天爲一者不同　然欲明善以誠身宜何如
以爲功哉夫誠者云云至擇善固執方說出所以明善而誠身　天人正
說誠者誠之者各人的面目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誠則肫肫懇懇意

思甚濃不似無意何以爲天之道乎曰世間真意皆自無意中出一涉
有意即不真矣誠者與天同歸於無者也故曰天之道也　誠者何以
爲天道誠之者何以爲人道哉蓋有所擇而思有所執而勉皆屬人力
誠者一切不用故屬天道若夫誠之者必須用人力擇執安得不曰人
之道耶　行合乎理曰中心解乎理曰得中道之道與天道人道之道
不同彼以塗轍言此以義理言塗轍各別義理惟一而已中道者行此
道明此道上而中字得字便是從容猶諺云消停狀中道之自然也凡
到自然處便消停若勉強則必忙迫矣此段落脚在聖人上正與天字
相應言雖猶人哉却是個神明不測之人人貌而天行矣　善而曰擇
求精也執而曰固求一也蓋不惟思而且深思不惟勉而且加勉全以

人力勝矣詎敢妄擬從容而以誠者之天道自處哉　何謂善真性出
自太虛絕無妄機何不善之有易曰繼之者善是也而此善或蔽於氣
質或障於見聞或狃於積習或錮於成心自非如下文博學五句就我
獨覺處細細揀擇辯不以非爲是以似爲眞矣如朱夫子辛苦一生繭
絲牛毛而經書註解間有不滿人意處况吾輩乎書曰道心惟微是也
自誠之者擇善至千之是層層說去擇善固執正是說誠之者博學
一節又說擇善固執言必如此方爲擇爲固也有弗學節又是說博學
節言必如此方爲博爲審爲愼爲明爲篤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正是
描寫個弗能弗措的樣子到底只是誠之者三字必如此再三申釋者
臣之告君不厭詳也

博學節　正是擇善固執五之字即固執之的之字此且數其條目下
節方是實下手處　博學四句須步步認個擇字學而必博如大賈羅
綺千箱纔可揀選出上品若三家之市何由得之不博則不能擇也問
而必審如樊遲問仁知至再至三直窮到底纔信即知是仁不審則不
能擇也思主意想浮淺固自然然而太多太苦反足汨亂其虛明不
得如明鏡止水而善無由照矣不愼則不能擇也明善之功至於博學
審問愼思業已十見其七八辨者剖析於幾微疑似之間明則幾微疑
似之間洞徹分曉無少疑惑不明則雖博學審問愼思竟亦不能擇耳
擇善求見本性耳安事博學凡天地文理古今言行皆足觸發性靈
或當體即是或比類旁通即如一草一木靜觀亦有自得若妄意坐照
厭薄一切則寒淺麁疏鮮不偏蔽矣　只管深思不第狠只有個愼字
絕好此是必得之法方是狠也　愼思奈何當研慮於神明之地自有
獨覺其節度者惟是兢兢焉望節而趨如節而止斯審而不失之多精
研而不入於苦　取所思而剖析之辨也明辨者幾微必抉眞似必審
灼見其所爲善而後已　篤行之要與固執之說應得分曉　篤與固
不同固堅守而不變也人雖能行善事或浮慕其名或偶觸其良此等
意思淺薄如浮雲踪雨豈能久而不變哉惟是肫切眞摯停積於中者
深厚有雖欲不行弗能者乃能堅久不變而執之固矣
有弗學節　如欲有是五者豈曰優游而漫從事耶亦豈曰策勵而稍
退托耶弗爲則已爲之直須能而後已蓋雖以百當一以千當十而亦

有所不辭矣此其勇猛果毅之氣直至徹頭徹尾如鷙鳥之必搏强努
之必決　先曰弗能其下弗知弗得弗明弗篤俱承能字說去　五個
弗措言其氣猛其意確迅發而不可止遇堅持而不可搖動不成不休
有弗學句頗難分曉乃就下措字而論之也言博學者之心絕無措
時如必求其措時獨有弗學時耳纔事於學決無弗能而措者矣　要
知弗學是設言其實則世有大儒固自日親圖史即在中士亦豈目不
知書寧遽有弗學也者　學之問之等語脉自弗學弗問等來言如其
學之問之云云也弗能弗措四字拆不開　弗知弗明亦有分別知猶曉
也明則極其分曉　或曰思之弗得弗措似與愼字不應曰思浮不入
思苦亦不入弗得弗措正是要善用其思善用者愼而已矣非以苦思

爲弗得弗措也。人一能之四句。正是上五項弗能弗措的樣子。
殫精剖析。竭力探討。不復計算程限幾何。分數幾何。直到能了方休。千
百之內。于百之外。皆可。非如經生家書限定百回千回。即工即志無兩
層也。看來人一能之四句。只是上五項文氣滿足處。
果能節 玩末節正因欲誠者天之道二句說。誠者是天之道。誠之者
是人之道。是分而言之。此乃合而言之。曰能此道則愚必明柔必強。人
之道即天之道矣。 世有變化氣質而終不克變者。必其爲之不力耳。
須個肯十分勇猛。如上節云云。其心勃發。群妄退伏。如燕季引雛制服壁
魔自退。當其淬勵之初。已覺有清明強固之氣象矣。況又徹頭徹尾。弗
能弗措。安有不終明且強者。人定勝天。愚柔豈足論哉。 道字即上人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三

古郁王國瑚夏器甫著

自誠明章

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可見聖門教法。是自明誠者。後學到此。絲
有許大疑難。故子思特地立論明之。 聖人之教。復性而已。性本自誠
而明。乃聖教却要自明而誠。豈其教與性不相符耶。蓋所謂自誠明者。
非謂有一誠又有一明。所謂自明誠者。非謂有一明又有一誠也。人心
無妄處曰誠。無蔽處曰明。其實無妄便是無蔽。無蔽便是無妄。誠就明
矣。明就誠矣。正與鑑之空明一般。一物二名。絕不得分之爲兩。特論性
則重來歷。故先言誠。論教則重入處。故先言明。教之所自。正欲合乎性
之所自耳。看來夫子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立教。似與性差一顛倒。實
與性若合符節也。後學識此。當不復以意識爲明而別求眞誠。可破紛
紛支離之障矣。 須知誠則二句。是渾淪合說。非以誠則句承自誠句。
明則句承自明句。 註說夫子分言天人。而終曰愚必明柔必強。其義
云何。蓋猶之爲誠身也。猶之爲明善也。而有自誠明自明誠之分焉。自
誠明者。無妄機即有靈機。渾然天命之初。此雖聖人之盡其性哉。即謂
之性可也。天之道也。自明誠者。先明善而後誠身。依然修道之矩。此雖
君子之率其教哉。即謂之教可也。人之道也。然果天自天。人自人耶。夫
誠則無不明矣。性之所自。固兼乎教之所自。明則進於誠矣。教之所自。
亦合乎性之所自。天也。人也。夫何間然之有。夫子分言天人。而終曰愚

必明柔必強者以此一支通是此意總見人可合天

唯天下至誠章

須從此章討出自誠明謂之性方得子思子本旨夫誠以盡性而性中之靈機直與人物天地潛通自誠而明也乃自誠而明自能盡其性來則性體之自誠而明可知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而誠者之爲天道亦可知矣性卽天命故也 問天下至誠何以能盡其性曰至誠從盡性來故惟至誠能盡其性也或曰未達請詳言之曰誠者其心眞懇也至誠者其心極眞懇至誠之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直合天下爲一身故曰天下至誠乃世間眞懇無如生機如仁曰肫肫可想而天命之性渾是生機至誠之心亦渾是生機是能盡其性者故其心極其眞懇而曰至

誠也然則至誠原從盡性中來自非天下至誠誰能盡其性乎下文人物天地正與天下字應 問至誠只盡一巳之性如何能盡人物之性曰此從性字上討出夫至誠與天下之人之物獨其形骸似隔耳若性則天下之神物也流動充滿莫知其鄕一巳之性便是天下之人之物之性能盡一巳之性便能盡天下之人之物之性乃同時齊到的勾當一盡無所不盡非謂先盡一巳之性又去左右生人而盡人之性曲成萬物而盡物之性也夫天地能以化育生人物之性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至誠乃能盡之是與天地左提右挈共此化育而贊助之總在能盡其性之中同時而齊到矣夫天以化育成位乎上地以化育成位乎下至誠亦以化育成位乎中其與天地萬物並立爲三若此夫是之謂天下至誠哉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其次致曲章

此章見至誠可學而至也引進人處全在一曲字子思子渡人慈航也

此章先說其次攻曲曲能有誠文勢似完却又添出誠則形六句何意要起唯天下至誠一句明其巳到天下至誠地位也誠則六句言旣巳有其誠矣自然由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以要之乎化蓋從誠字上步步漸次說到化上然後頂此化字論之而曰唯天下云云所以贊致曲之人竟與參天地之人一般看來形著明動變化不作平等六件歸着全在化上 曲字有趣蓋眞機爲妄機所壅未能沛然直達而良心不容終昧有時婉轉而呈露焉故曰曲也註以偏字解之尚未 有誠之

能不歸之致而歸之曲章旨重曲可知還眞之路也蓋當有曲之時火燃泉達業有全體皆眞之緘其能自當屬曲特從致之者一驗之耳 形著明等若只說有誠之妙尚欠親切須歸重致曲方是誠非閟藏無倪之物其始必有所爲形者令人恍睹致曲之朕兆誠非微茫不顯之物其繼必有所爲著者令人共睹致曲之形容誠非寘洩有盡之物其究必有所明者令人大被致曲之光華自是誠之明而動也亦致曲者之鼓舞誠之動而變也亦致曲者之轉移誠之變而化也亦致曲者之渾融耳 眞機徵於巳也其始發爲形發而顯則爲著矣顯而盛則爲明矣此如天運之自元而亨自亨而利貞然眞機之徵於人也善念方與爲動動之深而實遷於善則變矣變之深而與我交相融液渾爲一

人則化矣此如物生之自苗而秀自秀而堅實然皆自然之次第也著顯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月引月長愈出愈新一寓目而可見焉非復若有若無若明若滅在微茫依稀之境而已　明則動二句要動字歸着在誠上非謂動亦借資於外也夫萬物皆備於我其中精神之眞原自融貫無兩惟是我之眞精神未足乎內始不能感動乎物耳茲惟誠之形外由著而明矣暢於四肢赫兮喧兮發於事業巍乎煥乎則我之眞精神何如彌漫何如蕩盎自是滿國滿世的物事而有不令人感動者乎譬如雷雨滿盈百果草木自然甲拆精相吹神相盪誠之本體原如斯也　良心既與由是繹其回而增美舍其舊而從新翛然更始無復積習之氣象矣　化者我有誠彼亦有誠變忘其變物我融

液爲一也　化之獨屬天下至誠不是創說直從上章看出蓋化之云者與天下之人物天地融液爲一之謂也若非天下至誠與人物天地融液爲一何以能盡其性遂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也

前知章

上章說誠則明矣此則極言誠之能明也　道字頗難分曉理所當然曰道言至誠虛極而靈據理當知來物非待形見著者而後知也何也至誠之心與陽俱開與陰俱閉精令禍福原無先幾至誠亦寂然不動已爾茲以國家六句驗之夫興亡而曰將在興亡之前者也此際窅兮冥兮其孰能知之者然而妖孽之有有乎其前蓍龜之見見乎其前四體之動動乎其前凡此皆宇宙之眞機所[illegible]而能通前亦何不可知哉乃至誠之心渾是眞機亦自靈而能通其[illegible]宇內之眞機靈而能通一也以故若禍若福將至未至之前其爲善者機耶其爲不善者機耶必將前而知之寧待禍福既至而後知哉夫宇宙閒禍福惟神爲能先知而至誠亦然則亦與之相如矣是何其靈妙奇異一至於此乎甚哉誠之能明也可無疑於誠則明之說矣　禎祥妖孽和氣乖氣之凝而成象也　善不善[illegible][illegible]似欠分曉直以禍福爲善不善者非專以人事得失爲善不善者[illegible]非凡福生有基和氣之潛萌時是也善也禍生有兆乖氣之潛萌時是也不善也與今人說機括好機括不好相似　一說善不善就日用人事合理不合理言之每見世人福將至時多有一段

謙光禍將至時多有一段傲氣謙光乃人心之眞機其誠可知善也傲氣乃人心之妄機其不誠可知不善也夫善不善居前禍福居後至誠一見善不善即知異日殃慶分途咎休歧徑故曰可以前知也其說與余前解有不盡符合處乃從理得數要人專脩人事自是有關繫的議論存之

誠者自成章

愚謂此章只是槩論誠中道理言誠所以自成亦所以成物見爲合外內之道下章悠久所以成物正與成物相應所以下章直用故字接去原不曾專論人道與上前知章一天一人兩比分對如以誠之爲貫句扭做人道何故都無一字說涉工夫也且堯舜孔子豈非天道之聖人

前不誠之爲貴耶又如愚而好自用及王天下有三重兩章原只是轉
將爲大春秋大一統之意章內明有孔子與王者而皆曰人道何哉大
抵朱夫子解經間有一二太板處大道天下爲公原非一家之言所能
盡也敢僭陳以俟後之君子　何謂誠性體內完故慊於心而誠也首
二節言誠成乎自原不爲物末節言誠雖不爲物而亦能成乎物以成
物的道理亦在性體之內故也看來首節正起末節爲下章至誠悠久
成物之張本　人心之眞懇處曰誠夫誠何爲者也以自之爲自本是
誠的而今以此誠復完其自所爲成身成性者也自成也故率此眞懇
之心運於行事之際人皆曰此當行處也此道也却不知此道乃自家
當行的道路耳何也誠者道之本道者誠之用誠即爲自成故道亦爲

自道也顧誠何以爲自成哉蓋自亦萬物中之一物也而凡物自減而
終處迴生而始處徹頭徹尾渾是一團生機而生機藹藹肫肫原自眞
懇故物之終始全體皆誠誠乃物之所以有也如人心不誠即失其所
以有物矣失其所以有物與無物何殊無物尚可以自成乎以此知誠
乃成身成性關己切務君子誠之爲貴職此故矣　終始不作始終正
應上節成字　上二節只重誠者自成恰似誠取爲我與物不相關涉
矣却不知誠不外騖亦不內塞踐自成己而有其眞非自成己而隘其
量即以之成物亦惟誠爲之所焉何也誠非有他性盡而自眞懇也乃
所以成己成物皆有一不出於性者乎我思己之本體全是生機生機
完而己完矣至於曲成萬物則以此心之懇機迸乎其間如心下糊塗

如何覺人之類是成己以仁而成物以智也仁與性一物二名總是生
機仁爲性之德自不待言而智豈各自爲體即此生機中之靈機要皆
性之德也夫旣皆性之德是仁內也非外也智雖行乎外哉而未始不
根於內此乃合外內的道理豈有內外之分乎能誠則性盡性盡則仁
智一貫合外內之道在我矣故時而措之於己固可以成己時而措之
於物亦可以成物夫焉有不宜者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
成物也　自成己仁也至末俱頂誠者非自二句一句換一句如破竹
無住手處更不須解更不須疑　上原論誠下却論性以明之以心與
性合乃自慊而謂之誠誠原不外乎性也性者人之所得於天故曰德
仁知爲成己成物所必由之路故曰道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以本

論成物之知亦在性內不在性外故也宜字自性字來與性合則相宜
宜如水土之宜在成之前一步　措如庖丁以刀解牛此則以誠施之
己與物也安有不成者乎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要緊全在無息二字乃至誠之心不容一掬而功業所以參天地
處蓋存者無息則微者悠遠悠遠自然博厚博厚自然高明而其載物
覆物成物自然與天地參總自無息中出正與天地盡之不貳一一脗
合大哉無息其一言而盡至誠之道者乎看來至誠參天地全因無息
故末節就文王配天上知純亦不已即純亦不已上認至誠無息所重
在無息可知　前六節謂聖人功業上下與天地同流而惟寸心無息

[illegible]蘊之此等議論豈不詫異然子思子步步挨次説去令人了無可
[illegible]試思誠既至矣其能息乎既不息矣有不久乎既久矣有不徵爲悠
遠乎既悠遠不博厚乎既博厚不高明乎既博厚高明悠遠有不足以
載物覆物而成物乎既覆物載物成物矣有不配天配地而無疆乎一
個無息之誠用之不盡又奚待乎見動爲也何等明白何等痛快須如
此說方與天地之道三節關應有情　天地之道可一言三節本明至
誠之道須步步推至誠方是至誠之道博厚高明悠久載物覆物成物
直配天地之無疆而渾無見動爲之迹一何不可測識若此究皆於無
息之一言盡之將無令人謂子言之太易乎孰知徵獨至誠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即天地之道亦然夫天地之爲物不貳則亦如至誠之無息

耳天地之生物不可測則亦如至誠之無見動爲耳至誠博厚高明悠
久而天地之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亦然至誠載物覆物成物
而天地之係者覆者載者振者生者居者興者殖者亦然乃今知天地
之廣生大生藏之昭昭撮土卷石勺水者蓋從不貳中來至誠之配天
配地得之不見不動無爲者盡從無息中來相提而論孰非一言可盡
者哉

故至誠節　故字從上章誠所以成物來言惟誠所以成物故至誠云云
　世間只有無息的意思非可着力把捉用心淬厲夫惟生意滿腔真
懇到極處雖欲息而不能矣豈待引之而使長執之而使固哉孔子吾
弗能已顏之欲罷不能是也試思慈母愛子曾有一息下懷否

不息節　不息與久界限要明真機今日也流明日也流不息也積而
計之日子自多矣久也　不息自能徵爲悠遠而必加一久字以悠者
能遠遠便是久久徵爲久取其明白易曉也　自不息則久至高明通
以不息貫下

徵則節　徵則悠遠何徵字最不可忽既爲久德之徵未有不悠遠者
蓋久者即遠遠者必悠是久便是在中悠遠此之爲徵安得不悠遠也
譬張飛對鏡決照出燕頷虎鬚的影子悠遠串下　驟雨不崇朝惟推
行有漸成裕不迫乃能引爲必世之仁垂爲永賴之烈悠故遠也博言
暨及之廣東漸西被是也厚言浸灌之深淪肌浹髓是也此豈旦夕歲
月之近可致悠遠則博厚矣　事業淺狹有何光明俊偉夫惟博而且

厚則崇功卓冠乎今昔顯烈昭回於宇宙矣　玩五字勢如破竹通遥
說去是一齊俱有之意

博厚所以節　博厚乃德澤可倚藉處其用實故若在下而載高乃氣
象可瞻仰處其道虛故若在上而覆悠久乃歲月所積累處其時永故
若有終而成　曰載曰覆曰成見其及物非渺小也一物不承其上不
名爲載一物不庇其下不名爲覆一時不覆不載不名爲成　露出覆
載成字面爲克配張本

博厚配地節　天地無疆俱以體段言非以功用言夫載物惟地覆物
惟天成物惟無疆之天地今至誠之覆載成物既以博厚高明悠久則
至誠之配天配地無疆者亦以博厚高明悠久　下天地無疆字而見

至誠之人之大也 悠久與無疆界限要明悠久以功業言言至誠之
功業從舒徐而長久也無疆以作配言言至誠之配天地萬古無窮極
也乃悠久何故無疆夫天地之覆物載物萬古無窮極是成物獨屬之
天地耳茲惟至誠亦以悠久成物則至誠之覆物載物終古無極者此
悠久則至誠之配天配地終古無極者亦此悠久矣故天地無疆至誠
亦與之無疆即乾清坤寧終古不毀之法象何以加諸須知此無疆即
屬至誠至誠亦自無疆也與末節純亦不已即屬文王一般
如此者節 如此者要認得眞乃鄭重之辭舊說此句只說至誠之功
業與天地同體同用其下不見三句方贊其妙非也蓋世之建功立業
者非不章矣變矣成矣然而有待乎外如彼見而章動而變爲而成者

耳獨至誠如許多功業都於無息一言盡之如此者纔是不見而章不
測其所以章不動而變不測其所以變無爲而成不測其所以成詎可
望之如彼者若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語意與只有天在上更無
山與齊一般 見而成表暴而後丕顯也動而變鼓舞而後維新也爲
而成造作而後底績也至誠雖有禮樂刑政綱紀文章皆自無思無爲
中流出何見何動何爲 動與爲不同爲只是我爲動則以我之爲鼓
舞乎彼也
天地節 天地以一言蓋道何須替他分剖此因上文說至誠功參天
地而惟無息一言盡之恐人謂法象莫大乎天地世人謂之大塊其能
廣生大生宜也至誠渺焉中處大倉一稊米耳奈何能參天地不知天

地之道雖至廣至大而實至易至簡亦惟以一言盡之絕與那大塊無
干而謂至誠之參天地不盡於無息之一言耶看來子思替天地分剖
正是替至誠分剖 不貳是一言不貳中之生物不測是一言之可盡
處若只說不貳而廣生大生便當不得盡字矣蓋萬物皆自有盡而惟
天地之道無盡借令生物可測即屬可盡惟不測而至靈至妙無方無
體不可得而盡無盡然後能盡 世人有妄只因有心天地無心更有
何妄妄機與眞機爲偶而貳之乎不貳無他宇宙之內衡是生機所以
眞懇之極純無偽妄夾雜而已夫不費安埴不煩雕刻只一個眞懇之
極綿綿若存自能廣生大生窮天際地何等靈異何等神奇豈非不可
測度者乎若如牛生牛馬生馬風吹草動庭擊鐘鳴以有生有形可測

矣 萬物自不貳而生即此是不可測處
博也節 道猶路也化機運行如道路也只因爲物不貳故其道虛極
而靈洋洋乎無之非是彌漫綿亘又安有罅隙之處間歇之期乎 博
也六句就眞體之發越處言全體皆眞故其發越之盛如此耳宜其生
物之不測如下節所云矣起下節也 此節不論形體六也字侈其盛
也 眞機充盈盛滿溥之無垠探之無盡舉之無上宜之莫掩其來有
漸其往不息 博也二節費如許多話說辭煩而不殺見盡在不二中
也如此說纔是萬丈水不漏半點可一言而盡矣
今夫天節 此節從上節看出只一個不貳其道已自博厚高明悠久
矣大生廣生儘自足用又奚待於法象之大乎故取之昭昭撮土一卷

一勺而足也　重昭昭數字樣　此等議論直要捽碎法象專屬神理若不如此說人將以天地生物歸功於形體之大而不見不貳之能盡矣至誠無息何以功業如彼　四及其正是意脉上下相縮結處無此則大生廣生盡屬無窮廣厚廣大不測與昭昭撮土卷石勺水無干矣安見其爲不測乎　昭昭無窮俱以天之形體言夫不貳天下之神物也無方無體無小大一也昭昭雖小而亦有不貳在矣則亦有高明悠久在矣故只須即昭昭推到無窮處已自象無不繫物無不覆矣豈必繫之乎無窮覆之乎無窮耶餘可類推　成象而可見曰昭　曰昭昭宜乎所繫所覆無幾矣乃即此而推其極抑又三光萬有無弗繫且覆焉何小之非大乎吾不測其何爲而繫何爲而覆矣下倣此　日月星

辰舉成象之最著者華嶽河海舉成形之最大者例其餘也二萬字言多也山川所生則雜舉見悉備也　不測與前不測不同此則狀水之深廣也山雖廣大亦可登眺水若深廣誰能泪没而知其就裡何可測也

詩云節　上文至誠功參天地總因無息而至誠所以無息則未明言之也故引詩以証之如云至誠何以能無息哉試觀周頌維天之命篇言文王之配天也謂宜言天之爲天之者如是則言文之爲文者亦如是矣乃茲一言而嘆天之命則曰不已蓋就不已乃天之所以爲天其終古無極者此也一言而嘆文之德則曰純蓋就純乃文之所以爲文其克配彼天者此也蓋以不已言天却不以不已言文矣是何其意則兩相對待其餘則不相符合哉良以人心之不已非可強勉勒令真懇之中稍有僞妄之雜則雖畢力矜持以堅意淬礪亦安有終能不已者夫惟純乎真懇不少夾襍將如慈母愛子一刻不能下懷雖欲間歇何由間歇純者亦自不已矣故以文德之純配天之不已也至誠即純也無息即不已也純亦不已又奚疑於至誠之無息哉　世間有已處都屬情識知故天道維玄維默何已之有無窮無與使無始無終　日不顯似宜就文治之赫奕處說今却以文德之純當之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易所謂文在中是　講二所以若說繫三光覆萬類顯西土光四方待其粗迹其中別有純與不已爲之精神是與子母錢相似精粗爲二物矣何以日一言而盡蓋所謂繫三光覆萬類顯西土光四方者盡

是不已與純充溢布濩粗迹渾是精蘊本體之外不增毫末如草木千枝萬葉渾是就裡生意豈復有長物乎　不已與上無疆俱屬聖人

大哉聖人章

至靈方爲真虛工夫豈得疎漏　第三枝本要人自明而誠而其做工夫處雖有致曲二字尚未明言出何如致也此章本意在君子節細論工夫而先以大哉五節起之言聖道如彼其大故君子修凝道之德必須如此其密也看他詞須不殺曲盡脩德中委折正與上文至字相應

洋洋優優不平言聖道極宏濶却極精密也所以極宏濶者以聖道自德性中出德性虛而靈靈而無方故也苟不尊德性以致虛其能凝此洋洋者耶所以極精密者以此德性中之靈機周匝飽滿無微不入

如及階及府皆坐廿有節文存焉然則尊德性者含學聚問辨寧別有
路乎若不由學聚問辨之路則必由空體默識之路其心如槁木死灰
爲頑冥不靈之物矣安能上下治亂無往不宜如彼其既明且哲而凝
此優優者乎不能凝此優優者不靈也不靈者不虛也則亦不能凝此
洋洋者矣味此章語意重道問學一邊爲異端頑空之教而發　首三
節先言道次言人次及德君子節兇頂德字說去末節明哲德成也卽
保身而人成也道不待言矣人與道非如烏獲與千鈞也德與人非如
神理與形骸也有至德便是其人而道在我矣非無二層　末節方出
明哲加且字始明白說出至德矣得此一句全章皆靈妙無方故大
大哉五節　上章言至誠此却變文爲聖人以洋洋優優皆從靈妙中

出來末節明哲是也　聖人能明其明德故道之從德而出其大一至
於此　大哉三節人但知論聖道之大却不知全重聖人二字言惟德
爲聖人故道之自聖人行者洋洋却優優如彼其大也如此方振得起
待其人句有力而通章血脉皆有着落矣　聖人與道字界限要明其
心虛極而靈是曰聖人而靈機流通有流行之象焉是曰聖人之道
從來只有天地發育萬物今曰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多少詫異
巍巍乎惟天爲大惟聖則之是人而峻極於天惟聖者能之以故道
自聖人出之依然峻極於天　問前三節特出大哉字與首節大哉相
應反爲洋洋節所無其說云何曰洋洋節乃就聖道之全體統而言之
以故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如彼其洋洋也其爲大哉自不待言若夫從

洋洋中析而分之特在聖道之細微曲折間旨未若洋洋者之大矣然
知發育萬物而其經紀乎物者曾無罅隙之不周峻極於天而其規條
乎天者初無纖悉之弗到在在周匝處處充足優優者之大夫何減於
洋洋者之大乎緣章旨歸重優優起下道問學爲知中不知庸者而發
故特加大哉二字與詔書必以奉天承運冠之相似　先王因性作儀
儀卽道也更不分別　有文處皆儀也禮儀所以別親疏辨貴賤爲殺
爲等嚴密不容僭差故其數三百威儀又就行禮儀時升降上下之節
周旋裼襲之文言之嚴密之中又嚴密焉故其數三千其委折最爲繁
浩其條理至爲周詳非周爰諮諏未易一一而折其衷雖宏肆蒐羅未
易一一而卒其業此含下問學當道之意　洋洋優優每難分別洋洋

就空洞處說虛極而無不通也空洞至此疑空疏而無物矣優優就密
實處說言却周匝細密常若有餘品式明備條理周詳無毫髮之滲漏
幾微之罅隙蓋有以成其大也蓋盡滅妄機故極其空洞不滅生機故
極其精實如非極其精實却是并滅生機終成妄機不惟不成其優優
抑亦不成洋洋矣　待其節全重其字語脉自上三節來聖道之大一
至於此凡以其道從其人出耳此詎不問何如人而皆可以有行者哉
必待其爲人也不惟不似狥生之人有紛擾心抑且不似耽玄之人有
槁滅心依然又是個有無渾化虛實變通之人聖人也夫然後從心而
出者洋洋之機合於優優之機耳大抵此章都是妙合的說話若說無
紛擾心則能行洋洋之道無槁滅心則能行優優之道卽爲支離失旨

矣 行就發越處說凝就存主處說先言行而以凝應之以不凝乎中則不行乎外也與水之蓄極而洩相似 故曰節雖承上節一直說下其實發明上節至德乃其人之實凝乃所以行處 心有所得曰德道則心之發動處也洋洋合於優優道莫至焉第令其為德也苟不無紛擾心併無槁㓕心德之至未如其道之至欲至道之凝為我有得乎下文尊德性而道問學正是無紛擾心併無槁㓕心而脩其至德處

君子節 通節須合說方了得尊德性三字此皆君子就心體上刮垢磨光十分滌雪十分磨礲直要極其靈明而止 達天性却脩人事至大却至細至超却至平故不棄新實不減文俱反其類如易雜卦例大抵此節上半句如盥要空下半句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鐵駁亦無參處乃磨鑑的細密工夫非二事也 尊德性句與洋洋二節相應惟聖人之道洋洋中却自優優故君子之功尊德性却道問學也工夫還照本體都是串落而下 德者得也德性者吾人所得於天之性也德性絕無妄機原與太虛同體尊無二上君子尊之依然絕無妄機令與太虛同體尊無二上而已第德性無妄機有生機凡若禮儀威儀三百三千疇非德性中之生機也者若如異學絕去聖智蔑棄經曲併生機而滅之是亦妄機而已君子問以辨之學以聚之一一精研力踐於是乎有與無合實與虛合然則脩至德凝至道微君子吾誰與歸 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所以尊德性也君子本意原只在此盡精微只是致廣大中之細密處不盡則除意必而得意必未致也道中庸只是

極高明中之調適處不適則除染着而得染着未極也知新只是溫故中之融洽處不知則除戕賊而得戕賊未溫也崇禮只是敦厚中之謹嚴處不崇則除雕琢而得雕琢未致也何也㓕妄機併㓕生機究亦同歸於妄也 德性中之靈機無之不通何等溥博何等淵泓天下孰如其廣大而廣大或以狹小則私意從中隔之也致之無他盡去私意而已然以盡去私意之故而盡去析乎理之[illegible]翻成間隔可謂無所不通乎則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矣德性中之虛體一無所有何等卓越何等澄徹天下孰如其高明而高明或以卑瑣則私欲自外染之也極之無他盡去私欲而已然以盡去私欲之故而去根乎性之欲將怪誕復為汚染可謂一無所有乎則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矣 理之玄妙者曰精理之渺小者曰微 將極高明而如飽焦之流則過而非中怪而非庸 知一也舊所已知曰故今所方知曰新君子取其舊所已知徐徐玩味全是優游厭飫的意思是溫養其故也此豈強求其知新者然而其知雖故厥初出自性靈性靈非凝滯不化之物新機固已存矣彼其徐玩之久常自躍如寧無獨得之見頓超舊知之表者即不強求乎新而曷嘗不知乎新哉 德性中生機殷殷原無浮薄之意厚也敦者存忠體信依然勿令浮薄而已此豈有意於為禮者哉顧忠信之人可以為禮禮與厚初無二物故偽禮雖薄忠信真禮却存忠信如文王三朝所以為孝孔子拜下所以為忠是也然則君子敦厚能不以其崇尚禮文者敦之耶 或曰溫故二句不復如致廣大二句之例却

當重溫故敦厚乃君子善盡精微善道中庸處蓋執着前識精微必不可盡盡之其在知新矣乃其知新非由強探非待力索第取宿昔之見聞徐徐潛玩而已知忽生未知將令慧性靈源頓開於言意之表蓋不求其知新而知新職此之故矣其善盡精微有如此者厥薄典章中庸必不可道道之其在崇禮矣乃其崇禮非飾末節非侈縟儀第即忠信之悃款脈脈深培而眞意溢爲眞文將令經等曲殺立隆於倫物之間蓋不求其崇禮而崇禮必此之以矣其善道中庸有如此者夫然後廣大可致而高明可極也此等工夫愈入愈精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如是何以脩至德乎　哀公章末與此節工夫何別彼將以人合天其意勇猛此將以無合有其理淵微彼且就哀公所可及此乃聖學

與學之辨更說入深處矣

是故居上節　此節特出個身字最爲喫緊正應上文人字身者人之身也驕倍與容俱就身說　居上四項乃描寫君子尊與道合之心境回顧首節聖字也即此是既明且哲亦即此是以保其身夫可上可下無少凝滯知微知彰閎或執着此心之靈通瑩徹爲何如者而此從太虛來之身即以體受而歸全矣雖謂其以聖人之心爲聖人之身以聖人之身爲聖人之道可也鄕謂大哉聖人之道詎不待此人而後行哉

上不驕重下也迨居下而執此重下之見則倍矣下不倍重上也迨居上而執此重上之見則驕矣有道而言其智彰也執此意於無道亦尚言矣無道而黙其智藏也執此意於有道亦尚黙矣君子上既不驕下却不倍治既言與亂却黙審員通瑩徹絶無因明生瘤處緣上節脩德工夫如琢如磨心上無纖毫障蔽故也　足興興其身也足容容其身也

愚而好自用章

此章語脈緊頂上章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來蓋禮樂之作必有聖德世儒類能知之却不知有位日時有時曰今生今反古裁及其身是不明不哲而不保其身也自非道問學以尊德性其孰能知之王天下章又承此章論之　此章爲生今反古者發世有此等人何也所謂理障也彼蓋謂天下道而已矣古道誠是吾其從之即議禮制度考文何嫌焉安能汨沒波流卑卑爲晚近人乎乃夫子則謂聖明在御禮樂炳如日

星而愚賤小臣輒敢是古非今橫行胸臆王無等至不道也自取及身之哉又誰尤焉將爲還古之高蹈實爲盛世之戮民耳以此知非天子云云蓋時制小可損益而朝廷之體統當尊縱已見倘有窺測而臣子之分義難越不得以道爲解矣試觀生今之世爲今之民尊王之制天下無不同者故禮樂之作不惟有位無德者不敢即有德無位者亦不敢矣不然孔子之德豈不足以作禮樂而曰吾說云云亦以天下同用之不敢獨異以取及身之裁也彼生今反古而甘爲倍上之民者何其蔽哉

愚而節　非必愚子纔是愚百姓纔是賤蓋擧與經制自關乾坤厥故匪細將必聖之哲王之貴合而成焉不聖便是愚不王便是賤自字對朝廷而言國憲朝章炳如日星曾不是訓是行而欲我逞其聰明我擅

其事權也用與專亦有分別任其智之謂用擅其權之謂專自用自專
且虛說生今反古方是自用自專之實不作三項平對 禮樂之不相
沿胝細故也乃世運遞移所致如寒燠之序然我心生機當必有與之
俱者亦如夏不凝冰冬不生蘖而已若彼生今反古如夏冰冬蘖是乃
妖異不祥之物能不自取消滅乎非知道者也 要知裁及其身不是
以禍殃之若曰爾等乃作孽的戮民無謀認做超世的高士看便用者
字與如此者相應是論人之品非論人之理也 是人蓋亦有超軼近
代力追隆古之志不知分義等於天地王制豈容踰越裁由自取不得
歸咎於當世矣蓋昧於春秋大一統之義
非天子節 自上節看出 作禮樂雖須德位時三項而此章重位與

時所以本文只有天子二字 何以議禮制度考文也蓋以今之道爲
未善易禮制變文爲反古之道也 只說爲下者不議禮云云似亦足矣
必出非天子三字者以除了天子更無第二個人也緣天子與天一般
宇宙在手造化生心有陶鑄今古之權即生今反古亦非自用自專矣
如自天子而下則皆愚賤也其或反古之道則皆自用自專而裁及身
者也議禮制度考文可乎
今天下節 此節全要發得上節明白天下字正應天子字同者何也
天下之人皆曰是今天子之所議所制所考故也 蓋天之下萬象紛
馳豈無一人自異何也今故也今者世運推移氣化流轉適值得令之
時與春夏秋冬一般假令嚴冬凋落而一花一卉獨自榮秀妖也可謂

旣明且哲者乎 軌車所經行處軌本在地而自車之度出故以轍屬
車書寫也文字也字能成章故曰文行作事也即行禮也禮之條理井
井不可紊亂故曰倫
雖有節 玩雖有其位雖有其德二句是就今天下中提出或有天位
天德者言之 不是泛論言今天下如此也正同軌同文同倫之實
四其字俱頂天子字言今天下之人雖有天子之位不可謂賤苟無天
子之德是亦愚者而已愚而作禮樂是亦愚而好自用也敢乎哉今天
下之人雖有天子之德不可謂愚苟無天子之位是亦賤者而已賤而
作禮樂是亦賤而好自專也敢乎哉何不敢也生乎今之世故也生乎
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必及其身故不敢也但與今天下之人同軌同文

同倫而已雖有其位雖有其德易論焉 玩亦字當側重雖有其德一
段下節孔子正是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若生乎周之世反
夏商之道便是作禮樂也
吾所節 忽出孔子語脉自上節德字來生今反古蓋自負其德乃德
如孔子猶自從今所用彼生今反古者豈其德加於孔子之上耶 在
子周爲今夏殷爲古 徵徵其說也援彼國之文獻爲吾說之左驗令
其說可傳信也有宋存言宋於殷禮世其先業猶有千百之什一寄之
文獻者令後人得學其大畧未至如杞之不足徵 大凡好古之家欲
詔來世者其道有三一曰說二曰學三曰從說以口未若學以心之深
也學以心未若從以身之眞也夏禮杞不足徵且無可說況學之乎既

無可學況從之乎若殷禮有宋僅存大畧可學視夏之杞無可說者遠
矣而非今天下之所用與夏同歸於不從而已曰從周正見不從夏殷
生乎今之世不敢反古故也 今天下以下全重個今字今用之即應
此句自前節生今今字來 今字與吾字相照言吾一人既得學之而
今天下又咸用之串落重下句 議大議小文獻足於當年非若夏杞
之不足徵殷宋之僅有存也在吾既曾學之有位有時制作隆於昭代
非若禹服之已爲夏湯式之已爲殷也故在今又咸用之也蓋今之天
子議禮制度考文故今之天下同軌同文同倫也生今之世爲今之民
亦將憲章文武寤寐周公居則爲從先之民出則爲東周之佐與天下
共用之而已矣詎得舍周而夏殷之從哉 曰學曰用何也起從字也

私心既已紛然萬衆又皆遵行舍周又何從哉

王天下章

此章語脉自上章來全重王天下字只個捲看之自明動而節乃參會
並乎天壤即首節所謂寡過者也君子何以得此於民哉以其考諸三
王云云也何以考諸三王云云也以其本諸身又徵諸庶民也何以本諸身
又徵諸庶民也以其王天下也然則有三重而寡過非王天下者孰能
之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玩通章俱是難辭蓋謂除了王
天下者皆不可有三重也與上章意同 章内王天下及上焉者下焉
者等語乃春秋大一統之說分明要重時勢與四時得令者進成功者
退一般所以本諸二句串落而下重徵諸句正因上焉者下焉者尊道

雖本諸身抑未徵諸庶民以致不信不從云耳時謂能本諸身自然徵
諸庶民反重本諸身句全然不顧本旨矣可嘆

王天下節 首節開口突出二句分明自上章來夫議禮制度考文之
三者提衡宇宙旋轉乾坤道莫重焉豈可有可無之物耶乃自下有之
遂爲自用自專滋多倍上之過者何有之非其人故爾夫惟王天下者
夫固德躬明聖履大寶乘昌運天下之所信而從焉者也藉令三重之
道若人有焉然後一人建極率普同風天下之民莫不信而從之其有
倍上之過者寡矣

上焉者節 此節只是反言以足上節上焉者下焉者正與王天下相
反上者昔曾王天下而今不王天下下者德可王天下而實未王天下

以故無徵不尊不能使民信從其不能寡民之過明矣然則有三重而
民寡過徵王天下吾誰與歸 何以善有德也何以無徵非時也何以
不尊無位也何謂位王天下也何謂時見王天下也 信心是之也從
身遵之也 百姓的勾當必須耳目可據勢分相臨然後信而從之有
不得專責之德者

故君子節 故字有自上生下者有發明上意者 故君子三節明王
天下二節意也蓋道自王天下之君子出則不惟有本抑亦有徵今古
幽明俱莫之能違而況於民乎其寡過也必矣 本諸二句串說重下
句言善而且徵且尊可爲民所信從也 按徵諸庶民或直以民皆信
從解獨不思動而節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非即民之信而從耶全

然重複說不去矣獨思徵諸句當就本節君子二字上認之此之君子不惟有德又且有位有時乃當今現王天下者三重之道若自此人有之庶民統背據爲明徵以爲可信可從尚未說涉巳信巳從如動而節世道云等語也此節徵字民字與上節徵字民字之說一般但上節無徵尊以時言此節有徵兼時與位言之耳　考諸三王四句即從本諸身徵諸庶民看出夫人道無他明義理識時勢兩者交相爲用而性有三王來有後聖明有天地幽有鬼神瞭非隨時乘勢理義無慙也者假令道雖本諸其身而未或徵諸庶民義理似是時勢余非究亦自用自專不合義理者耳其悖謬疑惑可勝道哉茲惟君子之道本諸身矣且徵諸庶民矣由是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又奚

悖謬疑惑之有此四句起動而節若曰三王天地鬼神後聖猶然信而從之而況天下之民乎　何代無法而上古其風朴畧遼精寖密甚莫三王若矣考者以今日之新政稽於當年之巳事而觀其相合與否也不謬者與之符合無差謬也譬如昔魯今魯昔豕今亥則爲差謬矣非必襲禮沿樂亦或哀多益寡要於時宜之各協天則之同見即謂之不謬可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以此道立乎其中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　質與質正於師之質同如抱書爲疑問焉而以言質諸鬼神也道交命如齋是鬼神不我疑矣　俟者立百世之上而懸待之後聖復起且曰此先我同然者乎如其心不以爲然而曰此何爲者是惑也

質諸鬼神節　上節後似可徑接動而節中間却添此節以鬼神後聖幽玄遼邈又與天地有顯道三王有成法者不同故特解之　二知字語脉自無疑不惑來知與疑惑相反曰無疑曰不惑是幽如鬼神遠如後聖若爲君子之知巳矣其故何也君子之道本諸身又徵諸庶民則其道不惟適美善之歎係抑且審時勢之機宜皆從既明且哲中出者也其知理可知知理即知天先自無疑於天矣由是而質諸天中之鬼神又何疑於君子也知理即知人先自不惑於人矣由是而俟乎人中之後聖又何惑於君子也蓋巳知天天亦知巳巳知人人亦知巳然則君子之道其巳與天人兩相知而成者乎譬之故人知君君豈有不知故人者

是故節　此節與知天知人界限要明知天知人君子知天人也世法

世則天下知君子也知是心相潜通不止曉得與知天地化育之知同　三言世爲天下又以遠近二句足之極言之也若不如此極言與第三節如何相稱　動涵言行宜對靜字看惟深居靜攝無所表見則巳一有舉動世世奉爲周行而跬步以之視爲正路而周旋循之遵王道遵王路出與作入與息矣　行注厝也言訓誥也法律度也如玉如金有森然不可犯意則楷式也如絲如綸有秩然不可過意　遠近二句緊頂上三句而足之也宜用但見字遞下如云夫寧有爲道爲法爲則而不相仰戴者乎其遠之有望可知又寧有爲道爲法爲則而或相玩視者乎其近之不厭可知　此節以得心言下節擧字以得名言得心使得名一也

詩曰節　致衆難承衆尤難無論人皆惡刻不能即彼此一或有之猶不能也必也在彼在此皆無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耳　凡如此皆緊接上文此却遥接本諸身六事何說也曰此字即指詩辭在彼二句如此者言君子本諸身六句今古幽明無往不合亦與詩之在彼無惡在此無射相如也必須如此然後人無間言令名易起由是茲則永垂遠邇共戴將夙夜之罔辭施區夏名並天壤爲能有譽於天下焉耳既衆矣又何過焉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邇庶類譽休美正相反　未有字說得狠　夙夜即蚤字詩辭有蚤意又有永終字下但言蚤何也若曰如此則終譽且有餘不如此即蚤譽且不足況永終譽乎

仲尼祖述章

中庸一書乃仲尼傳心之書其言淵微廣大即此是聖人心精所在故子思此章特贊仲尼亦可見全書出自仲尼子思但羽翼發明之耳非雖引聖言明己意也　首節極言仲尼之大次節言如天地之大末節原天地之所以大明仲尼之所以大　首節重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字亘言宇宙間吾所稱大至堯舜文武天時水土止矣乃仲尼以一人兼之然則亘古亘今徹上徹下寧更有出仲尼之範圍者乎此其中廣矣大矣無一物之滲漏悠也久也無一息之間歇故世間萬象一體者只有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千古一息者只有天地之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而惟仲尼如之自餘無復可與仲尼比倫若甚哉仲尼之大也

乃仲尼之所以大何如試以天地之所以大言之夫萬育一物並行一道何慮其害且悖者乃天地之於物洪者纖者高者下者並育於持載覆幬之中天地之於道寒者煖者晦者明者並行於錯行代明之際矣稽令化機淵源之地稍有不足處必且以並育之故而於此受虧於彼受縮如張三既飽李四必饑之類如此其相害矣乃今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其物各自完足蓋並育者如斯而卒勿相害焉必且以並行之故而陽不容陰陰不存陽如水令火滅火令水乾之類如此其相悖矣乃令陽中生陰陰中生陽其道交相協和蓋並行者如斯而卒勿相悖焉以斯知天地之德其分布於形化氣化而爲小也雖則井井秩秩其往不息如川流之千支萬派晝夜滔滔不舍乃化機淵源所稱大德之處

其停蓄未洩的化機却自渾淪深厚莫可測其蘊藏非川流之所能盡者彼其大至於持載覆幬無一物之遺錯行代明無一息之間則惟以此爲之所耳知天地之所以大其知仲尼之所以大乎總爲太虛中生機無窮故用之不盡仲尼與天地一也　此章贊仲尼之大直就其所作中庸論之非泛論其生平也雖然仲尼生平焉往而非中庸哉祖述四句句句切中庸方是如云時中之門執中擇執之即精一而戒慎恐懼之心傳一兢兢業業之嫡派方策求於存人體度戒乎反古而考建質俟之法守一郁郁彬彬之司存善繼善述之類主於通變宛然一天時也而神明乎中庸之員機無之而非通變無之而非天時矣庸德庸言之類主於安貞居然一水土也而默會乎中庸之定理無之而非安

與撫之而非水土矣　憲者法之有律度而不可犯處章者法之有文
章而不可撓處憲章者奉為憲章而守之也　道根於心萬古不易法
邦與世推移如夏且葛而冬始裘待時而後備焉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蓋法至文武大備矣故夫子專言從周非但遵時之故　天時變
動不居聖心之員神如之如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是也　水之動土之靜萬古如斯至有定也聖心之貞一似之如堅白
不磷不淄膚紫以濯以暴是也　上律二句不是比擬言聖心自有天
地下節方是比擬　次節從上節看出　直以無不持載覆幬為並育
錯行代明為並行者非是並者彼此相值與子平中比肩相似凡彼此
相值與比肩相似者斷然此盈彼縮是相害也斷然此盭彼戾是相悖

也獨有天高地下之內萬物並育其中而彼此各正二氣並行其中而
彼此相生竟莫害且悖焉　害悖皆生於其所不足問害生於不足易
知也悖生於不足柰何曰相悖者陰陽如水火之不相容陰尅陽而不
生陽陽尅陰而不生陰陰陽不相生是陰中陽不足陽中陰不足也陰
陽不足可謂其中敦厚乎　太虛真體即天地亦自得之德也此德在
中原是大的以此分布在外而生物行道如一餅切作幾塊宜若小然
朱註脉絡分明而往不息八字解行川流如無言不亂故不斷也凡
止水為淵流水為川川如四瀆九河淮泗濟漯之類千支萬派乃可勝
紀然而各有發源處各有經行處各有歸注處井井秩秩毋或紊亂矣
如人身之有經絡夫是以不舍晝夜萬古滔滔如人身血氣無息而不

周流蓋惟脉絡分明故能其往不息也若令萬川紊亂漫無經絡必且
彼此交爭壅塞氾濫而不可行矣共在天地則太虛中之生機亦自井
井秩秩毋或紊亂能令萬物各正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乃能生生行行
終古無有已時也大抵發越主於剖判乃能隨揩隨宜各當其可停蓄
主於渾淪乃能愈出愈有不竭其藏流水也化工也聖心也其揆一而
已矣　末句天地字不可順口念過須識本意不在天地乃借桃明李
君曰仲尼可知云耳蓋仲尼之大如天地之大而天地之所以大在小
德二句又何疑乎仲尼所以大哉　問川流敦化淵泉可以擬之乎曰
未也夫源泉久蓄則溢久流則竭乃聖心一真之体愈藏愈深愈出愈
有蓄亦不溢流亦不竭神理難窮所思孰從而窺其際哉非謂大為用

所以大為体也

唯天下至聖章

此章本只說聖心之小德亦如川流而文勢一步一步撥出來令人
了無可疑蓋聖者靈也至聖者至靈也既為天下之至靈有不為聰明
睿智者乎既已聰明睿智則君臨之容執敬別其脉絡有不井井分明
者乎既已分明自無壅塞無壅塞則無限量其中之溥博可知無壅塞
則無涸竭其中之淵泉可知無涸竭則無外錯其出之當可而時可知
既溥博淵泉便自如天如淵凡萬民之天性盡在其包羅中舉萬民之
淵衷盡在其停蓄中矣由是而見而言而行有一民之不敬信悅者乎
夫得心斯得名人人心裏敬信悅則人人口裏稱頌有不聲施而及者

乎既已聲施及與則敬字當開講在若不尊親之人乎既已莫不尊親則其德之流行與天無極可想有不克配彼天者乎而要自聖德之脉絡分明來就謂聖心之川流非即天地之川流乎 此章只就首節說別其下便如破竹要知首節說他清而楚非說他寬裕

首節 此節妙處全在仔細分析方是如川之流可使震機中之天德分而為四可使天德中之四德各分而為四正與大川未流一派清澈而隱隱千支萬派相似俱就未發時說不涉用上 精言至聖以其靈妙能通天下於川源為切也 當有臨時萬品會來萬幾紛至纔莫分曉立見壅塞足以有臨須就有分曉處條理秩秩脉絡井井說是也寬裕入句正是井井秩秩有分曉處 寬裕入句言其容是容之德執是

執之德敬是敬之德別是別之德心下脉絡井然玲瓏分曉豈不足以有臨所以然者則以聖之至處即靈之至處聰明睿知如日中天故其玲瓏分曉如此向非至聖之聰明睿智將令容混於執執消于容敬雜於別別混於敬如洪水氾濫不循脉絡又何足臨之有者來仁義禮智四項正自聰明睿智中出不可作五項看 王者有臨如日中天蓋六合之廣萬務之繁靡不兼而照焉故耳欲善聽目欲善視思欲善入心欲善辨其有纖豪無所容者乃至聖性靈炯炯觸處皆徹不圖而聰涵矣不睹而明言矣睿潛於未知之始而智藏於未辨之初矣心如明珠入面玲瓏以此有臨何不足者 聰明睿智不重如上只說他清淑閒值氣秀獨鍾總狀箇虛明氣象文理句方專就知說有臨總說照臨有

別則於其中一二仔細剖析之也俱不重再復 不狹隘不褊急不慘刻不暴戾乃恢廓六合茹納萬類的襟期譬之寬而不裕肚皮雖大急性發時卻又不能容物矣未為足也下同 奮然而興其氣不靡卓然而立其發不仆剛者其強不撓毅者其剛不息以此操大柄定大謀可以獨斷獨行不撓不沮特立波蕩之境獨當震撼之衝非優柔不斷信惰少決者 齊莊中正如何是體日無雜心無懈心無偷心無邪心是無妄心也無妄心則神情而攝即此是聖敬日躋處夫禮者敬而已矣有敬即是此敬運去凡若凜天監畏尺帛一日二日兢業常存周旋折旋惰慢不設縱是這收攝的意思 燦然悉備文也非然有條理也密者理中之詳細處察者密中之精深處以此研審事機之得失鑒識人倫

之淑慝幾微疑似無不條分而縷析之矣獨冥全智故也

溥博節 此節溥字從溥博淵泉中討出其理玄微未易領略若但日積之盛故發之時尚屬描金譬之貨藥之家萬品充棟若非藥性病情胸中了了出而療人能令藥中病乎蓋人心全體太極萬理咸備豈患備蓄之不富正患脉絡之不清耳蘊令許多道理心下混然淆亂皆無脉絡則即此許多道理中自相抵牾更成壅塞卒之應用乖舛窮覺匱乏是以有餘為不足非溥博非淵泉也又安能時而出之各當其可乎今觀唯天下至聖一節或足臨或足容或足執或足敬或足別種種色色各有脉絡此其無混亂處便是無壅塞處無壅塞處便是無匱乏之處蓄之何以不廣真溥博也貯之何以不深真淵泉也山是出而有臨有

容有執有敬有別自然各循脈絡發皆中節又奚不時之有 溥博淵
泉是脈絡分明的蘊蓄時出是脈絡分明的作用未出爲足既出爲時
溥博如天節 又提起溥博淵泉而擬之天淵正形容他心涵天下爲
四莫不及配天張本也泛就理說者未解書意也 如天浩浩乎却天
之無不包羅也如淵淵淵乎如淵之無不停蓄也蓋首節脈絡分明原
自如天之清通如淵之澄澈清通則無凝滯故如天之無不包羅澄澈
則無壅塞故如淵之無不停蓄 其存諸心者原如天之無限量如淵
之無盡藏依其微諸民者莫不敬莫不信莫不悅依然無限量無盡藏
也正如印板印紙
是以聲名節 得其心則得其名莫不敬信悅則莫不稱頌之矣 洋

者流動充滿洋則溢而四出所以施及蠻貊 聲施夷夏即我后之頌
孔邇之歌也可不謂尊且親哉乃其尊親未易明言也舟車云云其尊其
親蓋窮宇宙間更無尺土之滲漏一民之闕遺矣巍巍乎惟天爲大惟
聖則之豈不克配彼天哉如天以所存言配天以所發言 舟車六句
連用六所字極口揄揚只要數盡天下的去處起下凡有二句 何以
莫不尊親也以舟車六句的去處皆聲名施及之地故也 聖德配天
其流無復涯際所以然者則以聰明等二十字脈絡各正真如萬川之
明哲故也至聖亦自有川流哉 先五項次五項又次六項皆極口揄
揚言不盡意必如此方見瀰漫無涯之象 小德二句太說天地故逕
誠至聖二章歸着在配天達天上見與天地合其德也

惟天下至誠章
首節是大德敦化正解次節乃大德所以能敦化處末節則就大德所
以敦化處嘆其非達天之人不知以見誠者爲天之道
首節 惟天下四句要說得大德敦化分曉 至聖重靈功用以靈而
通也至誠重虛本体卽虛而完也 天下字與下二天下字及天地字
相應 化頭于倫理爲經而其經非一事之經蓋天下無不往來大可
知也化藏于衷曲爲本而其本非一念之本蓋天下無不停蓄大可知
也化運于長養爲育而其化育非一處之化育蓋天地以此生成大可
知也乃至誠不越寸心爲能一以貫之可不謂敦厚其化者哉蓋至誠
而曰天下是体段原盡乎天下故功化自盡乎天下也 要知經綸三

句意不在功用盛大全在本体玄微若曰萬有總歸之太空耳盡天下
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乃靈機妙合脈脈貫通是無方無所
無窮無極的句當而問其能經能綸能立能知者爲誰曰惟天下至誠
也窮神知化之盛德歸有真無妄之中渾一天機而已豈其稍涉人力
有一倚着之所乎倚與誠相反能事出自至誠便知無所倚矣 夫焉
句直頂上文看出語意相足非別爲一層 化育之化正應敦化之化
此章本明至誠亦有敦化則直謂至誠爲能知天地之化育足矣却先
從經綸二句說起者由道而性由性而天立言之步驟自合如此下節
由仁而淵而天亦此意也
肫肫節 至誠何以能經綸云云也誠到至處則合德之厚渾是生機是

仁是其之仁也既為其仁自然懇切不能自已而肫肫如矣以此肫肫之仁流貫於倫理之內詎不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耶誠到至處則洗心之密則無妄機是淵為其之淵也既為其淵自然幽深不復可測而淵淵如矣以此淵淵之淵苞孕於衷曲之中詎不能立天下之大本耶誠到至處則致虛之極妙合玄機是天為其之天也既為其天自然廣大莫之能量而浩浩如矣以此浩浩之天彌綸於宇宙之間詎不能知天地之化育耶　只說其仁其淵其天似已足矣而必加肫肫淵淵浩浩見其能經綸立本之化也情意不懇切其能曲盡五品乎機緘不幽深其能停蓄有乎胸次不宏遠其能通極兩儀乎各有攸當彼此移易不得　五七分生機未可曰仁必須滿腔渾是生機如桃仁杏仁方是

夫既渾是生機矣有不懇至而肫肫者乎夫心如水經如用水不汪洋則田之灌溉不到豈非仁心肫肫其慈祥惻怛懇篤不能自解而何經之綸之無不曲盡其道也　凡用一物不可無本一物不可有借令有主之處情識意見幾微未融令人可測其倪可窺其朕則本原先自膠塞生機且無自出何以會百出之元統千變之宗　有人心之天有宇內之天其實無二天也至誠心同太虛已自立無閡之宇藏無垠之宅森羅儀象包舉寰宇上下四方都無涯際其與天地之化育一而二二而一又焉有不知者乎

苟不固節　上節落腳在天字上此節達天之天即接上天字說去蓋至誠之心與天為一非達天者孰能知也而仁與淵不待言矣　固守

只依註不必如近說作固其神識不令洩越註曰聰明睿智便是靈妙無上的不須更加固也　知知箇什麼知肫肫淵淵浩浩也既以聰明聖知達天德則其心自有浩浩其天而肫肫之仁淵淵之淵在其中矣乃能知其肫肫淵淵浩浩焉耳彼聞見之知臆想之知豈真能知者乎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　難知正為他肫肫淵淵浩浩難到故也若浮薄淺陋隨小易到亦易知矣試問人若未到京城亦能真知京城否

衣錦尚絅章

通章時体認性字庶可理會全是惡文之著一句貫去　大意云德者人所得之性自天命之者也人之鮮能合天久矣此德將終不可與入乎曰非然也即如詩曰衣錦尚絅特一惡文之著之心耳有此惡文之

著之心其中有不著之著可知有此不著之著其知幾微之為顯著可知既知幾微之為顯著即此便可與入德矣何也知幾微之為顯著將必不見亦省不動亦敬不言亦信惕厲著于幾微其存于已者固此惡文之著之心也行且不賞亦勸不怒亦威極之則篤恭不顯而天下平矣微幾微于顯著其動諸人者亦此惡文之著之心也乃此篤恭不顯之德果何德哉至矣蒸民都未形容到至處求其形容到至處者只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已夫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形容到至處非衆所稱人所得之性自天命之者耶而厥初第自惡文之著來天下豈有不可與入德之人哉　奏假二節雖然說微之顯却正說連天下之人都化做惡文之著的了八引詩深有味乎闇然之妙也

衣錦節　上章言至誠之德非達天不能知則至誠之德一天矣然則
達爲絶德而不可與入乎詩曰衣錦尚絅夫錦文豈曰不美爾乃尚之
以絅何心哉蓋古君子立心在率性而性体出自太虚玄玄默默纔在
外而炫燿性体即自内漓而錦文外著若似之故惡之惡之故尚絅也
大惟惡文之著故其作善絶不外而炫燿韜晦冥默闇然而已闇然則
性体由此内完默默與天下潛通不求章而日章矣若小人雖似作善
却全在外炫燿若懸的以示射者而性体浸微浸滅日日消亾無可與
天下通者何由日章於外乎乃君子之闇然何以能日章也夫君子立
心在率性絶不在外而炫燿故世以濃我以淡世以艷我以簡世以慧
我以温如此乎其闇然矣而性体内完自有真意味真英華真條理存

焉此其美在其中可以潛通天下如之何其不日章也夫日章者章於
遠章於風章於顯也日章自闇然來是君子不用心於遠而用心於近
不用心於風而用心於自不用心於顯而用心於微也此可見君子洞
見性靈外内妙合知遠而天下其幾只在自巳猶未也又知巳之風動
乎天下其幾只由存心猶未也又知只在寸心意念初萌至細微處其
幾直顯而風乎天下之遠而其知幾蔑以加矣知幾至此便可與入德
矣蓋德非他我所得於天之性也性体出自太虚玄玄默默最怕在外
面炫燿君子知幾在内之近自微處將來用功必如下二節一意潛脩
在内加謹不在外面炫燿雖下學立心之始先認真率性路頭與之
入德不亦可乎　開口從服色上說起取其淺近以見入德之意　闇
然上狀他立心之始只在率性未說入德工夫工夫在下二節　日亡
亦就外而說方見與日章相反蓋以粉飾之心消鑠其真源以故浸微
浸滅而索然無光越求章越無章也　闇與章相反今闇却能章故特
以淡而三句解之　淡簡温是立心要率性的影子不厭文理是性体
内完的美處　淡對濃說即今務外者如加甜醋諺所云甘若蜜之類
　大凡和藹可親的人每一視而少區別故温與理相反　知遠三句
乃因其闇然見其知幾非謂闇然而後知幾　三知一步深一步知遠
二句只是引知微句至微字方是究竟極言其内照之精也所以下節
只承微之顯說去　遠是近風有自微即顯乃性中靈機妙合處　闇
在象貌微在衷曲非以闇爲微也但闇然者必能謹微微性地也知當

謹在此故可入德
詩云潛雖節　潛伏二節是君子闇然處參假二節則併其民而闇然
矣蓋闇性体也性体入我妙合如使民未闇然還是巳未闇然其何以
爲率性之君子哉形影無兩故也　夫知微之顯何以可與入德也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非即微之顯之說乎君子知此故其入德工夫
絶不在外面炫燿惟在内之意念萌動處潛自省察無疚病由是志
意快足不自惡其有疚矣夫世人作善只在外面人見之所補苴塗澤
使人說好便了若内則人誰見之而君子内省不疚無惡于志如此然
則君子不可及之所其惟此人不見之所乎蓋君子用功處全在人不
見之所故其難及處亦全在人不見之所若說君子謹於人之所見併

讀於人之所不見便是內外貞勝去的然其能幾何非君子之所以不可及矣要看微字誰爲人不見之所意念潛萌於內是也　問內之爲言意念潛萌於內也君子內省不疚以潛而孔昭之故耳君子既惡文之著而又畏潛之昭豈君子亦有兩心乎曰不然此自入德之德字來也德人所得於天之性也性無炫燿何以不惡著性無闇汶何以不畏昭其心一而已矣　疚以理言差錯如抱病也惡以心言憎嫌不相容也不差錯則無憎嫌矣

詩云相在節　爾室接上人所不見來爾室人誰見之而爾室中屋漏之光則人雖不見而已獨見正與意動乎內人所不見而獨覺惺惺不昧相似室隱室也與庭堂不同　此節近年作者多謂中明潛伏節若

予不見是圖之意則亦謂獨在人心何時不慎如謂慎獨之前更有主靜工夫不思彼時君子抱獨知質之何地豈果有槁木死灰之時耶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爾室云者言乎人之所不見也屋漏云者言乎人不見而已獨見也不愧云者言乎謹於己之所獨見也夫動則人見其動不動則不見其動言則人見其言不言則不見其言矣非即所謂爾室人不見之者耶然而人雖不見其動而動前之敬已未始不獨見人雖不見其言而言前之信已未始不獨見也非即所謂爾室中之屋漏人不見而已獨見之者耶是故君子不動亦敬不言亦信其神常擇其與常凝誠謂人雖不見已則獨見其要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真可謂不愧于屋漏矣自非君子惡文之著而知微之顯詎能度越恒情如此乎其不可及哉　朱子曰古之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突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一室中西南最深密故曰奧西北當室之白是光所漏入處　屋漏光明我心昏昧是我心不如屋漏也　動易弛故曰敬言易僞故曰信

奏假節　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言敬信自能感人無待乎外也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故其民亦自攝其神凝其氣遷善易惡無待乎賞與怒焉蓋敬信不待言動安机靜而性靈充矣性靈默默潛與天下相通彼其樂善而勸乃民性自有之活潑其惡而威乃民性自有之惕厲下之無待乎賞怒猶上之無待乎言動耳慶賞刑威安所用之　引詩說奏假時說極妙往常民之靡爭則曰上有言而當奏假時止是心

存敬信無言無爭幾曾見當此時民有爭者亦各收攝其心神以聽耳以此知人主感民即心而足　不賞亦勸不怒亦威正與君子不見亦省不動亦敬不言亦信意思一般　問舉王不廢慶賞刑威何也曰自世主出之則爲慶賞刑威自人王出之則無非德矣風雨露雷皆天德也

不顯節　上節言敬信之感人能令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而不寧惟是也詩又曰云云不顯爲人所刑將必刑其顯者孰知凡物皆顯惟德不顯非能使天下之君公亦刑之而不顯焉是故云云鈞是恭也而其恭獨篤以恭之來處賅其所思也夫經所云恭率自擎曲矜持中來淺之乎與爲恭耳乃君子不見亦省不動亦敬不言亦信是一意歸根絕無

炫燿退藏密矣由是盆洞之極神清而攝此其恭在玄玄默默汾汾穆穆之境恭執篤叢以此潛攝天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自同歸於玄玄默默汾汾穆穆之境而太平無象矣盖君子不顯天下亦與之不顯豈但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哉在君子無賞怒併無鈇鉞在天下有勸懲如無勸懲一惟獨也言世間不顯的只有箇德併無二箇德者能得其性也性原是淵微的故能得者不顯稍顯便不是德矣 是故字亦要明白不顯而百辟自刑故君子之平天下只一篤恭足矣猶云坐致太平 在君子曰篤在天下曰平同一玄默的意思 章內凡說日章處意不在功效驗德性之有也 看來假二節即此是章之至處即此是闇之至處

末節　上節有天下平此節寫之而專贊篤之不顯以天下平只是德之章處而本体惟在不顯之篤恭故也贊不顯者贊闇然也贊闇然者明德之可入也三進步而後說至處所以極其形容曰子思引一來字其意何在言其非不顯之德也末枝葉也可見者也聲色乃從中發外如枝葉之可見卽不大豈為不顯乎若論夫子當日本旨則就化民上評之言世主化民專恃聲色第能寬之辭貌縣之象貌已若無餘事矣卻不知化民之道自有神相告精相喻原原本本緼諸于中者在聲色特中之緼蓄發見於外者耳詎可專恃之以化民耶　於以化民言其往感動民處用也　輶微小也是矣但言不大如毛則又極小　有形象則有倫類翮翮象之輶 小謂州如也毛雖極其輶哉而謂之如毛是猶有倫類在也則亦有形象在矣既有形象曾是以為不顯乎　氣成聲曰聲成味曰臭天積氣何無聲臭且不曰天籟天香乎曰此以太虛真體先天之妙言也所謂太音正希玄味方淡時也故曰無極而太極聲臭非有形也僅有耳併此而亦無之可謂一無有矣妙在聲臭二字若說無形無容還不算做不顯　須知至矣二字本意不在詩之盡德而在德之達天又不在德之達天而在德之可入凡看書以本意為主須要直窮到底　天字正與首章天字相應若曰是衷所稱天命之性者也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三終

四書竊抄六補定本卷之四

古郁王國瑚夏器甫著

學而篇

學而章

此章夫子本意要人學成君子而其成非時習不可試看世間物成皆在熟時夫學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總論天下快心之事盡在學中從俗情引入道情也妙在三箇不亦乃足乎已無待乎外之意如云世情所悅樂盡在人知一不如意輒以無可悅樂而慍於是乎生理虧欠終無眞悅樂矣曾不思我有心學求復其生理者也學而時時習之自然化生爲熟生理內洽自家不也有悅乎悅則生理潛通朋來自遠生理

之內洽者外暢融融洩洩如也自家不也有樂乎我有眞悅人知不足爲悅矣我有眞樂人知不足爲樂矣人雖不知慍安從生不慍而生理渾全無少虧欠自家不也是君子乎君子而悅樂常足乎己矣以願外爲哉　此學不是俗學適是心學博文而求識其心約禮而求復其心大學八條目皆是以心求心故以心得心若如偏物之俗學能肖徇象何悅何樂而成其爲君子乎　習與丹家溫養相似其味甚深意不欲倦倦則中輟神不欲躁躁則退速無時不習之學惟勿忘勿助者能之日就月將更無不習之時自將理與心會心與理安其中活潑融液之趣我自領之眞有未易語人者詎不亦自能悅諸心乎彼營營逐逐日向世味物情中尋說處者何哉　我心有悅日與天下之英才類聚而共說之正如循堂燕笑暢快何如乃知大道之應求名教之契合亦自融融亦自洩洩豈必尋樂於世味物情間耶孟子以爲王天下不與存是也　不知不慍人之泯也君子天之定也此乃因其人之盡泯驗其天之前定非謂不知不慍之後方成其爲君子也

有子章

此章只想春生二字庶幾可悟本旨首節且只說凡孝弟之人無些子乖戾渾是一團和氣次節本意便要挨說孝弟是爲仁之本而先以君子二句說明本之當務起之乃有子辭氣雍容處言君子仁人也每欲生機流行乃其用力却不在生機之流行處而專在生機之自出處誠以生機得所自出自然流行故專用其力也若子所稱孝弟殆即生機

之所自出者與何也仁正是生機爲仁非他只是宣布此生機使之流行而已試思嚴慘凜肅之中安有生機生機必自和氣中出如春和得令萬象發榮是也乃玆孝弟之人渾是和藹之氣其爲生機之所自出可知欲爲仁者其惟專力於孝弟哉　首節是見成話言吾每見爲人孝弟的便不犯上作亂　一毫拂忤皆犯也上字所指者廣犯上且不況作亂乎斷乎不之好矣　犯亂而曰好何也緣他胸中全是戾氣故犯亂自不能已如蝎蠆毒欲不螫人得乎　既曰犯上者鮮又曰作亂未有見其渾是和氣甚言之也若仁一民愛一物未必融液至此　本亦此生機道亦此生機也而生機之凝聚處爲本生機之流行處爲道彼流者自流行者自行人力安所用之惟有是生機之凝聚本也而即

本之立也斯有是生機之流行道也而即道之生也本外無道君子安得不務本乎　孝弟也者二句是從上文省悟而踴躍贊嘆之辭與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二句正同若曰不然而何孝弟之人自無犯亂之好也此處不識此意而泛論其理者非　爲仁便是道字爲仁者推行其仁於天下也爲仁之本與仁之本不同仁主於凝聚須如嚴冬凛冽如克復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凛冽意也爲仁主於發舒須如春暖之沖融如孝弟之無犯上作亂皆沖融意也然而沖融正從凛冽中來正嚴冬之後必有陽春蓋妄機淨盡則生機活潑一物不容則萬象皆春此理甚妙讀者宜熟思之

巧言章

惡似而非者　人但知仁之和藹如春上二章是不知有意和藹便非和藹　生機乃直遂之物而卑諂邪媚矯之使曲則其氣靡而不振其意鬱而不舒安能暢達發越而自得其性乎其與犯上作亂之徒摧之以暴戾殘之以忮害者何異焉似悅而害真悅似樂而害真樂者也易曰乾其動也直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巧令之人遂於私情而實攖其本心以故寖微寖滅日刃日削雖有存焉者寡矣妄機分數既多生機分數自少故鮮仁

吾日三省章

大學慎獨正是省身　首章言君子在得仁二章三章言爲仁在存其真於孝弟去其妄於巧令然欲存真去妄却從何處下手曾子有言若在外面形迹衆都間處塗澤補救雖畢世操修終歲何事吾有三件緊要的事日日在吾身獨知獨覺處省察如爲人謀云云是也　全重吾身二字　人字朋友字傳字與吾身相對夫爲人謀與友交受師傳似可彌縫形迹間打發過人與友與師可矣曾子却只就吾身不忠不信不習上點檢乃師友儕侶之所不及知而吾身獨知處也方叫做省吾身　爲人謀二句不可看得小了皆視人由己忠恕之事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則傳習亦傳習此忠恕耳大學絜矩慎獨盡在此章

道千乘章

開口便出千乘二字是喫緊處蓋因敬事以下都是經濟要領故先言此以振起之　國曰千乘國匪小也其間幾務幾何人民幾何經費幾

何徵發期會幾何殷繁紛藉道之似難爲力然而當幾只一箇無慢出令只一箇無欺經用只一箇有制使人只一箇有恩動衆只一箇行時千乘雖若彼其大哉而樞要可守無憂道之難矣況其小者乎　萬幾雖煩只一箇小心貫攝何所不理萬民雖衆只一箇真心肫肫何所不通　國家經用浩煩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未有窮奢以逞而可常繼者舉贏舉詘不可預期而要以樽節一念則有不得而易者我與人形體似隔而生機脉脉則無一息不相流通故雖時張時弛時寬時嚴而慈祥一念無不在也　國依民民依食農其食之所自出也非時而使民之財力兩殫則何以爲國是故有國者重之與敬信節愛等

弟子章

于𠋣榴花無結果 孩提無不知愛親稍長無不知敬兄此天性之所
獨鍾故首及之 弟子蕩佚之實未覩其精方攝機械之習未入其樸
方完謹信者勿蕩爾精澆爾樸而已 弟子渾渾沌沌町畦未立則胞
與宜宏純純常常蹊徑未落則堤塩宜豫 曰愛曰親當主用情說串
落講去汎字仁字俱重言愛欲其汎而親則不可汎也獨屬之仁而已
夫文也所以益神智登聪曠以造力行之端詎謂弟子可以少此學
哉然而蒙養之正必先葆其真敦其厚不失其赤子之心務令有文無
行即或文多於行又或文埒於行異日于弟鮮不爲浮華者流何也行
實事也文空言也空言掩其實事此習浸漬其中令人器識淺露性行
很蕩入於浮華而不自覺而迯稽玄覽之事反爲澆淳散樸之階矣必

也以其全力修行以其餘力學文乃爲知所先後哉 六書註云則字
有作然後用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類是也依此則重行爲是

賢賢易色章

爲務華絶根者發此真學問也蓋由平日戒欺求慊一真渾全一遇賢
親君友渾從真心中流出故其肫肫懇懇有如此者非臨時着意可到
懿德人我無二交相融液精與契情與投形若就意若朏有似移好
色之心爲好賢之心非必遠色貴德奪諸彼以與此也 人子非甚悖
德誰忍不致力於親然非孝思之篤則雖淬勵共職若有所靳而未盡
夫惟天性之真愛不能自已將罄一腔之心力悉効之父母猶以爲歉
矣雖欲不竭不可得也 人臣之於君出其身以事之易耳致其身以

事亦易耳茲則委之若棄不復自有非篤於忠貞不能自已者孰能之
非必術相御而面欺久相忘而背負即心口稍不相符未能傾情愫
吐肝膽非信也加一言字不可忽 曰竭曰致身直恁懇到而
朋友但曰有信有信止於不欺而已蓋朋友非君親比也親之情親或
不忍欺君之分尊或不敢欺朋友則情稍疎分相若其欺易矣易欺而
能不欺即此是懇到處非至誠或不能也 此章妙處正在雖曰未學
蓋謂學者稽古考文致知誠意無非求得其真心而止有如賢賢四句
真心得矣就使未學而能得真心便是學了何必爲學然後謂之爲學
哉本意要明真學故直以未學爲學乃極言心真之爲學也若認此人
決習爲學却板板失其本旨矣 弟子章必有餘力纔去學文此章未

學就叫做學皆極言學之尚實也

君子不重章

此章先說外面次從外面說入裏面次又從裏面說到遠人家之損改
自家之過處緣固之爲言如隆冬之閉藏更無一毫走洩工夫必須如
彼纔成得箇固字 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而心在腔子中如舟
在海中不問外面裏面人家自家但有關防不到水便漏入而舟不能
固矣惟學亦然如外面不重心學便自不固修容誠未可忽也而欲固
其學詎可僅僅修容還須裏面忠信爲主然使其於人家或有不類之
損其於自家或有迷復之咎則誹偷妄滋亦何以成忠信之主而固其
學乎必須在在省察處處克治期長年三老關防周四庶幾妄機盡杜

眞體全復然後能固其學耳

君子節　二則字相遠師意甚緊言純不重即不成亦即不固不但不威而已　固字要認得真其退藏若緘其靜翕若結乃心不妄動之象每見容止浮華體貌倘蕩之人神守飛揚精爽渫越寧有如緘如結之意乎

主忠信節　下箇主字其意何在正明其學之能固也夫人心有主處如中流砥柱誰能動搖可謂有主之非能固乎然惟眞實之人其神不渙其氣不浮確乎其不可拔屹乎其不可移可謂有主矣即可謂能固矣若彼作僞之徒其中游移不定如柳絮楊花隨風飛舞無主至此尚可謂能固其學哉　外之所發由衷而非粉飾忠也中之所存極誠而

毋浮薄信也

無友二節　此二句全要說得固學有味方是蓋吼近匪人非第爲名行玷也湛溺積習非第以有悔終也彼其自由自在殊無古人咬菜根之意將令神氣昏弛而妄念內滋妄念內滋則眞主外弛其能使學之不固不有甚於不重者哉

愼終章

語意謂欲厚民德只須躬行與孟子滕定公章同先要認如何是厚自見強求不得夫厚之爲言與偶慕之浮情乍萌之善念不同彼其敦篤肫懇必由自不容已之心積之而自不容已之心果可以文告驅之刑威督之否惟是終也而愼不以存沒二心遠也而追不以久近易慮我

自躬行厚德無意化民斯民觀感薰陶亦自敦篤肫懇雖欲不歸於厚而不可得矣以文告刑威爲哉全重終遠二字　愼終追遠自孝思肫篤中出厚也　厚不必專指愼終追遠只是仁心綿固淳風翔洽無刻薄寡恩之意便是

子禽章

此章見聖人感人之妙　重溫良恭儉讓五字　言夫子之聞政於諸邦素矣然使轍迹屢試而偶與有聞斯亦無足奇者乃今一有所至必有所聞在在皆然無一或爽此乃詫異之辭　當日子禽雖曾親炙夫子而膚郤寡識全然不知夫子如異聞爲恭之問毋私視之卑視之此章開口問求是其本意謂夫子必自輕賤也開與如陪客只是稱帶言

之所以子貢只承求字說去而與則置之不辨勿作兩項平說如云夫子栖栖皇皇其經紀人國之政甚亟將必曲意飲容求而得之恭以已仰人其重在人者與若與則以人仰已其重在已矣豈諸邦君臣中亦有輕身先於匹夫而不恥下問者乎　子貢本意原要說夫子非求却不明言非求而但說其諸異乎人之求是其語意婉轉善爲說辭處孟下以堯舜之道要湯正與此類　感人以心徵心以容溫良恭儉讓乃聖心之徵於容而爲人道之所好處似令人一見傾心樂於就問而國政皆以之得焉得與問亦須辨入於耳聞也而政自我聞如有所獲得也求字自以字上取與字自溫良恭儉讓上取人字與夫子字相犂應凡得之所以由人曰與由已曰求夫子得之所以由已雖謂之求亦可

乃其以不由已之曲意不由已之強顏而由已之溫良恭儉讓不拘而合不介而親則夫子的求與人的求自不可同日語矣　聖人在當時道高名重乃其氣象間和氣小心如此正是不爲已甚令人可親就處盛德之至故也若使圭角氣岸有峻節自大之意人將畏而不親疑而不與矣誰其樂告之哉　妙處全在一个異字乃難以名言之意

父在章

細玩章旨爲子之改父者發非爲人之觀子者發　眞孝子決不把父沒觀行放在心裏　父在二句串下不平只是引起下文正意全在三年二句　人子當父在時觀者獨觀其志耳未觀其行也觀其行在父沒時乎夫惟觀行在父沒則我以行觀子子以行自表或且取其父之道而驟改之是急於表已之行而忍於泯親之行非孝也必也三年之內無改於父之道此乃哀慕方深痛念罔極絕無以行自表之心乃可謂之孝爾何也人子之孝在心不在行也　道虛位也好歹都說得子曰三年無改云云又曰夫孝者善繼云云此皆人子孝思並行不悖顧時宜何如耳若果父行大害事亟蓋而愆可也宋之紹述不識此意以至禍國

禮之用章

此章爲何而發爲世人借口禮本自和而任情廢禮如拜上請纓以致不復可行者發也言禮之用於天下原自和而美美而由安有不可行者唯是知和而和在禮之外則亦不復可行矣如欲終古可行其唯和而有節哉　和美由行界限易淆須要字字明白大禮之爲體整齊嚴肅毫無假借然而當用之時卻與人心融洽無少乖忤和也如此則其道甘美不見苦難美也由是人心樂從不論事之小大無不率而循之由也即此是六通四闢無少滯礙處行也　開口從貴字說起以其似不足貴也何以似不足貴以三千三百至嚴至密有若束縛之桎梏之矯僞強世爲人心所本無故似不足貴也乃從古至今皆曰禮重如彼其爲貴者何蓋心之有與無到用時自見與刃之利與否到割時自見相似乃禮到用時卻與人心融洽無少乖忤則禮爲人心自有而非矯僞不情之物可知故足貴也　次節正從首節生歹處即從好處來知和即知上節其心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也知

而和專檢合情處奏去也夫情有從眞性中來者有從私意中來者若專檢合情處奏去則私意橫流溢於眞性之外便是不以禮節之了如此則非禮即非和非和即不美不美即不由雍閼滯礙安有六通四闢之象乎禮雖可行而亦不可行矣美由行三字俱屬禮禮者節也無節便非禮

信近章

連舉三項何也若曰世間何事不要謹始　信恭因三字極重始也厥終可復遠恥辱可宗全在此際　今人涉世每每失言失禮失人貽異日無窮之悔其故何也彼其約信致恭因人之初或人情不欲重違而曲徇其意或事勢不能直遂而暫倖其成而曰吾姑諾之下之汝之後

來遂如覆水難收耳若在信時恭時因時處終而謹其始則有始自然
有卒矣又安有異日之悔乎此等處惟脊骨堅強者能之如閔子之辭
費宰一事而三善備矣　如信近於義句若將信字略過而重講近義
卽失本旨須說其近於義也在信之時方振得起下句復字餘同　約
從心出令人憑而信之故謂約爲信信卽言可復之言信當於義若與
義相親比者近也使輕然諾苟訂盟後日行不得必且負諾責寒夙盟而
行不如其所言矣寧可復耶言而復才成个信字不復則其言爲誑而
非信矣　禮者恭之節恭之恰當處也耻自羞也辱則被人輕侮賤惡
自家有何光彩與榮相反　問亦字曰因不失親可因明矣然而可定
一時之交卽可定終身之交是不但可因而亦可宗也　一時相從是

依之也終身相從是靠他作主也宗也

君子食無求章

章末歸好學則前四句須字字說到學上方見親切如不求安飽乃其
心切切於學不暇他求也事卽學之事身體乎學之工夫也言卽學之
言口談乎學之義理也凡學中實做處皆謂之事如博學之審問之明
辨之篤行之是也敏愼不作兩項乃殫精畢力獨急乎學之實事而就
就守口不輕談學蓋事既多言自少如城高池自深也就而止卽止其
學之是與非也如斯之學天下鮮有惟君子積學之深得學之趣其中
津津饜饜不能自已夫然後不求安飽而惟敏愼就正之是求耳此而
謂之好學其誰曰不可哉

貧而無諂章

通章全重一个來字　全要拈未若二字而歸着在來字上其旨方明
夫貧而無諂可矣而子以爲未若樂富而無驕可矣而子以爲未若好
禮此雖告諸他人詎不領略其詞說曉暢其文義者乃子貢諷咏淇澳
一唱三歎獨有不啻若自其口出者何哉蓋未若之告之辭可得而聞
未若之告之意不可得而聞其在莫我知天何言之地耶子也告其所
可得而聞若歛往者之順然賜也知其所不可得而聞若知來者之逆
然不惟樂與好禮洞然于歸宿之中抑且切磋琢磨脫然于筌蹄之外
其見此未若之解超以越矣其得此未若之趣雋以永矣當是時子有
當乎賜故賜有當乎子以故相視莫逆而第曰始可與言詩也子不賜

之與而誰之與哉　貧而無諂何也吾安吾貧不以貧之故求人故人
皆有諂之心我獨無諂之心也富而無驕何也吾守吾富不以富之故
矜已故人皆有驕之心我獨無驕之心也然而無諂與無驕之心猶然
未之無也豈若我有真樂自快自足而自不待求並無諂之心而無之
乎又豈若我能好禮自撙自節而自不欲矜並無驕之心而無之乎此
節若曰心分本虛越無越好　人情巳仰人者諂人仰巳者驕諂者卑
巳而媚之也驕者恃巳而矜之也病根總因重貨貧易內歉故言樂富
易外恣故言好禮各有攸當　人心之生機原自活潑原自節度所患
妄機未淨無由自得之耳妄機既淨自與生機之活潑者相融液而樂
與生機之節度者相契合而好矣　他人一聞此未若彼將必更求增

益唯子貢聞未若之說頓悟此時此際只合損之又損于是乎蹶然若驚躍然若興而特引切磋琢磨之詩吟哦而贊嘆之其感深矣　其斯句是忽然醒悟的說話蓋第謂貧諂富驕皆人心難克之瑕類良為可切可琢今始知無諂無驕一人心未化之渣滓更自可磋可磨即磨礱之既毫無口不自警戒意者亦如斯耳子如不言賜且終為大迷詎識此詩之何謂哉　賜也對他人之固者而言始纔也言如賜纔可與言詩往來乃假借字面如前日後日然子貢從夫子言詮中趣悟精義便是告往知來其實來即在往中　子貢子夏俱因時悟入故皆許其可與言詩其實意不在詩嘉其可證大道也

不患章

只思病屬何人便知患在何處　人惟抱病在躬則醫憂深中其中而患從生焉彼人不知己己不知人此皆昏塞其生理沉痼其性靈者與抱病奚殊第人不己知乃人之昏塞人之沉痼人之病也人之病人自患之己何與焉若夫己之不知人則其所昏塞者己之生理矣所沉錮者己之性靈矣非人之病而己之病也己之病可謂非己之患乎一知人要看得細

為政篇

為政章

開口說為政以德人將不之信矣故取譬以解之不信何也政之所正眾矣矻矻有為且虞不我共也別德之冥冥默默端居其所者乃可以之而為耶子曰若不睹夫天之有辰耶眾星之共共于居所以此思政又何疑焉看來夫子只說一辰多少涵蓄有味若添隻語折解即索然矣作義正不須顯言為妙　何謂德真性自太虛來人主率其真性不以情識智故參之此中寂然靜凝然定適得那太虛本體故曰德　為政必以綱紀必以文章今但日以德然則綱紀文章皆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綱紀文章盡從真性中流出而不以情識智故參之則綱紀文章

皆德矣　眾星何以共也以居所也靜極則無不貫通無不聯屬也若辰化為星先自旋轉星必不共矣所謂惟天下之至靜能制天下之至動也

詩三百章

思者動之微而為所從出者也先王以詩垂教正要以詩人之思偏後人之思俾其感發懲創勿納于邪若曰過此而現於為即欲閑邪無及矣此詩之要也

道之以政章

此章論人主化民任法不如任道　語脈歸着處在無恥有恥恥心強他不得只須養　人主日亟其民而道且齊之無非格其非心而能格

必自有恥始顧從恥得格天者機也既曰天機豈能力迫第可徐養而
生之耳彼政刑之於以化民迫之脅之刼之持之全是以法強民如宋
人揠苗其苗必槁彼民免則有之恥何從生恥且無之矧格乎哉惟是
主上之德意與先王之禮教其道諄諄循循無些子操切意思以此漸
之磨之陶之鎔之久而良心漸復恥心自當內動爾行且格其非心矣
如良農培養其苗徐生寧復有苟免無恥之民哉故以君迫民者逆以
人治人者順　問法制禁令曰且如今之鄉約官府立下徵發斯會的
規矩使之共赴法制也禁則禁其不赴令則令其必赴所謂令行禁止
是也凡此皆政也　法家之言曰朝家憲令凜然眾庶所共稟謂一有
越志三尺輒隨其後以此督責孰敢不易其慮者詎知刼持之道嚴則

矯偽之情滋畏避之念重則羞惡之真隱未成其貞淑之行而先予以
頑頓之心矣異日即欲更始其道何繇不幾令終為敝民哉　何謂德
上自得其本心也本心自得豈故為道而設但斯民各有本心而吾自
得其本心能使民各動其本心若當先而引導之者是道民惟德之以
矣然而民之不齊民之情也本心雖動其間淺者深者厚者薄者詎能
使之較若畫一亦惟是民之本心自有其節因其節而制之節俾其損
之不得益之不得抗之不得貶之不得其稟之以為限各循之以為程
而已　格者心相通而非心自去不但革面而已正與免字相反

五十有五章

丘好學人也蓋童而習之不知老之將至矣乃其由來之漸則此生猶
歷歷可紀者蓋人之生也在十五為英發浸長之候故吾亦其志向上
期為大人以完生人之事此學之始事也自是而三十則壯盛矣故其
力能立屹乎有收攝之象焉自是而四十則堅定矣故真主澄徹莫我
眩惑蓋與氣俱堅定也五十始衰其氣內斂有復還太虛之漸矣故心
知與天命相通歸其根也六十則其氣益斂矣於時益斂益化遂併司
聽之耳與知命之心為一聲入心通耳與心莫逆焉迨今七十則斂之
極矣斂之極故亦化之極遂併此身全體渾與知命之心為一縱其心
之所欲此身所行無不中矩蓋不惟耳與心順而一身無不與心順矣
丘所為自少至老孜孜好學以完生人之事者如此厥初志學之本心
庶幾其不虛負哉愚談此章有一老人拊掌云我知之矣十五是十五

的事三十是三十的事其言殊豁人意　人生十五以後精神日日向
上志即是何上意思　心雖向上力弱則仆立者其力剛壯豎起不仆
也雖能豎起不仆而氣方盛長尚未凝然鎮定四十則氣不復長而定
心亦與之俱定不惑者定之象也所謂不動其心非入門之知也此耳
不發亦不斂五十則斂而斂元故心亦如之知命者還元之象也　天
命無時不在何獨五十知之曰天命之本體靜虛而已人生自十五而
三十而四十皆從靜虛中發越出一發而英銳故為志再發而壯盛故
為立三發而凝定故為不惑五十則發極而斂復歸於靜虛是復與天
命通也故為知命　耳如何內斂返其聰是也　行年七十則精神收
斂之極舉身之全體無不返還於太虛矣卒太虛中之生機而出之真

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寧徒勉强而後中矩哉

孟懿子章

此章要想夫子當面不即明說而借人傳語其故安在蓋三家僭禮久矣夫子每思轉移苦無機會至此懿子問孝僅出無違一語而無違何在未遽明言直俟樊遲之御述其說發其問而後以生事葬祭無違於禮告之一再更端展轉傳語以聆鄭重叮嚀之意庶幾瞿然驚憬然悟或可改於其德移忠爲孝焉耳此善誘之術也　有言必有所指無違云者果無違於親乎抑無違於禮乎夫子都不明言而第曰無違豈故模稜其說哉蓋懿子之親亦僭禮者也乃親之本心豈無天理之節則親與禮原不得分之爲兩且懿子初問時若即以無違禮告之是夫子

先把親與禮看成兩箇便少味了故只渾淪說箇無違以見循禮便是順親其言含蓄而有餘味懿子雖不能當下領略而徐俟他日更端再說且托人傳語尤足動其警惺豈不愈於合下說盡者哉況孝順德也問孝而告以無違又何問焉故謂夫子初告本望懿子再問而懿子不能始托樊遲以發之其說非也　一言不如兩言面談不如傳語　無違於禮即爲無違於親蓋因性而作儀即吾親之真性也與吾親之真性潛通斯真能無違者也豈不孝哉

孟武伯章

最是父母關心事　惟字吃緊言父母爲其子計何所不至然其他縱不如意差可自寬乃若其疾則思之心驚言之色慘不啻躬自罹之食

不能甘寢不能安恨不身自代之真有一息不能去心百端無可自解者人子即不自愛其如父母何哉以此思孝孝可知也　責介後生此憂原屬第一

子游問孝章

子游爲人高簡必有謂天性之親無所事禮祇爲真愛而不知尊敬者父母恩則天性分則嚴君古人所爲嚴問寢三朝之節致祇載齋慄之恍豈故爲文具哉彼其至敬內結自有所不容已也　是謂句自今字生人心不古子情衰薄往往有不顧父母之養者故一能顧養即稱孝焉　皆字承犬馬說言並犬馬亦在養中而上焉者無論矣　人子獸畜其親失匪細矣彼其初第謂庭闈真愛膝下承懽焉用文之亦思知

其爲莫大之惡難贖之愆乎此世俗所共恬習莫之加察者故其猛省亟改圖之勿汶汶焉而與俗同不敬句正應是謂句若曰曾是以爲孝乎

子夏問孝章

人心窄則少愉色子夏坐此　妙在出箇難字若只說孝要色養卻恐落在色取一邊夫子言難便是合內外之道　有深愛乃有和氣而愉色生焉註意極透徹　言難何也蓋謂色非有根心之深愛不能以明唯色可以爲孝也有事以下則舉兩件不必根心而能的不足爲孝所以深明唯色爲難唯色爲孝也只是借彼明此不是譏諷子夏止能服勞奉養　服穿衣也穿衣者著衣于身上今以父兄之事著在自家身

上如服其勞也

吾與回言章

此章見顏子之聰明與他人之聰明不同作文要識夫子本意尤要想夫子口氣近說雖不違故足發雖如愚故不愚蓋謂人如木雞則神知內完所謂虛而靈也此與夫子本意亦似相合但夫子當日口語始終是猜疑詫異之辭正不肯明白說出諸子言外自得如云要愚不愚之不可同日語也所從來矣愚是愚的面目到底英發與之言如斯省其私亦如斯皆可得而窺其際也若夫顏氏之子殆不可若此論者吾嘗與之言矣又嘗省其私矣當其與言等見此潛心傾聽竟無一語相違分明像箇愚人迨退而省其私則举吾終日與言之理一一發出無少

虧欠却又不是箇愚人其默者乎英發者乎吾不得而窺其際矣然則回之不愚其諸異乎人之不愚也與孟子舜居深山章語氣亦當如此

不違如愚乃平日深藏之象可見於受教時者略無意氣鋒穎矣

凡聰明材辨之士胸中自謂有智言自外入豈能全無牴牾乃回終日與言不為不多却只是默默領受絕無片語隻辭相牴牾處則回之聰明何在才辨何在不宛然如一愚人哉　省其私者亦謂進見之時莫窺其際故於此省其果與否也設辭也　亦足句語脈自上而來不遂如愚足以藏矣至是則足以藏者亦足以發是何專者之能直翕者之能闢耶非神異況寧復如終日與言之際耶　發如萬物發榮之發彼其靜專沉寂生機之停蓄者厚矣發生之本安所虧欠而不足　發在外以在中言其中所謂蓄却自儘勿宜泄以何所以說裏蓄機便是發者發終日所言之理也視聽言動無之非是也

視其章

專重察安一句者非如其說只當說察安一句矣玩全章脈理乃焉字與三所字相應　書旨在連用三个所字言人自可知也夫知人則哲從古難之何也蓋曰人藏其心茲無可知之之所云耳夫人亦何嘗無可知之所哉顯而出之有以之所焉潛而前之之有出之所焉密而藏之有安之所焉果能縣視其以之所又詳觀其出之所且深察其安之所其次第可按其窾條可尋凡可以藏心之所無復有不到者矣雖欲廋之將於何所乎廋之哉觀人觀心也而心術習於作為故視以亦不可廢

感形迹易飾故必觀由意氣易勵故又必察安安者人情悟適情願之處所謂人之本心　三所莫廋處亦難察論有日久徐盡其評者其品騭審也有一見全扶其真者其操鑑超也若論特達之目還是一見全決者多以這个句當大率得之天分與牙儈眼大而看錢相似

溫故章

吾人養心息理莫善于溫其實只是不疾不徐從容玩味久之成性存存而我心之靈機開焉靈機一開自然新新相生無有以啓門之門明誰能因之以其所不習受也如嚮誰能窮之以其所未聞以之為師不亦可乎　知新之後新新相生非為師之日但憑此所知之新也何也如在今日為新在來日又成故矣

君子不器章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字要認得真器者凝滯
不化之象如陶土爲甎不復還而爲土是也夫君子範圍儀象摶挽陰
陽豈其無用於天下者然特因而應之其先不設隨而付之其過不留
所謂大方無隅大象無形者也豈有纖毫不化之意凝滯於虛明之地
乎而何器之有　不器自是不落有的話註以用無不周解之似仍落
有矣
子貢問君子章
問此章論君子之行乎抑論君子之言乎曰論君子之言也問何以知
之曰玩一箇其字知之其言者君子的言也夫人誰無言但他人的言

往往言了纔行是以行從言也甚且言了不行行更不能從言矣若夫
君子的言却是先把合言的行了然後以言從行之後耳夫是之謂君
子之其言哉看來此章喫緊全在一箇其字見君子的言與他人的言
不同也　先行後言何以爲君子此最爲神覺之微也　其言之言字
有來頭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若曰勉旃在行先言何爲
君子周而章
君子能親厚人小人亦能親厚人惟是幾微間自不可同日語耳君子
之親厚也乃生機翩翩周流無間苟非自外于覆育誰不並受其生成
維培覆護用而天地之至仁長存縱彰癉並行而帝王之宏度自攜一
何恢恢大也豈其曲附之詭隨之存一阿比之意乎若小人之親厚似

無別於君子獨其媚世之萬端總是營私之一念或情有所暱而庇之
以爲歡或勢有所藉而援之以爲翼甚則厚集其交游廣樹其黨與哉
其要曲附詭隨人之與比而衷情暖昧襟度猥瑣去君子之周遠矣如
徒因其營營而濡亦能親厚遂與君子同類而共視之則市恩沽譽之
小人不將竊比於寬仁哉　周比非全在所與衆寡無私則廣有私則
狹顧心境何如
學而不思章
學者做成迹而循習之未嘗精研其理也罔思且冥冥昧昧如盲人之
視何由入之而得解乎是不思非獨莫釋其理併其學而無獲矣思者
憑臆見而想像之未嘗實歷其境也罔學且恍恍惚惚如夢中之覺何

由據之而居安乎是不學非獨莫習其事併其思而無益矣此其相須
有成一缺兩廢與魚必比目車不隻輪相似　考文學也習業亦學也
思書理思也思事理亦思也考文而不思則爲口耳之士習事而不思
則爲日用之民試與之叩其精微未有不茫然者　懸空思索其理雖
或有所窺測而恐其有所偏蔽若躬應然惟日覩乎訓典則有明徵身
親其行事則爲已有然後信而安之矣　罔須說不能與見所學殆須
說不能證明所思若只說罔說殆有何意味
攻乎章
春秋孤亂賊之黨　異端奇衺隱怪語不經見衆庶未必遽肯信向其
有害之祟之專心致志而攻之者大抵皆爲明所攻卑闇者望而趨之

於是二端揚鼓動而戕世誣民之禍始成不然則異端之能爲害非攻
者其誰屬焉　斯字如幾字看言有攻者然後爲害不攻未也深罪攻者
也　予有一説備黍異端雖似而非而意然行直亦將自附於道爲吾
儒者第可婉轉誘掖從容接引徐徐俟其自化彼或遷而終與吾道合
即不然未必顯而大與吾道角豈遂爲世道人心之害哉惟起忿之疾
之排之斥之若怨敵寇仇而攻之彼將堅持其説衆樹其黨力與吾道
爲難而害始成已程明道有云新法之害吾黨亦與有力焉則相激之
爲禍烈耳夫子與老子同時不聞與辨而適周問禮隱隱使知禮亟便
是不攻異端的樣子

由誨章

章旨若曰鑑自明瑩只須不着塵垢便了　首句何意以由錯認知之
故欲誨之也知之不知見心本自明爲知之爲不知只不欺其本心之
明而已知之句只是陪客本意全在不知何　心兮本虛虛則靈只厰
初學有不完之知者惟是人情好勝護短知者固自已爲知至於不知
輒惓惜掩閉不肯承認欲知其何由焉令惟知之云　知之即應首句
知之爲不知言不以爲知之也是知也乃即心而是不必他求之意此
際心境何等潔清何等空洞不惟適得乎知之之體亦且全消其不知
之根矣譬晴空雲斂皓月中天又安所不知而不謂之知哉　二爲字
皆是心下自認　子路以無不知爲知所以不肯自認不知夫子以知
不知爲知所以要他自認不知　偶思子路強不知以爲知非知今人

明知其不知而昧心欺人曰予既已知之也乃過勇之所使耳蓋其雄
心猛氣粗疎恰想無反取裁處正是好勇過我處

子張學章

章旨二多與二寡相應曰闕曰慎無非戒多求寡乃小心守約自求多
福之道以子張之學不患其不多而患其不寡也

首節　先須看破此節下節方有着落　君子之學謀道而已而子張
乃學干祿豈遂志温飽逐轄悦知世之至穀者流哉想其意廣才高馳
情飛瀚而欲藉榮祿以爲之階夫欲藉榮祿必倚聞譽欲倚聞譽必務
誇張方且辨博其辭説以覘言揚而不必於忠信侈大其施爲以希行
舉而不必於篤敬瑕類叢生登榮更寒豈惟無以謀道抑亦何以得祿

乎

多聞節　先從多聞見上説起亦不可忽古君子尊所聞行所知苟非
其聞見之所及誠不敢鑿空而言逞臆而行即令聞乎見乎聞見而多
乎詎可謂兼聽宏覽誰役我知而遂橫口高談恣意濶步乎聞見而多
乎外侮兼乎中將以干祿而或失之耳必也多聞見以爲言行資却不
逞聞見以爲言行累疑殆者闕之即不疑殆者亦慎之一意收斂不務
炫燿如是則聞見雖多尤悔自寡瑕類日消志行自浮即此寡尤悔中
而祿在矣何以干爲　闕慎與多字相照不特其多而肆也疑殆等分
屬言行互文也　言寡二句是見成話夫子從上文拈出兩寡字乃德
愈盛心愈下處非故畫地厲息不復志上乘也夫尤悔而曰寡特非刺

不至叢生愧悔稍從未滅云爾夫豈有崇宏之詞說張大之施爲或然
而止之爲言庶幾中律或且有揚之者此之爲行庶幾中度或且有舉
之者祿卽此中而在矣焉用營營逐逐從事于干爲也 毋驗仕路赫
赫皎皎之流日久毋敗露惟小心收斂無瑕疵者耐久

哀公問章

夫子此章與宰我戰栗之對皆勸哀公之斷而夫子之言公正可行宰
我之言決裂速禍此聖賢之分也二舉錯正應爲字 是時政在三家
國人憤惋一有所爲其下心非巷議公蓋患民之難服也而思以爲服
之此章乃攬權靖民之要僉思詩書直枉二字其意何在天下有道庶
人不議以朝家之政出于公不出于私也乃直者必爲公枉者必爲私

有舉直錯枉之爲則滿朝皆乃心於公之臣而政在公室矣政在公室
羣心凜凜亦其何不服之有有舉枉錯直之爲則滿朝皆各營其私之
臣而政在私門矣政在私門衆口嘖嘖煩興何服之有 民服不但在
爲之當否一君二民則服二君一民則不服 問是時當錯無如三家
恐急未易錯也曰公若先能舉直必舉孔子孔子擱柄到手机櫳從心
譬日出而露晞三家自無所容矣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非定公
也所以掣肘不能大行其道

季康問使民章

此章只味敬忠以勸四字可識書旨敬忠以勸自下之承上言之夫居
人之上咸願下之畏威愉誠且願其樂於畏威愉誠第人君所威於民
若財力在外之物或可驅率而強得之乃此三者都是根心的勾當吾
卽強之使敬而神自不攝吾卽強之使忠而意自不真吾卽強之使勸
而情自不樂不惟上不能強取諸民抑亦民不能強效之君真是莫可
奈何第可莊臨孝慈舉善勸不能隱隱動之而已 莊臨無不攝之神
卽子之自處于敬孝慈無不盡之心卽子之自處于忠 舉教二意不
平善者舉之動其欣慕意矣彼不能者誰不思等很未有路耳上又有
以教之則其率吾之敬以希吾之舉宜何如其踴躍鼓舞也荐拔誘掖
之典不有以助莊孝慈之所不及者哉 善卽敬忠者不能卽不能
敬忠者 曰舉曰教只是將進化誘聽其自趨如曰舉善而錯不能或
罰其不能却涉于使矣

或謂孔子章

定公召公之弟是時召公薨于乾侯定公不能討賊而受其推戴國非
其國矣孔子不仕意在斯乎下文孝友亦隱刺之也定公之忘昭不友
矣獨不念其所自出乎不孝故也故引書亦只以孝乎征之惟其孝故
孝親而及其親之所生友于兄弟焉串下重孝上夫子雖不明言不爲
政之故而其故隱然在言表矣 書云孝乎言書中曾言孝乎觀惟字
則友自孝生以孝爲主明矣施自內而施於外也施於有政言自己旣
以孝爲友因而以此教家使皆以孝爲友 問答關竅在一爲字何謂
爲居官而行事也或問奚不爲政將必居官而後行事是爲爲政矣乃
書云以孝爲友只是居家行事却曰施於有政可見居家行事亦是爲

政了子奚必以居官行事然後謂之爲政乎蓋有以爲爲之者亦有以不爲爲之者懸象魏陳䕺極樹風聲章物采此以爲爲之也父而父子而子兄而兄弟而弟此以不爲爲之也如必以爲爲政彼并辭何以稱焉　是亦句且據書論之奚其句方說或人論政太拘也　是字指孝友言四爲字一様都是說行政其指或　夫子口語只說家居亦自有政安見我之不爲政乎其意則曰以孝爲友此政不可行於國矣吾姑家脩之以待時耳

人而無信章

此章還是前虛後實前言不知其可且只說他不問何地何人無可行處大車三句方說所以不知其可蓋我自我人自人其間相維繫處全

憑我一點真心正如車自車牛馬自牛馬其間相維繫處全憑車有輗軏人而無信正如車無輗軏彼此判隔不相維繫雖欲行之則何以哉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大車三句不但譬其難行譬其無可行之具也須看箇以字

子張問章

此章只是理不可易一句　張謂中智所及不越耳目之所覩記無足奇者雖是自此十世則世風迭嬗世事日新其間變態之相沿莫可窮詰非有如神之知恐不能探賾索隱鉤深而致其遠也世有不可知之事殆是謂耶此是子張好高處夫子故以其顯易者諭之曰十世何不可知也夫知來固逆而數往則順試觀由夏以至於殷由殷以至於周千數百年之間世風世事之變亦已略備而未或不因其禮卽有損之益之之所不過在禮之文爲間於今皆可知也有如過此以往其或繼周其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自不待言卽有損之益之之所不過在禮之文爲間何論十世雖百世可知何必如神之知然後可知也禮者先王之道而非先王之所爲也天理自在人心先王特能因之耳萬古此天理萬古此人心綱常亘乎古今終無改易文物乘乎風氣小有變更以故殷不能革乎夏周不能革乎殷時損時益要不害其爲因也　損益與革字不同乃分數之加多加少稍稍差殊要無失其爲因也　言繼周何往者可知繼者不可知不知其繼視其往無不可知者矣

非其鬼章

非其鬼而祭誰不知是諂見義不爲誰不知是無勇若分條另說有何意味此因世人非其鬼而祭的必然見義不爲特明其故如此大意言非其鬼而祭之其心諂也彼其明見義而不爲乃謂心餒其勇氣故耳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二事原相須也

八佾篇

八佾章

彙論記八佾雍徹兩章其意何在記夫子言語之妙也夫祭失其政自大夫出甚且庭之舞家之堂公然用天子之禮樂至此等至不道也然而出來有漸莫可如何夫子第曰于心何忍于義何取極和婉都極剴切就令季氏聞之當亦心惻其非分縱在三家聞之想亦自訝其不倫難言而善言之微聖人之妙不及此 庭與八家相懸與三家之堂一般夫佾之八何佾季之庭何庭此庭而舞此佾何忍心至於此極也向使不舞于家之庭而舞于朝之廷則樂與地相習心與樂相安何忍之有 臣子恭順安節此自有之生機也如使一脉之内生機藹藹寧忍

恣行僭越自害其生機乎故夫子不說他大膽只說他狠心此洞見季氏病根也未有以仁存心而不以禮存心者 不重流弊若曰如此大逆乃忍為之耶其他犯義干名壞法亂紀又何言哉甚言其不忍也且如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豈重他人皆知禮耶須善看重一是字

雍徹章

此章見聖言善動人與懟直者不同夫雍王章也而自大夫出藉令他人忠告將明斥其僭竊第彼方習驕其非而此遂遂楔其意彼且曰此先王之成命下臣何敢重違先人之已事後裔姑屬輕變計有諱而思遁愈而彌堅耳乃夫子但曰相維云云其辭若淺若緩然令三家聞之却必捫心自訝解頤自嘲廢其悦而澤繹而悛乎此所謂談言微中忠告而善道者也 自成王以周公之故賜魯重祭世世沿而用之三家桓公之後也彼見國之祭祖而歌雍矣遂移而用之家祭都不思采蘋采藻以盛以湘之歌復於何所乎用之 雍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云云其他廣牡之薦繁祉之介無暇具論只如辟公天子歌此取何意義甚無謂也 駿奔裸將有辟公在故天子得以無言奏假令人莫窺其際有穆穆之容焉 歌此於天子之堂取其原有辟公天子也 取非取雍詩也言歌此雍詩於三家之堂安取義焉歌從戶中出義在堂上取

人而不仁章

章旨若曰人心既是死的還能令禮樂做活的否外內兩無干涉而終

日行且奏之謂之何哉此要季氏三家諸人心淡也 禮樂為我用須看到實際處方得 玄黃木竹金石未宜與人心初無關涉一旦厭之酬之聲之振之能令見者聞者融融玄黃金石都做了生動的物事是何禮樂之為我用若此哉則我心之肅肅融融者運乎其中也不仁之人天機滅其生機其精偷惰其神益乖自家先無肅肅融融的意思縱然行禮奏樂亦能令其為我感動人心仍如玄黃之未能金石之未宜而已禮樂豈為之用耶譬如手足皆為我用只為生機流貫如使痿痺不仁則漏之不覺掐之不起手足不為我用矣

林放章

夫子終不明言如何是本只說文太多不如文太少使林放自己思量

世間只此一件不宜明言明言便少味微而更顯是夫子善言本處
且以宫室一端言之人心無妄中涵種種生意有此身自思以宫室蔽
風雨此節無妄中生機也厥初文物草創茅茨土階雖甚荒陋却都從
這點生意中出來其後只要外面觀美遂窮極壯麗至爲峻宇雕墻全
不自當元生意中出矣當元生意本也以本而論與其峻宇雕墻寧茅
茨土階雖荒陋猶有本在乎

林放二節　本還是根本之本作始字看旨未明　禮爲文問禮之本
問一切文物當元何自而生也若曰即禮而觀則品節文章斕焉爲觀
於宇宙矣不知未有禮先何如　周禮在衆而夫子自少以知禮聞蓋
將藉文存質漸反皇初而無如風會之日流忠信之日薄何也禮云禮

云誰復問其何從生者林放何人而獨能問本此其見一何超而其意
一何遠也直究眞源獨尋元始蓋雖及門諸子貴和猶質之說起乎約
我之倫無復能出其範圍而天命聖學一言以貫之矣大矣哉

禮與其奢節　儉戚非本也然而眞意未漓本在其中矣　曰與其曰
寧非泛泛低昂就論本而權之也奢易有餘於文者也儉戚不足於文
者也如直爲觀美則儉戚似不若奢易矣惟以禮之本而論則奢易全
在文上致飾人心中一種敦龐淳固的意思幾於澌滅殆盡琱琢無餘
矣禮之所自生者安在本之則無矣儉戚雖不足於文哉然敦龐之氣
醞而不流淳固之意凝而未散禮之所以生者猶然在也豈若奢易之
無本者哉子第由儉戚而求之本可知也　禮而曰本從來有禮前論

也當日夫子尸晛未把本字明明說出然其意已躍如矣蓋太素無文
與無聲無臭同體者是已　此章與奢寧儉與不孫寧固不同本以寧
較擇害莫如輕也此以本較求本莫如近也

夷狄章

喫緊在夷狄二字夫夷狄僻在四裔上國不齒然而質多文少椎陋自
朴以故部落酋類凛凛戴明王雖謹尊君之眞意猶有存者豈如堂堂
諸夏爲綱常名教之所自出無如繁文日勝本質日微尊君之眞意幾
於澌滅無餘以致僭亂悖逆者相比踵相接也可勝嘆哉此書猶破此
意方知意謂多文不如少文與上章與奢寧儉與易寧戚之意同所爲
類把之者也不然而夫子一場說話只說箇諸夏無君出夷狄下抑夏

進夷其說亦似無謂矣

季氏旅於章

此章夫子問曰說女弗能救而未言此以何說救也曾謂何便是救之
之說不但譏其旅之從然蓋爲臣柄國莫可誰何僭竊不謂人非惟以
爲神所吐棄之尚其懼而自止乎　旅泰山又比八佾雍徹不同彼猶
曰三桓桓公後也得以此祭先公而三桓效之曰是先公所習者云耳
乃今祭癸父奴玉帛使魯之人疑於主爭　甫行無上之事罪在不赦矣
故曰救急辭也若爲季氏諱也　非謂一進言便是能救言女爲臣主
之交討彼已之甚果能止令茲之旅俾不陷於僭竊之罪乎　亂臣衛
行而就列者咨容衛縣莫之匡救與禮滅名分裂矣夫子所謂嗚然嘆

息而不能平也。泰山無不如林放之理，則不能救其旅泰山者，真不如林放矣。夫子曾謂一語，蓋猶激之使救也。 非其鬼而祭之，謟耳。今也不享，則何益矣。 泰山享之如何？是不如林放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季氏忍於無君，仁心滅矣。縱祝史有辭，籩豆有踐，豈從吾性生意流出，爲有所謂禮之本乎？此而享之，是不知禮之本也，豈非不如林放，而泰山之爲靈昭昭也？從來有說他不如林放者乎？ 看來魯之久存，全是夫子陰扶之力。其令二臣任季氏不深非之，亦自有妙用。不然，則三家之爲陳恒六卿，魯之爲齊晉久矣。

君子無所爭章

極言君子無爭也。夫君子溫溫雅度，抑抑小心，居常只是箇克讓，絕無爭的去處。何其他如爭利、爭名、爭功、爭能，粗糙不雅的爭，君子無之宜也。至如射之爲爭，特於觀德之場，有祈爵之心，其爲爭甚微極細，與爭名爭利爭功爭能者不同。必欲求君子有爭之所，意在斯乎？然又始終揖讓，絕無急於逞長、忿於見短的意思，爭的却自君子，似爭而實無爭者也。蓋君子德性極粹，客氣盡融，故謙光流溢，幾微無間如此。至是而君子之無所爭決矣。 首句不宜痴講起次句也。射正是一箇爭之所，與上所字相應。 人皆知所字喫緊，見君子全然是讓，却不知所字正自君子字來，與菩薩十分慈悲相似。所以章末仍用君子字贊之，與此君子字相應。若曰微君子其孰能之。 揖讓而升二句，若只說君子衣射時始終克讓，便欠親切，須說融融揖遜，不與一半日，即此祈爵角勝之

場，仍是推賢讓能之意。此乃人而君子，其中渾是和氣，所以有爭之所，而其爲君子者自在，君子真無所爭哉。 見周禎曰：揖便是讓，余爲解順。 下而飲，謂射畢勝負雖分，先揖而同下，直俟衆耦下畢，却纔更揖而升飲。勝者不驕，負者不忿，多少雍容。 末句君子字仍以人言，不以事言，言併他這些兒爭處，依然是个君子。

巧笑章

若說素上加絢，有何可疑？子夏所疑在倩以字。以，如用米做飯，用布做衣。素無文，絢有文，作絢如何反用素乎？夫子說繪事爲絢也，而在素後，是絢自素生也，故曰素以爲絢。子夏因此頓悟世間一切禮文，絢事之類也。既曰繪事後素，然則禮之先亦有如素者存，而禮生其後，有文以無文爲之，亦如素以爲絢耶？看來此章機括全從以字上撥動。 請問兩儀萬有從何而生，方知子夏此際忽然大覺，所以深當乎聖心。 全章以素字爲主，當與林放章參看。

巧笑二節 明眸皓齒，有此天然美質，乃宜於靚粧，適於色澤，如以素爲絢者然此也。 爲絢者必用青黃紅紫六類，以素爲之，何以成絢？所以疑而問之。 不曰絢後素，而曰繪事後素，此夫子發得爲字分曉處。世第見良工圖畫而五色成文，則曰爲絢必以繪耳，曾不思爲之所以惟居先者是藉。令爲絢而果以繪，則繪宜先之矣。乃未有其繪，先有其素，既有其素，後有其繪，是爲繪之事在素不在繪，爲絢豈不以素哉。

末節 禮後句要得忽然省悟口氣。 世人信目而舉目見禮，遂謂禮

居其先顧兹以繪事後素之說推之意者禮居其後邪　今人毎接恭敬幣之未將以解禮後直訓誠敬居禮之先非也若子夏所悟止此何至如彼嘆賞味上文素字則居禮之先者乃空洞無物之心也夫空洞無物之中有生機焉生機肫肫故曰誠生機肅肅故曰敬由是發而爲禮即誠敬之成象者耳此悟即有識無益已窺見本始渾契玄初從此進步直可由尚絅而通天載林放問禮之本意亦如此　起予何嘆美子夏非但美其論詩知禮蓋夫子雅意尊素而說繪事後素時不曾思量到此得商緩觸發出來仍與林放章大哉問之旨同　起予二句串下起予如何却可與言詩詩教大抵意在言表非斤斤文辭間者商之起予正以詩辭之外頓悟禮後是言表得意故可與言詩彼文害辭辭

害意者能乎哉　賜之知來議論所不及而超悟其旨也商之起予心思所不到而先觸其意也

夏禮章

言非尋常閒談蓋將撫二代之禮成一家之言令與周禮並傳來世而夫史必闕文自郭公夏五猶然慎之矧敢垂無徵不信之文啓蹉聽鑿空之賓乎此乃夫子未遂的心事以故翻來覆去悲傷嘆息其本意則在反忠質救文勝已彫已琢復還其樸易曰白賁无咎上得志是也不然往事已矣空自殷殷何爲　昔我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蓋周之文原從夏之忠殷之質華者耐之實者主之三禮缺一不可則夏禮殷禮不當與周禮並傳哉然禮之傳也將必言之者能徵之者足焉何者諸家

共明乎國憲而後其禮可傳後裔獨守其家乘而後其傳可信也孰意夏禮吾能言之是故之杞徵之而杞且不之足矣殷禮吾能言之是故之宋徵之而宋又不之足矣彼其掌故失職典籍淪亡而左史右史之多缺作人寡術英哲凋落而識大識小之罕存是杞不足徵宋不足徵其故惟文獻不足徵耳藉令文獻而足乎則吾能言之又能徵之自將以徵實言以言傳禮令後世議禮之主識禮之家有所取法有所攷信以彰禹湯之徽美以存忠質之風流與周禮並垂無窮也又何忍能言不庶坐視古道之淪亡哉此乃自明不言二代之禮之意後世有周禮無夏禮殷禮　能徵與二能言能字應言我能言又能徵也聖人毎日無能此却自言能者三想慕之殷不嫌自見也

禘自既灌章

妙在灌字灌降神也魯禘非禮神必不享神既不享則禘皆虛具矣有何意思而觀之　夫我魯之五年而禘也詎不謂先王先公寔式臨之言殆乎神之格思也哉然此自其未灌之時言耳乃若既灌以後果能妥文考之靈乎果能康姬公之心乎如其弗安弗康何以來格來享此如主人開宴佳賓不至而空自趨蹌乎其下獻酬乎其間何爲者也吾何欲觀之有　不敬之罪尚可言也無王之罪不可言也姑言其可言者而已而周公其爽之悲有隱然於不言之表者　何謂始祖第一有廟者是

或問禘章

論天家說不得小話故論禘便及天下乃分內地步自宜到此 問禘之說與泛問祭義者不同蓋自古人子享親心雖無窮分則有限故皆祭其所立之廟而止即天子無敢過焉獨禘祭始祖自出推其未有廟者特典也故或疑而問焉其說蓋以祭不上有廟誠為定分而既有天下矣即特異群下少伸焉不獲已之報可也不王不禘是也第魯禘不經不欲顯言故托為不知而云知其云云然味其語意自見禘與天下相通隱然不王不禘之意乎雖謂即禘之說可矣 當日夫子口語只是極言禘義難言以祭通神明理本淵深而淵深尤莫如禘祭及始祖并及始祖之所自出是仁孝誠敬之極潛通於遼遠曠邈之極其意到此何物不格天下可運之掌矣苟不固仁孝誠敬之極者其孰能知之而

且何足以知之也乃本意却歸着在於天下三字上以此祭本為有天下而起故不曰於家於國而曰於天下若曰還而通於所有之天下云爾

祭如在章

三如字俱就聖心說如在極言之也如不祭亦極言之也欲知夫子與祭的心只看他不與祭的心不與祭而自歉之極至與不祭相如則與祭必自致之極與見在相如矣

首節　如在如神在要發出極言之意一則思慕之極與如眼裏活見一則凜肅之極真如神之格思其誠一至於此　問聖人承祭神果在乎曰神也者靈妙而不測者也不可謂在不可謂不在不可謂在心不可謂在廟如在而已矣但此章如在却只論聖心非論神之有無與去住也一祭神何二神字亦有意祭先一氣相屬如在猶易若外神似有間矣而夫子亦如神在

吾不與祭節　就心上說註中缺然得之　籩豆有存祝史有辭祀事亦既舉矣而以為如未嘗祭則與祭之時有不致如在之誠者乎

媚奧章

賈招權市重視君如奧是蔑君也蔑君即蔑天是則罪之大者夫子心裏若曰皇矣上帝明威有赫我則畏其獲罪而若獨不畏耶賈有人心當必凜凜此夫子心裏話也乃夫子當日口頭則賈說神我亦說神據理評論若不驗其意旨又不明指因何獲罪辭氣多少渾融動其惕息而又不攖其忿怒非聖人其孰能之要知賈諷夫子夫子遜而諷賈其意皆在言表

首節　諷也不是疑問　凡曰與寧皆不得已而權取之辭若威權在我無所事媚則大善矣必不得已而有媚也則與其於奧寧於竈乎　奧無正神只是虛位正是君無威靈之比　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以盡求神之道　戶竈中霤門行

不然節　出其意表若不論其意者而足以陰折權奸之邪心媚不欲出諸其口而以禱字易之　天擇媚於奧竈之間蓋謂以位則奧為上以權則竈為上也我想天則無上矣即奧竈能私禍福其上猶有天也猶有禱之所也苟存心制行不可與天知對天鑒作孽逆戾自干天誅

則以位以權寧有出天之上者誰復爲禱之所乎。夫天無之非是舉念而即存者也。舉一蔑君附勢謟節行私之念即已重戾乎天而罪無所逃矣。此固聖人陰折奸雄乃其平日欽崇天命寔式如此。故曰丘之禱久矣。

周監章

此章重二代。言周文自二代忠質中出。故有本而盛也。譬如草木之蕃。自元氣中流出。自然千紅萬紫深齊明盛。若周末之文浸失二代之意。雖則粉飾鋪張至於不可復加。而索然無光的然日亡。與剪彩之華一般。斯亦不足觀也已。

入太廟章

或人以事爲禮。聖人以問爲禮。即此每事問處。便是禮。而以爲不知禮。禮之真不幾聯乎。聖人不恤已之見誚。而恐禮之不明。故曰是禮也。只此三字。極分曉。又極涵蓄。真聖人之言也。　須認箇是字。言禮即此而是。不必他求也。如云若人以每事問爲不知禮。亦思禮之何者爲是乎。　夫禮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而何以問也。恐其有慾於禮也。敬也。何以每事問也。恐其稍慾於禮也。毋不敬也。然則不必求禮於事。不必求禮於知。苟求其禮。即此每事問而是矣。丘也空空無有。誠不敢強附於知。而便便唯謹。亦豈敢自外於禮乎。　湛甘泉曰。禮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入廟問禮。問也以敬也。禮樂名物。夫子雖皆學之。至是乃驗其實也。　夫子之問本是以廟中行事差錯。若如時說專要明魯祭之非。則古之問禁問俗。皆欲以其非形。且所問知爲何人。何益於事。而數數爲黷矣。

射不主皮章

叔世相陵相軋搆鬬無有已時。皆以恃力之故。故借論射以風之。分明是抑力之意。　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此蓋爲力不同科。故不主皮也。而此不主皮之道廢。故雕細。乃隆古之世德讓相先。不欲令有力之人因主皮討便益。長暴戾恣睢之氣。啓其陵爭奪之風。真古之道也。　主專主也。不主皮者貫革也。能不貫革也。能射之高下。不係於此也。鄉射本習禮容。故不主皮。若講武則發此小貌。礙此大兕矣。　夫爲力不同科之故。而射不主皮。若曰是赳赳役役者。曾何足道。而令其以穿

札之長。哉然雄視其儕伍。胡可令衆庶見也。　爲力句只輕輕解明禮文本意。全重古之道一句。此聖人挽世之法。

告朔章

朔周朔也。萬國奉周之正朔。而其事而告廟。以尊周也。東遷之後。天下莫能宗周。而僅稟其正朔。今又併告朔之羊去之。將不復知有周矣。夫子愛禮存羊。正春秋大一統之意。不可以尊親平對。　或人以事爲禮。夫子以問爲禮。子貢以羊爲羊。夫子以羊爲禮。二章機軸相似。都緣所見不同。

子貢欲去節　重朔故藏之廟。因以羊告廟行之。重朔故也。子貢非不知告朔之禮爲重。而欲去此餼羊。蓋直以羊視羊故耳。　朔之告也其

下風備其物其上躬蒞其事蓋上下相須以成此禮也文公始不視朔
禮幾廢矣而有司猶供此羊其幾廢而猶不盡廢乎　欲去之意云何
若曰事不虛飾物不虛糜此羊之設本以告朔朔不告矣此羊將焉用
之
賜也節　妙在其羊其禮爲羊計則冗費也當去也爲禮計則大典也
不可去也子貢認羊爲羊故愛之而欲去夫子認羊爲禮故愛之而不
欲去夫子提醒子貢全在一禮字　夫朔之有告所以尊王尊祖甚大
禮也當在視朔時而告朔之禮所以將而行之者惟羊不視朔時而告
朔之禮所以寄而存之者亦惟羊此言羊便是禮吾何愛一羊而令尊
尊親親之典終古湮滅耶

事君盡禮章
夫子當日事君如鄉黨篇所載恭謹極矣即拜下一節人皆拜上已獨
下安得不以爲諂乃夫子本意只要禮內不減分毫故爲剖白如此非
解嘲欲明禮也　禮者節也不惟毫不得加少抑亦毫不得加多當事
君子所爲翼翼夔夔若彼者凡求禮以內發微無憾周折悉中倘或毫
有加少已爾而質之人言未爲盡乎見爲意在媚君而加多於禮之外
蓋局內之履事者一見而局外之持議者又一見也而要非翼翼之本
心夔夔之初意其如此禮何哉　以字頂盡禮而言言把盡禮說做諂
也
定公章
作泰交說　比章機括全在事使二字與單問君臣之道何如者不同
曰君使臣必其君之心有以通於臣也曰臣事君必其臣之心有以通
於君也然君之不通於臣以其負位而上亢臣之不通於君以其懷私
而下欺禮則不亢忠則非欺訴合喜起有如一人泰和在宇宙矣　或
疑是時魯之君臣下陵上替而聖言止於如此將無藥不對症乎曰非
也夫禮体統森嚴自然上不下替夫忠悃款肫切自然下不上陵但聖
言渾然不露其理自無不包耳晏子論齊陳氏曰惟禮可以已之亦
此意也若如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將必假之以威刑矣國之禍耶何日
之有
關雎章

蓋言詩首關雎之意　先王之有詩教何也蓋詩與尋常之說辭不同
彼其咏歎之咨嗟之一唱而三嘆之故三百篇中大抵自人情之動而
作也第情自性出而其流每不歸於性惟若關雎之詩其欣喜懽愛至
於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其悲傷惱悶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其情之
樂與哀何如而其樂其哀無非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謂好是懿德
情歸其性者也夫情歸其性是先王以詩教天下之本意也然則詩之
首關雎也豈無以哉　妃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而淑女幽閑加
關雎之摯而有別可以配至尊奉宗廟理萬物與君子之好逑也則其
樂不得不盛哀不得不深深於情哉而歸乎性非溱洧濮陂諸詩比也
哀公問社章

宰我夫子皆爲魯惜但宰我不善爲耳宰我蓋見哀公柔懦政在多門欲其任殺伐以張國威所以借論社而諷之不知大阿不在其手而驟動聲色禍不旋踵矣夫子蓋爲魯懼故云云

問社節 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 問社問立社之本意也以松以栢本意寄於此木非止言其樹此木也 夏后三句只言其所樹之木歸着全在使民戰栗句 宰我謂古之立社者皆假木而寓其意如夏以松殷以栢彼固各有深意至我周人用栗蓋曰栗有戰栗之意樹栗於社使民望栗而戰栗耳周家所以肅羣下振威靈之意此亦可想計夏殷之松耶栢耶抑亦不相遠也 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右陰主殺 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亳社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亾國之戒

成事節 說者事已成而評說遂事尚冀其止故諫咎則已往而追咎之各有攸當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威權之去已成往事驟而收之其有及乎而何用喋喋追咎也且恐復有乾侯之事矣但夫子詞意渾涵不露耳 曰君使臣以禮意深哉 予之聞之也將以予之言爲非耶而發憤出於公正是亦患不均患不和之心將以予之言爲是耶而威權難於驟收不無小貞吉大貞凶之慮故但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若曰事之成而遂者且不可諫說事既往矣又何咎焉味其語意蓋亦悲傷嘆息謂事至今日莫可如何耳不然哀公履霜之問夫子亦甞謂其可殺而獨曰於予與何誅耶

管仲章

器小言其心量狹隘無恢恢博大之意儉在器小前一步意夫子因其器小言仲惟明習節文故不清約有制而以爲器小也知禮在不儉前一步言仲惟明習節文故不肯不足於數而爲不儉也俱在好處回互第一解曰儉者奢之反既奢矣又何儉焉第二解曰禮者節也所以裒多益寡而適於中也如其知禮誠不肯不足於數而失之嗇矣亦豈敢有餘於數而失之僭乎看後二節可見管仲心量窄小不能容受以故伯圖既成不勝盈滿而奢僭至於此極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

器小節 仲之器小蓋以方寸之中多欲充塞失其空洞弘大之体一朝佐成霸業自謂勳名蓋世從古人臣未有雖窮奢欲擬侯王何不可

者蓋中無容受處故滿而溢也

或曰節 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然則管仲節 然則管仲知禮乎此問本據三歸不攝之爲得儉論之夫子却以樹塞反坫明之蓋此一管氏之心耳當在樹塞反坫時既非謹持而知禮及在三歸不攝時乃獨謹持而知禮耶 大夫之門垂簾而已大夫之好執爵而已 樹塞門者豈能黼黻之氣象不可褻示乎

人奔走對越之臣民不敢輕犯其威所以正體統昭嚴尊也　夫既爲邦君則其好爲兩君之好矣好而出於兩君彼皆南面辟公中朝屏翰而令獻酬之際樽俎之前揚觶無措康爵無階何以辯等威於臣庶肅觀望於下僚乎

子語魯太師章

主意全在可知二字聲律之學自古難之況古樂殘缺之後乎然亦未始不可知也如下文翕如云云此皆人心自有之節奏曠世如新者也豈其終不可知乎師但依此意以諧聲古樂可漸復矣　其者揣度之辭樂理難知而將言可知故以揣度之辭引之始以樂之初言從以樂之中言成以樂之終言　翕則難純純則難皦皦則難繹　翕如皦繹要就易知處說皆天然節奏人心所同有之　翕若解作並奏齊鳴從之更說倚其翕當作翕聚之翕言始作時有如涵蓄不盡者未從也迨其從之則云云蓋雅樂優柔順成其來有漸自合如此　純調叶也純字自從字來始作聲希欲其調叶易耳迨從之則六律並奏八音齊鳴則清濁高下之間或有牴牾參錯之處調叶不亦難乎茲且六律如一律八音如一音從者自從而純者自純也　純者雜之反　條理各正脈絡分明　始終相生周旋無端　以成者以翕如等成之也登歌闋矣衆閒周矣

儀封人章

此章乃封人獨高千古之見真爲夫子知己非荷狂諸人所可同者竟

內無道之道字自夫子有道而來夫子有道而天下無道也須以道字作主儀有封人蓋亦有道而隱者想其夙聞夫子之道傾慕獨殷其于天喪夫子之心自有獨得其深者以故慇懃請見若弗克見而曰君子之至於斯云云　從者之患正是未識天心故以木鐸之說覺之木鐸自之字來天生夫子爲斯道宗而天下無道之久漸染深矣蔽錮極矣必須周流轍環如木鐸之徇多方家與之喻戶與之曉人人化誨在在提撕大道揚于中天乃可酬之來世無窮極也寧將如羲農而下爲黃鍾爲大呂置之堂皇之上而止哉然後知天喪夫子而道不喪世世不喪道正天使夫子大無喪處不獨抱關隱逸之倫而知道知聖知天獨爲夫子知己有如斯也看來儀之封人無論寥寥當世即隱淪中無此人即洙泗中無此人向微若人誰識春秋之有素王哉

子謂韶章

古者聖王天下既治和氣充溢乃作樂以宣其和夫樂者和而已矣　書旨在此章只須細思韶武二字則盡美之同盡善之異皆可想矣　又求二字微有低昂而歸着到武未盡善上以見君臣分據征誅事重即順天如武應人如武斷不得已如武而商周之間竟不與唐虞之際共遊于太和元氣之中也其所以尊皇極右文德扶世教正人心之旨微矣寧徒慶重華之遭悲我武之窮慕禪授之雍容咨嗟殘[illegible]踵厲軒輊兩朝之制作已耶　舜樂何以名韶堯之天下大治舜[illegible]而又治也武王之[illegible]以名武紂之天下大亂武[illegible]其亂而[illegible]治也夫惟

紹堯之治哉武之亂則太和在虞周宇宙間都是一樣故以此宣洩於聲容間兩盡其美也然惟其紹堯之治則以和繼和渾是和氣故其聲容中意思亦渾是和氣惟其戡紂之亂則必去其不和而後歸於和和微有未洽故其聲容中意思未免發揚蹈厲和氣亦微有未洽矣安得兩盡其善乎

居上章

章旨若曰無本之文與無何殊即中庸不誠無物孟子惡知非有之意而喫緊全在箇以字何以乎寬敬哀是也如居上之有條教號令也為禮之有揖讓獻酬也臨喪之有哭踊衰麻也非世之所謂有而可觀者耶而究所從來必自心之寬敬哀始則寬敬為所以致精令居上而不

寬乎為禮而不敬乎臨喪而不哀乎雖衆有悉具而吾必謂之若無既曰無之矣又觀之雖欲觀之其如無以何哉　寬字要認得真非故拓之使大也乃人心蕩蕩自然恢弘溫舒可以並生並育無那狹隘迫促的意思譬陽氣潛萌自然處處皆春

里仁篇

里仁章

夫子本意謂居能移習相遠夫里而曰仁其里出入守望相愛相親德業規勸相砌相育皆其人而和氣雖雖入其室而淳風皞皞此鄉之仁可化而為此心之仁故為美也　擇不二句要回頭看不要脫腳看夫智者無他知里之美處即智也茲惟里仁為美而擇里却不處仁是不知里仁為美也焉得智看來擇不二句本意不在不處仁者之非智只要令人知里仁為美耳

不仁者章

仁者知者二者字與章首不仁者一者正相應章旨若曰惟仁知者能

處約能處樂與下章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一般以約樂乘乎遇好惡發乎情只有仁能做主故也　不仁者初約或礪名節初樂或循禮度第謂之不仁將必以私欲為中心之願而安之利之矣人情誰肯舍其心之所安所利而斤斤拘拘常礪其名節常循其禮度者是故初約或礪名節久處之則以約之不遂其私欲也必至喪檢而求矣初樂或循禮度長處之則以樂之得遂其私欲也必至恣意而甚矣無一可者也夫仁者之安安乎仁矣知者之利利乎仁矣仁者無私欲之謂也既以無私欲為安利矣又安有喪檢恣意之府久約長樂何之而不可哉人心無欲多少清泰閒適何安如之知者知其安而欣慕之如有所利之者然　安利二字自久長來人情惟心所安利乃能長久而處之未

二句若曰斯其可與久約長樂者乎

惟仁者章

此章人只知重仁字却不知夫子正是鄭重好惡不許別人與能之意

人情知有好惡與喫飯着衣一般故自好惡人者而言將必人人自負其能自論好惡人者而言亦謂人人皆與其能却不知吾人之形色只是塊然空質而胡以能好胡以能惡詎非以中有生機在耶人而不仁則生機若稿若滅若枯若亾彼好惡之情何從而出卽或有所親厚有所增棄乎不過游氣紛擾各情沸騰要非生機中物也吾亦不謂之好惡矣　生人能好惡死人不能好惡

苟志章

全重箇志字卽匹夫不可奪之志　仁心偶動似亦能遏惡者然而不名曰志也果能志於仁乎彼其中勃焉廸發卽爲人亦所必往確焉堅決雖百折莫之能廻當斯際也其中消明棟攡邪妄自無容處如大明中天魍魎退匿寧復有作惡之理哉此是聖人去惡的妙訣當與果能此道節參玩

富與貴章

章旨若曰惟仁者能審富貴安貧賤仍與不仁章一般　自里仁至此五章俱說仁之美處其下我未見章乃嘆人之莫肯用力于仁而虛負其美也還是類記的說話　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乎乃富貴纔不以道卽不知處貧賤亦不以道却不知去少與富貴作緣多與貧賤爲構恰

似惡富貴欲貧賤者君子哉若人一何度越恒情至於此極也此豈盡性抑情力持於富貴貧賤之交哉乃富貴貧賤之先其中有前定者仁是也仁則一腔活潑無之而非樂地富貴不見其可欲貧賤不見其可惡故能不處不去焉耳藉令君子而去仁乎中無真樂待外而足亦將營營苟苟追逐世人之欲惡耳安所異於人而獨以君子成名也然而天下豈有去仁之君子哉君子蓋無終食之間違仁焉何也凡取彼附此推此就彼始離嚮合其終必違舟者二故也君子節情養性眞積者久惟時卽心卽仁無復彼此亦既與仁爲一矣故無論終古一息終身一日卽求其違於終食之間而亦不可得者何論造次何論顛沛而皆必於是矣造次必於是則造次不能使之亂顛沛必於是則顛沛不能

使之傷彼富貴貧賤之際閑暇自若非造次顛沛比也乃能使之處且去哉　不處不去不是着意砥礪其先有終食不違仁在也終食不違亦非着意把持其中原與仁爲一也看來此章通是見成的說話未及工夫工夫其在愼獨如顏之四勿曾之三省乎　首節全要發出夐絕恒情方振起次節惡乎字

富與貴節　細玩不可兩平血脈在兩不以其道相照富貴人所欲也欲則處之意多矣貧賤人所惡也惡則去之意多矣乃此亦不以道得也而不處彼亦不以道得也而不去不義之榮利却之如將浼無妄之阨窮安之如固有不謂非道之富貴不處而非道之貧賤亦不處也何其度越尋常一至於此乎　如彌子以衛卿求主此富貴不以道也孔

子可受乎乃聖德卒老於行此貧賤不以道也孔子弗之辭矣　二得未是已得言設若得不以道也若已得是處之矣

君子去仁節　上文兩人字起此節君子字若曰其趨出人情若此名爲君子不虛耳乃君子之所以趨出人情則以心與仁一不見富貴之可欲貧賤之可惡故也仁在前一步乃不處不去之本　惡乎二字言無可成名處　去仁便不成名正見君子必不去仁承上起下也

君子無終食節　仁猶脈也一夕而絕何以生如使終食之間違仁則此間以前之生機孰爲續之此間以後之生機孰爲引之此處着力不得着意不得纔着意着力即遠矣只是純純常常渾一生機念頭絕不涉安而已　造次二句正是回顧首節非但足無終食句　詩云風來

安得水無波造次顛沛何以能必於是曰生機凝則神定神定者怡而若閒生機盛則氣充氣充者危而若安　問造次顛沛必於是之實際曰錯愕自失者非仁即矯情鎮物者亦非仁惶怖偷生者非仁即意氣有加意亦非仁念念如其生機與居恒無異而已

我未見章

此章妙在三未見乃聖言之婉轉動人處愚意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一斷其下反覆言其所以未見好仁者至其身先言好仁者惡不仁者之難有能節却言好仁者惡不仁者之易蓋有句再疑其難未句終論其易不專言易亦不專言難婉婉轉轉反覆到底不敢質言令人自思自忖而動其自力之心聖言之妙也　自中心安仁天下一人則專言仁之易者非而仁遠乎哉欲之斯至則專言仁之難者又非惟是嘆其難而不自力天下將無仁人矣夫子幾幸見之而婉辭以動之曰人心有仁無不仁自宜好仁惡不仁吾不識天下之有若人與否乃以吾所見則未焉此果以難之故耶抑不以難之故耶如謂不以難之故乃好至於無以尚惡至於不使加曾未見天下之有若人如謂必以難之故乃一日而用力用力而不足又未見天下之有若人天下雖未見有若人而無尚無加之品地吾何敢終以爲易則度諸所見之外蓋亦有之天下雖間或有若人而隨取隨取之精力吾何敢終以爲難則質諸所見之中猶然未耳然則我之未見好仁惡不仁也無乃以力無不足人自不用之故乎哉我見如斯一何爲頭之衆人力猶在豈無奮起之

時若無而後若有且疑而更且信尚庶幾見之乎日望之

我未見節　有仁無不仁人之性也好仁惡不仁人之情也故語人以仁有不人人自謂能好語人以不仁有不人人自謂能惡者乎乃我實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吾所謂好仁惡不仁者非苟好之惡之已也夫人心有生機其名曰仁其爲物至活潑至欣暢舉世間可欲可樂之物無復能出其上者果其所好在仁是已會至活潑至欣暢之趣矣則其欲此仁樂此仁之情亦必無物能出其上矣不仁則滅其生機矣即滅其所爲至活潑至欣暢矣是人情之所甚不欲甚不樂矣果其所惡在不仁則其爲仁也詎肯取其甚不欲甚不樂之事而加諸其身乎夫無尚方爲好仁不加方爲惡不仁則我之未見好仁惡不仁似亦不足

惟者然而一日用力却又未見不足分明有無尚不加之精神焉而胡好仁惡不仁我覺未之見也是則深可惜矣

有能節　一日對平日而言有字力不足三字俱從首節來首節說好仁到不得無尚惡不仁到不得不加天下無一真好惡者都是半途而廢的勾當說者將謂此由天生精神懦弱力不足之故耳曾不思力之足不足須于用時驗之就此好惡不真之中倘有一人一日善念勃發將精神用在仁上能與平日異乎常此之日覺得精神勃勃充滿雖要到無上不加地位有甚不勾用者如日用而不足日中未或覩之尚可以未見之故遂坐于力之不足哉　仁人心也心之真精神即力也真精神之勃發飽滿處力之足也即此便是生機之勃發飽滿處仁也仁與力無二物也

末節　玩此節蓋承上文兩箇未見而合論之疑其有却不信其有展轉循度到底不敢質言而求見在不用力之意隱隱自見於言外此夫子情思婉轉悠然有餘味處若如常說此節只足我未見力不足句不似贅乎　一說一章之內三箇未見發出安得全然無意蓋第一未見乃無以尚不使加身之好仁者惡不仁者第二未見乃用力而力不足者第三未見乃有能用其力者夫惟見其能用者及其中道而廢纔得見用力力不足者今並能用其力者未見何由見用其力而力不足者用力而力不足者猶然未見況見夫用力力足如所爲無以尚之好仁者不使加之惡不仁者哉故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說後兩未見正明前一未見而蓋有之有即接有能之有說去其說乾淨脫洒殊覺有理而前說亦自員融通暢今兩存之至於作文恐礙時眼還從前說可也

人之過章

過中求仁厚之至也　今之以過棄人者蓋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過也旣已有過又何異焉不知君子之心肫肫諄諄其區別於小人之黨所從來矣即或有過夫亦敦厚慈愛稍有偏處其視小人刻薄殘忍之過自不可同日語者蓋各於其黨而已以故觀人者第觀此各於其黨之過而君子肫肫諄諄之心即可想而見矣不必觀其無過而後知其爲仁也如謂其有過而槩棄之不幾於棄人乎哉　嗚呼陽

和布德寸草知春鷹隼高張禪鸞鎩羽彼其險薄刻深雄據高墉索人寸瑕如獲拱璧況復摭虛成實挾私修怨天下寧復有全人哉昔孔子中行以下獨思狂狷假令兩人而在誰則相容摧殘善類空虛人國愉夫雄行鄉愿善世瞻烏爰止吾不知其所終矣

朝聞道章

世人所重無如生者子曰云云見道尤重於生也　此聞不是小可顏之卓曾之唯蓋得立人之道者也　世人之於道若謂可以聞可以無聞云耳却不知若得聞道就令即日便死亦所甘心何也吾人有生者有生生者生者身也此身有成有虧縱百年而必盡生生者道也此道無生無滅亘千古而長存即朝聞夕死此心已有餘適其他貧賤患難一

切有如意之適又無論矣道之至一豈如此甚可不聞乎哉　此與下章
機軸相似一欲人識道之快樂一欲人識道之趣曠

士志於道章

此章本意非要教者勿輕與議又非要學者勿恥惡衣食要人從言外
想見道之真趣脩然清遠絶無紛華糟悅的意思耳試思屢空不厭之
何以疏不恥縕袍之何以藏自當有領略處　意念偶興猶徜徉縈心
神自動乃見真情恥者心神之自動非意念之偶興也　未足句語脈
自士志於道來言雖曰志道猶然未足與議

君子之於天下章

若說君子不要適莫只要比義則義仍是適莫了豈適莫之人本意與

義分道而馳耶蓋適者之心曰事宜如此我決要如此莫者之心曰事
不宜如彼我決不如彼此皆有意於比義而義終不與比者也何者義
之爲物渾是天機有心比之愈執愈遠與莫者求汨汨愈不求一般惟
君子除却適莫纔自與比如農不揠苗苗自日長豈其有心以比義哉
義與適莫之分只論有無不論是非

君子懷德章

懷德如何與懷土相反曰懷德則無待懷土也懷刑如何與懷惠相反
曰懷刑則不敢懷惠也未達曰德能安土何待懷土刑困貪惠何敢懷
惠懷德不是有德於此而我懷之如見美色而心慕之也君子一腔之
內渾是生機德與心相融液心與德相洽浹如或維之而不能自釋如
或繫之而不能自解乃我有懿德而我自好之也此其中融融洩洩無
入而不自得豈須逃居以求安耶彼小人好逸惡勞只想尋箇晏安之
地自由自在而已雖蔑德其奚恤焉世間只有利能生害刑即害也君
子兢兢業業惟恐陷乎刑害自然不貪貨利矣彼小人貪求貨利如蠅
視血日惟營營逐逐願得人之貨利沾其恩澤而已雖犯刑奚恤焉今
人得人錢財感其利已未有不已爲恩澤者貨利便是恩澤恩澤惠也

放於利章

何謂放將有行也一切都尋自已便益處行去與臨字點畫勾撇盡依
法帖相似夫人之好利誰不如我我把便益去處盡行占了則天下之
熙熙來而以失意返攘攘往而以觖望歸者不知其幾何人矣其怨毒

可勝道哉　然而思還禍將叵測矧多怨乎則亦何利之與有深惕之
也

能以禮章

連出兩箇禮讓乃章旨所歸重處　禮字所包者廣不但周旋裼襲玉
帛交錯之類凡人主政教發而有節處皆是乃其中退然小心有不敢
不節之意謙也禮中有讓則真意脈脈何物不動能令有國之衆亦自
小心翼承莫敢衡命梗化者是靡乎之風所用洽也爲國何難焉不
然而節文雖具其中無不敢不節之意即此節文之自我出者秖是糟
粕死物無脈脈生動的意思與吾心不相管攝若衡若梗不爲我用猶
然莫奈他何矧有國之衆顧能使之小心翼承無衡無梗乎哉又何國

之能爲也。曰如禮何者。政見無如國人何也。問人君有溫良豈弟時。亦有嚴威果斷時。安見其一於讓乎。曰不敢不嚴威果斷亦讓也。

不患無位章

此章上句至下句方明。意謂有所以立。自當得位。則可患獨在所以耳。何患無位。我能爲可知。自當見知。則所求獨在爲可知耳。何患莫己知也。以何以可何可。性靈而已。性靈在我。何事不能。做此即以立之所也。我與人共此性靈。性靈不蔽於我。隱隱與人潛通。此可以可知處也。此乃事功之根底。聲華之淵源。其他才諝技藝。特其緒餘耳。

參乎吾道章

吾道千變萬化。其數不可勝。原然而只有一件。無之不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至煩浩却至易簡。如一一安排。一一布置。則亦不勝其勞。而不足以爲道矣。雖是曾子三省日久。幾於得一。既已得一。自知一之能貫。故不待夫子明指一爲何物。而直應之曰唯。此乃授爲心傳。受爲心領。心心相契。超然都在言表。是曾子之所獨聞。而門人所不得聞者。及其子出云云。夫子之道。一人心之道。人心在人我。未立時。渾然一。則亦融然貫耳。迨人我既立。然後百慮生焉。營營如也。萬緒起焉。擾擾如也。蓋離之歧之。而不能一。扦之格之。而不能貫。無足怪者。夫惟由忠行恕。推我及人。然後百慮忘。萬緒息。既無所爲離歧。而何以不一。因無所爲扦格。而何以不貫。曾子唯時頓悟及此。故爲門人發之如此。恕者以人心爲己心。非可強勉。須有由衷之眞念者能之。故恕自忠出。

君子喻章

二喻字。即從君子小人討出。其人熟於義。故喻義。熟於利。故喻利。生機之合處。爲義。私意之便出。爲利。君子洞洞屬屬。無日不察生機之合處。故於義之委折纖微。靡不曉焉。若夫利之所在。正恐其妨於義。而不屑討也。詎移其喻義者以喻之耶。小人營營逐逐。無日不討私意之便處。故於利之委折纖微。靡不曉焉。若夫義之所在。正恐其妨於利。而不遑察也。詎移其喻利者以喻之耶。

見賢章

善學者。心精內攝。常如嚴冬。此章二見字。今人多草草看過。却不知夫子緊緊處在此。謂之曰見。最易外馳。故曰人心生於目。死於目。四勿首嚴勿視是也。故夫子以內視法惺之。亟令收而近裏。子貢方人。而以我則不暇箴之。即此意。吾人一生合用的工夫。止有一箇修己。直須把精神全注在內。不令一念浮游。一息渫越。其自我遷善改過處。無論有如淑儀在望。即當懍勵自家的意氣。秕德當前。即當照檢自家的瑕纇。蓋內脩之深。切切在己。故所見無非己。若善惡到眼。只作別人的長短看過。即此便是無親近裏之意。乃切己之寔病也。

事父母章

人子不幸而値父母之過。不諫則忍。忍弗忍也。顯諫則犯。犯尤弗忍也。必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冥冥而消之。隱隱而化之。使吾親有改之實。無過之名。幾諫焉可也。是固潛轉之於其志者。倘心覺其志之不從。遂

謂吾親不可與諫而置之抑謂吾親不可與幾而犯之是皆心與親違而無齋慄小心之忱矣非敬也又必夔夔齊栗依然幾諫而無與相違可焉甚且親以譴怒相繼子以號泣相隨此際子情獨苦其勞爲何如者亦惟負罪引慝自怨其我無令人而已寧忍以懟父母自失其幾諫之初心乎此無他父子之間深愛結於天性非若君臣朋友庸可直遂故也　夫謂之曰諫父母已有不是已諫而不從父母益不是已不從而且勞之父母之不是不滋甚乎乃孝子之心若曰父母與子一體而分安有至誠格親而其親不感動者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不能皆在人子耳敢以意氣加諸其親哉

父母在章

男子志四方家六合亦無株守之理首句語意起末何也言父母在堂原自不當遠遊即不得已而遠遊乎須必方向有定不致重貽其憂以曲全不遠遊之心可也　有方有定在也不移初告之處

父母之年章

曰不可不知重之也似無關係而實有關係也須思喜懼交集之後人子自當何似方知不可二字之意惟知父母之年則既幸其壽而康也而一則以喜矣又念其衰而慈也而一則以懼矣當是時雖欲不自致其情亦不可得已雖欲不亟致其情亦不可得已然則一日之養而不易三公者惟此年終身之慕而不殊一日者亦惟此年就謂父母之年而可不知乎哉

古者章

言之與躬之相呼應言其慎在言其齋在躬可見古人出話時未始忘躬行矣今人當其行時心若在躬及其言時心即在言心既在言不期出而自出矣乃古者之於言獨吶吶口不出諸其口此豈詘於口而不能出耶抑豈制於心而不使出耶古者敦龐淳固其心如結躬行之念息息不能去心而實踐良難豈易懔其覺不昧豈容自安以故將言之頃每以躬之不逮爲恥雖欲出之其將能乎然則今人之易出其言也其亦無所用恥耳矣

以約失章

失只是簸錯勿涉禍患約者意思收斂與放達相反　涉世無成法惟

變所適時卷時舒有中存焉故太放達者縱太收斂者拘約之爲言距曰十全而無失哉第世路難平人心易縱小心照檢終在妥貼穩當一邊故以放之故失之者十常八九若以約之故而失之者則鮮矣試玩于祿章藉茅傳發明此意甚明約其涉世之善物哉

君子欲訥章

欲如口欲味目欲色之欲須思此欲何自而來　要知訥敏雖是兩樣其實是一箇意思君子精欲凝氣欲專而言能搖爾精耗吾氣至於躬行之際能令人心致篤真懇亦豈搖爾精耗吾氣者乎故於此獨欲敏焉猶然精欲凝氣欲專之心耳

德不孤章

此章先認德爲何物。便知其不孤而必有鄰。開口說不孤。須思來頭何在。今有脩德而不自堅者何也。蓋曰世衰道微。調高和寡。無如其孤立何耳。不知德不孤立。必有同心之衆。群然景而從之。如居之有鄰焉。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雖曰知德者鮮。而公心直道。終古不可沒滅故也。 鄰。衆辭也。一二同心。未可曰鄰。多方多士。群然嚮應。如孔子三千是也。

事君數章

臣進規。友責善。甚盛心也。然而毎毎取辱與疏。彼狀[illegible]之咎耳。我思天子有争臣。士有争友。尚非暴主下士。[illegible]者。言之出也有時。而其入也有機。彼蓋不度其時。不相其機。[illegible]數數瀆之。纔至於見辱見疏耳。向非數也。未必至此。詎可取爲受言者咎哉。

玩書意在二斯字。斯字作纔字解。 辱者見擯棄失其光榮也。疏者情不親密也。皆以其多言而懨厭之故也。 當其數也。豈期立致君友於善地。若惟恐說之不詳。言之不盡者。豈知既辱既疏。雖欲更進一說。更進一言而不可得矣。是以君子貴留可諫之地。

古郇王國瑚夏器甫著

公冶篇

公冶章

今之取人者。一何拘拘於問世哉。子之取人政不爾也。子嘗以其子妻公冶長矣。又嘗以其兄之子。妻南容矣。此其擇子女終身之托。合二姓婚媾之好。孰非嘉樂之親。愛之深。有取乎其人者。乃兩人之遇於世。何不齊也。一在縲絏。一免刑戮。倘所云全於世。不全於世。不可同日語者非耶。子之於長也。既謂其縲絏非罪而妻之。而其於容也。又謂其刑戮可免而亦妻之。以斯知君子取人。第求其如長如容而止。若其全於世

耶。不全於世耶。則遇之有幸有不幸使然。曷足問焉。 此章主意。當是刑戮與縲絏字相照。 全要兩下相形。

公冶長節　玩可妻也三字。語脉在起下句。言長之爲人。自是可妻者。隱然有不計其遇意。 此見聖人取人。度越流俗。尋常擇婚。誰肯取縲絏中人。聖人只問可不可。何如。

南容節　容之初。亦載寶以朝。厥後從夫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容與聞。遂三復白圭。故 佛敬叔 不廢與足以與不同。只說他小心謹慎。可以不遭擯斥。

子賤章

味此節意不重論子賤上曰子賤君子全虧了魯有君子則修德重取
人哉人之言曰爲仁由己君子貴獨諸耳乃子謂子賤云云則全歸功
於魯之君子匪直稍有借資者以此知師友琢磨居處熏染所係殊非
淺鮮哉故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古人卜仁里求仁師良有以也　若
直言魯有君子未見其重妙處正在反言　兩君子相應　此德恰似
自魯君子處拿來者故曰取斯　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有二人又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

賜也何如章

以子貢能自考定爲主　首問至末句方應完蓋至于瑚璉之品定而
賜始自知其爲何如人矣　瑚璉云者言其品地位置乃席上之珍積

中之玉偏宜在廟堂上也蓋其長於言達於政英華炳蔚可以黼黻皇
猷文采煇煌可以珪璋王化自是社稷之鎮邦家之光故也若子路則
如金鼓可用之行陣冉求則如刀錐可用之郡邑非瑚璉比矣問夫子
此一品題亦有關係乎曰人須自知其分量乃可求所未至子貢之才
能爲顯設不能爲韜晦宜於朝廷不宜於山林想亦自知幾分自瑚璉
之品一定從此求所未至又去體會予欲無言知我其天之旨將素位
皆可自得爲不器之君子矣瑚璉一語豈不大有造哉

雍也仁而章

此章問者荅者其意都不在雍只是借雍作話柄耳蓋或雖曰雍而意
在惡佞子雖論雍而意在惡佞　須知或非貶雍之品地正是慮雍之

遏合若曰以此保任心精涵養性術則善矣所以希世逢年諱衆取寵
則吾不知也雖有顏閔之心德行空優不有祝鮀之佞今世難免雍乎
雍乎其如此涵涵者何哉　重厚簡默不可分屬重厚者必簡默即此
是或謂雍之仁處亦即此是或謂雍之不佞處或蓋謂惟雍之重厚簡
默則渾璞之眞未散故曰仁亦惟雍之重厚簡默則辨博之口自拙故
又曰不佞也　子之津津於佞寧復爲持已計毋亦曰用之禦人人將
好之云耳藉令有好無憎用之以擅長烈也可乃今憎於人矣抑或有
憎有好用之以覬偶合也可乃今屢憎於人矣持此口給之禦將於何
所乎用之而不訥無以近仁大巧爲能鮮仁又無暇論也　給如給足
之給言辭利便隨取隨足也自謂此足酧世而諱衆矣　人心有眞而

以無情之口給禦之其神必有所不受而其機必有所不入即一時或
能傾動積久旋疑之矣私情或爲攫悅本心實薄之矣本圖諧媚頑囂
厭射惡是喋喋利口爲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云屢
憎佞者亦難免乎人有私情亦有公心私情好佞公心終自惡之彼以
私情慨好佞此以公心恥用佞　佞口屢憎於人乃仁脉不斷於世處
問焉用佞之意前講頗明矣惟不知其仁句在此章雖是輕帶却未
見說明請言之曰不佞訥也訥固近仁然其中便有簡重的意思令人
可知若仁則渾渾淪淪退藏于密併此簡重之意而化之寧復可知乎
哉有不佞之可知即此是雍之未仁處以後武伯章四不知令尹章二
未知俱照此說仁原是不可知的可知即非仁也若說夫子不欲明言

其未仁而始托之不知失其旨矣

漆雕開章

此章喫緊只此信字　吾斯句要寫當日眞實光景看他不言何事何理何典何經而第日斯多少含蓄婉轉若把斯字明以斯理解之便索然無餘味矣　斯與今人說這箇一般想子若之聞使仕也愀乎其不自得球乎其不自寧師與弟各一意念心與口自爲証明于是乎作而言日這箇還認不眞敢言仕耶當是之時撫心內省究若結爲意象揣已反求恍可膚其睹聞言外之所祈嚮惟斯意中之所廻環惟斯落落而鮮宦情不惟不欲有此仕遲遲而應師命抑且不顧有此使勿論查之壇泗之濱幾不復如斯之體認卽在顏之卓曾之唯亦不過如斯之親切而已夫子片語會心相覗莫逆夫豈偶然之故哉　聖門多少學人論語只一箇子悅自顏曾而下惟喟然與點同之　子若肚裏獨有這箇便是出人頭地處

道不行章

此章說話全爲子路夫子睠顧人寰轍迹幾遍如公山佛肸南子在陳諸章子路每每不悅蓋謂夫子不能勇退于急流云耳故特發浮海之嘆而欲與之相從蓋試之也而子路果聞之喜此其勇于遯世不憚險遠比于夫子之退以義而猶栖栖合則藏而亦遲遲似過之矣第生當淪胥神州陸沉而乃付之東流任之一葉果情也乎哉抑理也乎哉由胡不一裁度之而遽沾沾也是豈善用其勇者耶　好勇句似美非美

與張也爲難能語意同　愚記柳子解取材句謂但無處取浮海之狾耳盖借言以明必無浮海之事也似婉轉有理

孟武伯問章

一章命脉全在不知二字仁生機也卽天機也無論人欲物累一毫不着卽幾微鋒穎渾然不露所謂不識不知之境也此詎可以知知者哉武伯問子路仁乎豈惟不識子路之未仁抑亦未識仁體矣子曰不知隱隱明仁體也寧徒明子路之未仁哉武伯又問是謂夫子知而不言也猶然未識仁體耳故其下至再至三夫子畢竟只說不知若日三子皆有才能便有鋒穎可令人知可知便是未仁矣若仁何可以知知哉而仁體可默識矣問何謂鋒穎意氣是也

又問節　古者兵農合一兵卽在田賦中　國大則賦多多則治之較難卽韓信自謂多多益善可想子路勇於義能使之有勇且知方

求也節　十室二句語脉自上千乘之國來曰邑曰家誠非國比第十室亦可爲邑而邑曰千室則於邑爲大矣馬乘亦可爲家而家曰百乘則於家爲大矣其間彈壓期會令人若其苛細者幾何苟非心計之精巧詎能以治辦課最效其持籌之長乎其間盤根錯節令人畏其煩難者幾何苟非經畫之優長詎能以銛利策名坐收夫迎刃之解乎

赤也節　夫朝非軍賦間比也又非家邑間比也禮法出焉冠盖萃焉主君之所臨而御鄰邦之所聘而集也郁郁乎彬彬乎其人文之嘉會大觀之重地哉而赤也垂紳鳴佩其間所爲樹儀望肅觀瞻增主君之

光華動鄰邦之聽長俾二三友邦共景本朝之規搆一介行李益長當
朝之尊嚴者在此行足開矣

汝與回也章

靈於何生生於虛也　何以知十虛而靈也何以知二億而中也蓋性靈一開萬理潛通億想所到只可因此識彼路頭原來迥別地位自爾懸殊乃告往知來亦從億想中來而夫子擊節嘆賞以爲可與言詩又何說也曰子貢億想之知乎昔因此識彼者何限其他皆億則屢中之類無足與者只有告往知來之知却是自知其未若與此章何敢望回之知自知其弗如一般正是知愚之回若無若虛的路頭由是未若求若弗如求如將必損之又損安見性與天道之終不得聞乎所以夫子

于彼曰可與言詩于此曰吾與女弗如不可執一而論也

對曰節　何謂望蓋高視其人而有企及心也然亦必自揣其庶可企及乃敢望耳若賜之與回地位夐絶分量懸殊其不可企及必矣即望之庸敢乎哉尚敢問孰愈耶　兩人分別只在聞一知一時辨之兩人之聞一也其能知一一也但回之聞一而知也乃性靈之自動耳性靈動處即此默默潛通無復涯際即回不自知故曰知十非謂取數之多把天下許多物件塡塞在胸中也若賜之聞一知一却從億想中來故惟理之與一相類者得觸類而旁及之知二兩矣能如回之無所不通哉　知以潛雖無知也是知十知以億雖多知也是知二非眞限定十汁兩件也

弗如節　知十知二高下懸殊在女固自謂弗如惟吾亦謂女弗如耳慶女之意將無謂如則可與弗如則不足與耶不知人不患無高明之地位而患無沖虛之心源自以爲如而弗如者至矣自以爲弗如而如者至矣即女弗如之心庶幾哉若無若虛不施不伐之心乎吾之與女正在乎此豈終于弗如而已哉

宰予章

晝寢莫奈他何須思晝魔何從而生　他人見宰予晝寢但謂其昏怠非時已耳惟夫子見他晝寢便知其由于昏惰故曰朽木云云見他昏惰又知其由于多言故曰始吾于云云與良醫識透病根相似上下兩節各有予與三字其爲一時之言明矣記者特因夫子更端再說故

加一子曰字　一件事作兩番話便是書旨深處

晝寢節　何以晝寢也若如顏四勿曾三省刻厲的心體淸明則其中悚然收攝自不會晝寢矣晝寢者妄念荒穢不治故昏其中而怠也夫受善之人必有淸明英銳之氣中昏而怠善何從入曰何誅言其無受教之地也　人無立志木而朽矣土而糞矣策之不前激之不奮督責將焉用之　意不重于不受善只要見他昏惰所以警悚其心藥厥心之病

始吾節　若說今之人心非始之人心便失旨蓋因今思始而悟向來之信人欺爲人愚也若曰今而後吾將改信爲觀矣今字直據晝寢之因言之分明假設之辭非實話也　前四句重今字言無改觀人之法

旨今之爲未何予字仰今字

吾未見章

章旨何在要明無慾纔是眞剛也夫勇猛壯烈英氣蓋世者豈曰之人而子曰吾未見剛者明乎剛之自有眞矣迨或以根對而遽謂慾焉得剛方知子曰吾未見剛者與子曰吾未見無慾者一般若曰吾安得無慾之剛者與之仔肩斯道之重云耳若彼悻悻使氣還是眞力不能作主畢竟爲氣所使何剛之有　有德性之剛有血氣之剛血氣之剛其在疆場沸騰時亦自雄猛壯烈挺然莫之能屈一與物交則慾心生焉中之柔脆可知蓋無剛故有慾有慾益無剛有慾乃無剛之驗也夫惟慾心淨盡正氣充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謂德性

之剛

我不欲章

此章喫緊在一箇兩字正與章首我字相應即就子貢之我論之　子貢得意處全在人我二字顚倒若曰賜也今始得涉世之要領矣第把不欲人加我的還而不欲我加人萬類無窮之情即一腔而坐照豈不至坦平至易簡哉從入得出因受爲施特在一循環一往復間耳　世間道理卩道之易心解之難心解之易身及之難夫視人猶我如心而施詎非絜矩之大道終身而可行者哉然而非可襲取也蓋惟一腔之中渾是生機脉脉乎融融乎其與斯人之徒流貫無少隔閡然後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自然不以我之不欲于人者復加于人如孔子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至於楚狂沮溺皆挨引之生平無一棄人仁能生恕故也可易及哉

夫子之文章

此章見性道之妙卩不能傳耳不能受　先要認箇聞字分曉何謂聞耳受之而能領畧也便是箇影響生活此惟平日雅言的文章可從耳受上領畧耳若性天夫子固自罕言卽終日言之亦如無聞如夫子言一貫門人便日何謂是也蓋其理在欲無言莫我知的境界惟卽心卽性卽性卽天者能心受之一涉聲響卽非其粹豈耳受所能領畧耶

子路有聞章

妙在處及後聞　當其有聞也第求斯行乎此聞當其有聞而未之能

行也第求能行乎此聞不亦可謂敏行者哉乃子路忽又念及有聞而惴惴然恐之前尚虛懸而豫有以計其後後且未踏而遽以之迫其前若將舉宇內無窮之事業立奏於旦暮之間盡生人難竟之進脩畢集於委曲之內故不昔前者之鞅掌而惟覺後者之驚心耳從古欲善之無厭足而躬行之無休歇者尚復有出于路之右者哉　何不就方行時說却就未行事說果行的人在未行事其心尤急及方行事稍自慰矣須知恐後聞只是極狀他急前聞勿說得開了　惟字亦要分曉言當是時所營情注意處更無第二件事惟此恐有聞之一念耳

孔文子章

古人取人平恕近時得人一短群而攻之不復計所長矣如國家何

文于短處問答俱不可明出問如似有趨行答如亦自足多等節儆而二句總是箇不自恃之心所謂美在其中　好與不恥非可矯飾乃不自賢智不自尊大其沖虛挹損可想如此襟度才人達士與之埒者能幾真有一段章美光輝不可磨滅處文諡豈虛美哉　亞敏字下字

子謂子產章

章首重君子二字　行己自合下人事上自合小心養民自合慈愛使民自合嚴肅皆天理之不可易人心之不容已非可摻雜於氣魄塗澤於使佩者故曰君子之道　此章要識子產恭敬惠義總是一箇體國之心其意蓋曰鄭小國也間于晉楚乃二三大夫挾其功能不相爲下民且疲於命狃習滔舉國各自爲心誰是乃心乎上者國之危也何日

之有而周旋上下調濟維持猶兢兢聽政之已在耳吾將出辭吾係入尊吾毛相與撫綏隆齊乎子道之然鄭其尚可爲哉此子產當日的心事而夫子口語還重君子二字爲是　已我也我與人交是行乎己也若無人處靜坐都是恭已　推讓皮羽之間溫溫恭也周旋簡黨之朝翼翼敬也惠如植田時教子弟之類當時與誰嗣之歌異代有殊愛之頌　使非力役之使乃立法驅率乎民也　義者宜也如上下宜有章則使之有章廬井宜有伍則使之有伍皆有截然森然之意與姑息之政不同

晏平仲章

此章須識久字來頭從交字來夫交一朝投分白首貞逆其道不可不久也第交久或且不敬不敬必無全交夫子特善平仲所以久敬之能久交也　功施齊國名顯諸侯乃其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益挹損內篤故敬禮不替非可勉持之也　葉記平仲曰交友行義不爲苟戚不同則疎而不誹

居蔡章

不是以蔡爲神蓋以國有守龜神其憑而報休咎焉故寶而崇之如此文仲之意蓋曰人依於神神依于蔡禍福將至可以前知所以洞燭幽微之機者恒於斯即崇奉亦奚過焉禍福前知可以蔡國所以潛移造化之權者恒於斯即壯麗亦奚愛焉　蔡而山節藻稅大可詫異又與尋常謟瀆鬼神者不同豈鑽卜灼兆之物可有峻宇瑤室之麗耶且節

稅其小者耳而猶然若此其他雕鏤絢爛何不至矣不曰不得爲智而但曰何如其智乃聖言之婉轉有餘味處何如何直說山節藻稅討出不必泛言其謟

令尹子文章

此章二未知却要知未字來頭何在自忠若清來也蓋凡君之許之必其君之知之而吾烏乎知之彼有意而我知之也如子文之忠便有慷慨報主之意文子之清便有介特持身之意皆可得而知故可得而曰忠曰清耳若仁則全是天者用事併其慷慨報主介特持身之意而化之未若忠清之可得而知也既未得而知之又焉得而仁之　大註以僭王猾夏責子文以係累怨悔疑文子蓋謂子文爲心是理非之[illegible]

文子爲半與半假之淸也忠謂子文縱不償王稱夏文子縱無係累怨
悔亦但可謂之忠可謂之淸而不可謂之仁何也忠與仁之分不在忠
之合理與否淸與仁之分不在淸之有私與否第在可知與未知之間
故也

令尹節　三仕四句人只知重兩三字却不知語脉自令尹來夫令尹
之位位極人臣仕巳之際人宜何如其動心者乃仕者三而曾不色喜
巳者三而曾不色愠也何也蓋人臣如爲身謀則仕必喜巳必愠而子
文固獨知有國者故當其仕也則謂我將任國家之重何以報稱方且
有懼色也而奚其喜當其巳也則謂我實負國家之恩安所怨尤方且
有慚色也而奚其愠　把相位得失反覆全不在心上人方代我執政

絕不忌彼軋我亦不猜彼疑我而傾心相告此乃其心專爲君謀全然
不知爲巳故子曰忠也

崔子節　曰弑君亂臣也潔巳者必不立其朝况其國與違之皆違邦
也而所以違則避其人也　至於他邦對本邦言之一邦對他邦言之
言另之一邦也一者更端之辭　始而違之本避崔子今之此之彼皆
猶崔子安得憚再三之勞而不違乎　惟恐惡人浼巳至于十乘之棄
再三之違亦可謂皭然不滓者矣要知他淸處全在遠惡人非以不愛
財爲淸

季文子章

此章要識當日斟酌的口氣　思貴審也亦貴斷也如以思之貴審而
開文子是耶則將何以敎斷如以思之貴斷而開文子非耶又若無以
敎審故夫子斟酌其間而曰再思可矣其要人持心之平立論之當見
理之當乎若實駁彈文子即不似夫子口語　人心在初用時澄澈惺
靈如止水然所以再思之便自恰好必如太多太深則勞擾汨亂如止
水撓之而渦矣是故君子愼思之爲貴　斯即也至再即可何須三思
只就思上言思而如此便是非謂其可行也

甯武子章

邦有道二句言無道時之武子殊不似有道時之武子也即承恐　問
武子在文公時勸學惠工通商訓農註曰無事可見何也曰此皆人臣
之常職不是犯守做的猶無事也問無事何以爲知曰幸際明君自宜

安閑坐享而多事自用空自勞敝是惑也以此知無事之爲知　人臣
之道各有時宜有道利用知國與身共享無事之福可也若夫邦之無
道也國步方艱在危急存亡之際如人在虎口救者當與併命匪忠不
二心孰與同戚匪愚能捐軀何以成忠若以知巧處此且爲保身計耳
寧肯冒九死以拯其君乎故居平何非於愚在此際却正是精忠之極
高出人臣萬萬處豈與知之可及者同日道哉　此章程註曰意思深
變須善藏其智乃爲深於謀國意思深長可與朱註並存

子在陳章

栖栖人寰凡以行此道也即此在陳之阨則此道必終窮于此世自當
托之人以垂來世矣而其盍歸乎哉蓋吾黨之小子云　惟狂故簡惟

狂而簡故斐然成章不知所裁須知斐然二句俱就簡上發得親切方得世俗局曲之士斤斤循繩規規稟度自覺猥瑣苛細惟狂而簡一切能解脫之磊磊高曠度越尋常萬萬其成斐然之章可知亦惟其狂而簡則繩之不循或越於繩度之不稟或軼於度簡爲太簡曾莫知裁將令成章而竟不達耳吾其歸而裁之乎觀孟子以此章爲思狂則不知所裁彈駁正是珍惜將以美錦爲黼黻也　狂簡二字無褒貶志大便忽細未有狂而不簡　須知天然便是斐然處　成章就發外說惟襟期超曠故氣象磊落文采流溢英華宣著不與凡流爲伍　狂簡二字原自明白斐然二句非訓狂簡文義乃就狂簡二字上討論其人明已思歸之意　不知所以裁之正與歸與歸與相應言不得不歸也如天孫美錦無人裁剪成衣非予裁之而誰也予其盍歸乎來哉　問裁之何以曰未易言也似當從意念獨覺處細認天則步步奉繩墨惟謹庶有以斂其睥睨玩侮之意而知所裁乎所謂約之以禮是也看若徵行簡之論當見所以裁之處

伯夷叔齊章

從來疾惡多怨而夷齊獨希此見成說話玩本章是用二字乃原其所以然也　是指不念句用是之故而怨希也　希直作少字解　惡人之性難移改者其能幾人如必待其改而後不念則世之蒙其不念者寡矣怨何以希愚謂惡以事言舊以時言舊惡言爲惡之事已往也說見下　伯夷叔齊之嫉惡也至於冠不正而望望人宜何如其怨也第夷齊嫉惡亦惟嫉於爲惡之時及其事往特移釋然不復在念矣此其嫉惡如風來波動原自無心以故人亦諒其無心而怨之者希豈待不念之後而後徐解其夙怨哉　每見忮害人者令人怨之入骨終身不能忘有心故也

微生高章

妙在乞醯二字即此一節便知他平日外面抗直全是矯飾沽名一旦細微中不及點檢不覺怨露本態耳費多少曲折

巧言令色章

上章察僞直之眞情揭之而使莫掩此章察不直之本象動之而使自羞而本文兩項描寫兩人堪羞的情狀如曰丈夫之生也正正堂堂剛大塞天地之間磊磊落落光明揭日月而上乃前一人體態輕妍若娼伎之嫵媚後一人機械傾危若鬼蜮之陰賊一何顏面之厚城府之深中情之曖昧蹤跡之客藏至于此極也而其人笑罵由人戈矛在己寧彼知人間有羞恥事徒令丘與左丘氏顏爲汗色爲赧心爲怍羞見此媚子奸人而已所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若曰我兩人代爲女羞女兩人曾不自羞耶　世間便益往往被媚子奸人占了乃其人不甘以奸人媚子自居也必且謂大直若詘道固委蛇我之小心深心涉世原宜如此耳此乃占便益又占地步鄉愿所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即此意也故夫子特以可恥破之若曰汝之奴顏婢膝卑污極矣藏頭掩面曖昧極矣靜言思之寧不忸怩故左丘明恥而丘亦恥也果

可謂涉世之毅物哉。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言巽也。又曰不出戶庭無咎。言密也。君子涉濁世之波。詎宜負氣招尤。以憤疾賈禍哉。第巽可也。巽而謟不可也。密可也。密而詭不可也。巽而不謟。密而不詭。適如眞性之節而止。自然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其又何恥之與有。即此是愼獨之學。　獨言左丘明與丘何也。左丘明蓋古以直聞。而丘亦自附於三代之直道。皆正直者流也。見恥正直之流。其道之邪僻可知。豈可認爲好路。　或云匿怨而友的人。中含許多心事。不止乘隙而中一端。其說最是。或有所扳附。或有所畏忌。或厚薄相形。令人謂我長厚。或施受迫殊。令彼自生感愧。或陰陽異情。令我坐佚報復。大抵機心機事。不勝縷脈。

顏淵季路章

此章還以夫子之大爲主。當與孟子子路人告章同例。玩程註正如此所謂聖賢之分。　二賢俱就自家心上打疊私意。猶是脩己境地。夫子則脩己之極。即以安百姓矣。

盍各節　自盍各至章末。總是不枉了顏淵季路侍五字。兩賢一聖。樂群於杏壇之上。此中即足相成。異日者。東周之事業。萬世之太平。實重有藉焉。盍各一問。欲其辨志之際。相觀而得進取。　志乃人之眞情。昕夕所繫。不能去心處。與世俗耕想富。讀想貴。相似。曾子侍坐章。非以本領爲主。與此少異。

子路節　問季路之志。與夫子何別。曰子路只是意氣慷慨。襟期磊落。絕殊子鄙吝俗情。而盛氣矜心。尚在未能渾然萬物爲體。須想其胸襟何如。非但結好朋友也。

顏淵節　人心與太虛同體。何善何勞。善勞自太虛中流出耳。若伐善施勞。即失太虛本體。所謂務華絕根者也。

願聞節　言我無願。但使天下各遂其願。而吾願畢矣。　平生栖栖皇皇心事。正是如此。子思子贊之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之謂也。

已矣乎章

看夫子鄭重此人。若畢世恐弗克見。須深味之。乃得。夫過而罪己。或以謝人之謗耳。即過而令終。抑將蓋己之愆耳。乃如之人。見之宜若易然。

惟夫過而能訟。訟而內出。治者譬之疾之。必欲勝之而後快。此之爲悔。悔莫深焉。此之爲念。念莫眞焉。不必問其日新又新。皆見皆仰者何如。而即此爲愼獨之淮念。誠意之正脈矣。當吾世而庶幾一見。詎非生平之一大快哉。

十室章

當日夫子只勸忠信者好學便了。而必曰如丘不如丘。步步與己相方。其意何在。蓋恐忠信之人。不自信其可以好學。而藉己作明証也。如云世人之鮮能好學也。將無謂苟不聰明才辨。弗克與好學之能乎。第求自取其氣質問學。與丘一相方耳。夫丘有何聰明。有何才辨。直一淳悶朴茂。循循然忠信人耳。然而忠信之人。其氣不浮。爲能潛心得趣。心誠

好之故丘之好學自忠信始而今之忠信如丘者詎若聰明才辨之未
易得即十室之邑亦必有之則何地何人不可與於好學惜乎忠信如
丘而好學却不如丘可以學而自不學能為好而自不好虛負天質抹
為鄉人朗不自取其氣質渦學與丘一相方也　必字何從而來自忠
信來也老實頭子豈若生而神靈者之難得哉　聞倡道須用聰明況
夫子天縱將聖而獨以忠信自居者何曰至誠便是至聖誠明無二道
也若彼機變之小智其去道不更遠哉

雍也篇

雍也可使章

後三節正見雍之可使南面與管仲器小章機軸相似非既許其宜君
又然其論簡也大意謂聖門諸子夫子謂其可使從政者衆矣然而皆
北面也茲獨謂雍可使南面仲弓恭默喻其可已以簡矣而自知己之
簡與子桑伯子異也故持舉而問焉毋亦借人考己証明南面之道云
耳而子曰可也簡却似以可雍者可伯子矣故仲弓就所居剎白一番
而子曰雍之言然是不自以可也簡之言為然也然後知夫子之可伯
子乃心覺仲弓問時胸中已有居敬節話說故聊可伯子以發其說耳
雍之可使南面豈不信哉

雍也節　大就藝獻伎劇類理劇北南事也乃南面臨民則必識體要
挈綱領曰雍也可使隱然取其能行簡也當與三子可使從政章相形
看

仲弓問子節　可也簡句毋泛說當即以南面論之言南面之道職要
不職評而伯子簡人也厭紛擾捐苛細即南面而率此道亦清淨寧一
與民休息者耶以彼其簡斯以未為不可矣　按註以可雍為真可以
可伯子為僅可是一州二例也恐未安竊謂章內三可字俱作可使南
面說其可伯子者正欲仲弓自發其議論耳

居敬節　二行簡不必講只重居敬居簡　居敬之簡是簡要之簡居
簡之簡是簡畧之簡　居敬非矜持乃中心无妄清明中自收攝也以

此心行事則率性而動如性而止其簡皆當簡者民無多事之擾何不可焉若先有厭煩跡略之心則所行之簡併其不當簡者簡之寧可槩可之乎 但言居敬而行簡似足必加以臨其民四字者何曰存諸巳曰居加諸民曰行意謂存諸巳者務要嚴密毋或尺寸跡略至於臨民都自疏節闊目不以苛細煩之蓋簡可以臨民不可以自治故也 無乃句言不可也仲弓只承可字論之言簡只有自居敬而行者可耳不可二項平重 問居敬在除妄念安知爲妄念而除之曰人心自有眞覺如多寡節度神明中原自炯如毋自欺焉足矣故居敬只是慎獨

雍之言節 雍之言要與子之言相對正與假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一般 曰是曰然聖門多少學人要討此一字不得所謂即可師門者

也使狂簡知此可入聖域異端知此可證正覺漢文知此可並皇王乃吾儒中正之道內聖外王盡在此矣所以深有當乎聖心

哀公問章

此章不重論顏子以見好學自有眞格君心也須思所以不遷不貳之故 公問好學亦謂讀書勤業尋常可有耶都不知絕無而僅有僅有而竟絕無蓋好學若斯之難也若曰好學自有眞尋常安得有如以其頌讀而巳矣則身通六藝孰不爲好學人哉 細玩怒過是一類話說蓋學心學也凡以涵適性情俾其藹藹皆和氣耳怒則猶若有戾氣矣存養義理俾其融融皆生機耳過則猶或有妄機矣顏回學在克巳心不違仁幾於滿腔皆和氣舉念皆生機即其怒與過猶有有乎而和氣化其戾氣一過則不復萌何遷之有生機消其妄機一萌則不更作何貳之有此非心學得趣之深欲罷不能其孰能與於此 錯無人則不晉草拔本則不生 罔字又進一步言今也則亡專指其及門之徒乃其所見者耳

子華章

章內共用五箇與字當以夫子與人作主夫可以無與則釜庾之外不欲其加多及可以與則九百之內不欲其加少則夫子與人眞如斬鋼截鐵絕無那熟軟徇人的意思 冉子聚斂之臣也視粟爲利益之物而推以與人原思狷介之士也視粟爲污穢之物而辭使去巳要之皆有心也夫子都無此心可以與則與不可以與則不與耳須想形合看

子華節 子華爲夫子使義也冉子爲其母請粟則利之而巳少釜庾而與五秉皆利之之意也亦之適齊一節若曰君子義而巳矣何必曰利 是講也念子華奉命行役不遑將母而恤友之私廣師之仁豈不亦於情爲厚於說爲高於薄俗爲僅見者哉而曰釜曰庾一再與不越升斗間若有所靳惜然者蓋初無與之之意姑以塞求之請云爾

冉子亦非疑師之吝而巳之恩只爲釜庾輕微不好發送故自以意多與之如今人蔬菜對客則慚沮食前方丈則奈然俗情也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赤之適齊節 夫子有事于齊而子華將命在夫子視爲家人父子之

其事耳向使子有餘粟亦乏顧養夫子當先與之不必使之而後酬之請之而後應之也乃冉子則謂既役其子宜將其母請與之且自與之不幾於有市心乎夫子蓋恐醜之不欲口出但謂亦子養自贍可以無與而已凡君子與人先問所與之人何如急而周之用以補不足助不給可耳若彼自富而我又繼之謂之何哉君子愛人以德不苟人以財有如傷人之廉因以傷己之惠何以為　此卽與吝嗇之意

原思二節　思之辭也非故矯激以避名高也蓋自昔耕稷絕跡決亦自匡坐而絃歌幸有宰職以食於上而得自分委就足矣乃數溢九百亦狠戾此環堵間不幾為長物乎哉則其辭亦辭其多耳非不思為一身一家計則此粟似多試計及於鄰里鄉黨其間噭噭不飽者若而人皆

是待命者若而人吾猶慮此粟之不足以給也而何以辭為如此說鄰里鄉黨方有着落　此節若無正詳似當合一句說毋疑辭也與後毋寧同言與其以此還之朝廷乎毋寧以此與爾鄰里鄉黨乎爾其度之

以與爾與字喫緊言此際已與人又令人與人鄰里鄉黨若謂與之多多益善無復與吝與度斬借節嗇之意矣正相應

子謂仲弓章

此章警策曉人處全在山川二字猶日者懸斷貴人曰此沙堤上人也

天之生物厥初已安排下用處故騂角之牛自是山川上犧牲山川必不舍他適種之人自是廟堂上人物廟堂必不肯舍他何也天之所貴人固不能終抑也彼世類是問而欲勿用君子者徒自示人以不廣耳其何傷於君子乎　不但曰其賢可用耳而必曰要舍亦不自由此夫子善曉人處　是時有以仲弓父賤行惡之故遂欲枝討世類勿用仲弓者故子設此譬解之

回也其心章

此章就諸賢心上分剖其說精微欲其餘者深察就裏自知所以弗如回處　自昔以依仁立教二三子皆志於仁矣然必辯其所為心乃能得其所為仁何也吾人止有一心從其渾是生機而命之曰仁卽心卽仁卽仁卽心原非兩个惡自而觀其違原非兩分惡自而促其至第仁本與心為一而心每與仁為二夫惟用也博約之誘服膺者久克復之功從事者深為能卽心卽仁卽仁卽心時自小變心自大常其心三月

不違仁蓋得其所為心卽得其所為仁可也其庶幾乎其餘則或日一至或月一至道念偶萌有若從彼而來涉其藩不止其所此其至之之時卽為違之之時不得其所為心焉得其所為仁哉　須趣在其心二字仁人心也三月不違收其心常在腔子裏如此纔成箇人心假令心而日月一至腔子裏尚有叫做心乎曰日月至言其不成人心也三月不違只是狀其久存日月至只是狀其暫到乃點其字樣令人解做實在三箇月又解六日至是到一全日月至是到一頭月何其惑也可謂癡人說夢　不違與至不同處不待三月卽不違時已自與至異矣至與不違不同處不計日月卽至時已與不違異矣蓋不違者心與仁渾是一箇所以常在仁中而日不違既已不違自能三月不變矣至者心

與仁自是兩箇所以偶至仁中而曰至既已至自當日月一至矣時誠但知三月字日月字重不知三月乃可言不違日月止可言至　夫子每言不知其仁何獨知回之不違也月回也坐忘如愚無可知矣無可知故可知也

季康子章

此章意不在論三子論使人當器之也　看三問使字當以秉國之政選衆多士者爲主乃論人如何使非論政如何從夫由也賜也求也其人或果或達或藝賦受不同質猷爲不同調而問及於使皆曰於從政乎何有蓋亟收其剛決而不謂達者之不果樂取其通明而不謂藝者之不達嘉納其鉏利而不謂果達者之不藝正如王司閱卷雄健者中

明暢者中精巧者中在位在職蒸蒸共濟而人無求備之嘗群策群力濟濟樂從而我無求備之意以此旋叙群倫提衡萬務天下寧有不可使之人哉　優柔則荒肥斷汝則舛錯寒拙則積亂非果也當斷即斷何事足以撓之惟達也一徹盡徹何事足以眩之惟藝也隨取隨足何事足以窘之

季氏使閔子章

是時若由若求皆得而臣之矣而德望如閔子尤所欲藉重而招致者　夫費季氏之私邑也爲費宰則爲季氏之私人矣此其義之不可應豈顧問哉若季氏顓執國命其威力能劫持人托重高賢其善意可籠絡人他人且明知其非將濡忍不能心決或囁嚅未敢口出矣乃閔子

云云若無一詞假借直以去留決之何等峻厲何等剛斷夫人也吾常謂閔如耳乃大節所關毅然不可奪若此真足折奸權之邪萌愧諸賢之濡足陰扶宗國之積弱丕振千古之士氣矣閔子其賢矣哉　善爲何輕只是閉戶拒絕之辭猶云好爲我謝大夫云耳歸着介在如有二句看他不惟堅辭其召而且逆杜其復不惟決其出處而且決其去就無非示以必不仕之意

伯牛有疾章

此章全重兩斯人斯疾非斯人所宜有乃深重斯人之意　按方山人物考伯牛有癩疾孔子倚小物則以伯牛侍曰昔以予自牖也則牛之爲人謹飭可想而遘此奇疾人與疾兩不相當以故曰斯人也云云　自

牖執其手重在委曲以全師弟之情上註中不敢當君禮意只說自牖的來歷非所重也　亡字作死亡之亡則之字難通還作有亡之亡亡字與伯牛有疾有字相應言疾在牛原宜亡有亡之而今有之則亦命定於有生之初耳斯人以下方就人與疾甚不相當處申明亡之二字此乃痛惜其死不但辨其非自取也　問假令匪人遘斯疾獨非命乎曰莫非命也此獨歸之命者只要明斯疾非斯人所宜耳痛惜其人也

賢哉回章

此章子之本意何在非要人學顏之安貧要人尋顏之樂處也若曰有生之人何人無箇樂處然而有所憂則其樂改矣即不然而有所甚憂則其樂亦改矣乃屢空之回簞瓢陋巷其貧至於此極在人爲不堪之

安而回曾不改其樂賢哉賢哉將其樂與乎人之樂耶吾嘗嘗相與尋
之。 喫緊全在其樂的其字其樂何如曰顏子克己後心齋坐忘心境
先自樂空了出是憂情俗慮無可掛其胸懷何等逍遙何等灑落天壤
之間何樂可以代此以此入乎世境之屢空亦自淸虛曠遠若與心境
之屢空兩兩相得其樂又何改焉但夫子當日口語原無一字明言所
樂何物文中一涉明言即少味矣

非不說子章

開口便言非不說有來頭與直言能悅者不同乃判別厥道之故也如
云求之志道有年而以退成厥命求亦自知之乃其故則竊自畫者夫
廢之故有二有以心之不悅意倦而不欲進者有以力之不足氣餒而

四書窮抄完本　卷五　三六

不能進者子之道高矣美矣求獨何心而不悅之無奈氣質昏弱力不
從心何耳　君子道道而行半塗而廢用力而力不足者有之矣求力
之不足必試于用之之時用之至于中道不足乃自發耳今求未嘗試
用其力而先言不足是畫也是志之不足也而言力之不足哉夫子蓋
曰志氣之帥也苟用其力雖柔必強所以激勵冉求使之自奮非謂天
下必無力不足之人也

子謂子夏章

儒字有來頭自文學子夏來　以苦父問交諸章論之子夏爲儒雖自
文學辨博禮節循循而天性謹嚴謹守太過其中未免迫狹少君子恢
恢博大意將入于小人而不自知矣故夫子特地謂之　警醒子夏令
在小人二字此學人所共鄙薄而儒中判然有此可不愼與　要玩用
二儒字意君子小人分途久矣既開之而宜皆希蹤君子無復有小人
一厠其間者乃謂子夏云云于以見誦法古昔豈盡名流被服道德猶
有下品非謂儒即君子不儒乃爲小人也辨之可不早辨哉

子游爲武城章

此章當以子游善爲宰作主夫俗吏出宰第知簿書期會與夫禁令聽
斷已耳誰復問及于得人者乃子游能得無徑趨無私謁之人可以風
示士民可以表正風俗他日能成絃歌禪益頁非淺鮮其度越當世之
宰遠矣眞可謂學道之君子哉　蒲徵生于乞醯取孟敏于墮甑皆以
細事識其生平子游意正類此須重發即此可識其人意宏遠之度偃

四書窮抄完本　卷五　三七

不能盡核其辞吾知其行也未嘗以徑也意其人殆寧拙而進毋巧而
速者耶不然何一跬步間皆無少苟且也則凡計利于尺寸取徑于目
前諒有瀞而不爲者矣貞介之操使不能悉觀其貞吾知其至偃之室
也未嘗不以公也意其人殆寧方而塞毋闊而通者耶不然何以謁見
間皆無少假借也則凡俯仰以隨時卑靡以失己諒有鄙而不屑者矣
世有不徑之士人將曰是固儒耳迂儒耳至于非公不至其室尤嫌
其不見親就其不以爲負氣乖方者幾希夫惟子游爲人高簡臭味相
投故其所取若此

孟之反章

此是夫子從策馬上窺見之反心事特爲表而出之此亦闡幽之意

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北鄙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涉泗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蓋常只說有功自掩未見醒發須要認個伐字敢字敢即伐之根因蓋伐者謂已勝人而翹然誇示也人莫敢後而已獨敢後是勝人也已本敢後而自謂非敢是不伐也　人只知重策馬却不知全重將入門三字藉令其策馬也果以馬不進之故則當策于右師失律之初齊人涉泗之際乃益將入門矣敵人漸遠而國人屬目矣到此却乃策馬豈其不畏敵人而畏國人耶分明是不居其殿不伐明矣　子洩即孟武伯孟之反孟氏族也此敗孟氏為之之反以為家門之罪之恥　觀意曰字不是之反口語蓋其示人之意若此當與孟下曰辯乎云爾之

曰同不然萬眾屬目明對誰說此話也　殿斷後也策馬則惟恐其不前迹正相反　負全師之功當萬目之屬能不後衷自見亦已難矣而反且深藏若此真未易及也

不有祝鮀章

只在今字上看意見時好可嘆不重難免　不字貫到之美　祝鮀宋朝及而字最重嘆言之也　世風之降也愈趨愈下人情之變也愈出愈新曩猶有佞則已今且佞必期于祝鮀矣有美則已今且美必期于宋朝矣佞美有一則已今且佞既期于祝鮀美復期于宋朝矣假令有佞有美而未若鮀與朝即有鮀有朝而未兼鮀與朝謂可以免乎今之世乎難也曩猶然世變江河靡所底止乃今風流已極其又何加今乎今乎閱世者寧無長太息哉

誰能章

首何幾說戶次何便說道分明要人覷道如戶乃道不離人人自離道之意誰字與莫字上下吸應謂戶則無一人能不由道却無一人能由何相似而相反之甚夫子提醒人處全在一箇誰能之能字與說誰能出不由道一般　大道不明而人每貿貿焉莫之由矣夫使人能出不由道則何為之解曰道自遠人也顧道與戶同天下之人未有出不由戶者非戶之强乎人亦非人之擇乎戶也戶為出而設出待戶而通舉足是戶蓋雖欲不出而自不能者夫道率乎性無時不在無論微出顯出無之而非是也試一舉足而道固盎然與俱悠然與游矣雖欲不由

其將能乎戶不能不由則無一人不由之道不能不由則無一人由之何不能不由者相若而或由或不由者夏異也此其故真不可解矣

質勝文章

玩野史君子字面此章當就做人上說人心真意在收斂時則朴茂而日質在發越時則盛麗而為文其與天地之真機發為春華斂為秋實一般而此朴茂盛麗之分數各有天然之節度增之不得減之不得乃人之言曰君子質而已矣是以質勝文為君子矣又曰後進于禮樂君子也是又以文勝質為君子矣皆非萬世中正之論也夫質勝文云云

質勝文非專尚質質之分數太多也質之分數太多為固陋人為野而已文勝質非專尚文文之分數太多也文之分數太多為浮誇人為史

而已必也質不勝文文不勝質兩相參和彬彬然適當其可然後為貴而光輝既不可謂之固陋人輝光而為實又不可謂之浮夸人真可謂之君子人耳君子無他渾全其本心而已而文質多寡本心中固自有節度者夫惟文雜于質質雜于文參伍錯綜調劑到恰好處然後與節度適相符合可謂渾全本心之君子耳論君子者尚以是為衡哉 彬彬固有同時而併見者亦有易時而互見者不然則悃愊似野便便似史矣

人之生也章

天地間他事容可偽為強致惟夫人之有生乃天機自然之妙一毫機械智巧安所用之譬之艸木甲折秀實都是自然故人之生厥初無不

直者人若務為機械智巧則生理斲喪自是當死其不死者幸耳 末世滋偽巧詐橫生使盡心機無非營逐生計而心機盡生機死罔能賊生雖生亦幸何危如之

知之者章

此章人都知兩不知要緊却不知喫緊尤在三箇者字所謂實詣之也

問夫子但言知之好之樂之不言所知何物曰言之矣夫究竟在樂則本來面目可知知亦非推測之知厥初傳文約禮日日刮磨妄機積而性靈忽露恍然自見其生機知也自知而更進之則妄機將淨生機將融譬珍果垂熟愛慕生焉好也自好而更進之則妄機已淨生機已融此時性命完滿意趣深長其愜洽浹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樂也故此相較淺深可知然則知固不如好而好又豈如樂哉

中人章

此章為何而發為教者發也若論教思必願人人上達何靳語上而無如人之可語不可語何也故夫子言此以定教者之則 聖人至教微言原自不可得聞獨有神明默成與英與特達之品襟情神識夐絕羣倫片語會心相視莫逆自餘林林乎名理絕約其步趨節可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其循循勉勉徐俟自得詎可輕瀆之強聒之徒成枘鑿之形更起凌躐之資乎 凡人在高明一邊皆是中人以上在庸暗一邊皆是中人以下中人上下所指亦寬非專指上智與下愚也如子貢亦中人以上者故夫子莫知無言諸章時時與之語上非必以一貫語參

然後為語上也 看夫子不可一語何等懍懍非徒謂其無益而已

樊遲問知章

知者不惑而惑莫如媚神法當專修人事自無媚神之惑矣 仁者無私而私莫如計獲法當一意圖難自無計獲之私矣 諺有之明中修貽冥報人鬼非二理也即鬼神之佑亦佑夫人事之惠廸者耳茲以其全力用之于民義至鬼神則敬而遠之肯不分其民義之力焉見及此矣故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務民義而欲媚神求福是欲不種而得瓜豆也惑也焉得知難去莫如私意去私意是做難事也若因而生一獲利之心是去私意而得私意也仁者汲汲皇皇惟在此去私意之難事至于獲則徐聽其自至而已 謂之曰難將必戰兢惕厲竭全力以赴之

然後心神常攝已私自無所容耳一有計獲之念參乎其間即[illegible]
偷休而已私且潛滋矣非役獲其可以爲先難乎敬鬼句只在務字
中後獲只在先字中　樊遲近利人也以利而徼諸神則望其福而近
心生以利而計諸已則樂其易而獲心生矣

知者樂水章

知者仁者以人言知者仁者待人心之靈機者也仁者待人心之生機者也
然此都在他心裏看將何以別其孰爲知者孰爲仁者哉凡人各有興
致各有體段亦各有受用處就興致上說知者必樂水仁者必樂山就
體段上說知者必圓融仁者必寧謐就受用處說知者必洒落仁者必
長久即此而想像之就裏自見而不可識仁知之分哉總是描寫知仁

心境情致勿涉外面去　樂水樂山非明其在水在山也若曰想像其
心境意興當若斯耳　人心動盪則生機暢遂樂也靜息則生機凝固其
壽也者縱猿稱樹可怡

齊一變章

當以國勢國脈立說齊字自齊字來道字自魯字來　先王之道豈有
他哉一切綱紀文章要從生理中出耳齊襲霸勝之餘雖若天下莫強
而以詐力濟其功利生理斷削殆盡矣乃周公之禮義我魯猶至今守
之即國勢積弱生理尚自存也故齊雖一變而斷削殆盡之後詎能一
朝盡復其生理僅可至魯而已魯若一變則自存之生理更得培養將
見元氣充周神理煥發大國遐至而立有效者直可至于先王之道矣

可與齊同日語哉　吾其東周夫子更不屬之他邦則此章本意原只
論齊魯特借齊相形耳夫子如扁鵲看病不以形體强弱決生死獨于元
氣上決之

觚不觚章

若汎就名實說何必專言觚乎其爲脂韋滑稽之徒而發必矣醒人全
在第一觚字人心之德雖甚渾融而自有剛方正直稜稜不苟者存猶
之觚也乃至毀方隨俗無復廉隅坊表猶觚之不觚也　物之有稜者
觚夫子當日口頭本只說觚恰似指觚而責之曰若而非觚吾亦奚怪
乎不觚乃若則觚也而却不觚觚哉觚哉一何自負自毀之若是耶珎
觚哉觚哉乃深嗟之辭與鳳兮鳳兮之語同況模稜希世之人甘心破

觚那怕不得爲觚遂作悲傷咨嗟爲長

仁者雖告章

宰我意仁者愛人豈曰不善第慮世情叵測往往乘其仁而詐之其他
有益于人而無害于己即有害于己而不至危身詐而告之固未有不
可逝者倘欲陷之死地而詐以井有人告之亦將入井而救之仁之可
陷若此良亦難成也哉　井有人焉之告亦備井字意在害仁者之身
也告者原未說從其曰從之云者則度仁者之素心故以此陷之使從
耳　何爲何如云怎麼他直遣等乃甚不然其說之辭言從井救人斯
米極矣仁者即甚惻隱怎麼做如此事夫仁人而告之使往救人則可
若告之使從井救人陷于死地則不可蓋君子物我形骸雖無間隔而

人已輕重亦自分明夫無人而爲有人以此許之往救猶欺以理之所有耳如救人而先自陷以此使之從井無論截胥及溺無濟于人就使有濟焉有亡身而徇人者君子必能辨之不可得而罔矣謀不若欺之能售也豈其可逝而亦可陷哉予亦憂不仁耳毋憂仁之陷矣 何以仁也私意無所障蔽而生機流也如以用仁之故可附障蔽甚矣仁安從生也故用成巳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夫仁知同出而異名者也 假令夫子答宰我仁者先覺哄他不得便覺誕妄雖信且象以愛兄之道來舜何以誠信而喜之乎所以夫子但曰君子可逝云云如此平平說去何等真質妥當見仁者切于救人雖先覺豈能安坐如夫子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何以周流席不暇煖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乎

君子博學章

此章今重文禮二字所謂循循下學是也未有不由得道而但曰弗畔且先曰亦可詞意多少斟酌蓋夫子把文禮兩件認爲家誠以故婉轉遜遜若不敢全認此道者 夫道一性性一天而性天未易渾合也有如希上達脈下學上直遺文介髮禮法弊且以妄機爲真機肆無忌憚者有之以真機爲妄機一切掃滅者有之豈不與道相背而馳哉唯是字內之文章皆從天性中發揮是有文而滅無文之蘊者也吾身之體度皆從天性中裁制是有體而存無體之真者也故君子之求道且不向無言無體處求之第往文上廣博其學而約此博學之文則以禮爲一

徐俟其自解自復即未遽解且復乎亦不至如無忌憚掃滅者之所道矣然則萬世求道者尚其以文禮爲宗哉

子見南子章

曰見南子者見其所見最下又非見他人之比也于此而見無不可見矣何以解之本文二天字便是 仕其國而見其小君于禮有之南子女德不貞而能知君子蓋嘗聞轔轔止車之聲而知其冥冥不墮之行其于夫子則願見至再而環佩禮答寔自有誠意焉子路之不悅也獨以招搖艾豭傳播中外中冓不可道之言又非公山佛肸諸人之比淫穢宜遠嫌疑可畏也却不知遠淫穢者人耳畏嫌疑者人耳而夫子則天也天大矣豈天覆之下不可置一南子耶何淫何穢何嫌何疑而必遠之畏之爲也但此等意思豈若東周匏瓜之話可以明明自白自其口出故但矢之云云 與今人到難言處曰惟天可表相似然何以不媚王孫賈不主彌子乎兩人市權賣重非若南子之誠此而媚之主之是又獲罪于天而天真厭之矣凡此莫非天也夫子何庸心于間哉

中庸章

此章從天與人合上討出至之一字還從天與人合上討出民鮮久矣一句須知夫子說來說去本意非說斯民要令斯民聞而深思自悟中庸爲何物而已 人之所得于天原自中與庸合故曰德此德乃人心之恰好處令人增減不得故曰至鮮而久從民字來既曰民自合鮮而久矣以此德天能爲能非人貌天行者不能故也

如有博施章

此章夫子與子貢剖析仁體極爲精微且如中天下定四海正是博施于民而能濟衆謂非性分內萬物一體之事業哉乃孟子却說所性不存與日月普照萬方而有明只在如孟處相似識得此意方知仁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不然而夫子未得邦家安懷竟成虛願將謂其仁不堯舜若耶　章末歸着在方字上方知通章問答只是打整箇方字方非方法之方乃方向之方仁之所向處在此也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謂仁之所向處在普天之下即堯舜猶然難之何其遠也而仁遠乎哉仁人心也心只在自已腔子裏故仁者之立人達人第從自已欲立欲達中流出耳看來人能近取自已欲立欲達之心而譬人心便是哉

之所向可謂仁之方了如必博施濟衆遠而取之天下是豈知方者仁

子貢之問一曰何如再曰可謂仁乎是視博施濟衆較易而惟仁爲極難也夫子之答一曰何事于仁再曰必也聖乎三曰堯舜其猶病諸則惟以博施濟衆爲極難矣　六書事字無訓止者細玩何事句乃愕然驚異之辭若曰、爾之從事于仁何爲其然也云耳益詳其事仁之不倫也事字當與顏淵請事之事同　何事何意謂博施濟衆乃無窮無極的勾當當不止于仁也如此博施于民而能濟衆意者聖人存神過化其功德匪夷所思或足以語者乎我再思之古來聖人孰如堯舜借令聖人果能博施濟衆堯舜嘗先施之然而堯不曰其咨乎舜不曰儆予乎誠以天下之大堯舜之衆耳目之所未及心思之所未到能保其無人不施無人不濟耶自病不足堯舜其猶不免乎然則聖人亦有所不能乎　夫仁者節因下節論仁之方故先論仁者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已外無人原自不違然則仁之方亦惟近取諸已而譬之足矣何遠之有乃自上生下非兩項語也夫仁者元氣周流生機淪浹詎若痿痺偏枯秦越斯人之徒而莫之立人達人者乃其立人達人不在人也更不在天下之人也說其元氣已之元氣生機已之生機將必欲已之立欲已之達而此已欲立已欲達之心與斯人脈脈潛通無少間隔譬如癢必搔知疼必護雖欲不立人不達人而不可得者　夫人之欲不遠即已之欲而是人之欲立欲達不遠即已之欲立欲達而是然則所謂仁之方者寧復取諸人耶寧復取諸天下之人耶

第能取已欲立欲達之心譬人欲立欲達之心即此是仁之所在而可謂仁之方了何者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　可謂句喫緊在一已字言仁之方即此便已一何至約至簡若猶未已又將舍約求博舍簡求衆仁且在是乎哉非其方矣

述而篇

述而章

自古聖人未有不作者不作自夫子始此章自明其意也作文首句虛說全重信而句末句只是帶及話說耳 稱古羲皇而下代有作者至如丘之無知亦嘗贊焉修焉删且定焉勤勤懇懇無日不從事于斯文矣然皆取古人之所作者誦而傳之表而章之述之而已而作則不爲良以古之作者初無意于作也彼其時理有所未發則上古之始作者闢起之理有所未盡則終古之繼作者光大之迨于今日已發已盡後有作者無以復加此丘之所心信也信則上嘉下樂心相契合自有心誠好之者蓋不惟識不能作分不敢作抑亦理不必作矣 編此句

只是完足信而句意者背我老彭因信而好古故述而不作我今亦因信而好古故述而不作竊自比其遺意云耳 老彭好覽古籍以政敎大夫以官敎士以技敎庶人緩以德行不任以言常著祭統樂賦

默而識章

心總得心便是識 識心解也尋常心解必由講說而入茲默默不事講說而自然心解此從虛生耶能自得之者也自得之則其趣津津與斯理相爲融液有難欲不學而不能者又何厭焉自得之則生機脉脉與斯人交相融液有難欲不誨而不得者又何倦焉 以我之好古敏求亦嘗自謂不厭矣然第就學之心論耳若乃由默識而不厭則心與理爲一是至誠無息之境地也我何有焉以我之無行不與亦嘗自謂

不倦矣然第就誨之心論耳乃若由默識而不倦則已與人爲一是仁無我之襟情也我何有焉 夫子每自謂不厭不倦却曰何有於我只爲源頭自默識求故遜避不敢當令人從默字上深味向上一乘

德之章

德只是真性以其得此真而曰德耳修者去妄以存真也而真妄之間最易錯雜不講學且知德爲何物修德爲何事乎徙義改過則即所講而實踐之正是去妄存真修德之實功也 學無他博學於文求以知此德也講者取所學而審問明辨務求真知其德也 與真性合爲義與真性悖爲不善 二不能字宜玩好事自當徙何故不徙歪事自是當改何故不改緣義之爲物變化而無方膠成心則不能徙不善之爲

物盤據而難拔溺私心則不能改矣意必忘而後能徙私欲克而後能改修德無出乎此 義無定體隨時轉移如自此而徙之彼者若就去不義而遷於義却仍是改不善矣 曰吾憂者要人知四者就裏殊未易盡而細心照檢益精益密以求盡之也若曰吾則憂之人獨無同憂乎

子之燕居章

燕居便是燕居氣象若着意矜持便不是聖人矣正如春和景明時天氣自是舒暢和煦 此章既有燕字則居只是所處之地燕居方是處閒之地試想其展布之體殆申如者乎而展布之極不少爲容則申如者不足以盡之也殆申申如者乎試擬其和柔之顏殆夭如者乎而得

乖之極不少作色則天如若不足以盡之也殆天天如者乎 聖人一
心渾是太和元氣和氣發于容則委虵而舒和氣發于色則豈弟而愉
問記此意欲何明曰明聖人氣象的本色也譬之水有千波萬浪自因
風起無風時只是一泓清澈乃水之本色也

甚矣章

聖人一身關係天下汚隆氣時世雖莫宗而此身未衰尚可望于異日
今身衰已甚如此已矣乎天下將不復見西周之盛矣乎此孔子爲天
下悲非但爲一身之老于行也哭回泣麟嘆老皆悲天下 氣之精凝
處爲志志卽氣也志之神嚮處爲夢夢卽志也一也故夫子直以不夢
甚吾衰

志於道章

此章把學者自始至終的工夫用志據依游四字括盡所以示求道之
則也 皆心學也第所欲者異而志據依游分矣如丹家火候疾徐多
少各有恰好處一毫差錯不得於與俗語朝那裏去之朝字同 夫吾
人之心一也吾人之心乎學一也就分其於道於德於仁與於藝者第
厥初得之未能不可曰德一之未能不可曰仁兼之未能不可曰藝而
第曰道斯其學亦爲於道矣於道則前功伊始後事無涯如乎地爲山
一簣未覆非有銳不可遏之心可乎利用志矣由志道而得之曰德其
學亦爲於德矣得者不可復失非有堅不可拔之心可乎利用據矣由
據德而一之曰仁其學亦爲於仁矣一者不可復二非有純不能已之
心可乎利用依矣若夫志道據德依仁之暇而時博其趣者曰藝其學
亦爲于藝矣藝亦道德仁之餘何可空之以爲無而藝特道德仁之餘
又何可執之以爲有非有玩而自適之心可乎利用游矣 地有淺深
功有生熟 夫固無一可缺抑亦無一可混善學者兼體而各循之庶
乎道德仁藝一以貫之也哉

自行束脩章

語意歸着全在束脩二字言直從這裏蹈脚也 未嘗言其素也言吾
之設科蓋亦有年凡禮來者不俟備物自行束脩而上卽已未嘗無誨
焉而門牆之外絶無抱贄空返者蓋束脩雖甚菲薄而殷勤執贄禮際
相先何爲者也彼其一念向道之誠卽此足以見矣雖欲無誨其將能

乎若曰但有一點求我誠心我無非收者總是拑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見聖人無非人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註疏是也
時說解作矜束砥礪之意非

不憤章

此章語脉自上章來言我雖未嘗無誨然非彼無可誨而能强以無誨
附益之蓋由後觀施教之用似乎在我由前觀受教之地實則在彼彼
若自家不憤吾不去啓他彼若自家不悱吾不去發他彼若自家擧一
隅不以三隅反吾不去復他非隱也亦非倦也彼自無可啓可發可復
之地卽啓之發之復之無益也且塞其覺悟而啓其玩忽矣看來全是
學者自家要緊我且奈之何 雖不得于心而困衡方深若有所蓄勢

其間憤也。雖不得于言而疑信相半。若有所嚮嚮其閒悱也。此皆殷殷與意見乎辭色。非可襲而取者。三隅非限定三件。凡理可類推者皆是。

啓憤如吹積烟之火。發悱如引將噴之喉。　教往學反。　舉一隅。若曰三隅在其中也。須知一隅之舉。非第欲其知一隅也。正謂理可相證。機可互發。一隅之中。自有三隅在矣。而彼曾不以三隅反也。即以三隅復之。猶然不能以三隅反耳。奪望其研慮而說心。旁通而曲暢乎。安用諄諄而瀆之爲。

子食章

子食節　要認有喪字。有喪生者也。彼方擗踴哭泣。如何慘怛。而吾介乎其側。惻然有同憂共戚之感。而何能飽。

子於節　要看是日字。蓋聖人悲痛之情獨殷。有竟日愀然不樂。不以一觴而遂已者。

子謂顏淵章

看此章書須知首節即爲子路而發。分明借回退由。冀其漸進於時中。若乃子之與回。則二人同心。相視莫逆。又奚以顯言爲哉。

用之節　二則字從何處來。無成心也。當其未用。原無必藏之心。以故纔用便行。如機之發。然當其未舍。原無必行之心。以故纔舍便藏。如緘之閉。然任運因應。而意氣銷鎔。趨時變通。而鋒穎渾化。又安有留滯不化之意。停待不決之時乎。有如子路胸中先以能行三軍自負。殆如未用而先求行。既舍而猶不藏者。以此與行三軍。將無悍然無懼。率爾無謀。以成心敗乃公事哉。　用之二句與惟我一句界限要明。用之二句且只揣寫箇應世的機緘。惟我何。纔說出所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處。口語如云世間一切應世的勾當。如功名節義之類。種種色色。未易枚舉盡數。讓與他人有之。只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箇卷舒隨時潛見任運。與陽俱開。與陰俱閉的勾當。惟我與爾有是夫。蓋我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坐忘如爾。爾亦既無以有已矣。又故我可東周。爾亦可爲邦。我可疏水。爾亦可簞瓢。二人同心。故同道也。孔子寧復與他人有是耶。

看此節喫緊在一惟字。言除了我。只有爾。更無第二箇人。分明因子路在側。特以此語激發。宜歸重在爾字上。我有自不待說。章內三與字並同。

子路節　子路以行三軍難夫子。意謂此時此際。與用行舍藏之際不可同日道也。若曰當人之用舍我也。行由己。藏亦由己。自可卷舒隨時。徐起而應之。意氣安所用之。以此與回可也。至于三軍之行。則强敵對壘。鋒刃相向。危急存亡之秋。有行無藏。非有直前之勇猛。邁往之壯烈。不可。雖欲不用意氣而不可得。亦將曰惟我與爾有是乎哉。　看子路此語。便有奮氣而前。雖死不悔之意。若曰天地間亦何可少此意氣哉。兵凶器。戰危事也。而子路率然自任。可謂無懼無謀矣。

暴虎節　暴虎句。暗影子路意氣激烈之狀。曰虎。曰河。若曰如女意氣。與餧虎投河何殊。所以深警之也。不與者。以此等人。悍然無懼。又安能謀。豈徒無成。且立睹其敗耳。孰若如履虎尾。如蹈春冰。臨事慄慄如懼。

則好謀而周悉萬全以成之豈不眞可與哉安事横堤意氣敗乃公事
爲耶　小心如此則意氣漸融中和馴致異日者用行舍藏終將與之
此夫子以回與由之意　子與子路言每每說箇死字曰死而無悔曰
死而不厭其且曰不得其死然時時提醒而竟莫如之何也豈非以勁
氣無前一懈不顧英雄眞難回首之故哉

富而章

前二句反說後二句正說文妙上下照應不是兩截話本意全在末句
吾字　世人舍吾好而皇皇求富吾無暇與之辨是非矣獨計人情凡
有所求將必度其可求者吾不識富可求耶抑不可求耶夫使其誠可
求也即爲人執鞭所忻慕焉如其不可求也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盖富

在天不在吾既不在吾恐未能必其可求者惟是吾有吾身即吾有生
理吾有生理即吾有眞趣此其中活活潑潑其味自有不窮融融洩洩
其機自不能舍夫固即吾即好即好即從不係于天而亦無待于求者
何必包羞忍恥甘爲人役求彼不可求之富爲哉　夫子亦不謂其必
不可求而但作兩活語令人自己參詳若曰可不可之間當自有能辨
之者世人試用與審之　執鞭只是聖人詞氣和婉處其實富即可求
而身爲人役自好者不爲矣　從者自由之意吾將隨意任情好吾自
有之好不令浮世富厚爲拘束矣

子之所慎章

慎與畏敬者不同乃小心畏懼之意事大故小心也慎者加謹之意
誠重之也天下之事寧復有大于交神明寄軍國關軀命者乎乃神明
軍國軀命之精神命脉爲戰疾操之而齋戰疾所以操神明軍國軀命
之精神命脉心操之可不慎與　首及齋何也世人致齋第循三日之
常儀而神明有赫寔式臨之其重實在戰疾之上故也　臨事知懼未
達不嘗慎也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外身身存如未嘗疾尤所以爲慎
也

子在齊章

說不得便是妙處　韶何爲而作也堯則天而舜紹之太和盈宇宙矣
特洩之于韶也其實宇宙太和皆帝舜之心之太和耳夫子之心渾是
太和元氣太和之氣交相融液當是之時神與交心與會曠古以來聞

知之所不能盡者獨契于拊拊擊石之餘虞廷諸臣見知之所不能窮
者自得于鳳儀獸舞之外盖融融洩洩異代同神形神且俱化身世且
兩忘矣又何有于肉味之知耶　聖人到此直是妙不容言故不曰如
何美如何美但曰不圖云云復知韶爲我耶我爲韶耶正是所以三月
不知肉味處不可作兩截意

夫子爲衛君章

稱兵拒父不爲勿問之矣乃冉有疑焉子貢亦不能决焉何也此所謂
觀其會通處也夫爲之者將必心以爲是也當是時衛之國是未定也
聵不可復有國國不可終無主而輒嫡孫當立如曰社稷爲重大義滅
親輒似未爲不是不知聵之不可有國爲得罪于父稱兵拒父輒亦聵

耳獨可有其國耶中生有言天下安有無父之國哉質之本心必有惻然不安者矣夫人心安處即是處不安何是不是何爲此章不須以父子爭國兄弟讓國相形衞君與夷齊只在怨父不怨父上分別

夫子節　此節見冉有不能决衞事即子貢亦不能決也仍以子貢爲主　夫子對國人言言衞之國人無邪爲衞君者夫子亦爲之乎

入曰節——夷齊古之賢人子貢豈待問而知此乃出淺入深正問只在怨乎一句　衞君之拒父蓋自爲生怨其父之得罪于祖却來與我爭國也藉令夷齊厥初雖迫於名義而逃而其後心念失國亦怨其父之立少致然則古賢人且怨况衞君乎情在可原夫子或爲之矣　醒人處全在一求字　當是時父命其子弟讓其兄如欲有國誰則爭之而

必逃之若兒棄之若褫良以兄有國則不孝弟有國則不弟不孝不弟則不仁故相與舍之以求仁耳至于國失而仁得仁得而求遂矣世安有遂其所求而怨者乎　夫所謂怨者何也世守之睠懷何人蔑有而外以守義之故弃置其國中以失國之故怨懟其父云耳　註謂怨猶悔謂失國後悔而怨也非直以怨爲悔也　衞君怨父夷齊不怨父不怨者惟恐不失國怨者惟恐失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夫子既賢夷齊豈爲不賢之衞君哉　是時子貢之出但曰夫子不爲也一言而止更不明其所以仍是君子居是邦的意思與厥初不問衞君而問夷齊一般

飯疏食章

爲其不義之富貴者發若曰女之所樂非樂之所在也　問疏食出枕此中有何樂處曰此乃夫子素位而行安土敦仁自爾潔淸閒適日用總成天趣人世樂事誰能代此彼不義而富且貴穠濃勞擾尚能入太虛之胸次哉凡聖人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即聖人之春夏秋冬處一化齊素位自不願外不作兩等觀矣　疏食曲肱皆本分自有之物正與不義之富貴相反此淸而安彼濁而勞而樂不樂分矣

加我章

聖人作易本爲教人補過故論易從過上說起　喫緊在數年及大過字面懸想餘生而僅解後非乃極論易之未易學處益欲人深思熟玩不得草草非但自論而已無大過泛說不得宜即以易道律之　大哉

易乎其道潔淨精微淵深要渺其奧窔不易究而其津涯甚不易涉如我之學易亦既有年生平兢兢似可幾倖寡過至以易道律之則卅痏舛錯種種多有過端正未有極耳倘天而加我數年乎加我數年而五十以學易乎卒一生未竟之業繹當年未窮之蘊詎敢謂成象成爻順變化其旋元吉哉大過吾知免夫　孔子晚而喜易至于韋編三絕覺其中淵深浩博未易究竟故言此

子所雅言章

此聖人通用之教也　子所雅言是問辭下二句是荅辭若單出詩書執禮一句即入雅言在內便涉雅言句矣　其實詩書執禮莫非性與天道之理然而詩教由[illegible]踪性書教由心立法禮教由性作儀其理皆

奇之人事令人有所依據有所持循蓋無人不可與能故無時不可與
言也若夫說天之微言惟羲文獨得其秘傳心之要與自游夏莫贊其
辭自非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之人其孰能知之而可以雅言乎哉

葉公問章

問此章之旨畢竟歸着在何處曰夫子當日口頭只說我不過是箇好
學的人有何難知而女奚不曰也若論夫子心裏却要人知己之好學
耳其要人知己之好學何也夫子之心無人不欲其好學也且如葉公
而知好必能祛證父之謬子路而知好必能逈六言之蔽況今天下之
人皆求如夫子之學之好其于學不大有裨益哉而何默不置對徒使
人疑夫子之難知為也 問孔子問其為人何如不對還就無能名上

發之為正無能名而子自名之亦因子路不甚好學觀其說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及六言六蔽章可想 發憤三句要看到實際處旋難在發
憤一句識得此句其下如破竹矣夫天縱將聖何所不通若但曉暢文
義領略意趣有何憤處而至發之忘食乎緣聖人之學未易窺測如學
琴何以遂見文王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此等境界非可刻苦力索非可
旦夕躐致奚異乎發憤忘食者從此到契合處則融融洩洩為人世所
未曾有世間何事更能嬰聖人之憂乎如斯企慕如斯懽暢日子極容
易過荏苒將老又誰知之獨恨惟日不足不獲永有此箇中滋味耳其
他好古敏求學而不厭皆當以此意求之 此心凝注之極無復有分
其心者卽食亦忘之矣此心活潑之極無復能敗其心者卽憂亦忘之

矣憤樂相生更無一息之停卽老之將至不知矣皆極言之也極言在
食憂老三字 云爾言但可如此說無他奇之辭

我非生而章

劈頭出箇我字以這場話說全因子之我而發也子之言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知之來處原自有此兩路乃世人所推為
知之者宜莫若子之我所推為生而知之者尤莫若子之我彼將謂知
自生來非學可求自是何學沒斷求知之路寡焉詎非未識子之為我
故耶于是夫子喫緊以我明明而分剖之曰今人知我乎夫生而知之
者非我也好古敏以求之者是我也我可好古人獨不可好古乎我可
好古敏以求之人獨不可好古敏以求之乎我願今之人與我交相黽

勉旃幾乎學而知之慎勿不如我之好學而徒借口我之生知為也夫
子若曰二三子你休錯認了我我怕錯閑你 古字與生字相照夫瞎
室以聽受明古者知之髓也 問聖人之好而敏實自生而神變來他
人如何學得曰好學近乎智亦下學事也若有弗能弗措之志亦可造
到好學處不期知而自知矣

子不語章

聖人出語要在揭經常教退讓以雅馴乎寔為宗道其常而已 春秋
書六鷁退飛之類乃不善徵應非怪也怪者荒忽幻異不可以人理測
此而語之人將謂經不足據理不足憑相率而為誕為蕩者有之膂力
之雄彪之不欲口出恐賈勇者攘臂[illegible]之退也悖亂之事秘之不

令人聞悪不恥者生心是我皆之厲也至于神靈爽若不可掩紛㝠初
不可憑一以示人高者蕩于荒唐卑者泥于神利將焉用之
三人行章
以此章爲論師道者非也夫子只要人識得此機則不問何人何時何
地皆可爲切已之益師只是箇益字此等言語極淺近却極有益 人
幾何時幾何而我師必有極言之也只要有誠切自治之心則出門皆
有功之交矣
天生德章
天字與桓魋字相照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而生德於予且使我生天
下萬世之人生機盡鍾之矣彼伐木殺機也豈大盡以生機鍾之魋乃

能以殺機侵之耶借令殺機能侵則亦不謂之德魋之殺機能侵則亦
不謂之天矣魋即憑威力肆忮害乎實亦默爲天用者耳雖其如予何
哉 問比干何以死于紂曰自古皆有死患不得死所耳致命殉君比
干之死所也天所以成比干之仁也死愈于生也無故而死桓魋匡人
狂暴之鋒此于仁何當而豈死之所乎天烏得不衛
二三子章
章內先出一我字次出一吾字末且自指其名其自白至深切矣而喫
緊提醒處尤在行字 門人當日有隱之疑原疑言之有隱夫子却不
辨言之無隱而辨行之無隱蓋夫子當身之內日用之間大道顯行至
教昭揭未能在在省察時時體認譬之日月在天有目共覩比之言教

明白異常十倍而門人習矣不察如在夢中故喚之使醒若此 看夫
子本意不但自明無隱正欲二三子即行求與更爲親切故也 乎爾
二字當如孟子然無有乎爾之例爾者言吾是恁般也或作爾汝之爾
者非 謂吾有言不與者非丘即謂吾無言不與者亦非丘夫惟吾之
無行不與然後是丘爲耳
子以四教章
此章重一四字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處 四教須針而下四教首文
非采華也宇宙間精華盡自真性中出蓋將博學詳說曲暢旁通灼見
其所爲真耳然文不實踐則口耳非真故行教次之行不根心則形迹
非真故忠教次之忠不率性則意念非真故信教又次之至于信乃爲

與性合真而文行忠信皆有歸宿聖教之本意端于此矣 信字最難
認世亦有端其心思而與本然之生機稍不相符則中心不甚情願便
不十分真懇非信也
聖人吾不得章
四箇人及末節最要分別明白俱要歸着在聖人上聖人神明聖妙千
變萬化令人莫可測識莫可企及人之至也君子雖未若聖人而地位
卓越亦自匪夷所思去聖人一間耳善人生質純粹情合性真不復踐
迹兩人皆有超脫意思與聖人相近至有恒却有些凝滯無超脫意似
乎去聖甚遠然而質任自然面目不改與假超脫者不同終可望其超
脫也若夫亡而爲有三句疑鬼疑神若超若脫反與聖人相似 此章

本意要示人聖功之本夫以見聖之思自君子善人思及有恆乃爲之
者難乎有恆則入聖者去其爲而可矣

聖人二節　此二節要識文勢言夫子厥初求見聖人不得因而遞思
遞轉歸結在有恆上葢有恆之重如此中間君子善人如過文然　聖
人君子以地位言善人有恆以天資言次節不言君子而言善人各從
其類也始終要見聖人　聖人者誠故不息通其變矣純亦不已神而
化矣此固不可以恆理測恆格求者若其得見乎哉其次惟君子德成
而上變化將成眞足爲聖之派亞苟得見之斯亦可矣乃今何論君子
卽不踐迹之善人且猶不可得見無已則有恆乎彼其人醇質懿行不
逮善人寧遽望其通變而神化者然未能通變而亦無機變未能神化

而亦無物化與日者無息之誠不已之純庶其可使幾及焉安知吾之
得見有恆者非卽其得見聖人者耶　君子乃學聖人而將成者如顏
曾皆是其人弘才茂德優絕群倫亦旣通其變知其化出乎類拔乎萃
若將有神明默成之意幸而得見其去聖人幾何雖謂之得見聖人可
也　夫善人鍾靈獨粹賦性最醇能于迹踐之外超然自得使其如君
子之學安見不入聖人之室然而守內清淑之氣未易間値豈惟聖人
吾不得而見之卽善人亦不得而見之矣　予每謂孔門英銳特達之
才不知凡幾且狂狷高識峻節未易可及乃參也獨魯厥初一有恆人
耳而一貫眞傳參竟以魯得之則以有恆之人氣不虛憍步步着實做
去此夫子之所以貴忠信也

亡而爲有節　此節何意上只說願見有恆未言如何乃能有恆此乃
反言明其所以有恆也如云然必何如乃能有恆夫亡而爲有云云難乎
有恆矣然則必質任自然一無所爲乃能有恆哉　亡全未有好處也
有之反也虛者好處尚少未到充實處盈之反也約者好處未到渾化
舒泰之境其中尚有約結意泰之反也爲者意在欺世盜名而偽有盈
泰之狀也　僞爲之善朝盈夕涸豈有長久之理表裏未能如一必不
能始終如一也孟子好名之人章可解此節　聖人之心一眞渾然眞
源未漓乃可漸次培養彼作爲之害甚於嗜欲日彫日琢眞源無復存
者卻培養個什麽此夫子所以思有恆之無爲也

子釣而章

細玩章旨葢謂夫子愛物在恰好處也如云夫子之于魚鳥間亦釣而
取之弋而取之然釣而取之者有矣而用網以多取之者則不弋而取
之者有矣而射宿以掩取之者則不毋於取之中自有不忍取者存其
適可有如此者

蓋有不知章

不知而作其意云何葢曰作者之謂聖非聖不足與知也曾不思知之
路有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彼非生而知之而輒吐棄聞見厭薄
擇識妄附於作者之林則既非生又非學兩下躭閣將焉由知曷若取
古人之所作者聞之見之擇且識之卽非知之上也猶可謂知之次乎
豈不猶愈於不知哉須知知之次與首章不知字正相應　聞何聞見

何見擇識何擇識取古人之所作者而聞見擇識之也葢聞而不多既以孤陋塞吾聰多而不擇又以紛繽溷吾聰我其聞而多多而擇乎見而不多既以褻淺掩吾明多而不識又以遺忘耗吾明我其見而多多而識乎葢群言淆亂未必盡得作者之心徃訓森羅皆足恍覩作者之面　夫洞然若虛而自惺然若覺此德性之知也若此者將亦謂之知乎抑不謂之知乎將不謂之知而聞見有得所為惺然若覺者何物安得不謂之知將郎謂之知而聞見未忘所為洞然若虛者何在安得不謂知之次　蓋作則求附於知而竟淪於不知能述則未得為知而猶次於知求知者宜何居焉

互鄉章

不曰人之不善而曰難與言以下文論聖教也此句便須從夫子樂與人言說起　互鄉難與言其人皆素染不潔乃童子却得自通是與之也所以門人惑之若曰今雖進見而其往日之不善習與性成能勿退而復如其故乎及觀夫子云云乃知夫子與若人非謂一能進見遂能終焉允臧退不復如往然後與之也今日向善今日便當樂取前日後日之不善都不計較此待物之洪也愚意與字似解不得許字見其人則以其為我儕侶而偕之矣是與之也　來見曰進却要含向善意回去曰退却要含習非意　如其安於不善彼且無出其鄉與其不善人居耳今乃進而求見此何以哉彼蓋勃與善念幡然自新故謁吾徒而來請是其進以潔已進也如此庶得以字意不與其退頗難分曉門人意謂童子往者嘗難與言退且復如其往矣夫子不幾乎誤與乎夫子曰我之與止與其今茲之進耳非與其既退後作何狀也未為誤矣　保猶保也凡保人責有所歸須收管所保之人唯獨也唯何與獨何與同　唯何甚之何字即從與進不與退上討出設使退之習并亦為吾之所與則於己為比匪于人為濫收不與未為已甚即麾之門外可也茲唯與自在進原不在退如此而猶深避與退之嫌并失與進之意立已太峻苛人太苛是則已甚已矣吾獨何心而若此甚焉哉　有謂無錯節者今具一說於後童子見與之也與其進不與其退倘自所與在進不在退若與其退而為不善則誠可議所與在進何疑之有　人潔已以下又申明所以與其進之意言我與其進乃與潔也　二三子之惑

也將無保童子之往而病我之與其退耶夫我之與童子本只是與其進耳非與其退也有如已進而猶不與則已甚矣亦獨何為此已甚事耶蓋人之進非徒也乃去垢取新潔已以進也既然潔已便當樂與不復晉他往日為不善矣所以與其進而不能為已甚也

仁遠章

此因人有以仁為遠者故為心口相語之辭以動之曰仁果遠也乎哉試就我心忖度未有欲而不至者人心與我心想亦同然試反而思之以察其果遠與否焉可也　以仁為遠者疑其精微未易至也　欲仁二字要討個分曉果以惻然不忍之心言耶抑亦幡然向仁之心言耶曰若指惻然不忍之心卻是我仁斯仁至了欲字無着處矣還屬幡然

向仁爲是且如平日不寿其親忽爾清夜思量中心愧悔惡不仁也矣不仁卽欲仁也當此之際滿腔藹藹非仁至而何夫子要人言外思量仁是何物也世間不問何物絕無至與欲俱者惟有此心在一腔中勿論已放未放我欲其至無弗至焉操便是存求便是得則欲之斯至者惟心爲然今那言欲之斯至者惟仁爲然正見卽心是仁不必他求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求放心而已正從此章悟出　欲字極重欲只是箇向善的念頭欲時卽爲至時更無斯須停待夫何遠之有

陳司敗章

知禮之對乃人臣爲尊者諱之常未爲難也難處只在末節數語乃一章歸着處　昭公宗國之君也司敗他邦之臣也况知禮之名昭公已

夙負之不知禮之實司敗未顯言之孔子爲人臣子安得不以知禮對哉顧司敗云云據實行而質言執名義而端議不惟過昭公亦且過夫子矣斯時也瀆倫之失不容曲掩爲君解諱不可諱君之意不可顯白爲已解爲不可詎不甚難置對哉乃子曰云云不以爲君之過而以爲已之過不言其何過而但言其有過不專言今日之過而槩言生平之過意顯而微辭曲而中不枉公非亦不明已是而知禮之對之初意竟婉然而善全之非聖人其孰能之　公立已十九歲猶有童心非襄公三[illegible]襄君子曰是不終也公入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曰魯侯[illegible]亦善於禮乎公蓋習於禮之儀文間者

孔子退節　此退明知司敗意未但已必有後言或曰設使司敗夫子何以置對曰設使可以置對夫子必不退矣卽此是夫子妙處吾聞二句語脉自初問來蓋昭公實不稱名司敗有慨於中素矣茲特問之孔子爲孔子魯人知禮而夙稱誰譽必能秉公守正直言公之不知禮耳而孔子亦曰知禮與其初問之意大相拂矣彼將卻欲面詰而孔子退矣故特進巫馬與言以洩其不平之意而曰吾聞君子云云吾聞二句滋味全在二君子字若小人而黨何足道者君子秉公持正以垂禮教何乃至此　公之昧禮只娶同姓已見罔之何不是又添一層只是揶揄不合娶同姓相足之辭也如云同姓而百世不通婚姻周禮之大者君輒公行瀆亂莫之顧惜那乃曲爲彌縫強自掩蓋何爲者也蓋足取笑當年貽唾來世耳

丘也節　期之以告亦欲觀夫子知禮之對究竟何說　末節孔子難置對處安在曰曲不得直不得將曲爲君解而曰君爲吳之強非昧禮與是枉公非也心之所不能安也將直爲已解而曰我爲尊者諱非黨君與是揚君過也口之所不能出也今任過則曲而非曲過已則直而非直非曲非直之間此聖言之所爲妙　必字與苟字相擊應稍差便知也幸正在必字上　夫子此過自與他人不同他人之過衷情曖昧人不必知如上文之過自可顯白故必知

子與人歌章

章旨何在極狀聖人之好善也　與人同歌覺其善也恐兩人同聲無以盡斷其所長必使他再始復亂另歌一番然後依彼之咏協彼之律

自歌以和之全重必使反上　夫區區一人一長爲善幾何而夫子樂與之情一至於此　夫子一身渾是太和元氣靡不投也靡不受也靡不入也靡不樂也故歌入於聖人之耳則藩技孰非元韻善會於聖人之心則片長孰非天機和出於聖人之口則里耳孰非同調藉令天下之善皆得聖人爲依歸其所奬進成就何可勝道不將令太和在宇宙間哉

文莫章

不重自謙要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夫文者空譚之非必實有之也苟有影響之知脣吻之捷皆可襲而取焉我雖辭命不能猶人倘庶幾乎若夫躬行君子非心得者不能倖晏安則怠而不欲前矣溺思累則

牽而不能決矣庸德之行雖不敢不勉而內省茫然尚未之有得也然則吾人所宜竭蹶從事者惟躬行耳無爲貴文矣　文字不可直作言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言而有斐乃謂之文如六籍之删述兩端之叩竭皆是也　躬行取其文而躬自行之也躬行加君子字見徒文未是君子也

若聖章

全章以指示仁聖路頭爲主　夫子自家既遜謝了聖與仁的地位又恐諸弟子聞之因而棄擲了學仁聖的路頭故其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而不敢強認者此聖與仁而不敢終諉者此聖與仁以此仁聖自爲卻亦未嘗厭以此仁聖誨人卻亦未嘗倦津津然亹亹然自非真到優入聖域中心安仁的地位不能自已今而後第謂我爲不厭誨不倦則可無容更謂聖與仁矣蓋夫子嘗曰若只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而止則諸弟子聞之將曰夫子且然況吾儕乎是視仁聖爲絕德終無可學之路矣所以其下又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分明要弟子學之不厭不倦與同歸于聖與仁耳惟時公西華從旁聞之心念不厭不倦詎可勉強惟聖與仁者能之于是作而嘆曰夫子自謂爲不厭誨不倦將欲弟子共學之耶孰意遒道不疑莫非人力人人皆可步趨至誠無息渾是天機人人誰能學做夫子欲弟子學子之不厭而弟子不能學的正惟此不厭夫子要弟子學子之不倦而弟子不能的正惟此不倦耳然則若聖與仁微夫子吾誰與歸或曰不厭不倦既不能學然則聖

與仁終無可學之路乎曰要學聖與仁還須學不厭不倦要學不厭不倦卻須精思力踐擇善固執如中庸博學之二節久而深造自得人勝天定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將不厭不倦可學而聖與仁亦可學矣此等意思都在夫子與公西華言表　其人優入化境曰聖其心渾是生理曰仁聖人至誠無妄生理渾全與仁無二但以人與心分聖仁　抑字要分曉抑之爲言卻也與未食膾炙卻自甘愉相似　須味正字言夫子自謙處正是難學處　須思不厭不倦是什麼情趣弟子之學是什麼功夫自見不能學矣

子疾病章

子路宜禱不宜請此亦易知讀此章者須識夫子言語之妙方得　禱

出于子路。則爲愛師禱。出于夫子。則爲徼福。禱而必請。將不使禱自夫
子出耶。但驟止其禱。是令子路以禱爲非。不以請爲非也。如明非其請。
是在夫子知請之非。而猶有禱之意也。故先于問答間。諦明有禱之理。
而後徐曰。丘之禱久矣。以見今不欲禱云耳。夫既有禱之理。而竟不欲
禱。則子路之宜禱不宜請也。不亦隱隱可想乎。曲而中。微而顯。眞聖人
之言。　事涉渺茫。故問有諸。　夫子非不知有禱之理。蓋將得其說而
示以不必禱之意。子路不悟。而直應之曰有之。　禱者。持懺罪之心以
祈神之佑者也。若我並無此心。網可用此心以禱。然而丘也平日敬畏
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于天地。有負于神明。此心之存。非一日矣。禱
不過此心。在今日又何以禱爲乎。不是聖人自負素行合于神明而抗
然以爲無所事禱也。

奢則章

此與與其奢也寧儉不同。彼以本言。此以害言。擇害莫若輕也。　人心
有天然之節。而律度繩墨定焉。夫固增一分。即有餘。減一分。即不足者
也。彼奢之分數太多。主于增而爲泰矣。泰者必驕。少謙節意。其心之不
遜可知。彼儉之分數太少。主于減而爲嗇矣。嗇者必拘。少通變意。其心
之固可知。一則意氣揚揚。出而溢于繩墨律度之外。一則規規戔戔。退
而斂于繩墨律度之中。詎不各有害于人心天然之節哉。然而在繩墨
律度之外者。何等大膽。殊爲無所忌憚。在繩墨律度之中者。猶自小心。
差可有所持循。相提而論。彼害于此。固其較愈于不遜哉。

君子坦章

此論君子小人之分在樂與憂之間也。　君子心超乎物。無入而不自
得。以故世路無嶮巇處。由是世路寬廣。心境亦與之爲寬廣。何地而不
蕩蕩乎。小人心役于物。無入而可如意。以故世路多嶮巇處。由是世路
廹狹。心境亦與之爲廹狹。何時而不戚戚乎。人第見戒慎恐懼。以爲君
子之小心。不知順理者。循正所以自成其蕩蕩。人第見般樂怠傲。以爲
小人之快意。不知從欲者。危正所以自取其戚戚耳。世路別塗。心境殊
趣。此也日休。彼也日憂。斯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哉。　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正君子所以坦蕩蕩處。

子溫章

曰溫。又曰威。又曰恭。時出之也。非謂一齊俱有。　聖心一太虛也。曷嘗
以厲濟溫。以猛戒威。以安調恭。彼皆乘時而出。率性而動。蓋溫無其溫。
威無其威。恭無其恭也。溫無其溫。正氣固已存矣。若又見其肅肅而厲
耳。威無其威。和氣固已洽矣。若又見其藹藹而不猛耳。恭無其恭。客氣
固已化矣。若又見其雍雍而安耳。譬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豈必劑量
以制其偏。而後知剛知柔。燮燮以會其全。而後兼陰兼陽哉。　只爲不
曾落在一邊。與春溫夏燠秋凉冬寒相似。　安閒適也。亦與恭相反。如
溫之厲。威之不猛。訓[illegible]然未切。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五終

古郇王國瑚夏器甫著

泰伯篇

泰伯章

泰伯一腔忠孝可對天地民無得而稱故夫子[illegible]之闡潛德之幽光也

試思泰伯不列遜民何故　商日衰周日盛以賢以長有商之天下者非伯而誰而不徇太王翦商之志豈非固遜天下於商然使明詳顯諫又恐天下謂吾親爲利商故托言採藥泯然而去天下萬世但知其爲商之逸民世之高士已耳誰測其讓天下之心哉夫人情小有所讓一有所讓輒思有稱於世乃伯以天下讓其可稱大矣且三以天下讓其

可稱多矣而伯爲君計復爲親計放言自廢竄迹荒其迹晦其用藏故伯之以天下讓者三民無從得其一而稱之此其精忠純孝天植其性故不惟四海之勢利不入其心抑且終古之聲光不係其念眞可媲唐虞比夷齊而苦心更有甚者雖甚盛德何以加諸至矣哉　德得其性也至德者盡其性而無幾微不自慊也　凡看書要識語脈所重如泰伯至德重三讓字文王至德重有二字非以三讓有二便是至德三讓却能無稱有二却能服事故爲至也然泰伯所處與文王不同文王處君臣之間可以顯行其讓昭示臣節泰伯所處父子兄弟間也已有讓名則太王易樹子王季奪賢嫡父不順厥問弟能安其位乎故已與雍皆斷髮文身徉狂遠竄一點克讓眞情眞堅如金石矣與文王俱是徹頭徹尾到底不變故皆曰至德　當日王季生昌太王遂欲立少而世及之以克昌厥後伯於家庭之間默揣其意因與仲雍竄迹勾吳太王遂立季歷傳昌及發竟有天下追本所自豈非伯以天下讓哉

恭而無禮章

極論德不可無禮也無禮則美德變爲惡德有禮則民德亦如已德次節獨厚親故乃用情有等殺處等殺禮所生也

首節　甚哉禮之不可以已也寧惟可以閑邪即美德必由此成焉如恭也愼也勇與直也詎非秉彝之懿德涉世之善物乃恭變爲勞云云德成其疵類善物害於應感則惟無禮之故耳蓋人心美德皆無妄中生理禮則其生理有節處耳既過於禮即入乎妄先失其積美之源矣

尚復可以爲美乎　無禮之恭矯本性而爲之神安得不苦形安得不瘁　性中生機充盛有浩氣焉愼無其禮則性失而氣餒故退畏不自持　德性原自溫柔勇而無禮溫柔之性失矣安得不逞其恣睢德性原自寬裕直而無禮寬裕之性失矣安得不入於褊急　恭必力矜故無禮則勞愼必心小故無禮則葸勇者不懼故無禮則亂直者無隱故無禮則絞各從其類而過故也

君子節　仁厚德也亦恭愼勇直之類　禮與德初無二物故失禮而失德獘端所由滋也如能不失其禮寧獨可以成已之德哉君子云云中庸等殺皆禮所生則篤親故舊不遺正是有禮此節緊要在親與故舊二民本意不在民化乃極言親故當特重也言君子立乎民上自

宜躬仁厚以先之然而親豈他人之比故舊豈途人之比也者夫親毛
裏之離屬自天恩愛原自深厚而君子亦與之深厚故舊休戚之關切
有年情誼原不可遺忘而君子亦不與之遺忘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人
人所同然者以故至心感動併其民而化之興仁焉不偷焉其與本心
相協可知　夫禮之化民民德罔不成焉矧德之在已寧有入於勞葸
亂絞者哉以斯知禮可以居德亦可以善俗甚哉禮之大也

曾子有疾章

請問吾人一生全力合該注向何處如使習矣不察況如不繫之舟政
恐沉淪萬切　啓足啓手作不毀傷似淺如漸蕃作無生似幻蓋曰當
元四大今日完完好好還之造化云耳乃今日全歸言何容易都自平

日戰兢惕厲克治妄念中來　看此章方知曾子終世功夫只有壹是
皆以脩身爲本一句　人之一身易動惟足與手心動即與之俱搖是
時曾子疾革而心神寂然不與居平與嚮晦宴息相似真令終之象也
故啓足與手而示之若曰吾將全而歸之矣　如臨如履惡乎懼乎懼
其不能免也今而後始知免則前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矣所謂
死而後已者也　尚恐忽畧諄諄再致叮寧

孟敬子問章

此章議論全自孟敬子三字而生以孟敬子乃君子非有司比也與前
竟槩論生人之道者不同　此章仍只在身上蓋其脩己誨人切切惟
此而已

爲之節　言者不待問而自言也因上有問字特以言字別之上問自
是問疾此言非蒙上問字曾子動敬子在將死字人之生也憂攻其心
事役其形營營逐逐殆無已時比將死而萬念息矣百慮去矣獨其本
心在耳故其言每多善與將死哀鳴之鳥皆事之必至而理之固然者

君子所貴節　道無不在君子在道中所貴者三要看乎字君子對有
司而言居上者也　夫君子秉鈞衡登樞要國有政家有事萬務沓來
百責交萃幾于不可勝原乃容貌顏色辭氣不越當身而曾子言曰君
子所貴獨此三者將無迂遠而濶事情者孰知容貌顏色辭氣皆從中
出果能貌淑而慎色端而誠辭雅而當自然心無不正意無不誠家無
遺行國無秕德政善民安無不由之此皆實理實事寧獨亂威儀修邊

幅令人望而畏之即而親之聽而臨之以爲揆度丰稜台衡之律度當
如是而已耶吾輩學人求志各須篤信而力行之異日經濟自當出人
頭地曲禮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子曰君子脩已以敬修已
以安百姓此之謂也不然而何不似人君之梁襄卒然語孟子即知其
不可與定天下哉　三斯字重看謂之斯者有動即遠有正即近有出
即遠無徃而不然也若待動正出之際而後求遠求近則把捉所不及
即有不盡然者矣夫暴慢鄙倍而不近信其來有根中心有妄故也惟
君子無動無靜無久無暫刮磨心體除去妄念則氣清神慊恂慄中白
有威儀成象成文無之非是蓋絕其暴慢鄙倍不近信之根安得更有
暴慢鄙倍不近信者乎是故有動有出即遠有正即近也三斯正是貴

之處誠珍之重之無敢失墜故常常如此也 容貌乃一身模樣動則
其張弛舉止處也暴者恣雎自遂無雍雍意慢者倘蕩不備無肅肅意
要知暴慢之遠厥故安在盖容貌之動心與之俱動而暴其心必有浮
氣矣動而慢其心必有佚志矣有動斯遠皆從淵懿謹持之心來徽猷
良法所從出矣是故君子貴之寧徒溫克其氣宇尊儼其丰稜哉 正
如正色立朝之正乃丰采凝峻之意故曰非色莊不兼溫和顏領角也
正顏色二句中心達於面目信也若徒生色而始求根心斯字從何
處來畢竟面是心非成甚君子尚堪先用情之民與作孚之化也 辭
話也而或高或下或平或危或淺或深或收或放則存乎氣凡陋則聽
者唉之謬戾則識者非之 崇論宏議足爲台鼎光格言正辭可爽讀

訓並 三項俱要切君子發揮 則却也言細事却自有司之者存非
君子所貴 看之事二字所該亦廣諸如簿書期會錢穀刑名事屬瑣
屑者皆是君子雍容環佩揖讓樽俎豈必越堂皇而代之哉

以能問於章

懷昔友動今人也 以能四句前二句且只輕輕虛敘後二句乃大發
之夫以能視不能其有無分矣以多視寡其虛實分矣即使其人好問
自宜求其更能更多勝己者而問之抑或擇其亦能亦多如己者而問
之玆乃併其不能者寡者以其能與多問之果何心哉吾想以彼其能
誠不可不謂之有而彼不自謂有若無焉而已以彼其多誠不可不謂
之實而彼不自謂實若虛焉而已 問不能與寡果能有益於己乎曰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遡言之中每有生理苟非滿假堅其中藐忽距其
外何人不可以牖吾明達吾聰益吾神知乎 人之犯己能力忍之足
矣其上則能包容之足矣此乃生機藹藹視人惟我有犯如左右手自
相觸耳犯如無犯何校之有校猶比也取彼與己而比校其孰屈孰伸
也 末句要鄭重簡斯字斯之下問天下之義理無芥兒扞隔斯之忘
犯天下之感遇無芥兒芥蒂昔者吾友潛心克己滿腔中皆沖損之懷
和藹之氣爲能從事於斯耳芳躅如新良朋永隔而今可再覯哉
須知以能五句有前一步功夫當於吾友二字中發之以此知四勿之
妙

可以託章

前三句不必別其孰爲才孰爲節只照末二句二人字上發之可以三
句皆相臣極難之事眞金在烈火中不變故曰君子 末二句妙在先
着君子人與一句先若疑後乃決仔細思量而後定其爲君子正所以
深決其爲君子也 爲臣不易自古託之列在相臣言何容易然使其
輔長君易耳佐國命易耳託孤寄命而臨小節亦易耳乃若煢煢乎六
尺之遺孤有人焉可以憑几而託之紛紛乎百里之國命有人焉可以
居攝而寄之凜凜乎授命之大節有人焉不可以震撼而奪之此之品
地是何品地將謂之君子人與抑不謂之君子人與我思人品之大端
有四曰識曰力曰心曰德人之識而至此識莫卓矣人之力而至此力
莫大矣人之心若德而至此心莫貞德莫厚矣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其

人過不可企及而萬無可疑議矣若人其眞君子哉　可不可兩相擊
應臨大節不可奪正是可託寄處託孤寄命亦不是兩事幼主不能施
命必須有人居攝如周公是也　奪者奪其志也初受託寄時必以不
負託寄爲期志也維時主少國疑權輕責重其間中外小大煽惑猜阻
觀望之徒紛紛而起其能奪我之初志者何可勝數唯是死生之際節
莫大焉臨死而猶不奪則凡勞瘁之不能奪也沮撓之不能奪也與夫
憂畏之不能奪也皆在其中矣舉重以見輕也極言之也　先言君子
人與意重君子君子不可輕許人也後言君子人也意重本人本人非
可容易得也

士不可章

通章說話全爲一箇士字鈞是人也而命之曰士將完其所以爲人者
也乃天之生人渾是生機無纖毫非生機無瞬息非生機者也藉令心
量稍狹且以片善自足寧能仁爲已任纖毫皆生機耶又令心力稍弱
且以半途自廢寧能死而後已瞬息皆生機耶其如擔荷道路之大者
遠者何若夫蚩蚩凡民志其小者近者第有尺寸之長旦夕之守已足
自拔乎等夷自樹於閭巷即不弘且毅亦可可與士同日道哉　須知
弘能勝重非若烏獲之舉千鈞毅能致遠非若健足之走萬里夫烏獲
舉千鈞烏獲自烏獲千鈞自千鈞健足走萬里健足自健足萬里自萬
里皆可分之爲兩乃若仁者妄機不留纖毫非所謂仁爲已任能勝其
重者耶生機不歇瞬息非所謂死而後已能致其遠者耶而妄機不留

纖毫則妄機全空其心不沖虛而弘耶生機不歇瞬息則生機獨旺其
心不堅強而毅耶心既沖虛而弘妄機尚留纖毫耶心既堅強而毅生
機尚歇瞬息耶看來弘毅便是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處仁爲已任死而
後已便是弘毅處本以仁成弘毅還以弘毅當仁同體異名不得分之
爲兩者也　弘毅即孟子所爲至大至剛人心本體原是如此學者須
從慎獨上日日刮磨到得心無一物自然虛懷恢恢正氣勃勃弘而且
毅本體復全非故拓之而使大振之而使堅也　何謂仁終其身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渾是一團生機與桃仁杏仁無異矣故曰仁也
何爲任重士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担子孰如其重乎何謂道遠士當
終其身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路兒孰如其遠乎　看來仁以爲已任節

且只說他該挑的担子該走的路兒若果挑了這担子走了這路兒卻
便是弘便是毅便是仁矣

興於詩章

六經原自同歸而學古皆能有獲第就中而細分之其受益處各有攸
當如人參補元氣白朮補胃氣之類　在詩教咏嘆咨嗟能感動人在
禮教規矩準繩能約束人在樂教歌咏舞蹈能陶鎔人　善者美之已
足示勸而以其揄揚咏嘆之意抑揚於聲歌能令人好善之眞不覺其
躍然興也惡者刺之已足示懲而以其悲悼咨嗟之情反復於吟咏能
令人惡惡之良不覺其惕然興也　禮者節也自人心之兢兢業業中
出者也令人約束其中亦復兢兢業業堅定而不頹靡樂者樂也自人

心之謡融洩洩中出者也令人陶鎔其中亦復融融洩洩和順而忘矜持 雅頌各得是謂樂正樂中未嘗無詩乃詩但能興而樂遂能成若何竊意古人性情動處皆能作詩不必聖人故其益亦專於能動若夫取其詩而播之金石管絃間乃聖心神化與天地同流而作樂以導其和必非聖人不能也故其益亦能令人窮神知化而要之成試觀孔子學韶三月不知肉味學琴數旬如見文王又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樂理之淵微玄妙非詩之比可想故于所雅言詩書執禮而樂不與焉毋亦謂其妙不容言可令學而未易令人知故爾

民可使由章

何以可何以不可顯與微之分也 由者爲其事知則悟其所由之理也事在外而如冬溫夏凊之類皆有顯然規矩可睹可聞如以法令驅之民能趨而爲焉於此用使可耳若夫所由之理不在外而如冬之所以宜溫夏之所以宜凊直從眞性中來豈復有顯然規矩可睹而可聞者即以法令驅之而日用之百姓烏知眞性之爲何物乎於此用使如何則可第可從容化誨俟其自得而已 孟子行之而不著章可作此章疏義

好勇章

疾貧而亂何足道只是引起下文若曰一鬪耳 好勇而終於亂非勇之罪也激於疾貧之心而以其勇敢於爲不仁也乃若疾人之不仁似出於惡惡之公者不知絕之太嚴束之太急彼其激於無容能不敢於

爲不仁乎發大難生戎心何不至也兩者善惡雖不同科于以禍生靈危社稷一耳而不得專罪好勇疾貧者矣須把已甚致亂說得與疾貧爲亂同一機括方好 疾不止是惡乃視之如疾必欲去之而後快貧無可疾人而不仁則可疾矣邦不當疾之已甚 人字不可忽好勇疾貧不仁在已其生亂宜耳乃人而不仁雖若與已無干然以已甚之疾生亂其與自家好勇疾貧何異哉

如有周公章

程註甚言在周公二字 但言之才似足必言之美者挖下觀字也才如知勇技藝之類其中各有一段光采表著令人可觀處美也何才無美何美無觀乃才如周公則其美爲古今第一流矣此其甚足誇恃甚足珍惜即一驕且吝似亦無妨於足觀者然而竟亦不足觀也蓋德者本也才特德之餘耳如彼一面張大一面閉藏既要人知又要人不知是何態度是何器宇已自全無德了其餘燦而爛炳而蔚者祇覺是長傲之資懷私之藉蓋皆索然無光稿然無色矣譬美色女子冶容倚市併其美色皆可輕賤又奚足觀之有周公之才且爾他尚何言哉以斯知驕吝之害不惟內喪其本眞抑且外掩其才美一眚爲尤百美莫贖懷才者其亟戒之哉 驕吝同根總要自私其才美 只想驕且吝的嘴臉便討出不足觀處不必深求 須思才美何自而來

三年學章

夫子此章蓋嘆眞學之難惟無所爲而爲乃爲眞學 滋味深處在三

年二字學以謀道豈曰為穀然而脩身見世人自祿之亦自與穀為鄰焉以故學至於穀每每而有厭初學力未深砥礪方切不至猶自易耳惟是三年而學則脩身可考其成見世若值其候矣此時如農人播種而穫至於日至期望有秋情所固然乃能惟知有學曾無一念至穀此蓋於所學之中深得吾道澹泊冲素之味而人世羶悦濃艷畧不入心若而人者夫豈可以易得者哉　古人典學立功每曰三年

篤信章

人情無不愛其生如其信道不篤誰能至死不變篤信則能守死矣然守死却不能善道則未嘗明其道於好學所信非道故也有如篤信又能好學則守死遂能善道矣將見以危邦則不入矣以亂邦則不居矣

蓋道果可死君子誠不惜其死乃若邦已危而冒入之邦已亂而苟居之如其死於此邦則死乃自取道惡乎善篤信好學者詎肯入且居哉故惟天下有道無復危亂之邦方肯入肯居而見於世耳若天下無道邦皆危亂必不入不居而隱矣其善道有如此者不然有道不見而貧且賤是邦有道我無道也其可耻固不待言若無道不隱而富且貴是邦無道我亦無道也其可耻與有道之貧賤奚擇焉曾是以善其道乎看來如欲善道必須好學無徒輕信非道入於硜硜之守可也　此章全重好學二字如子路結纓豈不守死而仕衛輒危亂之邦以致不得其死道未善矣此無他不能好學而信非所信故也　危邦節正是善道末節反言其不善道者

篤信節　信信道也心以為道應如是也篤信深信之也好學者恐其所信非道而孳孳於學求知道之所在也守死者至死不變如死在此而守之不去也若非深信其然誰肯至死不變善活字猶莊子善刀而藏之善諺云好好的無虧壞是也

危邦節　危亂之邦能令士死在危之外者道不宜投深阱在亂之內者道不宜立巖墻　有道無道之道字與善道之道字相照君子好學見道分明雖是天下有道道可大行則從而見耳若夫天下無道安所容吾道者君子有隱而已寧肯入危居亂自取不善道之死乎　愚意天下二句不平重無道句正是不入不居處不必作去就出處兩項觀末節只反有道二句可見

邦有道節　無道可見為明時所棄固自可耻而當隱不隱覥顏苟祿豈有道之所為乎其與有道而貧賤可耻均也不可兩平亦重下句耻耻其不能善道也

不在位章

玩二其字如司徒有司徒之政司馬有司馬之政凡大小不相兼彼此不相侵皆是不止謀笏居者　出位之謀本心上自過不去

師摯章

李南黎曰此當與在齊聞韶參看此章既成則撮其大要以為亂武王作大武而推王業之根本於文王故以關雎為亂正撮其大要以收之也想樂章之初數成俱是武詩孔子有未滿其意者及至武終奏文其

不淫不傷雍容和平俱見文王修身齊家所以端風教基王化之妙眞有不讓部樂天覆地載之盛而孔子平日在玆之思恍然有如躬逢故有洋洋盈耳之嘆　是時太師適齊故夫子追其盛而嘆之如猶諺云嘗初也　看兩之字鄭重之辭如此好樂官做如此好樂章人與樂兩相得也猶言玉堂人讀左傳文也　何以洋洋也關雎咏文德大武中之盡善者也而有師如摯則固調翕純皦繹之韻集于缺陽襄之成最能闡揚之矣故當日登歌之闋咏間之時雍容和平恍見不淫不傷之盛猗與休哉卽韶舞何以加諸　曰盈耳狀洋洋也耳之於聲有同聽焉聲不盡善自不入耳玆則聲之所傳皆其耳之所悅積美在耳應接不暇有若盈溢其中者

狂而不直章

須知夫子深外此人不在不直不愿不信在不直不愿不信而出自狂侗悾悾也　狂直等字須剖析分曉儻蕩跡狂人雖少點檢却沒蹺蹊直也知識如火其光易露每有炫燿凌厲之意侗者愚無知識却炫燿凌厲箇什麽其人多循謹自守愿也有才能者儇巧多計數而詐僞生焉悾悾者既無才能有何計數既無計數有何詐僞只是箇朴實頭而已信也　此三人原非狂侗悾悾諺所云粧風狎憨者也其心蓋謂若如鄕愿假托中行而中行世不常有人或不信獨風顛愚拙之人世人每以直愿信目之反有討便宜者特故假托於此政如亦法假銀不作十成而作八九成取售也其胸中則是一樣奸計蓋又奸人之尤者夫

麁其人鄙其情不欲出言其口但曰吾不知之而已

學如不及章

嘗謂學縱如不及還要猶恐失添箇要字便不是了語脉全重一箇猶字而猶字則從如不及來極言學之易失以儆學者不可將心放下也若只有五六分勤學恐失自不消說何以曰猶　不及字要分曉如追亡已及時心乃稍寧當及追而未及其心汲汲皇皇恨不挿翅寧肯一息停待耶恐只是從旁虞度爲之凜凜非謂學者當如此恐也　問學如不及矣而猶恐失之者何故曰道烏在在寸心意念間耳而意念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毋論幾微不檢旋已放逸卽檢之猶未必無放逸也毋論瞬息弗防立見滲漏卽防之猶未必無滲漏也蓋有失而不自覺而不自持者矣夫至於失不自覺覺不自持安得不恐其失乎詎可謂學如不及吾已不遺餘力矣而遂坦然自以爲無失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嚴乎

巍巍章

自此至禹吾無間然四章乃夫子品題古之有天下者而自明所得之統所以特從有天下上說起與孟子幾希四章相似大意若曰大哉之堯猶之天然巍巍乎之舜協於帝矣至矣之文其嗣堯舜乎禹無間然亦自巍巍其堯舜之亞乎唯于武之戡亂徵致不滿其謂武未盡善猶湯之慚德乎然則夫子得文王之統其祖述堯舜者哉　語脉注向天下字上奄有大物而若絕不相關是何等胸次　曰有者有其所未嘗

有也由堯而上有天下或以世及或以革命倘舜禹則勳華在上而揖讓有之所謂匹夫而有天下 今人一命之榮猶然德色一物之獲且自矜容矧天下之大一朝奄而有之其動心宜如何者乃舜禹澹然漠然與我全無關涉如寒暑晦明之代乎前其視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盡爲偶寄普天之土率土之臣總屬倘來而于我何加依然有鰥之夫崇伯之子而已此其襟期卓越揭日月而行胸次恢弘包天地之外何巍巍也 何以知其不與也曰以其心知之夫舜禹致精一嚴危微允執其中者至矣中之內一物不沓安得有所爲天下也者而與之 品題人君却要不與天下何也諺云丟得下擎得起惟無以天下爲者乃可以君天下耳巍巍乎其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乎

大哉章

天大堯則但以德言在天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虛之體是也在堯則與太虛同體之心是也虛則神神則無方故熙人皆無以尚焉則天便無名無名便有成功之巍文章之煥是一路語說正與巍巍之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其大相若故曰大哉堯之爲君

大哉節 一人而有天下者君也域中孰如其大爲之而如其所有乃稱大焉古來皆后諡辟非不代作然先堯而爲君者鴻蒙初剖若有所待而未宜後堯而爲君者儀象漸分若有所減而不盡惟堯一元交會之數適值其中萬代熙洽之期於斯爲盛眞能幠幪方輿包槃寰區而所爲如其所有矣大哉堯也萬古一人而已 天之巍巍非以輕清上浮法象之高言之乃以無聲無臭超而獨存言之由太虛有天之名是也 堯與天同其巍巍以其與太虛同體也人心有倚著即有方所有方所即有限量即可名言聖人心同太虛一無所有是故神運無方蕩蕩如也夫蕩蕩者一無所有而何所名矣 蕩蕩無能名正說堯之則天蓋天之峻絕而高便是天之廣遠而大堯之峻絕而高便是堯之廣遠而大蕩蕩者大也其與天豈不適相當哉故曰則也 蕩蕩廣遠也如何反無可名廣遠自心同太虛而來故無可名也

巍巍乎節 二有字與上無字相照有生於無也 心德與治道若形影然人心才滯於有則發爲政治必有所局而不能隆起有所偏而不能煥發無名則與全負全則生機充溢高也明也有不期而然者爲物不貳即生物不測皆此道理 巍巍與上節巍巍相應言其民之無名處如天之巍巍故其功之有成處亦如天之巍巍 如飯熟成功也當造飯時汲水漬米一切作用可觀處文章也

舜有臣章

一自武王征誅遂令西山有餓士洛邑有頑民其間有多少高士恥爲臣僕才不唐虞亦有由也但事涉當代又武王亦萬不得已故夫子只咨嗟嘆息寄意才難微寓不滿之意 末節思及文王其旨微矣

舜有二節 平平記虞周人才之數爲才難節張本即當重周 治亂二字極重舜之才用之於繼治而武之才乃用之於撥亂下文周之才不唐虞全在此悲武王之遭也向使武王亦繼治如舜之揖讓而有天

下則伯夷叔齊微子箕子比干輩皆爲之臣才亦何遜於唐虞 當以
時字立說如云五人堯之臣也堯有之天下旣已治矣維時唐虞禪讓
五人復爲舜有于是恭己南面無爲而治安享太平亦如堯天之世是
五人之才用之治世謂之治臣可也微獨舜有臣也武王蓋亦有臣焉
而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誠以仗黃鉞秉白旄摧如林之旅正獨夫之
誅皆此十人爲之是十人之才用之亂世故謂之亂臣云耳才則代有
用則殊時時乎時乎武王且如此時何哉
才難節 舜臣以五計武臣以十計周之才宜若盛於唐虞矣孔子卻
說云云從治亂上論之也要知孔子是論時不論數 唐虞旣治世故際
而爲一唐之才虞得而有之五人已見其有餘商周繼亂世故分而爲

兩商之才周不得而有之十人若見其不足遂令唐虞之才獨高千古
於斯蓋爲盛矣此雖滿十人之數猶自遜五人之烈然且十人之中婦
人與焉原不在戡亂之列安得備十人之數雖曰亂臣十人其實九人
而已以斯知清淑之間氣從古不數覯此其才固以人之盛爲難而猶
遜之昌期從古不再逢此其才尤以時之盛爲難向使周之才而生逢
唐虞之際倘可繼唐虞之盛乎古嘆才難不其誠然乎哉 際字妙兩
朝不分故盛隱然見商周分而二之故難 除卻婦人以其非商郊執
戈之伍故不得爲亂臣意思只在亂字 曰而已少之也言外若曰安
得令殷之三仁二老與此九人同心共事庶幾哉師師濟濟一如唐虞
之際乎 末節不出文王字是聖言渾然處周之德與周之才相照如

云此周之才也而非周之德也憶昔九人之才未用止敬之節方堅維
時天下大勢業已三有其二藉令率亂臣詢獨夫大統豈曰難集然且
率有二之衆相與服事乎殷其勢彌大其心彌小其命維新其忠如舊
周之才似乎遜唐虞之盛周之德居然一堯舜之心至矣哉 服者其
心甘爲之下事則仰而戴之矣至處全在三分句 文王之德似堯舜
尚吾無間章
細玩此章乃申論禹之有天下不與以見其與舜同巍巍也通節須就
有天下上論之方得本旨 夫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一朝奄而有之卽
不窮奢極欲似宜一享有天下者之養乃禹飲食自菲衣服自惡宮室
自卑澹泊清約與未有天下時奚殊然而飲食雖菲而不菲於鬼神衣

服雖惡而不惡於黼冕宮室雖卑而不卑於溝洫致孝致美盡力不享
有天下之奉而未始不盡有天下之分焉此其道心微而能者人心危
而能安克儉克勤惟精惟一卽堯兢舜業何以加此雖欲求其幾微之
瑕疵何可得也然則帝降而王特風會之代變云爾美哉神禹其依然
聖域中人哉 然者彷彿若此之辭 崇勤儉酌盈虛至于一服一食
一財一力之用無不曲當其可一何精密之極也然卽此想之則天下
物力盡用之於敬神勤民自己無些子享用天下於禹何與焉極精密
處正是極宏大處 盡力溝洫不是平水土

子罕篇

子罕章

言爲人心計也罕言亦爲人心計也不言利則順命居仁之念不勸不言命仁則順命居仁之道末由多言利則溺之而令人與命仁二多言命仁則玩之而亦人人與命仁二　夫利與命仁不容並立而數數言之將令人生欣羡之心爲命之蠹仁之賊也若夫言命言仁利心可息而其道淵微廣大未易以言言以知知者此而數數言之祇令人生玩忽之心耳獨非命之蠹仁之賊乎然則多言命多言仁與多言利之數窮一也曷若以言引其端以罕重其發令天下黙識命仁而自得美利之爲愈哉　二與字要看理猶欲也

達巷章

大哉孔子其學寬雜六藝兼總百家一何恢恢大也第以博之故不精無可成名之所耳聲光湮滅政自蘊藉宏深得之詎不深可惜哉味其語意蓋欲子之有執也乃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原自無所執者然不欲顯拂其意第婉辭之而謙承之曰今而後吾且何執乎哉將執御乎抑執射乎竊計射者得心應手雖有機存而省括一釋其機似不在我矣恐未易以執求也若御則馳驅之範惟我銜策之操惟我故綏曰執綏鞭曰執鞭其易以執求可想也然則吾將執御矣蓋既爲名計安得疑執之爲局既爲執計安得薄御之爲役雖則六轡在手僕僕一掌乘人哉而令天下命我以良工我其有以謝黨人乎　問無所成名似是正言大哉與堯之大哉在民無能名相類而朱子謂惜其不能成名何也曰以孔子之言知之孔子説成名須執執將執御若如前説後却不相應矣　射御應上節所字執御分明斷出箇小字與大哉相照

麻冕章

變禮何害要在無害於禮則可　古禮既變而夫子猶守拜下世蓋有議其泥古而違衆者故夫子解之云本意自重次節然婉轉動人處正在首節須首節引次節次節推首節方是　禮者敬而已矣古者以麻爲冕多少細密此乃鄭重元服是謹持的意思敬也故曰禮也今也易麻爲純雖則異乎古哉乃純却儉約非若奢之不孫亦是謹勅的意思是禮制雖變而禮意則未變也禮意既未變吾亦何樂于違衆而不之

從哉至若古者拜下乃臣敬其君亦是謹勅的意思其爲禮不猶之麻冕哉今也易下爲上亦如冕之易麻爲純矣第不俟君辭而偃然升階此乃倨肆不敬無復謹勅意思却與純之爲儉者不同蓋併其禮意而變之矣如此而亦從之是將并髦冠履之防蔑棄天澤之分其漸有不長者即違衆吾敢不從下耶　細密敬也省約亦敬也皆禮也泰非禮矣泰與儉正相反儉有清約收斂之意泰則侈然矣　冕而曰麻何也言及升以十數縷以千數綸緯幾何纂組幾何而後緇布之象成焉見此冕之未易爲也　登對明廷毋庸草畧則經緯不得不工泰假有廟非可簡踈則纂組不得不密斯所謂鄭重其元首而有嚴有翼整肅其瞻視而非華非靡者也可不爲禮乎

子絶四章

全無曰絶卽幾微瞬息不有焉不但寡之而已　毋意不是全無念頭蓋凝神於容合志於漠泊兮未兆無將無迎寂然不動而何思何慮其念頭只是天倪自萌天機自露未嘗以巳起念也　必乃决要如此適莫之類聖人虛巳而游環中而應如上章達巷也得從衆也得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而我無期必焉　固者時移事遷而前念尚留於胸中聖人與化俱徂過而不留如人去而鏡無影依然空明境界　試思未生我時一太虛而巳聖心脊然不見有我形骸兩忘情識不有回視未生我時何異　毋意必是說事前之心毋固我是說事後之心如何反不說臨事之心曰此正說臨事之心也何也人見夫子臨事如在鄕黨而

恂恂在朝廷而便便云有許多應跡將謂聖人必有心其間者如果有心則事前必有豫設之心爲意爲必矣事後必有不化之心爲固爲我矣乃今事前毋意毋必空空如也事後毋固毋我空空如也乃知臨事許多應迹只是隨事順應未嘗以有心與之如鏡中照出妍媸鏡中實無妍媸不然何未照之前鏡中無妍媸既照之後鏡中無妍媸乎不說正是說此門人善說聖心處　予每謂意必固我之爲心害殆甚于聲色貨利蓋聲色貨利雖屬人欲厥初還自生機中來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蓋天人眞妄或相半焉若夫意必固我則有妄無眞有人無天所以養心之善第曰寡慾而意必固我則非絶之不可

子畏於匡章

聖人雖蒙大難却無死地天付以斯文之重故也此是章旨緊要處

問此與桓魋章皆以天自信其分別何在曰天之大德曰生生德之德卽大生之德也天以大生之德生之魋能以殺機侵之乎此章則謂天未喪文必不喪予倚託重保佑必周也彼如紅爐中無容點雪處此如肖子克家父必深愛而護之

子畏節　天既定矣又何畏乎曰過變而惕厲乃聖心畏天本體與天氣在秋自肅相似非畏匡人也無惶怖却無猶豫

文王節　天生德於予還是渾淪說斯文則明指典藉有字者言之如删者定者贊者修者論語孝經之類皆是此乃素王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蓋千古之心傳惟斯道爲

能存之千古之道脉惟斯文爲能載之事業重大淵源悠遠天心仁愛詎忍令其淪亡墜地竟成終古之長夜耶　文字俱與文王之文字相照文王演易謚文武王克商謚武當與文王之所以爲文節參玩乃知在茲之實　茲孔子自謂也何以知文在茲也以文王既沒知之自古聖聖相承其來有統而斯文卽與之俱焉如堯大聖人也堯既沒則文在湯矣湯大聖人也湯既沒則文在文王矣今文王既沒則文安得不在茲乎統在茲故文亦在茲也看來聖如帝文如璽文王沒而文在茲正與秦滅而璽在漢相似　文王既沒便知文在茲文在茲便知天未喪文天未喪文便知匡人無如予何是一路話說　是時遇難若將有死喪之成曰後死自是遇難時的言語時也　問天未喪文之實曰既

得與於斯文行且六經垂訓一貫傳心俾萬古不爲長夜豈非天意有在未絕斯文乎若又使匡人得害則在玆之文自後死者止耳惡在其爲未喪也故知天之未喪文則知匡人之不能害矣　天外無人匡人亦天也豈惟不能違而勝之也亦且安能分而二之乎

大宰章

通章以論聖爲主大宰曰聖何多能是此之論聖居然獨有多之見也子貢曰聖又多能是此之論聖猶然未去多之見也迨子聞之而曰云云正與不試故藝之說符合則全然無多之見矣　多能道所不載亦道所不棄味夫子語意知絕不要人有見多能的意思何也聖道之眞惟在歸根人世一切藝能總是太虛作用要學聖人須把一切藝能盡情

放下一意致虛始得若從多能上起見便障了太虛本體終不能證大道矣　想子貢此時多學而識之習心尚在夫子有漸引入一貫意矣

太宰節　何字乃神異其事之辭正與聖字相應人而如神則曰聖令人占一藝擅一長往往彈畢世之全力而後名於天下乃夫子兼總六藝之美淹貫百家之長無弗占也無弗擅也異哉殆莫測其所從來矣自非神明默成優入聖域其孰與斯哉

固天縱節　聖人之道大矣大宰專以多能當之小之乎言聖矣故子貢特出天縱二字言夫子之所以爲聖甚不小也實乃天心有在眷注獨隆宇宙清淑之氣盡鍾於夫子之一身不復以錫予之常拘之而俾其庶幾於聖者此其聖德之廣大不可以畛域限不可以涯涘測矣而由聖人之德以出之則又才周萬務藝貫百家如彼其多能耳蓋特聖之餘而非聖之全也　天縱二字極重聖由天縱其大何如多能豈足以盡之　玩此節語脈在固又二字相聲應

子聞節　此條先要想箇故字從何而來末節故字正與此故字應子乃聞兩人評我其說未定而自評其所爲我也太宰知我句非眞獨賞大宰將以深遜天縱只得獨居多能也此只輕輕引起其下方以君子與吾相較深明多能不足爲聖而大宰未爲眞知我矣講云賜也謂我天縱將聖則吾豈敢賜非知我者矣大宰只謂我多能意者其知我乎雖然以多能謂我則可以多能爲聖則不可夫我之多能自以少賤之故非以聖之故而既曰多能便屬鄙事曾何當於聖者若夫希聖君

子而亦如吾之多能乎哉將必賤之鄙之無爲貴多也已然則大宰果知我乎抑不知我乎我且不知矧知聖乎　問君子不多畢竟歸着在何處曰君子心乎聖道亦惟與天爲徒而已天道不貳聖道何多之有鄙事者猥瑣凡陋之事如釣弋射御之類非少賤無所事事何暇爲此既曰多能便知是鄙事既曰鄙事便知君子不多到此方知多能之故止因少賤全非以聖之故矣末節又援不試故藝之語以明之可見故字吃緊玩夫子本意只要洗得聖字乾淨　少賤故多能詞意似已足了又加鄙事起君子句也焉有君子而鄙者

牢曰節　學如淬刃刃而用之於割則爲試矣試者試其利不利也夫藝成而下不過神化中之糟粕虛明中之緒餘吾特以時窮不試無

所事事聊一涉獵之經紀之耳藉令苟有所我亦將以大道化天下豈
服為此戔戔者哉　宰狂者也狂者必簡故有當乎子之云也異於賜
之猶存乎見多矣
吾有章
此章夫子乃借吾與匹夫兩人相對時摹寫人心的知體橫渠張先生
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眞千古之妙悟哉　人見夫子無問不
應遂謂夫子胸中先有許多知識待人之問信如其說是謂有知而後
能事矣却不知能應正不在有知也故夫子特為心口相問之辭以曉
之曰人謂我之答問以有知也吾自忖之果且有知乎哉第覺空洞淵
默一無所知而已第一無所知而自無所不應即如鄙夫問我其中空

空非全靠我之知識開發乎彼乃無知如我亦自發動那鄙夫自有
之兩端而無所不盡焉不以我之無知而遂為問所窮也由此觀之能
應亦何待於有知哉須知夫子不是以無知自謙只要發明人心虛而
能應之理顏子終日不違而亦足以發大舜深山無異而若決江河皆
此理也若必先有知識以待人問自家先自膠塞不靈何以能覺人乎
　鄙夫陋劣凡下之稱空空正狀鄙夫之心境也其指鄙夫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鄙夫獨無兩端乎　空空如也之下用我字隔之空空當屬
鄙夫　竭者盡而無餘之辭言自此以人治人之外絕無我之知識附
益彼之知識矣鄙夫且然況非鄙夫者乎
鳳鳥不至章

余謂鳳至圖出皆文章煥發之象兩者皆隱其闇淡晦塞可知而謂夫
子之文章獨能自耀於光明哉　文不在茲乎夫子亦鳳圖耳
子見章
要想夫子見時光景　猶是人也而彼獨衰絰斬然冠服儼然瞽視惛
然安非目中所恒見者以故觸之心驚覩之色變自有怵然其若惕焉
然其不寧者雖欲勿作勿趨不可得已豈必心以為是有喪有爵無目
之人也而故哀之尊之矜之哉　雖少必作趨兩項第二見字作讀似
多細玩乃與下二必字也謂子之見此項人也不見則已見則必然作
且趨焉蓋見者物與我觸我因物動之竅聖心纔有所觸即有所動故
其作其趨有無往不然者惡問其長與少哉　比鄉黨見齊衰不同此

重動惕彼重變常
喟然章
此章須識仰鑽瞻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分別仰鑽瞻者謂道自
在彼而我欲從之只得由我之仰求及由我之鑽求入出我之瞻求見
也以文禮博約乎我者謂即我是道第以文開發乎我以禮檢束乎我
也乃我有靈機靈機便是道機我有眞體眞體便是道體即我是道豈
在彼哉道不在彼而求之彼所以愈求愈遠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
在彼是也道原在我而以文禮博約乎我所以至親至切如有所立卓
爾是也又須知欲罷不能一節緊頂二我字一步換一步勢如破竹無
往乎處盖以文禮博約乎我自然欲罷不能與果肉在手雖欲不吃不

得一般。欲罷不能。自然既竭吾才。與好奕之人。窮日徹夜。不惜餘力一般。既竭吾才。自然如有所立卓爾。蓋竭其在我。豈不見其在我。見其在我。何等親切。豈不如有所立卓爾乎。卓爾。見其在我也。見其在我。便見不在彼。豈不見其欲從末由乎。舊謂欲從末由。另作一轉。今詳文勢。一直而下。則雖欲從之末由。乃卓爾之真光景也。喟嘆之意。若曰即我是道。安用他求為哉。　顏子非真用過仰鑽瞻忽工夫。只是假借形容道體之妙。求及則愈不及矣。求入則愈不入矣。求見若見。而旋失其所在矣。要想個彌字天機而加人力。愈遠矣。正如臨場求勝。反成終夜無眠。瞻之二句。須看到實際處。推測而求其見。猶之瞻也。此時恍惚之中。一似有精有象而為我所見。猶在前也。此之謂見。實為不見。猶在後也。

而此見之之時。便是不見之時。非有移置之跡。轉盼之間。倏已失其故處矣。所謂目不及瞬。意不及注者也。故曰忽焉在後。其故何也。道性靈也。性靈無方無體。非可推測而見。如可推測而見。則亦不謂之性靈矣。知之次。可謂知之真乎。與知奈何曰凝斂晴空。水輪乍湧。　猶如以是環地。言其誘人。不離下學也。循循者。步步不離下學也。夫子恐我苟見之狹隘。而以古今之文章。開拓我之聰明。又恐我多聞汎濫。而以日用之禮法。收斂我之意念。此乃寓神理於糟粕。藏天則於步趨。與以是緣地。步步不離乎下者無異。故曰循循。　循循要分曉。循、猶順也。所順為誰。一順我所自有而已。故曰君子以人治人。　博我二句。總是欲其自得之也。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子何嘗欲罷。曰欲罷不能者。設言以極狀之也。夫我聽於心。心聽於欲。則罷不罷。能不能。惟欲之所操耳。乃今悅進之源。至不自由。欲且不能操其權矣。　從此卓爾。又是一境界。卓爾者。性靈自露。其見甚真。固非瞻前之比。然猶心解之耳。從則渾然為一。若與道相從者然。　顏子原未嘗欲從與欲罷。皆假設之辭。　末由。語脈自上文來。仰之一節。求道原若無由。而以善誘得卓爾。是無由而猶有由也。若夫欲從。則不復有由矣。看來顏子之意。始終說聖道無可着力處。

子疾章

此章議論。盡從使門人為臣字面上討出。夫門人自是門人。臣自是臣。門人却使為臣。即此是行詐欺天處。其意若曰。死臣之手。乃得大葬。殊

勝死於二三子之手耳。　章旨不重責子路重在夫子自家要得正而斃。蓋治喪雖在生者。而實死者之終事。古人葬用死者之爵。即此意也。而故章內曰吾曰予。不一而足。豈似自家使為臣者。　子路以夫子昔官司寇。原曾有臣。今茲至于大故。仍令有臣。與今人傳影。猶畫紗帽圓領相似。此亦恒情之常。却不知做司寇使有臣。不做司寇便無臣。所以末節有大葬之說。　間者。其病較前差減。若有物界其中者。故曰間子路忠信。然知不至。意不誠。往往陷于詐而不自覺。　詐者。做事虛僞。欺則以此哄人也。久字。宜云自昔行詐。迄今乃猶然耳。歸著在今日為是。言其習于非而迷復。怙其終而不悛。重懲之也。　忽然說天何也。人生本乎天。死則復歸于天也。如御史領勅出巡。差滿繳勅之時。將無作有。與

假官見朝何異罪孰大焉人莫可欺祇自欺其心耳而心卿之中帝鑒臨焉吾將欺天乎哉曰欺天悖厥咎之匪細也罪在子路而引以自罪深責之也聞此宜若無所容矣 夫無臣而為有臣蓋欲予死於臣之手而其欲予死於臣之手要欲予得大葬耳予試籌之且予云云 前且予二句要得較言彼不如此意言死於二三子之手更好何必臣後且予二句言得葬已足何必大 且者更端之辭二意用二且字 死於道路不葬也言大葬不得豈至不葬有二三子在故也 上節言不可有臣此節言不必有臣以心論為慣欺以事論為無當却不是判然兩段末節若曰無而為有祇為予死而予死無臣殊未見其不可乃空以行詐之為自欺天之咎謂之何哉 論語記子疾病者二而子路皆

與焉請禱愛之也使為臣尊之也獨惜無所取材不知所以愛且尊耳看來夫子疾病死喪之際子路與子弟無異思可為篤矣即久矣行詐之語他人誰能受之與不及也

有美玉章

此事乃不決之疑至此方見明白 自古聖賢非行則藏如禹稷則主于行矣如顏子則主于藏矣獨孔子皇皇栖栖既不是藏而不合輒去又不是行介于行藏之間兆然如不繫之舟故子貢特設兩端以決其趣夫子言我非韞匵而藏者斷然在沽之一途了但我之沽也不求價而待價以故介于行藏之間而未有所決耳 何以韞匵而藏以其美也若曰如此上珍豈宜屑越衒示何以待善價而沽也亦以其美也若曰如此上珍豈宜自秘自當公之清廟明堂上耳愛美玉者原有此兩途 妙在一箇待字何以待也沽之權在人而我不能操藏之權在我而我不忍決故待之也待故中立於不行不藏之間也待非期待之待乃優哉游哉需其自至之意易所謂待時而動是也

子欲居九章

此章以聖心之廣大作主舊說多落球墜今正之 予之周流也轍迹殆遍天下其于諸夏冠帶之地幾無不居其邦矣自是而聆欲人寰驟茲世宙穆然遐思慨然遠志至欲并九夷而居之此際此心迥與道冥真有未易為流俗道者以故或曰陋如之何而子之言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非謂君子善化誨能令醜類革心又非謂君子有耿光能令

遐陬生色要以天何所不覆地何所不載子何所不容無非可居之地而已若謂舉世無邦不忍坐視東夷之人吾將與之偕焉斯亦或人之見耳不亦淺之乎其窺聖心哉 子路未知事不處有故夫子裁抑其狂昧或人未知心不必無故夫子闡拓其心胸

反魯章

此章要看自衛反魯四字夫子一生心事盡在此間故特自表若此須思自衛反前何心自衛反後何心 聖心渾是太和元氣自衛反前太和之思在宇宙自衛反後太和之思在千秋 夫子當日正樂入將謂其窮無所試聊一寄之耳却不知他意思極大功業尤偉蓋夫子之得邦家將必動之斯和而其所以和將必上下有章親疏有等小大有

叙内外有閑淑愿有等。井井秩秩。使天下之人之事。一一各得其所。而後可以和天下。此志若行。何暇正樂。直至自衛反魯之際。知其終不能行矣。然後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即所謂井井秩秩。使天下之人之事。各得其所之理。以此傳之萬世。或可知萬世之天下。亦猶和今日之天下。非曰小補之也。然則反魯以後之心。非即反魯以前之心乎。 樂以詩爲章。詩即樂也。夫子删詩時。參衆誤。秉獨見。補缺畧。釐錯亂。煞有許大功夫。詩之正。即樂之正也。

出則事章

此章正不可往玄微處說。蓋前篇默識而不厭不倦。乃神明默成。自不能已。非可勉而能者。其曰何有於我。宜也。此章出則四句。只是日用人

事。似可勉而能矣。第質氣易驕。則出事之難。狎恩易玩。則入事之難。哀迷之際易忽。則能勉之難。耽嗜之情易流。則不困之難。故亦曰何有於我。註中念畢念謙。即此意也。 前四句輕敘。末句須就似易實難處。大發所以。方得詩人的本旨。若只管說何有于我。便少味矣。 則即也。出有公卿。即事公卿。絕無娶于厭倦。入有父兄。即事父兄。絕無娶子玩忽。 用下敬上。天下之通義。矧彼且一人之下。一人且攺容而優禮。冠百僚之上。百僚咸俯躬而稟承。我獨何人。而可驕語貴賤。妄自尊大乎。不事父兄者何。或狎恩而玩。或恃德而避也。不知父之嚴等於君。兄之尊次於父。至親而亦至尊者也。于此不用其事。烏乎用其事乎。 何以不敢也。終天之痛。變莫大焉。于此不用其勉。烏乎用其勉乎。故不敢不勉也。 酒以合歡。人情既歡。鮮克有制。遂至沉湎而繼之厭飫而苦之。是我方樂酒而酒顧能困我矣。

川上章

此章在川上三字最吃緊。若在別處發此嘆。即非時然後言矣。 逝者何物。凡若天之運。時之行。物之生。水之流。人之通。皆是以其流行宇宙。只管去了。故曰逝者。逝者之機。脉脉綿綿。無少間歇。原是不舍晝夜的。第其他皆隱隱默運。無象可見。獨川流機以象呈。圖畫不啻。故特指示學者。使之觸類認取逝者之真。看來此章醒人處。全在如斯二字。逝者不舍晝夜。自其固然。第化機默運。無可指證。如斯之云。若曰斯川之流。正是爾爾。 逝者機緘。即欲已亦不能已。此機在人。即爲生機。初無兩

物。識得此義。方知古君子惟日不足。死而後已。皆其心自不能已。不然則亦矯僞而不精矣。 大註欲學者云云。說入人心。極爲得解。請問逝者與人心何干。此意須要識得。程子亦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知此義。嗚呼深哉。 不須說箇道字。只還他箇逝者。 舍、捨離也。兩物相附。有時而合。雖晝夜亦是逝者。逝者却怎生舍晝夜乎。 空洞中生機無了此真源也。 問若如子說。逝水人心。不分爲兩。則逝水不舍。便是人心不舍矣。而上善如水者幾人。水自逝。心自舍。水自通。心自塞。安在其不分爲兩也。曰逝者神理也。分未始不合。合亦未始不分。若如連鷄相牽。俱飛俱止。則亦物而已矣。奚其神。故水之逝。天也。心之舍。人也。人自二之。何害於天之一乎。譬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天豈有兩。而舜自友于象自

謨蓋自二之耳

吾未見章

只此一句多少意味令人思之不盡 曰未見難之也慕之也要人伏而思曰子何以深致意於若人哉思之思之嘗就好色者之深情想見眞好德者之心情耳此乃夫子知德之深深信德之就裏當令人神情契合意脉惟慍而難以語諸人也故借好色以形容之章旨全在好色二字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世豈有不好德之人哉第德之爲物非可與他物相如而德之爲好非可與他好相如也我想生機脉脉交相融液擬議之不得名言之不得必須其慕之也如弗克見其見之也如弗克親其作合也自親自就其深交也愈款愈密一與好色相如乃可謂

之眞好德耳看來夫子咨嗟想慕惓惓不置要人識眞好德之味若只繼講未見本意反埋沒矣

爲山章

全憑二一簣討出二吾字 夫子本意要明學之進止由吾而每被前功寡多之說相混莫由分剖所以連設兩譬都究極到一簣然後了無可疑吾嘗分爲山之兩途設爲學之兩譬有如爲山而僅虧一簣所虧幾何其視平地之覆一簣懸矣然而止者自止未始樂其易而上進逡巡若此尚可諉咎于前功之寡耶明乎止之爲吾止矣平地而方覆一簣所覆幾何其視爲山之虧一簣懸矣然而進者自進未始畏其難而中止奮厲若此尚可歸功于前功之多耶明乎進之爲吾往矣爲山如此爲學可知有進無止其惟善學者之自決哉 上一簣見其無推處下一簣見其無靠處 如子路無忮求即一簣未成者耳卻乃終身誦之豈非自止互鄉難與言一簣尚未覆也反能絜己以進豈非自往譬者彼比此也如者此似彼也覆一簣是見成的進者一簣既覆之後只管累土而上也 未成一簣乃顚倒文法言其山已將成特以一簣之故未成耳

不惰章

三千之徒何獨以不惰語回緣此不惰非可力勉直與夫子學不厭教不倦一般乃生則惡可已的境界無論自晝願息即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猶然不能到此何也觀其請益而子曰無倦則其進鋭

退速終歸于惰可知此無他其心未能與夫子爲一故也須知夫子特美一回要令諸弟子聞之深思所以不惰處何在 吾之語回無他第發其自有之生機耳克己如回生機已具而生機豈壅塞之物必有津津然欲見之行者自吾之未語而已然矣以故一與之語皆與其心之欲行者投也欲罷不能何惰之有

子謂顏淵章

要從吾見二句上討出惜字分曉學者向道之初嚮無進心而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獨患其進之不能不止耳有進無退回也其庶乎奈之何短命而死也豈不眞可惜哉 顏子有進無止自不能止也欲罷而不能也 外面有進無止其中之不惰可知分明畫出箇不惰的樣子

苗而不秀章

學到生機自萌處。纔得如苗。須由誠而入。義襲者。何從有此生機。虛而煥發。乃如秀。生機固而渾全。乃如實。　學到如苗如秀處。良未易得。看夫子鄭重兩字。以見無成可惜之意。　苗不秀。秀不實。都只爲止。止只爲情。此三章相承之意。

後生章

前二句說可畏。正起後二句不足畏。言由今料後。方見爲可畏。由後驗今。旋見爲不足畏。喫緊全在一箇斯字。　藐茲後生。雖曰今不我如。乃以吾視之。敢遽謂其不足畏哉。彼其于今之年齡方茂。將來之造就難量。即異日享大名。顯當世。何多讓焉。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乎。而易得不

以爲可畏也。第恐憑藉歲年。因循虛度。亡何而四十矣。亡何而五十矣。老冉冉其將至。名沒沒而無聞。來者之不如今。彼將當知之矣。所謂不足畏者。非即斯可畏之後生哉。流光倏遞。寸陰可惜。時哉時哉。其弗可失也已。　畏者。意其可與上達而有悚然之意。　何以四十五十無聞也。政以自謂年齡方茂。遂因循躭延至此。　四十五十。言其來也。言將來若到中年。猶然無聞。此後日子漸少。精力日衰。更有什麼長進。其才能如今必矣。又奚足畏之有。豫言之也。若曰爾後生休悞了午前好光景。

法語章

此章吾字殊緊。口裏說吾。意裏動彼。吾者。彼之對也。若曰若要如之何。自當屬彼云爾。　法語者。據天理而出之者也。何人無天理。而能無從。巽語者。酌人心而入之者也。何人無人心。而能無悅。曰能無從乎。能無悅乎。見此自宜然。未足貴也。　從與悅。只是入言所感。改與繹。乃是自家用力處。思進言者本意何居。受言者實益安在。乃知改與繹可貴處。　細玩文勢。末如之何。正與能無從能無說相應。言彼可爲。此不可爲也。　說從之機。在言者。改繹之實。在聽者。在我者。我得而盡之。在彼者。吾安與力哉。只是就其不改不繹。而爲無可奈何之辭。不是又深一層。又多一番也。

三軍章

夫子看得志字極不草草。此明志之眞也。　言三軍何也。諺云。人衆不

怯。三軍萬衆也。萬衆雲合。勢勝而氣自倍。以此撓衛其帥。似若難奪。第此氣尚屬客氣。倚爲勢力所挾。威武所屈。如項王喑啞叱咤。千人自廢。則其氣易餒。其帥可襲而虜矣。亦何難奪之與有。若匹夫。其力孤子。其勢单弱。其不若三軍奚啻百倍。然特患其無志耳。如其有志。則氣自理生。是爲正氣。此氣終古長存。兩間足塞。萬夫辟易。九死如歸。世間雄猛壯烈。誰復與之比倫者。即有勢力威武。能如此孤子单弱之匹夫。何詎可謂志可奪。亦如帥之可奪哉。

衣敝章

此章文勢前後擊應。不是兩段說話。大意謂當子路之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也。則不忮不求。已爲何用不臧矣。及其終身誦之。則

不忮不求又何足以臧蓋大道之中不可一有所係係名理與係勢利等耳故不恥者不係勢利也方爲高曠之襟情終身誦者猶係名理也忽爲凝滯之局量何足以臧豈不卽在何用不臧中哉妙在剛說臧便說不臧言方脫口輙自反之正是聖教警策要子路頓舍成心處若但責其不宜自足則將在不忮求上頭增益豈知在不忮求裡面挹損乎前後一意只是心下空洞便好　一貫一賤人情乃見彼方狐裘紫茸盛飾富貴之容而此以食貧之惡衣介乎其側謂宜何如其衛沮而曽弗之恥也是何度越恒情一至于此乎　論語稱其其也與者三而由居二皆特與之也何以特與也胸次自別也不恥的原頭全在其由句發之　子路胸中次第如何曰大凡嗜欲深者其人必猥瑣不振子路剛勇其秉性中嗜欲自少可知所以貧富不動其中　曰恥曰忮曰求總是一箇病根嗜欲深耳嗜欲淺則不恥矣又何忮求之有用者用不忮不求以涉世也無所忮求于人人皆宜之何往不臧　一不忮不求也非前日臧今日不臧也不忮不求卽臧而不忮不求卽不臧矣得處忽爲失處轉盻成迷道妙在幾希間哉

歲寒章

此章口裡說松栢心裡說君子只是嗟嘆君子獨不受變於時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君子視世之治亂如寒暑代變處之如一非待歲寒而堅其節但人之知其節則非歲寒不知耳　後彫蓋爲松栢比百昌群卉生理尤堅凝完固而殺機不能侵足乎內故也下章知者不惑云云亦是此理

知者章

夫子若曰知仁勇不是無左驗的果知果仁果勇斷然不惑不憂不懼孟子恭者不侮人二句語意亦是如此　性靈如燃犀能玄覽能旁燭自是無微不入無遠弗屆的物事安有知而猶惑者　生理滿腔活潑欣邑直以悅樂爲體卽在困窮拂鬱之境亦有生理收斂歸藏之境如明之有晦暑之有寒何憂之有孔顏疏水簞瓢樂在其中原自無可憂也　仁體到完滿處正氣充盈至大至剛如比干在剖心時便能視死如歸一瞑不顧其他顛沛又能使之怖自亂乎

共學章

學人在道中如登九級浮圖每登一級自謂最爲佳境比及歷階而上更進更佳三未可皆待進步後方知　聖修階級止有此四項前三項亦非淺淺可到者若浮慕道妙偶興正念未便可與共學必須蹶然而興奮然而慕其他一無所見而一意嚮之弗得弗措直如鷙鳥之必擣才可與之共矣此則意氣雖新神情雖銳然猶未見道在何處我將安與適歸乎吾輩外資聞見內倚臆想卽稍窺其似未便可與適也必靈源乍啓恍見天眞眞覺悟認的眞道路乃可與適耳然知之非艱行之惟難理欲之路雖明能必理之不奪于欲乎一念不檢卽染塵氛一息不存卽成滲漏如或纖欲奪理其中便有昏昧懶散意思失其所適而不自持矣欲其堅貞鎮定屹然不動得乎立不是斤斤株守喫力把捉

只是念念點檢息息操存纖欲盡除神清而擳便是但謂之清擳其中尚有凝結之意必須優柔厭飫併此凝結之意而化之其中活潑灑落如鳶飛魚躍乃從心所欲無不中矩正如稱錘無心而低昂輕重自然毫釐不爽此惟聖者能之學之能事畢矣立者豈遽至此　時文輕敘前三項專重權字未妥果爾夫子說許多節次何爲還層層說去畢歸重權上爲是

唐棣章

此章本意在論思之妙而借論詩以發之蓋人心之靈無所不貫苟神情有所凝注異域猶同室也于此見一𢬵非邇八極非遥心體之大如此仁體從可識矣　詩人以形跡睽隔爲遠夫子以心神契合爲不遠

唐棣節　物華含芳毓秀與人有生意相似故先從此說起　反搖動也偏則狀其反之形容也翩蹮搖曳壹似有情與下思字也

未之思節　天下莫大於心而人心莫神於思片念而徹萬類爾我之形骸不能隔也一息而周八極室家之籓籬不能限也彼自未之思耳寧有既思而復遠者乎　未之句與豈不句反夫何句與室是句反一氣下重下句　言思則不得言遠言遠則不得言思合思與遠而併言之寧復知思之爲何物耶全要挑剔思遠二字

鄉黨篇

此篇開口從兩不同說起末以時字結之何意見夫子心同太虛隨感而應都無成心故曰孔子聖之時此一篇綱領也

孔子於鄉黨全

言一箇孔子兩箇面目兩段另說不得全要想聖心員神朗與二條同一全自鄉黨宗廟朝廷生議論與山居衣褐在朝衣錦是一箇道理

鄉黨條　里閈之間風貴還淳桑梓之地道在居厚而多口逞臆加父兄族姓之上以滋澆薄何爲者也曰恂恂如也似已足矣又曰似不能言者起下便便言也其曰便便言者以見條理精明殊不類曩之似不能言者矣　何謂恂恂聖人允恭克讓不敢以已加鄉黨故朴茂靜懋

無所表見乃以信實成其恭慎也　以恂慄例之則恂自訓謹但在此則朴實正是謹慎不放肆處　恂恂只說容貌然貌既恂恂寡言可知

宗廟條　其在二字是一章血脈相貫處其乃更端之辭如今律文其及皆各之例　便便言三字須從在宗廟朝廷發其所以然處　便便詳言也君職要臣職詳國家設官原要把他與體政事一一條分縷析無少舛錯若有幾微踈滲如職守何故不惟言而必詳言絶與鄉黨之恂恂不同　唯謹兩重唯字兩字不重謹字言其持不至放耳自與恂恂不同也　在公盡言自是常法時說有謂專爲魯政下移魯祭非禮者非

朝與下大夫全

首條上下二字相形說次條君字對大夫而言先言下大夫次言上大夫最後言君自下而上辨其分也　朝廷莫如爵全是辨名分嚴體統的去處故事上接下區別各當如此　猶之爲大夫猶之與大夫言也當其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如矣及其與上大夫言却誾誾如矣若夫君在則尊無二上豈若與諸大夫言哉又見其踧踖如矣特其允恭安安與與如耳而要與侃侃誾誾者覺異也與與句與唯謹爾同例　人臣將獨持風裁昌言端議而屈意下儕依違模稜非所以伸正氣明直道而定國是也至尊貴在望又不可徑情直遂者則亦寓法於巽藏規於諷易心平氣婉轉開陳要以和衷體國共佐朝廷之末議云耳　或侃侃或誾誾雖則直婉異致哉然皆誠出自如未始不自寧也迨宸極尊

臨而祗承頃肅無復從容諦辨之象矣　聖人踧踖乃率性而出莫非天則自然非有所怖而自亂有所攝而失措者故其惕厲中却有閒適意思

君召使擯全

聞命而凛畏將命而凝峻趨事而肅恭卒事而恐恪　是召也君以樹國威修隣好之重托之乎我敢不敬與　君曰此國家重事吾何以堪之故色不覺自變而足不能自舒以後自始至終執事有恪皆從此生而猶不足以罄　古者賓主相見主有擯賓有介賓立于廟門之外擯介以次立于君之東南西向君以擯傳命于介介傳命于賓賓以介傳命于擯擯傳命于君然後賓主相見　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爲他事而來示謙也　傳君命而出則左其手傳賓命而入則右其手　前後與左右相應言手則左之右之紛然成交錯之形而衣則在前在後無一非嚴整之象　襜如可以想其凝峻翼如可以想其肅恭蓋禮莫嚴于賓主尤莫嚴于朝廷朝廷行賓主之禮而一介下臣涖乎其旁趨乎其後自當以禮法之身承之　當其趨而進也寧有鳴佩之從容采齊之節度哉顧皇皇遄往而張拱者不弛蹌蹌疾赴而矜嚴者自在　左右手也而能襜如趨進也而能翼如俱重下句　君召使擯君之命也復命者其初受命于君而今仍還之君也問賓不顧句如何是復命曰君之以擯命我本爲敬賓至于賓不顧之時則君之敬可紓而君之事終君之事既終而擯之事亦終矣

其曰賓不顧者告終事也豈非復命于君令御史差滿上本謂之復命即此意　蓋至是而色勃足躩之意乃爲有始有卒矣此須回顧首條

以上四條俱嚴肅之意擯相之體然也

入公門全

要想夫子在在凛肅意思何在曰君在斯也君猶天也臣事君猶事天也方其入君之門過君之位升君之堂此乃望帝座而趨蹌覲天顏而登對於君嚴而迎故其敬亦嚴而加耳迨其出也自降等而沒階而復位雖去君漸亦遠哉乃帝座猶自密迩天顏猶自咫尺也故趨翼踧踖顏色未之盡逞鞠躬屏氣之餘乎

入公條　甫入公門耳尚未過位升堂而已如此　帝閽叩矣王居迩

肅然有天顏咫尺之想矣詎謂其九重隔萬里邈耶故公門自高聖心自卑心卑而併其高者若卑公門自大聖心自小心小而併其大者若小　不敢不踰不敢不踏

立不條　一佇足一舉足不忘敬也　中活字當中而立也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為左入以西為左士大夫出入皆由右出以西為右入以東為右出入皆與君不同　行必由右已自與君不同而立中于門猶嫌其嘗尊也　九閽清嚴之地而慨然加足於閾何以明跬步有則周旋有度乎是履錯之咎非履道之節也

過位條　所過者虛位耳如見君然視入門加謹矣　天子屏在路門外虛位設於屏之內門之外此是外朝　諸侯屏在路門內位在門內

屏外與天子不同　夫子居恒之言有餘誠不敢盡而多寡有則亦何至于有不足者惟此時則似不足蓋人情有所敬畏則其言自謹門屏之間天顏如在詎可如其從容論說之常乎然則似不足者正其適當乎可者與

攝齊條　天威伊邇視過位益肅矣　升堂下宜用却乃二字一串說孔子之入公門也亦既鞠躬如矣然猶曰階未登陛未納乎地趨蹌即鞠亦便耳至于攝齊升堂似宜下虞其隕越而亢之使高却乃尚仍其跼蹐而抑之使卑俯之不可仰之不可殆不知何如可以措躬何如可以置足者矣

出降條　降一等君稍遠也逞顏色顏稍舒也恰中不爽尺寸此際[illegible]冬至子半陽和微萌前此則天威咫尺渾是嚴凝怡怡正狀其逞微和也非天天之比　初進即為入初退即為出此出不是出公門之外纔下堂便是逞顏色怡怡要識記者語意說今之稍和正見前之極肅逞與怡怡界限要明收起必肅放下乃和　降等降堂階之等也降等恐有傾跌不可疾行沒階則當趨而就位矣然雖趨却自翼如與前使擯語同　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持也夫方在用敬之際其凜肅易耳階之沒也天階畫降其敬或易於漸弛趨翼則猶未弛矣位之復也天顏將違其敬或幾于無餘踧踖則猶有餘矣　二踧踖同一恭敬不寧之意但彼如風初來而波動非復前之風恬浪靜也此如風將去而波存未至後之風恬浪靜也此處持以敬之餘觧之殊妙

漸近而敬有加漸遠而敬無已　末節言雖怡怡而猶趨翼踧踖終是和不勝敬以敬為主

執圭全

首條與後二條須合看上下方相關有情言夫子敬和並行不悖發而皆中節也　圭以通信與主君親臨一般所以自躬而手而色而足靡所不用其凜肅蓋以君視圭也及其享禮却有容色矣至于私覿更愉愉如矣于以見兩君之好懽然無間施及下臣亦獲自效其款曲而畧無猜防疑畏之意乃事在脩睦自合如此

執圭條　諸侯時相問以諭志歲相聘以志好　此在鄰國執圭行禮之時　是圭也天王脩玉班瑞而錫之列辟主君修睦講信而授之

臣敢不重與 同一鞠躬以入門言則曰如不容以執圭言則曰如不
勝 人情有所嚴重則傴僂磬折以致敬非圭之重圭之所係者重也
太高而過揖則使臣無凝重之度非所以肅觀望太平而過授則將
命有玩忽之心非所以尊主君皆不知執圭之重也步趨間微有上下
要之平衡 色臨戰而勃如則以宗社安危在此所係誠重也今茲聘有
邦交修鄰好詎非宗祧安危所係然則執圭之際與對壘之日何殊有
戰之色矣 蹜蹜與蹴如不同蹴如者初被重命如弗克承行不能安
進不敢徑如次且前却者然蹜蹜則因執圭在手恐高下不平或有傾
跌隕越之虞不敢高舉其足自然不得縱步而往獨步而前蹜蹜促狹
矣擬其形容恰似足下有物緣而行之不離于地如有循也

享禮二條 有容色雖訓和字而逐字未得分明今辭之夫氣發乎容
而容之發見於面是漸有和藹之意而有容之色也若執圭時則氣未
歛不主發所謂屏氣者也彼時全是嚴肅的意思安得有容之色乎曰
有所未有也 此與前恂恂變爲便便都是一樣機軸 有容色非辭
嚴也若到底嚴肅反不見兩國款洽之好的意思矣何以愉愉也兩國
輯睦至令使臣得以自通尤見款洽交好此亦成國家之事非私交也
君子不以紺緅全
總見孔子之服制絕無苟且的意思蓋服以文身如其服之不衷如身
何重其身故重其服也其聖人之心㦲哉
君子二條 一別嫌一崇正 若曰其別嫌崇正一至于此

當暑條 本意在必表而出故加必字言夏欲其淸涼宜則然就有當暑
而不袗絺綌者乃子之當暑有袗絺綌也却必表而出之蓋炎蒸之畏亦
與人同而褻媟之防則與人異其身範之嚴寄褻服之屬愼乎 聖人
謹嚴無褻慢簡畧之意苟不裳彼袗絺幾於裸程而居矣
緇衣三條 朝見自是宜用緇衣聘享自是宜用素衣蜡祭自是宜用
黃衣言其衣而緇則其裘以羔之裘其衣而素則其裘以麑之裘其衣
而黃則其裘爲狐之裘衣之色何如則裘之色亦何如不謂裘已近裏
可以雜然用之而不必與見莫文美者合也味其詞氣節奏落脚在裘
上本冬裘與上暑葛相對故也須記緇衣素衣黃衣未是服之最在外
面者最在外面乃深衣皮弁之屬其次爲褻衣又其次爲裼衣裘乃近

裏至袍襗則着體矣古人之服制其綢繆愼重如此又襲裼必無二色
而本文只有衣字或兼襲裼兩衣而言耶 重朝祭聘享之故也然亦
在公之裘則然耳至于褻裘則取其溫而已取其便而已取其適體而
已重褻字 衣而兼衾之用故其長如此 重居字聖人無苟簡亦無
矯異緇衣節表裏必稱爲其非居故耳至于居則人欲足輕煖吾亦與
之足輕煖人欲適溫厚吾亦與之適溫厚即未或燠居自便而要與人
情不相遠也夫子豈爲是拘拘者哉
去喪條 檀弓云親有執喪而休浴佩玉者乎 單出去喪一條只以
重佩爲主去喪只如非祭肉之側 古人制服必有雜佩之備綢繆之
結亦足以鄭重其舉動防範其邪或比德或防身或利用無不佩者

後世一切從簡古意衰矣

帷裳條　重朝祭也　深衣等俱斜裁故無襞積文鮮十二幅上屬於衣

羔裘二條　哀死尊君之誠在衣服間矣　人心物色初無二體心有所慘怛則色亦隨之人方斬焉在衰絰之中而吾以如濡如荼之色介乎其側獨何心而安之　垂紳正笏袞衣繡裳有若見行可之日從大夫之後與冠蓋鳴佩之倫共趨蹌同階陛者豈復章甫縫掖一如家食之常乎　愚意此乃在家望闕而朝也若入朝何待説朝服且致政大夫恐不宜每月入朝

齊必有明全

全在心裏説話衣食居寢莫非心之外際故禮記謂之外心　古者將祭之前三日致齋其故何也祭以事神事莫大焉何以事之惟在此心此心當居恒時將無有紛雜不齊未可對越神明者乎齋者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之心也孰爲不齊之心若穢濁若懈弛皆是也乃居恒褻衣有若穢濁恐此心亦與之俱穢濁矣以故裁自聖心特製此布素之明衣所以齊其穢濁之心而使之絜清者也居恒解衣有若懈弛恐此心亦與之俱懈弛矣以故裁自聖心特製此長一身有半之寢衣所以齊其懈弛之心而使之悚攝者也至於居恒葷酒之食亦若穢濁而令心不絜清故變之即必有明衣之意也居恒燕媟之處亦若懈弛而令心不悚攝故遷之即必有寢衣之意也聖人之愼齊一至於此以此心祭而事神神豈有不來享者乎孔子亦曰我祭則受福以此

齊必條　水絜則明人心亦然而衣則從心出大註以絜訓明得之　當祼獻則服華袞黼黻之章齋居用布一意精白而已必有明衣言不御常衣也寢獨有衾耳而於齋則有寢之衣皆特制也必字宜味

寢衣條　必有寢衣語意自必有明衣來齊不解衣自不待言而明衣之絜清詎可當衾裯之用乎故特設寢衣

變食條　或曰聖人平日飲食酒肉安於常居皆非乎曰聖人不勝食不及亂不求安而何曾爲居食累至此則又與日用飲食居常作息頓異蓋七日之內一意交神而特致其敬猶恐其昏且溺也加謹也事當然也　疑問云四必字重見于之所愼者齊

食不厭全

總言聖人于飲食之際無一不節也

食不厭條　不厭二字要識本味何若夫揀擇珍美而必求其精細固非淡泊之心窮極饜足而不問其精細者亦爲苟且之心要非聖人養正之吉也只有不厭恰好　食貴於精膾貴於細物理如此人情亦如此聖人何獨逆物理遠人情而不之然者故愈精細愈以爲善未始苦其大精細而心厭之也　不厭精細便是飮食有節處以下皆不厭精細之推

食饐條　食魚肉緊頂上條食膾二字自此條至不多食皆與不厭精細同一意思食饐二條全要得一節深一節意　色與之惡未敗也

飪未惡也不時之物未至如失飪也然皆足以傷人割不正不得其醬非能傷人也而非等割之度烹調之宜矣　爾雅云食饐謂之餲然則從氣言曰饐從味言曰餲一也　竊意如今餿食雖然豈無水氣中熱則熱濕交蒸而味變矣如此一連看未知是否

割不正條　割不正耳不得其醬耳而已不食之矣　其字要看其肉用某醬是也　芥卵醢　謂魚膾糜腥之美恭包苦實蓼之功惟得醬耳

肉雖多條　肉雖二句諦豚又自割不正條來言雖割正醬得亦未嘗恣食之也惟酒二句又承肉雖二句來不勝食氣肉有量也惟酒則無量耳然亦不及於亂則亦與不勝食氣同意矣　只說肉不使勝食氣

似足而必曰雖多者見其常常不多也言居恒食肉固自以食氣爲主郎或偶值其多猶然不使勝也夫豈乘肥甘之足而縱口腹之欲因殺蒸之備而滋饔養之性者哉　有量有限量也酒與肉不同肉特輔巳之食酒則合人之懽若如肉之有量未爲懽也此句引下不重

沽酒條　沽酒條亦須深一步說又不止於不勝食氣不及亂矣

不撤條　門人詳記夫子飲食大柢主戒損一邊而此獨曰不撤以薑食與他食較異　性溫氣辛串下溫而辛也蓋溫和之性非若寒熱偏勝不可久用而辛味清肅却能通神去穢試驗辛能取噦通神可知而清肅不容穢惡故能驅逐而善去之與秋氣肅清相似秘方薑汁和豬苦膽能治發背亦是此理

祭於公條　不宿　不出[illegible]氣相連而下言自公之胙須不踰宿祭肉郎差緩乎亦無出三日要之速爲貴也愚意此處只如此虛虛一滚敘去其下方言所以不出三日之故而不宿之意可類推矣　祭肉猶可三日蓋猶若家人父子朝夕菽水之常焉不必如公祭之嚴末句不是恐人不食以鬼神所餘而爲人所棄褻孰甚焉　自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細玩只是一箇節字來三節言夫子不獨飲食有節也凡有關於飲食者無不稟於度比於禮兢兢乎制節謹諸如膾肉之須必益殽食之言必戒豆間之祭必嚴皆以其節飲食者節之之時義大矣哉

食不語條　食如何不語此皆從心上論之夫食自口入語自口出而要之心爲主也如一心以爲食又一心以爲語即非主一之爽靜專之

思矣姑且食且語是何態度豈定命之威儀養重之容止乎故含哺之際咸須必戒下咽之頃艮輔唯謹也　聖心靜一無二三之念

雖疏食條　此條語意重雖疏食五字言雖纖必謹正見其無不祭無不敬也若曰豆間之祭其嚴如此　往古茹毛飲血未有飲食自有始爲飲食萬世遂永賴焉吾夫子報本反始之念有一飯未之或忘者故疏食菜羹飲食雖菲而亦先民之所肇前修之所貽也安得不祭既已祭矣先民若將陟降前修若將居歆矣安得不齊如乎況備物之薦多儀之享哉　必祭必齊如串下重齊如　齊如慎齊之齊乃其心潔清悚惕雜念自無所容也　詩云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古人原有瓜祭作文且如註

席不正全
拈起席字重看若曰其方正一至於此　鄉黨一篇大抵如磨之旋轉
獨此句如磨之心盖人知聖人之圓而不知聖人之方故单出句且置
篇之中央以防世之爲鄉愿者
鄉人飲酒全
二條說話俱自鄉字上起
鄉人條　鄉居之間其道宜厚尊高年厚之道也故曰鄉黨莫如齒
鄉人儺條　人情在朝廷乃知朝廷之尊及其混跡里閈日與比屋者
居不復知有朝廷矣惟夫子雖在窮鄉不忘魏闕　鄉人爲夫子雖夫
子主人也自是當立阼階但其地在鄉曲其事近嬉戲似無足甚嚴之
者不知方相所掌自我周天子出之地雖鄉曲而例在朝廷事若嬉戲
而禮自森嚴是故必朝服而立
問人於他邦全
此見聖人與人全是心交絶不在外面粉飾前條如覿人之顏色後一
條如傾已之肺腑　首條語意全在他邦二字凡知交間闊則有往拜
之禮然亦行迮而見聚首而親之際則然耳茲而遠在他邦尚自天各
一方也而問之亦必再拜與行迮而見聚首而親者何異　大夫有賜
拜受自是常理誠意全在丘未達不敢嘗之語　子之所慎者疾則未
達而不敢嘗聖心原是如此第饋藥乃相恤之善意矧自大夫出尤難
於重違其意者假令他人處此將毋不敢嘗而曰已嘗乎是權辭而紿

之也非誠也抑或不敢嘗而姑勉嘗乎是曲意而狥之也非誠也惟夫
子心以爲未達而不敢嘗則直曰不敢嘗而已心裏如此口裏亦如此
分明是推腑相示推心置腹寧有形迹之嫌疑不可對人言纖芥之回
互不可令人知者乎說的就是心裏話故曰誠意
廐焚全
若只說貴人賤畜書旨還似未盡洎思廐焚之時宜何如夫民吾同胞
物亦吾與乃子之廐焚也何以退朝之問獨問傷人而不及馬哉吾想
子之心以萬物得所爲極致即仁民愛物自有差等而其不欲馬之傷
猶不欲人之傷也奚至置馬於不問者乃廐焚之時何時哉不戢之禍
忽生於意外烈燄之中何擇於人馬當是時情切同類念急吾徒苟得
含靈之衆不罹焦灼戴髮之倫不化煨燼斯亦爲上願有厚幸矣卑棧
之物誠有所不遑恤帷盖之念尚有所未及動也　記退朝於廐焚之
下見變出意外可以觀心也
君賜食全
四條連出七箇君字乃書旨吃緊處　假令他人問饋則彼授此受而
已他人式燕則主先客後而已人來視疾則高臥延之人來見招則徐
起應之而已今茲必正席先嘗云云酧酢應接一一與居恒頓異則賜者
君侍者君視者君召者君其分至尊故其禮特隆也
君賜食條　玉食推自天庖本以飽我下臣故未敢遽頒而先嘗享君
賜也而君之所貺詎可以苟簡承之故必正席宛然主君享士而吾躬

膺大烹之養親校式燕之禮者詎敢視爲匪頒之賜節同於退食之從容哉　膺非但致孝賜出於君祖考實於有光焉　非有所惜而存之非有所矜而全之賜自君出而無故輕殘誠重有所不忍者要使吾君鉴施加惠益然借物與者常流油然與咸若者恒在盖以敬君之心寄之乎愛物也必畜不重愛物乃以其欽承之悦溢爲茂對物與之懷寄其尊主者也　三必字是斷然如此非可以然可以無然者敬之至也

侍食條　食而侍君則不惟分大烹於天庖而且親樂嘗於魚藻盖君之禮臣者益隆非賜食比也故臣之報禮者更至亦非正席比矣　凡賓主式燕主樂而後賓飲　若曰一介下臣而厠清閒之燕沾日舉之餘斯亦大踰涯分矣而復從容後食偃然如賓主然恭孰甚焉盖君尊如天臣卑如地至潤絶也至森嚴也故引嫌卑巳一飯不忘小心非過

東首條　東首只是正東首之禮不重重下句不以疾廢禮也　疾字重看君而視臣亦叢桜之榮也乃至采薪之憂伏在牀褥而主君儼然臨之禮尤渥情尤厚矣　若曰下臣抱狗馬疾猶爲我君憂至親舉玉趾臨視此非常之渥恩也即虛憊之軀弗克力疾伏謁何得偃然燕媟承之乎此心奚以安矣

君命召條　王言不宿於家人臣類能知之乃至行不俟駕則無如夫子之急者　只是聞命便行

入太廟全

此記事前記言故再出之

朋友全

友誼之重人亦知之此則見夫子甚重友誼也何以見其甚重以我字車馬字知之　夫子之於斯人無不周恤其患難而公共其財求者然使他人死無所歸只是從旁爲之周之而已如脫驂以賻舊館人是也至於朋友則曰於我殯直把自家與他做了喪主是視朋友之喪猶巳之喪也他人之饋時或拜之如康子饋藥則拜而受是也至於朋友之饋除拜祭肉外雖車馬亦不之拜是視朋友之財猶巳之財也此等意思分明看朋友與我如一家之人一般豈但同恤其患難而公共其財求巳哉　兩下都有朋友字見與他人不同　交友之眞至於死喪財貨之際而始見故言交友之義只此兩條

朋友條　我字有身任其責不得自諉意歸即殯也檀弓云骨肉歸復於土盖無人可倚無財可資無可歸之所也生如來死如歸

朋友之饋條　夫朋友之交也所尚在道德所契在肝膽是友友者直同志中公共之物耳若乃感激無地而至於拜是友之所重惟財吾之所重於友亦惟財也不惟我之情致凡陋而其待吾友亦甚淺矣總見聖人交友有眞情無俗情也

寢不尸全

開口從寢居說起引下見齊衰等此乃居常其下則皆其變也其曰必變曰必以貌曰式曰必變色曰必變皆異乎不尸不容之常矣　問不尸而亦不容夫子之常度也及其所感非常輒與俱變則不容而若有

容矣豈夫子亦不能自堅而頓失其常度乎曰非也夫子之心以太虛爲常虛則清而靜寢固不至於尸矣虛則滑而恭居亦安所容乎然虛者必靈靈者必變變乃圓神活潑無少膠塞凝滯之意正是復還太虛而得其太常處假令見齊衰等而申申夭夭自若則其心之膠塞凝滯可知可謂大虛之常乎易傳以六爻之動爲三極之道即此意動即變也

寢不尸條　寢居二句不平居不容自寢不尸來寢則易尸寢不尸居却易爲容也歸着在居不容上以起下文下文則皆有容矣如云當寢之時咨然床第之上每易偷惰而如尸子則神常清氣常攝不之尸也而一有不尸之心又將矜持而爲容者乃子無偷惰心併無矜持心云云

此下所遇非常見者故容貌皆變其常

見齊衰條　狎常常見也常常見常常變不但乍見而變也　貌式亦變之類　此比前章加狎褻字有意狎常見之人褻常見之地人情乍見則變習見則不變而聖人必變也　問齊衰言變冕瞽言貌何也曰人方罹死喪之危抱終天之痛觸目傷心安得不變其常乎變非禮貌之也至於冕者則尊其人而貌之瞽者則矜其人而貌之各有攸當

凶服者條　車中常度端拱而已有所敬則俯而式焉變也大抵段段要認箇變字　問式負版者文法與上句不同何也曰凶服者式之蓋以其見齊衰之變施於在輿也誠重之也至於負版者似無足重然而人戶籍物之盛云云故亦與凶服者同其式耳此衆人所忽而聖人特致意者變文之意若曰併此亦式云耳　見齊衰四條語脉之次第何如曰齊衰二條本言貌因人變盛饌條則推其因人而變者及於人之隆禮迅雷條又推其因人而變者及於天之明威與前飲食之節帶及有關於飲食者同例不然可畏莫如天何以至末方言

有盛饌條　必字與有字相應蓋聖人悚懾之懷與主人崇隆之意交凝無間非但俯恒敬之常求報禮之稱而已故無有則已有則未始不變色作者

迅雷條　天道之常清寧而已迅雷風烈非其常矣聖人與天爲一以故常震驚飄忽之際悚然與懷凜然動色自不能安其常焉如心以爲天威而敬承之則將有變有不變矣而烏乎必之　亦人心自然之機試思中夜風雷交作戰人之心境何如

升車全

總見端凝之度　夫子居止雍肅從心不踰固自無乎不在況當升車之際其心蓋曰車命車也朝廷所以錫名器辨等威禮至嚴也如使吾之升之一有傾欹偏倚之容則自褻瀆朝廷何故執綏而升必正立而執之及其在車中也則其顧不內蓋以正立之意推之於顧也其言不疾蓋以正立之意推之於言也其指不親蓋以正立之意推之於指也佇足屬目在在有綏衡之處而瞻視自導指側磬咳凜凜有負乘之虞而手發自嘆　曲禮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色斯舉全

完結鄉黨全篇之旨歸着一時字上孔子聖之時者也不重鳥
色斯舉條　何取於鳥也天機自動而作止得時人弗如也有聖人之道矣色而斯舉何蚤也翔而後集何審也鳥弗靈於人何能然也机心机事不滑其中故一㩳之明自不容蔽也　二句不平言舉甚易而集却稍難
山梁條　細玩曰字承上節而嘆之也　時字要分曉色而不舉則後時矣不翔而集則先時矣不先不後恰合時宜故曰時哉　集山梁而得時其翔之集乎方共向而即作能辨色矣證上文也共當如衆星共之之共作向字乃指顧之狀非拱挑也　共之字重言總共便三嗅而作嗅與共俱作斯嗅俱所謂見幾而作是也　子路二句分明畫出脩

時字夫晦明寒燠天之時也彼其一闔一闢之机候甫臨而立應令一得而旋隨曾不能斯須待瞬息留雖發机未足喻其捷轉圜不能擬其妙也茲也子路方共於此雌雉已作於彼非所謂候臨立應令得旋隨而無斯須之待瞬息之留者耶看來鳥便是聖若只說他得時還未親切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七

昭鄉王國翊友善甫著

先進篇

先進章

天下有道必尚質天下無道必尚文尚質則風淳而民富尚文則風漓而民貧夫子此章意思不小看他開口從先進後進世運上說起則從先亦欲身維世運云耳　先輩後輩每番上來之人日進日用間整肅處便是禮和洽處便是樂不必玉帛鐘鼓野人君子如孟子將爲君子將爲野人例以貴賤言也　禮樂之物皆自眞意而來文少質多則眞意不散質少文多則眞意日漓光岳之完與缺風氣之升與降靡不由此分焉　首節似是夫子形容古今禮樂意思如此源著姚轉殊有深味程註却以爲述時人之言作義且從之　子謂用之若如註說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何故下箇如字且用既屬吾其下又以吾字結之何也看來用字還如用之則行之用乃夫子願得邦家與展宿昔之意

從我章

首節陳蔡二字極重乃鄭重之辭次節乃言其人皆聖門名賢果然各極其選眞是夫子一會上人故陳蔡相從矢死不二其志耳如之何勿思看來首節本意透露正在次節非但悉數當時之人而帶及所長也

從我節　此節滋味全在於陳蔡上須把皆不及門挽歸此三字上

德行節　此節不但紀諸賢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當並十人名上世

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時亦有之乃此際之德行却是顏淵云云此際之言語政事文學却是宰我云云皆所為卓絕優異極當世之選者也蓋以今昔無伍之英哲共生死不二之患難非此厄不能得此人非此人不能遇此厄謂之窮途也可謂之盛會也可十賢一聖天作其緣良非偶然而已者如之何其能忘情哉　四科俱要說歸夫子身上只說在諸子身上者未得如德行一條宜云彼其四勿請事三月不違皆自循循之誘鑄之可謂淵之仁非子之仁乎而無間之言誰則若參謂其得夫子之孝德可也小物之勤誰則若牛謂其得夫子之慎德可也南面之可誰則若雍謂其得夫子之微德可也餘可類推　機鋒馳騁南服推為無有盡自有若人而吾夫子之遠賢堯舜千古且以為知言矣該矣

折衝東齊因之辭申蓋自有若人而吾夫子之上同日月奕世且以為定論矣　冉有藝人也心計之精巧何所不給即試之千室百家弗能格矣季路果人也才氣之英發何所不斷即加之師旅飢饉弗能困矣　或以禮樂之文為學而東魯弦誦為兆於武城矣或以風雅之文為學而西河矜式且擬於夫子矣彼其學先務本學重致倫誠為文學之根而枝葉自茂者也學且含芳激潤摛經生之長採英擷華極才人之致乎　文者屬辭之英華也學者稽古之功文之蘊藉也　四科分別實際何如曰德行者生機充其而自見諸躬行其中以溢懿勝者也言語文學才與識合者也政事或以勇或以藝才有餘而識或不足也而才識勇藝亦皆生機中之一節也

回也章

此章引而不發以見詩辭之外別有悟境要令二三子言表遐思非喜回之明睿乃喜回之深潛也　首句須得夫子謙巳下氣如云空空如丘微辨論孰與開發助我之益實于二三子有重藉焉乃回非其人也云云　悅字正與助字相對是此章妙處何以助也吾之言與彼之心兩不相洽於是乎從疑問得起于焉是助自不悅生也回于吾言無一不悅之所助又何自來乎要知助則不悅悅則不助兩者如水火然須思顏子無所不悅之前心境何似蓋顏子心齋坐忘其中一無所有一無所有故無所不有無所不有故無所不投也雖欲求其不悅之所得乎

孝哉章

此章若說從外徵內意味便覺淺了須知人無間言全從父母昆弟中流出乃蘊其積中之深非美其形外之盛註中積于中而著于外最得本旨看來從外徵內之說與章旨正犯比肩慎勿犯之　言子騫之孝真意薜勃充滿積實溢于衷曲因而溢于庭闈又因溢于鄉里鄉黨如淵泉資深愈出愈有以故父母言之昆弟言之人人皆從而言之至心感動內外如出一口雖古之大孝止孝達孝將庶幾焉孝矣哉　首句須重哉字乃擊節嘆賞之辭與但言其孝人也者不同　書旨正在父母昆弟四字不可說父母昆弟稱之外人又稱之便把內外看做兩件須知外人稱之正自父母昆弟稱之來緣騫之所處難在得父母昆

弟之稱 閔子孝思正在恐三子寒故兼言昆弟
南容三復章
須思聖人愛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何意 易曰言有物家人中
最可畏者彼婦之口非夫子慎言何以刑于寡妻夫子蓋曰若而人者
眞能刑家者也是可以托吾兄之子矣 人生不造或遇多口之婦人
女子未易以口舌化誨獨有躬行自我久之至心感動庶幾感而格焉
季康章
三千之徒何故止此一人所重必自有在矣啓之深思此夫子之本旨
也而此之哀公章答有詳畧則記者取其相形以見聖言之曲當 下
四章亦因論顏子而類記之

顏淵死四章
一章見夫子無俗情二章見夫子慟予字分曉三章見夫子性情之正
四章聖情最深處却是如此俱以夫子爲主各有攸當
請車章
是時顏固簞瓢孔亦疏水故無他物可請而請其車路蓋痛子之無椁
而謂夫子視回猶子必不愛其車也故夫子即以已之葬鯉者曉之
夫夫子之於顏淵平生父子相視恩至篤也逮死弗克周稱情至慘也
他人即心知其非而難於面御必且勉強而曲循即不然亦婉辭而回
蔽乃夫子明告以不可而已此所謂誠心直道也此所謂愛人以德也
才不才二句虛說勿出回鯉字 言子之說來頭何在以顏路請車

正是言其子也路之識蓋曰回吾子也吾子死而無椁吾何忍焉故子
視吾子猶子者請之却不思爾言其子吾亦言其子吾言其子曾不徒
行爲椁爾言其子乃欲吾徒行爲椁耶然則爾言其子正不必有此請
矣才不才只是夫子謙辭夫子本意原不在才不才上亦各言句亦須
解得分曉言爲人父的但當各言其子不必言其才不才矣夫一本之
眞情天性之至愛豈以才與不才而有差殊耶 參隨服衆列在後明
而竭蹶奔走僕僕於車塵馬足之間等威廢體統褻非所以令衆庶見
也縱自輕如辱朝廷何如之何其可也 吾不何重徒行字以吾二句
承徒行二字說下言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豈其憚徒行哉以吾云云若曰
女之視回弟如我之視鯉足矣何得使我徒行以爲之椁乎 夫子此

時若說家貧不必用椁顏路且曰吾師有車獨不可以周之乎故夫子
直以車不可無拒之據理質言一下說到盡處使之無可置喙且引理
曉譬則已於情不爲拂路於理可自歉矣大抵言出聖人之口便令人
加減不得
顏淵章
人惟喪子如喪予一脈無托故也世人以形生爲脈聖人以道眞爲脈
顏淵而在則道眞一脈常留宇宙之間聖人固未歿也回死而道眞之
一脈無托與喪予何異喪子如喪予矣聖人視回猶子以此 重二予
字對回言再言傷之深也
顏淵章

全重夫人二字 情爲人發各有所宜哭死而慟似乎過矣而以此爲夫人政其宜耳若爲夫人而猶不慟則此慟更無爲處矣 慟而曰有慟乎不自知其慟也率性也曰非夫人云云發而中節可知故曰率性之謂道 人誰不死死誰不哀誰有天實喪予如夫人之可慟者乎予所爲慟非夫人其誰爲顏淵四章可參玩天而喪予惡得無慟而喪予之慟非爲情好也故請車不可厚葬不可正是以道相成視回如鯉深情非世人所比亦非世人所知

顏淵章

妙在不可却是猶子 顏淵死四章都是一樣意思有謂中二章爲仁首尾二章爲義者非也

顏淵節 家則雖空不厭而喪具弗稱非所以安貧者之分生則簞瓢自樂而送死獨豈非所以寧死者之心

門人節 夫子有成命而門人竟厚葬之蓋曰不可之云夫子特以義裁耳而我師弟之情安能自已至末方知義之盡正是仁之至

回也節 此節正是不可之旨全在猶子三字透出 曰猶父極其情之深也道義相成正情之所以深也葬回厚於葬鯉是不得以道義相成而視之如子矣夫回以父視予而予不以子視回予豈無人心者而忍相負如此耶無奈二三子之必欲厚葬何耳然則使我不得終父子之愛於回者二三子實爲之非異人實矣意在令門人知愛正不在厚葬明已不可之意 曰不得心欲自盡而不獲自由也非我二句切責之也

季路章

此章兩問意思一般蓋謂鬼與死皆在幽隱冥漠之境事之難知之難曾不思存則爲人沒則爲鬼幽明原自互根來則爲生往則爲死屈伸原自相感然則幽隱冥漠即在明白顯易中耳今于其明白顯易者猶然未能事未或知而遽求之幽隱冥漠是正晝倀倀而索觀于昏夜也豈不悖哉看來事鬼與死夫子都未明言而先教他在眼前人與生上深思而自得之季路聞言都未深思又問死便是未之思處與請益二如斯而已同 事人的真念便可事乎神受生的源頭即是所以死其難知難能與事鬼及死之幽深無形者一也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故事人即所以事鬼生自太虛而來死亦復還於太虛耳故知生即所以知死此意夫子都未明說欲季路自得于言外耳 問死問死之故也或應之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非也氣散只是箇死字非死之故也

閔子侍側章

夫子造就人才所托匪細而任重道遠惟剛者能之當時侍側諸賢在閔子則外若豈弟中實勁特淵潤而栗然陽德斯爲粹矣而子路亦雄心猛氣無少屈撓冉有子貢亦直躬貸行無少回互要非謹厚循默之徒闒然媚世者比有此胚胎纔可戡勝群陰担當天大担子並肩門墻何樂可以代此 行行何以不得其死性如烈火終必自焚生而如此

安有良死之理故特戒之蓋愛之深故憂之甚欲其變化氣質調養性情勿令不幸言中焉耳　自古皆有死所貴得死之所耳不得其死言不得當死之所輕生不善道也如爲衛輒死豈當死之所乎非謂爲人所殺便是不得其死比干剖心却正是得其死者

魯人章

魯人之病全在爲字爲者另造之謂蓋狹小前人之制大與壯麗之觀正是改作而不仍舊貫處如使敝者葺之廢者舉之自是有國者政事何不可之有仍舊貫不是教他停工只是堂構規模遵循前日便是有國者不欲太多事亦不欲不事事太多事則事煩而民厲不事事則事廢而民終厲調於兩者之間蓋自有機宜焉魯有長府其來已久而

魯人一旦欲更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故閔子不試興作而戒改作蓋謂舊貫自在第可因仍其間稍稍葺之飾之足矣此政不太多事亦不不事事正合興作之機宜而其言爲恰好之言矣剏魯自初稅畝作丘甲以來時宜物宜何加更堪此得已之役無經之費耶信乎其言之有中也則爲魯人之爲之故也向使閔子從諛其興作卽不然而盡非其興作非隨則激其又何中之與有　言夫人居常沉默持重不輕談吐一有談吐無不恰好

由之章

其辭雖若麾之門外其意正欲入乎室中是此章妙處　夫子之官墻何所不容豈真外一仲由緣渠爲人剛強鹵莽若巽語微辭娩而導之恐雄心猛氣未易卒降粗心浮氣不能深省故特爲峻絕之辭以深儆之如壯盛有疾之人利用峻厲之藥愛之非外之也　由丘二字相應夫子意不在一瑟要他養心養氣與已同歸　說苑孔子曰南者生育之方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方之聲其與也勃然紂爲北鄙之聲而身死國亡子路以行行之氣而不得其死人之所養可不慎乎　子路行義素爲門人所敬服乃夫子云有似乎拒而外之者所以門人遂弛其初夫子解之曰我謂由之云門者非外由也蓋以由也已升吾門之堂直未入吾門之室故引之而使入室是猶恐其入吾門之不深也豈真麾之門墻之外哉二三子奈何不之敬也堂室借上節門字生來升堂未入室俱就剛勇上見出彼其過我之勇兼人之氣脫去勢利絕無

世俗軟弱之態其心事直可對青天白日何等正大光明若能降伏其習心消融其客氣使圭角渾化心氣和平如中庸君子之強便是聖人致中和淵深奧妙的境界　不重不敬重在不解上節是引進意夫子云正是自明其意非教他敬也

子貢問師章

總見賢不在過　子貢方人其于諸子之孰賢詎無不取以相方者今茲孰賢之問獨屬之師與商者何以商師兩人之孰賢原自未易定也蓋立人之大端凡二曰博大曰謹飭博大如師乃少謹飭謹飭如商復少博大兩人此短彼長實足相當果有未知其孰賢者故特問之也然兩人之孰賢惟道可以定之道者人之適可處也維時夫子不謂師賢

于商而弟曰師也過謂進越于斯道之上而巳亦不謂商賢于師而弟曰商也不及謂其退限于斯道之下而巳乃子貢則謂過者有餘不及者不足不足終不若有餘然則以師方商抑若愈然師也賢乎哉曾不思道以內不足不得道以外有餘亦不得不足於道之內謹勑必㦲其悖大則以不足成其不足商之不及是也有餘於道之外悖大又減其謹勑則以有餘成其不足者師之過是也子貢謂師也過商也不及正謂過猶不及云耳過猶不及師亦猶之乎商矣孰為愈而亦孰為賢乎看來師商兩人截長補短恰好一般故夫子之品題如此 過不及最難分晓大都未至道謂之都是不及可也如何乃有過的曰道雖平平而造諸天原自高也見大如師其中超曠豁達詎可謂其不高獨惜其

超曠而失之放豁達而流於蕩未免過於高耳若商則循循於尺度斤斤於繩墨都無那超曠豁達的意思是所尚自卑也務卑而望造天之高寧能企而及之乎 愈與賢不同賢猶好也如春秋無義戰之義字愈差勝也猶彼善於此耳 過侭猶是不及

季氏章

此章要重周公二字係周公之係也今皆為季氏有而加之以廢削即周公始封全盛而且過之魯之式微極矣求以聖人之徒仕於其家無能改於其德則亦巳耳而且為之聚斂附益則周公之子孫益微周公之人民益瘠魯事益不可為矣夫子所以罪之深也 斂收人也聚斂者湊集衆財而悉收入之也以今所聚之財致於舊所有之處附也即此是增添其富益也而字與力說甚之之辭 附益語脉自富於周公來火烈更澆油也濟惡至此尚是吾儕中人乎嗚鼓不但直言顯諫如朋友之常乃聲張其罪使有衆共知非吾徒之人宜如此相待也 非吾徒棄之之辭痛絕之也可字自非吾徒生來乃相足話非兩截語

柴也章

此章妙在四子每人各予一字要他隨症下藥不可亂投不是泛泛說个氣質之偏 愚與達反魯與敏反辟不檢也喭少文也 一執意難開一見理不徹一意氣飛揚而少靜謐一風致相郁而乏冲粹

柴節 柴詎非篤行人哉第不知通方合變殊少圓神意思蓋意有所執情有所依而塞其妙明者也如避難徑竇亦可何必斤斤

參節 人心之虛有觸即覺有感即通而參也晉魯無一頓悟一捷解何其鈍也豈非得之天者渾樸之質有餘而清明之氣不足耶 問愚主通變辟主平實喭主涵養獨天生魯鈍似難下手曰此不可強也朴實之人無機巧却少檢點多有照顧不到處必須日日省察克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心毋自欺久之而靈明自露矣曾子三省工夫正是磨鈍之方對症之藥

師節 師之辟亦非色厲內荏者只因他才高意廣有凌跨塵寰傲睨人世之致故其氣岸恢豁風采峻厲覺有虛憍飛揚的意思而至誠惻怛之意微矣 辟訓闢張自大之意

由節 緣他任其剛勇殊少陶鎔所以率爾其容止野哉其詞氣有暴

屬鄙俚的意思無以邪雅度示令儀矣此須調其氣而使之平發其德
而使之粹始得
回也其庶章
分明以回㡬賜乃合兩箇而比方之非各言之也　吾門惟回與賜聰
明特達皆所謂慧心人也如以其慧而已矣賜之言而中奚遜乎回之
默而識惟以道律之則賜與回自不可同日語者蓋天下惟道心與物
情兩不相入未有能近道心而不能遠物情者亦未有既近物情而猶
能近道心者回之於道其殆庶幾者與吾見其空矣吾見其空而屢矣
天機漸融命運自爾其順受乃賜且不受命矣已私既克貨賄自爾其
渾忘乃賜且不受命而貨殖矣命之不受天光奚自而發屢空中之玅

明賜何有焉貨之務殖性靈奚自而露屢空中之全覺賜何有焉彼其
言而中中而屢者億耳詎能與回同其庶哉　回也其庶句有沉吟忖
度未肯輕許之意夫庶之為言尚未渾合而三千僅許一回誠重之也
　億則句正是回顏庶乎句言賜也貨殖既已不能屢空然而却能屢
中特亦意相推測之耳非虛明之自照也可與回之庶同日道哉　殖
是活字言生殖其貨也
子張問善人章
學好的不算善人善人者天生的好人也不踐迹正說他是天生的好
人此特抑子張之意耳正意全在亦不句若曰還須務學纔能盡善
此章先要把學中佳境看得透徹方得夫子未肯盡美善人之意夫學
之用工非在區區誦讀學之受益非在淺淺開發已也其遜志訓讀大
有精研其潛心涵濡別有玄詣卽聖人之不思不勉亦未有不由此道
者惟質美如善人似無待於學矣固能于先民塗轍之外超然獨得而
自闢其宮墻亦惟質美如善人將不屑於學矣亦未于真性神化之境
渾然妙合而直究其閫奥　踐迹者古有成法而斤斤摹倣就與路人
脚踪相似　不踐句意在起亦不入句不是兩層說話若曰超曠則有
餘矣淵深或不足云耳
論篤章
只為心口未必如一　是此也指論篤言所與在論篤也文法與寡
人是問之是同　有言卽有色篤實必莊真色莊者言莊乃色取之莊

非根心之莊重色字色者言之徵莊者篤之類　天下無浮薄之君子
則人之貴篤尚矣然而人之篤謂其篤於心非謂其篤於論也藉令有
人於此未見其果篤於心第以其篤於論而遂與其人之篤是果篤於
論併篤於心而為君子者乎抑或篤於論未篤於心而為色莊者乎奈
何以其論篤而輕與之一章說話歸重一箇論字
子路問聞斯行章
赤之惑以兩人之問言之夫子之解惑則以兩人之人言之　若論語
止載子路問答則夫子論行似專主退謙矣若止載冉有問答又似專
主勇往矣今合而觀之乃知聖人之教人全是因人變化初無專主
一箇答及其問逆而折之如打頭之風一箇答如其問順而導之如順

水之推 有父兄在只要折倒他斯字斯無停待稟命方行便有停待
矣只要挫折其銳氣 在字要善看不對亡言不獨已在可自專也
敢問二字問字固自要緊而敢字却須認來頭以此惑此問若未能釋
然於夫子與夫子必君一于此同故曰敢也 退以志意言令女盡是
也兼人以力量言勇過我是也 由也兼人四句如連雞然一步離不
得若將兩人分作兩比各自說去便是全迷書旨

子畏於匡章

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言子爲父死臣爲君死
弟爲師死也以此身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也 子畏匡而淵後此乃
危急搶攘中倉皇相失所謂死生之際子蓋憂淵之死矣忽見其來不

覺喜而謂之曰吾以女爲死矣今何幸也而淵對曰云云即此是親子猶
父處 若只說顏子善處其死還未甚親切須知回字與子字相應回
之何敢死政以子在之故或曰子在而回何敢死敢問其不敢何也曰
回得夫子之道以成其身則回之身子之身也在與俱在死與俱死者
也藉令子之身還而爲子死之回乃敢耳今天未喪文子幸在矣子幸
在回獨死豈惟輕捐夫回之身是即輕捐乎子之身矣豈惟令回之身
不得其死是即令子之身不得其死矣與領勅出朝退而毀棄者何異

季子然章

問答意都在季氏借由求作話柄耳第二問答從第一問答中翻案生
來不作兩平看宜以道字作主第一問者曰如此人物吾家得而臣之
意且如吾家何第一答若曰爾家所爲不道兩人若堪做大臣安能靦
顏爲爾家臣也第二問若曰既具臣將必順從吾家吾家可以恣爲人
道是亦吾家之助之利也第二答若曰爾家專國逐君不道已甚只小
弑父與君亦將爲之而異其從耶意都在言外 一由求耳方畢其品
旋取其節抑揚伸縮提若轉圜此聖人折權奸扶宗國之妙用也

季子然節 可謂大臣以人品言兩生何曾做大臣其品則大臣也

吾以子節 異字自大臣字來大臣之品非小臣比吾子儼然問及吾
方謂殊絕優異爲天下之第一流者必此問矣而乃由與求之問一何
不倫之甚也

所謂大臣節 進則弼成台德聲望冠乎當朝退則振揚士風楷範垂

乎百代與庶府百司能一官效一職者迥異 天下莫大於道以道二
句總是必以其道不可何足以道句言必不枉道而苟立其本朝也俱
要識他秉正的意正則大矣 獻可替否昭德塞違正色立朝無少依
阿一不合則奉身而退是何等風裁何等氣槩真足佐勳華之德見天
地之情矣 問由求之爲具臣子何以知之曰以由求爲季氏臣知之
夫季氏而事之以道必無可之之理而由求皆爲之臣其不能不可則
止可知不能不可則止其不能以道事君可知不能以道事君其不可
爲大臣可知何也天下莫大於道也

然則從之者節 看然則句可見以道二句正與從字相反從之者亦
以人品言既非大臣則其人僅一從之者與非明說從季氏

弒父與君節　言具臣如二子其從之處信有之至如弒逆大故逆賊倫却亦不從　大抵世間有的言語聖人皆可出口但出於聖人之口便自恰好如弒父與君此是何等言語聖人何忍出諸其口緣季氏當日業已專國逐君雖未至弒逆而亦有其漸矣獨畏名義懼誅討未敢發耳所以聖人一發明出於語若曰爾家將至此極耶所以逆折其邪萌也行行如由侃侃如求亦頗剛正卽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乎亦何肯毀方爽檢無所不至若此　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

子路使子羔章

此章全重一箇費字其下有說他賊直說他佞皆從此生　薦人爲宰

乃人臣之常事卽子羔未嘗讀書第可徐曉其失舉耳而曰賊夫人之子何其罪之深也子路纔一分辨輒曰惡夫佞者又何斥之甚也看來夫子一腹怒氣皆從費字生來其曰賊夫人之子者夫人謂他人對子路而言言女旣自賊矣奈何又賊他人之子耶其曰惡夫佞者言女自賊而賊人尚敢掉唇鼓舌飾說自解是可惡也此章機軸與上章相似故類記之總爲惡季氏之故

賊夫人節　賊字須從費字討出而口語却無侵季氏如云宰之難爲尚矣而於費尤甚而以未讀書之柴爲之竊恐曠官不可盡職又不可徒令英妙之令器弗克以令名終敦篤之淑人終將與匪人等賊人之子非汝而誰　夫人之子少辭也猶云壞人家兒子

有民人節　臨蒞於其上而講求其利病整頓其紀綱俾之帖然順肅然理章縫之士所謂咕嗶而習經濟者於吾身親見之矣對越于其下而袚除其志意明習其典章俾之罔時怨罔時恫博洽之儒所爲呻吟而考俎豆者於吾身日覩之矣　學者讀書無他只是要明習仕之欵係諳練仕之委折今當仕時親身經歷其明習尤爲眞實諳練尤有憑據卽讀書之學何以加此而必專以讀書爲學何哉

是故惡夫節　申甫曰惡佞恐其亂義也皐陶稷契何書可讀在人情物理上做功夫卽是爲學咕嗶章句祇成迂儒此說自無破綻儘足絜人其實若無平日理會功夫直到臨時用工豈不誤人似是而非正爲亂義　若合下錯認猶可子路初使子羔原無仕學合一之意今因理

屈而借此自文是爲佞口可惡矣　全要發見故二字言不出于本心而依托名理以文其非無論巧言亂德辨言亂政而言不由衷一何詭也我之素惡夫佞正以此故矣　子路忠信人也而曰詐曰佞只因他過勇好勝未能回頭自認不是往往陷於此而不自覺

子路曾皙章

通章以夫子造就因子作主前半獨與曾皙正欲三子景行其清曠後半兼與三子却欲曾皙俯就其平實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是也

子路節　首節字字不空三箇才人參一箇高人而又侍一箇聖人卽此儘足相成毋庸他求矣繼夫子老安少懷之志者在此一侍

以吾一日節　此節因下節而生下節與盍各言爾志之問不同直要

他據今日之抱負陳他日之經綸恐其於師長之前遜避難言故未問
而先以忘年誘之
居則曰節　居與知爾相照乃平居未達知時也不吾知是度其素心
如此須知此何意不在尤人乃自負之辭若曰以吾胸中蘊耤尤足樹
駿流鴻特患知遇之維艱耳豈患知而無所以哉　不是恐其無以而
負人知乃明知其有以而探之　此際夫子如俗傳冊客得幾種奇藥
又得一種冊頭直要點他都做貢余不止空觀所以
子路率爾節　此節率爾與哂之正相擎應哂之哂其率爾也　何以
率爾也由蓋日吾之齒長矣師之門及矣而吾之長材大器壯心偉畧
誰能出吾右者不言何待故不覺率爾如此　千乘何即有意言若壞

地褊小何足游由之苦勇展由之手足假得千乘之國乎地廣則民衆
民衆則事煩其間戍守之廣供億之多自非有長駕遠馭之才欲其慨
有餘地此實難矣　然使操縱在手伸縮從心爲之尚差易耳茲大國
攝之既已不得自由矣且也兩大交攝如既從一人繫其左手又被一
人繫其右手首尾牽制前後挾持尤有難爲展布擺罹者令中材當此
惟有束手而已　攝兩大巳不得爲矣加之二句言其時又有甚難
爲者　加因皆遞增之辭禍矣更添以兵兵矣更隨之荒二句合說要
知是百姓受苦既罹鋒刃又受饑餓兵荒交至民不聊命奄奄才遺之
民惟怯可知况望善用其勇哉如此看方振得起可使句　比及猶譜
云投到比者遲延之詞　子路勇於義者也惟勇也則雖挍大遺艱之

曰意氣自如合仁慈便仁慈合嚴明便嚴明其民有不感德畏威奮然
敵愾者非夫也惟勇於義也則必以孝弟忠信教民而使之勇於義矣
彼民也誰無忠義之性節義之氣有不以勇用之於義者乎者來子路
亦無他奇巧只緣其爲人剛正合做處後做而所做處又都在正道原
是有勇且知方的故能使民如此如形影然　可使句不可泛說使民
如此血脉從上時勢之難來言如彼難爲之國能成如此功效功迹時
而立名悖時而彰天不能爲之災人不能爲之害由也希當大任意謂
此時功難堪矣此其抱負何如　當是時由必謂如斯作用如斯樹立
我之才氣真誠絕世無雙誰復能與比有者雄心方熾客氣方盛故夫
子第付之一哂所以挫折其彊陽陶鎔其德性與其養成中和大有所

以　子路能使民知方乃不能交之以禮樂者何曰子路之勇有步正
氣亦有步客氣有正氣故能使民知方有客氣故辭氣殊少謙讓其無
敬慎和謙之意可知安能交之以禮樂乎問冉有辭氣謙讓邦亦禮樂
俟君子何也曰敬慎和謙非退怯也自德性之真力中出也冉有氣稟
懦弱真力原自不足且不能使民知方況禮樂哉　問夫子哂由曾皙
且問之至再記者何以便知哂在率爾曰記此書者在曾皙既問之後
故也
求爾何如節　國何分大小蕞爾之地蘖能可辦千乘則須氣禀品格
服人方可　如五六十又退一步說亦辭氣遜處也誌又小即此意
當場正話只在可使足民乃正荅何以之問處　可使亦重求自度才

歛至此仍挽轉所自效於六七十如五六十者如此君子身有禮樂者以俟言已不能也蓋導利生財或取辦於才歛而化民成俗必淵源於涵養 禮只是一箇敬樂只是一箇和君子德性渾全故妄承神攝其中敬愼理會神怡其中和謂禮樂之所以興也若乃爻爻微技瑣瑣薄譎曾不足占君子之萬一與君子之緒餘事敢浮慕雅化終成不至之虛願哉 三子俱要得國而治意思一般詞氣皆相承說

赤爾節 上節教民之禮樂此節是朝廟之禮樂且小相學禮而兼言樂赤亦不計驟貴矣 非日句語脉自如其二句承學習其事也不以未能而遂已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也 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諸侯見天子皆有常期常期外有時來見曰會王十二年不巡狩六服一齊

來朝曰同湛甘泉云宗廟會同者天子之事而諸侯相助也依此說是公西華要身爲諸侯矣恐無此理思意宗廟諸侯之宗廟會謂好會同謂同盟諸侯自相會也小相相諸侯行禮從祝史之後擯介之末也三十得國而治只是要如管仲子產聽其國政耳引後說亦然 宗廟會同中感格幽明贊襄禮節和協神人豈容乖戾須有肅肅雍雍的意思其禮樂之會也爲小相正是學此意思 此節曰宗廟曰會同曰端章甫不是稍帶話說緣言之以自顯其才也嚴重地敬盛容當此際而爲小相自非斗神敷峻儀度習閒與有華國之才者其何以堪之上二節做此 端章甫漸不落空禮服也服與事稱也則必人與服稱矣 問道莫大於禮樂禮樂一敬和敬和一仁仁自太虛而出點之撰是也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其能肅肅而敬雍雍而和必矣而撰不點若者何曰禮樂有樂言之者有精言之者樂言之則盜亦有道猶不能無敬和也而況于赤乎精言之則大見如點猶自行不掩言而況于赤乎夫禮樂超乎其外乃能盡乎其中赤欲效禮樂之用已不能超乎其外矣又能盡乎其中耶宜其撰之不點若矣

點爾節 當是時由之心自覺有勇求之心自覺有藝赤之心自覺有箇禮樂惟點逍遙灑落一無所有而無所不有用莫大焉故曰若武舜也有天下而不與 鼓瑟希鏗爾言許時鼓瑟自若至此方希而餘韻猶自有存狀從容也夫蓋符樂聚之侶方翹然各鳴其所長而點獨靜觀燕處絃奏自如超然脫離乎其中退然徐俟乎其後一何襟情之清

遠風度之雍容若斯也容體比于禮節奏比于樂雖未言所以而襟情自在言表矣 夫言異而有傷蓋以其異炫奇矜能求勝儕偶故耳乃點之言卽異乎三子者之撰乎特其志本不同而據實言之凡以自攄其胸懷而非求勝其儕偶也雖異庸何傷哉夫樂羣據志正欲有懷必吐豈令隨聲附和耶 無傷在志字言與人無于各言正自志字生詩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開顏世人塵情係慮日夜營逐戚戚無有已時而點目前所値便足自得其胸中絕無一物可想無物則生機盎然宇宙同春夫子老安少懷盡從此出似乎一無所以而所以莫大乎此其視三子纔藉才能薄有豎立規規在兵食禮樂之間者可同年而語哉故與聖心深契而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曰春意無涯吾

與爾共之矣　莫春七句要說得異字明白夫三子者之撰皆待異日之得國而足者也而點惡乎待哉即如今日莫春云三子以有用爲用點獨以無用爲用故曰異也　此段乃曾晳虛寫自家胸中自有華胥春臺太平淑景若不知時之爲季世地之爲幽棲也　春服句是見成語春暮于上而服成于下被服陰和天人如一體然是順天而適人之適者此其時矣　冠者五句總是一團春意春與人同而挹春水被春風行歌歸來而宣所收之春也　浴風詠皆心閒無事之象　三子者出以下五節總說爲邦之志自不可少

三子者出節　看上節曾晳亦知兵食禮樂皆太虛中自有之生機第微有節忽三者之意即非有無混合之旨反爲太虛生障矣所謂不知

所以裁之是也此等所爭只毫釐間如點上節所言超然塵表而春意充盈無一時一物一處疎漏聖人不能加矣但其胸襟高曠未免脫略細微有疎漏處故獨後而問三子若有蔑視爲邦之意所謂狂行不掩是也蓋得大與見大稍異得大自兼乎細見大或忽乎細存一忽細之心即不克達于太虛無以成其大矣點見大未得大故也故夫子均與三子以實其虛狀之也　三子句不重起下句言衆出而點獨後也

何傷也疑三子之言也何以疑也爲其異已之撰也夫子仍照上節以各言其志解之　前重亦各字此重已矣字已矣者無他之辭言仍舊是各言其志猶爾之無傷也讀云夫各自爲人則各自爲志各自爲志則各自爲言彼之不必强同于此猶此之不能强同于彼也吾前謂爾撰異無傷謂爾之各言其志耳乃三子者之言依然各言其志與爾之各言其志一也即異乎爾之撰庸傷乎何必同

夫子三節　何哂由之問若曰由之各言其志猶求赤也何以獨見哂乎唯求唯赤二問若曰求赤之志在爲邦猶由也何獨不見哂乎皆步步相批說非分條說也　何哂何字緊頂上節亦各曰來言既曰三子各言其志則三子皆無傷矣由獨非各言其志而無傷者耶夫子哂之云何夫子答詞剖辨處全在其言二字其言與其志相照言我之哂由自是哂言之不讓非哂其志之有傷乃是護持亦各句意　爲國二字白千乘之國來言由志在爲國而不達爲國者之所以故哂之　大哉禮乎夫體雍雍讓讓毋敢先人能令塵情客氣消融無餘是眞性所由

存而萬化所從出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修己安百姓篤恭天下平即是此道理爲國豈不以禮哉由非其言不讓雖有長才壯志所由與爲國之所以異矣未盡善也是可哂也　六七十五六十宗廟會同點豈不知其爲邦何待問也點意夫子哂由之不讓豈以其爲邦自任耶然求不見哂赤不見哂獨非邦乎所以甚惜後問隱隱問非明問也　安見何須拈由所任千乘之國相形方合肯旨言方六七十五六十此于千乘特差小耳乃維藩維垣之屏之翰列于分土之三一也安見千乘是邦而六七十五六十之非邦乎　已言求是邦矣又問及赤者無非要打整明白也　諸侯有邦既是諸侯則爲諸侯之小相者其爲邦明矣苟非六服之長能敢主七廟而享先公祠非五

等之君誰敢執玉帛而合纂后　諸侯字與問出邪字相照古者諸侯
亮采有邪而赤任宗廟會同乃諸侯之事安見赤之非邪也者此正荅
唯赤非邪之問也其下赤也二句則因赤任小相而討其才品特為健
羨之辭並以赤志為邪而夫子于赤尤為健羨其不哂為邪可知乃知
赤亦各言其志者雖與點異撰何傷乎赤也二句鄭重在箇赤字

顏淵篇

顏淵章

章旨重一禮字所謂約我以禮是也

顏淵問仁節　心之有仁非如瓶之有水此心渾是生機故曰仁爾顏子豈不知此而問仁何也蓋因生機極難識認夫子欲其就克己復禮時認之乃論識仁之竅竅非論為仁之工夫　人心之初出自太虛太虛之中渾是生理生理無可着私意處天然之節度在焉是即心即仁即仁即禮無兩物也其有非禮之私意則自有己以後生耳果能丞辨其機力致其[illegible]視如勍敵一戰勝之與未有己時無異令天然之節度仍還其舍此際沺沺藹藹融融洩洩一腔生理依然太虛之初矣禮外寧別有仁哉　一日二句解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也以禮復却是仁可疑故解之也何可疑也曰仁之為物活潑潑地盎然以萬物為體者也而克己復禮却要樽之節之檢之束之至于一物之不容乃精嚴之極似與仁不相入者殊不知極精嚴處即極宏大處一物不容處即萬物為體處故只須一日內克己復禮而天下之大盡歸於吾仁之中矣蓋仁主於通生機之自流也禮主於節所以塞有己之妄機者耳妄機不塞則生機不流試驗人收攝將其中清泰寬適沺沺藹藹有宇宙同春的意思故曰為國以禮又曰脩己以安百姓　歸者會而聚之之謂由己即從一日二句看出夫天下歸之仁可知也而窮自一日之克己復禮決之不由乎己更由乎誰豈己非己之己禮非己之禮克復非己

之克復耶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問克己之己妄己也由己之己眞己也如何相應曰克己由己只此一己但眞己爲主妄己自無容處轉妄爲眞直在當體一念間耳

四勿節　上節恐仁體難識特與拈出禮字若曰心之節即禮也然克己復禮未知從何處下手故請問其目蓋細數條件自可見下手處矣此切問也　非禮四句重視聽言動四字如必墮體黜聰舉視聽言動而悉屏之則將捕滅乎妄機先以摘滅乎生機非仁也所謂克己復禮者亦視亦聽亦言亦動衛於其妄視妄聽妄言妄動不合於禮固有己之耳目口體而生者一一勿之則己克禮復而爲仁矣　非禮在獨覺時見四勿即在獨覺時決　仁者人心之元氣也沖虛洪灝幾於無可

從事而子語仁以禮語禮以視聽言動愈說愈有實際此顏淵所以請事也正是循循然善誘人處此際顏喟曰爲仁由己耳非回事之而誰　顏子深潛若愚幾於無我故自有其力量焉一觸聖言譬如陽和百日勿萌欲發一沾時雨生則惡可已也其欣欣請事所謂欲罷不能者

仲弓問仁章

問仁而曰仲弓見與顏淵不同也顏淵幾於無己一克即己證仁利用須耳乃仲弓雖與淵同問仁而地位較與淵異焉有宜漸而未宜頓者矣　細玩敬恕逆作兩項敬如嚴更警夜使人不敢爲盜恕則如盜至而戰勝之　洗心澄慮其中潔凈令私意自然不生此乃未萌而防之

未發而消之豫養法也至人己之交私意間或竊發則又推己及人勇猛而去之要于私意無可容處而已夫然所從來皆因己之私意與人間隔私意既無所容處何怨之有當此生機脈脈物我無間是不可以爲仁乎此迺涵養與克治交相羽翼以去其私漸致也　曾記一村民云我因被人虧枉許上武當本欲咒他伸冤及至今頂望見神威祗有畏誼那復有咒人意思此敬生恕也敬生恕恕生無怨無怨乃生理之交相融液處仁也看來居敬能行恕與居敬能行簡一般本旨的當如此但己丑會墨敬恕無串下者私識以俟請正　出門二句不可看得憨了見大賓承大祭至嚴肅至寅畏也出曰門其地燕褻使曰民其分卑微何至與大賓之見大祭之承相似者此乃中心無妄即清且攝即

未出門使民之先我心自有主何人非大賓我心自有神何時非大祭蓋敬自境生則戰兢者有限敬從心生則戒懼者長存火無處不熱水無處不寒可爲此二句的喻　承奉也祭則以人奉神故謂之承　仲弓請事斯語一何當仁之勇無異於顏乎仲弓居敬人也己自有如見如承之意矣能以居敬之心行簡乃不以居敬之心行恕耶故自知其力之能勝而直以爲己任焉

司馬牛問仁章

此夫子借訒言以明仁體也人但知仁之機緘多少活潑仁之意趣多少訢暢乃其體却全是戰兢惕厲戒謹恐懼的意思夫子就訒言上拈出箇難字分明畫出仁來蓋妄機不淨生機不流難者妄機淨盡之象

也。微夫子之言。牛亦不識仁之在心何似矣。問仁而曰司馬牛。見與顏淵仲弓又不同也。淵宜頓。弓宜漸。若牛。則有頓之不可。漸之不可。且可藥其躁妄。慎其樞機。急攻切已之病而已。其言也訒。先淺着一句。令之深思。因牛躁率。未可便與深語。下章同。仁者之言。與世人空談者不同。先行後從。凡皆言其所爲者耳。彼其中心無妄。神清而蹻將有爲也。兢兢小心。惟恐履錯。不敢易其爲也。自是而言其所爲。正其兢兢小心。惟恐履錯處也。尚敢侈口而易其言乎。雖欲無訒。胡得焉。訒可易視乎哉。故曰仁者其言也訒。無所制而可自由。則爾之得。言有心出。而心之難制之。卽欲無訒。得乎。見其非強閉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上下二章。其辭則謂訒言可盡仁。不憂不懼可盡君子。其意則謂有難心爲仁。內省不疚爲君子。問君子與問仁不同。問仁問其心也。故以能訒言明其心之縝密。問君子問其人也。故以不憂懼明其心之卓越。兩下各有攸當。那此移彼不得。君子何且輕輕淺淺說他。蔑絕恒情故鈞是人。而夐然以君子稱。不憂不懼的源頭。直須幾微隱約中無些子瑕纇。方能絕憂懼之根。昔堯兢舜業。曾省頻勿。所難惟此。尚不足以盡君子耶。牛之易視不憂不懼。以爲是力制耳。而不知其非力制也。夫憂懼動乎內。而內之能招憂懼者。莫如疚。彼其以私意昧其獨覺。爲厥心病。而天下以困塞擾之。則戚戚然憂矣。天下以阨險惕之。則惴惴然懼矣。君子獨覺之地。念念自慊。而還省其內。夫且惡有所謂疚者。不疚。則我無私。而心常適。天下更無寒處。孰復能使之鬱乎。不疚則我無私而心常平。天下更無險處。孰能使之惕乎。譬如浮雲能變太虛。自若耶交他憂箇什麼。懼箇什麼。牛謂不憂不懼。未可以爲君子。亦將謂內省不疚。未可以爲君子乎。故曰君子不憂不懼。何憂何懼。與不憂不懼不同。不者我不憂懼也。何者無可憂懼也。

司馬牛憂章

章首出一憂字。以下俱承此說去。此章言有次第。先言天實爲之。雖憂何益。原是不必憂的。次又進步言之。言若盡其在我。四海且莫非兄弟矣。所以深明其不必憂也。哀公十四年。向魋入於曹以叛。民叛之。魋奔衛。遂奔齊。魋欲殺宋公。欲殺孔子。惡極矣。而其弟子頑子車又與

之同惡。必無可存之理。人皆有二句。甚言之也。言生人未有之苦畢萃於我之一身。天乎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乃不堪其憂之辭。命以人所稟受言。天以帝所主宰言。有命之有字須分晰。有者亾之反。言人生或沒或存。或脩或短。或見爲有生之後偶爾相值。都不知厥初賦形。天皆以成限之。似渺茫而極真實者。命之謂也。詎可以爲烏有也耶在天言。不在人。人情在患難中。能信天命。則知其莫可如何。以安受之。其心稍自寬矣。故知天則心息。自己敬且無失。脩謹極矣。恭者自是宜人。恭且有禮。又爲恰好。凡此皆人道之所好也。以此涉世。同心皆如同氣。試思放恣則人惡之。驕驁則人怨之。卑諂則人賤之矣。敬而二句。總是可人意處。何之而非同心。四海照家庭而言。言家庭之

間能無兄弟而四海之內則自其非兄弟至於四海莫非兄弟尙虞無
兄弟乎末節全重君子二字既是君子自然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既敬
而云云自然四海皆兄弟矣故人不君子始患無兄弟耳君子又何患焉
祇恐當身非善良豈愁宇內無昆季　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
胞多故獨何心而安四海之懽乎信是意貝諸滯　以天命解之又以
人情慰之善乎能寛人之憂矣然狗之斷家僅能緩人之疾耳惟內省
不疚不求天人一意內脩乃能拔去病根自無分外憂惱所以此章抵
不過內省不疚一句聖賢之分也記者似有並聚相形之意

子張問明章

此章若直浸潤膚受難察却與二巳矣不相應了其意蓋謂人言甚邇

而情或叵測於此不行不離近而得遠矣孔孟所以難知言也譖云張
也問明其意在遠將必以燭遠邈洞幽玄而役可謂明之遠耳却不知
明之遠者正不在燭遠邈洞幽玄也即如譖也愬也出十人之口入於
我之耳有何遠邈有何幽玄詎非天下之至近者乃譖之中或有所謂
浸潤愬之中或有所謂膚受此其厚貌深情飾說巧中能令人不覺人
而信矣深不及詳而發之暴然則天下之至近者此譖愬而天下之至
隱者亦此譖愬矣此不行焉便可謂之明了豈惟可謂之明便可謂明
之遠了尙安以燭遠邈洞幽玄爲哉　問明意蓋欲窮高極廣其意固
已遠矣不知意廣而疎巧言易中將於左右近習耳目聽覩之際反有
忽其近而爲其所蔽者子張口裏雖只問明心裏則欲通神果索渺茫

謂不如是則明不遠也故本只問明而夫子言遠之一層是譖者入
本無非而讒言誣善愬者巳本無冤而飾說發聽皆小人害人而以其
誑欺我者也然驟而譖我且覺其有意矣徐而愬我且洞其無冤矣不
行亦何難者　唯若浸潤膚受有意却若無意無冤却若有冤表與裏
不相符形與影不相象自非炯炯性靈孰能坐照而使不行哉緣此際
推測億逆都無可用故也　物之能入者多矣而惟水浸之潤之最爲
不驟其漸漬然也夫譖亦有漸漬法焉以甘投不以苦投以徹中不以
猝中或本以播之而若爲掩蔽或本以短之而若爲揄揚或發端在他
人而徐出一言實之或正論在他事而偶出一言附之大抵令被譖者
遭之鑠金銷骨而我不受嫉賢妒能之名聽譖者信之淪肌浹髓而我

不覺塞聰掩明之意其與浸潤何異乎直貫被害以其肌膚受之則
含怨者其辭悄以激抱痛者其辭悲以慘乃飾爲悄激悲慘之狀一
似含怨而發抱痛而此者其與膚受何異　不行者彼之譖愬不能行
於我也若我爲其所動則行矣　遠以本體言明到玄微精深處也

子貢問政章

此章末節出一死字則首節三項當就民之生上論之民無信正與民
信相應大意云政何爲也所以經理其民而御之胥匡以生者也故爲
民生之養計則在足食爲民生之衛計則在足兵爲民生之根本計則
在民信之三者無一可去者也如或必不得巳而去則去衛生之兵可
又或必不得巳而去則去養生之食可夫旣去其衛生之兵又去其養

生之食其民能無死乎然而自古無生而不死之民死亦民之常耳惟是民而無信將氣餒神索仰愧俯怍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眞有生不如死者故去食去兵而終不去信也政其莫重乎信哉　足食等逐字講云有何意味須發出根因夫積無三年國非其國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民不夙附以國與敵故並舉三者總是預備緩急的句當乃國之所恃以存者皆急務也　信字要認得眞乃吾民尊君親上之眞心兵法民與上同意是也民心若此始可上下相維以長守其國　矣字語脈自政字來總頂兵食信三件言即此便是政了　設爲事變窮其所去正欲觀其所重者何在　已不去也言事勢萬難三者決不能兼全雖欲不去其一而必不可得也　言不得已而且曰必者以三者皆政之

急務非可輕去故也　信以固民之心而食以養之最爲喫緊兵特捍衛之耳去之猶可圖存也　曰去兵則食信重於兵矣而食與信孰重故再窮之　第一必不得已而去其狀何如曰此兵食信互犯比有三者不可兼得之時也假令孤城被圍其中芻糧僅給用兵柝撒若刦奪其民以治甲兵兵食存而信去矣信去則其民變去而莫爲守不可也若不忍刦民而出僅給之食脩其甲兵兵信存而食去矣食去則其信民枵腹而不能守不可也莫若不脩甲兵而姑率親上之民食僅給之粟相與制梃操拳畢命堅守倘可萬一圖存乎則三者之中兵猶可去矣　無食則死言自古皆有死者見食猶可去　須識不立二字是生不如死的光景試思世有含羞自輕者何故無以自立故也何謂立立如砥柱中流頂天履地之謂眞心不死正氣充盈即捐軀斷首自能屹立宇宙之表挺立波蕩之中矣

棘立成章

子成把文質看作兩箇子貢則看作一箇　子成之意曰人心命脈惟此一眞朴者存之華者漓之漓而至于今日非取人世浮華一舉剗滅而獨留白賁之意不可是欲去文存質蓋有激乎其言之也抑不知文與質豈二物哉夫人心眞不外洩有時乎斂朴而爲質亦不中秘有時乎散華而爲文是文質皆自眞生與木之枝幹華萼皆自根生相似無差等也彼君子有眞之文其文煥然直如虎之文炳豹之文蔚若小人無眞之文按之無光索然一犬羊而已是君子之別於小人正以有文

在也如謂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無論小人之眞原自不存即君子亦安所托而存其眞乎至於眞不存又奚以成其爲君子而與小人別也不然虎豹犬羊亦可以空鞹辨耶吾謂子以君子之說竟爲駟不及之舌者以此是則可惜也已

棘子成章　今天下敝至於此極哉則皆自有文階之厲也爲今之計習靡競華者無論即使抱寧儉寧固之思嚴去泰去甚之防而文飾稍存末流復熾未幾而復如今日矣吾謂君子但當純任質耳至于典章禮樂則掃去之隳滅之可也而焉用文之　何以文爲正是完結而已矣三字　質乃眞心之闇然處文則眞心之日章處舊以質爲內之忠信文爲外之英華非也請問恂恂非質耶便便非文耶此皆自內發外

可謂一專屬內一專屬外耶世人蓋因質中易存忠信故直以質爲忠
信耳謬矣
惜乎節　君子是意好駟不句說言失以存忠信之雅意而竟成不可
追之口過豈不惜哉　並駕四馬將欲何爲若將速收其所失之言也
乃言方脫口便已不可復收即駟其有及乎極言之也　駟不及舌若
只講失言之咎不可復追便覺粗淺窘迫須說向民風世教上
文猶質節　世間一切人文厥初皆質中所存之真奮而生光結而成
采是存真乃文之本体滅真特文之末流其與質原無彼此安有軒輊
故曰敦厚以崇禮文與質等耳　虎豹二句非怕掩了君子言無文不
足爲君子也夫君子忠信鬱積其外爲睟爲盎爲赫爲咺皜欲無文而

不可得藉令不睟不盎不赫不咺其無忠信之積可知安見其爲君子
乎如其文不炳何以爲虎其文不蔚何以爲豹是一犬羊而已如子之
說豈惟去文抑亦滅質也已矣　若尚是君子而小人相混亦無大害
細玩虎豹句言夫子心裏本欲存真而成其爲君子夫子舌上將至滅
真而失其爲君子是夫子君子之說即自夫子之說壞之藉令夫子而
曰君子文而已矣何以質爲其與亦如是止耳豈不真可惜哉　鞟者
無毛之皮質之象也　第三猶字自上二猶字生來益文與質既相猶
則去文存質之鞟安得不相猶乎

年饑用不足章

說心說理不如說事何謂說事此章與字是也　當日有若提醒哀公
處全在兩箇與字與乃財賦到手將事也　大意謂國用之足取與誠
合併而成者也取索諸民尚屬虛擬之象與歸諸君乃見實受之形故
未問所取先度所與斯善策國計者耳魯之年饑也哀公方愁焉憂用
之不足而有若以盍徹進夫徹之取什一而魯之取什二二猶不足而
更欲其什一不將益重其不足耶公之乍聞而艴然持足怪焉曾不思
國之用足必待君之取足君之取足必待民之與足而民之與足又必
待民之自足者也假令百姓皆足自家原無不足抑在何處討箇不足
與君百姓皆不足自家原無足抑在何處討箇足與君非不與也雖欲
與而無可與也臣稱盍徹竿獨百姓之足正欲百姓之有以與君耳君
無與焉　年而曰饑饑者爲誰便含箇百姓不足在內了末節只是翻

騰出來　盍徹何故作鑿枘不入語動君機竅却正在此有若所以似
夫子
年饑二節　年饑百姓饑也年饑而用不足百姓不足而不能與也公
偏不念百姓而總總然唯國用之不足是患勢必急迫貢巧微求要於
直用百姓爲爾有若心覺之故進薄斂之說令其寬此元元若不爲君
計者
百姓足節　中明盍徹之意　盍徹且只教公寬取此節方以百姓字
醒之言臣策盍徹以國用之根在百姓故也　孰字與百姓字相應言
舉國皆足與君以不足者何人

子張問崇德章

德而曰崇高也惑而曰辨明也師也過而問此將必窮高於虛恢之境索明於玄遠之鄉矣于則謂高何必窮之虛恢毋溺其真性而已明何必索之玄遠毋迷於私情而已語語說向乎實處救師之過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崇德節　忠信而曰主自是堅確不動的意思義而曰徙却是圓融活動的意思此言崇德要不動却要善動　夫德從太虛中來與天同体天下豈有不崇之德哉惟是色取而心未仁既以巧詐搖其真宰非所爲主也行違而爲難能又以意必滞其妙明非所以爲徙也而巧詐意必總屬染着其去太虛之極遠矣以此崇德其將能乎夫惟以忠信之心爲主又以忠信之主徙義既無巧詐又無意必自然亭亭而上超超

而存依然與太虛同体矣夫欲崇德其惟主與徙合哉

愛之二節　愛之四句蒙引作兩層照意既欲二句故數上二句無兩層意言此一人也當其愛之則欲其生及其惡之則欲其死夫既欲其生而又欲其死昔之欲生者何心今之欲死者又何心也豈造化生死之柄轉移於吾之意念間耶假令執彼之欲生寄今之欲死當亦不自能解矣豈不惑哉　是惑也三字與是知也是禮也口部一般皆不必他求之意言即此是惑即此是辨矣彼察察之則求辨于玄遠之鄉何爲者也　疑惑亦有通用如亦也惑及中庸無疑不惑亦不甚相遠惟此辨惑之惑與疑更異矣只是見理欠明吾斯之未能信惑則迷謬不解令人可與亦病之大者　引詩只是指惑何意生必貧富天實爲之

皆非由心而造者莫移造物之纖毫而空取人世之詭異一何迷謬之甚矣豈不誠惑矣哉　誠不句是正說亦祇句足誠不以句耳言值可取人之異決不能致富也若曰異哉若人將以寸心奪化工耶

齊景公問政章

政乃朝廷所行之事夫子却以君君等言之問答若不相蒙者蓋欲公深思自得未嘗明言其所以也而公曰善哉云云便是政在君君等之旨甚至於有粟不可得食則政如竹馬畫餅要他何用始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外更別無政矣此即夫子引而未發之旨公於言外領略多少直截痛快後人訓釋恐不到此獨惜不能允蹈之耳所以記者特存其說以爲聖言之覈看來此章下節則上節也　齊之君臣父子失道

皆因景公一人無主張四件皆自一人出　若說君臣等如何盡道如何行事俗似自外附益且或就裏閫遺妙在君臣父子各以本分通之如其君能爲臣之綱而其臣無成其父能爲子之綱而其子無忝尊果如天卑果如地仰果如橋俯果如梓此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而要無失乎其爲人其人存則其政舉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信如以下全要在政上思量大政君主之臣輔之父作之子述之此四人者皆政之所從出也得全全昌闕不待言如使此得偏全尚可支持令此四人無一能如其人者則政之紐上解政之柄下移可知究必君不能制其臣父不能定其子以開自毀之釁而爭奪紛起外犯無將之戒而悖逆萌生内衅移天脈終欲其於食有弊此實難矣尚可謂國有政

哉　雖字自有字生夫饑者弗食爲無粟耳有之則得食之矣乃政權
在握詎不謂有粟者哉顧無期於有有期於享
片言章
今人居官聽訟其心竊竊務在得人之情都不知全重自己片言屬在
上者一場聽斷之詞未了與一定布備割一片相似獄者訟也訟者在
獄故謂之獄折如折矢之折剖而爲二也曲直剖而爲二猶折之也
無宿諾素有眞心之驗也獄之難折只因訟者無情不肯說眞話耳我
有眞心自能得彼眞心彼有眞心自然說出眞話折獄之何難焉俟待
摘發之智鉤距之才乎　由忠信故片言折獄若至誠則無獄可折矣
人信之有淺深故也俱是自家要察此二章相承之旨

聽訟章
此章就治化上論已德非分別治化高下而已玩聽字使字可見纔聽
便是自家虧缺所以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有訟可聽民德不足也
便是已德不足無訟民明其明德便是已明其明德　曰吾猶人者言
無能如吾而亦與聽訟之能則聽訟非出人頭地事可仰若決要出人
頭地其使民無訟乎至於使民無訟則其中匪夾所思吾不復能猶人
矣
子張問政章
居之句以後念言行之句以即念言　居何以終倦也其始原非自眞
誠中流出而恰當於意故意至而堅意盡而弛也何以不忠也眞意不
足不得不借飾於文也　倦如癒癱非可強起忠如脈息非可襲取夫
子渾渾說此兩句令子張自己思量自尋病根夫惟斂浮情祟抱損久
而堂堂態度庶可潛移而眞意從中生矣此所謂補其倦之根培其忠
之体者也
君子博學章
改說見語上
君子成人章
此章全重人上意不在成人即成人以別其君子小人也如未知君子
乎觀其成人之美者是已如未知小人乎觀其成人之惡者是已　君
子美在其中全是渦然生機盎然和氣而和氣生機自是與斯人交相

漸浹之物雖欲不成人之美不可得已人之有惡正與君子之心相拂
方且訓戒之懲創之勿令有成詎以其成人之美者成之耶意謂君子
之成人至於此非又添一意也彼怙惡如小人其中一段殺機與戾氣耳
若不破壞人群傷敗世俗胡以爲殺機爲戾氣乎無氣味相招與味相
投有合則成不合則不成如此則快如彼則不快者不期然而然也
康子問政章
時康子專政奪嫡上陵下暴病在其身不正故云　此章開口說政者
正也則正字宜拈起直看而孰敢不三字即從正字中討出箇民之敢
心強去不得惟正能潛消之所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譬如關公忠烈
生氣長存千古無不凜凜此無他正故也若帥師字便綴了正字却非

當年本旨矣 上之人居中而制常先而倡者即道焉

康子患盜章

竊拐盜於國也奪嫡盜於家也身爲戎首盜且生心 子與民只是一箇心神民之多盜其心有欲而欲心有所自來者子誠不章寵賂不事貪黷不惟外禁非有之取而實內清有欲之根是自家心神清明就是萬衆心神清明而民無欲心矣既無欲心安有盜行㑹賞之使竊彼豈以穿窬之辱易一賞哉大抵聖人論政即以脩己爲治人並無兩截事似虛幻却極真實 此章盜字不可放開若曰並盜賊還要正已

康子問政章

全要往輕省處說不但言其主感主應 上二章康子只是問此獨自

出識論者何康子蓋謂正與不欲求諸己也求之於己安能必其動民不若殺一警百爲有寔實耳故夫子言居上者必能動下仍是要他正而不欲無他說也就還作去就之就 夫子語凡三層第一層明第一層第三層又明第二層全重爲政二字 三層須分曉一層言惟爲政故焉用殺二層言爲政則善民只取諸欲故焉用殺三層言爲政者只欲便能動民如風動草夫是以欲善而民善也焉用殺哉 焉用殺與不可殺不同言不須殺也 用字要分貼民若強梗不殺不就有道是用着殺也子方居上爲政能令強者自柔梗者自順甚無難乎有道之就也安有用着殺處而理不宜殺心不忍殺無論已焉用似焉用戰並同 欲字正替殺字意念之閒便可轉移安用刲之以刀鋸威之以誅

夷乎 善一也在君子欲善則爲君子之德在小人從善則爲小人之德 風不但狀其德之主感言其感下只須箇欲便能動之風之而已草不但狀其德之應言其應上只須箇欲便爲所動直一草耳所謂驛而之善民之從之也輕是也若但狀其主感主應藉曰君子之德當小人之德木獨非感與應耶 子欲善句是正意君子以下則設譬以明之

子張問士章

通章夫子只要子張認得真達夫達節是正答何如斯可謂達之問夫聞節但謂其非達云耳 何哉與何如之問不同何如問所以達何哉且據達字言之 子張說聞與達合夫子說聞與達分蓋達必通之以

真聞可襲之以爲故也 聞達是見成的夫達二節中却有所以達所以聞處然夫達二節緊頂是聞一節可見只是發明是聞非達之意非兩層話說也其所以達所以聞處只裝在聞達二字中 子張問人意廣蓋謂士以六合爲家八荒爲闥自非遠迩四達安所稱恢宏博大之儒乎然達不始於達之日必有所自來不知何如修爲乃可謂達矣達之義子張自謂知之此乃問致達之由也須看何如字 二者若如黑白易見何須分剖此如辨莠之非苗 聞達俱屬已聞者已之令名播於人之口入於人之耳也達者已之真心通於人之心也兩者傾動當世不甚相遠但一則實意自內而通一則虛名自外而集其真之或動或否自別 悃愊少文真率自遂全不在外面粉飾曷嘗自炫其仁哉

然妄機不害生機則其牽生機而行事有油然不能已者眞脩也眞脩
高世宜有上人之心矣乃務眞脩者每自疑其不眞却又因人自驗以
下人爲慮焉夫然則妄機淨盡渾是生機生機脉脉與邪家相爲融液
焉往而不落通哉　容貌質朴直遂其中有眞意可知既有眞意則其
行而宜之皆其中心好之仁中有義故也不然則義襲而已何好之有
察且觀何也誠知生機通於人心人心微於顏色也此乃無心自疑
常若生機未存而以出人之下爲慮　在邦二句須說得分曉言此乃
一眞流通精與浹而神與契不但聲名烜赫而以下節末二句則言其
止于聲名之集非精神之孚契者比矣　末節病源只在聞張　子張
亦知人心渾是生機恢恢大也而天性渦達與之相近遂有張大之意

形於顏色亦似至誠惻怛乘容倂包其中渾是生機者頗張大之妄機
害其生機生機旣害其行事何由自生機中流出乎此其行與心違宜
自疑矣然有覺胸次渦達無所不容與生機渾全者相似故自居於仁
而不疑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此人模棱意思酷似仁者故
邦家之人皆爲所炫翕然稱其仁焉乃神情則自不貫也安可混謂之
達哉　仁以色取與質散矣行從心出何得不與仁違上與質直何悟
反　行字與色字相應言其顏色間第强襲乎仁之似而其行事間實
重失乎仁之眞行與色殆若兩人然此句本意若曰仁之非眞若此謂
宜撫心有疑焉耳乃其以仁自處却又偃然直任略無自疑之意僞而
堅矣　行違者是取名喪檢之行如何能欺邦家只是不從眞性中流

出其實非仁云耳　在邦二句須與子張之言相應言此特聞之所謝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耳　兩人存心分別處一箇沉着而小心一箇
虛恢而氣盈須細思乃見

樊遲從遊章

此章道理大抵以損爲主緣樊遲人品頗卑種種功利私邪念慮並爲
心害故告之如此

善哉節　遲與子張同問何獨善遲曰子張高明問此必有一段過高
的見解遲魯鈍無他見解而問及此心神清矣故獨善之

先事節　三項滋味各別須細辨之崇德如神前掃地一塵不污不得
脩慝如浪中把柁一刻寬緩不得辨惑如硝裏握火一點縱放不得

三項總要一箇嚴字治已故也故曰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子張少誠
故崇德要主忠信樊遲近利故崇德在後得　先認德爲何物便知崇
在先事後得矣夫德者得也得其心体而已人心從太虛來原自亭亭
物表超超獨存崇德者不須分毫增益只是滌除其塵氛渫穢其染着
如其心体之初而已事何事不溺私意爲所當爲正是滌除塵氛渫穢
染着的工夫然因事而計及功利是滌除復生塵氛渫穢却起染着德
惡乎崇惟孜孜臯臯惟知有事絕無求得的念頭如是則塵氛日清
染着日淨行且亭亭物表超超獨存一如心体之初豈非崇德功夫
先認慝爲何物便知脩之須用箇攻字夫慝非一事之過錯也亦非一
念之詿誤也或因禀受駁雜或因習染侵漬故惡匿於心其根底極深

其蟠據甚厥自非專心滌除致志深鋤畢一生之精力而全注之未有能克者無攻人惡只是足上攻字若攻人之惡即不爲攻其惡矣一身親字與一朝字相擊應夫非有不共之仇也非有難平之怨也忿生於斯須之傾觸至微渺耳當其克氣之勃發飛揚之沸騰甚至危其身不知又甚至危其親不知以其至輕渺者忘其至重大者一何迷謬顛倒至於此極也　親所係心孰如吾身而吾不顧其身是以忘身之故忘親矣　辨惑是要別其何者爲惑故只說箇惑便了更不及辨字

樊遲問仁章

此章問答凡三層第二層解第一層可疑處第三層又解第二層可疑處由淺入深各有次第須各剖別到分曉處首節以知屬智以愛屬仁

則知人之擇但悖乎愛人之周矣此遲之所以未達也夫子舉直節言知人之擇能成乎愛人之周不相悖也遲又疑舉直句特知人之智耳何以能使枉者直而收愛人之功乎子夏言舜湯以知人之智能使天下同仁可見知人之智盡自愛人之智中出矣豈其專屬之智哉看來末節是一章歸着處全憑兩箇仁字說破智即是仁而前面許多話說纔了然無可疑矣　試思照育人群時生機有不盎然甄別材品時靈機有不炯然者乎合談仁智處而難據至於愛人智人乃見實際　未達者覺其中矛盾而不能曉暢其意問仁而曰愛人本是藹然合同意及問知而曰知人却是截然分辨意不幾於以知妨其愛耶　非至化枉而爲直之後方爲無妨於愛言其分別直枉乃能化枉爲直則言其

舉直錯枉之際全是提挈成就一視同仁之意即智即仁也須玩能使二字便見仁內也非外也非以功效言仁也故曰元者善之長若全章出題此處且勿明露此意　再問則煩瀆而有所不敢不問則蓄疑而有所不安於是姑退息焉將徐爲質正以求終達焉耳　原問仁知兩件而單言問知以可疑在知不在仁也遲但知能使句難通却不知舉直句未透　深問知二字見遲把舉直錯枉只看做智者旌別三兩箇淑慝的勾當若曰惟仁能兼成遲之所問者知耳則夫子舉直錯枉之答亦惟論知何以能使枉者直而兼成無外如此也以知之事收仁之功須不得其解矣　遲亦知舉直句爲知人之智能使句爲愛人之仁却不知知人全是愛人分析不得　富哉與上節問知二字相應若舉

直二句之言僅答問知則區區分別好醜所及幾何乃枉者之直即以舉直錯枉使之是舉直錯枉正要陶成一世並生並育兼覆兼載其益廣矣大矣如富家之無所不有然豈止於言知而已哉　提醒樊遲全在二不仁字夫不仁者遠天下莫不仁也藉令舜之舉陶湯之舉尹僅僅從智中出何以收仁之功乎此因夫子只說個直字樊遲依然未達故用二仁字醒之其實直者率其生理直即仁也　兩天下起下皐陶伊尹也言舜湯奄有天下所有一何其衆乃選於天下之衆僅舉一陶一尹耳　不仁者遠須倒捲說到二聖心上去觀不仁者可見他選衆舉陶尹全是成就天下使同歸于仁之意而何莫不自愛人之仁出之耶

子貢問友章

此章言語來頭從責善來責善朋友之道也子貢亦自知之此章忠告何則於責善上進一步不可二句却於責善上退一步　所貴乎友者非直告之道之曰我能責善已也告欲忠焉而道欲善焉動以真懇之懷開以易從之術凡可爲友計者無不用矣如是而猶不可乎不可而猶不止乎將以爲友而先以自辱矣又當見幾而止勿自辱可也　友活字問我如何友人　忠告不但盡言必須至誠惻怛竭其情悃方是告只是說道則有術以引之如行者之前導然　善道不止巽詞或規或諷或詳或約或急或緩要在當機而投有妙用焉　吾之爲友計者已至而聽之藐如如復諄諄聒之亦何輕且賤耶玩自字便知忠告何是爲友

君子以文會章

此章本意何在若曰惟此會文之友乃爲輔仁之友蓋督講藝結來自好若彼以結納會以徵逐會將無損吾仁耶試思以酒食游戲會友亦能輔仁乎否看來以文二字最重夫文非他也古人以天理之不可易人心之不容已者發揮於圖書訓典之中文即仁也彼體仁君子原自循乎天理合乎人心而日與二三友生講習圖書天理于是滋息討論訓典人心於是乎發榮合志須讀總是存心養性之資同方問辨非左提右挈之助使會友而皆以文將游藝即爲依仁矣寧獨薰陶洽浹英華而已哉　從文上起至仁上落如春此華而秋結實

子路篇

子路章

夫子與子路言往往退之此却欲其先勞又是一機軸立教之妙也夫兼人如子路豈其安於居後憚於習勞者哉而子曰先之勞之若猶慮其不前而激之使進慮其自遂而鼓之使奮者此其意可深長思矣子路不深思而進請益益少之耳乃夫子第使之無倦而先之勞之之外不少益焉蓋好勇者其進常銳則厲精之易先勞之告似乎益子路之所有餘進銳者其氣易衰則倦勤之易先勞之告實則補子路之所不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將有終身勉之不能盡者尚安以求益爲哉　其本意謂由須雍容和緩養成全力纔是眞能先勞者若但勇猛激烈其究必至於倦先勞之不終必矣但夫子涵蓄婉轉意在言表

仲弓爲季氏宰章

此章從宰字上看出如終不可有我夫宰豈能一官分一事者之比庶職庶獄靡不兼而聽焉如必一一焉自我躬親煩矣如必一一焉自我吹求苛矣必也有司先之小過赦之而惟賢才之舉將司存皆可先過端且自寡焉耳乃若賢才之知而舉自古惟艱尤有甚于庶職庶獄之兼而聽者如必一一焉自我識拔是亦我之煩我之苛也就若爾之所知者舉之乎已爾之所不知者任之乎人以天下爲公之心任天下之人以天下爲公之人任天下之事庶幾哉宰之庶職無所不理宰之庶獄靡所不平雖執此道而爲天下宰可也矧季氏之家哉

首節　三言皆自宰字生宰之體然也　夫宰幾務皆來躬親則力不給功罪雜至刻核則下不堪故有司宜先小過可赦也然非選其賢者才者舉之在位在職不幾令司存之無可先而過端之未由寡哉

焉知節　仲弓多了箇來知之意　索照於明不如付明於虛歸上患不知人正患本原之地虛明不足非索照也仲弓焉知之慮有索照之意矣夫子舉爾二句正要他薦賢爲國與人共之虛之道也虛自明明自照矣　書之本味在人字與爾字上下呼應言爾之所知爾自舉之爾固弗舍之矣爾之所不知人將舉之人其獨舍之乎看來人知與爾知一般爾與人共之可也毋庸患爾之不知爲矣　看來語意多少和平而餘味悠然　焉知句亦不可說壞仲弓仲弓非好事不讓人做必

欲我知我舉亦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慮之耳但其意欲在智慧上搜索便覺迫急而狹夫子敎他在意念上轉移自是寬朗而大此等處所爭只毫釐間

衛君待子章

此章以政字作主子路以子爲迂卽自首節爲政字生來若曰旣曰爲政自當就禮樂刑罰有關于民者擇其急務而先之矣彼區區名號曾于民乎何與而爲政乃先之耶所以下文夫子曰禮樂曰刑罰曰民正與首節爲政字相應見其爲政中之急務而非政外之迂闊也末節而已矣不泛說言爲政盡之乎此

首節　言衛君有政不敢自爲而待子爲之虛懷倚望一至於此此亦難逢之機會也死子路此問益心與衛輒殊不以其君衛爲非矣所以仕衛而死其難

必也節　政者正也而所正莫重於名號稱謂之間必如待我爲政其先此之正乎　名只是箇虛稱若非洞見名實相須之理未有不以爲細務而忽之者子路粗率宜其見不及此

有是哉節　凡加哉字皆甚之之辭迂者所爲沒緊要去當務之事遠也言夫子之迂遠濶于事情直至這等樣的我想爲政者禮樂刑罰化導斯民其措之爲實事臻之爲實效者不知凡幾彼區區虛名有何關係而奚此之正爲　此節上虛下實奚其正政就迂處言名之虛不若事之實也

野哉節　野猶言村野用哉字亦甚之也闕如言與闕相如極狀其愼也凡文字有所不知必然空下闕也君子有所不知決然不言直與空下相如愼之至也由也本自不知而悠口詆訶一何與君子剌謬至於此極豈不野哉

名不正節　文公以名不正二句分節是是蓋言事都是名理勾當下節禮樂刑罰方說到政上故也不順不成不與不興不中爲一頓乃不與不中之本所以末節只說可言可行　如以稱名祖以佗名父名不正也稱祖爲禰稱父爲佗豈不礙口言不順也□　要稱不得禰而實以禰事父而實以佗拒可行乎不可行乎事者如其言而實行之也　言不順心自不安如何着實行得

事不成節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而不用。則家無綱常。國無倫紀。本原之地。先自無序而不和矣。尚可以五禮言民。六樂淑民。教之序且和耶。愚意禮樂。還是五禮六樂。教民爲善之具。而其本自我能敦倫始。事不成。則雖有禮樂。無以感動人心。安能興及教化。教化疾微。必然刑罰煩重。而無辜獲罪者衆矣。安能使刑皆當其罪而中乎。化行民善。刑自清矣。夫使刑必加於有罪。民得擇其可遠罪者而措焉。今也不然。民將何途之從乎。民有束手而待。重足而立。懸命於刑戮之自加焉耳。寧知何所可措手足耶。無所措手足。只是假借形容。蓋刑罰不中。往往出於意外法外。民皆錯愕惶怖。若無地可置其身。教條刑煩。而民無所措。尚可以爲政乎。此正與首節爲政字相應。乃語

意歸着處。上節。言不順。事不成。是引起此意。須知名不正二節。總說名不正。不可以爲政。不可把言不順以下。看做五件。混說流弊。又須認箇實字。與名相應。名者實之賓。外於名必害於實。

故君子節　夫以名不正之故。害及於言事。因害及於禮樂刑罰。使民無措。是害及於禮樂刑罰。使民無措者。惟以其名不可言可行故也。故君子爲政。不名則已。一定名。決要言順事成。可言而因可行焉。夫苟者不可。可者不苟。求可必。自無苟始。君子名之。既期於可言可行。故禮樂刑罰。都未服及。只把一箇稱名不苟。便無餘事。蓋必無苟。而後可言行。禮樂刑罰。將無之而不可也。由乃以正名爲迂。何哉。故君子名之二句。乃收拾上二節之辭。君子於其言二句。則從上文許多話說中。看出。而據理論之。非謂君子總去不苟於稱名也。首二句。串下言行。不平對。名言。是死字。名之言之。二之字。是活字。定名發言也。言、即名也。以其稱名。故謂之言。言無所苟。即正名也。而已者。爲政君子。只一箇稱名不苟。便已千了萬了。無餘事也。蓋禮樂刑罰。民措手足。一切爲政之事。都因名不正壞了。看來爲政君子。只把稱名之言不苟。便已千了萬了。由曾不知而乃謂之迂耶。

樊遲請章

章旨何在。要見秀才家。學術自大也。須知末節民字。正與前稼圃字相應。夫善學者。學爲上。不善學者。學爲民。請稼請圃。學爲民者也。好禮好義好信。學爲上者也。學爲民者。終日經營。不越乎畎澮町畦之間。學

爲上者。四方襁負自得于敬服用情之內。何事受命野老。甘爲渺小之人哉。

首節　遲業儒者也。其所學大學之道也。而請學農圃。亦謂生人本業。且小道可觀。遂欲併及之耳。須知兩不如。不是謙詞。若曰吾與女皆儒者。儒業之外。吾無暇從事於此。區區者。而女乃必此之問。吾豈老農圃也。此問何爲及於我哉。拒之深矣。請學圃。不解不如意也。出仍不解也。解則必問其說矣。所以末節。夫子自明二不如意。

小人哉節　小人。還是說他品地卑下。以其不志大人之學。而欲與細民共事也。若如時說樊遲志在隱逸。則學稼學圃。皆屬虛話。遲雖鈍而確當。必不至此也。夫服用濯闔。自食其力。彼蓋以一人之身爲身。小

人之乎其爲人也而須切切問此其人可知

上好禮節　曰民莫敢不云曰四方見禮義信之道大也　上好禮六句語意在三上字正與小人相照三民字從三上字而生若彼小人各服其田各灌其園日所經營不越一身一家疆畝町畦之間耳老農圃而止與民有何關涉　敬者民心之節亦禮也服者民心之公亦義也用情者民心之實亦信也　上之肅肅齋慄處曰禮坦坦公正處曰義肫肫眞懇處曰信皆所性之懿德故好之不能自已也性體无妄好之則神清而攝已若有不敢不然者存矣而上之神與民之神一民之神又各與民之神一故一攝俱攝無一民敢不敬服用情者寧獨一人之齋慄公正眞懇已耶　凡作文辭語相類者宜各隨章旨別之如此章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與臨之以莊則敬何別彼重莊字以身先之也此章重莫不字見大道可得衆也　襁負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心向之故身歸之其加四方字者以歸來必遠民耳非以上三民專爲近悅下一民專爲遠來也　若非死心搭地不爲還計安肯提抱幼子來歸曰襁負其子狀其傾心歸命也　須知此節本意歸着在焉用稼一句夫所爲學稼與圃者豈不曰吾不爲稼何以得食吾不爲圃何以爲菽將有所用之云耳曾不思稼匪異人民也圃非異人民也如有好禮好義好信之上自有敬服用情之民如有敬服用情之民自有四方襁負之民如有四方襁負之民自有五穀樹藝之民身未易乎百畝稼已盡乎四方　性有五常且體仁足以長人知臨大君之宜而此章獨舉禮義信者何以褻慢私曲詐誕尤足損尊貴人之威重也夫褻慢則村咋而已私曲則吏胥而已詐誕則市儈而已此而居上令人揶揄而已

誦詩章

此章開口出三百二字末以多字應之正是語意所注不是稍帶說話

令人誦詩叅有務淹貫侈該博而以多爲貴者不知無取於徒多也我想詩教事理曉暢能令誦者知政辭氣婉轉能令誦者善言果口誦之心唯之即片語單辭何之非可以者乃茲誦詩三百不爲不多而授之以政理不能達使於四方對不能專曾與目不知詩者無以異然則少誦罔功固不必以此誦矣乃多誦而猶然罔功也亦奚以此誦爲哉

夫子本意要人知詩可以政可以言然却不肯明說而爲此引而不

發之詞以見學詩須別有一段工夫即此是善誘人處開工夫之實曰來易言也想當潛心體認着己刮磨勿迫求勿淺涉則於眞見古人之心而身有之眞積力久當自有得若但曉暢文義終成何事何莫二南兩章皆當以此意求之　欲令誦詩者躍而惜口誦詩乃可做官說話乎而今而後不敢照常讀矣　士別三日當刮目半部論語致太平可以想見古人爲學的意思

其身正章

章內連用二令字作二身字即此是語脈所注極言爲政以身不以令也須如此說方洗得身外無政乾淨　大政本諸身而以令出之令特此身所繇以達於政之路耳故部令視身偏重者非謂身與令畸重者

非即謂身正而令參之者亦非夫身正者不令亦行身不正者令亦不從是政之通塞亦是一身爲之令昌與焉　行者已德之潛通從則從其令也

魯衛章

魯衛之政的政字若如夫子之道的道字順口念過便是不識書意須知夫子語脉疰向政字上對國字而言也言我魯與衛其國固自兄弟然使國雖兄弟而其政有一能自奮者不將雖爲兄雖爲弟耶奈何其國兄弟而其政又復兄弟也已矣乎西方之美東周之思將於何所乎托之　兄弟言無一能邁迹也如秀才無出色者今人亦曰兄弟文字

公子荊章

此章分子字面不可忽畧彼其遥遥華胄赫赫名閥紛華美麗習之以爲固然驕奢淫佚狃之以爲當然誰能苟焉而已者　凡居身居心毫不容苟獨居室則愈苟愈善彼其室中之有苦不知足故也　始有僅進於無尚未積聚而合少有亦臧於多尚未全備而完富有方加於少尚未華盛而美乃其心已曰將就合矣完矣美矣儘足矣　蓋沖損而處蒲擐故身所享受若溢於見在之外恬澹而絕外營故心所屬脈每在乎日益之先以此存心又安有貪求之累驕奢之害也世祿之家乃有若人翩翩乎佳公子哉真誠善居室矣　二曰字蓋諒其心如此

子適衛章

向來讀此章每覺無趣一夕三子一孫聚而晚食始悟父母喜其子孫森立便想他有飯吃便想他做好人聖人者父母天下者也看來此章以聖心爲主總在庶矣哉三字裏面　適衛屬意於衛也衛乃魯兄弟之國最爲王室懿親夫子凡五至衛　單出冉有僕見與夫子同心共濟雖僕僕車塵馬跡間所不暇恤　庶矣哉便是未結局口語譬如三級岑樓初登而嘆曰已登第一級了隱然有二級三級之意矣　二何加言夫子庶矣之嘆將欲更何所加非泛論　富之教之俱要向聖心發揮方有意味　兩箇旣字又字即從庶矣哉中討出正所謂有加無已　講富之須從旣庶來方得本旨旣庶而不富之則戶口或漸減耗生齒將見衰少所以保吾民之庶者惟此富向者庶矣之嘆意正如此教之須從旣富中討出方有意味夫以富加庶無非遂民之生云耳

然而未富之民其心無逸旣富則逸矣逸則驕奢淫佚沉溺昏惰行且失其所自生矣夫遂民之所爲生而乃失民之所自生其如吾以富加庶之心何

苟有用我章

天下莫宗非盡不知夫子賢聖也蓋曰當年莫窮累世莫殫非可取近效者賢者各及其身成功耳安能邑邑待數十年後乎夫子解之云云言功可計時而待使人樂用也　而已字亦要分曉言僅止期月無剩日也　正見求可之易可循藉云像模樣了如云整齊其紀綱而漸有條理矣　振飭其章程而漸有次第矣有成謂績有所底業有所就不至落落無成俱須得自謙口氣　若曰算功計效自是歷歷可數當不令用我

者壁遲暮厭猒落也而世莫用何哉

善人爲邦章

本意言殺不可以勝殘非論善人也　此章先要認透箇殘字自知誠哉是言之言矣夫殘之云者非獨身有暴行也抑亦心有兇性又非獨心有兇性也抑亦世有戾氣焉夫挽回世運豈是小可的勾當自非熏之以仁心重之以積德漸之摩之陶之淑之優柔厭飫而使自得之詎能令宇宙之間盡爲淸淑冲和之氣而戾氣消融自無兇心與暴行乎以此知古語誠然非欺我也彼有以殺去殺以殘勝殘而曰旦暮之間可以立效竊恐其戾氣之益滋耳不識其誠然乎哉　誠哉句不但說古語良是有深嘉其立言爲仁人長者之言殊非刻核操切的意思

如有王者章

記者因期月三年之說恐世主生欲速心故以百年必世之說繼之如有王者乃忖度之辭非對王者不作而言蕭會元用吾試度之引起甚好起云吾試度之即如有王者乎意者亦必世而後仁乎蓋王者之動天下一動斯和特俄頃事耳而一動之和非仁也即天下之感王者一感遂通特斯須間耳而一感之通未仁也夫仁者積動之所薰蒸積感之所浸漬直令盈宇宙間全是和氣無些兒與王者之心相盭戾處渾然如一人之身盎然一元氣之流纔與桃仁杏仁渾是一塊生機者相似此非一世之後胡以臻此

苟正其身章

此與其身正章機軸不同彼是身與令犯比看此是身與人犯比看爾項拖連合說只要洗得從政在身上乾乾淨淨全然與人無涉　從政者上輔台德下善民俗責在正人者也以故一日從政極慮其難以在人卽不可必也却不知人之正與不正只在心之動與不動心之動與不動只在身之正與不正果然能正己之身自然能動人之心從政有甚難處如其不能正身乎則我將正人而人心自不動也且奈正人何哉看來政全在身於人何與彼徒求之於人者何哉　於何也向從政上去也乎審辭何有言不打緊易之之辭如正人何言沒奈何難之之辭

冉子退朝章

問此章之旨本訓季氏專政而陽爲不知以政爲事辭氣委婉動人乃其發言本意蓋欲冉子默喻而善道之維持調護其間介爲之季氏不爲齊之陳氏晉之韓魏趙氏而已以故冉爲季氏臣誠不若冉子之高而夫子亦不厚非之力止之其爲宗國計至深遠哉　季氏專政而冉子不能救夫子欲爲警一言久矣然不欲正言其非也至是詰其退朝之晏而直曰有政蓋借以爲常而莫覺其非矣夫子爲不知也者而言曰或者是事不是政乎如果有政吾嘗從大夫之後或亦與諸大夫聞之矣今不與聞安得以爲有政乎若曰政出朝廷爾季氏不與同列爲介乃與其私人爲謀耶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冉子當愧汗浹背矣二其字皆疑詞　對曰有政是與聞也曰吾其與聞之則爾不宜與聞

之矣皆在言外

定公問一言章

公兩問一言意在知要蓋謂多言繁稱難以用力不如得一總法　要重二一字見有邦者莫善于知難莫不善于莫違居興喪之要者也夫國之命脉惟在君心君心之敬肆興喪所由分也顧世之出其言善而可以作敬心出其言不善而可以恣肆心者曷可勝數邦未必遽興喪也何者非其要也惟有為難一言直令人可無一可肆之時莫違一言直令人君無一可放之地其能興邦喪邦必矣章旨若曰其幾如此可不慎與

首節　言不可句重一言字　謂之曰言非有修意修事敗禮敗度之

實也彼邦之興喪尚論其實踐此言者何如而若是其幾謂如食飯之必飽食毒之必殺則未可也然亦有之此何輕作轉折起下文耳　不幾之幾與不可若是幾之幾相照言不可若是其幾而尚可若是其幾也

為君難二節　世間只有無事任的閒人無甚難為纔有些事任便難了此節以君為主臣只是帶及　為君二句若只論如何難如何難便自少味須就片言居要處發之方合章旨如云人君一日二日厥有萬幾嘉謨嘉猷奚啻千慮凡可資[illegible]弼之箴規備聖明之採擇者詎可總而悉枚而舉哉乃令人論道于君而思其本源論君于為而提其樞要總弟以難之一言槩之且以君難之故併其臣亦曰不易焉直令人瞿然驚心竦然動色𢥠然似重有憂怵然如不遑處　如知節須重一言方得本旨如云嘉言之為興治何可勝數然舉一不該其全即纖悉不挈其要以此救偏補闕可耳欲幾興邦未也惟此難之云者雖曰一言能令君心戰戰兢兢更無一念偷惰一息暇逸邦之興也可俟也即使連章忠告多士昌言與之程功責效寧復能出其範圍無待煩稱為矣妙在難之一字用之不盡與着衣只在提領相似

一言喪邦節　予無樂乎為君要認箇乎字非謂不樂為君蓋為君之樂多矣然其他非予之所樂也此句意在提起唯字其字即是君字言莫予違正從為君二字來言出于君誰敢違之只曰予聖何快如之予之所樂乎為君者惟有此耳此等言語那得有充類意思

如其善節　此節以上段引下段與賓而可求章同　言莫予違蓋槩言之而未暇深計其善與不也倘莫違而出于善乎使同聲唯諾交口都俞而將順其美君之為善必勸此邦之永孚于休終將賴之下非貢諛上非自聖何不善之有　世上開[illegible]淫放逸豫令人君不善之言亦自不少然或啓一念之差成一事之誤猶自有畏忌也惟茲莫予違之一言將令出其言不善者恬淫佚豫無所不至故一言可以喪邦　不善得違尚可制其肆心戢其非心莫違則其心日肆其事日非而其邦將不可為矣

葉公問政章

諺云口說有道黃河只是乾言虛擬不如實徵也民以政為標準政以

民爲符驗必須方之內繩須勝數方之外孤負道路始見善政之實焉若乃操獨契而本乎于民民結一二而尚聞乎萬衆雖曰我善爲政吾不信也此必公之爲政有重失乎人心者故不言如何爲政而但云

子夏爲莒父章

子夏蓋見壯道中跬步毫釐皆有節度而小心守之但着意小心便覺其中追狹以此臨政自少那寬裕宏大的意思入于欲速見小而不自覺矣與子張各從好處受病　欲速者躁不能須而欲捷致之也見小利者貪不能割而欲全收之也　夫速之爲欲詎非厭其遠之尚遲耶小利之爲見詎非虞其利之或遺耶曾不知天下之事其求有倫其成有候而吾以欲速之心驟而求之則未足乎此咼通乎彼其勢必至于

不達矣夫與其不達孰若遲達毋論氣象之非優游即與汝欲速之心不亦自相左耶吾故曰無欲速天下之事利不十全成不兩立而吾以見小利之心薄而收之則所伸者少所枉者多彼其勢必至于大事不成矣夫與其遺大孰若遺小毋論規模之非宏遠即與汝見小利之心不亦甚失計耶吾故曰無見小利

葉公章

細玩此章妙處蓋不言父不可證而但言父不必證語意便婉轉動人若只說父不可證彼將執人生本直之說矣　葉公開口說吾黨其意不但直此證父之子蓋欲引以爲重若曰吾黨之剛方果敢無少曲徇類如此此朋楚俗剽悍故其好尚之乖方至此詩人所以懲荊舒也所以夫子亦言吾黨以折之其用夏變夷之意乎　在中二字亦不可忽在中者不求而自在也彼證父以成其名其有求直之心明矣若夫隱與直反寧復求人之直我唯是天性至情不能不爲之隱而性如是吾黨之父子亦如是是曲譁父子之惡者正徑遂天地之性矣直豈在性之外乎

樊遲問仁章

夫子本意要樊遲就恭敬忠三字認取仁體玩語氣言恭敬忠三者無地可棄以仁全在三者故也　居處三句一件各占一字其說云何曰仁人心也人心便于偷安而燕居獨處則外弛之易故利用恭人心莫知其鄉而專執一事則旁馳之易故利用敬人心獨私乎己而兼與衆

人則內欺之易故利用忠又問三者何當于仁曰人心外弛則生機耽廢而不惺人心旁馳則生機泮越而不凝人心內欺則生機隔絕而不貫以此爲仁全在三者棄三者便是棄仁無之而可棄也何論夷狄哉

行已有恥章

通章行已有恥句作主　士無他尊名教服訓典以自立其已而已乃真已之立必自有恥始不辱只是有恥之完滿處恥之完滿處便是已之完滿處故曰士也其次則家稱孝里稱弟豈不粹然一善人哉而其行已之際能恥天性之虧缺可知故曰次也又其次則言必信行必果雖則硜硜然一小人哉而其行已之際能恥人心之浮薄可知故曰次也若彼斗筲之人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真已殆不復存尚可許之爲

士恥以此知士一　記亟恥士有三品而惟恥之一言盡之大哉恥乎
行已節　行已者以已與世相應酬是推行乎已也已自太虛而來炎
有污染稍涉污染則赧焉內愧而其神有所不受此其高標峻節已立
生人之大本矣且其有恥又非抱咫尺之執已也有如奉君命而使四
方則正氣誠心之中塗村出焉丹其恥于堅制不以忿激起衅用其恥
于脊發不以巽愞納侮要使九重威靈與有榮施以有恥成其不辱焉
君字與已字相照不辱與有恥相照　行已句全要發出關係重大
意夫士之已甚不小也是擔荷綱常振起名教之已也　無行誣則市
兒耳有行誣而無才華則村呫耳行誣而兼之以才華尤足秀出乎凡
民矣此士品之最上者

次節　族黨交稱至心感動所謂孝友之實積于中而著乎外真能孝
弟者也夫孝弟為為仁之本百行生焉即未能尊主庇民華國輔世乎
亦足維綱常扶倫紀而無忝于名教中人矣　孝弟者和順硜硜則悄
屬矣硜硜渾倫斗筲則破碎矣
言必信節　小人言其中迫狹不似大人恢弘博大之意　夫子既取
他為士却先說他小人何意俟子貢也子貢再三致問意有才者當亦
先錄而聖人竟不單取才也若曰實意未漓即如此之人猶不失為士
而才勝者且不得與之齒也甚矣行已之重也　硜硜狀其小而堅也
執一已之見而必不變也
今之從政節　當時從政得志者專擅于進者容悅逢令名教月肆世
風日卑皆此輩為之尚可數為士乎故夫子一兩而發不平之慨言其
人競功利于毫末鬪機巧于眉睫澆浮散樸絕無渾淪的意思細碎極
矣瑣瑣戔戔窐堪計數猶掐算者到分來毫去處便不耐煩計他了
斗筲非說他各當狀其小廝算也　子貢見此等人亦有才華聲價
動當時者意節而列士林不知華生于實華則榮而實不知如其華矣
故無取焉
不得中行章
此章見聖人與人另具隻眼處世之所棄聖之所取　率性之謂道與
者借其人而傳此道也道中而已矣中行者志高而無大簡之意行潔
而無太峻之意彼其心合太虛與性合則其志其行各率其性而止故

也狂者其志嘐嘐則有太簡之意矣狷者其行踽踽則有太峻之意矣
然而雖有太簡太峻之意而其志趣之高行誼之潔却與太虛之真性
相近可與獨往乎此中擔當乎此中也若彼灌厚小過之人初無太簡
太峻之意似與中行相近而其氣靡其力弱與他濟得甚事是故去彼
與此　求所未得如在外取物進取者向前取也不安于見在之地位
也不屑不潔近于能克已者　心高之人虛詠而無事實似風子矣狂
也性躁之人亢厲而鮮儕偶真固子也狷也
南人章
細玩此章還作兩段為穩前段以人論重巫醫字後段以害論重或字
皆極言之也蓋其主一雖則可為盡謬辯心背恐則恥辱無窮故其于

人也至于無一可作其于羞也至于不可復計奈之何人而無恒也看
夫子不須多言但曰善夫但曰不占言愈簡情愈深
南人節　此節要識南人之意又要識夫子之意南人之意謂巫醫雖
賤而交神托命所係甚重故尤不可無恒夫子之意則謂巫醫且不可
作況其上者乎是無恒全作不得人也　我想心術一塊作用皆非明
信不通于幽玄則冥冥者不格眞精不貫于形廓則生生者先亡明有
人非幽有鬼神理何附命脈何存無論作何如人作何如事而要無
一可者善哉乎南人之言之也方言即格言矣　無恒非因後念不繼
正因前念不眞巫醫即從人字中提出賤者言耳若人亦做不得
不恒其德二節　不恒其德非有德而不恒也無而為有故難乎恒也

此等人非但不獲與純德者同衆且不獲與不德者同辱益覺顯尚可
虛誇無容承羞之衆殆不知從何而來故加一或字極言承者衆也
且人情即不顧可否未有不計榮辱者乃易辭云而人猶然無恒殆亦
不占而已矣　不占而已乃聖人動人之辭非眞謂人之無恒由不古
也

君子和而章

若君子容衆小人戾俗君子特立小人詭隨其辨自不待言茲而君子
與人由由然而與之偕矣小人與人亦由由然而與之偕矣此其類聚
交驩之迹人皆見之唯是幾微之地鮮有察而別之者夫子特為剔目
之曰若知君子之由由與偕乎此乃滿腔協氣于人無所隔閡而自相
融液和也非同也若知小人之由由與偕乎此乃一種柔情于人者所
希與而故相依附同也非和也　和如陽和之鵠萬象交暢其中周加
面貌之者終有各出之形角立之意寧能融液而為一乎　只言君子
和小人同足矣必言不同不和者言不似小人之同不似君子之和也
正是仔細剖別處

鄉人皆好章

要知此章非論半上落下的好人以皆好取為其為盛德人也以皆惡
取為其為高行人也以善者好不善者惡取為其為善純惡淨人也皆
非半上落下之好人也但前二項或不可必後一項則可必矣蔡徵不
如此　賜也達非質貿者其以鄉人之皆好皆惡取人亦自有說君曰

人無可好之實或一二黨附者好之而鄉人皆好將非盛德士與人有
可惡之實或一二公正者惡之而鄉人皆惡將非獨行士與却不知盛
德者皆好而閹媚之工者亦皆好吾何以必其非悖戾之甚者乎故其
未可一也我想人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未有善人而不好善人者亦
未有不善人而不惡善人者有如善者之好合于不善者之惡則其好
不曰于閹媚之工可知不善之惡合于善者之好則其惡不出于悖戾
之甚又可知相提而論其為善人必矣彼取人于鄉人之皆好皆惡者
詎能與之相如哉

君子易事章

兩下對舉相形要人就事說難易上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必須彼

此相較與各自另說者不同周比利同驕泰之屬皆然　爲人上者其
權能用舍人能喜怒人故毋論君子小人而其下皆思事且悅之矣乃
論人于事悅之際吾何以辨其爲君子小人哉人而君子易在事雖在
悅焉云云何也君子有生意無私意無私意則私不能投而非道不悅有
生意則一腔和藹些子美善每便容而使之如器矣人而小人難在事
易在悅焉云云何也小人無生意有私意有私意則私正相投而非道亦
悅無生意則一腔刻薄些子瑕頖皆苛責而必求其備矣　君子善根
只一箇無我小人病根只一箇有我　非道不悅而却器使非道可悅
而却求備正言事悅之相反處　二及其字正明二而字

泰而不驕章

俱於氣象不拘處說但君子是天理既得心廣而體胖小人是人欲方
遂志滿而氣盈　安生舒矜生肆俱串下

剛毅章

特舉剛毅木訥何也以此等天質似與仁遠此言其似遠而實近也正
可與巧令鮮仁參玩彼乃似是却非此乃似遠却近蓋仁生意也生意
油油藹藹宜令人樂于親就乃剛毅稜稜如爾木訥悶悶如爾於之世
情樂就者鮮將毋曰仁遠乎哉不知生意出自太虛不與私意而立而
剛毅能勝私意木訥自少私意私意勝生意還私意少生意多是其稜
稜悶悶者乃所以養其油油藹藹者其遠仁也夫何遠之有

何如斯可章

此章前後兩段總是調適的意思爲子路言之故也　步步要切子路
子路勇者勇者必疎其不能切切偲偲可知勇者必厲其不能怡怡可
知勇者必混其不能別其所施可知曰疎曰厲曰混其無學問之養可
知既無學問之養尚足以爲士乎　切切非泛言情意乃與人爲善切
切在念由是責善之言詳細而勸勉之此從切生偲是一套事若切切
另說安見兄弟之間不可情意懇到乎　怡怡乃顏色之一團和藹親
愛之根心而生色也與色難同意　不疎畧亦不暴厲務純德性用事
者耶其陶鎔深矣其涵養粹矣蓋由好學消釋其客氣而從德道源化
其圭角者也故曰士也　朋友二句已涵在上文中此又分別明說耳
講重朋友兄弟字面　朋友之義相規相勸切偲自其宜耳兄弟之情

相親相愛怡怡自其宜耳　朋友句仍足可謂士矣句其入問學知識
理自能斟酌平施與勇夫雜施者不同

善人章

不重教民重善人言教民出于善人也教而出于善人大抵溫良豈弟
撫摩噢咻勝耳豈其武健酷烈如猛士之尚威嚴者哉然而七年之內
亦自可即戎則以治兵之道先治民心而善人之教能得民心之和故
且文中養成神武元氣固而神氣自振也何必專尚威嚴哉　楚子玉
治兵可爲永鑒

以不教民章

章內下箇棄字甚之也言雖訓以之實棄之也而鄭重全在戰字　甚

言戕不可不先放也不放民三字連讀。夫民命至重人心好生自非殘賊無復人理何至忍棄其民乎。

四書繹抄六補定本卷之七終

四書繹抄六補定本卷之八

古郁王國瑚夏器甫著

憲問篇

憲問章

此章關竅。須將二穀同恥說得分曉。何謂穀。無所事事而空食其穀也。無道不得事事而空食其穀。誠素餐矣。有道不能有事而空食其穀。猶素餐耳。其素餐同。則其可恥同也。故君子在己。遭無道之日。固必有潔身清修。高標不穀之節。即未有道之時。亦必有修修厚抱。預養不穀之才。不然生平咫尺之滕。與人世明盛之遇。竟令經淺豎儒。借為逃恥之地耶。

克伐怨章

此章只將不行者。與仁者。兩箇心境。分別明白。書旨便自了然。不行者。尚有克伐怨欲之根。而不須費力。其心多少勞苦。難可知也。仁者絕無克伐怨欲之根。而不須費力。其心多少恬愉。何難之有。而以不行者為仁。不亦誤乎。　首節次節。分別在已發未發。深思乃見。　四者已萌已發。其根深矣。其勢盛矣。然後制之不行。譬遏寇四集。起而與之格鬭。縱能暫見降伏。而其神甚苦。其力甚勞。厥惟艱哉。第可以為難矣。若如仲弓問仁章。出門二句。無時無處無不恢攝其心。豫防於未萌。潛消於未發。自當無此四者。即或有之。而根淺勢微。克治較易。多少恬愉寬適。仁且在其中矣。曾謂可以為難者。遂可以為仁耶。非吾之所知也。中庸慎

獨以前先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退藏於密涵養本原意思正與此
但聖言渾渾不露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克伐節　不行只是箇止字意仁與克伐怨欲行不俱行止不俱止
克伐怨欲既止仁自行矣
可以為節　可以為難矣緊頂可以為仁矣來意曰可以仁乎子曰此
只可為難乃姑許而起下文之辭　所云克難為難乃虛明中之收攝
清淨中之蕪叢非復有滲滋之根交戰之勢如不行者之所謂難矣
口裏說難則有之仁則何未其實仁之尚未止於難上見之
士而懷居章
二士字相呼應士是何等人却乃懷安苟如大將提百萬之衆平定四
海何等責任却先昏瞞帳中不問軍事如許責任所恃何人尚足以為
大將乎　作事以氣率氣以志士而娛安是懷其志氣之偷惰頹靡可
知豈任重道遠之器乎陶侃朝作運百甓可深思也看來世間大有樹
立的人必須神氣惕攝常若有事又須從容地安閒常若無事可徵矣
邦有道章
以道字為主言與行危直遂其道也蓋以我有道邦亦有道時與吾道
相合故也若夫無道之邦時與吾道不合矣故行之危如故而言則從
其孫焉非枉道也其君子之曲全其道乎　行惟己自修一變即為隕
節言與世相酬不變或以買禍況擬屑潔白亦既能得已矣而嘵嘵尚
口與溷世爭衡不亦過乎　其實只是稍言稍行但流俗不能不敢遂

見其高峻耳若有意高峻言行皆非矣　言行出乎衆人之上或足賈
危機焉故曰危訓高峻者未盡　儉以德避難死不易辭又是一義與此
並行不悖
有德章
有德句仁者句是見成話乃世人輕信言勇的來頭有言句勇者句乃
解世人之惑使無輕信也　心得乎理曰德心純乎理曰仁實無二物
總是人心生機言乃生機之流溢處勇乃生機之壯盛處　從中發外
只有一路故可必若外面則其路多岐故不可必　德屬養言屬識仁
屬理勇屬氣養到則識高天下誠無識侔之養而識之所窺測或不盡
自發來理直則氣壯天下誠無氣餒之理而氣之所激發或不全從理
出　須知有言不必有識如宰我是有勇不必有氣如子路是非作偽
也若夫作偽之徒則巧言竊德買勇冒仁有何高識壯氣併不可謂之
有言有勇矣　愚每恐有德句難分曉偶思自家不善言語皆因心氣
昏塞心神虧耗而昏塞虧耗皆因心有妄機有德者中心无妄則其氣
清明其神靜定自然言必有中
南宮适章
南宮适三字不可忽适孟氏也僖之子懿之兄也於時門地榮盛權勢
薰灼乃能卓然自立惟德是尚痛憤同儕之雄行何其遁迹逃禪一至
於此也豈惟濁世中無此人亦且世胄中無此人矣但适意如此何可
而羨若出而終默哉又疑其以成敗論人矣故俟其出而羨之如此

問意不兩下歸重孔子一邊言積德行仁終有大福與倚勢作威之終
變異所以夫子贊其尚德　須知适不是計到後來結果纔說善果當
爲若慨然太息而曰老天自有安排吾人只合修德目前之升沉顯晦
安足問也　善射盪舟不止說他絶技絶力正說他有權力處當日羿
與奡同惡相濟而顛越帝后澆滅灌鄩正恐此技與力爲也　躬稼言
其爲民立命而親於其身任勞瘁之事也卒之萬世永賴德孰大焉
适所引與泛指殃慶不同乃同將同事而其報無一爽見天道可必
也　羿奡之惡羿與奡共之設殺身之禍僥了一倚則禍淫或出偶然
未可必矣　言若人其眞君子者哉而若人之心其尚此德者哉向使
不是自家有德的必不尚德既不尚德胡能努其目前要之天定堅心

作德篤信不惑若此

君子章

此章只把仁字先認明白便知破竹舂仁如桃仁杏仁渾是生機絶無
妄機者也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妄機雖除生機易滅君子雖長存生
機而妄機偶參即爲不仁故天下猶有不仁之君子小人即偶動生機
而妄機之衆安得爲仁故天下絶無有仁之小人此乃夫子嚴於論仁
本意則欲人知渾是生機絶無妄機纔可謂仁而惟精惟一一息不敢
懈怠而已

愛之能勿章

此章人但知重二能勿卻不知全因愛忠二字而生　能勿二字
要分曉與被人逼迫相似言惟愛惟忠原欲勿勞勿誨而卻不能勿勞
勿誨如有所迫之者然誰迫之仍是愛與忠迫之也一心之內自交戰
也　愛之云者慈子之情生于離衷者也似宜撫之摩之予之以樂矣
詎忍以其勞之者苦之哉忠之云者好君之念篤於由衷者也似宜喜
哉起哉效之以膩矣何樂以其誨之者苦之哉而不勞不誨將君子作
何如子吾君作何如君也非愛者之所忍忠者之所樂雖欲不勞且誨
其將能乎能勿言其甚不得已　勞誨雖苦能消妄念

爲命章

妙處不在人多全在衆人如一人和衷故也　特紀鄭之爲命而頻悉
其辭何也志美也何美也一命而四大夫共之倡其前者不嫌於斷已

之長駁其後者不嫌於形人之短其視辭命若一家之事其視僚侶若
一人之身叔世人臣誰有同心體國若此者卽往古和衷協恭推賢讓
能之風何以加此此其美不獨在一命矣　棐引草創起草也討論則
將草稿來探討其故與而以義理論斷之然未必無過不及也過者修
之不及者飾之大抵得宜矣然於文采或不足也故又加以潤色　諶
諶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將有諸侯之事產乃問四國之爲於
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世叔美秀而文　九
身九宗之論諸游不暇恤從獸從省之說皆人不能諳　皆楚之間吊
賀之役吉皆與焉張趯梓之湛揪思之九言如在　行人子羽名揮此
知四國之爲辨大夫之族而又善爲辭命　北宮八聊以爲數世之鴻

伍鼎知倘菟廿乘棄之逆　子產潤色蓋會其成也鄭國辭命縱然有似

或問子產章

此章不重三大夫當以夫子為主夫子如天官持衡者也春秋時齊有管仲楚有子西鄭有子產彼皆所謂本邦之上相一代之名流誰能置品題定軒輊者乃或問子產而子曰云云良以人臣功在天下者上也澤及一國者次也各私其國而為天下棄者下也至是而三大夫之心跡功罪淑慝低昂有世始有定論矣以此見夫子能察心迹能決取舍能辨大小能取人亦能棄人以此品隲人倫寧復有不定之品哉　看此章夫子論人往往出人意表子產治鄭有許多展處此非夫子由迹原心能以惠之一言槩之乎子西雖有猶夏薇賢之罪而諫闔改紀亦

自有許多好處此非夫子主張外楚詎能割舍而全發之夫子重道德者宜其薄功名矣乃至管子之功名却又極口深服則以此等功名乃周之所以不為楚者非尋常之功名比也其如管子賢鮑叔遠矣

或問節　言其人生欺詐嗣次留遺愛全是濟人利物的心腸所稱衆人之母是也雖鼎沃脩祭恭儉作封洫鑄刑書容有不專於寬者要以使民之義成養民之惠耳

子西節　彼哉彼哉如諺云他麼他麼　若曰彼卽功過不掩彼自彼耳何與我中國而錄之

管仲節　味人也語意便是斤兩特重之意　但言服人至此善乎表管仲之功矣習鑿齒論孔明使廖立垂泣祖此意　人情奪諸彼以與

此則怨歸焉然奪而不多怨易釋也多而不至於窮怨未深也窮而不至於又怨猶有時而忘也若管仲奪云云

貧而章

此乃聖人持論之平處　貧之怨以不能生活之故怨也故無之難耳若富之驕豈亦以不能生活之故驕耶無之又何難焉　夫子只是平平說個人情如此

孟公綽章

趙魏家也而大滕薛國也而小老家之臣也而為元老大夫國之臣也而為庶官庶府之任詎難於家臣之長小國之臣豈難於大家之老哉但人之才品各有所宜公綽做大家家老固易而做小國百司固難本

只說不可為滕大夫而稱蕭婉轉必盡見他好處語意多以忠厚　不可句須回顧為趙魏句言若誤用於此將以瑣屑之微瑕盡掩效大之雅度矣豈不誤哉

子路問成人章

孔門諸子從無問成人者以何必然三字推之則子路此問蓋隱然自負如下節所云若謂我之才氣無堅為能不二其心斯亦毅然丈夫而無忝所生矣夫子則謂人有所長無可自負縱能獨擅衆長皆若今人之最還須小心和氣使之成章然後庶幾成人耳豈其一勇兼人而得一體輙可自負其已成耶看此節子路易言成人而夫子難之蓋以裁抑為激勵而冀其大成也然而世風不古人心日偷而子路特立於衰

害生死久暫之際竟無二心亦足廻人世之狂瀾還天地之正氣矣如
此議論字內自不可少故於次節發之令與前節並存云
問成人節　此問蓋與君子尚勇乎之問同意看子路分明說兼人如
由纔成箇人彼畏死貪財說誰者成何人哉卽下節之意也　連舉四
子何也語意謂雖兼衆長猶必文以禮樂然後庶幾於成人耳柰何僅
有一勇而遂沾沾自喜而失其小心和氣乎若說先兼衆長而又文以
禮樂便失當日語意矣　若武仲四句要重人道上說又要合說見其
能兼衆長也下文之句纔得題意如云近世以知著者莫若臧武仲是
得人心不昧之體者也而兹若之矣以不欲著者莫若公綽是得人心
不滓之體者也而兹若之矣以勇與藝著者莫若卞莊冉求是得人心

不撓不窮之體者也而兹又若之矣　一有自恃其長之心則無抑抑
小心是無禮也凡無藹藹和氣是無樂也無禮無樂便不雅觀是無文
也子路勇者不足於禮樂故告之以此　人生本乎天則成之亦如其
天耳乃質在天養在人成人不以質勝而以養勝何也曰知廉勇藝雖
則賦之自天而特游氣之紛擾中正和平雖則修之自人而實其性之
淵源故成人天與人合其要則純乎天而已
今之成節　玩此節語意當是子路語況加一曰字可証上節成人而
下其實莫如此人难論也與夫子之言並存矣　與君子亦有惡同例
作文且從註　重二見字一久字利不害義危不貪生言不宿諾真心
也人孰無之但利害迫於當前則激烈之壯志頓改歲月深於事後則

盟約之夙心潛移則見利見危久要之日不二其心難耳　人之爲人
惟在一心人之爲心惟在一真當此利害相攻變詐成風之日而有真
心不二如若人者乎卽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既高出今人之上而無
忝爲人者矣　亦可句全在今字生搜尋　不愛財不怕死不說謊真
心便是真人真人便是成人
子問公叔章
此章妙處全在首尾相形夫不言不笑不取誠非人世希有之事然夫
子初聞其辭雖疑乃味語意只是照常質問不甚詫異蓋以如此之人
如此之事世間容亦有之耳及賈曰云云而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一疑
之再疑之轉疑轉深觀前信乎不言不笑不取之疑愛異以此知稿之

絕之離乎性情之外者尙易順之適之調于性情之中者獨難然則人
世難能之事豈復有難於時然云云哉或曰論者難能之貴曰時然三
句只是說他恰好如何是恰好如性而已中節發而皆中節是也性自
天命此惟人而天者能之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過卽聲聞過情之過
所謂言人之善而過其實也時然後六句須識他易視將中方得過字
如云夫子爲人豈果離類絕倫如不言不笑不取之告哉第能時然云
云就日用之間各如均節卽人情之內曲爲調適蓋亦至淺近至平淡
矣若乃擬之以奇絕之行被之以孤高之名豈非告者之過哉　五其
字俱指文子言三不厭要明人言所自來　三然後字見已無言笑取
之心也三不厭字見人亦不覺其有言笑取之心也總見只是彼已相

感的常理所謂中而庸也 時中即恰當人心故不厭其然二句勿泛講時中難能須切文子方得娺詞肯綮如云時中難矣民鮮能久矣其在他人吾誠不得能然而賢如文子意者或能然耶第人情終難詞適天機終難妙合文子雖賢恐亦未達臻此也豈其誠然乎哉向也屏而言笑絕而取與吾猶疑閉情離世之難乃此之爲難尤非一閉情離世所可幾者如之何易言之也

成武仲章

人臣無將將則誅殄斬闕之原顯據已去之邑豈止於將而已哉此而究之何以訓矣子曰以防即春秋一字之斧鉞也 臧武仲之求爲後於魯也公據采地明乎事涉於要君矣第武仲之罪原不及於不祀且

卑辭乞哀且得請而即避邑又有擬其非要君者 要君全在以防二字要字正應求字言其求爲有挾之求 武仲之意蓋曰吾之求爲後於魯豈非欲後之有防而吾已自邾如防矣由是君而從我之求則我雖避邑而有防猶臧氏之有也即或君不從我之求則我將據邑而叛防亦臧氏之有也蓋自其未求時先示君以不得不從之勢矣先示君以不得不從之勢而隨挾君以不得不從之求矣雖曰不要君君不信也 臧宣叔生賈及爲繼室生紇以孟氏之譖以甲從已爲孟氏視除塋孟氏告季孫季孫命攻之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自邾使告賈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已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武仲致防而奔齊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二勳宣叔文仲也

晉文章

齊晉皆大國也且天下尚知宗周只須堂堂正正假名義以率列辟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晉文獨欲捷收其功一切以詭道行之將正天下而先示天下以不正矣後人效而尤之正道漸滅無餘矣故此章開口先言晉文所重可知謂晉文不如齊桓也故曰五伯桓公爲盛即春秋大居正之意 陰藏其謀令人莫測如羊腸之紆回譎也顯出其事令人共知如康莊之端直正也

桓公殺公子章

此章是子糾與天下相對子路以管仲薄於子糾爲未仁夫子說他厚在天下仁不更廣乎味夫子有子糾只當得一箇人故以天下對論若是真君父天下如何對得過夫子雖不明言仲可無死而意自可見

桓公殺公子糾節 僖公生諸兒即襄公又生糾小白管仲曰國人憎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小白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誰也忽曰犯吾君命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仲曰夷吾之爲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此皆仲勸鮑叔出傳白時語看來糾之無成桓之伯仲之不死平日仲已決之矣 孫稱仲忽

與齊忽謂仲曰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吾君用吾
身是再辱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
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自刎　加一日字特出已見也當時高
仲之功者萬口雷同故云
次節　子路責管仲未仁本爲忘了子糾夫子口裏不說管仲該忘子
糾只說管仲能仁天下以大易小隱而未發以子路達不若賜未可與
之深言故也如云夫仁有爲一人死者有爲天下生者此其孰大孰小
不可同日語由以未仁責管仲弟未計及於天下耳思昔周道衰微南
風日競天下岌岌乎殆哉桓公尊周攘夷則皆合諸侯矣九合諸侯矣
且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矣其作事極大其用力甚豥是皆誰之力哉

管仲之力也然則管仲之力用禔福生靈廓清區夏存我以存天下厚
我以厚蒼生孰有如其仁者而由乃謂其未仁哉作文桓公三句且照
題面底欲至如其仁二句方明說澤及天下　按史記桓公兵車之會
三乘車之會六是實有九次合諸侯而陳師鞠旅僅有楚鄭山戎二三
舉其他則皆冠裳之會是大半不以兵車也註却以九爲糾作文如註
桓公糾合三句言桓公不勞而霸全憑管仲非謂不以兵車之力而以
管仲之力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其間張四維申五禁內謀外
斷無一事不出其手　兩如字分明與召忽相比以應子路之問若曰
仁一人何若仁天下乎不然古之道濟天下者衆矣豈管仲皆出其上
耶　然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仲天下才也自知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能包羞忍恥以就大功詎肯死一亾公子哉夫子雖論管仲其實提拔
子路孔悝之難惜子路之終不悟也

管仲非仁章

此章問答相關應處要討箇分曉子貢疑管仲之非仁也先責其不死
再進步責其又相又相乃語意歸重處所以夫子下文極言又相之仁
末節順風揚帆因而知其正不須死益重處既解輕處自如破竹矣此
夫子善分剖處
管仲非仁節　子路重不死子貢重又相甚之也言糾仲之君也而桓
殺糾則糾之讐也君見殺而不死其難已爲忍忘其君乃至易心反面
委身而事君之讐仲之忍於糾一何若是其甚與仲即天下才哉恐亦

難解於非仁矣
管仲相二節　子貢但知仲之相桓爲不仁於糾却不知仲之仁天下
無窮正在相桓夷不亂華冠裳如故仁孰大焉　即接上相字說下相
生霸霸生匡以下皆匡之賜天下不可一日無仲而仲何可不相桓哉
全要歸重相字仲不相桓不霸桓不霸安能成加百辟而與之匡天下
乎　時文以一匡句爲當時民到句爲後世作兩項非也玩一字本起
於今字言仲之於天下一匡正開而從昔到今無不受其匡之賜一何
事之簡功之遠乎微管仲二句正於今受賜之實言若非管仲則民皆
夷狄吾能獨免乎哉言吾則民皆可知吾亦於今受賜之一民也　管
仲當日內度其才外度其世明知糾可以無我之死而天下不可無我

之生盜自磐士幽囚之日齊郊釁浴之際舉一代事業瞭然如在其目中而胸懷自成一宇宙矣此其神識何如聰聽襟情何如超越而豈與硜硜之匹夫匹婦同乎哉　爲臣死忠死又何妨唯是許身於與兄爭國之一亾公子而一瞑不顧硜硜爲輕擲其軀天下萬世誰復知有管仲氏者此與匹夫匹婦計謊無之甘心引決雉經以成其諒者何異今覩仲之相業轟烈如彼此乃自見可以無死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破局曲登昭曠真大丈夫之所爲也而豈與彼劉若哉看此節全自上節討出　諒小信也信出於真性則天下爲公而大矣匹夫匹婦意思雖真却只株守一已之見故小　問晋奚齊少子也亦非當立而春秋書荀息死之奚取焉曰申生既死晋無嫡子獻公實命立奚齊晋非奚齊之晋而誰之晋也荀息受托孤之命而晋殺其孤人臣安所逃死豈可同日論哉

公叔文子章

全重臣字同字二字分析不破大臣以人事君而升賢能於公固美事也惟升而曰同則於我爲耕賁將毋忌其逼巳乎同升而曰臣則於彼爲上擬將毋嫌其卑巳乎夙奔廟氣之使而與之比行於若廊𦾔充陪隷之員而與之交僭於殿陛此是何等襟懷何等器宇即師濟濟未足以摹其胸次斷斷休休未足以擬其形容即此一事便足焜耀當年輝映無極稱之曰文可矣吾猶惜衛人議謚胡不此之取而僅僅班制之修爲也

子言衛章

此章無道及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字面最重　若堯舜在上夔龍濟濟而天下治猶未見器使有益至如此三人者閹寅倫鮀祟佞賈市權皆夫子所不足也而用之各當其材乃足扶無道之衛靈而使不喪況以聖明而衡仁賢其知人善任器使之効可勝道哉　習句畧之之辭死之字也字文氣未歇只是引起康子言語耳　仲叔圉三句不是築言其用人言圉長於賓客則使之治賓客鮀長於宗廟則使之治宗廟賈長於軍旅則使之治軍旅藉令圉司祝鮀司兵賈司賓則事與人畸人與事戾如以甑耕如以耒爨雖才賢將焉用之　奚其喪言無一可喪處也夫喪非細故也或鄰之所乘或神之所恫或兵之所不備皆足虞

耶而公於三者治之各得其人則九廟歆之四鄰安之六軍衛之神人咸和緩急有賴有何釁端而遽至滅亾乎

其言之不怍章

此章乃聖人聽言秘訣其言與其爲相照因此而識彼也吾謂爲不可見而言可聞藉令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爲何也其心凝一如猫捕鼠常以弱之不逮爲瑕自有不能出諸其口者若乃侈口大言高自稱許曾無慚沮之意此乃快啓吻衒聰明不自度其能否其精浚神馳可知尚復能有爲於天下哉凡聽此不怍之言者慎勿爲其所欺可也

陳成子章

以聖心爲主弑君有賊似與他國之大夫無干而一再曰不敢不告須思

不敢者何故豈有職官之所欲討也豈正職在正則不敢不告矣畏
官也邊有賊君之所欲討也邊吏職在清邊則不敢不告矣畏君也國
有賊天之所欲討也大夫職在謀國則不敢不告矣畏天也事關天討
其威有赫故沐浴而朝誠重之也其下再言不敢不告只是此意彼哀
公與三子烏知天之爲何物則夫子不敢不告之心亦惟夫子自能知
之耳噫二不敢不告正是請討本意

昔二節　天王在上而臣弑其君無齊卽無周矣眞天崩地裂之變也
孔子沐浴請討生平惟此一舉蓋卽懼而作春秋之意　聖人之言有
不出戸庭者有如鳴鐘鼓者是告也本以昭明大義故其言正正堂堂
如此　是時魯國君弱臣强此舉必無諧理而空自請討竟何所濟蓋

聖賢作事惟問理之可不可不問事之諧不諧也

公曰二節　曰告夫三子不能自命其臣也弱可知矣　出命討賊以
將天誅正王法存天理於滅裂之秋吾君事也而吾從大夫之後自當
贊吾君爲之何敢不告是已之不敢不告正以吾君之故何意吾君不
自以爲事

之三子節　夫子一聞哀公之言已知事之必不諧矣然大義凛凛彼
其何辭奉命而告之倘可萬一乎卽不然者亦足折三家之邪萌昭千
古之大分未爲無益也　不可不以夫子之告爲可也　承君之命討
賊以將天誅正王法存天理於滅裂之秋吾大夫事也而吾從大夫之
後自當協吾大夫爲之何敢不告是吾之不敢不告正以吾大夫之故

子路問事君章

欺犯二字皆因子路而生子路勇者也勇者强不知其犯君或入於欺
勇者敢盡言其事君每易於犯欺犯皆非美事夫子去欺存犯蓋酌之
也　何謂欺吾知未至而遽以犯君是欺之也何謂犯面折廷爭致令
君有怒色是干犯君之威顏也

君子上達章

重二達字理欲分途而高卑殊品人皆知君子上小人下矣然其上其
下非一成而不之遷也天理超脫初無窮極之地是箇日新又新的物
事人欲陷溺安有歇足之時是箇愈趨愈下的物事循天理的如御天
風心源日粹行誼日修卽躋於高明廣大之地吾猶以爲不可限量也

徇人欲的如陷泥淖機械日熟情識日陋卽淪於放僻邪侈之歸吾猶
以爲未有底止也

古之學者章

全重二爲字　學浮而爲切學同而爲獨爲者淵衷之所經營從此起
始從此卒業神情之所凝注食息以之夢想以之者也古人談經講藝
爲如是而後識其所爲己修道勉德爲如是而從復其所爲己耳至今
人談經講藝修道勉德却是要人知我是識己復己之人爲人而已蓋
眞己油然與人相通以爲己者爲學人所嘉樂揄揚尊奉而榮寵者必
在焉今人之心不古其慕人之嘉樂揄揚尊奉榮寵甚於得己而竊見
其皆從學得也惡得不沿學之流忘學之源爲人而後襲古人之學哉

蘧伯玉章

首節　此節當重伯玉以心交立說

與之坐節　註中但字猶字最稍精意細玩乃見　未能先讓過說而歸着在過字寡字上註所謂愈自卑約是也若曰夫子第欲甚寡減少尚自全未何敢以其爲質之夫子

君子章

兼山曰艮艮者止也乃心之不能止者則其如思矣吾將枯滅其思而求其強爲止乎夫心機活潑而故枯滅之未止也抑將馳騖其思而聽其自爲止乎夫心體恬寂而乃馳騖之未止也其惟思不出其位乎以其思之觸於位者時行則行而徐調其活潑之機以其思之域於位者

時止則止而復反其恬寂之體　思者靈明之濬發從心而生者也而無制之思擬以蕩亂其心今不得返其靜專之初如火生於木而焚木

君子恥其章

存一恥心即片言已自若多存一過心則百行常覺若少二字極痛切

君子道者三章

此章謂聖心謙讓未遑者固爲粗淺謂聖心空洞無物者亦欠親切且後說易涉寂滅而聖人之心體晦矣須說仁者不憂三句體會方見實際夫夫子四十不惑樂以忘憂萬人必往天之定也久矣寧復有憂惑懼之入其心哉然而真空之心常清常攝則固湫然其如有憂恍然其如有惑凜然其如有懼此乃自家心裡如此因而自家口裡如此非夫子孰能自道之也不然口謂不憂即憂矣自謂不惑即惑矣自謂不懼即懼矣曾是而可以語聖人之心哉看來堯兢舜業禹祗湯新文武之敬止敬勝皆一息不能去心到此地位乃真與太虛同體矣　我與君子相照無與三字相照言在君子則其道悉備在我則其道全未以我之一無有者方彼之無不有者不亦懸乎　仁者三句不但數君子道者三一句言仁知勇不是無左驗的果是仁者必然不憂果是知者必然不惑果是勇者必然不懼吾未能不憂不惑不懼其能仁知勇乎自字最重言一無所能原是夫子自家心事今茲所云乃自家心事自家道之皆肝膈之談底裏之語非曰克讓自美事姑爲是退托已也

子貢方人章

心無二用用之方人其跡於修已必矣此章妙處却不如此明說子貢不是第取賜與我而互方之還從方人路上使之自警自醒　賜而與夫子相方豈不泯然自失哉看來我字更重　吾人一生精力須全而注之乎已一毫分向外面即非真修其知人之哲乃虛明自照已爾惺然常攝無一息之間何暇之有

不患章

聖人認定盤星極真凡言患不患處倣此　我有性靈萬類潛通我縱不慕乎人知而人不已知要亦性靈之徹也似可爲切已之患矣却不知性靈屬之已乎屬之人乎完性靈之能屬之已乎屬之人乎已果能

完性靈未有不潛通萬類者矣故所患在此不在彼

不逆詐章

妙在不說出所以先覺令人自思向上一乘　夫詐與不信事後當自見之而必先逆之先億之欲其先見之者何誠謂人之見詐與不信皆在事後我之見詐與不信獨在事先後者非賢則先者是賢云耳曾不思我未見人之詐而先逆其詐我先詐矣以逆爲賢將無以詐爲賢耶非也必也不以逆先而抑亦先覺其詐者是乎我未見人之不信而先億其不信我先不信矣以不億爲賢將無以不信爲賢耶非也必也不以億先而抑亦先覺其不信者是乎蓋聰明睿知戒于察察而茲之逆億兩忘既如此重厚簡默戒于汶汶而茲之抑亦先覺又如此謂之至

誠如神也可謂之大智若愚也亦可自非虛中含靈定後生慧與天爲徒者不至此不賢而能之乎　一章精神全注向抑亦二字

微生畝章

佞人心無執持隨處皆與苟合聖人心無凝滯何地不可周流所爭在幾希間　以聖心爲主

微生節　毋乃何自應何字　爲者做也二爲字相應外而做栖栖隨世之人將就裏做便佞悅世之人乎　佞者以其口給悅世而求合也悅世者必隨世其迹必出於栖栖　栖栖棲也如鳥棲樹到處羈棲故曰栖栖

非敢爲佞節　不惜士節而佞口悅人乃蕩抑喩揄無所忌憚諺所云大擔的勾當也故曰非敢　人心原自虛明原自活潑而必執避世之爲是同世之爲非則固矣固則與其虛明活潑之心不相入矣故疾之也持此虛明活潑之心遊乎人世之中將清世可入濁世亦可入淑人可與惡人亦可與何地不可以托迹何人不可以與偕何異乎兆不行而迹猶淹會已塞而轍復環如彼其栖栖也子弟知悅世者之必隨世亦烏知出世者之能入世乎

驥不稱其力章

稱者何稱爲驥也均是馬而以驥稱稱德非稱力也　人而以君子稱不是稱其剛強果敢有絕人的力量稱其懲忿謙遜慈惠純懿爲人道所好云耳與今人論好人只論心田一般夫子借易曉者明之要人專

務修德　只還箇力字不必改作才字

以德報怨章

此章見涉世心如天地無可著意處如世人之報怨此有心於薄而必於修怨者也其中全是嶮巇矯而如或人之德報此有心於厚而無以報德者也其中猶自崎嶇莫若直道而行平心應之若德則以報德何必以德報怨哉此道如大路蕩平明白簡易絕無些子蹊蹺涉世眞同天地矣　以德報怨欲從厚也不知但以其直即與世之睚眦修隙怨毒無已時者異矣厚在其中矣　何以何要識著意歸着處言若用德報了怨更用何物去報德乎非慮無物報德只要見報怨失平　須知以直二句非論報德報怨兩項只要指定報怨之所以耳上句重而字

下句重末一德字上句爲主下句只是足之不重厚於報德言報怨只當以直至於德則當留以報德耳不以之報怨夫子是以直字換了德字　以直報怨不止與平人一般只看理當何如理當平報平報之固直也不然而理當以怨報乎則怨報之亦直也如父母之讐不共戴是也又不然而理當德報乎則德報之亦直也如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益親愛之是也若必與無怨無德者同則仍屬有心不爲率性猶然不得其平矣

莫我知章

此章人但知莫知自下字來却不知下字還自我字來夫道不離我故學亦不離我凡若修我之德講我之學徙我之義改我之不善事我之父事我之君事我之兄先施我之朋友要於事我之性而止至平常至閒淡無他奇也故曰下也而性即是命自然上達諸天我達天天不知我乎若以人視我之學則見以爲我而已矣見我之爲下而已矣其惡乎知之故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不是泛說言以我所學人當莫我知也不可認做尤人之辭　不怨不尤不是付之不管蓋謂天人皆吾一體而吾不得不合是我之人事未盡耳乃自責之意中庸反求諸身是也於是俯盡人事即此可與天理相通我與天通天其與我通而知我乎而人第見其不越人事且烏乎知之　下學而上達須幹旋歸重在下字上爲是言我之學無他從好學修人事下焉而已我之學而達乎上無他從人事合天理下焉而已其微妙極在又玄之中而從事則不

越日用其妙合在獨存之表而體驗不離當身所謂行遠自邇升卑無驚人之鴻登高自卑平平非駭俗之調者也　問近言下學先從不怨不尤引起者其說何曰世上炫奇弔詭之事皆自好名願外之心而生怨天尤人願外之左券也不怨不尤則不願乎外自然俛首下學不爲炫奇弔詭之事矣　末句若曰既欲天鑒何思對越帝心簡在尚問人世之浮名哉非但以天知影人莫知也

公伯寮章

此章見聖人於天人之際看得分曉夫聖人而道大莫容鮮有不尤人者如景伯公正發憤若謂伯寮真能爲梗豈知以天視之寮即在命中矣然則天亦有不是乎曰寒暑相推也聖人栖栖非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莫非天也

首節　按定公十三年癸卯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愚意寮之愬蓋以此也謂仲由與夫子强公室弱三家也是時孔子爲兆於魯道將大行若此愬得行道且行而旋廢矣故宜以道之行廢言之若止愬子路地步恐占不到此作文且渾渾說亦須說欲沮夫子須知景伯憤疾讒人至於此極不重他公正發憤亦不重他疾惡已甚只重他把公伯寮看得大了　夫子與吾字固字與猶字相應夫子雖然被他熒惑吾一人之力猶能誅之即夫子不得而難我也　道之將行節　命定於行廢之前故曰將　二也與寮之之辭命無形故先審而後屬之　道之行廢何以知其爲命命何以知寮無如之

何曰既是道便是命既是命寮便無如之何或曰請明言之曰道生機也生機一氣機也則道即命也道之將行生機通矣可謂非氣機之通道之將廢生機塞矣可謂非氣機之塞乎故曰命也既曰命矣彼寮在命以如子在毋腹呼與俱呼吸與俱吸命而果通寮欲強爲之務而不得命而果塞寮欲不爲之用而亦不得寮獨如命何哉然則道也命也寮也一而三三而一相須爲用而非各自爲物者也於寮與何誅子大夫其無尤焉 譏人罔極交亂四國謂小人有口則可而天實爲之人乎何尤謂小人有權則不可

賢者章

賢者實到底地次於世色次於地言次於色非賢有優劣也 首句讓過起下三其次 直其次三節天下無邪不得已遺世獨立舉一世無不辟焉蓋亦有之而不盡然也其次則他國可棄弗辟但辟其地之亂耳又其次則禮貌未衰弗辟禮貌衰始去耳又其次則未有違言弗辟有違言而後去耳蓋辟者不忍輕棄天下其委曲於去留之際如此豈盡辟世乎哉 辟地者不忍盡辟一世第擇其地之濁亂者辟之辟色辟言者地雖濁亂亦不遽辟惟甚而徵於色矣然後辟之又甚而發於聲矣然後辟之

作者七人章

作乃見幾而作之作超然遐舉翩然竟飛出乎人世之外者也 若是尋常隱淪何可勝數此皆宇宙內有數人物 人所另具隻眼視之者

鄉黨其左提右挈同心共濟今皆相率遐舉則吾道之羽翮益孤而世道益不可爲矣 其人皆寔寔遺世不復令姓字落人間故夫子亦不紀其名愚嘗謂封人晨門荷蕢接輿長沮桀溺丈人皆無姓名恰合七人當是矣夫子此言蓋傷七人之果也與接輿諸章同意近查陶靖節說同

子路宿章

家人病不治亦無坐視不藥之理天下一家也 此章全重一箇知字 奚自何不曰子爲誰而曰奚自明乎知其有自矣

子擊磬章

難 聖人心事原自難識觀其自言亦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乃世我舍矣又若不欲藏者蓋舍而即能藏不徇世之義也舍而不欲藏不忘世之仁也仁義並行而不悖如陽極必生陰陰中未嘗無陽縱有必藏之心即入于硜硜而不自知矣異哉荷蕢反以夫子爲硜硜耶吁微矣 夫子無限深心盡在擊磬荷蕢聞聲咨嗟殆亦寡和之同調能識其心者與既而又曰云云却未深識其心也夫子末節若論荷蕢而擊磬本心隱隱可想

子擊磬節 問擊磬二字語脉將何所屬曰此振下有心句也言夫子直擊磬耳而荷蕢未嘗接磬或瞻丰采門外聞聲輒能知其有心不幾令夫子得一同心之侶哉夫何知其有心却又鄙其有心云云似知已却非知已 夫子周流几五至衛竭意自深知過自淺一腔心事莫可

吾語而聊托之乎磬長有未易窺測者 有心句要得想像揣擬口氣
如云自廣歎世遠里耳難諧爰寘仁賢無不心與世絕矣此擊磬者果
何許人一何發之深思之遠惘乎其有餘悲愀乎其不自釋也殆寡和
中之希聲絕響中之僻調斯真有心人哉
鄙哉節 此節語脈全屬既而二字 既而以後俱承有心說去何謂
已有心變爲無心即已矣荷蕢意謂人而已知乃可遂其所有之心人
不已知却當已其所有之心莫已知而猶有心豈不硜硜鄙哉鄙言其
狹陋無高明曠達意思硜硜正是鄙處堅執一意多少凝滯豈高明曠
達者乎莫已以下正是硜硜處言君子固當有心於天下今世莫我知
則宜變而通之斯已而已矣如所謂深厲淺揭可也彼乃猶然有心如

此豈不硜硜而鄙耶 以衣之衣乃專用涉水之衣揭則褰裳而已厲
變而涉不執一也 有心何心即此莫已知而不自已之心也
果哉末之節 果哉照鄙哉 果字自斯已之斯字來莫已知而斯已
何其果也誠如是也知乃不已不知即已特在一引決耳其又何所復
難乎假令予欲如是予之已也久矣安事栖栖皇皇爲 難字要認得
真若得遂其所有之心固無難也若能已其所有之心亦無難也惟既
不得遂其所有之心又不能已其所有之心此中輾轉反覆尤爲悒鬱
殆不能爲心之甚聖心於是乎獨苦矣苦處即難處也 口裏說彼果
者不難心裏說我難者不果
書云章

十世章則曰三代可知高宗章則曰古人皆然都是平實說話與子張
言當如此 倚廬中門外倚木爲廬也大夫士不障諸侯加障則闇矣
天子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高宗諒闇爲句三年不言則有詑異之意
竊疑子張好高喜奇蓋謂真有與上帝通之事三年不言豈其凝神
對越耶異之也子曰此常事耳 君薨以下正說古人皆然言君之未
薨也百官總己以聽於君耳君雖薨矣而三年之間百官總己以聽冢
宰自有代之言者故嗣王皆得三年不言也此其憲章出自朝家顯而
可據故貫洽於歷代信而有徵豈皆有神奇之迹謬悠之談哉然則高
宗之三年不言曷足推爲 已指百官而言百官盡皆以己聽冢宰之
處分是總己以聽也 三年內仁親爲寶孝思方殷未恐經紀其政故

不言也
上好禮章
章旨若曰要使民忘其勞只須一箇好禮便了蓋以禮辨分以分定志
使自甘心奔走安意趨赴此省力之法也 上字起民字移樣的退遜
那能化草野的粗梗然則民之循命豈必逆齊其民
子路問君子章
此章君子只是說話的來頭而章旨則在把一箇敬修乎已一言之再
言之三言之直說得窮天極地往古來今無復能限量之凌跨之者甚
哉已之大也 君子分量至大而曰修已以敬約言之也言君子之道
不遠真已由自太虛原無纖毫點污惟是戒謹恐懼以克私已不令點

汚爽已以敬修之而已已修便是德成尚不可以爲君子乎 二斯字俱指修己以敬而言 當時是子路之問意在馳騖夫子之答意在收歛所答與所問兩不相投故子路始則曰如斯而已乎少其限于己也既則曰如斯而已乎亦少其限于己也遠視君子易視敬修一再存乎見少雖有夫子安人之說若罔聞之何率爾一至于此哉蓋勇者心粗氣浮未或深思汝耳夫子敬之一言將以小心易其粗心專氣歛其浮氣正是對症之藥 安人是箍瓶語安百姓言其安人而至於此 修己而安人安百姓說者每涉影響須看到實際處方得蓋人心在敬修時妄幾潛消神氣清攝覺得滿腔之中油油藹藹全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宇宙同春天地同和的意思安人安百姓皆以之也前篇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大學緝熙敬止爲君止仁中庸篤恭天下平機軸並同皆實理實事非幻語也若如流俗紛擾異端寂滅其中便自頑冥又安有痛癢相關之意乎 言堯舜之意云何堯舜且自以爲不足子路顧自以爲有餘子路豈賢於堯舜乎深抑之也

原壤章

章旨若曰聖人之惡無禮一至於此夫數說生平至名曰賊而且加之夏楚夫子之責人從來有如此其嚴者矣甚哉禮之重也 蹲踞夷風也曰夷壞蓋已擅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吾將滑沿閒曠隳吾意之所適而休焉安能習人世苛禮自令桎梏其身爲其人乃素棄禮教者今之夷俟所從來矣故先歷數其生平而責之 人生世上自幼而長而老禮不可斯須去也爾自幼便習爲玩侮長又不恪不齒於人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乃猶久生于世人將有化之者祗足害義傷教爲世大蠹而已佷佷身世何得盡爲虛幻然然宇宙究將安所歸着哉 幼而二句合看言其一生無禮也老而句重老字無禮之人遄死猶善也述者善行爲人所傳也 夷俟時自謂嗒然莫然無人我相無接搆心投之而莫覺過之而莫知試一叩脛杖加而脛受亦知且覺否耶倘亦自省一生悉變亦不復作夷俟態矣 壤母死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日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至此但以夷俟責之聖人之厚也

闕黨章

此章見後生受益處莫如禮也始終就益字上論之 將命只是說話

來頭一謗議論並從益字說起蓋海納百川惟其善下人若有亢然自大之心其氣已盈益安從受即循學不免矧後生乎夫有速成之欲者正所謂亢然自大也 童子二字不可忽過大凡後生第一要循循馴謹若乃傲倪自大斷然終世無成可危矣 吾見二句且說他外面無禮之狀欲速句方就心裏說乃居位並行的心事 觀茲小子而獲側侍几席之末追隨杖屨之後亦已愈涯分有榮施矣然且正位在上而偃然居之先生在坐而亢然並之踞據而自尊大曾莫一處位焉比肩而與頡頏曾莫一抑步焉此其容止舉動氣岸驕蹇寧復知少長之節爲何物退讓之儀爲何事耶 或問止是益者夫子加一求字益必求而後得也欲速成正是非求益處夫求益無別法日損而已彼其貌

茲冲人而居位並行此乃少年壯盛之氣目無長上直欲抗上人之衛出長者之上以為彼何人斯我何不可與彼等侶傲無禮驕氣方盛尚能虛心下氣口損其所當損乎孩提之真性赤子之本心行且澌滅盡矣是豈求益者哉　渠要與大人長者並列我却使之處僕從閒若曰女之分第當在卑下以抑其驕氣且令觀禮而習揖遜也倘可因之而知悛乎　長幼有序禮也履德之基也讓德之柄也

衛靈公篇

衛靈公章

衛陳兩事合為一章全要前後交互方得書旨夫子道在陳之窮而遡在衛之去則在衛似宜慮其後而子曾弗之慮也第知義所應違吾為遯之時行而已由在衛之去而得在陳之窮則在陳似宜悔其前而子曾弗之悔第知遇所當安吾為坎之心亨而已

衛靈公問陳節　自古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況却萊夷隳三都子固戰則必克者也乃一聞問陳而明日遂行者何曰公自仰視蜚鴈意中已無孔子今茲之問非真欲餙戎行簡軍實折衝於廟堂之上也其意若曰兵爭之世利用威武孔丘之禮無勇曾莫我王孫賈若也是僅僅

習俎豆者耶故子亦謂其則嘗聞於僅習俎豆而不諳軍旅者耳故子亦自謂其未之學此蓋翻其問陳之詰以完今日之局順其問陳之意以决明日之去可以去而去可以速而速他國之窮耶通耶勿問之矣

陳與俎豆皆有行列　王遵若云俎豆中亦有軍旅蓋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即此事也

在陳絕糧二節　然在衛道雖不行猶有公養也及其在陳云云視在衛抑又窮矣乃子路慍見而夫子云云詞意和平泰然如順適之時志念靜定脫然無怨尤之累豈曰吾道之窮至於此極與其來絕糧之陳曷若居問陳之衛哉　須知說子路不是問語彼其亦衰可共仗求兩

忘是何如氣槩猶然不能無動也夫子獨亦然而已　須知子路非怕餓亦非怕死益憤其徒死而謂吾道非也　此節問答相關處頗難認俱是論君子也子路說君子亦窮何異小人必無窮然後爲君子夫子說所以爲君子者只在不若小人之窮斯濫耳非必無窮然後爲君子也子路論君子以過夫子論君子以心　凡固字皆順上起下之辭此乃順有窮之問而振起下句言這裡固然混同那裡自然獨伸也　窮與貧賤不同緣夫子此時如臨崖千仞寸步無可前處故曰窮　濫如濫觴之濫酒溢觴之外也人心有天則焉妄念稍萌即溢而出乎其外矣

賜也女以章

此章開口從予說起末還以予應之始終只是論予不必如參乎章之例添入箇道字夫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何予非道何道非予說予也得說道也得　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又曰信而好古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當日二三子誰不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乃茲一問子貢方在信與疑之間而直決之曰非也者何夫子好學人也其於古未嘗不學而初無待乎學其於學未嘗不識而非有待乎識其於學識未嘗不多而非有待乎多一真自如而性靈流露性靈流露而萬境森羅即予是一即一是貫正如鴻鈞一轉色相皆新而已蓋予之學予之識是火性自能傳薪非積薪借他助火惟是火性自能傳薪故於古能聞能見能信能求應有無所不有所謂爲不學是也曾不空其予於多學而識之外惟非積薪借他助火故於古何聞何見何信何求應無無所不無所謂我何有是也亦不滯其予于多學而識之中異日曰我無能天何言意正如此特此予此賜交相融液雖欲不學不識不多不能如所謂吾弗能已云爾夫子多乎哉不多也今而後子貢始聞性與天道矣　夫子此意不但自明知由一貫全要子貢知性靈之中萬理皆通即吾人宏覽强記但借以觸發其性靈非謂識盡天下之書記盡生平之學遂可豁然貫通也此等處所爭只毫釐間若非夫子道破嘗之倩奴作主認筌爲魚反將自家性靈埋沒不得出頭其謬以千里必矣　一貫化境也所謂最上一乘也曾子入于化故不問而直與之此子貢且不得聞而曾子獨聞之者也子貢幾于化故先問而後許

之此諸子所不得聞而子貢獨聞之者也蓋詩書執禮循循下學及門皆得聞之惟一貫乃性與天道一聞即登彼岸夫子于此上乘遇而後傳

由知德章

人心從太虛來德何所得得此心體而已此而知之似亦無難而不知求知者也要必其心無復一物空空洞洞空洞即是靈明蓋即心即德即德即知知則悠然會之性中翛然出乎世外有若別具一胸襟自得一趣味矣乃別具胸襟自得趣味者目中能幾何人賦者何均知者何希可三歎也由亦嘗紬繹其故乎　解字自由字來若曰以女之果敢衆人慷慨自喜且不知況餘人乎　要知夫子不但警其愠見正欲藉

此使之潛心體認識取己德之真

無為而治章

帝王代興而獨曰其舜亦須看到有着落處　其舜也與則萬古只此一人矣是時則天之堯獨高萬古且允恭安安寧戒於舜之溫恭乃無為之治併堯不得而與則亦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自恭己正南面之外還須有治人之為如舉舜舉禹舉稷舉益舉皐陶之類是有治法之為如明曆象平水土明刑敷教掌火之類是若舜則堯有治人因而任之堯有治法因而行之只須南面恭己自攝以撫天下而其朝師師濟濟百官已正於朝矣其野皡皡熙熙萬民已正於野矣即欲有為夫且何所為者自舜而後風氣漸漓天下日以多故即後代不乏賢聖寧復

有無為而治如舜者耶然則舜之獨享無為雖由恭己之盛德亦由紹堯之奇逢夫子吝嗟歎深感慨良多于稱其類其發世之意耶　何為與無為不同無為不做事也何為無事可做也下明上也如云凡有為者必其有待於為也乃舜要為做甚只消一箇恭己正南面已自干了萬了無餘事矣此固無待於為者又何為焉　恭己句不是只狀無為之象乃舜治之所以無待於為處當日封山濬川刑教敘秩章蠲一物荒廢一事也者然特以己之恭默輸夫天下之恭以己之恭而正潛通乎天下之正因物而非循物順事而非生事區區文物之為夫且惡乎用之哉　正南面者端立于南面之上也即此便是恭己　舜之恭自玄德來靜攝病愈何用服藥

子張問行章

言忠信節且只說行之道全在忠信篤敬立則節方說真忠信篤敬自當常常見之更無已時以忠信篤敬作根心之生機生則惡可已也忠乃生機之由衷處信乃生機之自慊處篤乃生機之不薄於妄機處敬乃生機之不馳於妄機處夫惟去其張大之妄機則莫非生機而忠信篤敬在我矣若來立則節不但令師存忠信篤敬正令師識忠信篤敬

行之道理全係於忠信篤敬故行之功夫全用於忠信篤敬

問行節　何謂行己心通於人心無扞格也　問行而出於子張將必宏肆其辭說張大其施為色取倣大實何所不容的樣子以求在家必聞在邦必聞而無之不行矣却不知宏肆張大其意自微便不忠信篤

敬故子因其病而藥之

言忠信節　夫堂堂乎張也病在張大才有張大之意便自浮而非忠誕而非信猥濫而非篤恣肆而非敬矣忠信篤敬者反是總從沉寂中來　曰蠻貊曰州里見行全在忠信篤敬能言誠則天下去得不誠則寸步難行也

立則節　此節從上節看出上節言行全在忠信篤敬此節言行既全在忠信篤敬必須將此忠信篤敬在在如見須臾不離夫然後無之不可行耳何也以行全在忠信篤敬也若行之理誠外尚有剩餘則如見之功誠內或可肆漸矣　不是忠信篤敬則為一物而又加立則兩句工夫如携小兒常日在之必須立如參而在輿如倚衡纔是真忠信篤

敬可謂明明矣至誠无息　參前倚衡狀其見之真也夫忠信篤敬只
在毋自欺毋自欺只在慎獨天下之見孰有真于獨知者乎且獨知之
地須臾不離何論立與在與哉　立在與字最重狀其常常而見也當
其立也一倚是開耳當其在與也一攬轡開耳其爲時能幾何矣然且
如有所立卓爾倘復有不見之時乎其真常凝而不以二三起見其神
常惺而不以偷惰自逸則神明內照之地常覺有忠信篤敬在矣　假
令立與在與時未有言行如何忠信篤敬目心無妄念便是
子張書紳節　此節重與紳字何不書之別處欲常常而見之也張之
意若曰古者盤有銘几有箴何物不可以自警而不敬如師尚父其有
忘時也乃紳無目不接於目庶無目不警於心乎

直哉史魚章
此章可卷而懷句分明說伯玉勝似史魚而一則曰直哉一則曰君子
哉兩下皆贊美之辭還作兩股爲是若曰史魚時變而不變真直臣也
蘧伯玉時變而能變真君子也蓋邦有道如矢易耳若夫自有道而無
道他人鮮不俯撓而史魚獨不俯撓是爲不二心之臣其高標何如故
日直哉蓋邦有道則仕易耳若夫自有道而無道史魚且不卷懷而伯
玉獨可卷懷是爲無成心之人其行藏何如故曰君子　人臣之義誠
不可謂節失度自順其生乎然人莫我容退藏亦其宜耳如必一意危
言矢死靡他蓋微有凝滯之意焉彼伯玉以蘧遜未能爲心心學精密
而心體完粹無詭隨心併無亢厲心故有道則仕吾見其展而布之矣

以其無道邦可卷而懷之其中無凝滯可想
可與言章
失人失言總是必當亦字一則意主持重其不與言之人恒多必能不
失言矣亦能不失人乎一則意主獎進其與言之人恒多信能不失人
矣亦能不失言乎人言兩兩無失夫固若斯之難哉獨有知者其中空
空洞洞不先挾一持重獎進之成心從虛得明從明得當因物而付其
轉如圜當可而施其發若機既不失言亦不失人一無所倚自然兩無
所累矣
志士仁人章
全重志士仁人四字生死亦大矣而所欲有甚于生者則成仁是已所

惡有甚于死者則害仁是已此豈無得於仁者之所能決哉夫惟剛建
如志士其心必向於仁純粹如仁人其心渾全于仁矣蓋不待較於
此身此仁之間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而慷慨赴之從容就之有不容以
自已者寧有求生害仁而不殺身成仁者乎　仁者生之根生有當藏
之日如草木彫落復歸其根生理固不亾也　此在生與仁不可兼得
之時
子貢問爲仁章
此章人只知重仁賢字却不知話之來頭全重在其大夫其士上蓋其
器之其應其事之其而其大夫其士之其應其器之其則以所事所友
之人雖爲外借而事者友者之我實爲先資如謂爲仁由己而其大夫

其士可以不加之意將謂工之欲善其事者勞在則其目巧其手而不必先利其器耶　節奏在四其字不識便失旨　大凡聰明特達其氣上人不如己則出其下而翫於心矣故說子貢悅不若己也益謂彼皆在外無與於由己之仁耳乃器亦在外而工之欲善事必先之此譬甚喫緊若不先設此譬說破箇先字雖告以親就仁賢或視為第二義矣　仁人心也所事所友皆在外際似無與於吾心然而事果賢友果仁能令人有所嚴憚有所切磋心精脈脈交相灌注真為仁之利器也此而不必先也將不出善事之工下耶

顏淵問為邦章

此章答為邦之問與他章答問政者不同他章只是論箇為政的道理

此章則定正朔制車服考禮律取其敷政者而去之分明與顏子區畫治天下的樣子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萬世作師事業實在此日謂子為素王淵為素臣可也　行夏四句是治法末節是心法乃治法所從出者先言為邦的間架規模如人之體段末節則其就裏收攝精神處

首節　顏淵天德已備王道可行故直以為邦為問蓋欲聞皇王之規模神聖之精神聚而見之行事焉爾問答皆與尋常迥異

行夏四句　但要見前代皆因時立法如此則萬世不可易矣上下於虞夏殷周之間以立一王之法是何等規模　觀帝堯首命羲和敬授人時蓋所以欽天序重民事故論為邦而首及之　寅之首月時正也三陽交泰協風乃至令善也令者天道之流行如政令然　終止於供奉故可約己以節用敦朴以先民即萬世而下有潤色太平之主不得復議增焉則凡為奢之類者可知矣冕係乎郊祀故必大明庭之觀致清廟之美即萬世而下有追復古始之主不得復議損焉則凡為儉之類者可知矣　則字乃轉換之辭言禮固酌三代矣至於樂却本韶舞何也樂者和而已矣堯中天而舜紹之太和之在宇宙於斯為盛焉故其樂鳳且儀獸且舞自后夔不能其揄揚載如地覆如天即季札未窮其美善如異世不相沿樂則各自為舞可也苟欲定萬世之樂舍韶其誰與歸

放鄭聲節　乃將酌古準今以為萬世而不得帝王相傳之心法可乎

末節正是虞夏商周之君臣更相戒飭的意思禮非文物節也樂非聲律和也君心清明發為制作乃能秩秩而節雍雍而和自非然者就令襲虞夏殷周之故事祇粉飾之劑文耳其如亂樂何哉　淫始不待蕩人心志覆人邦之後其禍原自淫其人原自始也尙如腹中有蠱甲之說　兩者如彼之作虎最易中人主之心而成其害者倘何以主持亂變而為邪　三代一世孔子為萬世亦各因其時也

人無遠慮章

章旨在遠近二字慮無遠處却有近即此是夫子語意警策處無遠慮而有遠憂宜也何以必有近憂慮無他研幾審計以為憂計也有慮不遠乃偷安之人幾希旦夕可無幾難而已不知憂之形在他年而釁之

幾在今日。如旦夕而遂發難耶。是立見夫憂之形也。近憂固其有也。卽旦夕而未發難耶。亦日與夫憂之機也。近憂亦其有也。寅寅而火之時。卽其岌岌而殆之日。辟之厝火積薪之下。不則火發與否。寧可一刻安枕。否如此方得必字。

已矣乎章

鄭重令人深思。 有三時。 好德如好色。吾鄉歎其未見矣。然彼一時也。猶謂久當見之耳。由今度之。意者其已乎。如其未已。何自昔徂今竟未見此好德如好色之人也。不惟未見於昔。而且未見於今。將不惟未見於今。而亦未見於後矣。已而已而。吾其柰若人何哉。

臧文仲章

此章夫子口語。似是下句明上句。乃夫子語意。却是上句明下句。蓋當日衆人俱見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而不曉其故。夫子特以竊位二字。發其心事。雖以知字明竊字。實以竊字明知字。若曰非害他人。乃蔽自己。 全重一知字。惠之爲人。豈非至賢。不知而不與立。無惑也。乃文仲之於惠。樂亂則問文告。議祀則責三奕。可謂弗之知哉。而竊據之政。曾不與立。何爲者也。 竊者之心。獨知其物非已有。而惟恐人之共知者也。文仲之賢下惠。若亦獨知其位非已有。而與惠並立。人將共知之矣。是故恐而不與之立也。何異乎竊者之心哉。 立字自上位字來。夫位獨立則不賢者可藏。與立則賢者獨顯。

躬自厚章

此在人已之交。將說厚薄上下相足。非躬厚又薄責也。如君子三自反。躬自厚也。卽此便是不與人計較處。薄責也。此是何等長厚。何等寬容。人孰不親之。感之。怨何從生。昔說既感其德施。又樂其平恕。卽作兩層了。 躬自厚句。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先事後得。語意同。 怨字人昔。求人之意。正恐痛自刻責。深自藻雪中化之。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章

如之何。如之何。六字。乃眼前極淺近的話。夫子却如此鄭重。卽此是聖言之妙。吾末句。言欲替他不得。 只是想他如之何。特以無柰之辭動之。 次句如之何。承上文如之何來。言彼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將必有敗謀。有隱憂。吾誠惻爲憫之。詎不欲代彼如之何哉。第此如之何如

之何者。必須彼之心自已如之何如之何耳。我安能代彼如之何也。嗟乎。彼有心而不用。我欲用而末由。吾其柰若人何哉。

群居終日章

何以群居終日也。居閒無事。故竟日與其儕侶徵逐。若有正事。則工夫各自忙。何暇久於類聚乎。 何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也。群居終日。故也。當此之時。無正經言語堪聽。大家說些淫僻的言語以資談笑。無正經勾當堪做。故大家做些機巧的勾當以討便益。凡人說歪話做機事。只爲心閒。 獨底於不類。猶或自覺其非。茲則朋儕倡和。視爲固然。安有愧悟之時。偶冒乎不韙。猶旋易其轍。茲則朝夕浸漬。久而俱化。安有挽回之漸。 二難矣哉。如何分別。一箇瞀瞀逐逐。心不貞靜。一個昏昏

沉沉心不清爽乃其受病深處全在兩箇終日皆所爲習以爲常者也
如使偶入非僻偶然偷惰亦未必至于此極

君子義以爲質章

此章明箇什麼曰明眞君子也世上邪僻者固落坑塹方正者又負病痛惟方正之人却又以衆善濟之此如其質是玉又無些兒瑕纇纔是眞君子矣　義以爲質要認得親切須就端方正直處發方是若只用心之制事之宜適莫兩忘信果不必等語便欠分曉　質以存心蓋此乃生人之大體段如几以木爲質盃以磁爲質故曰質也質而一涉私曲即百美將安施乎乃君子秉公持正守直履方亭亭矯矯絕無浮沉辟利趨附風流之念斷已如砥如矢爲法爲則自立於端人之地矣其

下三句俱頂義字說去　總是將用其義處行行此義出出此義成成此義蓋義中非無禮孫信而纔任義每每少此三件故也夫義之爲言言乎天理之宜也天理必中正豈其有無禮之義者第義本乎正直則徑率之易而天下無不中正之君子則又品節文章秩秩如也其以禮行此義乎天理必和平豈其有不孫之義者第義主於果斷則亢厲之易而天下無不和平之君子則又雍容退讓謙謙如也其以孫出此義乎天理必眞實豈其有無信之義者第義涉於作用則掩襲之易而天下無不眞實之君子則又敦龐淳固慥慥如也其信以成此義乎　義禮孫信亦只是從旁看來參和不偏衆善悉備如此其在君子只是敬以直內中無一物自然事即爲義義即爲禮孫信合併而出一齊俱有無先後節次亦無附合形迹

君子病無能三章

三章攢簇在一處記者良有深意不欲近名又不欲逃名不欲遺人又不欲徇人此之謂研義之學楊訂是

君子病無章

前篇只據理所當患言之此則君子實以爲已患　病字是活字引以爲已病也即患也　能只能也心之性也無之則心體虧缺性眞耗竭不啻病探在身疾痛害事矣眞吾病也　不病何弄滿無與於已言人之不知祗因已之不能則病痛只在無能矣故君子以爲已病耳此句從上句來

君子疾沒世章

此章沒世字放重却要貴名若起手說名不足貴即敗興矣　夫世有浮名有令名浮名誠不如無而令名亦何可少彼其聲光俱茂休光不朽能與天地長存未有寥寥于沒世終焉無稱者也乃若少壯不力淬厲不繼悠悠歲月弗克樹立無何年與世邁身隨化徂一剎飛忽終歸湮滅嗟乎身亦大矣生亦貴矣宇宙不吝其名榮華不被於世遂與凡流俱盡庶類同獨千秋大事竟歸烏有君子安得不此之疾哉　疾勿說涉近名疾我之虛生也

君子求章

何謂求索之而冀其得也君子有求小人亦有求但君子要得自家性

命性命即已而是故索之已而冀其得小人却要得世上功利功利得
人而遂故索之人而冀其得

君子矜章

世人矜者必爭群者必黨非以矜生爭從群得黨也彼其意本在爭而
借矜以為睚異意本在黨而假群以為媒合君子正氣稜稜覷一已無
可自恕坦懷謙藹視衆人莫非吾徒此之為矜為群又何爭與黨之有
看來爭心黨心都是矜群之病此章乃分剖初心非謂矜又不爭群又
不黨作兩岔也矜群是外面形迹不爭不黨則別自洗醒的心事　矜
者立身有廉隅風稜不肯脂韋詭隨的意思　陳仲子辟兄離母是矜
而爭鄉愿同流合污是群而黨

君子不以章

大凡書之本味只在本文如此章本文人言二字上下互換而人言兩
不拖帶則其本味也　何故以言舉人蓋曰此言出于此人如此嘉言
其人必有足用者何故以人廢言蓋曰此人出乎此言如此匪人其言
必無足采者那不知此言雖偶出于此人而言自是人自非安得以其
言之是而併舉其人此人雖偶出乎此言而人自非言自是亦安得以
其人之非而併廢其言乎

有一言章

一言一箇字也凡五常百行中一言而善者不知凡幾孰非可行者哉
然皆酌時勢相機宜當可一施已弱如欲終身行之如仁過則人玩義
過則人離云云便有不合人心處如何則可只有恕之一言却是以已
度人已所不欲勿施的勾當此雖行之終身都是恰好與人心相合者
何不可之有緣已心與人心脗合無二故也　行我行其道以遊于世
也而何謂可行我行之而世無以不欲施我者則道之可行者也乃恕
之為道則不以已之不欲者施諸人矣夫我不以已之不欲者施諸人
人豈以已之不欲者施諸我乎一時此我心終身亦此我心一時此人
心終身亦此人心即行之終身矣不可焉　其字乎字有審之之意若
曰一言而行之終身言不可若是其幾必也其恕乎　已所句全要發
出終身可以行之意

吾之於人章

夫子本意不在自負益為世之毀譽人者而借已以覺之也若曰我以
斯民之故無毀譽而世人猶自毀譽何哉豈毀譽不向斯民說耶　首
節且空空說我無毀譽次節方明其故毀譽向誰說向斯民說也蓋我
有所私惡而欲令斯民共惡之我有所私好而欲令斯民共好之故特
枉直道而毀譽之也乃斯民所惡所好各自率其真性無少私曲猶然
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其不容偏私又奚以毀譽為哉　有所譽之所
與二誰字相應無毀譽皆絕無也　首節人字乃受毀譽之人次節民
字乃聽毀譽之人　若善行顯著而明譽之非試也此乃善品未成之
先於意向作為間微露可善之端我因諒其終當至此如古人因臨難
不顧而知其必為大器之類　斯字與三代字相應世運雖降人心不

改今猶古耳　今古同直不是如兄弟雙生者相肖緜脈脈直性常留
宇宙之間今日的直道仍是當日的直道三代之民其心至今存也

吾猶及史章

曰吾猶及幸之也須知其事若微所關自大方得夫祿胝而仍其傳改驕而通乎財方之淳龐不過什一之存討其美善不過微細之故耳然而先民傳信傳疑公人公己之意即此可想其芳躅叔世自用自專自私自利之風即此可障其狂瀾緜緜我生之初不猶及見之哉

巧言亂德章

巧言小不忍若非一類夫子何以並舉曰二者皆似之類也皆似故皆能亂也夫言而曰巧非理之正也然當其洋洋纚纚之際却自若道若

義似出于理之不可易者故此言從外而入則內之真德亂矣不忍而曰小非情之正也然其煦煦物物之日却自若仁若勇似通于情之不可已者故此情從中而出則外之大謀亂矣

衆惡之章

人而衆惡衆好似不必察然且察之然且必察之政以其衆也衆之難調所從來矣故惟大不類之人乃可伏衆惡之辜惟甚盛德之人乃可副衆好之實耳茲忽有人焉衆群起而惡之忽有人焉衆群起而好之良有可記異者將謂衆之所惡果為大不類之人與而大不類之人夫豈恒有于天下者安知非寡和之獨行不理於多口又安知非難白之苦心甘冒乎不避也將謂衆之所好真甚盛德之人與而甚盛德之人亦豈恒有于天下者安知非偽媚之大奸術巧於同塵又安知非和謹之曲士情易於諧俗也故其察之也有必然而不可易者

人能弘道章

此章先從人道無兩上說却從能字上分剖而專屬之人方見明白此人非但帝王神聖即匹夫匹婦皆足以能處全在性靈性靈何人不有

盈宇宙間總是太虛而已所謂道也虛者靈靈者通能令斯人雖萬象參三才似乎道能弘人矣然須具有心靈之人致此太虛乃能虛而靈靈而通令此道雖萬象參三才如彼其弘耳夫豈盈宇宙間無非太虛之道自然能令人虛而靈靈而通為雖萬象參三才之人而如彼其弘耶　弘者生機活潑洋溢之象　臣子人也忠孝道也臣子之人能

令忠孝之道為格神明塞天地之道忠孝之道豈能令臣子之人為格神明塞天地之人乎　異端不分好醜不分治亂齊其跡彭殤而一視之便走道弘人之說

過而不改章

當與孟子雖有惡人節參玩非責人乃引人也　倘有差失誤耳若其怙終遂復得莫知改尚可曰誤乎　意若曰過若能改尚可謂之無過自新不患無門也聖人引進人遷善其恕如此

吾嘗終日章

聖人非偽亦非誤如此精思原不可少但求實益必須身習其事耳

此章立言本旨意味深長當熟玩之夫學有口誦其文者如頌詩讀書

之類是有身體其事者如入孝出弟之類是思則極深研幾深維其理而已學之功在外似粗似淺思之功在內似精似深令人相提而論將必謂學不如思者乃夫子特就一箇益字上辨明思不如學其說出人意表而其理則實不可易矣蓋益者實有諸己全是天機用事夫因力求之而彌隱著養之而徐生者也乃思主于探索正是力求的功夫雖有見解而性體自隔未能實有諸己也學主陶鎔即是善養的功夫其功吟之咏之步之趨之真積力久當自得之始能實有諸己矣　日夜無休寢食俱廢一何其思之苦誠以理之機微與妙有人不及覺而已獨覺其難見者耳益者昔未有而今有之是增益之也苦思如此豈其無所解悟然特以心悟之而豈能以心有之乎

君子謀道章

特以食與道對其意云何吾人只因日營生計遂令此道坐廢然則亂謀道之心者無如食矣此謀割之不斷道心終不可得而親也　謀者籌畫而求其得以工夫言憂者患其未得以本心言惟其憂之是以謀之　言人情有憂斯有謀世人惟食是謀以其惟貧是憂故也若君子之所謀而求得者獨有道爾至于食所謀不存焉雖然耕種有餒謀食何必得食學中有祿謀道何必不得食食之得與不得豈盡係於謀與不謀哉乃君子謀道之初心第以道之不得為己憂非以憂貧之故計及學中之祿而謀道以干之也既然憂道不憂貧自然謀道不謀食矣看來此章末句正明首句中間耕學對舉相形只是起箇浪頭振起末句一章所重只在末句　耕學二項有歷世得喪每出意表毋庸深逐之感若曰君不見耕者與學者乎耕豈全富學豈全貧人謀安所用之二也字乃夫子頻寶咨嗟感動人處不可作閑字念過　吾道大矣其中何所不有何所不兼宇宙間沖和休嘉之氣盡在此中不鍾鼎而豐不膏粱而飽已祿而中若固有謂之如在不可本祿而中非本無謂之不在不可不謀而得食耕者或勞若焉道充之當何當如之

知及之章

人心如穀萌而未芽不發即芽而未幹幹而未葉亦不發夫心知為入門仁為實地莊為符驗禮為敷施本原固所當重末節亦未可輕全而體之可也　及及箇什麼照我心體而已守守箇什麼操我心體而已

能以不昧之靈機照我心體而不能以無私之靈機操我心體心體尚少七八分雖得能無失乎若夫莊不以莊特在外面容貌間動不以禮特在外面政教間似與心體無涉然而容貌政教皆從心出故雖知及兼乎仁守猶無以作民之敬知仁合於莊涖猶無以盡己之善心體欠缺究亦雖得必失而已然則內固要緊而外豈可忽乎哉　須思離仁何意　生機中自有靈機知非在仁外也第靈機得生機而生機未全可謂知未可謂仁　仁不能守非謂全不存仁即終食之間違仁亦是仁不能守　仁不能守與必失界限要明仁不能守乃私欲竊發不能操持其知之所及舍也必失者私欲害其生機而知之所及者喪矣舍則亾也　知及乃靈機呈露亦可日得而私欲旋乘其後本心必不能存

矣能保其得者之不失乎 知及二句不平言知及而又仁守也 則民不敬言其不能攝民之心也則我非無妄之衷可知 知及三句亦不三平言不但知及兼乎仁守而又莊以涖之也存主與容止交修可不謂外合於內者哉乃以動視涖更在外矣然而一不中禮猶爲未善 何謂善此心渾是生機絕無妄機也如此則發而皆中其節矣安有動不以禮者乎亦善言以善律之尚有幾微之間纖毫之隔大醇而小疵 涖不以莊動不以禮非必褻慢舛錯如出入起居稍有不欽發號施令稍有不臧便是皆微疵也二者外面做不得亦在念頭上點檢不然則色莊徒法而已 問知及仁守之後猶有涖不以莊動不以禮者何故曰內修之人往往于容止文物之間不甚點檢却不知幾不點檢

便是神有所不攝善有所未盡所謂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是也

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辨君子小人之法也君子之心渾淪其計筭多疎何可以小知之然而計筭多疎者其神力恒完以之肩鉅任重獨恢恢而有餘地小人之心瑣細其神力不完何可以大受之然而神力不完者其計筭峻密以之角技呈能每祭祭而博微名矣辟之牛力堪任載而不可博鼠壺巧工喫喫而不可負山嶽各有極用各有方辨人於可不可之間先辨其小大可也

民之於人章

論甚郝說死上較之何也即此思之豈可悟旨 民以仁生亦以水火生其能生民一也乃民之於仁尤有甚于水火者何也水火雖能生民而蹈之吾見其死倘非一于生民者若夫仁却未見蹈之而死斯爲一於生民者矣夫人之所欲孰甚於生奈之何其不爲仁也 水火只是借取相形不意要明仁之全是生機而令民亟爲之耳 吾見二句夫子自解上文殊妙註中郝先替夫子解之似添足矣 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何也民與水火爲二故也不然水何不能溺水火何不能焚火乎若夫民即是仁仁即是民何從蹈而死也故曰仁者人也信乎民之于仁也甚於水火

當仁不讓章

龍西川云爲守其師說不求自得者發良是若說只是極狀其勇何獨

言不讓師乎 當進而任之也讓退而避之也當自是不讓然别有所當無不讓其師者而獨當仁則不益弟子事師本爲從事此仁如以退避乎師而不進任乎仁尚安以師爲哉

君子貞而章

君子之臨事也其始有主其究有終屹乎其不可奪而確乎其不可拔此人人所共見而第未察其爲何如心也夫子則從旁而爲之辨曰若如君子爲何如心此乃執其理之是而貞初非執其己之意而諒也如其諒則硜硜然小人耳何以爲君子 有得操亦有遠觀

事君敬其事章

須知食從事來事如無工食如工錢相須而有人臣所宜兢兢業業者

求自盡者。只有當爲之職業。若夫以事與食。聽其自至可也。二其字

俱頂上君字。事、君之事。食、君之食。 則食細故耳。何必齒及後食。曰未

易言也。試看人讀書。便想做官。做官便想食祿。故曰三年學不至於穀

不易得也。然則事君而不計食者。幾何人哉。

有教章

未有教先。則良楛通塞。材品萬有不齊。仍皆無類。既有教矣。則如大鈞

播物。同歸太虛。良者楛者。通者塞者。共可以還脩證登昭曠一也。尚安

有類之可論哉。如有教而猶有類。無爲貴立教矣。有無二字相應。

道不同章

夫子立言本意。說者紛然。或曰欲一道術。或曰欲愼所與。或曰欲忠告

責思。謂夫子只是平平說箇常理如此。而一道術以清源。愼所與以慮

敗。忠告責以息爭。皆在其中矣。 凡所稱爲謀者。何也。將必思歎思

猜嫌。周悉籌畫。而必圖其成焉。非同心烏與此乎。天下未有不同道而

同心者。亦未有不同心而同謀者。各是其見。各執其說。彼之不能爲此

謀。此之不能爲彼謀也。此道術之分。相激使然。有足憐焉。

辭達章

吾人以心含理。退藏於密。曾何樂乎有辭。唯是理不容終秘。而意萌焉。

意不能自宣。而辭出焉。辭盡自意如也。故大儒之人之致。騁文士之長。

要俾吾之心。能發於吾之口。入之耳。如聆乎吾之心。如斯而達已。自于

了爲了。無復剩餘。其他華無所用之矣。又安以修辭爲哉。

師冕章

此章最重階席某在數字。共曰道只如是而已。而階席某在字。總因師

字生來。因物付物。非道而何。所以章首出師字。末二節却以道字應之。

師冕之見子也。及階而與之言階。及席而與之言席。皆坐而與之言某

在斯。可謂至瑣細至淺易矣。乃子張以爲與師言之道。而夫子慨然其

爲相師之道者。何。蓋道無他奇。當然而已。彼何人不及階。何人與之言

階。而惟與師言。則當相之以階。何人不及席。何人與之言席。而惟與師

言。則當相之以席。何人不皆坐。何人與之言某在。而惟與師言。則當相

之以某在。稱物用情。雖瑣細莫非至理。因人順應。將淺易允合眞機。故

曰道也。 某在二句。當重斯字。同席某某。冕或知之。而不知某所在。故

一一詔之。使無失。蓋此亦皆坐而言故也。

季氏篇

季氏章

凡看書如做戲文有開場引子有正經關目此章自求無乃至誰之過與且是師弟間一邊攻擊一邊躲避直逼得冉求說出伐顓臾的本謀然後以丘也四節深折伐顓臾之失計此所謂正經關目也宜特重之

不好明斥季氏故始然歸咎二臣其本意無非說伐顓臾之非　當是時四分魯國獨顓臾尚屬公朝季氏又欲伐之是無君也夫子抱宗國之憂所以深責冉有語意註得之

冉有季路節　首句駭辭向猶竊其魁柄今且剪其爲凶矣向猶陰蓄其謀今且顯行其逆矣故季氏之事冉季未或來告而今不敢不告誠

惴之也誠重之也　此句作上文只還他箇有事勿明出侵伐等辭亦勿一語使季氏只爲顓臾二字見事體大不敢不告而不安之意

孔子曰求節　見字指伐顓臾之事而言

夫顓臾節　上節且過冉求此節方正答有事之問言其不宜有事註作三項看恩意且在邦域二句本文作一連說言先王封國本不可伐況在邦域之中即是我魯之臣非他國比伐之於魯何益不伐於魯何損何須伐他夫子全是爲魯而辭氣渾厚正大又若季氏爲魯取顓臾而曉之以不必然至後面冉有明說季氏之意不知有魯矣　季氏此舉無魯且無周所以夫子說先王說邦域說社稷而又辭意渾然不置季氏於門外眞聖人之言也　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顓臾臣屬於魯可知

夫子節　言過之所歸欲之者受之今茲有事顓臾欲之獨在夫子若夫求之不欲亦猶由之不欲非求之過也　欲只是要做此事非謂其患寡貧而欲之

周任二節　特出陳力三字正折上文皆不欲之說也蓋同此上人之覆錯而就列之臣與旁觀之人則不同焉其在旁觀之人身無官守第可以心非之如爾之所謂不欲巳耳若夫就列之臣亦可曰身無官守耶却須匡救其惡陳力以止之寧可一不欲而遂巳者不然而爲瞽之相就相之列雖不欲瞽之危而不陳力以扶其危雖不欲瞽之顛而不陳力以持其顛則將焉用彼相爲哉　意不重當止言就列必須得陳

其力不然惟有止耳危而二句正是不陳力的樣子則將句則明其不當就列也　周任節只要雖還周任之言言外若曰爾身就臣列而不能匡君之力格其欲心要爾做臣何用此處且只說他不合坐視是身過下節又說他不合推諉是身過言又過也此冉有本欲辭過而益增其過所以又加箇且字若曰且爾非直虛就臣列也爾謂二臣不欲爾言抑又過矣夫爾身在臣列匡君之職守攸歸與以柙中虎兕櫝中龜玉付之典守者何異曾不能陳力格其欲心非爾之過而誰乃曰二臣皆不欲也以此辭過爾言不亦過乎此處方完求無乃爾是過之意誰字正與爾是過爾字相應　重於柙於櫝與在擴在外無人經管者不同　季氏犯無將之凶德一虎兕之出也蔑無成之令德一龜玉之毀

也而冉有方在就列之日則出於柙毀於櫝矣　冉有以不欲自解若
曰非求之過也夫子若曰非爾之過而誰之過與誰字雖指典守者其
實闇指冉求
今夫節　上文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至此而本謀自陳其情畢露果
然爾是過矣其視不𠖥力之身過與夫不受過之口過其過不更大哉
看來此章冉求之過凡三　承上言夫子欲之亦自有不得已者　不
固則非勍敵固而不近於費則非近憂不足深慮也　堅城完璧既足
以老我之師形親勢逼又易以乘我之隙　近承上邦域之中來言有
事顓臾正為在邦域之中　今字有意言及今我之兵力方盛彼之逆
節未萌取之易耳有時哉不可失之意　須知自求無乃至誰之過與

許多話說却未明發本意只是辨難攻擊逼得冉求說出箇憂字丘也
以下即接此憂字說去言季孫之憂只在蕭墻不在顓臾而夫子本意
到此方盡情吐露矣
君子疾夫節　求之言曰顓臾固而近於費則顓臾之無他釁端無他
罪狀甚明也世安有人國無他釁端罪狀祇以其固而近我輒可稱兵
伐之者乎蓋季氏本情在顓臾倘自弱聽不奪不饜而無可為名君臣
間討其子孫借為兵端其實非本情也故子曰君子疾夫云云貪猶可
也貪而濟之以詐瘖昧孰甚焉
丘也二節　季氏此舉分明攘奪魯君使無尺地魯君雖弱能不懼而
生心故此下以內憂惕之　伐顓臾多取之外也謂可患在貪寡耳夫

使貧寡可患則當多取於外矣如使不均不安可患則當先輯其內矣
乃丘聞有國家者可患不在貧寡而在不均不安且以均無貧和無寡
安無傾故可患不在貧寡而在不均不安也夫惟可患不在貧寡而在
不均不安有如是者則有國家者先輯其內之不暇而暇多取於外乎
哉是故遠人叛則來來則安絕不可貪他的土地人民謂以有國有家
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此二節言可患既只在內不
均和故不利遠人之有乃自上生下是一套語時說且把上節看做修
了內治遒下云內治既修遠人自服如猶不服又當修文云云將下節
另做一層殊不知上節只是說內治當修何曾是已修且失了夫如是
及故字語脉可謂痴人說夢

丘也節　患從上文憂字來　患是論理言可患也非實去患之也
蓋均三句正是不患寡二句之意　通節言語却從有國有家引起不
可只作引語忽畧讀過其均無貧三句三箇無字正從有國有家者一
箇有字來蓋既以有國有家其財之富可知原自無貧既以有國有家
其民之庶可知原自無寡既以有國有家其富庶之安享可知原自無
傾蓋在由均而和而安其分不相凌奪其情不相乖戾其心不相猜防
內治修明上下得道高坐而享所有之國家即自無貧無寡何傾夫是
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則以其有國有家故也此與石
崇守分就有飯喫閒老安分就有官做一般若不看破此意將謂乞人
窮餓亦不患貧孤子伶仃亦不患寡耶余謂均說無貧也得即說無寡

也得和說無寡也得即說無貧也得安說無傾也得即說無貧寡也得三項當可通用所以本文上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下却說均無貧又變文說安無傾上下互異殊自不妨乃聖筆揮灑活不拘拘處　均非一般之謂上下各得所應得也均則情相洽而和和則上不虞下之陵下不虞上之軋帖然彼此相安矣　凡國家以名分爲坊表以情意爲血脉以心志爲根本　國家之立全在君臣同心如君臣倒置不得其分致令乖異猜防危亾可翹足而待夫惟均而和和而安則君臣一體相維相保豈惟社稷靈長而臣下亦各長守其富貴矣　無貧無寡非加多也人心待足何時足知足則安享其見在者無不足矣上下不相傾擠長守其國家何傾覆之有

夫如是節　上節說國家長利在均和安此節修文德與安之正是要均和安如季氏伐顓臾令魯君爲孤主正是不均不和不安處非謂既修內治又柔遠人判然作兩項也　來字安字與伐字相照言但來之安之不伐之也　不即戎而來以文不啟釁而貽之安亦欲遠人如內之均和安也誠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故也　文德對武功言無所專指只顧時宜何如或勤修政刑如無怠無荒而四夷王是也或禮讓化誨如兩階干羽而苗格是也修意修言修名修刑之類皆是　服了便是來非必入內地也安者使之各有其土各君其民與共遊於均和安之天也

今由二節　言不相夫子修內而謀伐顓臾吾恐憂不在顓臾而在內也　前二節皆前聞故用今字隔之將言由求不似前聞故也　遠人何故不服季氏不自均和本朝而敢行專擅顓臾如何心服　能來修文德也能守修內治也雖有柔遠人輯本朝兩項而文德之修不取遠人正是不擾公室其與修內治總要自家國內均和而安以此爲夫子謀便自無貧無寡無傾何憂之有今由與求二者皆未之能却乃於邦域之中謀動干戈此其干戈之謀動雖在邦域之中而其蘊藏之無遺實在蕭墻之內蕭墻之內豈能甘心蘊藏內變將作憂且蕭墻之內矣豈其在顓臾哉而謀句與不能來不能守界限要明言如許好事不肯商量去做却做拳頭自打眼的何勾當也　今夫顓臾節正是冉有爲季氏謀動干戈邦內即邦域之中自職其地也　憂在蕭墻之內尤近

於顓臾　何以知憂在蕭墻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要知此處正與丘也聞三句相應非創說也

天下有道章

章內言天下有道者三言天下無道者一道字凡四見夫子語意歸着處全在此若曰如欲大權歸一惟在上以道操爲天下倡耳　何謂道天理是也思昔聖明之世天子以道治天下天下無一人不循天理自無一人不奉王法而禮樂征伐于是自天子出矣厥後天子失道致天下無一循天理之人故禮樂征伐或出自諸侯或出自大夫或出自陪臣此失彼收各隨世數而互執之是何滿天下無一奉王法之人哉則惟天下無道無一循天理之人故也當其時庶邦大夫操持政柄下至

草野庶人自不以其身執國命亦能以其口議朝常紛紛藉藉論諸訛
詆四分五裂無復人理若天下有道時禮樂征伐惟有出自天子並令
決裂至此極乎看來天下大衆非大權不能取天下大權非大道不能
收拾今而欲復見聖明一統之世其惟上有道撥哉　通章皆往事前
首必以昔者字貫之方見明白　自諸侯以下血脉俱從無道來須知
道字要緊

天下有道節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却須天下有道乍看似泛無着落
須想到實際處方得夫天下有道非自能有道也乃天子在上上有道
撥日以其道治天下而一德同風化行俗美普天之下無一非天理人
心中人也當是時四海之廣會極歸極誰不翼戴乎綱常兆民之衆遵

道遵路誰不率循乎名分世安有異議綱常率循名分之人而不定一
尊大一統竊天子之威靈移天子之操柄者即有一二雄行干紀之人
或欲僭禮樂專征伐其誰與我蓋不必意喻色授威脅力劫而起覦五
禮六樂七征八伐無一不自天子出矣何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眞能
御大物攬大權故也　天下無道四字管至篇末自諸侯出以下皆平
王以後實事夫子皆推本於無道耳非泛論其理也十世不下二三百
年五世亦百數十年三世亦數十年說不得失之愈速此只是紀其實
也要以無道爲主　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
成之春秋也自陪臣出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諸侯大夫陪臣皆天下
中人而逝相僭竊以天下無道故也陪臣執國命見至微至賤之臣而
擅作威作福之權顚倒之極尤非人理

末二節　承上言是時大權分裂雜出迭失朝家之政事大夫得而專
之臣下之專擅庶人得而議之無非天下無道之故耳我思天下有道
而大夫有專政者乎又思天下有道而庶人有私議者乎然則體統之
所以正朝廷之所以尊威靈之所以振海內之所以一皆有道之爲也
大哉道乎閱世者能無長太息哉　是時晉有六卿魯有三家齊有陳
氏大抵政在大夫故特云云庶人何以議也天下不可一日無此道今
也自天子而諸侯而大夫陪臣迭操威權在人上者不復知有道矣則
激爲清議以存此道者微庶人其誰屬之如世有道安有此乎　夫子
不是庶人春秋之說太險難從玩本文與政不在大夫平對只是權不

在上之意

祿之去公室章

三矣字節奏相應皆已然事　承上章言從古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者乃今祿去公室已五世政逮大夫已四世則三桓子孫若此之寖微
固其所也蓋五世希不失往往然也此不是幸其微亦不是垂戒若說
不久而失爲垂戒專國五世而後微尚不久耶權奸甘心矣何足垂戒
細玩只是咨嗟感歎大數難逃之意當是五四字重故夫乃見成之難

益者三友章

此章若只說益友當求損友當舍誰不知之比及朋儕相值仍自狀然
莫辨而已所以夫子逐件明指其益其益其損其損令人按名決擇取

此合彼與考察賢否毋相似下三樂章做此看來要緊在兩箇者字上
其下一一細載者字纔得分明矣無忽 益眛逖日隔爾我自不相關
友則耳濡目染而淑儀秕德其觀摩者最切朝夕作合善敗未必遠入
友則月移歲易而借資階厲其浸漬者獨深 朋友之道本以責善與
侃侃無隱之人居其規勸最真其補救獨捷至與科茂之人居我亦堵
其直機且漸濡輔仁更易於獨復之操存矣與該洽之人居己亦登乎
堯路且立談啟心尤倍於窮年之探討矣 便辟習於張大也此等人
取友者或高視之而令人虛憍相尚無復近裏着己工夫爲害最深故
首言之 善柔何以損也曰其人無甚不是隨方就圓和顏悅色最好
相處令人志日驕過日長而不自知世亦以爲好人而親之故次言之

便佞者才智口辨足以動人與若人居令人習口吻學機鋒而真意散
矣 彼其以虛憍爲廣大友之而浮氣盛矣以諂媚爲款洽友之而逸
志滋矣以巧慧爲明悊友之而機心深矣 三損友最難辨非具隻眼
者得毋以便辟爲高人乎以善柔爲善人乎以便佞爲才人乎故夫子
一一指之要人識取

三樂章

重二三字說見上章 若偶與一念豈其遂有損益樂則欣慕之雋嘗
之津津然不能自已者也此而得道安有不日益者此而失道安有不
日損者 前三樂倚於性之中而真趣融液云胡不樂乃吾性且日
進矣益也後三樂倚流於性之外而私意縱恣亦若可樂乃吾性逐
日虧缺矣損也 先王之制禮非強世而作樂非爲惰彼其升降上下
高卑疾徐皆人心生機中自有之節而吾循之使中調之使合因其節
而節之是節禮樂也如此則還而自養其生機益可知矣 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故樂道人之善 要看箇多字賢友
自好然一二寥落未爲滿意惟是濟濟蒸蒸仁賢多有譬之陽和遍地
花萼欣榮其聚不亦樂乎 涵養浹深吾亦因之有節矣欣慕者殷吾
亦與之俱善矣熏陶者衆吾亦與之俱賢矣 驕樂等三項滋味各別
一是夸大無謙抑意一是偷安無勤勵意一是縱欲無節制意 謂人
莫己若傲不足行盛氣矜容儼然矩度之外以爲快愜心滋志肆然意
氣之間以爲適 流連而寄賞心遨遊而恣逸興荒寧懈怠日惟徜徉

逍遙而已 徵逐於酒食之權流連於聲色之美 損之三樂要剖析
分曉驕樂則其心翹然佚遊則其心頹然宴樂則其心蕩然皆厭心病
也病增則心之真體滅矣

三愆章

全重君子二字 有道僻隱達人在望凡言之及與未及色之在與不
在皆當審觀而敬承之 三愆泛講不得俱要切君子說躁者急遽遑
廹若不能須君子之顧問隱者若縮匿端若不令君子之與知瞽者昌
昧恣口若未嘗觀君子之顏色總是不能察言觀色敬而事之之意若
不是侍於君子卽言未及之而言云云未便是躁隱瞽 言未及言及
之二言俱屬君子

三戒章
此章乃神明作主不令血氣用事之法　蕩心莫如色故未定時當戒用壯莫如鬬故方剛時當戒衰而獨戀者莫如得故既衰時當戒　君子只爲認得少壯老分曉曰吾服重積政惟少時克己戰勝政惟壯時體受全歸政惟老時　色鬬得皆慾也君子遏欲何時不防此三者然非各隨易勝之時特嚴力制之功而洸洸從事終爲易勝之欲所勝耳戒如戒酒力制其所易勝也　佳冶當前窈窕入目最能蕩人心精逸人神志惟心志堅定者能忍之而未定之血氣詎能有堅定之心志必且蕩而不自持逸而不自制矣　鬬者何雄心所逞也血氣方剛雄心有所恃而易逞矣　世人湛溺於色雄行於鬬皆乘血氣之盛衰則意

盡而倦自無待於戒矣惟是貪得一念乃畢世之所戀戀血氣盛時其精力足以自充既衰尚復能乎是故遲暮之景迫身家之念重或慮生計之不克終或念後人之罔攸賴蓋有一生砥礪而末路以墨闒者君子之老而戒貪者以此

三畏章
人心即是天命知之者鮮而君子清明在躬獨能知之以故清明之中收攝生焉爲能戒慎恐懼其中凜凜常若上帝之臨汝日鑒之在茲者即知即畏非兩物也乃大人之人人爲天人其人即天命也君子知天命爲不知大人之爲天命乎而何得不畏聖言之言言爲天言其言即天命也君子知天命獨不知聖言之爲天命乎而何得不畏此無他要惟其知天之命故耳彼小人昏昏冥冥滑靈全塞但知人心之爲人心安知人心之爲天命試執小人而詰之曰若之心即天之命必且玩其習見疑其我欺相與狎之侮之尚望其知大人之爲天命聖言之爲天命而不狎且侮耶　第二節本意不在小人特借小人以明君子之所以畏天命畏大人聖人之言總從知天命中來也　君子無不敬畏則有所尊而凜凜嚴事之也　狎習見而玩之也侮者不信并毀而土苴之有戲弄之意

生而知之章
語脉注向斯爲下三字是夫子策勵人處若曰汝即不能爲上何至遽爲人下而遂諉於不學可乎彼其生而知之靈性全瑩誠爲最上之知

然豈生知之外盡皆蠢蠢即爲不移之下愚哉蓋亦有學而知之者靈性之易開可知是生知之次也未爲下也又有困而學之者靈性之未泯可知又生知之次也未爲下也夫惟困而不學乃靈性盡泯之民斯爲下耳世人誠鮮最上之生知安知不可爲次又安知不可爲又次何遽爲民之下而皆以不學自棄哉如此說方見夫子勵人以學　只說知之等有此四者人將謂氣稟所限知不可強典學將焉用之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矣

九思章
此章喫緊在一箇九字蓋思曰睿睿作聖能成變化能通鬼神在視則作哲而明而明能通觀在聽則作謀而聰而聰能兼聽是故在色既爲

溫在貌又爲恭在言既爲忠在事又爲敬在無所難爲問在懲忿爲難在
見利爲義五官賅存之身無之而不必入百物悉備之理無之而不流
肖是何活潑莫可端倪推遏無容執着一至於此也思之時用大矣哉
九思與三省總是慎獨工夫三省言其要九思言其詳　思與學思
之思不同彼探索而求曉解此則有此念頭而已　人只一箇靈心自
其爲視之德曰明自其爲聽之德曰聰但恐有物障之則不明有物壅
之則不聰思明思聰只是要此心與大虛同體毋令有物障之而依然
明毋令有物壅之而依然聰全是要澄其源溫恭忠敬亦然若說要在
在通曉却入馳驟反能害其聰明矣　溫在和平其氣恭在收攝其神
口如是心亦如是是心之真懇處事在是心亦在是是心之主一處

疑而不問者或恥於見短或懈於周爰　壇陽勃發悍不可遏念及
於難則有以柔其剛矣　利不可取自家心上有過不去處義也以此
制其心便是念頭在義非必思如何是義也

見善如不及章

上面連用二矣下面一矣一也正是語意頓挫歸重下面處　自古有
高人有通人乃高人吾猶幸逢而通人吾竟希遘然則通人其天下之
第一流哉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已章旨若曰士生斯世要當通天下
爲一身非可獨潔其身而已　講見善二句若只像如惡惡息如好好
色即非章旨看他把善字當箇淸字不善字當箇濁字如不及如探湯
只狀其好淸惡濁之極其志潔其行芳詐令人世之塵埃幾微加乎其

身者哉隱居二句要從大處說去其在隱居時已以天下爲己任凡世
何如局我何如愿異日道濟之作用皆于尙志中求之一旦行義第取
求志中之道而達之不復別有措置此其度量何如宏遠品地何如廣
大寧獨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歸潔其身而已耶　前一人如吸
露餐風後一人如參天兩地　隱居二句全要與見善二句相形　以
字要明以用也言隱居也却用以求行義之志行義也却用以達隱居
之道一窮達合一合在志道二字志者期待乎他日需行義而出者也
今於隱居時求之道者涵養於平日即隱居而存者也今於行義時達
之

齊景公章

此等書咨嗟悲歌一唱三歎讀之使人塵心自遠作文當以與致勝要
把稱字看得位錢繁華過眼浮雲易散獨聲施所留庶不與人俱朽耳
千駟固是富字而魏魏國君所有唯此長物備劣可知即此是不異
處餓固是不富然天下宗周而獨以諫代餓卓絕何如即此是異處
誠真也祇只也此章要說二字上發出極言意視近代如齊景公無異
伯夷叔齊有異一則極富極無稱一則極貧極有稱甚稱之不以富毫
無可置疑稱之以異更無可分屬也彼雅詩不徒訓不以富而必謂誠
不以富不徒訓以異而必訓亦祇以異者意者即以斯而謂之與　以
斯知丈夫處世自當磊磊落落絕倫離群令千秋之下知有吾儕可耳
安能汨沒波流苟偷夫際之光榮坐使身死名滅甘與草木同腐爲哉

陳亢問於伯魚章

看此章及二南章可見聖人訓子語語要盡實地　夫子平日教人只令循循下學使自得之不見有玄微處亢意得聞玄微處將必尉之子耳乃子所獨聞只是日用說話持身的勾當猶然循循下學事也有何玄微而曰異乎　此章將說詞陳亢始疑聖人於子有心於私之終喜聖人於子有心於遠之始終以私意窺聖人然則喜得三之亢依然疑異聞之亢而已如此作文俗艰多是之者但若如其說則記者專爲陳亢記過有何關係恐意亢以私意窺聖人至詞子有異聞見至陋也及聞夫子過庭之訓却又喜聞詩喜聞禮且喜聞君子之遠其子而自幸其得三矣以此知聖人之言言言有益無問何如之人聞之亦各有得

學之人入寶山未有空手回者

首節　亦字何所承承平日所聞言也言子所雅言子固稔與二三同聞之矣亦曾有不同之聞乎

獨立二節　人都知二獨立重却不知言字立字尤重獨立乃聞可以異言立則其聞在日用間耳大抵伯魚之言從容涵畜　前節重獨字後重又字鯉趨何言惟鯉在也學詩乎學禮乎只是先問無以言無以立纔是聖人正話伯魚所聞在此　未也比不然婉轉言向來尚未曾

言立二字正是無異處言者不學詩即一啓口容辭間且不知所出若不學禮即一動容周旋間且不知所措矣此皆日用間道理何異之有　詩曰風何也即此而思其可以言可知彼其托物起興感事陳情大抵發自性靈故和厚婉曲能動人於言意之外彼不能學者就令曉暢其意辨博其辭詎能如風之善入令人感動而不自知耶　學詩非求言好益不可以言便是心氣失養　動遵矩度心神自然清楚無傾欹頹弛之意

聞斯節　上二節且只述其所聞至聞斯句方見無異聞處　聞斯句不止就詩禮見無異須歸着在詩立二字上方透何謂異聞夫子平日教人不離下學必須別有玄妙微渺之談方可爲異聞乃斯二者或可以言或可以立皆近在言動間然下學之事而諸子所共聞也何異之有　作義要得進述口氣如吾猶憶及襃之聲欬宛其在耳今日之想像依然如初聞語

陳亢退節　問詩可言聞禮可立聞君子處家人父子間凜如門墻授受絕無私溺之意　程子云讀了後有得一兩句喜者陳亢之謂也

邦君之妻章

此章五樣名稱頂針而下須彼此拖扯相形纔見各有攸當與各自另說者不同　邦君之妻稱者非一有君稱之者有自稱之者有邦人稱之者稱諸異邦與異邦人稱之者其在君稱之曰夫人此以敵體之尊昭示乎彼已中外之間矣然而夫人之尊特邦君稱之則然而夫人自稱詎敢以夫人之尊擬諸邦君者第曰小童而已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因邦君之尊而尊之又異乎夫人之自稱矣然而君夫人之稱特邦人稱之則然而稱諸異邦詎可以君夫人之尊加乎異邦第曰寡小

君而已若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因邦人之尊而尊之又異乎邦人之稱謂異邦矣若上若下若中若外若彼若已名如其實稱如其名名者父實[illegible]無可苟一何若斯之重則惟爲邦君之妻故也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八終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九

古郯王國瑚夏器甫著

陽貨篇

陽貨章

此章章末方出一箇仕字乃通章語脉之歸着處則章內俱用仕字作骨自然處處明醒矣陽貨欲見孔子欲孔子仕也孔子不見不欲仕于貨也歸豚仍欲孔子仕也時亡仍不欲仕于貨也次節懷寳失時歲不我與等語總是欲孔子仕之意而孔子曰不可曰不可曰將仕却不顯言其不欲仕貨聖人之妙用也想塗遇孔子時貨即知孔子之時亡不欲仕矣

陽貨節　貨巨奸也知已以陪臣稱亂夫子必不與已而謂已方顓執國命今欲見之彼或不敢不來來而奔走俛伏出我門下亦足以成吾之重而國人無敢異議矣此而見之是使奸謀遂公道滅黨與益成主勢益孤而魯事益不可爲也故不見爲魯非直自重已也　時其亡乘其亡也要乘其亡全在無失其時故時本死字作活字代用之　遇諸塗三字語脉自上文來言陽貨之欲見孔子孔子本不之見及其歸孔子豚而時亡往拜則猶之乎不見耳執意其遇諸塗也

謂孔子節　夫子在當時即庶邦列辟執政名卿無不敬耳禮之貨蓋憤其不見尤憤其時亡故曰來曰爾以挫辱之迷邦蓋謂坐視祿去公室政在大夫不能公正發憤一救其亂也時蓋謂已能囚執渠魁以張

公室東周機會惟此時爲然矣 貨之言俱步步相承旣不忍迷邦是有從事之心矣好從事而機失可乎旣曰知不失時而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其時何可失也 陽貨言語俱不泛說直指上不見言之貨若曰不見必不仕不仕便是懷寶迷邦好事失時而令日月空自逝矣邦與寶相照時與事相照救邦莫與寶作事莫如時 懷寶原不可爲仁則亦應之曰不可而已不辨已之非懷寶也然不辨其非懷寶而其不懷寶自見矣下同 懷作抱負解乎作閉匿解乎觀本文加一其字言懷他那寶也尤其有心於懷之也韞匱而藏也作閉匿解爲得其道能令邦國淸明故曰寶從事做救邦之事也做事則必隨事之後故曰從日居月諸積而成歲日月旣徃便是歲不我與言其舍我而去不我

懸也

性相近章

性本相近而以習之故遂令相近之性變爲相遠之性卽此便是箇移字下章移字正緊頂此意 世謂性稟有生之初習出有生之後天定勝人習安能使性移者非也夫有生之初共稟太虛中靈機卽氣所值不無通塞而要無大不善者蓋相近也迨有生以後如風俗之所漸摩術業之所專攻久爲其事而習成焉於時習善者善習惡者惡或愚而智或智而愚或智益智或愚益愚善惡懸殊本性不能自主昔也相近今也相遠矣蓋習之能移性如此習其不愼乎哉 移移性也不止善惡不同

惟上知章

上章說性本相近而習乃相遠是性無有不可爲習移者乃人亦有生而不可移亦將曰非性乎哉蓋人之性未有不可以習移者也其中獨有上知之性與下愚之性兩者本性原不相近就令日與善惡相習而淸明之極漸染不能使之塞昏濁之極薰陶不能使之澄知之不移爲愚猶愚之不移爲知耳要於世非數數然也其餘則皆性相近習相遠矣詎可困此兩人遂謂性不受習之移哉 上章有相字此章有與字善惡知愚俱分股不得

子之武城章

此章要於言外想見夫子心懷蓋愁中忽逢一喜與少更思與衆大道

天下爲公可爲殷殷無已情見乎辭者矣看二三子節仍是莞爾中情思 通以道字爲主武城絃歌道行之徵也乃夫子莞爾一笑而曰割雞焉用牛刀似謂武城之地無用行此道矣及子游篤於信道而子曰偃之言云夫偃之信道者是則其行道者亦是然後知莞爾之笑正喜其道之行也豈眞謂小邑無用行此道哉看來此章全重偃之言是一句正是說明莞爾本意 絃歌聲聞于游之能用大道可知夫子莞爾以下則見道之可用如此說方與割雞句有情用字勿忽 絃歌治世之音也家絃戶誦蓋惟先王以道治天下有之世衰而道微俗吏祇勤簿書高者能安集其民止耳此聲則絕響久矣夫子所謂憮然不豫者也何意子之武城而忽得聞其聲哉 莞爾小笑也蓋亦稍開顏也蓋

因是寡和之雅調僅存之希聲哉雖未宪厥施亦一快也 惜其小用而亦喜其能用喜其能用而頓謂焉用蓋聊以觀試偃云耳自非知道之明信道之篤鮮有不眩於兩端者矣 一君子學道二句若要認得親切只把絃歌之聲想到透處便了蓋人性渾是生機生機渾是和氣而和氣融融洩洩原有若歌若咏若舞若蹈之意先王作樂因而被之聲歌聞正所謂率性之道也人而學此則以和召和其心亦渾是和氣矣又安有慘刻獷戾之乖氣乎是故仁人在上其君子莫不愛人良民在下其小人莫不易使是無人而不可學者此道則無地而不可用者亦此道偃特尊昔之所聞耳今乃曰牛刀不用之割雞耶 道教與言教不同言教開發而已道教主于涵養性情令人欲心以化躁心以平

絃歌之節奏皆從性出故于游直謂之道天下無不慈祥之性無不和順之性 莞爾割雞之意到末節方明只是一意不可說上因其行道而喜之此因其信道而是之 二言字相應言偃之言白是我前言特戲之耳下句足上句 須知夫子本意要見斯道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在在活潑人人融洩自破焉用二字與二三子大道爲公非第辨其誰是誰非而已

公山弗擾章

此章子路重公山氏夫子重我何知可東周也所用者我故也以公山氏論則不可有往之事以我論則不能無往之心欲者往之心也 弗擾叛臣也寧不知大聖人不與同惡也者而召之彼蓋既叛季氏而恐不能善其後也計以爲吾叛季氏非叛魯歐孔子素心爲魯無吾召而與之謀謀而歸政於魯以身相爲舉費邑之固附於公室奉魯君之命討其强臣則名義正威勢尊季氏莫予毒也已夫魯政久在大夫莫可動搖魯若是彼將委國我將柄魯柄魯而修周公之業周道其復興乎此其時不可失機不可再夫子所欲乘其時投其機往而惟恐後者其後竟不果往則知其人之必不可共事故耳聖人有有其心不必有其事者此類是也或曰既無其事則當以子路之言爲是矣曰事不必有心不可無苟無其心何以爲聖人聖人仁之至也

首節 晉意正在畔字夫子縣不停席不煖所往多矣乃至陪臣稱亂身爲戎首召而亦欲往之

次節 何必句自末之句來方今冡君名卿所之不知凡幾而落落無一能用末一可之者矣獨餘一作亂陪臣如公山氏者豈遂能用而可之耶豈惟不可之抑亦不必之矣 曰公山氏者薄其人也言併此人亦往耶何必至此

夫召節 全重一我字正與欲字相應不召他人而召我將用我也我而見用豈比他人行將以政還魯以魯輔周如周公輔西周故事吾其爲東周乎是不惟魯爲一變至道之魯而且周爲一旦中興之周皆召我之爲耳如之何其不欲往 君子將效用於天下必先自度其我周之東久矣此言東周言赫然中興與亓與西周比隆也

子張問仁章

此章全重行於天下字而分明爲仁字寫真不可作閑話說過。行字要認得真不可作身體解乃已心與人心相流通處與子張問行之行一般其下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已心與人心豈不相流通耶此則元氣周流性靈透遂精神命脈流通四關絶無痿痺結轄之意其可以爲仁可知看來恭則五句正是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可以爲仁處若說又言其效如此却是稍帶話了蓋子張問行達意在利有攸往故夫子利而導之如此舊說以能行五者爲全體於天下爲不息覺板實少趣。大意云仁非一膜中物也蓋必吾心流行於天下而無少凝滯焉乃吾心之流行天下而無少凝滯處其德有五果能令五者流行於天下而無少凝滯卽是仁矣而五者何也其恭乎其寛乎其信敏惠

乎恭則不侮云云觸處流行何所凝滯眞可謂能行五者於天下矣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恭寛五字只是數其條件不侮五句正明五者之可行於天下處見其可以爲仁也若恭寛等不可行之天下何以遠天下之侮得天下之衆致天下之任成天下之功使天下之人乎。恭寛等五字若只講何如恭何如寛有何意味須就可行於天下發之但可說我與天下通未可說天下與我通恐涉下不侮等。我心恭便可以悚攝天下我心寛便可以涵育天下我心信便可以孚契天下我心敏便可以振飾天下我心惠便可以沾濡天下能令天下與我周流融貫無少隔閡眞能行於天下者也其不能行者必其褻耳隘耳僞耳懈耳刻耳。我與天下共一心神而喘凝譴恪是我之心神攝也卽天下之心神攝矣誰或侮予。得衆當重衆字自寛而來也宏度江洋何人不在其覆露何物不入其帡幪彼並生並育之衆誰不熙熙於天高地下之間者而所得豈其寡哉此句不可就感恩講恐侵惠則句、賭表而信其裏不復猜其懷欺見端而信其委不復虞其中變。功有決機於俄頃而一去不再者惟敏爲能赴其會功有底績於遲久而末路難持者惟敏爲能要其成。湛恩闓澤從慈愛中流出則人戴其德施而樂於效力無德不酬理同然也以之使人豈不取足於惠而無所虧欠哉。

佛肸章

此章當以夫子心體爲主心體一物不容與目相似日中固着不得塵

沙卽金銀屑亦着不得。不善入之能浼故夫子有不入之心而眞善入亦不浼故夫子無必於不入之心子路執前言以律今日是欲其有必於不入之心矣不知不入之事可有而必不入之心不可有須知此章論心不論事。佛肸與弗擾是一樣召而子欲往皆與前同意但因子路之問不同故答之亦異。

子路節　親字重看畔爲惡逆乃亂首罪魁不比脅從附和之人。弗擾章子路本意爲弗擾不善而意夫子急於用行故曰末之也已因夫子有東周之說故直以夫子之言律之若曰此夫子所自言亦不之然耶。

子曰然節一不善不入豈其磷且淄也吾誠有是言也吾獨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耶吾獨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耶是不可入者吾言之所存而未必不可入者亦吾言之所有也言亦何常之有　人心出自太虛原自堅貞純白而不善或能浼之必其柔情不斷塵心猶存未能心同太虛自失其堅白之初故耳果能心同太虛堅白如初即日與不善人居安能浼巳磨亦不磷涅亦不緇矣　天全不受人損眞金不怕火　若匏瓜節　靈通的却要他凝滯是欲水如山之止也其將能乎　孰一說此與匏瓜之繫而不食者何異夫係而不食在匏瓜自其宜然吾則人也自是靈通變化無可無不可的物事毋乃是匏瓜也哉而令其拘滯不變與繫而不食者等弗能之矣究竟只爲聖人心同太虛無可染污亦無或凝滯一也　吾豈二句界限要明聖人靈明是吾豈匏

瓜由是不必與入亦不必於不入圓神通變自不能株守一端是爲能繫而不食　時說謂不善不入專爲堅白未至者言之非也如必因其堅白之未至而後不入俟其堅白之已至而遂入之是又有必于入之心其與匏瓜之繫奚擇焉

女聞六言章

問此章重言乎重不好學乎曰言者德之名學者因德之名察德之眞不學則爲言所障蔽認其近似者爲眞如仁入如愚知入於蕩之類德機便爲妄機然則當重不好學矣以子路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見故也　何不曰六德而曰六言德性杳妙則中物奚而有蔽蔽者落名言而生者也學其由言以見性者乎好仁不好學則但見仁之言不見仁之性安得不蔽於愚也下倣此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也不亦深乎

六言節　人但知德幾爲能合性而不知理境亦自迷人六言而有六蔽所謂因眞起妄也未可謂一屬德美即爲六通四闢之塗矣

居吾語節　緣六言六蔽名目頗煩議論頗多非可片言而畢立談而盡故曰女其居哉吾得爲女一一悉數庶不至因眞起妄逐流忘源女其諦聽焉乃欲從容論辨之意

好仁節　何以好仁好知云云性有所近因而慕其名之美也何以不好學謂天質自美安所事學即子路南山之說　六其字即指仁知等

言爲仁知等言所蔽而成愚蕩等也　學之奈何獨覺之地默認性體率而行之還於太虛氣質不狃意見不膚此中如明珠全體瑩徹八面洞照蔽安從生哉　好仁只是聞仁之言而心慕之學則求眞見其仁也不好學則我未眞見其仁而弟爲仁之言所障蔽將不誤認從井救人爲仁而入於愚耶其下則誤認蕩賊絞等爲知信直等似故也　愚蕩等字要往甚不善處說夫頑冥不靈洸洋不經偏拘有立致之禍急無可容之人爲叛爲逆冒不道之大僇爲肆爲蕩懷不逞之凶性則不善莫大乎是乃厥初且自謂好是懿德也道心惟微辨之可不蚤哉是故君子好學之爲貴　可陷可罔無窮無極　有必信之心者執拘不可復回尾生以此滅身尖石以此禍宋則執拘之爲禍烈也　但知

人之生也直而徑情自遂必且褊急迫切殊無寬裕含容之意不思率性爲直如證父攘羊言人之不善者信耶非其質矣　勇剛皆陽德也豈其不可好者第好之而不好學則所好特勇與剛之言耳非德性中之眞勇眞剛也以故爲勇剛之言蔽其德性之明發爲悖逆存爲躁率强陽横逞適足爲陽德之累矣　勇者奮迅於事亂亦以事之悖逆言剛者强勁於心狂亦以心之躁率言各從其類也　子路不忍孔悝之難且執食其食不避難之節以致不得其死不亦仁而愚信而賊乎强不知以爲知其智馳矣不亦知而蕩乎弗擾諸章動輒面誚夫子不亦直而絞乎看來子路六蔽俱有不止剛勇

小子何莫章

古人讀書非如今日有四書自幼便是學詩然學無實益與不學何異故夫子與其門人言若素未學詩者而曰小子云云若曰小子須潛思深味實得其益能興能觀云云乃可謂之學耳不然未也　可以四句是切要處邇之二句是重大處多識句是細微處詩殆無乎不備者耶如之何莫學夫詩也　可以四句乃淑身心調性情事如風故興如鑑故觀七情何所不有而群易失守怨易傷厚故特言之　興觀只要說到自家身上言自家志意以此感發自家得失以此考見豈直前人得失之林風人美刺之什已耶　興與淬厲爲善者不同乃生機之油然自動處有此如火燃泉達意莫眞焉而詩之辭意婉轉最善感動益人此爲第一義矣　人若不自知即人言或弗入也而披吟風雅觀覽嗜昔能令憬然自悟爽然自失益意念内迷古人能曲中其隱行事外眩往跡或明徵其裏即以詩爲鑑可矣　群怨最難人情不群則已既已群矣由由而與之偕矣將有波靡不能自主者而詩所稱貞夫亮士處綢繆同行之際則有跡寄從康而純白不垢於物情投符契而善道不斁於規者更何妨於類聚乎人情不怨則已既已怨矣悒悒而弗之平矣將有憤激不能自抑者而詩所稱怨女勞人處悽苦悲慨之交則有引咎無艮而時事諱於指斥自分溥祜而感動寄於微詞者更何嫌於發憤乎　邇之二句重君父字如關雎之夫婦棠棣之昆弟伐木之朋友何所不備然猶稍輕至如父子之恩無所解於人心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尤爲人道之綱紀民彝之統宗而能動其承事之眞情者詩

具之矣今誦一蓼莪令人悽然有罔極之感誦一皇華令人悚然有靡盬之思其他可知　邇之三句不復用可以字省文耳

多識節　掉尾淺着一句言不特身心性情綱常倫理實攸賴之即動植名目如關雎葛覃而下亦可記許多詩殆無乎不有者耶　詩人大抵是托物寄興比類屬詞故種種色色爲博雅資自稗官不及該載宿儒不能賭記焉

子謂伯魚章

易家人利女貞以家之難化莫如女人也文王蓋情無邪僻仁無淺薄防範必嚴化導則漸禮義仁讓眞意薰蒸用能感動宮中自后妃而下盡成貞淑之行其後西土傾化南國向風最有治國平天下之漸焉

為之者必須潛思深玩真有所得取以尊修其身而家亦化焉如誦習二南而面墻自若吾不謂之為矣不然古人自十三即誦詩豈以聖人之子尚未窺首簡耶

禮云禮云章

此章若說夫子胸中先有敬和二字而故作忖度之辭令人如猜謎然意味便覺淺了蓋禮樂在宇宙間其道原自甚大遡其淵源何處是其從來要其歸宿何處是其底止至玄至遠至深至微昔人謂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真有難乎其言之者所以夫子不說却說說却不說令人動深長之思如此　看數云字二乎哉乃沉吟咨嗟令人自尋真源一露敬和字即索然無味矣到底不說破為是　借令玉帛

即可云禮何理璧珇橫玄黃在笥第見其為玉為帛已耳而一行乎獻酬交錯之會能令人凜凜肅肅若增玉帛之隆重者此何以也借令鐘鼓即可云樂何鏗訇在懸賁鼓未搹第見其為鐘為鼓已爾而一奏於登歌咏閒之日能令人融融洩洩若暢鐘鼓之闓澤者此何以也

色厲章

本旨在發色莊者之隱情與臧文仲竊位同意　此等人其位則巍巍一大人其貌則稜稜似正人却不知他就中心事在小人中猶為盜品如或不察而高視之不幾令穿窬而豪傑哉　荏中而厲其外何也蓋惟恐人之知其荏而故以厲掀之也此其矜嚴作威之際盡是掩護畏恐之時惴惴一念直是有感而即動無觸而亦存食息寤寐不能自寧就小人中譬之與穿窬何異帶言思之宜何如惶愧矣其色似不畏人其心却最畏人特出小人字其警有位者可知言如此之人不當於冠裳貴介中求之矣　穿窬之心在色厲前一步不然作色何為

鄉原章

非警鄉原恐人誤認鄉原為德也所以別莠於苗　德德性也真有德者率性而動已發仍於未發以故渾渾融融絕無嘐嘐出世的意氣蹈道世的圭角乃鄉原闇然媚世亦無意氣圭角而模模稜稜酷似渾渾融融令人認為真德喪其所守是為賊　似則能亂亂乃為賊賊還作賊人之意

道聽章

章旨何在要令聞善之人以沉心取實益故戒其尚口也　道聽塗說猶言屋裏拾得房中拋却似謔語　善言入耳出口與饑者食硝黃相似不惟外者不能補益入來亦且內者被他勾引出去真精渫越神守飛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不止不為已有大凡真心修己之人深根寧極退藏於密聞善必不輕口出塗說病根在前一步

鄙夫可與章

鄙夫何須數說他許多即此可悟書旨　此章為與鄙夫者發也夫鄙夫而與之事君何也天下有詐偽難識之小人亦有庸劣共見之小人詐偽難識者奸人也庸劣共見者鄙夫也奸人中情叵測人或畏而不與至鄙夫容有謂其心無機械與之似無大妨者故夫子特為沉吟疑

想之餓而曰。鄙夫果可與事君也與哉。夫鄙夫齷齪凡陋。蝇營狗苟。心下只慕富貴。以故未得患得。既得患失。那有一念在君者。夫至于患失。什麽事他不做出來。盖有奸人或未敢爲。彼諷肆然爲之。而無復不至之所矣。此是何等破敗。而可與之事君哉。鄙夫二字。不可閑閑看過。其未得三節源頭。全從此二字來。凡人臣立朝之心之事。𩔗其人之素何如。當元是蝎。後來必螫。厥初爲狠。無不食牟。謂之鄙夫。其襟情識度。絶無髙明特達意思。本是齷齪凡陋人耳。一日立朝。必然未得患得。既得患失。無窮無通。但知便其身圖。曾無一念及於君者。何者。其人則然也。　患得必患失。患失必無所不至。乃勢所必至。

古者民章

此章好處。全在而已矣三字。總頂蕩忿戾詐三項。言今之號爲狂矜愚者。本意全要恣意逞氣作偽。其中何曾有狂矜愚之疾乎。

古者民有節　闕文借人。是好事。故但曰今亡矣夫。此則疾也。故加一是字。言併此亦亡之矣。偏蔽駁雜之性。且不古若。何况醇懿者哉。雜成症候。故直謂之亡。若氣質又加習染。但可言其疾益深耳。何以曰亡。

古之狂節　蕩忿戾詐。明其非狂矜愚也。故恣無忌。則情致齷齪。安見志願之太高。凌轢先人。則意氣飛揚。安見持守之太嚴。機變百出。則知慧多有。安見神識之太暗。　真狂特少檢束。今所云狂。本等是蕩焉無所忌惮。而故托之乎狂。諺所謂粧風者也。原非狂也。真矜特少渾厚。今所云矜。本等是忿焉。意在陵虐。而故托之乎矜。諺所云挐般者也。原非矜也。真愚特少嬈轉。今所云愚。本等是狡焉。意在欺謾。而故托之乎愚。諺所云徉憨者也。原非愚也。看來今人只借古人之三疾。做行私的窟穴。作奸的皮毛耳。又何狂矜愚之有。　纔一踰閑。即謂之肆蕩。則恣意遠去。無復界限矣。　忿戾有憤世疾俗之意。若謂天下皆汚。我獨潔。天下皆靡。我獨貞。　正理中自有合委曲婉轉處。如君子平月不徑不竇。至避難之際。徑竇亦可。高柴仍不肯徑竇。此乃任性徑行。不知委曲婉轉。直矣。柴也愚故也。　愚者少算。世人多不猜防。今人要討此便益。而陽爲昏愚之狀。全是一腔詐偽。豈任意徑行者哉。此乃厚貌深情。借其愚以愚人。夫愚而借以愚人。則此愚全是詐耳。那有些兒愚處。　中行有假的。鄉原是也。乃今併狂狷愚亦有假的矣。此與今人習茆法者不

假做十成。故假做八九成者相似。

惡紫章

此章見人主當亟遠利口。　意在末句。以三者皆容易動人。故並舉之。艶麗之色。能移人目。靡曼之聲。能移人耳。辨給之言。能移人主之心志。其易中一也。夫人主心志。乃國祚之根本。而爲其所移。顛倒錯亂。可勝道哉。安有不覆其邦家者。　朱之正不能敵紫之妖艷。雅之淡不能敵鄭之淫泆。試令朱紫並陳。雅鄭並奏。心邪之人。偏喜紫與鄭矣。　孟子論亂德。宜重真似。此論覆邦家。自當重動人之易。

予欲無言章

此章要想程註至明白三字。求述於言。求明白也。原自明白之至。又何

待於言哉 予欲無言與莫我知也夫同知子貢朋衆有予如不言二句也而子貢果說云云 問意道顯於言方可得述不言則不顯矣何述之有答意天雖不言而顯之四時顯之百物未嘗不可述安見不言之何述哉故曰欲無言其實四時行百物生正從不言來一無所有無所不有天下之妙理也 子貢說不言了着述甚麽夫子說不言子何嘗無可述 子之有言何也天地之間若寒燠溫凉若飛潛動植若貌言視聽思親義序別信之類總是太虛中生理道真真焉夫子欲挈以與二三子不得已而托之乎言如畵山水如畵面目令人想見真山水真面目耳如必述子之言而以爲道是以畵山水爲真山水畵面目爲真面目如前章六蔽生自六言有言不如無言矣故曰予欲無言非真不

復言也欲其默而識之神而明之領取平日所言之爲何物也子貢之問性與天道或自此始

予欲無節 在多言固屬數窮即片言已覺枝岐將盡捐贅麗而返之乎淵默一屏支離而休之乎玄冥無復以言爲矣

天乎言哉節 二何言不與首節無言相同正與夫何爲哉夫何言哉語意相同言無待於言也猶云沒說的若曰予何以言爲哉玄玄默默其妙無窮凡若四端五常百行萬善若汝所爲待言而述者盡在不言之中矣予何以言爲哉四時有言將恐歇百物有言將恐滅有形有聲正爲無聲無臭 看來予欲無言一語便是予之所以傳述萬世處而子貢猶曰小子何述其與親見夫子而問子見夫子乎者何異真可謂親面而相失矣 時曰四物曰百後言之也見天雖何言而大可述者白在正解何述之疑也 聖人之于天道一也天道之可述處便是聖人之可述處所以此節夫子只說天更不說予何等渾涵潔淨令人却在言外另補無行不與以見聖人亦自可述者似贅勿可用也

孺悲章

此章如掩人之耳却揚己之聲聖教之所以爲妙 孺悲二句是過客話說意注向將命以下而將命句尤喫緊惟恐其不及聞也方以疾辭欲見者亟以非疾示欲見者寓警省於拒絕藏成全於峻厲何愛人之無已也即此是仁之至處 教亦多術矣非必耳提之面命之也苟有以悚攝其心神激發其愧悔則雖峻絕嚴拒而所以扶持成就之者意

更切益更大矣不然彼抱罪而來我茹柔而授則道褻而不尊彼將藐藐已耳機隱而不露彼終昏昏已耳即終日見之亦弗克由聖也曷若不見之爲愈哉 將命者方出戶早已取瑟而歌者其時孺悲正在門墻間也辭疾之命與絃歌之聲同時而入耳宜何如其彷徨怨艾者矣

問取瑟而歌使知罪也顯而斥之其知不更速乎何必托疾爲也曰忿疾於頑或益生其不肖之心婉轉於機將徐收其補過之益教有異而入之更愈於鳴鼓之攻者此類是

宰我章

通章歸着在末句上乃以父母至愛動其仁心以前說不安處其故在此宜重講

宰我問節　三年句且舉見今禮制期已久矣方山已意評之見其不必三年也君子二節總明期已久矣一句要知病痛全在宰我心裏方合章旨　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久而不習則度數音節將必缺有間矣何以陶淑身心三年之不可行如此況期年之內時物皆變人子之哀獨不與之俱變乎期亦可以已矣　崩壞猶言廢墜只是度數音節久而忘之不能行不能奏便是

食夫稻節　此下三節全是打動宰我的仁心非以禮制強繑其非安字與下節二為字俱指食稻衣錦言食稻衣錦於期年之外便是短喪

此問如人在睡中喚之使醒曰安喚之不醒矣下節如以大杖擊之此等處聖人亦没奈何　女字對上禮樂時物言　女所論禮樂時物皆外際耳非女也第就女覩女果能自安乎哉　食夫稻二句要摹寫彼時情景終天之哀痛歲序儻見其周生平之服食享用頓復其舊與殺場中唱戲相似

今女安節　女安句本是深絕而口氣却要涵蓄　短喪何事豈可為者而再言女安則為之所以深動之也不甘不樂不安總是不安故不為亦不為食稻衣錦之類　着他為比止他不為尤峻厲數倍若曰女自無人心者請任女矣食甘十二字俱在心裏非口已食耳已聞身已居而心不甘不樂不安

宰我出節　曰出見無感動意殊不似叟子憮然蓋猶然以為安也故又以通喪的源頭動之予之不仁的之字指前曰安言也言短親喪而

自以為安此天性之真愛已薄乃予之不仁處也　子生以下與禮樂二節相照彼處境此實情　父母之劬勞昊天罔極即没齒莫報之德而三年始免於懷則其尤重焉者以故三年之喪通之天下誠以三年之愛人人有之於父母故也不知予也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人人有此愛而予獨無之不應有此事人人有此喪而予獨短之不應有此情奈之何自以為安也末句予疋與天下字相應　若得打動宰我的仁心則禮樂源頭藹然自在而時物變換益重悽愴之感矣故禮樂兩節說話都置之不便

飽食章

人皆好閒却不知閒最害事動則入於非僻邪若章是靜則入於頹廢

此章是故曰路莫仁於牟腸莫不仁於康莊　飽食終日狀其久於暇也何以飽食終日也此乃責任不關其躬幾務不嘗其慮以故閒閒於頤養衎衎於屬厭食而飽飽而終日也　此人似無大惡而昏昏沉沉虛度一生其中性真漸滅心體頹廢害心之禍大矣所以夫子難之至與群居習非之人等他日數說晝寢至以糞土朽木相比蓋與大學明明之旨合情乎此人昏冥太甚或者終不加察耳　吾為若人爵之彼既無用心之所不有博奕亦可為之所乎夫博奕小數誠君子之所深鄙然却是要精專的勾當寄心於此尚足攝而使之惺庶不盡失其所以為人視此已而不用之人猶為賢之夫人而至於博奕者之不若則信乎其難也已　博奕應上所字如必也射乎之例　上只說難矣哉

未見所以難處不有博弈二句要人即此想見無所用心之難也非說博弈好也　爲者爲博弈也已者不爲博弈也

君子尚勇章

此章子路病痛全在一箇尚字蓋勇達德也乃人心中生機之充盛處豈可少於天下第一有尚之之心將必至於無義而爲亂爲盜無所不至矣凡看書要于言外得意如此章義以爲上是出箇義字替了勇字本意則曰君子不以勇爲尚也　義以爲上與義以爲質不同彼有禮孫信在下故專主端方正直一邊此則言其率性循理客氣銷鎔以無尚勇之心者爲義矣所以其下遂言有勇無義爲亂爲盜正是尚勇的病痛則尚義與尚勇相反可知此意細玩乃見　勇不顧義何所不至

得志則恣睢無制或攘臂而發大難不得志則憤懣無聊或瞋目而身戎首叛逆劫奪所從來矣曾是爲亂爲盜而猶可爲君子乎亂盜正與君子尚勇之君子相照

君子亦有惡章

首節惡的是惡人次節惡的是險人而惡人險人總是兇人兇人害人惟日不足其可惡爲何如者看來子貢之惡與君子之惡意思一般

君子亦有節　子貢蓋有下節之惡而心疑君子之未必有惡曰亦者君子以仁存心視天下皆所愛之人也亦有所惡之人乎其下君子所惡正自愛人之心而生而子貢之惡亦以君子之心爲心者　稱者彰其惡而揚於衆也稱惡者傷厚訕上者蔑尊乃今世自號正人者或類此兩人嗚呼安有君子而不忠厚者乎　單言勇則果敢在其中今既分言須剖別之勇者其氣奮無退縮也果者其志決無猶豫也敢者其膽壯無畏怯也勇者主進却怕進之太過故所貴在禮果敢者肯行却怕不識路頭故所病在窒各有攸當須思辨　夫人而無禮雖溢於節哉然無禮而出之以優柔害猶淺耳惟勇而無禮則所以逞其悖逆爭鬭之行者必此勇矣人而中窒雖則闇於禮哉然中窒而出之以巽愞禍猶輕耳惟果敢而窒則所以成其顛倒錯亂之爲者必此果敢矣

賜也亦有惡節　要緊在子貢之惡與夫子之惡同意　不重惡似是害德此三人意在求人之隱出人之上揚人之惡而托之德以行其私殊無忠厚愷悌與斯人爲徒之意尤深於忮害者故惡之　三爲字與

亡而爲有之爲同皆矯飾之意意在成己之名而害中於物故可惡我欲博知名而以窺鬭之機心行之只要我見人不要人見我與鬼蜮何殊猾賊無甚於此矣我欲博勇名而以豪橫之雄心行之既以逞兇性還要做正人與虎狼何異剛險無甚於此矣我欲博直名而以摘發之刻心行之要成自己名那管別人死與戈矛何異奸深無甚於此矣

徼知訐直欲逞稱惡訕上之心者也不孫爲勇欲逞無禮之勇不通之衆者也其心一也

唯女子章

此章口語只是說近之既不可遠之又不可左右不是是以難也其意則謂養此輩者不宜在此輩身上算計也夫其近之也謂此輩急須不

可遠耶其遠之也謂此章易玩不可近耶此章窺主意旨捷於影響安得不怨且不孫乎唯夫慈以畜之莊以莅之乃自盡其道而非就此章身上辨者也庶不召侮而取怨哉 言易而難也狎習褻忽之中有捷至之隱憂焉養若人者加謹哉亟圖哉 養養育也意在役使而先養育之也近有親客之意遠有疎間之意 遠近須合說

年四十章

叅豫言以警動之 何以專言四十也作善以志爲主而志之所乘者氣也四十以前氣尚駸駸盛長卽有不善猶可改圖四十則血氣已定不復生復長進如其猶然見惡則自此以後寧復能淬厲作善修其好爵使爾我共縻之哉 終字語脉自四十來言見惡終也晚乎進德叅

亦有之此乃約莫說警少壯者其亦不敢絕望意

微子篇

微子章

此章殷有二字是書法可悟章旨之妙當與舜有五人周有八士之有同 首節二之字及諫字俱指紂言去之去紂也爲之奴爲紂奴也諫而死諫紂而死也 微子商元子也帝乙嘗欲立之是時諫必死如宗祀何則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之貞明不息倘可養晦而圖異日之存乎則箕子不得不奴而覆亡無日寧能立視詎可不致命一感悟之者則比干不得不死矣 按書箕子勸微子行遯比干竟無一言三人之志客定矣 三仁云者語其心之同也殷有云者語其爲殷之心同也同一爲殷之心則同一許國之仁死可奴可去亦可分之各成其仁合之

共成其仁矣何必于道之同哉

柳下惠章

此節勿斷他好歹且平平說他不屑去如此首句重三字甚言其不見容也問答在人己之分若曰以茲直道度天下無復能容者何若吾親所居之土土亦可親由由而偕此邦視異邦不差勝耶雖容處尤在枉道二句殊無自負直道意大抵其詞和緩都無怨尤正所謂遺佚而不怨末句是有情言語 直道枉道非謂有正直之道又有邪枉之道夫道若大路然一而已矣直枉各作活字直道者端方剛正徑直其道必以其道也枉道者卑諂邪媚曲任其道不必以其道也 事人字自三出來惠之黜陟在所事之人故也 天下大矣安知其皆三黜卽皆然

安忍逆計其皆三黜乎即此便有玩世意于不屑去者也如下二章齊不用則去矣魯不用則父母之邦亦去矣此所以為孔子

齊景公章

細玩此章語脉在第二曰字乃文字轉漭歸着處明孔子所以去齊之故也　孔子魯人故以待魯臣之禮擬之　用字自待字來言吾但能待之至于用則不能矣不能用宜回顧季孟句若曰今玆斟酌禮際亦空為其人設耳竟安所裨益吾國而收聖人之用乎　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不能殫其學夫賢君成功各及其身耳安能邑邑俟異世之後乎此惑於晏嬰之言故也　夫人主必竭精傾注銳意登閉乃可冀其大有為耳存一不能用之心就令尊如阿衡禮如尚父將焉飲濟況乎季孟之間也久淹其國何為

齊人歸女樂章

十年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四年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懼將致地黎鉏請先嘗沮之選美女八十人衣文衣舞康樂陳魯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語魯君為周道遊　特出季桓子三字何也此所謂木朽蠹生也當日桓子柄國其令孔子見行可雖其一念之良後來孔子為政漸次強公翦私如十二年癸卯使仲由墮三都收其甲兵桓子必有弗欲者所謂惑志於公伯寮是也齊人以女樂間蓋窺其閒而間之也而桓子果受之以致君臣皆荒於色齊人之計行矣孔子不去則美女破舌禍且不測何道之能行故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此時不去必履危機非但以其棄禮簡賢而已

楚狂章

通章以楚狂為主始終重箇已字首節從德衰說起本意只要挽之使已從政者殆今故也正是再言已而之意次節只是堅執初意以為決當已耳更復何說　能識聖人却不滿而姿拒之識極高而不知所裁也真狂也

楚狂節　曰鳳愛重之也再言鳳兮便是顛脅不滿之意此乃直指孔子宜隱隱彰意發之　看此人咸歎長歌如自家翅翔天表下見聖人猶滯塵寰而欲招之度世者鴻冥而挽鳳翼者也作文須與致飄飄無

一語塵埃方妙何字自鳳字生言凡鳥栖栖依人夫復何異鳳甚盛德何所稱覽輝而下應運而鳴者而出非其時德且下衰何哉吾想昔日所為業已自盛徂衰救正不復及矣乃後日所為迷途未遠尚可挽衰為盛如追亡者猶可及之未至若往之不可諫也第在亟更其轍毋令來又如往可耳再言已而深望其已也歸休乎歸休乎獨不見今之從政者往往履危機尋殲轍或困枳棘或傷矰繳或係樊籠豈其目覩之而躬履之耶　何謂追已往而追之使還也言從令若能高隱尚可追往者而使之還　此歌本意只在已而已而四字始咎其前并末惕以後患無非欲其已也鳳兮二句咎其往之周流然往者二句文勢使注向已而句矣今之句如云可已不已詎非期於從政獨不見今之從政

者茹衰路險動履危機皆是不戒震動更復褰裳而就之耶
孔子下節　趨字與下字相顰應此也就之如恐不及彼也避之如恐
浼巳何夫子之接引者殷而若人之棄遠者果也接與之終於狂以此
　孔子下欲與言其不得巳彼則終以爲可巳也益曰挽其衰則當巳
惟其殆則當巳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人而與天行爲一至矣凡子
所欲與我言者計無加於我與子言者之上矣何以言爲假令得與之
言予將何言乎曰下二章是不得與言唆拒以挽之也仍是上節意
長沮桀溺章
讀此章乃知夫子栖栖只爲丟不下斯人　全重問津中二節是沮溺
不喩問津之意末節夫子自明之也全重箇人字人吾類也何忍盡避

之而不與易　夫沮溺謂滔滔皆是故欲避世夫子謂斯人吾與故欲
救世以故爾拉我我拉你要皆有心人而夫子則仁之至矣
長沮桀溺節　天下大矣非多士同心相與戮力共濟弗克也逐流波
靡之徒既無足與共而一二隱君子又復相率躬耕維寶維好則斯道
益孤而斯世益難與易故使子路問濟渡處宜眞限一水之迷津哉接
引之意深矣
長沮曰節　孔子知世上有沮溺沮溺亦知世上有孔子皆非不知而
問沮二問皆其鄙薄之意曰爲孔丘若曰是素憂天下者曰是也若曰
更誰有憂天下如吾夫子者乎　末句非但譏其數數褰裳不知止也
君曰彼其東西南北數數不憚煩吾方素鄙之今欲我爲其所爲乎蓋

明知問津意在挽巳之趣故拒之如此至溺且欲挽孔氏之徒從巳矣
皆明知其來意而以意拒之兩人沮更亢偶
問於桀溺節　子爲誰對孔丘言也便有株連從坐以孤其黨意言孔
丘數數不憚煩栖栖不知止彼哉彼哉予既巳知之矣子若與味自休
庶可高蹈而遠引倘或儕侶與共未免沉出而沒入而子果爲誰也曰
魯孔丘之徒隱然譏其非所從而從也　滔滔非止狀其無道狀其無
道之往而不返如水之下流必無還理不復可與易也若天下有一二
不滔滔處或有一二可變易處今滔滔者天下皆是爾將變易誰耶避
人者去此適彼將以易天下也避世者韜光歛跡不復易天下矣天下
既一無可易從避人豈若從避世者哉此自滔滔皆是生來一人話說

其實是兩人的意思　上非夫子之遊且而以下又非子路之從夫子
而遊故用且字轉下言彼避人之士思易天下鄙哉硜硜吾無望其有
變計矣且而與其云云溺知子路問津挽巳相從故反引子路從巳
子路行節　子之使問津也蓋將與沮溺且與沮溺與天下其欲同人
之意至殷殷矣茲而不受接引且交口譏誚大拂其問津之初心矣故
憮然憮然者拂其心而心動之貌　此節止是問津本意憮然可見聖
心之仁若曰惜哉兩人猶隔在迷津也桀溺曰天下無一處可易故辟
人不如辟世夫子說吾與惟人世何可辟故天下無道正當易之若有
道又何易焉俱是串落說下不可與同以我是人誰字從人字生來人
不與人將誰與耶問沮溺兩人夫子末節只辨桀溺言語何也曰是知

津句如植其杖句只與不曾答應一般故末節只須桀溺言語辨之

子路從章

此章要緊全在末節破四體三句丈人盎曰道不行矣但當力田高隱皇皇求仕何為不知仕以行君臣之義不但為行道也道雖有不行之日義則何可不行哉

子路從節■首句見聖賢不過于世皇皇求仕徘徊岐路悵望窮途瑣尾流離於行役之際可謂勞矣以杖荷篠與從而後相形此何勞頓彼何優游道之不相謀可知　四體二句不平言惰其四肢不務稼穡并菽麥亦不之辨孰為夫子嗔其問也意自家生理不做而問此栖栖皇皇者何為植其杖各事其事不禮子路之意註所謂接之甚倨是也

若謂丈人視子路為行道之人而不知其奚自安有邂逅相逢而遂以倨辭相誚讓者又安有邂逅相逢而遂以禮義相款洽者想其於眉宇浮動之間意氣發揚之際已默識其為有心援溺皇皇求仕之侶矣如此目力與荷蕢耳力皆非人世所恒有　此節重四體三句丈人是要以農易仕

子路拱節　子路拱立尋常在口頭念過習而不察試思當日情景真可詫異夫以岐路相遭率爾一問而輒痛見詆訶倨示拒絕其于我師弟之生平壹似熟識之而洞悉之者此非遊心物外如洗耳投淵之流何以有此神識有此風致也異哉若人豈一老農者流耶覆吾誅末之真浮海若人亦實獲我心者矣此子路之所以凜然起敬也

止子路宿節　正意在款留致敬涵雞黍為獻父子相樂自是家食風味意　子路拱立而丈人援留款待其子如待父執雖則敬人人敬之恆哉而行道邂逅之遭何由若此其款洽幽人高隱之地何由一逆其棲遲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意氣固有潛孚實鑑固有獨至者矣

明日節　祭其意旨風味豈區區老農盎抱德不偶潛迹丘園者也盎曰彼其人栖栖皇皇其欲接引人至無已也計必令從後者復至矣吾道自是安用數數見之為

子路曰節　桀溺欲辟乎世故言人不忍忘丈人欲隱於農故言義不可廢　丈人責我不農其實欲我不仕耳不仕則無義矣而義果可無乎哉夫君臣之義與長幼之節孰重以彼之見其二子是長幼之節猶

然不可廢也獨柰何而廢君臣之義乎彼特區區欲潔其身而大倫亂焉以其小者亂其大者奚可哉君子所以皇皇求仕正為大倫不可亂而必欲行此義耳若夫道之不行已自知之獨且如此義何哉　首句且只說不仕則無義長幼二句方言義不可無提醒丈人處全在長幼之節與孟子惟恐之同　節與義不可廢但就本心上思之自見夫此拱立而彼見子一何其明於長幼之節哉其本心有不自能廢者在耳況君尊臣卑若天澤然其本心顧自能廢乎其不可一也　如之何蒙上不可字來言其尤不可廢也欲潔句只足如之何句上只說義而此句出大字與潔身相形也言以小亂大也　廢而不行曰廢紊而無別曰亂一也　不往求潔是潛而不入于涅也惟聖人涅而不淄斯江漢

以濯之矣乃眞潔也此節重君子二句言仕之本意在此如作文自有
本等題目行義乃仕之本等題目正與四體三句應上起此下足此
丈人若曰而之皇皇求仕欲行其道耳道之不可行久矣而猶未之知
耶此言道之不行爲皆不知皇皇求仕惟義之故耳

逸民章

此章語脉從前三章來要知夫子與逸民異處便是與楚狂諸人異處
　通章只在箇逸字上打壁營逐勢利之勞不可有憂勤人世之勞不
可無孔子勤憂人世者也　細玩不降三節總明其爲逸民也凡人超
世者逸隨世者勞夷齊超然出世其逸可知惠連之不降不辱雖不夷
齊若哉而中倫中慮則雖未不降不辱豈曰隨世不害其爲逸也仲逸

之中倫中慮雖不惠連若哉而中清中權則雖未中倫中慮亦自超世
正所以曲遂其逸也故均曰逸民此皆以逸爲可以不逸爲不可其要
有逸之心焉夫惟夫子不以塵世爲勞却以道濟爲勞無逸之可亦無
不逸之不可所謂所其無逸者也豈與七子之有心於逸者同乎哉
逸民節　夷齊逸民第一流故開口不覺便言及之虞仲以下只以世
次序之下文獨無朱張其行事不少槩見故也想其人尤韜光匿景僅
可識其姓名而已
不降節　志何以曰降身何以曰辱夫唱婦倚門何降之有乞兒納垢
何辱之有降者志本高尚而迹於卑辱者身本歸潔而迹於污也茲則
其志高尚其迹亦與之爲高尚其身歸潔其迹亦與之爲歸潔表裏[illegible]

然超然勢利之外　伯夷叔齊與言七人中只有此兩人若此　伯夷
叔齊聖之清者也其志其身其高潔自不待言卽以外面形迹論之則
國且可棄微物可知死且可甘外物可知此乃抗志宇宙之外致身塵
壒之表身名並潔心跡皭然北海之濱耿耿乎日月爭光西山之下烈
烈乎百世如生者也寧復降且辱耶
謂柳下惠節　曰降志辱身恰象做不得逸民了其下則明其所以爲
逸民下節亦如此例　惠連之志之身亦自高尚歸潔原與夷齊無異
然而和光同塵迹於卑而降迹於污而辱矣乃言必當乎天理行必合
乎人心迹於降而實不降迹於辱而實不辱其無趨勢顧利之心一也
不爲勢利染亦不爲勢利役彼其旣降且辱而要與夷齊同逸則惟斯

之故哉　言行字面勿作閒語看過就惠連自家身上論也蓋兩人降
辱只是居不擇地與不擇人如不羞不惡與裸裎與偕之類至于自已
發言制行都在天理人心上正所謂必以其道而不爲其所浼與湼而
不淄相似
謂虞仲節　枯槁離群放浪玩世全在準繩律度之外又非中倫中慮
者比似乎一無所中矣然而云云不深藏不潛迹此身何以脫世網遠
塵氛故隱居而身中清際事勢艱難之日此身必不可復用而悠謬洸
洋侈口不經使人不復用我將宜然也隱居者身故曰身中放言所以
自廢故曰廢中
我則節　細玩異字語脉自上三節來上三節言七人不異此節言我

則獨異則如却字。轉語也。　問聖人有心於勞乎曰非也夫我有疾痛
疴癢。我能自安乎天下嗷嗷。聖人憂勞性也。然則聖人無逸耶乎。率性
者自得無逸乃逸。

大師摯章

全以聖化之神爲主。夫伶人賤工。非若賢人君子之儔也。反魯一正。非
有期月三年之久也。乃今一倡群和。心若契符。蹈海踰河。不辭險遠。恥
公庭萬舞之奏。爲八佾雍徹之用。若將與古之逸民。相爲睥睨。聖化之
神至此乎。　書官書名書地。須而不役志盛也。合看。　通章語脉要進
步說去。自緣適齊去父母之邦矣。然猶鄰封耳。陸地耳。非有絕域之陋。
澤國之險也。至亞飯干以下。則去華即夷。不嫌其陋矣。鼓方叔以下。則

踰河蹈海。不憚其險矣。避之惟恐不遠。遠之若恐復及。一何令人之感
動。至若此極哉。凡以存神過化之後。恥爲三桓之用耳。

太師摯節　此節另講。先去爲群工望矣。

亞飯節　楚蔡秦爲一類。河漢海水爲一類。國爲適。水曰入。　楚僭王。
蔡從楚。秦雜戎翟。皆春秋擯爲夷狄。不得與諸夏齒。今乃自華即夷。有
托而逃。始亦居九夷意耶。　篳路藍縷。方城漢水。楚不與會盟。自刪詩
未有與焉。　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有夏音。札聘請觀樂。爲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鼓方叔三節　重河漢海三字。註謂踰河蹈海是也。彼誠不欲逐波流。
甘汩沒。故相與寄迹遐思於中流。付世故於一葉云耳。

總是　愷悌體悉。保全。令人長有寬適。其中絕無那嚴急操切的意。
思以　課功程效。誠不若綜覈之家。然而規摹遠矣。命脉厚矣。此魯之
所以永其祚。亦周之所以過其曆也。　開口以君子冠之。皆見成事也。
勉魯公意在言外。　只挑親字大字。故書一人字上思之。自見書意。親
也而施之。將毋親不與蹊乎。大臣也而不以之。將毋大不如小乎。故舊
也而輕棄之。將毋視故人如新人乎。一人也而求備焉。將毋以衆人責
一人乎。　天性之恩。無所解於人心。若始厚終薄。恩意漸解。如先張之
弧。後說之弧。施也。施篤親之不終也。初心未必不親。睦日久則殺薄矣。
近親。未必不鍾愛。派疎則終遠矣。此誰非先人之一脉。其施之也。君子

宗盟之重。終身一日。本支之好。百代一人。何施之有。　國家置公卿輔
弼之臣。肩宏鉅艱大之任。而猜防牽制。展布未由。命天下交謫其尸曠。
而無可控白。如之何不怨。故怨不以。屬之大臣。以大臣非小臣比。　彼
其茂德豐功。厥施匪細。何忍以一眚掩之。同休共戚。其來已久。何忍以
一朝擯之。　寸有所長也。而復責其尺短。大有所受也。而更律以小知。
將必一人之身。靡不投也。靡不受也。百相求也。百相應也。天下安有通
材兼長若此者乎。　君子真誠无妄。生理蔚積的深厚。故其施於親故
臣工之間。常在有餘如此。

周有八士章

要發極言其異之意。非以多賢爲異。多賢而四乳八子。八子皆賢故異

也如云夫秀出等夷乃謂之士千里一士若比肩然言得士室多士濟濟於斯爲盛其甚異者則如八士之爲周有焉其在伯也則巳有達而有适其在仲也又復有突而有忽孰意夫叔之復有夜夏也孰意夫季之復有隨騧也昔在元嗣數若相符然特同出陽辛之族未有一乳而遂得兩士尤未有四乳而各得兩士者猗與盛哉一何殊絕尤異一至於斯也此乃思文立極列聖承休功積而仁深慶重而洽累盈宇宙間太和洋溢而發其祥於一門一姓豈一門一姓能專有之非周之有而誰之有也　八士南宮氏文王時皆爲虞官晉胥臣曰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克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外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

子張篇

士見危章

此章喫緊處先要拈箇士字說他其道甚大殊難到究竟處其下見危五句只照本文一筆喚過然後於題外重發能是四者所以可巳之意巳字下得極狠事到盡頭方纔可巳而以士論之尤難到盡頭處此曰可巳非使士巳亦非但使士知重使士知四者之極重也　見危不必是君父之難只是危亾之際付生死於度外全不動心之意　百行以篤親爲本而惟祭與喪又篤親中所最重者誠以瞶世無涯之深情畢致於反始之一舉終天罔極之至痛莫甚於送終之一時故也觀中庸郊社節孟子養生章可想　見危二句成人章重真心此重大節思敬思哀只是有此心非思想之思

執德章

此章論箇什麼論人也憑什麼論人憑其道德之關于世者論人也須知弘篤二字强求不得弘非拓之而使大篤非持之而使之堅也必也學如切磋修如琢磨勿忘勿助日日滌除妄机久之妄机爭盡則生机全收執不期弘而弘矣且妄机爭盡則靈机濬發信不期篤而篤矣看來曰弘曰篤總一致虛而巳　何以不弘以其執之後生滿假也何以不篤以其信之前自推測也滿假推測不致虛也　性靈出自太虛體叚極大是天地所以立心生民所以立命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物育焉不弘不篤是未能致虛而完性靈也卽有此人詎能令天地

有以立心生民有以立命卽無此人豈遂令天地無以立心生民無以立命故據其所執所信亦似在好路上走要以眞修實踐徹地通天了當生人大事則未也　世有若人不覺其重與無時何殊能爲有乎世無若人不覺其輕與有時何殊能爲無乎焉能爲有無言做有無不起須看能字　此等書本意只在言表言外若曰人須到得那裏方是頂天履地之人那裏云何認取本來便是不弘不篤只是未到那裏之左驗

子夏之門人章

子夏論交重人人可則與人不可則拒子張重我我大賢則自無可拒我不賢則無人可拒　既曰子夏之門人何以問交于子張胸中便有

可者與之二句在矣蓋因可者二句過於謹嚴若迮交一人而不得故就才高意廣者問之求於敎而思廓其見也子張一見來問心知其有說故先曰子夏云何而門人果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正是問交之初意厥後子夏之敎再傳而爲莊周如招笠豚一逸則走擴矣可者始與重可字不可則拒之矣重拒字其者更端之辭可見重拒一邊君子二句是張之所聞我之大賢以下則明子夏之云異乎吾所聞如云吾聞君子尊賢云云蓋可者與之而不可亦不之拒也必如不可者拒之將必自以爲大賢乎抑自以爲不賢乎如自以爲大賢自不拒人如自以爲不賢無人可拒將持此拒安施乎豈不異乎吾所聞哉　容矜總是與之與衆則茹納乎群倫其與爲容與不能則憫念乎下品其與爲矜然曰衆曰不能皆非匪人也亦與毋友不如己之說不相妨矣言子夏所云是以人論也姑無論人先論我我若是大賢安有拒人之事我若是不賢人且薄而遠我欲拒人得乎　賢不賢在寬不寬分別抑揚串下不兩平　問大賢何所不容與尊賢二句何別曰尊賢二句重他人我之二句重自己看來於人句全要摹寫度量之恢宏非但以世無棄物而已　人將的將字須說得婉轉非眞謂人必拒我也言我如不賢我先自處于不可矣律以不可者拒之說人將先拒我耳于是士類棄而不來朋儕遠而不親無人到我面前我持此拒安施乎此亦就不賢者之襟度度其如此　忿疾爲激將有分門別戶之禍法當以汪洋之宏度消之模稜爲隨又有保好階厲之憂法當以蕩平之公道

淸之此友之爭物也

雖小道章

此章可觀雖是引語而說話來頭却正在此緣爲小而泥正被可觀句引所以劈頭先與說破次句方說就裡破綻其幾甚微其理甚妙傳說其女茹黃精能飛行一食烟火遂不復爾意思正與此類蓋人生精神與天合體無遺非留一涉方術卽係其精神精神有所係功業亦如其所係欲復致無窮無極之用無方無體之功難以幾矣如樊須請學稼圃夫子卽斥爲小人是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惟致中和乎　可觀就作用處說蓋因其中各有至理故其作用處亦能有所致有所通而可觀也　本旨若曰人須澄徹其心乃可平治天下

日知章

此章是箇驗好學的樣子。與飲酒者而亦相似。言學到好處。方爲有得。然必何如乃可謂好學哉。必也日知云云。蓋學而不好者。得趣未深。以故安于所有。不求日新。即有所能。未幾而旋忘之。今也日知其所亾。月無忘其所能。此如一嘗嘉珍。日日索而食之。終日戀慕不能去。此無他。知其甘美故也。不謂之好學而何。　日知所亾。是零計。自當屬日。無亾所能。是總計。自當屬月。　日知二句。非屬探索。不関記憶。講得一語喫力。便失本㫖。　好學在日知二句之前。

博學章

博之意廣。篤之意深。二切與近。亦有分別。切對泛言。就緊関處問。不汗

漫。近對遠言。就日用問思。不窮冥。　生機活潑。無之非是工夫。苟調於適。未有不與之俱者。有如博學於文。可謂宏肆而非淺涉之也。且篤而志矣。又非泛求之也。且切而問。近而思矣。當此之際。非隘非泛。調於天說。若淺若深。將於眞性。一腔內。覺有脉脉若流。惺惺若覺者。雖不求爲仁。仁不在此。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中乎。　功用於彼。益收於此。種豆得瓜。相似。故曰在中。

百工章

此章要看得學分曉。諺云。士農工商。各歸一業。肆所以一工之業。學所以一士之業。夫紛襍之心。不可以入道。而紛雜之境。不可以淑心。惟是致身庠序之中。而日聯師儒。日新圖史。自然日日心在道上。道乃可得而致矣。若乃登乎壟之乎。播耕乎野。灌乎圃。能無中亂而外奪乎。然則致道匪學何以。　玩二以字。當重居肆與學。　成字致字。自肆字學字來。曰成。將必精習之而卒其業也。曰致。將必深造之而得其止也。自非術業專攻。用志不分。其可得乎。

小人之過章

章旨非警小人。要人因文過而識小人也。全在發箇必字。　問君子過也皆見。小人過也皆文。兩人就裡。如何分別。君子襟度坦夷。惟求悔己。詎肯曲掩以增其非。小人褁情邪曲。專務欺人。能無巧飾以滅其迹。求諸己。求諸人之分也。必字自小人之過四字來。

三變章

重變字。君子其猶龍乎。吾不得而端倪之矣。　望何獨儼。即何獨溫。聽何獨厲。曰儼由莊敬。溫由冲粹。厲由方正。而莊敬冲粹方正。孰非君子在中之美哉。第由中發外。則各有其竅焉。夫遠望見貌。而莊敬運於舉動。故其貌儼。近即見色。而冲粹溢於顏面。故其色溫。聽則聞言。而方正洩于談吐。故其言厲。辟之人身。五行皆備。而心主火。肝主木。肺主金。腎主水。脾主土。其發竅各別耳。要之莊敬中。原有冲粹。故儼變爲溫。冲粹中。原有方正。故溫變爲厲也。　望之若令人可畏。即之却令人可親。聽之又令人可畏。是望之若一人。即之若一人。聽之又若一人。互參而觀。豈不有三變哉。

君子信而章

二信而句。且虛說。二未信句。方解明之。　信者。愛民忠君之真心。素為君民所信。　君子居常期會其民。啟沃其君。容可臨將下之令。進以言耳。惟勞與諫。則必待旣信之後。其未信以前。寧被姑息之譏。胥容默之誚可也。夫民果可勞。宜勞之耳。君果可諫。宜諫之耳。何為而必待其信哉。蓋勞諫與期會啟沃之常不同。未信而遽勞之諫之。將必以為厲已謗已矣。是故信而後勞。信而後諫也。

大德章

此題若將大德句細講一番。然後講小德句。便非子夏語氣。宜云。古人所得於天之性。孰非德乎。孰非宜止於閑而毋庸出入者乎。第在綱常倫理。則於德為大。在日用言動。則於德為小。小大異德。輕重分焉。大德

果能不踰閑乎。小德雖出入可也。若大德則何可踰閑乎哉。　曰不踰。曰出入。可見大德小德。皆就生機之見於行事者言之。不踰。有入無出。出入。合說言未能盡不踰也。言小德出入之可。正說大德出入之不可。如魯昭公習於威儀而娶同姓。是小德不踰閑而大德反出入。

子游章

看此章書。須知本末先後之際。教者原自易眩。非子夏不能定也。夫本重末輕。則本先末後。子游之言。豈不似乎有理。却不知劈頭便教人誠敬。後學將茫無可據。莫若且習容節。庶幾心神漸攝。以啟教者之心。本欲其由中以應外。而教者之事。凡令其制外以養中。此誘而入之之法。所謂循循然善誘人是也。

子游節　開口子游譏子夏先末後本也。子游為人高簡。重本眞而畧文物。味問孝章及致哀而止之語可見。此蓋曰誠敬本也。容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兼之矣。安所區區容節為。　如之何。猶言這是怎麼。

子夏聞之節　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吾輩為學。都須從洒掃應對進退上起手。漸次管攝身心。調養性情。雖到顏子地位。克己復禮。必須在視聽言動上做工夫。決無脫畧容節。都不點檢之理。除是聖人。容中道。人事就是天理。孰為誠敬。孰為容節。渾渾一貫。不待點檢焉耳。如子游之言。不惟論小子未是。而自家未得切實下手工夫。可知非證聖路頭也。故子夏深慨其過而終之曰。其惟聖人乎。所以力救其切已躐等之病。不但自白而已。　上節子游蓋譏子夏先傳以末後倦乎本。此

節。孰先二句。則白其初無是心也。　君子心同大造。何嘗有所擇而先後之。而眾生區別。有如草木。安得不分先後。而槩以高論相欺誣乎。末二句。只是原不可誣之意。以聖人責小子。豈非誣哉。惡乎可。　大道渾渾淪淪。本末原非二物。君子為得强生分別。先傳乎此。後倦乎彼哉焉可。自區別來。　設譬。童庸下者一邊。草不卑別於高。小別於大。有若限閾域隔封畛以區而別之者。學人為下學所局。而不能上達。亦若限閾域隔封畛以區而別之者。下一區字。甚言其不可强同也。夫彼方局于下學。而告驟語以上達。是以大言相欺誣而已。可乎。　誣。有訓譏者。有訓罔。此當訓罔。與邪說誣民之誣同。　洒掃應對。是入門事。故曰始。始與先字相應。此中有上達之妙。乃究竟處。故曰卒。卒與後字相應。二

有字與首節無字相應。有始有人事也。有卒有人事即有天理。無形上
形下之分也。子游說小子其始有末。其卒無本。子夏說若要本末一齊
俱有。除是聖人　聖心渾是天理。故日用行事。無非天理之流行。一以
貫之而已。

仕而優章

學者。仕之體。仕者。學之用。兩者原自相須。弟仕主作事。學主觀理。將有
專圖。心無二用。如未優於此。而遽兼乎彼。則相資且以相妨矣。則字作
纔字解。只如註重二優字。

喪致乎章

此章要看箇喪字。五禮之中。喪爲凶禮。此何等時。而假飾文物之觀耶。

故曰喪事。欲其總總耳。但當極其哀痛慘怛之誠。諸如衰麻哭踊之數。
即不必習熟可也。

吾友張章

爲難能。以外面言。未仁。以就裏言。此章口語。是先揚後抑。言外面雖有
高行。就裏却少生機。其意則謂人心之生機。必自沉寂凝固中來。而張
爲所難能。意在張大。夫意在張大。寧復有所謂沉寂凝固也者。雖欲生
機之不微。何可得也。張即自謂橫絕人寰。殊驚流俗哉。吾猶以爲不仁
矣。未仁。正從爲難能來。

堂堂章

本文雖與前意。要就堂堂上。發得親切。　器宇軒豁。似能兼收并蓄。而
毫無諸葛近人之意。人且望之而莫敢即矣。譬如梵宇高厰。儘可容人。
而與天妻令倍增。不可棲止。正以其高厰故也。　今人但知子張務外。
未知他務外的意思何在。子張務外。乃志於仁而失之也。仁道廣大。直
與天地同流。而實際只在真實无妄。子張未得其真實。而浮慕其廣大。
于是干祿好名。無非欲天下相逈。夫子所謂色取仁是也。却不知反而
存真。自然天下歸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然與世俗貪名貪祿者。
胸襟自別。學者詳之。

吾聞諸夫子章

此章妙處。全在一乎字。爲親喪不自致者。特以此感動之也。　致者。盡
其當然。無毫髮之缺欠也。自致者。出乎自然。無毫髮之勉強也。莫難抑

如解心。能無缺欠已難。莫難動如真心。能無勉強尤難。自非至誠肫肫
其仁。人安有能自致之事哉。惟謂之曰親。是天性莫解之情也。謂之曰
親喪。是終天罔極之痛也。則夫必誠必信。靡不用極。當有不容自已者。
必欲得人所自致意者。惟此時爲然耳。於此猶不自致。豈其非人子耶。
豈其無人心耶。誠有味乎夫子之言。可以惻然動真情矣。可以惕然發
深省矣。　者字。指他事。

孟莊子之孝章

二章。俱要體吾聞意。　發難能。只想莊子不改的心事便是。　人情莫
不有已。有已則必自有欲用之臣。欲行之政。一日得行其意。鮮有無改
其父之道者。乃莊子竟不一改也。此乃思其父而不可見。見父所用所

行如聞父聖點之徒聘朱服鄭之譏如見其父自不忍以巳之意違異其間恍與承顏養志之日一般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是以難也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老成迂濶毋不便於少年舊政嚴審易紛更於後世

孟氏章

章首重箇上字見非民之罪也蓋愀然太息而言何人作何人受　民之犯刑自民心之散始民心之散自上之失道始作君之道自上失之因令民失其生養作師之道自上失之因令民失其禮義莫知親遜交相攘奪而散所從來矣　久字亦不可忽言民被上人播誤以致離心離德所從來久遠詎能於旦夕之間回心易慮相親相睦而不陷於罪

乎舜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紂之不善章

須知首二句本論不善之陷人非論商紂之盼枉如是二字甚重乃指今昔所傳紂之惡德而言紂之不善以當身之所為言言紂之不善也吾知之紂之不善之甚也吾亦知之弟今昔傳其不善之甚直至如是而其實未必如是也此無異故凡以紂之為不善為居下流耳君子能不惡居下流乎凡以紂之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耳君子能不以天下之惡皆歸而惡居下流乎般鑒凜凜詎敢以惡小而為之哉　今人放心為惡曰為一惡事被一惡名而已豈知勺水滔天

君子之過章

須知過在前一步說話　君子如日月處全在兩箇人皆夫一朝過誤如寸翳然曾何傷于日月之明惟是初則掩覆徒勞繼則膠結不化于是曖昧之巳私自知自欺始不可與斯人共矣此無他則過之障蔽殘而文與吝之障蔽深故也乃君子之過也無心之失原出于不自覺有何掩覆君子之過而更也不遠之復發出于不自昧有何膠結光明之心事無日不顯白于天下也豈不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哉皆見皆仰只為日月有明

衛公孫朝章

發論將終故此下四章專贊仲尼而兼曰夫子遂續聖統　堯舜以來之統傳之文武而夫子承焉故從文武說起而文勢注向莫不學起焉不

學焉不學起何常學正破首節焉學　仲尼為萬世師而無人為仲尼師以道不擇人而聖人師道而已矣　此章本意何在明孔子之學得統于文武特借公孫朝作話柄耳朝問焉學將叔季之世必有一人為孔子之常師不知文武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孔子焉得文武之統而學文武之道者也乃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如近世之賢者不賢者品地懸殊高卑雜處其人何可勝數而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將學文武之道而此品地懸殊高卑雜處之人夫孰非其所學焉者而寧有常師乎哉子謂仲尼焉學始未知其得文武之統耶　文武往而道降非復中天之盛際矣然亦未遂湮滅墮地尚在人也　賢不賢二句須滾說言碩儒固挈其綱領下士亦分其緒餘其道

存周道不令澌滅無餘一也　賢不賢以識見言高明者爲賢卑下者
爲不賢以書譬之立言之旨趣大也若字句之訓詁則小矣二句串下
言不惟賢者識之卽不賢者亦識之乃道不擇人之意　大小以治迹
言而曰道者道無精粗精粗亦神理迹象亦精粗也聖人心同太虛則
凡談翻功烈禮樂文章爲故老之所傳聞黎獻之所諳記孰非太虛中
之故物乎何所不扱何所不收何人不學何學非師矣　焉不學正應
焉學問曰仲尼何處學答曰夫子何處不學　焉不學若只謂無所不
學有何意味須說夫子應五百之運紹文武之統而賢者不賢夫既莫
不有文武之道矣如使有所學有所不學是使文武之道爲不該不徧
一偏一曲之道矣其如憲章之雅志從周之夙心何

叔孫武叔章

此見叔孫不識夫子正是夫子高不可見處使叔孫而識夫子夫子亦
及肩易窺之賜耳何以爲夫子讚評之議翻成揚顯之藉矣此子貢善
爲說辭處　問答俱論夫子特借子貢相形耳

叔孫節　延毀使衆知之沮其用也若曰諸君子以仲尼爲何如人哉
以予觀其人平平耳若朴若鄙有何蘊藉有何才藻暴而見之其人無
他奇也熟而睹之其中未必有也曾不若子貢之才藻聰明頗有煒煒
動人者矣仲尼豈賢于子貢乎

子服二節　凡人地位卑者必淺露易見地位高者必渾厚難窺其故
何也地位高卑自人心分之人心超於無其象形上故高人心着於有
其象形下故卑而洗心密凝神固正是超於無而形上處然則地位高
者安得不渾厚而難窺乎意氣發揚機鋒浮動正是着於有而形下處
然則地位卑者安得不淺露而易窺乎　此節先要剖別得中外分曉
及肩數仞以外際言室家之好與宗廟百官之美富以中藏言外際宣
露便是地位卑處及肩之牆也外際渾淪便是地位高處數仞之牆也
外際既已宣露只須自外窺之便見中藏的步須好處外際既已渾淪
若非深入其中何由見中藏之盛乎　宮牆宮之牆也　及肩之牆中
藏不過一室一家卽有佳處其能幾何故曰好窺有所謂美與富哉曰
窺言不待入門也　數仞要認得眞若只還他箇高字便覺板板無趣
蓋夫子之心直與太虛同體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與賜之品地落在

言語知識上者夐別此其卓越峻絕處全在渾漠空洞處而渾漠空洞
之處可令人窺而見之乎如此看去則下文不入門不見美富之實際
亦自了了無疑矣作文宜與子貢相比方而就渾漠空洞上發爲得
問數仞及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都是假借形容乃實際處數仞爲何宗
廟之美爲何百官之富爲何請明言之曰數仞狀其道之高德之盛地
位峻絕品格卓越衆人世可名可象之才識有思有議之意見無不超
乎其上出乎其表也宗廟之美狀休嘉之燦爛百官之富狀蓄積之充
盈却不得說向外面乃聖心之所結構合章而美在其中聖心之所羅
列多藏而富有乎內者也　何以美如宗廟富如百官曰以數仞也何
以不見宗廟不見百官曰亦以數仞也蓋惟造位既高其中必不淺鮮

將必積之美將之富寧直比於室家之好亦惟造位既高其外必不浚露將必美無美富無富易可見之窺嗣之餘 問數仞與不得其門二句界限易混請明言之曰數仞且狀其高不可及不得以下乃狀其深不可窺 既曰宗廟其輪奐之壯麗何如是宗廟即美也既曰百官其冠裳之衆盛何如是百官即富也

末節 得其門句與上節不得句不同上謂指此實指今人言之 宜字自寡字來此乃辭氣婉轉處若謂人之所云各隨所見得其門者或寡何惟夫子之不得矣子之不得其門何惟武叔之云爾所云如其所見宜其宜矣豈故倒置其高下哉此等說話在聖道則過之而愈揚在廷臣則聞之而易曉即令武叔聞之亦不至逢彼之怒矣

叔孫武叔章

天人之分 無以為不是禁止之辭言此毀無可用處也夫毀之一途本為人設他人之賢者地位雖高而有形可據有迹可憑人能凌而出乎其上與丘陵之可踰一般要未出乎人世之外也人而毀之自可加乎其身而傷之是可毀也以之可也若夫仲尼無形可據無迹可憑與太虛同體超然獨存與麗天之日月一般無得而踰之者益出乎人世之外矣人雖欲自絕以其毀人者毀之終不能加乎其身也其何傷於日月乎祇令人謂其天人分量懸殊自絕曾不自知焉耳然則此之為毀果且安所以之哉若曰此毀絕不相干要他自家心淡 仲尼日月若說擬諸形容便失當日口語言仲尼便是日月也 仲尼道大德宏何物不入其帡幪人或妄肆謗議是自求離絕於帡幪之外也自絕與自外同 直言何傷日月醒人若曰日月亦何傷耶 多見句只是足其何傷句 聖人自在天表誰能加乎其身

陳子禽章

玩語意益明上二章意也若曰夫子神人也不可測也故如宮墻之深不可見日月之高不可踰也上二章未明言此其實際也

首節 子將為恭焉耳仲尼豈賢於子子如子之所云乎子禽親炙夫子而其言若此聖人信未易識矣

君子一言節 若曰女本不辨聖凡而恣口品隲君子將窺女之底裏矣 言者品隲人物之言也一言之出似乎甚微而不知自君子聽之

哲愚斷可識矣言益可忽乎哉 不平重不知一邊 不可不三字自上一言字來 不是教他守口藏拙逃不知之譏言以由言之易貽譏有道宜何如負慙抱羞柰之何勿慎一時說直把一言屬君子未是安有君子而不知者

夫子之不可及節 夫子之不可及句加一也字與夫子字相應乃鄭重而程量之緣世上不可及的亦非一般至如夫子之不可及更有復異焉者[illegible]子以夫子為何如人哉夫他人之賢者即殊甚絕而有憑有依終將企及猶升高之有階耳乃夫子之道猶天然彼其靈妙神異莫可測度憑虛而立倚空而成此其終無可及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矣及且不可況可與之論賢哉 天字自賢字來言吾儕何敢與夫子較

賢益天淵懸矣

夫子之得節　夫子猶天難以形容故借感通人心處言之使之想見其猶天　此節與總在四斯字言此感彼應天動神隨變出入世者料之外也　洽功之成自有次第夫子亦自謂期月而可三年而成與廸麥須日至而熟相似安有纔立即立纔道即行纔綏即來纔動即和之理日九事未有其功先有其幾此以立行之和之幾言之幾者動之微功之先見者也　問世尚有立之不立道之不行綏之不來動之不和者然使立而徐立道而徐行綏而徐來動而徐和從感得應猶或可及茲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神速至于此極者何故曰子不見今人之喜與憂耶今人心喜則顏開心憂則額促此無他志氣只此一

人憂喜只此一心故耳唯夫子之心同體太虛至虛便至靈其與天下合爲一人渾爲一心矣是故誠立于此機動于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已與人不分彼此故感與應不分先後則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曷足異焉又問既然如此邦待邦家之得何也曰子不見陽和布令萬象發榮若在嚴冬大寒之時亦有千紅萬紫否然則夫子之不得邦家正嚴冬大寒之時也彼時權不在我且不獲立之道之綏之動之而責其斯立斯行斯來斯和何由焉乃其斯立斯行斯來斯和之本体則未始不在矣　所謂六句所謂字直管至其死也哀皆成語也立之四句極言其感人之速其生二句極言其入人之深而入人之深全從感人之速來　末句須從聖化說歸聖心大發之方是言即聖人之

化想聖人之心可見全是靈爽神妙不可思議不可卜度的境界夫天之不可階而升盧故也夫子之靈爽神妙若此其與太虛同體可知豈不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哉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篇

堯曰章

執中與四海何干。執中則率性而行。體仁足以長人。乃能爲四海立命。一不執中。便令四海困窮。無以仰承曆數在躬之意。天祿其能不永終乎。舜之命禹。無以異此。其後湯爲萬方而伐桀。武爲百姓而誅紂。不令四海困窮。總是允執其中。由是而寬信敏公。無非與四海通允執其中而已。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故其道若此。唐虞禪受。商周征誅。其意一也。看來帝王相傳。只此一中。而二十篇之大旨夫亦傳此中于萬世而已。

堯曰節　聖聖相承。而未詔先咨。何也。天下重器。王者大統。挈而受人。

豈是細故。以故興天悲人。喟然太息。誠重之也。其下曆數在躬。困窮永終。其辭凜凜。即此意也。不言危微。而危微已徧至矣。　凡書旨俱在白文不必別求。如此節何故允執其中。以天之曆數在爾躬也。四海困窮。何故天祿永終。以天之曆數在爾。而當允執其中也。允執何不可只講如何允執。全要發出當允執意。　百神享矣。百姓安矣。天之屬意明矣。天之曆數在爾躬。非幸之。乃責之也。言天以四海之重。付爾投大遺艱於爾躬也。　何謂中。人心同體太虛。自有生機。率而行之。無不適當其可中也。上天所以立四海之命。即此道也。爾既承天之統。即當奉天之道。允執此中。可焉倘不能允執其中乎。則四海生民之命。孰與立之。天以曆數付爾之隆。當不其然。不惟四海困窮。而爾之天祿亦永終矣。曆數寧復在爾躬哉。上下二天字相照　與天下遜便是中。與天下不遜便是不中。史稱堯曰存心於天。加志於窮民。此便是堯之如天而用中處。　不執中。如何便令四海困窮。執中者。率其生機。不倚著於私意。而生機藹藹。與四海無少間隔。不中。即與四海不相通矣。究且使四海不得其所。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甚妙可玩　夫一人養四海。四海以養一人。四海既困窮。則爾之天祿永終。亦與同困窮矣。問允執之實何如。曰、始乎惟精。終乎惟一。常令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便是。看來舜命雖益三言。只是發明允執。非有他也。　自四海至一人。總是以天下爲已任意。

舜亦以命禹節　堯舜禹同一揖遜。故同一咨命。其承天執中而恤四

海之窮。一也。故其辭省。　看亦以二字。可知全章語脈。重亦字。當是時。天之曆數在禹。則允執其中。而困窮永終之戒。亦在禹矣。舜之命禹。舍此更何以也。其曰危曰微。無非凜允執之坊。曰精曰一。要以悉允執之蘊耳。夫寧有他道哉

曰予小子節　總是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帝心分前段。言予曾請命爲萬方主。後段言不伐桀。則萬方罪予矣。總是曉諭諸侯。使知伐桀非得已。　小子。振下文也。二敢字語脈俱從此來。皇皇正與相應。言藐予沖人。童昏何知。輒致仰于天聰。皇皇后帝。與首節天之曆數相照。萬方與四海相照。其義一也。看湯此節。儼然自已做了皇皇后帝。　命德討罪。不平言桀滅德作威。播惡於萬方。有罪不堪爲萬方主。予小子不

敢違天赦之而不討也當今可爲萬方主者有德之帝臣具在上帝照
臨之下誰能蔽之惟帝心簡閱其中擇而命一人作萬方主耳書曰監
於萬方啟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此帝臣是可做天子者舊說作
伊尹仲虺之類言有罪有德皆簡在帝心予不敢不討之命之未是若
作文還當從之　總意朕躬四句明已伐紂非得已也言我之請命於
帝如此則朕躬有所歸罪無以歸之萬方而朕躬受簡在之命萬方屬
之矣乃有罪不討令萬方不得輯寧則萬方有所歸罪當歸罪于朕躬
朕躬伐桀豈得已哉若泛言自今罪都在已與伐桀何干何須牘告諸
侯
周有五節　武王事九五節仍是四海困窮萬方有罪之意　克商之

初他務未遑先大賚百姓尤於百姓中之善人富焉蓋秦誓曰雖有云
是伐商本爲百姓故克商之初亦惟百姓是急耳謹權節爲百姓餙治
法也興滅節爲百姓慰公心也所重節爲崇要務也大賚是大旱霖雨
故首及之而是數者次第及之無非爲百姓而已湯武皆革命湯所承
者帝皇后帝則武王不言可知故周有五節不復出天字省文也
周有節　夫賚與補助不同補者補不足助者助不給惟春秋之省凶
荒之賑有之其賚猶有限也大賚則普天共被率土咸需無人無地無
不賚之蓋是時獨夫不道聚天下百姓之財積爲私藏如鹿臺然不得
不一決之于是發鉅橋散鹿臺以天下百姓之財還之天下與王者之
惠弗損益之者負異乃朝家特恩非可常繼有其不恒有者時宜物情

不得不然故周之新政不遑他及而首紀之曰周有大賚至于百姓中
之善人能爲百姓立命更加恩而富之仁親道濟之中有顯忠遂良之
意令作新之百姓相與樂于爲善無非爲百姓而已
雖有節　是推原上節故倒說後三節又頂此說去　獨夫之不道極
矣有衆皆知其可伐惟是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要皆紂之周親也意者
或有甚心焉故武王先曉之曰雖有云云周親休戚相關吉凶同患然
亦徒能自盡其心耳予有亂臣十人皆仁人也不惟同心亦且同德則
能得萬衆之心矣不戰可以服人臨敵可以制勝予有若人彼周親其
何能爲況彼爲親戚所叛又皆離心離德耶　不如仁人須切伐商時
言之仁人能愛百姓百姓將望之依歸周親能與之抗哉　正意在百

姓二句　周親不如仁人商不難伐也而予之伐商誠有不得已者上
帝作君既以百姓付予而令獨夫肆虐則百姓所歸咎者必將在予一
人予將率仁人拯百姓求以逭予過矣
謹權量節　假令輕重互異多寡不平則欺詐萌生當因不因當革不
革則中外扞格有職無官有官無人則幾務叢脞安能在在行得四達
而無滯礙乎辟如養生之家必須快攝心神振動骨節不令萎薾觧散
然後血脉流暢百病不生此節以精明爲主疏滌其底滯也下節以仁
厚爲主培植其命脉也　此節主精密一邊故首及權量若曰其周詳
一至於此　法度卽政也以其政之察而離于也曰法以其政之可式
也曰度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故官不可廢

興滅節　國土無存曰滅世系無人曰絕遺佚在下曰逸故一曰國一曰世一曰民三者非有帝澤下於天下之民也何以歸心也益其先世之功德夙昔之抱負宜有爵土祿位乃人心所共欲者而業已滅矣絕矣逸矣淪以遺佚誰復憐而收之而武王沛發外之恩德莫厚焉仁莫渥焉天下之民皆曰有君如此真足長育我生靈成全我兆庶為元元之所托命者矣普天傒志率七觸心有甚於身受其賜者

所重節　喪祭與民食似若不倫而何以同重以民之生論也夫民之所重孰甚于生而食厚生之藉喪祭培生之本是以聖王重之

寬則節　此承上七節而總論之言帝王之心大抵與天下一機潛通毫無間隔我心寬便能得天下之衆矣我心信便能得天下之任矣我

心敏便能有天下之功矣我心公便能致天下之悅矣如響應聲如影隨形一切明效大驗盡自存心操之而謂帝王之道有不盡于允執厥中者哉　問寬信敏公與中何干曰纔有偏心誕心懈心私心心便偏着在一邊了尚能中立于四虛之途乎　此章人皆知重中字不知為民正是中若曰二十篇中無非挈帝王相傳之道告萬世之有天下者而已

子張問政章

上章自堯至武皆為政者天子之得邦家則為帝臣王佐從政而已故此章自從政說起以繼帝王執中之統云與前篇子張問政重子張者不同

子張節　五美總是至仁是惟知有天下者四惡總是不仁是不知有天下者尊之屏之全然存心天下便是四海困窮方有罪百姓有過的意思真能允執厥中者也由是而為帝之臣帝臧何以不簡由是為王之佐王猷何以不茂嘉唐虞樂商周接舜禹湯文武之統從政不亦可乎　老子曰知善之為善則不善矣不費者節用也不怨者愛人也不貪者清心也不驕者謹度也不猛者平氣也善也浮慕此善將必不惠不勞不欲不泰不威而後可乃君子却從惠勞欲泰威得之是無心之善也無心之善是至善故曰美也如其知善之為善則不善矣所是以為美乎若但欲其不費云云而已一節省一安靜一游泊一矜持一和藹者能之耳　當味五箇而字所以揄揚其美也揄揚其美何也

明當尊也

何謂惠節　五美乍看似不倫細玩步步說入裏面成就一箇仁而已利因乎民勞擇其可不怨民之困于財疲于力也仁政也惟有欲仁之心者能之然必能敬于人敬于事則妄機盡杜而仁心自溢矣而非正衣冠尊瞻視修己以敬安能敬于人敬于事乎夫惟主敬自我施於人非心欲仁矣焉往而非仁乎　四惡雖剛柔不同總是不仁與五美正相反　要知因擇一字源頭君子之心不令人喜非必于德之自我出也但求人人各得其所而已其道必出于因君子之愛民力甚矣苟可與民休息何恐與大役動大衆者擇其可而勞所從來矣　不費自民字看出利自君出謂之費利因乎民又何費焉　又誰怨非但以勞當其

可卽一撫可之心而君子不忍勞民之意已自藹然可掬誰無人心而
人怨之乎 存一休養生息之心便覺滿腔之中生機融液欲仁與是
得仁 何謂貪其心求多得也何以求多得也中心欲之而其物或難
于得不多得則其物易盈而將無以逞其欲矣若仁則纔欲便得豈其
難于得者雖有好有樂有愛有求而清淨瀟洒自若矣 君子無衆寡
云云 若從衆寡大小上起見安得無所慢君子中心常清常肅其視匹
夫匹婦能勝予一日二日有萬幾寡與衆奚擇小與大何殊絕無慢也
絕無慢處卽絕無妄處絕無妄者心體也故自謙而心廣體胖何拘束
矣夫無拘束自無敢慢來乃蕩惕中閑適惕慄中從容豈自矜肆中來
耶何驕之有驕矜肆也矜肆卽慢也君子之泰自無敢慢來如何卻是

矜肆 正其衣冠二句不是修容乃中心充發清明而收攝自然如此
威可畏也他人要以可畏示人必須厲其聲色峻其法令從猛得威君
子無是也正其衣冠云云二其字指君子本身言人望人字與其字相
照言君子只是正自家的衣冠尊自家的瞻視修己也非淩物也而儼
然在望人自畏之夫儼然可畏豈曰非威而自正衣冠尊瞻視來何猛
之有 君子之出入起居動容周旋民具爾瞻瞻視也尊者端凝嚴重
不自褻也
何謂四惡節 第一如狼吞虎咽絕無衿恤意思第二如驟雨疾風絕
無優柔的意思第三如蜮含沙陰伺之而必于中第四如窟披蛇堅據
之而難于出作文須照此意體會方得夫子形容惡字之意不然只說

作訓釋字意失其旨矣 天道好生民命至重殺之爲言豈爲人上者
所宜有哉必不得已宜只教先教之不改而後殺之庶死者可以無詞
吾心可以稍安耳 事之積成于下也錯在以力趨時尤在以心劾力
心無所警誰能自肅戒也者所以警其怠而使之効力者也未嘗戒之
而一朝立視其成猝然遽責矣所謂巽而入之徐而化之者乎
戒與令不同戒者督勵之中作之責其如期治辦令則出命而已我若
教諭嚴切則民得以爲之地求出如之罪矣今但當有如無分付一句
一朝刻期赴之安能立辦于倉卒救其于旦夕而何所逃罪乎此乃着
意虐民暴民比之不教而殺不戒視成者尤不同故稱賊焉 虐與賊
何別虐害也非理殘傷而已賊則切切害之不令恐民有躐急令恐民

有備故令而慢之切害全在此 猶之句極有味言出納有經一毫斐
與人非終屯其膏澤吝從其藏省也而空自把握留難不能豁然一割
何大鄙細猥瑣也此始庶府下僚權不已出者之事不似兼總百務言
矣 自已出而納之人
不知命章
通以論君子爲主爲君子要清虛又要精實無以立無以知人若曰仍
無以爲君子也 人生有命人人能言之人人自謂知之然一臨利害
無不動心非真能知者也如孔子所謂有命方謂知命 塵清不染斯
道心不堅終日營營逐逐汩沒流俗中人何以爲君子 知禮以[illegible]下
但淺淺曉箇度數別箇好歹而已乃中心無物而天則之精微八音之

底裏即心坐照不須囘檢揣摩 立乃神情收攝德性堅凝深根寧極之象不但耳目有加手足有措而已須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方可能之不知此者佔常飾循傾倚有事手脚忙亂神馳而不宰形渙而不屬何從有堅凝鎮定意思 知人云者知其心耳乃所謂知言㝛獨辨其言之是非得失哉聽其言即知其心也知其心則知其人矣如孟子詖辭知其蔽一節說知言也得說知人也得 問知人似無緊要曰人心至靈無所不照不知人是本原受病明德未明故曰君子患不知人也 論語一書教人爲君子而已故首章末章俱說君子之事 甲辰會場主者必欲三平朔數行就無佳卷其後始不拘矣以此知看書不欲穿鑿亦不欲拘滯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

古鄣王國瑚夏器甫著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天下之亂至戰國極矣誰爲禍本其源皆爲利耳故梁惠一言及利孟子極力折之覩如洪水滔天然 此章以人心爲主人主所與共國者惟人而人之自效於國者惟心利能使人心不奪不饜仁義能使人心不遺不後 痛切處全在而已矣字謂利盡屬仁義也王言利而曰吾國以利乃私已之物纔討利便知有吾不知有其下矣故大夫士庶人之言利亦曰吾家吾身寧復知有其上乎若仁

義則上不私吾而與下共之下不私吾而與上共之有忠孝之臣子無遺後之君親其究利歸於吾之國耳然則吾國之利豈不盡屬之仁義哉看來王亦曰仁義云云須知亦有句即承上利國之問論之不是泛論道理言若論利國只有一箇仁義常言

孟子見梁惠節 孟子居仁由義而以梁惠之招賢今一見之蓋將與之言仁言義令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耳今人都說孟子不見諸侯却須說箇分曉所謂見諸侯者謂無故干謁與召之而往也若公事可朝則朝而見之如後篇將朝王是也幣聘可應則應而見之如此章見梁惠是也不然孟子徧歷齊梁滕魯宋任諸邦豈都高坐而待君來就見耶

王曰叟節　亦字如何說言凡君子至止如福星然無不有以利人之國今叟千里跋涉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何知有以利吾國以不遠千里知之　以者闡利之方所以後用三以字

孟子對節　王何必二句人皆知其峻厲却不知其和婉是時梁惠欣然利國一見先問若孟子逆而折之以爲不該言利便自枘鑿不相入了此處妙在何必二字而亦有句正發明之旨作過欲存理兩項非若曰王之欲利吾國也何必曰利吾國如欲利吾國盡在仁義中矣仁義與利原差不多仁者其心藹然不忍遺天下義者其心毅然惟恐後天下乃人情當利己時已身藹然不忍遺已奮然惟恐後已豈非仁義之端第被自私之念壅閼其中不能流而與天下通耳故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

王曰何節　此節不是從利起從利落自王曰至危矣言利能危國以下則明利之所以能危國也說破關竅處全在不奪不饜一句　大夫士庶須合說方見一倡百和舉國鬨然　利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不在上則在下故上欲利國將必征之於下下欲利家利身能不征之于上乎而上之獨無如下之衆何其危國也必矣危國正應前利國言求利國而反危其國也　萬乘六句乃將說萬取三句疑問而先鋪敘已[illegible]爲張本宜用吾每見字下　必千必百權重則亂逆有藉也　千[illegible]是多處不奪句就心裏在弑君前一步　若使弑君出于士庶人[illegible]曰[illegible]有少故未饜如其多則饜矣乃今多至千百猶然不饜必弑君而盡奪之難饜至於如此焉有征利而不危及於國者乎

未有節　上節如許話說只此兩句截住如巨舟橫江奔騰長年一蒿而止　上者民之父母有親道焉衆之元后有君道焉乃至不奪不饜斯已無親無君矣皆遺親後君此惟懷利去仁義故至此

王亦曰節　而已矣三字須就上二節計箇分曉言王之問臣無非欲利其國藉令利而盡屬之利乃曰利可也抑令利而分屬之利兼曰利可也乃曰利者致弑奪而仁義無遺後之君親則利國全屬之仁義矣仁義之外尚復有可言者乎

孟子見梁惠章

此章孟子善引梁王使之歡喜同民處全在講明一箇樂字　樂不樂全在民上分別如賓客滿堂燕笑主情自暢一人向隅則愀然矣所以詩書皆民之辭

首節　首句再出何意蓋因見惠王而見其立沼上顧鴻鹿遂生此一番議論乃說話來頭故再出之也　王立二句將說輒謂立非其地顧非其物亦大背矣必如其說將令人主塊處一室即一臨一眺而不可耶何以曰王在靈云云也看來只說此樂不可獨有便了　立顧不平立沼上而樂沼上之所有也此二句只是箇樂字物爲吾與樂意自相關也　賢者二字因見孟子而生蓋爲古制禽荒有戒孟子守之將必以此樂爲非賢矣

孟子對節　孟子本意要王與民偕樂而引君機括全在接他箇賢字

說起不拂其情而終合於性此納約之妙用也葢物爲吾與樂意原自相關想梁王瞻顧禽鹿一腔藹藹此亦眞性之倪而可與宇內同春之機也獨惜壅而私之不與民偕爲耳孟子於此如必逆閉其樂意而曰賢者不此之樂乎豈惟不善引君亦豈深識性體者哉 王未識樂字王葢謂君有臺池鳥獸即此是樂不知樂非他也乃人心生機中之融融洩洩處與普天之民合同而化者也而生機完滿惟賢者則能融融洩洩與天下訢合交暢亦惟賢者彼不賢者自斲其生機何從有融融洩洩與天下訢合交暢的意思然則人主不諱樂豈必無此始爲賢人主尤不易樂豈其有此即爲樂哉 若不賢者有此亦樂安見賢者而後樂此乎此二句相足分析不破

詩云節 詩辭乃周民見文王有此臺池囿鹿鳥魚相與歡樂而咏嘆之與欣欣喜色同意若曰吾王臺池苑囿之中物物自樂以樂吾王非吾儕小人之樂與葢物之樂即王之樂王之樂即民之樂也 周之先未有靈臺文王背經而始之矣其經之而營之也 云云經心計也營指畫而爲其事也三之字相應其言經之營之也皆庶民出力以攻之似乎落成之難却乃不日而成 其民日在惠鮮懷保中猶且視之如傷今令其從事揷畚爲君築臺故閔之而戒勿亟 經始勿亟二句要識口氣夫民之愛其力甚矣上即嚴督求亟且有憚于來者乃文也仁不迫民方下無亟之令民也義不後君更切子來之忱上固緩之而下固急之是何民之樂趨亦至于此也不日成之又何異焉 靈囿靈沼兩段語脉自庶民子來葢其始也庶民樂效其攻故其究也庶民樂觀其成若與麀鹿白鳥咸若其天而動盪充溢之趣殆有甚焉 樂意相關滿目皆春園囿臺池在在而衎天休飛潛毛羽物物而覩自得 攸伏濯濯鶴鶴仞躍云何狀鹿鳥魚樂也 民情各愛其力今古共之文王之爲臺沼皆以民力藉今人有此其宜何如怨咨者乃刷民反歡樂之云云其能樂有如此者一何適異乎今之人哉葢古之人云云上有臺沼魚鳥因令民有囿里樹畜便是與民偕樂而不獨樂處 而民歡樂至魚鷩正說文王樂也我樂而萬姓騰歡王心之愉快可知 謂其三句俱從歡樂生來 須知古人與民偕樂非故推已及人借私成公乃當元樂處原與今人不同夫古人之樂非如今人賞心悅目極情縱

欲爲也即其登高臨淙魚淙鳥栩皆自其天地同和宇宙同春之心出之雖欲不與民偕樂何可得也彼民也熙熙於天地之間融融於宇宙之內有不鼓舞謳吟以暢主上之襟情踴躍傳頌以成淸穆之悅豫者乎 上言文王下忽換作古之人以自文王至魚鷩數句今人無如此能樂也 能字如何說若樂而民不樂君欲樂能乎

湯誓節 怨之而欲其亡亦已甚矣乃至苟得亡之即與之倂命甘心爲怨毒之甚孰有至於此極者乎 人君使人情至此自是心下不樂不必說覆亡之後方爲不樂也 獨字要分曉人君通天下爲一身而民欲與之偕亡則孑而寡助孤而無徒直一獨夫已耳安有獨立登臨飛躍之間而能暢其欣喜歡愛之情者乎

寡人之於章
全章歸着在無罪歲三字上。乃行王道而得天下的原頭。
寡人節　玩一耳字。言祗能自盡其心。而無益于國也。若只說盡心。耳字却無着落矣。　既為行者計。又為居者計。既為河內計。復為河東計。河內梁建都之地。加意而存恤其民。重根本也。乃河東則非其比矣。第念兩河皆吾赤子。故視之如一。　寡人鄰國不乎言。寡人之政。勝似鄰國。而寡人之民。不勝似鄰國。論寡人。非論鄰國也。不加少。不比寡人少也。不加多。不比鄰國多也。　非誇盡心自解脫也。若曰饑饉薦臻。道殣相望。上天以多凶之歲殺之。寡人能以寸衷之仁生之乎。天乎。人也何尤。自多其恩。政欲歸罪於歲。非二意。故下文先折其自多。末乃非其

罪歲。是孟子言中倫處。
王好戰節　好戰。則彼已之情。多少之業。當自明而熟于計矣。　鼓是活字。以鼓聲鼓舞之也。鼓聲先聲。作其氣而一其心。豈非欲其披堅執銳。所向無前。一鼓摧敵人之鋒哉。　棄甲狀其崩潰。奔北狠狽可羞。非少有披靡而已。無功甚矣。　或百步二句。重五十步者。言其與百步之走差異。直不過言只有這些兒小異耳。　王民業已告饑。是亦走之類耳。移彼與此之惠。去鄰國其能幾何。而翹然與加多之望。不亦奢乎。
不違農節　傳曰小惠未徧。民弗與也。易曰弗損益之。得臣無家。故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也。五美所以首因民之利。既竭心思者。可不審所上哉。　問時戒遠。罟戒數。斧斤戒非時。不過上人一緩力役。一設厲禁耳。寧有繇粟之補助。涓滴之膏潤。而遽曰不可勝食。不可勝用。其說云何。曰此對移粟而論也。言移民移粟。所食皆民間之粟。而民間之粟。與甕中死水相似。非日月生息之物。取此與彼。立見涸竭。若夫穀在田。鮮在川。林在山。却自日月生息。與井中活水相似。故惟一緩力役。一設厲禁。無或勞擾之。暴殄之。便也不可勝用矣。豈與移民移粟者等乎哉。
制器之料曰材。材木。可為材之木也。　養喪稍有不足。令人抱歉。便有遺憾。食用不了。心無不盡矣。又何憾。　王道之始。其實只在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斧斤以時。三件中間許多話說。逓逓說下。無非明其為利之大。見其可為王道之始。夫食用不可勝。而生死無遺憾。此乃以無窮之長育。給無窮之意願。規模何等宏遠。德澤何等廣大。分明是王者天地

同流的意思。非煦煦沾沾之惠比也。即未立法定制。盡制盡教乎。王道始基之矣。末句重王道字。王、王天下也。王道。王天下者所行之事也。若非官天地以暇民心。何足為王道托始處乎。
五畝之宅節　此節與上節。皆與移民移粟相反。上節。言利在天地間。生生不窮。與民間有限之財不同。此節。言人人有生。家家有養山林川澤。如在宮中。祇不違農時。又加詳焉。非如此有彼無。有待轉移者。各有攸當。　山林時斧斤之入。未暇教樹也。洿池禁數罟之入。未暇教畜也。農時有不違之仁。未暇制之田而勿奪也。　上節先言五穀。此乃先言樹畜。以老者故也。　數口字。而從百畝生來。上文不違農時。是亦能無奪者。然田之所分無定。則穀之所入難必。雖則不可勝食哉。尚虞人之

數浮於穀之數耳。於時量其口而則壤籍其家而受土凡稱一夫各得百畝矣此而無奪其時則計茲百畝之入足供數口之養盎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又不止於不可勝食而已　譙者章明道術統一聖眞諸不在六藝之科者不以並列學宮　敎之道惟仁與義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乃不學之能不慮之知百行之本根萬善之樞要故庠序之敎匪一而其所丁寧告戒肫切提撕者惟茲義之爲諄諄耳　敎只帶說齊滕俱放此所以七十者二句敎不復出　頒白不負戴不止衣帛食肉矣語脈仍自制產來　七十二句要得見成口氣如云業已衣帛矣食肉矣且不飢不寒矣　上且分條另說須總收此二句方見家給人足宜串下老有肉帛其餘亦不失衣食無一人

不得其所也國中人人得所則天下歸心於王何有向所爲王道之始至是而適觀厥成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脉自王道之始來王字與上節王字相應　王以王業言與王道不同王道乃王者所行之政王業則言其有天下也

末節　上三節言小惠不足自多尊當行王道耳而王之不行王道則以罪歲之故故此節先極言罪不在歲然後從而免之曰王誠罪巳而無罪歲乎則能行王道天下莫不歸往矣寧但加多于鄰國哉　狗彘二句不重王行虐政只要見罪不在歲　自狗彘至兵也不但說王之罪歲言其不合罪歲也罪歲自在首節了　狗彘食人食便是不知檢檢則不使狗彘食人食矣塗有餓莩本因不發發則塗無餓莩矣非食人食而又不檢有餓莩而又不發也　不檢使致人之死不發不救人之死罪有所歸矣非我也歲也正是說出首節惠王心事盡心二字便是非我二字　以刃祈人曰刺刺而斷之曰殺　只一個無罪歲敬天勤民修德正事盡從此念中醞釀故能使天下民至

寡人願安章

此章節節有極言意庖有節極言其政之虐獸相食節極言其心之忍仲尼節極言其禍之深政極其虐足見心極其忍心極其忍自當禍極其深是相因說下本意只要打疊了殺人之政以救此一方民也看孟子反覆極言一步緊似一步總從安字而來乘機而用瞑眩之藥直欲拔盡病根

首節　承只是聽受安則傾心聽受無少違逆也此節重一安字感動之極也蓋狗彘而食人之食行政而如兵殺人此等言語十分痛切故梁王惻然動念而復請於孟子曰叟之言苦口而利於行至言也寡人願安意承之叟其盡言之無諱觀下文反覆挺刃率獸之說可知其感動之因矣

殺人以梃二節　此章正話只在庖有一節要說梁王政能殺人若合下言之王必以爲太甚即便說以刃與政王猶以爲甚也惟刃之殺人王必知其無異于梃而政之殺人不可知其無異于刃乎蓋從旁而牖之其明易起因明而通之其蔽易開自此以後勢如破竹此孟子批郤導窾引君之善術　梁王之虐民於死與刺人而殺之者無異孟子索

欲救之未有機也今日願安承教可與言矣顧驟而言政則其機拂而不入卽驟而喻政則其機迫而不易入故孟子不言政之殺人何如亦不喻政之殺人何如先　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夫挺與刃之異獨在此一形彼一形耳乃其以之殺人一也王卽不以爲異矣而刃與政之異獨在此有形彼無形耳乃其以之殺人亦一也安得獨以爲異乎

此二節若卄上有虐政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乎至下庖有節方正說王政無異於刺人而殺之要知字面從上章來

庖有節　四有字相形言觀王之庖與廐如此此從何處來耶觀王之民與野如彼彼往何處去耶分明率獸食人　率獸句極言之也元元何辜橫噬於狗馬之吻政之虐民至於此極尚可謂殺異于刃也

獸相食節　此節全就心說且字自相字生獸曰相食直以獸食獸同類自殘爲耳非食人也而人猶然惡之矣惡食之者以惻見食者物亦吾與人心有所不忍故也　惡在何與且人惡之應從他忍心上見其不足爲民父母也爲民父母當必有視民如子之心矣今乃驅縱狗馬橫肆吞噬而民不畏死恝不關情曾無一惡之之心尚可謂視民如子耶王之爲民父母處果何居焉

仲尼節　此以歷禍惕之　上節是不仁此節言不仁得禍必不淺生理既絕何以長世不能爲民父母故不能保我子孫　民字與俑字相照民生人也去象人不啻懸矣彼象人之俑用之猶將無後況此生人怎麼使之飢而死乎　按史記淳于髡亦謂王志在狗馬想王之此好必有已甚而大爲民害如懿公之好鶴者若只如尋常好樂而遽謂其如刃殺人如獸食人且以無後相儆不亦激烈之過與不然何鴻雁麋鹿之顧亦不甚非而如此獨責之深耶

晉國天下章

惠王始終是難辭孟子始終是易辭蓋惠王所畏在三國之難敵孟子所恃在一仁之獨勝也玩章旨不重可王只是借可王壓倒三國若曰王天下且易易秦齊楚曾足爲難乎　此章何處喫緊曰喫緊全在彼奪一節若省刑薄斂以施仁政只與沛然之雲沛然之雨一般至彼奪節方與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一般制挺可打堅利百里可王到此方有着落而仁者無敵全恐暴爲之藉耳大抵此章機軸全與襄王章相

似不然百里制挺無敵等語能不令公孫之惑滋甚乎

晉國天下節　晉國莫強述先人之強也及寡人抱三敗之耻則先人積恨含憤之日久矣故曰願比死者一洒之洗與雪冤相似　三國不及韓趙則晉卽指叔虞所封文公創伯之晉可知但文侯威信武侯德險亦在其中　三敗亦有次第長子生殉傷心之慘也喪地七百殆過封域之半亦大多矣楚卽不若是甚乎而偏師敗我獻地質成亦已受其挫矣　梁王所痛恨者在辱及先人第恐三敗之餘地蹙兵弱無可爲計耳

地方百里節　地方句乎字與王問相關王字自洒耻來百里字自三敗來問意三敗地蹙我弱敵強恐不能洒死者之耻答意緋王天下僅

可取之百里剝匠匠灑恥乃千里而畏人哉
王如施仁節　民字與首節齊秦楚相照與其報復敵國爭强於原野之間何若撫循吾民戰勝於廟堂之上　仁政行則民事治民事治則民行修而尊君親上之民足以克强敵矣遞遞說下　省刑二句人都知重仁政之仁字却不知重施於民之民字蓋是時策兵第知克敵不知恤民皆不知與敵相當獨有吾民乃刑罰所加民之肌膚受之已自慘然變色尚恐深文巧詆殘民以逞願王省之而已稅斂所出民之脂膏供之已自惻然動念更堪頭會箕斂朘民之生願王薄之而已　上之人盡除苛政與民休息夫民也刑責不加誅求不擾出作入息安生樂業耕何以不深耨何以不易夫然則化閭之日舒以長吾民優哉游

哉有其暇矣當是時非神不驚其天無累相與攸敘倫理教復性真入固以此孝弟忠信事其兄弟出即以此事其官刑罰薄稅斂之長上而無異父兄焉向之施仁政於民者至此民亦與於仁矣　丁壯從卑故單言壯者　仁之實曰孝義之實曰弟孝弟之外飾曰忠孝弟之母內浮曰信修其何直得修不重能修　修孝弟忠信即在入事父兄時非先修而後入事也但本何未可入事觀從兄字　孝弟忠信入事父兄更何待言正要引起出以事其長上且其爲親上死長之民爲可使句張本耳　可使使此民也其實挺如何撻得堅甲利兵只是狀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可使制梃句正見天下莫强與問意相應
彼奪其二節　明上可使制梃句也言秦楚方强而吾以制梃撻其堅甲利兵何也蓋彼奪云云彼之陷溺其民如此茲以施仁之王往而征之是將出之陷溺中矣我出彼以陷溺而彼加我以鋒刃即萬衆之中寧有一人如此與王爲敵者誰也　奪民時者煩刑厚斂也　彼民莫敵非畏吾民親上不敢敵也與吾民同心故也　以上三節三個民字要看梁王要强國勢孟子要固民心夫國勢榮衛也民心精神也精神和暢榮衛自克盛矣
仁者無敵節　百戰百勝不爲無敵乃彼民皆吾民無與我作對者疑者疑百里不敵天下之强大不足以王也乃仁者無敵則地雖百里其實四海萬國無不歸心天下之强大抵爲仁者資耳百里可王又何疑乎

孟子見梁襄王章
此章全重時字　惠王殺人以政孟子勸之行仁政屢矣而王疑其濶于事情故不足與定天下及襄王嗣位而復見之蓋望其幹父之蠱耳詎意望之不似云云其視惠王之千里勞叟一樂慚賢與願安承教之氣象抑又遠甚道之不行於梁決矣此孟子遊梁結局也　欲抒之而心神不攝私挽之而心氣不平故發易輕躁如此藹藹生機何從而出其嗜殺之王也孟子不嗜殺人之語藥之也看來此處道理關係甚大君德治道盡此中反是就是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故特舉之於書垂戒萬世非帶及之而已　定者天下安寧不復擾攘紛爭也一對分而言如是時分爲七國故不定若合而統於一人則定矣勢無

所大尊無二上誰敢矯命而雄行乎　下不嗜殺人字面極有意見天下不難一也夫殺何事而心嗜之此乃朱粲之流不仁之甚者也君而不嗜殺人亦不至於甚不仁耳豈遂有肫切之深仁覆育之厚德而已足以一天下矣饑渴易爲飲食將也　孰能一之孰以君言孰能與之孰以民言王意下有能與之民而後上有能一之君彼洪荒不嗜殺民雖有欲與之心哉乃封疆之界何國不設逋逃之誅何君不嚴形格勢禁正恐無一人與與而能與竟屬之誰乎天下字與孰字相應王恐天下無一人與孟子則謂天下無一人不與也　王知句言王卻不知民亦知苗乎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天道之常也而施於大旱枯槁之時則其與尤速仁人在位天下歸心人事之常也而施於虐政憔悴之時

則其歸尤切　雲之作油然而雨之下沛然則苗之興浡然蓋枯苗望雨相須甚殷故其兩相訢合不疾而速如此三然字節奏是如此　孰能禦須在其如是上討箇分曉其苗也如是指浡然興之言猶諺云像這等也　此章喫緊在今天下之人牧二句而天下字正與莫不與之天下相應蓋不嗜殺人民固樂與然使天下之人牧更有不嗜殺人者則此亦不嗜殺彼亦不嗜殺本邦自有仁君何事去此與彼未必天下之莫不與矣乃今天下之人牧云云　人情莫苦於殺莫甘於不殺然不遭殺者之苦亦鮮知不殺者之甘今天下皆嗜殺而有一不嗜殺者則即此不嗜殺之心民且謂再造我者此君更生我者此君不啻湯武之復在御堯舜之至今存而仰望宜何如切矣寧待浩恩闓澤至仁厚德者哉　心仰之爲望身赴之爲歸歸自望生者也望有幾多般歸亦有幾多般藉今望爲且疑且信之望則其歸亦爲可行可止之歸矣茲其望也至于引領望孰如其切則其歸也至如流水歸孰如其順乎　引領之望自今天下二句來若曰今天下誰復有此君乎乃鉄者爲上之意遥望則其頸長引也不嗜殺之主在他邦故遥望而將歸　民歸之是未了語　水就下則沛然沛然則莫禦若水向上流其勢尚緩當有能禦者矣　上喻要狀出飢渴想望之切尚未盡其趨向歸往之順故再以流水譬之須就二喻上發透天下莫不與的情景夫君不嗜殺天下皆欲與之或與或不與必有能禦之者耳乃今欣慰之深至如枯苗之得雨趨赴之順又如流水之就下人情至此尚復有能禦者乎莫

能禦之又何不與之有故曰天下莫不與也

齊桓晉文章

此章王道實際只在末節制田里教樹畜因以庠序申孝弟如此數事而止曰保民曰推恩曰發政施仁皆是物也乃孟子前面話說却費許多轉折蓋伯事不足恭則王道當行王道不難行第推是不忍一牛之心耳然不自識是心則逃於推故有自百姓至庖廚也數節至於王心戚戚既自識是心矣然不知是心之易於王則憚於推故有有復於王二節然有興兵構怨以求大欲之心則害於推故有老吾老七節到此孟子把齊王心上打疊乾淨然後明以末節告之略於政詳於心心外無政故也

齊桓晉文節　齊王欲辟土云云亦有意於王天下者蓋謂大道既隱
王風沓難追矣二公崛起伯者抑王齊盟亦聖王後所僅見者彼其遲
籌秘取效捷𢧐得尊其遺事績其雄烈令天下東向宗齊亦足多矣
有景慕欣艷之意
仲尼節　抑桓文全在仲尼二字若曰孔門不齒曷足問也須知仲尼
之徒與桓文之事相照說與浮室不容纖物相似　仲尼之教存真而
已五伯假之也假則少仁不足以道濟天下　君子尚論往事無不折
衷于仲尼之徒而桓文之事則固徂詐詭秘不可以訓故孔門皆鄙薄
之不欲自其口出無以須與上文相反就王道當言上發揮
德何如節　但以事王以德德何如句蓋恐王德淵微難到不知只須

愛護百姓其王便不可禦何難之有　保民無涉外面須知一腔德意
能立民命方與德字相應　王字與民字相照只艱有倚托的細民遂
集沒遮攔的大統其德若至易簡其業却至廣大寧待馭之以詐術脅
之以威力如齊桓晉文之事哉
若寡人者節　王曰惟聖王天下為家萬物為體乃能保民若寡人以
好色好貨好勇好樂之身豈亦能然乎哉蓋難之也　齊王足用為善
豈別無仁心仁政之可言而僅僅舉一愛牛小事乎曰此見王道之易
也下文折技運掌一羽輿薪皆本諸此必言胡齕者頌王德者而出於
王臣則日依末光目覩盛舉其事核其言信與聲傳臆度者不同王之
可保民而王必矣　王體仁之主也王而坐於堂上行仁之地也　見
字極與衆不可忽略見心發動光景在見時為最真也其下孟子兩設
問難要王自識此見之之心而王隨聲附和不自認識所以孟子說出
見牛一句正與此見字相應然後王心戚戚自識其見之之心耳可見
孟子提醒齊王全因此字　何之之問亦以此地此物其時其狀皆非
居恒所宜有不宜有而有詰必有所以而之者不然此物奚宜至哉
將以釁鐘禮所在也然則句以禮難之也　曰舍之曰易之蓋不忍勃
起不能自禁有主於必遂而不遑復恤其他者可以想見仁心發動的
光景　若無罪句原其所以不忍觳觫也夫有罪而死猶且哀矜矧無
罪而能忍之乎若與人相若也人無罪而死則必不忍牛何罪而就死
地乎是與人相若故不忍也　禮春夏之交天子爵弁不冕而併羊以

薦血仲冬之朔太宰受鐘夾室而羊人共羊牲據此則羊亦可釁所從
來矣　以羊易不重全體只是旁移曲借必欲全牛而已
曰有之節　本問寡人可以保民此却以足王應之保民則王莫之能
禦故也　不忍之心生機也生機神物也惻隱而觸於觳觫便自潛通
萬姓王用人極矣為政特勿壅閼之阻塞之仁覆而王即此取足無
欠非人心本微而擴之使大也　是心句文勢似足又用百姓二句何
意蓋是心固足以王但當見牛觳觫時觸物動念真心固自分明過此
則觳觫之狀不接於目惻隱之情不動其念或不自認識是心矣是心
不識何以為致王之本乎故又說起愛與不忍兩端為下文辨難之端
欲王察識而自得其本心也　是心隱衷也可以為不忍亦可以為愛

也彼百姓有口藉藉道路之間無一人不謂王爲愛者知王之不忍者獨一臣耳臣之獨無如百姓之衆何也王何以自解於百姓耶所謂作謗其說而徵勸之此孟子善引君處

王曰然節　誠有百姓者言百姓原有這爲愛的話說　即字承前胡齕所云猶諺就是之云　聞此所王亦自謂是不忍必如何方是自得其本心日此只是隨聲附和必須前日堂下光景心事宛然如在下文我心戚戚方是　王曰然二節不兩乎厥初孟子謂王不忍王亦隨聲附和而自謂其不忍及聞以小易大牛羊何擇之說王且自笑自疑不自識其何心矣到此方是下文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處

王無異節　上節王意若曰我本不忍百姓以我爲愛不亦異乎所以

孟子接說王無異云云　惡知箇什麼上節王言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言吾王以小易大迹涉於愛彼與異百姓信迹不信心惡知王爲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有兩樣乃有揀擇牛羊都是無罪的有何分別　是字指以羊易之　誠何心言不知當日委的是何心也我非句而字當却字也字當耶字言我既非愛其財却乃易之以羊耶即寡人不能自解已百姓以我爲愛又何異焉

曰無傷節　自百姓皆以王句至此撥破全因用羊此節只說破用羊之故自知舍牛之爲不忍矣　看上節王必曰傷吾之不忍者必此以羊易牛矣孟子解之曰是何傷哉夫不忍堂下之牛仁之端也當其格於釁鍾之禮仁幾窮矣王之以羊易牛豈其愛一牛者是乃以術之巧將仁之窮正是善用其仁處故無傷也蓋牛羊雖曰何擇而牛已見之若羊則未見之故也夫牛羊莫非吾與則莫非王之所不忍者何分於見與未見哉蓋君子之於禽獸非與民比民吾同類則不忍其見聞之所及併推其於見聞之所不及至於禽獸則以愛而弗仁之心或值舉莫敢廢之禮詎能如梁武帝終身蔬素宗廟麪爲犧牲全然不見其死不食其肉第於口之已見其生耳之已聞其聲者其中惻然若驚惻然若痛自爾不欲入耳不能下咽乃不忍見其死食其肉耳其見聞之所不及即不得已而見其死食其肉可也故庖厨之間何日不見其死何日不食其肉君子寧能廢此庖厨第能遠此庖厨令我不見其生不聞其聲以養不忍見死食肉之心而已吾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此

乃闇合君子之意而曲全不忍之心其仁術也即以小易大何傷哉玩此節以仁術字解無傷以見與未見字解仁術又以禽獸字解見未見之說層層說去至禽獸一段方明　傷與全相反仁而曰術是雖難全之仁且能曲全之也而顧曰有傷乎哉　夫牛羊無擇而以羊易牛如何得爲仁術蓋牛既接於目必觸於心一念慘怛之真有怵然不自寧惻然不自禁者尚能終置之死地乎若羊則既無所接即無所觸雖用以易牛亦愛而非仁之常也何妨於仁也既是仁術便不是愛借未見羊便識其見牛之心　尋常講君子四句只說君子愛物殊欠分曉却不知全重見聞字面方與見牛句相關有情　見生見垂命之生也聞聲聞哀鳴之聲也　何以遠庖厨也求不見以養仁心也王未見羊此

亦庖厨方遠之時矣彼羊之見用亦如庖厨中物耳其何傷於仁術乎
王說曰節　說字自上節見字生此等昔不可耳食須於言外自得真
實光景如齊王此際方是前兩番齊王不自認識何故事在過後牛羊
俱已不見生機方寂牛羊真莫擇矣自孟子拈起箇見字纔想起當日
自家心上光景宛然在心自得之而說豈言語間能感動至此看孟子
此等處真是大人格君心手段　王何說自得其心故說也得心乃真
覺明善之真路也　詩重他人字言字有心而忖度易耳乃有心在他
人形體分矣肝膈異矣而予能得其中藏測其底裏有如披衷而發覆
者　引詩嘆美孟子　吾字應上我字我字吾字並看言我自有心尚
不能自忖度以夫子視我他人耳而見牛未見羊之言頓令我心戚戚

非所稱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哉　觳觫之形宛然復接於目釁鐘之
對怳然復聆於耳無罪就死之情條然復出諸口於時我心怵惕惻隱
戚戚如初今日之此心復爲他日之此心向微夫子寡人終不自識其
心矣　王意德能保民乃可以王此心僅全一牛與百姓有何關涉何
謂是心足以王乎
有復於王者節　此節尋常只說論齊王易王却不知王問此心之合
於王全要就此心論之方見分曉如云王姑此心之不能合於王乎夫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乃王之此心且能併禽獸而保之於保民乎何有
其不保者有恩而自不用則其不王者能爲而自不爲耳而此心豈不
合於王哉　此節妙處在孟子都不自說只設問探王得一否字因暢

其說直說到不王非不能處　證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有復句本論
王心而先舉人言誠以人情恕已則昏責人則明以王論王心不若以
復於王者之論王心也知其復於王者則知若人之力量識見王固可
平其衡而王亦可自識其心矣　復同話也　此節否字値錢百姓字
與禽獸字相照重讀即百鈞一羽秋毫與薪之類百姓同生同類吾同
胞也則藹藹仁心宜何其切且急者彼禽獸即吾與乎而別生分類其
情自稍緩矣相提而度本心難易之懸絕可知功即恩及百姓之成績
獨對人而言言何責人則明責已則獨昏也　獨何與是設問爲不
用恩而應之也　宛然則字可見自然則至不用恩焉即從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皆出既是那等便是這等也宛故字可見自故

王至非不能也即從百姓之不保爲不用恩看出因是那等故是這等
也　何以知爲不用力以力舉百鈞而不舉一羽王否之也何以知爲
不用明以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王否之也何以知爲不用恩以一羽
不舉爲不用力輿薪不見爲不用明類推而知之也夫保民而王莫之
能禦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是百姓之不見保便是不爲非不能了
然則王之不王獨非不爲而在不能乎語脉總頂否字而來孟子不曾
剏說一句無力可用是欲爲而不能有力不用是本能而不爲　不用
力不用明與前力不足明不足應言非真力不足明不足也不用者有
恩而自不用也　不爲不是病他暌弛只要見王心原自能王政與此
心之合於王相應

不爲者節　不曰不爲與不能者何以與而必加一形字何也兩者難辨處正在形也夫不爲者其神倫不能者其力弱兩者就其原有以異然而不可見也其可見者形耳如以形則不能者放下不做不爲者亦放下不做其委頓廢弛之形狀都是一樣吾知其孰爲神之倫孰爲力之弱而果何以異也孟子說不爲不能之形皆在我之營爲與在外之事任合併而成者也在我營爲之形同歸於委頓廢弛則誠無以異矣若夫在外事任之形如挾山超海乃不可勝之事任謂之不能可也如爲長者折枝卻是箇最不難勝之事任亦將謂之不能乎哉故其語人雖則皆曰不能而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則自有以異矣　故字要討分曉言不爲者之形異於不能如此王之不王既曰不爲非不能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超北海之類是折枝之類矣都是見成語末四句非字與是字口氣甚緊

老吾老節　通節以善推所爲作主　此節承上不爲之爲字論之言爲之不須遠求也二以及正是爲處推不推便是爲不爲言王之恩不但可以保吾老幼而直可以保四海第在推而爲之而已如不推而爲之妻子且不保矣況四海乎反言足上句也觀下善推其所爲可見此節全是說箇爲字　因心爲恩卽不忍之心　及加保俱屬我勿涉效上在王之前一步　及恩到之也加恩施之也保以恩愛護之也　老吾老至於掌一氣下二以及文勢未歇倒向天下句上非有及人及天下兩層言此恩固可老幼吾之老幼卽以此恩及他人之老幼直可盡

及天下而無難焉豈是兩層說話此見恩意乃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是旁皇無際的體段便是推恩可保四海處引詩只是證明此意卽以故推恩句回應之　刑儀刑也卽型範之型型所以范土土之則也至兄弟言自寡妻至兄弟併兄弟亦刑之也　以御之以與以及之以同寡妻兄弟已是家了言御於家邦者言御於家且御於邦意重邦上　保四海且只是愛護四海未說涉王上王則四海爲其所有也　推恩句論恩非論推如謂火性本能燎原第在吹之而已語意與亦爲之而已矣相似　古人緊接上說言古人容保四海其業大過人者俱有出於此心之外特其施由親始恐此下民而庶物但以其餘及之如此其善推焉耳要於此心之恩之外毫無增益也　忽出古之人起下今恩之今字　今恩至獨何與重出何也蓋王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難易反常處亦是輕重反常處但前面論此心之合於王意在易王故以難易反常者詰之後面要說王興兵搆怨不重民命故先以輕重反常者詰之看來二獨何與前淺後深前不用恩且就當下說興兵搆怨以求大欲乃究極其所從來尤不用恩之病根也

權然後節　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原是心上差錯然豈愛百姓不如禽獸哉必有病根深中其心而不能自割者故此節仍欲其就心上度之　權度然後知以權度度之然後知也請王度亦以吾心本然權度度之　知曰然後言物雖知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懸斷之不得臆測之不得惟權度其體無爲其用有定無私低昂無私盈縮故凡

知物者必於此持平於此取則若心之應物得失必有其故尤必度之
然後知之蓋物顯而易見心微而難知　度只是請王度倒置民物之
故若民物孰輕孰重何待於度
抑王興甲兵節　此節緊承王請度之一氣而下似不須另分為節
抑字語脉從何而來曰抑轉語也對不忍一牛而言也與俗語却字相
近如云鄉也以羊易牛蓋一牛觳觫甚不自快今却與兵構怨將萬民
塗炭始快放心一王之心而仁不仁之懸絕一至此乎自非然者胡為
乎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也王試度之然與否與當自知輕重之
所以倒置長短之所以逆施矣　興甲兵三句一連下興動罔恭驅士
卒於危地因而結諸侯之怨將至兵連禍結皆人情甚不快之事　須

知此節以心論非以事論如以事則王之功不至百姓果因三者蓋毒
民莫大於用兵內必頒賦煩刑外必盈城盈野故也若論心王實不快
於此孟子故意究極他一何要他自說將以求吾所大欲看下節及吾
不為是雖言出王口其實文勢都屬孟子
王曰否節　何快與不快不同與設云道裏有什麼快活處一般如云
一物不遂其生猶然勤軫念于天和別茲與兵構怨之事內則殃民外
則樹敵芥視生靈居戮為衆是之於吾有何快心而吾快之乎吾雖不
快而猶然為之則以吾之所欲者大自非與兵構怨恐弗克遂故耳
曰王之所大欲節　笑而不言耻大言之不慚而不欲顯言之也即今
人口裏不好說多以笑見意夫笑正要不言也　五尼字應大字　便

嬖便於己而私暱之也乃諸臣媚子望頋氣承風指令王指麾如意者
　五者區區在口體間何足為大孟子亦明知王不為此但王既不言
不好驟然說出辟土地等用此作說話的泯頭若曰吾王何欲不遂而
尚求大欲大欲果安在也斷當屬辟土地等矣振起下文也　入王之
欲不在於極情縱欲則在於好大喜功故也　辟土地四件一步進一
步俱要往大處說　式廓增矣延袤廣矣且其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能
令強大之鄰封奉冠帶祠春秋歛袵而來朝矣　居上而臨之為蒞蒞
日中國是方夏皆我輿圖矣神州皆我赤子矣　四夷匪茹衛命第有
羈縻之鞭笞之耳撫者喜其恭順而慰藉懷來如以手撫之者然撫盡
四夷則普天皆王土率土皆王臣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欲孰大焉蒞

而撫串下宅中而制外也　以若二句意在二若相照若欲何欲其欲
最奢若為何為其為最下以最下之為求最奢之欲竅係之不相投塩
委之不相顧一何剌謬舛錯失計之甚乎　緣木攀緣其木也求魚者
當俯而臨淵豈宜仰而緣木甚言之也言愈求愈遠也還與陸行求魚
者不同
若是其甚節　木魚鄒楚之喻極言其難對上折枝運掌等言是何指
緣木求魚也其何指以若為求若欲也言以若為求若欲之甚不可得
也乃至與緣木求魚相若與　王意求魚於木不可得莫甚焉今以興
兵求大欲不勝固不得也幸而勝則得之矣勝負未分安知必不得者
而乃若是甚與　殆只是猜度之辭有甚言更甚也殆有之有當讀如

又 後半甚字要挑明緣木求魚特有求以前止於無得已耳惟以若
爲求若欲則旣求以後必且啓膠結與解之緣遺蔓延無休之憂令智
者不能善其後焉豈直前無所得如緣木求魚之甚哉 盡心力盡心
之力也此句意有若心力稍有不到猶曰招禍自跡非與兵搆怨之罪
耳乃畢智竭精焦心勞思無所不用其極矣而後災猶然不免蓋若爲
之招災斷斷不爽故也 可得句王問孟子也鄒人二句孟子却問王
也大抵此章許多話說時特先問後解不肯輕易自說爽是曉人之訣
小固三句俱承一箇然字然承上則起下旣然矣就小不云云然則
與然而不同然而者旣如此却如彼也然則者旣如彼就如此也楚
人勝便是小不敵大寡不敵衆弱不敵強了此當重個固字固原來也

言小原來不敵大寡原來不敵衆弱原來不敵強理有固然無足恠者
強弱以力言未有地大人衆而力不勁者 集字亦不閒言須把齊
國各處土地如即墨鄭琊等處湊合到一處纔有海內九之一耳其字
即指海內二句 須知以一服八語脉直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來蓋
若欲在海內其地八求若欲在齊其地一而若爲則與兵搆怨之爲也
旣以若爲求若欲必且戰不量力欲不以一服八得乎旣以一服八必
爲海內勝欲不如鄒敵楚得乎所謂後必有災者此也 何以異句正
是後災天下之禍也收齊者豈其微哉不但無異於緣木求魚而已
反本仍頂爲字言其爲不以若爲而以反本之爲也 推恩而天下運
其掌上則天下雖大皆從君心之仁生也本也而天下特其末矣欲王

天下蓋亦反而求諸君心之仁猶農民沃苗之根然如以若所爲而求
天下于天下何異乎宋人之揠苗哉 求之於天下者向外是謂出而
求之求之於吾心者向內是謂反而求之
今王發政節 此節要發得上文本字分曉夫發政所施者王心之仁
耳而能使天下歸心以成王業是天下之心盡從王心停毓之苞孕之
也豈非王天下之本哉王何不一反之也 上文只說保民推恩至此
方露個政字以爲五畝節制產之張本乃保民推恩之實際也此孟子
言有步驟處 仁仁心也施仁者以仁心加之於民也仁心在內如何
能施於民則發於政以施之 發政施仁究竟只一箇制民恒產而朝
野市塗皆爲善地矣非有四樣仁政各投其心也 仕者志在輔君行

仁而王之朝發政施仁之朝也 商願藏市非別有通商之仁旅願出
塗非別有柔遠之仁總爲發政施仁其民富饒而商志乎利旅虞俵資
有不願趍富饒之地者乎蓋以本富致末以悅近來遠也 使天下五
句直說這許多破上文八字陣勢也後災如鄒敵楚八爲極耳天下屬
心八州皆吾人矣一發政施仁而天下各項人盡類屬心自是天下歸
之又誰禦焉彼海內之大之衆之強攻足爲仁者資耳豈非王天下之
本計哉王其亟反而無力爭 其如是天下皆欲歸也孰能禦之其歸
無人阻當也今天下之人無不欲歸則其歸爲衆奔赴如河決山崩更
有何人能阻當之乎由是而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豈煩問哉
王曰吾惛節 此節正言只在願夫子二句而喫緊只一箇明字吾惛

何起此我雖二句足此耳　進於是三字要說　明白是指發政施仁之言若不俟更端明言而言外領略自知發政施仁之實際是因已言得未言此所言又進一步了而無如吾惛之不能進何也第不能進於是者吾之惛而必欲行乎是者吾之志願夫子不棄吾惛輔翼吾志顯白直指明明以發政施仁之實際教我即吾惛無提見解乎請亦少嘗之姑試之庶幾日可見之行非敢自非薄自委頓也夫子其輔吾志明以教我哉　嘗試相連皆亦試也易註云試謂少嘗之也此句乃齊王自表輔吾志的志字下文王欲行之是也良心戚戚復萌壯志勃勃始奮何處討來非孟子之格心不至

無恒產四節　須記自此以下非泛論治道乃專接發政施仁之仁字

論之施仁施仁於民也故此處先就民上極言無恒產之害而歸着在不仁上若曰恒產不制惡能發政施仁也其下論明君論世主只是驗明此意無他說也然則發政施仁之本其惟制民之恒產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無恒產節　產即末節田宅之類以其藉之以生也而曰產以其常藉之以生也而曰恒產人生自少至老常出本心而生故曰恒心所謂人之生也直是也恒產恒心人生皆不可無而生以恒心為本恒產特其藉耳是恒心自重於恒產也然惟士人學道乃能知此夫民也但知無食則飢無衣則寒餓寒則死生我實惟恒產且不知恒心為何物安望如士人之無恒產猶有恒心哉夫為自心生苟無恒心云云初出理外

日放放而不已則偏在一邊而日辟辟而不已則歪路遂成而日邪邪而不已則肆無忌憚而日侈無不為言放辟邪侈皆其所為也既無不為安得不陷乎罪既陷乎罪安得不加之刑獨念加民以刑無非疾其無良心耳將令人主蚤念民癡亟令其有恒產而有恒心則真見不逃自不至陷罪而刑之也今也不然分明是使之不見而以刑殘之其與罔取禽獸掩其不見者何異夫民而罔之忍孰甚焉仁人在位寧可為此尚可以為發政施仁乎　惟士句重惟字　問士無食飢乎曰飢受刺痛乎曰痛飢且痛亂乎曰否飢且痛而亂妄梳也士何事格致誠正除妄而已除之久而妄復無妄其視貧富死生直如風雨寒暑之序耳上者天定而人損不受次亦志堅而物化不遷矣世人役役於生而士

則求其所以生得其所以生者生又足戀乎哉　仁人之仁與施仁之仁相應發政若此安在其能施仁乎

明君節　忽出明字何意恒心既重於恒產而凡民却難以士律自非亶聰明作元后安能洞察至此　夫民之為道必不可無恒產如此是故謂之明君彼其於民情治道本末先後之際見之審矣則其於民也豈先驅而之善哉益未講教訓先厚生養必使云云俯仰既已各足豈凶又且無虞所謂可常生之業也纔可叫做恒產　樂歲一歲耳如何飽以終身曰終身自少至老也而每遇樂歲皆得飽食是終身之樂歲無不飽也　終身正是恒字凶年且免于死亾其為恒產可知　凡舉輕則不費力樂趨不苦其難自覺用力之省　從善既輕自不陷乎罪

而刑之矣何至罔民明君豈仁人矣

今也制民節　制民之產雖明君亦與今一般但明君必使可常生今則不能使民可常生在恒不恒上分别耳故今亦曰制民之產　暇贍俱以力言不以財言何謂力營營逐逐竭歷以制生計是也贍者力僅足暇者力有餘今也終日竭歷尋救一死尚恐不能僅足此外寧有餘力分之而治禮義乎　此惟句極狀情之孔亟如在焚溺中

王欲行之節　葢亦反其本至反其本矣二本字要看得融洽王天下之本在仁民而仁民之本在恒產是恒產者所以仁民而王天下者也無二本也故孟子二反本首尾相應不把做兩個看　其字應行字行之本也　本字要分曉乃施仁於民之本若以為恒心之本則悖矣

仁施於民而須從仁心中得民制產仍是還而內取的句當故亦曰反

五畝節　此方是正答則以敎我之問所以制恒產而發政施仁者也通節皆易之之辭樹桑於宅得時於畜勿奪其時於田不過以因心之恩導因民之利寧俟與兵構怨哉乃五十已可衣帛矣七十亦可食肉矣八口已可無飢矣且因而謹庠序申孝弟併令頒白不負戴矣家無不給之人國無不王之理孰謂是心不足以王哉　五畝王道盛矣前三項備論恒產後一項帶及恒心始終歸重恒產方合章旨前五十非帛不煖故先言所以衣帛七十非肉不飽故次言所以食肉黎民日不再食則飢故次言所以無飢其謹庠序三句却只是順風揚帆蓋上之人予以恒產因予以恒心下之人有其恒產因有其恒心遂令肉帛之庶老益享父兄之安無飢之八口各共子弟之職以暇日治其禮義云耳孰非自田里樹畜中來哉　五畝句雞豚句百畝句只是產字而能令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八口無飢可以為恒產矣則有樹以桑無失時勿奪時之良法在也三項俱各重次句乃所以能恒處　一夫授宅五畝似乎太多此非獨為住宅計也古無木綿衣者全藉桑樹桑田中則有妨於稼授宅太狹則不足於桑　畜不失時與在上者何與蓋有昔政授及雞豚人主樹循其民使得安生樂業而庶類長遂蕃息皆上之賜也　帛肉衣食之美老者非此不能煖茲則襲輕煖厭肥甘老者安矣　勿奪時者省刑薄斂輕徭役使得及時自盡也可以無飢謂豚從上衣帛食肉來言即不得人人帛肉亦自足養矣　五十七十八口

等字應前人之老句　何謂謹恒心以內無敢發越恒心以外無敢發難而孝於民之所自生弟於民之所同生在恒心中之最重者即可帶告戒何悍煩焉要自有恒心如謹庠序二句亦重下句盖須白者不負戴自人知愛敬來故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章

當日王語莊暴好樂暴未有以對而王亦自慚其爲世俗之好此時齊廷君臣盜皆謂好樂匪正自當撤樂以絕其好即不然亦當減樂以節其好耳乃孟子不惟不欲其絕之節之而更欲甚之不幾乎悄心溢志極精縱欲而阿其所好者哉然以齊王不若與人不若與衆之說推之則與百姓同樂原自甚可好矣而得百姓即得天下則與百姓同樂原自無不王矣揆之天理既無纖毫虧欠度之人情又無幾微乖忤然後知好樂之甚果然齊其庶幾也何必撤樂而絕其好減樂而節其好哉要知此章孟子不曾添說一句

莊暴見孟子節　莊暴特地來見還是不滿意多　首句重孟子字夫齊廷諸臣豈無可與脫言者何必尚孟子而來請哉蓋將樂王之進替王之否而於孟子之引君當道者一就正焉庶令王不適不確同活兩游而與治同道焉耳　甚猶言縱欲更好言王若更加欣暢歡洽融融洩洩令無復不快之情不適之意齊國且重有賴不但娛吾王之心志耳目矣暴宜駭而問曰聞賢君不邇聲色夫子反欲其甚之何也惜乎暴不能再問若以復王不幾於反縱王之欲乎所以有他日一見

他日見於王二節　古樂優柔平中可以滌邪穢陶性情而王化出焉世俗之樂直以娛心志悅耳目取適一朝耳　非能好先王之樂二句王意今之樂不能由古之樂也卻不知好樂不問古不古但問甚不甚果能好樂而甚將令齊其庶幾至於齊其庶幾則樂所從出之地與先王何殊安見今之樂不由古之樂哉　古先王一脈和氣天地同流故其所作之樂能使協氣旁流淳風交暢有雍熙泰和之盛焉彼誠得大樂之情故也須知今樂由古只從甚字討出

日可得聞節　好者好其所可樂也故上言好此言樂　孟子若於此即日與民同樂樂莫甚焉王與民同樂則王矣王之心必曰我謂孟子使我縱欲肆志今使我死死勤民寡人何快焉故先以人情所同者覺之使其知同樂之甚可樂始以同樂勸之耳　妙處全在喚醒王心得他不若兩句其下便如彼何以古致治者罔不於樂今言好樂而反康幾是必別有說矣故欲聞之孰樂問樂孰甚也答言不若與人與衆之

甚　我心生機原與衆人交通我樂而人衆不樂便不甚可樂　獨坐而聽之則有所偏而不甚樂而傍侶可借藉慨自解兩我而共之則有所限而不甚樂而廣衆畢集歡情自暢此人情也王獨非人情乎則其謂不若與人與衆宜矣此人情都是如此勿說齊王獨知如此　先從獨樂與人上討出他箇不若與人又就與人細較討出不若與衆下文百姓俱須衆字說去看來此節歸着在與衆上作文不平對更好　與人者與人同樂也與衆者與衆同樂也後與百姓同樂與字是一箇部位如此說前後自相照應明醒可無疑矣

臣請爲王節　爲王言樂言好樂甚而齊其庶幾之說也請字語脈自上節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則好樂之甚王自知之甚而齊

其庶幾王自知之。王所自知之樂。臣不可爲王言之歟。
今王鼓樂三節　孟子本意要王同樂。而其妙在更不別出一頭。止就獨樂節內。王心所明推出不與民同樂。卽獨樂與少之類。如是。則其民疾蹙。而不甚可樂矣。與民同樂。卽與人與衆之類。如是。則其民欣喜。而甚可樂矣。合而觀之。非卽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之類乎。此把與百姓同樂之甚可樂。到此說得了無可疑。未節方勸王與百姓同樂。如云不與民同樂之民情若彼。是不甚可樂也。與民同樂之民情若此。是甚可樂也。王果好樂之甚。自當與百姓同樂矣。與百姓同樂。則有欣喜無疾蹙。近者悅。遠者來。天下之民歸之矣。於王何有。故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上文二庶幾。本說齊將王天下。但未明說。到此始明

說之耳。　樂。奏樂也。樂以鼓爲主。故曰鼓樂。獵取禽也。獵以田爲事。故曰田獵。此際可以驗民情。亦可驗君德。二節皆假設之辭。　哭笑相形。鼓樂一也。田獵一也。百姓聞見乎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車馬之音。羽毛之美一也。而其憂喜頓殊。在同不同之間耳。　何字從吾王何生。言王自家旣好快樂。如何却使我民愁苦之極。　不與民同樂。就上文便可討出。已有鍾鼓管籥車馬羽毛。而民無父子兄弟妻子。此其樂與民同耶。不與民同耶。　人生至樂。無如一家歡聚。人生至苦。無如一家離散。
　必言無疾病者。如今人有所感觸。必祝願他旣壽且康。此第一要緊者。詩云。荷天之休。百祿是遒。　此無他二句。彼亦一鼓樂田獵也。此亦一鼓樂田獵也。而胡欣喜相告。頓異疾蹙之相告哉。將毋彼之鼓樂田獵所好爲世俗。此之鐘鼓田獵。所好爲先王。宜若有他也乎。而其實無他也。　好樂甚。自然與百姓同。同自然。王更無一語喫力。　講末句不可用一喫力語。須似王自歸自躃不能自已方好。　此章妙處。全在甚字。須認得心體。始知孟子是眞實話。夫心體大矣。生機融融。與萬衆交相融液。故樂與萬衆同之。而後其樂始甚。彼有生之情。各自逐逐尋樂。而莫肯與百姓同羣。視同樂爲抑已徇世之事。莫知其樂莫甚故耳。

文王章

一囿七十里。民猶以爲小。正是此章繁縈處。若曰花囿雖盛。何妨。要在君心擴瀞籠。宏函蓋。不自爲私已所囿耳。　齊王意在歸咎於民。孟子意在歸咎於王。　第一問。起第二問。歸者在二問上。答亦如之。意俱不

在文王。
首節　單出方七十里。勿涉大字。却亦重七十字。如云。自昔人王。何嘗不脩苑狩。備觀遊。有囿亦其常耳。乃文王則方七十里矣。於傳句。如云與靈臺靈沼而兼營。與麋鹿魚鳥而咸若。自古記之。非無徵也。
若是節　王之初問。第謂文王有七十里之囿。已足援以自解矣。若是句。卽其意也。孟子更放一步。添出民以爲小。尤與尤民本意相投。正是孟子引君有操縱處。　若是何。意在自解。民猶句。意在諷王。　寡人二句。且只說恣民樵獵不設禁厲。下句方說如此。則不自我私此囿。而與民同此囿矣。　與民同之。不可再講往字。又不可先涉宜字。言此靈囿。不惟王自有之。凡西土有父之民。皆得而共有之。　樵者獵者。人人恣

取其中而無厲禁與山林原隰何以異是岐周之民同此七十里之囿於
謂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若說從自利上起見其欲無極其情難厭而
小之是文王以公心起民之貪心便說壞了民蓋曰斯囿也是吾君兼
覆兼載之區吾民並生並育之所也有囿如此愈廣愈善故見以爲小
耳蓋深當其心而樂不可支豈不容口是大同之民當有此歡情非有
所私於君大同之君當有此令與非有所要於民也夫誰曰不宜
臣始節　郊關之內起下國中殺麋鹿如殺人極狀私有之害民也阱
字換囿字阱也而四十里何情乎民以爲大國中不是朋語夫當國之
中與僻陬窮谷人跡所罕至者不同乃輪蹄之所走集萬衆之所交錯
易令人誤陷其中者　民心有公誰能閉之民實有口誰能障之豈可

謂民風澆漓民情險薄非復岐周之遺哉

交鄰國章

交鄰有三大仁大智大勇亦大鄰而可交則以仁事之以智事之事之
則與天爲一而可以保天下保其國一何大也鄰而不可交則以勇怒
之怒而可以安天下亦如仁之樂天智之畏天耳又何大也蓋或如湯
文之事葛事昆夷或如文武之遏密克商要於從禍生靈天下要如而
已然則智仁勇三者其交鄰之善道哉　此章始終在大處說觀大哉
言矣收上三節王請大之起下三節可見
首節　交何必事事何以惟仁智也夫交之云者將令吾國鄰國各享
無事之福相與解紛脩睦云耳苟可解脩紛睦何嫌詘體下人交之則
必事之矣顧世方爭勝寧甘詘體人無好勝孰肯下人故雖小者猶思
抗大矧我居其大豈能折節而事小乎大者如不字小即我居其小豈
能降心而事大乎夫惟仁者云云仁智字重正應道字湯文大王句踐
皆仁智者故能云云如講惟仁句云彼其量宏而心慈苟使吾之國與
鄰之國吾之民與鄰之民共享平寧之福何知計大小較屈伸　以理
則分不可越而非智者不能明理以勢則力不能格而非智者不能審
勢　克仁如湯止仁如文即有不祀之故猶勤乎問遺蓋自警倒以前
無非扶持安全之意矣即有不殄之慍莫究於行道蓋自維緣以後益
徵化誘懷服之誠矣匈復閒穴之日未可攖戎狄之鋒故事以皮幣事
以犬馬事以珠玉蓋荊棘可披而終不以養人者害人矣爲臣爲妾之

秋未可犯句吳之鋒故持滿與天定傾與人節事與地蓋般字能玩而
姑以其黍見者鄙矣
以大事小節　此節須出一天字乃上節所無要見交鄰之道之大須
拈起重看方得本旨蓋大事小者正必樂小事大者其情必畏大事
小者自合保天下小事大者自合保國而其樂其畏其保皆自天來
乃是交鄰之道之大處天字要說得　天大之恐于凌小小之欲于抗
大皆人世爭雄之習如兄弟之鬩於　然乃自大觀之何分大小繇願
大事小小事大相安于無事之天如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如伯氏吹篪
仲氏吹塤而已豈慎大不凌小而反事小是其心融融洩洩而樂此天
小不抗大而甘事大是其心兢兢業業而畏此天與兄弟友恭以證鑒

心何異是能體天之心者樂天則大心如天之覆能令率土高寧長天
則小心受天之佑能令本朝親臧與兄弟安樂以順親心何異是能順
天之心者當是時小大相安海內晏然其道甚大豈但交邪之式相好
無相尤而已哉　樂字自大字來畏字自小字來　夫天順之則存逆
之則亡一何赫然其可畏故曰天威　畏而曰天威威生畏也保而曰
於時畏生保也須其辭繹其旨不居然一畏天保國之說哉
王曰大哉節　細玩大哉自天字來好勇未能以天自處　大小相事
惟能恐小念者能之宜王一聞孟子之言便奔得此意其聰明也孟子
所以惜之
王請無好節　王請無好何先須扶起勇字言好勇未使是疾第無好

其小者如云與與仁智皆天下之達德故若道貫湖帝德乃武所以迪
事大事小之窮濟樂天畏天之用豈其遺潤之疾第恐其容氣強陽
用之於小斯爲疾耳王請無好可也　假借形容人看爭鋒鏑之驕倨
睚眦之忿亦若此矣　大字與上節大字相應仍欲其大也亦與天一
也天德剛天行健　王與都同怒氣相加不過欲我加彼如彼爲敵當
我之意此乃敵一人之類勇何小也若爲天下而怒勇斯大矣爲我則
小爲天下則大
王赫節　斯怒此怒也當其時威靈丕顯斯怒益赫然矣　王以字俱
頂爰整之旅而言　莒亦旅也旅與莒相應以文之旅四密之莒也
周自后稷世濟仁厚德在生民其慶澤長矣今茲伐暴勦強救災恤患

其祐益厚與今人言積陰隲相似　密人倡亂豈但阮民不安彊者聞
而生心弱者聞而自危天下之不安自此始矣將文王得專征天下皆
望其整旅而遏之而文王如其所望是能答應天下也與應乎人之應
字同　文王之勇與匹夫之勇相照　文王居乎穆穆耳翼翼耳即昆
夷絲動猶然帝之不見他用怒的去處今茲王赫斯怒遂以之對於天
下則天下之民只須此一怒間安之如傷之真念所爲徧覆於閩下有
二之深恩所爲施及於海隅者也是何所怒之無幾何而所安者之無
涯際乎此蓋以神武廣止仁以乾剛宏惕自徂莒之遏奚何異乎昆夷
之事也
書曰節　天君上民於下而天生此民民若自天降矣天於所降下民

中特命一人做君做師治而教之豈有他哉只是說天能降民不能自
治自教庶幾此君此師助上帝以代其事耳既使之助上帝之事安得
不使之配上帝之尊故於四方許多民中獨寵異他作君師也夫誅有
罪形無罪原自在天今寵我於四方使配上帝則有罪無罪惟我在矣
有罪無罪既惟我在則我之所在即天之所在天之所在天下有焉敢
奉命惟謹耳焉敢有越厥志也乃獨夫不道衡行天下獨敢越厥志矣
此與無我在者何殊所以武王恥之恥其不堪做天也　書辭重上帝
二字自天降至四方言君師就是上帝其下言我既是君師我便是上
帝看曷敢二字分明以天自處故人君位曰天位職曰天職　一人指
紂說若不是紂誰敢衡行於天下看武王視紂只當做一箇人了　恥

天下有横行者。此與文王之對於天下者何異。是其一怒安天下之民猶文王也。非匹夫敵一人之勇比也。

今王節　小國之不恭。我王無怒也。大國之侵陵。我王亦無怒也。如有若徂莒者。若横行能使天下不安者。王則出爰整之旅。奮在我之威。亦以一怒安之。何其勇之大也。　末句正破疾字。　民字緊頂民字極醒。一怒既可以安天下之民。故民惟恐王之不好勇。蓋民情莫不好安。吾王不怒。民何以安乎。斯勇也。直令和氣周流。天下通爲一身。更無一處痿痺。一人痌瘝。尚可謂有疾邪。

雪宮章

細玩此章脉理。通從人不得則非其上之非字來。孟子說不得而非上。

在民固非。不同而見非上原自非。雖尤其民。更尤其上。就是孟子之齒。君處其下。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上既無非。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民自不非。齊景欲比先王之觀。是亦志在無非者。而先王巡狩述職之外。獨有春秋補助。要于無非事者。正是先王之無非處。所以夏諺交口謳頌。未有政之非者。乃今世恣意漫遊。其上日非。而肦肦胥讒。民皆非之。如從流節細解流連荒亡。上之非也。何如畜君者。止君之非。尤者咎臣之非。可見不與民同樂。上與民同歸於非。能與民同樂。君與臣兩無可非。而孟子援引先齊。勸王無令尤已。真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哉。

首節　雪宮乃遊觀之地。樂地也。故齊景以下。全就遊觀說。　雪宮蓋宣王遊豫之地。乃舘孟子于此而就見之。是推其樂與賢者同之也。

賢者句。乃王與孟子款洽說話。舊作其詞驕者未是。　賢者句。如云雪宮之樂。寡人有之。今茲賢者乃亦有此樂乎。蓋王與孟子款洽。若嘲其不宜有者。孟子曰有。言賢者宜有也。而豈惟賢者。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人人宜有此樂也。孟子之戲問。無大關係。故止用有字答之。其下全就與民同樂說去。更不復及之矣。　人字不直作民字看。

不得節　二非也。俱頂非其上非字來。下非上。下亦非矣。上使民不得。原自可非。上非字自上字取。上可非乎。下非字自民字取。所爲誰之上乎。　爲民上二句。妙在二民字相聲應。

樂民節　通章以此節爲主。只是極言與民同者之無可非。與上節相反便了。不須更添過文。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爲民上而與民同也。民亦

樂其樂。憂其憂。人不非其上也。其下又進步說。如此則憂樂通乎天下。而天下可王。是天下所共是也。尚復有非之者乎。　何以知其樂民之樂也。以與民同樂知之。若非以民所欣暢。爲自家欣暢。詎肯推己之所欣暢與民同之乎。　民亦樂其樂何也。樂民之樂。推君之樂與民同也。然非君有其樂。夫且烏乎推之。而烏乎同之。令吾儕小人共享此樂乎。安得不樂其樂。憂做此。　樂民四句。只說民。未說天下。而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何也。君以民之心爲心。民又以君之心爲心。休戚相關。神情妙合。便是化形骸。忘爾我。剖藩籬。遊玄同的境界。共憂其樂。即自與天下通矣。豈必訴合普天之雍熙。盡軫薄海之疾苦哉。　不可謂之專在君也。不可謂之專在民也。形骸忘。藩籬撤。君民上下。公共于宇宙之間。

畛域去涯際融休戚愉慽周流於窮檗之內此之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矣　二天下字正爲王字而設王字要回顧樂字入荒我闔四海爲家穿獨雪宮之樂與賢者共哉

齊景節　此節實講不得　何欲觀也人主深居簡出堀處曲房令人約結而無遠志而我齊國崇山隱天勃海浮地旁連都邑獨踞層城亦天下奇觀也誠一寓目其間庶亦豁我襟抱曠我睇眯稱壯游乎顧縱覽雄崗山川不改而遐思盛事今昔頓非云云　脩不止訓爲做好事方謂之脩　此節以下古八言語自家意思善哉節即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之實今也二節即不與同樂而民非其上之實末節即勸宣王納諫也更不須自說矣亦因事在先齊

善哉節　看此問須識他胸襟何似吞土山川景行古昔亦英主之槩也卑瑣齪蹐者那得有此故晏子善之　巡狩述職與孟下不同此重出之不輕彼重權之不分　天子非巡狩之事不出諸侯非述職之事不出未嘗有遊觀也間或春秋觀遊則亦省民之耕斂而補助其不足於是民之頌聲作焉如是而已觀下節末節只與補助相反相應可見

非事二字相連非事而空出謂之遊觀今曰巡所狩述所職此皆國家大典豈徒寅探山海遐覽都邑而已無有那非事而出者矣　吾王四句乃已蒙休助而慶幸之辭言吾民休助全頼吾遊豫自非遊豫何以有此休助也　二一字有味言無論宵旰之憂勤廟廊之訏謨足以式是下國即一遊豫間似可暫用自適而猶然爲諸侯度也

今也節　開口說不然則此節全要與上節相反夫古以遊補助民之不足不給今乃師行糧食致民弗食弗息是使之不足不給也由是睊睊胥讒側目而共謗誹也是民乃興怨惡之心矣夏諺休助之頌可得復聞耶　行君遊也君行輒動大衆是以師而行也師行不比家居必須以糧爲食矣夫然則大衆苦於行役糗糒難乎常繼必有飢不得食勞不得息者民而餓其體膚勞其筋骨苦矣然且不得食息枵腹未有已息行未有期也苦之甚也　師行之勞固也而煩費能無飢乎糧食之飢固也而轉餉能無勞乎飢勞分屬者非　睊睊胥讒不平側目而誹謗也　周天子建國親侯命之安綏其民今若此是方命而虐民也

凡物方則難行衡命之象　夫方命虐民如此當是時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爲諸侯憂安在其爲諸侯度乎　飲食二句只是說師行糧食時事非又深一層也必如此說要引起爲諸侯憂耳　二流字不同上流字以餽餉言下流字以遊觀言糚餽餉不絕以供流連荒亡之遊也

從流節　此章流連荒亡字面層見疊出如此節細細析解辭煩不殺其意云何曰此自景公之問來也公將盡覽形勝吞吐山川豈不謂之非遊第味其語意直欲徧觀盡識窮其所至而後休君將極情縱欲有流連荒亡之漸焉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今也一節便是打草驚蛇的意思末節尙君之云者此者也以故景公信用其說出舍興發而止而轉附朝儛海南瑯琊之遊輟矣此是一章喫緊處特於此詳之　此節不但訓識字義乃形容盤樂以爲儆戒句句皆實事也　從流從獸樂酒

只是遊觀忘反無厭乃謂之流連荒亡 水之流就下從流下者水下而亦與之俱下順流之遊也從流上者水下而不與之俱下遡流之遊也 荒如荒蕪之荒亡如亡羊之亡 幾務叢脞不理如田苗荒穢外作禽荒是也流光空過是謂失此時也 詩却以荒屬時亡屬事未詳看來亦是互文作文且如詩

先王節 惟任也言嫌惡兩懸法戒具在襲芳規惟君躡覆轍惟君耳此等語似活絡而更激切 先王無三字着眼

景公說節 晏子開陳王道商止非心利於行逆於耳世主聞之鮮不以為尤者乃景公說云云 此節以景公說為主 大戒至是也自說字生其詩以下則原其所以說也蓋君不以畜為尤而以畜為好故聞而

說說而見之行事播之弊詩遂為先齊之盛事延代之美談也王亦有意乎須如此挽轉上文 自景公說至之樂前後說字相應 入為居積出為興發 晏子陳先王之觀而我行之君臣相悅一時之盛事也爾為我被之管絃宮之律呂作君臣相悅之樂美而彰盛而傳令奕世之後知我齊君臣亦有賡歌喜起之遺意可也 齊樂如何用招蓋依其節奏為之如今人作曲用古調是也 蓋徵招句緊粘上句其詩以下另作一轉時說詩樂兩平者非 徵招角招以今日所傳言是也以當日所作言今日所傳徵招角招之樂便是當日所作君臣相悅之樂言蓋者猜度之辭世遠故也 畜畜君之非機也君心之生機與非機不兩立非機一萌生機壅閼而不流人臣抱忠愛之忱則此心生機油油然係屬於君恐令君心之生機壅閼而不流乎雖欲無畜不可得已此其迹若相拂而情益相親其又何尤之有 尤字與說字相反如其好之故不尤之既不尤之是以悅之

明堂章

此章見王道不遠於人情也大意謂存明堂在行王政行王政在恤民情而恤民情以行王政豈必空帑藏屏嬪嬙強抑乎君之情曲狥乎民之情哉即好貨好色告人心自有之生機原自與百姓攸同以其原自攸同者而與百姓同之即可以王天下矣王道果遠於人情哉看來與百姓同處非竟要不殖不邇但孟子欲就恕心默化不欲力與之爭耳

人皆謂我節 齊王有此明堂朝諸侯之志此問不毀意多 山東之

國齊為大而明堂在其境內有此明堂而肆朝諸侯之勢六國之所忌也議毀者亦無帝天下心而消其忌也

夫明堂節 王政與王者相應明堂既是王者之堂而王行王政亦將為王者而居明堂矣何以毀為不然誰不知明堂為王者之堂乎 惟王者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而殷薦之禮必於此堂乎致之惟王者肆朝群侯以行慶讓而慶讓之令必於此堂乎出之 亦將洞開左个嚮啓青陽向明而臨萬國高拱而朝萬侯矣何以毀為

王政可得節 明堂周之明堂文王公劉太王皆周之先君所以興王者 通節以仁民為主皆自視民如傷來耕者五句總是寬恤意思而無告窮民則又汲汲仁之誠以情可哀矜尤非富人比如詩所稱是已

九而僅取其一禄而實延於世　關通衢市都會皆四方萬衆所集非土著之人比也恐其中有暴客焉故不得不譏之耳若因而征其貨是隘其途而権之乘其聚而漁之耳　澤引瀦水所瀦也梁水所通也以石節水可絶流而漁者杜詩曬翅滿漁梁　澗門關市壥皆有守限山林川澤皆有厲禁禁民取不以時也然不禁民之取故曰無禁　禄則世而罪不孥恩可錫類而刑不及無辜也　老而四句要細寫他可憐情狀故辭煩而不殺人生相依爲命莫如夫妻父子而老之依夫妻與子也幼之依父也尤不可一日無者　人情有所愁苦必於其親我而相憐者告焉此四民者窮矣更無親而相憐者矣愁苦祇自知之於誰乎告焉　引詩明先之之意哀之故先之也何以可哀窮而無告也

八百王業實始於此　生民命脈便是王業根本文王之仁至矣眞可爲生民立命矣故曰王政

王曰善哉節　齊王不忍一牛發以天性近仁今見孟子所陳全是惻隱之周流父母之體恤令人惻然有如傷之恩此仁之想眞長人之善物與王之本計矣故深有動於其心而稱善焉　寡人二句正與何爲相應不行之故也文王政務寬恤其貨常在民間而天地間則貨止有此數既在民則不在君矣王之所好在貨如何能割舍得　二者何句當重公劉太王周之王也公劉發其祥太王肇其基彼其積功累仁詎非先得文王之心者而猶然有貨色之好則好貨好色安得遽謂之疾也看來孟子不是左袒貨色無非婉轉利導欲其姬美公劉接武大王以師文王云耳　詩辭首及乃積三句而以思戢句晶之纔說弓矢二句可見弓矢二句只是治啓行之裝與今人琴劍相似而所以能啓行處全在乃積三句所以其下只說積倉裹糧不復及弓矢等矣　思字管至用光民惟邪本戢民即是光國　弓矢長兵遙射敵人故先言之干戈戚揚則短兵相接時所用皆防西戎之追而然　干楯戈能刺戚斧揚鉞炙方難辭血脈直從三乃字來　此公劉自豳遷邠以逼於西戎故也　二與百姓同非竟只是行文王之政

王曰寡人節　欲王須行王政欲行王政須好貨與百姓同之好貨與百姓同須先節用欲節用須先清心有如溺情妖冶蕩志嬪嬙神昏可知神昏則用奢自用之貨尚患其不足安能與百姓同之也又安能行

王政而王乎　孟子愛王好貨與百姓同之而王則謂寡人之疾若此於好貨消融收易或能與百姓同之乃好貨之病根甚深原自好色中來膠結盤據豈旦夕所可消融欲與百姓同之得乎　以愛厥妃證好色又以詩辭證愛厥妃　人情之愛必驗於顛沛之際時方夙興疾馳危急可知間關跋涉而姜女乎依依相愛明矣胥宇與姜女偕居岐下之宇也　須爲仁人者人有愛及之偶從如歸市者家有聿來之懽蓋間關播越之日已有天下爲家四海同室之規模矣啓基王迹豈偶然哉此題對做不得　其始獨太王愛厥妃耳究也室家胥慶士女咸休寧有匹夫匹婦不胥宇者而要自太王愛厥妃出也蓋厥妃之愛出乎天性則其欣喜懽暢之情原自油然與萬室通兹特如其愛之之量

而此毫無增益也　齊民亦有怨曠無非貨不足耳王誠惻然動念好色而與百姓同之則不惟以好色之心濟而恤吾民之鰥寡抑且以好貨之心化而周吾國之窮民一法而損二疾其惟與百姓同哉

王之臣章

此章自前數章來益莊暴四章前因王之所好順而導之同民與與之言也無如王之悅而不繹何也至是乃以四境不治法當棄之巳之者直言而儆警之以試王心若何不得巳而用末一着也若不看破此意則孟子前言不幾於太唐突哉　人各有位位各有任能勝其任乃安其位也自非然者法當棄之巳之王有四境而自不治非所謂不勝其任不安其位者哉然未可驟言之也故孟子由王之臣棄不勝任之友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四十八

而及王巳不勝任之士師由士師之當巳而及王之當巳此孟子納誨之次第也王且顧左右而言他矣蓋自分其在棄之巳之之列而不欲任其棄之巳之之罪明知其有棄之巳之之罪而不欲聞其棄之巳之言忌諱一觸而遂忸怩乎其中忸怩莫解而遂掩護乎其外是何罪人之易罪巳之難也此王之足用爲善而終不可與有爲者哉　涵箇天字王字不曾說破

王之臣節　之楚則出遊遠遊妻子全靠此友矣

士師節　士字重正是士師屬官責任豈可他諉凡朝廷設官人臣奉職各有司存

四境節　天立君而屬之四境不治安用君爲法曰是天之所廢而不堪爲君者也王也明知其然而又惡聞其然悔心欲出而吝心閉之以故周章無可置身羞縮幾欲掩耳倉卒掩護之態有如是此際如寒疾得藥將汗而藥力不勝病根竟未克也扁鵲之術窮矣

所謂故國章

首節國字與末節民字應大意謂故國在有世臣而其機則在始進時不敢偏聽近習朝貴之口而兢兢與國人共之推之退人刑人皆然此方是愛民如子民心得而國祚長矣故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

中四國人字要緊也末民字

首節　此節孟子本意至下文方知與下孟手足章諷王待臣之薄者不同　須知孟子非真取世臣與喬木相較乃藉喬木之無用形世臣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　四十九

之有用見故國重藉世臣不可謂得惑了　親臣不過數人如湯之尹桓之仲漢之蕭曹唐之房杜乃其最愛最信可共密謀可共生死安危者或此人歷事數世或其後世篤忠貞皆謂世臣世臣受國厚恩不比他人國休與休國戚與戚　王無何危之也故國本於世臣世臣始於親臣王且併親臣而無之矣孑焉孤立于上而左右前後無一人可與寄心腹共宗社者異日誰爲王世篤忠貞以保靈長之祚綿鞏固之圖乎臣竊爲王危之　所進非小臣比蓋將倚爲腹心　今昔相去爲時幾何進者亡矣而曾莫之一知其絕無可親信之臣可知使其與王同心可與爲密匹之且如失左右手矣何至略不掛意藐忽至於此極乎

王曰節　王意在明察孟子意在慎重慎重則明察在其中矣

國君節　國君字不閑起下不得已也　已與進相反已者輟而不進
也不得已者其心本不欲進而為勢所迫欲不進而不可得也不得已
者將必遲回却顧千難萬難茲而國君進賢亦當遲回却顧千難萬難
故既曰進之已自是不已了而其心實與不得已者相如　此節且言
當慎下節乃正言其慎也　細玩二踰字直說今日血脉自首節來葢
此一進也在今日為親臣在他日為世臣故國終將賴焉直將自今卑
賤踈逖中一旦陟之台鼎托之心腹向之尊者戚者皆莫敢望之正如
太公自渭濱舉為尚父豈尋常循資位一士建一官者之比而可不慎
與但証不如此私識之
左右皆節　辟煩而不殺要形容如不得已之意出　想王誤用不才

葢以輕信左右諸大夫之言故也孟子要待國人共賢然後察而用之
小人之干進也債緣近習則自左右進趨附貴勢則自諸大夫進人
主輕信其言倖竇開賢關塞矣安所得賢者而用之若國人其人衆其
心平衆則難欺平則多實如其出口同賢大抵有七八分真了察雖尚
在斟酌之境而覈其真省其微漸次有用之意矣察而曰然後前此併
一察未也　察字要認得真葢於羣言淆亂輿論僉同之後而自出其
精心銳慮窮底裏洞神情也　其他皆曰未可而獨詳然後察之於國
人皆曰賢之下其重國人明矣　見賢焉然後用之語脉仍從國人皆
曰賢來言因國人皆曰賢察而果見其賢纔與國人共用之不然則求
察不得況用乎須知見賢之賢即承國人皆曰賢之賢　前半節是正

正進賢如不得已極言其用之難也用之難將去之易乎而又非然也
左右云云去之抑亦如不得已矣葢用者非賢則名器不可濫府勢必
求賢者代之因不免於踰尊踰戚賢者不用則職位豈容久虛勢必令
不賢者充之亦終歸於踰尊踰戚　親臣所係甚大所以選之萬分慎
重如此若庶位一一如此日亦不足矣　自後半節合下節要知只從
上半節推出仍以上半節為主說方是
左右皆曰可殺節　只帶說對不過上節　人命至重天道好生尤須
萬分慎重亦以如不得已之意行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
惟刑之恤哉真仁人之言也　國人曰可殺而吾亦真見可殺與國人
符乃不得已與國人共棄之耳國君雖生殺在握實不敢以己意殺一

人也　國人皆曰賢之下何以不出未可字國人皆曰不可皆曰可殺
之下何以不出勿聽字又何以曰國人殺之此便是末節為民父母張
本識得則通章了然
如此節　民即國人也世臣之根自民而來所以所謂故國葢民惟邦
本為民正是固國　賢者必仁民人君視民如子體其心而用賢今日
用之能為我仁民而為親臣他日用之亦能為我仁民而為世臣本固
邦寧豈不可稱故國哉須如此首尾相關　此不是稱許口氣乃難辭
也血脉仍自可不慎與來
湯放桀章
齊王心疑湯武以桀紂為君故也所以孟子只折倒他箇君字便了

此章只要垂戒人君若曰苟失其道一身不能自存可不戒哉
首節　第一問如云後世亂臣銜行放伐接踵斯亦不足道矣乃以予所聞則南巢之放牧野之伐湯武且不免焉豈不避之衍即聖人將亦冒之抑篡逆之從附會以資口實而言未必傳信事未必核真耶　哉在方策不足爲聖人諱也
臣弑節　前問且據事而問未有議論此問方出君臣字面益以大分律之也
賊仁節　生機一也在心曰仁在事曰義害於心則生機盡死如被殺而謂之賊害於事則生理亦斷如被傷而謂之殘夫生機在我無所不通通天下爲一身爲故謂之君耳既殘且賊豈復可謂之君直謂之一

夫而已既謂之一夫則誅之而已安得復謂之弑哉
爲巨室章
開口下個巨字其意何居識破便可了此一章矣　從我非令從其極情縱欲如使僕然蓋以治國家之道論之若曰我之治國家所志在富强等女之治國家所學在仁義等仁義美于富强我豈不如但仁義大而難成富强小而易就姑舍女所學從我目前且就此富强若女之仁義更俟異日徐圖未晩也却不思國家之任任莫巨焉學惟大然後勝國家之任與木惟大能勝巨室之任一般王縱不惜輕小夫人之學獨不惜莫勝國家之任耶今夫萬鎰之璞玉其値幾何然且雕琢付之玉人曾不教玉人彫琢而使之從我誠愛之也至於治國家寧止治萬鎰之玉却不以已從人而欲以人從已其與教玉人彫琢者何以異焉竊意教玉人彫琢則不勝治璞玉之任而璞玉壞教夫人治國家則不勝治國家之任而國家亦壞明于彼闇於此王豈愛國家不如愛璞玉耶竊爲吾王惑之
爲巨室節　大與巨字相應其任二其字指所求之木任指巨室承載巨室全在此木是巨室乃此木之任也巨室爲任勝何容易得其大則能勝斵而小則不能勝矣　也字與矣字亦有分別也者完成之辭曰不勝其任矣言却不勝其任了　古來材大者固難用而亦未易成也夫人自其幼將朔夕培植積學而成大材譬之大木在山豈一日所能長成固將及其壯年一旦知已爲王國之楨幹熙朝之柱石其不欲自

小明甚　誦言學大而勝巨任之實曰聖賢之學先治其心中心無物自然渾是藹藹慈祥勃勃直遂的意思以此治國家有之正之能使天下之民舉安矣但欲行此學須先格君心而王心多欲未能自克故曰非不悅子之學第所學甚大我未之能行也姑且舍而從我得小有所就足矣
今有璞玉節　尋常只說愛國不如愛玉却不知就裏機毅何在詩中能者二字最得夫萬鎰之玉其値幾何然必使玉人彫琢而未嘗自教之誠以彫琢此玉莫如玉人我那能如故也云於國家之重寧第萬鎰而夫人籌畫有匠心經濟如應手斯真能治之玉人哉正宜御之以坦誠假之以便宜舉國委之聽其自爲我治則善矣王却要他舍女所學

而從我此與不使玉人彫琢而自教之彫琢不何以異焉竊恐貽代斲之傷空惜完玉之毀矣其如王之國家何　愚意末句教字正與使字相反使者委任於人不使從我者似之教者區畫由己使從我者似之
蒙引却謂教與使同言何故與教玉人彫琢王者異也其說人多從之

齊人伐燕勝章

自夫子不語怪神而子產亦曰天道遠人道邇聖賢說話大抵如此非但務乎實不欲以荒唐悠謬率天下道理亦只如此為藎此章後民字與天字應

或謂寡節　是時燕國無王人無鬬志齊之勝蓋幸勝也而王勝過其

望快心之極幾如古之徯而來蘇紹而見休也遂詫為天意有在而欲乘機利之耳　或謂二句宜滾說言人言雖不盡主取弟自孫人討之自有不得不取者爾是個字法言其事做得起也

取之節　二取之上懸空說下實取言王之取之也必須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耳　股頭二取之俱緊頂取之何如取之來不兩平當重勿取言取之可否不須卜之天意只須決之民心如取之而燕民悅耶則取之可古武王固嘗行之如取之而燕民不悅耶則勿取亦可古文王亦嘗行之服事之日未遂為戎衣之者未可謂取者之必是勿取者之必非也　文王未嘗取商亦未嘗取之而民不悅先武後文落脚在勿取明矣　悅之機在取前未取而望其取乃悅

以萬乘節　上節且兩活此節倒在勿取一邊　王自度王如取燕燕民其悅耶不耶以萬乘伐云云是燕民之不悅也是王當為燕之文王不當為燕之武王也如之何其取之天道遠人道邇王第察遠於邇即不言天可矣　以萬乘二句與首節以萬乘二句相照彼以此二句決大意此以此二句決民心　何以之迎之必為避水火也自萬乘伐萬乘如之凡迎之情有二有畏而迎之有利而迎之若國不相敵而迎則其迎或出於畏耳齊燕匹也夫亦安所畏者而簞壺相迎其避水火必矣　若說是時尚未殺其父兄如水二句乃設言之辭非也蓋迎乃勝之時事豈迎在勝之時殺略却在取之時當勝之時秋毫無犯耶蓋迎之虐之皆在勝之時皆已然事也　運如運轆之運言流轉而去不以

齊為棲息安止之所　始也避水火之燕而迎王師自彼之此有避之道焉今也避水益深火益熱之齊而迎他人自此之彼亦避而已豈其適從乎齊而不一轉移哉

齊人伐燕章

兵家勝機其先聲惟在一征湯方一征自葛大慰天下之望齊乃一征自燕而自動天下之兵一何今古相越之遠哉則惟齊之虐燕不若湯之仁葛不為天下所信故也苟非反其虐燕者而復燕胡以及未動而止之乎　問章旨當重臣聞三節乎重末節乎曰宣王因諸侯謀伐之多而策何待全是惴惴畏人的意思故臣聞三節仔細尤其不能如湯以動天下之兵若曰王之千里畏人自取之也此正話也觀末節猶可

二字只是輕帶作尾。若曰向使王而如湯自葛為政於天下。安用出乎下策。而企幸其止為哉。

首節　諸侯多謀二句。正是齊王惴惴畏人處。臣聞三句。則極論其不宜有此畏也。不宜畏而竟不能不畏。此咎將誰執哉。此乃即今日之不勇。咎前日之不仁。不是笑他膽怯。　諸侯謀救燕。非真救燕。惡齊之不利於己。而借救燕為名也。　蕞爾亳都。竟剏正有夏。而有萬方。彼何人哉。況以最勝之邀四塞之固。宜何如其發憤。為天下雄。而惴惴焉不自保。令古人之相越。豈不遠耶。自取之而已矣。

書曰節　一字最重。凡征最是第一征。嘆槩後來或順或逆。皆從此起。湯本不忍伐葛。為惡不悛。不得已而為匹夫匹婦伐之。所以天下信

之。信者。信其征為非利為。志在救民而已。信則人任。所以東面云云。但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足矣。而曰夷曰狄何也。曰救民之征。不利遠者。夷在極西。去東最遠。湯即西征。西夷猶弗克先受。湯征面乎東。則日益東。而去西夷日益遠矣。狄在極北。去南最遠。湯即北征。北狄猶弗克先受。湯征面乎南。則日益南。而去北狄日益遠矣。益遠則益後。故相與怨其後我。總是形容天下願湯先征。天下信之故也。　大旱望雲霓。信湯之仁。知其不來則已。來則必為時雨故也。不重已在水火之中。　大旱何望雲霓。以喻信雲之致雨。霓之止雨故也。民亦素信湯至則仁吾民。不至莫仁吾民。故望之如雲霓耳。　歸市二句。乃極狀湯師既至。秋毫無犯。民皆安堵如故。果如雲霓之望。與誅君弔民是一氣話。說不重民信湯不殺已。信自在湯師未至時矣。　弔慰安也。　一征自葛。天下信之。至是則其民皆曰是奚之望其誅君弔民者也。而湯果誅其君矣。弔其民矣。若時雨降。而民大悅矣。已至之所悅。一如其未至之所望。待已至而後遂。非待已至而始知也。　書曰民之攸徂。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今燕節　今燕虐其民。與葛何異。王往而征之。而民望其拯己于水火之中。非即一征自葛之時哉。齊果弔民伐罪。秋毫無犯。則仁聲先路。王下信之。一征自燕。四海徯我后矣。惜哉齊之自失其機也。　若字與諺云。似這等一般。上章如水如火二如字亦然。　以殺略毀遷之政。而應簞食壺漿之迎。何不相當之甚。故曰如之何。其可須知殺其數句。不

與歸市數句相反。乃齊師與征葛異。而為天下所不信處。如之何句。且說他孤燕民之望。天下以下。方說他動天下之兵。　此節二天下字。與天下信之相應。湯以一征得天下之信。故能為天下之政耳。齊以一征益天下之畏。能不動天下之兵哉。　天下固畏齊之強。而又倍地。則其畏益深。而其兵思動矣。獨患無以為名耳。然且不行仁政。是借之以救燕之名也。豈非自動天下之兵乎。孰動之。不行仁政動之也。看來孟子不非他取燕倍地。只非他不行仁政。苟行仁政。即併天下可也。又何有于倍地哉。　問王曰何以待之。問今日之弭兵也。而孟子詳於前日之召兵何也。曰知前日之所以召兵。則知今日之所以弭兵矣。所以末節只是與殺其父兄數句相反。若殺四句。正是首節取字。

王速出令節　及字與速字相應速猶可及緩則無及矣　一無所利
而置君去之是上下相足若利其人民重器則身自君之不復置君矣
天下之謀伐齊畏其倍燕而益強耳今於燕一無所利則可以解其
畏心而止之矣以有燕而動則必以無燕而止此節自上節生來　舊
謂此節正應首節待字尚覺未是夫與其已動而後待之何若未動而
先止之王速出令云云則猶可及止也果能及止又奚以待爲哉

鄒與魯鬨章

君仁莫不仁

首節　吾有司三句甚民之罪狀也　兵刃既接豈無一民死者此死
字活看言無有死有司之難者耳　疾視怒恨而視之也　則可二字

自上二句來言盡誅不可不誅亦不可當何如而後可　言何如處之
可令其懲前警後終爲親上死長之民乎
次節　若在他人答此將曰擇其甚者誅之懲一警百足矣如此則不
惟就事論事其道不大而君心之不仁自若是使上下交相疾視無已
時也所以孟子云云　君窮見戰鬭之有司未見凶荒之民也　幾千
人與上三十三人作紐對相形容極醒　充實便是君不行仁民則展
轉流離而君多藏獨富可謂仁乎　有司莫以告亦承望君之風旨故
莫以展轉流離之狀告君而請賑救也　慢者視之漠然無皇皇賑救
之意　出爾反爾言作者還自受也夫民何言此特以出爾者反爾於
民何與　兩者字相應以此而出卽以此而反可不戒哉　君無尤句

只味箇反字自明白凶年至殘下也是昔之自上出者疾視其民之死
而不救也則今之疾視長上而不救詎可謂自民出哉彼其深怨積怒
未肯斯須忘報復今特一藉對壘之勢小洩宿昔之憤得舉上之所出
者復反之上已爾夫反者反其所出也遂令疾視而自民出安得不尤
夫民令第反上所出是上自作之上自受之上之尤也於民乎何尤哉
君行仁政節　民反自有司莫告來莫告自君之倉廩實府庫充來總
只爲君不行仁其尤在一人耳故但君行仁政云云專責之也君字與
斯字相應甚緊只消一人行仁民就親上死長矣豈待他求以心親之
則以身死之串下卽下之仁也以出乎上者仁故下亦以仁反之也
長上皆有司也

滕小國章

首節　小國自當事大而攝乎大國之間又非小國所能兼事勢必擇
一而事矣　度其仁孰能恤我度其勢孰能衛我此節是謀於孟子
是謀節　是謀非吾所及以在人也則是可爲以在己也事惟在己可
爲在人吾烏乎必之　以小事大智也非謂不當事人但欲擇兩大之
間倚一國以自全則有不可必者　謀謂籌畫也　若只講如何策縈非
旨也語脉須卽屬守死方是二斯字對齊楚言齊楚俱不可憑俱不可
據吾知其孰爲當事所可令我君民上下相與擁衛社稷者獨有斯池
斯城耳君其浚隍而深之增埤而高之卽無湯池金城足老兩大之師
哉而討豈無復可之以此爲圖存致命之地可也　效死句且只說率

民殉國則是句方說惟此可以自盡　則轉語也則是可為言道簡抑
可為也世間惟在我者可為而死雖之死巳之死也如欲效死第在斯
巳之節義民誰之民巳之民也如欲勿去第在勤巳之拊循今之謀獨
有君為國死民為君亡求自獻於先公無愧於天地巳耳如必倚恃東
國厖指南服揣摩情形締結盟好而圖萬一之存則吾豈能及之哉

齊人將築章

全以不得巳三字為主　孟子本欲文公守死而公甚恐至此將進遷
國之說而恐公又泥指棄成業殊非完策故先以太王之不得巳動之
若曰事出無奈舍此更無策也末節即承不得巳說去言以太王之事
觀之果能不忍殃民而為遷國之善將必如太王之王其子孫乃君子

遷國而創業垂統本因勢不得巳姑求可繼非敢望其成功如太王也
方今齊人築薛君實無如彼何正所謂不得巳之時也吾豈不知支離
故國飄泊他方甚非人情之所樂行而事勢至此只得彊為遷國之善
為可繼于巳俟成功于天巳耳舍此寧復有他策哉

首節　此問何從而來從上章來也上章孟子本只要文公效死而公
自度不能此問蓋欲孟子更圖之也

昔者節　昔者句如云大別自爰方啓行以來九世於茲一旦以狄人
見侵而披荆棘斬蒿萊深竄荒山之側卑創若阿之限可謂至艱難至
勞瘁矣　太王自遷岐下肇基王迹恰似擇而取之而實非也當其時
醜虜荒陵來朝走馬苟得一棲身托命之所不啻足矣何暇計及於此
巳不遷也不得巳欲不遷而不可得也不得巳即從上文看出本居
邠而去之岐何樂有此而狄人侵之雖欲不遷得乎

苟為善節　此節天也分上泛論其理末二句乃勉滕文公　以太王
之事觀之為善誠有可王之理乃君子云云天也豈有所擇而取之也

苟為善二句因上文說到遷國處其情可憐此乃慰安之辭言不須
以蕩析播越過自悲苦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爵此盈彼其數不爽果
然存天理為善事天必哀而祐之今雖失其封守哉異日者子孫所得
當必視今所失為多肇基王迹何獨岐下然也　何謂為善外不擾強
大之鋒讓也讓固善之為也內不殘蒸赤之命仁也仁亦善之為也宜
隱隱影遷國意思發之　後世必王意輕帶只是作個浪頭起為可繼

何曰為可繼者見創業垂統出於不得巳也業國土也此業乃世世相
承之緒統也創業垂統者棄其成業而自今肇造以貽後人世承之統
者也夫昔之成業為統巳久君子却乃自今肇創其業以垂後人世承
之統緒其心果何為哉蓋國運不造強暴相侵成業之統將不可繼故
特創而垂之庶幾式微之運少延如綫之脉不絕不得巳而求為可繼
焉耳若夫子孫必王之成功則天也豈君子所敢望哉總說子孫必王
便說成功則天可見此處全要發出不得巳之意　而巳矣正從如彼
何來若人如彼何或可別圖萬全之策今既無可奈何只好為善而求
可繼舍此無策矣此非必所樂為須勉強為之

滕小國章

文公初問孟子本要他效死及其甚恐而再問只得以遷國告之然而太王之遷國也不惟岐山適有閒曠之地可以邑其中而君之且邠民惟仁從如歸市竟以此肇基王跡此其曠古之奇逢當文公時七國並爭兩大交攝安所得此地此民而利用爲依遷國乎故孟子雖曰擇斯二者而述邠民之戀懷嚴勿去之律令其微意蓋可想矣若曰苟無歸市之民寧爲世守之君畢竟要他效死

首節　上二章只有死與走耳文公意孟子別有奇計深謀或可存垂亡之國　問只言小國何也是惴惴焉懼不免于大國者也然厥初謂吾而事之吾而竭力事之庶幾其得免耳乃今截長補短之力幾何業已殫竭而無餘東國南服之師如故尚自蔑陵而未已不識竭力而事

之外計將安出而得免也　始而以推結環褒狄之所習或者與皮幣而欲之乎既而以馳騁射獵狄之所尚或者樂犬馬而欲之乎終而以奇珍重寶狄之所鮮或者貴珠玉而欲之乎　犬馬重於皮幣珠玉又重於犬馬　若但紀太王遷國只說至於岐下便了此却添入太王屬耆及邠人歸太王許多話說乃暗起或曰節爲末節兩擇張本意主守死故也　何以知所欲在土地以三不得免知之　二三子二句乃太王微激其民之辭言自古無無君之地一君去一君復立無君安足患我將舍此行遯不能爲二三子君矣爾二三子勉事新君勿相念也蓋太王亦欲率民共去不好明言故其辭如此　吾君雖志愛民即所屬耆老之言其微也仁人世不恒有卽異域猶將歸往曠代猶且企慕當

吾世而失之更于何地何時覓此君也

或曰節　此節全要挽搭上節方得語脈言太王至去不主守是或道也乃或人又自有說　天子分茅胙土一向先人世守誠寶之重之奉之持之而罔敢屑越失墜也至於我之身茅猶是天子之分土胙是天子之胙耳其當寶之重之奉之持之罔敢屑越失墜猶先人也豈其可以爲守之爲亦可以爲去之爲爲能身自專主者哉　非身能爲自世守者出　爲作事也作或去或守之事也如使國自我立則守惟我去亦惟我是身能自爲之矣惟此國土則受之天子而世世守之者如廩藏之利相傳看管夫豈身之所能爲哉　死守須身守以身死之也身能爲則身可去世守則身不能爲豈能脫然而去乎以身死之而已

君請擇節　皮其地有如岐山之可遷乎從而徙守可也苟無其地則亦守先人之故土而已矣皮其民有如邠民之歸市乎換之偕往可也苟無其民則亦守效死之常經而已矣　言只有前二者爲君擇而處之此外更無方法

魯平章

此章當思聖賢之胸襟何如夫臧倉巧讒魯平廻車正子稱引貧富別白非踰亦可謂知孟子矣然其心猶曰是臧氏之子爲之也詎知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孟子直以爲天而已矣于臧氏乎何尤故夫賢奸一晝夜也治亂一寒暑也問聖賢胸次孔孟皇皇何爲曰晝夜寒暑一生意也

儀平節　首句不曰何往而但曰將出即此便是書旨其將見孟子至
下文公方自家說出若此處明白先露是有司已知所之臧倉何所借
而巧譖只宜隱隱發之爲是　此節不須說臧倉不是臧倉何足道說
他反成充人矣　言若無意而又有事實正是浸潤之譖　出在命後
命在出前命有司所之言於其將出將命也今字與他日字相照乘輿
已駕只是章首將出二字言其將出猶之他日非若大内之深居明廷
之高拱矣若如他日非命有司所之時耶　禮義句言賢者不是無左
驗的彼其一腔之内天理渾然由是而出之行事一天理之節之宜禮
義繇由之出矣故不知其賢觀其禮義也彼孟子者天性之親自分厚
薄至以後喪踰前喪此其出節耶不節耶宜耶不宜耶斯亦無禮義之

大者矣曾是以爲賢乎　玩出字則暗以所存言禮義以所行言淳于
髡有諸中必形諸外之說與此相類　詳與將出字相擊應厥初不告
於衆臣不詳於左右是何等果決而忽爲若人所尼此豈偶然之故哉
樂正子入見節　入見者問其中止而猶欲亟挽之也　假問而實解
也露出士大夫字妙　前三鼎後五鼎只是明指前士後大夫之貧
公意衣衾棺槨之美人人得以自盡與鼎實限三五之數不得不可以
爲悅者不同如欲而後一體夫孰得而限之而後喪踰前喪明乎厚毋
薄父故曰踰也抑不知不得固不可以爲悅無財亦不可以爲悅得之
爲有財又何爲獨不然而必令後喪如前喪乎　事莫大于送終苟可
自致安所不用其極而傷哉貧也前喪何由自致乃後之富非同於前

之貧矣尚可以天下儉其親乎想其念前之無以爲悅將必竭情于後
何忍以後喪之具而復如其前也睹後之悅於人心將必痛心于前何
忍以前喪之故而併殺其後也彼以貴賤之不同而獨羸於數此以貧
富之不同而獨美於物彼固非所爲踰此亦安得爲踰乎　貧富仍自
士大夫來
樂正子節　行或二句語脉自正子之言來正子曰克告于君君爲來
見臧倉沮君君不果來是謂君之行已實使之君之行而且止臧倉實
尼之矣夫人世行之止之總非無因其行也或有人爲推挽而使之其
行而中止也或有人爲沮格而且尼之第此行而且止之際吾道之興
廢氣運之汚隆世宙之理亂關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冥冥漠漠

之表自有宰其柄者豈真人之所能爲哉此二句一須知姑順正子之
說二須知行止不平歸着到行而且止上三須知二或乃含糊未定之
辭與說行必使之止必尼之者大異也　氣運方寒必不能成上下之
交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彘侯之止天實尼之彼臧氏之子之
尼特天之尼而成象者耳而謂區區嬖人真能侵造物者之權哉　曰
之子小之也夫若人樸遬渺小何足指數乃臣[illegible]合豈曰細故而在
若人口吻間掌握中耶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一

古鄮王國珍夏聲甫著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章

問此章參差難看處何在。曰前六節本論孟子之抱負於已能易於王。與管晏迥異。後七節。却因公孫丑提文王之事。遂反手之說。乃以孟子之遭際於齊原易於王。與文王迥異者言之。此章乃合抱負遭際而論。至下章。則專論其抱負矣。

當路節　身登樞要。事權在握。舉國家之幾務。靡不經而由焉。如當路然。　此節丑之本意。猶自謂高視孟子而厚望之也。說管仲晏子之功。

要得欣艷意。如云以丑窺夫子。抱負不凡。成功必偉。假令當路於齊。一當立功之會乎。從前薄有樹立者。誠無足為夫子願。節就齊論其最者。宜無出管仲晏子矣。此兩人赫奕當年。烜耀來禩。丑每私心嚮往之。謂後人恐不可復得。倘可方駕齊驅。前後輝映。令人謂昔有管晏。今有夫子。相傳為美談無窮也。不識可復許乎否耶。　許。自許也。未有其功。度其有是具而先自許也。

子誠齊人節　仲尼之徒。羞稱伯術。而丑以管晏為孟子願。故開口語極峻厲。蓋即下文艴然不悅之意。　知管仲何不但薄丑之識。仍涵比已非倫意在內。　知管晏。知其功也。功名之士。以才氣立功。功如其才而止。管晏是也。道德之士。以德性立功。不可得限量之矣。丑何足以知之。　問人與知孰先。曰人先。凡人之識見不可強也。各隨其人品何如。人在堂上。見亦堂上。在堂下。見亦堂下。其人囿於齊。則其知亦囿於齊矣。誠齊人者。謂不能度越儕偶。特拔等夷也。既從儕偶等夷起見。其見不越儕偶等夷而止。何從超管晏而止之。

或問乎節　或人先以子路比曾西。想亦見曾西平日樣概壯烈。不伍庸流。與子路相彷彿也。即本節言語可想。　此節重功烈一句。正與首節功字相應。或人與丑。皆高當世之賢。而用前賢相擬也。或人先子路而後比及管仲。比丑之識稍勝。但不知曾西耳。　子路不是引語。見管仲人品不逮子路。遠甚也。　子路剛正無術數。正與管仲相反。　曰吾先子所畏。深致推尊之意也。人生惟勢利難克。而子路緼袍不恥。惟生

死難必。而子路結纓不顧。是何等力量。是何等氣節。多少光明俊偉。即吾先子獨得聖道之宗。猶然敬畏推服。吾何人斯而敢望焉。　爾何。何要得深鄙之意。如云予即甚愚不肖。無所比數乎。亦嘗承先子之道教。景子路之高風。庶幾乎仲尼之徒矣。何至卑不及格。重自菲薄。至於此極也。非吾所望於爾矣。　一則蹵然。一則艴然。一則曰先子所畏。一則曰何曾比予。此相去遠矣。　士君子處世。當建光明俊偉之功烈。寧肯卑卑已耶。然使得君不專。猶曰功不能違勢而獨彰也。行政不久。猶曰功不能背時而獨立也。如是而功烈之卑。猶未可深責之矣。　得君專。行政久。是管仲之當路於齊處。　曾西軒輊兩人。以心術為主。　子路之功烈。止於治賦。其不逮管仲遠甚。何獨以管仲為卑。曰以王道論也。

王道以誠意爲本子路心存忠信自是王道胚胎但雄心猛氣不能自克有入于妄而不覺者故爲勇所局僅可治賦云耳管仲之功雖不止治千乘之賦却是才氣詐力襲取而成其中誠意澌滅終不能成王道矣子路五穀未熟終屬荑稗管仲雖熟荑稗耳孰高孰卑必有能辨之者　管仲得君四句暗應夏后殷周二節若曰仲也得時則功如彼其卑我也得時則功視古而倍當路所就相越豈不遠哉功烈功倍之功正應章首功字

管仲曾西節　管仲曾西不爲不是泛論人品乃即管仲之功卑管仲之品以爲人不及格不屑與之相比上節功烈如彼其卑爾何曾比予于是是也不爲者下視而鄙夷之以爲不足爲下節猶不足爲正從此

來顧則高視其功而以其人爲不能爲矣直指可復許句泛說不得足谿之封平仲沮之且惜豚肩殺三士其品又出仲下故不復道

君霸節　管仲二句對上卑字看言管晏之君其初與列國之君等夷耳孰使之赫然主盟於區夏俾當世之諸侯無敢矯命而雄行乎則管仲以之也而威權無出其上矣孰使之褒然表著于寰中俾當世之諸侯無能較隆而論烈乎則晏子以之也而名譽無出其上矣無出其上何謂功烈卑哉玩此二句可見或問節全重功烈卑一句　丑之初問尚恐孟子不能爲及孟云云則以爲不足爲矣此言管晏功高若此猶然不足爲與此而猶不足爲誰復足爲者也猶字自霸顯來

以齊王節　要知此節比前管晏不足爲更進一步進步不在王字在猶反手三字上如云于後管晏之功而以猶不足爲相詰蓋第見管晏之所以未見吾之所以也夫管仲之所以能以齊之君霸耳晏子之所以能以齊之君顯耳若無之所以真能以齊王焉此其咸五登三規天條地高出伯顯萬萬管晏巳自不足爲矣然且以齊王猶反手然登咸三五不出指麾規條天地僅歸掌握併王亦不足爲矣豈止於管晏之不足爲哉如此說方得進步之意而下節始有來頭矣

曰若是節　此節要看得甚字滋字明白若如常說却只是甚字了言管晏是何等功烈而夫子以爲不足爲弟子惑巳甚矣至王又是何等功烈而猶反手惑豈不滋甚乎何以滋甚也王猶反手是併王不足爲也王不足爲是併文王不足法也豈止管晏之不足爲哉故滋甚也要

知則文王不足法與前管仲晏子不足爲句相照而又進一步　此節論難王不可以德盛時久作兩件看當以論德爲主言德盛如文王宜何如其易王者乃百年在位當身未洽兩聖並繼始克大行蓋致王之難如此曾不能以其盛德收易之也今言王若易然豈夫子之德又將遠出文王之上者即文王之德猶不足法與　自且以文王至大行只是一箇難字然後難辭向使莫爲之繼即繼而未聖聖而未必兩也尚未知其竟何如矣　大行即文王之德洽於天下也不重武周

曰文王何可節　此節妙處在本論周之難王而節內却都論殷即百里句亦只是帶及蓋殷勝國也周新國也勝國不亾新國不王勝國之亾既巳爲難新國之王安得獨易　此論王重德孟子則重時勢文王

何宜輕輕議過說便是除德不論之意言若以德論文王如何當得乃
文王所以難王則不在德也由湯云云　自由湯至失之也全重商家世
德言紂固宜失而先德以延之血脉俱從六七作來賢聖迭興人心固
結商之世德厚矣以故武丁憑藉此世德中興有如反掌紂去武丁幾
何時世德豈遽湮滅乎當其時六七君積累之所留餘澤猶然有存矣
六七君培植之所留多士猶然夾輔矣紂之宜失不遽失職此故耳玩
武丁句只是承上起下之辭　歸歸心也昔歸心今難心則謂之變
久則難變何與故久而後失之也相呼應久則難變何也德業之維係
人心者深賢哲之聯屬人心者固故難變也今紂去武丁曾幾何時德
業賢哲猶未盡泯尚可以維係人心聯屬人心也若驟而失之安在其

爲難變哉故久而後失之也蓋歸之者既久非一朝一夕歸也故失之
者亦久豈一朝一夕失哉　小辛小乙時商道寖衰諸侯多不來朝
自其故家至輔相之部位安在何處曰在六七作之下天下歸殷之上
乃殷先王未泯之澤猶能使天下歸殷者而六七君在御之日又可知
也　故國有世臣之謂故家可知故家遺俗俱在下流風善政俱在上
下所習爲俗上所感爲風上所行爲政　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總以先
王之所留言而維持人心仁賢尤要故又有微子以下雖亦在故家中
而提出細說一番其實亦先王之所留也此兩段蟬嫣不殺以見先王
燕翼之厚在末造猶然如此又有承猶有　毒痛如紂今昔所罕即與
之天下殆不可一朝者然且久而失之不失于文王之時者以此故

耳　自由湯至失之也俱以人心言根本之深長矣此雖偏安之地
割據之國亦自未易動搖況普天率土盡爲商有是形勢之全勝與根
本之深長交相資也失之不更難耶　猶方百里之猶字語脉自尺地
二句來夫尺地一民莫非殷有縱有廣土衆民恐亦未易爲力然而文
王之初且猶起自百里於殷特百分之一耳勢力之相越豈不遠哉
通節許多說話總說周之難王與文王之德無干
齊人節　此下明齊王由反手而即從齊人之言說起在齊言齊也亦
可見此章齊字不可忽畧　公孫丑論文王一節所重在德蓋曰德者
王天下之本云耳不知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鎡基豈非本哉而齊
人云云顧以時勢爲重焉此善喻也雖小可以喻大矣　無勢智慧何

措無時鎡基何施　此章雖有時勢兩項而所重在時不必說此節今
時末節此時含時勢二意也況末節解倒懸之急與勢何干　權藉萬
物之宰機會百事之長　則轉語也易與是難之難相應言今時却易
然不比文王之難矣
夏后殷節　盛字蒙引云云宜重看盛時且不過千里則齊之千里爲廣
矣　其字指夏后殷周夏后殷周王者也而齊有其地與民未王而王
之規模已具　愚謂雞鳴二句承夏后殷周之盛來若直指齊說而齊
字與其字如何可通作義姑從時說　不改而即辟聚言見成有辟聚
也　以德行仁者王則能行仁政固有足王之理然使其地褊小其民
凋敝強大者或能禦之今齊之地辟民聚若此苟行仁政則不惟德足

絲天下抑且勢足制天下其王也孰能禦之　本論齊之土地人民可爲行仁之藉不重在行仁政上卽順風而呼登高而招之說

且王者節　五百年而後王者興且其間仁政常少虐政常多則王者不作與生民之憔悴自古有之而未有如此時之疏之甚正如雨旣久無日又極烈民之望仁眞同饑渴　假令聖作不大疏則膏潤之餘猶存虐政不已甚則酷烈之焰較緩未爲如飢如渴也　飢者二句且只說民之食吾賜飮吾德也不須湛闓之恩汪濊之澤第行些須仁政已自不勝甘美此乃就民之受用處言之未說涉歡悅上末節猶解倒懸方說歡悅之極

德之流節　德意前動卽與天下潛通旁皇周浹俄頃事耳非待人皆

感悅方爲流行彼置郵之傳命雖速乎而自此之彼朝施暮及猶有彼此先後形若之矣　上二節說勢與時能使德之流行速也此則足之曰況德之流行原自有甚速者乎

當今之時節　時勢不可平對言當今之時民之危急極矣藉萬乘之勢而行仁政危急中得拯救民之感悅宜何如者　倒懸全從時來萬乘則行仁倒懸之藉惟此時爲然者以此時行仁政民悅如解倒懸故也夫得其民斯得天下民心悅甚於王何有正所謂猶反手者　玩惟字從古以來止有今此一時成功最易正與未有蹤于此時未有甚于此時二此時相應　惟此時句與當今之時應可見易重時上勢只是帶說

夫子加齊章

孟子一生本領盡在此章　首節且只說孟子當大任能不動心而所以不動心之道非如告子之力制第在知言養氣一如其心之本然而知言養氣如其心之本然凡以願學孔子而已夫孔子之事業不惟其他賢聖莫之與班而且高出乎二帝百王千聖之上曾謂加卿相成伯王乃可以動吾之心哉　自古聖賢所以成掀天揭地之功者何以故其心靜也靜則理無不明氣無不定舉而措之易易耳但靜有二途有出於強制者告子是已似靜而實非靜制一心猶不足矧天下乎有出於自然者孟子得於孔子之眞靜也恢恢乎可以平天下矣所以下文反覆剖析眞似

夫子加齊節　丑見孟子易言王道因思事業皆從心起其心超乎天下之外乃能宰乎天下之中故特設此問以觀其心　丑問若說議昏氣怯而心動於疑懼却是把就裡看破了只說人心在無事時其中寂然一旦事自外加便覺震驚憒亂況乎加卿相而圖伯王其震驚憒亂可勝道哉而夫子亦然乎否　否字卽接丑問否字以異日投大時言四十字不關心不堅定難與擔當乎艱大養不前定未可力制于倉卒我之不動心素矣自四十而已然矣卽今加卿相成霸王眞人世之客感性分之緒餘何疑何懼而復動其心哉

次節　問遠過孟賁丑意在贊美孟子乎曰非也丑初問其視霸王極大而不動心極難乃孟子自謂不動心故丑詫異驚駭而有遠過孟賁

之賛贊之者難之也所以孟子接說是不難要知機括從初問來凡看書要識語意如此節丑口裏贊孟子之勇而意在不動心之難孟子口裡說不難而意在巳之不動心自有道也　大註借言贊難可謂得之言表不然而取孟賁與孟子相倣便自涉憨可笑矣丑若曰夫子寸心中不知有多少氣力云耳　告子二字非輕帶語下文反覆論辨分剖不動心之道皆從此起　若論孟子之不動心豈曰不難但難在所以不動者非徒以其不動而已丑不究其所以不動者何如但贊其不動之難故孟子云云若曰吾之難自有道也　是不難合下三節不難正在北宮黝二節見出刺客力士曾何足道而亦與於不動心之道正與告子之先我不動心相似然則心之所難豈其在不動哉

曰不動心有節　丑初時止知不動不知不動前一步有道在因上文云云故曰不動心有道乎迷而忽悟有似禮後乎口氣　凡事非前定不立而況志乎若平素無涵養的方法臨時未有不動者道者平素涵養之方法也須識主客孟子告子不平　講有字宜將重孟子見心學有真之意言不動非苟而已

北宮節　中心惴惴皆因氣餒心氣剛强誰能動之所以不動心之道都要養勇　必勝只是以心必之其實勝曷可必縱使猛烈于人自廢能保其終無對手耶此節以不膚撓二句作主其下自思一毫至末只是發明不膚撓二句而一氣相足滾滾而一阶無可住手處只與一句一班須仔細看破方得不膚撓二句乃想像與人結鬬時心念氣猛技捷人誰如我只有我勝人使人撓人逆而已安有我爲人勝而至于屈撓目逆也者非謂膚被刺亦不撓目被刺亦不逆也思一毫二句乃未受挫時視至微之挫如莫大之辱非謂既受其挫而羞辱難當若打之于市朝也不受二句串落重下句何以不受思一毫挫于人若撻之于市朝也刺萬乘若刺褐夫却正是不受處若不刺便是受之矣無嚴何郎接此二句說去當是之時寧有可嚴之諸侯哉惡聲二句正與思一毫二句相應夫惡聲之至其挫人何而有其至之無不反之彼其不受一毫之挫其思固如此也況乎膚之撓目之逆寧止于聲之惡哉此北宮黝之養勇所以不膚撓不目逆也　問黝刺客舍力士耳此章論心學而著此不幾于不論乎曰此脂影告子見告子之道若人等耳非吾

儒事也

孟施舍節、首句加一所字見與北宮黝不同道言力制之心雖與北宮黝同歸而力制之道自與北宮異所力士之與俠客原不可同日道也　黝志必勝而舍視不勝猶勝語脈分明自上節來　勝者制人不勝者制于人制人之與制於人相懸遠甚不勝烏得猶勝然此特在外之形耳乃以我心視之則有不勝猶勝者此處且只如此渾渾說至無懼方見明白總是未分勝負時其心如此　視不勝猶勝且只說孟施舍養勇之所其下五句則論視不勝猶勝所以爲養勇之所也蓋人無懼心其勇自奮一有畏懼之心勇且索然盡矣若彼量敵後進慮勝後會不能視不勝猶勝者是有畏懼三軍之衆之心矣畏則氣餒何以養

勇乎故天下未必皆可勝之人舍詎能於未進未會之前豫必其能
勝節能不先存懼心而已舍之視不勝猶勝如此由是三軍在前目中
視爲蔑有又何不勇之有然則視不勝猶勝豈非養勇之所耶　量敵
度彼之可勝也慮勝思我之能勝也進前行也會合戰也　問舍豈能
何來頭曰自上量敵三句來夫不量敵不慮勝之道二有自能必勝來
者曰既能必勝何量何慮有自能無懼來者曰既能無懼則亦不必量
且慮矣舍雖不能必勝而能無懼則視不勝猶勝耳又何量且慮之有
二能字相應　豈能必勝何便是與黝異處爲下文約字張本　孟子
言有次序黝如挺舍如刃曾如政

孟施舍似節　孟施舍二句不平言孟施舍之養勇有似曾子若夫北

宮黝則似子夏矣　人固不倫而人已之分彷彿相若如孟賁之例氣
之奮發處爲勇心之所托而學者也心之操持處爲守氣之所恃而完
者也　何以未知孰賢以勇論也何以施舍爲約以守論也以勇論則
客氣非賢正氣爲賢二子皆客氣非正氣惡知孰之爲賢以守論則求
人非約求已爲約二子或求人或求已吾知舍之較約　天下之爲已
者惟一而人則不可勝紀而必於一一勝之不亦煩乎倘一人勝我心
卽動矣孰若盡置其不可勝紀者都不一一求勝而專持自已無懼之
心已之無懼可必則心之不動亦可必也猶爲簡而易操也　上文先
黝後舍此却先舍後黝意重舍上引起曾子也黝是舍之陪客舍又是
曾子之陪客約卽在似曾子上　告子不能必其無不得而能必已之
無求孟施舍不能必其無不勝而能必已之無懼皆求諸已者也非若
黝之自謂無不得矣然而舍不如曾子也告子不如孟子也似之而非
也此客主相影之意　孟子正是以已與告子分剖眞似故此節先言
其似而後言其非眞若曰告子之不動心似我而非也

昔者曾子節　此節卽曾子之養勇出夫子二字爲下文願學張本
尋常只說理屈氣歉理直氣壯却未看到透處蓋人心渾是生機不縮
者不率其生機而屈撓之也由是生機便不壯盛卽氣之不壯也雖褐
夫猶惴之矣以吾爲自反不縮之吾故也豈褐夫之能惴吾哉若率其
生機而縮生機自然壯盛便是氣之壯處豈惴千萬人而不往哉以吾
非自反不縮之吾而爲自反而縮之吾故也看來理便是氣二之則不

是　二吾字不可忽或縮或不縮獨覺殊自分明反還也自反者還而
以獨覺自省之也　不縮還是以反起正或謂惴褐寬博爲以怯養勇
者非也夫一褐夫且惴况貴者乎原是極言其無勇　惴吾惴也吾雖
欲不惴其如自之不縮不能自欺何　孟舍求勇於自此却求自於縮
求自於縮則亦自得正氣完一人有雖萬人之氣矣安所惴而不敢往
哉千萬人句則是狀其氣蓋萬夫正是勇之大處非謂必勝之也　惴
生於氣餒往出於氣壯　曾子意謂勇莫大於理直區區用壯之勇直
疆陽之憤激戾氣之馳驟而褐夫亦惴者自在也曾足以爲好乎
孟施舍之守節　孟施舍戾其氣餒而以無懼守之故曰守氣此雖求
之於已差愈於黝若用人力把捉未爲全無事也若夫自反而縮只是

畢其生機一毫人力無用處併一事而無之矣省事固約於多事無事不更約於省事哉　問養勇者何必一事都無乎曰勇壯氣也氣者生機之發越乃天然之物纔涉作爲即害生機求壯反不甚壯矣夫惟一事都無守到至簡約處則正氣充盈勇斯爲大而其心始眞不動矣告子又全不守氣直在心上力制乃力制與舍一也

曰敢問節　此節原問兩人而所論只是告子須就論告子處想見孟子之不動心方得告子勿求孟子求之明乎告子之不動心將不想見孟子之不動心哉　告子論性盡近虛無之學此不得於言四句亦不可說得太粗若曰人心之初與太虛同體盡爰清爰靜一物不着不識不知一念不起者也即我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因狃於習心有生後所妄設耳若又求心求氣以求得是妄益妄也我今一切掃除了豈之若棄便是直見本體安事紛紛多求爲味此人語意孟子將異端精微動人者此爲第一故此章闡明心學專與此人剖別以其彌近理而亂眞故也　不得於言說不去也不得於心心不寧也求於心在心上求得於言也求於氣在氣上求得於心也　不得於言其心蔽也法當求通於心而告子謂即將此言舍置便了何必因僕役主而求其通於心乎不得於心其氣餒也法當求助於氣而告子謂直將此心把捉便了何必倩僕扶主而求其助於氣乎其意云何蓋曰求無他求其得耳得無他有諸己耳眞己一無所有安以求得爲哉　何謂不得於心行澌而心歉心歉而氣餒以故心失其衛而不自寧也此其心已先動也若

又循理養氣役役焉求之於氣以寧其心是不得之後又一不得而動滋甚也即養成此氣其究心亦不動乎而不動固已遲矣莫若以心制心當下便可不動何必更求助於氣哉　求氣求心皆以心求求即是動矣只一勿求便了　二不得俱因義理上過不去告子外義以爲非心體自有故一切勿求　可不可只就本文於氣於心字面味之自見勿求於心不恤言之不得也然不明諸心心亦失矣勿求於氣不恤心之不得也然不養其氣氣亦失矣二者之勿求皆非也第勿求而曰氣較心若輕以持志之故而暴其氣其或稍知差等乎猶之可也勿求而曰心較氣獨重以舍言之故而迷其心其更不知本原乎則有必不可者雖然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豈眞可哉藉令心與氣爲兩則勿求果爲眞可乃志之爲物主宰於徑寸之中而使氣從其令固如卒徒之有主帥氣之爲物充盈于一體之內而使心寧于極亦如主帥之有卒徒夫固動靜一體相須爲用不得分之爲兩者試觀志所到處氣即次舍其處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信乎志爲氣之帥氣爲體之充也所以說人若欲心不動固當持守其志而縱要持志便要循理養氣勿或暴之斷不可勿求於氣也寧獨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不可哉　心之所之曰志志即心也但心體渾渾淪淪無可用力而志可自持故言心而必以志　要知志氣合一全從志氣體三字上討出如輔頰舌只是一口志氣體只是一身皆一物而三名如何分得曰體之充見氣能持志也志方有所向氣未有不隨之者如一念而愉便覺渾身暢快一念而怫

便覺渾身躁熱。動靜得失。無不應念而來。從心而會。如影隨形。如響隨聲。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向使志氣原為二物。何以神速至此。則信乎志為氣帥。氣為體充。一而已矣。至次之說。朋註是志為第一。氣即次之。但訓至為極。於第一之義。似未分曉。恐意至、到也。志到而氣即與之俱到也。次如旅即次之次。言合於志至之地也。　暴害也。告子勿求於氣。是害氣也。間助長。助氣之長也。告子勿求於氣。全不在氣上理會。只是制心之動。非助氣之長也。而亦能害氣何哉。曰心與氣無二物。氣之生機。自心而出。強制其心。便戕了氣之生機。故曰暴氣。　告子本要持志。故勿求於氣。却不知勿求氣。則暴氣。而志亦不能自持矣。孟子說志固當特。却須持志中。即有勿暴其氣者在。一舉兩得方是。　不是持志又

要無暴氣。原無兩件工夫。孟子之學。集義而已。如非禮勿視聽言動。義也可不謂敬乎。　體定不如神全。體定者不動。神全者自然不動。志氣無兩。暴氣神何以全。

既曰節　丑言既說志至。而氣即次。則氣不離志。但持志而氣即在矣。何必兼言無暴其氣乎。孟子說志氣雖不相離。却亦有專主之時。氣當專主時。使人神情不寧。亦能動志。與志能動氣一般。如蹶趨時。心不在焉。全是氣用事耳。而反若驚若猶。不能為氣之帥矣。則信乎氣壹之能動志也。夫持志求不動心。乃竟以暴氣動焉。是無暴之功。即持志之功。安得軒輊於其間哉。　孟子本就志至氣次上。明志氣之當兼養。公孫丑即就志至氣次上。明當專持其志。孟子妙處。全在拈出兩箇壹字。丑當自了然矣。　此章論不動心。則壹字動字。俱就不好邊說。　壹字要說得分曉。謂志之所在。不與氣合。氣之所在。不與志合也。夫志為氣之主宰。氣受志之管攝。原相合而不相離。然如一心鴻鵠將至。是志馳騖於外。而不為氣之主宰。此志專用事時也。當是時。志固飛揚而一身之氣。亦與之俱飛揚矣。志壹固能動氣也。如下蹶趨是氣。獨奔放於外。而不受志之管攝。此氣專用事時也。當是時。氣固搖蕩而徑寸之志。亦與之俱搖蕩矣。氣壹獨不能動志乎。二句串下。重下句。言志氣之輕重。雖有定分。然到壹時。各自有權。志動氣。氣亦動志。重有時而下替。輕有時而上侵也。如帥離中軍。卒固擾亂。卒棄步伍。帥亦憂驚。　古君子之養氣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今不用心點檢。自暴其氣。而使之蹶焉趨焉。

此是客氣沸騰馳驟。全是氣用事耳。而心恍為之搖搖不寧。則信乎氣壹之能動志矣。苟非無暴其氣。何以完持志之功哉。

敢問夫子節　此節要說得箇長字明白。人心之初。靜而能動。與其離動以求不動。莫若順動以求不動。何者。與初心合。乃真能不動者也。告子有所不得。一切勿求。彼謂此言此氣。其道主動。滋將離動以求不動耳。我思言雖唇吻間物。即此心之脈絡。所以疏瀹其性靈者也。我第徹始徹終。洞見言所從出之竅。如此乎知無不至焉。能知則脈絡既清。性靈自瑩。安有疑似之動其心者。是未嘗不得於言。而亦何必勿求於心乎。斯我之長於告子者一也。氣非軀殼中物。即此心之精神。所以捍衛其元神者也。我第能不疾不徐。允協其氣所從來之脈。如此乎養無不

善焉善養則精神既固元神自守安有畏葸之動其心者是未嘗不得
于心而亦何必勿求于氣乎是我之長于告子者二也　知言知人之
言也故養氣加吾字以別之　不養固漸以消磨不善養尤立見戕賊
若疾若徐有意無意之間有妙用焉　心學實際全在涵養而必以明
心先之然明心之後即須勇猛克治却又優柔厭飫真積力久正氣充
盈自然清明強固克堪大任不然則察理雖精見道雖明而一旦搶攘
震蕩之衝鮮不惶惑而憒亂矣所以此章前後論養氣極詳而知言只
一節而止

敢問何謂節　先問浩然何也夫人以身盛心以心帥氣不越一腔間
耳玆曰浩然則固周泱旁皇而莫測其津涯也則固瀰漫布濩而靡尋

其窮際也此其名出創立為前古之所未聞故丑首問及之而孟子亦
曰難言　難言不是浩然二字難下註解緣下文至大至剛充塞天地
等語理極真實而辟近幻妄悟之本非虛誇而說之無可依據此語上
之教下士所笑中士所疑自非真積自得孰能形容于所言之中自我
神明默成所能領畧于所言之外故難之　讀文山正氣歌令人毛骨
悚堅尋常心存天理亦覺體胖神清可見浩然之氣人所自有心正則
本體自見然只可意會

其為氣也節　至大至剛正是摹寫浩然處以直二句且不可歸重養
善特借善養以驗其剛大之至耳　夫人形焉中處宜若小然而其為
氣周泱旁皇天下無能限量之者大孰至焉孑然孤立宜若弱然而其
為氣貞固勁特天下無能屈撓之者剛孰至焉以故人之于氣寧待毫
有所增益哉第在順其自然如其本然直養而無害焉而真心遂正
氣發揚充塞乎上天下地之間無之而非是矣　直養無害者但順其
氣之本然而毋或戕賊初非毫有增益也何以塞乎天地曰此自上至
大至剛來蓋塞之云者窮天際地無處不到之謂藉令氣原有限則有
限處便是不到處氣原可阻則不阻處便是不到處乃其為氣也至大
則盈天地間無能限之其為氣也至剛則盈天地間無能阻之故惟順
其本然毋或戕賊便能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無非此氣之充塞豈非吾
所謂浩然之氣哉試思丹衷耿耿正氣獨存之日直足橫亙八極光照
千古乃知孟子真不我欺

配義與道節　塞天地只說氣配道義乃其氣之輔翼乎心而使之不
動處　人心全是生機生機之發揚處為氣而義即生機之宜然道即
生機之本然初非二物豈不曰合然養成此氣却使見義必為聞道必
行不復以恐懼動其心豈不合而有助如夫婦之相配乎如無此氣則
其氣小弱如飢餓然力不足行不果安能配義與道乎是氣能助乎義
也下節却言義能生乎氣是相須為用之意　道者天理自然人心如
其自然者制事即義也道乃義之本體配義與道不平言配義而併配
其義之所從出也　愚意此節乃發明上節氣必直養之義夫養氣之
必以直何也蓋直行于人事則為義直原于天理則為道兆貫一直而
已而此浩然之為氣渾是天機絕無矯揉方為天下之至直者豈不與

道義配合而為一哉人若無此道義則理不直氣不壯其氣如飢餒之人大者小剛者弱矣尚能成其浩然之氣乎然則以直養者其必以義養矣但今人絶無此說私識于此　愚意自配義節至長也作三層總是細細發明直義二字至必有數句方把直字說透

是集義節　夫義與氣相配則養氣必以義矣顧以義養氣其道有二一曰集義一曰義襲　此節承上起下喫緊在一心字出此一字纔知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故即知義之非外矣　集義者所行之事無時無處不合於義由是浩氣自然充長如苗自生非謂僅行什一之義強求乎氣如兵家掩襲之術遂可強致乎氣如手取物也何也人心全是生機而順此生機便是事之宜處則即心是義寧有二物藉令行

不合義心體虧欠其心何由快足而心帥乎氣氣未有不餒者矣然則義之在內豈不明甚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認義為心外之物故也豈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哉　集義是絶無不義義襲是猶有不義氣以集義生不以義襲取是氣全根乎義矣此處且點字面輕淺敘過至下行有二句方發就裏　心居內而帥乎氣其非外自不待言乃義不集心便不慊心不慊氣便餒則即義即心即氣懸分其孰為內孰為外乎　未嘗字有來頭言告子把柳栝棬食色彼我之說其言義不一而足乃以不慊則餒之說律之其於義是自憒憒終日言義而未嘗知也

必有事焉節　承上言集義亦未易言矣說者謂氣乃天機自然但當率其自然無所事事已耳不知人心妄機種種非一若不力為滌除終被汩沒何由與天機合以故養氣斷然有合做的營生如四勿三省之類決無悠悠蕩蕩昏昏沉沉聽其自長之理第有養之事則將有正之心勿正可也無正之心則將有勿忘之心勿忘可也無忘之心則將有助之事勿助長可也此則不疾不徐若有若無絶無妄機渾是天機自是義由內出不可勝用斯真能集義者也夫是之謂善養氣若在外面今日行一好事明日行一好事逐旋湊合畢竟還是義襲氣何由生

孟子必有事數句如煎茶煮粥火候停勻乃養氣之恰好處須淺下大發善養必有至正心為一句心與事相應　事者養氣之事正者期氣之長忘者心不在氣助者助氣之長　勿忘只是其心惺然常存便是

勿忘此氣不是有所繫着　忘輟其有事也　何謂助長曰涵養未深時候未至氣尚索焉小也而以意拓之使大氣尚餒焉弱也而以意振之使剛一似浩然獨存充塞天地者所謂虛憍踔厲強陽之客氣也真意壞生機純拓之而愈小振之而愈弱矣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註中必以集義為事似把集字說得易了下便重疊說不去合必有事三句方能集營之沙泥殆盡流泉自沛　無若句語意云何諺曰前人跌交後人把滑　謂其人何也蓋謂家人之生計寔惟在苗世第聽其長於天耳我今巧奪天工以揠之道長之今而後仰事俯畜家人其長有生計矣孰非吾一揠之力哉　自宋人至寡矣語意如云憨憨舉世笑舉世做憨憨　宋人一段言其不能益苗之長而更滋苗之害只是

揣狀其愚謬可笑似更無第二箇人了雖舉天下之養氣者每每以有事生正心因以勿忘生助長其不爲助苗長者益寡是何宋人之多也此其蔽殆不可曉矣　不曰助氣長而曰助苗長此孟子覺世迷處宋人之助苗長天下無不笑其愚者至於當身有氣不欲其浩然則已纔欲其浩然往往不用力於義而用力於氣强拓之而求其大强激之而求其剛鮮不如宋人之助苗長者焉蓋求之於義似虛求之於氣似實求之於義甚遲求之於氣甚速故不知義者因以然脉恣其强悍專以助長爲之卽稍知義者亦以躁急亂其優柔時以助長參之大抵芒芒之故智予病之風類也天下豈少宋人之徒哉　何謂益養氣能令氣長是養有益也以爲無益而舍言其心以爲氣長乃天機自然安能

養之使長而舍之不養也不耘句言只與任苗之荒穢不事耘治者同特無益爾未有害也若夫助之長者云云　觀不耘之喻可見養氣只是除其妄機　不耘荒穢其苗豈曰無害此所謂害言自我與他添上害是

何謂知言節　此節知言要從深微處說　其爲辭也由詖而淫而邪而遁其爲知也由蔽而陷而離而窮言之原流曲折無不了了于胸中才可叫做眞知焉耳若夫有詖之所便有蔽之所不知蔽之所何以知詖之所舊謂知字在四所字未也還照今說爲是　詖者道本大全而其辭偏在一邊此乃見一邊不見一邊故也蔽自見生偏見遮其全覺故辭亦偏而不全偏蔽之見所入肯深故其辭沈洋蔓延說之也長陷之深而心叛乎正故邪說成爲心之神明難欺叛正必不自得故遷就遁避以求伸其說　生萌動也萌動乎蔽陷離窮之心則凡卿相之作用覇王之義務綱領與節目盡壞矣若非由詖淫邪遁之辭而知之其何以當大任哉愚謂詖辭四句乃知言的正解生於其心以下則深決生心之害見言之不可不知耳非謂生於其心等語亦是知言也　其見於政事將必濶略而不周極重而不反回遁而不經紛更而多靜亦如言辭之詖淫邪遁　政事如何分如戶部所行總是爲國理財政也細分之則或金或錢或糧或芻事也假令主計之心昏塞邪僻則理財之政壞而金錢芻糧之事皆壞矣　詖辭四句其故匪細乃孟子闢異端以承三聖之事所以忽然說到聖上自古聖聖相承無非正人心以治天下乃詖淫邪遁者其心術能害天下之政事故懇知聖人必從其

言　聖人不是後聖前聖也復起猶言再生夫異端之詖淫邪遁似不過一時立說之誤自古聖人未有窮其心術言其爲政事害者言之實自予始顧文章關乎世運議論通于事功辭非則心非心非則政事皆非理有固然斷斷不爽前聖或未目擊處士之橫議而偶未言及假令九京可作必曰先我同然豈以吾言爲迂腐爲鑿空哉

宰我子貢節　須知丑以旣聖擬孟子不重兼能知言養氣全從孟子二我字來如云吾人難有能難兼能而尤難於自謂我能故宰我子貢冉伯牛閔子顏淵其人皆孔門之選或知識勝而得於言其善爲在說辭矣非卽夫子之所云知言耶或涵養勝而得於心其善言在德行矣非卽夫子之所云善養者耶孔子立德立言一以貫之業已兼此二善

矣然且不敢自謂我能至併辭命而遜之今夫子自謂我知言我善養
一何毅然自任略無謙讓未遑之意也自非聖域優入何以臻此　此
節只重一我字看二善字且說各人好處不重兩不相兼　自古立言
之士所言無非德者然或揣摩之或摹擬之耳第令有德者言之則其
意懇惻其味深長淵然不磨之光在言語之中悠然不盡之藏在言語
之外試取顏閔諸君子之言玩之自有一種不可到處　兼之句文勢
是振起下句言孔子所能衆已渾全其本末而孔子所居猶自謙讓其
緒餘　孔子兼之如太極兼陰兼陽之兼真卽靈靈卽真妙合無兩非
果有二件塞在腔子中　自此至未言孟子之不動心得之孔子此節
先露出孔子字爲下文張本不重諸賢　問人性真機與靈機爲一如

鏡之空明乃人或生來樸而不慧或生來慧而不樸何故曰字內真機
無時不靈但靈機如戶之闔闢時通時塞生真會其塞時則樸勝會其
通時則慧勝大抵五行之變化萬狀未易臆測
曰惡是何言節　此節我學不厭之我字極喫緊不可輕易讀過蓋我
知言我善養毅然自任乃孟子本色直截不學世人矯飾謙恭處而丑
則詫與黴黠問其既聖蓋自我字生也故孟子述孔子不敢自聖而亦
曰我學不云云其辭雖避聖字其意則併明我字耳其曰智也仁也言
孔子之所自任卽我之所謂知言養氣也我獨不可曰我乎若只是不
敢自聖何須說許多話　人情始學雖有不欣慕者甚得趣也久之而
趣少于是乎苦其多而厭心生矣夫惟靈機炯炯深知義理之味將愈

學而趣愈永何厭之有人情始教雖有不勤劬者中心願也久之而弗
願于是乎憚其勞而倦心生矣夫惟生機藹藹無復爾我之分將愈教
而願愈殷何倦之有　要認真且字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仁與智分而爲二非真仁真智也非聖也今夫子仁而且智是仁
卽智之生機智卽仁之覺機此豈覺爲仁意想爲智者哉乃真性中
空明合一之妙也而與性合真者非聖人其孰能之大抵且字不是有
一仁又有一智也且字與上節兼字同說　均是人也或爲智或爲仁
或爲仁且智而聖實際何如曰人生受命于天渾然一太虛耳安有仁
智之分乃太虛中之生機在萌動時輕清在凝成時濃厚生而值其清
輕則爲智生而值其濃厚則爲仁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仁智之不能合一所從來矣而太虛之靈妙莫可端倪故其所生
又有輕清而濃厚濃厚而輕清與太虛靈妙之機妙合無兩不囿于二
氣之常者孔子之天縱將聖是也
昔者節　諸賢皆學聖人子夏等僅僅得其一體冉牛等具體矣而不
免于微語意俱重學聖人而未至上因孟子不敢自居于聖故取以相
方如此　一體不可就才能說三子或謹密或簡質或高曠已于聖道
有得但偏而未全若才能但可謂得其毫毛當不得聖人一體　未至
于化尚爲意見方所所局故微　安字從何而來曰惡是何言乃駭然
不安之意若自度其品地分量足以相當則居之而安矣
曰姑舍是節　如顏子詎可易到但真正學道的不把萬古第一人讓

別人做此是孟子勇猛處作文詩意要占地步又要含蓄如云諸子自顏氏殆庶而下誰非希世高賢第彼所歸宿我所嚮往此中曲折未易卒畢其說今且置此勿論矣

曰伯夷節　諸賢學孔子未成尹夷則生而自成矣故問及之答言二人雖各自到成就處而各一淵源各一途轍與我不動心之道自別我之不能安于彼猶彼之不能安于我也烏得强與彼附哉　開口先及伯夷高其人故也論語逸民章同　君民治亂仕止久速字面與卿相覇王字相照　此節道字俱就心說夷尹必有專主孔子心無專主夷之道主于止速尹之道主于仕久孔子都無專主隨其可而已　伯夷非如楊之爲我伊尹非如墨之兼愛舊惡不念亦能濟世但天性介特

之意稍勝一介不取亦能潔已但天性剛毅之意稍勝然纔有偏勝即有倚着與孔子之道便異　非其君二句生治則二句何事二句生治亦二句如单出非其君句且勿露伯夷餘可類推　伯夷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誠謂獨夫之毒痡非其君也即吊伐之君猶然以爲非其君殷末之濁亂非其民也即永清之民猶然以爲非其民湯與桀皆可就則皆可事而孰不爲君夏與殷皆可救則皆可使而孰不爲民何謂可非以意造非以識參我心之生機觸于人世之時宜若有不能自已者即可也　皆古二句宜側重夷尹起下孔子字言不惟孔子爲聖之時即伯夷亦聖之清伊尹亦聖之任故吾不惟未能行孔子之道即夷尹之道豈能行哉乃私心所願第以知言養氣率心體之自然學孔子仕止久速一惟其可之道而已即既聖則吾豈敢詎肯自畫乎哉

行行其道也有行于三者一有行也夫道待其人而後行我未能既聖安能行聖人之道可見未能有行正爲皆古聖人　願情願也　不同道至末句方明　願學孔子不可泛說直頂知言養氣而言言我之知言養氣誠念吾心虛明活潑原無倚着滯礙誠得如孔子之無倚着凝滯本心之極適何如此吾所爲必同孔子而道與之同者也則夫奉爲模範而步趨以之奠爲法程而向往以之者舍孔子其奚願焉　可以仕四句只是箇虛字虛則靈機不塞自能知言虛則生機不害自能養氣看來孟子雖有知養兩件只是一箇工夫致虛而已

伯夷伊尹于孔子節　道雖不同亦有可齊等者如三分鼎立不相上

下是也　此節全重自有生民何說得極狠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言不但伯夷伊尹不能若是班也若但伯夷不若是班第可曰自周以來未有耳若但伊尹不若是班第可曰自商以來未有耳　要知自生民以來未有不是與生民較言自生民以來其間古聖人挺生幾何間出幾何要未有若是班者蓋雖總皇帝王伯之全無一可與之方駕極元會運世之紀無一不在其下風矣然則上下千古寧復與孔子班者哉

然則節　有同與不同道相照生民未有與也此問與中亦有同乎觀節內天下字而俱就立功業時說亦與卿相伯王字應則未敢節俱重功業可知　此節重伯夷伊尹與孔子同語意帀下言其德不難于

有天下却又不苟于有天下也 百里字二一字與二天下字皆極言之言其德盛之極天下屬心爲能以小成大心正之極幾微不苟不肯托小取大以其皆古聖人故也天下寧有德不盛心不正之聖人哉夷能作師于百世之上而何難作君乃采薇清風曾一飧之不顧天下又何論也尹能致君于二帝之隆而何難致王乃耕莘高節曾一介之不苟天下又可知也然則斯來斯和不磷不緇寧獨素王然哉 是則何語脉自不同道來言孔子生民未有夷尹自不能同所同惟有此耳

曰敢問節 所以異不是泛說言得百里云云此孔子功業與伯夷伊尹同處而孔子自生民未有則功業必與夷尹異矣而其所以異者何如

知足與不阿所好是一反一正語其稱美之也自智足以知聖出

之豈是阿所好 此因下文所引三子之言十分駭人故先言此謂由今而觀三子之推尊孔子者似乎太過不知三子所言乃是真知孔子之聖果有度越千古者故云然耳假令三子人品汙下亦不至阿私所好如是其汙之甚也况其人品又甚高乎其所稱孔子者斷出智之所及而可信矣 汙亦有幾多般汙而至于阿其所好此乃朋比之小人汙斯甚矣三子褎然聖門之選豈其曰汙即使汙焉亦何至阿其所好如此之甚乎

宰我節 得百節以功業言之言其立功業將所立如許大而又不苟立功業也宰我三節亦以功業言之言孔子雖無帝王之位而其功業直可凌跨二帝折衷百王千古無如其盛者其所以異如此豈若朝諸侯有天下令夷尹得而同之哉如子所稱加卿相成伯王眞不足道矣

單言堯舜者自有生民聖莫盛于堯舜堯舜且遠賢之况其他乎正應前生民未有意子貢有若二節俱有生民未有字面相應尤爲明白

人之觀夫子者皆以夫子不遇功業莫就爲惜乃以予云云然則夫子之終身不遇者乃所以萬古獨隆者也區區一時之升沉顯晦安足問哉玩以予二字乃獨得之見如封人木鐸之說萬世生民賴之故也

見其禮節 言夫子之德政吾固知其盛然未知百王猶謂有與之並者今我已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法盡知之矣未見有德政如夫子者何也以禮樂之久近知之百王禮樂皆爲生民然但及于一代之生民耳而夫子定萬世之禮樂則百王遜其經綸自生民以來未有矣

何謂政先王當日之行事是也何謂德先王當日之心術是也今日先王往矣將何以知其政與德哉曰先王雖往而其所制親踈貴賤相接之禮與夫宮商律呂相宣之樂則至今存也當其行此禮時皆待政以爲之振飭如禮有朴畧華盛則政之或簡或煩者因之居今而見其禮不居然知先王之政乎當其奏此樂時皆由德而爲主張如樂有和平蹈厲則德之或性或反者因之居今而聞其樂不居然知先王之德乎

禮以飾政樂以象德 耿楚侗說見其禮至遠也即是夫子斟酌百王處似勝前說見聞禮樂即知德政而百王無能違信非至聖不能惜大註不如此耳間如此說自有二何却如何說曰此承上文而賛之也如云王者之禮樂珧非聖作原自未易等者况等于百世之下而百王

無一能違此乃範圍神聖陶鑄皇初綿亘在千秋之間神識在千聖之上除子孔子豈有第二箇人乎　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政與德也百王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而孔子獨定萬世之禮樂是自生民以來未有其禮樂也則亦未有其政與德矣未有孔子言百王之中曾無一王如夫子者

有若節　自聖人至其萃是論民中聖人說話都在民上有若胸中先有此一段了所以沒頭沒腦開口說豈惟民哉此倒吊文法也　有若前半節本意本欲說出於其類二句以見聖人殊絕靈異敻越凡民爲末二句極贊孔子的引語而恐人有聖人與我同類之疑故先以麟鳳山海言之言麟鳳山海豈非殊絕靈異敻越飛走流峙之上者哉然未

嘗非流峙飛走之類也以此推之聖人固與民同類而殊絕靈異敻越凡民寔有出于其類而拔乎其萃者其與麟鳳山海奚擇焉夫以聖人之殊絕靈異敻越凡民至與麟鳳山海無擇豈易更盛之者又豈易盡盛之者乃自生民以來其間出類拔萃之聖不知凡幾而竟未有盛于孔于孔子其萬古無兩者哉　葢嘗縱觀寰區之中冥擇法象之賾茫茫浩浩總總林林其間或合或分或統或辨自宏覽者不能盡睹洽聞者不能殫述焉而豈惟民哉　麒麟等四句以麒麟等爲主須就相去懸絕處說方振得起類字　夫麟首四靈率百獸步趨擇地音吐應時成青震之姿錯黃離之釆來軒皇之囿遊祁帝之郊夫固開天統而闡人文者也由此而及于走獸不過唆唆𩥇騃躍躍蹢躅生成于周置商

網之中跧伏于豐草茂林之下已耳孰有若麒麟之殊絕尤異者哉夫鳳生丹穴止梧岡儀虞廷巢帝閣覽德一下文治以光咸文一振苞符叶應鳳之爲靈昭昭也由此而至于飛鳥不過搶榆枋決蓬蒿樓枳棘羅矰繳爲鸒鳩斥鷃之倫耳其能與鳳爭飛乎　前一民即生民之民聖人出生民之類拔生民之萃有大功于生民也然功在一世之生民則亦拔出一世生民之類萃耳而孔子功在萬世之生民則自有生民以來盡出其類盡拔其萃他聖即出類拔萃乎誰有若孔子之盛矣

須思生民字凡三出何故不可作閒語看過

以力假仁章

此章本意不在分別王伯真假言仁之假者無力且不能霸仁之真者

無力已足以王以力不能使人誠服而德能使人誠服故也然則人主感動萬衆肇造丕基其惟有此真仁哉世謂真仁固大則以王假仁亦小則以伯非也

首節　二仁字皆以行事言王仁伯亦仁其分別則在以力假以德行上　行與假正相反在勦襲之曰假從中出之曰行　王降而伯猶假王者之仁然非謂區區假仁真足愚一世定伯國也彼亦知人心至神假仁人未必從於是陽示以仁陰脅以力用以刼持乎天下天下亦陽慕其仁陰畏其力是僞爲之仁恃吾力而行於人也故曰以力假仁者自是主盟中夏威加友邦而伯諸侯力寔爲之豈果以假仁之故哉而要不足以王矣　何謂德至誠無妄是也至誠無妄而慈祥惻怛之意

從中流出仁似迹于伯哉乃所以則不以力而以德也由是家六合子
元元爲天下所歸往　自古小國豈無一二假仁者未聞有能伯者也
其能伯者如齊晉諸國皆大國也然則假仁而伯非以力曷克焉力自
國出故以大國爲力　伯必何王不三句俱引古爲證證得以力以德
二句了無可疑
次節　以如藥之有君　問上節無服字此節添出服字何也曰服字
自王伯字來蓋大則以王小則以伯皆非細故未有人不服而能成者
而伯者以力假仁是以力服人王者以德行仁是以德服人矣但以力
服人者不是眞服以德服人者纔是眞服　非心服言非被那假仁哄
動以爲眞仁而中心誠服之也　力服人之力屬伯力不贍之力屬人

言人之力敵伯之力不勾用也　中心悅與誠服界限要明中心悅者
仁自德出與人心内相投而懽悅之此際此心必曰吾君其眞仁人哉
此乃傾心仰慕非若陰畏其力陽服其仁豈非眞實服之乎　如七十
子句緊連上句詩云以下乃證之旨以聖教王化平對者非　孔子素
王無力　東西南北咸服自是王者氣象然必係之乎思　此指中心
悅而誠服言謂者詩人說也言此詩正說武王之民是只等中心悅而
誠服也
仁則榮章
此章之妙與牆高賊偪遠一般蓋日遠辱莫如自治以其潛消侮而不
待禦也若般樂怠傲則不自治其國家而敵人生心矣此章因世主偷
安而以勵精惕之論心不論事章内明政刑般樂怠傲只是榮衛勝理
二及時則其神守之强與弱也　開口不仁二句且虛虛引起正話在
中三節而喫緊在二及字　末後歸着在自字上方透露仁不仁本旨
仁則榮節　人主爲天下所景仰多少光彩與華之豔盛相似榮也若
被人卑下凌轢則抱羞含恥無可置身處辱也我心存生理即生光華
我心無生理即自析挫彼畏侮之自外來即我心仁不仁之徵實處耳
喫緊在二則字　此仁字乃一日二日惟幾惟康不容偷惰之私意也
一有偷惰的私意則疏於防而示之隙人將抵其隙焉荒于嬉而啓之
釁人將乘其釁焉敵國輕侮國勢陵夷何當自愧靦恥有不可洒者
取喻見其大戒不解大迷不悟非但狀其難免　下就是濕的不仁就

是辱的皆當體而是非在外者惡辱却居不仁與惡濕居下奚異胡迷
謬若是其甚而舛錯至於此極乎
如惡節　莫如直貫到明政刑處總是一箇仁字言居不仁非得策莫
如云云　貴德而尊士言以貴德之心尊士士即有德之人尊之者貴
之也　位高爵也非賢不稱職萬務也非能不辦在位在職何嘗無人
茲備令賢者能者在是所貴在德而所尊在抱德之士矣意若曰天下
有治人無治法不有股肱之良安望庶事之康　夫尊賢使能將以何
爲寧惟是愼登額之典清選舉之路彼其心責豫防畏鄙戒無一息忘
其政刑而立政淸刑無如此人故也幸而際難逢之機値可乘之便其
汲汲皇皇以明此政此刑宜何如其惟日不足者尚能虛負乎此時姑

待夫他時耶　閒暇二字從戰國難得閒暇來也幸而得之此不數値之機會不再來之遭逢也時哉弗可失矣　事如何行罪如何斷井井有別曰明　全要就心上說畏與大國無干即我及時之心潛而消之畏字有味與兵交而勝者不同凡善窺人之國者先窺其心以我之兢業心起彼之嚴憚心心心相攝折衝於意念之微戰勝於隱約之際不待兩陣而決機者也下節或敢二字正是此意大者如此小者可知威加侮內旋奮袰中榮莫榮於此矣

迨天即　迨即及也稍得閒隙皇皇自治是其心無一息不在是也上下節二及字同　孔子贊他正爲首何即上文及時之意　此講知道全在　簡迨字與及其時之及字同而能治其國家之能字即從迨字

中討出蓋迨之爲言惟日不足其心汲汲皇皇不遑寧處未陰雨以前未陰雨以後雖欲幾微暇逸瞬息間歇而不可得以此治其國家眞可謂之能矣我不自侮或敢有侮予者乎斯哲后危微之眞傳興朝長久之至計也心機便是道體非知道何以及此　道無他心是也看迨者如斯一章心體之不息可知味此詩迨字何等汲汲皇皇其有事以前有事以後都無頃刻暇逸可知是自强不息與心體合也合于心即合于道非知道而何　治國家正如綢繆牖戶自治故也而精神則一迨字運之乃可謂之能治不然則雖塗茸補救吾不謂之能矣侮之形在外敢之心在中曰誰敢侮者言其侮心潛消也　或敢以心言應上畏字誰字與其字相應不自侮誰敢侮之

今國家閒暇節　玩及字乃常想般樂怠敖未有暇日至此云云惟恐時去而不復自縱也此其心無一念不在人欲生意絶矣不仁哉　或宴樂或遊樂皆樂也般樂者其樂盤桓不休也即此般樂便是懈修國政處怠也即自般樂便是蔑視敵國處敖也　益閒莫益之或擊之其禍自外來耳惟此般樂怠敖分明開戶延敵撤壘招兵豈非自求其禍須知自求禍從上二節照出益及時脩其政刑能使大國必畏及時般樂怠敖自合敵國生心不由乎自更由乎誰　仁不仁全在二及字上前及時雖在閒服以後如姬公日未出而待旦其無一念不惺可知此及時雖在閒假以後如孝先日未入而思眠其無一念不偷可知常惺者百廢振起其周於防可知常偷者萬幾叢脞其疏於防可知

禍福節　禍福即榮辱自從也與上下自字異

求言節　此章首言仁不仁中間用二及時末用自字其實一也爲善而惟日不足此心渾是天理矣豈非仁乎爲不善而惟日不足此心渾是人欲矣豈非不仁乎仁不仁豈在外乎　天之所命何物仁也仁者活之機自作不仁之孽活機絶矣

尊賢章

前五條每條言政只一二語又極明白易行而天下即屬心焉易之也看他用七則字逓到王字上如破竹然所以深明興王之易

尊賢節　人主所與撫綏四民經營王業惟在得天下士故首及之賢能秀出等夷故曰俊傑俊傑在位要形容民譽克庭吉士布列氣象正

賢路清明多士彈冠之日也　民譽時髦布列岩廊君子道長天下士
誰不見之則其悅而願立朝也寧俟隆躬旌而旁招之雖岩穴而物色
之乎　要看其朝的共字益其朝乃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之朝也誠得
師師濟濟與之同寅一堂之上斯上願矣以後四節其字俱如此節說
市廛節　統於地官掌於司市　市之有廛非真剩促較計與爭尺寸
之利也直恐棄本逐末稍示裁抑之耳既廛復征何爲者也如逐末者
少第令有司者治之併其廛而弗之取矣蓋自日中爲市以來貿遷化
居非通商不可若必算及市地厚其征求若與之交易然者是君人亦
有市心矣
關譏節　古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扼關而攘之貨何爲者也是使道

路之間盡爲権取之場行役之日亦無休息之地也
耕者節　四民中農家最苦而王業根本於是何在　財力皆人情所
愛但田自在官而下特出力治之易財已入民而上復用法出之難況
吾民先公後私勤動終歳俾我得其力即得其財其情亦可念矣此誰
非吾之赤子恐必以租稅重困之也
廛無夫節　國都分爲九區如井田之制中三區前朝後市中爲公宮
左右六區皆民廛也前朝一區中左祖右社　周禮宅不毛者出里布
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布縷粟米力役三征也
但係常征外加罰耳戰國時但見從前有此名色遂不問其游惰與否
一切取之耳如什一爲什二也昔以示罰今爲常賦　黃葵峰謂一夫

而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先王之法必不如此太酷里蓋指五畝之
宅言夫里者一夫所受五畝之宅也夫里之布只是一夫里中合出的
布縷之征其說有理　玩大註廛仍作後市之宅官廛也非左右六區
之民廛也不然何以曰賦其廛耶如此說則無夫里之布即從廛字中
討出蓋夫里之布本爲無職事宅不毛者設耳茲既謂之曰廛其人則
商矣自有六職之任矣尚可謂之無職事乎此而併用其夫征何爲者
也其地則市矣非如五畝之宅矣尚可責其宅不毛乎此而槩取其里
布何爲者也
信能行節　前五節泛論其理信能二句始着在時君身上言以吾所
陳五者至顯易至徑省也而能使天下悅爲願歸焉看來人君直患不

能行耳信能云云　此節五者字與王字首尾相擊應中間四層遞遞
說去總見五者之可以王也中四層界限要明鄰民既親乎我則鄰民
不攻乎我民既莫我肯攻則我自無人爲敵我既無敵於人則我必受
命於天安有受命於天而不王天下者而要自能行五者始則信乎五
者之可以王天下也　仰若父母頂上五悅而願來悅而願立願藏願
出願耕願爲氓者何也蓋日是能顯遂生全我者也願復之恩勤也豈
非仰望如父母　鄰民仰若父母則鄰民皆此君之子弟矣有如鄰國
之君率鄰國之民而攻此君則其所率者果鄰國之民耶率其子弟而
已其所率而攻者果此國之君耶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而已　濟者從
其率而攻之斡了此事也未有濟言必不肯攻鄰國治兵相攻而相敵

之形咸爲彼其民莫我肯攻天下更誰有作敵者　朝廷設官置吏必
以威權假之俾之誅鋤强暴以安兆庶天之置吏意亦若此誰能抗天
而與之敵哉使其有敵是使之無誅鋤强暴之威權而兆庶無從安也
非天所屬意者矣天吏是有威權的天既命之將天廢則必命之承天
統矣天之所命誰能違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人皆有不忍章
此章總論保四海之易也易在人字上宜細思言保四海即人便可取
足是一腔之内咨保無疆王道真如運掌矣
人皆有節　全重頭一箇人字遡初體也　心體之初寂然不動盎自
顛連撫念彼之人以形骸遡近相遭此之人以目遇而後不忍人之心

于是始動焉然則不忍人之心于是始有乎哉曰非然也夫心之有與
心之動與語動則必待彼之人接于此之人而始動也語有則不待此
之人憫乎彼之人而始有也當其彼未形呈此未目遇夫且即人而自
有之矣抑且盡人而皆有之矣請問火性炎上水性就下果屬之火與
水乎抑屬之燃與達乎
先王有不忍節　此節全從上節第一箇人字推出如破竹而下無住
手處總爲先王只是箇人夫先王與天下之人並生先王亦一人耳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先王獨無不忍人之心耶既有不忍人之心能
無不忍人之政耶以其心之不忍人者行其政之不忍人者則天下之
大莫非人也即盡天下之人咸被不忍人之澤第取諸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而止與運之掌上奚擇焉此無他先王只是一箇人故也大哉人
乎其聖明之所以仁覆天下者哉須知不重先王稱贊先王正是稱贊
人人　先王有之有字緊頂人皆有之有字　斯字要看言不忍之政
與不忍之心有則俱有不待外求也　以不忍三句機括全在人字夫
天下雖大莫非此人以不忍此人之心行不忍此人之政則天下之人
舉安矣又何難焉　何謂治施不忍人之政于人也治天下者施不忍
人之政于天下之人末節係四海是也掌上與天下相應至難邦至易
也
此節本意言即此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便可治天下如運掌也
所以謂人節　今字對先王言孺子即人也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
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也藉令見之良久始有此心或者計及於内交

要譽惡聲而有乎未可必其自人有矣乃玆乍見而皆有之寧暇計及
内交要譽惡聲耶　怵惕惻隱之心此乃乍見時發動之心非所以三
句則明其爲人所本有之心也所以下節接說無惻隱之心非人須知
孺子之父母等正與人相比肩　首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節變
文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如何分剖如何闗應曰見人阽危顛連自家
心裡如被刃刺蝎螫捱他不住不忍人之心也當此之際其心必驚動
而傷之切痛之深矣怵惕惻隱之心也是因不忍人而怵惕惻隱也看
來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狀其見在人皆不忍人之心是遡其本來
問怵惕惻隱之心亦有内交等三件而有者乎曰亦有之孟子曰哭死
而哀非爲生者也可見亦有因些考而動哀心者矣祉閑自有這樣半

真乎假的心

由是節　須知此節非謂人當可惻可隱可羞可惡可辭可讓可是可非時必發動惻隱等心乃言人之本來原有此等心也無惻隱非人從上節看出其下又從無惻隱非人推出

惻隱節　此節只把人字仁字禮義智字剖析明白書者便自了然夫人之一身渾是生機而仁即生機之凝而爲心處則仁即人矣生機之截然處爲義肅然處爲禮炯然處爲智則義禮智即仁矣夫義禮智即仁而仁即人然則仁義禮智豈非總是一箇人乎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果安從生哉夫仁義禮智如穀種惻隱等如穀芽惻隱等只是仁義禮智之露其端倪處然則謂惻隱等即仁義禮智可也謂惻隱等即人

可也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所以下節接說人有四端如人有四體分明說做一箇痛到極矣此節乍見二節先從外感上驗明人必有惻隱等此節才原原本本說這四者都從仁義禮智中流出如光生于火影生于形安得不爲人所必有乎

人之有節　須知仁義禮智自人字生人身渾是生意既謂之人就是仁就是義禮智矣惻隱等心特人的仁義禮智之露其端處耳安有人而無是四端者哉正與人身渾是生意生意凝成處叫做四體是人便有四體一般四端就是人如四體就是人故自謂四端不能人曰賊四端而吾即曰自賊謂君不能人曰賊君之四端而吾即曰賊其君　取驗四體明皆有也人之有是四體分則爲四體合則爲人其實四體即人耳故皆有之也人之有是四端不猶其有四體乎　大抵此章人字勿輕放過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不能只是不能惻隱等不必添入擴克字面

末節　此因上文自謂不能謂君不能而論之曰夫四端也而果不能乎哉夫能自知生惟不知乃不能耳乃凡有四端於我者雖未能擴而克之却都知擴而克之眞覺勃發其機不能自已直與始然之火始達之泉無異斯其充豈難能乎苟能乘此不難能之機而遂充之雖以容保四海亦充此人所皆有之四端而足天下豈有人外之治哉　仁義禮智皆生理也生理脉脉潛通無際原是光被四表周流八極的物事人惟寂然不動其倪渾然未露其朕則亦已耳有是四端夫既動其倪

露其朕矣當是時善念勃發欲罷不能皆知引而伸觸而長則滿本然之量不至被四表周八極不止者豈人人有此覺性人人有此靈機乎其誰不知之玩此二句全未有工夫只就善端動時論其自有機括如此乃人之良知也至苟能充之方勉人寔下工夫　知皆之皆與凡字相應言四端之無人不有故擴充無人不知覺性與善端俱來其爲人之所皆有一耳　夫世間有端于我者豈惟人哉端者始也則然之始即火之端達之始即泉之端矣試觀火然之始浸明浸昌皆有燎原之機雖謂凡有然之端于火者知皆擴而克之也可試觀泉達之始愈出愈有皆有放海之機雖謂凡有達之端于水者知皆擴而充之也可茲謂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豈不與始然之火始達之泉相若

哉 若火二句狀其不能不克之機緘凡有四端于我者所皆知也苟能克之則乘其不能不克之機而遂克之都是省力的說話絕無疆勉蓋苟能克之則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不在先王而在我即此以保四海則所謂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亦不在先王而在我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然豈徒先王能之哉 何以知充之足保四海也以若火二句知之夫善端之發至如火然泉達則雖未充之時已自有潛通四海浩無涯際之勢矣苟能充之寧不容保四海直與先王比隆者而要取足於人所皆有之四端寧加毫末於人之外哉必須挽到首節人字上方是本旨 保四海者愛護四海而使之各得其所也父母對四海言雖近在庭闈亦不能事況其遠者乎蓋不能充為有私意

譬如有好貨財私妻子之意尚能事父母者乎

矢人豈不章

此章自恥為人役來 首節且輕輕淺淺說箇術關乎仁其下方說仁尊而安術莫羨焉後三節俱頂此說去而要歸之巳蓋人情不怕巳傷人却恥人役巳乃巳之不傷人以仁人之不役巳亦以仁巳之為人役以巳巳之不為人役亦以巳求巳柰何寧為惟恐傷人之術勿為惟恐不傷人之術而巳

矢人節 重矢匠一邊矢人惟恐二句言矢人以術之故遂使心不如函人之仁迴職業未定之初豈礪鏃削墨之家偏無惻隱祗以術分其塗而遂心遷于境所係大矣詎可以為外來之職業而忽諸 人但知心能移人却不知術能移心術亦不論上下凡日用所習皆是如做官學寬平仁術也做官學酷烈不仁術也 凡業都有巧處故曰術

孔子節 上節且只說術關乎仁夫術關乎吾心之仁而人莫處仁術蓋曰仁只是惟恐傷人耳巳何利焉故此後以尊安不尊安由巳之機動之處仁術也 擇擇術也術與里相照里在外者耳術則在我矣在外者且以仁為美矧在我者而不處于仁乎 仁即惟恐傷人之心不處仁不處術之惟恐傷人者也如幹矢匠富強之事便是孟子說仁合外內而言 曰尊曰安解上文美字而本意起下文人役字人役卑而此尊人役危而此安故原俗情入道情動擇術而處者之心 天以生理與人莫非良貴故曰爵以其出自太虛超然而獨存也而仁乃生理

之始得之最先且無限生理無不包孕其中是能首出乎爵而無出其上兼統乎爵而一無所遺爵孰尊焉 宅在內心亦在內故人心如宅而人心如內欲外誘皆能令人桯杌惟是一腔生理超然欲誘之外令人心舍其中多少清泰寬適宅莫安于此矣 不智從尊字安字生來人情皆欲辭卑居尊今乃自失其尊可見他原不知其為尊也下同智非淺淺乃性靈真覺即仁即智

不仁不智節 仁生機也智乃生機之惺然覺處禮乃生機之肅然歛處義乃生機之截然宜處一物而四名 因上文說不仁是不智此因承之曰不仁固不智亦必並禮義而無之不止不智而巳蓋此四者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原非二物故也必如此說者見他無一星尊處安處

起人役也　役者居卑效勞今既含其尊者安者則先自處可卑可勞之地矣不俟受驅使而後爲人役也　心體大矣我心尊安處便是世間尊安處世間尊安特我心尊安之成象者耳反是則以人役招人役其能免乎看孟子亦不做兩个看牛哀化虎其心先已虎矣　人役且就當身說猶云奴才貨也爲役方是受人驅使做人役也　矢人與肖節矢人相應卽惟恐不傷人不仁者也弓人則帶及之

如恥之節、恥人役而不免只爲不仁如恥之莫如爲仁仁則尊且安者在我我非人役誰得而役之　爲仁在何處爲仍在術上爲之如習省刑薄歛休兵息民之術與函人巫人一般其心自惟恐傷人矣

仁者如射節　仁者節本意何在發如恥莫如爲仁之意也夫恥無他

恥其爲人役耳爲人役無他由己之不仁原是人役耳乃仁者其始也如射者之發而正己則其己非人役之己可知其繼也如射者之發不勝而反己則其己又非人役之己可知然則如恥爲人役者孰有如爲仁者乎要知末節全從人役節翻案看出非創說也　何謂仁有惟恐傷人之心便是正己者正此求己者求此　上節言如恥莫如爲仁此節言如何是仁仁者如射而射者始終求己則仁者亦始終求己而已蓋不仁之爲人役以不仁之由己也不仁由己而仁獨不由己乎　尋常只說爲人由己尚屬糊塗看孟子語意極狠言仁者一副心腸盡情用之於己

子路人告章

玩此章由禹只各說一句以後全說舜大當歸重舜上由禹只借以形舜之大耳與巢大成章論孔子先論三子相似若曰善之分量至舜始滿云耳　由禹誼至高却只少箇同字其喜之意若曰此己之過也今而後可因人而遷於善矣是謂善專屬己而未同也其拜之意若曰此人之善也今而後可取人而歸諸己矣是謂善專屬人而未同也乃大舜則有大矣善與人同矣蓋以其舍己者取人卽以其取人者與人何取何與何己何人其善與人同者也故由禹大舜孰非君子而孰有如大舜與人爲善之大者哉

子路人告節　人情惟無過耳有則常恐人知如有人焉告之有怫然怒耳有赧然慚耳乃子路至以爲喜也胡其度越恒情至此哉蓋謂吾

而秕行在躬其爲切身之隱憂係心之深患何如幸得藉忠告而蕩滌之辟如沉痼新痊多少清泰多少寬適愉快可勝道哉易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可參玩

禹聞善節　喜者心相投也至曰拜則又感動之極矣昌言之拜豈古有此禮也者而發之一念感動之極自有所不能已也　書記禹拜皐陶拜益今人投刺俱用拜字卽祖此意

大舜有大節　要識有大二字語脉從何而來上二節或告過而喜或聞善而拜此皆匪我所思亦古僅見樂善似無復加矣乃大舜更有大焉　曾見有喜人之聞過者乎則喜乃喜己之聞猶見己也曾見有拜己之善言者乎則拜乃拜人之善猶見人也皆未與人同也　勿說舜

之善與人同善公理也善不認在己亦不認在人與人同之而已　舍
己不是舍己之未善只是絕無自用之意便是從只是是其言取則收
而納之己　舍己二句串下宜將從人及取諸人以為善與謾過專重舍
字樂字言惟舍故樂方是
自耕稼節　自耕一節證上節也舍故樂樂故久苟非其心之所樂安
能久而不變哉宜用一故字一直說下
取諸人節　取於人二句正應善與人同故君子句正應大舜有大焉
因我之取而益勸於為善是取即與也然孟子本意却不重此蓋謂取
者入而受之乎己與者出而施之乎人乃取却是與出入妙合施受渾
忘即己即人何人何己真可謂善與人同矣此其通極於太初实會於

元始蕩乎四海為家恢乎八荒共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君
子之善孰有大于此者故曰大舜有大焉　與人為善不重能感動人
口裏說取便是與心裏說我便是人只要剖破藩離推倒界限以完善
與人同之旨
伯夷章
前二節落脚在二不屑上不屑便是隘與不恭處君子視斯人無可棄
遠尤視人無可玩忽所由能不與夷惠異哉
伯夷節　自非其君至浼焉是數夷之素行諸侯以下則因素行而度
其心如此也不受以事言不屑以心言下節倣此　非其二句重二其
字其指夷言夷之淸修萬古無兩必須與夷同淸方是他的君友故殷
之君誠非其君即虐民之君猶期以易暴非吾君也而不之事矣殷
之臣誠非其友即厲揚之臣猶若以惡濟惡非吾友也而不之友矣
立朝一　足耳未事也與言一交談耳未友也且不肯耐矣立於至塗
炭設言以發其不立不與言之心言其視之污辱至於此極故不立不
與言也其冠不正小失耳非惡人也此段說到極處故用推字　諸侯
句重个善字設言之也讙際不先固自遠之而不與居文物不備固自
鄙之而不欲納即有善辭命者吾知其亦不受也其心曰舉世滔滔誰
堪共事獨可潛蹤海濱待天下之淸已爾區區辭命之善詎可並善其
人而受之哉　不受也者意在者字乃忖度其故之辭下節同　二是
亦句尋常多欠分曉是對非言亦猶又也不受在外面不屑就在心裡

所以下个亦字夫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正以望夷之見就耳夷若心
屑於就則將受其辭命矣今此不受也者豈但是外面不受其心亦必
鄙夷之厭薄之而不屑就已下節是亦句倣此　受與就相因若受則
必就之矣止與去相反既止則不去矣　而不屑乃兩人心事其上或
獨立或混俗說話皆自此生宜重看
柳下惠節　此節若重惠之温夷即非本旨全是逢場作戲的意思
伯夷遠惡人惠玩惡人意思一般而惠更甚不可錯認做仁愛意莊子
載孔子欲見盜蹠而惠止之雖是寓言亦誠惠之心事者　惠逸民也
無宦情亦無熱腸以汨沒成其幽潛與辟世金馬門相似所以此章不
數伊尹以其志在淑世其腸熱於夷惠也　不羞不辭非詘節非苟祿

也若曰君雖汚矣官雖小矣溷亂之朝安見不可以避世畢冷之局安
見不可以仕隱乎　遺佚二句正是必字　爾我分形原自不相關涉
窮戹我不守道自浼乃為爾浼矣有必以其道之我在其能混爾為我
乎抑能移我為爾乎而能相浼也此處滋味全在爾我字上　不羞二
句和也進不四句介也惟和而介雖不絕惡人惡人亦不能浼矣故其
自言云云　惟其不能浼我故常由由然與之偕但不自失焉耳　不重
介介乃所得以和者　由然與偕即不羞不卑之意正相應　去志未
決棲遲困其所耳業已啓行姑嘗試而一挽之此豈必其止哉而惡無
弗止易止極矣　不屑去不是樂與斯人若曰悠悠濁世何足與較云
耳其視人如雞犬之在傍也蓋可去而去還把他當事是屑去也此則

全把他不放在心上不屑去之矣
伯夷隘節　此節緊頂兩不屑字論之　天下大矣天下之人衆矣豈
其無一人可與亦豈無一足與較者彼其望望者無不絕有舉世皆濁
之想由由者無不偕有玩侮一世之思夷惠雖百世師乎亦難免乎隘
與不恭矣　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以彼不屑就不屑去竟絕之玩侮
之或遠之以有意或容之以無意是斯人無足與也非聖人心同天地
之量矣　只為少個視人惟我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章

細玩前三節孟子本意只在人和勝似地利先借天時扶起地利却用
人和壓之若曰彼地利者僅勝恍惚難憑之天時耳安能當我人和所
以第三節止說地利更不及天時矣占候之不甚重兵家皆知之不必
深言也看來此章畢竟還重道字道者人和之本即孫子十三篇一曰
道勝是也
首節　二不如進步比較說得實了又實天無形地有形地無為人有
為故也如云凡兩敵相加效力惟人彼時日習吉似可徼天之幸而渺
茫恍惚令人莫可效力惟一據形勝則進戰退守人始可效其力矣然

而民不親上誰與效力即形勝之地亦如虛無人焉其與渺茫惚恍之
天時等耳天時固不如地利而地利又豈如人和哉
三里之城節　看書全看文勢注向何處如三里節本意全要振起下
節夫以環攻之天時竟詘於蕞爾之地利則易守孰如地利者乃人之
不和且併高城池深足食足兵之地利而委去之又若最不易守矣安
見能挫天時之得者遂能使人和之權哉　中二節三里七里及城非
不高四句最重　孟子從環攻上討出箇得天時而蕞爾城郭竟弗克
勝天時莫可如何也天時之不如地利決矣
城非不高節　天時之攻不足以當地利之守兵家萬全之策宜無如
城利矣然而不然也　城非四句孟子胸中若先無委而去之一句四

亇心非不郄在何處着落五句作一句說方是如云凡兵家堅守之計將必地之利人之和合併而成者也藉令其委而去之也而於不高之城不深之池不堅利之兵輩不多之米粟則不利之地與不和之人共分委去之咎此其誰不如誰尚有未可必者乃令城非不高矣云云猶然委而去之則其全因人之不和可知夫以人之不和至令高城深池堅甲利兵米粟多有之地利無所用之彼堅孤壘操空拳恐拷腹親其上而死其長者獨何人哉相提而論地利洵不如人和矣彼何小而堅此何完而瑕正要摔碎上節

故曰域民節　玩故曰二字因上三節說兵計既無如人和而極言常勝無如道也問上文既重人和此又重道何也曰人和不可強斷然以

道得之兵計既無如人和則常勝自無如道矣封疆山谿兵革俱是地利看父勢末二節滾滾一氣至戰必勝矣方了得三不以之意極論道勝也　何謂域民夫畫封疆而界之域民耳第是域也獨能示人不可出之形非能奪人不可出之心也如有必欲出之心則潛逋者境亦可越顯畔者土且可崩曾謂區區分地分民之跡真能繫民之手足禁民之跬步耶　三不以見其自有所以得道以下則明言其所以在道也忽出二道字其重可知　率性之謂道性生機也生機渾是一團和氣與陽春相似能令萬衆欣暢其中以故多助而天下順恭以和召和也助輔翼順帖服皆和也畔離去不和也　得道多助言得道能令人心和失道寡助言失道能令人心不和然寡助幾多㡬百十人也是寡五

七人也是寡多助亦幾多㡬千百人也是多多億萬人也是多乃失道之寡助極而至于親戚畔之骨肉離德天下皆無一人和矣得道之多助極而至於天下順之率普歸心天下更無一人不和矣得道失道之效相越豈不遠哉須知語脉總自二道字來　助扶持之也順馴從之也世未有扶持之而不馴從之者茲惟助而多多而至則無人不助亦無人不順于是乎順以天下矣蓋多助自得道來而道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固順乎人且順乎天下之人者我順乎天下天下自順乎我當是時普天僕志率土歸心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誰非此明聽翼爲之衆號附後先之倫也然則多助之至非卽人和之至哉

末節　凡兵家之勝幾合彼巳之人心而必之者也假令巳之人有一

之未順則此一人者或有不盡之力抑令彼之人有一之未畔則彼一人者或成相抗之形斯其勝猶未可必矣茲以此天下之所順攻彼親戚之所畔則此無一不盡之力彼無一相抗之形故得道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道不綦重矣哉　二所字以君言君子卽天下所順之君以此攻親戚所畔之君其勝必矣

孟子將朝王章

此章要識孟子所見與三人不同處何在三人以爲自重孟子以爲尊君孟子心事全憑大有爲三字道破而根因則自輔世長民而來　大意謂孟子托疾辭召而出弔東郭也其初公孫丑私止之既而孟仲子曲掩之最後景丑氏且明非之一何衆口不理之甚也蓋謂爵執如王

尊而偃蹇自大曾莫致敬郎公孫丑孟仲子之意皆然特於景丑氏發之耳豈知爵固可尊而輔世長民之德可尊豈在爵下故從古濟世安民而大有爲者無不親此輔世長民之德然則我之托疾正望王之大有爲耳是尊君之大也亦敬君之大也其與奔走趨承之敬詎可同日而語哉責難於君謂之恭便是此章斷案

孟子將朝節　首句極有意不是閒語正要振起不能造朝句言孟子本自將朝祇因王使人來托疾以召遂亦托疾以辭而竟不果造朝如往也與公如齊之如同　辭命多少宛轉只不合多一點敢召意耳　別有所托恐王不悟此若曰臣所害病與王一般所以傚之者切矣　如此而來即如此往不肯少有假借分明一君一師抗衡之象看後

面曾子節全是此意

明日出弔節　厥初豈無他辭可托而疾往疾來本意正要王知非獨守已且悟君也不信宿而出弔正欲汲汲明此意耳而丑但知爲守已不知爲悟君故云　云非惟不知孟子出弔之意抑亦不知托疾之意矣此節明日字最重問答皆從此起　丑問所重在昔者今日字面故孟子且就昔疾今愈解之而就裏緣故未服顯白蓋孟子本意急于王之知其非疾耳東郭氏王之大夫其言可使王聞公孫丑吾之弟子其言未能使王聞也彼其日侍門墻又當自悟此心事而其言未能使王聞安用顯白爲也至下文景丑氏猶東郭氏則諄諄而與之言矣

王使節　此節出弔本日的事　此節須就此際的情景想見孟仲子意思仲子蓋曰夫子之托疾原自偃蹇乎王命而問者臨門醫者隨至王何意之殷情之切也今茲問無可問矣醫無可醫矣情形畢露始於不可掩齊王而問此宜何如其焚斫孟子而問此又宜何如其慚沮者故爲孟子節說曲解如此或曰假令孟子遇使者與醫於塗則何以應之　是時王以孟子爲真疾故使問且醫來　仲子權辭巧處在一小字爲下文我不識何張本　曰趨者因昔未赴王之召不遑寧處也要於路止其歸也使數人必欲止其歸也仲子所重不在實已之言政恐孟子歸來爲王人所見莫掩其辭疾之本情耳　仲子一場話說仍是昔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之意皆俗情也

不得已節　東郭景丑皆齊大夫可通于王也宿弔同意　當是之時

將趨造于朝已乎如本心何則以趨造已不得抑竟歸于家已乎如人情何則以竟歸已亦不得兩不得已于是之景丑氏宿焉庶幾景丑氏猶東郭氏宿于景丑氏猶弔于東郭氏而委曲責難一再悟主之意宛可修達于王乎　曰倫曰大曰恩曰敬字義部位都要分曉夫父子等五件雖然是人而心與人俱如親義序別信皆有自然條理毫不可亂人之倫也而父子君臣尤所以主持秩敘秉總綱常人之大倫也而恩即親敬即義只是明指出各自條理非倫外又有恩敬也　景丑氏兩番說話都扯父子要孟子事王如父也若曰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大君有命而偃蹇自如豈事君如父之義乎景丑此言以奔走論而孟子却以獻納非不解景丑之意也若曰猶鄉可獻納不可奔走我之不往

召正望王之爲堯舜耳　人生而有君臣父子非渺小也彼其秩之敘
之于庭闈朝著間者益主持五典提挈百行直當與天地並立其爲人
之大倫兩者權均鉅可謂君臣之倫秖于父子之倫哉顧所以成其
大倫者何在我想君臣之所主與父子與父子一體而分無所解於人
心第在爲慈爲孝藹然相親以恩爲主已爾若夫朝廷之上立爲君臣
將以綱紀四方貞肅百度乃森嚴之地肅恭之所也故尊居九五猶當
欽容恭已以禮其臣況一介下臣趨承殿陛敢不小心服事凛凛奉一
人唯謹乎其若大倫何　父子君臣恩敬非可偏廢第父子情不可解
其道尚親愛君臣分不可褻其道尚嚴肅　恩敬相形重君臣又重臣
、此以大倫責孟子若曰子素講人倫以率天下豈宜躬自犯毫之邪

一駭歎而曰此是何等言語非斤景丑乃凛然不敢承認不敬之意
孟子若曰我之分則自當以責難陳善致君堯舜爲敬豈其奔走承順
如諸臣之爲敬已耶隱然是賓師言語　用堯舜字替仁義字見尊君
也　玩不敢字重心不重言須重高視齊王上　陳堯舜自就平日說
然今日不應召無非欲王重道而大有爲與堯舜比隆耳其意一也王
自可爲堯舜何敢以非堯舜之道陳之與村醪不享大賓相似
景子曰否節　言我爲子不敬非以啓沃之心言以遜承之禮言也
禮以致敬　仍用父子相陪應上　唯者應之速諾則稍緩君父不平
趨命如此其急敬君如敬父也　此節周將朝三字極與聚本將朝王
反以聞命不果是王之命不能速子不俟駕之行而且輟子將朝王之

駕多少偃蹇驕倨自處尊大毋乃非禮意乎丑謂未見子之敬王以此
豈謂節　此節須與上節相關上節要孟子守禮敬王其意云何若曰
尊莫如王云耳不知天下之所尊不專屬之王也爵齒德竝列爲三而
其尊等焉士以爵之尊敬君而君以齒德之尊慢士可乎　豈謂是與
與前非此之謂也相應言此一不敬也我就納仁義之辭謂之而于曰
非此之謂矣于就趨君父之命謂之而我曰豈是之謂與彼以其富四
何與上節仁義字相應以見我之敬王以仁義而我之守己亦以仁義
也　不可及是引語言以富論則我誠不及晉楚以道論則我無一不
與之相當者何不可及之有　萬善兼該取數多矣纖欲不染造位超
矣真富貴也　正是賓師辭氣若臣子安可如此但孟子不明言耳引

曾子之言與禮相抵言曾子豈未學禮者而其言却乃爾　夫禮之所
云尊君之義也道也乃曾子顧以我之仁義當晉楚之富爵有若各伸
其尊而兩不相下者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意者道不可爲典要唯變
所適尊君固一道尊德又一道兩者當並存天地之間以稱時勢之變
不可執此而議彼也蓋天下有達云　云天下至莫如德明是或一道句
爵讓過另說齒只帶及起下本意原重在德上爵一三句及朝廷三句
作文俱三平不得一頭兩脚亦不得宜散做或滚做大抵要見三者其
尊相當無可輕重以明曾子之言　晉楚之不可及其尊不可及也而
天下之不可及者獨一晉楚乎哉晉楚之尊不可及其爵不可及也而
天下之尊不可及者獨以晉楚之爵乎哉嘗試較量各挃之體統提衡

竝立之威嚴其尊之達天下者凡有三焉夫皇王維辟萬國誰不欽承長上君公衆庶誰不瞻仰是爵之達天下統一尊固也若乃杖國杖朝凡國老皆養上庠執醬執饋雖天子且禮耆碩又況乎本仁祖義何代無師賓友之高風好尊志勢何朝無帝王伯之盛節乃今知寧獨爵一然且齒一更自有德一矣固不謂天下之尊尊高位不尊高年尤不得謂天下之尊尊人爵不尊天爵也曾子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詎非謂三者其尊各擬其尊並立毋容軒輊其間者哉

朝廷三句明三者所以爲達尊也莫如何指言莫如其尊也以朝廷論則當正名定分故莫如爵尊以鄉黨論則當教讓存厚故莫如齒尊以輔世長民論則當崇仁尚義故莫如德尊曰朝廷鄉黨輔世長民只是

則三者所以當尊乃其尊自達之天下非謂出朝都不尊爵出鄉都不尊齒也　朝廷天下之朝廷鄉黨天下之鄉黨而世天下之世民天下之民安得不爲天下之達尊　輔者夾其旁而羽翼之長者居其上而宰制之提挈宇宙控御人羣乃掀揭旋轉的勾當惟本仁祖義通斯世斯民爲一身者能之　輔世長民正德之可尊處天下所共依賴故天下共尊之孟子出此四字最爲喫緊不應召本意到此盡情透露後面大有爲王伯地醜德齊等語皆自此生惡得句近說就三達尊上論道理言尊等耳何得以一慢二不明著齊王身上何謂得我獨尊而可以自由也二其字指達尊言看三箇莫如三箇之尊等耳以一過一一已不爲偏重況一以過二一且見爲偏輕矣此詎惟我獨尊而可以恣睢自由者耶而欲有其一慢其二胡得焉

故將四節　前二節作一段後二節作一段大意云凡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如湯桓有不召之臣得爲大有爲之君可徵也今天下無大有爲之君則爲其無不召之臣焉耳夫湯桓有不召之臣不敢召也而今乃敢召其以不爲管仲者爲可召耶甚矣夫今之不古如也

故將節　此節血脉自上節輔世長民以下來惟輔世長民莫如德而不得慢也故將大有爲云云出大有爲三字隱然見辭疾正是敬君責難於君謂之恭也　故將二句若只說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卽不得本旨全要發一箇故字其故何也輔世長民莫如德也　大有爲與上節民字世字相應大有爲者以斯世斯民爲已任者也　之臣

與之君相照言其君不世出直將濟世安民做天大的事業其臣不恒有必可輔世長民抱天大的蘊藉蓋君非小可臣亦非小可英主重臣如黃耳金鉉果能相與以有成耳不然而君方咸五登三參天兩地乃與奔走承順之臣呼可來喚可走者圖之其不如蚤之負山者幾希此無他輔世長民莫如德故也　謀何謀謀大有爲之事也　故將三句且虛虛敘去有此君必有此臣至其尊德二句方實發必字之意夫大有爲者有爲於斯世斯民耳而輔世長民莫如道德如其不尊不樂則必不信不任卽德能輔世長民此君寧能行其志乎何足與有爲也彼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而有謀則就者以此　問尊德樂道不如是何故不能大有爲曰輔世長民莫如德　尊德樂道亦非一等如

是云者言直至道等也極言其尊且樂也巍巍乎千乘而式廬畫接輕
身先於匹夫斯亦曠古之奇逢希世之盛事矣
故湯節　二學字正應不召字學之則師之矣安有師之而召之者
問湯以尹爲臣桓以仲爲臣豈顧問哉而必曰臣之臣之何也曰此應
不召之臣的臣字也等臣也此却學焉而後臣臣而師矣即天子可以
召師乎可見湯桓有不召之臣問先學而後臣豈先貴之而後賤之乎
曰臣之非賤之也舉之在位而使之任政也然必先受教而後任政耳
臣者任以政而授之官也夫聘尹於野舉仲于士將與共政詎得終
弗之臣然而非所先也君道講學爲急經政次之故皆先學後臣卒也
七十里而爲政十一征而無敵如雲如雨奄有萬方何其易也桓亦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革直以衣裳之會致之管仲之力也勞於求
賢故逸於得人
今天下節　地醜據而無能混壹德凡陋而無能卓越未見大則以王
小則以伯者　二其字指君言問所字曰士有從我者他教的在此士
可從學者他受教的在此故曰所　好不好就心說負其位而耻自屈
故也　二臣字與上節臣字相應學受教也學而後臣是臣其所受教
也今也不然　所受教不召之臣也不此之臣而欲與奔走承順之臣
共建大有爲之業其將能乎
湯之於節　上節說召此節說不可召俱重人君　不敢召以君心言
不可召以臣品言不敢召正爲不可召也管仲的臣品且不可召況不

爲管仲者反是可召者耶不可召而君敢召之何也則亦異於湯桓矣
　管仲雖亦本仁祖義假之耳豈真有輔世長民之德哉然且不可召
者謂其亦自拔流輩越儕伍也況居仁由義羞稱管仲更何如其拔流
輩越儕伍者顧以爲可召乎哉

陳臻問章

此章要知問答分別處何在陳臻在三國之餽上筭計謂均是餽也何
以或受或不受孟子則在自家有處無處上筭計自合有受有不受矣
前日於齊節　味兼金一百字言亦餽之可受也金而曰兼兼金而日
一百物非不隆於數儀非不及於物也受之似未爲不可乃夫子竟不
受也至宋餽七十稍殺矣至薛餽五十又殺矣夫子却皆受之不與齊

之不受同焉何哉　從二則字上看出一必字一氣下言夫子之不能
無非不必衡之以理而深摘其短不必測之以義而熟察其失今與昔
不兩受受與辭不兩是是與非不並立前日不受若是就是今日之受
非處今日之受若是就是前日不受非處夫子於此兩非斷斷乎當居
一非而不可逃者　妙在自家是處即見自家非處
皆是節　發皆字亦須如問之兩下拖帶方得如云謂前日之不受是
則誠是也乃前日之非今日亦明矣前日之是在不受而今日之是在
受稱而施之各有定理安得執辭以非受謂今日之受是則誠是也乃
今日之非前日又明矣今日之是在受而前日之是在不受化而裁之
自有圓機安得執受以非辭

當在宋也節　兩辭曰當看有處則有辭齊則無辭　行者句泛言言有餽之義也　念其遠也相與共其行李給其橫貲亦人情之不容已而天理之不可無者

當在薛也節　樵蘇糧餉蕭然煩費而介乎其側寧忍坐視相與急難扶危表一時共事之情不亦可乎

若於齊節　宋薛之餽為遠行戒心而來各有攸當不在貨也今無因至前抵以財貨是利益人的物事用相資送云耳君子胸次中皭然無一物染着乃可為貨之者動乎　兩貨皆作活字貨之屬齊猶言利之也　兼金即貨也彼以貨利我則為貨之我為貨所動則為貨取言被貨取去也君子之心若被貨引去就如將君子取去矣貨如餌貨取如

被餌釣去　焉有句與上二何為不受相照應言於彼受之則可于此如何受得惡得執彼而非此乎

孟子之平陸章

細玩通章文勢歸着在此則寡人之罪一句上為是夫都邑之間流亡滿目誠不可不謂之失伍而孔距心輒自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明乎罪之在王矣迨設牛羊之喻距心若不能自解而為距心計不過反諸其人流亡仍自若也其謂此則距心之罪正見彼非距心之罪耳看距心兩下說話步步着王以此入王之耳豈不感動所以孟子特地見王歷誦前語而王果曰此則寡人之罪也雖欲委罪于為都之五人其將能乎看來章內雖有孔距心一項只是借作話柄定齊王之罪案

當日若重距心知罪則不須誦此非距心之所得為語矣今人謂孟子一言令齊君臣知罪分作兩須說去非本旨也問本旨何在曰罪在一人夫縣不治罪在一令州不治罪在一守國不治罪在一王誰得而分其咎乎　何以有罪責有所歸也

孟子之節　持戟之士蓋如今之隊長治行伍者也治伍而失伍安所逃罪　失伍衆亂也非身亂行列也　去之是下文罪字　不待三意謂太多也所以孟子接說子之失伍亦多

然則子之節　治伍者必使之各止其所展轉流離不能使民止其所矣分明失伍之象失伍而幾千人視三失者何如此句正應多字　老弱有終之所壯者有長之所安土樂業死徙不出其鄉此即民之伍也

而乃轉溝壑散四方其與士卒之崩潰大亂無復步伍者何異此孟子描寫失伍如圖畫然夫軍有行列民有室家皆伍也溝壑豈老弱之伍四方豈壯者之伍耶　此非距心之所得為雖若距心諉罪却正是中用的言語

今有受人之節　此喻只是深明前喻非又添一意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以失伍之罪罪距心在位故也此節之意若曰子欲辭罪除是還政於君不在其位則可今猶在位罪將誰歸非使之必去也　受字重夫有所受之也責在所歸矣　求牧與芻不得亦如子不得為之特也竟能辭立視之罪否子安能以不得為自解脫乎

他日見於王節　先從為都五人上說起乃辭氣紆徐善入處若無意

然綏辭也　五字起惟字言其人雖非下國之長吏名封之牧守爲王
拊循黎元承宣德美者哉乃其中知罪僅一距心　誦與諫不同諫以
急投如矢射石每堅拒而難入誦以緩投如風吹草或輕觸而自動一
諷誦閒而溝壑四方之狀失伍覩死之慘得爲不得爲之辨求牧芻不
得之情真有宛如目睹而可爲心惻者所以討得齊王一个罪已無邪
顧左右言他的意思矣孔子曰吾其從諷諫乎　此則句與此則此心
之罪相應言罪在寡人距心何與焉

孟子爲蚳鼃章

大意謂孟子在齊最久乃其爲蚳鼃謀却使之速去此豈善爲人不若
自爲真如齊人之所譏者乎蓋以受職之人臣而虛居其位則雖淹之

以數月即貽尸曠之譏以無位之賓師而徐觀其後則雖遲之以積歲
可解濡滯之誚不可一端裁也此章本意全在末節所以表其久於齊
非濡滯蚳鼃只是箇來頭

首節　先獎後激此孟子善誘人處　不曰是也而曰似也以後來實
事尚未可知故涵蓄其辭也至於數月不言則厭聞起應便已曠官豈
惟莫之近而似抑且幾於倍而馳矣　可以言如何爲似在於王所朝
夕格君其禪益弘多與邑之宰不同　未可句全自數月字生　須知
孟子不但責蚳鼃不能盡言蓋曰人臣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
官子既已爲士師矣自當朝拜官夕奏疏詎宜經時曠日久而尸素爲
哉全重數月二字正與孟子久於齊相照

蚳鼃見于王節　蚳鼃一言不合輙解官去有不便終日者何勇退也
孰非孟子一激之力哉此不重蚳鼃重孟子善爲蚳鼃起下文也

吾聞之節　職有所司官也此職是專管者看守之者然　官何守官
即其守也職司不可失也言何責言即其責也諫諍不容昧也　二有
字與下二無字言不合就要去的非謂居人國者皆然唯是有官守言
責者纔不得便當去耳若我云　云不得者爲君所中制欲盡而不自由
也　二則字甚緊纔不得便當去不可一朝居也正與綽綽相反　二
我字對蚳鼃言有官守四句之下宜云若蚳鼃是也若我豈其比哉
有官守言責的路頭極窄有之便要得不得便要去無寬轉的去處既
無官守言責則相機而自效也可善藏而俟後也亦可留不爲濡滯去

亦不必急速豈不寬然而得委蛇其間哉

孟子爲卿章

王驩君側之小人也厥初同事同行而朝暮之見齊滕之反即使事不
一道乃可謂至峻絕矣及公孫丑問及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又
何其至渾厚也此所謂不惡而嚴真君子遠小人之律令哉

爲卿節　孟子初爲賓師耳後來雖不受祿而亦爲客卿蓋望齊漸以
殷矣使齊王信之篤任之專不使小人浸潤其間天下舉安之業豈足
道哉　齊以孟子出弔蓋謂大賢將命可增吾國之光起友邦之重耳
王但知報侍從之班從大賢之後不知君子將命而小人參焉邪正
不兩立竟致踦蹻之爭　朝暮見另說反齊滕則氣脈下屬不可與朝

暮見作兩項數去言當是時也夙行脫遞無一日不與面覿詎忍無可
言之間哉乃長途往返併行事亦不言及背不以朝暮之見時亦與接
談也　行事且不與言則其𢽄言開言可極言之也
齊卿之位節　若孟子明言其故不惟非慎密之道殊少涵蓄渾厚氣
象矣此當與孔子是亦為政及君子居之等節參看　問可以言者以
位以路答不必言者以事夫言言事也豈言位與路耶如云子之僭齊
卿反齊勝豈非以行事之故哉如其與言夫亦言事耳如其言事夫亦
言不治之事耳乃一切行事各有司存夫既或治之矣無論言不以位
言不以路即以位不小路不近言乎亦何得以率然就緒之事尚口於
尊官之前以并然有條之事煩稱於長途之內也

孟子自齊葬章
通以盡心為主言觀美非所論天下非所論而獨欲自盡其心悅者盡
其心而悅恔者盡其心而恔也其不得節雖說分與財兩獲如意而本
意歸重盡心盡親恩罔極于心無已苟可自盡又安有忘親膚之痛恤
天下之情而不如古人之盡心者乎　問答分別在美人之觀盡己之
心充廣以為美人之觀則太厚誠為過矣孟子以為盡己之心太厚不
亦宜乎中古節原中古制厚葬之體本為盡人之心以下俱頂盡心論
之
首節　反齊與自齊相應孟子之遊事齊宜蓋將事君揚名推恩而係
四海無負三遷之教云耳今也不幸至於大故故自齊歸葬復自魯反
齊仍求如其初志即從歸葬意思中流出廣孝思也　孟子自齊三句
送死大事孟子大賢以大賢行大事彼其周身周棺必誠必信必有以
爽所思者茲而俄變事竣返旆青齊而於旅次乎憩息所為從容論辨
闡發其自致之真情者斯其時矣　前日句說不知正說誤受知也不
肖而敦匠事謙言才劣而貴重也本意卻重躬親其事有慨於中意
今字承上止於嬴來止則不嚴也　大事何疑太美似有喻前喪之疑
得之有財亦似暗解此意　此章自喻喪下章自勸齊益類記之也
古者節　古者封樹之禮未備棺槨之風猶存情雖鬱積文則簡略故
無度此何以時字立說　棺七寸槨稱之言葬之厚也自天子句言人
人得為也　備物以表令終皆盡無觀美之意然而非直為此　然後

雖辭言人子之本心如彼方可盡也著此一句以見中古之禮自是因
性作儀非故强世從厚　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此時此際此
際此心何所不用其極自非畢效人世之力何由竭盡而無餘乎是故
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也
不得節　須知不得二句正從然後盡于人心生來蓋悅之云者悅于
心也盡于人心故滿志而悅也茲惟七寸之棺槨然後盡于人心倘或
束於制窘於財皆無以盡於人心矣心何由悅幸而得之矣制既不我
束矣為有財矣財又不我窘矣自當盡我人子之心以悅我心何為而
不與古人共用之乎蓋自天子達于庶人然矣吾而獨不之然豈古人
皆欲為悅而吾獨不欲為悅古人皆有人心而吾獨無人心耶不然而

何為其不然也　若曰前喪得為而格於無財於今猶戚戚焉不可以為悅也今茲後喪得且有財豈復不為悅者何事與古異耶

且比節　上節就得之與有財上論此節就親上論故用且字轉下主親膚三字見人子宜何如痛心　且得之猶時制耳有財猶外物耳就以化者論之果可獨不然耶夫周身周棺詎非為化者之膚有如棺七寸椁稱之令其堅厚久遠不親化者之膚古人必稱恔於心者予獨無恔乎哉又何為獨不然也

吾聞之節　此節乃收拾上文仍自盡人心來不是避惜財薄親之嫌物不欲大費此天下事也士不使親膚此一身親事也以吾親視天下輕重必有分矣君子孝思懇惻自不容已誼有自盡其心求為悅為

恔已耳豈真計人世之私情薄天親之真愛以天下之故儉其親哉

自恔本心乃不以天下儉親的根子　想意君子是篤於親的人其自盡于親喪何所不至即天下莫諒其衷不能無疑謗乎而天下與吾親孰重終不以天下故儉其親矣玩此句亦是決不顧流俗喧解非論之意但大註不然

沈同章

孟子不勸齊伐燕非謂首節一言不及齊也全在二不得及無王命等字上方以不得者無王命者為可伐又勸不得者以無王命者伐之情也乎哉下節自彼如日以下全是尤齊不繹已不省及無王命之說而率得代之耳向使孟子之論可伐非以不得無王命為說即謂之勸齊伐燕也亦宜　妙在首節論伐燕處便是次節不勸齊處翻案而成不添隻語是孟子文字警策處

首節　全章不得二字貫到底子噲業已與人燕子之業已受燕于子噲矣然而皆非其所得為耳不得者事權出自王人子不自由也若奉周天子之命則得之矣　子噲要與人燕須告于周天子不得擅與也子之得受燕於周天子不得受燕於子噲也子噲既不得與則子之不得受於子噲矣　有仕至於是明二不得之意也　於此而曰仕是要做官的人悅而曰子則非有官人之柄者矣　可不可全在得不得上兩節並同　何以異於是言不可無以異也此處不可之意與燕可伐之可相應私相授受者既不可則伐私授受者可矣問不可之部位在何

處曰在不得之下可伐之上　兩節俱以奉命為主要上下相關無君命而私爵祿無王命而私國土無天命而私征誅其罪一也

齊人伐燕節　想自齊人伐燕而勸齊之疑籍籍矣或人乘而問之耳

自沈同問至曰可以見問者答者僅各一言是一場未了的說話不似揣量伐國者皎然而伐之尤其太忽據也　則將應之曰可言不得不應之曰可也蓋殺人之人原自可殺而問者祗問此殺人之人與沈同之問燕可伐一也吾安得不應之曰可也　須知為天吏句不是創說只從子噲二句推出言彼問燕之可伐吾既應之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與子噲矣而彼問孰可以伐有不以天吏可伐應之者乎何也噲之不奉王命則不得天吏奉天命則得其事可相形其理

可互見也。　天吏。奉天命者。士師。奉君命者。天吏奉天命。則得伐矣。士師奉君命。則得殺矣。　以燕的燕字。對天吏言。言齊非天吏也。齊若是天吏。則不是燕矣。　燕之不得授受。爲其授受以私也。燕私授受不得。齊私征伐。亦不得。同一不得。是兩燕也。彼燕不得則罪之。此燕不得乃勸之耶。不惟非吾所望齊之意。亦非吾所論燕之意矣。　齊伐燕。便是燕。非論平日無道。　孟子亦非不欲齊之伐燕。使能拯民于水火之中。則天吏在齊而可伐矣。國策亦記孟子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燕人畔章

此章本從解字說起。還須歸着在解字上。方有滋味。夫王之甚慙。慙有過也。而陳賈爲王解慙。全憑一个古字。若曰。古聖人且有過。安足慙者。

却不知古人之過宜有。而王之過不宜有。此其慙已自不可解矣。且順而又爲之辭。傷其日月之明。塞其改過之機。是不惟王之過出古人下。併令王之處過。亦出古人下。而王之負慙無極矣。尚可以爲王解乎。看來末節。仍說使王益重其過。若歸着在陳賈上。便少味矣。

燕人畔節　始不能行武王之仁。如孟子之所謂悅民。繼不能有召公之祀。如孟子之所謂置君。故慙其不早見。而用孟子之言以致事紛紛至此。亦足以自勸齊之誣。

陳賈節　賈何苦若此。孟子一向陳善。未見左驗。今因不用其言。果致畔亂。王曰甚慙。或將傾心而信用之矣。故賈巧爲說以什王慙。正所以沮孟子也。　賈解王慙機括。全在王自以句之問。乃先扶起个王所望而蹙者。幾說他亦曾與王同過。王自無可慙矣。　以爲知乎。以爲不知乎。如其知。是爲不仁。過更大矣。如其不知。亦不免於不智之過也。本論智。兼言仁。借不仁逼成不智。　捻其罪而置之法。同胞之愛薄矣。節謂聖人無薄道。安在其爲早見之明乎。　仁智周公句。周公重。起下王字。

賈若曰。事出意外。誰能前知。古聖人猶然。曷慙焉。

見孟子問節　問荅處句句有意。　賈前三問。只要討孟子不知也一語。　既曰古聖人。宜無致畔之事。且必先知其將畔矣。乃賈一再問云云。而孟子曰然。曰不知。若曰此無損於聖人之德。不足爲周公諱也。盖聖人心事。皎如白日。不欲人諱。孟子亦不爲之諱也。　殷不可信而置之監。監又不可信而付之叔。誠謂骨肉懿親。可親可信。無如叔耳。豈意背

本朝。黨殷孽。叔如此其忍。捐成福。求顯戮。叔如此其愚。公烏得而知之。

孟子口裡所答。都是陳賈心裡所有。賈之本意。只要振起他然則聖人一句。此時賈必逌然曰。乃今可爲吾王解矣。　夫奸未萌而早辨之。蒙未兆而逆料之。此在他人或可。乃以屬毛離裏。分形共息之人。而有事付托。先意猜防。此非忮害之深。陰賊之甚。誰忍處諸其心。而萌諸其念也。使公無此過。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言外若曰。齊燕非兄弟之親。不早見。而終致畔。惡乎宜乎。　無上事而問周公。孟子盡心解其意矣。兩節皆陰刺之。使無所解也。

且古之君子節　此節凡兩段。要分疏。前段言古人處過以改。而今乃順之。後段言順則必不能如古人之能改也。盖古人之改自不文。始今

人既已順之勢必不止於順又將爲之辭以文之不文不足以遂其順之之心故也　過由心生將改則必先自逆其心矣順者若曰人誰無過既過何必求改是不欲自逆其心故曰順也今君子有順之心其不如古君子之改過必矣何也古君子所爲能改其過而終令人皆仰之者以其不自文飾未虧光明之體故耳今君子既不欲自逆其心亦且不欲人之逆其心又將爲文飾之辭欺人以成其順有不徒順之而已者尚能如古君子之改過耶益遂非而又文之本體之曖昧甚矣既不能令人皆見之自不能令人皆仰之也此節全重爲之辭一句　改以事言順以心言順在不改前一步　改者要認不是其情逆爲之辭者不認不是其情順故順者終歸于文如水決而下豈能中止　孟子在

齊故不悦于王驩至是陳賈輩又交害之想此時齊廷諸臣多有恐王悟而柄用孟子從中媒孽之者不去將履霜之機矣記致爲臣於此章之下似亦有意尹士章所謂改之豈即於此節改之相應耶或曰燕已畔矣改之何及曰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王如乘此愧悔格其非心内行仁政外脩隣好齊其庶幾乎何不及改之有孟子所以日望之

孟子致爲臣章

通章季孫節乃當場正話孟子發透不受心事處盡在此中而根因却在王就見二節王就見節便是不用而留的意思他日節便是又使弟子爲卿的意思夫時子惡知節且只說我豈欲富之人王可輕待若此而輕待之實未明言也季孫節若曰予所欲本在大用王如不用則亦已矣却又使我弟子食其萬鍾相輕甚矣予若受之斯又欲富貴之尤異如私龍斷之賤丈夫耳大丈夫烈烈有志寧甘爲此王乃相輕若彼何哉末節只解私龍斷三字輕帶

首節　難辭也孟子在齊最久望齊最殷無如王之竟不能用何也雖賓師進退綽有餘裕而入國淹留終將何爲於是不得已致爲臣而歸所以明坊表察去就也例以此感悟王心尚可庶幾萬分一乎　致爲臣以其向來受命於王而爲齊之臣今復致之於王致與彭云放下相似

王就見節　若有餘情殊無留意　得侍句目前日何來渴慕得見深喜可知如此則終身侍夫子不勝大願今又棄寡人而歸近日之喜起

翻成前日之離索仍做願見不得光景來寡人其何以爲情　此指今見而言繼此而見言今見之後再得一見也　味耳字上句起下句耳不作守己愛君二意　從此封緘隔越良會難期且以臣之至愚極陋寧望重賡喜起再奉顔色誠不敢不自忖度預請繼見之期乃臣之私心無日不在王之左右也能不以此爲上願哉

他日王謂節　看他日亦與三宿同意益孟子睠戀齊國未忍即去至謂可援而止也乃漫爲緩辭以留之聖賢用意忠厚不深自引嫌於此可想　王若曰今而後吾知所以留孟子矣夫無事而留之在孟子義所不處任官而須之在寡人情所不安我欲云云所式云者蓋曰其才略不足以設施會而終望尚可以垂儀刑其無復用之意可想　國中

字起下諸大夫國人字國中　乃諸大夫國人所屬目者於此地授之室
而厚養之則諸大夫國人皆曰是當世高賢顯被本朝之隆遇者相與
起敬而則象之
夫時子節　夫時子何匆傷着時子言時子第見王之尊我位望厚我
祿養將謂是王之盛心亦會宜無不可留者就裏不可留處又烏乎知
之因不好說王故只說時子　夫時子三節話說全因他日一節而生
須先把他日節意思看破其下自了然矣　矜式與呂后遷王陵為太
傅相似名雖尊而實不用也既不用而養以萬鍾是若萬鍾之富孟子
亦欲之也是若孟子不得於為卿又將求得於萬鍾也故孟子云云此
節要說得夫時子何分曉不可不可留也凡欲留人之行必先度人之

欲時子以萬鍾相留此蓋謂子欲富耳有如辭十萬而受萬此其於富
為欲耶為不欲耶此而留之為可耶為不可耶而時子且烏乎知之
季孫節　此節古人言語自家意思以不好明說而若倩人代說者以
示必不受萬鍾之意若曰王使我為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弟子受王
之萬鍾此乃不多見之貪不恒有之鄙無論士人常度必不至此即紛
驅交騖之徒逐逐欲富者斯亦為側悶作賭如私龍斷之為矣何其異
也予昔嘗辭十萬今乃墮落至此哉　子叔疑賤丈夫不但專利皆怪
物也故曰異哉　孰字與獨字相應正解異哉　世人營營逐逐孰非
欲富貴者然而到不用時亦自罷手而子叔疑不肯罷手又使其子弟
為之是獨於欲富之中有私壟龍之為即孰不欲富貴之人未見有若

是其甚者矣豈不異哉
古之為節　為市主上人說以有易無非使下罔利故上但治以有司
未嘗征也　有賤丈夫有字有味從古未有如此者一旦忽有此人正
異哉之意　以以此龍斷也以此龍斷左右賭望將擇其有利處而趨
之亦不得於此求得於彼如子叔疑之意其究則一市便益處被他獨
占如網之絕流而漁然此龍斷之利也他人未知而斯人獨有之豈非
私龍斷之利　誰作厲階至今為梗
孟子去齊章
須知章旨歸着當以孟子心事為主喫緊在二人字其客絕長者借作
話柄而已　一場說話始終在宿晝二字上　聖賢心事未易為俗人

言久矣孟子業已去齊而猶自宿晝此其心誠何心哉望反之情固自
綿綿不忘而苟淹之念要自纖毫不係客第見其低回棲息不似逆旅
中人竊意援而止之斯亦可以止矣輒以其私留之是謂王所宜綸可
挽人乎孟子之側窮塗綏頰即能安于孟子之身其視孟子為何人哉
而宿晝之本心晦矣故孟子明目正色援古自白非但辨其誰非而已
去齊節　他日未去致王以萬鍾留宿晝致客以己意留若使小丈夫
處此要博高潔之名致為臣之後悻然長往安有如許話說蓋聖賢愛
世愛君惓惓無已寧身冒不韙而不忍以薄為道也
有欲節　坐而言與私留是一箇意思大抵見孟子遲留有不甚敬重
意敢私留便敢坐談若知孟子是進禮退義之人且囁嚅不敢出諸口

矣況敢安坐而漫言之乎所以客自言齋宿孟子只責他私留隱几而
臥正是不應絕之也 私留便敢坐談臥几正是不應分明嵩出兩个
絕字
客不悅節 此書記明告子者二此章與愼子章是也聖賢告人無婉
轉微言使之自悟此皆因其不悅而顯言折之 魯繆公一段不重繆
公尊賢還重三賢自重夫君子君人之國直須國君有人其側日日何
候道達誠意然後能使之安也不然則不能也逆想子思當日何等尊
重其在泄柳申詳雖不子思若乎然亦難進易退義不苟留亦須君側
有人推賢揚善維持之調護之幾幸其身之不去而後能安其身不然
則不能也斯亦子思之流亞矣要之意出繆公無以其私留者以彼其

人其皆審於處哉子爲云云 柳揚說以子思爲主泄柳申詳帶及之
耳
子爲長者節 初無王命而輒以私留是謂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
子思無人乎長者之側即足安長者也豈非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耶
慮不及子思與絕字界限要明慮不及子思且只說覵已出子思下
如是則有輕藐鄙薄之意矣此爲誰絕誰耶 子絕二句口語本是相
連話語此言是子絕我耶我絕子耶大註却作必語會意解耳 問宿
晝既不是望人援留的是何意曰下章是
尹士章
尹士言語其他只是引起而歸着全在三宿出晝上所以孟子反覆自
白亦只白三宿的心事 尹士如許譏讓都爲王不可爲湯武一件孟
子如許分剖都爲王可爲湯武一件則是不明以不識王之不可爲湯
武也則是干澤以識王之不可爲湯武然且至也三宿是何濡滯以不
可爲湯武之王而戀戀不舍也見王而日千里以王不可爲湯武而跋
涉來見也去而日不遇以王不可爲湯武致以不相遇之故去也須思
千里見王何故是予所欲不遇故去何故予不得已三宿出晝何故予
心猶以爲速出晝不追何故予日望之王如用予何故能令天下之民
舉安如許說話總從王由足用爲善來夫湯武身之無非爲善而已式
九圍清四海皆是物也王雖未能改而反予用予而由足用爲此安見
王之不可以爲湯武乎此正孔子遲遲吾行的家法 急流勇退何以

爲小丈夫以可爲湯武之王而亟去之尹士自謂小人亦以可爲湯武
之王乃欲孟子亟去之也
尹士語人節 此節尹士本意只在三宿出晝言其去的不該遲了問
何如則去的該遲曰當日該來則今日之去該遲矣問當日如何該來
曰若王可爲湯武則當日該來矣乃王不可爲湯武而不遠千里貿貿
來見以致不遇故去尚不可悔其昔至之非速其今日之去耶然且三
宿出晝濡滯謂何豈猶望王之可爲湯武乎哉倍斯言也則孟子之千
里見王非其所欲而所欲在不遇故去矣所以孟子曰云云 不是議
其來又議其去是就他來之非病他去之遲 王不可爲湯武據今日
言識不識二項則尤其當初也 細思識不識二段起濡滯一段也言

王既不可爲湯武則識不識皆非矣　何濡滯之何字語脉直從王不可爲湯武來濡滯自是不好的字樣非謂三宿便是濡滯王若可爲湯武自宜惓惓睠戀即三宿豈爲濡滯乎　濡滯者心有所濡染而底滯不能脫去也

夫尹士節　千里二句極有意不是帶及君子必見可爲湯武之君乃中心欲之如尹士說不識王不可貿貿而來則非所欲矣明識其不可而來尤非所欲矣孟子說我當日見王不遠千里跋涉而豈徒哉盖深知吾王不負我千里見王之初意而屬望甚殷豈不欲而至者耶尹士是就昔見之非議今去之遲孟子說昔見不爲非乃予情願如此來既情願則去非情願乃不得已耳如秀才赴科而來既爲所欲則下第而

去必非所欲矣與尹士之言俱是就來說去須思欲見不欲去何意以惓惓之情皆自不得已生何以不得已也王由足用爲善也不得已生出三宿猶速去盡不舍之情王由至日望之則發明所以去非得已之故而豈予所欲哉須倒挽方明白　王由以下通發上意不止出晝以後心事

予三宿節　此三宿心事　於予心泛說不得於豈予所欲而不得已之心猶以爲速也盖可爲湯武之王庶幾改之則必反予也　王庶幾三句正說予心殷殷若此三宿詎能罄之故以爲猶速下明上也　王庶幾云云重王上王何如主也豈共迷復而不悛者哉昔非今改倘庶幾焉改之則必反予矣有如出晝之跡猶新反予之命旋下令追者悵而空反得無傍徨行之太急惜機緣之坐失哉予心若此是故以爲猶速也

夫出晝節　此既出心事　宿晝時身雖去國尚未有歸志至是方云云　出字自王不可以爲湯武來言雖非上聖尚字可望入聖慈祥之心即一物在所不忍朴寔之資雖有疾皆所不諱王雖不可以爲湯而由可爲善安知不可以爲湯以可以爲湯之王而予躋伊仲之列九圍亦可式也王雖不可以爲武而由可爲善安知不可以爲武以可以爲武之王而予班周召之間四海亦可淸也　天下舉安不是實事乃孟子衷情結想虛擬至于作文宜以想慕意發之　天下舉安期何大也王由足用爲善也斥鷃鵲飛亦九萬乎　日日日也不止三宿而已望

望其反予也　予三宿兩節俱進步說尹士以三宿爲濡滯孟子以爲猶速如尹士之意則三宿之望已爲多矣孟子則謂無日不望也依依戀戀含情無了正是孔子去魯的心事此所以爲君子　何以宿也望其改而反予也何以望也王由足用爲善可與安天下之民也孟子三宿本心到此盡情吐露矣

予豈若是節　一氣下　文勢酷似豈若匹夫一節　是字文法奇預揹下文也　如出去則窮日一句仍用豈若爲主言予方以猶速爲心日望爲心豈與窮日後宿者等乎哉　看此人狷急決裂須臾若不能待畧無含蓄眷戀之意性何褊量何狹情何恝也夫人心生理油油原不得與世隔絕况臣主積歲之分結情何極離合一朝之感心惻尤甚

者乎 哉字仍自覺若來
來節 若只說士起小人便失語意與大哉言矣相似本旨不論尹士如云鄉也士第知立身行已瞬然不浮合則留不合則去耳有如孟子所論抑何其陋爽所恩也其擇主明其救世切其愛君憂國悠悠乎無已時納垢含疾恢恢乎有餘地乃今知士之貌一曲闇大方淺識狹量曲謹小廉正與見而怒怒而去怒見于面去窮其日之小丈夫等耳何足以知大君子之用心
右廣章
全章見聖賢憂以天下試思天下不平治于我何事乃知聖賢胸襟自別所謂智撒萬憂大抵聖賢行藏關係不小孟子直欲身爲名世平治

天下而過期不遇安能若是懟乎 玄虎非認孟子爲怨但謂孟子常時皆俯仰自如之意而今不然何也 夫子何要說得娓嬋得猜度意言眉睫之間辭色之表彷彿有此 君子處一化齊不以窮通二心不以前後易度 彼時在平居則優哉游哉俯仰自如可也若此時則在憂遊上只天下悲人誰能若是恝者詎可與彼時同日論哉二一字重言各一其時也 此一時之時以不遇言以其時之時以亂極言自不相干 身稽自古以來每五百年必有聖明之君與而爲平治之主亦必有名世之臣出而爲平治之輔上下數千年間未或爽其數焉蓋貞元之會合間値非偶固未有先五百而過者宇宙之太和無往不復亦未有過五百而不遇者乃於今則何如哉由周云云 天生王者爲平治天下之主曰王者與本意說天下將平治也而天下不治不是無左驗的此際必有名世出來佐贊王者故觀乎世有名世便是天下將平治矣此節重名世上 非謂聖賢便是名世必須聖賢得志佐成平治而大名垂乎宇宙方是稷契伊傅等是也如孟子不遇即不得爲名世矣 全重五百其間字面其間者五百年之間也下節七百數時字面正與相應 二必字極重言自來明良相遇都如此數無一爽其期其候者下文過字正與二必字相反言古可必今不可必矣 數以年數之多寡言時以時運之治亂言數過只說年踰五百至時可方以當時之亂言之言計其年數遠踰五百之常期數已過矣而於此數過之日稽考時運之污隆則王者不興未有踰如此時天下之亂已極極則

必反可以轉而治之矣 以其數二句且只說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時亂極矣合有名世出輔王者以平治天下夫天節方說天特不欲平治天下耳如欲平治云云 今世除了我做名世更有誰做名世言名世斷然屬我也吾何爲不豫不是欣喜已做名世乃因已做名世而卜天將平治天下樂以天下也本意則因自己不做名世卜天未欲平治天下以故憂以天下特反其辭以明之爾
居休章
通以志字爲主 凡聖賢之於人國其君之用舍已之去留未有不蚤見其幾者試觀尹士章云云 王之足用爲善孟子終戀之矣而王之終不能爲善似未蚤見之也及觀此章云云乃知孟子有愛齊之仁而未

始無知主之智。蓋自於崇一見。乃知臣主之不同。是而去志決矣。彼久齊非其本志。特以師命之故耳。不然。自古仕必受祿。孟子何爲獨不然哉。　不是與予日望之等語。自相剌謬。大抵君子之用意忠厚。見幾明決。並行而不悖也。

居休節　自古未有仕不受祿者。自孟子始。　禮以義起。何古之拘。

曰非也節　二志字相應。　於崇二字不問道合無機。終當引去。自初見而已決矣　君子將受人之祿。必先度其人之可就。誠以君可就。則道可行。則無愧乎祿也。去志既不欲變。而猶受其祿。是苟祿矣。焉有君子而可以苟祿乎。

繼而有師命節　不是又明久于齊之故。言志本欲去。其不𤼵去者。特

以爲師命之故耳。而去志未嘗不在也。是以仕而不受祿。只是足上節言志本在去。　非我志。故不受祿也。雖不合于古。庸何傷。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二

古鄖王國瑚夏蕃甫著

滕文公上

論性善

或問人之昏明慈忍。天實生之。今見性之皆善乎。曰當天生時。此昏明慈忍皆善也。未達。曰天命無妄。詎曰不善。而無妄之生機千變萬化。而莫可窮焉。能通能塞。能慘能舒。人得之則爲昏明慈忍分矣。此與晝明夜晦。春煖冬寒何異。而孰不爲善也。第人既得其昏。不復爲明。既得其忍。不復爲慈。隨所得而偏勝。若見以爲不善焉。乃無妄之生機自在。則其能通能舒。可明可慈者自在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曰善也。

嘗之。會公藥餌何物。不有無論。參苓砒毒。總活人之良劑也。单言砒毒若見以爲能殺人耳。嗚呼。會公不一死。砒毒皆良劑。天命不失。昏忍皆慈德。苟有無妄之生機。安見昏之非明。忍之非剛毅耶。故曰善也。

滕文公章

孟子先說人性之善。與堯舜一。再見仍是此意。無二說也。

首節　文公之謚在既爲君之後。世子之爲在未爲君之先。曰文公爲世子。追紀其與孟子遇之時也。　滕小國也。事宜無急于事楚者。而先急親賢。此真性之發。入聖之漸。滕國可善之一機也。

孟子道性節　世子資美意誠。特接流俗之表。故孟子一見輒與談及性命。因其材也。若齊宣梁惠。方溺于功利之波。安可卒然語此。　道性

善乃言必稱堯舜之根因而語脉 則歸重言必句以下文許多說話皆自此句生也如云世人與人主言 但能開之以道義期之以英諠儘自勾了乃玆孟子直把萬古無二之人把做啓口之常談人見為山珍海錯孟子若家常飯耳驟而聞之誰不駭且疑者看此句文勢分明為起下節 言必句正自道性善生來世人高視堯舜無敢繁稱彼固以為堯舜至善自其天性更有何人能與同者乃孟子獨道性善矣天之生人更無彼此矣既無彼此安有聖凡既無聖凡安事遜避故雖以則天之堯協帝之舜萬古無二而動輒稱之不置直將舉世子於勛華之隆勵世子以祖述之烈不令少有退托凡以性善故也當日議論與世人逈異如此 直要做萬古第一個人勇猛何如末節所謂瞑眩之藥是

世子自楚節 復見何也疑也何疑也疑萬古獨一堯舜而直以期待世子蓋謂此乃世間最上的路頭自古及今能到者鮮不曰取法乎上取法乎中耶倘可卑之無甚高論使子為可幾及而曰孳孳乎此其意若以該由的路頭儘多姑置此窮上者可也孟子說該由的路頭只一箇為堯舜而止此外更無可托足處 道與性如何分性者人所固有道者人所當為固有者何如則當為者亦何如矣看上節孟子論性如彼則當為的止有一箇做堯舜矣世子疑之故又申說而深決之

成覸節 先言成覸何也覸只是箇將人非顏淵公明儀之比而其言且爾三言之何也世子將謂孟子所稱開古來不敢開之口此言古來開此口者不一而足不獨予也 三人要為聖賢要為大舜要為文王意氣襟期如出一人都只是要為堯舜的意思絕不讓人一頭地只為人生世上止有做堯舜的一條路更無第二途轍故也何獨疑於吾言須知三子皆即我自信不是高望遠志 何畏自丈夫字來吾人受生天地既已成乾道乘陽德巍然而為丈夫矣則其襟期氣槩直可出聖人神登三咸五何所歉於彼而生一退怯之心乎 舜何二句本意謂舜人也予亦人也却須得其口語若曰舜即吕明物察倫法令傳世豈其別自為人同雖不敏豈其不得為人乎哉如此說二何字方得明白 有為者譬若掘井如中庸弗能弗措方是 文王我師非論文王論我也言以我自料可學文王也與我丈夫也予何人也皆高自稱許之辭欺我二字何自而來文王之德似堯舜何可當也而周公毅然以為我

師不少謙讓似為大言以欺我者乃我之為我原自如是周公據實而言之何欺之有 我字與我字相應最重 世人視聖太高而視我太卑試執而語之曰聖人而師也有不撫心自疑見為大言欺我者乎乃周公以文王為我師而公明儀以周公為不我欺矣文王大聖人也周公亦大聖人也父子之間聖聖相承其曰我師未足異也乃儀亦毅然自信不謂周公我欺何哉我在故也有周公之我在則文王在有儀之我在則文王又在也 有為只就我之為人處為之師文只就我之為我處師之若欲希重華效文德即失之矣

今滕節 此節以剛勢惕之使之必為堯舜 絕長補短諺所云窮算計也將者庶幾之辭蓋猶未滿五十里也絕長補短而僅將五十里極

言其國之小也小之者危之也夫以七雄虎爭之勢而褊小至于此極譬春冰一片置之紅爐左側消亾可立而待豈不岌岌乎殆哉然猶可以云云　猶可句言滕雖式微之極若能發憤自振尚可振起積弱漸自平治做箇完完好好之國如所謂新子之國是也若只說做得好事即不階尺土誰能禦之何須說地里上較量乎其引書意謂滕雖可以爲善而國勢至此危急已極必須至期堯舜下十分勇猛的工夫然後國可完好救九分危急的症候譬垂命之人須金丹可活藉令稍稍退托讓堯舜一頭地究亦其何能淑厥疾終于不瘳矣何也厥疾危甚非別疾比故也可不懼哉可不勉哉　在齊則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在滕則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言言事實真是國醫也智慧信不如乘勢哉

滕定公薨

上章如字板此章如印紙　開手用昔者二字一句不是閒話乃一章河源也言而終不忘動於性善之說也因此先念忘仁親而終行孟子之言無非是這箇意思卒也不惟百官族人悅服而四遠感動人性皆善豈不信哉

首節　此節從言於宋說起便知此章是照前章之言來未當復挽云至是則於心終不忘者不獨一世子矣猶之言於宋者不共有明驗哉　當時言語在天理人心上極透徹今日以前兹大事必復然矣是謂上下相生　滕雖褊小非雜霸雜戎之國比也曾喪禮而滕宗之彼其遵喪之已事先世亦必可觀而世子仁親爲貴不欲苟安越千里而請孟子殆亦堯舜之心也與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問孟子而後行事何也其故大也然後字正與大字相應慎重之意

然友之節　通節要發出自盡二字夫自盡者自盡其心也而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喪必三年乃人心所自有先王所緣以制禮者也行人心自有之禮自盡者舍此何以矣　不亦善乎二句上虛下寔上美其問之善下原其善之宜下何明上何也　凡用固字皆現有之辭此乃人人自有之真情所謂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自字自親喪二自字來人情莫切於親親之事莫大于喪　孝以心言即上自盡是也孝思出於人心而禮則先王緣人心而制之者禮盡而人子之心盡矣故可謂之孝　三年之喪言禮爲父母喪必三年齊疏二句

則言三年之內衣不忍錦食不忍稻齊疏飦粥而已緣此際人子抱終天之痛美衣甘食自不能安故也正是說三年之喪處　自天子二句作兩項平對者非盡自天子何自與諸侯之禮相應言三年乃天下通喪無一人不然者吾雖未之學禮而其爲諸侯之禮可知至三代共之方說斯禮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禹湯文武莫之能易其爲天理人心之所宜行可知不行將何以自盡乎蓋勉世子使之必行便是防有疑阻之意看來自天子何且只說禮制如此三代句方說此禮極好當行　喪大記曰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且禮爲舊君有服則此三年之喪蓋父兄百官皆行之不獨世子

然反反命節　要識此節文勢如引弓然乃振起末節百官族人以下

數何也當此之時中外群情交口疑阻且也稱引兩國之先君援據從前之典故以為必不可行者安見人性之無不善堯舜之皆可為乎乃後來世子以身先之則百官族人云云如陽和一起冰澌全消始知孟子不我欺矣　人情樂於自恣而憚於守禮通喪久廢而一旦欲與之共行故不欲　用先君追世子使止也如曰吾宗族百官皆不欲則為畢而殺尊者之禮不順故用兩先君壓之蓋祖在則親屈將仁親而先倍祖可乎　文公爾制未終而思娶宜公喪未期年而逆女魯先君之莫行蓋自此始　何以必從先祖以喪祭也人生本乎祖率乃攸行孝也然其他或損之益之裁自吾心可耳若乃喪送終祭反始事莫大焉此在先祖自有已事即未必盡合於古誼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

廢之莫敢舉也詎可與日用之細故同類而共攻之哉　吾有何吾字不可放閒夫立身由己修業從心何事不遂吾而造而必斤斤先祖之從何哉蓋喪祭之禮吾得而行之喪祭之禮之行吾不得而主之昔吾先祖以來登編已事吾承其後而傳受之獨可兢兢率由惟謹耳如必自吾復古而曰吾自盡吾孝也將先祖獨無孝思耶

請然友節　上節父兄百官據大分稱前聞亦似鑿鑿有理世子安得付之不理此與自楚反復見孟子將意思一般　世子馳馬試劍想亦感國勢之積弱而銳意武功但非本計耳　不我足何也若曰彼其素觀武匿文不學無術是惡識禮意何徒取祖宗成法紛更之為　孝思不匱永錫爾類予一人行之而群心不協何以廣孝思乎　然予與不可何要分曉言世子以父兄百官之不我足歸咎于己此語誠然蓋此欲父兄百官我從的事原非可求之父兄百官者世子若已先得其意矣豈不然哉言世子所言已自有不他求的機軸了故末節曰誠者字指欲父兄百官之從一事而言言此不是可他求的事不是教世子置父兄百官於不管言但自行三年之喪彼自從之矣　孔子之言與前曾子之言不重複彼重盡孝在禮此重感下在上各因其問也　自君薨至而哭總是箇哀字哀而曰莫敢不非威劫也上人孝思之真渰揖其心神也當與大畏民志之畏同　先之謂君以哀先倡故百官有司和其後而莫不哀也世豈無先倡而後不和者此獨有倡必和何也蓋上之動下與等夷之人不同只須心有所好其下已必甚矣其故何也

等夷之人雖形格勢禁尚不能使之必從乃君子在上小人且聽出乎樸已入乎機以神往即以神來精神意念之間即為感發興起之地直與風行草偃相似故也上之好便能動下故如風下之動只待上好故如草　目先之至必偃作三層一層解一層第一層重先字第三層重上下字第二層重風草字　不可以他求句且虛虛說此事不是可他求的觀孔子云云可見此事只在世子自家而已到此方指實着在世子身上乃上呼下應首虛尾實之法　須思孟子斷定感動群下惟在世子厥故安在

然友反命節　按蒙引記東坡春秋列國指掌圖鄒去滕近千里此事然友往反數千里矣世子之重大事此亦可想　此節句句與上節相

照。孟子曰。是在世子。世子亦曰。是誠在我。五月二句。卽聽於冢宰之說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已不復不足矣。四方觀風草之機。尤者顏色之戚。
卽面深墨也。哭泣之哀。卽位哭也。弔者大悅。言不止於百官族人也。
信乎是在世子哉。　諸侯之喪。五月同盟主。　此節不重世子能感動
人。重人心皆可感動。與孟子之言若合符節。然後知堯仁舜孝。庸衆皆
可庶幾謂堯舜。其心至今在可也。世豈有不善之人者哉。

滕文公問為國章。

此章共兩大段。前段言為國在不緩民事。而其不緩民事。在復井田以
行助法。此蓋以國係於民。民係於事。全是勤民的意思。及論井田。却歸
着在別野人。上正經界。分公私。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豈似緩民事者。

非真緩之也。蓋以野人之養。易君子之治。則民之力。蓋得自盡於民之
事。必如此。乃能不緩民事焉耳。緩急先後之際。為國者可不知哉。　前
半要上與下合。後半要下與上分。　國非民不立。急民固所以固國。民
非君罔治。別民正所以急民。　桓文章。費多少說話。先在齊王心上撥
弄。然後說到制產。此章因滕文以性善之說。仁親困而問及為國。此際
仁心藹藹。已與民通。故孟子迎機利導。開口便及民事。

民事節　民事對國字說。世主為國。唯是厚征求。巧催科。曰此國事也。
曾不思國于何立。惟民在耳。民於何生。民之事在耳。取給生養。關切命
脈。所當夙夜軫念。宵肝經營。非可徐徐為之計者。　蓋自古言民事者。
無出七月之詩。諸如于耜舉趾。饁畝登場。終歲勤動。以播百穀。固不待
言。乃徂冬。我稼既同。似可稍稍休息。方且宵晝作苦。亟乘屋為播百穀
計。蓋無一息而忘于懷也。為國者以民之心為心。民事可緩乎哉。　俾
晝合說。日夜不寧也。治屋則架而上之。如駕車然。故曰乘。其者。豫度之
辭。蓋言其事之煩。將不暇復乘屋也。

民之為道節　此節須知語意歸着處。民事不可緩意。上節引詩已明。
此乃極言緩民事者非仁也。中間許多節次文勢。注向末句。　民事卽
所以為恆産。不緩則有。緩則無。無則以非心生非為。以非為陷非罪。以
非罪加非刑。是罔民也。曾是以為仁乎。

是故賢君節　賢君。卽仁人在位者。以心言曰仁。以人言曰賢。一也。
章旨重民事。則賢君節恭儉民臣平對。不得。夫仁人在位。是為賢君。彼

其以仁存心。能致謙恭。亦能敦清儉。由是以仁立政。有禮于下。亦敢取
于民。蓋有君有臣。有臣有民。原相須而為一體。以君養臣。以臣養民。自
相成而可並行。故將仁野人。先仁君子。以其軫恤黎元者。略敬士尊賢
之節。而既仁君子。卽仁野人。以其禮遇臣下者。充極徧溥賦之風。其要
則養賢以及萬民。毋緩民事而已。不賢而能之乎。　問賢君仁人也。自
不忍多取。卽此能有制了。而必推本於儉。何也。曰精言之也。人但知慈
祥之心。能行寡取之政。而不知清約之心。能除多取之根。夫清約之心
非屬勉飾。蓋自妄機淨盡。其神內攝而來者也。恭儉皆由神攝。故類及
之爾。夫妄機不淨。生機不完。雖有仁。不恭儉者哉。如此說。併必字亦明
白矣。　恭者。退讓之心。禮下者。退讓之事。有其心。則有其事。亦如致其

優游以示體貌之隆重其廩祿以將忠信之意是也　窮奢者必厚斂
虎其不足用故也存一撙節之心多取將焉用之　取民有制正是從
民產可常生處非一授田里便爲恒產
陽虎節　民無恒產以自富也即此便罔民而不仁矣賢君在位即仁
人也即此便取民有制而不富矣看來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上文已有
此却引虎之言若曰虎之所言亦若斯耳蓋仁富相爲貞勝即不仁如
虎猶能辨之矣　爲富不仁不是拂理以徇欲有欲即無理矣爲仁不
富不是拂欲以全理有理即無欲矣如晝則不夜夜則不晝不但如水
能熄火火能乾水若門仁人在位應該取民有制
夏後節　此節本意只重取民之制　夏后三句言其取民之名不同

也將言其實之同故先言其名之不同也三代均之分田均之取民但
夏后之世洪水初平地未甚闢故止五十殷則漸以闢矣故七十周則
益以闢矣故百畝地未甚闢難以井授地既漸闢可以井授至周又各
因其地各隨其宜法制益爲明備故貢助徹之名不同　此不同處不
過與世推移隨地通變云耳乃禹湯文武之爲君誰非恭儉而愁仁人
而在位者故皆取民有制止於什一名雖不一而寔則一也通節重此
句徹者二句帶及之耳　徹同也同力合作無此疆而彼界計畝均分
無此多而彼寡四海猶如一家萬國猶如一身藹乎大同無對之氣象
也但藉其力不復稅其私田輕徭薄賦之風即此一字可想　貢獻也
自下而獻于上也周禮八則吾曰賦貢以馭其用百家之內曰鄉土畿

六鄉言縣爲遂百里外曰六遂遂人主之
龍子節　夏后節槩言三代取民之制龍子以下三節則合三代而較
論之龍子一節言夏之貢不若殷之助夫滕二節言周之徹亦不外殷
之助總見惟助爲善　治地二句不可只說誰善誰否須先就貢助相
反上說起助者藉民之力而無其貢稅者出民之有而納之君兩者正
相反也此在夏禹商湯固自各有時宜第據治地而論則助最善貢最
不善　自貢者以下一字不復及助只極言貢法之不善而助之善自
見　自貢者至取盈焉且只說貢之不知通變爲民父母以下乃極言
其害民而無以子民　校之數歲窮收穫之變用其一中爲賦稅之常
第令上不擬大有而多取下不准大祲而寡取毋太病民毋太病國已

耳而成賦有定不復以意消息因時上下之矣貢之病根全在一常字
有常則必取盈取盈則必害民此下文勢俱相因而生　收其餘而積
貯之爲異日凶荒之備取所羨而備峙之爲饑歲觸恤之資　重凶年
一邊言不多取於豐歲却乃取盈於凶年無論不能完課額給公上即
糞田之費幾何猶然不足用也所入之寡極矣　夫爲民父母謂宜視
民如子今却乃使民盻盻然　將字直管至溝壑乃就取盈之時豫
料其必至于此非待窮歷展轉之日而後知也　農家自春徂冬無一
寧日何作苦至於此極也豈非爲國室之生計哉茲而罄私室之藏爲
公家之賦即父母不得以養下焉者又可知矣則以糞田不足之入無
幾故也民窮若此亦孔亟矣而猶未也私室之藏雖罄公家之賦未盈

稱貸而益又勢之所必至者夫豈啻石之儲內傾子母之費外急展轉無
策生活何賴彼老稚不能散之四方欲不轉溝壑得乎此數句作兩段
說一段深一段極言貢之爲民害也併父母亦不得養窮也至使老稚
轉溝壑則其窮極矣　稱貸言敵起貸借事也惡在爲民父母處在使
民不得養父母尤在使老稚轉溝壑夫民之父母上之子也民之老稚
上之子也曾有父母而使其子不得養轉溝壑者　盻盻作普莧
反爲是言使民眼睜地　愚意公田助而不稅誠是使民但古今事宜
不同在孟子時或可行之有如今則力作之勤惰何以別之能必其急
公上乎歲入之多寡何以覈之能必其無欺隱乎不問則滋弊問之則
煩刑似有未易行者如謂田不井授終非治道也恐未必然矣

夫世祿二節　龍子節說貢不如助助自宜行且滕不行助吾竊惜之
夫世祿食乎公田公田出自助法兩者相爲表裏今世祿滕已行之而
猶助之不行豈謂殷人七十而助非周制耶乃惟助有公田而周詩亦
咏之是助不獨商行之周亦行之矣而不與世祿並行何哉　井田雖
廢亦有官祿安見世祿與助法相表裏乎曰中古自殷周以後祿不出
於賦稅皆以地爲祿而世世受之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云云
卽井地中公田之地也世祿豈不在助法中乎此一句滋味全在一箇
同字有獎而勸之之意又有疑而訝之之意　雖周亦助本周民法可
久周不能改乎殷而孟子曉解文公卻在本朝亦然反古可無疑也
設爲庠節　此節輕血脈仍自行助來制恒產因與恒心乃順風揚帆

之勢此時聖遠教湮故曰設　人主作民君師未有虛抛其願而不塞
爲之地者教以庠序學校爲地猶之養以井田爲地庠序學校教之地
所以聯師儒教詩書一心志習耳目俾不見異物而遷教之善物也庠
者養也六句上三句爲下三句而設言鄉學之義不同而三代各取一
焉非夏教而不射殷射而不養周養而不教目射也代不相沿禮不相
襲用以改文物新耳目所損益固如斯耳夏曰三句作三項與下共字
照看　庠者三句庠之字義原不訓養蓋以鄉黨莫如齒而古者養國
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以故鄉學之中或取義於養而庠名焉所以
教讓而存後也校之字義原不訓教蓋古者鄉學之中群一鄉之子弟
誦詩書習禮樂主者考校其高下以示訓誨之義以故鄉學之中或取

義於教而校名焉序之字義原不訓射蓋群一鄉之子弟習射其中因
而序其技藝之孰精揖讓之孰最以故鄉學之中或取義于射而序名
焉大抵就鄉學之所有各取一義以爲名非謂此專養彼專教彼專射
也　庠有虞氏之學養老之宮也周蓋沿虞命而命之名　學之名三代
何以共之蓋學之爲言非若各占一端各取一義試思何時不學如學
養學也學射學也學校學也何代不學如夏人學也殷人學也周人學
也彼其理爲共公之理故其名爲公共之名耳　人倫乃人所自有之
心何論鄉國亦民所恒有之心何論今古故三代之庠序學校明倫而
已設學教民無非使人復其恒心而人倫慈孝仁敬等人心自有不容
已處正恒心之所在也故三代建學本意總要聯師儒敦詩書服禮樂

觀摩講習共著於人倫之中焉耳明者下知之也而昭揭彝教顯示紀綱使天下共知之者則屬上故曰明於上 親義序別信井井有條故曰倫而要皆人心自有之生機以此昭揭于上使人日陶鎔其中生機復矣由是行乎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莫非藹藹油油之意無有漠不關情恝不動念者雖蚩蚩小民何知禮義而仁心流貫和氣翔洽相與親愛於下矣則惟倫自上明故也若不可設庠序學校以教之乎 此節以設為庠序句為主其下細論庠序學校歸着在可以明倫而化民上正見當設庠序學校以教之也

有王者節 仍重助法勿以教養平說 有王者二句與是為句界限要明上且就滕政之善發揮簡必字是為句方說他與為王者無異何以知其必取法也滕之所行乃仁天下之政有王者起則必以仁天下為心矣有仁天下之心安得不行仁天下之政 為王者師則王者仁復天下皆以滕之仁仁之謂滕即王者可也何必臣海內子元元而後為王者哉

詩云節 又恐文公謂師世之澤無救於垂亡之滕故再以後效歆之然終不敢遽許其可王也孟子言有事實如此文王句宜就舊邦新命從古獨有文王發之如云人君建邦與地造命與天舊則俱舊新則俱新惟文王國勢仍侯封之初而天心肇大統之集然則邦之舊合於命之新非文王其誰有此也此即未以身王哉王業始基之矣 不狃於國勢之卑弱而奮然自振祖烈猶存可儀刑也 文王其邦舊其命新

命新而國亦新矣子力行之將後世子孫必有王者亦以新子之國矣天命在滕子其為周文王哉而豈獨為王者師耶 問為國至亦以新子之國 二國字首尾呼應新子之國其可以為國可知

使畢戰節 前只言助法當行此來問其制也 使子使主井地之事也不是使之來問設專官詢定制其銳情復古如此便是力行的意思井地取民有制其政自仁心而出故曰仁政 仁政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而子之君將行之意何美也然而不使他人而簡在獨為之子詎非謂能成此仁政者莫子大夫若哉 行仁政而選擇使子所委托于子者重矣而子其軫念民窮力追古道俾滕之民再與七月之歌滕之邦復膺維新之命不負行仁之盛心選擇之初意可也 井地雖分九區而中外彼此分數明白却憑溝塗封植之界非一畫井字即可為經界也 不正而不均不均而不平遞遞說下 諺云不言語的師傅一正經界革了多少弊端省了多少氣力故曰可坐而定 井地之設本為分田制祿而經界能坐定之所以孟子首及于此其下則承分田制祿四字說去不復與經界相干矣

夫滕節 夫滕四節承上分田制祿而論之夫滕節言分田制祿不可無君子野人之別請野節正是分田制祿之常法有君子野人之別處卿以下二節又是分田制祿中曲盡其道處帶及之耳 若說國內有官員百姓便是將為君子將為野人何須從壤地說起此言滕雖壤地褊小乃則壤成賦之際料想也把君子野人分作兩樣豈因其褊小而

遂一槩受地自耕自食無復官僚吏胥之辨乎蓋自古君子治野人野
人養君子如使則壤成賦之際不分君子野人則君子亦與小人並耕
何暇去治野人野人不與君子代耕何人去養君子夫是以壤地褊小
而亦將為君子將為野人也　細玩自此以後六節意重為君子一邊
下節助與自賦俱要野人養君子方里節又要先公後私蓋無君子莫
治野人重君子正所以仁野人下章許行並耕之說正從此起
請野節　請字曾至餘夫節總是以井地分田制祿也而根因則自夫
滕節來惟滕不能無君子野人之分則當如此分制田祿分別出野人
使養君子而易其治承上節也圭田節君子養無所分而治野人者益
專餘夫節野人養無所分而養君子者益裕　此節若只說箇分田制

祿之常法尚欠分曉須與無君子二句關應此正是有君子有野人處
野即壤地中之野九分之中以一為君子之祿而使野人助以終畝正
是分別出君子使治野人分別出野人使養君子國中一壤地猶野也
什一猶九一使自賦猶助也此乃師助之意通助之窮其別君子使治
野人別野人使養君子一也　本論助國中何嘗說　助個什麼賦個
什麼各項一字而言助此九一之一賦此什一之一而已或藉其力或
稅其畝隴畝草野之衆詎可責于冠裳貴介之流哉　國中上便於遊
省時行補助之政下易於納貢可省轉輸之勞且什一法行則雖不行
助而與助同歸於仁矣　愚謂圭田二節皆井田也不然圭田公田也
貢法安得有之

卿以下節　常祿皆有差等此無差等者特恩也恐以孝先之費分其
養廉之需也　卿祿特厚可分以祭卿以下則獲薄矣
餘夫節　百畝中恐養活不過又何以分之而養君子須知此二節血
脈俱自無君子二句來
死徙節　忽出此節從何而來乃因請野節助兼乎貢而言貢終不若
助之善以起方里節也此節須與貢相形而好處全在並井　鄉之成
係於井故人之居定于鄉能使此鄉皆安土重遷之民一田同此井之
為也不然故土雖自可懷詎無易去其鄉者何死徙而猶不出也　語
日十歲樹木百歲樹德夫惟以同井故不出其鄉也則世世相守何可
薄情寡恩相友相助相扶特從此生焉蓋雖未建學明倫而小民已親

於下矣向使視鄉若傳舍視人若秦越何以有此美俗乎
方里節　此節正言井田之制全在正經界上若地不取方經界易亂
本文開口先言方里則中公外私無弗方者惟方也兼言制祿則劃然
九區專言分田則截然八面經界孰正于此　此節文勢頗難認言此
一里也井而為九以中外分公私使之以私養公而無敢後所以別野
人於君子而易其治也此乃有君子有野人與前無君子二句正相應
語意俱自一井九區中公外私生來　公田宅中八家環而向焉上下
之象成矣先公後私正自此生　公事畢句正說同養公田非又深一
層　上文九一而助且是籠統一句此節乃明解九一而助何也非九
百畝即上九字中公而八家皆私百畝即上九一字八家同養公田公

事畢云云。即上助字須字字關應明白。
此其大畧節　正意全在上節。此只帶說。則在句。與此其句相應。旨
我所陳。正是井地的梗槩。至潤澤。却在君子之君臣。非吾言所能盡矣。
　潤澤亦不可泛說。乃經界之中。周詳其條理。經界之外。融通其封畛。
意美而不傷爆烈。法良而不入偏枯。令井地終成仁政可也。有不止區
區一川澮溝徑畛塗路之爲兢兢者。
有爲神農章
此章話說。都從上章野人養君子來。　通章以並耕爲主。倍師。責其學
並耕之說也。治市。對不過並耕相以並耕之說既屈。而求伸於治市耳
觀末節。則治市之法。既不可行。而並耕之失。益不可掩。

神農節　神農字面。正與上章三代相照。開口用有字。異之之辭。
道體萬古無二。而治法與時消息。孟子論治而稱三代。豈其不知上古
之事。毋亦因時之宜云爾。何乃有爲神農云云。爲神農之言者。治天下
之言也。　孟子之言於滕。三代之政也。而許行爲神農氏之言若人而
自楚之滕。其將亂政明矣。厥初踵門之告。受廛之請。雖藉口乎自遠而
嚮風哉。乃徐衆倡和。說異自標。衣必以裘。食必以力。隱然皆爲神農之
意矣。　願字。自仁政來。願爲氓。思被其仁也。　衣取其素。食取諸力。以
身示滕也。若曰。滕君能自朴畧勤劬。用以休息其民。一如吾儕之道。則
滕治矣。　其徒以下。正與爲神農相應。　行固愚謬。然其初意。直欲度
越三代。爲孟子之說而上之。若曰天下之亂。自民貪始。民貪自[illegible]始。

又民爭利則僞。僞則亂。莫如神農時。君民並耕。市價不二。則無爲而治
矣。此蓋竊聞始藝五穀日中爲市之說而行之者。渠視當世之君。謂無
足與語者。一旦滕文行三代之政。行曰此可矣。未聞神農大道也。特地
來滕。欲破孟子之說。非歸化也。
陳良節　陳良字不可畧過。良名儒也。而相與弟辛爲之徒。想習聞夫
三代聖人之政矣。特未親見其行之者耳。忽聞滕君行之。故相與盡歸
而頌美之。　全要與上節相形。徒字與其徒之徒字相照。陳良之徒。本
非行之徒也。而踴躍向風。如覩聖作。詎可與衣褐捆織之意同日道哉
而孰意其卒爲許行徒也。亦異之之意。　是何等景象。若曰。相生三代
之下。昔每想見聖人。恨無從耳。乃今聞君云云。無論沾其深仁。被其閎

澤。誠得聖人爲之依歸。得與耕鑿樂利之衆。備作息爲儔偶。恍然一覩
聖世光華。豈非生平之大快哉　看此人悅行古道。故下文見尤古者
益悅之。好辟也。
陳相節　相益曰。棄吾所學于陳良者。周孔之道耳。尚贊禮樂文物。反
今得聞神農之道。此真高三代。畀孟子用此治國家。熙熙皥皥。還太古
矣。自古學術。宜無復出許子之上者。故傾心而從之。　只還他箇道字
不必添作神農之道。彼謂道。非神農之道。神農特能合之耳。　行之道
益亦以虛無爲宗。若曰。大道有因無設。皆生皆得者因也。有上有下者
設也。却不知因其無而無之。真能因者也。逆其有而無之。因亦設耳。使
上下之分。果爲人之所設。豈能亘天地而常存哉。　許行論賢不賢。今

重在民上不食民之食則賢食民之食則不賢　先姑曰誠賢而竟曰
惡得賢謂賢必有道而道無分別有別即非道非道即非賢也特此世
主取民較為有制而曰賢耳　並耕至而治不是二項言賢君之食非
有余廩府庫只是與並耕自食其力若其治民第以饔飧為食君之餘
及其不以治其放而輟其耕也仍須歸在並耕上此二句只是要與民
無別饔飧即食變文　不滿滕君即不滿孟子此自楚之滕本意也思
以並耕易滕政也　賢者至惡得賢是欲治天下者耕且為也中二節
反覆辨難見百工之事且不可耕且為矣然後回顧云然則治天下獨
可耕且為與
許子必種節　此節如捕猿此則八面擒拏彼則八面逃閃　許子之

言曰賢君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蓋欲人君取治天下之為兼之乎種粟
而食之外也使種粟而食之外果有可兼許子當先兼之矣乃試問之
而曰然者獨一種粟後食已耳及問織布而衣則不能兼而逃之乎褐
矣頭衣可逃冠亦可逃乎布可逃而之褐素亦可逃而之冠乎乃許子
且不自織矣以粟易矣以為害於耕矣然猶在種粟而食之外也至以
釜甑爨以鐵耕則又在種粟而食之中矣而亦不自為也以粟易也彼
其自種粟後食之外曾有一之能兼乎猶治天下之為何如衣冠釜甑
鐵之為乃責人君以耕且為哉　以種粟一句為主通節步步回顧此
句其問答各自有意古人謂之八反　言衣又言冠又言釜甑鐵見百
工之事煩故不能耕且為也況天下之事更煩迺可耕且為與　種自

種織自織非其力不衣食　只說許子妙許子且然況人君乎先輩所
能妙若開口便以難兼者詰之又將多方逃躲必織布何須拖上必種
粟何方是言於彼自為於此亦能自為買衣不辨妙　冠一段獨詰何
也上露出布字相輾逃而之褐故孟子於此都不自說只致陳相自說
到不可逃處只因衣褐一逃深出孟子四問　以粟易之言以自種之
粟易之猶自織也　害於耕句亦有意若曰害於耕則非其種粟後食
之本意矣末何以粟易之亦恐其害于耕也無非欲種粟後食之意見
並耕之是也　不復出害於耕一腳冠內已明說矣此作文詳略之法
種粟而食乃許子本業安得不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此相曰然之意
大抵相之答辭何何為許行解節末以粟易之言此釜甑與鐵以自種

之粟易之亦如冠以粟易要與自為無異也然則許子破綻却在何處
曰許子無破綻處正是有破綻處夫許子之得械器誠與自為無異乃
治械器之事却不能耕且為豈不有破綻乎但孟子却不肯先說直因
得陳相自家說出百工固不可耕且為方終迎而折之看此節及下節
擒縱詳略由中節來孟子真雄辯哉
以粟易械器節　以粟四句直頂上節衣何易字先折倒厲字自許子
至耕且為與乃折其並耕而食　以粟易械器四句是就他人算計且
許子至節末却就自己算計故用且字轉下通節俱就交易上論以粟
四句言農工相易於人原不為厲於人雖不為厲于已獨不為煩乎
及陳相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乃知若不相易則已之煩滋甚雖

欲不相易不可得已況相易又不爲倘乎 以粟易械器四句非兩平
話乃從前二句照出後二句 二厲字與前厲民之厲相應不厲卽從
易字討出夫自取人物乃謂之厲易者將東傳西何厲之有旣曰易如
何是厲 不厲陶冶是見成的豈厲農夫是類推的相曰以粟易之見
非自取陶冶的器械也則農夫之不厲陶冶相自知之矣則陶冶亦以
其械器易粟亦不是自取農夫的粟第在反而觀之耳豈爲厲農夫哉
而獨以滕君爲厲民何也豈滕君之治不足易農夫之粟顧出陶冶下
耶此處且乘一陣順風略略先說個非厲的意再起一浪頭後面大發
之 上節詰難已不遺餘力矣且許子數句又頓跌他一下討得百工
固不可耕且爲一句振得下文益有力矣 以物理言自爲則簡易易

則煩以人情言所好者簡所憚者煩吾想許子追[illegible][illegible]亦簡質何不自
爲陶冶舉倂成紛之便顧與百工紛紛交易如彼其煩何爲者也豈許
子至此又不憚煩耶吾不知其解矣 合許何只是個簡字紛紛自百
字生工之家百而吾一一與之貿易併不紛紛多事乎三何一氣然亦
須明辨 百工之事不閒百工之事至煩若概交易之煩而耕且爲之
則其煩益甚矣 上文許子以粟與百工交易已自不耕且爲矣此言
百工之事委定不可耕且爲須認個固字固字從百字來 勢不可而
亦順之仍有太上貴因自附神農之意看此時陳相如坐舟中航海漸
入深地而不甚覺
然則治天下節 治天下者萬幾之煩皆待理焉億兆之衆咸待命焉

豈直百工之事百工之事今且不可耕且爲云云耕不能兼乎治與耕
不兼乎工一也或作治不能兼乎耕倒說矣 有大人二句分而爲二
破且字也 蓋自別生分類正名定分以來而其犂然各正判然群分
已如斯矣小人之事原不在大人分內也 大人合天下以爲人故其
事亟蓋乾坤提挈億兆亦以天下爲已任若彼渺焉小人其人爲一身
一家之人故其事亦爲一身一家之事計畫不越一膜經營不出環堵
耳要以精不分馳業不旁侵各如其人而止大之不能兼乎小猶小之
不能兼乎大也下言卽小人之事亦不相兼故用且字 且一人至路
也卽上節陳相百工不可耕且爲的註解因所明而暢其說也若曰百
工自爲勢必率天下而路子謂其不可耕且爲信有之矣況治天下之

事顧可耕且爲乎哉 窮天際地日月交馳求一人寧息亦不可得其
視紛紛交易之煩不又十百而千萬哉是率天下而路處便是寸步不
可行處易因其道於是也下文通字正與此相應 古註前二句與後
五句界限要明前二句且說心與力不兩勞只與上人大與小不同事
是一路話言其兩不相兼耳其下五句方說勞心之治與勞力之養兩
相交易如農夫與陶冶兩相交易纔是大通之路耳又須知君民不平
言勞心之治決不能兼勞力之養但以勞心之治易彼勞力之養可也
或勞心二句與有大人二句相照勞所以作事或大或小大既各一其
事以故或心或力亦自各一其勞世寧有其心孜孜而又勤瘁其筋骨
其力矻矻而又勤瘁其思慮者乎 勞心者以人之事爲已之事卿精

竭慮而治之何勤瘁也彼勞力者則安享其治不任經理之勞殊自安
閒矣然治於人雖自安閒却要勞力以食乎人是以巳之食易人之治
非空享其治而無濟於人也治人者雖則勤瘁哉而以巳之治易人之
食却只是安享其食而人未始無濟於巳矣　古語且輕輕說箇心力
不兩勞但以治易食未何方重發可以通行之意須重在上一邊講云
若此者豈其憚於兼為而故若是其相易哉良以如此相易則天下之
人雖各得其治與食而暇逸者自在雖分勞其心與力而休息者有期
人人無所阻滯天下之通義也豈若率天下而路窮於不可行哉古語
見及此矣　必自為而後用正是且字勞心至食於人是換了且字且
則窮不且則通治天下果不可耕且為矣看來通節只是然則一句

許子必種三節重難上並耕行不得當堯五節重大上言堯舜惟務可
仁天下者安事並耕
當堯之時節　上文並耕之非巳了了然緣他依托神農自謂大道故
又用堯舜破他神農字面也行意卻三代而希神農五帝堯舜為盛亦
將薄堯舜乎　猶字有意言孜多少聖人御世當堯時天下猶然多故
如所謂洪水為患之大如彼治天下亦太煩難哉其非可耕且為可知
自當堯至交於中國語意若曰天下之顛危至于此極當人主躬耕
時耶節末雖欲耕得乎語脉正從此來譬之赤子乖在井中自合皇皇
拔抹而乃先覓乳哺豈不迂哉　洪則橫矣水大而不由地中行也橫
則溢而四出無處不瀰漫而氾濫於天下矣　人與五穀正氣也草木

鳥獸繁氣也繁氣不勝正氣則各得其所而平矣今草木暢茂云云繁
氣顧勝正氣頓衰是宜平而猶未平　洪水含禹禽獸含益五穀含稷
救死不贍暇治禮義契在其中矣　有洪水則草木滋長其中而暢茂
有草木則禽獸窟宅其中而繁殖暢茂則五穀不登矣繁殖則禽獸逼
人矣禽獸衆多蹄跡縱橫人將何所容足乎逼人可知此蓋洪荒未遠
泰和未洽猶有荒毛草昧之象語脉皆自洪水而來　言鳥獸之害獨
詳何也洪水未平五穀不登為害雖大尚可徐圖至于禽獸搏噬之害
尤為迫切故其立言如此為下文首命伯益張本　當是時生民有如
許患害堯以一人之身悉取而歷諸其慮蓋其通天下為一身故存心
天下加志窮民如此顧天下可以一人憂不可以一人治而可與共治

天下者莫如舜故舉之而敷治敷治者奉一人之德意而分布其治於
天下者所以分堯之獨憂也下文使益使禹使稷使契正是分布之象
烈熾其大也焚燒至灰也烈而焚使不暢茂也逃匿則不逼人矣瀹疏
決排使不橫流也江海為壑則不氾濫于天下矣須步步與上文相應
方是下節五穀熟亦應前不登字面　費如許事方開粒食之漸不宜
重行無所事　然後難辭　禹八年至不入不重他切于救民乃極狀
其忙迫無斯須閒暇以時言非以心言也外字與其門相照入門則為
內矣　須知禹八年三句語脉自禹疏九河三句來當是時者即當禹
疏九河三句之時也　得字要認得真得者得自由也有一息之少暇
則得矣以禹八年於外三過不入之心度之蓋竭蹶趨救常如赤子在

井皇皇然無一息之暇也毋論耕非所欲就令欲耕且得自由乎哉
問禹八年二句與勞之數句何別曰此言其皇皇無暇也無暇則不得耕矣彼言其惓惓無已也無已則亦不暇耕矣須思辨之　北條之水九河濟漯爲大南條之水汝漢淮泗爲大　溟渤百川朝宗而尾閭洩之長江天限南北皆受水之區　四瀆江河淮泗也瀆獨也四水皆獨入於海也河爲四瀆之長其流洪大猛悍最爲難制禹治河至兗分爲九道以殺其勢徒駭最北鬲津最難　導河自積石　九河之跡漢武時已堙　濟水南入於河漯水枝分於河皆與河通在兗州之域書浮於濟漯達於河　兗東南據濟　書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又曰浮於淮泗達於河　淮水發源於桐柏泗水逆流於睢沭淮泗相通　漢水出於嶓冢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　江水發源於岷山　汝運泗入淮

后稷節　樹藝句正是稼穡之實五穀句則以其成功言之　夫自堯舜而下若益若禹時不爲人民立命而務茲稼穡或非其性其不並耕而食宜也若我后稷則樹藝少成合德神農亦非以農事開周家之王業者哉然而躬稼之事定未身自爲之第開其教民稼穡使之樹藝五穀而已而五穀既熟民人固已育矣斯所謂能並耕卻不並耕者也當堯之時所患本在洪水益只是開治水之始稷只是收治水之成故敘之稍略而禹獨詳且獨以雖欲耕句綴之此節自人之有道至近於禽獸又提頭說一場與前洪水相照言此時人類之中將復有禁殖逼人者何減洪水之害乎所以此後命官敷教其辭復詳而亦獨以不暇耕綴之與前不得耕相應　聖人有憂之語脈自堯獨憂之來言其前有憂也自民人育以上前節泛濫逼人不登之害殆第盡去似可無憂矣然而人之有道云云是聖人猶有憂在也　逸居不與飽煖作三項凡飽煖之民與饑寒之民不同饑寒日不聊生安有逸時飽煖便自逸居矣若不以禮義化誨奪其逸心則其逸令人昏昏沉沉無復清明之氣其違禽獸不遠矣安能守其所有之道乎　教立而邪可閑邪閑而神自攝故奪其飽煖之逸而予以乾惕惕慄之衆者莫如教　如狼虎父子蜂蟻君臣一點發見處甚真五者即禽獸亦有之但受氣昏濁有之而不能全如忠孝二字極之可塞天地通神明豈可望於禽獸教民以有此五者欲其全之也全之乃不近禽獸父子五句俱承上教字來

人心生理藹然即萬類皆能合愛而一本真愛尤有肫切而不容解者朝廷之上本以綱紀四方裁正萬品而非君若臣先自凜凜則何以觀矣故護之於君臣性而有焉　別與合相反夫婦本合而卻有別所以遠情欲防淫僻養壽命廣嗣續之善物也我固有之也　小不加大少不先長天下有達尊齒居一焉況天顯之親乎同生而有先後天定敘之不可紊也朋友之交非有骨肉不可解之恩也又非有堂陛不可逃之分也疎逖相與欺詐易生然人心有真何處不貫況合志同方者乎　此五者大抵由之則安不由則不安其固有可知聖人教人如呼寐者而使之覺彼本有覺我何所附益也　中庸先言君臣以君臣主持綱常且承上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也孟子先言父子以天性真愛尤

爲切近精實彛倫之本也各有攸當　父子五句是所敎之道勞之八句乃爲敎之心蓋民之道卽我之道民未盡夫道聖心自有所不容已也　夫民行難齊有遺敎不可民心易懈有他敎亦不可　勞之六句迪用七之須要說見多方敷敎敎思無已之意　已方於人倫者悯藉之方向於人倫者誘掖之有公不勝私以私邪數我人倫者匡之使勿納於邪有眞不勝僞以回譎亂我人倫者直之使不終於枉有志於人倫而其守易摇者維持而使之定有趨於人倫而其行易弛者提挈而使之前自字與五有字相應自有者使之自得　從隨也勞來匡直輔翼之餘又以振德隨其後　人情狃於習見視爲故常往往娛嬉偷惰而不自覺必須時時提醒儆動俾之意氣常新精神常奮乃可保其終

人有憂時亦有已時已之時卽爲暇之時觀勞之云云是未有已之時也安有暇之時也暇者空閒無事之時　凡治人者無不勞心寧有恝然無憂哉乃聖人之憂直至如此蓋有獨深獨切異乎人之所謂憂者矣　自堯獨憂之至暇耕乎堯獨憂句是聖人之憂民自舉舜至振德之是聖人之憂民如此時說皆如此作文只得從之

堯以節　上二節不得耕不暇耕只是叙事中帶及此後三節方是不並耕的正話此節且只說堯舜所憂在不得人分人節方言得人可以仁天下故憂之也夫至於得人可以仁天下無論不得耕不暇耕卽使得耕暇耕堯舜亦必不用其心於耕矣何也用其心於大自不屑用其心於小也蕩蕩卽仁之溥天下處巍巍卽仁之超天下處　細玩此節不是創立意論全從上二節看出夫堯獨憂之堯之已憂也而惟舉舜敷治是以不得舜爲已憂矣堯獨憂而舉舜敷治是舜之已憂也而惟使益掌火使禹治水使稷契勸農敷敎是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矣故一則曰雖欲耕得乎一則曰而暇耕乎是不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矣均已也而大小分堯君也舜臣也皆天下托命之已不得任人之舜任事之禹皐則天下不平故以爲已憂耳彼農夫之已只是百畝之已故其憂只在百畝不易豈堯舜之憂哉　上文無皐陶而入皐陶與汝淮泗不入江而曰注江皆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不計纎黄處非記者之悞

分人以財節　上節且輕輕淺淺照字面平鋪叙去此節方是發其所以然處　此節釋上節全從天下二字夫堯舜與農夫皆已耳而堯舜

之爲已憂獨在不得舜禹皐陶者何曰堯舜之已天下之已則堯舜之已發憂其不能仁覆天下耳觀分人二句則仁天下獨在天下得人耳惟仁在爲天下得人故列以天下與人時仁天下之人已得堯舜直欣然與之有何難者惟爲天下得人之時則其心躊躇顧慮惟恐所得之人或不足以仁天下安得不以爲難乎難之故憂之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者以此　分人敎人的二人字對天下言自分字敎字來惠字忠字自二人字來上只曰人變文而曰天下正仁與惠忠之所以分分已分之也財自已分所分幾何詎能分之乎天下分止於人而已分止於人則所施僅涓滴惠耳未仁也敎已敎之也善自已敎所敎幾何詎能敎之乎天下敎止於人而已敎止於人則所

盡僅褁曲忠耳未仁也何也彼一己之分之教僅可爲人而不可以爲天下也如欲爲天下必無獨分獨教之理必在得任人任事之人矣只有此爲天下得人者乃能使天下各得其所而謂之仁所仁者天下正以所爲者天下故耳　天下字正與天下猶未平之天下相應盖至於仁天下而從前如許患害始盡除而平矣　難易就用心說聖人之心惟欲仁天下耳而天下之所以仁不在與之之際而在得之之初故聖心之所難不在彼而在此也所難在此則所發亦在此矣愼重便自惕厲

孔子曰大哉節　大哉君哉泛說不得須與自古聖作者相形見神農不出其範圍也　夫自神農而降聖作非一孔子未有以大哉稱之者

亦未有以君哉稱之者所稱獨一堯一舜耳誠謂其蕩蕩巍巍功業自古爲烈也夫孔子稱堯舜功業如許而使用心於耕恐百畝之中不足成如許功業也有天下不與不直能於天下見其盡君道而恊帝後有作者不可及也　惟無以君爲乃所以盡其爲君盖心超乎天下之外則其治天下者精也諺云旁觀者淸　何以知其不用於耕以孔子之言知之於心所向處也

吾聞用夏節　自此以下五節其意云何若曰許行楚人夷也夷俗不知上下其欲與民並耕無足怪者子本學用夏變夷之陳良而爲其所變夫豈善變者哉此處口裏雖責陳相倍師心裏實夷許行須知夷許行不是泛說即以其與民並耕者夷之　吾聞用夏二句之意直至不善變矣方完舊說即於本節完之非也　夷夏之分非但中爲夏外爲夷如孟子之別野人文明而有君臣上下夏也如許行之倡並耕荒陋而無君臣上下夷也用其文明而有君臣上下者變其荒陋而無君臣上下者堯舜其君唐虞其民何其休也若乃本自文明而有君臣上下顧乃爲荒陋無君臣上下者所變斯與椎結同群彫題爲伍此何理也豈不悖哉春秋之法中國而入於夷則夷之況眞夷乎只如此會意發之吾聞來關字面只輕點之可也　周孔之道其人則有君臣上下其事則有禮樂名物正與並耕之道無復君臣名分者相反　産而曰楚夷也周公仲尼之道皆中國文明之教則夏也陳良悅而北學至今北方未之或先而於彼遂爲豪傑之士非復楚産中人矣豈非用夏變夷

彼以地言如云他那裡也語脉自北方未之或先來言北方之學者其被服周公孔子之道豈伊朝夕而良皆可直駕皆可並驅中國之人如或無出其右若夫在彼楚中則又秀出於夷卓越倫類遂令華路藍縷之國方城漢水之間翕然謂爲豪傑之士盖以北方論則北方無能先乎陳良以南方論則陳良且獨先乎南方矣　兄弟並受其陶鎔門墻多歷乎年所其恩深矣其義重矣即没齒所不能忘詎意師方死而遽悖之耶函丈如在而回面從夷獨何心而能至此

背者孔子節　作三段看末段尤重相學於行亦以所事陳良事之故也没字從上死字來而三年字從遂倍來似且不可況非者乎此皆孟子長與引證處以下孔子周公字面自上節悅周公仲尼之道來　夫

泰山頹矣良木壞矣而門牆之側相與依依乎三年即啣戚歸來於情豈謂之薄乃治任將歸之日入揖子貢之際猶且相向而哭哭而皆失聲矣此際此情亦何减於哲人之初萎乎　場冢之場也夫子之抔土全歸於是乎在先是諸子畢集不可以室至此則築而居之　居而曰獨見壚墓壝壇之間形影相弔零丁蕭索真不堪處而如是者三年其情又獨深矣　江漢秋陽對世人言只有江漢之濯合于秋陽之暴似之世人無能似也夫世間潔淨純白之人蓋亦有之然而潔淨之中不無染着純白之中猶有洗滌既可出其上而尚之斯可擬其倫而似之耳乃吾夫子之潔淨純白與天為徒絕無染着亦絕無洗滌直從江漢中濯淨又從秋陽中暴乾皜皜乎無可出其上而尚之誰能擬其倫而似之乎

今也南蠻節　先王之道三代治華夏之道也既是南蠻鴃舌之人便不是先王之道之道與之人相應人也而鴃舌夷之人也夷之人自為夷之道以故偽為並耕無復君臣上下豈是先王華夏之道乎何者人外故無道也　非與上節似字相照亦字似殺更急　南蠻鴃舌只是箇夷字其下非先王之道以此入幽谷以此宜膺不宜學亦以此不善變言不如陳良之用夏變夷也若曰許行一夷狄之人而子學之何哉

今也節言曾子不師其近似子乃師其全非吾聞節言只有自下而上那有自上而下魯頌節言周公還怕他進來子今反着我入去皆言其相反也總自學夷來

吾聞出於節　陳良學周孔之道猶喬木然許子非先王之道猶幽谷然倍其學周孔之道而學其非先王之道者猶下喬木而入幽谷然出谷遷喬吾則聞之曾聞有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乎此與前吾聞二句相應

魯頌節　且南蠻鴃舌之人非所謂荊舒之戎狄耶魯頌云云公也爰其自外內侵膺而拒諸夏之外子也樂於自內外附學而入於夷之中

從許子之道節　此節雖是說市賈其實便是並耕意思若曰並布帛也則賈相若矣並麻縷絲絮也則賈相若矣並五穀並屨也則賈相若矣君與民並人也而乃不相若哉下節孟子亦若曰君與民之不相若遠矣何得使之並耕皆當於言外會之　不善變責其不當從許子此

節從字緊頂上言從許子之道自有好處　市賈至或欺先言從許子之道的好處布帛以下方說許子之道言其道如此市賈安得二國中安得偽乎不二生無偽雖使句極言其無偽也　偽假也賈定廉而假增之也以此誣人欺也　專言市何也一閧之市不勝詐偽而許子能使如日中時何況田野之衆從君並耕者乎並耕之說夫亦欲與斯民還於淳風如治市之意未可厚非之矣　物之精粗美惡相去幾何剌足較計秖以滋澆風傷雅道耳今第就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定價而已聽於度聽於權聽於量而屨則準之乎形諺曰不言的師傅　此四項仍頂上文　凡若種粟織布細屨百工交易之事猶然日中之遺意使天下各得其所細思許子學術只要成箇古字

夫物之不齊節、物生有自然的機緘如有情然曰情言自然如此也言物之好歹不能齊一乃化工之所陶鑄有完有缺人力之所作成有工有拙是固有的真機天然的生意誰能裒之益之斷之續之强之而使齊乎、 比較定其差數也比而同比時做一樣看也 是亂天下極言其獘也此句血脉自或相三句來物情不齊如彼幾絕子乃比而同之爲獘不其徵哉 亂天下分上言物不齊而强齊之則亂下言其所以亂也不肯爲巨的正見不肯爲精的不爲精的便是相率爲僞無僞則治有僞則亂治字正應亂字 爲僞應上無僞 末節若曰並耕則無君臣上下同價則無精粗美惡逆人倫悖物理其亂天下一也奈何執治市以伸並耕哉

墨者夷之章

墨者之道愛無差等而夷之葬親獨厚其心猶自差等矣彼其及門求見辭之而又求見皆以其有此心耳所以孟子即從他厚葬其親上困以賤事其親之說雖謂儒道中之書教亦若愛無差等而不知書教正不爾也及其原本葬禮深言一本之心遂憮然而感命之蓋因心動心故其心自難動耳

墨者節 是時儒墨抗衡莫肯相下夷之獨能謁吾徒而來請似可亟見而收之顧見之將與有言也言何容易將必先有受言之地焉苟無其地曉曉秖自褻耳故辭疾不見以示吾道之尊所以頓挫折服吾動其誠心似不但覘其意之誠否而已然一則曰吾固願見一則曰我且往見情思婉轉藹藹可掬則其歸斯受之意亦自溢於言表矣 夷子不來言夷子自是不來矣此非耻其拒而不來也又非憚其煩而不來也蓋以大賢之門未見容納數數實請義所不敢故耳乃其一念傾注之懷與質正之意終不能自已故又有他日之求見究夷子不來語脉正是振起他日求見時說作孟子口語云夷子不必自來非是

他日節 本節正話只在然而夷子二句蓋謂墨之所貴于若賤之令其自作讐敵乃以賊攻賊之法 王荆公五侯濂溪而不見恚曰吾獨不可退而求之六經乎此固以其性之悍拗難迴或謂濂溪亦猶甚矣使當再三求見之後得坐光風霽月之中或可銷融其偏性而異日不爲宋禍矣甚哉當機之難也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便是仲尼家法

今字對前日言言時昔夷子過我而吾未之見彼一時也吾固未可以見也乃今則可以見矣只如此渾渾說不必假說病愈亦不必明說意誠 夫生平紹界未通聲欸未恰而傾蓋接談直之似爲未宜第夷子一再至此無非爲道之故不直則道不見矣我且直之 道是大家的不必說此道是彼道非 大道不立異同亦不枉是非自有至當歸一之地焉若乃引彼己異同之嫌而依違回互則道隱矣 問墨氏兼愛何利天下且不惜頂踵至于治親之喪却乃以薄爲道何哉曰墨之薄葬正從墨之兼愛來蓋墨者謂用愛獨厚其親人之見耳以天視之則親踈奚擇焉如使葬親獨厚是愛親却異乎路人非兼愛之旨矣豈以天口處之道哉看來孟子口裡雖說墨者薄葬而心裡寔說墨者兼

愛夷之亦聰明便識此意所以下節不論薄葬直就兼愛說起　墨氏兼愛本要從厚而人人厚之則其愛必有所不繼故學仁而反歸於薄豈以何自易天下者也夫易天下者旋轉民風主持元化其故甚匪細也將必謂此薄道至是無非轉昔道術今始歸一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真有足貴焉者自非然者豈用此做天大勾當耶　則是何親字與天下字相照言獨以所賤事親親反不得與天下等矣此非真謂賤親只要困他使自悟墨之非是特把他好處說做反處使之自思　謂其不以所賤事親耶所貴非所用所用非所貴吾不知其解已謂其真以所賤事親耶以所貴易天下以所賤事吾親吾又不知其解已

徐子以告節　夫子賤事其親之云意謂我墨道之兼愛非耶乃儒道却也說若保赤子何謂也之謂若保赤子亦是謂愛無差等與我墨道一般夠施由親始自無妨於厚葬其親耳要之兼愛未為非矣孟子曰夷子真箇以書意為愛無差等如視兄子如鄰子耶彼書意別有取意蓋取赤子無知入井可矜與小民等耳非其取愛無差等之云如兄子鄰子之無別也不然何不曰如保子而必曰如保赤子耶　則以為三字正與何謂也應　施由親始如何當厚如箇之根幹枝葉有何分別但從根起頭故生意在根較厚耳　夷子厚葬且一再求見孟子似亦知墨道非矣而猶推墨附儒必欲求伸其說何也緣墨氏議論公一身於天地之閒不見彼我道理亦若廣大夷子習其說而心憇之寔不能釋然割捨故耳上文孟子是雙擒厚葬與愛無差等本意却只明愛無

差等之非此處夷子是雙解厚葬與愛無差等本意却只明愛無差等之是夷子總是說愛無差等之是孟子總是說愛無差等之非並無二意　赤子匍匐二句正說書之所取赤子二字　言如保赤子在無知無識處相如非在髮毛雖衆處相如也　墨氏愛無差等正是要天下一家以天自處不知生人而使之一本自天已差等之矣　物未有不自天生者天生物而使之一本是無一物不一本也其不一本者獨夷子二人而已不然愛無差等之言何忍出諸其口乎　所賤事親與二本故皆以理所無者激之　自夫夷子至罪也且只折其釋書之謬而打動夷子本心處全憑一本二字發明一本至情處又全憑蓋上世一節蓋夷子能厚葬故即從葬禮上說夷子之厚葬因一本故即從一本上說皆能使夷子小處撞心頭者

蓋上世節　講此節句句要與他人相形容方於一本有情　舉而委之於壑便是不葬其親處要就上世形容有泚言動情之甚也若在他人則惻然動色愀然蹙額而已豈其至於此極乎　聲音笑貌可以偽為泚則有不容偽者泚睨乃哀痛不能為心之甚在他人必不至此為人泚言以泚狀人使人見之而以為孝　發一本至情全在中心一句如云親非他人此也他人為異類所殘或亦惻然動心茲乃加乎其親其不能為心之甚宜何如者由此達於面目乃有此泚焉耳豈其為人泚哉　言葬禮之自親起也至於不能為心之甚蓋一本之真情其厚如此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忍與他人無差等耶　必有道本意說

必不以薄爲進而辭却含蓄勿直露爲佳。 問薄桓之撓非厚也何孝子仁人掩親必從其厚乎曰薄桓雖非厚而薄桓所自起則自迫切至情出之非與他人等也掩親之禮忍與他人無差等乎彼薄桓特以喪制未起欲厚無從禮若不足情自有餘非若墨者視親如路人矣

徐子以告節 此際如夢初覺蓋曰向微君子之言終身不可爲人矣憮然自失有頃方言前此悔痛在心幾不能出語 要看夷子此際只說命之矣三字更無剩語此感動之極也

滕文公下篇

陳代章

此章陳代所計在枉直之多寡孟子所審在人已之重輕夫道之貞以爲己其緒餘以爲人已重人輕毋庸較量陳代心艷人之霸王而欲孟子不惜一見枉已而曲就之此無他不識已重於人故耳所以孟子齊景一節言其苟賤且夫二節言其瑣細大意若曰無因而及侯門何苟賤也且猥瑣刺促較計奇贏與賈豎菜傭奚異豈有道者之所爲乎喫緊在虞人御者字而是孟子語意激烈處 柳下惠曰吾亦愛吾鼎此言可深味

陳代節 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蓋就見字上論之言見特踵門上謁

豈遽家敗辱恥失性命而潰坊表未大失也見未爲大失則不見之節小矣今一見之不過枉此小節遂以諸侯與王圖伯取其直於人者還計其枉於已者孰多孰寡相越豈不遠哉且此非代之臆說也枉尺直尋志有明徵是輕重多寡自古而計之矣宜若可爲也 小在見字不在一字一非一次之一言只須一個見耳豈如登壟乞墦哉 大則二句要得後言口氣如其大也直以諸侯從有萬方克配上帝斯固功彌天壤赫然聲施無極矣即小之云乎尚足以諸侯主齊盟震百辟亦不失爲一世之雄也 爲爲枉尺直尋也可字自志曰來言從古已如此較量則此枉尺直尋之事爲之似無不可不然志何稱焉

昔者節 此節只認箇其字便可識孟子意思當身曰其旌之招不以

虞人的其招見之事豈是孟子的其事孟子若曰予何人也乃令我見諸侯耶令孟子而見諸侯則孟子之其反不如虞人之其以虞人志勇只在能守此其故也　此節甚言一見之不可也自古多少烈士而獨舉一虞人其深理不爲之意可想　特以旌招寵異之也寵異賤隸意必欣躍過望卻乃致彼不屑所以公憤然而將殺之　將殺不重景公重虞人不顧其命下文在溝喪元正與此應志士二句要得極口稱意世非無識正無明者而臨大節輒改節者所爲志勇少也虞人其志士乎其勇士乎其志士不忘云云乎想其自立之心堅不可奪矣吾往之氣浩不可折矣此等人與有意爲善而悠悠從事者不同蓋神滿氣攝發出塵表世間何物更能入其胸中極之則委身無二刎頸不悔於心

終不忘焉謂爲烈丈夫當如是矣何意於虞人中見之　志士二句只是贊美取乃落而收之義在贊美之前一步　虞人之不往豈爲無招獨以非其招耳有如今一見之且不待其招矣夫士也烈烈有志仁義獨爲尚焉浩浩有勇天地將爲寥焉乃至區區從歐之人而猶瞠焉遠拜其下風尚可以爲人乎謂願學孔子何玩此句破宜若小然句也言往不待招自賤孰甚此亦任己之大者尚可以爲小乎

且夫枉尺節　君子志意嶄然操行凜然務義而已何知有利不惟畧不萌之於心亦絕不道之於口今曰枉尺直尋益較量多寡猶取奇贏有所損乘於此欲有所希冀於彼以利言耳夫利之源不可開也利之漸不可長也一動茲念長此安窮枉尺直尋利也枉尋直尺利也此亦一利彼亦一利此即可爲彼亦可爲與　問枉八尺直一尺何利之有曰所枉之八尺義也非利也如盡喪廉恥是也　枉尺直尋安知必至枉尋直尺以利故也須思利是何物方明利者人所甚耳其流必無所不至如少年入花叢尚能自還否　病根全在利字言枉尋直尺之不可正言枉尺直尋之甚不可也味陳代枉尺二字尚稍知愛惜名節故以隕節之甚者激之

昔者趙簡子節　陳代枉己之說意在直人故取與人乘者喻之其教曰字眼如一朝終日一禽十禽丘陵之類俱自直尋來　此節要識王良是先見不是後覺厥初簡子命良豈不知嬖奚之爲小人而樂與之乘哉其心固曰吾法自在一試何妨要不枉之而從彼耳以故顛之倒

之抑之玩之弄得他悻悻詭諫又弄得他欣欣歡樂直與狙公賦茅戲猴相似其終乃曰吾不貫與小人乘此初意也非既乘之後而始爾也

終日不獲一守法故也奚曰賤工守法之意晦矣故請復以明之此一請妙甚　問王良此請恥其技之不顯而欲辭賤工之名乎曰否明前意在守法也乃欲明其直迹於枉而不恤也　一朝而獲十正明前終日不獲一之意若曰向也若肯比次一朝即可獲十非以法不容貶故寧終日不獲一耳奚曰良工仍不解其守法之意矣　此見奚仍不解王良守法之意與賤工之言同　二天下不嘲言舉世莫如此工之賤之良也倏而毀爲乘人倏而譽爲絕技把箇小人情態形容如畫卻不料已破挑輓之事兜弄於股掌之上矣　一朝之獲法即枉尺獲十

卽直尋乃艮竟不爲也　古者射以觀德範而終日不獲一。奚之不宜於範可知詭而一朝獲十。奚之宜於詭可知。宜於詭而不宜於範。奚之小人可知。小人而貫與之乘哉。須知艮之辭乘。非因嬖奚不能善射得禽。全爲他是小人。　御者不失其馳。射者何以舍矢如破。以射者乃正己之人。正與正曰相得耳。　請辭仍得終日不獲一之意。不是至此方爲守法也。　請辭與請復相照。　大抵說王良志在守法。寧終日不獲一。毋寧一朝獲十。全無那較計尋尺意。

御者且節　此節道字重與御字相照。　御一藝耳。非道也。御而與射者比。枉一藝耳。非枉道也。乃今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推羞比之心。豈惟一朝獲十。就令得若丘陵。亦必自愛其御而不爲矣。知以直尋之故。輒枉道而從彼何也。豈吾道之貴。曾不一藝之御若耶。　看孟子反覆力辨。只重不可枉己上。其不能直人。只輕帶一句耳。　上節王良一勝心事。被孟子御者數句盡情道破。其下若曰。卽令我以諸侯伯王。亦得禽獸若丘陵之類爾。可枉吾道以易之哉。看來丘陵雖則言多。其寔是輕之意。乃知孟子視道極大。視勲業極小。禽獸卽若丘陵。於我有何加損。

枉己何以不能直人。自古建功立業。樹駿流芳。無不以己心爲根本。人心爲羽翼。有如今一見之。則心術壞於貪求。何以藏磊落之用。名行虧於苟賤。何以服萬衆之心。而猶令人國大則以王。小則以伯。將無事功節義。判然分爲二途耶。

景春曰公孫章

是時萬乘爭時遊者王事。衍儀最雄。而同儕皆望其下風矣。獨孟子以特立之身。巍然居乎其上。景春想有未心伏者。以故盛稱衍儀之權勢若此。陽爲儀衍立幟。陰令孟子短氣耳。故孟子鄙之賤之。至於目爲妾婦。而末節則隱然自負。若曰大丈夫舍我其誰也。　問答俱就雄飛處說。末節乃真雄飛也。

景春節　當今萬乘爭時遊者王事。而渥滅廓爾。無關當世之重輕者。非夫也。乃公孫衍張儀云云。布衣馳騖。而震懾侯王。氣焰之熏灼何如。口舌游揚。而傾動寰宇。威權之烜赫何如。真誠大丈夫矣。恐懼一類。安熄一類。

是焉得節　是焉得。何要得鄙薄之意。是字與大丈夫字相應。是何如人。大丈夫何如人。以彼其人。鬚眉徒具。顔面無施。秉陽德者。羞與爲之伍。得乾道者。藐其不及格。而冥然稱於天下曰大丈夫。胡得焉。　子未何語意與不占而已矣同。不是空說他未學禮。言子以兩人爲大丈夫。毋乃未學禮乎。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冠自樹剛也。嫁事人柔也。冠父嫁母。陽從陽教。陰從陰教也。命非命之冠。命之嫁。乃於其成人之初。教以成人之道。誠重之也。母命全重無違句。乃必敬必戒之寔際。　以順二句。尚是禮文。　勿違夫子。順也。女子之嫁。胡然而必如此順哉。盖女子既嫁。且將爲人妾婦。而妾婦之道。與丈人不同。丈夫制義。以健爲正。妾婦則以順爲正道耳。如之何其可違夫子也。此二句推原勿違句。順是見成

的重妾婦上 二子取權勢其秘密藏只一順字孟子醜之不欲口出
但述禮中說妾婦的勾當而二子為人可想 觀色偷悅察息巨細窺
闕迎合情同嫁事靜處何以施顏面獨發何以顧余影耻辱無甚於此
矣丈夫而如妾婦之順正何藐焉小也得志必將欣欣不得志必將戚
戚天下之能淫我移我屈我者衆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
居天下之廣節 居廣居三句言大也得志二句言不論窮達都是這
樣大也富貴三句言富貴等不能蕩之變之挫之而使小也一氣下
不言仁而曰天下廣居見其大也下做此不重居立行重天下廣居等
以順正存心自私自利者也隘矣以順正立身自卑自小者也邪矣
以順正制行機心機事者也小矣 四海為家八荒為闥寬弘博大無

狹隘的意思言有望乎行有坊表準繩規矩無苟賤的意思可與天知
可與人言光明坦爽無詭秘的意思 志字自上三句來夫居而曰天
下之廣居立而曰天下之正位行而曰天下之達道則當其居立行時
其志必曰興日者遭逢偶際會奇我其天下為公而與民由之乎一旦
遭逢奇矣際會偶矣遂而得如其志矣有不天下為公而與民由之者
乎即不幸而不得志乎然與民由者不得而獨行則無不得獨行則
獨行之用以養與民由之之地可也 須知得志二句好處不在與民
由之獨行其道全在不離居天下三句言其得志亦大不得志亦大也
如行儀得志亦有與民由之處不得志亦有獨行其道處只在以順為
正小之乎妾婦之道而已 處世間有力而能勝人者無如富貴貧賤

威武而舉莫能勝我則自家真力其挺特剛勁為何如者是以從為正
而非以順為正者也以順為正者既為妾婦則以從為正者豈不毅然
大丈夫哉

周霄章

此章单重急仕不得单重難仕又不得須從急與難自相水火處想見
其難仕萬不得已方是 夫孟子之皇皇于仕無異孔子至衛諸侯之
失國農夫之棄歲孰有如其急者而以惡不由道與鑽穴類之故弗克
自遂欲與惡自為交戰故難與急自為衡決此宜何如徬徨何如迫切
一腔迫苦堪向誰說真是不能為心之甚正與中暑喘渴欲死而嚼冰
又復立斃相似難仕豈得已哉 惡不由道只是解箇難仕的因由還

挽歸本心欲仕上方得本旨觀前數節反復此意可見 孟子雖以幣
聘至梁而竟不肯仕

周霄節 初問與問古君子喫飯否何異霄還嫌孟子仕之不速而其
問若此乃故為不通之問討孟子下文急仕說話 霄言外意曰今君
子之不輕仕蓋以古君子之高節自處耳夫古君子誠有高節豈遂鴻
冥遁世絕無宦情抑亦未嘗不仕乎無上事而有此問孟子心知其為
已故一言之再言之三言之甚言古人急仕便是隱隱自白意思不然
霄問古君子仕乎只用箇仕字答之便了何須引證即引證何用許多
也 皇皇何生出疆句惟急于求仕故出疆必載質下文不復問皇皇
可見自傳曰至節末總是一箇急字言古君子之仕如此其急豈有不

仕者乎　弔字又進一步皇皇猶其情之常贄猶其事之常至于弔
者惟死喪之威兵火之變方有之今三月無君而人來弔則本人急急
求仕之情尤可想矣所以下文先問此句　吊在他人可弔在君子
三月無君節　三月無君曾幾何時而至于使人可吊君子本仕之情
毋乃太急乎非言吊者太急
仕之失位節　失位猶失國家非謂其失相若言此時一段可傷情處
相若下文失祭是也此時其勢急其情危悲傷悽慘之情眞足感流閭
里哀動姻親不止于一身之遺佚阨窮者故足吊也若曰道之不行哀
我窮民斯亦未至可弔矣孟子此答令人思量不到乃人子仁孝之至
情而道濟天下所從出者古人重祭于此可想愚謂今之士大夫家似

可別置祭田而躬無妻孥耕蠶其中其裨風化不淺　耕助二句見諸
侯必親耕夫人必親蠶全要摹寫古人孝思爲足弔張本若只看作有
國之故事即不得其意矣諸侯君臨萬姓諸侯之夫人母儀中宮即粢
粢盛備衣服豈無庶人世婦而相與躬耕親蠶下同匹夫匹婦之爲豈
其苦勞頓而甘猥瑣哉則以此之粢盛此之衣服將以薦馨香美黼冕
尊祖敬宗報本反始非自致之不可誠重之也諸侯而失國家則諸物
不備不敢以祭如此孝思未由自盡其心能晏然乎良足弔也士失位
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備亦如諸侯之不敢以祭不敢以祭
亦如諸侯之不敢以宴矣斯亦不足弔乎　諸侯夫人共有國家粢盛
衣服得以自致國家一失則諸侯不得耕助夫人不得蠶繅于是犧牲

不成云云看來諸侯二句正起下文　夫祭非其文也古人所以報本
追遠尊祖敬宗禮莫重焉情莫深焉夫既不敢以祭矣則其心宜何如
憂傷何如慘怛能晏然而已乎以其憂傷慘怛若彼也誰不爲我心惻
者如之何不弔　禮與自家話組織成一片諸侯二句出祭義惟士二
句出王制皆檃括其辭非原文也餘皆孟子之言　副首服編髮爲之
褘宵揮畫刻繒畫翬形而著于衣故曰褘與翬通　繅澤繭爲絲也諸
品備而後祭粢非夏麥秋黍冬稻粱而已　此節以情言孝思不容已
也下二節以本言本業不可廢也
出疆必載質節　問出疆二字言去國而執質則可至于出疆似可
暫舍矣而猶然載質一何求仕無已易地而皆然乎孟子言仕乃士人

之本業不得爲出疆而廢則亦不得爲出疆而舍質矣　諺云士農工
商各歸一業正經營生在此故也
未節　問至此方露本意　急不緩也難不易也急者迫切匆遽一刻
如不能待難者愼重遲回積歲莫不欲前既如此急却如此難一何自
相剌謬若是其甚乎　急與難以事言欲與惡以心言　丈夫二句重
二生字言爲父母者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自弧矢懸帨方設厥初生時
而已然矣不待著代之日及笄之後也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言這父
母的心無人不有　賤字妙在與上二願字相應父母而與國人皆賤
之見其與男子生二句大相反也夫男室女家自生而已願之殷殷在
急無日而急於懷欲可知也乃男女濯奔苟合自成配偶亦若有室有

家然而父母且借國人賤之必若重拂其中心之願者是何一欲一惡若此其自相刺謬哉則不由其道之故也　問答闕應要討明白需問如此急仕又如此難仕如何有兩樣心答曰欲其仕又惡其苟仕原自有兩樣心滋味在一又字　道正路也正照上穴字墻字鑽穴踰墻豈由道者仕而自他途進倖門入是不由其道也君子由義路出入禮門是以惡之　欲惡俱自本心生來人心生機無少間隔故親親仁民之心油然不能自已而其体無少累着故敗節踰檢之事靦然有所不耳

末二句原其所以惡也夫登壟之詬厲爽於鷄斉乞墦之苟賤擬于聚塵豈惟不齒於士林抑且不列于人類古君子所以惡之也乃其心曷嘗不欲仕哉

彭更章

此章始終重道孟子自謂傳食非泰全憑一个道字彭更謂道不是功如何可食孟子謂道即是功如何不可食末二節只發明食不以志以功而道既是功傳食自不為泰矣愚謂道者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在當時固除扶之在後世或顯用之不問何如享受何所不可車從雖盛不爲泰也　孟子之功至今日方知因待後學自信審矣

彭更節　傳食之盛全因從者而是時聖遠言湮孟子將講明絕學以繼木鐸之響安得謝從衆而不與俱乎亦不得已也所以下文入則孝數句乃講學明道之功正自從者二字生來不然一介遊士而享用如彼何以明恬淡寡求乎即謂之泰亦宜　更意一介遊士而令人國如煩費即夫子盛德在躬庶邦樂於敬奉得無溢於分多於享乎此問較有商量更却逃之事又逃之志非其質矣　一簞不及數十數百遠甚天下又過數千數百遠甚　如其道至學者入孝數句便是如其道處以道字爲主一則徵典叙揆襄帝治於當時明王聖之日一則繼往開來扶世教於聖遠言湮之餘雖則潛見殊迹而其功亦不在舜下矣

否士節　此節人只知不可在無事却不知無事正從士來夫舜堯之相也其位高其志行故其事至於徽五典叙百揆而重放勳之華夫士也而豈相之比哉一介儒生安所事事無事而食豈所謂不素餐兮者如之何其可也而不得援舜以自解矣

子不節　子不二句要字字分曉功者一事之所成如農之粟女之布是

也事者功之所自如農之耕女之織是也農之粟女得而食之女之布農得而衣之是其功相通也通之則農以耕之事易織之事女以織之事易耕之事而各取人所有餘補我之不足矣二句血脈俱從通字通通說下所以下句只用通字說去　二有餘不是說多正與補不足相照言吝自有餘不得補其不足此乃其道窮之意以見勢不得不通起下句耳梓匠輪輿其言之也言其事雖微猶然見錄於子曾不曰無事而食不可　此字不可忽略即指孟子之時夫先王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後之學者所當世世相承者也第於此之時先王已沒後學未生假令中間無人看守則此道與先王俱沒與日後之學者即有任道之志如無待之之人何乃有於此人焉　入孝出悌便守先王之道守先王

之道即所以待後之學者無別意 守先待後事大如天而第從入孝出悌來何也曰先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守如守府守官之守守先以待後一串下不平正見事功之大先無其人誰其作之先王不可無也後無其人誰其述之後學不可無也先後之間無其人誰其守而待之若人尤不可無也厥功之懋視梓匠輪輿何如 何以知其不得食於子也士無事節是也食音嗣爲與人者與者輕其功不如梓匠輪輿也更所云士無事是也

梓匠節 此下只要辨倒志字則止當論功矣論功則不爲泰矣一上言事此言功爲其事則有其功一也爲則爲事成則爲功須知彭更此處非是詘於事而求伸於志此因孟子入則數句皆無形無影之事蓋

問而心哂之曰此之爲事如畫餅然其實以道爲事耳君子志道豈其用之求食道而用之求食卑陋甚矣尚可以爲道乎 彼其所執者賤役所習者鄙事則焦神而求樹椔極思而其糊口無怪也君子以入孝出弟繼往開來之身而下與督纏劊畢者同心不亦陋乎 凡食人者不當問其志之存於彼者但當視其功之及於我者 其有功二句以君子爲主借梓匠輪輿相形梓匠而有功可食也君子固食之而君子之功之可食豈出梓匠下乎亦以食梓匠者食爾矣惡問其志不梓匠也下此同 如更言君子平生未嘗謀食當使終身不得食矣

有人節 此節只要辨明更是食功既食功而曰士無事其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仁義如不可輕傳食又可爲泰乎

宋小國也章

此章要看問荅關應處何如問意謂宋小而齊大則王政適足招伐耳却不知以宋視齊楚則齊楚大於宋以齊楚視四海則四海大於齊楚能行王政而四海歸心天下孰能如宋之大者尚謂齊楚大耶

首節 王政與五畝之宅節及耕者九一等不同蓋爲民除殘如下文湯武是也註記宋弑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覇天下亦必以弔伐爲名者 夫子毎謂行王行而王看來只有大國可行如曰王不待大竊恐未然如宋小國也云云小者行之大者挾之力不敵勢不格祗足招兵速禍耳 今將何言鄉也欲行王政未見左驗乃今宋且實見之行矣 則如之何乃無可奈何之辭猶言君如彼何哉 按國策王偃恃

雀鸇之祥射天笞地挑怨速禍非能行王政者

湯居亳節 此節乃甚葛罪案爲下文征葛張本不重湯之仁葛見湯自警餉以前無非仁葛之心初無意征葛葛自罪惡貫盈始征之耳曰居亳起鄰葛也烟相望耕相畔如居衛氏近臨晉是也夫湯仁人也亳之都隣葛之國葛且在湯覆幬中欲與光民共殖九圍同式者也自非無道之甚寧忍兼其弱攻其昧取其亂侮其亡乎 伯之不道他不具論乃至恣睢無忌無復報本反始之心人心死天理滅矣尚可以長有其國乎 葛之牛羊自足以供葛之人民自足以耕乃湯一再問之而代之供代之耕豈稔伯之惡而思侮其亡哉聖人真誠惻怛以其至心感動伯或伏而思曰祀之重若是甚哉何重爲友邦羞也庶幾慨然

悟惕然慍因之而少悛乎則猶吾之隣也　湯仁者也素能以大事小
而厚其賂問豈其供億伯益狃而習之其曰犧牲不備豈眞塞湯之請
解巳之責知其必我餽遺因而利之云耳　牛羊可遺黍稷獨不可遺
乎牛羊吾得而食之黍稷獨不得而食之乎湯方勤懇無巳用弘天地
之仁伯且要索無厭益縱溪壑之欲
爲其節　此節喫緊在四海之內所謂天下信之也下節東征西怨南
征北怨等皆自此生而根因則自殺是童子來夫湯之仁葛至矣體悉
矜全何所不至包容化誨何所不用蓋自饗餉以前莫非以大事小曾
有一毫嗔之念乎乃茲童子何知何罪而餉耕見殺伯之情尚可復原
伯之罪尚可終赦乎所以一征而海內皆曰云云看來殺是童子四字

正生四海之內四字　匹夫匹婦卽童子父母也
湯始征節　不言天下信之者上節四海之內數句卽使天下信之矣
惟征葛之師見信於天下所以天下望之如此破竹之勢也　東面
至無罪明所以十一征而無敵之意其根則從自葛載來　歸市至吊
其民不重湯能仁民言湯師未至時天下巳預信其仁民如雨至此則
果如所望而大悅耳非待至此而始知也所以末二句引書仍是未至
期望之辭蓋民之戴商久惟舊矣逆知有時雨之降久矣全重天下素
信其仁上自湯居亳一節生來此收天下之心之機也　湯居亳三節
日湯居亳至殺是童子而征之言厥初葛不祀食牛羊如彼無道都不
征他直至殺是童子然後征之可見湯之征葛全是爲民復讐而絕無

利天下之心此湯之能行王政也由是四海之內共信此心于是師未
至而怨後我師既至而慶無罰此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湯欲以爲臣
也湯安得不王天下乎
有攸不節　昔我周王誅紂八百會盟乃東方自奄而下猶有游毒痡
黨獨夫而未爲周臣者士女之不安可知於是乎東征以綏之所謂王
用出征有嘉者也豈不休哉維時士女莫逆顏行相與匪玄黃遢紹介
快睹我周王之休美而惟臣附于大邑周焉無復有攸不爲臣者矣
此節昔辭全重綏厥一句其君子二句卽頂綏厥士女言篚厥玄黃以
其綏厥士女也此卽周王能行王政而四海望以爲君處　其君子二
何乃詭與其辭夫周師東征殷民不與之執戈相向足矣乃至以類相

迎有如享賓儲餌者何蓋此東方之君助紂殘民如水火然武王從水
火中援救斯民特取殘民于水火者誅之初不與君子小人爲敵所謂
綏厥士女是也其與怨後我徯無罰之意奚異　取其殘正是救民于
水火中也不是上吊民下伐罪　當君子小人以類相迎時殘尚未取
也如何却說相迎以取殘之故乎看來救民二句乃殷民心裡所先知
未有寔事蓋殷之君子小人見周師之來皆曰斯師也非敵百姓也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正與湯師天下所信一般以故坦然無
畏以類而相迎焉
泰誓曰節　用張而有光於湯全爲取殘若有當天下之心安見功之
大而有光乎有光　用張來備功掀揭於今故休光焜燿於古有光前

後輝映也

末節　此節不須喫力剔說只把湯武事看得分曉便了粧飾而後始征湯之行王政也天下信之而徯我后是四海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矣取殘而後東征武之行王政也天下迎之而紹我王是四海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矣看來子謂齊楚惡而伐之亦宋之不行王政故如此說耳苟如湯武之行王政則亦如湯武四海舉首而望欲以爲君矣齊楚雖大空國耳何畏焉　云說也說齊楚惡而伐之的話也玩孟子此節乃據萬章云爾上深火宋之不行王政　不行王政言宋本不度德不量力挑怨速禍而妄意弔伐藉口仁義焉耳非真能行王政也　齊楚與四海相照看四海歸心於宋而尚畏齊楚齊楚豈大於四海耶

孟子謂戴不勝章

此章正話雖在次節機括卻都藏在首節看他反覆辨論只要打破個一字諺云好的不用多一個抵十個不勝獨進居州蓋謂欲王之善豈在多人苟得陳善閑邪之士一而足矣卻不想覺傳齊語者一齊衆楚與莊嶽數年孰得孰失即此以三喻反當自悟善君難靠一士矣所以次節好歹兩比只就首節二比演出而竟末乃歸在一居州無如宋王何上居州善士使在王所即使齊人傅之類也而以莊嶽數年之說推之則長幼卑尊皆居州王必無與爲不善矣以一齊衆楚之說推之則長幼卑尊皆非居州王必無與爲善矣長幼卑尊皆非居州王既無與爲善則一州必無如宋王何矣都是順風揚帆的話說

首節　予欲何褒美中微含不美意以下個欲字明告告其所不滿也首何宜含下居州使在王所意作見成口語而明字卻從欲善求如云吾子素所薦揚吾聞之熟矣吾子中所傾注吾度之審矣將無欲予之王之善乎歲此其意一何美其心一何盛也第王之善有因而善之道難覓吾姑擬議同互不明告子其何以成王之善遂子之欲也請得與白之且言之用以匡子之靖獻翼子之忠蓋可乎　缺舌得之少成而復令共域者讙譁其側侏儒自其本俗而更使同聲者環集其間即有一齊且如楚人之多何　莊嶽則齊語衆矣數年則齊語益衆矣耳濡目染月移歲異且有與之俱化而不覺者其居使之然也　日撻求之不得極言之也　夏楚日陳朴責日加見學語者敗於獨成於衆

必然不可易也喻極醒發下節承此說去須知設喻要就易曉處說如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豈以子之智而不及此哉乃子欲善子之王矣若有可異者

子謂薛居州節　善字與欲善字相應善士而使在王所豈非欲子之王之善哉　凡人主爲善爲不善必非獨爲之也必有相與爲之者長幼卑尊無之非是正如莊嶽數年必且與齊俱化不復爲不善矣就令欲不爲善彼老成進規新進補過元老格心庶位逆耳將與誰爲之乎正所謂求其楚而不得言要不善亦不能也下比同　在於王所兩段且兩活虛說一薛居州方著實說云今在於王所者果皆薛居州耶抑不皆薛居州耶直一薛居州焉耳一則其勢甚寡其力甚微即孫忠

自劝欲王爲善而長幼無可與卑尊無可與王亦靡然不能自主矣此而望其能如王何將一齊可勝衆楚之咻乎哉竊恐無以如乎欲子之王之善之心矣　一與獨如何分自人而言則居州於數爲一自人之放忠於王而言則居州於力爲獨矣　獨如宋王何與上王誰與爲善界限要明自宋王言爲誰與爲善則自居州言爲無如王何矣

不見諸侯章

此章文勢員轉如環無端　公孫丑曰夫子不見諸侯豈非行而宜之者其有義必矣乃義匪一端不知於義何若孟子曰爲臣乃宜見君不爲臣而見則苟賤而不宜矣古者所以不見也不見諸侯之義其在斯乎第此不爲臣不見之義亦大槩言之非謂全無可見也古有段干木

泄柳皆未爲臣而魏魯之君慕其道忘其勢輕身而往就之一何求見之迫乃仍執不爲臣不見之義或踰垣而避或閉門不納這个却都已甚了蓋不爲臣固不可見至于求見之迫斯亦可以見矣迫之而猶不見故曰已甚矣如孔子則不爲已甚者昔者陽貨欲見孔子而貨險惡非常竊權併欲竊禮若以執國命之威權脅而得孔子之見是自處於無禮貨所惡也心念孔子以知禮聞而禮大夫云云于是瞯孔子之亡而饋之豚孔子亦瞯其亡而往拜之此其亡來亡往誠未墮其術中而其往見也詎不曰往見陽貨乎哉夫陽貨惡人夫豈二君之比且挾數瞯亡亦豈求見之迫孔子豈貨之臣而胡然見之良以當是之時蒸豚相饋貨既以禮先矣禮尚往來失禮即爲失義孔子即夙惡其人明知其僞豈得不見之乎夫見而曰豈得不見矧離曰見之而義不苟見之心自在也以故曾子子路皆學孔子而其生平議論即一笑一言毅然耻假借人則二君子所養之厚即此可想以彼其養即言笑不苟寧肯不待其先而見之耶然則古之不爲臣者祗以不見爲正矣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首節　要就不爲臣發出自重意思諸侯雖尊獨可臨制其臣而士越在異國各自一途布耳身非素隸而俛首伏謁分不相攝而窺足纖趍卑瑣苟賤甚矣古賢士之樂道忘勢何如豈能作如此事耶　義者宜也不爲臣而見惡乎宜乎

段干木節　二子亡已甚即從踰垣閉門上討出夫何以踰垣何以閉

門二君已臨吾垣及吾門也巍巍千乘之君而臨垣及門循墻而走踰門而趨求見不爲不迫彼臨垣而此踰之彼及門而此閉之高蹈深藏遠引固距咫尺之間竟令隔絕有不止峻吾道之垣墉立吾儒之門戶者豈不已甚矣哉　段干木二句言迫之而猶不見也　斯字自不爲臣不見來迫而見之則不爲臣不見的高處自在與君子以爲猶告同向不可者

陽貨節　承上迫斯句而進步論之也夫以虛禮先之而且不得不見矧以真意迫之而乃不可以見乎

曾子節　曾子子路字面自孔子來先而不得不見不先則可以不見所以曾子子路皆善學孔子者故其言云云　看來此節氣脉即從上節

一直下來　曾子子路之言重不笑字言笑與見諸侯相照一笑之諂
体一言之癰瘓所程幾何豈至毀方喪撿奔走侯王之門之甚而曾
子猶以爲病於夏畦子路猶以爲由非所知　脅肩狀諂笑之可賤也
腰下曰脅背上曰肩人當諂而笑時脅肩背來起卑賤何如病于夏畦
惱詞也若冃上人之寵榮幾何顧盼幾何且又不可必得也而其病先
至于此極彼亦何樂而爲此哉此句只就脅諂者心上發之便知其病
至此　二君子之言至一言一笑不輕假借則二君子之養必至高至
潔不少點污看來末三句當重是字所字從是字來

戴盈之章

通章精神全在知字而知字仍從首節許出夫宋什一廢關市征何其

迷也而戴盈之獨以今日之輕期來年之已不可謂知之者哉惟是待
之爲言則有殊不可解者

首節　什一二句要得盡革時弊意如云成賦一遵正供權税一切報
罷舉横征而盡去之即已也仍要得羨然意如將之有每思薄欲之朝
等語　何事逡巡中有牽而不自割可知欲根未拔終將滋蔓宿留歲
月之害其亦小者耳張南軒曰智仁勇三者缺一不可

今有人節　如在學盈之言語動人若曰要知子言何似此便是小樣
著或告二句見或人以道相律業已知其不義矣其宜速已可知
此節若只講攘雞有何意味須與盈之言語相影射方好如云鄰人之
雞而攘以月雞非即今世之多誅征耶君子之道而或以非告非即吾
子之知其故耶知之而請損之已之而必待之此在或人固將竊訝其
濡忍即在吾子能不深喇其逡巡乎子曰請輕之彼亦曰請損之是何
其符者合符子曰待來年彼亦曰待來年抑何其如出一口

如知其節　何以見知非義便當速已而何待來年也曰横征非義猶
攘雞非君子之道也如謂横征可不速已可待來年則日攘損爲月攘
而待來年後已者亦將以爲可也分明從上節悟出與薛居州章機軸
正同非剏説也　不義之征亟爲元元所患苦蓋有年矣此雖刻蹶更
始君子猶恨昨之非且幸取新君子猶悲今之晚　大凡經政者義則
因之不義則已之乃又有待之一說此特爲不知者設耳

外人皆稱夫子章

此章吃緊處要知孟子辨非得已全爲天下之生蓋禹周孔子撥亂反
治天下之生斷之而二氏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天下且將無生矣雖欲
不辨得乎非好也　通章天下之生四字步步不可放過　古者楊墨
塞路孟子辭不闢之廓如也說者謂其不獲大行姑以空言補救一二
已爾抑不知功烈極大直與素王作春秋懼亂賊上繼禹周者等故此
章開口便說天下而其究歸着在承三聖上

首節　外人對門人而言外人蓋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何所不容矧
楊墨意真行直自成一家之言未爲不可有不可容也此在吾儒第可
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而必馳騁其辭煩浩其說嘵嘵焉而與之辨豈天
地間果不可無此議論哉夫亦雄己之才闘人之捷其心好辨云爾耶

不知辨而分門角戶形短競長誠不可不謂之好乃吾之辨即吾之道非徒唇吻間物天下之所恃以生也天下之生久矣其間盛不能無衰得不能無失治亂相尋循每皆然能令軫念生民據衛世道者惻然抱痛愀然動色雖欲相忘於無言其可得哉　吾孟子之辨而曰不得已天不得已者其時孔聖其事関已雖欲說之不長語之不詳而其中自有所不能其意皮其情切矣嗚呼楊墨塞路何與孟子事而其心至於此極下士聞之有不大笑者乎此之謂聖賢之心　不得已與好辨正相反心本不好而有沒奈何處　天下之生二句全要發出予不得已之意　治亂須與生字相関天下各遂其生則治天下不遂其生則亂也治亂不平重亂一邊以聖賢有言有爲無非撥亂故也　一治一亂

與一陰一陽同循環不已不常治

當堯之時節　此節極言洪水害天下之生見堯不得不使禹也　總是水害蛇龍乃水生耳故引書止言水　大意謂洪水氾濫故中國爲蛇龍所居而天下之民無一平土之居矣堯以天下之心爲心安得不引爲儆余之變乎儆余一心即爲周孔相傳的心事而孟子所爲不得已者也聖賢通天下爲身故也　前章狀水之大故曰氾濫於天下此章起下民居故曰中國生民之居厥初原在中國而中國被洪水氾濫遂易而爲蛇龍之居矣又安得有定所乎　此節重民無所定三句乃生民受害之寔前數句生此句後數句自此句生　下者二句要模寫出民無所定的情景夫巢綫攄而上若[illegible]之[illegible]然營窟[illegible]而入如獸之穴然全是胡亂藏身的句當一旦氾濫之波及之蛇龍之宿遁之巢且飄搖而覆窩且淪胥而陷民且亟徙其處易去其鄉矣詎若上棟下宇堅久壯固可爲民之寧居者哉　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之胥溺是必余之不能仁民天故以示此儆耳曰儆余則司空之命不容已矣起下文也　洚水者洪水也不是訓字乃回應水逆行数句以明儆余之意言洚水非他乃今昔相傳滔天之洪水正予所謂逆行氾濫民無所定上巢下營窟之水當是時天下之生殆岌岌乎而神堯存心於天下安得不愀動色以爲天儆余也

使禹節　重禹不重堯堯以儆余之故使禹是舉天下之生全而付之乎禹也滔天之害微禹其誰抑之其任不亦重乎　排抑懷襄之波驅

逐蛇龍之暴此是何等作用多少勤勞不重行無所事　海菹與中國字面相應海受水之委而菹蛇龍之宅也不宜在中國也注海放菹使之各歸其所不令懷襄我中國盤據我中國　自是而後水始不在中國氾濫而由地中行矣于稽其迹今之江淮河漢即當日所謂地中而水由之以行者也此便是險阻遠處夫向惟洪水氾濫故中國爲蛇龍之居今而險阻既遠蛇龍寧得而居之乎夫然後民有所定不復下巢而上營窟矣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是也　非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安得有此禹功厥惟大哉須句句與上節相應　用功全在掘地二句水由地以下皆成功也想見禹功之大若曰微禹其魚乎

堯舜節　堯舜中天之運也既没則如日西下所以夏商不如唐虞春

秋不如夏商戰國又不如春秋而其民日不聊生矣 道無他聖人以
仁天下爲心即道也不仁之君必暴以其心不中和故其性行如瘵厥
驟雨也 堯舜使禹平水土欲民有宮室用土安息而衣食之也今盡
暴而廢之是洪水之害復見于今日矣無安息衣食前此尚有邪說暴
行此又洪水以來所未有矣緣此時中天之盛已過而久執之眞機微
故也想亦開一有之不至如世衰道微節之甚故輕帶一句下仍理前
語承閑闢汙池說揷入邪說句章法也楊墨乃邪說故也說之似而非
者曰邪蠱惑人心者也行之非而橫者曰暴傷害人心者也又作承壞
宮室四句來不惟害民之生又且害民之性也下有作自此句來作而
又作也 末又字亦有味自壞宮室以下亂已甚于洪水時至紂而又

甚之若無人救之其害豈止於無平土之居而已乎天下至此其可以
生 下節周公只是治紂之亂先言代作之亂如許何當乎曰玩末句
益爲紂之亂大抵如上所云而又甚之耳是兼田至禽獸至便是敘紂
之亂也
周公相武王節 誅紂以下有次序紂元惡也外之助紂者無如奄內
之助紂者無如飛廉其他五十國者奄與廉之類也三年言其久海隅
言其遠五十言其多虎豹犀象言其猛若曰公之除暴救民厥惟艱哉
驅虎豹句以物害與上人害作對者非夫公之膚功何可勝數
而特出此句章法也引[illegible]之說出 蓋元惡自紂而下誅之伐之
戮之滅之凡人類中之虎豹犀象無不驅之遠之矣何獨至異類而寬

之此乃惟類而及其餘總是不容禽獸之意如此看方合本旨而機趣
亦自圓活矣 瓜牙之毒搏噬之威若將與奄廉五十國共異毒痡並
佐殘賊以害元元 群醜與獨夫並戮而無恤乎曠日之久有徒之繁
異類與惡黨同殲而不畏其兇殘之威搏噬之毒當其時害天下之生
而成天下之亂者幾靡有孑遺矣夫是以四海永濟而民悅無羅考也
悅何悅悅其能生天下也大悅與大亂二大字相應天下大亂民不
聊生其疾蹙愁苦爲何如者而公畢力盡勤出之水火之中宜何如其
懽欣鼓舞者蓋其亂爲往古所絕無故其悅亦爲往古所僅有 書曰
以下須公功也不顯二句文武不平言武王之烈能承文王之顯謨與
前相武王相照後人與前天下相照後人且然況天下乎 後人字自

二丕字來謨烈大故佑啓遠也 太平之世清寧就理無復濁亂之象
正也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無缺與咸字語意相足咸皆也皆正即無
欠缺猶言兼全而無遺也 周公比禹更難禹與無心者爭周公則與
有心者爭 問不言堯舜湯武而言禹周何也曰爲孔子設也孔子夢
寐周公非要做天子者只要得君而相之禹得堯而相之天下治周公
得武王而相之天下亦治孔子獨不得如堯武之君而相之不得已作
春秋使萬世之天下治孟子亦欲繼孔之志辨不得而已矣
世衰道微節 氣運降故性眞晦而邪說暴行又作如夜深盜出逝逝
說下 邪說暴行有作言亦如紂時之邪說暴行又作也而臣弒君子
弒父又不比紂時之暴行矣有之言倂此等事亦有之害漸次入人心

而曰以甚
孔子懼節 此節全重天子之事四字 凡天下之生獨賴天理之存
耳向之亂君父害其民人今之亂臣子弑其君父臣子而殺其君父更
復知天理爲何物此而無所懲創將令人心無復天理而天下之生遂
滅故孔子懼爲天下之生而懼也作春秋者所以罪已往警將來主持
天理之存幾幸天下之生耳 天子之事乃詫異之辭如云春秋之事
果誰之事哉彼禹周抑洪水致太平其責雖重其心雖苦乃其事則猶
司空事耳祠臣事耳至于春秋則天子之事矣匹夫竊取之義操南面
公行之權自有天下之生宰有爲此非常之事者哉所以孔子亦自見
其非常而曰知我者云云 聖人垂世立敎無非爲天下者然猶以言

開人而不以身涉嫌未甚難也獨春秋之作則因人綱決裂天理滅絕
萬不得已而身冒不韙以懼之心至危情至苦矣我知者舍此奚以也
而此心此情知者能幾方且律以尺度昧其衷曲謂我職亂僭謂我身
戎首我將安所逃罪焉受罪處即在受知處 引知我二句極言孔子
之苦心也上文人得平土而居之禹之功也佑啓後人咸以正無缺周
公之功也至孔子極天下之生行天子之事詎敢論功方且畏其涉僭
逆之罪矣其情何孔亟其心何滋戚也從古聖人爲生民立命寧有如
孔子之心之苦者乎正見不得已之意 罪我即外人皆稱好辨之類
聖王不作節 此節從聖王不作說起中間如許說話而歸着在率獸
食人人將相食上以見此日之亂自有生民所未有乃白好辨的正話

故究而論之如此 世無聖王主持敎化以仁義綱紀天下彼諸侯無
所忌憚貪驕暴戾蹂法亂紀何所不至乎于是處士以其憤世疾俗之
意激爲矯枉過中之談家置一宮墻退胸臆而不執於正人持一椎鑿
恣唇吻而不順其則方且謂聖王之道上失之而下收之也何莫不自
聖王之不作始哉 如厭薄諸侯之貪驕其說遂入于枯槁非笑諸侯
之暴戾其說遂至於虛候横議所自來矣處士中楊墨最著横議爲處
士盈天下則天下皆歸之矣 蓋楊墨未易識也彼其有言必齊有說
必詭既能乘天下之愚暗而使之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能乘天下
之高明而使之信天下素未睹聖王之正學方倀倀焉莫知適從而一
旦驟聞其說且見謂與聖道不啻也相與崇信傳習之遂浸淫布滿於

天下矣傑之生而未嘗見日坐長夜中忽睹爝火詫爲日之光是也曷
足怪焉非楊則墨正是盈天下處夫楊墨何如者也臣弑其君天下猶
知有君楊氏但知有我耳不復有君矣子弑其父天下猶知有父墨氏
視父如路人耳不復有父矣人之異於禽獸惟其有君臣父子無之與
禽獸奚擇哉是何所謂蛇龍者虎豹犀象者今在人類中矣前面安頓
蛇龍等許多字樣引起是禽獸何須一一照應方合本旨 天地大矣
即令楊墨之道與孔子之道並存似無不可何以彼不息此便不著蓋
孔子之道無他仁與義而已義必急君而楊氏却以無君之爲我爲義
仁必篤親而墨氏却以無父之兼愛爲仁兩者之相爲貞勝如水火然
水不息而火自燃豈理也哉 不著就天下說天下之知則著矣故下

句用誣民緊頂　誣欺也將假作真以欺天下　充塞要看衍分曉夫
義無不忠仁無不孝則忠孝如仁義之住宅然今楊墨却以無君爲義
無父爲仁而其言盈乎天下是仁義的住宅全被楊墨占了真仁真義
何由透露以上三段總自無君父來　孔子之道仁義而已而楊墨之
假仁義似之則邪說也今因楊墨之道不息而孔子之道不著豈非邪
說之似者欺誣乎民而仁義的地面被他占滿而蔽塞之莫由表見於
天下乎夫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即人也仁義爲楊墨所充塞是率禽
獸如楊墨者食乎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獸而食人禍莫慘矣而不止
于獸之食人也凡此爲獸所食之人又將更相欺誣互爲充塞而人且
相食焉夫洪水猛獸夷狄篡弑能戕天下之生耳而未必滅天下之生

也有如獸食人而人相食殆將舉天下之生而盡滅之矣自有天下之
生孰有爲害至于此極者乎
吾爲此懼節　懼與憂哀不同憂只是含愁哀只是情慘懼則躬罹危
迫剝床以膚而戰栗不能自持人情莫如其難堪者即天下無以爲生
第旁視心惻可矣而孔孟皆懼與躬罹危迫無異此所謂仁之至也
吾爲此懼之懼自孔子懼之懼來　孔子以天下之生爲生而吾願學
孔子亦以天下之生爲生者也豈意今天下之獸也而乃食人人也將
相食當是時殺機滿世人類欲滅吾以居仁由義心孔子之心安得不
以無父無君懼孔子之懼乎　閑字要認得古文閑門限也所以分別內
外示人以不可踰也　楊墨洸洋自恣邪說無以文作者何也爲其似

是而非竄入聖道之中人以彼爲先聖之道故也先聖之道何以閑之
以辨閑之也先聖之道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而已而吾諄復煩悉以其
辨指示仁義之真若謂如此在門之內如彼在門之外是爲先聖固扃
鑰峻垣墉以嚴竄人之防者閑也即此閑先聖之道便是距楊墨而放
其淫辭使邪說不得作處燕明珠高懸則魚目自遠也　作於其心作
字緊頂不得作之字下明上也邪說之假仁義既作於心則發於其事
必爲獸食人人相食之事發於其政必爲獸食人人相食之政民不聊
生大亂將起吾思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將撥亂而反之治安得不
閑而距之放之使之不得作乎　天下之生全賴政事爲之維持今邪
說害心以害政事其如天下之生何　前篇先言政後言事此節先言

事後言政總爲害則俱害一齊俱有故橫豎說之皆可　聖人與先聖
相應吾之使邪說不得作也爲其閑先聖之道也既已閑先聖之道自
能合先聖之心假令九京之下先聖可作必且以吾作心害事作事害
政之言爲先我同然矣又何易焉
昔者禹抑節　以上辭意已盡此下總收拾一番以足不得已之意
承上言予之閑聖道距楊墨其事甚不小也昔者云云此見由堯而後
天下賴禹周公孔子而生皆所謂旋轉乾坤陶鑄生靈者功孰大焉起
承字也　洪水滔天其勢上蹠而淪之則下矣　百姓寧須自夷狄猛
獸字而上討出天下之荼毒百姓者衆矣而孰如夷狄猛獸之甚彼其
虔劉之慘即聖世僅能羈縻搏噬之威雖壯夫莫可嚮邇其爲害寧減

於滔天之洪水者而公兼之驅之于是乎夷不猾夏獸不逼人百姓安堵不至被髮而左衽弱肉而強食矣　兼夷狄乃上文所無此與舜以不得何添入皐陶同列古文不拘拘也非以奄廉等爲夷狄也　兼如兼弱之兼以內夏而併臣外夷一統無外之意　春秋所書詎止弑逆而天理存王法正大逆者知其罪無所容而凜凜懼矣是孔子以一巳之懼成萬世之懼也此如天巳崩而再淸地巳裂而復寧其功高出禹周之上而其難且什伯而千萬焉豈曰小補之哉　三聖之功如此其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以安天下之生一也

詩云戎狄節　是膺言膺乎此也戎狄二句宜以戎狄爲主串下講如云戎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張撻伐以膺之俾夷不猾夏裔不亂華而

荆舒剽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能不以其懲之者膺之乎　是周公所膺自戎狄是膺推出人而無父無君豈復華夏中人眞夷狄也周公戎狄是膺其膺此無父無君者必矣言周公則禹與孔子可知所以下文以承三聖接之

我亦欲節　正人心至淫辭總以正人心爲主夫楊墨之邪說措爲詖行衍爲淫辭所以能盈天下者何凡以人心未正正者離故邪者人也故亦欲辨明聖道之眞復還人心之正而即此息邪說矣即此距邪說之詖行矣即此放邪說之淫辭矣辟家有美玉誰貨燕石此不息之息不距之距不放之放脩其本以勝之也孟子悟夷之正是如此　人心者天下之所以生也三聖撥亂反正以立天下之生正人心以闢異說則亦有以立天下之生矣故以此承三聖　任重故說長　吾而已此辨也正者何人息者何人距而放者何人是使天下之生不復荷平成之烈慶膺懲之畧渠褒鉞之意也吾其得巳乎哉而胡云好也

能言距楊節　上文辭意似完此乃慼人譏巳好辨嘆息而言外人譏予好辨矣亦知予之所望於人乎夫予之不得已而距楊墨亦既不遑餘力第楊墨塞路未易廓如彼其人盈天下予一人恐不勝也彼其人之言盈天下予一人之言恐不勝也當今之世有能言距楊墨者乎毋庸深究其蘊藉何如彼其懼邪黨之盛憫吾道之孤是與我同心而私淑以閑聖人之道合志而願學以承聖人之功者閑聖人之道承聖人之功即此可爲聖人之徒矣世豈幾有之予日望之詎望其莫我羽翼

而反以好辨相訾議乎是使邪黨益盛吾道益孤可爲長太息者此矣

　聖字與言字相照議論方能闢邪遏探即可入聖此孟子獎進世人之意

匡章曰章

通章滋味只在一箇蚓字先須識破仲子不居不食意思云何方看得蚓字親切若仲子之操只是內度諸巳擇其居食合義者食之居之斯亦何難充者何待蚓而後可難充處在必問出自何人耳如世祿錫自公朝居食豈爲不義而出自兄戴仲子便以爲不義而不食不居矣不思平日所食所居如妻之食於陵之居之類能必其皆夷而無跖乎蓋旣謂之人便須居室食粟既居室食粟便須出自人手既出自人手便

難必其皆夷而無跖除如蚓之食壞飲泉與人無涉然後能克其操耳
曰夷曰跖曰兄曰毋曰妻曰於陵皆以人言若蚓則與之無涉矣
按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
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
乎
匡章曰節　通章全要發一誠字陽含厚利陰求名高者非誠而以死
博名人情其誰能之前有乘損後有希冀者非誠而此身已擲後獲將
焉用之此其澄徹之至性天植之矣純白之雅操心好之矣故曰誠也
此節皆仲子居於陵時事故從居於陵說起只如當在宋當在薛之
例非謂此句爲居其下屬食作兩項看也至下仲子所居之室等句方

分居食兩項　井李螬餘與人間汚穢之物不同螬食何言無幾也一
個個何不重食重個個蓋其非世味之物於義自爲可食而無聞見之
人於勢未能遽食是故其將食也則個個往焉其困憊不屬有如此者
即此端睨不前之狀不可以想見其艱貞不貳之界乎　然後二字正
明仲子守死無二也聞見皆廢竭復望生半李三咽始不斌性耳堅貞
至此寧滅首陽之餓哉
於齊節　章曰仲子至絜矣孟子曰此猶有汚也要知孟子非欲仲子
加苦只是極言其炎克不得易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巨擘亦人
之擘而此擘較巨仲子亦齊之士而此士較絜以此之絜形彼之汚吾
詎不必仲子爲巨擘哉第巨擘之云特如衆擘之中稍以巨見要未超

乎齊國之士之外也至于廉則絕類離倫滿滿莫尚仲子雖巨擘莫能
到此地位乎　廉與齊國之士相照看言以齊國之士論則仲子爲勝
之以廉論則仲子未能之　聖賢大中之廉仲子已自過之而猶謂其
惡能廉何也蓋匡章之廉仲子本以仲子之操謂操爲恃操故廉爲誠
廉孟子則即以仲子之操駁仲子之廉如云吾子之廉仲子廉仲子之
操耳將必充仲子之操而後能仲子之廉矣乃仲子之操果且可充乎
故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人必無可蚓之理則此操必不可充
操必無可充之理則此廉必不可能仲子惡能廉也　充仲子之操不
重操字亦不重充字重仲子二字不可充不能廉都因仲子之操
夫蚓節　此節若曰仲子既是人便不成其爲廉矣上食二句全要與

人相形蚓非人也非人則居無待乎人之室亦無待乎人之築食無待
乎人之粟亦無待乎人之樹矣若上若下何處不濟或食或飲何物不
絜雖謂蚓惡能廉其可得乎　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對所不居之
室不食之粟而言　仲子所不居之室所不食之粟謂築室樹粟之人
不夷而跖也是仲子之操也乃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其築室樹粟
之人果皆夷其人而不跖其人乎是未可知也未可知則不能充其操
矣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者也　居室食粟而論其築者樹者之人直
須築者樹者皆夷無跖而後居且食之豈不已甚分明以仲子之操論
之非謂理宜如此論也
曰是何傷節　上節仲子操不可充處以所築所樹之人未知其夷與

跖也章則謂士之養廉不必問其所築所樹於人第在擇其所居所食於己仲子夫婦作苦以易居食即所築所樹之非夷亦自無愧於夷即所築所樹之爲跖亦自不入於跖矣豈以其未可知之故遂不能克其操哉却不思仲子居必於陵食必井李正以家之室家之粟未知築者樹者之爲夷與跖耳　夷跖屬人身妻屬巳　君子居室食粟不必深討其所從來章之言未爲不是但不解孟子非真要仲子如彼只是深明其操之難克耳

曰仲子齊節　田齊敬仲之後陳氏也故陳仲子爲齊世家既是世家故兄戴蓋祿萬鍾祿而至于萬鍾豈其無室可居而必於陵之爲居豈其無粟可食而必蟜餘之爲食者哉　身織屨妻辟纑非力不食義也

世家之祿以分得之交際之魄以禮得之安見非義乎於彼則取於此則卻何也要看二兄之字若曰物則是人則非　看來第二節論居食計父經手築室鍾粟之人到此方有着落　他日之歸豈天性之愛不忍終絕久而思其母若兄耶吾方望其悍然悟幡然悔矣何意生鵝之饋受之非害於義乃以頻顣蒙譏竟哇母氏之食乎是其心猶然不食之心不居之心辟兄離母而處於陵之心也葢視母之食與兄之居終無一可食可居者矣　仲子咲孤憤厲跖視其兄其兄含怒之曰久矣至此聞其食鵝故特自外至而還以其鶃鶃之言譏之非偶然而至也

此節正言仲子之操從生鵝說起而以出哇終之極狀其操之矯也

以母節　申明夫蚓一節無二意也　討分曉在一類字母人也妻亦人也兄人也於陵亦人也是妻即母之類於陵即兄之類也於彼之人則不食不居於此之人却食之居之這還是能克其不食不居之類耶若仲子者只除如蚓之與人無涉纔能充其操耳非論合義不合義只論是人不是人

古鄮王夙瑚夏器甫著

離婁上篇

離婁章

始終以不行先王之道為主。　首三節只說雖有仁心仁聞。還須行先王之道。纔可平治天下。詩云三節則言先王之道出於聖人心思之竭。原自至精至當。故一率由間便可平治天下。彼不行先王之道者。何哉。以上且據理而論。是以三節方摠言不行先王之道之禍以深惕之。全從在高位生來。蓋不行先王之道。不仁也。在下位而不仁。猶可。在高位則播惡於衆得禍重矣。末三節併責人臣不勉其君行先王之道。釀成播

惡之禍是賊君也。寧獨在高位者之咎哉。

離婁節　此節先須知仁政出自聖人千古不可移易。並與規矩六律為方圓五音之至相似。方見歸重之意。　夫平治天下者。財成天地燮理陰陽。其道如明如巧如聰。其政如規如矩如律。誠令若肆之工成方圓而不規矩之以。即明如離婁。巧如公輸。能乎。又令衆成之長正五音而不六律之以。即聰如師曠。能乎。然則神堯之仁。如天。聖舜之仁協帝。詎不道高乎萬古。然亦要之明。輸之巧。曠之聰耳。乃其財成天地燮理陰陽而平治天下。則以仁政為之規矩律度也。如謂其不以仁政。亦將謂婁之明。輸之巧。曠之聰。不以規矩六律。而成方員正五音乎哉。要知堯舜三句即從上二項悟出。　全重堯舜二字。與離婁公輸師曠知聰

譬言之也。三不能須說猶然不能不以其聰明仁愛。卓冠今昔而自能之也。　明巧如何分。審曲面勢。洞見成方員之理。明也。得心應手。善運成方員之技。巧也。　婁一名朱。察秋毫于百步之外。辨五色於幽室之中。班飛木鳶。敵墨守。　曠歌南風而知楚之不競。鑄大鐘而辨音之不調。其傾而聽也至于石言。濮鼓洞曉其情形。其援而鼓也至于雲起鶴鳴。舞應其節奏。　孔子曰為政以德。此章諄諄重在政上。蓋當時有泥德化之說。遂欲顓恃仁心。坐致太平。而至於遺落實政者。不知要治天下必須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下至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少。故孟子曰堯舜云云。所以甚言其政不可無也。其寔既有堯舜如天好生的心腸。自然便有仁政。仁心仁政。詎可分之為兩哉。

今有仁心節　本意要說世主空有其仁而不能平治天下之故。所以從古堯舜說起。而以今字接之。因古推今。與殷因於夏所同。　仁心因有仁聞不平。　此節關竅全在今有仁心仁聞六字。不行何。正是解破此六字也。暴主不能擇今法後。自其宜耳。有仁心仁聞而亦若此。竟與暴主同弊。何哉。則惟其不行先王之仁政故也。蓋堯舜之道。非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彼即有仁心仁聞。猶嘗遠遜堯舜者。不被不法。又何怪焉。

故曰節　言徒善之弊。與徒法等。　政即法也。為政者幹那法的事也。凡為政者。以善為主。以法為輔。有善無法。則有主無輔。那是半邊子。豈生安得飽滿周匝而謂之足。行者法之運動也。自行者其法不離善念而獨自運動也。法之運動也。乃善念從中運動而法亦與之[illegible]

與轂轉輪題相似如以其法而已矣惡能自為運動也就令綢繆其品式潤飾其典章而精神内倦先自結為叢脞廢格之象矣夫欲法之無叢脞無廢格必不得之數也

詩云不愆節　今人不行先王之道其意云何蓋謂今昔各有時宜且往古其風朴畧先王之法獨可以治先王之天下耳施之今日恐不無差謬缺遺處矣試觀詩稱不愆不忘而本之率由舊章乃知先王之道至精當至周詳果能遵之斷然無差謬遺忘處彼不行先王之道者亦獨何哉

聖人既竭節　細玩此節乃細繹離婁一節以明上節遵先王之法而無過之意問必細繹離婁節何也曰上文孟子雖說心法並重然使世

主聞之終有心為本法為末之疑此節喫緊在特出聖人二字夫先王聖人也聖人天聰明之盡其計安天下之心思宜何如美善精詳況復其在當年既已殫精畢慮竭之不遺餘力由此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自爾如規矩準繩六律萬古不復可易而仁覆天下無窮無極亦如規矩準繩六律之不可勝用乎前所稱離婁一節意正如此如曰遵之而猶有過然則聖人豈有過與此節正話只在既竭心思三句前耳目之項只是此倒引起的話頭與首節同須知三個既竭全為要起下人既先想透遵之多少省力何須後人費心豈心力出聖人上耶　聖人將為方員平直必先殫吾目之明察其何如可以為方何如可以為員何如可以為平直目力亦既竭矣即此既竭之目力制為規矩準繩繼續目力之所不及則此規矩準繩之所在即聖人目力之所在而方員平直之理無弗盡矣夫是以不可勝用也彼離婁雖明公輸子雖巧詎能復加於聖人之目力如不以聖人之規矩其能成方員乎聖人將正五音必先畢吾耳之聰察其何如可以正宮何如可以正商何如可以正角徵羽耳力亦既竭矣即此既竭之耳力制為六律繼續耳力之所不及則此六律之所在即聖人耳力之所在而五音之理無弗盡矣夫是以不可勝用也彼師曠雖聰詎能復加於聖人之耳力如不以聖人之六律其能正五音乎聖人將仁天下必先焦勞勤瘁極吾心之思察其何如可以仁天下心思亦既竭矣即此既竭之心思制為不忍人之政繼續心思之所不及則政之所在即聖人心思之所在而仁天下

之理無弗盡矣夫是以仁覆天下無窮無極亦如規矩六律之不可勝用也彼堯舜之道雖曰如天好生要即此既竭之心思而仁政實從出焉不以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乎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看此節方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而此主可了然無疑矣

故曰為高節　由上節觀之為政而因先王之法更不須自竭心思便可如先王之仁覆天下與規矩六律之不可勝用一般用力少成功多真猶為下之因川澤為高之因丘陵哉此而莫之知因是則惑之甚者也可謂知乎　自古無無法之國今人即不遵先王之法豈其全然無法葢欲自出其心思以立法故也即不思我之心思何如聖人之心思聖人竭心思以立法明示我以仁覆之規矩六律坐而享之豈不甚便

而又欲自出其心思何爲者也豈其求加於聖人心思之上耶
是以惟仁者節　是以二字通管一節重不仁一邊承上六節來言惟
治天下者不可無仁政如此是以云云　此節創出高位二字且再出之
其語意鄭重可知夫有位非無位比而高位尤非庶位比此位首出庶
物萬衆具瞻托命者幾何人戴德者幾何人惟有仁者在此將乘權而
下膏澤所下者多履籍而布湛恩所布者遠譬龍飛在天八方霖雨爲
能答萬衆仰望之心大君之宜宜此者也有如不仁而在高位乎彼其
惡德潛蓄猶爲一腔之疵癘而得志雄行遂流九有之毒痡譬莠盛稾
中僅占一稾播而種之千項皆稂莠焉分明是分布其惡于萬衆爾惡
乎宜乎　不仁卽有仁心仁聞者亦是有仁心而不行仁政是以私欲

害其仁心生意不洽於天下也亦不仁也
上無道揆節　上無句是惡下五句是播惡於衆朝不四句合說見朝
野貴賤盡是惡人也無道揆者特上之一人耳而其下之無法守也遂
至若朝若工若君子若小人無復一人寡於道者是何爲惡者之衆哉
則以上在高位能播其惡於衆故也使在下位則一人之惡而已　先
王之法本于道不法先王便是不以道揆度政事之宜　人主以理行
政曰道遂爲群下楷式曰法一也無法守者蔑棄之弁髦之蕩然於繩
墨之外也無道揆則法宮明廷之上固曰道虛名耳其寔有何天理無
法守則百司庶府之間亦曰法虛具耳其寔有何王章由是有位者既
淫縱破義爲名教所不容其編氓遂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而陷乎罪矣

當是時宇宙盡爲惡人衆惡相煽其能靖乎悖逆叛亂之釁兆分崩滅
亡之形決矣卽有不亡其惟幸免爲之所哉　所字有味自上六句生
來言當是誰爲國存之所將在上耶在下耶在朝耶在工耶在君子小
人耶雖求一存之之所不可得也存之之所獨有一僥倖萬一而已豈
不深可危哉國之所存者幸極言其禍之重也其故何也位高而播惡
衆也譬之從天而墜雖欲不重得乎總爲高位要緊
城郭不完節　上節說播惡者不能存其國此節只是承上節而暢其
說故用故曰字下　一則捍衛無資求乎禦敵一則生養無藉枵腹待
斃單弱空虛至於此極國不岌岌殆哉災害似在斯矣然而國之本根
在民心而形勢兵食其外藉耳外藉不備而本根自固猶可相依以存

未爲災且害也惟如上無禮下無學而賊民興本根既撥無復可爲卽
城高池深甲堅兵利廩粟庾羡將焉用之國之喪也何日之有不然而
何不仁播惡國之所存幸哉　上無四句遞遞說下　賊仁者謂之賊
以不仁也然使不在高位不過自爲賊耳茲惟以無禮之上倡無學之
下將蒼赤皆發大難林總共行戎首矣則惟不仁而在高位故也　禮
者有典有則卽道揆學者是訓是行卽法守
詩云天之節　方蹶承喪無日來言喪之無日非獨君之責也臣亦與
有責焉詩云周失其道天將蹶之天下岌岌乎殆哉諸大夫爲周之臣
食周之祿尚其畏天之威而兢兢業業回天之意而閔閔皇皇甚無泄
泄然緩爲之圖矣　無然句預戒之也猶曰大厦將傾當亟扶之也須

君方字

事君無義節　猶沓沓在無禮義非先王之前一步大凡事必關己乃能兢兢業業蹶蹶急救彼其視天之方蹶在君不在己而怠緩悅從累無急救之念其泄泄與沓沓相若也曷怪乎無禮義而非先王哉　義者侃侃大節即下責難禮者翼翼小心即下敬字言兩句承上二句相足不作三項此葢視國之安危興亡不切於身而無皇皇救正之意猶世俗所謂沓沓者

責難於君節　恭是尊崇其君敬則臣子小心惟恐不能補君過修臣職吾君不能乃非先王之道本意　難與善何物行仁而已　萬古一堯舜而以此責君豈非責之以難　邪不可強閉善念與則邪念潛消

矣故君子閉君之邪以陳善閉之　賊字自方蹶來泄泄然謂君不能是使天蹶其君也非賊而何　恭敬在責難陳善前一步正與泄泄沓沓相反謂之賊者言不謂之恭敬也　問故曰字如何說曰無禮義而言非先王者既猶沓沓所以人臣恭敬惟責難陳善者稱爲其謂吾君不能者是爲賊耳安得爲恭敬乎何也吾君不能即無禮義而非先王之心此正泄泄猶沓沓者安得不曰賊而曰恭敬也

規矩方員章

全章以法堯舜爲主爲君臣即當法堯舜不法堯舜即爲慢賊慢賊即有幽厲之禍可不鑒之而法堯舜乎

規矩二節　須思聖人與規矩相似處何在方說得起次節而已矣及不法堯舜即爲慢賊意須知將言聖人句先言規矩句是何意聖人句若不明白只想規矩句自得關竅矣夫規能爲員矩能爲方自不待言然使規矩之外更有可爲方員者則亦不爲之至矣至之云者方員之理都被規矩占盡更無第二個與之並立與之兩大作模範而垂楷式者故曰至也聖人之於人倫亦然聖人能爲人倫亦不待言但人倫非半上落下的道理只有聖人肫肫其仁發皆中節直占盡人倫之理加毫末不得減幾微不得更無第二個與之並立與之兩大作模範而垂楷式者其爲人倫之至與規矩爲方員之至一也以故要盡人倫中君臣之道只有聖人如堯舜當法不法堯舜便是慢君賊民而無以盡君臣之道矣則惟聖人爲人倫之至故也借曰不然世豈有不以規矩而

成方員者乎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重二盡字與上至字相應　而已矣要發透堯舜之外即有諡辟良臣不足法也不以四句正說而已矣三字由堯舜即入慢賊其擬乎辟制殆不用規矩將必苦窳欹側而不方不員矣慢賊者君臣中之苦窳欹側者也　以舜之事堯事君豈有他哉不過責難陳善使其君以堯之治民者治民而已所以末二節只說君道不復及臣矣

孔子曰道二節　若仁不仁中間更復有道猶可依違而托足　乃道惟有仁不仁兩端故不法堯舜之仁即爲慢賊之不仁也

暴其民節　暴其民二句不是懸空論理乃直據幽王厲王之已事而論之幽弒亡厲危例是也但二句內未可明露幽厲字耳卻云君而不

仁得禍豈其微哉試觀縣其八甚則身弑國亡矣頸于驪而西周遂滅矣卽不甚而亦身危國削矣流于彘而東周寖衰矣　極言之也弑亡之禍禍莫烈焉卽不甚乎猶然危且削也去弑亡其能幾何　昏愚兇殘惡名極矣曰子孫則欲爲其禰考改矣曰孝子慈孫則尤欲其爲祖考改矣曰百世則歲月迹邈或心迹漸湮而可改矣乃竟不之能也惡名之難磨何如大抵此節要得極言之意　幽厲照堯舜

詩云殷鑒節　凡後之視昔遠則邈邈不遠則凛凛此之謂句要就不遠上發揮言世遠事湮若滅若沒矣且以無徵而不信若幽厲去今曾幾何時彼其蒙大僇播惡聲彰彰若前日事令人愀然悲凛然惧焉詎不可察我稍曉照我好醜爲今日之殷鑒乎愼勿謂仁與不仁之間有

可托足而不求如堯舜之至哉　日無所不見獨不自見其面而借彼之物照此之面者鑒也借幽厲照見自己亦猶是爾

三代之得天下章

此章文義無甚難曉而章旨重必然之意是孟子警人痛切處末節自第三節來第三節自前二節來言自古天下與國無不以仁得以不仁失可見不仁而死亡必無一人免者今惡死亡而樂不仁豈不猶惡醉而强酒哉　惡死亡却樂不仁何也其心必曰理數之際恍惚難憑吾姑恣睢自快云耳故孟子歷數已然之報而深決之

三代節　宜把仁不仁讓過亟三代字言仁則得不仁則失尚矣然非或然或否也蓋歷數夏后殷周之天下其得其失無一或爽　三代得天下以仁說得有明驗且有累驗皆一藥進活三人其爲良藥必矣

國之所以節　亦往事也言豈惟天下試考三代以來有國者其廢者興者存者亡者吾不知其凡幾而興存無不以仁亡廢無不以不仁其與三代之得失天下一也

天子節　天子諸侯從三代二節看出因而類及於有家有身者仍以人君爲主　四項連說見不仁無不死亡者極言之也何以極言以三代及各國皆然也

今惡節　惡樂二字相應言旣惡死亡却樂所以死亡事本同出而惡樂之兩念交集與惡醉强酒何殊何其舛且異也竊爲今人惑之　比得直恁狠血脉自上節極口言之來

愛人章

或問此章與君子異於人章皆言反己却如何分別曰凡看書要識語意所注與地理家點穴一般此章語意注向天下歸之言反己之效至此不必求諸人也後章語意注向舜人也一段言君子直要完其所以爲人如舜之法天下傳後世故反己如彼其無已也

愛人不親節　愛人治人禮人六字不閑業已以仁愛人以智治人以禮禮人矣而人猶然不親不治不答到此易得尤人而我只是自反後念仍精前念也　陽春有脚無遠不屆不能使天下藹然不名爲仁不能使天下怙然不名爲智不能使天下肅然不名爲敬　三其字與三人字相應所不合者人所及不者却是己

行有不得節　此節皆字重夫己之與天下通蓋無毫髮瞬息不然故行不得而反求諸己必須在在時時皆然此等工夫只為認得己字透徹　身即己此身物與無妄毫無頗僻故其生機融洽與天下毫無間隔安有既謂之身而可令有不得于天下者故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纔是此身毫無頗僻而此身毫無頗僻時便是與天下毫無間隔時天下之歸即在其身正中無彼此無先後也如天下有一人未歸安得謂之身正哉　其身正句明其當反求諸己也正止于一身而歸盡乎天下尚安以求人為哉是故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己也下明上也

詩云永言節　引詩何意明上節所未明也夫天下歸之福孰多焉而乃以己之反求者得之豈雌伏誓下之能宜人哉吾想其求己之意若

曰仁智禮性也天之命也維天之命彼己妙合而乃行有不得是可不求諸己乎自是而天下咸歸福斯多矣自是而歸由己致求在自矣蓋君子之配命者無一息之間故天命之佑自者無一人之隔也非即詩之所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哉　永應皆字多應天下字

人有恒言章

須知本無三個逅逅歸着到身上總從恒言中味出夫本在內末在外天下之本在國以天下之內有國也國之本在家以國之內有家也推而家之內有身尚得謂家之本不在身耶論恒言之所稱說則初未及本尤未及身之為本謂其言為習矣不察之言也可繹恒言之所指歸則自可知本尤可知身之為本謂其言為引而不發之言也可　按此節若彈駁恒言即失說話的興致　恒字即中庸庸字中庸其至矣乎此章有味處全在恒字不可輕輕放過

為政不難章

為政難處每在巨室孟子即從為政難處討出箇為政不難蓋患苦生憂惕因而反求諸己能令難者自易而易者自不待言矣　世主所為患為政之難者何也蓋以巨室擅權莫可誰何我則行之彼則梗之近梗者無遠施是以難也而吾以為不難也外斷內訌誠莫為暨及之地而盤根錯節政足為砥礪之資覓在以勤思奮修省以坦懷釋猜嫌以深心善調停以公理正體統凡毫忽督尤纖微疎漏能令巨室得以罪我者無不容為之討而出為之防焉夫巨室難得其慕譬如竹之有節

吾不得罪于巨室既為巨室之所慕矣彼竹破其節下皆迎刃而解巨室既已慕之而國而天下寧復有不慕者乎天下慕之誰能梗吾之德教沛然而溢莫之能禦也已而要自不得罪於巨室始為政又何難焉

玩不得罪字面還是以小心勝　思意非謂巨室是人望故人皆隨其慕而慕之只是說如此難處的人我能處置的心服則一切舉動寧復有不可人意者而一國而天下孰非心服者乎天下莫不心服將無一人梗吾化衡吾命四海之內盡如順流德教豈不沛然溢哉　慕者依依想念有當其心故也　故沛句全要總歸巨室上　德教只是箇政字蓋朝家行事其名曰政而尊政須從心德布之命令故曰德教波瀾盛而流行自順誰能阻滯故曰沛然此本借水狀政故其下不曰天

下大行而曰溢乎四海從其類也

天下有道章

通章以天字為主不自強只得順天能自強天為我用矣重無道邊天無道之天非有道比小必役大弱必役強順之則存逆之則亡不亦稟稟乎其可畏斷斷乎其不爽哉乃一師文王五七年間即可為政于天下向所謂小大強弱存亡順逆却又全然不論何也蓋天下有不可逆之天而未始無不可回之天如商家不億之衆豈曰不大不強而侯服者周裸將者周則以文王之仁為能回天之命不復可以為衆故也故國君師文王之仁天下無與敵者而謂為政于天下不可取必于五年七年之間哉 末節只是回應前今也節以足之耳

天下有道節　天下有道三句意起天下無道三句追論之也須就想慕上生情　今天下之君毋毋恥為人役何也彼蓋謂役以力不以道則役以人不以天故不甘為之下耳我想相役之際夫豈細故乎哉毋惟天下有道則世為有道之世而人為有道之人以有道之人差等有道之人以故甄敘材品較然不爽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真清明之盛際也公道昭明其惟此時為然乎若夫天下無道即人不盡無道之人而其世乃無道之世維時氣運陵夷否德忝位朝政昏濁無復人理何知德賢惟有小役大弱役強而已夫相役而以有道無道尚可謂德役為天力役為非天乎相役而以天尚可謂順之不存而逆之不亡乎小德二句即從有道來小役二句即從無道來天字即從有道無道來存亡即從天字來　出一天字定為役者之志也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有道而忠順不失易耳至于力不勝而聽命將必有中心不服而思抗衛者詎知相役自有道無道來而有道無道自氣運污隆來氣運污隆皆天也夫皇矣上帝寔式臨之有理亂升沉廢興存亡惟其所命者其誰能逆之是故順之者存逆之者亡　順逆以心言其為人役也心念天寔命之而甘心服事無倔強矯命之意順天也若不知其為天而秉懷倔強不甘為役則逆天也順天二字仍重二天字講　問力相役而亦為天天亦有不好處乎曰有春生必有秋殺莫非生理也何不好之有

齊景公節　此節與孔明勸孫權納降意思一般　骨肉生離更夏倒

置豈盛德事若曰既不能自強只得含羞忍恥順天圖存云耳　重又不句絕物是說自己　涕出二字見其遭逢無道之世不敢逆天雖含悲抱痛而惴惴行成竟諧和親之約

今也小國節　此節受命字乃上文所有而出一頭以起師文王全在師大國三字宜重看　師大國見他靡焉俛焉不自振拔發憤自處于受命之地分明以大國為先師而身為弟子了　大國無道小國亦無道共此無道之天下耳天下無道自合小役大弱役強却乃恥受教命欲為齊景之上豈不惑哉何也其恥受命則是其師大國而恥受命則非也

如恥之節　師大國則同一無道安可逆小役大弱役強之天師文王

則我自有道而小役大弱役強之天下將轉爲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
賢之天下矣 曰五年七年如醫家說此藥壯者幾日效弱者幾日效
極言其效之可必也言能師文王則與王可亂時而必尚復受命于人
乎是故如耻之莫如師文王 此節且慢露天字下節乃明言之
詩云節 首節本論力役皆天天不可逆如耻節却說能師文王便可
爲政於天下是不復以力相役也豈天亦可逆乎哉此節乃明解之
侯服裸將在武王時而本于文王故爲文王之事孫子且然天下可知
不億與上強大字應天命靡常與上天字應殷士膚敏又與本節不
億字應仁不可何原明詩意國君二句從仁不可何中推出 有不億
之衆豈非小役大弱役強之大而竟爲文之德賢役天命豈有常哉益

子引天命靡常一句蓋有意味若曰以力相役雖然是天而天命却也
靡常不可逆而亦始不可同也 裸將于京即見侯服于周處膚敏之
士且然况不億之衆乎 詩辭只說文王受天之命得衆之服都未明
言其故孟子特出一箇仁字前而許多話語總都有着落矣仁者賢德
之寔際也 仁則德能長育生民天必命之天之所命衆誰能違夫居
恒視衆如何做不得衆有仁者出衆人皆爲我一人矣何衆之有
今也節 二今也前起下此收上此節只以仁不可爲衆三句照之自
明 凡天下之能事各有所以無敵以仁猶執熱以濯苟無所以未有
能濟者也彼天下之衆皆能作敵而君國天下無敵獨以不可爲衆之
仁在耳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則天下仍可爲衆而天下莫非

吾敵矣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無敵而不以仁能將厲之誰乎
以仁以濯俱在前一步是猶句文氣未完引詩完執熱不以濯意便
是完無敵不以仁是猶云云意 順天女吳之說弟子執熱之喻皆激辭

不仁者章

此章要識類從之理如人性兇而化虎性本虎故也其理甚妙正話只
在夫人節前三節引此末節收此
首節 首句乃吾末如之何意 安其危二句原不仁不可與言不仁
而可二句則言其宜敗亡也世但見不仁亡國敗家則相與咨嗟悅息
而曰如彼危如彼菑如彼亡矣然而非從外來也我思不仁者可與言
哉夫天下莫安于仁則不仁爲危矣莫利于仁則不仁爲菑矣莫樂于

仁則不仁爲所以亡矣何也不仁只是私意私意能撓生意故危私意
能傷生意故菑私意能死生意故亡言者不過以不仁爲危菑亡動之
耳彼不仁之人私意充塞見爲便己方且以私意之危爲安以私意之
菑爲利以私意之所以亡爲樂人情豈有舍其所安所利所樂而勉聽
人言者乎如之何其可與言也夫亡國敗家即危菑亡之實也彼其安
之樂之利之其與危菑亡甚相怡適則與危菑亡自相追隨至于今亡
國敗家直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之聚而成象者耳而要自不仁之不可
與言始也何使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曷足怪焉 皆眼處全在安其危三句自處于危菑亡如何不危菑
亡 玩而何句此時已亡已敗此時追究其宜然 此節次第何如曰

不仁生安其危二句私情滅其良心也安其危二句生不可與言大迷不復能悟也不可與言生亡國敗家怙終不可救藥也

有孺子節　夫以安危利菑樂亡之故而致敗亡然則不仁者之敗亡果人之敗之亡之耶有孺子云云上節心裡有敗亡因而外面有敗亡如幸有見被髮而祭者知必淪于夷乃以類相招自然之理故有孺子二節亦以清取清濁取濁以類相招者爲證

孔子曰節　要識孺子此歌孔子深有味之者何故試思人情之受仰戴也有不曰此人之視我以清貴者乎人情之被凌轢也有不曰此人之視我以汚賤者乎乃孺子却說清貴卽得清貴汚賤卽得汚賤全是於已取之以我爲形以人爲影語極淺近而匪夷所思理極玄微而人

皆可曉誦其詞繹其旨真令人惕然悟凜然懼有原筮之思反求之感焉小子其聽之哉　清濁不分重濁一邊纔就是箇清字足就是箇濁字滋味全在二斯字言清便清用濁便濁用於孺子何與

夫人節　言人之見侮家之見毀國之見伐皆如水之自取因上節而推言之也人雖至愚誰肯自侮自毀自伐乃由首節視之定則自侮云云也　自侮自毀自伐從安其危二句看出安之者誰利之者誰樂之者誰耶

太甲節　天雖作孽而我未與孽爲類或者修德正事挽回有望明威誠有赫哉尚可違也惟夫身爲不善我自與孽爲類矣而求孽之不我及得乎正自侮人侮自毀人毀自伐人伐以類相從之意

桀紂之失天下章

前四節步步相挨俱從上文看出下文更不須別求夫失天下在失民心而得天下不在得民心乎欲得民心而其道不在欲與聚惡勿施而體民之心乎仁者欲與聚惡勿施而體民之心而民之歸仁其心寧能自已不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乎民之歸仁至猶水就下獸走壙而不仁之爲仁敺民不猶獺之爲淵敺魚鸇之爲叢敺爵乎何以知諸侯皆爲之敺以今天下知之今天下皆鸇獺其心魚肉其民之諸侯故也諸侯皆爲之敺民則好仁之君雖欲無受不可得雖欲無王亦不可得已上數節極口歆動今之二節極口震警一反一正無非要世主志仁

桀紂節　因失悟得得言仁失不言不仁何也自古雖有不仁如桀紂

者其好惡拂人之性豈待言哉　失民身背之失心心離之　得天下至爾也宜逓逓說下頭欲與聚惡勿施上總是得天下以仁　體其心乃得其心聚字註中解得透蓋凡欲富欲壽欲安欲逸之情無不畢致於民

民之節　言民所歸往必歸其體民之心者而仁者欲與聚惡勿施則民之歸不容自已與水就下獸走壙者同矣　民由不得要歸仁水由不得要就下獸由不得要走壙一也

故爲淵節　不是又添所長意言所欲既在仁則不仁者皆爲之敺耳玩故字可見歸仁之心方不容以自已而不仁者從而雇用之豈非敺之而使歸乎仍以民情樂于歸仁爲主　敺字警策若助仁者然

今天下節　諸侯句自今天下三字生以今天下無好仁之君故也雖欲無王不可得極言之也諸侯皆爲之毆天下且莫不至甞是時萬衆環遶多方翼戴却之則莫可禦避之則無其所雖欲無王得乎

今之欲王者節　此節語脉從上節來上節説好仁而雖欲無王不可得以今天下之諸侯如桀如紂皆爲之毆故也今之欲王者豈異人哉即今皆爲之毆之諸侯也如以爲之毆之諸侯其可以死亡之病已深倘不皇皇志仁悉自與圖究且雖欲無亡不可得而況于王乎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總是狀其坐待明日不可非以三年之艾比深仁厚澤也　七年病三年艾不作二層病久正爲艾不素蓄一旦需之豈易驟求正如國危正爲仁不夙積一旦需之豈易驟成此句末了之辭下

文乃明言之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其勢孔亟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矣今之欲王者其勢亦孔亟苟不志於仁則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矣絶之無可停待無可推諉然則今之欲王豈不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哉　是時六國諸侯平日不能行仁自強以致爲秦所恐喝日割月削亦已憂辱鄰死亡必須早早行仁方可救藥苟非即自今日從事寧有及哉　此喩亦與前喩相照水獸獺鸇極言民情歸仁之切也七年三年極言國勢需仁之急也皆極言之也

詩云節　何謂淑何謂溺乃熾而昌所謂吉祥善事也淑也乃滅而亡所謂如隕深淵也溺也今之諸侯皆爲之毆是無一志仁者矣既無一志仁者寧有一能淑者乎究且相刃相劘日割日削駢首而沉淪接踵而昏墊已耳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其即此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之謂乎　其後六國淪胥盡亡于秦竟如此詩

自暴章

此章警醒人處全在自字而首二節部位次第頗難分曉平心玩之方知首非四句是明自暴自棄者所以不可與有言有爲安宅正路二句又明言非禮義所以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所以謂之自棄末節則承安宅正路四字而嘆暴棄者之可哀語脉所注全重夫仁人之安宅一節總爲言非禮義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發　大意云世間無不可與有言有爲之人只有自暴自棄者不可何也凡所與有言者不過與言禮義而使之信耳彼所謂自暴乃以其言非禮義而謂之旣已

非之又安能信之故不可與有言也凡所與有爲者不過與爲仁義而使之奮耳彼所謂自棄乃以其委仁義于不能而謂之旣已委之又安能奮之故不可與有爲也夫言非禮義何以爲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何以爲自棄哉夫仁者人心之生意身由此安命由此立正自之所以爲自人之安宅也而義非他卽仁之行而宜焉者豈非吾人當由之正路乎彼其非禮義而以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乃曠安宅舍正者分明是害自家拋自家悲夫豈不可爲心惻爲痛哭哉

自暴節　自暴其心迷謬利用牖之以忠告故欲與有言自棄其心頹弛利用振之以明作故欲與有爲　言非禮義何也彼謂天之生民獨有此骸存彼曰禮曰義乃聖賢假設之以教天下而束縛乎自拘係乎

自者也吾方以此自極情縱欲恣意快心惡用是拘拘子子者爲哉吾方句如云吾非以仁義爲不美也第吾有此身方將極情縱欲恣意快心以取當身之適而令煦煦躨躠子子踶跂束縛之拘係之非吾身之所能也　自字與吾身字相應謂吾身不能仁義便是棄吾身　人必自度其能乃肯有爲志氣之帥故也自謂吾身不能志先墮矣誰能鼓之而使奮激之而使前乎

仁人節　安宅正路以仁義便是自也宅者人所居居心以仁故曰宅而以仁居心心逸而休故曰安宅路者人所行行事以義故曰路而以義行事事直以方故曰正路

曠安節　自如永死何以令人可哀哀哉之嘆正明其爲自暴自棄也

道在邇章

嘗曰道術不明處士橫議如楊氏曰天下如我爲我則平墨氏曰天下如我兼愛則平其他類是皆以我與人求諸遠矣以我強人求諸難矣

首二句怪之也所求非所在其故不可解也猶言井自家中有却從天上求　求遠難是見成的孟子教之在邇在易也作文若重求遠難便隔碍人人句文勢　要緊在人人二字天下合人人而成者也人人有親還而人人各親其親人人有長還而人人各長其長以人治人因物付物能令普天之下坦坦平平絕無蹊徑坑塹此真道與爲道之事之所在矣　只言道與事足矣必說到天下平處何也率性之謂道而性靈通之天下道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理不可平天下不名爲道事不能平天下不名爲道之事

居下章

自孔子言誠意而曾子子思皆言慎獨所以孟子一生學問吃緊只一思字如思則得之弗思耳矣之類不一而足此章繹中庸之說而深明思爲要也　首節重明字後二節重思字大意謂動物以誠而求誠以明世未有不明而誠者寧有不思而明者乎是故誠者道與天一固自不思而得若夫以人合天其道未有不出于思誠者思則明矣明則誠矣誠之至而無弗動矣不思何明不明何誠不誠何動若是乎思之爲要也不然何動物以誠者必自明善始耶看來後二節重思正從首節重明上悟出是故二字乃一章血脉相貫處慎勿忽之

居下節　反諸身謂內省于獨也即曾子之省吾身治民先獲上獲上先信友信友先悅親而悅親則先誠身遞遞歸着在誠上可見治獲信悅名雖有四總是一誠感動而真妄之介最易錯雜或局于氣或溺于慾或移于習往往認妄爲真必須虛靈之地惺然自露恍見當元繼善之真從此下手乃真道路妄復無妄有其漸矣明只是誠中事　身何謂誠率我真性故慊于心而誠也然使真性未明又安所率性而自慊乎

是故節　此節是故二字先要分曉是此也即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是故者以此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故也是故之下本要說思誠者人之道而先言誠者天之道以天道引起人道也誠者其心自是真

愳的也誠則明矣明則不待思矣這條道路全然不用人力雖則猶然人哉渾然一天之道而已若夫以人力求誠者其道將安出哉惟于意念萌動之初察識吾性之善若何庶幾因明求誠是思誠也凡以人力求誠者其道當如此耳何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不思何以明乎善哉故人道當出于思誠也看來思誠爲人之道卽從不明乎善二句看出如此說是故二字方有着落

至誠節　此節若只說至誠必動却與章旨何干須思來頭何在緣由思而明由明而誠乃求誠之眞脉其究與天機合與性理符可到至誠地位自是而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一以貫之而已蓋在我心則精思之極不思而得在天下則何思之後無思不服矣看來動字只是回應首

節語脉則歸重思字爲是　至誠則爾卽我我卽爾如何不動不誠則爾爲爾我爲我如何能動一正一反深決之也易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言決然而無容疑也

伯夷章

此章人只知天下歸周在得人望却不知人望歸周在善養老所以首節二段俱歸着在善養老上而末節則勸諸侯行文王之政

伯夷節　此一伯夷太公也當商辛播棄則遵海濱而處辟之惟恐不遠也一聞聖作翻然盡歸交口頌善養焉下節其子焉往亦辟紂而與盡歸之願也

二老節　夫二老之歸寧獨令西伯得此兩人哉　大字父字子字界限要明自二老本身說德冠天下與庶老國老不同大也如此則仰望而卜其歸者屬之是天下父也凡天下仰望之民卽其子也父子不以情言望于人者爲父望人者爲子凡父在則子望而歸之天下見二老之往必曰彼其于仁暴之際察之熟矣興亡之機決之審矣今而往其當往必矣去暴從仁雖其必然之情而舍故卽新詎有決然之趣決之自二老始　首節只說二老歸周此節乃言其係天下之望

諸侯有行節　夫天下歸文王以二老在二老歸文王以文王善養老之政在也今諸侯有能行云云　亂離之世與平世不同老成碩德之人有所歸往則天下翕然歸之此收拾人心之一大機括也　二政相應行文王之政爲政于一國也行文王之政亦必有天下之父歸之而其

子焉往者而文王善養老之政且得以行之天下　七年之內見期候不爽可以取必之意

求也爲季氏章

本論強戰之罪而先從富國之臣說起者何故人臣賊民者可罪助君賊民者尤可罪兩人皆助君賊民令民不堪命一也第富國之臣能賊民而未必殺人卽殺人而不甚慘爲君強戰者云云所以首節說季氏大節說君正章旨緊關處

首節　今世功罪刑賞之際難言之矣蓋有罪渠魁刑無上而其君方以元功賞之者孔子之明訓胡不聞焉昔孔子操衮鉞之柄淸毀譽之淦其所褒取蓋千古功罪刑賞之定衡也云云　求也藝善賦故能倍正

李氏所喜爲民臣與下善戰善字相照 古者兵賦取于民故因以取
民粟爲賦 聖人重絶人未有若是甚者蓋棄之矣
由此觀之節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正與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相似惡而濟之民何以堪遂令聖人有棄人此其罪亦已大焉 而
況句內須說其君已自與兵搆怨忍心殺人而其臣又且爲之強戰方
與上文說富國處相合都是火上澆油濟惡的勾當 何至盈城盈野
善戰故也此正善戰者快意自多而其君以爲無上之功處 率土地
而食人肉要說得分曉因争城争地而以戰殺人是率土地而去食肉
也而所殺之人衆盈此城野中豈非人肉爲土地所食一人之死何足
償盈城盈野之慘由棄于孔子者而遍加之罪豈容于死哉 罪大于

死死不足以盡其罪如罷不能容者
故善戰者節 下所犯爲罪上所加爲刑 有如按善戰之罪以致刑
即致之死地猶未足以竆其辜也直當于死罪之中取其重大不可復
倘者使之服之何也彼之罪原不容于死也 二次字從上字來 約
與國而搆禍難必有殺人之事然比于善戰者之躬殺人則一間矣盡
地而旅背何與殺人之慘然比于善戰者之真殺人則又一間矣故
其所服之刑猶當從末減次善戰也信惟善戰者服上刑哉 草萊因
經界而生有此便民却令數少而賦因之故開而辟之使當土地之數
爲富國也
存乎人者章

首節且據眸子論之言其可以觀人次節方實說觀人者并觀眸子則
人莫廋矣 人心未與物接其神在胸中既與物接其神在眸子看來
眸子與大學愼獨之獨一般獨便是德眸子便是獨一也
存乎人者節 形色天性也安有存乎人而不良者惟以觀人論之則
眸子獨與天真符與性靈合 莫良非泛與身相比宜隱隱對言字應
說蓋謂脣吻之間咳吐之際雖或可以知人而與胸中終隔一番未爲
甚良爲者良其莫良于眸子乎要知從心神上露處辨其差等不然血
肉膚髮皆可觀人耶 重不正一邊夫眸子爲物即人心之靈明所發
露也胸中正時其心清明故眸子亦與之俱清明耳不正則心不清明
眸子何由而清明乎 問觀人將別善惡而單言不掩其惡者何曰觀

人自惡人之掩惡始也夫觀之云者凡以中外未必相符耳善人有諸
中必形諸外有甚不相符處唯是惡人耻受惡名每以其外之善掩其
中之惡于是惡者或售其僞倂令善者難信其真真僞相冒惡得不觀
則觀人非自惡人之掩惡始哉而存乎人者獨眸子不能掩惡故曰良
聽其言也節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寧有觀人而不聽其言者第
觀人者觀其胸臆之內而發言者發于口吻之間出口吻以觀胸臆猶
可得而廋也觀上節胸中正四句則眸子便是胸中着聽言而并觀其
眸子縱能廋之于言亦能廋之于眸子耶 問人焉句與眸子不能句
意似相混何以別之曰彼且據眸子論之此方說觀之則人莫廋也掩
蓋于外也廋匿于中也眸子不能掩其惡既見益于外矣觀其眸子又

安所匿于中哉

恭者不侮人章

此章本意要說末句而自上文看出　喫緊在兩箇人字　今天下之君無恭儉之實而欲襲恭儉之名每每飾恭儉之聲音借恭儉之笑貌其心益曰吾固不可以精神心術實有此恭儉猶可以聲音笑貌假爲此恭儉也却不思恭儉不是無形影的物事果是恭者儉者必不侮人奪人今世侮奪人之君還怕人不順其侮奪其好侮奪如是甚也而惡得爲恭儉也卽欲以聲音笑貌爲恭儉而此侮奪惟恐不順惡得爲恭儉者已自敗露之矣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卑以自牧此乃謙恪處恭也自卑則必尊人安有輕侮乎人者儉與吝不同乃其心無欲

而淸約有制也夫取民有制何事刦奪盜將多取以供侈用耳儉德之君淸約有制自無侈用之心矣多取將焉用之又安有奪人之事　惟恐不順甚言其好侮奪也此而恭儉孰不爲恭儉　爲襲取也與自生者不同

淳于髡章

當日孟子雖遊諸邦求行其道而所至分庭抗禮義不往見眞如男女之授受不親然其守道之嚴如此淳于髡以爲所如不合致天下之不見援職此之故故諷令從權濟世通不見諸侯之窮曾不思天下之溺惟道可以援之今一見之道先枉矣却何所以而援天下乎但孟子口裡却不肯明說髡要他枉道只說兩溺之援各有所以不得執彼律此

而決不枉道之意隱然自見于言表而已

首節　不親自男女字生嫂亦女也自是合迴避的豺狠自溺字來與嫂字無干　嫂而曰溺此危急存亡之際也此際而坐視不一引手援之恐心孰甚焉　是豺狠句且極言其不可不援其言當此之時不親之禮已窮宜通其變蓋禮生于人心而乘乎時宜在居恒時不可無男女之別在急難時不可有豺狠之心故也　此時拯溺爲重別嫌爲輕

今天下二節　髡口裡只說天下既溺何故不援而竟欲孟子枉道含而未吐孟子先說天下必以道援末詰之曰子欲手援天下乎見舍道無可援天下也正是刺着髡被刺處髡所以不復置辨要知枉道二字兩人都未肯口出髡口裡只說援天下當如援嫂孟子口裡只說援天

下不比援嫂　髡意重在溺字言今天下所遭不是小小患若溺亂之極如水益深其爲危急存亡之際亦何異乎嫂之溺哉而孟子守道不見諸侯見又不肯苟合遂使名實不加于上下皆道之爲耳若舍道從權則可攸濟矣　率性之謂道道者人心之生機也拯溺亦也何莫不從生機中流出是援天下必以道惟嫂溺乃可以手援耳非可施之天下也子欲我推援嫂者以援天下毋乃欲手援天下乎甚哉不講于援天下之所以也以字重援嫂所以非禮通之可援天下所以惟道枉之不可豈惟不能守身亦終不能濟世

君子之不教章

此章專爲不肖之子如夫子未出于正者之云言之要知孟子所言都

是君子心裡話說蓋逆知不率之子必至父子相夷而父子相夷不祥莫大以故委曲易子而終弗躬弗親也古君子之豫見幾微熟酌情勢如此夫豈得已者哉 問答俱重子字

君子節 問意謂君子于人何所不教而式敎之恩當必倍切于錫類者顧獨不敎其子乎

勢不行節 此節敎字頁不致的教字步步相換而下既曰教其以正必矣而正不行繼之以怒必矣既曰繼之以怒其爲不肖子之反唇必矣總以敎子之故 勢乃外面形勢對中心言中心原自欲教無柰被外面形勢所阻行不將去也 子如木敎如繩夫既曰敎矣斷然姑息不得敎以義方弗納于邪雖奪其情逆于心而有所不得顧者行敎

行也父教而子從也教本是愛育繼之以怒言愛育後却接續上忿疾也傷殘虐也初心在成就而繼之以怒却是殘虐的意思故曰反夷觀夫子二句又出正字方知此節語脉全從必以正來父夷子已自不好至于子又夷父則子父交害悖德孰甚故曰惡此惡還屬父親敎成之故也

古者節 古人之教未必皆易子蓋遇不才之子蚤見幾微而委曲處之上之猶與其成材次之亦不至賊恩云耳 此節輕帶回顧君子之不教子

父子節 上文只說父子相夷爲惡此乃言相夷之所以爲惡不是重復說話全重父子之間四字夫古者易子而敎以父子相夷則惡也乃父子相夷何以遽爲惡哉蓋父子之間與師弟不同師弟之間可以義合亦可以義離即離亦常事耳彼其切切偲偲以善相責固其所也若父子之間而亦責善乎哉夫父子天性無所觧于人心萬無可離之理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矣此父子相夷之所以爲惡也君子之不教子以此 易子則爲師弟之間 責者摘其失而深尤之督其改而取必之與從容化誨幾微諫說者不同 如上文父怒子子誚父是心離也離心皆乖氣也凶之兆禍之萌也不祥也然離在他人猶可父子而離心則賊傷天性滅裂人理乖氣孰大于此而其爲凶兆禍萌亦莫大矣

事孰爲大章

此章無兩個大無兩個本親身始終串下非先分而後合也

事孰爲大二節 其他所事僅如所事而止其他所守僅如所守而止惟若能事其親自將在國滿國在世滿世塞天地橫四海而皆是物事親大矣能守其身亦將在國滿國在世滿世塞天地橫四海而皆是物守身與事親並大矣蓋事親之道惟在體親之心而親所係心孰若吾身吾聞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聞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故守身與事親並大也顧孰不爲事何獨事親爲事之大孰不爲守何獨守身爲守之大乎夫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凡若在國滿國在世滿世塞天地橫四海豈是皆以事親爲本而守吾親所與之身以事吾身所生之親正所以植不匱之根底培錫類之淵源而爲在國滿國在世滿世塞天

地橫四海之所從出者是守身之爲本猶事親之爲本故守身之爲大
猶事親之爲大也 孰爲大問也問事守中那件爲大也孰不爲事守
疑也言那件不是事守何獨親身爲大乎 二爲大只就事親守身之
分量極而言之不必拘拘在事守上
曾晳二節 曾晳春風沂水童冠與偕乃志在同人者故曾子事親每
每分甘推食錫及同類隱然是滿國滿世的機括此眞養親之志與曾
元僅養口體者不同故事親爲大誠未易盡而若曾子之事親庶幾乎
立事之本以成事之大可謂能事親矣向非守身若曾子焉能若此其
事親哉要知曾子善事親處不止奉養曾晳一人益施由親始而有仁
覆天下之襟懷如此說方與首節大字相關有情 借元形容 元意

與其分甘推食惠及他人曷若晉而更進致養于吾親乎此其爲養第
欲吾親青于味適于口區區爲口體計耳至于親未發已發之志都不
暇顧矣却不知心志與口體孰重 事親事之本其道甚大彼區區口
體之養小亦甚矣安所當于事親之道哉惟若曾子之養志則分甘推
食錫及同類推是心也殆與周公成文武一節相似隱然滿國滿世而
成其大也庶其盡事親之道哉

人不足章

此章與人字政字犯比肩還是君字心字只裝在君中所以章內君字
凡五出而結果只曰正君言不在正人與正政也 一人定國所與共
國者大臣也大臣爲君定國每每取人之非而適之取政之非而間之
不知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夫國之定與不定在人政人政之非
與不非在君心惟有大人盛德在躬潛消默化能格君心之非仁非義
非正而君仁君義君正矣君仁則人政莫非此仁君義則人政莫非此
義君正則人政莫非此政矣至于人政莫非此正其國安有不定者看
來大臣欲人之國定只是一箇正君使了人安足適而政安足間哉
大人無他仁與義合克正其心而已何謂格不言而信無意而通非若
適之間之區區以口舌諍者 大人無言自化處固多若用人行政有
大闕失豈得全無諷議然皆至誠感動眞[illegible][illegible]諷議皆精誠也 仁
主慈愛與殘忍相反義主剛毅與懦却相反正主端直與頗僻相反

有不虞章

此章極論毀譽出人意表見人不必介意也曰虞曰求俱就心說一則
我以無心任之人亦以無心原之而可毀乃更可虞一則我以有心完
之人亦以有心缺之而可譽乃更可毀其爲意想之所不及料情理之
所不能度一也然則惠廸從逆莠在我之自擇至于知我罪我其又奚
恤乎哉

人之易章

當有責時多少窮變多少羞赧殆無地可以自容無計可以自脫其後
宜何如媿悔懲艾者豈至復易其言哉然則易其言者亦無責而已矣
此只是以責惕人使之惧而自戢非眞謂有責而後不易也玩耳矣字
宜輕活看與不占而已矣同例

人之患章
何以好爲人師也少有所得而以爲人莫巳若也炫耀誇張之意殆有不能自制者其無載道之器可知眞切巳之深病也

樂正子章
通章以罪字爲主而關竅則在小罪若大罪然
首節　一場話盡從子敖二字而生　正子豈是無町畦的人想亦曾逢其適偶然一相從耳然卽非遠惡若將浼焉意矣
次節　昔者兩段俱卽以其脫罪處罪之正子昔者舍館之說却亦不是文過只是自白其非敢偃蹇云耳　子來句若曰子自有所依歸計無樂乎見我曠日之久可知　只爲他失身匪人故開口言極峻厲旣

而責備禮節間無巳言在此意在彼
曰克有節　終是善信人物翳障自淺故一言震動而勇于受責如此

孟子謂章
先　出此言之本意至此方明言之然竟無一語侵子敖吊滕吊公行亦然　正子善有諸巳豈眞以爲飮食之人若曰子從他人來或別有所爲今從子敖更復何所爲哉止是爲餔啜計耳看來此節全是子敖二字要緊責其比之匪人也意不在哺啜然置身于苟賤是亦餔啜之類矣　人而餔啜是亦至垢辱矣吾子被服訓典涵濡名理謂宜有高曠之胸次卓越之襟情何乃從人寄食飮從人寄饜足卑汚苟賤一至此極耶

不孝有三章
通章拈起天字重看如云孝思罔極奚擇小大迨二者不可得兼而舍小取大則人子之深情苦志長慮行權委曲以全其孝者也　有隱無犯仕不爲貧娶妻必告禮也三者皆意在孝而入于不孝不知變也
朝之唯諾何如百代之宗祊納譴于稟承何如永圖乎嗣續　爲以心言舜之不告而娶也果爲庭闈失愛內有所懟而然耶抑爲帝室聯姻外有所慕而然耶　上承宗祧宗祧固吾親之宗祧下廣雲仍雲仍因吾親之雲仍　無後不孝之大者則爲無後而不告孝可知也夫告不過成其孝耳而爲無後者爲孝不告豈不猶告乎彼以舜爲不告者乃俗子徇迹曲士泥禮之見耳君子豈其然乎

仁之實章
本意直要人以全力注之孝弟不但使之知重　道而求之枝葉道安從生莫若從其實而求之實之云者性有所獨鍾片念而停毓萬化情有所最切寸衷而繁禽群生者也
仁之節　或曰仁義智禮樂性也孝弟情也實猶本也柰何反以情爲性本乎曰孝弟雖發于情而性中原自涵焉性生意也孝弟生意之最濃最厚處也生意無二故其最濃最厚處苞孕無限生意正如草木之實生意獨鍾苗秀枝葉皆從此出孔子亦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　問吾親吾兄與天下之人分形與氣今但事親從兄而合愛合敬皆從此出豈其取諸此以與彼乎曰非也天下萬形似隔生機無兩

人心之藹然若流處爲仁肅然若斂處爲義皆生機也生機在我何物不貫何處不徹而其事吾親從吾兄則其藹然者尤爲懇篤肅然者尤爲真切乃生機之凝注處也無窮愛敬並在此中停蓄故曰仁義之實

智之實節　仁義非人所爲渾是天機人機不容障蔽自有炯炯靈明意智也天機不容泯滅自有秩秩節文意禮也天機不容抑鬱自有由由和暢意樂也是智禮樂與仁義同出其名初非二物仁義之實既在斯二者則智禮樂之實亦不外斯二者矣　觀孩提皆知愛親敬兄可見智中之知在二者尤真觀內則少儀諸篇其言事父兄獨詳可見禮中之節文在二者尤密觀詩云妻子好合一節可見樂中之樂在二者尤深是智禮樂之最濃厚處而無窮之智禮樂出焉故曰實也　凡于

天下之道有所知而弗去孰不自智而出乃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愛此敬一自心不能去心則其覺倍真而其察尤精　真覺動處安能去心弗去方見真知　凡于天下之道其中有恰好不可增減處節也有賁飾不可或簡處文也節文孰不爲禮乃其于斯二者其節尤嚴其文尤蔚如曾子養曾晳可謂極恰好極賁飾矣　孝弟自天機中流出原是自然物事樂者如其本體非有加也樂意與生意原不得分之爲兩仁義之實惟斯二者斯二者皆生意也至于樂斯二者生意于是乎融液矣有不油然自生者乎蓋從生得樂還從樂得生夫亦互爲其根焉耳　樂與勉強相反勉强孝弟只是外襲成迹何由內萌生意外襲成迹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

乎有恆故意至而堅意盡而弛雖欲不已不得也孝弟自不能已此心神欣暢之極也神爲形君以故形神俱化不自知其足蹈而手舞矣勉意無真意真機無息機　不知手舞足蹈何不置於樂則生之下而必置于惡可已之下也生如穀之初萌既萌則由萌而枝由枝而葉日新月盛心和氣和形和併外而手足不自覺其舞蹈矣豈但以其心樂之而已哉形神交暢樂之至也　終如其始故形如其神　末句二之字皆指孝弟　自樂則生矣至末極言斯二者之樂以明樂斯二者所以爲樂之實也

天下大悅章

此章從天下上起還從天下上落正是書旨所在論孝也非論舜也若

曰大哉孝乎塞天地橫四海皆是物矣大意云仁者通天下爲一身然而非求之天下也如舜全把天下不在心裡而獨以其心全而注之乎親似與天下不相干涉乃不惟允若其親遂化天下而定之此其仁覆天下何如其大而何莫不從事親中出乎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可見人生世上只須專務事親已自千了萬了此外更不須別求矣　人情獲一人之悅之歸其中亦自沾沾矜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宜何如其動心者乃視天下悅而歸己至如草芥千古以來寧有第二個人惟舜爲然而已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藉令海宇同歡之時在親闈聚順之日舜即有天下不與獨不樂以天下乎乃舜不得乎親不順乎親矣方自謂不可爲人不可爲子深悲極怨無足以解者矣憂之

甚則忘其樂。譬如窶人獲萬金。而其身將死。樂乎。是故視之如草芥也。
蓋舜之心。與舜之遇。合併而成者也。 芥小草。 玩不得乎親四句。舜
之孝思。一何肫切眞懇之極。此正是人情之最濃厚處。而千枝萬葉所
從出也。故以此仁覆天下。 不得乎親。不順乎親。語意法向兩箇親字。
而人字子字。則于得字順字上別之。夫以子事父。宜何如其欣合。乃至
求一當其歡心而不可得。尚可復立于天地之間而爲人乎。然而子之
于親。原非兩人。如不能融融和順。直與親心爲一。是猶與親爲兩人也。
卽得親庸可爲子乎。 二親字。與上天下字相照。得字順字。與上悅字
相照。 盡字自不得乎親四句來。其憂靡不用極。故其事亦靡不用極
也。 瞽瞍底豫。重瞽瞍字。言雖至頑如瞍。終能化之而允若也。瞽瞍且

化。天下寧復有不可化者。故能化天下之子以化天下之父。化以心言。
感動之意。定以道言。止其所也。化則定矣。 父子不平。子化而父亦化。
故子定而父亦定。至于父之化而定處。則天下無不悅之親。天下無不
順之親。而天下之子。皆可以爲人。皆可以爲子矣。孝以天下。舜其大孝
也與。 天下皆化而定。則滿宇宙間。渾是和氣。而無一疲痺之處。仁之
象也。 要知大孝。只是舜一人之孝。周浹旁皇于天下。非是舜孝原不
完滿。待天下湊合而成大也。

離婁下篇

舜生章

通章俱就治道論。勿泛言。 本意就後聖之揆。與前聖一。而特舉文王
與舜。地相去。世相後之甚者決之。舜文不平。以文與舜合爲主。先聖後
聖亦不平。以後聖與先聖一爲主。 言文王與舜。皆古聖人。而舜生諸
馮。遷負夏。卒鳴條。東夷之人也。若夫文王生岐周。卒畢郢。則爲西夷之
人矣。此其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且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從古聖人之
地相去。世相後。未有若是其甚者。乃文王得志。自西夷而行乎中國。其
與舜得志。自東夷而行乎中國者。如賞延于世。仕者世祿。罰弗及嗣。罪
人不孥之類。一一胳合。毫髮不爽。殆若舜執符節于上。而文王亦以其

所分之符節合之。如此乎其揆之一也。卽此而類推之。先聖後聖。雖則
生不同世哉。而地之相去。未必千有餘里。世之相後。未必千有餘歲。討
後聖之揆。亦必與前聖爲一。得志所行。無不若合符節矣。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執前視後。雖千聖可知也。寧獨文與舜一乎哉。 二節須兩
下相形。一個一生都在極東。一個一生都在極西。各一封域。各一分野。
如云重華誕降。自諸馮而發其祥焉。而其遷其卒。亦皆去諸馮而近。文
王節同。又須說生卒皆與舜遼邈不相及。 中國字。自東夷西夷來。言
自東自西。而行乎中國。得志。得行其志也。行。卽行志所欲爲也。 志字。
與地字世字相照。言地則相去。世則相後。而志則相符也。 必從地世
上說起。何也。地世最能移志也。夫人之在地世中。如在舟中。令人東西

易而而不自覺也 論志必及行時何也志藏于心不行則不知行衆
乎遇不得則不行得而知之乃可驗其志之合不合耳 不重若合符
節重在地世相隔如彼而相合却如此宜其大異却極同 其字指先
聖後聖其揆乃先聖後聖之心思揆度處若作後人揆之其字似說不
去揆者以心度其所行即志也在平日爲志在臨時爲揆聖心的揆度
全從真性中流出真性萬古無兩揆安得不一豈問先後故由舜文推
之而堯舜禹之君臣于一堂文武周之父子于一家者又可知

子產章

子產養民惠使民義原非不知爲政者而孟子云爾只就乘輿濟人一
事論之耳章內雖有如許話說究竟只是一箇意思曰所濟無幾而已

看他劈頭出箇政字次即繼之曰不知爲政末仍歸着到爲政上其中
曰焉得曰不足以見政自大惠自小政之中原不宜有此惠也

首節　書法也聽國政矣却乃幹如此事既已赫赫巖巖猶自煦煦沾
沾

惠而不知節　猶言小而不大惠非許之也便是不知爲政　爲政字
是虛位政一也有以大體爲者有以小惠爲者政宜大不宜小以小惠
爲而不以大體爲便是不知爲政非以爲政即爲大也

歲十一月節　杠梁與乘輿相照乘輿之濟特相國經行之際斯須而
濟一二杠梁之濟則朝家成擧之利悠久而濟萬衆者也然此意還不
甚重重在十一月十二月上　未字語脈自十一月十二月來夫濟人
而以乘輿豈非以無杠無梁民已病涉之故哉茲而或以十一月成矣
或以十二月成矣商秋之金氣初肅而已發計其褰裳深冬之寒威伊
始而已預防其輿曳其民自未有病涉者何需乎乘輿之濟也

君子平節　君子以位言乃秉鈞當軸之人與聽鄭國之政相照　平
其政行辟人可也不是刱出議論乃自上看出也夫上下有章體貌森
然而相國以其乘輿濟人若無恤乎自褻焉者詎非憫斯民之病涉哉
乃杠梁時成民自未病涉矣可見君子果肯成杠梁均平其政即行而
辟人亦無不可何必以乘輿濟人乎何也國中之水當涉者衆一箇乘
輿焉得人人而濟之吾自有民未病涉之平政在奚以乘輿之濟爲哉
故曰行辟人可也須知行辟句與焉得句不是二層下明上也而焉得

句正與民未病涉相應　平者均齊方正不偏豈當杠梁之類是也行
辟人句本意不在辟人言上人出行還該令人辟已願可令人乘已之
所乘耶此言乘輿濟人之不可也　人人而濟不算兼濟兼濟非平政
不能

故爲政者節　此節從上焉得句看出　爲政字正與前爲政字相應
不足全從爲政生人多故也若乳母只喂一兒何出不足夫濟之者
將以悅之也人人而濟之者將以每人而悅之也此焉猶與其足必非
爲政者矣　每人而悅言一個一個徧行小惠以結其歡心也　日亦
句本意不在論日日固是多的然而人之多更甚于日之多每人而悅
日亦不足于用矣況乎惠之少更甚于日之多每人而悅惠獨能足于

用乎。卽上焉得二字。

君之視章

專讐齊王。自合如此說。若但說君禮臣忠。藥病又不相投矣。　君臣一體相關。自古取喻股肱。益其重也。齊王之待臣下。至昔進而今不知亡。薄甚矣。此章特以危言動之。無非欲其視臣如手足。諫行二節。仍申明首節而已。

首節　視臣如手足。自家便是腹心。視臣如犬馬。自家便是國人。視臣如土芥。自家便是寇讐。故臣之視君如之。是臣之視君。皆其君之自處。作者還自受耳。觀末節本是人君土芥其臣。而曰此之謂寇讐。卽此意也。　此節本意。原在寇讐二字。而以腹心起之。其國人之云。只與民爲

責節之社稷相似。後二項不必平對。言君愈薄。臣亦愈薄。曰寇讐。極言之也。　臣怎做手足。君怎做腹心。只有脉脉真意。便覺痛癢相關。　犬馬不重。輕賤其臣。只說初無尊之戚之之意。祇因機務所在。不得不授之官。職位所在。不得不奠之食。與雇工人一般。如犬不得不豢。馬不得不芻。卽此便是陌路的意思了。又其甚則如賊人怨家。有意凌轢殘害。土賤而芥刈之。

王曰禮爲節　王意在一舊字。訝厚薄之懸殊也。何如。何如視臣也。曰有服。親之也。其去寇讐之意遠矣。舊者猶然親之。矧見今所事之君。而乃讐之乎。　看齊王此言。自是不可易之理。亦是不容已之情。但衰世之臣。鮮不以寇讐報土芥者。故孟子直陳以警齊王。正與易位之說同。非謂人臣果可自處于薄也。　服制不是文具。皆先王緣人情而制之者。

諫行節　諫行二句讓過。說重有故以下應舊君也。下節同。　良臣之心。不比具臣。希恩望寵。彼其一腔生理。能爲生民立命。其視民不見德。不啻痌瘝之在身。故極言敢諫。期于膏澤生靈。凡以民之心爲心而已。玆而諫行矣。言聽矣。膏澤下於民矣。臣以民之心爲心。而君以臣之心爲心。眞如神情訢合。血脉灌注。一手足之視哉。至于有故而去。似宜漸見疎薄。乃舊君不居其薄也云云。　諫行言聽四字。宜合說。逆投順投。靡所不受。法語巽語。靡所不從也。要形容君心訢合無間。如賡歌喜起的意思。　孤臣逆旅。行李蕭然。而今資斧無懷。暴客見窘。曾不念其夙昔

之納誨何如。流澤何如。何以表一時共事之情乎。　不穀涼德。我民薄祜。無由聆嘉猷。濡餘潤矣。倘他國行其諫。聽其言。膏澤下于民乎。猶在吾國也。諫言在耳。膏澤猶新。豈其浩然長往。一去不復還乎。或者不我終棄。惠然肯來。予日望之。　禮字因去字生。臣且去矣。非猶如在國之相須矣。以薄爲道。將必有藐忽之心焉。非禮也。三者皆無有藐忽之意。故曰禮。　三字重。禮意殷勤。有加無已。手足眞愛。寧滅在國之日乎。爲人臣者。自當仍以腹心視之。安得不爲之服。

今也節　搏執極往。遂收。總自去字生來。若曰彼旣望望去矣。心已離。義已絕矣。故令其欲去不得去。去不若不去。去恨不速去。苦之錮之。疾之。至于此極。云爾。前三有禮。亦照此意。不以其去而薄之也。　於此使

不得去于彼使不得晉 發之曰二字如云官聯如在形色猶新而釆邑已削其籍宅里已畀其衆矣非直愛田里也忿疾之極怨毒之深如不能須臾待也 夫害我則寇虐我則讐此則害之切矣虐之深矣即戎首怨敵又何過焉豈復可謂之舊君與寇讐也 上節說如此則爲之服矣此節說寇讐何服之有前擊後應脉脈歸着在此曰何服之有者言宜其視之如寇讐也何也彼自處于寇讐也 末須繳云臣故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無罪章

人但知淫刑之朝不可以處然非必禍追始可引退也 重大夫士民字面如必禍中當身而後去且徙乎則剝膚之近災安救亦必害延同類而後去且徙乎則株連之危機可虞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君仁章

只想仁義是何物便知二莫不意矣 二君字重一了百當也人弟見仁育之功至于覆露萬類義正之效至于肅清寰海而問所從來弟從宸衷之藹然截然者出無待事爲之經紀人爲之推擇也

非禮之禮章

章旨何在要人于剖析真似處認取大人也禮義之道甚尊而其名甚美 使非其義也非其禮也顯畔于禮義之外豈惟大人弗之爲哉苟非無不至之小人誰肯甘爲之者惟是非禮義却是禮義此惟大人虛而能靈洞見禮義之真乃能弗之爲耳于此可以識大人矣

中也章

章旨喫緊在關切本身上 今之爲父兄者其子弟不中不才往往以教之道棄之將謂我自中才無柰子弟之不中不才何耳不知此其不中不才不獨在子弟也夫謂之中且才者正謂其責望不苛化導有方優柔薰陶俟其自化故子弟涵育其中不見其苦欣欣然謂何幸有此賢父兄也斯真可謂中且才耳乃中也棄不中云云安在其爲中且才哉

養以漸棄以驟數教在寬 中也二句須發得養分曉 徐而化之酌而提之如膏雨潤苗苗自發育養也若乃愛之太殷憂之太勤迫而求之不顧其安施者欲急受者憤亂其心雖欲速成其寔終歸于棄耳

故人何重賢字不重樂字言必須能養不賢才能自成其賢而人樂之也其發中節不中而能之乎其誘有術不才而能之乎 涵育于寬柔之教而日以式穀克肖曾不見其苦難不堪何樂如之如萬物在陽和中長養生成自是欣暢 不能以寸言相去甚近用不得寸量也極言其爭不多也

人有不爲章

二有字相照言須有退然不爲處纔有奮然有爲處二者有則俱有脫兎兆自處女若躁擾無不頹弛矣專則直翕則闢不易之理也時說以不爲與有爲相照者非 夫收斂鎮靜勇之蓄也

言人之不善章

須思當如何三字語脉從何而來言人之不善者極力排陷恣口播揚

苟非淺之而無餘加之以已甚其心不以爲快也以我尅薄之甚有不懷憤惋者乎以彼怨毒之深有不思報復者乎當其言之出乎爾也我爲正人固不能禁乎我及其忠之反乎爾也人爲正我亦不能禁乎人其如此後患何哉

仲尼章

仲尼一身渾是太和元氣故雖操履堅白而自可親可就心迹皦潔而實至平至淡絶無亢厲憤激之態此仲尼妙處大抵仲尼所爲不大遠于人情重拂乎世事 高出 [illegible]亦爲世方爲之已甚不知不爲已甚乃所以爲仲尼

大人章

若說言自宜信行自宜果只不可多箇必字還未是夫言有宜信時亦有宜不信時行有宜果時亦有宜不果時如孔子去魯不爲女樂而曰膰肉豈非宜不信耶且遲遲吾行豈非宜不果耶大人只看宜之所何若都無必心宜信則信宜不信則不信宜果則果宜不果則不果坦然立四虛之途恢然趣一般之外此爲大人而已矣 玩惟義所在只是書出箇不必信果的樣子不是又添一層說話而根因全從大人來若彼淺衷自好之人迫狹褊急何足以與于此

大人章

此章孟子意思安在曰要人識大人之心作何狀也如云鈞是人也而或爲大人豈非天下之所望而聚者顧不知其人先識其心彼大人之心果何如其形容哉我想厥初大人亦嘗爲赤子矣當其爲赤子其心若至蠢然及其爲大人其心則至靈矣卻不知至靈全從至蠢中出彼其中醇醇悶悶不識不知渾渾淪淪何思何慮一如嬰兒之未孩此中畛域不立色相不有分明太虛氣象一何恢恢大也可謂赤子一心大人又一心哉 滋味全在赤子

養生章

大字卽從死字生出 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宜何如愛日爲養詎曰細故第庭闈有虔歡可承也哀亦相將順可聚也此其事尚未爲大也惟至送死則音容頓杳劬勞之報焉追幽明永隔終天之痛何極所以寄哀哀之思竭煢煢之力者僅有此一送耳此際此情視養生何啻倍之而不足以當大事哉

君子深造章

異端絶念卽時超超上達吾儒慎獨窮年循循下學豈吾儒惡頓而好漸哉此章發明其故 君子之造道也如掘井必欲及泉直欲與太虛同體吾知其造之深矣夫深造要在得道耳如以絶念之頓教求之似亦卽時有得乃君子則必從事下學博文約禮循循焉以道而深造之豈其惡速而好遲哉良以頓教絶念雖似有得亦強得耳夫惟循循下學久之妄念消融不知不覺而入于道是自然而得也君子不欲強得而欲自得故深造必以道也夫造道有得便了何必欲自得哉蓋強得者亦若存諸中而居之矣待乎感而資之矣應乎用而取之矣然而得

由矯強則落亦虧乏。資亦淺薄。取亦涸竭。非眞能有得者也。夫惟得爲自得。則此道常爲我有。常足以待天下之感。而其出不窮。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一齊俱有。是乃此心眞與太虛同體。故生機融液。外內妙合。可謂眞有得矣。君子之欲自得以此。安得不深造以道哉。 以自字解道字意。又得安深左右字解自字意。不然。頓造驟捷。造何必于以道。並得亦得。得何必于自得哉。 居存諸心也。安常存諸心也。以存諸心者待天下之感。則爲資。以資于中者。應天下之感。則爲取。取之與居之資之爲一類。左右。還就外面說。爲安左右逢原者。言日用之間。不問何處。皆與其所資之原相値。未有感自外來。而理不中出者。此與元氣動。萬物生。金氣肅。萬物斂。相似。初無二機故也。 理之于事。永有資藉。則事之于理。動必投合。 自得以下。文勢注向逢原一邊。外面才算內浹也。

博學章

博學而詳說中下。歸在說上。二說相應。言多說正要少說。 大學求見性而已。性靈一微。萬里無所不貫。此乃見到約處。自能說到約處。如子曰予一以貫之是也。多少簡易。多少徑省。乃君子博學于文。至紛賾至繁浩也。而必于其中一一討論。一一辨析。如此其說之詳者。豈其騖口耳。不知所謂易簡徑省者哉。良以性靈之微。非可襲取。彼詳說其所博學。正欲以此眞積之久。一旦豁然于時。性靈炯炯。一徹盡徹。見到約處。因而說到約處耳。不是一一討論辨析。正要不消一一討論辨析也。然則徒博者固不可。而徑約者亦豈可哉。 詳說形于口吻。說約會于心源。故曰反

以善服人章

爲以善服人者發。世主欲王天下。知力不足服人。而以善服之曰。是足以王矣。不知一有服人之心。人便不服。獨以善養人。乃可服天下耳。彼其以善服者。安能使天下心服哉。天下旣不心服。誰肯以身歸之。其不能王天下必矣。此章前四句。說以善服人不能服天下。末二句。說不能服天下。必不能王天下。廻遮說下。總說以善服人不足王天下。難辭也。 試思善是何物。而乃以之服人。此中凌厲虛憍。生機安在。其實不是善了。尚能使人服之以爲善乎。是故借之以欺世。人將覺其僞矣。挾之以上人。人將惡其矜矣。養人云者。非必有意與天下同歸于善。只是事

從生機中流出。便自油油藹藹。爲長育人群的意思。如此纔是眞善。纔能使天下咸服。看來二人不同。只在分合之間。 心字不問以善養人之服。其服出于中心之願。夫是之謂心服。以善服人。雖或有佯服之者。非心服也。

言無實章

出其言不善。人皆謂之不祥矣。然空談未必有實害也。卽有之。亦單詞招尤。片語買成。豈至爲宗社生靈之憂者。非實不祥也。惟夫讒諂蔽明。邪曲害正。違賢者而俾之不通。則蠱惑其君。空虛其國。將令天下之事。大壞極弊而不可復爲。眞可謂凶之兆。禍之家矣。謂之曰不祥。豈虛哉。

徐子曰

此章論孔子取水則當重原泉一節論孟子本意則當重聲聞二句果孰重乎曰孟子借孔子之言藥徐子之病雖原泉一節亦歸在聲聞二句上還重聲聞二句爲是　盈科後進與下溝澮皆盈是章旨最吃緊處漸進正是有本之驗而所以能放海處驟盈正是無本之驗而所以可立涸處　論水落脚在放海立涸上水之可取與否分矣　兩樣水在人作何狀如同一清也伯夷出于真心故餓而逃國既而避紂終而餓于首陽其清可常繼放海之清也好名者出于僞爲故千乘之讓溝澮盈矣簞豆見色何涸之速也

徐子節　偶思中庸不息不測總是一箇機緘以无妄爲根皆生機也亦皆靈機也生機雖欲息得乎靈機雖欲測能乎乃川流之綿遠活潑此機尤爲躍如故孔子三致思焉　兩箇水哉正是亟稱稱咨揚也取在稱前一步心取之故口稱之

原泉節　惟其爲原泉則前者方出後者遂繼後復繼後相催相推而爲湧出之泉混混如也但見晝復夜夜復晝流行如斯而未或止息若有止息恰似拋晝夜而去矣　惟其不舍晝夜也故雖其進循循若不見其驟盈乃其究則放乎四海蓋既無止息之時自有會歸之極也自原泉至四海總說原泉無時而涸悠也久也惟悠故久未有放海之水不出于盈科之水者　如是是字指混混以下是之是字緊接此是字言有本者有如許好處取之取此好處也　如是雖指混混三句而歸重在放海上統有宗會有元隱然真脩之符而久徵之泉也　故深有

當乎心而取之

苟爲節　集乃各處水輳合而來與原泉一脈從中流出者不同　溝澮與科相照溝澮皆盈無待乎科之盈矣一何不徐盈之甚也　溝澮皆盈借比假聖賢虛而爲盈涸可立待借比旋露體氣辨乎有恒聲聞過情尚在虛而爲盈之後一步乃虛而爲盈的樣子非直以聲聞過情比溝澮皆盈恥非恥其名之不繼恥其以立涸之操行竊驟盈之虛聲神明不自安也情者意念之萌動處情動則神覺不能自欺者也聲聞過此能無媿乎心乎　實如形名如影虛名不繼處便是實行不繼處實行不繼處便是本心抱歉處如之何無恥恥還是自恥既恥則必不矯飾以干名矣

人之所以異章

此章本意在論舜往大處說乎往微處說乎曰往微處說也言舜之所以宗千古者即人之所異禽獸者也幾乎希乎所係豈其微哉

首節　首句本旨在尊幾希恐人之忽其微也　天地之性人爲貴其異于禽獸尚矣乃其所以異者豈其懸絕夫人物同出于太虛其真性一也但太虛中千變萬化或通或塞或純或駁惟人得秀而靈一搦惺然異乎禽獸之蠢然幾希焉耳矣舜亦曰道心惟微　下禽獸字便知幾希是靈機庶民二句不平言只有君子能存　君子存之不是稱道君子仍是箇危哉微哉之意夫均是人而爲君子所謂人而帝人而王人而賢聖者也乃其所以爲君子豈其徑庭之殊絕霄壤之懸隔哉第

在存此幾希不若庶民之去云爾乃今知舜帝爲王爲聖爲賢僅僅與乃獸乃禽者異豈非至微而至危者哉　庶民蚩蚩不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所以去此幾希君子惺惺獨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所以有此幾希其究則蚩蚩便是去惺惺便是存存之無他戒慎恐懼不令一物昏塞其靈機而已

舜明節　堯天也無得而名焉而危微精一發明道術自虞廷之十六字始詳故不言堯而言舜明察俱承幾希當就性靈論之須得揄揚口氣明物而曰庶靈機一何其洞邃人倫而曰察靈機又何其淵深明哲煌煌旁燭無礙舜其大智也與　舜之明揆可叙門可賓山可封川可游乃至璇璣玉衡妙合度數物理雖芸芸乎庶哉無不先明諸心矣

舜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閒皆人世變局而舜一一善處曲當其可反經合道蒙難爲親爲千古人倫之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故曰察也　須知此節仁義是見成的明察是才說破的見幾希足以盡舜也夫舜叙揆徽典立萬古人物之宗人知其無行而非仁義矣乃其仁其義盡在明物察倫之中舜特由之以行耳非有行仁義之心也孰謂幾希不足以盡舜哉舜曰道心惟微此之謂也　由仁義二句不重舜能安行只要見其從明察中出耳　非行仁義若只說不是勉而行之却與章肯何干須說存幾希上爲是

禹惡章

此章仍自幾希二字來幾希非他心之惺然處便是而此惺然之心不患無見而患有見如見旨酒之悅吾口則不見其可惡矣見善言之逆于耳則不見其可好矣見中之無方則不見其可執矣見賢之有方則不見其可立矣見民之無傷則不見其有傷矣見道之有見則不見其未見矣見邇則不見其不可泄矣見遠則不見其不可忘矣見慎重則不見果銳矣見果銳又不見慎重矣夫惟聖人甘若苦苦若甘員若方方若員無若有有若無邇若遠遠若邇持重若處女迅速又若脫兎蓋聖心至虛絕不從甘苦方員有無遠邇出入上起見以故靈妙員融毫無滯塞一如其惺然之初無見故無不見也孰非存此幾希者哉　語下六言六蔽都因明處受牿此章俱說聖心玲瓏此明却無彼牿即大舜明察一脉幾希所以存也

禹惡節　味好惡二字語意相形串下旨酒之旨其初亦幾希中之生機也但流而不節將必有湯我幾希者故人以爲甘禹以爲苦所以節其流反其初也至于善言逆耳似不若旨酒之旨哉而苦于口利于行幾希且賴以存焉禹固心醉之神酣之能不移其好旨酒者好之耶

湯執中節　無方與執字相照執也而却無方即湯之心如轉圜而能存幾希處　中無方然以無方之心求之或且渙而不屬而中道將不爲我有而湯則執之如車有轂如戶有樞然後旋轉闔闢惟其所運而無方之妙出焉此之謂善用中

文王節　知文王民安道見的源頭便知如傷未見之心蓋文王之心之安非以响濡之恩安之也太虛中自有之生機也文王之道之見非

以推測之識見之也太虛中自有之靈機也生機靈機自太虛而來則雖民歌孔邇道隆皇天而蒸然常流洞然常空豈有自謂已安已見之心哉

武王節　人情邇者易起敬畏邇則泄之邇者自相親密遠則忘之此皆從遠邇上起見非人心幾希之初也人心幾希之初常常收攝何處可泄御常常周流何處可遺忘故武王無遠無近視之如一奚泄與忘之有

周公節　四事只是一事幾希而已　其有不合即四事中之文爲制度不合也如文質忠質丑子之類亦只是發揮四事玩其字文勢不在四事外當如語上所損益例　未得直恁麼慎重既得直恁麼果決公

之心一何靈妙無少滯塞若是其能存幾希與禹惡旨酒云云一也即此是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處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既有不合謂宜自我速改日可見之行矣何事仰思之深至于夜以繼日爲易曰革言三就有孚變革之際其重如此公蓋熟思精研期與古今時宜事變毫法無疑而後即安　幸而二字是聖人心裏事當其思之思之悉惟恐弗得也一旦得之其幸可知得之于夜得之也此時似可暫即宴息而又坐以待旦恨不即見之行事汲汲皇皇寔有不能須臾待者悉惟恐一念而躁則行者未必是一念而弛則是者未必行幾希一脈誰爲存之其如兼三王以施四事之心何

王者之迹章

孔子作春秋與生平刪述著書不同乃繼天立極以存幾希眞與禹湯文武在御的一般故自謂義出獨斷且曰丘有罪焉隱然繼承曆數據當萬世事業矣若但著書明道何罪之有看來孔子即位在平王四十九年自是億萬無極矣　開口便出王者二字見春秋所載即王者之迹也其下言厥初春秋只與晉書楚書一般則其事其文何以異于列國乃其義于却曰自取方知千聖之所未有丘以獨智開之是丘即王者春秋即王者之迹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中句當踐迹不得直須晉明出地幾希含此奚關

王者節　詩亡是要緊語不是帶及　言春秋之作不是小可王者之迹乃天子之行事而皆于詩寄之如朝廷燕享則歌小雅公卿獻納則

歌大雅一自王迹既熄雅詩始亡詩亡而春秋始作焉大哉春秋乎衮鉞並懸誅賞有赫禹湯文武之迹尚千世而爲烈其即清朝式燕重賡好我之章宸衷納言更賦在天之什者乎雖謂刪之後有詩轍之東有王可也

晉之節　此下二節一問一答明春秋所以存王迹之意乘檮杌對詩看經史之分　厥初僅如董狐倚相之著述耳可與鹿鳴天保文王大明諸章同日道哉

其事節　此節不但說能存王迹還要說能存幾希方合章旨　三其字相應言其事雖桓文其文雖史其義則裁自聖心豈復衷年首事之舊已哉繼雅存王良有以也　曰桓文言原非王者之事曰史見非雅

詩之文乃魯春秋之舊耳至于大義則聖心獨斷豈復舊史可同義者即其事與文而斷之　丘字與王者字相應　春秋之意出自孔子則春秋始為王者之迹矣孔子即王者故也取義把義取在我手也取向何處取自聖心幾希中取之　取而曰丘正應作字不然則亦述者之明而已何以謂之聖作

君子之澤章

既說君子又說小人不可閒閒看過若曰世間不論何項之人其澤皆非五世不斬況大聖人乎其下遂說以故予雖未得為孔子徒而聖澤在人得私淑焉靈性常存心心相印則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未及五世而斬故也然則素王幾希之統意在茲乎

首節　道外無澤而澤與道亦未可以概論也道乃幾希一脈長流宇宙之間寧復可以世計澤則日居月諸閱歷未遠風流雨化意態如新蓋汪濊猶普乎滲漏津涯可把其涓滴所謂口澤手澤是也此澤無論乎顯遂之君子幽潛之小人皆須五世方斬不然未也　小人雖無君子之位而亦有君子之德則其懿行嘉言流風餘韻足以沾溉我後人涵濡我來學者當亦無異乎君子矣

予未得節　私淑諸人須從人字歸着在澤字上非人之力而澤之力也　言與得為孔子徒一般

可以取章

此章見取與生死之際必須灼見其可而後可以自決苟涉狐疑不惟貪冒者不宜決即慷慨者亦不宜決　借傷廉引起傷惠傷勇見其用歸于傷或好不獨愈也　傷廉易見傷惠傷勇難知只自源頭求之自見夫吝與者傷惠與非吝也怯死者傷勇死非怯也而亦曰傷者云何夫人心種種眾善其原蓋從生机來生机中之湛然瑩徹處曰廉藹然慈愛處曰惠浩然發強處曰勇彼傷廉云者豈直以其貪非有所不潔哉兩可而冒取之私意也非生机也即非其湛然瑩澈者也故曰傷也乃兩可而冒與且死獨非私意乎哉纔有私意即害生机害其生机即害其藹然慈愛浩然發強者猶之乎吝與怯矣不其與可以取可以無取而取者同歸于傷乎哉

逢蒙章

逢蒙節　首四句極言蒙惡何遽言蒙之不道極矣論者宜專罪之矣乃孟子并罪羿夫蓋道相傳乃受操戈之報假令他無可罪直言之可也而必曰宜若云能之意蓋曰薄乎云云　孺子能取端人而羿取不端之蒙有取死之道即此是羿亦有罪處若以蒙負為羿之罪罪且浮于蒙矣何薄之有

鄭人節　死而生之生而死之泰君命而曲全之還已私而反射之師再傳而不忍害之身及門而終殺之相去不亦遠哉　無鐘鼓曰侵出不意攻無備也衛人有備孺子潛師宵遁故不曰戰而曰追曲在鄭矣況有君之使乎　臨敵被病自分必死而一閒庾斯即害更生既而盡如所料則惟能取端人如尹公耳向令羿之取友亦如孺子蒙即不端

何由盡其道而殺之乎看來全章只尹公之他端人一句要緊正是犢子取友之慎而羿不能如處 今日對昔日言言昔日之恩小人餓不敢忘但今日之事非小人之事云云 雖然以下與鄭人二句應若曰以諡報命于君云耳

西子章

曰掩鼻見虛負西子也曰祀帝見不顯惡人也本意若曰雖有宿美未免爲衆惡之人善可自恃乎哉雖有舊惡自足爲格天之人惡可自棄乎哉 舊說如此自是愚意自謂形迹好醜不足憑也今看真實污潔何如真有穢惡則形迹雖美不免重取乎賤惡真能潔雪則形迹雖醜自足對越乎神明既其貌不既其實非真術矣私識之

天下之言性章

首節言普天下人言性皆當以故之利言之次節言智者亦天下中之一人耳顧獨鑿言夫性而不以故之利者言性故可惡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與天下皆以故之利言性則其智亦大又何惡乎智乎且智者鑿言夫性而不以故之利言性何也毋乃高視夫性遠視夫性耶試思性之高何如天之高性之遠何如星辰之遠彼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且可坐致夫千歲之日至此無他天無爲星辰亦無爲其故皆故之利者故也性即高遠不越寸心乃不可以故之利言也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要知次節只是附和上節謂天下當以故之利言性而言性當以故之利所以然處至末節方見分曉天高星遠千歲字而正是說得分曉處通章就言性說不必別求次節行字只是若禹之行所無事說去非上論言此論行也

天下之言性節 人生而有本然之心其名曰性言性無他言其所本然也第可見則可言本然初無可見其何從而言之惟是性之本然必發爲故之已然已然可見天下亦言其可見者而已然而性之本然雖發爲故之已然乃故之已然不盡出于性之本然獨有故之自然是爲性之本然也然則天下之言性也亦惟以故之自然爲性之本然可也詎可槩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乎哉 性總是箇生機言性却言箇什麼言性之本體原是何等樣如醫家言參朮之性原是何等樣硝黃之性原是何等樣以故言性非獨以性不可見不得已而借用徵體

也性非偏枯之物一切發動有成迹可見處如有意有情有視有聽有持有行有言語有政事都是性體流行活潑的去處體用顯微妙合無兩即此言性便可窮其蘊與鑿其中藏毫無滲漏矣而已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曰天下曰而已極言故外無性也 曰故而已見不必索之于未發令其恍惚無憑也 故發乎外抑末爾未可槩以爲本也只有自然而發絕無矯強者此其發外之末才是由中之本耳本即性也豈凡故皆可以言性哉此句且只就故論之言故而利者才是本性言外見以故言性當專以故而利者言之

所惡于智者 此節要與首節相關鑿與利正相反言性不順其自然也不順性之自然則害性之本然故可惡也如智者之言性順其自然

若禹之行水順其自然是實得乎性之本然而智亦若禹之大也又何
惡焉　言如乎性因乎性所自有鑿則言逞乎智設乎性所本無矣譬
如墻上穿窬言如其性不以巳之智與之與自巳不曾言一般正如行
因乎水不以巳之智與之與自巳不曾行一般故曰亦行其所無事行
與行相照若曰言性着不得自家私智　二其字最要緊總不要巳有
事也問何謂巳有事以巳之智言性行水是也　其指禹與水相照因
乎水之道而巳不與即疏瀹決排皆水之事非禹之事是其行水在他
無事處行也智者亦行之行與上節言字相照文法與天下之不助苗
長同言智者言性若亦如禹之行所無事斯眞能以故之利言性者也
則洞見性眞與太虛同體之初合智亦大矣又何惡焉如禹要狀出以

故之利言性的眞形容也若曰利者順泒之象也

天之高節　且智者之鑿而言性何也彼蓋曰性藏于內其理甚精故
發乎外則粗矣即故之利者何足以言性也却不知外與內無二體精
與粗無二機且高遠如天則其一陽潛動于內宜何如其難知者然而
苟求其故千歲皆可坐致外之粗處即其內之精處况性在人心非高
非遠而謂外之粗不足以盡其內之精哉柰何不以故之利言性而必
鑿之爲也　天字與性字相照星辰只在天中不可與天平對必言星辰
者天行之往來顯于星辰之次舍如春而斗柄東指之類　日至只是
陽氣初動陽氣在宇宙性靈在人心一也其機緘都在裡面　微陽之
至似乎渺茫莫測然而外面運行處如一線增長葭管飛灰其迹彰彰
令測晷推歲者皆得見之即千歲豈難知哉此乃由外徵內不是因往
知來

公行子章

君側小人同朝共趨風偃波靡殆不復知有朝廷孟子即不奉君命詎
不能此然獨立者而驩慚沮出聲毋容憤疾于時援據禮制徐出一言
曉解蓋陽以綴辭平貴重者之氣陰以法言愧趨炎者之心不與言而
亦不與之爭其與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之說死相符合所謂方而若員
溫而自栗者也斯眞君子遠小人之法程哉

公行子二節　公行朝臣也有子之喪大事也此必爲朝貴之所集君
子于是乎觀禮矣　此節全要識書法形容當日右師尊重如畫不書

名而書右師彼之爲衆所重非以其人以其勢也往吊書入門書一往
一入有多少尊重若曰貴人至矣以故同朝共吊之臣屬目注意盡在
右師或當先而延接或輕身而趨承無不亟欲接謦欬致款曲以爲
重而獨一孟子不少假借彼小人安得不觖望而出聲乎　右師甫入
門耳于時尚未有位也而巳進與之言其汲汲延接之意可想其他爭
不到手者又就右師而與之言及其汲汲延接之意與進而與言者一
也

孟子聞之節　此際最難置對他人非遜辭曲解則忿氣相加耳孟子
都不墮此兩路而所答特出意表正正堂堂據禮正言又非詭辯求脫
者蓋君子之言如此眞孔氏家法也　是時諸人不復知朝廷故孟子

云云然却渾渾融融只如尋常解說所以爲妙 何以曰朝廷君命在也
何以知君命在一家之喪朝廷豈遂罪衆卿各以其私弔孟子亦不偕
右師往矣 宸極尊嚴之地而人臣紛紛交錯伸其私欵何以明國意
肅官常歷位踰階豈禮也哉禮所以爲敬正與簡相反以敬爲簡豈不
怪異與論語事君盡禮諂意相似
君子之所以異章
此章先要認得存心二字分曉存心者仁禮長在心裡絕無忘時註以
不忘解之是也仁者愛人四句只是引起下文有人于此三節言任他
如何橫逆心裏只有仁禮正是以仁禮存心處乃仁禮存心之所以然
則以我之人與舜之人原無兩樣亦可法天下傳後世而一二橫逆曾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六十

不能化未免爲鄉人之等夷以故殷憂在念必如舜而後已由是一朝
之患化于終身之憂我之人如乎舜之人而君子果異于人矣茲非其
所以者哉看來一章歸着處全在舜人也數語章旨到此盡情透露無
可置疑 自反三節是君子苦心末節是君子本心三自反只因認得
人字分曉
君子六節 以其存心句要看箇其字存心者日夕在念不能去心也
他人亦有存心君子之與人異則以君子的存心處與他人之存心異
耳他人皆有秉彝寧無一念之善乃其日夕在念不能去心者惟是校
彼我計屈伸責報于人已爾君子則知真性在我原自藹藹有仁肅肅
有禮彼其日夕在念不能去心惟此之以耳 以仁禮存心不是心下

常記仁禮只是滿腔冲和一掬惺存常有藹藹肅肅的意思與春和秋
肅相似仁禮愛敬界限要明仁如春和愛人則如春和之煦育萬物禮
如秋肅敬人則如秋肅之凝結萬物 二以字要分曉上言異人以存
心下言存心以仁禮仁禮具于已性也愛敬加于人情也問若說以愛
敬人存心可乎曰不可君子存心只要完我真性真性者仁禮也若以
愛敬人存心便似有徇人意矣此內外之辨毫釐之差也 仁者愛人
二節不可只作過文遞遞看過蓋謂仁禮二字存于已必施于人施于
人必報于已自是人我合爲一體無少間隔的道理縱有橫逆卽爲間
隔所以此下三節自反殆無已時若曰仁禮中之愛敬人恒愛敬而橫
逆一再至我之不仁無禮不忠必矣又若曰仁禮中之愛敬人恒愛敬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三　六十一

而若人橫逆于自反而忠之後豈其獨好凌人特其真心絕滅無存以
故觸之不覺感之不通云耳不然何愛人恒愛敬人恒敬之理至此頓
失其恒也看來有人于此三節全從仁者愛人二節生來 物直則順
橫則逆人或惡我慢我不順吾意如物之橫而逆也 自反不是空自
反自反如此其必自修可知 三自反全要與他人相比他人至此定
是尤人君子到底惟知反已此所以與人異 此物句足我必二句意
也言若非我之不仁無禮此橫逆之物如何該來耶今既來矣是必我
之不仁無禮有宜致其來者矣 此物句正與恒愛恒敬挽轉相應言
我果有仁有禮則恒愛宜耳恒敬宜耳奚宜有此物之至哉 妄對真
言 此亦妄人句不是鄙薄其人乃原情而恕之與赤子匍匐入井之

說同。 夫世安有計較禽獸而爲其所難者。且如狗之吠人。人怪他否。因横逆而心懷不平。多少患苦。是爲其所難也。 若一再自反還不是存。不存何以曰終身。

是故君子節 此節乃三自反之根。憂者。愁我之無仁禮。患者。愁人之有横逆。由君子自反無已。到底不一。尤人者觀之。乃知論君子憂已之無仁禮。則無時不然。即至終身之久。由是若論君子患人之有横逆。則無時而然。即一朝之暫絕無耳。如此說。方得是故二字分曉。要知終身一朝字面。最逼言語。憂則有終身。語患且無一朝。衹是憂。總無患也。緣憂與患不兩立。患者衆憂之間而竊發者也。憂則終身。則其憂無一朝之間矣。又安有一朝之患乎。乃若句與若夫句相呼應。 我與舜一樣

是人藹藹肅肅之生機。無聖凡也。 自古處横逆之極者。無如舜。究也頑以若敖以格。負固以服。以此感動天下。罔不從欲以治。至于今。而頌大舜。好生溫恭之德不衰。後有作者。弗可及矣。而要惟完其與我同之人而已。鄉字與天下後世字相照。同一人。而大小懸殊矣。 舜爲法二句。不重舜之卓絕。見人之體段。原若此。其大人皆可到。 人之體段直合天下後世爲一人。而我猶計彼已。較屈伸。不能感化横逆。則雖一生砥礪。凡近未脫。做個鄉里常人。失其所以爲人矣。失其所以爲人。則身于何安。命于何立。切已之深病。豈不真可憂哉。 如舜只要完自己之人。如舜而已。言其所獨不小。舜法天下。彼亦欲法天下。舜傳後世。彼亦欲傳後世。直至與舜相如方了。此豈朝夕之故。歲月之間。所可適覩厥

成者。一息自寬。瞠乎後矣。安得不憂以終身哉。 是則句。文勢似喚下若夫句。 横逆自外來。非若仁禮與生俱生。終身常在者也。或一朝暫至焉耳。君子之心。終身全是自家怨艾。即有暫至之横逆。若見以爲可患。而以終身之憂。當之此念自銷。鎔無餘矣。非堅忍之也。如有二句正從非仁二句來。才有患心。便是爲非仁行非禮矣。 如有二字。從無一朝之患無字來。有一朝之患。而君子不患。是以不患。成其無患。有亦無也。故曰無一朝之患也。

禹稷章

聖賢通天下爲一身。宜無弗皇皇于救世。乃禹稷之當平世也。三過不入。獨能若是其急。而顔子之當亂世。則陋巷簞瓢。不改其樂。優哉游哉。

殊不似禹稷之急矣。而孔子曰。賢哉回也。亦以賢禹稷若賢之。其說云何。蓋聖賢之心。其虛中無所執着者同。心之同。道之同也。而禹稷獨若是急者。則以視天下之饑溺由己饑之溺之故耳。此無他。世平而身出。則有天下之責。世亂而身隱。則無天下之責。其他使之然也。假令各易其地。則禹稷亦自不急。而顔子獨不能若是急乎。且如披髮纓冠之救之急。在同室則可。在鄉鄰則不可。彼亦各隨其地也。而顔子之地。詎可如禹稷之急乎。則信乎虛中無着之心。聖賢共之。而禹稷果與顔回同道矣。同道則同賢。孔子獨私一顔子哉。

首二節 居於陋巷三句。只見他隱居家食。未嘗居若廊而鼎食。乃深藏不出之意。與論語重貧之意不同。 門巷相照。一則全不顧家。一則

全不出家蓋禹稷天下爲家故有同室之喻顏子深居窮巷即閉戶之意此孟子吃緊切當處

禹稷節　此發兩賢之意道以心言虛中觀變無所倚著之心一也

禹思天下節　二已字重血脈自平世來生當平世故以已爲司空而正天下之責在已矣天下之責在已而有溺有饑安得無已溺已饑之思雖欲不如是其急如已何若顏子可復爾乎二由已不重切于救民責已故也　急自已生自做切身之事安得不急

易地節　藉令禹稷居顏子之地則無已饑已溺之思而不若是急矣使顏子居禹稷之地乎亦必由已溺之由已饑之能不若是其急乎何也彼其用則行舍則藏原無罣礙必隱之意芥蒂于胸中地既易矣

又何爲其不然也宜重顏子一邊正替顏子分疏非論禹稷

末二節　前以易地皆然明同道此又以二節明易地皆然　試思同室鄉鄰可不謂之地乎于此關在同室于彼關在鄉鄰不可謂之易地乎乃披髮往救之心極爲迫切而閉戶不救之心殊自安閒此凡家居里處之人無不能皆然者而謂禹稷顏回不能皆然乎哉　閉戶非恝他家事不好管恐惹是非顏子意正如此皆尸祝不代庖之意問孔子何以皇皇曰天生素王又是天下萬世的當家人孔顏各有分則各自了然故顏潛孔見禹稷惕若何可強而同哉

匡章章

問曰通國皆稱不孝則始終就孝上評論爲是泛言衆惡必察者未切

通章全重爲得罪數句

世俗節　世俗字重看聖賢析理精微蓋有充類至盡而謂之不孝者若世俗所謂不孝此乃鄉曲所不齒庸衆且共非非復有隱微不白之情可矜而救矣　其一懷宴安鈌就養有逸心矣然猶未有非心也其二樂嬉戲躭湎沉有非心矣然猶未有私心也其三昵床第忘庭闈有私心矣然猶未有悖心也甚且以悖心隳其家世而詬厲難磨是又爲父母戮也又寧止失父母之養乎又甚且以兇心忘其身親殃咎莫解是又令父母危也寧止爲父母之戮乎　第二不孝只是不欲勞心而下洪飲酒自享佚逸與從耳目之欲者不同蓋營精本業以供甘旨則心不自在故也　親之愛子甚于自愛子也一朝之忿禍在叵測親宜

何如其慄慄危孰甚焉　五不孝總是不念其親以漸而大皆明即匡章顯棄名教即世俗共擯之章子則從好路上差耳然亦非小失也乃章子又能深自引咎情實可矜

夫章子節　要看箇善字五不孝皆惡也乃章子之父子不相遇則以責善之故耳誠不能聚順克諧而其初亦思諭親以道幹父之蠱比之悖心兇性至令世俗莫齒者亦自不可同日語矣

賊恩節　此節見孟子心氣平處言章子之不得于父誠與世俗不同然此責善一節亦非小失子豈能曲爲之諱但章子云云振起下節也

末節　此節語脉自上節來章子亦知責善爲賊恩之大故不能爲心之甚而痛自摧殘至于此極　痛自刻責至于妻子生離無復生人之

樂室家之歡至苦矣孟子哀而不絕全在此其設心管至罪之大者設心者舊無此心而一旦起意也　爲鰥爲獨曾無一好合之人一何苦也此生此世竟無一歡樂之日又何久也　罪之大之罪此與得罪之罪相應言背已得罪而此更大也　父兮生我將終身之養以之與我之待養于妻子一也我業已得罪于父不獲率妻子以養此其罪已百口莫贖環世莫容矣如有不如是出屏妻子而偃然安其中饗享其甘肯此其罪不滋大乎　末句重是字已字正是憐之之意言章子爲人只如是而止自是而外非復他可訾議別可指斥如世俗不類之行也雖則冒不韙被惡聲乎其情自可原而其意良足悲矣　章子戀慕其父求養之而不可得正與世俗不孝全不念其父母者相反

武城章

武城節　寇至不同戚寇退不負媿往返自如其視武城之難若無與吾事者　忠且敬待之眞懇而且嚴重也不分內外殆于近于也不可者謂其不宜相負也　沈猶有負芻之禍蓋即沈猶行家事也行在弟子列而引以與武城相方蓋即以弟子視武城之大夫矣末節師也本此　未有與言七十人曾無一人與者況先生乎　書意在從先生三字若謂談經講藝之侶非披堅執銳之夫先生以道重而從者以先生重也

子思居於衛節　此節句句須要扯上節子思居于衛猶曾子之武城居衛而有齊寇猶曾子之越寇也則或曰寇至盍去亦猶或者之爲曾子慮耳乃子思薪木不淵其念墻屋不入其心而曰伋去君誰與守若謂君之國君守之君之守伋與之分不容委厎然軫主憂臣辱之懷義無所逃奮然決見危授命之志是何大節不可奪之曾子曾未有與于其從明哲保身之子思更必欲與于其君豈曾子子思各自爲一道耶語意全在箇君字　守守國也　子思事曾子親見其行事又非顏子禹稷異世比身任其事非武城故事

曾子子思同節　或去或不去迹不同矣然其去也曷嘗有心于必去其不去也曷嘗有心于必留要以虛中觀變無所倚着一也　師字臣字俱是上文味出沈猶行之言曰從先生者七十人是聚徒也既曰聚徒其爲師可知子思之言曰君誰與守是急君也既曰急君其爲臣可

知師如父兄誼可死子弟之難臣則卑微自當分君上之憂　如使曾子專執全身之爲是即易師之地而臣不復能效死矣子思專執殉君之爲是即易臣之地而師不復能遠引矣安能易地皆然乎易地皆然者其心皆不執一故也道之同也　問道同之寔際何如曰道以心言虛中之心須合未來見在既往三項論之纔得親切痛快方其未來則無感無應如鏡之虛無人然當其見在則隨感隨應如鏡之虛無人然若說應時則有應後則無却及其既往則隨應隨化如鏡之虛無人然若說應時則有應後則無却如鏡之受照時其中眞有個人在了非識心體者矣看孟子解同道兩下都用易地皆然是其善描寫處假令成心留于胸中即易地能易心乎

儕子章

吃緊在人字。王之使人相瞯。瞯我之異于人也。既曰人矣。如何可異。豈人爲人。我獨非人也耶。卽堯舜且與人同。堯舜亦人故也。要思果字語脈。從何而來。蓋王見夫子。其氣浩。其辨雄。其行高。其望重。宜若異于人者。而瞯人之本來面目。難虛寂不可揜。以故使人特地窺瞯。果有以異于人否。二以字相應。何以異言。雖欲異人。將何所以。

齊人章

乞人未必有妻。安得有妾。分明描寫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當日求富貴利達者。自詡得之之時。莫如其光榮而不念求之之時。莫如其詬辱。故特假行乞一段。曲盡其情態。而末節只用數語。歸着在今人身上。全

章妻妾字重。人而至于妻妾羞以爲夫。其詬辱極矣。　問所與二句。驕妻妾也。驕其句言猶然驕也。此首尾相擊應處。乃揶揄之辭。　起而不蚤。則良人與我遠。而我迷矣。雖欲瞯其所之。無從也。蚤起而不施從。則我又與良人近。而良人覺矣。雖欲瞯其所之。而亦無從也。要得遠之不可。近之不可。意當其饜足之後。多少誇詡。乃究其所以饜足。則苟賤無行之尤。至不可令妻妾見。猶自揚揚驕人耶。　所與飲食。非特與之。乃相與交親。燕樂共醉飽者。偏中國。不止非富貴者。立談。非與飲食之款客。此其句與問所與句相照。向每謂既醉既飽。盡富貴之與偕。至此而知道乃出此矣。所爲寂語飾說。以紿兩婦者。盡得其行徑矣。　君子字。不必甚重。如今弄桶劇戲者。自高處瞯之。則畢露矣。　前節。只把乞人

情狀備細形容一場。到次節。更無一語說今人如何求富貴利達。而但云由君子云云。若曰要見求榮的醜態。齊人便是樣子。可謂至誚至無行矣。文字多少輕活警策。

下孟十三卷終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四

古鄮王國翊夏器甫著

萬章上篇

萬章章

此章始終要借恒情相形總見聖人之大孝不可以恒情論也首節孟子開口以怨爲慕便是與恒情迥異萬章第二問正以恒情論之亦猶長息之見耳豈知子職易供子心難盡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大舜無盡之心也惟有此無盡之心以故極生人之榮遇而如窮人無所歸曾莫解其不順父母之憂矣其下人欲字凡五出正是恒情乃極論其憂親之心迥異恒情也憂親之心與恒情迥異處便是慕親之心與

恒情迥異處慕以終身舜孝於斯爲大矣又何疑於舜之怨乎末二節若曰舜之慕親超出恒情萬萬子奈何以恒情律之丶第一問即涵疑其怨意第一答則言號泣乃以怨爲慕第二問置却慕字不論明言舜不合怨第二答借論公明高發號泣是以怨爲慕其情悲故曰怨其愛篤故曰慕分析不破怨即慕也帝使以下三節則言因此以怨爲慕遂爾深憂無解負絶世情爲萬萬孝就大爲而要自號泣之怨來是此怨如仙家苦行愈積愈佳又奚以怨爲疑哉

舜往於田節　號泣便是悲惋之意其爲怨自不待言章之問疑其怨也故孟子特出慕字解之以怨爲慕此孟子深知舜之心處丶怨慕二字串下怨正是慕親若恝然是忘之矣言不得乎親不忍忘也中心悲怨有戀戀然係心於親者于田號泣爲此故耳　此怨不是忿恨乃情有激而鬱結悲惋之意

父母愛之節　章只是因上怨字致疑原非疑其當怨已不當怨親孟子只說怨正是孝亦非辨其怨已非怨親　人生本乎父母一脉流通無間真慈於我藹如歡樂可知中藏歡樂則戚念不去心欲忘其愛能乎丶　是非爾所知即項則吾不知來言此原非爾所能知　恒情以勞而不怨爲孝爾則知之乃大聖人之用心歷衷所思彼其明發之苦思瞻依之深情比居常致樂承歡倍爲肫切有不必不然者豈爾所能窺測是與爾相應　恝上有若是字分明直有所指豈是泛論孝心蓋長息之問正如萬章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云耳

乃公明高則以爲凡人子視父母之惡如父母之愛視不怨之勞如不忘之喜此乃庭闈時愉時拂人子承順之常至於舜之於田父母方焚之揜之無日不欲殺之是何如變故借令視惡如愛視勞如喜一以承順之常處之斯爲恬不關情漠不動念一何恝也曾謂孝子之心而若是其恝耶小弁章公孫丑但知不可磯不孝不知愈疏亦不孝正與萬章言同此處雖說長息實說萬章　子職者人子分内之常事共與君令臣共之共同有勤謹意爲做也共爲子職者勤謹而做分内之常事也與子心相照夫人子之孝全在根心之深愛肫切不能自已若是竭力躬耕不過勤謹而做分内之常事曾是以爲孝乎　今父母不我愛在我者果何如哉當不知有多少虧缺處矣杜子美所謂深悲極怨也

帝使節　畎畝之中四字不閒矣以孜孜耕稼之夫蕭蕭草野之吪而
帝於琛果朝貢紛集百物羅列此生人非常之寵遇曠古無二之遭逢
也看帝堯此時便不以人臣待舜矣匹夫所在輒成都邑此如辰居星
拱鳳鳴鳥從莫知所以然者亦已識帝王之有眞卜曆數之攸屬矣
將字正喚遷字胥則遷之漸薦於天暴於民與之共理天下因以大
物授之此則符命已定禪受已明雖元后未陟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必矣　如窮人句狀其憂之甚也只因慾情如我竭力數句遂視如此
榮遇只如窮人此節起下節下節又起大孝也　世上窮人無歸便號
泣旻天舜謂不順乎親不可爲子若人世無可置其身處與無歸之窮
人何異能不號泣於旻天乎

天下節　舜之如窮人無所歸誠憂之也誠爲不順於父母而憂之也
　天下節須知皆帝使節所有天下之士多就即天下之士悅之也不
悅何以就乎帝使二女事舜即妻帝之二女也胥天下而遷之即富有
天下貴爲天子也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即人悅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只是細細鼓歇一番咏歎舜之至情
超出恒情以起末節須知許多人欲字要緊　我方窮榮樂極崇高而
令吾親藏怒宿怨曾不獲稍之一聚順一承歡響之子有大烹親無半
菽相對何能下咽榮樂適增吾悲崇高政滋吾戚耳又何解焉
人少節　末節方露出慕字與憂字相應何謂慕孌孌之心懷於我者
也何謂慕戀戀之心結於親者也憂之懷於我者至于極生人之欲莫
之能解是慕之結於親者終我生之身莫之能窮矣大抵此章說舜怨
中直有如許深情豈非無窮之慕而爲大孝乎亶與息知號泣之爲怨
而不知其爲慕故疑之也　憂者怨之所生慕者憂之所成慕少艾慕
妻子慕君移其慕父母者慕之也慕父母不終身也　大孝二字宜玩
一本眞愛通極於天性之初渾乎未有情竇蕩乎未有蹊徑也故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纔有人生以後私情便狹小矣　曰五十而慕
即見其慕以終身也大舜當五十時嬀汭之淑媛諧矣登庸之崇階陟
矣諸如少艾妻子得君之遇略備而舜父母之慕一如人少之初矧過
此以往又安有能移其慕者乎則信乎終身慕父母也舜其大孝也與
舜之大孝以慕舜之永慕以怨又何憾於舜之怨乎至此才應完舜

怨乎之問

娶妻章

此章前二節後二節各有父母字而正是舜之最難處處以夫婦兄弟
總是父母作主故也夫妻子合兄弟翕而後父母順人倫之常也乃茲
舜有夫婦而父母不欲帝之妻堯是不欲妻子之合也舜有兄弟而父
母每欲象之殺舜是不欲兄弟之翕也舜方求順乎父母而父母之心
若此可謂非人倫之大變哉惟舜權以男女居室之倫通以憂喜相關
之念變而不失其常眞可謂人倫之至矣　看來舜只是一點孝心曲
全夫婦昆弟兩倫若曰吾而失愛於父母幾不獲得其妻有其身矣又
如泥禮與故不念父母之後嗣藏怒宿怨不友父母之愛子尚可以爲

人乎故倫不可廢親不可斁誤益可忘鬱陶可信余夫婦昆弟正所
以為父母
娶妻節　此與前篇無後章不重覆彼重孝此重夫婦　開口從詩說
起以遍之事父教孝莫如詩出一不直曰娶妻必告父母而先設如之何
之問此乃質諸天理揆之人心以見有娶必告為千古不易之理也
信斯言言若信此必告之言為是　舜之慕父母也靡弗至矣何時何
事不以允若為願則雖人之不必告者猶未有不告者也乃於人之所
必告者而獨弗之告乎　不得娶就當日事勢決其必然男女以下乃
深明其不可不娶男女居室則成夫婦講大倫只重夫婦勿侵孝上天
地不交萬物不興男女居室所以承宗祧廣雲仍繼天地而生人倫孰

大焉故五典五禮從來未或輕夫婦者　重廢倫懟父母帶言若曰大
事不可諉空取父母一場讐怨耳此告將焉用之
舜之節　此問何意益曰子不可以逆其父君不可以制其民哉不知
瞍雖不敢逆堯之命舜必不忍逆瞍之心堯亦惡得強妻之乎帝即為
天下君乎而亦有不得妻者矣故其不告而妻即從舜不告而娶之心
來其與舜不欲廢大倫之心一也此節須知語意歸着在舜上言堯亦
是舜意不重堯
父母使舜節　父母至朕棲極言象之無兄起惟茲臣庶二句也象直
如彼舜却如此　焚廩之後父母必相與悔曰甚哉吾之不習於殺子
也捐階焚廩而竟逸去上者可下故耳夫上者可下而入者亦可出乎

於是使浚井　孝子之事親也使之未嘗不在惟索而殺之則不可得
舜之出也益曰吾不能翕兄弟以順父母業已自貽伊慼矣如又聞於
守身不能全歸其所生且貽吾親吾弟以殺子殺兄之名是則罪之大
者自父母至揜之自古父母虐子未有如此甚者起下謨蓋句也及謨
蓋之言出始知父母初不至此而皆象之為矣　分取所有自咸我績
來若曰用以酬吾績耳　鬱陶思君爾之爾字語脈自上文來夫謨蓋
而自為功凶心莫甚入宮而攘所有貪心更滋此時象之胸中寧復有
都君在不意舜在牀琴乃飾為之說曰令茲大君之念寧有他故鬱陶
思君之故爾象且真情莫掩忸怩徵色明察如舜謂宜坐照其奸而得
一奸語輒以臣庶付之歡然若既翕然是何彼之見害者深此之受欺

者易毋乃既焚既掩真謂自父母出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臣庶汝治
是個喜字有所向曰於言汝其向予道裏治之　知字不可閒看明知
弟殺已而纔見弟喜即喜親愛之心為何如非聖人之至仁其孰能與
於此　象憂八字狀得至情如畫分明做一箇人了須知舜非有意同
其好惡祗因兄弟分形其初皆一人之身安有一人之身而忻戚愉怫
能不相通者　憂喜不平重[illegible]喜句　孔子言不逆詐抑亦先覺乃堯
不知鯀之罔績舜不知象之[illegible]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孔明不知馬
謖之覆軍故孟子亦皆謂君子可欺何也曰大聖賢之能先覺必矣但
覺機有發越時亦有沉寂時會其沉寂則亦有時而可欺矣其有沉寂
時何也聖一天也天一數也唐之水宜九年也周之畔宜三年也漢之

燄不宜復燃於四百年也豈非天數哉聖賢心與天者游與陽俱開與陰俱閉其覺機安得不與俱沉寂哉獨臣庶女治之說先儒固已疑之夫封之有痺必使吏治其國而擠井之後遽命治其臣庶何爲者也且象之兇心畢露已久舜卽篤愛當不復可欺以其方矣孟子蓋借以明舜之心耳固不深計其有無也

末節　問答要關應明白問曰象之殺已舜既知之則鬱陶思君之言必知象之欺已矣知其欺已而猶象喜亦喜豈惟象喜亦喜毋乃象僞亦僞者與答曰舜雖知象之殺已却不知象之欺已以象之欺已以愛兄之道也愛兄之道適投其愛弟之心明爲愛擠正與子産同心眞實信而喜之何僞之有　須知舜之事與子産相似處何在蓋子産之死

而生之念惻惻然惟思魚之得其所也故一聞得所不覺喜動顏色而深信其然蓋象雖以人而聖人之心則渾是天者用事也何僞之有烹之與得所相擊應始舍三句言其以理之所有欺子産得其數語言其爲理受欺而象不知之譏若曰此宜然耳　再言得其所哉深喜魚之若其天也正與臣庶汝治之喜相似　魚以池爲所烹之則釜中魚耳求爲枯魚而不可得矣況若池魚之得所哉第反命數語却都是以魚之道欺之故子産欣然歎其得所彼誠信而喜之也非僞也　君子自是智者似能先覺其詐然君子亦是仁者容或愛掩其明欺以其方無不可者獨不可以非道愚弄之耳　正在知殺不知僞上翻騰出舜之至仁　明知焚揜非無主却把鬱陶當做眞　誠字反前問僞字正喚下喜字不與信爲一類信乃所以喜也此句文法正與將胥天下而遯之同

象日章

通章以仁人於弟四字作主而歸重一有弟字曰封之言其原不曾放曰或曰放焉見放之爲誤傳也第二節說封之正是親愛處仁也第三節說所以或曰放焉更是親愛處仁之至也或曰周公破斧缺斨豈其仁不舜若耶曰管叔乘兵叛逆幾危社稷重得罪於太王王季文王雖欲不誅而不可得非若象之得罪於兄兄自可以容其弟耳

象日節　天子爵人於郡國則封之移人於郊遂則放之刑人於朝市則誅之萬章以象之罪謂宜誅之何爲僅止於放孟子以舜之恩原自

封之曷嘗加之以放蓋萬章謂放猶爲寬縱非所以正天子討罪之法孟子謂放殊爲殘忍非所以成天子展親之仁或曰放焉正言其實未嘗放也　爲事當做正經事也弟而欲殺其兄且無日不然此所謂罪不容於死者也　立爲天子語脉自上章來意謂做象罪不容誅舜之怨怒深矣而臣庶汝治聊相慰昫以都君未捉生殺弟忍之耳及其立爲天子自當秉公討罪明正天誅舉夙昔之怨怒而一洩之何乃薄罰之末減之僅僅在移郊移遂之列五流三居之科也所以孟子下節首言仁人不藏怒宿怨

舜流節　舜流共工四句全要頂立爲天子說來　流放等字承上或曰放之放字來言舜立爲天子之後有流之者有放之者甚則有殺之

殛之者至於象而獨封之不惟逭三危羽山之上刑抑且逃幽州崇山之薄罰　舜流二句以破黨立說二人比周爲黨故分而竄之負固稱兵豈人臣比周之比即七句來格獨脅從可罔治耳渠魁不得不殲也鯀方命圮族九載罔功溺了多少生靈不殛何以謝天下　天下字與四罪相照所罪止四凶而所服盡天下見以四凶不仁罪在不赦舜能秉公誅之故天下咸服其仁然四凶雖不仁獨害及天下耳乃象日以殺舜爲事則害及同氣矣此又不仁之至罪浮於四凶者却乃封之有庳何獨與四凶異罪也且封此至不仁者其暴彼民必矣有庳之人奚罪焉在他人二句只是檃括上文意而歧敠再說無別意宜與如是乎相足一氣說他人亦不仁也弟亦一不仁也於彼則誅之於此却封之

公道廢矣向所謂天下咸服其仁者安在竊恐仁人當不如是　仁人以下全要與仁人固如是句關應如云子謂在他人則誅在弟則封仁人不如是耶不知仁人之於弟與於他人不同他人則可怒可怨而亦可誅若於弟則初無怨怒而惟有親愛既惟親之愛之自欲富之貴之封之有庳正所以富之貴之行其親之愛之之仁耳如子以封爲非將使舜身天子弟匹夫不可謂富貴之即不可謂親愛之仁者固如是乎

無怒何藏無怨何宿弟雖害已不芥蔕其中　親者心相戀而不忍遠也愛者情相好而不忍薄也皆仁心之發越也既曰仁人其於弟斷止於此　欲貴何獨屬親欲富何獨屬愛親者骨肉相依不忍相遠之意尊卑濶絕則遠矣故欲其貴愛者喜與慕合者也既喜且慕施與自厚富正其施與之厚處　富貴之也不可脫天子二字立爲天子則有馭富馭貴之權而可以行其欲富之愛欲貴之親矣故以其封之者富之貴之而以其富之貴之者親之愛之　富貴之也意不在尊其位重其祿猶言親愛之也　身爲天子三句要說得虛活似設言口氣　萬章本意在疑封象非公有庳人之奚罪特帶及耳亦猶下節孟子本意在明或曰放爲豈得暴彼民哉特帶及耳有庳奚罪即藐象之暴彼民也大抵萬章論仁在秉公道孟子論仁在篤至情在他人合秉公道在弟合篤至情合篤而篤之至情即公道矣章謂封弟異乎他人爲非仁却不知封弟異乎他人正所以爲仁　問九載績用不成堯何能待之曰洪水滔天豈可歲月責成計鯀之爲人亦必有益世絕倫之才治水

時亦必有大經略但其剛愎自用不能行所無事故弗克成堯亦不得遽殛之也其後舜以同列踐位鯀必不服圮族之凶性逞矣不殛何待不比共工驩兜柔惡可止放流也

敢問或曰節　章意舜即不放象而人言必有自來豈其仁亦有所未至與不知舜之迹於放弟正深於愛弟又有不止於富貴之者　立爲天子故能富貴其弟而立爲天子却能隔絕其弟夫至於隔絕其弟是以天子之故不獲篤其親愛也故有以天子之權剏吏治之法使之源源而來　欲常常之欲字與上節欲富欲貴之欲字相照言不但欲其富貴又欲其常常而見也　至是則仁人之於弟不惟與四凶異即群后十二牧亦不敢望矣　放者置於此使不得去也源源而來可謂貫

於此使不得去乎放不待辨而自明矣　凡天子接諸侯必及其朝貢之期而輟政接之誠以天子巡觀自有常期諸侯咸號號奉之唯謹其見其來毋敢數數然也有如舜之見欲其常常象之來得以源源也寧復在此限哉蓋向明出治之際莫非延接天顯之會而古所稱不及貢以政接於庳者即此謂也豈與庶邪冢君之述職六服群侯之朝宗一槩共視而親之不止於欲貴愛之不止於欲富矣　以政接且治且接也

咸丘蒙章

臣子而臣君父其語不經見故據堯典折臣堯謂經可信也蒙乃引詩以仲臣父若曰詩與書並垂六經云耳不知說詩之法不以辭而以意

故北山之詩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下武之詩正其天子當尊養其父耳況書明言舜祗事瞽瞍以致允若寧止臣父此兩謨鑿鑿與堯典等柰何不此之信而反信齊東野人之語哉　重二書語與齊東野人之語相照

首節　語云之訛在堯未徂落而舜已爲天子孟子據堯典合聖言只辨明堯在舜未爲天子堯何由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乎而君必無朝臣之理舜必無臣堯之心不待言矣問單出首節似少瞽瞍一邊當作何如解據語堯與瞽瞍同時朝舜堯不曾朝瞽瞍可知此不攻自破之法也　語之本意只要說舜臣君父而先用盛德三句占箇地步後用舜見至岌岌乎殆于謎無所粧點以成其說耳　言盛德之士天生之以爲君父不復可以君臣父子之常論　舜至孝孔子正名故又附會依托以成其說　君子字自語云來古語自君子出衆第見其哉不恒有託爲高談却不知恣意恣口草野誕妄即國中人亦不道此況君子乎　齊東野人與後竟好事者不同只是僻壤村夫信口胡謅若稍知禮義粗涉問學亦不作如是語　孟子辨舜不臣堯全在堯典數語看百姓至八音此豈待生時做人臣北面而朝者之禮耶　四海皆遏密八音正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之實普天同戚舜帥之也　喪大記曰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百姓二句不重人心哀慕正所謂君喪三年乃舜令天下如禮制行下文率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是也看堯典且只鋪敘往事孔子以下方作議論其孔子之言意在起二天子語

脉屬下不與堯典作紐對　亦引孔子照上　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載在堯典自是實事而舜既爲天子則姑據語所云舜南面而言之是而舜句爲設言又率句爲實事可疑在而舜句二天子正自此看出既又二字綴有味而緊關全在舜既爲天子一句蓋舜帥句是從來見有的舜爲天子是近來創說的若堯在之時舜未爲天子而堯崩之後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則堯在之時獨堯爲天子耳無足怪也今乃語云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是堯在時舜既爲天子矣而稽古堯典云云是堯崩時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也豈非二天子乎何也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堯之喪如天子之喪也夫生前既巳去天子之位崩後安得如天子之喪崩後既巳如

天子之喪生前安得去天子之位堯未去天子之位而舜爲天子是堯一天子舜亦一天子故曰二天子也天下無二天子則堯在之時舜未嘗爲天子舜未嘗爲天子堯何由帥諸侯北面而朝看來而舜三句正是不信舜南面而立堯帥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處　是二天子言必無此理不可說得慭了只是決堯在舜未爲天子

舜之不臣節　從不臣堯說起不是閒話正以堯與瞽瞍相較說也言舜不臣堯自因堯老受攝堯在時舜未嘗爲天子果如天子所命矣乃瞽瞍在時舜不既爲天子乎而謂瞽瞍非臣何以解於北山之詩乎蒙伸臣父之說全憑詩云二字謂詩列六經當與堯與並傳不得斥爲齊東野人之語也故孟子先就他說詩之謬極力折之費了許多話說

下節始及正意仍以詩應之　莫非字自詩辭二莫非來獨字又從莫非字來而本意則歸着在不得養父母上夫土莫非王之土臣莫非王之臣則事莫非王之事也凡彼食土之毛就臣之列何人不可驅一日之養作移孝之忠哉柰之何我以賢故獨勞而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之苦曾無一人代之也是我之賢政以妨我之孝耳即人臣義在致身不辭盡瘁而人子情在竭力寧忍忘親哉　父母也之也字文勢未歇至此莫非二句方說出是詩之本志　爲不得養父母而發有懷二人正與臣父相反　不以文二句串說重下句　詩教主委婉忌徑直毋有文然而辭不然辭然而志不然者假令拘泥其然者則必錯認其不然者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以文害辭泥一字錯認一句也且如詩云於乎不顯在文則爲不在辭則爲豈不如泥其文與以豈不爲不豈不以文害辭乎　以意之以正與以文以辭之以相照如以辭正應上以辭字　害失也錯認也得之得其志也害之反也凡說詩者欲得其志耳豈欲害其志哉乃說之所以則不可不辨也以辭說詩必至害志與以文害辭者同說詩者不宜爾也惟以自家意思揣摩作者之志何如乃可以得其志而無害耳人無二心古今人不相遠故也以辭者泥於前日之精粕以意者通以今日之精神正相反　逆迎也如公如齊逆女之逆蓋以我之意揣摩古人意思所在如古人意思在某處而以已意迎之我心揣摩爲意古人心所注向處爲志迎者以我意求投彼志也以意迎志重意字言逆古人之志以我之意不以詩之辭　末句亦

是回顧北山之詩言普天率土之衆豈容盡無存耶即與子所引詩相剌謬矣　把倘愛旱之情認做眞無遺民豈不害於作者之志此句正說害志非泛言無此理而已鴻鴈見安集之休無羊見室家之衆民豈眞無孑遺

孝子之至節　此節妙在即蒙引詩中捌索而成若曰土普天臣率土正可爲舜孝之藉　後二至字與前二至字相應曰尊之至養之至正見爲孝之至　孝子之至何以莫大乎尊親夫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一旦孝思自致何由唯是隆之以鴻名崇之以顯號舉人世之赫濯光榮畢致於庭闈舒人子之瞻依怙恃悉致於揚顯此孝之莫與京而大處即孝之無以尚而至處　須知孝子之至四字一連滾下直管至以天

下養方住兩項平對不得 莫大者展無涯之孝思孝之極致處也即
至也 莫大方是至如其更有大者是未到盡頭處非至也 牲尚承
歡自菽水莫敢望焉益致樂也亦致隆也故孝子尊親無不徵實於養
　尊養至而孝思與之俱至此乃舜孝之無窮無極而可以法天下傳
後世處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亦是這等說耳若如子之說詩是兇
陂元后之日反為孝思不永之時何可訓也 詩美武王纘緒也 此
之謂正與上節是詩非此之謂相應言北山詩也下武亦詩也下武之
詩是這等說北山之詩豈應邪等說耶蒙本以詩伸臣父之說故仍以
詩折之言詩教自是如此何可強附會乎
書曰節 家人雖有嚴君而庭闈色養終以婉愉勝耳乃舜見瞽瞍何

獨夔夔齊栗如彼其祗敬哉當此之時瞍未底豫舜方負罪隱慝故其
畏懼小心如此不言愛而言敬此豈南面臨親者乎孟子極善引證齊
無二心也栗有懼心也夔夔猶肅肅狀其齊栗也總是祗載二字乃嚴
事之意父嚴君也 至敬感動故心信信則心與之一而順却把父不
得子解做敬事其父對臣父說父也而反為子所化即謂之父不得而
子可也乃化之則自敬父來臣父云乎哉 末句語意注向是字是此
也對彼而言 此節引詩只是據理評論未見實事乃書禹謨與堯典
等其紀舜之事甚核
堯以天下章
須思 貴許多轉折何意凡五轉至舜相節又太發一段而以大聲結之

乃層層解去拈出個人與即天與來便是主意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是
也
堯以天下四節 世俗訛傳往事孟子或多不信如咸丘蒙章是也此
問益謂唐虞相禪帝典作徵當必信其有矣而孟子所答却又出其意
表涵蓄個天字故也 天子與天下字相應天子小而天下大也夫天
子至尊何物不能與人惟至於天下則大物也神器也天子之威命靈
爽雖則巍乎尊哉至此亦有時而窮矣 第二問第三問不可看得懸
了第二問非真別覓與之人不信與之非堯也若曰除了堯又是誰與
乎第三問非真疑天諄諄而命不信與之屬天也若曰天而與天會說
話耶 天何言哉我豈謂其諄諄而命之然雖不顯白其與之之意於

天之言而亦默示其與之之意於舜之行事是亦天與之而已 如下
文身主乎祭行也以此而交神明是措之天下而為事矣 夫天人相
與之際至不隔也人之身天所凝也人身之行事天所運也故曰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彼其動無不順用倜不臧上天與
舜之意可得而默示之 而已矣言行事儘足不待言也
以行與事節 從天子薦人說起何也夫天示與舜之意以行與事然
不有天子之薦則雖德為聖人曷由自見其行事然天子但能薦人而
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與諸侯大夫薦人一般大凡位相若則不能相
與第可薦之厥初與我者而聽命焉彼天子所有之天下厥初自天與
之即欲推以與人乎亦惟還薦於與我者之天已耳安能使天必與之

天下正如諸侯之位原是天子與之即欲與人但能薦之與我之天子安能使天子必與諸侯下同須識援諸侯大夫二項何意言天子之不能必於天即此類耳　問答要關應明白問曰行舜之行也事舜之事也行事在舜天何由示其與天下之意於舜之行事間乎曰此如兩家結親堯在中間做媒也蓋堯欲天以天下與舜特以舜之行事昭示於天見其可有天下是薦之於天也而天果示其意於行事之間而受其薦矣且以帝天之命主於民心又以舜行之事顯示於民見其可有天下是暴之於民以薦之於天也而天果示其意於行事之間而令民受之矣步步要扯天字　薦而暴何也若曰是人可與之天下也而既皆受之矣其與之以天下可知特對堯而言則曰受受堯之薦與暴也對

舜而言則曰與與舜以天下也　漸抑入民為下文張本夫天民一也更不分別當暴舜於民時堯就把民做天看與薦揚於天一般民受就是天受

敢問薦節　此節只把薦之天四句說到實際處便是妙境夫天下之百神皆統於天堯不使舜助祭而使之主祭若曰大夫也可與昭格百神為天宗子云耳豈非薦之於天哉孰意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其神罔時怨罔時恫靡弗歆而享之則天已受堯之薦居可知也天下之萬事皆總於民堯不使舜從事而使之主事若曰大夫也可與兼總萬事作民元后云耳豈非暴之於民哉孰意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其民若汝攻若汝訓靡弗習而安之則民已受堯之暴居可知也天受堯之薦則與舜以天下者天耳民受堯之暴則與舜以天下者人耳天子第能薦之暴之其能以天下與人耶春秋魯郊非禮至四卜郊倒厄線夫一旦主百神之祀神若不享必有咎徵矣　事治故民安萬幾雖然治辦人心自帖服矣安之者帖然相安與素服帝堯之功令無異曾無反側搖動之意　章指則謂受不關堯事故與亦不關堯事全要把堯洗得乾淨觀末句歸着在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可見

舜相堯節　此比上節又進步說見舜之有天下全是天也全是天則全不是堯矣然則堯雖咨爾舜授實與局外之人一般其能以天下與舜哉　人之所能為者事耳而數不可為也彼歷年之多施澤之久誰

能引之而使長留之而使延乎　堯崩以下全重避字避之而不能却豈非天哉所以而居堯之宮以下仍反此字此機定於相之日顯於避之日　天下宗舜自二十八載來　使之主祭者堯也使之主事者堯也若夫主祭主事而至二十八載則非堯之所能使也觀此則所薦之於天暴之於民天若陰宰其中堯亦不得而獨擅矣

泰誓節　天下朝覲訟獄謳歌之衆其目而貫從傾耳而祈應即天明天聰所在而日監在茲居高聽卑不復可以他求矣泰誓不但謂天寄視聽於民而直謂自我民視聽者其即此人與即天與之說乎

人有言章

此章末節出一義字與前面天字相照正是見禹德之非衰處人言禹

德之衰蓋曰以天下繼自夏后始是以天下私其子也不若唐虞之禪之爲義耳然而與子之出於天猶與賢之出於天則繼之爲義猶禪之爲義其天下爲公之心一也安見禹德之獨衰哉　要得極論莫非天也之義先在舜禹益事內一一細數若賢若不肖若久若近凡益之不有天下與舜禹異者無不歸之於天又在舜禹益事外推而言之曰豈惟益哉若仲尼若伊尹周公從古不有天下者莫非天也何獨至於益而疑之安得以禹爲德衰哉　或問此章次第曰賢與子何以有天下天下從也天下何以從子不肖而賢之相久則從賢子賢而賢之相近則從子也子何以有賢不肖相何以有近久天也何以知其爲天此人所莫爲莫致也　此章始終重天與上章歸着民上者小異

人有言節　德心德也德之盛衰於心之公私分之與子而本之德衰謂禹有以天下私其子之心也不知禹何心哉　天與二句串下堯舜順天與賢其天下爲公之心無可議矣而禹之與子豈其顓執神器爲一姓之私關奸大物爲一家之有彼其璽承帝命以息天下之爭奉若皇穹以定天下之統天下爲公之心猶堯舜也、大抵天以神器付人亦看時勢何如與賢與子亦各有攸當　十七年只說與二十八載同七年只說與十七年異多少意勿明用　自昔者至節末雖且平平叙事尚未明發天與賢二句之意而兩段皆從薦於天說起前段隱然天受其薦後段隱然天不受其薦了作義宜兩下相形歸重末段如云昔者舜之薦禹猶堯之薦舜而禹之薦益亦猶舜之薦禹厥初意在禪授詔命於天蓋皆有天下爲公之志爲禹豈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者哉第舜之薦禹則十有七年矣禹之薦益則七年矣以故避禹之子猶自如避舜之子而從禹之民不復爲從益之民禹方謂塗山之會泣罪之風含益誰能我繼而天下奏最質成之衆所歸惟啓曰吾君之子而已禹方謂河洛之思夏舞之歎微益誰能我賡而天下塗歌巷舞之流所須惟啓曰吾君之子而已

丹朱節　唐虞夏后之世有天下犯比肩的惟賢與子所以此節細細比對論之　堯之子舜之子與禹之子亦各言其子也即益之相禹亦猶舜之相堯禹之相舜爾乃在唐虞時既以啇子之禀又復引賢之年在夏時吾君既已有子舊相又無深澤是何禹之子其德寔異乎堯舜

之子而禹之賢其年頓減於堯舜之年也此處亦須兩下相形歸重從叚方是　上所堯舜皆薦賢於天正爲其不肖而天下須吾君有子正爲啓賢敬承非上節之所無也但上節未明說耳　禹祗台德先敬即禹之道也啓能敬便是繼非別有禹之道而以敬繼之　曾從那年裏過來如經由其中故曰歷　有久遠亦有不久遠者是久遠不得一般而相去也　皆天正應上節二天字言子不肖而施澤久固爲天之爲賢子賢而施澤未久亦爲天之與子皆天也　此節全重非人之所能爲一句不止足皆天句乃言人力不至於此明其所以爲天也言賢與不肖屬氣禀久與未久屬親數人力無可施處故曰天也其下莫之爲四句緊頂非人之所能爲而槩論之言世間凡待人力爲之而爲人力

致之而至者未必是天命惟有人力莫爲莫致而自爲且至者則天命
也遇賢與不肖久與未久既非人之所爲安得不以爲皆天乎 如習
舉業爲也以此去求科第致也及其既得科第至也

匹夫四節 命也以上天與之意似已明矣又出匹夫四節者益歷年
相去無容置議獨舜有臣五人益居一焉其德直流亞舜禹啓卽賢能
繼禹豈遂與益相若而益竟不有天下何哉益德若舜禹而無天子之
薦仲尼固不有天下益雖德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而天於繼世之君
非若桀紂不廢啓卽德不益若而益之不有天下安得不與伊周同哉
看來匹夫四節全重繼世三句匹夫節只是引起此節伊尹二節則發
明之耳

匹夫節 德若舜禹語脈從何處來將論益故也 德若舜禹已自世
不恒有又必天子薦之而後有天下焉亦何有天下之難哉匹夫故也
不階尺土而奄有萬方非以非常之遇合於非常之德其將能乎

繼世節 匹夫之天下於繼世之天下不容並立者也繼世不廢則匹
夫不與而天之於繼世不輕廢也 云云天卽上文天字益之不有天下
出於天則禹無與矣此節仍以益爲主只承子賢一邊丟了歷年 不
重嗣子之賢言天於繼世有天下者特意加厚不必德若舜禹而後存
之啓賢卽未若益天豈廢之益安得有天下

伊尹節 伊尹相湯句是德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曰未立則外
丙仲壬爲立而不永可知趙說長 冢君不祿支子短祚國統蓋三絕
焉而且重以嗣王之否德伊似有有天下之機矣然而云云言伊周猶
許何也以顛覆句証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尤明也顛覆如太甲似爲天
之所廢而怨艾自新豈若桀紂以故復歸於亳而天不遽廢之也矧啓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乎須知復歸於亳全是天意與伊尹無干

周公節 益於夏尹於殷上文已詳故此從省 成王雖不公若而夙
夜基命宥密明文昭定武烈亦守成令主也

孔子節 義主公道言唐虞奉天無私天下爲公其爲義易知其後世
風不古群心易搖禪讓之事不復可行夏后殷周不避私嫌定爲世及
之禮其奉天無私天下爲公猶唐虞之際也証可謂禪者義繼者非義
哉 惟天所命而我不與得其宜矣亦可見義與適莫正相反 禪授

也如虞人散聚持以與人而我不有繼則一家世世相承 昔在唐虞
大難方殷徵舜禹寃有成功淳風未散卽揖遜亦無疑議若乃立中主
於太平之後世亦坐而理矣君他姓於叔季之秋亂可立而待矣此其
時宜物情天且弗違皆簡在帝心而聖人奉若之者可謂禪爲義繼爲
不義哉

伊尹章

通章以堯舜之道爲主 割烹要湯只是辱已二字言伊尹欲就湯而
辱已以要之也孟子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無大無細
風節凜凜初無就湯之心湯雖以幣聘之猶自囂囂然樂堯舜之道而
不欲就也迨幣聘三至然後幡然欲就而其欲就也欲以堯舜之道正

天下耶安有能正天下而顧以不潔辱己者乎乃今知伊尹原不要湯
即曰要湯第以堯舜之道要之非以割烹要之也看來孟子斷伊尹必
不辱己在正天下而就湯說之伐夏救民政是正天下處故末節特引
伊訓爲證若曰湯之伐夏救民而正天下原因伊尹之就湯而說也不
然而何殺然自任而曰朕載自亳乎
首節　割烹字重若曰大夫欲速其功其辱賤一至於此
孟子節　否語辭不然則明白說不是也莘字亦不關爭名者於朝
爭利者於市言何曾走權貴之門求王公之寵只自耕有莘之野樂堯
舜之道也豈其爲有莘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哉　堯舜其心至今在
彼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何道也一我心自有之生機耳機相投則

神相洽雖欲不樂得乎非有意於樂之也　所樂在堯舜之道則非義
與道必非其所樂矣人情非其所樂則雖大必輕如萬金不肯換命是
也又何羨乎天下之祿千駟之繫哉人情非其所樂則雖小必禁如薄
飫不肯入脣是也又何忽於一介之取一介之與哉若從細大上起見
或能輕置於其小大則重之而不能什矣或能勉持於其大小則忽之
而不及檢矣　弗顧弗視言曾不一寓目也極言之也　一介與人便
是自家苟且處非恐傷人之廉　非其義八句若曰其潔身一至於此
何曾有就湯之意乎
湯使人節　湯使人何要與耕於有莘之野相照下說畎畝之中卽此
意也蕭然草野忽睹筐篚之錯陳貌此田夫儼臨王公之禮際宜何如

其號號心驚沾沾色喜者而囂囂如也　湯之幣聘我也將陟我於岩
廊之上也夫陟岩廊之上不過由是以樂世俗之榮耳豈若處畎畝之
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此節若曰湯雖來聘猶然弗顧弗視不取不
與之初耳未或輕就之也　豈若以下正發何以幣聘爲之意眞性活
潑融融洩洩世間何樂可以代此幣聘於我何加哉豈若言幣聘之可
樂不此之若也　幡然以後任也囂囂似與相反而實任之根也捧檄
色喜寧有擔當宇宙之力量乎
湯三使節　三豈若俱以耕相較言樂道於大行比之樂道於畎畝更
可樂也三豈若與上節一豈若正相反正是幡然改處要發得破　上
節言求榮者其樂幻不若樂於畎畝者之眞此節言獨善者其樂塞不

若樂於大行者之暢眞者自暢其實一也玩此節只是獨樂不若與人
與衆的道理樂之本體然也是君是民今日之君民對當日唐虞之君
民言吾身對吾心言昔樂堯舜之道特於吾心想思之耳今日有堯舜
之君民則於吾身親見之矣　使是君是民爲堯舜之君民便是目擊
勳華躬閱熙皥於吾身親見之矣
天之生此民節　此明上節欲行道於天下之意總說天下擔子在我
也　只爲伊尹認得道字分曉堯舜之道非他我心之生機便是生機
之中靈機存焉則道中原自有知覺矣第靈機非隔絕之物與斯民潛
通無間夫靈機天實命我而與斯民潛通則先得此靈機者便是天使
之覺後知後覺了非必諄諄然命之曰爾其爲我覺民也予今既樂堯

舜之道便是天民中先覺既是天民中先覺便是天使我覺後知後覺
予今將以斯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矣何也予爲先覺予不覺誰覺之
乎予故欲堯舜是君堯舜是民而於吾身親見之矣　知覺皆靈機之
發露知曉得也覺到惺然大悟如夢初覺比知更深先知先覺言其知
覺甚早自有生之初然矣生而神靈是也其次必待啓發故曰後　天
甚神靈爲斯民知覺之宗則覺民乃天之事而生先覺以覺之則天之
事皆先覺之事先覺居然一天看此節伊尹分明以天自處　誰字脉
理自予天民何來

思天下節　思天下至溝中自上節天字而來匹夫匹婦是亦天之生
尹既以天自處而獨溺澤於若人將天有遺覆乎哉故若已納之溝中

若已句須與天下及匹夫匹婦字面相關如其溺澤之衆自宜引爲
已責乃普天之下僅遺一人或見爲勢之難徧數之偶不齊耳然且以
爲時予之辜　天下如此其大也匹夫匹婦特天下中之一人耳乃一
不被澤輒若已納之溝中豈非盡天下之民之衆任之乎已者哉而負
荷良匪輕矣正所謂天大擔子也彼夏之滅德作威豈其匹夫匹婦在
溝中耶安能不就湯救之就應聘也至此方轉頗湯使句完結上文
人皆知湯之伐夏救民卻不知就湯而說主誅全是伊尹以天自任故
也　救民正是覺民民若虐而我若罔知與痿痺何異覺何自而通於
民

吾未聞節　伐夏救民乃除殘去暴肅然就理能正天下者若以割烹
得之是辱已以正天下矣夫均之有所屈於已也而枉已辱已之小大
可不問而知也均之有所伸於人也而正人正天下之小大亦可不問
而知也屈其已之小且不能正其人之小屈其已之大豈復能正其人
之大辱已之不能正天下必矣夫聖人之近與不去將以正天下也而
辱已既不能正天下矣以是知聖人之行或近或不去雖與或遠或去
者異而聖人之歸無弗潔其身實與或遠或去者同何也辱已固不能
正天下也　枉辱二字須輕分曉枉已者曲意降損稍離乎堯舜之道
也辱已者甘心苟賤大遠乎堯舜之道也正人者以堯舜之道正人之
不堯舜也正天下者以堯舜之道盡正天下之不堯舜也　論恒人則
遠者潔近者或不潔去者潔不去者或不潔若聖人心同太虛安有不

潔惡論其遠與近去與不去也伊尹聖之任其就湯近不去之意多故
人以割烹之不潔疑之

吾聞其節　總收拾上六節也詳翻如尹何曾要湯卽欲謂其要湯乎
亦當辨其所以何如夫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致湯三聘謂其以堯舜之
道要之則可若曰割烹則聖人固無不潔也非所聞矣以堯舜之道則
潔以割烹則不潔

伊訓節　此節重簡朕字証明故就湯二句　我先王之攻桀天誅之
也當時奉行天誅始自牧宮攻之豈先王之始其事哉始其事者實皆
朕之爲耳然則湯之伐夏救民其爲伊尹之所說明矣予故謂其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也

或謂孔子章

或謂孔子苟主其意何居毋亦曰孔席不煖其欲得位行道甚急苟則得不苟則不得云耳却不知孔子平日知命守義把這得與不得全放不在心上不能使之苟主也且得與不得視死生孰重孔子當死生之際猶自擇其所主矧得不得之際乎大凡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以故觀其所主所為主而臣品居然可見假令孔子而以癰疽侍人瘠環為所主則癰疽之類耳瘠環之類耳尚可以為孔子乎中二節就平日心事上辨明末一節就本等人品上判斷如今之招頭招尾然須就心事上辨明緣好就人品上判斷前生後後足前非判然兩段話說也

首節 問意謂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以故至於是邪甚至援係厮

役賁緣闒茸其委蛇逢世隱忍搽榮有如此誰謂生民未有之聖必不此匪人作先合哉 世間自有一種人事本無而喜其有於是無而為有事本平而喜其奇於是平而為奇至聖而比肖人奇事也故好奇者撰之

於衛主顏節 衛之嬖倖得君者彌子最著不比癰疽今而緣門墻之戚挾卿相之重自致欵曲猶然堅拒 主我之我對顏讐由而言莫其易所主也 南子之見公山之往于路不悅此蓋因彌子慇懃攀援自求於我非我求於彼借而為之兆似亦無所屈矣 有命要認箇有字命之說尚矣但窈冥無憑人莫能必其眞有孔子說命之理徵而實實有之非幻妄也 有命非有所擬滞而以命制我乃無所芥蒂而以我任命若曰成數有定聽其自至而已 孔子進以禮三句要看得分曉此因上文有命一語而斷其平日心事如此 世之求富貴利達者謂求則得不求則不得急於求則得緩於求則不得進必躁競正是急於求處退必濡滞正是不緩於求處由孔子所謂有命推之是其進甚難常有辭遜之心無躁競也其退甚易常有果决之心無濡滞也彼其心蓋謂位之得不得無關於求之緩急窮通之成數有命主之云耳孔子之有義有命如此若主癰疽瘠環却是無義無命了孔子固有義有命而豈其然哉 進退得不得不可相混進者出而就乎位退者處而去乎位得則位為已有不得則位不為已有也進退自我而行得不得自外而至 是無義句非眞謂孔子無義無命只是不信其主癰疽侍人

瘠環也不可說得慼了

孔子不悅節 是特對前於衛於齊而言 全重當阨二字危急猶自斟酌安閑舉首苟且 既曰天生德云云却又微服正是聖人與天為一處與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同其理甚妙可玩但此處本旨却只道斂迹潛行與居常逢掖章甫不同 戒心逃難之日苟得一即次之所投身托命足矣而猶然擇貞子主之猶讐由也其有義有命如故也為陳句意只是紀實言貞子宋大夫而是時則臣於陳侯周故孔子至陳主之今人作貞子擇可事之君謂士之擇主猶臣之擇君便行文耳非本旨也

吾聞觀節 同明相照同氣相求則各從其類也鸞鳳豈燕雀為群哉

吾開二句本意不在觀人言在外的交游便是在我的吊地也藉令在我既是孔子却又交游非類以瘫疽侍人爲所主則在我吊地即爲瘫疽者流矣即爲侍人者流矣又何以爲孔子乎

百里奚章

此與上章俱以爲人之素爲主　其人明哲必能辨貧祿之辱其人端良必不肯苟賤之爲

首節　不貲之身博五羊之皮極言其辱賤　五羖之名牛口之下其相傳已久自鬻或亦有之喜傳奇者因而附會其說謂奚以此梯榮干進不耻污賤欲與烹雕並傳悲涕交誦

百里奚虞人節　此節明百里奚不終爲虞人之故乃引起下節詰頭

也如云百里奚豈終宦於秦者厥初自是虞人則虞其父母之邦也借令虞雖無道而不至可以亡虞雖將亡而猶或可以諫亦何棄乎輕棄其主而易去其鄉哉唯是晉人璧馬假道之計其亡虞甚明而虞弗悟何其愚也宮之奇處府輔車之說其諫虞甚力而虞又弗悟何其愎也既虞且愎虞之亡必矣夫然後自虞入秦而不終爲虞人焉耳　晉人二句不重晉投只重虞愚　二年先假晉道滅夏陽已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倚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弗聽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宮之奇凡兩諫不入以其族行

知虞公節　問此節妙處何在曰此節直把百里奚生平從頭至尾仔細分數無可一置喙處此解明之妙手也大意云夫自鬻要君爲何如人大抵庸瑣陋劣者流耳藉令奚之爲人一涉瑣劣則五羊之誣誠毋庸曲爲之解矣乃奚之不諫虞公也不諫而先去也先去而相秦也相秦而顯君傳後也一生之履歷纍纍足憑而無非淵識遠略之大驗畢世之行藏歷歷可據而總爲粹行純心之明徵雖欲一指其庸瑣陋劣之處而不可得然則奚之干主與否自鬻與否謂其不攻而自破不辨而自明可也而豈非好事者爲之哉　通用五乎皆懸空揣度之辭

知虞公四段後三段之來須要回顧首段首段設言如不知食牛以干秦穆公之爲污必不可謂知後三段言奚之知章章如是豈其不知食牛以干秦穆公之爲汚乎　將字先字直承見也未亡而先見亡徵

何智如之　三覩晉君一救荊禍併國二十遂霸西戎後世考秦與者須稱圖之最勝讀秦誓者見王道之猶存　賢當重貞白一邊自非貞心勁質粹行潔耒汨沒波流中必不能堅有主持安能大有樹立乎

鄉黨與上天下後世字相照　孟子自聖賢之誣事可考則用正證如割烹句主二章是也不可考則用旁證此章是也

萬章下

伯夷目不章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處各有攸當不重覆 伯夷柳下惠節二風字自上極言其峻絕極言其豈弟來伊尹節末天下字自前面説話都是勇猛肩荷的意思來 聖人之行惟孔子無定在故聖人之德惟孔子無成名無成名者時也時則大矣其智無所不始而其聖無所不終矣乃孔子何獨為聖之時哉則以孔子之智為虛極而靈之智與乎三聖之所謂智云耳智之時義大矣哉

伯夷節 惡聲色所指者廣世間萬形萬聲不合道理者皆是 顏子非禮勿視勿聽比此目不四句更細此只是極其高潔彼則無以有已

還於天則併高潔之意亦化 世間不好的聲色若民絕不與交彼其衷情潔白內境澄徹自有所不能受故也 亂則退正是不視不聽不事使處鄉人未是橫民如以朝衣何狀其以至潔蒙至污也其必不與處可知 不曰不肯居而曰不忍居自愛之深謂其能戕賊我真性而惻然不自安也 紂之時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民政皆橫無之非塗炭矣夷謂盡天下無可置吾身矣北海之濱四字要緊邊海濱而處其遠引一至于此視天下無一塊乾淨地故也 風字要看自目不視至清也説伯夷高潔千古無兩以故流風猶能廉頑立懦況於親炙之者乎況於不頑且懦者乎極言之也 污濁之人為利所昏故須為利所屈故懦

伊尹節 何事四句全意與伯夷相照伯夷之治則進亂則退以有非其君非其民者在也尹一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則無所為非其君非其民者皆進而事之使之矣又烏問其治與亂哉 明王在御而吾事之固吾君也即不然而感格自我亦孰不可事可事而孰非君矣善良順則而吾使之固吾民也即不然而化導自我亦孰不可使可使而孰非民矣 先使知二句言天把天大擔子交閣在先知先覺身上也 堯舜之道惟一靈機而已尹樂堯舜之道故為先覺先能覺後何也靈機妙合原自相通有觸即覺矣 天意一段要辨破何事四句亂世君民豈無知覺特其後耳天使我民先知先覺以覺之則彼之不善責在我耳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而何擇於治與亂乎 思天下至重也則極言

其擔當天下之心從上天之一段看出 人誰無任而尹直以天下為己任任莫重焉 尹不言風功業實在天下矣

柳下惠節 不羞不辭和也進不四句和而介也惟其介故無往不和知其不能浼我耳總是成其為和 不羞污君與何事非君相似而意思各別尹以天下之任在我即有污君正當在我轉移安有非其君者若惠則士隱也與辟世金馬門相似 為人坦夷温良於世無所不可苟可委質惡問其為何如君苟可棲身惡問其為何如官污弗羞小弗辭矣 君不羞污官不辭小何易合也豈不迹於降志辱身者哉然而不擇君亦不詭遇不擇官亦不巧宦直道而行即遺佚阨窮弗恤焉則又處污泥之中而耿介自不可易矣 遺佚二句正是必字 爾為爾

我為我非謂分形不能相浼言爾自為鄉人之爾我自為必以其道之我爾卽以鄉人之故袒裼裸裎全不以道自處惡能浼必以其道之我哉　量狹的人便很陋可鄙

孔子節　夷一意高潔尹一意擔當惠一意温夷始終是一人面目乃孔子去齊如此去魯却如彼不似一人面目　可以四句合說言其轉如圜無專向處　可之云者言與孔子無干也

伯夷聖之清節　此節要從可字討出時字從時字討出與清任和不同　伯夷伊尹柳下惠於孔子皆古聖人也聖則俊入化鏡豈其澄之而使清沓之而使任平之而使和然而挹其丰采想其襟情却各有一段㗭然毅然油然意思如蕫之辛如鹽之酸令人可以清名可以任名

可以和名乃孔子且惡乎名哉孔子速久處仕惟其可而孔子無可無不可奚而有可可之云者時可以速時可以久時可以處且仕云爾孔子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已太和元氣無所成名而我強名之曰時詎若三聖之可以清任和名哉

孔子之謂節　孔子與三子皆古聖人也獨厥成矣孰不可以象樂之成然三子各成一德特謂之小成已爾　金玉字重樂而曰成孰不先有以聲之而後有以振之者而獨曰集大成則惟其聲以金而振以玉也夫金聲玉振何以為集大成也蓋樂之音非一其分曹而奏殊調而鳴條分之而不容紊稱條理焉彼樂之聲者皆有以始之振者皆有以終之然特始終乎一音耳　能始終乎條理也惟玆聲之以金而振之以玉何所不開何所不收舉所為分曹殊調秩秩井井而稱條理者無弗始且終焉故曰集大成也吾謂始條理其卽孔子知之事終條理其卽孔子聖之事乎蓋時中之智其靈妙無所不開時中之聖其凝承無所不收非始終條理其孰能擬之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聲振始終俱活字　始條理如何却是孔子的智之事孔子之智亦能做那始衆善之條理的管生故也下句同

智譬節　智譬二句不必別求直項上節始終二字看出蓋射始乎巧終乎力而始條理為智之事則知誠譬之乎巧矣終條理為聖之事則聖特譬之乎力耳夫射於百步之外人皆知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則孔子地位到至處有聖聖獨到至處却在知不

在聖不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者乎此處順風扮帆勢如破竹曉得始條理者四句便曉得智譬二句曉得智譬二句便曉得猶射三句全然不用解釋　緊接上節智聖字面仍就孔子智聖言之非泛言也智非意識聖心之虛明也虛明便是無所倚着而隨時變化矣隨時變化便悉有衆妙而大成矣智卽將時卽大並無節次　其至二句譬孔子什麼譬孔子德到至處則存乎聖而聖到時處則不存乎聖而存乎智也看來此章雖有樂射兩段而文勢則從樂之始終引射之巧力以明孔子之聖之時自智始耳不可板板作兩段說中字正譬時字

北宮錡章

大抵說下不得同上雖上覆五句亦是此意 大意云夫天子也公侯伯子男也與夫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孰非周室之有爵祿者哉天子之爵尊無二上固自爲一位矣而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則各一其位焉上不下因下不上擬五等何森然也由天子一位而推之則爲君一位矣由公侯伯子男各一位而推之則爲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各一位矣此其上之不下因下之不上擬六等猶五等耳若爵有上祿亦有上獨可以下因乎哉爵有下祿亦有下獨可以上擬乎哉天子之制一節仍與五等之爵同意天子之卿四節仍與六等之爵同意試觀代耕之祿特爲庶人在官者設猶然有差等也況自天子至於下士之祿可無差耶則自天子至於下士之爵可無差耶差即等等即班此周室

班爵祿之略也通章只要一班字意透 封建不廣則無以理天下之政事故爵秩如許因而祿賜如許等差不詳則無以正天下之體統故爵秩攸分因而祿賜攸分

首二節 班分列也有等差分明森然不可僭差意周室所以公天下之大端馭天下之大柄也 惡自班而生謂之曰班則賤不得擬貴寡不得加多彼僭竊兼併之諸侯何樂有此如楚最強大地方數千里而於爵爲子地當五十里能不惡其害已 王人馭富馭貴而詔爵祿則必布在方策以杜僭冒垂永久藉畫若斯之重也

天子一位節 位即秉歷位之位站立之所也位隨爵而上下故班爵以位言之一位言各爲一位也正是班列使不混處 天下莫尊於天

而惟王爲天之子以故獨一位 除天子與君一位言其獨尊其餘一位皆以次而降不得上擬之意 列爵以德以功以親而分土又觀其爵通氏小註云爵位盛大以無爲爲德者公也爲王斥堠以君人爲德者侯也以長人爲德者伯也以安人爲德者子也以養人爲德者男也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上者士也三命爲上士再命爲中士一命爲下士 五等以天下大勢言所以差次滿垣品秩升翰是班爵的提綱六等則從五等中細分出來以君而臨卿大夫士猶以天子而臨公侯伯子男要令百辟各伸其尊而益以成天子之尊總是天子班之

天子之制節 天子之制節是班君之祿天子之卿四節是班臣之祿

末節言雖衙門中人受祿幾何猶然有五等與君臣之受祿同也 天子一位至尊也其位至尊則其祿亦至厚邦畿千里式廓益獨增焉自天子而下位之尊卑懸絕故祿之多寡迥異公侯受地儉於百里視天子裁什之一耳至於伯以七十異子男五十皆加少矣凡四等也四等之外且有不能五十里僅附諸侯以達天子又益加少焉者要之無甚大國也蓋王者有公天下之大端則錫與剖符嘉與群后共之屏翰樹而不虞其孤立王者有制天下之大勢則宅中圖大不令庶邦竊之曾指運而不虞其不掉有周盛時有封建之利而無封建之害則惟居重馭輕所爲經制得哉 不能達至附庸不重通姓名言國之小有至此者論班祿故也

次子之卿節　居重馭輕要重天子二字侯伯子男有國之君也卿大夫元士則天子之臣耳臣之受地視君此固重內之意然而卿獨視侯大夫則降而視伯矣元士又降而視子男矣不惟內重於外又且卑殺於尊總見有等之意此班祿於天子之國中者　侯地雖百里却與一國有爵者共之祿人之地止三萬二千畝而已視侯者亦三萬二千畝也不然十卿且盡天子之地矣餘可類推

大國三節　又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蓋地有廣狹故君卿之祿三國各異　君十卿祿而卿之祿則四大夫是大國之君祿最厚於列國而卿之祿亦最厚於列國之卿也惟地方百里可以加厚故耳然自卿以下若盡如此例則地又不足以給故但倍之而已同之而已各有攸

當大國節之倍上士言僅倍上士不復如卿祿之倍而四矣餘可類推代耕是說祿數言庶人在官者之祿幾何足以代其耕也末節乃明言之　次國大夫倍上士口氣與大國不同言次國大夫之祿依然如大國之倍上士餘同小國節同　君主之卿佐之大夫士庶人相與夾輔之大國次國小國之所共也君卿之祿大國獨隆次國小國不能同其隆大夫以下之祿大國漸殺次國小國不更為之殺蓋大國以下其地漸狹若盡同其隆則地之所出不足以詔祿可以異則異也大夫以下其祿幾薄若更為之殺則祿之所入又不足以養廉可以同則同也二卽倍也不言倍而言二以四降為三以三降為二乃大國三節緊關處故仍出二字以別於三見不得與次國等只令人易醒也

耕者節　此節是明祿數自此以上其數皆可推也不但解代耕之義田必加畝以糞差等自此分矣　上農五句重箇差字均糞也均食也而有勤者惰者勤惰半者勤多於惰惰多於勤者有糞之差故有食之差有如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亦計功而與之食稱事而付之稱者然零碎細計人數而後日以是為差應班字也以明其人雖微其祿雖寡亦必計功稱事班班有等與君卿大夫上士下士之有差者同　謂之庶人本以力耕得食今旣在官詎得不詔之祿第其中煩簡勞逸各自有差假令歸農而耕所食亦必有差矣是故耕之所獲幾何則祿之所受亦幾何若曰用以代耕云耳蓋雖卑卑下吏區區薄稍亦必上下其食班次秩然不令食浮於人人浮於食也自是而倍上士者倍中士

者倍下士者引伸而加之多自是而四大夫者三大夫者二大夫者自下而達乎上矣當年周室之班祿茲非其造端托始者哉

敢問友章

論友而但曰不挾心為要也不挾有三而獨詳於貴貴尤易挾也後章又以尚友廣之皆孟子識友道之大處　或問友也者三句與末節恰似重復相混如何分剖曰友也者三句且只說友以友德不可有挾其下言惟有德不可有挾故古人都不挾貴此處只是說箇不挾貴的樣子而有德之所以不可有挾尚未明言之也末節乃明言之曰德在則為賢賢在則宜尊與貴之宜貴一段故不可以有挾也乃明友德之所以不可有挾處　天下有達尊爵一齒一德一通章只認此意自了然

矣
首節　本意在不挾貴挾長句引起挾貴挾兄弟亦挾兄弟之貴也作文宜幹旋歸重爲是如云交誼既定忘年可也至於貴倨尊大之習尤非可施於論交者况挾兄弟之貴而驕之乎　二友之友應問友之友言其友也當不挾云云而友　友德乃友之本意與君子之仕行其義一般友而有挾不明此義故耳　友而論年乎論勢乎論閥閱乎有挾亦何不可乃友則友德矣夫德何物也而可以所挾加其上乎友德何事也而可以有挾參其間乎只如此虛活說去纔貫講節淡末節矣天地間至尊者德而所友在此自覺俗情頓釋　解不挾之故全在拈出箇德字明珠高懸萬寶皆輕

孟獻子節　此下一步進一步見世間不問何等貴勢皆可無挾極言之也　百乘之家言其貴也自有友至忘之矣輕輕開敘只是友此五人中話其下方原其所以友此五人見獻子能不挾貴非謂有友五人便是不挾　夫人自挾其貴則必自有其貴自有其貴則必欲人之有其貴獻子之與此五人友果以五人爲何如人哉良以五人操履潔白襟期超曠其視獻子之家漠如無有脩然灑然殊非勢利中人向非有德何以至此故獻子友其德也假令五人亦有獻子之家獻子將不與之友矣夫人有獻子之家獻子且不與之友况復自有其貴而挾之乎
非惟百乘節　此節重國君字不止家矣下節重大字不止小國矣吾於子思數句只似評品的閒話要在不挾其貴公之意蓋曰吾所師之友之者惟子思顏般其人可重吾故師之友之也若王順長息其人無足重者只是事我的人豈吾所師而友者哉味其語意師友全是論人論人者論其德也是公知友之爲友德也必知友之不可挾矣且復挾其國君之貴哉　上二則字如纔字末一則字如却字轉語也則事我者也猶言非吾之師與友也
非惟小國節　看此節須識前後兩段伸縮相生前段假說他儘自飽滿後段却說他大有欿欽恭外度賢之道德固當嚴其所以尊之禮內度我之位分尤當究其所以用之實不然而賢者抱道懷德空區區博國君之禮際已耶　未命則承望其顏色既命則趨奉其意旨起居食息無敢自恣若弟子受命先師之禮恭謹極矣夫疏菜之爲物澹矣而

飲我食我出自君子則其儀豐其貺厚矣始一餐未足享其儀屬厭未克承其貺焉此而不飽敢乎非謂魏魏國君一飯寒素之家爲光榮也　有此良足多然人主所當爲不止此也大上忘於此其次進於此公則終於此矣斤斤細謹莫收徵士尊賢之報區區狥節寧追樂道忘勢之風　尊在三天字上見以此位此職此祿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者而公孫所空勤登庸弗繼謙光嗣美實用罔聞其如天意何哉　士人伏在衡茅獨可奉命唯謹爲尊已爾平公王公也王公則有天位天職天祿在矣謂宜尚厚其祿爵被以絲皇之顯赫隆重其事權崇以上帝之寵靈而區區奉命何爲者也此特士之尊賢而豈王賢之尊賢乎
舜尚節　此節天子二字最重從上百乘小大國君層累到極處

之而亦饗之俱屬堯斯則君臣而賓主之賓主而迭爲之都無意象形骸矣不惟不挾而驕人亦且忘其爲下士矣　貳室天子之副宮也帝居崇嚴而以甥故館之益崇顯之極不復計簾堂之常分矣　大烹以養聖賢授餐而將嘉樂猶其常矣至於身就其館而從容饗之則親密款洽極矣　亦字承上句言不惟把舜館在自家副宮自家也就饗於舜　堯自是天子舜自是匹夫友字從何處討自迭爲賓主來也却須說到分朧處方是世間惟朋友之交其歲月深其意氣洽自爾名位脫略形迹渾忘玆以君臣之閒迭爲賓主名位之脫略極矣形迹之渾忘至矣豈非天子而友匹夫哉若但養於畎畝之中舉而加諸上位尚是臣之未必能友之矣

用下節　細玩此節解上文可疑處也何可疑也上文皆上敬下也夫敬者有所尊而欽承之世間只宜下敬上似不宜上敬下乃古人友不挾貴都是上敬下的事蓋用下敬上因上之貴而貴之也唯夫上也却用之敬下則以其分雖下其德則賢敬之所以尊其賢耳夫論勢則貴爲上論道則賢亦爲上是用上敬下猶之用下敬上皆天理之不可無人心之不容已者蓋與貴貴同歸於義矣詎可疑其倒置上下而曰非義乎哉吾謂友德不可以有挾者以此　義字卽自貴字賢字上討出既曰貴曰賢其宜貴宜尊可知

交際章

前五節反覆明交際不可卻末二節借論孔子明已所以不卻交際乃委曲爲行道計非苟合於今諸侯

交際二節　自彼而加此曰交交則兩相接矣際也　既交際矣而必問其何心便是深求苛求疑其儀不及物隱然以爲當卻孟子則謂巍巍王公何求於士而儼然禮際相先其有未將之恭明矣亦隱然以爲當受也　第二問若曰君以尊賢爲義其以交際致恭宜耳乃士以守已爲貞卽卻之似未爲不可而人輒以爲不恭何哉第二答全重尊者二字彼以恭交而此以恭受猶以等夷之人言耳維茲交際則尊者賜之矣賜出於尊者宜何如其凛凛皇皇敬而受之者却乃先計其取之義否而後受之卽此竊計之時其偃蹇藐忽之意可想以卑承尊豈宜有此人之以爲不恭則以是之故哉　不斁其今日之交者爲恭而深

討其前日之取者爲貪求人亦大苛矣其下萬章到底說當卻只爲取者之貪孟子到底說當受只爲交者之恭只此兩項辨難凡五往復

曰請無以辭卻節　章意尊者之賜卻之誠爲不恭不義之賜受之又爲傷廉請曲爲之卻　辭卻心卻要分曉辭卻直卻之也心卻則以卻不義之心托於他辭是在心裏隱隱卻之與直卻者不同故曰心卻若但心討其不義與上文何殊　夫易辭爲心而借他辭以善其卻特欲解不恭之誚乃章之意要以無受爲主也此無他蓋以彼之取權我之受耳却不知君子受人之賜不問彼之取於民者何如弟視彼之交於我接於我者何如果然以道交以禮接卽孔子之義豈不至高吾度其亦斯受之矣如必紆回　轉而竟歸之無受將高義出孔子上耶　孟

子不御交際本是願學孔子所以此節一露第五節再露末二節則全
說孔子矣　交際非無處之餽便是以道者交際自恭出便是以禮者
皆上文所有
今有禦人節　上節言士之受賜只可論交論接不必論取此言取不
可不論也今有句正以取言之交便是接變文曰餽專指送禮時言之
引康誥趣言禦人罪狀若曰今諸侯豈至此乎　生理滅絕頑冥不
靈昏不動心於死矣何是凡民句言其惡極罪大無人不恨當在與衆
共棄之科　自殷受至爲烈來詳以爲闕文衍字以上下文氣不屬也
是矣若揚中出此處語與辭受說之天下不以爲泰同意言天下之大
也而殷周受之不辭乃顧天顯人之盛事今人須義然别於今猶有耿

光爲區區交際乃必辭之以明潔乎
曰今之諸侯節　此問獨加致字以本意要駁孟子其交也三句故云
如俗語大膽之謂何以駁之以小大駁之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者居
然殺越之貨惡孰大焉彼其以道交以禮接區區禮際之善曾不足贖
其辜一而君子乃斯受之此區區者將不爲大盜之籍乎哉　比而誅
盡誅之也教之不改者誅改則不誅矣是不盡誅之也正與比字相反
子以爲三句只是借王法辨令諸侯不是眞盜夫謂至盡也言其謂
之盜特充類至義之盡耳上下一氣相足豈判然理法二項乎　夫謂
非其有句便是律之大概意言禦人之眞盜不待教而誅而乃以今諸
侯當之特謂取非其有耳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果遂爲眞盜乎

哉此盜謂禦人取非其有以義律之爲盜自不待言而充滿此禦人爲
盜之類至於義之至精密處則眞盜固取非其有也諸侯亦取非其有
也夫然後謂之爲盜云爾果可與國門之外殺越人於貨者同類而共
謂之哉　夫謂句要得小而大之之意夫殺越人於貨者盜也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譈者盜也諸侯雖取非其有寧有至於此極者而概以盜
謂之路溥惡蒙大詬如果與眞盜同科將天下之不爲盜者寡矣　充
類充盜之類也如何却至義之盡緣均是人而謂之盜以義論也充類
亦是據義推到極處豈不是至義之盡此句歸着在盡字上見非即謂
之盜而盡字則包充字來　孟子本論賜之可受萬章以獨禦疑其不
可自義之盡也以上孟子極力辨析獨禦之說破矣孔子以下復理前

說而明賜之可受　禦人即影今諸侯　孔子與前孔子相應比其交
三句又出一頭夫獵較近於爭奪非若以道之交以禮之接也獵較猶
可況受交以道接以禮之餽獨不可乎　以上五節總說不必深究從
來
曰然則節　論獵較節是論交際說孔子便是說自己　通節只說孔
子仕爲事道全重爲之兆一句先簿二句且只說孔子獵較自有不苟
同處無害於事道耳至於獵較以行道爲事都未明言至爲之兆句方
說不去而獵較意在委曲爲行道之兆一節正話只此一句其下則完
足此句耳　何謂事道其仕以行道爲事而非枉道求合也　章三問
皆疑獵較也章初闕獵較意便謂當去不當獵較故曰既獵較將不事

道與日事道也日既事道如何獵較日孔子先簿正云云漸化而之道
即獵較無害於事道也曰如此委曲畢竟要獵較奚不去而終獵較乎
恐終不得為事道矣即初問意 先字有意不以變俗先也正是更化
次第 道行自兆始兆自為始婉轉漸磨而不驟變其獵較所以職遇
合之用將信翻之機就小試之功正所謂為之兆也此皆道內之委曲
豈道外之苟且而謂其非事道哉獵較如此受賜可知 人若來見一
二明效信吾道之可用誰肯使之大行如孔子仕魯而三月大治能使
市不飾賈男女別塗其君相亦翕然信向豈非大行之兆若使仕魯之
初將獵較小事驟然變革人情駭異展布無由何從有此兆乎 始之
不去委曲為兆耳可行而竟不行何若乎然後不得已而去夫道合

則留不合則去故孔子生平未嘗三年而苟淹人國也孰謂非事道哉
是以二字語脉自奚不去之問來所字指國人言如其三年淹則苟淹
非事道矣
孔子節 上節即是見行可之仕其次際可其次公養亦並其行可耳
孟子之受交際即此心也 行可即上節兆字是也見行可者未任之
先蚤見其有可行之機而仕也如因桓子禦用知道之將行是已 衛
靈衛孝亦奚愈乎今之諸侯而能禮我能養我仕之可也聖人之不為
已甚如此 上文不說不卻交際到此忽出箇仕字不是帶及字樣益
孔子周流四方無非皇皇求仕借令鄙薄獵較不屑受賜則立已太峻
令人不樂親就誰降心汲引求仕不亦難乎以故獵較猶可受賜更可

只要仕之路須寬然而有餘地所以後面通就仕上說起末節又細數
讀者識破此意孟子之不卻交際纔有着落處矣
仕非為貧章
聖賢言有次第如此章抱關何未露職易稱意留在孔子節孔子節未
露不行道意留在末節末節出道不行三字而通章立言之意盡露矣
今人每每先露以致重復錯亂失其本旨戒之
首節 朝廷建官位士豈以此周恤貧士而補其不足耶故士非為貧
如若為養則庖廚之人皆足以供之何必合二姓之好備六禮之儀
也
日有時言非其常也不得已耳
二節 語脉自仕非為貧來若仕本為貧則為貧而居卑居貧豈不更

利於貧乃仕非為貧則為貧之仕第可辭尊富居卑貧取其僅可濟貧
足矣
三節 抱關擊柝何以為宜彼不過識啓閉慎譏察節勞更警昏曉皇
皇夙夜僕僕道路而職已稱矣非有守土之鉅任振德之偉伐必待行
道而後可者故宜抱關擊柝只是說箇居卑貧的樣子非又添一層
繫守關隘如在抱然
四節 辭尊節言抱關擊柝之宜孔子節則證抱關擊柝之所以宜也
夫委吏乘田豈非抱關擊柝之類孔子皆嘗居之誠謂一會計之當一
牛羊之茁壯長則可稱塞其職故宜居也則抱關擊柝之宜可知
末節 上節且言小官之職易稱故宜居此節方言小官不須行道豈

不職易稱而可居哉　此節口詞串落而下兩項平對不得言惟卑貧者乃不須行道若尊富者却必須行道也其原頭自爲貧二字來夫爲貧云者避將之窮吾道必不得行其仕本不爲道而爲貧也此之爲仕只有責不在行道者則可乃位卑以言高爲罪是位卑以行道爲罪也其責不在行道明甚若夫立人之本朝而做大官者却以道不行爲恥可謂責不在行道耶此爲貧而仕者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也

士之不託章

此章只因從託上說起費了如許周折如謂食不可虛受而僅受其周彼抱柝者周又不可常受而僅受其繼自庖廩者然則國君之養君子不亦難乎此無他良以託之爲言食其祿不在其位故也誠如堯之於

舜始乎供養後舉而加諸上位則天位與共天祿與食君無獸畜之誚士無不恭之嫌無論托於諸侯非禮而亦何必於託乎哉　通章妙在後面出一舉字破了章首託字遂將許多葛藤一刀兩斷託者不舉舉者不託原自不可並立也

士之不節　士失位猶諸侯之失國　而後字因上諸侯字生昔也擁千乘列六服儼然爲南面之君今卽一旦失國詎不可於友邦一寄公乎　問士如託諸侯便與諸侯同尊重乎曰非也但謂禮大於分諸侯卽失國原曾做諸侯寄公亦非過分士原不曾做官而儼然受做官的祿於分何居故不敢

君餽節　此節只宜辨明餽之可受下節方接之以辨不託　抱字要繫士未做官亦抱也受之不爲非分矣　固者原有之辭與固相歸之道同言從來是如此君既有周之義士豈無受之義乎　義與禮相照義者宜也合於禮則宜矣　此節輕只是起下援例之問

周之節　賜與託一般自下寄祿於上則名託自上頒祿於下則名賜耳　受周受賜同一受也受周爲以抱自處受賜獨非以抱自處乎而不以受周者受賜何也答言因士未做官故不敢受仍伸首節不敢之說也問不做官如何不敢答言賜與周不同周無常數不問多少爲抱者皆可受之若賜則有常數必須做官有常職者方敢受之如抱關擊柝受賜幾何亦只以常職受焉既未做官安有常職既無常職安得受賜受則以爲非分而不恭矣故不敢也首節不敢二字至此方見明白

首節雖取諸侯相比而士所以不敢如諸侯之託尚未分曉分曉全在常職的常字賜乃常祿故也

曰君餽節　常繼之常語脈自常職來有常職而有常祿此可常繼者也若夫君餽之粟此猶閔士之窮將已之微將一行之將亦如常祿之可常繼乎看來此問亦知餽不可常繼究竟餽與託同不可受等耳乃回顧本問之意　問餽串下餽而以君命將之也亟字正應常字當是時豈不自謂禮義殷勤恩數稠叠可當賢者之歡心哉乃子思云云於卒於其最後一餽也前此猶勉意受之　摽而出之大門顯拒之不少假借也子思之氣岸如此斯亦壁立萬仞者矣　似卽謗劣無足比數乎猶意君當以人禮見待自今以後始云云蓋不惟不以爲禮義之殷

勤恩數之禍蛩而至覥爲獸畜拒之深矣夫亟問亟餽其意何居謂庶
幾得子思之歡心也豈非將以悅賢哉既悅之即當舉之能舉而能養
在其中矣而公不之能也此雖能養而未必能悅刎亟問亟餽以成犬
馬之畜此其重拂賢者之心爲何如尚可謂能悅賢乎曷怪乎子思之
不悅也　蓋自是句識其見之晚也若曰向微子思之拒猶將常常而
繼之耳重自是字　說繆公不能悅賢見君餽不可常繼也
曰敢問國君節　敢問國君二句有左右不是沒可奈何之意言君子
居是國也既必藉其君之養而國君之養君子不出於賜則出於餽耳
乃君子之於賜也既以常職之故而不敢受君子之於餽也又以常繼
之故而不悅受然則爲國君者將何道之從乎　以君命二句文勢要

側向其後數句上去君命將則當下拜詎不念君子勞且屈哉頻問遺
初加而寵命不遊非所以隆尊禮昭鄭重也當是時即當折飲於稽首
拜受不顧其勞不嫌其屈矣乃其後詎可常繼乎哉但令廪人云云命
不可屢屢則簡亦不可數數則瀆　要知其後數句亦是曲爲之計非
其上者方振得起末節
堯之於舜節　末節收煞在舉字極有意蓋上文許多周折只爲人君
不能舉舉在上位則有常職自合受賜併庖廩之繼無所用之矣餽不
可常託不可受又何論哉　舉蒸舜極言之帝子環來朝貢紛集百物
羅列自古人君養賢未有若斯之隆者　把箇養賢的道理說到十分
圓滿處所以幾着未付　如云這幾件做王公尊賢了見上二節未滿
人意

敢問不見章

通章要領何在總爲吾德自尊何可詘節往見　先言分不敢見次言
道不可見其分不敢見首二節已盡發之而道不可見之意未盡也其
下兩引古證其辭反覆激烈總爲賢而多聞吾道自尊故欲見賢人而
不以其道即接道字說去禮義即其道也末節則言孔子有官職乃可
守官士無官職只合守道安可往見諸侯乎此章重一箇道字與天下
達尊有三之意同　多聞與賢之道乃吊平抱負禮義之道乃臨時操
持有此抱負自有此操持一也如美玉便可求賈
敢問節　第一問要認箇何字言士之不見諸侯當必有行而宜之者

吾知其爲義第義之爲用千變不窮不識此一不見也在義中爲那一
件乎答言不見諸侯在義中爲禮之一件　何謂見因君之召而往見
之也　人臣有見君之義士而居人之國詎可不謂之臣但士方混迹
負販之區跧伏土苴之下雖曰爲臣但可謂之市井草莽臣耳其分甚
卑其名甚微總之爲庶人耳非若封疆廟廊之臣傳質見君而爲臣者
詎敢妄自尊大偃然如傳質之臣見於諸侯哉不敢見乃小心安分處
禮也如此則行而宜之矣不見諸侯之義其在斯乎　禮義字如何分
別曰禮也者敬也以謹恪爲主義也者宜也以方正爲主未達曰退藏
安庶人之分而不敢往見乃小心之翼翼處故曰禮毅然嚴士子之節
而不肯往見乃大節之凜凜處故曰義

庶人召節　此節接首節不敢二字而論之萬章說庶人之於君有召皆不敢不從故君召庶人役則往役誠不敢不往役也乃君召庶人見却不往見獨敢不往見也夫子謂庶人不敢見於諸侯蓋竊恐其不敢不見耳　孟子之答仍歸重庶人字上而義與不義則就役與見上分之蓋往役固庶人之往也往見亦庶人之往也第往而曰役下更於小人之勞力自是小心的營生庶人之所宜也義也往而曰見上擬於人臣之利見却是大膽的勾當庶人之所不宜矣非義矣然則不見諸侯守禮正所以守義耳豈其減淺偃蹇敢於抗人君之命哉　鋪排禮義二字爲下文張本

且君節　上二節以位言則士不敢往見此節以德言則君不宜來召

君既不宜來召則士亦不宜往見矣　上二節語氣和緩此節稍激烈矣本意重德一邊故也若曰士固不敢見亦豈肯見乎往見不義一句至此纔發得透徹飽滿　上論士此却論君故用且字且若句即接上節君欲見之來　欲見之見雖曰是召見不是就見亦不是容易討得君也乃欲見士當必鄭重其人而多聞與賢正其人之可鄭重處多聞含芳漱潤蘊籍弘深可以啓心可以沃心賢則履道通德品地卓越可以正己可以正物

繆公節　繆公借古自矜視千乘不勝其重也故子思亦引古人之言折之　以位脩應庶人不傳質以德脩應賢與多聞而本意重德一邊言子思當初算計亦如我前三節之意　巍巍千乘願附朋儕此亦季世所僅見者然且求之不可得也矧令趨承其教令哉而況可召與言召之乎不可得也此況字及後況字俱進一步說

齊景公節　此節從虞人說起詞氣更激烈矣虞人二字語脉自子思來言子思抱師世之德其高自表竪不少假借固也乃虞人何人然且要其一往有死無二若此不可令與諸侯門者愧死哉

敢問招節　細說一番正見旌招虞人爲非其招　以皮冠四句首尾相應中間旃旂輕輕敘過引下句耳如云彼其羅驅原隰林麓之間棠犯風雨瞬明之際招以皮冠固其所有事也不以旌也自是而庶人而士以旃旂而已要未有以旌者以旌者其惟大夫乎彼其品秩崇矣勳伐茂矣物色已招寵異斯爲宜耳自士庶無與並焉詎可與皮冠之夫

同類而共招之耶　周尚赤帛色純赤通帛言無他飾也取其質素象庶人之樸貞旃而加以交龍爲旂取其變化象士之出潛離隱旂而加以析羽爲旌取其文采象大夫之浚明而經綸顯設

以大夫節　何以知庶人豈敢往也以虞人死不敢往決之也蓋有非其招無一可往即優以逾涯之寵錫以異數之光皆有所不敢也　觀此死字可見將殺不重景公　三之招俱是死字指所招之物件言夫非獨大夫以下各有招也蓋亦有賢人之招焉不賢人之招焉賤而貴之且不可況賢而不賢之乎此乃無中生有　取庶人與士人而比之相去遠矣取賤而貴之之招與賢而不賢之之招其相去又遠矣虞人也且不往賤而貴之之招士人也乃往賢而不賢之之招設與皮冠之夫

相對不幾令人愧死哉
欲見賢人節　自且君之欲見以下五節總說欲見賢人招非所以此
下接說欲見賢人舍道無可以者蓋從上五節悟出合用道字換了招
字也　賢人字不閑道字正從此生見賢必以道猶請神必掃室若要
見不賢人何須以道若欲見賢云云道惡在乎前所稱禮義是也而此
義便是路此禮便是門　禮義即道字禮門正應上門字引詩又不及
門乃古文錯綜不拘拘處　義主正大其途無容私故如路禮主謹嚴
其閑不可踰故如門而君子之心正大謹嚴原自有無容私不可踰者
在故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唯君子　不重由與出入重是路是門人
誰無由然他人則旁蹊亦由矣惟君子則由則已由則必於其路人誰

無出入然他人則曲竇亦出入矣惟君子則出入則已出入則必於是
門則彼欲見賢人而不以禮不猶欲其入而閉之門哉　引詩本意不
在明君子能由是路蓋上文曰路曰門要見義禮可由可出入耳未見
其所以可由可出入也此處周道便是義路而此路坦平正直非傾側
邪曲之比故履之可以觀視小人也豈不可由可出入哉　周道兩周
之道也如底不傾險也如矢不邪曲也君子心不傾險邪曲故足在此
故曰周道就是平而且直者人誰無履而惟平直之周道則君子之履
此為之所而小人之視為法者在焉須重所字　二所字正從如底如
矢來若曰吾所謂路如底如矢方是
孔子君命召節　通節重箇君字終以君命為重故也如庶人召之役

節非與不是真疑孔子為非言孔子禮義之中正其無可非必矣今言
士不可往召將謂孔子非耶孔子既不可非則往召未為不是矣　仕
為臣也當仕正直為臣時也當仕則有所司之事是有官職之也有官
職而君以官召之安得不急趨其命乎何也任有專屬責有攸歸誠無
庸偃蹇遲回為也　士不當仕即無官職既無官職其何以召之安得
以孔子之事為解若全章出題此節卻為偶贊為臣者事若彼市井草
莽之士曷可執此而例論哉
一鄉章
此章須知本意原在次節首節辨緊處方有着落緣尋常說友只是麗
澤朝夕相與並世之人已耳未聞以古人為友者故首節先作三疊層

層累到友盡天下處友道似足卻不知君子視之猶以為未足又必尚
論古人之世而求知其為人之真是尚友乎古人矣蓋神情契合千古
有如同方不在區區形迹間此孟子之達觀也
一鄉節　兩個一鄉善士都是善蓋一鄉者國與天下併同蓋識力足
以為鑒臭味足以為招故也若把上善士作品之高下善士作人之衆
恐不應一樣一鄉之善士作兩樣說　先言一鄉一國以形天下之大
下節言又有大焉
以友節　學者自幼便誦詩讀書當作見成看註中既字是讓過最得
可乎二字要從三其字討出夫詩誰之詩書誰之書總自古人之心
精中流出是詩乃其人之詩書乃其人之書也業已頌其人之詩讀其

人之書而竟不知其爲何如人無論千秋之胸次非克開拓卽鄉國天下之善恐亦不能厭飫其中而籠蓋其上矣如之何則可　尚友全在論世古聖賢做人全是與世推移而今直須頌讀中尚論他當日處何如世想見其爲何如人卽面覿非若焉眞尚友也若以世字作行事之迹今日讀鄉黨一篇人人皆尚友耶尚友亦必爲世之善士能之振古人豪如孟子是也

問卿章

玩通章本意不在論卿全在警王而喫緊在易位二字以見怙終愎諫其禍至於此極　問卿問臣道也而孟子謂臣道以君爲本於時未答問卿而先曰王何卿之問因論貴戚不同異姓至可易君之位所以震

警齊王遂令勃然動色此乃章旨歸着處其下徐及異姓結前語若曰異姓不同貴戚故不得易位而過大怙終其可以易位自在也可不懼哉　問卿問貴戚異姓皆問其道也　諫也諫而反覆也二卿並同只輕輕敘過語意歸着在易位與去上大字正起下易位　宜重貴戚發揮當其時祖宗爲重君爲輕彼其屬在天潢情関骨肉豈忍自同疎逖其爲行逝令祖宗之宗社一朝淪喪乎　曰王朋重之也從臾迴互而不據禮以對是面謾而懷二心也臣何敢焉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四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十五

古郇王國瑚夏䋲甫著

告子上篇

論性數章

問世人實有生而不善者非盡習之咎也安在性之必善曰人性非他乃太虛中生機之所凝成也生機在太虛無思無爲油油藹藹有所爲不善也者第生機千變萬化如木氣有時偏勝人得之則其性懦弱矣有時金氣偏勝人得之則其性剛狠矣懦弱剛很不善也乃太虛中之生機曾何不善之有孟子之道性善乃遡其淵源毋以太虛中之生機言耳其於懦弱剛很之類則曰是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矣　告子

本旨只是性無善無惡孟子本旨只是性有善無惡皆不難見難處全在辨折處詞鋒正意首二章都不明言

性猶杞柳章

告子本意只要駁箇爲字見性無爲也孟子曰則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是仁義亦無爲矣性無爲仁義亦無爲仁義豈在性外哉不言性善而性善自明此孟子詞鋒之妙

性猶杞柳節　今謂卽義是性人性皆善者非也夫性渾渾淪淪不識不知沕沕穆穆何思何慮居乎立象之先超乎成器之外直猶之杞柳然至於義則知識用事象若立于人官思慮當權器若成於物則乃不猶之杞柳而猶之桮棬矣如謂性爲本成之義義爲當體之性亦將謂

杞柳爲本成之桮棬。桮棬爲當體之杞柳耶。 本是論性與義平對不得。 以人性爲仁義二句。正是明解性猶杞柳二句。人性之無分二句。正是明解性猶湍水三句。人無有不善二句。正是明解人性之善二句。與由射於百步之外三句。正是明解智譬則巧二句一般。且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爲而後成。猶以杞柳爲桮棬。必待爲而後成。豈非性猶杞杞而義猶桮棬乎。人無有不善二句。分明說兩者一般。猶字涵在中間。

告子亦不說性惡。只說是箇渾淪的物事。

孟子曰子節 告子只說爲不曾說戕賊。孟子說爲。必至戕賊。杞柳可戕賊耳。人如何戕賊得。 孟子折告子。全在拏住箇爲字。而痛快醒人處。則在爲必戕賊人上。戕賊猶言殺害。試看杞柳做了桮棬。還能再生

四書翼抄定本　卷十五　二

芽否。 子謂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並未思爲時。作何狀耳。夫以杞柳爲桮棬者。將必繩之削之。矯且揉之。殘其天質。傷其本形。今杞柳不復可生活。則以人性爲仁義者。亦殘人之天質。傷人之本形乎哉。而直仁義。從古非之。乃其人未嘗不生活也。人性與杞柳。果可同類而共爲之否。此何取譬之不倫也。 恐子之言一出。則天下之人皆曰仁義能戕賊人。于是棄擲元善。奚以羽翼乎綱常。蕩滅直方。誰則扶持乎宇宙。世教民風。殆不知其所終已。其貽仁義之禍。豈淺鮮哉。 子能句。是詰難之辭。將戕句。則度其當至戕賊。所以上用乎字。下用也字。乎、疑辭也、决辭。 此節緊關。只在戕賊人三字。率天下二句。特就戕賊人上。咨嗟以足上意耳。非所重也。 用人字替性字。最醒。人外無性故也。

性猶湍水章

性猶節 仍是上章心腸。止是換箇面目。 湍水不須戕賊。故取喩焉。謂決向東西。何曾戕賊了湍水。以人性爲仁義猶之乎決耳。亦何至於戕賊。 湍字喫緊。要認眞。乃旋轉向環。未有所向之時也。當此之時。聽人之所决之。決之東。則流而東矣。決之西。則流而西矣。豈其流必於東。而與西分。流必於西。而與東分哉。惟性亦然。夫性在厥初。渾渾耳。淪淪耳。無善無不善。有何定向。惟人之所爲之。人爲善。性亦隨而善矣。人爲不善。性亦隨而爲不善矣。曾何分於善不善哉。其與水之無分於東西一也。故曰性猶湍水也。 要知決諸二句。雖論已决之水。正明未决之

四書翼抄定本　卷十五　三

水。可見人性無分。雖論有爲之性。正明無爲之性。皆因流而遡其源也。

水信節 此亦只因其言而折之。告子說性猶湍水。謂其無分處相似、耳。乃水雖無分東西。而實有分上下。則水未嘗無分也。水既有分。則性、亦有分。性之必善。分於惡。水之必下。分於上。一也。然則子曰性猶湍水。吾亦曰性猶湍水。人性之善。即子湍水之說而可决矣。 無分於上下乎句。便是水無有不下了。乃人無有不善。與水無有不下一般。然則人性之善也。豈不猶水之就下哉。看來子謂性猶湍水。其說自是第子之解性猶湍水者非耳。須知人性二句。且虛虛說。人無有二句。方着實說。正是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處。告子前兩問皆然。

今夫節 正話雖在人無有不善分部。却全悉此節。不然則無解於惡

人常多之說矣 無有不下者水也而容或有過顙之水則上矣甚且有在山之水則又上矣此果水之無分於上下耶則搏之使躍激之使行有以使之焉耳 是皆二句直據搏而四句言之非又深一層 水之性非能為搏也非能為激也不能為搏為激而以過顙在山為水之性可乎蓋水之就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也柔弱則搏之不得不躍激之不得不行水特不能以自主耳如遂歸咎於性將固然者非性而使然者顧為性乎 凡在外之形能凌逼旋拂亂令人物不得安其性命之情者皆謂之勢 勢外來者性本來者相反看 人之可使與上二可使相應使字只淺淺說猶諺云着他也若說得太深作強使之然則下句便重在說不去矣細玩乃見如云人無有不善宜乎但可着他

為善矣乃亦可着他為不善者豈其性亦有不善者存哉蓋其性為勢所使猶水為勢所使故也 問性為勢所使之實曰內之欲出而與物搆而勢成乎外外之誘入而與心鬪而勢成乎內此與搏激之勢何異由是真性既壞而為卻從之斯人也始可着他為不善矣要其初則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一也 誰謂無分於善不善哉

生之謂性章

此章從生之謂性說起孟子妙在不說他然亦不說他不然只就他生之謂性一句層層詰問而告子曰然曰然最後說到必不可通處告子不復曰然而生之謂性之說自屈矣蓋生之謂性以生便是性無二體也而白便是白寧有二體告子既曰生之謂性則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告子得不以為然乎夫性有仁義因有偏全人與犬牛所自別也今言性止是生更無仁義則性之無別明矣告子既謂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又得不以為然乎夫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固以為然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告子亦以為然乎夫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者不然則羽雪之白猶玉之白者亦不然羽雪之白猶玉之白者不然則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亦不然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者不然而生之謂性何得獨以為然也此如縢自上垂下遞嘗自下捲上告子到此雖欲自然其說而不可得豈待孟子更置一辭哉

首節 告子因設喻被孟子難倒意旁喻莫若直指故明言性體如此

告子前後數章只為生外無性言性之為言遡所本來已耳乃為類之本來止有此氣凝神發能覺能動之生若夫曰仁曰義曰善曰不善皆生後之所添入曾是以為性乎吾言性而杞柳之湍水之者以此告子本意不在指生是性只要說仁義善惡都不是性

次節 愚謂生之謂性告子本是坐名直指猶言告子者告不害也正與白叫做白相似此乃順其意而詰之也故告子直以為然此處全未露出無分別意第二詰方說白固叫做白而三様白亦有差別乎夫羽雪玉雖同謂之白試取玉之白與雪之白玉之白而比之其色寧無差別而告子強以為同何哉蓋以我云生之謂性誠以性只是生更無善惡云耳既無善惡便無差別如謂羽之白不猶雪雪之白不猶玉是白

復有差別也吾方謂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而謂白有差別何以明性
無差別伸我生之謂性之說乎故亦心非其不然而姑曰然若曰質雖
各別色實無兩云耳
末節　玩然則二字須牽扯上文方是如云子謂生之謂性猶白之謂
白則謂性謂白盖可比而觀也既謂羽之白猶雪之白雪之白猶玉之
白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若性只是生生之
中無復仁義則蠢然肧胎有何區別何犬牛生來其性已不相似至于
人生之性尤靈秀適於物與乎然則性之有善即生之謂性而可決矣
　問生非性乎曰生外無性也曰告子何以見非曰告子但知生之謂
生不知仁義禮智皆吾之生意也如薑之辛醋之酸豈非薑與醋之生

意乎使告子而知此雖謂生之謂性即形色天性之說可也
告子曰食色性章
此章妙處全在首尾兩句自相擊應蓋食色性也即章末皆我非外之
說也告子外義全激此句其下孟子先辨彼我繼辨同異歸着在嗜炙
亦在外句上然則義不獨外即告子食色性也之說而可決矣
首節　凡人性之所固有無于有生之初甘之悅之津津然不能自已
而口之於食目之於色皆在有生之初甘之悅之津津然不能自已誰
不知其出於性者乃仁至于愛令人好而自親正與食色之甘悅同類
義至于敬令人拘而多畏不與食色之甘悅同類惟人與食色之甘悅
同類以故慈愛父母之類皆自有生之初甘之悅之津津然不能自已

以此謂其在性內不在性外則可矣惟義不與食色之甘悅同類以故
尊親敬長之類皆自有生之初未或甘之悅之津津然不能自已以此
謂其在性內不在性外奚可哉鄉吾謂性猶杞柳性猶湍水生之謂性
獨置義于性外者以此下節言仁愛之心自我而生故曰內事物之宜
因彼而生故曰外　却不知當敬不敬心自不安敬亦人所甘而說矣
皆心之生意也皆性也
孟子曰何節　一仁內而義外告子已自跟食色性也句解了又問何也
蓋告子只說仁是甘悅的故在性內義非甘悅的故在性外尚未的指
如何是內如何是外故問之告子說因彼而應者為外自我而出自為
內如云世儒以義為內豈以義至於長長而長之者我遂謂有長於我

耶不知長之者我而所以長之者非我也特因彼之長而我長之正與
彼白我白從其白於外者相似如必以內仁者內義亦將以彼為內耶
　有固有也天性中原有長長之理今日感於長而長之是非有長於
我　告子本意在外義仁只帶說所以此節專明義外　長因乎彼而
我不與乃義與適莫相反義之妙用也告子特不思其由中出耳
曰異於白節　凡人之用情無異者與彼有異者與我何則無異者槩
而施之或者聽之乎人有異者擇而取之將必酌之乎已也惟有白馬
之白初無異於白人之白無所區別斟酌果是從其自於外謂之因彼
而生可也若夫長馬之長豈無異於長人之長此其區別者誰斟酌者
誰初非從其長於外謂之因彼而生可乎　長長異於白白此我之所

謂也且子謂義在長者乎抑在長之者乎如謂義在長者弟云彼長已足子何以必曰我長之也既曰我長明乎義之不在彼矣尚可謂彼長我長猶彼白我白而曰義外非內乎哉　白馬四句是辨長之屬我且予二句是辨義屬長之話作二層故用且字轉下然長之既屬我而義屬長之則義亦屬我而非外矣意實串落而下所以下節告子只辨長之屬彼

曰吾弟則節　此又因上長馬長人之異而生議論言長馬長人雖異而長人則無不同者信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故謂之外也而豈與仁同乎　悅心所欲也愛之與自我而轉移是心之欲愛爲我長之同隨長而順應是心之欲長爲長　不乎言欲長的心無異當屬

彼與欲愛的心有異而屬我者不同　詎可謂仁內義亦內哉

末節　告子以長長之不異外義故又舉不義之類折之如云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於人固有然者矣乃嗜秦人之炙無以異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如以長長無異而遂謂之在外然則嗜炙無異亦將謂之在外與其如子食色性也之說何

孟季子問章

須知此章機軸自上章而來孟季子見告子以長長之無異辨義之外而爲孟子所屈其心蓋曰惜哉告子義外之說自是特其所長長無異處論之乃爲孟子屈耳所以就長長之異辨義之外孟子即就長長之異辨義之非外末節機軸亦自上章而來蓋告子以長長無異之說屈季子欲以長長之異伸之孟子以飲食之無異辨義之內公都子却以飲食之有異辨義之內大抵理到透徹處縱橫說之皆可此無他義根於心異同原非所論故也辨難處重所長在彼敬弟則敬夏日飲水到底只是辨明吾敬二字　通章以吾字作主吾字即是內字孟季子說孟子何以謂義內公都子說義主於敬敬爲吾敬在性之內則義爲吾義在性之內矣孟季子說如使敬爲吾敬自當無時不在乃伯兄之敬可移之而敬鄉人是伯兄之敬有時而不在矣安見敬之爲吾敬乎孟子說伯兄之敬移之而敬鄉人特以鄉人在賓位之故與叔父之敬移之而敬弟特以弟在尸位之故而伯兄之敬無時不在安見敬之不爲吾敬乎孟季子說叔父之敬可移而敬弟正如我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之說安見敬之在吾而謂義不在外乎公都子說冬日之飲湯可移爲夏日之飲水其與叔父之敬可移爲弟之敬一也如以敬可轉移之故而說義在性外亦將以飲可移之故而謂飲食亦在性外耶彼告子曰食色性也何以稱焉　章內伯父鄉人叔父弟皆與吾字相照季子謂敬因伯兄鄉人叔父與弟而施雖謂伯兄鄉人與弟之敬也吾何與焉即告子彼長我長之說　大抵孟子內義謂敬根心而有也孟季子外義謂敬緣物而動也不知緣物而動正爲根心而有如麥含生意逢春乃長枯木逢春亦能長乎吾儒一貫一體之說即此可認實際孟季子可謂與嫡爲鬭不知其非矣

行吾敬二節　此章先要認吾敬二字明白非謂我心起敬便是吾敬

義主於敬生性中原有此敬是吾敬也特因人而行非待人而有敬在內也義豈在外哉

鄉人長於節　鄉人句接上節敬字論也敬有從吾之兄者亦有長人之長者今曰伯兄則當敬矣鄉人長伯兄一歲則亦當敬矣問誰敬者問所敬誰爲最也非謂有敬有不敬也曰敬兄敬兄爲最也言不以鄉人一歲之長殺吾克恭厥兄之敬也　天顯之倫豈鄉人比僅長一歲其敬兄必矣須知誰敬誰先皆逆知答必如下　問何不直言敬伯兄乎成鄉人乎而必言鄉人一歲之長何也曰鄉人若無一歲之長則伯兄之敬獨隆不須問矣又問鄉人賓也即無一歲之長亦當先酌何以曰所長在彼曰先酌既屬鄉人則一歲之長伸矣是長之也

公都子節　步步回顧上節即妙　內外就在不在上分　末二在字與惡在的在字相應　自敬叔父至敬弟只是照上節鄉人長至先酌鄉人句說箇比方孟子提醒季子處全重子曰惡在以下　在位故也解上句惡在二字言在敬弟者特因弟在尸位故移其敬叔父者敬之而敬叔父之心則未嘗不在也其下曰在位故也便見非以敬伯兄之心不在之故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妙在隨聲附和自家不添隻字　全重庸字庸者常也無時不然也伯兄之敬無時不在特以鄉人斯須在位故先酌以致敬耳而敬兄之心即先酌鄉人時亦在也伯兄之敬豈非根乎天性須臾不離者哉而敬之爲吾敬決矣故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賓位豈久居之位直一宴會之頃正與弟在尸位一般故曰斯須

季子聞之節　言位在外者也敬因位而轉移是亦在外矣非吾本有之敬矣不知位在外時亦在外如以因位轉移者爲外亦將以飲食之因時轉移者爲在外耶而何以曰食色性也　飲食在外說嗜味之情如食色性也註解作甘食悅色是也　以上五章皆性善之說然皆因其辭而攻擊之尚未明言性善下章始爲公都子明言之

公都子章

全重情善二字　問孟子只以情善驗性善便了却于爲不善非才之罪處分剖甚詳何也曰性動于心曰情動于事曰爲三者相須而生是一套話彼三說却不專言性善正因世人之爲每每不善遂欲歸罪于

性中之才曾不思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之善人皆有之則仁義禮智之性之善人固有之善爲性所固有則性中之才安有可爲不善者若夫爲不善至于與善相去之遠乃人自不思之罪耳性之才何罪焉粤稽孔子詠詩以性善決情善則情善可驗性善明甚彼三說之紛紛尚足與之置辯哉　三說各隨所見不覩大全然亦各有一段道理神而明之謂其一爲天命之性其二爲相近之性其三爲不移之性可也但孟子本意要人認取真源勇猛亟復如此節取又予以逡巡推委之藉矣故但曰性善而已

公都子節　章首三說總說都不專言性善　告子謂人性與太虛同體止是生之謂性耳何善何惡一無所有

或曰性可節　此須與告子節有分別彼說性是空虛無有的物事此言性是遷徙無常的物事須合說言不專可以爲善　若只說上行下效有何意味須歸着在性上爲是夫民有所好皆出乎性君有善暴而民之好隨之一何所好之無常哉則以在天爲氣在人爲性而氣浮游摩盪原是變動不居的物事以故凝而成性亦復如之彼一民二君善暴惟所轉移特浮游摩盪變動不居之成象者耳　文武之民與幽厲之民皆周氏非異世也

或曰有性節　有性善二句亦合說言性不一般　專言性不善者固非即專言性善者亦非二氣五行雜揉萬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天生性善者固有天生性不善者亦有不專爲善而已　三項極言他善

不善不可變也極言何意要見其出於性也凡善不善自有生後添入其根甚淺其轉移易惟自天性中帶來者如水之寒如火之熱移易他不得如以堯句堯極善爲君則又極尊矣極善而乘極尊之勢天下當無復惡人即不然亦宜無極惡者矣乃當其時仍有如傲象之極惡曾不能少損其惡也况善未如堯尊未至爲君者乎下做此以此推之則凡善者惡者善惡雜揉者都是自天而定其誰能移之故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家之宗子又爲國之共主

乃若節　情與爲不同爲猶可勉未必盡出于性至于喜怒哀樂等情都是自然的機緘其自生機流出必矣天下豈有情外之性哉故性在未發吾亦烏知其善乃係他性動爲情每每善念油然則可做得善事

性之本善可知乃吾所謂性善者也如芽有生機即知穀有生機所字指情說　情自性出以生理必能萌動也爲自情出以意念必有舉動也情可使爲善則性可使情善可知　可以二字要說得輕活以之爲善要亦未爲不可者緣下節尚有爲不善者須如此說方妥　問乃所謂句無性字何也曰乃若其之其指性而言故此句不復出

若夫節　爲不善之爲與上節可以爲善之爲相應言情原可以爲善却亦有不善者不盡可以爲善也　爲作爲也作事必用本領故變文曰才才即性中之良能即性也　非才之罪且虛虛說爲不善與才無干完足上節便了若如物欲陷溺等語却涉下不思不求意了

惻隱之心節　此節血脉全從惻隱等人皆有之登時說去惻隱等皆

有便知仁義等固有便知人爲不善由不能思而盡其才到底是一路話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情之可以爲善者如有惻隱之情可做道濟天下的事有羞惡之情可做一介不取的事之類是也　今曰性善言人性皆善也故此節論人情之善亦曰皆有　善一也從其藹然者曰仁截然者曰義肅然者曰禮炯然者曰智試思人當惻隱時其心有不藹然者乎當羞惡時其心有不截然者乎當恭敬是非時心有不肅然炯然者乎然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即仁義禮智而何一物而兩名惡得分之爲兩也此處仁義禮智且只是箇善字至我固有之才明屬之性　仁義禮智至固有之也須知全從上文看出乃見成的說話固有即自四皆有來夫性者情之藏其體情者性之效其用其實情即

是性非兩物也茲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善既爲人心之情所皆有
因知仁義禮智之善必爲人心之性所固有而豈由外鑠我者耶鄉使
仁義禮智必待可惻可隱可羞可惡可恭可敬可是可非之事感觸而
後有如火自外烘金從中流是由外鑠我非我所固有矣　非由外鑠
我乃分剖之辭繇此處仁義禮智乃據情動時言之情待感而動恰似
善待感而有如火之自外鑠金者然而非然也吾性之中原有此仁義
禮智其動以感而其有則不以感也　思之爲言乃省于獨覺而克治
之思即求也學庸所爲愼獨皆然孟子一生得力處全在此字故言之
不一而足如居下位章思誠者拱把章弗思甚也欲貴章弗思耳之類
皆是　玩爾矣字則弗思句只是足上句之辭言其爲不善特弗思耳

不可謂仁義禮智非固有也故曰以下自仁義三句看出求即思舍即
不思也善爲我所固有故總求便得惟舍之則失之耳或相倍從二句
只是把舍則失之說到極處言其失也或去得而倍或去得而徙甚或
去得而無筭此其失可勝紀哉乃其失總自不思而來有才而自不能
盡才曷罪焉

詩曰天生節　歸結在詩與聖言上與前三說相照若曰衆言淆亂折
諸聖彼呶呶者又何暇一一與之辨乎　道體無他心體便是知心體
即知道體與上孟迫天節同夫秉彝之中則與物俱自然好是懿德此
蒸民之心體也詩人之見及此豈非知道者哉何謂物蒸民之形色是
也即此蒸民之形色即有恰好的生機若指式之不踰越則也是乃蒸
民之恒性在我把握中世豈有無懿德之蒸民哉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第一故字頗難分曉細玩承詩辭而言也言惟詩辭如此故有物云
云　則與物俱則恒性當身自有與在手中相似故曰秉彝常也恒性也
若非情自性出而何懿德之好由于民秉之懿也我之以情善驗性
善豈臆說哉

富歲子弟章

富歲牛山二章中明上章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無非爲性白誣以完
令曰性善之意此章首節且就凶富子弟上分剖非降才之殊其下言
麰麥惟同類故其才相似因推凡同類者其才舉相似乃人與人同類
即聖人且然何獨疑其才之不相似乎夫惟聖人與我同類以故足相

似因而歷相似推而口於味耳於聲目於色無一不相似者豈其心之
然理義者乃獨不相似耶心之所然相似則才之相似可知故曰若夫
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看孟子得手處全在同類二字

首節　此亦一子弟彼亦一子弟祗因凶富異歲遂致賴暴兩殊此與
天之降才有何干涉乃生計逼迫成妄念妄念陷溺了本心使之然耳
如以兩殊歸於才而才自天降生而定之豈其富歲降一才凶歲又降
一才耶　兩然俱訓如此　陷溺其心以何爲所饑寒生非心是也人
心自超而陷之使卑人心自絜而溺之使污以此爲之所矣

今夫節　此節本借人所易曉罕譬首節若只把麰麥細講便覺癡而
稺了　從播種說起何也大鈞之播群生猶農夫之播麰麥如麰麥播

而不種則無以驗其才種而不播則無以驗其才之殊與否也分而布之漁而植之才之爾殊耶不爾殊耶居可知矣必言地同時同何也不如是則雖播種而耰而才之殊與不殊仍自錯雜而難明矣　播種浡然二句皆未了語浡然句與播種句相應言其播種而耰之也若地同時同則其浡然而生也至日至皆熟矣浡然句粘帶下句言自浡然而生以至日至之時日至皆熟正驗麰麥之才相似雖有不同以下辨其不同與才無干也不同閒或不皆熟也此節若只與上節比同有何意味本意在引起下節類字若曰都是麰麥故相似若此若與來牟雜種則不相似矣

故凡節　承上言麰麥之才相似如此推其類同故也故凡同云云舉

與凡字相應獨字自舉字生此章二獨字與察是孟子醒發人處　何獨句決言才相似也聖人句則原其所以相似　同類以物言相似以才言同類何故相似只思類何自同自知才合相似矣蓋大鈞以眞精播物其間機緘千變從此鎔爲色象亦各如其機緘之變而止以故色相之空質相若則眞精之良能亦相似如鼠之才皆能穿牖搖之才皆能升木凡此同類才舉相似自古及今未或一置疑者何獨至于人而疑其才之不相似乎則以聖人亦與我同類故也　此節重講只在聖人一句必言聖人何也極言之也若曰普天之下無一人不同類也

故龍子節　此章孟子言語有味處全在類同故才相似上節且繫以天下之物例之此下又就一身之內同類無不相似引起至於心數句而才之相似益決矣　自故龍子至同美焉沒要緊處貫了許多話說只要振起一箇獨字孟子曉人痛切處正在此　此節說話俱自不知足三字挨出蕢做卻不至爲蕢即此是屨之相似處即此知天下之足同矣蓋人與人同類則足與足同形足與足同形則屨與屨相似即不知足而爲屨亦何至於爲蕢哉過下云夫足與口耳目皆人之所有於一身者也足既以人之同類而同矣然則口耳何獨不以人之同類而同乎　屨而爲蕢言其不似屨也　只是借屨明足同不是以屨爲味聲色之類

口之於味節　易牙句只足口之於味有同嗜意即此便是天下之口相似其性不與人殊凡以人與人同類非若犬馬與我不同類故也其

下只是一反一正以明其決是如此耳問憑何而決曰憑天下皆從易牙　同類二字乃數節關鍵故特出若犬馬句乃提醒章旨之法　易牙師曠子都在嗜好與人相投中皆天下第一流語脉自聖人字來

惟耳節　此下節節要記得同類　亦然字要說分曉言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亦如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則是天下之耳相似亦如天下之口相似矣　上節反覆口之於味甚詳故此節從省

惟目節　至於子都二句須說亦如天下期於易牙期於師曠方見亦然之意　不知子都二句足上句耳言設有不知者必其無目者耳焉有有目而不知者正是天下莫不知其姣

故曰節　口之於味六句須合說方振起獨字又須跟同類說來方合

本旨如云吾人由心而口而耳而目有一非此身之所賅存者乎茲而口於味耳於聲目於色皆以同類之故有同嗜同聽同美之所乃至於此心獨不以同類之故有同然之所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正應上所字須發出理義如何是同然之所其根因則自類同而才同來　同類之人在心澗是生機自生機之卽心而具也井然有條其名曰理自生機之從心而流也截然得宜其名曰義　問先得之說曰人心自有理義但氣拘物蔽或有不盡然者惟聖人淸淑間値物累消融生而與理義相符契豈不甚早而聖人所然人未有不然之者懿德之好無殊也何也聖人與我同類者　故理義二句玩故字從上文看出是見成的說話惟我心之所同然聖特先得之則謂聖心之所

然非我心之所然不可理心之所悅非我心之所悅不可然則理義之悅我心其猶芻豢之悅我口乎　心自才生心之所然者同則才之所降可知

牛山之木章

此章先把人心與山木分作兩大比平平對去恰似一般無輕重然意在引起末節惟字言人心在所養與山木一般而人心獨與養不與山木一般以見養心不可不審耳章旨歸重在末節爲是大意云人心已放之後猶有幾希如山木已伐之後猶有萌蘖獨患旦晝之又牿以致不遠禽獸如牛羊之又牧以致如彼濯濯然則得養無物不長失養無物不消山木與人心一也乃心之爲物獨以神用得失消長間不容髮

操舍存亡迅不及瞬孰測其出而亡入而存之時又孰測其出乎外入乎內之鄉夫固物未必然而惟心爲然矣自非念念惺存時時收攝安保得者之不隨失長者之不旋消也誠凜凜乎孔子之言養心其可以不審哉

牛山節　牛山無材之誣人所易曉特舉以起下節　牛山昔嘗無材其至於無材自是斧斤繼以牛羊之故耳人遂以爲未嘗有材者豈其然乎此節正話全在斧斤繼以牛羊以致濯濯人見以下只是回顧牛山之未嘗美完上意耳　嘗嘗也追論之也嘗美昔曾有材也人以爲未嘗有材者誣矣二嘗字正相應但見今日無材遂謂當日無材也郊於大國言牛山爲大國郊斧斤入山林亦是常事但郊大國而斧斤

伐之則斧斤日尋伐者衆矣語意重郊大國下節旦旦而伐本此　是此也謂山木也其猶他也非無二字有意言生意不以見伐而遂絕也

此節此豈之此緊頂未嘗有材下節是豈之是緊頂未嘗有才

雖存乎人節　雖存二句直貫至節末幾希復生正以存乎人者原有仁義之心故也末節是豈句回顧之也人之情本非無仁義之心者而豈其未嘗有才哉　七其字俱指存乎人之人言　雖字承山木來言山木固必有材雖存乎　云云左傳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雖字亦如此用　仁義是生机伐之是殺机客情物累日刃日劘致戕賊其生机是殺机也與斧斤旦旦之伐何殊　自日而夜搆鬭暫息机巧暫忘已放之良心不無潛滋而暗長者以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淸明良

心發見與人情不相遠處尚有微茫之存端倪之露焉則以存乎人義
原有仁義之心故有根之萌卽已彫已琢未遂澌滅無餘也　日夜自
日而夜重夜字旦晝自旦而晝重晝字夜静故能息生机晝動故能梏
生机　静則休息而清動則紛擾而濁况至人眞修雖動亦静者乎此
主静所以立人極也前言放其良心如是之伐已自是梏亡了至此旦
晝之所爲依然紛擾而昏濁是梏亡之後更復梏亡與斧斤繼以牛羊
相似此一有字當與好辨章邪說暴行有作之有俱作又字讀卽此便
是梏之反覆處然則自日而夜之清氣寧復有存乎向也好惡與人相
近至此而與禽獸相近矣　平旦句屬下　則字既繼有幾希卽有梏
亡　梏如桎梏之梏良心有所係累不能自脫也　心害如旦旦之伐

詎不已甚而夜氣之幾希猶有存者直至梏之反覆然後不足以存耳
須識反覆字言若非反覆豈至全然無存　全是昏濁之氣便與禽獸
近　幾希以後極言本心之宛枉也　已不能生而彼自生之彼生之
而我又亡之猶謂心無才哉如眞以爲未嘗有才亦將謂牛山未嘗
有材耶山無好惡故曰性人有好惡故曰情
故苟得其養節　問此節言凡物惟在所養其意何居曰見其與天之
降才無關也末節再緊一步說人心之得失消長其機獨神非可與衆
物槩論者而謂其不在所養哉　此節全要看得故字分曉夫物天生
之人養之天人若互執其權焉或遂疑得養亦未必長而其消不盡由
失養矣試卽山木之所以濯濯與人心之所以禽獸者思之是天之於

物無息不生卽既伐既放而其機猶自存也若得其養寧復有不長之
物其或不免於消自因人之失其養耳天何故焉此處天與人兩犯比
肩須如此分剖方知喪心皆人之罪　須知得養不是毫有增益添入
第任其自然便是如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何嘗稍參人力孟子所謂直
養而無害便是
孔子節　操不是把持死妄念便是舍不是不把持有妄念便是但未
可明露　二則字緊相跟歸着在舍則亡上出入句卽從操則二句
看出莫知何卽從出入句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之謂也其嚴乎
此節操則四句輕輕虛說只重前惟心句要發出所以操則存云云之
意　意謂毫忽之間心不在焉神已不居其舍矣危哉舊心如執玉捧

盈可也
無或乎章
通章見人主常要親賢　首尾二智字皆性靈也首以今之所至言尾
以初之所稟言　連用三箇吾字愼毋忽略念過乃剖白或字根因也
第三節再設一譬其意何居以第二節雖設一譬仍有可或處何可
或也蓋孟子責難陳善納誨如奕秋然其見王雖罕乃竟無如王之
有萌故可或也詎知寒者之衆入乎王之心志浸漬薰陶習與性成卽
孟子見王之際已自心移於寒者如鴻鵠之將至然夫不專不致自小
數且不若人况於智降之大德乎
無或節　何或也有孟子而王猶然不智也　智非意識乃性靈也君

德只此一字盡之
雖有天下節　此節要發得無或二字明白　雖有字而語脈自無或來言雖天下易生之物且不能以一日之暴勝十日之寒而使之生況王心之智豈易生之物之比顧能以吾見之罕勝群小之衆而遂其萌乎如是而猶或乎王之不智也將明哲皇皇更易於天下易生之物耶
易生而曰天下世無如其易生也　暴陽和能生育寒陰慘能肅殺正人養之以理亦生機邪人誘之以欲亦殺機人也物也上也下也似分不分皆一氣交通無間　吾見二句不是兩件言我見暫其餘許多日子皆群小寒之之時也譬之杲日暫出經旬陰雨乃相足之辭仁知無二物故靈機之微際亦謂之萌

今夫節　小數與易生之物同語脈仍自無或而來　奕須算計故曰數意一而無所分曰專精殫而無所餘曰致　一心步有一條心分其聽之心也都是而對奕秋時話此狀吾見時王心　爲因也是此人也其指此人而言智弗若在弗若之矣前一步問此剛生來聰明弗若故今奕弗若之乎　只用非然也三字自答其問便不再說就裏多少涵蓄而有餘味　爲是其智二句應無或乎王之不智句爲是句似或者口語非然則斷其無可或也借奕形王也

魚我所欲章

此章本爲苟受萬鍾者發而論舍生取義娓娓凡六節有魚熊掌之罕嘗有欲惡甚之推原有行乞人之證佐非故詳于客而略于主也以提醒貪昧之人全在舍生取義之際故其說之也詳焉若曰異哉若人豈其于魚熊掌之味不知其孰美耶豈其于生死義之分不知其孰甚耶豈其于行乞人之節不如其廉潔而甘出其下耶　孟子不是教人舍生正因人爲宮室等苟受萬鍾故覺之曰人之本心連身死不顧今乃以身外等宮室失之何哉

魚我所欲節　須知開口從魚熊掌說起而兩股對舉意思何在此見人之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情願如此自欲自擇自舍自取直與舍魚取熊掌一般非孟子教人如此也若曰這箇正如那箇若把上股只作引起之辭失其旨矣　二三四節反覆說舍生取義只爲義如熊掌魚我句言本意原不舍魚熊掌句言我之欲熊掌猶之欲魚豈其獨取

熊掌也者第二者云云下比并同　不可得兼乃所值事勢不能兩全得此必須失彼　後半節要扯前半節方得取喻之意生亦二句與我之欲魚亦欲熊掌者一也如謂不可得兼之際不舍生取義何以舍魚而取熊掌此處且留甚字勿露

所欲有甚節　玩二甚字非只謂理當如此乃言舍生取義是本心情願如此非忍死而博名高也　此節生亦我句自上節生亦我句來言既說生亦我所欲矣則所欲不獨在義矣却乃舍生取義不爲苟得者以生與義雖皆可欲而義之可欲尤甚如熊掌之可欲甚于魚故也死亦句又接生亦句來生既亦我所欲則死亦我所惡矣　義生之根也故舍生取義歸根而已

如使二節　此二節深明舍生取義只爲欲惡有甚於生死也承上甚字說如使欲惡無甚於生死則人是那樣的欲生那樣的惡死豈以義之故而有不用不爲乎其如彼欲生惡死而有所不用不爲者只爲欲惡有甚於生死之故耳醒人處全在拈起生死要緊來說而舍生取義以欲惡有甚於生死之故決矣　二何字正應二凡字是說得生死重大之很處下節生字要知是凡可以得而何不用之生避患字要知是凡可以避而何不爲之患如此重大若非更有甚者人豈有舍而取之者哉　生字要重看言只爲所欲有甚故雖所重如生人之欲宜何如者猶然有不用時也辟患做此　有字活非全不用不爲也　問假令欲惡果無甚于生死事如何說曰若人雖欲義惡不義而猶出生死下

或僅與生死等是欲惡無甚於生死矣

是故所欲節　欲惡甚於生死從舍魚取熊掌推出人皆有之又從欲惡甚於生死推出蓋人情何等欲生何等惡死而欲義惡不義更有甚焉又安有無是心者世豈有不甚皆能掌者哉看來皆字從甚字來一直說下所以節首用是故字　既甚可欲誰不欲之既甚可惡誰不惡之彼仁人從容而就志士慷慨而赴特勿喪此同然者耳

一簞節　一簞四句言爲物微而所係重也得生失死而嘑蹴相待此正生與義不可得兼之時而弗受弗屑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於死故也乃行道之人也而弗之受乞人也而不之屑豈不人皆有之乎

萬鍾節　此節全要與上節相形說夫一簞一豆之微即行乞不受嘑蹴辨禮義也至於萬鍾之多却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夫簞豆雖微而得生失死是我生將絕而簞豆能續之我生本足而簞豆能延之簞豆誠於我有加也今茲萬鍾雖多而平居無事雖得乎此我不藉之而生即失乎此我不因之而死豈若簞豆之於我有加乎乃受之不辨禮義曾不若行乞之耻嘑蹴何爲者也毋乃自我而外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其用甚鉅未易取盈而萬鍾之多庶有加於宮室妻妾窮乏而姑苟受之與　只說彼爲身死却其嘑蹴與者此爲外物受其非禮義者似亦足矣而必先出簞豆萬鍾字面其說云何蓋人之彼却此受大抵從多寡上起見耳乃簞豆雖寡實有關于身死萬鍾雖多僅足資乎物外即謂簞豆爲輕萬物爲重亦將爲身死爲輕外物爲重耶

顛倒迷謬至于此極眞可謂大惑不解者矣　人情處危迫中一切擲悅之念消釋而淸明時露故生死頗能自決迨晏安之日然後計及宮室妻妾所識窮乏擾擾萬緒起矣故苟受萬鍾　人情見多寡不見輕重

末節　鄉爲六句辭頗不殺深怪之也　鄉爲身死之故其受似不可以已然且皆已之矣今茲爲此三者豈亦不可以已乎此乃本有不受之心而還自失之以故可已而不已耳借曰不然鄉爲身死不受者何心哉重本心字不重失字若曰非彼本無良心　夫生也而以所欲有甚於生之故舍之豈人之所欲反無甚于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之得耶死也而以所惡有甚于死之故甘之豈人之所惡反無甚于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之失耶鄉爲節須回顧上文去字

仁人心章

爲學問不求放心者發而求節卽從前二節悟出不必他求夫學問之求仁義人皆知之乃不知仁義之爲何物則雖終日學問要亦不得其道者耳而仁何物乎卽人之心而是義何物乎卽仁心而行之爲路者是彼有舍其路弗放其心曾不若雞犬之知求者其可哀爲何如也乃今知心之外別無所爲仁仁之外別無所爲義仁義之外別無所爲學問第能求其放心而仁無餘矣義無餘矣學問都無餘矣其學問之道也尚可以他求乎哉試思我自有心而任其放去豈不枉讀萬卷書空問五車字耶須知孟子本意不怕人丟了仁義只怕人丟了人心 此

章步步相生極爲直截言仁義只是人心人心何可不求所以學問之道只一箇求放心便了 路字緊粘在心字中義所以實踐乎人心卽存人心之實際也如謂義非人所當行將人心亦可無存乎哉 衆庶蚩蚩迷其本覺但怕身死不怕心死不知心死尤甚於身死故歎其可哀以深惕之 道字直訓要字不得道猶路也乃學問所向往處與天下朝覲皆以京城爲向往處相似然而學問之事多端乃向往處只一箇求放心而止大註不曰道而曰要者以此 心如何是放凡一切念慮紛雜意向差謬處皆有飛揚馳騖之意似把本心走了大學以四有所爲心不在是也 末二節一字不復及義非略之也義只是仁心之見于事仁外更別無義也

今有無名之指章

爲屈其心者發 昔每疑人縱能伸無名之指誰去不遠秦楚之路玩其語意乃假設論指之辭而作論心的影子也言外若曰指之屈屈也心之屈亦屈也其不若人蓋相類也況指之屈非疾痛害事心之屈神索氣餒應用悉乖則疾痛害事矣指之屈而求伸必須不遠秦楚之路心之屈而求伸則不屈方寸之間矣於指知惡而於心不知是尚爲能知其類也乎 着如有能信一句方是不信者不若人處不若人者卽不若此人也若大家都不能信何不若人之有 余謂一箇指不若人一箇心不若人分明猫虎同形卽此便是類了不知類者言同類的猶然不知甚言其心之愚謬也而註却添入輕重兩字似非類之正解只

于文未補出可也

拱把之桐章

拱把非若合抱于霄極狀其輕微也取而比之吾身奚啻相懸然而苟欲生之必欲養之苟欲養之必知所以養之其愛此桐梓可知也乃執此愛桐梓之衆而詰之曰若何以養若之身也有不撫心而慈然者乎蓋至于身而不知所以養之矣豈愛身云云 甚字血脉自拱把之桐梓來軀命之重寧俟深思向非彼昏罔覺不知思爲何物寧至倒置重輕令出拱把之桐梓下哉 養之所以引而不發只從旁疑訝感歎教他自家索取 凡人情在別處或知點檢省念獨至自家身上毋論不能深思精思卽求其稍知點檢省念亦不可得蓋此心與此身日相習

狎日習日玩日狎日忘故也

人之於身章

此章語意歸着處只在養小必然失大一句蓋世人營營逐逐日惟養小是務彼蓋曰我身非此不生活故養之也却不知此身之中更有貴而大此特其賤而小者耳養其賤而小者即失其貴而大者必無得兼之理故其人與其養俱小而謂之不善養也古人却嗟來餓首陽祿之以天下弗顧只為此處看得分曉 通章要看首尾相應處言人身當兼所養即尺寸猶然而養小乃為小人惟其失大故耳如使無失則尺寸猶當兼養況口腹哉

人之於身節 首三句是設疑以起下文 愛養串下尺寸只是兼字宜一氣做身生愛愛生養 兼字自身字來已字回顧身字而已矣三字要認到有着落處蓋尺寸無遺本以己之身何彼何此是其當兼養處固于己之身取之矣而善不善可考仍以己之身有輕有重是其不當兼養處亦于己之身取之耳假如當兼養處于己之身取之而不當兼養處不于己之身取之却是他有所取下不得而已矣三字 考者較量而別其善否也

體有貴賤節 上節言考善不善只於己取之此節言在己之體原有貴賤小大養小則為小人而其養不善養大則為大人而其養善矣考養之善不善者豈不於己取之 體字緊接上節己字二有字自上節兼愛生夫己之體雖所兼愛乃其中自有分別虛明之體能赳萬類而其他則役于物而賤靈通之體能參三才而其他則局于物而小貴賤小大差等攸分養小必且害大養賤必且害貴勢有不可得兼者養體者慎無陷其害可焉蓋人具體體成人非有兩也養其體之小則其人亦渺焉小矣惟養其體之大其人始巍然大矣不惟養道以之分途而且人品以之懸隔者也詎可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耶 看來上文善不善非兩平話蓋謂人身雖當兼養其中却有不善者存非謂既當兼養不問養什麼體無之而非善也觀今有場師四節通就不善一邊說去可見養其小者二句當抑揚重養小一邊至于下章却重從大體為大大一邊矣不可執一而論也 露二害字為後面失大張本而口語且輕輕說養在知擇引養其小者二句至下三節方是着實說養小必至害大

今有四節 此四節深明養小之為小人只因養小必失大也飲食之人便是養其小的樣子人皆賤便是為小人的樣子此是當場正話場師狠疾二節借喻以起此節末節反言以足此節 夫體之小者亦吾所謂兼愛兼養之體也而養小即為小人者何哉試觀場師養樲棘之賤必舍梧檟之貴以養之則併其場師而賤矣又觀人養一指之小至失肩背之大而不知則併其人而狼疾矣此無他養賤小必失貴大故也彼飲食養小之人人皆併其人而賤之與賤場師狼疾人等豈非謂其養小以失大哉向使飲食之人不至失大則尺寸之膚猶當兼養口腹豈止是者而何養之即為小人也

鈞是人也章
人七尺耳何以曰大大以心也心一掬耳何以曰大大以思也思也者通乎萬物之中而遂超乎萬物之外者也故其體獨大也知其體之大斯知其人之大矣尋常只說大人此章方見實際 此章先要認眞思字何以思當聲色交而意欲視聽時以性靈精研其幾毋令錯也卽愼獨之功也 此章說得思曰睿睿作聖道理極透醒人處在一物字通重思字孟子喫緊爲人處全在此
首節 鈞字要看可疑處在此此節言旣是一樣人如何做兩樣人下節言旣是一樣人如何有兩樣從 夫人有大小以從有大小從有大小以體有大小而公都子顚來倒去不得明白只爲不知體如何是大

如何是小耳須知孟子提醒公都子處全在思不思上分出體之大小旣知體之大小便知從之大小旣知從之大小便知人之大小而兩者疑問一解都自了了此孟子之得竅處也
或從其節 此節要與第二問關應分曉大小兩人厥初原自維鈞然能思之人先立乎其大而人亦大與不能思之人自猶人鈞而從爾殊豈非職此之故 耳目之官不思言其自有司存所司不在思也 蔽以本體言物未交時本自不能察聲色之理也引自接構時言 頑冥不靈是亦物耳以物交物引去何難 不須巧中强驅只一勾引便去故曰而已矣 自耳目之官至不思則不得也要辨得體之大小分曉夫心與耳目鈞之爲體鈞之有官乃至靈惟心而耳目則不靈矣耳目

惟其小靈故其官不思而物能蔽且引之其物于物如此是其體爲血氣所局塊然無幾者耳小可知也夫心惟至靈其官則思以故思則得之物不能蔽且引焉與靈丹能證正果相似固見其不物于物也不思則不得與非靈丹不證正果相似尤見其不物于物也不物于物則其體血氣不局恢乎其無方矣何大如之豈與耳目之官物蔽物引者等耶不思句須如此善看歸着到思上方見心體之大 此天句言體之大小自天已定之矣 心官能思便是先立蓋在心與物交之時研審于獨覺以爲一身之主如鎭定之帥屹然端立于中央 奪字掙難分曉乃耳目不從大體胡亂視聽本心做不得主是心官被耳目奪去不能奪則物不能蔽物不能引其人明目達聰令體皆靈超然萬物之表

矣豈不大哉曰而已矣者言巍巍大人卻只近取諸當身之內從其大體而止不必別求也

有天爵章
此章發言之意本在末節而提醒人處全在天人二字曰天見可貴也曰人見不足貴也今人大惑不解不如古人處只爲不辨孰爲天孰爲人耳終亦句乃完足則惑之甚句只是餘意如陳代章末句文字更進此一步纔痛到骨滿不然求營者甘心矣
首節 劈頭出天人兩字非兩平說分明說一個是眞可貴的一個是不足貴的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彼皆艷慕光榮以爲是生人之樂地耳然而浮名時聚時散若浮雲然鮮不乘之以倦者豈知最樂莫如爲

善至善莫如人心人心之藹然能愛處不有所為仁乎人心之毅然有制處不有所為義乎人心之肫然無為處不有所為忠與信乎此其生理獨鍾若悅若豫其機訢合若浹若融愈厭飫則愈深長愈沉酣則愈傳永其適情也無上自三公于我何加其快意也無窮將終身用之不盡雖欲乘之以倦其將能乎 此章此天爵此人爵二句最喫緊正因今人惑甚故分剖而曉告之蓋今人但知仁義二句之為懿德而不知其為爵又惡知其為天之爵至于公卿大夫第相與欣羨之曰爵耳爵耳亦惡知人之不如天乎孟子特一一指而告之曰此天爵此人爵以見好爵錫自維皇何人能予奪我若彼人世之爵雖若赫然貴顯而予惟人奪惟人其未得人懸其權以難我其既得人操其重以制我我如

木偶線索在人手中其與天爵相越豈不遠哉

古之節　凡人心所向往進取處在前從者自隨其後也言非心所向往進取處也　看下節可見古今人都修天爵但古人之修天爵也正知前頭有天爵一意向之而人爵自隨其後耳至于今人修天爵意非在天爵也却以前頭有人爵而以此去要之前望榮進其欲遂遂乃我從乎人爵豈人爵從乎我哉此節言古人心全在天爵下節言今人心全在人爵　兩節修其天爵俱讓過說話意全重從之以要四字

今之節　尋珠玉易瓦礫得瓦礫擲珠玉豈不迷謬之甚只為不知天人二字　修天為要人得人便棄天是其心惟知有人爵而已　當其修天爵也非真欲得仁義也非真欲得忠信也非真欲樂善不倦也意在挪榮于進姑以浮慕其名勉飾其似耳迨榮進既遂志意已酬尚安用天爵為哉直弁髦棄之耳　天爵既棄失其所以要人爵之具矣彼爵而曰人何可自必人以我之修而與之安知人不以我之棄而奪之乎然則豈惟棄其天爵終且併忘人爵矣則亦何益之與有知今人修天爵之心便知必有棄天爵之事

欲貴章

全章只是人人一句　人之所貴二節只是 反一正發明人人有貴於一句　世人欲貴無非欲人之所貴乃人之所貴非我生自有之良貴也惟非良貴故以趙孟貴亦以趙孟賤身如木偶線索由人何足貴也若乃仁義之德非人人有之于已者耶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夫

飽乎我者天下期於膏粱而茲曰既飽以德言仁義中亦自有飽也夫所為願人之膏粱願其飽乎我耳仁義既自有飽又何願焉以至施於身者天下期於文繡既飽乎仁義自有仁義之令聞廣譽施于身矣夫所為願人之文繡願其施於身耳令聞廣譽既施於身又何願焉則信乎人人有貴于已也已有之而又欲之如珠玉滿懷而探瓢行乞豈非弗之思耶

首節　覺世人之迷也　欲字與有字相照人人有貴于已許其不須欲也有而復欲故歸其咎於不思一思即知有知有自不欲矣

次節　人人有貴於已此天然自有之貴良貴也一貴則不復賤者也

趙孟只是箇人字

詩云節　此節須與人人有貴于已句字字關應明白　言飽句若兼君子生理充足能飽仁義即失人人二字本旨此謂人人自有之仁義其中自飽也夫人生而生理滿腔藹然截然此仁此義詎非人人自有於已者而至味深長儁永儘足供我咀茹恣我屬厭能令心愜氣暢意慊情適眞爲無窮之旨趣是人人有於已之飽即人人有於已之貴也令聞句倣此　明飽之狀何若大學所謂自慊是也　二人字對首節已字看二不願正見可貴乃既飲天漿不思村醪非如得桃棄李而已

仁之勝不仁章

全章首二句爲主　此章爲何而發蓋因有等　不仁之人其初亦謂仁之能勝不仁而爲仁以熄之及其不熄則曰仁　不勝不仁爲仁則何

益矣于是孟子曉之曰仁之勝不仁也直如水之勝火此乃必然之理豈其有不勝者第今之爲仁者前日之不仁分數太多今日之仁分數太少以太少之仁求熄太多之不仁及其不熄則謂之仁不勝不仁與以杯水救車薪之火而謂水不勝火者何以異焉若此者豈惟不能勝不仁哉且又與之矣且又甚與之矣何也未有杯水之仁則未有不能勝不仁之心即不仁但如故耳既有杯水之仁因有不能勝不仁之心既有不能勝不仁之心因有肆不仁之心豈不與於不仁之甚哉既與於不仁之甚則車薪之不仁氣焰愈烈而杯水之仁寖微寖滅終必併杯水之仁而亡之而害滋甚矣則皆不熄而謂水不勝火之心階之厲哉

仁之勝節　仁之勝不仁也與但言仁勝不仁者不同若但言仁勝不仁則爲創說之辭今加一之字則爲見成之辭而語意尤重也字有類審審度之意　仁不仁舊作兩人看如梁王小惠望民加多之說非也如其說則不仁之虐焰愈熾愈難勝矣桀紂何以爲湯武毆也　近俱作理欲消長說猶水勝火言本分必勝也何以必勝也仁者人也人身渾是生理融液流貫性本仁故必勝也性仁何以必勝不仁也鹽性鹹故常鹹醋性酸故常酸也故當其洗心浴德心下清涼時固無復焦灼的意思即容感薰其心世利熱其中而神有所不受天理油然而自流爲是勝固勝不勝亦勝夫豈互操其勝又豈偶値其勝哉信猶水勝火之必勝矣　今之爲仁者直管至水不勝火方住　爲杯水之仁何也

其初亦冀勝不仁也　熄者勝之徵能熄便是勝了不熄眼前不能勝也謂之水不勝火遂謂仁之本体原不能勝不仁也不熄就是仁不勝不仁了此又二句又進步極言其害言不止於不勝與奚啻食重語意相似所以深咎不熄則謂水不勝火之謬也看來世人仁之時少不仁之時多即仁如杯水不仁如車薪亦不足深罪其深可罪處全在不熄則謂水不勝火一句　不熄而謂水不勝火乃以熄否决勝負而不以多寡决勝負故也孟子設喻痛切處全在一杯一車四字

亦終必亡節　亦字承不仁者來　仁勝不仁既以理欲消長說是就一人言也玩註此人二字却把與於不仁之不仁另作他人說似未然看來與於不仁自然亦終必亡如火熾則水乾

五穀章

與掘井及泉之旨同。　君子之志仁。如良農之望歲。未有不期於熟者也。唯是美莫如仁。或遂謂不熟。猶愈於他道。獨不觀之五穀乎。五穀之種。種莫美焉。而苟不爲熟。不如荑稗。如此乎五穀之在乎熟也。仁於德爲懿。於善爲長。此之爲美。奚啻一穀種然者。顧天下無不美之仁。而亦無不熟之美。相提而論。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而豈獨五穀爲然哉。

羿之教人章

世葢有厭薄下學。躐冀上達者。故孟子言此以定其志。　羿大匠。最重。他人教學。固無舍彀與規矩者。惟曰羿。曰大匠。則天下之良工也。似可巧相授受。妙脫成法之外。而不必至於彀與規矩矣。然而必如此也。葢

法可傳。而巧不可傳。則外格於勢之不能強焉。而必法非巧。而法外無巧。則內制於理之不可離焉。而必不得以羿與大匠故易之也。羿與大匠且然。天下豈復有舍彀與規矩而教且學者。

告子下篇

任人章

此章乃聖賢維禮之意。　任人第謂人生日用之間。飾貌合情。文物可觀者爲禮。如今人作揖磕頭之類。而飲食男女。人以之生。相去懸絕。何可與之較重。卻不知禮可以飾情貌。亦可以正綱常。綱常者。立於未有飲食男女之先。制於既有飲食男女之後。天理以之長存。人心以之不死。尤人之所以生者。故萬古以爲重也。　直以禮爲理者。非也。理活物也。無之非是。其流行爲食爲色。而其防範爲禮。故禮之常重。理重之也。食色之常輕。理輕之也。禮之重而時輕。食色之輕而時重。理重而輕之。輕而重之也。

任人節　禮不是懸空說。禮乃儀文度數。節男女飲食之欲。因天理而制之者。孟子素重禮教。故屋廬子亦云。葢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而不節。流將何極。禮者。所以養廉恥。愼隄防。天經地義之所以長存。世教民風之所以不墮也。顧不重與。　屋廬子葢謂食色只是私情。礼是公理。故曰禮重。亦粗識梗槩而已。

以禮食節　必以禮乎。必親迎乎。意爲當此時。斷然不以禮食。不以親迎矣。末節二則將句意同。任人之言。自是理之所有。但不合以此遂重食色耳。　言輕重之分。居常無以自辨。唯至於不可並存之際。勢必去彼存此。當自見其所爲重者。使禮而果重。則宜無時不存。必不以食色故議去矣。而何於滅性廢倫之日。竟不可與食色爭衡也。以此知食色

之性也所以立民命續人類至重也禮特人生以後稍綢繆潤飾其間耳非所重也　禮食之禮只是日用遜讓之節非若嗥蹴之簞豆可決生死者

屋廬子節　任人所言只是失其大分若但就其言論之就令聖賢處此亦必不以禮食不以親迎矣如曾子謂謝也可食舜不告而娶是也故屋廬爲其所難而不能對　明日之鄒亦見急於析理不憚越國而問難之也於是答也何有則易之之辭

不揣二節　先就高卑失平上引到輕重失平上次就金羽之輕重失平上引到禮與食色之輕重失平上言之序也孟子譬喻多似此如揚師節言養小很疾節直就養體喻是也　有如本之不揣而末是齊雖

有岑樓可使方寸之木高之矣蓋以乖謬之甚成倒置之極一恒人之所辨也乃天下莫重於金非即岑樓之類耶天下莫輕於羽非即寸木之類耶藉令取一鉤之金衡一輿之羽而謂之曰金胡不重於羽也吾不識金重於羽者果謂一鉤金一輿羽之謂耶此其乖謬之甚何異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其倒置之極何異乎方寸之木而高岑樓也只可說寸木高於岑樓不可說岑樓卑於寸木只可說金重於羽不可說羽輕於金兩節平對不得方寸木乃高岑樓鉤金豈敵輿羽皆揶揄之辭不可細講宜輕活說　物之踏根處爲本末乃其上頭也言不揣量其踏根處而但取齊於上頭齊物失其平也　金重何重一者字金重於羽誰不知之此言金重於羽的去處也

取食節　夫毫釐加多錙銖微𡻕皆可日重彼驅命所關彝倫所係區區可損可益可有可無之禮曾不足以當食色之什一豈直於毫釐錙銖間分低昂邪　奚翅句不可講得慾了只是說他倒置外計大非常理深明任人之所取而比者不足憑也若曰任人本意不過明食之重而止而以彼其說又將不止於食重者一何拂經悖理至於此極也

往應節　前三節先把屋廬子心下開譬分曉此節方教以折任人之說　蒙引曰任人之問重在死字及不得妻上不曾見紾兄摟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並稱就見得禮終是重矣　全要扯前任人之言方得本旨意謂或得食或不得食或得妻或不得妻其爲食之重者色之重者亦猶子之所云也而紾我之兄摟人之女則越乎

禮之重者非若以禮食以親迎之輕矣兩重相形尤重者見據子必以禮乎必親迎乎之說則將紾之摟之乎

曹交章

此章須知論吾人非論堯舜所以章首出人字其下有人之人及徐行登人之人皆與章首人字相應而行止疾徐衣服言行及大路字俱就吾人日用論之皆極言其易爲也故曰皆可

曹交節　交駭而問也即次節患不勝之意有諸問其有此語否然者然其有此語也

交聞文王節　言湯文之體貌奇異卓冠群倫此豈人所皆有乃交竟與相埒猶然碌碌況其下者乎何以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正破皆字

文論形不是自負言交具聖人之體而猶作飯袋乃謂人人皆可為堯
舜乎正是以不勝為患故孟子曰奚有於是言作聖不係於此也　如
何則可言人必如何乃為堯舜也交只就人上求可却不思人皆為堯
舜非言人皆可堯舜也世寧有安坐而入堯舜者乎故孟子仍拈起首
節為字曉之

奚有節　此節亦為與弗為二為字相應自有人以下總是形容人之
不若堯舜只因不為可見要若堯舜亦為之而已矣　天下豈有力不
能勝一匹雛者分明故作不通之語極下徐行等字故曰夫人豈以不
勝為患不勝便與此力不能勝相應　不勝匹雛舉百鈞舉烏獲之任
據目前舉不舉說無力人有力人是亦烏獲則本其當元天生的力量

說無力人有力人是亦烏獲及夫人即回頭有人於此之人　始而匹
雛不勝似乎其人至無力豈而以不勝為患者今乃一旦舉百鈞則其
人必原是有力者矣設使進而舉烏獲千鈞之任則其人亦必原如烏
獲之有力者矣既為有力人為烏獲矣移其舉百鈞舉烏獲之任者以
舉匹雛且不能千百之一也然則向所謂無力之夫人豈真以不勝此
匹雛之任為患哉弗為耳過下云至于堯舜之任亦豈患不勝哉　夫
人只指上有人之人且譬喻說最妥但時說不然　勝與舉不同舉者
挈起也勝者其力能當此也在舉前一步

徐行節　徐行二句且只說弟與不弟自行之疾徐而分其下方言徐
行之易甠步之節何異匹雛之舉言徐行之易正見孝弟之易　孝弟
唯在徐行而堯舜唯在孝弟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人若疾行心便
不安可見徐行一率性中事也天下豈有性外之堯舜哉　問孝弟如
何能盡堯舜曰堯之協和則天舜之風動協帝誠不止一家之事乃論
語稱孝弟為為仁之本則協和風動皆從親睦克諧中流出耳故曰親
其親以及人之親語下以階席共在為道即此意　猶言堯舜之道徐
徐而已矣此節且只論堯舜可為下為方着曹交身上

子服節　要知服堯三句若必垂堯之衣裳傳堯之謦欬踐堯之步趨
便錯了只照人人當服當言當行處為之便是　全重服言行字面極
言堯之易為也却都從上節看出　言子欲為堯何必他求第取堯之
文身者啓口者措躬者彼服之誦法之踐履之子即是堯無餘事矣蓋

孝弟之外別無堯舜徐行之外別無孝弟而一服一言一行要亦徐行
之類故也誰謂人不皆可以為堯哉　是堯而已矣乃甚易之之辭言
即此子便是堯了至矣盡矣無復幾微之遲毫釐之差矣　桀一比輕
帶須扯堯說言為桀只在服言行間亦猶堯只在服言行間不必求之
深微以深微在淺近矣

交得見於節　得倘得也得字貼到假館言交若得見鄒君而可以之
借箇館舍則願留而長奉教焉味此言若假不得館則且休矣當有若
無無爲於求教之意分明是貴介氣習故孟子不屑受　見鄒君其詞
驕可以假其詞緩孟子自衣冠言動間刺之宜矣

大道節　吾子漫言假館胡為者也將謂道難知師難逢非留而求之

不可恥乃以予所稱堯舜之道人皆可爲行止疾徐而在衣冠言動而在夫固淺顯坦夷跬足而是彰明較著迎咿而存者也子以爲若大路乎不若大路乎難知乎不難知乎然則人之病何病於難病在不求之耳子之求何必於留第在歸求之耳行止疾徐何日茂有何日非門墻之親就衣冠言動何往不存何往非函丈之稟承此之爲師與有用之不能盡者子休矣毋庸假館爲矣　子曰就有道而正焉隆師自是盛節而孟子云爾則以曹交氣驕意緩求道不篤姑申前說以見不屑之教誨有餘字自歸字來若曰不出戶庭不可勝用也

小弁章

此章首節怨字與末節慕字相擊應高子以小弁爲小人爲其怨也却

不知小弁之怨如垂涕道兄正是以仁親親處其與乎凱風之不怨者特以親過之大與親過之小不同而其以仁親親猶凱風也以仁親親者慕也昔舜之號泣旻天世亦有疑其怨者而孔子獨知其慕其言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如必以小弁爲小人抑將以舜爲何如人哉看此章把箇怨字歸着在慕字上小人之疑自解矣

小弁節　以怨爲小人蓋曰凡詩人教孝其詞必溫柔敦厚仁心藹然怨非親親也非親即非仁也

固哉節　孝弟事親勞而不怨而至情悲切自不容已容有怨乃爲孝者不可執一論也　兄弟怡怡者其常也茲乃虐涕危語要傷迫切似戾於棠棣之既翕爰翕之宜兄而關弓大變出自同氣寧忍緩頰而談笑乎此其兄弟急難一恒人知爲戚之矣彼小弁雖曰怨之其實親之與此正相類耳　天倫滅絕宗國將覆何異關弓之變而天性之親身實罹之其哀痛迫切宜何如者　親親與仁字界限要分曉親親者號依之念怙恃之恩依依戀戀而不忍置諸懷也以此想之則雖悲傷號泣而其肫肫藹藹自在仁也焉有小人而仁者乎高子猶執其不可怨者謂其不可不怨者豈不固哉

凱風節　凱風所遭亦親之過非越人關弓之類也然特悍棘心思聖善自痛夫我無令人莫慰母心而已

凱風親節　親之過字面何自而來蓋上文固哉節若曰小弁之可以怨以所遭爲親之過非可視如越人故耳丑曰凱風非親之過與何以

獨不怨也却不知小弁凱風雖皆爲親之過一箇親之過小一箇親之過大過大不怨反爲愈疏而不孝過小亦怨反爲不可磯而不孝兩詩之不可同日語如水火然如必執彼律此其如詩人教孝之意何　越人節　重分之戚此重過之大　毋氏不安其室豈曰細故但行在帷薄尚屬隱匿比於凶淫之周幽褫德昭彰覆亡無日其過蓋差小焉爲人子者第可痛自刻責至心感動庶幾自誨自艾豈得峭厲憤疾若不相容口出怨言宣揚中冓令其不復可葢藏哉如子爲毋隱之意何　凱風情亦不淺蓋不以垂泣而以飲泣不以口道而以心道屬毛離裡猶小弁也非談笑之道也　親有過而不怨彼蓋以怨爲疏也不知親過之大也三綱顛絕宗祀將殄而爲人子者視之如越人道之以談笑則

其疏更甚矣疏字與前疏之也相應 愈疏不孝二句與徒善二句同
例 二不孝皆非親親之仁
舜其節 上節且只說小弁與凱風不可例論此節更進一步言其然
爲蔡直與舜孝同心仍與親親仁也相應
宋經章
後面許多話說都在我將言其不利而生吾聞秦楚一節却往何處着
落曰此章有意趣處正在此節也若儀衍之徒傾險反覆其以言利亡
人之國又何足道而經也奔馳兩國之間幾幸罷兵之遇此其志詎不
大者而以利爲號竟以亡人之國不利孰大焉其如先生之志何也惟
以仁義之號易之而其究以秦楚王斯其利莫大而先生之大志遂矣

秦之何不言仁義而言利也罔末二節兆重曰孟子本意要以仁義之
號易利之號則通章重末節爲是 號等耳其終則亡與王分矣以仁
義易利之號慮其終也
宋經節 宋經禁攻寢兵上說下教其視衍儀諸人較爲彼善於此
吾聞秦節 重二罷字若曰方今南入楚者率合從以擯秦西入秦者
率連橫以難楚遂令兵連禍結骨生靈於原野而未有寧日吾毎恥之
痛之 要滚說見他方馳於南復騖於西皇皇以希一遇要令人國安
寧生靈襪禍而止
軻也節 先生之言不利也蓋曰人情好利吾姑以利爲號令二王悅
而從我其要則休兵息民終成吾志已爾不知志已所獨知潛藏於先

生之心號人所共聞觀中於二王之心者也以志若彼以號若此吾恐
未受志之禍先被號之禍先生之號適自敗先生之志耳如之何其可
也 號字最喫緊與言字不同藏於先生之心爲指出於先生之口爲
號號也者一人傳聲千人傳響舉國之大衆靡不稟承而翕附者也下
文人臣人子人弟雲合景從號故也
先生節 先生以利以仁義須承指字說來言許多言語乎意在利在
仁義 言其不利是欲其避而趨利也豈非以利說之 天下擾擾戰
鬬不休其實皆爲利耳言利而罷其兵譬之滅火而復留火種旋復燎
原矣或曰病急治其標全置利害枘鑿不入恐今日之燎不息也當若
何 是此也言不惟秦楚之王爲然卽此三軍之士亦樂罷而悅於利

矣自先生以利至悅於利也且說初說時光景言先生之所說者以利
秦楚之王之所悅者以利卽三軍之士之所悅者亦以利也爲人臣以
下始就後日貽害言之 是三軍之士作此字看乃進步語言不但秦
楚之王悅利卽此三軍之士莫不以悅利而樂罷也是父句是與非字
相反是見成話承上爲人六句而總收之問總收何意曰與節首先生
字相應也言厥初說二王以利只一先生今而爲人臣云云則其終舉
國若君若臣若父若子若兄若弟之相接有一人不去仁義而懷利者
乎而何止秦楚之然爲然哉下節可類推 懷自悅來既悅則悅之
上既悅利下必從之事君事父事兄時只要自家有便益處卽是懷利
以事非以此教其君父兄也 懷利事君其懷在便已懷仁義以事君

其懷在忠君餘可類推 為人臣三項從三軍來三軍之士衆矣其間
為人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者何所不有彼其樂罷旣以利則罷兵之
後所以事君事父事兄者無之而非利也 立國以人心為本人人皆
思自利自私將必爭奪于國內離叛於境外國欲無亡得乎先生當日
第謂利而誘之雖暴必從詎意流禍之慘一至此極所謂一言喪邦始
微而終巨 亡字王字俱着在秦楚之王身上言先生當初以利說秦
楚之王異日必以亡國之害反中於秦楚之王下同
先王以節 孟子嘗以國危說梁惠矣又以後災說齊宣矣即如此章
先王以利節是亦言其不利也先生以仁義節是亦言其利也看來就
使孟子說秦楚之王亦無全置利害之理但其指歸則欲其趨於仁義

而已 問以仁義說如何曰搆兵而毒天下二王之心亦必有惻然不
忍為毅然不肯為者以仁義說者打動他自有之心而已 兩節要相
形此亦說罷兵彼亦說罷兵都幹的是好事第以其指稍異而興亡頓
殊幾微之際可不蚤辨乎哉 其事君也其有愛君急君之心便是懷
仁義舊墨作引君行仁義殊誤 舉國之人盡為仁人義士則不惟憂
國奉公相與愛戴乎主君抑且氣求聲應用能招徠乎天下天下之人
其不歸其仁慕其義願懷仁義以相事矣以此制勝何所不克以此除
殘何所不服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孟子居鄒章

通章重不見儲子一邊 孟子不見儲子之意在書曰二節而書曰二
節至儲子得之平陸句方明

居鄒節 居鄒不在任封域中也處守則有監國之重處平陸則非若
居鄒在封域之外矣為相則非若處守有監國之重矣 處守之處居
也任君出行而季子居也 以幣交言未以身交而以幣交處平陸之
處與居不同居久而處暫 曰交則禮際相先皆可受也曰幣交則皆
不必於此報者雖地位各殊孟子必有權衡其間而此際則無別矣重
不報上 通節言地不同位不同乃其以幣交也其初受之而不報者
同焉文勢是起他日不同 報答禮而見之也

他日節 間與禹吾無間之間雖俱訓罅隙而彼以可非議之罅隙言
此以可窺測之罅隙言此間與幽谷忽透天光相似得者慶幸之辭

夫子之任節 為為相亦不要說俗了益言禮莫大于分分非居攝禮
亦因之殺矣

曰非也節 多儀非直指誠敬迺禮文周詳自誠敬中出者物只是幣
帛等而已不及非全無儀其中稍有簡畧處比物加少即與物不相稱
不及矣須誠敬欝積洋溢乃為多儀惟用心於享者能之 若竭其精
誠是把心使在上邊故曰役志

為其不成節 孟子原未明言其不見儲子之故故但釋書意如此故
屋廬子悅而或問有解不解也 享全在志役志於享則精誠充滿無
欠缺處成矣不役志是志有用不到處即享有欠缺處故曰不享
者合志與物而成之者也

屋廬子悅節　悅與喜字相應喜者謂可得孟子之意今果得孟子之意故悅　屋廬何以獨知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也以孟子之言知之也夫見與不見惟有以分以心之兩路如以分則已而孟子之釋書辭其以心明矣彼季子儲子皆幣交而非身交何以有得不得之分以其鄒與平陸可知也須知鄒即承居鄒之鄒平陸即承處平陸之平陸得不得即從鄒與平陸上討出鄒封外也即相且不得之況處守乎平陸封內也即處守可得之焉況相乎得者無所牽制勢得自由也問儲子不成享受之何也曰非全不敬但未致敬耳以此責人是已甚也非仲尼家法矣看交際章可見

淳于髡章

髡三問總責備名實未加一句孟子第一答以仁不必同解之第二答以人莫我用解之第三答以愛齊深心非髡所識解之而始終無一字及齊正是與孔子同仁處

首節　髡言仁藏諸心懸空斷他不得必須外有先名實之事乃內有為人之仁即不然而有後名實之事乎亦不失為自為之仁耳夫子如後名實自當在岩穴之中今在三卿之中則不當以名實為後而當以名實為先矣却乃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是不與先名實者同也既不與名實者同事豈有為人之仁乎髡若曰子欲為仁必與先名實者同乃可玩髡本意譏孟子名實不加若仁後名實是陪客非兩平說先名實四句宜抑揚串下以先名實者為主　後名實如何是自為曰世間鴆名茂實大抵皆濟世安民之事如欲合真撲粹以善其身且將韜其光而闇修藏其用而潛養安用名實為也　玩去之二字此章全從去齊說起髡言外若曰鄉吾勸子從權援溺茲以狥道之故忍心坐視致令名實不加一事無成而去可謂仁乎孟子愛齊不欲顯白其事第引三子畧畧說我心自仁名實不加何害末節則以孔子去齊之事終之蓋孟子眷戀齊國展轉難舍固以王猶足用為善以其用意忠厚不欲令人厚罪齊王正是以微罪行的意思况惡足以識之看來此章仍說去齊心事益發五章未盡之意

居下位節　子謂必道同而後仁乎古有伯夷伊尹柳下惠一人是一箇道理安見其同乃其趨未嘗不一於仁也看來後之君子亦惟趨於

一仁便了何必其道之同哉　三子心事皭然天下萬世誰不信其為仁須知此節本旨重在道雖不同竟不害其趨之仁方與髡問相應君子二句亦須在而已何必字着精神方是若只會講三子如何仁君子如何仁便失其旨矣　居下位至仁也只說三子道全不同無害於仁之同不必說其為先名實其為後名實　居下位三字不閑起事字也夫位居其下自當以下事上然而下自賢上自不肖方且謂其降吾志辱吾身而塗炭視之海濱避之矣寧能俛焉而事之乎　道以身之所行言趨以心之所向言　三子各占清任和一德而孟子皆仁之何也三子皆古聖人觀孟子得百里節其德甚盛其心甚正其各占一德特其稟性稍稍偏勝如薑鹽之辣鹹而毫無塵情物累參乎其間所謂

天全不受人損生意惡得而不完也如孔子稱夷求仁得仁思自謂伐國不問仁人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爲仁人可想看來三子道不同處祇因稟受較殊遭逢各異竟何害於趨仁之一哉然則後之君子亦求自家心上絕無塵情物累便了若夫名實之加上下浮華耳幻迹耳先之可後之可不先不後亦可何必與先名實後名實者同道而後謂之仁乎　必字要看假使同則仁不同則不仁是必同而後可也今不同亦不害於趨之仁何必同　此節一字不及齊便是膌肉意思

魯繆公節　兇見孟子此說古人不肯提起齊事此後亦只論古人隱隱諷之　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子栁閉門子思㯿使皆守道之士兇以爲孟子與之相若卽嫂溺意　魯自宣公失政削也舊矣當繆公

時諸賢共事謂宜上之振起其式微次之維持其積弱而其削乃滋甚　賢字自上文仁字來其心仁則其人賢矣兇意君子亦仁之云孟子以賢自負而乃名實未加賢之迂濶無當甚矣乃揶揄之辭非真以孟子爲賢爲政爲臣瑫影在三卿中魯削滋甚瑫影名實未加若是乎甚之之辭許多賢者頼使人國滋削無益甚矣

虞不用節　虞秦不兩平說秦正是說虞　百里奚一人之身耳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豈獨有益於秦無益於虞哉則用不用異也言外若曰名實未加自是王不用予豈予之無益于人國哉又因兇言魯削故卽以亡字折削字　夫削雖不若霸而亡未至亡也今觀虞事則不用賢者必且帶礪爲墟廟社不臘而至于亡卽求削得乎以斯知魯之不免於削乃用而不盡用之咎而其得止於削則不盡用而猶用之功也於諸賢乎何尤　破兇之說全在箇用字宜拈起重說夫所謂用者非直使之登台衡充庶位也蓋必托之專任之久不復從中制之從旁撓之乃謂之用假令爲政爲臣而或制之撓之猶不謂之用也賢者亦末由展布成大功矣譬如孟賁雖得對壘或制其肘或縶其手能取勝乎

曰昔者節　引王豹等三項自孟子用不用之說來言淇與高唐特技士之一托迹耳善哭其夫特女流之一種情耳寧若秦穆之用五羖舉之牛口而登之台衡乎乃聲光節烈耿耿不磨若彼所謂有爵自然香而用不用曷故焉　善謳善歌善哭其善雖微是亦能有諸內也而河西齊右國俗靡不翕然觀化何哉則其有諸內之善感動乎人人皆識

而用之以有成功耳況賢者仁有諸內詎不能感動乎人而使之識而用之以成形外之功哉是故云云　曰河西曰齊右曰國俗見萬衆無不感動極言其易識也　必字自上三項生　必形諸外且虛說其下爲其事有其功方說出形外之實兇未嘗睹卽必字也　爲其事二句緊頂有諸內來非謂凡爲其事者皆必有其功也　若曰名實與仁原非二事名實旣未加惡得賢吾謂賢者無益亦就號爲賢者言耳非真賢也

孔子爲魯節　此節要知孟子口頭何如又要知心裡何如兇曰有諸內必形諸外兇能識賢矣孟子曰如孔子外面涉於爲肉爲禮乃其內却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內外之不相符如此有諸內豈必形諸外

乎不形諸外子何由而識賢也當時口頭言語只是如此而心裡的意
思則曰我之名實不加自因齊之不用如魯之不用孔子而我甚愛齊
豈忍顯白其不用之失寧令人謂我名實不加如孔子甘受為肉為禮
之譏耳　為司寇在為政為臣之間此暗影在三卿之中也女樂受間
三自罷朝雖揣相如昨而不用頭然是亦不可以行乎乃孔子遲遲吾
行低徊從祭直至郊不致膰然後不稅冕而行蓋前此原尋題目既得
題目不行何俟非先久而後述也　微罪還屬君相就使微罪屬孔子
安能掩君相荒淫之失蒙引似大費周折　荒淫棄賢是則罪之大者
孔子不欲魯之被此罪也惟僅以膰肉行而後魯之罪始微惟必以膰
肉行而後已之去不苟惟魯之罪既微已之去不苟而後不知者以為

為肉知者以為為無禮惟以為為肉以為為無禮而後荒淫棄賢之罪
魯得以自解於天下蓋仁人去國不潔其名大聖用心匪夷所思如此
不欲苟去更妙若事雖日久無故自去人又或知其存厚終不能為
君相掩矣　不欲與欲相應　看欲以微罪二句孔子用心何等深遠
而或曰為肉或為禮即此便是不識了君子二句若曰人品相去懸絕
不識固其宜耳無足怪也固字自君子眾人字面來　此君子與君子
亦仁之君子皆孟子隱隱自指　細思孔子深心無非愛魯愛魯仁也
正與首二節仁字相應究竟只是君子亦仁而已一箇意思

五伯者章

通以三王為主三王之法無他天下尊一王而已而五伯僭之故罪然
五伯雖僭王其五禁猶知有王今諸侯犯之故罪而逢迎今諸侯使為
無王之罪人者則皆今之大夫為之故罪蓋天子之尊無二上王者之
法大一統無古無今無上無下皆當稟稟承之彼五伯固得罪於三王
而五伯之罪諸侯諸侯之罪大夫仍以其得罪三王者罪之要以其無
王故也然則世之為君臣者詎可以不尊王哉看孟子此章全在尊王
季泰伯談矣

首節　首節不是三項另說須知通以三王作主　天下共尊一王其
道在大一統此三王之世於今為烈而近代君若臣所當兢兢稟承者
也乃自三王以還此道愈趨愈下者何哉持世者惟五伯而五伯皆為
三王之罪人矣五伯之後持世者惟有今諸侯而今諸侯又為五伯之

罪人矣今諸侯之時所與共持世者惟有今之大夫而今之大夫又為
今之諸侯之罪人矣盟主起釁首辟效尤君公胥非臣鄰濟惡紐解王
綱遂起陵夷之漸波靡叔世安知底止之期已矣乎天下其不復見三
王之盛也乎

天子適諸侯節　思昔先王之勢主勢尊權王綱整肅列國之治行天
子得而殿最之五載之幽明天子得而黜陟之四海之利害天子得而
周卹之其慶之也唯天子其讓之也唯天子其貶削而變置之也亦唯
天子　昔有文同而指異者如孟子雪宮章巡狩述職只是引起春省
秋省至此章卻說權在天子不復重衍非事意矣　諸侯守其土狩也
修其事職也民動其業非且斂也然豈諸侯之自守自修任民之自耕

自敘十二年天子必適而巡之五年必朝於天子而述之春秋必省而
補助之黜陟之威權與發之德澤何莫不自天子出乎 徉無不田之
土也治無不易之田也此見諸侯猶循其民以農爲重使得安土樂業
深耕易耨 上庠下庠天子且致養焉師臣賓臣天子且致尊焉況下
國乎知者牧民課國能者展采錯事蒸蒸濟濟布列巖廊 土地人民
皆諸侯受之天子者今若此此皆承宣朝廷之德意奉若聖明之休命
侯度修矣國憲章矣由是而慶慶以地焉將使康侯治行益用展布且
厥曉萬國曰有爲我兗乘有邪不負所托者君能尊顯之具如斯耳
聖明在御而兆王有常一旦忽稔其期何桀驁也尚可使之品秩位號
儼然自若乎至再則恐益稔矣如是而猶使之山河無改土宇如昨彼

且謂國家直能以空名相恐喝易與矣故例之厖其懼亡而自悛耳甚
而不朝者三此已怙終不悛不復知有朝廷豈復可以貶削薄罰褻我
皇靈者是用與發大衆誅其人而變置之令天下知自干天討厥罰至
於此極繼自今無復以後夫越厥志可也 天子討二句不平意謂六
師之移天子寔居中制命未嘗躬履戎行諸侯特奉行天討而征伐要
自天子出耳彼五伯之伐諸侯討耶伐耶以爲討則伯者長諸侯者也
詎有天子之尊以爲伐則撥者主征伐者也若有天子之柄盜伐之名
姑與諸侯共存之討之寔貿令天子陰失之有諸侯之伐無諸侯之討
借令生乎三王之世將毋六師之移未移于失職之諸侯而先移於斯
征之五伯哉 先王省耕省斂次夫巡狩止於述職中接六師移之一

句說下定五伯罪案征伐且擬其麼蔑視例不足言矣尚知有天子乎
不知有天子者不容於三王之世
五伯桓公節 大義服人戶血不專正見其甚 正家 揚善 厚下
用人用刑 睦鄰尊王 此皆周天子明禁桓公爲申飭之樓我固
無王此則猶知有主 五刑之屬三千而不孝爲大誠謂人而無父天
理人心無復存矣安所容於天地之間乎故必誅毋赦業已樹矣向當
陳之祝史諭之中外矣一旦外乖帷帝之愛內開嫌隙之私輕取而中
易之毋論無以儀刑四方規摸後世知國本之動搖何要者齊也與主
君敵體者也而以媵御嬖寵之賤爲之不亦輕宗廟羞當世耶 尊崇
重之育愛養之也此只重顯揚有德四命無世官取士必得乃是簡嚴

精嚴王用人說 敬慈無忘俱就心言皆所以體天子尊高年恤孤弱
柔遠人之意 覩吾光者資出吾塗者旅無忘者殷殷在念視遠人郎
吾人也 無世者士必稱其官不以任子員溢不攝者官必舉其事不
以兼局耗廢 有弗取取則惟賢惟能務令士稱其官官舉其事而後
已所以塞倖竇消士路也 天討有罪原當自天子出況躬膺三命其
秩崇矣古者刑不上大夫蓋其重也即不得已而殺之毋亦請命於朝
取自上裁於以見生殺雖在邇而其重者尤不敢自擅也 王者有分
土無分民則鄰之患吾患也鄰之飢吾飢也而庶邦各私其土各專其
有曾莫一相恤也天王建國親侯一視無外之意其謂之何 士乎名
器莫非王有其微者如百司府或專置可耳乃至裂土分封爵人爲有

士之長而不告於天子可乎　有封二字相連言有其封矣而告則不
諸侯皆犯五禁絶不如有王矣假令生當五伯之世豈容其放恣至
此極而莫之問乎
長君節　君惡已形而從諛阿徇使之益縱如火已發而以風助之使
熾故曰長　律重造意逆揣諸侯惡五禁之皆已而先意逢迎導之使
犯人臣何事逢惡不如是不足深中其心而取榮寵也　要知必取長
君相形者要見主謀全是此輩非如從賊可從末減其罪殆浮於諸侯
矣故曰諸侯之罪人惡見上節故其辭省
魯欲慎子章
此章殃民節即如傳奇之引子末以殺人句應之如尾聲然乃正經關

目全在越制一邊所以天子之制三節其詞獨詳益前段說話原歸着
在然且不可上所以後段仍是申明然且不可句其殺人應殃民只是
稍帶而已若慎子者正下章所謂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强戰
者也看前後兩章各有事君字面當以臣道為主　魯欲滋甚益非一
日兢兢自完尚懼弗克而又横挑强鄰之怨寧有幸乎有如說之罷兵
似可言其不利而孟子不屑也只是說天理說王法惟道惟仁而已此
孟子所以醇乎醇而亦當世所以疑其迂者也
不教二節　玩章首魯使何文勢在振起下且莫駁彈他不是去魯謀
元戎獨屬慎子益謂善戰莫如此人而慎子亦必謂我能為君戰必克
于時氣盛心雄方意事君誰更如我者乃孟子攻之擊之挫之折之無

一語寬假所以慎子勃然云云　不教節泛非仁意一戰節泛非道意
然文勢前擊後應上節催下節絶不是兩段說話先說子以不教民戰
此舉豈能勝齊空殃民耳殃民者不仁非莫大焉此固甚不可矣下又
進步說就令一戰勝齊遂有南陽乎利國而非殃民似乎無不可矣然
而於功甚奇於道甚拂要亦不容於堯舜之世猶之乎不可也况必至
于殃民乎細玩二節總是不可二字而當場正話在一戰節其曰殃民
若曰必不勝齊起一戰二句也其曰不容於堯舜之世若曰如之何其
可起然且不可也語脉從上節倒向下節　遂字白一字來
慎子勃節　此節緊頂上言意謂如此不可當何若而後可
吾明告子節　方千里四方皆千里也亦是大約如此　昔者先王之

制天子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而六服群辟則各十取其一蓋皆稱其位
分計其經用於分土時已令上足於待下足於守不令後之人得以匱
乏之故議損益亂成法也要識二足字意足則不可復益矣　不言其他
煩費但言待諸侯者以待諸侯之費天子之所獨也故邦畿千里十倍
於諸侯　祭祀會同之制載在典籍而宗廟藏之重其事也故曰宗廟
之典籍
周公節　二地非不足自周公太公來周之有天下二公之功最大而
封國不過百里似以地不足之故矣然而地非不足也　儉於百里是
推原為方百里意限於王制不敢過也
今魯方百里節　王者與天子節相應百里侯封足守典籍王者之制

也王者復起則必損之而如舊矣
徙取諸節　徙字與殺人相擊應然且語脈仍自然且不可求取而曰徙是不役一卒不戮一士非殄民之兵也寧有殺人之事第一彼一此孰非先王之封國彼何以取此何以與仁者且非爲矣况又殺人以求之度制之罪加之殄民而滋大仁者乃爲之乎是使其君不當於道併使其君不志於仁矣君子之事君也云云
求節　須知此節只從上四節討出不必深求夫逾制而益之非道也殺人而求之非仁也乃王制不可逾而殺人不可爲然則君子之事君務以鄉道志仁引之便了彼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今之事君者則然耳豈君子之所以事君者乎　當道是執轍所域裁然而

止不旁逸意志仁是惻怛所涵盎然而流不中關意　務引至而已爲一句近或分作兩句是務字只管至當道而已此亦志仁是何文理務字與而已矣字相應

今之事君章
此章爲今世之君以富强之臣爲良者發　當日民不聊生天下匈匈皆因崇尚富强所致孟子目擊而心憤之若曰此道不變天下終無寧日　二我字從今字來此臣以今亟需我故其自負若此　充自得來地墾則賦加充自與來援與則兵强也良臣却是民賊極言世主之迷謬也或首大惑可謂良乎古之愛民故謂民賊　暴征橫斂其不恤民窮可知窮兵黷武其不恤民命可知不鄉道便不志仁矣　君已桀而

又富之輔之如烈火焚民又投薪而助之民不堪命矣是民賊也求節卽從民賊看出　以其爲世所由故曰道以其習而成風滋甚俗由其道便是無變其俗　與者不食一粟不戰一卒也與一朝俱說很白得尚不能暫居也　居安居也萬衆離心土崩無日卽在方與天下之日其勢已岌岌矣譬之上有泰山下無寸基求一朝安居何可得也　通章撥轉君心處全在雖與之二句

白圭章
此章始終說圭是貉道而中以不足爲骨看他開口曰吾自負也方謂前無往古而曾莫知其道之爲貉也何也一人不可陶萬室器不足用耳必如二十取一則財不足因令禮度不足官聯不足究且不可以爲

中國矣彼其爲大貉之小貉惟其輕之於堯舜之道也寧獨重之於堯舜之道者爲大桀之小桀哉
白圭節　圭意賦法雖以什一爲制吾猶以爲太重吾謂忍人所不能忍之欲則其出日省用人所不能用之術則其入日羨卽二十取一足矣
萬室節　貉道也下似宜卽用夫貉節接去却先入此節者緣孟子一聞圭言便筭計到官職耗廢萬事不理病不在有餘而在不足故先卽陶穿譬使知不足之類及下俱承不足說去歸着在貉道上
夫貉節　此節要與中國相形貉早寒所生者寡與中國百穀生之不同原自無可多取無城郭三句合說言中國一切所有貉皆無之　城

郭宮室宗廟土木之費也祭祀之禮燕管之費也一說宗廟中祭祀之禮亦通無諸侯句言無待諸侯之幣帛饔飧也貉中無諸侯安有待諸侯之幣帛饔飧　胡地玄冰不可耕食其人逐水草善遷徙其送死不封樹無喪期其俗朝聘不節婁享不行其國廩祿不設官職不供

今居節　全重居中國三字如之何句即從此討出上文城郭等共二十字此節變文爲人倫君子明其重也綱常滅裂是行禽也何以成立乎人類仁賢屏棄是空國也何以羽翼乎朝常尚可爲天地文明之與帝王自立之地乎何以去何以無二十取一如貉之賦亦必如貉之無城郭云云故也　間鈞是地也何貉無人倫君子則可中國無之則不可也曰鈞是時也何夜則昏而晝則明乎宇宙間地氣攸分理道亦

異地氣荒僻猶可任其荒僻地氣文明何可悖其文明　此處且只說不可以爲中國留貉字在末節用之不然則涉小貉矣

陶以寡節　彼陶而以寡尚未至於無陶也而器不足用且不可以爲國矣況乃殷輔盡廢位置盡空更無一人爲君子者子以爲足用耶不足用耶可以爲國耶不可以爲國耶　此節只足上如之何其可意可字與上可相應

欲輕之節　特出堯舜字而暗刺白圭心裡的話說也白圭心裡若曰吾術甚奇吾賦甚輕即堯舜莫我若也却不知堯舜之道觀天察地居方辨俗中正甘美萬世可行輕之不得重之不得輕之則爲大貉之小貉重之則爲大桀之小桀輕與重等耳如謂子之道非貉道亦將謂道之於堯舜者不謂之大桀小桀耶　二欲字與章首吾欲之欲相應作文與徒善二句愈疏二句同例　小貉不必別求只就上三節看出益上三節言二十取一無以爲中國既無以爲中國非大貊之小貊何道字與貉道的道字相應小貉內涵道字

丹之治水章

此章節次雖多界限要明　子自謂治水愈於禹蓋以子之道治水也昔者禹之治水何嘗以禹之道治之亦惟以水之道治之是故水以四海爲道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子之道治水則以鄰國爲壑耳夫水本以四海爲壑而子使之以鄰國爲壑則水逆行矣逆行則非由地中行之水而爲洚洞無涯之水矣而此洚水子以爲何等水也便是神禹

當日所治之洪水所謂湯湯滔天昏墊我下民者仁人之所惡也以仁人之所惡者而自謂能愈於禹吾子不亦過乎

丹之治水節　合上章所問圭乃好奇自多以爲前無古人者　用術奇故成功速時何必八年乘何必四載

子過矣節　子之治水乃自逞其智自多其奇道自子而出者也若夫禹之治水未嘗出其智巧以與水爭水自有所就特利道之已耳蓋不以已之道治水而以水之道治水也是故云云　因水之道以治水言四海爲壑以成功言

是故禹節　海居下水就下禹以水之道治水故其水四海受之吾子不以水之道治水而以子之道治之第求其水不令吾國受之而令鄰

爲受之已爾夫此鄰君之國厥初肯神州赤縣先王剖符錫之以棲泓
民宅四隩者也曾可爲受水之區耶此處且只說把鄰國做受水處下
節方言與洪水同害
水逆行節　前章不惟言其太輕而且目之爲貉道此章不惟言其貽
害而至擬之爲洪水皆所以深折之也　四海爲壑水就下而順行矣
以鄰爲壑勢必下壅而倒流是逆行也逆行則不出地中行湯湯無涯
際安得不謂之洚水　洚無邊岸也洪大也象引曰不必謂其言之過
只言子過矣以其失言也
君子不亮章
亮者信之深執者守之固安有君子而不亮不執者此蓋反言以決君

子之執從亮出耳夫隨事而確有主持堅有依據無少依違遷就如中
流之砥柱者執也然必研諸慮明諸心深信其必合如此而後能之借
令君子之心先自含糊兩可無論志不欲執力不能執就使欲執能執
却着他執箇什麼惡乎執與不執不同言無可執也論語篤信章註云
守死者篤信之效意正如此
魯欲使樂正子章
此章人都知重好善却不知三否字最重正其好之根也惟我無强無
智無聞識則無以有我其心休休乃能好善好善乃能來善而以天下
之善優天下之治矣彼訑訑自滿予智者正自有其强與知慮聞識者
也是故必休休有容必先斷斷無他然則上臣之相天下其惟無我之爲
要哉
魯欲使節　首句重樂正子三字不寐之喜正自此生其人深有當乎
其心也若曰以若而秉政其事業寧有量哉愉快何如
公孫丑節　無他技　政有大主持非强孰與任之而樂正子否政有
大機宜非智慮孰與謀之而樂正子否政有大經理非多聞識孰與給
之而樂正子否
其爲人也節　然則奚爲何要見公孫丑不識大體夫爲政非庶府百
司比看來此一問即上三問之意　其爲人句乃明言喜而不寐之故
且只就重相度上發之而隱隱含下爲得好字即從三否字來不曰予
强故好人之强不曰予智故好人之智不曰予多故好人之多也　我

不自有則生機融液物我無間其與天下之善油然神與之洽怡然意
與之契雖欲不好不可得已　善不專指强智慮多聞識凡淵懿之識
忠良之論與我之生機相合而可以裨益我廟謨褆福我生靈者皆是
若欲能一官致一職則一己之長足矣若欲佐天子理萬物則須以
天下公共之心納天下公共之善才技無所用之
好善足乎二節　好善好人之善耳自家無一長而全靠好他人之善
足乎　足者滿乎魯國之中優者溢乎天下之外治天下尚有餘治魯
國顧不足乎
夫苟好善節　好善非力勉所及我不自有自然生機交相融液是融
液處即在沖虛處想其抑抑謙光休休雅度原有函納四海之胸次矣

苟有嘉謨嘉猷孰不樂爲知已者吐露原爲悅我者傾輸也　四海字
與上天下字相應休休似不越一己而風聲無遠弗屆固自足以救天
下之善矣以天下之善爲天下豈不恢恢有餘地哉　何以輕也知我
之虛懷大度有投必入也
夫苟不節　何故訑訑自有其强與智慮聞識謂人莫已若也夫未知
其人姑往一試可也彼其訑訑自多不背善言予藥已知之矣就之何
爲　予字還屬人將曰之人爲妥乃多士庋不必往之詞即此便是士
止舊說指訑訑者心事抑與人將曰不相應矣　身在墻廊而千里之
外已以聲音顏色拒人矣千里與上節千里字相應彼則千里嚮風此
則千里却步一念感召相遞若此　訑訑不樂聞善正與諂諛相投

日習諂諛則不言而志已驕有言而心常遜益用自負自恣而國是日
非矣觀一言喪邦在惟其言而莫予違可想　國且不治天下可知
問好善與强智慮多聞識者人品之實曰虛實有無之分而已負才者
有我局於一膜之中虛懷者無我包乎六合之外

陳子章

總是借古君子明已未嘗難仕陳子若曰夫子之仕如此其難益願學
古之君子也不知古之君子必待何如而後仕乎孟子謂就者如其意
而仕也去者乖所就而不仕也若去就之際各執一端以律天下則亦
爲難仕矣乃古君子委曲行道何所不至所就益有三焉惟所遭乖其
所就不得已而所去亦有三耳夫仕非爲禮亦非爲養無非欲行其道
耳故古之君子上焉者既能致敬有禮以迎而言又將行其言然後從
而就之倘將行而竟不行乎即禮貌未衰亦去矣何也言行道乃行禮
貌非所論也斯所謂見行可之仕而爲去就之正者哉然而君子非必
以此律天下也其次言雖未行苟能致敬盡禮以迎則亦從而就之及
其禮貌既衰始不得已而去焉此以行可之仕托於際可之仕其曲爲
道計有如此者而猶未也其云云饑餓垂絕猶免死而受其周機會可
投寧必避而立於峻良以天下無邪知已雖遐古君子之仕如此夫豈
難仕者哉孟子若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古之節　須就兩箇三字上討出不難仕意

迎之二節　問中二節言皆未行亦皆有禮貌彼何以去此何以就曰

君子之就本爲行言厥初不惟有禮貌業已將行其言矣而言竟弗行
譬之强弩之末不穿魯縞尚復望其能行哉故去之其次言雖未行而
禮貌方新益際可而有行可之望焉譬之方芽之苗可望日長故就之
此無他一後一先之分　弗行語厥自上將字來厥初將行而竟弗行
也　雖未行其言正是君子徐覘其後不難仕意末節又極言其不難
仕也

其下朝不食節　其下不惟無行可也不惟無際可也併公養而亦無
之　朝不食三句言君不養賢也極言至此見君之乘禮至此而一知
悔過周猶可受古君子之不爲已甚如此　我土地三字不可忽可耻
處正在此　免死而已原受周之心以存其身冀與日之行此道也

此節不分去就若曰於此且受登難仕乎

舜發於畎畝章

首節且叙古來聖君賢相皆從困起次節推本天心有意玉成因言世人及有國者皆不可無苦勞等動之忍之增益之者說得困亨之理歷歷不爽才說然後知云云乃全章發言之本意也

舜發於節　畎畝版築等字甚言之也天飛而自泥蟠一何懸絕之甚瑚執黍鉏至勞賤也泥迹負販至卑微也幽囚囹圄至困辱也窮跡南荒至僻遠也五穀自齊至詬辱也若一二如此猶曰偶然今歷選自古明良往往而是尚可謂偶然之故耶當必有深意微權默爲之主宰玉成險臨重有所倚托若謂宸康台衡之地其始必不可少此一困者矣

故天將節　此節全重大任二字　故天何將文多重將却不知將字之重正爲大字試思必先以下何故鄭重如彼大故也　夫天下者天之天下而舜與傅說諸人則皆天降之以任天下任莫大焉者也粤稽于田晉靡而下天之困之抑何靡所不至乎乃今知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遽然而降之哉必且以心志之若先矣以筋骨之勞體膚之餓身之空乏之行之拂亂所爲先矣諸艱備嘗而後元后允陟百[illegible]而後樞要游登此其意果何以哉吾想爲君良難爲臣不易若心若性若能皆大任中之所必需者傾心稍逸則任大之神不撕而非困執[illegible]奪其逸是人即無逸心乎猶必以此動之爾性稍恣則任大之氣不清[illegible]而非困執與節其恣是人即無恣性乎猶必以此忍之爾能稍短則任大之具不周而非困執與補其短是人即不能乎猶必以此曾益之了不然天之愛是人甚矣胡然而先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哉物焦則苦人在困阨中憂危燻心與焦灼何異其苦可知　人情最是愁心難堪故苦屬之心志力則出自筋骨故勞屬之食缺則體膚瘠故餓屬之體膚財匱則身無資故空乏屬之　行槩言凡一身之事皆行也所爲則就行中指其專做處言之拂逆之也亂扶之也所值之幾與所爲之事相左也如寶肉便所啓如應舉便罷試之類　心道心也道心貴活故動之使活性人心也人心貴死故忍之使死　處逸欲時人欲罔極種種役心能令自有良心埋沒不得出頭及險阻備嘗一切妄

念冰釋而清明之體露矣問聖人亦猶外境乎曰此如草木逢秋生理自固內外一也更不分別　皆欲在如意時如何忍得住處困欲無可遂正是堅制其欲而使之不動　增益句還另說爲妥不必承動忍智慮以憂危而深長精力以頻挫而堅固

人恒過節　此下因上節而廣言之如云此猶曰聖賢之任獨大故聖賢之困獨深也而微獨聖賢也凡世之人恒過然後改焉何也改之云者將必奮然而作以幾能改之實憬然而喻以造能改之端而其作其喻夫豈偶然之故哉吾想人非聖賢誰有先事之防其在無過時已無弗如意靡靡然爲所爲作者其有所作者必其有過之後事勢窮感困於心而衡於慮者也人非聖賢誰有知幾之哲其在無過時人莫

玹子遷貫慣然為將所為喻者其有所喻者必其有過之後事理暴著徵於色而發於辭者也夫此作者喻者殆亦心之動性之忍不能之者並者耶而此困者衡者徵者發者殆亦心志之苦筋骨之勞餓餓空乏之行拂亂其所為者耶然則殷憂何獨啓聖多難疇非玉汝循環之理其諸人人共之者乎　恒字徵讀直貫至改字　困不通也塞之而無可出也如囹圄任然衡不順也阻之而弗克前也如當任然

入則節　法家拂士敵國外患是亦徵發於人之聲色而能困衡乎君之心志即勞苦餓空乏拂亂之類　君心即為困厄君心無敵國之亡無日矣

教亦多術章

此章人但知重多字不知術字最重術者教之妙處不教為教所以為妙不屑句加一之字如子有那一種不屑的教誨似乎不為教誨不知因人有頑冥不靈者桀不悛不得已而以拒絕動其警省棄置開其悔悟全是安教誨他絕無真个拒絕棄置的意思而已矣不可略

四書窮抄定本卷之十五終

四書窮抄六補定本卷之十六

古鄮王國瑚夏器甫著

盡心上篇

盡其心章

此章盡心二字貫到底總說心外無天心性並重者非如云人心原至靈而今依然至靈無少虧欠只盡其心也即此盡其心處便是知其性處蓋所謂性者非謂有一心又有一性此心渾是生机心便是性所謂知性者非謂有一性又有一知人心靈到至處便是遥照本來而知其性了夫所謂天者非謂性外更有天太虛中有生机凝之於心曰性則性便是天既知其性豈不便是知天而盡心不但可以知天也盡心

者心無一物何由外馳即是存其心矣心不外馳孰昏生机是即養其性矣性外無天養外寧復有事乎且非獨於此也世所稱天之命者有大於殀壽者乎盡心者中無一物豈復把殀壽看做兩樣惟有存心養性自修其身無可取死之道以俟殀壽之自至而已殀壽且然其他富貴貧賤吉凶禍福寧復有二其心而不修身以俟之者如此則自家心裡便是太虛又不但以我知天以我事天而已命豈不自我立乎看來一箇盡心知天以之事天以之立命以之天下尚有心外之天命哉　首節本謂盡心便可知天而恐無憑難信故以知性明之　心兮本虛心而曰盡則心體毫無虧欠其為虛之至必矣而虛之至處便是靈之至處譬如極空的鏡子便是極明的鏡子以其靈之至處還而自照其

生理何性之不知焉即心是性即盡是知本來原是一物究竟仍是一事 心之外無性因未有盡其心不知其性者性之外無天亦未有知其性不知其天者此節論心可通天全憑性在其中 須知存其心養其性即從盡心中抽出言之都是見成的話非謂既盡其心又要存其心養其性借令放其心而不知求可謂盡乎安有盡心而不能存心者又令窒其心之性而不知順可謂存乎安有存心而不能養性者心乘乎氣操之欲嚴故其道曰存性純乎理居之欲寬故其道曰養問存心便是養性亦有說乎曰今夫農夫灌苗饑夫啖飯皆借外物爲養若心則油油藹藹沛是生机但令他常在腔子之中則其滋息涵育自有不可勝用者非待借資于外也故存心便是養性養心莫善于寡欲章意止如此 存心便是養性養性便是事天 末節全就心上說了不得出性字矣可見此章只盡心二字都了

莫非章

聖賢與人言命原欲息其妄爲之心令人一意修身然其流弊反能令人不修身聖賢曰莫非命也妄爲何益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哉小人曰莫非命也妄爲何損我何以修身爲哉修身則命无妄我亦无妄命信自我立矣不修身則命无妄我有妄命不自我墜乎孟子言命意正如此故孟子再出莫非命章以完立命在修身之旨 莫非句是上章末節可疑處順受句則解其可疑處也言人不問如何而死莫非命也則不問如何而死莫非立命者矣乃立命必待修身以俟者何以說焉蓋人心與天命初无二體但天無不正之命人却有不正之心人無不正之心是命無不正心亦無不正斯爲順受乎命之正者藉令人有不正之心不修其身致陷於死將併命爲不正之命如清水入泥沙併清水亦爲濁水乃逆取其不正者耳彼修身俟死不參不正之心正是順受其正而不逆取其不正也斯眞能立命者哉 不立巖墻之下乃心無行險不正之心修身以俟正是順受其正的樣子故用是故字接下夫命無不正我亦無不正非知命而何 蓋其道二節因上文正命未明故分剖而解之只要說明正命非兩平說盡道我修其身無取死之道與不立巖墻之下者同是正命也若不修其身自陷刑戮與立巖墻之下何異亦將謂之正命耶 逆曰取順曰受

求則得之章

此章若作兩項平說不惟少趣又且失旨乃因人之求在外者徒求無益而覺之求在我也 求則得之二句且輕輕說重講全在求在我句次節同 凡此出而覓彼之謂求彼入而附此之謂益惟以我求我初無彼此出入動念即眞凝精即是焉往而非益至於在外則有彼此出入此出而覓吾安能必其效彼入而附吾安能決其來

求則得節 二則字重言求就是得舍就是失無少分別無少停待有益即從二則字討出假令求而未必得則求亦徒求安可許其求以益又令求雖得而舍未必失則得或偶得安可歸其益于求 是求求字括起另說言如此則是其爲求也乃可以必致其得者豈不于得上有

益哉此章是何等求而若是其有益蓋其求乃在我的求故也者字屬求不屬我須細辨下倣此　求在我何須發求所以有益于得若只講如何求其在我即失旨矣

求之有道節　借其求也必有路頭如求舉必用經義之類如無路頭即求已無可旆矣即使求有路頭乃其得又有莫逃之數道命串下求之既制於理得之又制於數也重命上　求在外句須發出所以無益之意既在外矣寧可即心為求將必有所借塗而求有道矣既在外矣寧可即求為得將必有所俟命而得有命矣求既有道得既有命尚可謂求之有益於得耶

萬物皆備章

此章全要在裡面說無非欲人求在我之意世但見萬物芸芸盈天地間皆是不知一腔生意萬象森羅即我悉備更無一物出其外矣以故人只須反之我身而毫無私偽便自備萬物之生意活潑無限樂莫大矣不必求於我之外也其未能者亦只須强以我心體萬物之心亦將備萬物之生意不終間隔當身而取求仁莫近矣亦不必求於我之外也何也則惟萬物皆備於我之故也　若非萬物皆備於我則仁亦矯偽不情之物矣首節即仁體　誠字恕字俱就我視萬物之心言之誠者我心視萬物為一身而能肫肫其仁也恕者以我絜萬物之心而所惡勿施于萬物也　次節妙處在身字與莫大二字相照應極小却極大也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推之則萬物中一物未通其樂未暢乃藐焉一身其能幾何就使反之而誠胡云樂莫大也蓋誠非他也一腔之內渾是生意自有真切肫懇處而此一腔之生意全備萬物之生意真是宇宙同春天地同和世間何樂更有大於此者伊尹囂囂不起孟子王天下不與存皆是物也　末節妙處且要把仁字說到遠處然後用恕字約到近處仁者萬物一體其分量甚遠然但强我心之恕而行便可漸與仁合求仁孰近於此何也萬物皆備於我也　人之私情毋欲咈人以便我恕則推己及人者也恕豈人所樂行哉必須刻苦淬厲力矯其私情方能行恕故曰强

行之而不著章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要如此章孟子不是責人乃點醒人心使何日

用間認道也　末句自上二句看出而孟子亦重在行之習矣終身由之字面蓋因世之不知其道者衆而以此等字面提醒令人自認道是何物今以論路之俗語解之因人走的路兒却不明知其路人常走的路兒却不深知其路所以終身由此路兒不知路兒者衆職此故耳問畢竟何物是道曰終身之身便是故曰道不遠人　行之習矣不是空空說他行習言其所行所習便是道也但自不著且察耳

人不可以無恥章

人而無恥至垢辱至污賤恥莫甚焉者也然使若而人者忽有無恥之恥即無復可恥者矣何也無恥之可恥也以無恥也既以無恥為恥即為有恥矣又何恥焉是生平之詬辱湔除於一念之懲惕夙昔之污賤

淨盡於一朝之悱悔恥之轉移乎人一至於此人其可以無恥哉
恥之於人章
大字所字何字正是激之深處無所與大字相應極大卻乃全無如何
了得大之云者如有之則登天堂無之則墮畜道也恥之於人若是其
甚即有一不用之所然且不可乃為机變之巧者絕無一用恥之所為
何字語脉自無所來世間不若人之事蓋亦多矣然其他雖不知恥猶
止於一事之不若人耳惟此机變之一事如不恥其不若人則更無一
事如人者矣何也恥之於人大而彼乃一無用恥之所可與其他不恥
不若人者同日道哉
恥之於人節　夫人之迷於衷謬於理也自師保不能箴圖史不能警

理不能化誨威不能震懾而惟有赧然不自安之一念則幾希可存性
命可立人心以之不死人類以之不滅所係於人蓋甚不淺鮮也
為机變節　世間可用恥之所非一而無如机變之巧之甚彼其蹤跡
情致詭秘之極真令人無可施顏回不能立人世者也此猶靦顏為之
曾莫知恥更於何所用其恥乎
不恥不若節　不恥不若人不恥机變一件不若人也何若人有言其
他更無一件若人也一處低處處低與一着錯滿秤空相似　上節言
他無一用恥處此節言他無一若人處
古之賢王章
故王公以下自賢士樂道忘勢生賢士樂道忘勢自賢王忘勢生賢王
忘勢自好善生賢王好善自自家有善生　今世士奔走伏謁以得臣
王公為幸一何賤也豈非趨其勢哉乃其所由來非士也天地間至尊
者道至貴者德道德一善也古賢王自家原是善的故與賢士之善聲
應氣求中心好之好其至尊貴者自然不待較量而不見已之勢為尊
貴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故古賢士云云　何獨何要發出何字獨
字好善忘勢古賢王已先然矣上能貴士士豈自賤寧有上然而下不
然者乎　樂其道句若只說賢士如此即非立言本旨蓋一代之教化
風俗惟王之所鈞陶以故王也好善士也樂道王也忘勢士也忘人之
勢雖則古賢士內重外輕堅持雅操得深誘淺獨樹高標而古賢王勵
節維風作人振德相得益彰共成曠世之盛美詎可謂其無所自來哉

欣慕在人故曰好暢快在已故曰樂　好善是忘勢之根樂道是忘
人勢之根善勢對不得　敬而禮之為其善也而弗致弗盡其未能中
心好之可知即有王公之勢乎固古賢士所樂其道而忘之者也縱或
一望其顏色暫睹其丰儀其後將深藏固拒杳乎不可復親矣欲數數
然而見之得乎　見者君趨乎士而承望其道範者也臣者士趨乎君
而奔走其下風者也兩者之相去遠矣
子好遊乎章
通章全重尊德樂義四字真是涉世良方允若茲不問何等遭際都做
了好田地矣　此章節次頗多部位易亂須一一看得分曉方是夫遊
有蘊藉尊德樂義是也有襟情囂囂是也有操持不失義不離道是也

有樹立得巳不失望是也古之節說出得巳不失望的實際以見知遊之道便是今之古人耳然非有尊德樂義之蘊藉安有囂囂之襟情非有囂囂之襟情安有不失義不離道之操持得巳不失望之樹立居今而進之古乎 是時遊士大抵皆富貴功名之士想勾踐宋牼二人稍可引進孟子皆以道德進之宋牼章是遊之挾持勾踐章是遊之襟懷

子好遊二節 言今之遊者大率陰陽作先合頡頏取世資莫一當知遇我謂無問知與不知一以囂囂處之嚼然汚泥之中脫然流俗之表真是今之古人非復縱横捭闔者流矣遊者之善物也若人知而欣欣人不知而戚戚則心爲世役失其所以爲我矣 囂囂者我自有得處不以所遭爲輕重也 凡天下之事超乎其外乃能善乎其中如君哉

舜也便自有天下不與來孟子論遊意正如此若他人論遊則必曰何如揣摩何如誘說而巳

何如斯可節 囂囂不可强必有自得之者何如可以之間甚善 尊樂二字爲囂囂而設凡遊者人知即欣欣人不知即戚戚而不能囂囂然者彼蓋以遇合爲崇高以投契爲快足所尊所樂皆在人知故也尊德則我有至尊人知不足以爲尊矣樂義則我有真樂人知不足以爲樂矣焉往而不囂囂自尊德樂義來故士三節又從囂囂來 何謂德此心中所得之真性是有德則超然象帝之先其卓越何如德自有尊非謂德在此而着一尊之心也何謂義此德中所樹之高節是有尊則灑然出塵之表其欣愜何如義自有樂非謂義在此而着一樂之心也

故士節 士何士即尊德樂義而可以囂囂之士也 囂囂且就心裡說此節則言其窮達皆善不做那墻登墦乞家修廷壞的營生 失義者心奪於窮愁而鮮廉寡耻喪生平之所守也離道者心蕩于濃艷而溢志愒心變未達之所守也此無他窮達動其心故也士而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寧復至此

窮不節 巳從太虛而來原自嚼然不滓不失義則真巳不失所謂完故吾也 道與民何干而不失其望曰道非空寂之物乃人心生機湛恩闓澤所從出也士得巳則道在我自其未達時民巳望之曰是異日膏澤我者也達而不離則膏澤果下於民矣寧不有以酬夙昔之望耶

民不失望只是得巳中作用非有二事也故曰修巳以安百姓 民不失字承得巳之得字來巳既得矣併民望亦不失焉則囂囂之士真所爲何用不臧者

古之節 古人不問得志不得志做的都是好事是窮固善達亦善何用不臧也相承而下俱串說 澤自道出不離道則澤加于民矣澤被生民多少烜赫光顯此古人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即不得志乎而身以義修亦自滌除塵氛砥礪名行足以照耀當年垂光來禩豈遂湮滅無所表見於世乎 修身見於世則德義之善在一身便是獨善其身了巳豈有不得者乎澤加於民則德義之善在天下便是兼善天下了民豈有失望者乎

待文王章

此章還是孟子以豪傑自任盖孟子生於聖遠言湮之日幸有文王在上而五百歲聞知之統直以其身承之而無少遜避此乃清明天授振古豪傑雖欲不興而自不能故曰雖無文王猶興舊謂孟子激勵人做豪傑夫待人激勵纔做豪傑仍是待文王後興了但學人到此却不可無豪傑之志耳　凡民句若只向庸劣猥瑣處說便少興趣須就生人何必有待上發之　無文王猶興不是勉強可到乃天生豪傑更絕恒流其契合有神解擔荷有完力用能開往古未敢開之口做舉世不敢做之事即令文王不作乎猶且作而與曰百歲之餘無有乎爾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寧待克明者之鼓舞丕顯者之策勵哉

附之以韓魏章

此人過人遠處不重歆然字亦不重韓魏字全重一個附字此時此際乃可驗其人之真也附者貧賤乍離富貴驟至事屬望外榮出非常其自視當何如其盛滿溢充者乃歆然一無所有也若人之于富貴真能草芥之浮雲之矣故曰過人遠矣　韓魏時已為國而猶曰家其為晉大家相傳已久口頭語也過人遠在前一步

以佚道章

此章本味全在勞死二字言人主宰制萬衆而聯屬其心全在有便民的道理加民之所惡莫甚于勞而其所尤惡莫甚于死然使人君以佚道生道便利其民則雖勞與死亦不怨矣矧以至仁之心行順流之政則民之歡樂從豈顧問哉　王道本乎人情

霸者之民章

通章語脈全從王民皞皞揆出盖從王民皞皞揆出君子存神過化從存神過化揆出天地同流從天地同流揆出豈曰小補也看書須知來處

此章到殺之節皞皞之說已明又說所存二句何意曰化曰神要說與天地同大也彼霸者之能令民喜如補破釜破衣而已豈不小哉

此章見治道令民相忘方為大德不德

霸者節　曰驩虞小之也霸者將結民之心以濟己之事且取其民而呴之濡之喣之咻之其民亦知而感感而悅驩虞之象成焉雖則差愈於怨咨哉而大道固已隱矣若夫王者之德澤一真性之自流王民之

熙洽亦真性之自動雖則民悅無疆沒世不忘乎而要皆天者機也非私情也無私自廣大矣　怨咨固非淳風感悅亦非上理上德無德至仁無恩

殺之節　此節本味在殺字利字日字上民之所惡孰甚於殺茲且併其殺而不怨矣民之所好孰甚於利茲且併其利而不庸矣大凡有其為之將必有其知之其有不知者或其暫時然耳乃民日遷善而竟不知為之者之為誰歲月自深知識自泯何令人之渾忘一至此極也總是極言之意

夫君子節　上二節且只說王民之應所過二句則即王民之應而推王者感人之妙也言人之相忘至於此此乃君子感人不須久居其所

此身一過已令民融而為一而無少間隔化何如也亦不必顯出其事
此心一存即令民融而為一而無少停待神何如也此神此化總是王
者虛極而靈發則無方無所無之非是直與上天下地源合而流不知
其此為天孰為地孰為王者矣豈小之乎以此補彼者哉　時文說王
者大有補於天地便不是纔曰補未有不小以二之故也同流則一矣
王者一天地矣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仁言章

愚意仁言不如仁聲何須較量此乃引起下文本意只在崇善教上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而人主入人果何施而能入人之深乎凡
得民處即是入人處善政不如善教云云善教得民心夫至于得民之

心入人孰深於此此仁聲所自出而仁言弗如者也治天下者其惟崇
教哉

仁言節　入人感動乎人也德音謳謠亦能感動人心然必實德翔洽
而頌聲作焉乃為淪肌浹髓感動最深其視空言之感動不可同日語
矣　君有所施而民動焉曰入民有所效而君收焉曰得得民處便是
入人處

善政節　政曰善政教曰善教皆仁心中作用皆能入人則皆能有得
於民但善政之所得于民不如善教之所得于民下節或得民財或得
民心便是得民不相如處

善政民畏節　民畏民愛只是引起下文語意歸着二得民上與上節
得民相應夫均之得於民也而得民心視得民財者何如故曰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　政教而曰善孰不可以入人但善而曰政是以其嚴
肅之意防範乎民者也民有凜凜然而畏之耳善而曰教則以其慈祥
之意陶育乎民者也民且依依然而愛之矣　粉法而約束其禁令凜
如善政原自畏心出也故民還以其畏應之因性而薰陶其情思謳如
善教原自愛心出也故民還以其愛應之與影之隨形一般　得民財
言僅可得外面的東西正說不能得心　善教之效何不就民開化行
俗美與仁與讓處說而僅說入君得民心之愛應首節也得其心故得
其名仁聲所由作也以此知首節只是引起次節非兩平語也細玩乃
見

人之所不章

通章歸重達之天下一句良知良能者知能雖發於生後而有生之初
天性中原有此知能也今於有生之後認所謂良知良能吾惡乎別其
為良哉我想學慮皆人生以後事知能得之學慮或出于人為者耳未
必是良知良能者也惟不學不慮之知能意者為良焉而孰為不學之
知不慮之能試觀孩提稍長何學何慮而達之天下無不知親親敬長
者則所云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其在親親敬長耶而此親親敬長其即
天性之仁義而為良知良能者耶夫仁義具於有生之初乃親親敬長
則發於有生之後矣而吾以親親敬長為仁義者豈有他哉夫仁義性
也世間惟性靈潛通無際達之天下乃今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則亦達之天下矣此其所以爲仁義也猶然其未發而謂之仁義既發而謂之親親敬長耳 孩提知愛敬便是能愛敬此時分析不得及其長句重其字其孩提也長而未離乎孩提猶然不學不慮也 問愛敬出自孩提即可知其根於性矣必言達之天下者何也曰孩提節且據外面驗之及拈出達之天下方言此知此能盡妙無方分明畫出個性體纔把就裡說破先淺後深言之序也與孟子先言乍見後言仁義禮智之端同和也者天下之達句玩此節可悟其旨

舜居深山章

解深山章只須一句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此章非有蹈襲非有

事實總就大舜玄德上想像他外際如此中曲如此 舜何人也重華協於帝後作爲不可及矣而深山之中則荒陋無如之地也以若人居若地如鳳棲雞塒宜何如其迥絕不倫者然而崖岸不形氣魄不立無可少自表見者第見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已如斯外際其去深山野人幾何哉與木石二句乃形容其別無可表見處 深山何有非木石則鹿豕耳木石之居寂然寧謐舜亦與之爲寧謐則木石即舜之家室也而何不可與居鹿豕之遊熙然恬適舜亦與之爲恬適則鹿豕即舜之儔侶也而何不可與遊彼深山野人酣閔沕穆目惟木石與居鹿豕與遊而舜依然與野人何殊即聖凡殊途自有所以異者詎與如野人之闇汶然特一拘悝然相去能幾何矣 江河汪洋萬頃一決誰能扞格聖心沖虛之極淵涵萬善有聞必投有見必入略無纖毫扞格的意思豈不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乎 二一字非單指一件言一有所感無不相投極言之也 江河自沛正自深山無異來虛則無不通也若論孟子當日口語並無一字明露谷神之說只是要舜之外面裡面兩下相形言外面直恁若昏若鄙似個一無所有的人裡面卻乃至神至妙似個無所不有的人何內外之不相符一至於此乎異哉殆莫測其所以然矣豈與居與遊時爲一人有聞有見時又爲一人耶

無爲其所章

此要語也其實只是毋自欺全重二其字 言人何須他求人心之體渾是天理即妄欲妄爲紛然四出而獨覺處不欲不爲者自在也人第

於其不爲者無爲之不欲者無欲之如此之爲即爲極粹白之爲如此之欲即爲極美善之欲至矣盡矣又奚必別求所爲與欲哉 如此句直就人之爲與欲論也言人之爲也豈必別求制事之法人之欲也豈必別求制心之術哉

德慧章

獨與恒相照恒類然獨特然也今人看此章多是逐句說去不知精神全在恒獨二字如乎人而無德慧術智則亦已矣如其有德慧有術智乎試詰其爲何如人則非他人必其有疢疾之人也蓋往往而是夫固恆存之矣藉曰不然世之爲臣者吾不知其幾何人世之爲子者吾不知其幾何人而何操心之危者倜孤孽也而何慮患之深者倜孤孽也

而何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者獨孤孽也則以孤孽之為疢疾而德慧術
智恒存之也人可以虛負此疢疾哉
德慧節　知慧皆人心之靈也彼其靈機之出於性也則為德慧彼其
靈機之巧於謀也則為術智　切已之患如沉疴在躬有不能一息置
諸懷者故曰疢疾　寔安時氣昏思疎何從得此　疢疾與舜發章參
言困窮者不同此乃關心之深患入人尤深
獨孤臣節　我生不辰天降鞠凶至令猜嫌起於堂陛恩愛割於庭闈
於禍為不測於逃為無所臣子不幸遭此宜何如其惴惴不自保者由
是思患豫防而殫心其間將必圖其大復直其細揣其端更察其委猶
恐意表藏發幾先生變慮何深也夫然則動忍消其妄念而清明漸露

研審濟其靈源而智巧日精德慧術智有非他人之臣子比者豈無
故也哉　總意臣不得君便孑孑孤立即孤臣也非必遠也子不得親
便煢煢待罪即孽子也非必庶也母愛子抱庶子豈盡不得於親乎孽
似作罪孽之孽為是

有事君章

此章品題人臣如登岑樓一層高似一層俱要下節扥比上節首節重
君字次節重社稷字三節重天下字末節只重已字即此可識品題之
意
有事君節　二者字相呼應下句正所以為事君人處後倣此　此事
君人者謂富貴我者惟君寵榮我者惟君故其事君也只做步使君容
我悅我的勾當一腔之內止知有承事其君只是個事君人耳
社稷節　社稷對上君字看社稷為重君為輕　為悅二字是誠心為
國處憂國奉公之念篤於天性切於由衷蓋必皇圖鞏固國祚靈長然
後自快於心不但宜力任事求塞其責而止
有天民節　天民其抱甚大乃天生之以任天下民而代天者也夫普
天之下天無不覆而此民為代天之民苟非達可行之天下寧肯輕行
之乎就使功在社稷名為國士吾知其不屑於小就矣
有大人節　此節須思比前進步處何在社稷物也天下亦物也悅在
安乎社稷達必行之天下皆有正物之心者也正已而物正言其都無
正物之心其人大而化之不可以涯際尋不可以方所測故獨大也

三樂章

首節且空空說末節方大發所以王天下不與存處與兩無間章同三
樂俱不就遭際上說　通重君子有三字三樂皆自家生意其慶則此
樂暢心廣則此樂完同人則此樂溥非始有也林氏係天係人之說不
必用
首節　王天下不與存言其樂之無上也而其根則自君子來言樂為
君子有者乃人世所未嘗有也　人世勢分之樂至王天下而極而君
子所有之三樂皆性分也尤有高出其上者不與存言不得參列其中
父母節　君子一腔生理何處不流而父母兄弟尤生理所獨鍾也有
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乎天眷二人既壽而康亦既有聽有依有怙有

恃矣而孔懷之倫相與依依膝下者又皆足以承其懽無或貽之戚戚和氣之祥畢致於生理獨鍾之地庭闈之間融融洩洩就令泰和盈宇宙常亦不與易矣其在他人無論人不克値此幸而値之亦烏識此樂爲何物也信惟君子而後樂此哉　父母二句若只就其慶既翕福履昌熾時說便失言天倫樂事知者幾人一樂言爲君子所有之樂非槩論可樂也

仰不愧節　愧怍自獨覺處生自家心神共天人妙合無二自家若無私欲則心神獨覺之地無有愧怍不愧怍於心神即無愧怍於天人如此則自慊於中泰然自如樂莫大焉　不愧怍與二樂界限要分明仰不二句只宜說他襟期磊落舉動光明若如心廣體胖優游泮渙等語

却涉一樂句矣

得天下節　須知天下何不係於人重君子能得方是

末節　末節回應首節要說得分曉首節說君子有三樂中三節既細教之矣末節乃回應之曰我謂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即以其有此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也蓋此三樂取諸天親何等肫切根乎真性何等精實垂之終古何等悠久雖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豈其肫切精實悠久若此乎則信乎王天下不與存也

廣土衆民章

此章論性之所也何謂所性之存處是也　性生理也生理周流四海之物也人見孔孟全不得志則謂生理未能周流或不堯舜若矣此由未識性之所故爲此說也夫性之所果惡乎存乎彼廣土衆民固是君子欲之所非樂之所即中天下乎定四海乎亦不過如草木含生逢泰而舒乃性之舒暢處樂所存也非性所存也夫君子性存之所雖十分得志不增毫末雖全不得志亦不減纖微緣自太極中分來已自一成不易後來大行窮居安能爲之加損乎乃君子性存之所何如仁義禮智生理也性也其根底存於心其色澤存於面爲睟存於背爲盎存於四體爲不言而喻是自心而面而背而四體皆性之所也彼中天下定四海特性之舒暢而樂處豈性之所即大行又何加窮居又何損焉看來古來大聖賢未有不全其性者孔孟與堯舜一也

廣土二節　先借所欲扶起所樂却以所性壓之與上論天時節相似

所字要看分曉所本地也

雖大行節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大行也窮居無尺土無一民與中天下定四海則反之極　大行二句且只是擺寫個所性不存分定句乃原其故　際大行之會是於參贊開發生成萬類似有加於性之初矣乃性之初原有此參贊原有此生成無以加也窮居一無所行特其退藏於密而其可以參贊可以生成者未始不在也夫何損焉分字要分曉乃遡有生之初從太虛中分來之生機而言正與大行窮居在有生之後者相照有生之初確然一成則有生之後無能移之者矣後來有定正爲當元有定可加可損是不定也

末節　性者生也人之生而有者內則惟心外則惟面惟背惟四體耳

然則性之所安得不存於心於面於背於四體乎看求性之根原有於
心性之色原存於面於背於四體君子求如其初而已 仁義禮智性
也彼其仁之育義之正禮之節智之臨至於中天下定四海特性之流
行發越處耳乃性存之所則虛明無物之地無不苞而孕之惺靈不昧
之天無不停而統之矣 睟者生機之藹然處盎者生機之充然處不
言而喻者生機之自然處皆仁義禮智之色澤也 面之不睟其神瘁
也根心者神逸背之不盎其氣餒也根心者氣充 何謂喻言其動乎
四體周規折矩繩律身度動與根心之仁義禮智相符若曉心之意然
喻也 只言根心性之所已明必曰睟面盎背等者以睟面盎背等者
不待大行而有也若巍乎成功煥乎文章則必待大行而後有矣

伯夷辟紂章
全章語意何在言善政莫如因民也若必人若人養其能幾何未足以
為善矣 大意二老歸文王爲善養老也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必歸
矣然必何如乃爲善養老哉蓋非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也亦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則老者得所且併其家人皆得所矣彼二老所謂西伯善
養老者亦只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能使老者得所而已總見善養莫
如因以因之利溥也
伯夷辟紂節 伯夷太公二北宜重伯夷太公上人君得人之歸難得
仁人之歸尤難文王之治岐也其令汝墳遵化有夏修和無暇具論乃
伯夷太公商周間有道仁人也彼其於務政施仁之要詳不明而孰於

討哉而自北自東盡歸西土凡以西伯善養老耳看求天下若有如文
王之善養老者仁人必以爲已歸矣 曰仁人見其歸之足重也 則
仁人何人或不醒本意本意不重能得仁人即其能得仁人而知其能
行仁政也夫惟仁人能識仁政乃仁人之歸善養老則所謂善養老者
將必深得仁政之樞要矣今天下之君可不師文王之善養老哉問此
下二節其意云何曰仁人之善養老則所謂善養老者似宜有非常之
殊恩希世之盛事然而無他奇也第如五畝云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而常日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亦只如此而已蓋大德不德至
仁無恩故孔子數五其首及不忍之費而益上九之象曰弗損益之大
得志也仁政之極要原不越此

五畝之宅節 五畝節與下節何別曰五畝節且說欲人老者衣帛食
肉無饑第在制民之田里教民之樹畜導民之妻子養老末節說二老
頌西伯善養亦惟如此而已 此節驗頂天下有善養老且玩足以可
以字似是孟子自陳養老之政末節方說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亦只如
此而已註却作文王之政行文王用之又殷人七十而助文王似不敢
改爲百畝 宅民之宅也墻民之墻也桑民之桑也匹婦民之匹婦也
王者特能令之使樹導之使蠶耳而頒白之雞輕黃耇之扶顧不嘗詠
僅而將之解衣而被之矣餘可類推
末節 此節口氣難理宜云伯夷太公之歸西伯謂其善養老也然果
何所謂哉亦惟如我所云制其田百畝里五畝爾已教之樹墻桑畜雞

既爾巳導其匹夫匹婦之妻子使養其老爾巳夫老者不肉帛則不飽煖不飽煖則爲凍餒文王之民以此制者教者導者初無凍餒之老焉當時伯夷太公謂其爲善養老而歸之者此也無他奇也今天下有善養老仁人豈不以爲已歸哉　王其字指民言非文王分巳所有田里樹畜妻子皆歸指上文言無此等字　文王之民二句重在文王之民上大文王之民何民[illegible]用其各有樹畜各有妻子人人皆飽煖之民也人人皆飽而獨貽老者以餒人人皆煖而獨貽老者以凍此豈人之情也哉　凍餒者乃啼飢號寒生民疾苦顛連室無甚於此而不飽不煖節此而焉賢應世所宜有哉　制其三句是謂養老之政五十至老者言其能使老者得所見其善也

易其田疇章

首二節且泛論足民之道聖人以下方說聖人治天下信無不仁之民乃民之所以仁的如易其二節使民菽粟如水火而已不然何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昏夜求之無不與哉須知背以菽粟與人便是視人惟我仁也

首二節　非必勞之以時巡非必勸之以田畯第誅求不擾徵發有時自將安生樂業深耕易耨土地闢而田野治矣　年豐則供其正時詘則蠲其租　易薄須合說生之數常餘而取之數常寡自是而三耕一餘積爲大有蓋藏所由以厚儲蓄所用以充也　易其二句總是要民多財故曰可富食用供就用時說故曰不可勝用節用則用自裕也

食有常期故專言時用酌其宜故專言禮　則不可句須頂上節說豐亨之民更教以儉則經費之所出不竭其儲蓄之所入矣

民非水火節　生活所係宜何如愛重而昏暮有求必與曾不爲生活計而自私自利則以水火至足既以爲人已自有既以與人已自多無損於巳之生活故耳是仁自至足生也　聖人之治天下其視天下如一家一人然彼其易者薄者時者禮者使之陳陳相因而家無不給穰穰多有而人無不足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貸之圃取之不虞其窮用之不憂其竭正與水火家家有之人人有之者相如且無待乎昏暮之求門戶之叩矣　焉有二字全要照水火翻應夫民之自私自利而甘爲不仁也大抵以吝其菽粟不以與人耳而其吝菽粟不以與人也凡

以民非菽粟不生活耳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其民各寬然至足於生活何至重自吝惜不與斯人共生活也彼巳無閒緩急相通家海之內盎如一氣之周流矣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可悟此章之旨

孔子登東山章

乍看此章首節與次節次節與末節文氣似不相蒙細玩方知次節自首節來末節自次節來步步相挨而下本意全在不成章一句　此章末節達字正與首節登山相應首節只是說孔子道高天下百家無足道者非就作用上說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也次節只是說孔子之道大全大於本原之地如大德敦化本地[illegible]天地是他作[illegible]

之耳。非謂大如淵與光。本如源與明也。末節則言君子善觀聖道。知其大全在本。必須直從本上著力。如大學之毋自欺。造得文章成就。眞有務本之驗。然後漸次融會本源。即此是本。亦即此是大。而上達於登東山。登太山之地位。看來。成章只是務本之驗。達只是融會本原。而大在其中。非爲自本而達於大。如水之自原而達於瀾。日月之自明而達於光也。　細玩此章。全重個本字。問實際何如。曰本者誠也。聖心至誠。誠則神。神則無方而大矣。君子須下誠之工夫。久之誠中形外。斐然成章。乃可馴致於聖道之大矣。

孔子登節。　登東山二句。要看到實際處。其小魯小天下。須從登東山登泰山討出。方得。不是說天下魯小。只要見孔子大。　大凡人之地位。

如其泯迹儕偶之中。雜處等夷之內。即有尺寸之長。丘陵之賢。終不能盡舉而小之。何也。彼未能超乎其外地。若我孔子。無論在魯在天下。皆能超出其外。而凡處其下者。無不爲其所小焉。以故聖人之門。舉言無不統會。彼舉言心。心有主。喙喙爭鳴。雖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乎而要不出其範圍。如海納百川。百川皆其細流爾。　遊聖門難爲言。乃小天下之實際處。　論孔子之道之大。却歸着在言上。如論語學庸。删述之六經。皆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故也。

觀水節　通章都是擬諸形容。意在言表。而觀水節。尤一字不及孔子。只是說水說日月。見其有所以大處。矧大哉孔子。何異行地之江河。經天之日月。獨無所以大乎。直以瀾與容光。必照作大處。說者非也。此乃探本之竅係。介乎內與外之間者也。　水之原。渾渾在深淵之中。日月之明。超超在玄宵之上。不可得而觀也。茲欲觀之。將自其流行處與其照臨處觀之乎。則淼茫莫可涯涘。輝映莫測窮際。吾且奚自而觀其眞哉。其瀾乎。其容光必照乎。夫水而無源。則其流有時而匱。何以激爲廻還之象。日月而無明。則其光或幾乎息。何以遍徹微細之中。由是以觀。即毋庸極深乎。凌虛乎。而源與明居可知矣。此善觀之術也。　術者。觀之巧妙處。　問水何以有源。日月何以有明。曰水與日月。皆得天地不貳之眞而成形成象者也。眞停而爲淵。命之曰源。眞聚而爲精。命之曰明。與聖心无妄之眞。妙合而分。非有兩也。　日月二句。只是文法變換。意則與水一也。

流水節　前篇亦言原泉混混。盈科而後進。此節亦重有本。　進字語脈自流字來。流往前行。故曰進。達字語脈自志字來。志向上去。故曰達。在根本上用力。眞積之久。光輝著焉。此誠中形外。眞有所得之符驗。乃可漸至聖人地位。中庸尚絅是下手處。　學之等級。如孔子所謂共學適道立權。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一步凌躐不得。正如水之盈了一科。又有一科。君子從聖人之淵與光上。識得聖道眞源。必漸次造去。譬如眞個造到共學田地。自然有可共學氣象。然後從此而適而立而權。終上達登東山泰山地位。盈科成章。俱自積中發外。

雞鳴章

此章喫緊。全在一個間字。而要識間字。先看分字。分非相遠之謂。須

初分時景况曾之兩人同行厥後或北走胡南走越乃分手時只在咫尺咫尺者何章末間字是也雞鳴以前一念皆未之起方且忘乎其為利并忘乎其為善又烏知孰為舜之徒孰為蹠之徒者無何而雞旣鳴矣此亦雞鳴而起彼亦雞鳴而起矣第此之雞鳴而起起之乎為善之孳孳此其善念乍萌豈其精一危微遂如舜之積善乃舜為善此亦為善斯已與舜為徒彼之雞鳴而起起之乎為利之孳孳彼其利念之方動豈其暴戾恣睢遂如蹠之貪利乃蹠為利彼已為利彼已與蹠為徒矣然則舜之遠于蹠人知之蹠之遠于舜人知之若夫舜與蹠分途處舜分處人或未之知也欲知舜與蹠之分豈有他哉夫雞鳴而起之前無其利並無其善雞鳴而起之際可以善亦可以利所謂利與善之間

也此其間善而猶介乎利如鍼芒然而舜之徒從茲與蹠分矣利而猶介乎善如纖毫然而蹠之徒從此與舜分矣淑慝決于一念其間之發動何微芳穢垂乎千古其間之關係何鉅間乎間乎蓋可不知乎　何以獨舉雞鳴為末節間字設也　間字雖分曉乃一念初分之際纔岔而猶相挨處也問末節與上二節界限何如曰上二節且各自另說末節合而言之纔看出個間字即看出個分字

楊子章

三氏病痛只為胸中有個一在孔門一以貫之正以無一為一子曰吾何執是也　此章一着在舉一廢百一句乃孟子所以惡三氏處宜以道字作主

楊子二節　楊墨非淺淺者須看破就裡何如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楊子所得偏於陰靜弟覺已為靜謐之已與天下了不相涉是故專其氣致其柔澹泊清淨一意守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非愛一毛也誠謂拔此一毛即已分擾馳騖不復寧謐是失此一毛之已並失此全體之已也故不為也墨子所得偏於陽動弟覺此已活活潑潑天下皆我全體區區頂踵且全體中之一毛耳損一毛之已利全體之已墨子又何愛焉看來寧謐活潑太極中何所不有二氏各執其一孟子只要去他個執字自可復還於太極矣　二節全重一毛頂踵字面極言之也若曰其偏說一至於此二天下只當個人世字不必又添所利之大意

子莫節　近在中字猶執一在執字　子莫蓋曰吾道物我兼成原非一於為我一於兼愛者而楊墨各執其一非道也于是其為我也不至於一毛之不拔其兼愛也不至於頂踵之不惜取其介為我兼愛之中者而執之不似乎不執其一而與道相近者哉顧中固不偏於一而尤不用其執夫固虛圓活潑權輕重而付之者也旣已曰執矣且得有權乎哉旣已無權矣且得不猶執一乎哉蓋此去楊墨之一不去楊墨之執未有執而不止于一者謂子莫一楊墨可也　道無定向即楊墨或可專用但在恰當其可耳如過門不入禹稷不似墨乎陋巷自樂顏子不似楊乎如必介楊墨之間是放斷不問同室鄉鄰常居被髮閉戶之間是滯見一無所成人已兩無所當也豈惟吾道中無此人即楊墨竊

廢之矣問子莫之道有時可用乎曰可

所惡執一節　夫道無他心是已心虛而靈百物皆通若一無所執而亦一無所廢者也三子執一則僅舉其一而百皆廢矣正與心体相反是賊心也賊心即賊道也君子之惡執一斯其爲之所哉　百字重甚言其所廢之多也正是賊道而爲可惡之所處　世間只有人我兩端如楊墨只是執一廢一何以廢百人我雖兩端其間盈縮低昂不可勝原與易中一陰一陽千變萬化相似吾道即在無執處貫萬異端即在有執處廢百　吾道大矣百家不能外也故三子所執之一亦可謂之舉一、夫事之所值似有定在理之所宜若有成名然以虛中無執之心行之則靈源自無涯涘生機自無窮際也乃三子舉一自執一來舉

出於執其中膠柔滯而莫可轉徙移易凡若低之昂之盈之縮之百廢而未有既百出而莫可窮者總屬隔絕之境悉爲頑頓之物矣

饑者甘食章

此章孟子醒人處全在從飢渴甘食飲說起夫人處貧賤慕富貴至如飢渴之甘食飲此是何如憧憬何如傾注而能介然守正不爲所害其所養不大過人哉須知不及人不爲憂只就飢渴二字討出方得書之本味　看來不及人不爲憂孟子不肯說破就裡乎謂人生遭逢坎壈若能深自刻責而勤修分內之事久之身心清泰何甘如之豈復以世味動其心哉

首節一此節飢渴與甘與未得正飾次易得眩惑須細辨而人心與口腹相比對處要分曉諺云人莫不飲食也而口腹之飢渴者獨甘之既甘之矣何暇擇其可飲可食與否夫且嘑蹴極饜足而飲食不得其正矣此其從飢渴得甘從甘失正然則未得飲食之正也豈非飢渴害之耶而非獨口腹有飢渴之害也人亦孰不欲富貴者而貧賤如飢渴者獨甘之既甘之矣何暇擇其可富可貴與否夫且寡廉鮮耻如嘑蹴然登壟乞墦如饜足然其與口腹爲飢渴所害而未得飲食之正者何異不將以飢渴之害口腹者移而爲人心之害哉人能無以飢渴云云　是未得至害之爲一句是字頂上二句皆至害之也中間也字文勢未歇自飢者二句看出　正字與易養正則吉之正同　人在飢渴而甘時口裏與肚裏一般故言口兼言腹

人能節　此害不可強去既飢既渴欲無甘食甘飲得乎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　人心無物多少清泰超灑可謂至充足矣安有若飢若渴之意害其心乎　人心有害還就貧賤如飢渴說不及人句方人飽德我能飽德自不甘心世味而飢渴不能爲心害矣

柳下惠章

三公二字來頭何在緣惠爲魯士師三黜不去及不羞不卑等語有若戀戀此官者故云不然夷尹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何獨惠言三公惠以仕爲隱如眞仙卧汚穢中心被迹泯故特爲剖白如此　易換也若爲三公之故矣其所守是把介換了三公矣

有爲者章
凡做事的都叫做有爲其下則喻其必會眞源而後止 首句且泛晢說其下纔影出必要其成不可少有退托意全重及泉二字極言之也井不及泉即爲棄井何論九仞此誰不知者細講即俗稱矣言掘井者九仞不及泉猶然不免爲棄井有爲者宜何如哉當以正意爲主

堯舜性之章
五霸外面亦自重仁襲義殆與堯舜湯武相似此乃從外面分剖他就裡通章喫緊只在非有二字首節且只還他個性字身字假字末節方就他假上嘆其非有須知孟子本意不重五霸不知只是嘆惜他一生假僞都非已有云爾亦非說初假猶知久假乃不知也 道與世俱千

古如一日而胡帝降王王降霸霸之世不復歸於帝王之世也其在有與非有之間耶夫有之云者以心有之非以事有之如以其事而已則堯舜此道湯武此道即五霸何嘗非此道者顧堯舜之道道即心心即道渾與天命爲一性之者也湯武即未能性之乎以心体道終將復性猶不失爲身之者焉若夫五伯既非性之又非身之祇因此道可以率衆可以就功而自外襲取若從堯舜湯武處借來是則假之而已彼其假之也今日襲取明日襲取亦見生平作事多與道合而曾莫知其非有竟與久假不歸者相若耳何也凡在我則有在人則非有性我之性而堯舜性之斯堯舜有之彼其假之於堯舜終當歸之於堯舜猶然堯舜之有也身我之身而湯武身之斯湯武有之彼其假之於湯武終當歸之於湯武猶然湯武之有也以堯舜湯武自視則爲我以五伯視堯舜湯武則爲人道假諸人惡得爲五伯之有哉 天命之謂性在有生之初者也堯舜雖大聖人第謂之能盡其性耳何以直曰性之乎蓋其天命渾全不假修復雖在有生之後渾如有初之初故曰性之 何故不知緣此關極微五伯斡好事時亦有煦煦孑孑意思似眞有者却不知非眞有也須盡除僞妄到生機自流時乃曰眞有非苟自欺之深者不能自性出爲眞不自性出爲假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此章全重伊尹之志四字見天下非常之事非有聖人之志不可行也孟子於此凛凛矣政恐後世如高歡宇文泰之徒藉口也非替伊尹疏

伊尹曰節 湯以嗣王付我而嗣王顛覆典刑社稷將危天下將亂吾何忍常常見之 不順即不賢也當其不賢直置其君於五流三居之列迨其賢輒復子明辟焉乃其民無非悅無非大悅也前不議其放爲專後不尤其始之放爲驟也

賢者之爲節 伊尹雖賢亦人臣也太甲雖不賢亦人君也彼其放反自由而民皆大悅無非以尹之賢太甲之不賢耳然則賢者之爲人臣也云云 論賢否遂不論君臣乎

有伊尹之志節 典刑顛覆天下岌岌此天心之所厭而不欲使之安居其位者也尹天民也以天自處直欲代天而放置之此其志天下爲公寧有一毫私意與其間乎 有伊尹之志則可乃難之之辭非許之

之辭言君臣之分天地與並乃爲萬世必不可廢之倫而放廢之舉今昔
罕聞是曠代萬不得已之事即適遭其窮不幸爲此必須有伊尹之志
纔可耳如無伊尹之志則其臣雖賢其君雖不賢而稍萌便已之私意
即爲篡國之賊臣如之何其可也　曰則可曰則篡此如臨崖止有一
步過此即墮萬仞坑矣間不容髮其嚴乎

公孫丑曰詩曰章

按此章之功皆未然事安見餐之非素曰國有君子可以福國庇民譬
之福星所照其國即當崇奉豈其若御僕奴程其功而後授之食耶是
授餐者之不爲濫也則傳食自不爲泰矣　是國二字不可忽二其字
緊頂是國而言大君子不耕而食亦傳食於所居之國乎乃君子之居

是國也與堯皇極鈞陶雅化能令是國之君誕受多福是國之民徧爲
爾德乃不可以授是國之餐乎況公養之需其能幾何而是國之君之
子弟受賜如彼其宏多不素餐又孰大焉　君子以危戒君方切淵
冰之懼百姓之將保合而爲皇圖之鞏固一何安也君子以黜貨防君
寧望坻京之積百室之充盈合而爲天府之豐亨又何富也君子善下
者谷豈欲其君之自尊而威靈赫爍天下罔不翼戴焉不自尊而尊矣
君子太白若辱豈欲君之求榮而光華焜耀天下罔不艷羨焉不求榮
而榮矣

王子墊章

首尾二事字相應　見於行之謂事存於心之謂志志如形事如影士
抱仁義之志即爲與大之事此孟子之達觀也

尚志節　王子意人皆有事士獨無事士抱空質而素餐人世且不得
與流俗伍矣不知士之志自有高出俗流萬萬者即此便是事不必見
之行始爲事也

何謂尚志節　何謂尚志意重尚言志如何乃爲尚也而已字與尚字
相應言標度如仁操履如義誰復出其上者以此爲志便是高尚處更
不須他求矣　士未得志何敢殺一無罪可見此句及取非其有皆以
異日言之其下曰居曰由乃志所欲居欲由亦以期待於異日者言之
非今日戒殺戒貪也居以存心言路以行事言殺一無罪四句其辭則
嚴於論仁論義本意要明仁義爲卓越之物　自尚志至大人句後面

全要發出個尚字蓋仁非沾沾之小惠義非硜硜之小廉也士異日得
志時生殺在握予奪惟意一無罪之殺一非義之取似亦未爲大失而
即不可爲仁義焉乃士之爲居爲路必在於是是以萬物得所爲標度
有併包覆宇之思以一介不苟爲操持有獨立風塵之想矣就令此居
仁由義之士得志而爲大人不過不殺一無罪不取一非有標度操持
如斯而止各世事業何不完備夫一介寒素而備巍巍大人之事志孰
尚焉志尚而事與之俱尚可謂士無事哉看來尚志之尚字至大人何
方完　備全也不少一件也

仲子不義章

仲子之操世以爲伯夷之淸而孟子詆之訶之至曰蚓而後可疑于求

之太祈此章正言其故以足前章辟兄離母不食恭祿之說若曰大倫廢矣小廉何為云云 當日臣章諸人無不高仲子而賢之彼見仲子視死如歸斷然能舍齊國遂皆信其為舍齊國之義而吾以為洽簞豆之義也何也彼其能舍齊國處正是亡親戚君臣上下而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取此以絜齊國眞簞豆耳以其舍簞豆之小義信其為舍齊國之大義豈不誤哉 人皆信只說皆信其讓大不必添個賢字 人莫大只說所亡莫大不必添個罪字 舍齊國舍簞豆都無事實齊國只當個大字簞豆只當個小字伯夷以遜有親戚以餓有君臣上下 仲子欲成高節而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則亡親戚君臣上下即於能舍齊國見之非二層事也 人莫至上下為一句 奚可只就上小大

二字相形討出若以大信大有何不可

桃應章

此章陶之執舜之避不可看得懸了只要見人臣一點守法之心直至於不知有天子人子一點愛親之心直至於不知有天下註中用心之所極極字妙甚非謂行事直當如此若論行事自有八議權變不須執與避矣

舜為天子節 愚意則如之何不兼舜皐陶兩項言皐陶當如何處也玩下文執之而已是就皐陶說可見又第三問舜如之何分明與此節則如之何遙相照應而加一舜字則此處專屬皐陶明矣大抵此章文勢相生相承第一答生第二問第二答生第三問從皐陶說到舜上不可板對 難處在陶不執既難乎為法執之又難乎為舜此處便涵下舜禁意下文只是明問之

執之節 如之何難辭也而已矣易辭也緣桃應算計的路頭多孟子止照一條正路直截行去 要發出極字言其守法直至于此 好事難做只因顧慮害事此言都無許多顧慮合執就執便了而已要發的出親之當議無論也貴之當議無論也勢之挠法弗計也法之滅親弗計也但知殺人者死執付有司以彰天討之公而已

然則舜節 第二問似宜即問舜如之何却先問此者蓋舜若得禁則陶不得終執而舜亦不必逃矣足上文生下文也

曰夫舜惡得節 若法出於陶君得而禁其臣曰有所受則陶不得自

由故曰執之而已矣 古聖人奉天討以立法而歷代世守向特傳受而奉行之非法之所自出也詎敢以君之故曲庇有罪者乎向使法出於陶安有人臣而執君之父者

曰舜視節 舜雖有天下不與而非敢有輕天下心棄如敝蹝當此時自有所重故也竊負至末乃如棄敝蹝之實 竊者何其便而陰竊潛其迹而間行惟恐陶覺而執之也遵海濱者絕迹遠遁極於無復可前之域而後止惟恐陶追及而執之也俱要與執之句相關 終身句要回顧棄天下如棄敝蹝舜如稍稍知有天下則身雖棄之未必心無戀戀始雖棄之未必終無怨悔詎能訢然樂耶詎能終身訢然樂耶信乎棄天下猶棄敝蹝也

孟子自范章

此章機括全因孟子望見觸發起大哉居乎的意思而透露正意則在況居一句末節拈起居字再明一番深有感乎所居之大也即此可見重在居字　正許只有況居一句而前後如許客語以意與全因此動故也何也崇高富貴附自生後而能移人之氣体聲音造化若不能自主無可動人意與緣崇高富貴亦自有一段廣大處與縕樞甕牖之子鬼瑣猥陋者不可同日語耳孟氏居仁之學直養無害其中闊入荒家六合而巖巖浩浩之風神度越一代以故望見王子不覺感觸若此乃今知有道君子氣象自別凡面貌傾領氣局踊躋皆充養未盛所致非盡以運命之乖蹇也惟有日日滌除妄念無以得失動心或庶幾耳

與言及此真可愧死有來孟子此章亦是觀人之法

孟子自范節　望見時即觸發而況句意與故喟然而歎不然是羨勢位烜赫矣　居之移人即以居之養移之故言居即言養非分居養作兩項也重在居上蓋即以崇高尊貴之居養之若作奉養仍是下文宮室車馬衣服之類矣酒家勝夫其体亦異於人乎俗矣　移氣非移其吹息之風神如云氣魄者是移体非移其官骸之体移其官骸之色澤如云体貌者是蓋王公大人丰采態度自有一種出人處也氣凝為体氣移則体與俱矣　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若氣若體生而定之皆所謂一成而不可移者而有位此有居不過後來之烜赫有居此有養直一暫寄之發榮乃能舉一成不移之氣体而移之雜焉若無以自主這

物殆幾乎無權是何如旋轉何如關係而可小視之耶　大字自氣休來　夫非句要涵蓄未可依註明說恐犯下文蓋皆也若他人是人子而王子獨不然是不盡為人之子矣與左傳人盡夫也之盡同

王子宮室節　宮室等對居養言若彼要像過指語如云挨人于眉睫之間襲人於車服之外可望而知　天下之廣居須認到實落處不可含糊讀過生人所處孰不為居此居乃普天之下無一人不處其中蕩乎其無藩籬浩乎其無封畛非但一身一家之居而已　王子只是感嘆因頭原無抑勢分意

魯君之宋節　呼垤澤與望見相照

食而弗愛章

首節兩項不平先說食弗愛次說愛弗敬意在弗敬一邊言徒食而不弗愛直為豕交即知愛而不能敬亦只獸畜其簡賢賤士不以人禮相視一也甚言至此分明起君子不可虛拘句　食乃賓筵延賢如易所謂大烹　愛者當享之時有相親洽的意思不至淡然寡恩　次節論恭敬直根究到幣未將時何意解首節可疑處也何可疑也夫人君之食君子而豈徒哉必且承筐是將而以幣交矣乃恭敬却在幣之未將時先有一段崇奉尊禮之意待因幣而相將非待幣而後有也蓋恭敬之實如此藉令人君浮慕恭敬而無幣之未將者存是無實也無實便是弗敬弗敬便是獸畜焉有君子而可獸畜者其奉身遠引不為此無實之恭敬所拘係明矣然則人君欲留君子其惟務恭敬之實哉　拘

者彼他觸留字似解不盡夫虛文相縻而君子醜顏苟淹爲囹牢拘絷之物何殊看來通章歸着君子不可虛拘句正說人君不能留賢

形色天性章

此章見形色之大欲人即身求性也人身形色全是生機凝成即此便是天性更無理氣之分故惟如聖人天性渾全始能還形色之本然如尋迹而踐者耳詎可曰此血氣之軀而忽之哉形体也色乃体之光彩象引作視聽之類似於色不切　性即心也以此心渾是生機名之曰性而生機即太虛中之生機故曰天性　君子所性仁義禮知一節便是個踐形的樣子　中庸修凝工夫甚大究竟只是保身可深思

齊宣王欲短喪章

此章劈頭出欲短字末節以欲終字應之是章肯綮處曰孝全在心也

齊宣王節　齊宣王執親之喪一旦有短之欲此已無欲終之心矣猶字自期字生要發得出言若短之太甚則其情太薄與已無異丑意喪自三年而下惟期爲久短而爲此則短而不甚短矣即通喪不獲自盡乎比於已猶爲愈也此調停之說也　已者全不爲喪

是猶節　設喻若曰爲期之喪不愈於已子不合如彼說也亦教句若曰只有孝弟之道能愈於已子但合如此說耳此乃一正一反上下相足之辭總駁爲期猶愈之謬　問教以孝弟其實何如曰直以天理人情之至處打動王之本心便是又問教以孝弟乃曰而已矣亦何也曰本心既動自然不能短喪何等徑直完備真個千了萬了豈不竭盡而無餘哉

王子節　教以孝弟之道是個提法蓋動其本心自然不忍短喪不惟期之喪不必言即三年之喪亦不必言矣安用曲爲調停令與姑徐之說同類而共譏之哉但此意孟子不曾明說丑遂謂勉終三年即爲孝弟之道故援王子之事爲解而謂爲期終愈於已不知孝以心之存亡論非以時之久近論也

曰是欲終之節　要破得初問猶愈於已明白言彼一日猶愈於已此即期年不愈於已也全在欲終二字上分別夫人子爲喪豈以齊疏飦粥爲美觀哉彼其哀哀孝思不能自已焉耳王子有欲終之心孝思固

已存矣有是心而不可得則雖得請而加一日即展一日孝思與全不爲喪者固自不同也不亦愈於已乎惟此莫之禁而自不爲則忽然自處殊無欲終之心矣既無欲終之心則喪制雖有期年孝思曾無一念與全不爲喪何異安見其猶愈於已不得以王子之事爲解矣

君子之所以教章

玩此章君子暗指孔子大註節節以孔子實之可見孟子蓋意在私淑句

君子之所節　重五字見曲成不遺五教有次第　君子字不閑謂之君子固將涵育羣品陶鑄百代與專門之教不同

有如時雨節　重個時字此如還丹九轉火候已足一點即成大藥乃

教之第一省力者
有成德者　有性行醇懿而以德勝者涵之育之薰之陶之完而成之
俾其体無不具已爾有識力英敏而以才勝者激之勵之啓之發之擴
而捷之俾其用物不周已爾　上節頓而此漸上節全而此偏
有答問者節　又有無德可成無財可達而疑能思問亦必隨叩隨鳴
冀其有所開發而成就
有私淑節　亦若身沾時雨之潤耳聆答問之誨而與成德達財之徒
相為後先者併不得為君子徒者亦不在教育之外矣
此五者節　章末收語乍見似贅語細思却是要語此章人都知重五
字却不知五字自君子來非君子何以教思無窮也所以首節說君子

之所以教者五來又申言之曰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乃鄭重君子
之辭
道則高矣章
須知下個美字本意何在夫學人之志於道也尊重愛慕不啻瓊花玉
樹寧有不為其美者借令道而卑卑有何美處乃夫子之道卓越峻絕
至于此極其必至精至粹良可愛慕珍重明矣然而正惟其卓越峻絕
至于此極殆若天之不可階而升一似究竟無可幾及者如彼拙學小
子或且倦而自廢是令人皆知其美者此高而令人莫得其美者亦此
高耳夫子何不少貶此高就其可幾及處漸次引進令彼拙學以為庶
可幾及而日孳孳乎　高美不平高處就是美處看他開口便用則字

及二矣字分明是讓過的引語隱然要用第字　凡看書須要字字到
分曉處如此章何不使彼為可幾及之句幾期必也與言不可若是其
幾之幾同及到也為則心裏說也言夫子盍少貶其高以其可階而升
者引之令彼拙學者流心裏說是可期必其到相與孳孳奮勵惟日不
足不猶愈於自畫不前氣沮意倦竟成中之廢棄者耶　登天之嘆非
謂孟子秘不肯發如有隱之疑乃就道之超絕處諭之而孟子不發正
以道之超絕處雖欲發之不能耳　規矩彀率不可忽略念過乃教之
成法千古不可移易者故取譬　細玩君子一節字字與羿不為句比
對何謂彀率引滿其弓也當此引滿時矢雖未發而發機宛然在目如
踴躍而欲出者凡此皆彀率中之機緘羿不為拙射變之者也君子教

人其言下學也非即君子之引乎其言下學不言上達也非即君子之
引而不發乎其不言上達而上達宛在下學中也非即君子之不發而
躍如乎以此中道之立定之乎已以彼能者之從俟之乎人而吾道初
不貶焉則亦不變其彀率矣　躍如乃道体欲出之狀不發非故隱
之要顯顯不得也躍如非故顯之要藏藏不得也虛圓活潑非有非無
原在若隱若躍之間矣夫道寔寔默默啓口即非而活活潑潑迎眸皆
是者也登天之嘆謂其不可階而升也却不知道不以語顯故君子引
之而不發之固未嘗以其高而美者顯然謊告乎人道不以默藏故君
子不發而亦躍如亦未嘗不以其高而美者隱然微示乎人何至如登
天之難哉此處當重躍如一邊　中庸以中節為和和於中也非高非

甲若顯若藏正教之中節處故曰中反是則亢而大高賤而太卑淺而滋玩秘而滋疑不中其節不名爲中矣　能者以人言與拙者相反乎日涵養深神識邁者是也從以今日妙悟言因其所引卽得其所未發是也以其意不相違故曰從此句重能者言從之存乎其人君子不與也彼不能從者君子亦付之莫可如何耳惡得貶道而徇之哉　從字與使字相照言彼自來隨君子不能使也

天下有道章

孟子本意要令徇人者思道爲何物而精神全在未聞二字乃承首節而訝之之辭若多講徇人則贅矣　此章以道徇人是見成的孟子胸中先有此一句了天下有道四句則剖別道當與身相徇而明徇人之謬如云吾每訝夫今天下之士各持其道求合於人若一何其營營逐逐至死不休有若與人爲徇也我想道之在天下當自有與徇者在矣夫道外無身蓋自有生之初迄無生之後不容有一息之離者故天下而有道乎固當以道徇身卽天下而無道乎亦當以身徇道總之此道此身無時暫離以身徇道猶之乎以道徇身者耳柰之何有以道徇人者乎生平學術盡爲梯榮于進之媒畢世藏修祇爲希世取寵之地豈身非道之身抑道爲人之道耶與哉吾殆未之前聞矣　以道徇人本是天下無道時事首節宜串下爲是　人字與身字相照　張儀被楚毆笞幾死甦問其妻曰舌在不眞可謂以道徇人矣　道而徇人此身那復有道道離身矣夫身外無道離身尚可爲道乎曰未聞者明天下無有徇人的道也未聞須如此會意發之

公都子章

問答關竅俱重若在所禮四字問曰何以反不見答答曰不答正以若在所禮若在所禮而挾之故不答也勝人處便是受病處若在所禮卽從滕更在門四字中討出以滕更論則介弟也華冑除其閥閱其若在所禮一矣以滕更之在門論則折節也貴介侍于門牆其若在所禮二矣　若在所禮宜特致優隆出從遊之上不答則偏見拒絕顧不與從遊者等矣　五挾不況說或以爵或以德或以齒或以功或以舊皆所謂若在所禮者此處宜以貴賢爲主其餘串落講去如云挾貴而問者不答誠謂負其位而驕人則貴不如無貴也挾賢而問者不答誠謂負其能而驕人則賢不如無賢也由是而挾長也云云　非挾貴挾賢之類乎方在承聽之際輒存憑恃之心驕倨尊大不似函丈下人矣此而答之適以滋驕氣長淫志耳何以峻吾道之坊表將無褻師道之尊嚴而投之不入受之無地又其小小者耳　孟子故意併舉五件又不明指二爲其件其件乃辟氣渾厚處作義不可明露貴賢　有二之云若曰一之不可矧可再乎

於不可已章

吾人作事立功類從心之精神中出而此心以中爲体太徐則甘而不固大疾則苦而不入要於知進知退適如其可而止彼知退不知進以逡巡棄天下之事者於其不可已而已於其所厚者薄也其無所不已

無所不薄必矣不然而知進不知退以躁急逞天下之事乎是又可以已而不已不必厚而必厚進之太銳者也究亦無所不已無所不薄而已益精不用則鈍而精太用則勞神不用則耗而神太用則敝雖彼退此進塗轍爾殊而有退無進究竟無兩故君子奮迅激昂愈砥礪而愈康強雍容和緩愈溫養而愈壯固尚安有不振之事而不就之功哉

於不可已節　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處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及者可知所厚乃情之最切處於此而薄其他當錫類而推者可知　言人所須打起精神該力行處就力行該用情處就用情不可推諉退托所厚者薄如何是薄家不齊便是薄也如是而國顧治天下顧平其為必無之理明矣

其進銳者節　銳如錐尖之銳狀其用意太急若舉天下之事無一能頓其芒刃者詎不自擬其有進無退哉不知人止有此精神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敝必且未幾而倦勤卒歸於無所不已無所不薄而已

君子之於物章

此章只有末二句第二個親字為上文所無是個創出字面正明上文物止於愛民止於仁之故　此一恩也自其施切處為親流貫處為仁沾及處為愛君子之於物但用其愛不用其仁於民雖用其仁乎而終不用其親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於性為莫解於情為最殷故君子獨以其親用之於親自親而一降之則為民第推親親之意而流貫之仁之爾矣自親而再降之則為物第廣親親之餘而沾及之愛之爾矣然

後知愛之弗仁仁之弗親乃施由親始漸次殺去差等自宜如此耶豈有所靳之情之故不盡用其恩哉末二句出一親字前四句方見分曉

知者章

論智仁要在知務智急當先仁急親賢斯可謂知務矣

知者節　二無不起下急字言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矣無不知無不愛而非無不急也　無不知無不愛及二堯舜字面不可作引語看過乃語意所尊注處以見天下事決無身親盡做之理若不如此說破人常謂急先務急親賢只如幾人摘要識力所限究竟偏者為上弊且紛擾馳騖而夸父逐日之患生矣　知者仁者靈源炯炯何事不能兼照生機融融何人不欲並生詎非無不知無不愛者哉而亦未嘗偏物

偏愛為也特先務為急急親賢為務焉耳以故堯舜之知無不知之智也堯舜之仁無不愛之仁也第如予所稱急先務急親而已況堯舜而下者乎　知與務不同知以見理言務以作事言見理出於靈明可以兼而照作事涉乎精力不可以兼而為莫若當務為急則挈其綱領日可自張循其次第餘將漸舉斯善究其無不知之智矣愛與務亦不同愛者情之動務者澤之施情之動也慮片念可以周埏澤之施也實一人難以濟率普莫若親賢為務則俊乂景從而布德自廣承宣協力而推恩自宏斯善成其無不愛之仁矣不然人主之精神情思其能幾何而必事事躬親人人呴濡能無明窮而恩竭乎　徧物徧愛與無不知無不愛不同無不知乃靈機能旁燭之無不愛乃生機能一視之以

神運者也徧物則矻矻敝敝每事而躬親之徧物則煦煦沾沾每人而
與咻之。
不能三年節　假借取類非正說君道。反言以明知務者。與請上六
而為有節同例。不知務者如此則辨其輕重小大而急其重者大者斯
知者矣　不知務者不知何務當急也在不能二句前一步使知何務
當急何至大小輕重倒亂若彼

盡心下篇
不仁哉章
此章意不在梁惠亦不重不仁若曰好戰之禍一至於此。一問何以知
其重戰曰下三章皆不貴戰之意此類記也。
首節　二以字要分曉以為也言恩及所不愛為所愛者之故禍及所
愛為所不愛者之故也　仁主於愛者也仁者以所愛之故錫類於所
不愛也是天下無不愛之人也至哉仁乎如舜盡事親之道一節周公
成文武之德一節是也乃不仁者反以其所不愛移禍於所愛是天下
無一見愛之人矣豈非不仁之甚　本只論不仁必用仁者相形言仁
者直如彼不仁者却如此一何相反之甚

公孫丑節　糜地為本而乃膏血其生靈林總猶疏而又生殉子骨肉
事愈敗而愈迷禍愈延而愈滋與因爪甲害肌膚因肌膚害肺肝者何
異鄉吾弟知不仁之殘忍傷害何意顛倒錯亂至于若是甚也豈不可
為不仁之永監哉　將復恐不能勝何以使子弟也為子弟為我復讐
必盡力也乃期於必復之意諺所云父子兵也　殉之為言不止說陷
之死地言使所愛子弟以死從糜爛之民如俑與死者同葬穴中也
春秋無義章
意不在春秋曰凡戰皆無上皆天理所無無一可者故以征字易之
義不義只在征與戰上分別厳於一字亦春秋之法也
春秋節　義字義之也　問首節重何字曰重戰字總是戰春秋便

不求之矣　彼若二句輕帶是上句不重若重彼此字猶諺云較好彼善於此不是孟子自評亦言春秋中所節取者有與無相應言彼善於此則有若義之則無之矣說有正是說無蓋春秋之於戰如召陵城濮之類間亦有善之者善之若義之矣然特以彼較此取其差勝者而善之與稜子中將軍相似若以大義律之則彼亦一戰也此亦一戰也春秋安得而義之哉

征者上伐節　春秋首書春王正月全為尊王而作天王在御而肆然治兵相攻征伐自諸侯出矣安得而義之　正罪曰征移䦨曰戰　此節妙在特出一個征字而戰之非義自見矣言征者正也自是伐人合義之名非格鬬而戰之比然必何如乃可為征哉蓋惟以上伐下則分

協理順而得其正乃可謂之征焉而春秋書戰卒皆敵國敵國匹也此不為上彼不為下皆當飭兵於下以聽上之所命者安有相征之理如其構兵相伐第可命之曰戰耳既曰戰矣春秋惡得而義之哉

盡信書章

此章全為血流漂杵一句當日史臣本意只要張周家殺伐之功頑人命至重而若快意言之實非仁人所忍聞者故孟子斷然不信以塞後世樂殺者之口實而書列六經世所傳信恐人駭且疑也故先言書不可盡信又言武城取二三策此乃開古今不敢開之口

盡心書節　書史氏載事之辭或侈於鋪張而不計其說之誕或曲為其擬而不核其事之真讀者節取之意會之可耳必如盡舉而信之則當其無書即有一朝之說未必不自疑之自有書為口實且儼然自信而無復顧忌矣當其無書即有一人之謬未必不衆疑之自有書為明徵且羣然共信而莫敢矯正矣卒令禍結而不解毒流而不窮曷若無書之為愈哉　孔子刪書何至有此曰聖人不棄有瑕之玉又不可改竄以亂其舊故並存以俟善學如孟子者

吾於武城節　當時史氏足不履牧野目不睹太白不過耳食之而筆載之且也揚厲武略未免誇張馳騁文辭寧無浮言故二三策之外吾無取焉曰二三策者甚言所取之無幾也　所取者以仁伐暴以寬伐虐要為生民立命而無失乎上天作君之意二三策大抵說武王仁民的心事寧百姓清四海之類

仁人無敵節　孟子惡侈口說殺人者故雖書列六經炳如日星其言本為商人倒戈而直作周人殺傷人非之與傷不疑說春秋之意同意全不在書上所以深明民命之重　如使讀武城者併此語而盡信之吾恐無書以前即有不仁如故耳即或嗜殺如故耳有書以後將謂殺人之事為自古多多益善之事殺人之說為自古津津有味之說其有於不仁之甚當何如者而豈若無書之為愈哉

人曰章

國君以下與大罪如何相應曰仁者全不用戰則以善陳善戰自侈者不仁甚矣是則罪之大者有來孟子此章亦佳兵不祥之意章內如稜後之怨厥角之崩總是無可用戰處

有人曰二節　有設詞戰陣殺人之事不勝則用民爲棄民即勝則敵人亦吾人仁人所不忍爲也必不得已而爲之宜何如其自憐怛自愍沮者今乃驕語自負輒曰我善我善是以暴衆殘民之凶德視爲快心得意之長技不得盈城盈野而已不容於死罪孰大焉何也殘忍不仁莫此爲甚故也藉令國君而好仁乎天下且莫與敵而戰陳皋無所用之矣然則以不仁助君之虐豈若以君仁消戰之原乎須知好仁之仁字語脉自大罪來　有敵始用戰陣好仁則天下無不歸心無與之爲敵者

南面三節　四面有征則引領怨後即北狄西夷無或二焉一言寧爾則稽首若崩即三百三千毋庸試焉一何無敵於天下若此哉則惟其

好仁之心取信於天下者素也　征且怨其後況與之敵哉　舊說紂衆如林未易爲敵而武王革車三百虎賁三千車徒僅僅若此蓋以三百三千爲少作議且用之可也愚革車三百虎賁三千似亦不少細詳文勢蓋起下節言厥初整飭車徒亦虎殷人爲敵而殷人望其兵威亦若有畏心者迨武王一言慰藉稽首恐後詎有逆顏行而爲敵者而三百三千竟無所用之矣　武之東征民猶有畏心焉不若湯之怨後矣亦征誅之變局也

征之爲言節　上二節言湯武伐夏殷都未曾戰此節繹個征字發明不戰之故有征則無戰　此節先要看得正字分曉其下自如破竹王師有征征且惡乎言者彼其以至仁伐至不仁凜乎不少寬假言乎其正而已民方苦不仁之虐其欲正已可知民方各苦不仁之虐其各欲正已可知既已欲之而又欲與之戰非情也既各欲之而又各欲與之戰尤非情也當是時民謂正已之國即以拯已之命若望雲霓若出水火家各爲徯人各爲招藉令有誓爲我戰之人介乎其側夫且焉所用之乎　焉字自各字來諺云人各爲已

梓匠輪輿章

要學者自辟妙解勿菲師傳　使字自與字生來言不能以與人規矩之故使人巧也　學者之志於道也不求所以自得而憑藉師授希冀妙明非也夫梓匠輪輿其藝至渺小耳乃其教人弟能以規矩與之如以與人規矩之故併使人巧非梓匠輪輿之所能也矧性靈之妙至于

窮神知化而謂師有玄解能使我卓者卓唯者唯也將梓匠輪輿亦能以與人規矩之故使人巧也　梓匠輪輿與前章言大匠者不同彼重師之良此重藝之小大道之淵微何如審曲面勢運斤斲輪者乎要知全是譬之辭驟不稱章城門之軌二句倣此

舜之飯糗章

古來天子遭際未有如舜之窮通夐絕前後懸殊者厥初蓋飯糗茹草而其究乃被袗衣鼓琴二女果矣此之貧賤豈遂終身而此之富貴豈爲固有者哉乃舜之心則其前若將終身而其後若爲固有何也至貧至賤至富至貴者舜之遇也無貧無賤無富無貴者舜之心也看來外面許多變態都與聖心無干聖心只有一個面目與太虛同体而已如

寒燠溫凉四時代變天休曾有以異乎 曰覩曰草窮窘極矣宜不能須臾處而若將終身絕無羨慕也曰爲天子似足矣必言被袗衣云云極狀其享用非飯糗茹草時所有

吾今而後章

夫殺人之親非細故也然始吾但知於理爲凶德於怨爲傷心於禍爲叵測云耳猶未深知其重也乃今始知之矣吾今見殺人之父云云一間耳其實與自殺其親無異也夫人而至於自殺其親豈非大逆不道天地之所不容乎而殺人之親乃至於此其重何如

古之爲關章

言初爲關時便要爲暴不論後日暴征與結網本要打魚相似 關字

要禁得破暴客內出先王慮其難制於是擇險隘會集之地設之爲關彼暴客將焉往乎我得坐而譏之矣今人亦恐商旅四出難取其貨於是聚隘而築扼要而守輻輳奇貨而摧之若曰百貨舍此塗無出也豈非憑此關爲暴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妻子妻子亦如我之不行道也不能行於妻子使不動妻子也

不行於妻子妻子承身字來不能行於妻子承使字來 夫妻子至密邇至親暱也即使身不行道使人不以道乎似可驅之而善令之而從無有不行焉者豈知天下易行無如妻子難行亦莫如妻子彼其耳濡目染其知最眞比之他人尤不可以空言動故身不行道妻子且效之尤

亦不行道矣況其遠者乎恩深愛篤其情易狎比之他人尤不可以威命劫故使人不以道妻子且衡其命使之不行矣況其遠者乎蓋家難而天下易此嬀汭觀內寡妻刑于帝王所爲兢兢也

周於利者章

世以德爲主持德以世爲符驗彼有兢兢修德而邪世不能不自亂者必其德之未周焉耳若夫周於德者其識精嚴何邪之能眩惑其力强固何邪之能搖撼其與周利之家用之不竭何以異哉 以周利推之乃知所云周德非但謂其識之明也又非但謂其趨之正也謂其涵養充盛無少虧欠也若少有虧欠則邪世之要機得而侵之德不足用故也 以德之周入世之邪其德且益以堅凝如動心忍性之說是也以

世之邪破德之周其世且因之頑化如存神過化之說是也況可得而亂之乎

好名之人章

此是孟子恐人輕信能讓者而發 二人字要緊意在核其人之眞不令好名者竄入其中 自貪鄙之成風也其間或行能讓之事世遂信爲能讓之人不知能讓之事非必出於能讓之人也蓋有一種好名之人焉謂不有所讓則名不成彼蓋亦能讓矣謂不大有所讓則名不必成彼且能讓千乘矣此雖非讓千乘之人而能爲讓千乘之事將以讓千乘之事而易讓千乘之名獨無柰非能讓之人何也苟非能讓之人則簞豆幾何時或見於色而不能讓矣此非輕千乘重簞豆也廣衆共

見之地勉意瀰縫重者若見其瑕僥忽不檢之時真情發露輕者更見其重要以其事則是其人則非人與事自不可並論也不察其人而信其事不將以簞豆不舍之人爲芥視千乘之人哉

不信人賢章

此章須重一個國字曰空虛曰上下亂曰財用不足俱就國上論之方見可危之甚一如積金在市無人經管一如千軍臨敵無法牽束一如萬人待哺務撥不支或問財用不足如何便是危甚曰此承國字而來夫國之用度何等浩大而或米粟柴薪凜凜不繼將見變故從生危亡立至豈如庶事之家財用不足猶自可支持哉

不信人賢節　何代無賢何地無賢信乃真有不信則若無矣雖則大

小充位尸曠孤庭哉吾猶以爲虛無人也此節且專就治人說勿涉治法上　國有大分秩而序之者何人國有大計經而紀之者何人

無禮義節　禮義不是空說個天理乃就天理上定爲品節裁制以辨上下如命有名別有器接有儀之類以其有節而曰禮合宜而曰義無此則如八佾六佾等無別君臣豈不倒置耶

無政事節　財用固國之大計而財者末也國家之政事豈其專爲財用設哉唯是綱紀文章精嚴詳密能令人心肅然舉放逸惰耗蠹者不求財用財用自在其中矣故曰善政民畏之善政得民財　辨分以道勝故曰禮義理財以法勝故曰政事其實禮義亦政事也

不仁而得國章

言往事以絕其望　不仁而或得國能以得者以力也天下大物大物豈可以易勝亦神器神器豈可以強取　後世如秦隋亦皆一統蓋世運方否天故令彼爲仁主一驅除耳非真以天下付之然孟子以前則絕無不仁得天下者

民爲章

今天下之君一何務使其民者之衆哉彼蓋謂貴莫如君輕莫如民民其能如我何豈知輕莫如民而貴莫如民自民而外君且不得爲之次也蓋社稷次之而君獨輕焉是故天下有三貴其下大夫其中諸侯其上則天子極矣乃丘民伏在草土而得之遂爲天子彼得天子者爲諸侯得諸侯者爲大夫要無如得民之貴者故曰民爲貴也君若也而

可與擬乎哉夫諸侯君也諸侯方以社稷之故變置之而社稷又以民之故變置之是民且扶而處乎社稷之上而何有於君君且抑而伏於社稷之下而何至於民故曰社稷次之君爲輕也而孰有若民之貴者哉

民爲節　本只較君民揷社稷在中以見相去懸絕意原不在社稷不作三件看

是故得節　不但曰民而必曰丘民見其伏在田野至微賤也而得之乃爲天子至賤而實至貴矣所以註特解之

諸侯二節　本意非論社稷蓋先用君扶起社稷而復以民壓之若曰變置乎君之社稷且以民故變置之也而況於君乎則君之貴不民如

豈不憊絕矣哉奈之何輕視吾民也若作二項說去失其旨矣繇本意在警人君非警社稷故也

聖人百世章

自古無以夷惠爲聖人者聖之自孟子始此章特發其意　首二句要說得分曉言惟聖人纔能爲百世師而夷惠之作師如之則聖人非他人必夷惠矣其下一唱三歎只在百世二字　要看二風字夷惠往矣獨其風存耳已令人格其非心矣　夷惠感人不在言語形迹間如人在秋風自覺心神清肅在春風中自覺襟懷和暢有不自喻其何從者眞機潛通故也　百世之上其去百世之下何如遼邈自非聖心之靈明神妙不可度思何以儀刑之悠遠模範之久長至於此極也　要知

而況句只是說若是二字中翻騰明其非聖人不能乃卽百世猶若是而知親炙不止若是因知非聖人不能若是到底不離若是二字

仁也者章

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其意皆何在皆在各起其下句也看來親親爲大卽從仁者人也中討出合而言之道也卽從仁也者人也中討出卽此自有妙理中庸若曰修道以仁而仁者人也可見以仁修道只在人如其人乃與吾人最關切的誰如一體之親能親其親然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究且仁覆乎天下然則以仁修道之中親親不最大乎孟子曰凡所謂道不過人如其人而止乃仁也者人也人與仁初無兩物原是合的原合而能合之還固有率本來人如其入便是吾人該走的路了故曰道也若人與仁支離而分說不得是道惟人與仁渾融而合纔說得是道了何也仁者人也原自渾融不分故也

孔子之去魯章

本旨重論道不重去國同一其去宜乎同一其道乃去父母國一道去他國又一道道可執一論哉

君子之戹章

不曰孔子而曰君子見其不宜戹而戹也不宜戹而戹自是君臣皆惡無所與交故耳於君子乎何與故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也自子路子貢之徒且疑之故孟子特爲解之

如此亦與下章同類若曰無傷

貉稽章

此見士君子立身不必求同於俗則鄉愿之類而已

貉稽節　理猶諺云分別個明白也賴字當意解耳

無傷節　要發憎字做士的口語偏多望重則責備之者周行高則忌嫉之者衆故也　多口皆自慍生

憂心節　必言孔子文王言大聖人且不免多口子之不理於口何傷借詩咏之感慨嘆息意也若曰流俗難遷至德寡和從古而已然矣正不必以此動心　慍於羣小乃所以憂心悄悄處非自亂也說人罔極吾道方戹仁人能若是悲乎　當其時叔孫公伯子西晏嬰之徒交口

不已甚則且有廢喪之誚。削木之迹。亦足悲。流俗之迷。傷人世之窮矣。
　多口。詠不足動孔子。而畏天悲人。能無憂危之感。是悄悄之憂。自羣
小之慍生也。　慍文王者。惟崇侯虎。而孔子則慍者多矣。故獨以羣小
之謗屬之。　羣小應首節大字。言孔子亦大不理於口。不憤句。慰之也。
崇侯譖羑里囚。益自慍生也。即絲亦不已之聖。詎能殄其來。而適駿
之聲。雜濟之頌。則自於今爲烈。　想猶亦抱獨行。而不諧於流俗者。今
以不理爲患。似有搖動意矣。故孟子言此以堅其志。　重孔子文王。
賢者以其章
反鏡索照。可爲此章的喻。　以其就本原說身教也。使人。就命令說言
教也。賢者之使人昭昭也。將必於條教之間。化誨之際。要他惺而能靈。

靈而能覺。與今之使人者。亦自一般。乃賢者本原之地。却先洗其心。洛
其德。原自有惺而能靈靈而能覺者。然後以此使人。與明鑑照人相似。
今之人。誰知洗心浴德爲有所爲惺而惺靈而覺者。不過科條之間。訓
誨之際。使人昭昭。如反鏡而索照也。豈不惑哉。　須知孟子本意。全要
喚醒今之愚謬可笑。非但謂其不賢者若而已。
山徑章
曉得高子肚裏的話。方知孟子口裏的話。高子與孟子遊。想亦曾由蹊
理之路。其心遂謂我心已通。何因復塞。如已成之路。自可保其終耳。不
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用而成路。不用而茅塞。祗在介然爲間之際耳。
昔也子用而成路。今也子不用而茅塞。子尚謂子之心。猶然成路之心

耶。　曰蹊則通之易。曰山徑之蹊則塞之亦易。人心操則存。舍則亡。此
爲善喻。　間猶言此中。今茅句。仍要照上往幾微處說。言始吾於子。亦
有成路之望焉。蓋道心微而易晦。人心危而難持。今且瞬息不及持。而
于徑寸中之靈明。倏爲荒穢之所。毫忽不及檢。而于一掬中之清淨。頓
成榛莽之區。此一茅也。所爲塞山之徑者。遂務而塞子之心矣。特作通
作塞其幾甚微。子不自覺焉耳。尚其念念滌除。息息操存。無令爲間不
用可也。
禹之聲章
此章見聖王制作。精深未易窺測。而或自託一曲之見。輕置軒輊。真蠡
測也。

首節。綮一旋蟲。而兩朝制作。千古高下。居可知矣。　人心聲氣之元。
是奚足節。　玩是奚足句。言情極深。而淺求之。道甚大。而小窺之。恰似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一何不倫之甚乎。　城門之軌二句。孟子的口語。
便是高子肚裏的話。說而提醒高子處。却在城門二字。夫追猶軌然。禹
之追獨蠡。猶城門之軌獨深。然茲以蠡之故。尚禹之聲于文。將必曰禹
追之蠡。一擊之力與。吾亦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如以追之蠡。而曰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將以軌之深。而曰城門之軌。尚城中之軌乎哉。
　孟子口裏。亦不肯明言城門之軌。自因日久。但令其說不可通。俟高
子自悟其非。向使明言日久。反覺少味矣。　尋常都被用之者衆一句
兩下相混。却不知蠡因用之者衆。自不待辨。此辨其因時之久而屬之

有衆非因[illegible]之尚而用之者衆也　城門之軌有何尚處

齊饑章

皆字映衆蓄謂衆情難却殆不可復則言其獨見若此其下有衆與衆皆之衆正與此皆字相應其取會如虎嵎猜齊王若曰料虎頭撩虎鬚也其非魚水之歡可知

齊饑節　陳琛想亦度此時王之变而知其不可

是爲馮婦節　孟子救民之仁雖切而守己之義自嚴詳中疑此時數句看得極好　孟子若因陳人勞枉王與告之外際耳堂知嚮昔之語今猶悔之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此亦吾結舌之日而非可摸背之時也更能刪殉羣情而貽士林之笑哉　蓋爲善士悔其非而改行也　在

野則衆制之負嵎則虎扼其要無所施其衆矣不有挺身獨當之力曷敢攖其鋒乎　曰搏者隨之也若因非我莫能制也　衆字暗影國人士字暗影陳臻等悅者驟廣之意與獲爲發棠之意同矣者揶揄之意與殆不可復之意同

口之於味章

天命之謂性性命非兩物也故必性與命合命與性合乃謂之真性命焉　性者人之所秉命者天之所賦前五者之同自人秉之註可不謂之性後五者之異自天賦之註可不謂之命然而命外無性使其果爲真性自備而命亦與之爲同矣何以性自同命自異也以此知前五者實乃出人之私情可試思繼善之初体立乎形生之先者果有人欲之同否是性而實非性故君子不謂性也尚可以爲性而縱之哉性外無命使其果爲異命自當命異而性亦與之爲異矣何以命自異性自同也以此知後五者雖若是命實乃後天之游氣耳試思太極之真原立于氣稟之先者果有天理之異否是命而實非命故君子不謂命也尚可以爲命而諉之哉　首節性同而命異次節命異而性同　口之於味只空空說口之欲屬於滋物不必合個同字仁之於父子只空空說仁之理屬於父子不必合個異字同異字在下命字性字中　前五也字後五也字皆未了之辭　不謂性防性之流也不謂命還命之源也總要與天命一　嗜好因人心之生機然出自太虛其中錯綜變化有自然之分限有若天爲當之以節無涯之欲不令還培

其根者命也不可得而滅亦豈可得而縱耶　父子間顧而復贈而依都是藹然意思君臣間分相臨道相成都是截然意思賓主式燕飾貌合情都是肅然意思賢者之心術才品數叙而鑒別之都是炯然意思是仁義禮智在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上也　仁義禮智其原出於太虛天道也聖人清濁間值璧與獨錮或性或反要有敦天之叙庸天之秩窮天之神知天之化通極於太虛者是聖人在天道上也　五者在人有全不能無偏有性不能無反此乃天賦氣質不齊使然可謂非命哉顧氣稟雖殊而性機自備如孩提知愛之類實可補偏爲全化反爲性

浩生章

自首章至有諸己之謂信問答似已完矣又就上而添出美大聖神分

明意運末節諸正子止於至善也　通以善字貫下善水也人船也水長船高　章內善大在可欲有光輝而一步其信美聖神則各據其見在而名之

浩生節　當日孟子只說他是個善人且是個信人曰善人又曰信人隱然謂其善而已涉乎信言善若有餘信而未脫乎善言信若不足便涵末節中字在矣

可欲節　善生機也藹詞洞洞自是與人情相感召的物事其為人也而果可嘉可樂可親可愛善人必矣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有諸己節　有諸己[illegible]明[illegible]有可欲之善而所得未深易被外物搖奪如正子亦從子敖是猶未與己一也如其善與己一則其中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奎

自慊自有肫切真懇之意矣肫切真懇者信也有求善在可欲之前得己之性而後投人之情也信有諸己之後自得其性而後自慊於心也

正子一開切實即自認是行諸己之分數多矣故亦曰信人

充實四句　須頂針說去言自善信而上愈進愈高前有此四等人有一善之真即可謂之信有一善之遺不可謂之美何也人心萬善咸備遺一即不快足也必也悉有與善充滿積實然後生機飽滿其中浹洽融液由之而有餘言恢之而有餘計矣何美如之　美不涉情上乃飽乎仁義其中若悅若豫之象　充與實如何分如粟盈一袋充也然須頓之增之直至剛硬無少空隙處實也　此實字與信字不同信即是善之真實則言其善之多也　[illegible]不能充實何也蓋萬

善雖自同原而或以氣拘或以物蔽氣拘則此不兼彼物蔽則初不克終往往有虧缺處　充實便有光輝大即美也以其有光輝而又謂之大耳聖便不可知神即聖也以其不可知而又謂之神耳　夫善生機脉脉何之不通其体段原自廣大雖是稍有虧缺即有扞格幾有扞格即有限量未大也茲惟善之有諸己者充滿積實則義理浹洽而神情磅礴神情磅礴而精華流溢為晬為盎為著為明彰灼於睹聞之際輝煌於宇宙之間有不可掩之光輝焉即此而想其中藏即其底蘊其依然脉脉無之不通可知豈不游乎大哉　体段既大則其意氣鋒穎必有涌洩不能退藏於密處如孟子之有英氣是也茲又渾渾淪淪絕無意氣鋒穎併其大而化之化者虛也虛則其人靈妙而聖矣　即有善

四書窮抄定本　卷十六　奎

卜者人纔動念輒為所知若寂不動念則亦不能知矣人到靈妙處靜固靜動亦靜即所謂寂不動念者也寔寔默默人何從而知之夫一謂之人未有不可知者既不可知尚可復謂之人耶則亦謂之神而已矣神與何人的人字相應則猶然人哉入乎神矣

樂正子節　以二論已介兩間至于四則又企出其下矣見上面階級甚多今日所至大非究竟處也宜串落講意在勉正子

逃墨章

此章首節受字與次節拚字相擊應夫受則不拚拚則不受兩者不容並立

逃墨節　首二句要發必字串下愛有差等天之性也而役役狗天下

或自厭其矯僞而歸之淡泊矣顧萬物一體而置之若遺於心能終安乎又或逃而來中總說歸儒次第　同生之類久迷乍覺則情可矜憐大道之內昔非今是則理當翕受　歸斯命當重而已矣言當歸之時只有就受一路不宜復與之辨也下節今之與楊墨辨者正是少了而已矣三字

今之節　聯說以今人病痛即在辨上言楊墨既歸猶然追其往而與之辨曰爾何以爲楊墨之無君無父也恐人情必無此理只是說今之與楊墨辨者已歸不宜猜防　既又二字宜玩今人與已歸之楊墨辨者吾竊惑之其殆如追放豚既入其笠而又招之者乎　看入笠字面則與楊墨辨者不是麾之門外全然不受乃既歸既受而猶與之辨也

孟子特設放豚之喻極狀與楊墨辨者之已甚所以明其不當與辨也　招之者何防其復逃也今之與楊墨辨意正如此卻不思我防其逃適足以速其逃耳

有布縷章

有布縷三句合說言三征俱有起下君子卻不並用　用止於一而二則緩之緩二足用一耳所以用二用三只接用字說去　用其二以下語意謂只此不緩其二其賊民有不可勝言者其過若微其害實大也　如云上之用二與三也蓋曰吾之所用莫非維正之供不過早收之頃取之耳詎知溝壑展轉在倉皇過半之中骨肉生離維旦夕取盈之故耶　曰有殍曰父子離極狀其可憫也　父子不相顧比爲道殣尤酷

諸侯之寶章

三寶不平本意要諸侯修政勿黷貨也　開口說寶自寶珠玉來諸侯二字最重不可放閒言今諸侯言寶必曰珠玉我謂珠玉非諸侯之寶也夫謂之諸侯其身至顯赫至尊重矣當必擇所以顯赫尊重其身者寶之而所以顯赫尊重其身者詎非以天子剖符世守先公之土地故耶何以守土曰人何以聚人曰政相須而有爲三寶焉誠以有政此有人有人此有土而其身始長爲諸侯故足寶也彼寶珠玉者貨賄昏心必不能修政事以和人民將土地不守播遷其身矣曾足爲諸侯之寶乎故曰匹夫懷璧其罪死諸侯乎吾願今諸侯投珠抵璧勤修其政事而勿遺身殃也　寶珠玉與寶貨財者不同廩庾金銀猶不厭足又貴

此異物其窮奢極欲甚矣尚能修恤民之政事俾其身常守此土地耶　曰殃必及身見其不足寶也

盆成括章

章旨何在見恃才爲取死之道也世間能取死者無若恃才括若無才固無可恃即有才能聞道亦自不恃矣今括有些小才卻不聞大道則彼才之小者僅足修齊之政立齊之事剛剛足殺其軀耳吾是以知其將見殺也　問括未仕齊何以不言曰仕齊正恃才妄作之日也但孟子本意卻不重此只重括能取死　於時通籍事始析圭方新括固安然無恙也而孟子預料之曰死矣盆成括此句須就人上講言以若而人際若而仕揚揚乎得志之日其即岌岌乎履危之幾乎見設言果如所

料也　孰殺之小才殺之也以彼不聞道之小才苟不至于殺身其播
弄馳騁窮有已時乎　小大字相應所有者瑣瑣伎倆耳而宏遠之理
未聞小字只是起則足句非謂大才不聞道不足殺其軀也　夫大道
渾乎無物廓乎無我聞之則雖智落天地功蓋宇宙無足矜也

孟子之滕章

首節　假館於斯宮置屨於斯宮適值其失此屨也嫌疑所自來矣此
只起下若是句躡上非他慢藏也
或問之節　是指從者來之滕也　作文若辨竊屨有無便爲可笑只
爲或人數語深得孟子至公至仁之心故特記之　夫君子至止而輙
以益竊譏其從者可不謂愚蠢無識者哉乃設科數語則分明天地無

不容之氣象洙泗惟何甚之家法即孟子自道當無出此所謂聖賢之
心發於庸人之口　往者二句似謂去者任其去不追他回來來者聽其
來不拒他出去與王用三驅之意同但據註保往之說却以往爲往日
之非來則言其來求教也作文只如註　往者四句一氣滚下不追昔
日之非故不拒今日之來苟以二句正是不拒處或人意謂夫子不討
昔日之人只取今日之心兼收並蓄何人不在教中即不類之徒無行
之尤夫子能保其必無乎蓋因孟子平日迸揚迸墨且不棄乎異端與
深與進一顧學乎孔子大道爲公之心雖流俗皆知之故或人之言如
此

人皆有所章

或問此章前二節論仁義兩項後二節却仔細論義其說云何曰此人
與已之分也夫仁之不忍無欲害人自是同人的意思而義之不爲自
家不做穿窬却是守已的意思同人主于宏大雖夌埏總屬生成將必
垢納汚藏損除苛細乃同天地之流守已主于精嚴即纖芥無容假借
將必條分縷析照檢潤疎乃揭日月之上僥得別人僥不得自已守已
之與同人詎可同日道哉借令以同人之宏大易守已之精嚴則含糊
苟且之念潛滋暗長必不能克其無穿窬之心矣何以爲義之盡而又
何以爲仁之至哉董子曰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仁之法在愛
人不在愛已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意正如此
人皆節　不是借前日的不忍不爲達於今日之所忍所爲即當殘忍

苟爲將其中自有藹然截然者在人能一切如其本心則藹然者無所
壅閼截然者無所屈撓全是生意全是正理非仁義而何看來工夫只
在愼獨由所不忍達所忍由所不爲達所爲其機甚順如火燃泉達
達之於其所忍所爲言只須推此皆有之心無他奇也
人能充節　實上節也人雖甚殘忍誰安於害人人雖甚貪鄙誰甘爲
穿窬豈非予所云人皆有不忍不爲者耶人只須充滿此心便有不盡
的仁義　欲害人三字須拈起重看與下穿窬之心一般一則不仁之
尤一則不義之尤皆世人最歪的心也二不可勝用語脉自此二句來
夫不殺人不做賊之心何人蔑有第能充滿此心已自有用不盡的仁
義是扇衆不忍之良便爲仁義無窮之府不必充恥內滿餓首陽之[illegible]

三後爲仁義也然則能達人皆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豈不可以爲仁義哉

無受節　此節須與上節人能充無穿窬二句字字比對以見迚受爾汝之心都看做穿窬之心而悉去之方能充無穿窬之心言欲充無穿窬之心其工夫甚不容疎也受爾汝之心與穿窬之心一般無受爾汝之心實與無穿窬之心一般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無所往而不爲義與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者一般此無他凡以受爾汝之心即穿窬之類故也而穿窬之類豈獨受爾汝哉士未可云云皆穿窬之類也皆字語脉自受爾汝來已答更進一步也　稍涉貪昧即累光明一念隱忍總屬曖昧自非密檢而悉除之倖能精於義而行之乎

士未可節　士與穿窬相照士亦有盜安見擬竊不出於名教　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非有所貪昧隱忍也視受爾汝之心輕矣二餂字言衷情曖昧却往重處說穿窬接二餂字　人之相與未有我言而彼不言者彼言則其意露矣亦未有兩相待而終無一言者彼言則其意亦露矣故二術皆能探取人意　陰取人意陰取人物總屬晴昧

言近章

爲極遠鶩博者發　問言近指遠何以爲善言守約施博何以爲善道乎曰近外原無遠彼含近而尋遠者荒唐之幻說也約外原無博彼離博而求約者馳騖之迷途也蓋目前便是性命我外別無經綸且如階庭共在便是相師之道目前豈不便是性命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我外不别無經綸耶即自古聖賢之明學術帝王之典事功亦若是焉已矣故曰不下帶而道存修其身而天下平也　問君子四句何意曰指近約之實也　問此承前二節論言道兩項末節却只論道其說云何曰言往近處說較易道往約處做最難

言近節　人事外無天理今目前更無道若乃離形去智廢事絶物而索之窮冥昏默則幻矣道器無二故也　古人視不下帶言不下帶者言所言皆眼前事也如曾文章孫行便是弟弟便是兄弟之道是也

君子之守節　修其身而天下平要看到實際處作如此官施衆行法雖亦有科條約束化齊乎有衆却全在自己平日臨將洗心精密無一

妄念自然平安民安非以空言徒法求人非人而已看來坐于堂上區畫綜理無非修身之時非但素日然也

人病節　一客一主猶言二者病則一般借易曉者相形也舍己田而芸人之田未有不失其狂惑者其爲病易知也試思天下之平惟在此身身之任任孰重焉茲而日以其綱紀文章求平於天下而曾莫一修其身其視天下若無與吾事者輕重倒置人已逆施其與舍己田而芸人之田者奚擇焉豈非人之病哉此人與君子分别全在幾微處綱紀文章未必不同君子是率性此人是强世要看個求字　重未必全求于人求人之分數多也輕未必全不自任自任之分數少也　病者狂惑迷繆切己之深患曰病者言不得爲善也　今人居官只在有[illegible]身

算計。却不思全在自己。

堯舜章

章旨本以性者引起反之歸重在反之上乃次節論性者甚詳末節論反者只一句接之何也以反之的樣子盡在性者之中故也細玩而已矣三字語意正是如此大反之無他以人合天還如其性者而已乃日禮曰哀曰經曰信皆性者之所自出此在善反其性之君子固當奉而行之然而性者之法非謂生非干祿非正行也純天無人命自我立精令君子行法而戒以之謀利以之計功是亦為生干祿正行之類非能受命者矣反之與性者皆[illegible]即終世操修何日而反其性乎然則善反其性之君子第可以行法者俟命而已不然而何性者之禮之哀之經

之信未嘗有為生干祿正行之心乎

首節　聖人之於天道人謂無不自天生者非也夫天命之謂性堯則天而舜協之依然渾是天命此性者也自天生之者也若湯武智勇雖錫聰明雖齊其初亦未通極天命而制心制事敬勝義勝竟有以充復其性而無異乎堯舜聖人豈盡天生耶本意在反之性者只是引起見聖人可學而至　前章重已有故曰身之此章重性之可復故曰反之

動容節　後二節俱不着四聖人身上說　本意要說反之之事而反之於性也故此節先狀性者為末節反之張本　性合外內之道故性者與反性者皆從外面說入裏面　轉身曰旋周旋者其身轉屑遵[illegible]此乃動容之至細微處然且一一與節度合　盛德之至實際處只[illegible]德性渾全　問盛德之至何以能動容周旋中禮曰盛德之至言全得我心之生機渾然毫無虧欠也乃生機必從太虛中來而盛德之至則其心之極沖虛可知既極沖虛則其心之極恭謹可知而禮在動容若周折旋轉至細微處雖欲不中而亦不能易傳所謂德言盛禮言恭是也又問極沖虛如何便極恭謹曰試驗今人滿假自是的斷然驕泰自恣此等就裏全在學人潛心熟玩看到實際處未易以口舌爭若夫非列者流不善致虛並生機而滅之遂致似倪一世恍洋自恣則以並滅生機仍是妄機故也此又不可不辨　生者對死字作兩人看言其哀死其亡欲悅生者　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又推說一切所為亦動容周旋中禮之類見無一不從性出非以為生干祿正行者言一

切所為都從盛德之至來與動容周旋中禮一也　經德即人倫人倫萬古不易故曰經德不回者敦典庸禮直道而行不以邪曲參其間也夫朝家詔駁富之祿原欲旌直道之士相與表正乎天常維持乎人紀第人之生也直性中有何邪曲性者盛德之至天性渾全率性而動自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直道而行不以邪曲參乎其間乃即性即德即德即經即不回豈其先有求祿之心而後不回其經德如今之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者耶　君子言言真實不事浮誇蓋曰必能行乃吾言耳此正行之心亦是好念頭但聖人至誠无妄啟口皆真非待制於顧行之心而後信

君子節　須思此節論反之事一句便了更無別辭語脈自上節來故

也 行法宜譲過說歸重以俟命而已上 法者行之有節度處自性而出者也行法者君子攸行動合節度欲如性者之中禮哀死不回必信也世人循循守禮者亦能行法第其行法也每每以之計功以之諆利若夫君子行法惟以之盡其在我俟天命之自至而已循性之則忘性之效不以之計功謀利也此其修身休道雖未若性者之無心而無為而為久之亦將與性合矣豈非善反其性者哉

說大人章

看旨節勿字本是論世之說大人者次節却論我何也曰何人無我何我無制有制則不為彼無制之巍巍矣我不畏而人皆畏之何哉藐之可也

說大人節 凡說之難非有所以說之之難而盡所以說之之難也視人大則視巳小必且其意局其氣索即有所以說之亦將濡忍蓄縮而不獲自盡矣我想士君子拓其氣宇直可包羅儀象出其緒餘猶可陶鑄皇王彼威靈之烜赫氣燄之薰灼直蔑如無有耳曾足當一瞬乎目中如無大人方謂之藐藐便是勿視與脫而不視一般

堂高節 若此者非故以氣驕之以意空之我自足以忘彼焉耳三句我得志弗為俱重我字在我即承此我字說去來何吾即我也有守古制之吾在又何畏乎不足為之彼也俱要拈起我字重發不可開閉看過 宮室之美食色之盛宴遊之侈 數目字俱見其高且多也一榱題而數尺其他可知飲酒而般樂無厭也田獵之樂在馳騁 堂高等

不止狀其巍巍言其巍乎可畏處政是肆然無制處極情縱欲視訓典若弁髦蕩檢踰閑蔑典刑為土苴我方中心藐之又且躬自蹈之乎我得志弗為我所為自有在也古制涵在我字中 古制者古人以其兢業危微之意自制其心因以制人之心自制其事因以制人之事雖有悄心蕩志極情縱欲稟其度而不得逞焉 何畏乎其巍巍也巍巍高大也而窮奢極欲其實皆無制之非心耳乃古之制即心之制我心有制其神超然高觀彼無制之欲為卑矣其氣浩然而視彼無制之欲為小矣夫且卑之小之而又為之乎大且卑之不為小之不為而又畏之乎 若如時說彼非有餘我非不足等語却是兩下相當了非孟子之本旨 玩一制字見聖賢界限[illegible]却從制節謹度中來不如是而藐大人粗則貧賤驕人精則粃糠人世而已失孟子之旨矣

養心章

此章喫緊處須思寡欲之莫善處何在要語君曰人心本來儘勾自養只不令走了足矣養外物之生須外有所尋求內有所添入如澆花用水秣馬用芻之類獨有心之為物本來自有生機原不需人之養第清淨淡泊寡所嗜欲常令心神收歛在腔子中不以逐欲之故外馳此之為養豈其毫有尋求毫有添入者哉乃自有之生機儲足養自有之生機即心是生即生是養多少直捷簡易切近精實[illegible]心之法更有善于寡欲者耶心馳于外者不存也不馳于外者存也多欲則馳于外矣寡欲則不馳于外矣此即從生機而來滅絕不得只要寡之便好

人心活活潑潑萬物皆備而欲從心來即生機也寧非心之所本有如
必矯異而絕之則其心槁滅而未普人心沉沉寂寂一物不容而欲令
心放即妄機也寧非心之所本無抑或悟活而縱之則其心紛擾而未
善夫惟不絕欲亦不縱欲要以寡之道養之是活潑而沉寂者自如沉
寂而活潑者仍在滋息適協其宜保合各爾於適養心之善物何以加
此　要從其爲人也何發透眞善二字寡則存多則不存是寡欲之外
更無可以養心者養心孰善于寡欲哉　世間嗜欲雖制其故安在以
一切人欲厥初皆從生機中出其流雖失節度而生則惡可已之機猶
在故難割也乃知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危乎微乎苟了可以不慎獨哉
欲自心生還而害心如火生于木而焚于木此章意味妙在以存爲

養

曾晳章

全憑一個獨字發出不忍食之意

曾晳節　首節且聞羊棗思親中心惻怛自有不能下咽者下文
丑有疑問方以獨字明之

膾炙節　膾炙一句似順丑意而答之何也若曰眞情之所切自有超
乎人情嗜好之表者在乃膾炙之美則自若也不足執以議前賢也
同獨各要發食不食意出肥甘之足芻豢之悅詎謂非親所欲而混之
乎儕伍淆之乎廣衆雖存思未始不適而無所以觸其心者故其機自
寂耳雖茲羊棗之微特好於吾親口澤之遺專寄於是物矣且睨之而
色變觸之而心傷又何忍食之　二獨俱屬親名所獨亦就不忍發之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不忍出諸其口也詎若親與人同之
姓漠不關情愁不動念者哉

萬章章

狂狷是天之君子鄉愿是人之君子使天下不知不覺日日敗壞總是
鄉愿的意思爲之眞可恨也　此章兩大段前後關應益論在世做人
的道理也夫狂者狷世狷者絕世往往與世不合而孔子思之以爲次
乎中道以其志氣節槩卓然獨立絕無所媚世的意思若夫鄉愿生斯
世爲斯世世人本成非刺亦不婉似渾然之中道哉乃其爲斯世處今
在無志無節汨汨沒入闇然媚斯世耳此其似中道處正是反中道處

孔子安得不絕之哉看來孟子本意還重後段若曰與其做鄉愿不若
做狂狷耳　自堯舜執中仲尼祖述萬世奉之以爲經經也者無意氣
有遠志無圭角有高節正孔子所謂中道

孔子在陳七節　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已自解思歸之意章猶疑何思
魯之狂士何也曰此疑自狂字生也夫謂之曰狂乃放浪不羈倜蕩不
備非深潛純粹者流也孔子與國與思胡不思其最上者而僅思此進
取之狂士乎孟子說子之此疑孔子亦曾自解觀其言曰不得中道云云
可見中道是最上的孔子豈不欲得無奈不可必得而進取之狂併有
所不爲之狷識趣高明操持耿介雖與中道不相肖似皆可進於中道
而爲之次故思之也其下兩番論狂或稅其人或狀其象只是稍帶的

節說非所重也狂者又節則因獧者有所不爲何而申論之亦歸着在次字上與前次字相應大抵孟子正答章問全在孔子不得一節而嘆緊在一次字

首節　前面言語且只鋪叙述言末二句方重陳魯與狂字發　志有所祈嚮而欲收之於已取也進取者不安於凡近而往前取也　懸意人生之初自太虛來不忘其初者其意常在太初欲與太虛同体也邁往若此即此是進而取處此其所期非所至安得不似風顛見大不見小安得不畧細微看來進取不忘其初非謂狂簡即此可想其狂簡也

註却以不改其舊訓不忘其初作文只得從之　陳魯二字不閒寄迹在陳而與思在魯其係心良亦殷矣謂宜有淵懿純粹之士深當聖

心矣

孔子節　孔子下或不脫曰字古文多如此　此節與前斷要關應明白章意道中而已孔子何不思中道而思狂乎孟子言孔子豈不欲中道不可必得故思其次於中道者耳須知孔子豈不欲三句即從孔子之言看出　首節曰進取此節亦曰進取可見諸脉歸着在次字上言其進取之意氣可與嚮往乎中道故爲中道之次與有所不爲之力量可與擠富乎中道者同此孔子所以思魯之狂士也　勿說壞次字蓋畫不得卧龍故思鳳雛也

敢問節　何如不泛問言在魯士中如何等才可謂狂何如問是人何以方閒何行彼其人生死且齊一切世故瑣瑣寧復當其一瞬乎孔子所謂吾党狂簡進取不忘初者即此等人也　自何如斯可至其志節仔細論狂前面虛虛數幾個狂士姓名至其志節方是所以爲狂宜重講

其志節　狂者進取上文已明如何又問何以爲狂章蓋曰世見虛憍恃氣者則以狂名之非其稱也彼進取之士孔子何以爲之狂故孟子曰狂者嘐嘐不掩恰似病風故謂之狂　此節只要描寫出個狂人樣子不必十分開議說好反失本色恐狂者聞之亦難顧矣　其志與其行作眼相照應[illegible]與嘐嘐相足無二樣　古人渾合太初嚣嚣然高深遠志動[illegible]此便是進取不忘其初處識高故也然古人即虛是實而狂者志[illegible]實如曾皙之後有俯忽兵食禮樂之意是未能盡

如古人之渾合太初志到行不到如今人風顛說的都是天宮裡話其實何嘗到天宮故曰狂　志虛而行實故在平處考行易曰知崇禮卑

掩字要認得真狂者高自稱許要做古人而古人之行無他中道而已藉令狂者行事平實並嘐嘐之意氣而化之是亦古人之中道也行掩言矣

狂者節　狂者高識世上能有幾人故不惟中行不可得而此人又不可得狂者已見大意引進較易獧者未免拘滯得其力量堪負荷耳

問又出此節何意曰前只說狷者有所不爲尚未明識不爲個什麼則狷之義未明而其爲中行之次亦未明故此節特出不屑不潔四字其下二是字俱緊須說去言即此是狷亦即此爲中行之次也蓋若潔的

屑為不潔的亦屑為卻是無所不為了如何是狷今屑為其潔而不屑為其不潔是有所不為也非狷而何而卽此不屑不潔便是力量剛徤可以擔當中道處豈不與狂者同為中道之次乎緣中道卽心体心体出自太虛毫無染着一屑不潔卽有染着而不能還之太虛何以進於中道

有所不為之為以外之所行言不為不潔之屑以心之所甘言

孔子節　狷鬥正照在陳彼越鬥而雖懷此為鬥而猶望何懸殊也孔子至仁惓惓援引未有管道若此者　只字為鄉原與盜賊之賊同以其賊德而謂之賊　孔子深外鄉原為其賊德賊德似正德正何以深外之乎大賊在閹而似原彼方自謂中道不疑尚可化而入乎是以深外之也

何以節　卽反上思狂狷意與孔子之心不相入　鄉原譏狂獧總慎他不肯隨世　大註何以直督至古之人若一句然與行何為句一般最得口氣此處且只輕輕淺淺說狂者不合空慕古人嘗虛無實獧者不合重絕今人勝孤寡僻至生斯三句方出已意評論只合如此為是說到實落處而兩何字之意方完若前要發出所以卽涉生斯三句動稱古人正是言行不相顧處總之成個嘐嘐　踽踽凉凉俱屬我我獨立而不與世偕我寡情而不與世熱緣他不屑不潔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其勢必至於此　問鄉原生斯世要為斯世何故曰渠亦欲以道術爭鳴於時不可說得粗淺盍曰道無為與生俱生者也故為必亦如其所生則為而無為乃真與道合真焉茲我之生也不及當乎古之世亦不能出乎今之世而所生之世適在斯所生之世適在斯則所為之世亦在斯何必遠慕乎古之世重絕乎今之世徒令為與生不相若而自遠於道為耶此兩句乃鄉原的心髓上下二斯字相對應要緊斯可二字要看得分曉言但使斯世皆以我為善卽為可了何必希古獨立然後為可也　狂狷以志節諧世其不為世所善可知鄉原說善斯可矣正說在狷不為世所善之不可也可之云者生斯世能為斯世為與生合於所生為不忝於所為為不羞也凡看書作文只於本文字面中求之自然親切妥當　閹然正與嘐嘐踽踽相應此節重此何　閹然媚世是鄉原的秘密藏口裏原不曾說出孟子說他言語言破夫既欲斯世善我則必媚世既欲媚世前背嘐嘐高世踽踽遺世耶

則必深自閉藏絕不敢露出鋒穎氣存與世相撲而以其閹然媚世着矣　此節全重閹然正爭何如斯可為鄉原之問言鄉原是個閹然媚世的人尚未明言其所以為德之賊所以下節特問何以為德之賊乃其所以為德之賊仍自閹然媚世中來閹故似似故賊也看書步驟最要分曉

一鄉皆稱節　無所往自一鄉何生來一鄉之人衆矣而翕然稱原由此推之又何所往而不為原人乎孔子字與無所往相照人皆說他有德孔子獨說賊德然則彼皆非與下文孟子說他賊德正照無所往而不為原人

曰非之節　孟子既以鄉原閹然媚世答何如斯可謂鄉原之問萬章

謂以一鄉皆稱原人節儉之甚謂鄉原雖則闇然媚世只是他涉世善柔與物無競能令在在以為謹原要與世上放恣刻薄顯然為非者不同何孔子深惡痛絕直斥其為德之賊乎孟子曰凡放恣刻薄顯然為非者可非可刺不合不同與德絕不相似安能亂德非德之賊也惟此闇然媚世之鄉原既無非刺又能合同而與中道中忠信廉潔之真者似尤非放恣刻薄顯然為非者之比故孔子惡其似恐其亂真斥其為德之賊也須知此是何以孔子之言所孔子之意與前面論狂狷一般

非之無舉六句歸在前似字上做假做賊　非之二句緊承一鄉皆稱原人而論之鄉有人焉其人可非刺者狂也猶論不掩類自嘐嘐踽踽的病痛則人得舉識之曰何以嘐嘐何以踽踽是非有可舉也乃

鄉原則非之無可舉矣又將指摘之曰其事嘐嘐其事踽踽是刺有可刺也乃鄉原則刺之無可刺矣無可非刺安得不皆稱之同乎下四句正是無可舉刺處　流俗者滔滔不返之俗汚世者汶汶不潔之世若說同流合汚與世俗一樣貪饕狙詐如何無可非刺此乃以其闇然者合同之也闇然者無嘐嘐之氣槩無踽踽之崖岸則稜稜酷類渾融是與世俗之貪黷狙詐相合同處反與真忠信廉潔相肖似矣須知此節全從闇然二字看出　夫真能忠信廉潔者率性而動如性而止平易渾融不以己甚絕物而此之同流合汚亦若平易渾融不以已甚絕物豈不與忠信廉潔相似哉似則人皆以為忠信廉潔而曰彼有德也彼亦自謂忠信廉潔而曰我有德也其實則非忠非信非廉非潔不可與入堯舜之中道惡有所謂德者故曰德之賊也何也似而非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云云　本心之神明不可欺何認假成真自以為是乎彼自有一段意見一場議論也上文生斯世為斯世足已　堯舜字與前中道相照允執其中自堯舜始發之　須知鄉原與常謹厚善柔碌碌隨世之人不同其奸甚深其術甚巧蓋窺測道体之無奇而又揣摩世情之惡異揣也古在兩不相妨的路上令俗子樂於親就而正人亦莫可指斥古今同便宜的率爲此甘謗云真所裏還尋塊乾土是此等人品不爽糊塗甚學人到此故難開跗稍長禍即涉乎閣稍引嫌又離乎中故君子必慎其術

惡似而非節　上節說似故能賊此節說似能亂故能賊也亂在似與

賊之間非與真相類似也似則雜揉混淆令人莫辨其孰真孰偽亂也亂將令人舍真取偽如鋤苗有莠賊也德與苗義信樂朱為一類皆真也　莠佞鄭紫似字說莠便是似苗的佞便是似義的恐其亂苗亂義則明其所以惡也餘同　全重末句　佞之智巧熟持之有故言之成章有似乎據理而談者利口之唇吻捷諳之不窮發之不跲有似乎根心而生者　淫佚之聲悅於人之耳而為其所贊歎者或見為天下之正聲靡麗之色美於人之目而為其所炫燿者或見為天下之正色至鄉原其奸深難識有甚於便佞利口其諂媚易入有甚於淫聲美色真吾道之根莠哉竊恐人心是非之真雖不容終昧而以彼其似或令人入於非而不自覺矣

君子反經節　此節本意說息邪只在反經而此意透露處却在庶民二字庶民愚而衆者也愚則蚩蚩衆則紛紛多門於此難勝凡此愚而衆之庶民招此同類轉相煽惑附彼異端羣相羽翼君子雖當百喙焉能與之爭者夫惟以反經之故經正中道大明如日中天彼庶民回心易慮行著習察靡不興起於經矣既興則于此不復煽惑而正路日明于彼不復羽翼而邪黨日孤彼邪慝鄉原者流如點雪在紅爐中安所容之矣且不攻而自無矣反經真息邪之要術哉反經實際處只是昭揭真性打動天下真心如孟子之皆爽之所謂我亦欲正人心是已　慝乃惡之藏于內者似而非故也　經正以下正發明而已矣之意

出堯舜章

五百餘歲字最重百有餘歲正相應　世運屢遷性靈不朽有不朽之性靈與知又奚擇乎聞見也予之未得爲孔子徒也似不足以與知然予遡淵源稽世數又似未必不可與知者夫惟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餘歲此其曠世相遠謂宜無與知者乃五百餘歲之上固自有禹臯伊萊散望之見知五百餘之下未始無湯文孔子之聞知歷歷皆然曾無一知爲世隱者予即未得爲孔子徒乎乃由孔子迨今僅百餘歲未至五百餘歲揣[illegible]世既如此其未遠聖居又如此其甚近然而聖人之道遂無有[illegible]之者况五百餘歲之後寧復有知之者乎而何湯文孔子[illegible]伊萊散望之知也耶

原缺

言推今當令私淑者與有知矣　前三節各重末句見知只是引起知由若湯句宜云湯生五百餘歲之下與禹臯之親見堯舜者異矣而想昭之德妙契默華未始不聞而知也文王孔子倣此　堯舜其心至今在知之何論世數　由孔子的由字承首三由字來明訓從來訓至言從孔子之當年至今日也乃算計世數之詞　章內紀五百餘歲者三百有餘歲者一本意原只論世章末幾一言居只是帶及看來去聖人之世四句兩項平對不得蓋以世數論則百年之祭族如新其加少于五百餘歲之內不啻數倍已不應無知之者以居地論則宗國之宮墻伊邇其相望于百有餘歲之間尤爲比隣尤不應無知之者　末二句要味然而則亦四字然而無有者不應無有且有也則亦無有者若可

四書窮抄十六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國瑚撰國瑚字夏器號珍吾臨縣人是書卷首郭九有序稱爲四書主意而標題又稱爲四書窮抄六補定本疑其書非一稿故命名亦隨時而異歟其解頗與朱子立異然僅鑽研於字句之間無以相勝也